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四三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 四三 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49·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50）

明紀序

克家先大父工部公書本

欽定明史明史稿及諸家記載撰次明一代之事爲明紀未及成而
卒紀用編年體起元至正十一年絶筆於莊烈帝崇禎元年自是至
三王事皆未具又嘗欲撮其大端著論以見意亦未暇以爲顧其略
時見於藁本克家懼遺緒之遂泯續而爲之其爲論多采前人名言
不足則附以己意斯與著書之指不悖書既成復謹案兼采諸書著
其所以去取作攷異若干卷乃推本先大父之意而言曰於戲自古
有國家者曷嘗不監於勝國哉周書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孔子曰
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而司馬遷論秦六國事亦引荀況法後王
之言夫況所稱後王固嘗謂近世致治之主非暴秦比然秦暴而顛
亦王者之炯鑒況明之傳祚越三百年其政治風俗皆有可觀者歟
且夫加禮前代書法必公
聖朝之事也撰述往事以昭法戒儒生之責也我
朝代明在明社既屋之後於事無所嫌諱又於惠帝莊烈帝皆爲追
謚而旌其殉國諸臣是非褒貶洵可服當時而垂萬世矣而承學之
士綴輯舊聞間有論著非宄則疎求其無野史猥雜之譏得古人攷
鏡之意勒成一書仰資
盛治蓋皆未之逮也惟我先大父殫數十年之力以有是編克家兢
兢繕完弗敢失墜今書幸成庶幾上備
聖天子乙夜之觀覽於
國家斟酌古今之制有裨萬一顧身未得備員於
朝無所因而獻之用敢述其志事之始末謹書之以俟克家記

史分紀傳編年二體而紀傳爲正史晉書以後或奉敕或表上或詔
取皆官書編年之名亦有二曰鑑曰紀鑑始温公資治通鑑李燾長
編亦皆官書鑑之者如陳王薛諸家頗不盡然迨 國朝康熙乾隆
中
御批通鑑綱目
御批通鑑輯覽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先後頒行惟
欽定明鑑未出而鑑之爲官書亦幾與正史等故一時學者於畢氏
續通鑑頗有異議錢竹汀詹事與馮鷺庭編修書拒不作序意固有
在所稱馮序但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爲得體亦良是其謂古
來紀傳編年書只有本人自序而所援止馬班沈李紀傳之例偏而
不舉知其爲遁詞也至紀則創自荀氏亦受詔爲之袁氏以下有年
紀大紀大事紀小紀之類多私家箸述非通鑑之比矣元和陳工部
稽亭先生學宗宋儒以躬行實踐爲歸貧而樂道官曹部不受印結
費同時顧南雅通政亦以理學名嘗以禪語題其齋先生曰有意爲
之邪無意爲之邪通政瞿然立撤之箸桂門初續稿六帙中多吾鄉
發潛闡幽之作桂芬見輯郡志以其言必能傳信採錄頗多而先生
一生精力所注則在明紀一書原本正史而參以王氏稿此外說部
野史間有采擇必旁證覈實而後箸之凡新異詭譎之說置不錄於
三百年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故瞭如秩如不愧良史攷
荀紀在班後排比班書小有增損移易袁紀在范前綴會謝承張璠
等書自出鑒裁是書體例一如荀紀而荀紀奉詔袁紀自撰則又與
袁紀同也昔人嘗言荀氏論多純正袁氏論多放縱先生書雖不加
論斷而抉擇去取之間一歸純正不敢放縱人品心術亦於此可見
宋龔頤正嘗續温公稽古錄論者謂頤正非端士故持論不及温公
是史才有出於三長之外者觀於先生書益信書凡六十卷先生手
輯至五十有二卷而卒文孫中書克家續成者八卷謹嚴一秉先生
之式恭攷
御批通鑑輯覽分注福王年號而唐桂二王則別綴書後顯示區別
與楊氏陸氏三藩紀事本末並列者不同今於福王平書於唐桂低
一格正合輯覽微指中書尋入張忠武幕府殉庚申之難孤惟驥齎
遺書侍母避海上族人欲攘其書惟驥窖甚謹於中書故人吳平齋
觀察以若干金購之書始完無何蘇州書局補刻通鑑續通鑑既竣
觀察以其間言於前撫軍豐順丁公曰若刻是書即兩漢紀序所謂
綢繆上下數千年間使尋相接其嘉惠後學非刻一書一集之比者
也總校俞蔭甫編修亦慫恿之遂開雕踰年書成今撫軍南皮張公
謂先生於桂芬爲鄉先喆宜爲之序桂芬不敢援錢詹事以爲辭而
但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則猶是詹事之意云
同治十年夏六月吳縣馮桂芬序

明紀目錄

卷第一
太祖紀一 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林兒年號龍鳳元年訖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即龍鳳九年止
卷第二
太祖紀二 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卷第三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卷第四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五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卷第六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卷第七
惠帝紀 起建文元年己卯訖建文四年壬午凡四年
卷第八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訖永樂六年戊子凡六年
卷第九
成祖紀二 起永樂七年己丑訖永樂十四年丙申凡八年
卷第十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卷第十一
仁宗紀 起洪熙元年乙巳正月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卷第十二
宣宗紀 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卷第十三
英宗紀一 起正統元年丙辰訖正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十四
英宗紀二 起正統九年甲子訖正統十四年己巳失位凡六年
卷第十五
景帝紀一 起景泰元年庚午訖景泰三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十六
景帝紀二 起景泰四年癸酉訖景泰七年丙子凡四年
卷第十七
英宗後紀 起天順元年丁丑訖天順八年甲申凡八年
卷第十八
憲宗紀一 起成化元年乙酉訖成化七年辛卯凡七年
卷第十九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訖成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卷第二十
憲宗紀三 起成化十六年庚子訖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凡八年
卷第二十一
孝宗紀一 起弘治元年戊申訖弘治六年癸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二
孝宗紀二 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卷第二十三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訖弘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四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訖正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五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訖正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卷第二十六
武宗紀三 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卷第二十七
武宗紀四 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八
世宗紀一 起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卷第二十九
世宗紀二 起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卷第三十
世宗紀三 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卷第三十一
世宗紀四 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卷第三十二
世宗紀五 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卷第三十三
世宗紀六 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卷第三十四
世宗紀七 起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卷第三十五
世宗紀八 起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訖嘉靖四十年辛酉凡六年
卷第三十六
世宗紀九 起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訖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凡五年
卷第三十七
穆宗紀一 起隆慶元年丁卯訖隆慶三年己巳凡三年
卷第三十八
穆宗紀二 起隆慶四年庚午訖隆慶六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三十九
神宗紀一 起萬曆元年癸酉訖萬曆五年丁丑凡五年
卷第四十
神宗紀二 起萬曆六年戊寅訖萬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卷第四十一
神宗紀三 起萬曆十一年癸未訖萬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卷第四十二
神宗紀四 起萬曆十五年丁亥訖萬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卷第四十三
神宗紀五 起萬曆二十年壬辰訖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卷第四十四
神宗紀六 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訖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卷第四十五
神宗紀七 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訖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卷第四十六
神宗紀八 起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訖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卷第四十七
神宗紀九 起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訖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卷第四十八
神宗紀十 起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訖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凡六年
卷第四十九
光宗紀 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訖十二月凡五月
卷第五十
熹宗紀一 起天啓元年辛酉訖天啓三年癸亥凡三年
卷第五十一
熹宗紀二 起天啓四年甲子訖天啓七年丁卯凡四年

卷第五十二
莊烈紀一 起崇禎元年戊辰訖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卷第五十三
莊烈紀二 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卷第五十四
莊烈紀三 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卷第五十五
莊烈紀四 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辰凡三年
卷第五十六
莊烈紀五 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卷第五十七
莊烈紀六 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卷第五十八
福王始末
卷第五十九
唐王始末
卷第六十
桂王始末

明紀卷第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一 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春訖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即龍鳳九年也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母陳氏生四子太祖其季也以元天曆元年九月丁丑生其夕室中有光燭天自是夜數有光起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元至正四年大饑疫父母兄相繼沒貧無所依入皇覺寺爲僧尋游食合肥歷光固汝潁諸州崎嶇三載復還寺其明年台州方國珍倡亂海上時天下承平有司憚於用兵一意招撫又三年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初欒城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山童鼓妖言謂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閒愚民多信之福通與其黨復詭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有司捕之急福通遂反陷潁州而山童爲吏所得伏誅子林兒逃武安山中至正十一年五月也福通據朱皋破羅山上蔡真陽確山又破汝寧府息州光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彭大趙均用攻陷徐州壽輝與鄒普勝亦以妖術聚衆爲亂陷蘄水縣及黃州路時所在蠭起多以紅巾爲號人皆謂之紅軍亦稱香軍十月壽輝僭稱皇帝即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定遠人郭子興者家富饒任俠喜賓客見天下方亂散家貲與壯士相結

十二年春二月集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 徐壽輝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 時太祖年二十五謀避兵卜於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當舉大事乎再卜之吉太祖大喜閏三月甲戌朔入濠州門者疑爲諜執以告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解縛與語留帳下爲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張氏亦指目太祖曰此異人也秋九月妻以所撫馬公女是爲孝慈高皇后 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等四人各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麤而戇日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不悅子興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閒說曰彼日益合我日益離久之必爲所制子興不能從 元右丞相脫脫復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趙均用帥餘衆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大有智數子興禮之而易均用德崖等譖諸均用曰子興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怒伺子興出執而械諸德崖家將殺之時太祖方在淮北聞難馳至訴於大大曰吾在孰敢魚肉而翁者呼兵以行太祖亦甲而擁盾發屋出子興使人負以歸遂免冬元將賈魯月哥察兒等圍濠州乃釋故憾共守

十三年春賈魯卒圍解大均用皆自稱王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徐達湯和陸仲亨等率先歸附子興以太祖爲鎮撫達濠人少有大志長身高顴剛毅武勇與太祖一見語合時年二十二未幾大死子早住領其衆 夏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有衆萬餘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 方國珍請降於元浙東行省都事劉基言國珍首逆數降數叛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冬十月元授國珍徽州路治中責基擅威福羈管紹興國珍愈橫 時彭趙所部暴橫子興弱太祖度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聞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無所屬太祖偕費聚往招之已定約其帥欲他屬太祖復偕聚往計縛其帥收卒三千聚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

十四年太祖引兵趨定遠縣人毛騏扶令出降太祖喜留與飲食籌兵事悉當意 初定遠人繆大亨糾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大

亨獨以衆二萬人與張知院屯橫澗山固守月餘太祖以計夜襲其營破之大亨與子走免比明復收散卒列陳以待太祖遣其叔貞諭降之命將所部以從　太祖略地至妙山馮國用與其弟勝來歸見其被服儒雅奇之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定遠人李善長者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道遇之知其為里中長者留掌書記從容問曰四方戰鬬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大業可成也太祖皆善之　陸仲亨取大柳樹諸寨鄭遇霖取鐵佛岡三汊河諸寨趙德勝取全椒後河諸寨徐達等破元兵於滁州澗將至滁州太祖帥數騎前行花雲從猝遇敵兵數千雲舉鈹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陳而進敵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至遂克滁州滁人范常杖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名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　趙均用專狠益甚挾郭子興攻盱貽泗州必欲殺之太祖已取滁遣人說均用曰大王窮迫時郭公開門延納德至厚也大王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自翦羽翼失豪傑心竊為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猶衆殺之得無貽後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盛心憚之太祖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由是得免帥所部萬人就太祖於滁　子興至滁欲自王太祖曰滁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旦夕安者子興乃已　子興中讒言稍奪太祖兵柄太祖事子興愈謹將士有所獻孝慈皇后輒以遺子興妻子興又欲奪李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　冬十月元脫脫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與耿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力戰度不敵引還元兵尋大至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誘敵敗之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　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虛日命范常為文禱於上帝曰今天下紛紜生民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儻元祚未終則羣雄當早伏其辜某亦在羣雄中請自某始若已厭元德有天命者宜歸之無使斯民久阽危苦　太祖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撫文忠為子令從己姓　脫脫數敗士誠圍高郵隳其外城城且下會元帝信讒言解脫脫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閒奮擊元兵潰走江淮亂益熾

十五年春正月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兵不戢范常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會子興命太祖統諸將鎮守其地太祖知諸將皆等夷莫肯為下乃祕子興檄期旦日會廳事時席尚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諸將瞠目不能發一語始稍稍屈議分工甃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諸將皆後於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甃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惶恐謝乃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　元兵屯新塘高望雞籠山絕和州饟道太祖率衆破之元兵知太祖出襲和州李善長設伏敗之元兵皆走渡江　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太祖復為太祖布款誠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齟齬者委曲為調護湯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惟謹　二月劉福通物色韓林兒得諸碭山夾河迎至亳僭稱皇帝國號宋建元龍鳳治宮闕以林兒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及羅文素平章政事劉六知樞密院事遵道寵用事福通疾之命甲士撾殺遵道自為丞相加太保事權一歸福通　孫德崖饑就食和州太祖納之子興聞怒甚夜至和德崖引去前營已發德崖留視後營而其軍與子興軍鬬多死者子興執德崖鎖其頸與之飲酒聞太祖亦為德崖軍所執大驚立遣徐達往代太祖縱德崖還德崖軍釋太祖達亦獲免子興憾德崖甚將甘心焉以太祖故彊釋之邑邑不樂

三月發病卒歸葬滁州 韓林兒檄郭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天敘子興子也 常遇春來歸遇春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絶人猿臂善射初從劉聚爲盜察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卽迎拜無何自請爲前鋒太祖曰汝特饑來就食耳吾安得汝留也遇春固請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太祖謀渡江無舟楫初巢人兪廷玉及其子通海通源通淵廖永安及其弟永忠結寨巢湖有水軍千艘數爲廬州左君弼所窘夏五月遣通海閒道歸太祖太祖大喜親往拔其軍元中丞蠻子海牙扼銅城閘馬場河諸隘獨河惟一港可通亦久涸水軍不得出會天大雨水深丈餘太祖喜曰天助我也引舟出江至和陽遂擊海牙於峪溪口元兵駕樓船不利進退巢湖諸將皆長於水戰操舟若飛再戰再破元兵始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慶太祖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鎭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可必克也六月乙卯發江口廖永安擧帆請所向命直趨牛渚西北風方驟頃刻達岸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三丈餘莫能登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拔之采石兵亦潰緣江諸壘悉附諸將以和州饑爭取資糧謀歸太祖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我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李善長預書榜禁士卒剽掠城下卽揭之通衢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執元萬戶納哈出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禮葬之改太平路曰太平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府事以李善長爲都事汪廣洋爲令史召陶安參幕府事潘庭堅爲帥府教授又命馮國用典親兵李習爲太平知府是役也達與遇春皆爲軍鋒冠 時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魯灰中丞蠻子海牙等嚴師截姑孰口民兵元帥陳埜先水軍帥康茂才以數萬衆攻城太祖遣

徐達等逆戰別將潛出其後夾擊之湯和流矢中左股拔矢復鬬與諸將破禽埜先幷降其衆阿魯灰等引去 兪通海等徇下諸屬縣攻蕪湖鄭遇霖戰死弟遇春領其衆 徐達取溧陽常遇春守之達又取溧水 秋九月郭天敘張天祐等攻集慶路陳埜先叛二人皆戰死埜先尋爲民兵所殺從子兆先收其衆屯方山康茂才移戍采石與海牙犄角以窺太平 冬十二月壬子朔釋納哈出北歸 元師大敗劉福通於太康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淮東饑張士誠遣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 是歲太祖稱龍鳳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 二月張士德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路爲隆平府士誠自高郵來居之 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元蠻子海牙以舟師據采石道中梗丙子太祖自將攻之選驍勇王銘等爲奇兵常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方合銘率敢死士大譟突之遇春操輕舸衝海牙軍爲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江路復通 三月癸未進兵方山禽陳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爲親軍宿衞帳中悉屏舊人獨留馮國用侍榻側太祖酣寢達旦衆心始安庚寅攻集慶國用帥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元兵於蔣山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嬰城固守城破猶督兵巷戰或勸之遁叱而射之遂死於兵參政伯家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瀆擾干戈並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人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大喜過望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之並置上元江寧二縣葬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 丁酉徐達帥諸軍東攻鎭江顧成與勇士十人轉鬬入城被執十人皆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脫歸導衆攻城拔之元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是役也太祖數諸將不戢

下陽怒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得解乃命達爲大將丁寧遣之達號令明肅城中晏然以鎮江爲江淮府沐英守之英太祖義子也號周舍時太祖多蓄義子周舍道舍馬兒柴舍真童金剛奴也先買驢潑兒保兒之屬至二十餘人道舍何文輝也馬兒徐司馬也柴舍朱文剛也保兒平安也攻下郡邑輒遣之偕諸將分守　徐達之將發也太祖謂之曰聞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意元之元行臺侍御史秦從龍也達下鎮江訪得之太祖命朱文正李文忠奉金綺造廬聘焉從龍與妻俱來太祖自迎之龍江時太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已卽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從龍爲故温州教授陳遇太祖發書以伊呂諸葛爲喻既至留參密議日見親信　元復以海道萬戶招方國珍國珍復降於元國珍初作亂元出空名宣敕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所司邀重賄不與敕有一家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爲盜從國珍者益衆　夏六月乙丑鄧愈帥華高等徇廣德路元守將嚴兵城下高以數騎挑戰不動高衝擊大破之遂克其城以爲廣興府使愈及邵成守之　乙亥遣楊憲通好於張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爲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憲不報　秋七月己卯朔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等數十人皆爲省僚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善長時又置行樞密院亦太祖自領之朱文正同僉院事又置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右前後中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省都鎮撫司理問所提刑按察司兵馬指揮司營田司　辛巳張士誠遣舟師攻鎮江徐達敗之於龍潭太祖遣達及湯和攻常州士誠兵來援達以敵狡而銳未易力取乃離城設二伏以待別遣將王均用爲奇兵而自督軍戰敵退走遇伏大敗之獲其張湯二將　初郭天敘戰死韓林兒以其弟天爵爲中書右丞已而太祖爲平章政事天爵失職怨望久之謀不利於太祖誅死子興後遂絕有一女事太祖後爲惠妃生蜀谷代三王　九月戊寅太祖如江淮府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父老勸農桑尋還應天　庚辰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破武關　冬十月張士誠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太祖答書責其歸楊憲歲輸粟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徐達進圍常州不下　十二月改江淮府爲鎮江府

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自廣興進攻長興敗士誠將趙打虎獲戰船三百餘艘禽其守將李福安等戊申克長興長興據太湖口與宣歙接壤爲江浙門戶太祖得其地大喜三月乙亥朔改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費聚爲副守之温祥卿者多智數避亂來歸炳文引入幕府畫守禦計甚悉　壬午徐達克常州丁亥以爲長春府己丑復曰常州府改武進縣曰永定晉陵縣曰京臨尋省京臨入永定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守之常與士誠接境間諜百出和防禦嚴密敵莫能窺是役也郭興晝夜不解甲者七月城下受上賞　林兒將毛貴陷膠萊益都濱州山東郡邑多下　時元將別不華屯寧國六安人朱亮祖者初爲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時得之喜其勇悍賜金幣仍舊官居數月遁去復歸於元數與我兵戰爲所獲者六千餘人遂入寧國太祖方取集慶未暇討也既克常州遣徐達等圍之亮祖突圍戰常遇春被創而還諸將莫敢前夏四月丁卯太祖自將攻拔之別不華降縛亮祖以見太祖曰爾將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元百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寧國之役花雲自常州赴之兵陷山澤中八日羣盜梗道雲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駐太平　五月上元寧國句

容獻瑞麥。張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寇長安州，敗走。六月，趙繼祖等徇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吳良攻奪之，遂克江陰，命良爲指揮使守之。時士誠據全吳，兵食足，江陰當其要衝，枕大江，扼南北襟喉，士誠數以金帛啗將士窺覦。太祖諭良曰：江陰我東南屏蔽，汝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謹，備禦修飭，以敗敵功進樞密院判官。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王銘流矢中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降士誠守將於馬蹟山，艤舟胥口，呂珍兵暴至，諸將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則情見，不如擊之。乃身先疾鬬，矢下如雨，中右目，不能戰，命帳下士被己甲督戰，敵以爲通海也，不敢偪，徐解去，由是通海一目遂眇。劉福通率衆攻汴梁，分遣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元，鎮守黃河義兵元帥田豐叛附於福通。秋七月，徐達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取常熟，張士德迎戰，爲德勝所禽。士德小字九六，善戰有謀，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禽，士誠大沮。初士誠失長興、常州、江陰，兵不得四出，勢漸蹙，士德用江陰王逢計，欲降於元以拒太祖，至是使人間道貽士誠書言之，士誠遂決計請降。元江浙右丞相達識帖睦邇爲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其將吏有差。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竟不食死。初莫天祐聚衆保無錫州，士誠招之不從，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誠既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誠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胡大海克徽州，元萬戶吳訥戰敗自殺，守將八思爾不花遁，改徽州路曰興安府，鄧愈守之。苗帥楊完者以十萬衆來攻，愈激厲將士，與大海合擊破走之。鄧愈薦休寧朱升，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八月癸丑，劉福通陷大名、衛輝路。康茂才取江陰馬馱沙，敗士誠，獲其樓船。九月，婺源州元帥汪同來降。倪文俊謀殺徐壽輝不克，奔黃州，爲麾下領兵元帥陳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政事。

閏九月，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入鳳翔，其黨走入蜀。冬十月，常遇春自銅陵攻池州，吳楨、廖永安以舟師毀其北門入城，敵艦百餘至，復大敗之，執徐壽輝守將。初張明鑑聚衆淮南，以青布爲號，稱青軍，又以善長槍稱長槍軍，由含山轉掠揚州，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招降之，以爲義兵元帥。踰年食盡，謀擁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據揚州，屠居民以食。繆大亨言於太祖曰：賊饑困，若掠食四出，則難制矣，且驍鷙可用，無爲他人得。太祖命大亨急攻，義兵千戶武德謂明鑑曰：吾輩才雄萬夫，今東崩西挫，事勢可知，不如早擇所依。明鑑然之，遂降，得衆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子至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爲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亨爲同僉院事，總制揚州、鎮江，改揚州爲淮海府。大亨有治略，寬厚不擾，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悅。未幾卒。十二月己丑，釋囚。徐壽輝將明玉珍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聞將還，時元右丞完者都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屯兵至，欲殺之，幷其軍。漢知之，走出峽，遇玉珍，爲言重慶無重兵，完者都與右丞哈麻禿不相能，若回船襲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決，部將戴壽曰：機不可失，可分船爲二，一半貯糧歸沔陽，一半因漢兵攻重慶，不濟則掠財物還。玉珍從其策，襲重慶，走完者都，執哈麻禿以獻壽輝，壽輝授玉珍蜀行省右丞。李文忠年十九，以舍人將親軍，從援池州，破天完軍，驍勇冠諸將，別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敗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於潛、昌化，進攻淳安，夜襲洪元帥，降其衆千餘，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

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庚戌，王弼取婺源州，斬元守將鐵木兒不華。二月己巳朔，毛貴據長蘆鎮，尋陷濟南，益引兵而北，殺宣慰使董摶霄於南皮，陷薊州，犯漷州，略柳林，以偪大都。元帝徵四方兵入衛，議欲遷都以避其鋒，大臣諫乃止。太祖以軍與民失農業，乙亥，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初石

牌民朱定販鹽無賴與富民趙氏有隙遂告變滅趙氏授江陰判官尋復爲盜元遣兵捕之定乃導張士誠陷平江士誠以定爲參政而遣元帥欒瑞戍石牌及太祖取江陰瑞猶據石牌導舟師往來其間太祖命廖永安等擊之桑世傑戰死瑞亦降張氏窺江路絕　三月己酉錄囚　鄧愈李文忠會胡大海之師自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遂安破長槍帥余子貞逐北至淳安又破其援兵丙辰克建德以爲建安府尋曰建德府文忠守之楊完者以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文忠將輕兵破其陸軍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軍見之亦遁　初巢湖諸將來歸獨趙普勝逸去歸於陳友諒夏四月陷池州遣別將守而自據樅陽水寨友諒尋據龍興路遣熊天瑞守贛州　庚午楊完者再攻徽州胡大海擊敗之轉攻建德軍爲龍鎮武德請於李文忠曰此可襲而取也文忠問故對曰乘高覘之其部曲徙擧不安而譽囂文忠曰善即與鄧愈襲完者覆其營　五月劉福通攻下汴梁元守將竹貞遁遂迎韓林兒都焉　李文忠進攻浦江禁焚掠示恩信義門鄭氏避兵山谷招之還以兵護之民大悅　張士誠雖去僞號擅甲兵土地如故達識帖睦邇在杭州與楊完者有隙陰召士誠兵士誠遣史文炳襲殺完者遂有杭州　陳友諒將鄧克明等陷汀邵略杉關元汀州路總管陳友定禦之戰於黃土大捷走克明　冬十月壬申胡大海克蘭溪州　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西通太湖口士誠饟道所由斷其饟道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改曰建寧州尋復故楊國興以右翼元帥守之　宜興既復廖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吳將呂珍與戰後舟不繼舟膠淺被執永安長水戰屢以舟師破士誠兵士誠愛其才勇欲降之不可爲所囚　十二月癸酉關先生等陷上都毀諸宮殿轉掠遼陽　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太祖自將往擊之命毛騏權理中書省事徐達留守應天常遇春等並從耿再成爲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以遏敵衝命和州人王宗顯至婺州覘敵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我得婺以爾爲知府是時元行省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宜孫聞婺被兵承制以胡深爲元帥帥車師由松溪來援太祖曰道陿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破之禽元帥季彌章深遁去德濟胡大海養子也元樞密同僉寧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貳遣都事縋城請降癸未太祖駐兵城西城中人望見五色雲如車蓋以爲異甲申安慶開東門納兵元浙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戰死執帖木烈思石抹厚孫太祖入城發粟振貧民改州爲寧越府以王宗顯爲知府潘庭堅同知府事王興宗爲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宗事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始置中書分省於寧越府辟郡人吳沈許元胡翰戴良等十三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又辟范祖幹葉儀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太祖深禮貌之祖幹及儀皆求歸許之旌祖幹孝行表其所居曰純孝坊　戊子遣主簿蔡元剛招諭方國珍　命石抹厚孫爲書招宜孫宜孫不聽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謀取浙東未下諸路戒諸將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擧而定每聞諸將得一城不妄殺輒喜不自勝夫師行如火不戢將燎原爲將能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　庚申胡大海克諸暨張士誠守將胥遁萬戶沈勝既降復叛大海擊敗之生禽四千餘人改諸暨爲諸全州　樂平人許瑗進謁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攬英雄不可太祖喜置幕中參軍事　命寧越知府王宗顯立郡學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未幾卒官　欒鳳知諸全州事諸州人

楊恆爲州學師恆固辭不起鳳乃令州中子弟即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 胡大海移兵攻紹興滿國用卒於軍太祖哭之慟命其弟勝襲兄職典親軍大海再破士誠兵 時葉讓醸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都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 方國珍謀於其下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爲我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衆以爲然於是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鎭撫孫養浩報之 張士誠大舉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其將蘇同僉駐君山指畫進兵吳良遣其弟禎出北門與戰而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出南門合擊大敗之俘斬甚衆敵宵遁 二月甲午赦大逆以下 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東門使別將出小北門間道襲其後夾擊大破之 丁巳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獻遣其子關爲質太祖卻其質厚賜而遣之 毛貴之破濟南也立賓興院選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輓運大車百輛凡官民田十取其二故得據山東者三年至是爲趙均用所殺 夏四月俞通海攻樅陽水寨大破之趙普勝陸走盡獲其舟遂復池州 張士誠復攻建德李文忠破之大浪灘乘勝克分水 立樞密分院於寧越府常遇春守之 時耿炳文守長安州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州皆數破張士誠兵太祖以故久留寧越徇浙東六月壬戌朔還應天以寧越重地召胡大海使協守 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胡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營珍勢蹙於馬上折矢誓請各解兵許之郎中王愷曰珍猾賊不可信不如因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師遂還人服其威信 元察罕帖木兒數破賊盡復關隴發秦晉之師會汴城下屯杏花營諸軍環城而壘韓林兒兵出戰輒敗嬰城守百餘日食將盡劉福通計無所出秋八月挾林兒從百騎開東門遁還安豐後宮官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貨盡沒於察罕

徐達進攻安慶與張德勝自無爲陸行夜襲浮山寨走普勝將胡總管追敗之青山逐北至潛山陳友諒將郭泰逆戰沙河德勝破斬之九月克潛山達還鎭池州 常遇春移兵圍衢州以奇兵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戰具急攻之遂下元總管馮浩赴水死改衢州路爲龍游府命王愷總制軍民事愷增城濬濠置游擊軍籍丁壯得萬餘人遇春部將擾民愷械而撻之市遇春讓愷愷曰民者國之本撻一部將而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乃謝愷時饑疫相仍愷出倉粟修惠濟局全活無算學校毀與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並新之設博士弟子員士翕然悅服開化馬宣江山楊明並爲亂先後討禽之未幾遇春從徐達守池州 趙普勝守安慶數引兵爭池州太平太祖患之啗普勝客使潛入友諒軍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訴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銜之疑其貳於己以會師爲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以燒羊迎於雁汊甫登舟友諒即殺普勝幷其軍 張士誠兵奄至常州吳復敗之忠節門吳良遣兵從閒道殲其援兵於無錫士誠奪氣

元帝遣使徵糧於張士誠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博士夏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國瑛參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僉事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老疾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 俞廷玉卒於安慶軍中 耿再成侵處州石抹宜孫分遣元帥葉琛胡深參謀林彬祖鎭撫陳仲真拒戰會胡大海兵至與再成合大破之進抵城下十一月壬寅宜孫戰敗與琛及章溢走建寧處州遂下深以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降太祖素知深名召見授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部曲從征大海遂定處州七邑再成守之改處州路爲安南府尋爲處州府 陳友諒之據龍興也徐壽輝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既而友諒居江州壽輝遽自漢陽來從之友諒伏兵郭外迎壽輝

入鄱閉城悉殺其所部遂以江州爲都李壽輝以居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　李善長等薦劉基宋濂葉琛章溢命處州總制孫炎招之

二十年春正月改寧越府曰金華府　二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降　劉基不就徵孫炎使再往基遣炎寶劍炎作詩以爲劍當上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與宋濂等俱赴召三月戊子朔至應天太祖迎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基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寵禮甚至太祖問陶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讓　夏五月陳友諒以輕兵襲池州徐達與常遇春設伏大破之九華山下斬首萬人生禽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也不殺必爲後患達不可以狀聞而遇春先以夜阬其人過半太祖不懌悉縱遣餘衆於是始命達盡護諸將友諒挾徐壽輝東下攻太平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花雲王鼎結陳迎戰文遜戰死文遜亦太祖義子史不傳其小字友諒遂攻城城堅三日不得入友諒乃以巨舟乘漲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閏月丙辰朔城陷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盍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檣叢射殺之雲至死罵益厲瑗鼎亦抗罵死方戰之急也雲妻郜氏祭家廟挈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郜氏赴水死侍兒孫氏瘞之抱兒行被掠至江州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已復竊兒走遇潰軍奪舟浮水渡江踰年乃達太祖所友諒既克太平志益驕進駐采石磯遣部將陽白事壽輝前戒壯士挾鐵撾擊碎其首壽輝死友諒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僭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鄧普勝以下皆仍故官約張士誠合攻應天應天大震諸將議先復太平以牽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請自將迎擊之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趨金陵順流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策也或又議奔據鍾山或請遂降之劉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乃定計馳諭胡大海攻信州以牽其後而令康茂才以書紿友諒令速來李善長以爲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敵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友諒聞茂才爲內應果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於是常遇春以五翼軍伏石灰山徐達屯南門外楊璟屯大勝屯張德勝等以舟師出龍江關趙德勝守虎口城太祖親督軍盧龍山孝慈皇后盡發宮中金帛犒士友諒至江東橋見橋愕然呼茂才不應知爲所紿乙丑戰於龍灣諸將欲急擊之太祖曰天且雨趣食乘雨擊之須臾果大雨士卒競奮雨止合戰趙德勝力戰殺傷相當伏兵起馮勝華雲龍躍馬大呼擣其中堅廖永安張德勝麾諸將奮擊友諒軍披靡遇春達茂才等夾攻大破之友諒乘輕舸走張德勝追敗之慈湖焚其舟俞通海禽其七帥逐北至采石大戰張德勝歿於陳王銘突敵陣敵鑽槊刺銘傷頰銘三出三入殺傷過當馮勝合諸軍麾之友諒復大敗遂棄太平走江州遇春等進復太平乘勝取安慶大海亦引兵克信州以爲廣信府時信方絕糧或勸大海遺師大海曰此閩楚襟喉也可棄之乎築城浚隍留守不去先是軍糧少所得郡縣皆徵糧於民民甚以爲苦大海言於太祖已之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　六月更築太平城　石抹宜孫自建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壬子攻慶元爲耿再成所敗還走半道遇鄉兵被殺部將李彥文葬之龍泉太祖嘉其忠遣使致祭復其處州生祠　時徐壽輝將歐普祥守袁州黃彬說之曰公與友諒比肩奈何下之友諒驕恣非江東敵也保境候東師嘗不失富貴秋

九月普祥以袁州降友諒遣其弟友仁攻之彬與普祥敗其衆獲友仁友諒懼約分界不相犯乃釋友仁時江楚諸郡皆爲陳氏有袁扼其要害潭岳贛兵不得出友諒勢大蹙太祖兵臨之遂棄江州彬力也壽輝浮梁守將于光亦來降明玉珍聞友諒弑壽輝自立曰與友諒俱臣徐氏顧悖逆如此命以兵塞瞿塘絕不與通立壽輝廟於城南隅歲時致祀　方國珍歲歲爲元漕張士誠粟元累進國珍行省左丞相衞國公國珍受之如故太祖察其情冬十二月復遣夏煜以書諭曰吾始以汝豪傑識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則遣侍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夫智者轉敗爲功賢者因禍成福汝審圖之國珍得書不省　以葉琛章溢爲營田司僉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中書省設御座遙拜韓林兒劉基曰牧豎耳奉之何爲因見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問征取計基曰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曰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　李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制錢法開鐵冶定魚稅以裕國用二月甲申立鹽茶課設官令商人販鹽二十取一又令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私茶與私鹽同罪己亥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應天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士卒以郭景祥宋思顏爲參軍　趙均用之據徐州也以薛顯爲元帥守泗州均用死顯以泗州來降　太祖復以書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隗囂公孫述故轍可鑒大軍一出不可虛詞解也國珍詐窮戊寅遣使來陽爲惶懼謝罪以金寶飾鞍馬獻太祖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寶玩非所好也　夏四月改寧國府曰宣城府　元完者都自果州會平章朗革歹參政趙資謀復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明玉珍遣明二攻之半年不下玉珍乃親帥衆圍之遣二以輕兵襲陷成都五月癸丑嘉定陷執資及完者都朗革歹歸重慶館諸治平寺欲使爲己用三人者執不可乃斬於市妻子皆死蜀人謂之三忠於是諸郡相次附於玉珍明二尋復姓名曰萬勝　秋七月甲子范常爲太平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於兵當令得所常以簡易爲治興學卹民官廩有穀數千石請給民乏糧者秋稔輸官公私皆足居三年民親愛之　郭景祥性諒直遇事敢言宋思顏亦隨事納忠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眞可示法子孫願始終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他日又進曰句容虎爲害既捕獲宜除之今豢養民間何益太祖欣然卽命殺虎　陳友諒將張定邊陷安慶守將趙仲中棄城走還龍江法當誅常遇春請原之太祖不許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仲中而以其弟庸爲行樞密院僉事

時胡德濟守廣信府友諒將李明道來寇德濟與力戰大海自金華來援夾擊之禽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　元察罕帖木兒既取汴梁遣養子擴廓帖木兒討東平脅降田豐王士誠乘勝定山東軍聲大振八月太祖遣使通好　太祖自將舟師征陳友諒至安慶敵固守唐勝宗爲陸兵疑之廖永忠張志雄出不意破其水寨仇成以陸兵乘之戊戌克安慶以爲寧江府仇成爲橫海指揮同知守其地趙德勝乘風泝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小孤山守將丁普郎傅友德迎降壬寅太祖次湖口追敗友諒於江州胡大海八戰皆大捷遂入江州以爲九江府友諒奔武昌徐達追之友諒出戰艦沔陽達營漢陽沌口以遏之分徇南康建昌饒蘄黃廣濟友諒守將吳宏王溥等皆下改南康爲西寧府饒州曰鄱陽府又改池州曰九華府尋與饒州皆復故名以陶安知黃州鄧愈守饒州溥守建昌

初羅復仁爲陳友諒編修知其無成遁去太祖取九江復仁來謁留

置左右。　張士誠遣司徒李伯昇帥水陸兵十萬攻長安州城中兵僅七千人副元帥劉成引數十騎出西門擊敗伯昇兵禽其將宋元帥轉至東門伯昇悉兵圍之成戰死太祖聞長安被攻命陳德華高賁聚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耿炳文嬰城固守攻甚急隨方禦之不解甲者月餘常遇春復帥兵來援殺吳兵五千餘人伯昇乃解圍遁。　冬十一月陳友諒撫州守將鄧克明爲吳宏所攻遣使僞降以緩師鄧愈知其情自饒州卷甲夜馳二百里己未旦入其城克明出不意單騎走愈號令明肅秋毫不犯遂定撫州克明不得已降

十二月改淮海府曰維揚府。　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遣使請降且請無散部曲太祖有難色劉基從後躡胡牀太祖悟許之以書報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嘗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散其部伍使人自危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役子所獲張志雄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志雄破安慶水寨鉉等攻江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宜早爲計

二十二年春正月廷瑞得書乃遣康泰至九江降乙卯太祖如龍興至樵舍廷瑞以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迎謁於新城門太祖慰勞之俾仍舊官收龍興路爲洪都府謁孔子廟告諭父老除陳氏苛政罷諸軍需存卹貧無告者民大悅瑞州臨江吉安相繼下以吉安爲府置中書行省又改建昌路曰肇慶府撫州路曰臨川府尋皆復故名廷瑞改名美。　鄧愈薦臨川張中數學召至命坐問曰子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且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　二月還應天遷江西行省於洪都府鄧愈爲參政葉琛爲洪都知府鎭守之胡深以親軍指揮守吉安。　初建德既下苗將蔣英劉震李福自桐廬歸於胡大海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至是大海守金華三人者謀作亂辛未晨入分省署請大海觀弩於八詠樓大海出英遣其黨跪馬前詐訴英過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出袖中椎擊大海中腦仆地遂殺之又殺其子關住德郎中王愷欲生之愷正色曰吾守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又殺之亦殺其子李文忠聞變遣將來擊英等大掠城中持大海首奔方國珍國珍不受使國璋邀擊之兵敗被殺英等遂奔張士誠文忠親往撫其衆金華遂定大海善用兵軍行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燬廬舍又好士所至訪求豪傑薦之及死聞者無不流涕大海竟無後。　處州苗帥李祐之等聞蔣英之變亦作亂行省院判耿再成方對客飯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反賊攢槊刺之再成揮劍連斷數槊中傷墮馬大罵不絕口死亂軍執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幽之元帥朱文剛聚兵殺賊不及亦被執皆不屈賊帥賀仁德以燒雁斗酒啗炎炎且飲且罵賊怒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主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與道同文剛皆見害。　金處苗軍繼反浙東搖動劉基以母喪還喪至龍游府爲守將夏毅諭安諸屬邑。　李文忠遣將屯縉雲以圖處州。　改建德爲嚴州府李文忠爲浙東行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事。　張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弟士信帥兵十萬寇諸全知州欒鳳與院判謝再興力守數出奇兵挫敵。　胡美之降也同僉康泰平章祝宗不欲美徹言於太祖太祖命將其兵從徐達征武昌泰宗遂反三月癸亥舟次女兒港趨還乘夜破新城門而入鄧愈倉卒聞變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從騎死且盡窘甚連易三馬馬輒踣最後得養子馬乘之始得奪撫州門以出奔還應天知府葉琛被執不屈大罵與都事萬思誠

皆死。愈至應天。太祖弗之罪。　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遣同僉胡德濟自信州往救。乘懈得入城。與再興銖鳳分門守。再興復請益兵。文忠兵少無以應。會太祖使邵榮討處州亂卒。文忠乃搆書徐右丞邵平章將大軍刻日進。士信兵聞之懼。謀夜遁。德濟與再興率死士夜半開門突擊。大破走之。諸全得完。　夏四月己卯。邵榮胡深復處州。叛軍皆伏誅。以深爲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深葬耿再成等。後改葬應天。聚寶山時山寇竊發。人情未固。深募兵萬餘人捕誅渠帥。沿海軍素驍。誅其尤橫者數人。患乃息。　徐達以沌口軍還討洪都叛將。甲午。復其城。祝宗走死。執康泰歸於應天。太祖以泰爲胡美甥。赦弗誅。　復以寧江府爲安慶府。西寧府爲南康府。長安州爲長興州。　太祖以洪都重鎮。屏翰西南。非骨肉重臣莫能守。五月丙午。命兄子文正統元帥趙得勝鄧愈等鎮其地。開大都督府。儒士郭奎劉仲服爲參謀。文正增城浚池。招集山寨未附者。號令明肅。遠近震懾。　明玉珍自稱隴蜀王。以劉楨爲參謀。　六月戊寅。元察罕帖木兒以書來報。留我使人不遣。　寧海人葉兌獻書太祖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孔明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備。莫急上流。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二。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今欲攻之。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犂其腹心。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威。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脅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必圖歸附。下之一辨士力耳。如復稽遲。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去。賜銀幣襲衣。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略如兌言。　元察罕帖木兒總大軍圍益都。戊子。田豐王士誠乘間刺殺之。入益都。與陳猱頭合。元帝即軍中拜擴廓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如察罕官。領其軍。擴廓本王姓。小字保保。察罕甥。養爲子。　張中又言國中大臣有變。宜預防。初太祖所任將帥最著者。平章邵榮與徐達常遇春爲三。而榮尤宿將善戰。浸驕蹇有異志。與參政趙繼祖謀伏兵爲變。秋七月丙辰。事覺。太祖欲宥榮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

尙何可宥臣義不與俱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繼祖亦伏誅

八月改永定縣復曰武進縣　九月癸卯朔劉福通自安豐引兵援益都遇元師於火星埠大敗走還　冬十一月乙巳元兵穴地道入益都執田豐王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帖木兒縛陳猱頭等二十餘人獻闕下韓林兒勢大蹙　池州帥羅友賢據賢山寨通張士誠常遇春趙德勝破斬之　十二月元戶部尙書張昶郎中馬合謀航海自慶元至應天授太祖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擴廓帖木兒致書歸使者太祖聞察罕被刺遂不受官殺馬合謀以張昶才留官之　劉楨說明玉珍曰西蜀形勝地大王撫而有之休養傷殘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業不於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一日將士思鄉土瓦解星散大王孰與建國乎玉珍善之乃議於衆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僭稱皇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倣周制設六卿以劉楨爲宗伯分蜀地爲八道更置府州縣蜀兵視諸國爲弱勝兵不滿萬人玉珍素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旣稱帝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皆劉楨爲之謀也　命汪河錢楨至河南報擴廓書爲所留太祖前後凡七致擴廓書終不報　初太祖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又令諸將屯田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二月壬申申命將士屯田積穀　是月張定邊陷饒州　張士誠將呂珍圍安豐韓林兒告急於太祖太祖曰安豐破則士誠益彊不可不救也劉基曰友諒士誠方伺隙未可動也不聽三月辛丑太祖自將救安豐珍已破安豐殺劉福通聞大軍至斂兵拒守太祖左右軍皆敗常遇春橫擊其陳三戰三破之珍走俘獲士馬無算乃以林兒歸居之滁州太祖還應天徐達及遇春移師圍廬州　陳友諒忿疆土日蹙乃大治樓船數百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艫箱皆裹以鐵會聞太祖援安豐乃遣使約張士誠夾攻士誠欲守境觀變許使者不行也友諒遂載妻子官屬盡銳以攻洪都夏四月壬戌乘漲直抵城下趙德勝帥所部數千背城逆戰射殺其將敵頗沮明日圍合環城數匝德勝與朱文正鄧愈薛顯等分門固守

初諸全守將謝再興使部校鬻貨於杭州太祖虞其輸我軍實殺部校召再興還以參軍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旣而念再興功爲兄子文正娶其長女命徐達娶其幼女復遣守諸全再興忿夢庚出己上欒鳳復以細故繩之乙丑遂叛殺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並殺之執夢庚降於張士誠夢庚亦死之太祖以再興數有功叛非其志故鳳與夢庚皆不得卹　鄧愈守撫州門當敵要衝陳友諒親督衆來攻城壞且三十餘丈愈且戰且築趙德勝帥諸將力戰樞密院判李繼先乘城戰死城復完友諒晝夜攻左翼元帥牛海龍萬戶程國勝夜劫敵營海龍死國勝泅水得脫走應天左副元帥趙國旺引兵燒敵戰艦敵追至投橋下死軍士張德山復夜半潛出亦死夏茂成守城樓中飛礮死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珪俱戰死百戶徐明躍馬出射賊賊知明名併力攻被執死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友諒攻甚急顯隨方禦之間出銳卒搏戰斬其平章劉進昭禽副樞趙祥　五月築禮賢館以處劉基等李文忠薦王褘及許元王天錫召置館中　陳友諒遣將必勝攻吉安守將李明道開門納兵殺參政曾萬中陳海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脅之降不屈又分兵陷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皆送友諒所友諒殺三人徇洪都城下朱文正等不爲動友諒兵又陷無爲州知州董曾抗罵不屈沈之江趙德勝暮坐城門樓指揮士卒弩中腰膂鏃入六寸拔之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無重此者死不恨恨不能掃淸中原耳言畢而絕德勝剛直沈鷙馭下嚴肅未嘗讀書臨機應變動合古法　洪都圍久內外隔絕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應天以東湖小漁舟從

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得達太祖問友諒兵勢對曰兵雖盛戰鬭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援至可破也太祖謂子明歸語而帥堅守一月吾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所獲令誘城中降子明陽諾至城下大呼我援大會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且至賊怒攢槊殺之　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召徐達常遇春自廬州來會太祖問張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時有周顛者亦以吉告舟次安慶無風中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癸未次湖口先伏兵涇江口及南湖嘴遏友諒歸路檄信州兵守武陽渡友諒聞太祖至解圍逆戰於鄱陽湖友諒兵號六十萬聯巨舟為陣樓櫓高十餘丈綿亘十餘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丁亥遇於康郎山太祖分軍十一隊以禦之戊子合戰達先諸將擊其前鋒傅友德被數創戰益力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友諒軍乘上流鋒銳甚太祖軍舟小不能仰攻幾不支俞通海乘風以火礮焚其舟二十餘遇春與廖永忠等力戰呼聲動天地殺傷略相當張定邊直犯太祖舟舟膠於沙不得退危甚程國勝與左副指揮韓成元帥陳兆先駕舸左右奮擊陳德身被九矢不退常遇春射定邊中之定邊走通海復飛舸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得脫而通海舟為敵巨艦所壓兵皆以頭抵艦兜鍪盡裂僅免遇春舟復膠於淺有敗舟順流下觸舟舟乃脫亦免成國勝兆先繞出敵艦後援絕皆死元帥宋貴亦戰沒永忠追定邊且射之定邊被矢如蝟士卒多死夜太祖以友諒可破而廬士誠內犯遣徐達還守應天己丑友諒悉巨艦出戰諸將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親麾之不前斬退縮者十餘人皆殊死戰樞密同知丁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直立執兵作鬭狀敵驚為神樞密院判張志雄舟檣折敵攢刺之知不能脫遂自刎元帥余昶右元帥陳弼徐公輔皆戰歿郭興請以火攻之會日晡大風起東北永忠通海等乃帥敢死士操七舟實火藥蘆葦中縱火焚其樓船風烈火熾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兵大亂諸將鼓譟乘之斬首二千級焚溺死者無算友諒弟友仁亦燒死友仁號五王眇一目有勇略旣死友諒氣沮是戰也太祖舟雖小然輕駛友諒軍俱艨艟巨艦不利進退以是敗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令軍士明日併力攻白檣舟太祖知之令諸舟盡白其檣辛卯復戰劉基侍太祖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倉卒更舟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通海永忠復與趙庸汪興祖以六舟深入搏戰太祖登舵樓望久之無所見意已沒有頃六舟繞敵艦出飄颻若游龍軍士讙譟勇氣百倍戰益力自辰至午友諒復大敗於是斂舟自守不敢更戰興祖張德勝養子也是日副元帥昌文貴左元帥李信王勝劉義戰死諸將以友諒軍尚彊欲縱之去遇春獨無言通海進曰湖有淺舟難回旋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入即成禽矣劉基亦請移舟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壬辰太祖移軍出湖口諸將欲放舟東下太祖命扼上流遇春乃泝江而上諸將從之遂水陸結柵以扼友諒歸路友諒退保渚磯相持三日其右金吾將軍曰出湖難宜焚舟登陸直趨湖南圖再舉左金吾將軍曰此示弱也彼以步騎躡我進退失所據大事去矣友諒不能決既而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舉所部來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諒勢益蹙忿甚盡殺所獲將士而太祖則悉還所俘傷者傅以善藥且祭其親戚諸將之陣亡者八月太祖再移書友諒其略曰吾欲與公約從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計肆毒於我我輕師間出奄有公龍興十一郡猶不自悔禍復構兵端一困於洪都再敗於康郎骨肉將士重罹塗炭公卽倖生還亦宜卻帝號坐待眞主不則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忿恚不報居湖中一月食盡掠糧都昌朱文正遣方亮焚其舟糧道絕壬戌以百艘趨南湖嘴為南湖軍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順流搏戰及於涇江涇江軍復遮擊之大戰同知元

帥李志高副使王咬住戰死友諒軍且鬭且走日暮猶不解友諒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揮驟中流矢貫睛及顱死軍大潰降者五萬人執其太子善兒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尸遁還武昌友諒豪侈嘗造鏤金牀甚工宮中器物類是既亡江西行省以牀進太祖歎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命有司毀之改洪都府爲南昌府朱文正遣何文輝等討平未附州縣九月還應天論功行賞遇春通海永忠等賚金帛土田甚厚又論洪都守城功賞鄧愈與克敵等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直擣應天大事去矣乃頓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諒亡天下不難定也 丁玉爲九江知府大兵既還彭澤山民叛玉聚鄉兵討平之 陳理至武昌嗣僞位改元德壽壬午太祖自將征之 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李文忠令胡深引兵爲前鋒戰於義烏文忠將千騎橫突其陳大敗之深建議以諸全爲浙東藩屏乃度地去諸全五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分兵戍守會太祖以再興叛恥使諸文忠別爲城守計至則功已竣未幾李伯昇以十六萬衆來攻頓城下不能拔敗去太祖嘉深功賜以名馬擢胡德濟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移守新城 張士誠令其下頌功德邀王爵元帝不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尊其母曹氏爲王太妃置官屬別治府第於城中以士信爲浙江行省左丞相幽達識帖睦邇於嘉興元徵糧不復與參軍俞思齊諫曰向爲賊可無貢今爲臣不貢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即引疾去是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爲腹心左丞徐義李伯昇呂珍爲爪牙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士誠好招延賓客贈遺輿馬居室甚具爲人遲重寡言號爲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口殷盛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信元紹尤好聚斂日夜歌舞爲樂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載婢妾樂器踵相接或大會游談之士樗蒲蹴鞠皆不以軍務爲意及喪師失地還士誠概置不問上下嬉娛以至於亡 冬十月壬寅太祖圍武昌廖永忠等分兵柵四門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絶其出入 追封張德勝蔡國公趙德勝梁國公桑世傑永義侯 十二月丙申太祖還應天常遇春留督諸軍 元帥葛俊守廣信臧冬發民浚城濠李文忠止之不聽文忠怒欲臨以兵劉辰請往喻之俊悔謝事遂已

明紀卷第一

明紀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卯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侯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二（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元至正二十四年韓林兒之龍鳳十年也春正月丙寅朔太祖稱吳王建百官設四部於中書省分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諭之曰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闇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今宜鑒之以劉基爲太史監令　立子標爲世子從宋濂受經　二月乙未朔復視師武昌武昌城東南高冠山下瞰城中漢兵據之諸將相顧莫前傅友德帥數百人一鼓奪之流矢中頰洞脅不爲沮陳氏驍將陳同僉持槊突入太祖呼郭英殺之其丞相張必先自岳州來援次洪山常遇春乘其未集急擊禽之徇於城下必先號潑張軍中倚以爲重及被禽城守者皆大懼由是欲降者衆太祖欲招陳理遣羅復仁入城諭之且曰理若來不失富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異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誤汝也復仁至城下號慟竟日理聞媿使入見復仁復大哭陳太祖意因語理曰大兵所向皆摧不降且屠城中民何辜理善其言遂帥官屬出降入軍門俯伏不敢視太祖見理幼弱掖之起握其手曰吾不汝辜也府庫財物恣所取漢陽府岳州興國諸路皆下改路曰府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於武昌府　三月乙丑太祖還應天授陳理爵歸德侯初友諒之從徐壽輝也其父普才止之不聽及稱帝往迎普才普才曰汝違吾命吾不知死所矣至是太祖封普才爲承恩侯　以詹同爲國子博士羅復仁吳琳魏觀爲國子助教復仁老特賜乘小車出入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譚易春秋最善應教爲文才思泉湧一時莫與並　丁卯置起居注以宋濂楊思義爲之　庚午罷諸翼元帥府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　議律令設各道提刑僉事分巡錄囚　令中書省曰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敢宜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十年以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於是州縣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閒及兼通音律者　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及是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凡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花雲東邱郡侯許瑗東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於是死事諸臣以次封爲公侯伯子男　夏四月建祠祀丁普郎等三十五人於康郎山趙德勝等十四人於南昌　陳友諒既滅太祖志圖中原謂孔克仁曰元運既隳豪傑互爭其釁可乘吾欲督兩淮江南諸郡之民及時耕種加以訓練兵農兼資進取退守仍於兩淮間饋運可通之處儲糧以俟兵食既足中原可圖卿以爲何如克仁對曰積糧訓兵觀釁待時此長策也　時江左兵勢日盛太祖以漢高自期嘗謂孔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帝起布衣以寬大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羣雄蠭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姧謀尙閒諜御

衆無紀律我以數十萬衆修軍政任將帥相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嘗閱漢書宋濂與克仁侍太祖曰漢治道不純者何克仁對曰王霸雜故也太祖曰誰執其咎克仁曰責在高祖太祖曰高祖創業遭秦滅學民憔悴甫蘇禮樂之事固所未講孝文爲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業終於如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又嘗問克仁漢高起徒步爲萬乘主所操何道克仁對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項羽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然承以柔遜濟以寬仁卒以勝之今豪傑非一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天下之變若徒與角力則猝難定也　元孛羅帖木兒反太子奔太原　俞通海略劉家港進偪通州敗張士誠兵禽其將朱瓊陳勝　六月湖廣安定宣撫使向思明遣長官硬徹律等以元所授宣撫敕印來上詔改授置安定等處宣撫司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爲之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一以向大旺爲之統軍元帥二以南木潘仲玉爲之拙擺不用黃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沒葉大蟲硬徹律爲之簳坪洞設元帥府一以向顯祖爲之梅梓麻寮二洞各置長官一以向思明唐漢明爲之皆新降者　徐達復引兵圍廬州秋七月丁丑克之改路爲府置江淮行省焉尋罷元樞密同知朱守仁以舒城來歸　戊寅常遇春徇江西鄧克明之弟志清據永豐有卒二萬鄧愈擊破之禽其大帥五十餘人遂從遇春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禽克明八月戊戌復吉安將殺脅從者千餘人吉安人胡子祺走謁諸帥力言不可得免進圍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使使諭遇春克城無多殺苟得地無民何益於是遇春浚壕立柵以困之　進鄧愈江西行省右丞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將早貴未有如愈與李文忠者愈爲人簡重慎密不憚危苦將軍嚴善撫降附其徇安福也部卒有虜掠者判官潘樞入謁面責之愈驚起謝趣下令掠民者斬索軍中所得子女盡出之樞因閉置空舍中自坐舍外作糜食之卒有謀乘夜劫取者愈鞭之以徇樞悉護遣還其家民大悅　徐達徇荊湖諸路九月甲申下中興峽州天臨諸路改中興曰荊州峽州曰夷陵天臨曰潭州並爲府夷陵尋降爲州　張士誠大發兵遣士信攻長興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甚益兵圍城炳文與費聚出戰又大敗之長興爲士誠必爭地炳文拒守凡十年以寡禦衆大小數十戰無不勝士誠迄不得逞　溫州豪周宗道聚衆據平陽數爲方國珍從子明善所偪以城來歸明善怒攻之參軍胡深遣兵擊走明善遂下瑞安進兵溫州國珍恐請歲輸白金三萬兩給軍俟杭州下卽納土來歸太祖命深班師　冬十月以中書省之都鎭撫司隸大都督府　太祖壯廖永安不屈遙授行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　十一月追封俞廷玉河間郡公　十二月庚寅徐達克辰州傅友德下衡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徐達下寶慶湖湘平　贛州圍守六月熊天瑞力盡乃帥其養子元震肉袒詣軍門降常遇春果不殺太祖大喜賜書褒勉宥天瑞以爲指揮使以汪廣洋爲江西參政守贛州遇春遂趨南安因兵威招諭嶺南諸路下韶州南雄　初太祖定應天問朱文正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患不富貴爵賞先私親非所以服衆也太祖善其言愛之及江西平文正功居多太祖賜常遇春廖永忠及諸將士金帛甚厚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尚有待也而文正不能無少望性素卞急至是暴怒遂失常度任掾吏衛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飮冰奏其驕侈觖望太祖遣使詰責文正懼飮冰益言其有異志太祖卽日登舟甲申至南昌遣人召文正文正倉卒出迎太祖數曰汝何爲者遂載與俱歸欲竟其事孝慈皇后力解之曰兒特性剛耳無他也宋濂亦曰文正固當死殿下體親親之誼置之遠地則善矣遂免官安置桐城誅其參謀郭奎文正子鐵柱

甫四歲太祖撫其頂曰兒無忝爾父倍訓教貽我憂我終不以爾父故廢爾育之宮中文正尋卒飲冰亦以他事伏誅鐵柱後改名守謙

二月己丑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胡深擊敗之追至浦城又敗其守兵城遂下　丙午李伯昇復以二十萬衆攻諸全新城胡德濟固守乞師於李文忠文忠帥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十里而軍德濟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駐以俟大軍文忠曰兵在謀不在衆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之矣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自東北來覆軍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集諸將仰天誓曰國家之事在此一舉文忠不敢愛死以後三軍乃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德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處州援兵亦至奮前搏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文忠手所格殺甚衆縱橫馳突所向皆披靡大軍乘之城中兵亦鼓譟出亮祖燔其營落數十敵遂大潰逐北數十里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獲同僉元帥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匹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僅以身免捷聞太祖大喜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御衣名馬遣還鎮　初胡德濟所部有潛移家入新城者李文忠疑德濟使然誅其都事羅彥敏欲徼戒德濟將士皆怒走告德濟怡然曰右丞殺彥敏自爲廣信作戰衣有斃耳再言者斬於是太祖召德濟褒諭之而責文忠失將士心且曰胡德濟之量汝不及也

三月宋濂乞歸省太祖與世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并奉書世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世子爲語書意賜札褒答并令世子致書報焉　夏四月庚寅常遇春徇襄漢諸路　胡深下松溪獲其守將張子玉因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規取八閩太祖書曰子玉驍將禽之則友定膽落乘勢攻之理無不克因命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齊進　五月乙亥吳復傅友德破安陸禽元同僉任亮復遣守之尋克汝州魯山己卯常遇春下襄陽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其地又以韋溢爲按察僉事時荆襄初平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從之賜愈書曰爾戍襄陽宜謹守法度山寨來歸者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且耕且戰爾所戍地鄰擴廓若爾愛加於民法行於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賴爾如長城爾其勉之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拊循招徠威惠甚著　六月朱亮祖等克崇安進攻建寧守將阮德柔固守胡深視氛祲不利欲緩之亮祖曰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足徵也壬子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偪深陳後亮祖督戰益急深引兵還擊破其二柵德柔軍力戰陳友定自以銳師夾擊日已暮深突圍走馬蹶被執遂遇害年五十二太祖嘗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材也太祖曰誠然浙東一障吾方賴之而深以久任鄉郡志圖平閩以報效竟以死徇深御衆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守處州興學造士縉雲田稅重以新沒入田租償其數鹽稅什一請半取之以通商賈軍民皆懷其惠　浙東按察使宋思顏孔克仁等以職事被逮詞連章溢太祖遣太史令劉基諭之曰素知溢守法毋疑也會胡深陷沒處州動搖命溢爲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以溢子存道爲游擊代領深衆溢以獲罪蒙宥不應遷秩辭副使許之又以父子相統於律不宜請罷存道官不許溢至處州宣布令旨誅首叛者餘黨悉定　秋七月令從渡江士卒被創廢疾者養之死者贍其妻子　廖永安卒於平江被囚凡八年矣　元擴廓帖木兒以太子令舉兵討孛羅帖木兒入大同進薄大都元帝乃襲殺孛羅於朝擴廓從太子入覲以爲太傅左丞相　九月丙辰建國子學　明玉珍遣萬勝取興元使參政江儼通好於太祖太祖遣都事孫養浩報聘遺玉珍書曰足下處西蜀予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虎踞

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有謀臣如攸彧猛將如遼郃予兩人能高枕無憂乎予與足下實唇齒邦願以孫劉相呑噬爲鑒自後信使往返不絕　冬十月戊戌下令討張士誠命徐達常遇春等先規取淮東閏月克海安壩進取泰州遇春軍海安以遏士誠兵孫興祖守海陵海陵士誠兵入淮晏地興祖沈毅有謀整軍令練士伍防禦甚嚴士誠兵自海口來侵擊敗之禽彭元帥　元擴廓帖木兒功雖高起行間驟至相位中朝舊臣多忌之者而擴廓久典軍亦不樂在內請出治兵南平江淮詔許之封河南王俾總天下兵代皇太子出征分省中官屬之半隨之鹵簿甲仗亘數十里軍容甚盛　徐達圍高郵未下十一月士誠兵陷宜興達還師救之留馮勝督高郵軍高郵守將詐降勝令指揮康泰帥數百人先入城敵閉門盡殺之太祖怒召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勝慚憤攻甚力達亦復宜興復渡江益兵攻　是歲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撫使田仁厚並來歸附並以爲宣慰使

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士誠以舟師出馬馱沙巨艦數百溯江而上侵鎮江以援高郵吳良戒嚴以待太祖親督大軍救之比至士誠焚瓜州而遁廖茂才追北至浮子門士誠軍遮海口乘潮來薄茂才力戰良出兵夾擊大敗之獲卒二千太祖詣江陰勞軍周巡壁壘歎曰良今之吳起也遂還應天　吳良守江陰十年仁恕儉約聲色貨利無所好夜宿城樓枕戈達旦訓將練兵常如寇至暇則延儒生講論經史新學宮立社學大開屯田均徭省賦封疆晏然太祖嘗召至應天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我無東顧憂功甚大車馬珠玉不足旌其勞命學士宋濂等爲詩文美之　改維揚府曰揚州府宣城府曰宣州府　二月明玉珍卒子昇嗣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同聽政昇甫十歲諸大臣皆粗暴不相下萬勝惡張文炳殺之文炳所善明昭復矯彭氏旨縊殺勝吳友仁自保寧移檄清君側戴壽等共誅昭諸大臣用事國柄旁落遂益不振後三年劉楨亦卒昇遣使告哀已又遣使入聘太祖遣侍御史蔡哲報之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保靖安撫使彭世雄等皆遣使歸附　元擴廓帖木兒駐軍河南檄李思齊張思道孔興脫列伯會師大舉思齊羅山人與察罕帖木兒同起兵齒位略相埒得檄大怒曰吾與若父交若髮未燥敢檄我耶令其下一甲不得出武關思道等亦皆不聽調擴廓歎曰吾奉詔總天下兵而鎭將不受節制何討賊爲三月甲午遣其弟脫因帖木兒以一軍屯濟南防遏南軍而自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等會兵長安盟於含元殿舊基併力拒擴廓　丙申令中書嚴選舉有濫舉者逮治之　徐達等克高郵俘將士千餘人遂會常遇春攻淮安夏四月乙卯襲破徐義水軍於馬騾港梅思祖以淮安降並獻四州初思祖爲元義兵元帥叛從劉福通擴廓帖木兒醢其父至是士誠殺其兄弟數人　初李濟據濠州名爲士誠守實觀望太祖使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吾家也濟如此我有國無家可乎命平章韓政指揮顧時以雲梯礮石四面攻濟度不能支始出降政歸濟於應天太祖大悅元徐州守將陸聚亦以徐宿二州降　甲子太祖如濠州省墓初太祖父母沒貧不克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克葬至是議改卜不果增土以培其封令陵旁故人汪文劉英等二十家守視賜以粟帛召父老飲極歡曰吾去鄉十餘年艱難百戰乃得歸省墳墓與父老子弟復相見今苦不得久留歡聚爲樂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遠賈濱淮郡縣尚苦寇掠父老善自愛令有司除租賦皆頓首謝　徐達等攻安豐扼其四門韓政潛穴城東龍尾壩入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破之元將忻都竹貞左君弼皆走追奔四十餘里禽都俄而貞引兵來爭與戰城南門再破走之元擴廓帖木兒遣兵侵徐州達分兵擊敗之俘斬萬計傅友德同陸聚守徐州唐勝宗守安豐改安豐曰壽春府淮南北悉平　五月壬午朔太祖至

自儆 庚寅求遺書 太祖謂孔克仁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
諸將孛羅擁兵犯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挾太子以稱戈意私
讎無敵愾之志思齊輩碌碌竊據一方民受其害士誠外假元名反
覆兩端明玉珍父子據蜀僭號喜於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
能有成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
尾相應擊之必勝大事可成天下不難定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
思慮耳 秋八月庚戌改築應天城作新宮鍾山之陽 徐達等師
還太祖議進取張士誠李善長請緩之達曰張氏汰而苛李伯昇輩
徒擁子女玉帛易與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以大軍蹙之三吳可計日定太祖大悅辛亥拜達大將軍
常遇春爲副帥舟師二十萬伐士誠御戟門誓師曰城下之日毋殺
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壠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毀既而召問達遇
春用兵當何先遇春欲直擣平江太祖曰湖州張天騏杭州潘原明
爲士誠臂指平江窮蹙而人悉力赴援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州使
疲於奔命羽翼既披平江勢孤立破矣遂移檄數士誠八罪達遇春
帥兵自太湖趨湖州遇春敗士誠兵於太湖於毗山甲戌至三里橋
張天騏分兵三道出戰達亦分三軍應之別遣兵扼其歸路敵戰敗
返走不得入城還戰大破之禽將吏二百人遂圍湖州士誠遣朱暹
五太子等以六萬衆來援屯於舊館出大軍後築五砦自固遇春及
吳楨等將奇兵由大全港營東阡更出其後築十壘以遮之斷其糧
道士誠知事急親督兵來戰敗於皁林薛顯別將取德淸 大軍之
伐士誠也令李文忠攻杭州以牽制之九月文忠帥朱亮祖等克桐
廬新城遂攻餘杭 文忠屢出攻伐太祖命李貞權掌軍務桐廬既
下以所俘卒送嚴州嚴城空虛俘卒謀叛去貞饗其衆醉而縛之以
歸應天太祖嘉之貞文忠父也 常遇春敗張士誠將徐志堅於東
阡襲徐義於平望盡燔其赤龍船冬十月壬子敗潘元紹於烏鎭逐

北至昇山攻其水寨顧時引小舫繞敵舟舟中多俯視而笑時乘其
懈帥壯士數人大呼躍入舟衆大亂餘舟競進五太子盛兵來援遇
春與戰小卻薛顯帥舟師奮擊燒其船衆大潰昇山水陸寨皆破五
太子朱暹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
功遇春弗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
沒水珍暹皆宿將善戰至是降徐達等以徇於湖州吳人震恐十一
月甲申張天騏及李伯昇等以湖州降 餘杭守將謝五再興弟也
李文忠諭之降許以不死辛卯五與再興子五人出降諸將請戮之
文忠不可遂趨杭州丙申潘原明亦執將英以降文忠整衆入原明
以女樂迎麾去之營於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斬
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以王興福知杭州府杭初附人
心未安興福善撫輯民甚德之太祖命誅將英剮其血以祭胡大海
取紹興路 華雲龍攻嘉興降其將宋興湯和克太湖水寨下吳
江州士誠遣銳卒迎鬭大戰尹山橋康茂才持大戟督戰盡覆敵衆
癸卯徐達從太湖進圍平江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邱郭興軍婁門
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温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
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築長圍困之架
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瞰城中置弓弩火筒臺上又置巨
礮所擊輒糜碎城中大震 俞通海下太倉秋毫不犯民大悅 徐
達攻婁門士誠出兵戰茅成擊敗之突至外郛中叉死楊國興攻閶
門亦戰死熊天瑞降於士誠教士誠飛礮擊外軍城中木石俱盡外
軍多傷者 十二月韓林兒卒僭號凡十二年或曰太祖命廖永忠
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沈於江太祖以咎永忠云初太祖駐
和陽以孤軍保一城而林兒稱宋後四方響應遂用其年號以令軍
中林兒沒始以明年爲吳元年建圜丘於正陽門外鍾山之陽方丘
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太社稷壇於宮城西南四親廟於宮城東南

祭告山川所司進宮殿圖命去雕琢奇麗者。罷浙江分省置行中書省治杭州府改紹興路爲府諸全州爲諸暨縣又改龍游府爲衢州府以嘉興湖州二府直隸京師。

二十七年太祖吳元年也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曰東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憫之且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煩勞久矣今比戶空虛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將何以堪其賜太平田租二年應天鎭江寧國廣德各一年。 以濠州爲臨濠府壽春府爲壽州屬之命世子標省臨濠墓諭曰商高宗舊勞於外周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儉爲守成令主兒生長富貴習於宴安今出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其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閭閻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卽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擇官輔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時世子年十三矣。 庚子取松江府。 元福建行省郎中秦裕伯避地上海太祖命中書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固辭。 癸卯取沅州路。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攻徐州次陵子村傅友德禦之兵寡堅壁不戰覘其衆方散掠乃以二千人泝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單騎奮槊刺其將韓乙敵敗去度且復至亟還開城門而陳於野臥戈以待約聞鼓卽起李二果至鳴鼓士騰躍搏戰破擒二陸聚又敗元兵於宿州擒僉院邢端等。 徐達遣使請事太祖敕勞之曰將軍謀勇絕倫故能遏亂略削羣雄今事必稟命此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之吾不中制。 三月丁丑始設文武二科取士使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杭州既下方國珍據境自如遣閒諜假貢獻名覘勝負又數通好於擴廓帖木兒及陳友定圖爲犄角太祖聞之怒。夏四月貽書數其十二罪。 俞通海會圍平江戰滅渡橋擣桃花塢中流矢創甚歸應天太祖幸其第問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涕而出翼日卒年三十八太祖臨哭甚哀從官衞士皆感涕湯和亦以飛礮傷左臂召還應天創愈復往攻。 張士誠拒守數月太祖貽書招之曰古之豪傑以畏天順民爲賢全身保族爲智漢竇融宋錢俶是也爾宜三思勿自取夷滅爲天下笑士誠不報。 置太倉州改江陰州爲縣宣州府仍曰寧國興安府曰徽州。 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以陶安潘庭堅爲學士朱升爲侍講學士升年老特免朝謁。 是月以旱減膳素食復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及新附地田租三年劉基請決滯獄卽命基平反六月戊申大雨羣臣請復膳太祖曰雖雨傷禾已多其賜民今年田租

張士誠親帥銳士突圍出西門搏戰將奔常遇春軍遇春分兵北濠截其後而別遣兵與戰士誠軍殊死鬭遇春拊王弼臂曰軍中皆稱爾健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馳騎揮雙刀奮擊敵小卻遇春帥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者甚衆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鬭每被銀鎧錦衣出入陳中至是亦悉敗溺萬里橋下死士誠馬逸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自是不敢復出。 李伯昇知士誠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說之曰始公所恃者湖州嘉興杭州耳今皆失矣獨守此城恐變從中起公雖欲死不可得也莫若順天命遣使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當不失萬戶侯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於公何損士誠仰觀良久曰吾將思之乃謝客竟不降。 癸酉命自今朝賀不用女樂

太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權引樂舞生入見閱試之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不能審以宮爲徵太祖審其誤命樂生登歌一曲而罷。 秋七月丙子給府州縣官之任費賜綺帛及其父母妻長子有差著爲令。 己丑雷震宮門獸吻赦罪囚。 庚寅遣使責方國

珍貢軍糧二十萬石國珍集衆議郎中張本仁左丞劉庸等皆言不可從有邱楠者獨爭曰彼所言均非公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遷延猶豫計不早定不可謂智既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彼之徵師則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請命庶幾可視錢俶乎國珍不聽日夜運珍寶治舟楫爲航海計　八月癸丑圜丘方丘社稷壇成　張士信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　九月甲戌太廟成　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數萬討方國珍　戊寅令曰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連坐　平江圍急士誠語其妻劉氏曰吾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答曰君毋憂妾必不負君城將破徐達與常遇春約曰師入我營其左公營其右又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辛巳諸將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以入士誠收餘衆戰於萬壽寺東街衆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戶自縊故部將趙世雄解之達數遣李伯昇潘元紹等諭意士誠瞑目不答昇出葑門劉氏積薪齊雲樓下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自縊有二幼子匿民間不知所終吳地平居民安堵如故改平江路曰蘇州府吳良自江陰移守之士誠至舟中不復食至應天竟自縊死命具棺葬之初平江被圍城中多列礮石王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布其端礮石至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礮石無所用矣及遇春等克平江果如行言初黃徹夫等三人用事吳人知士誠必敗有黃菜葉十七字之謠至是卒驗　熊天瑞伏誅　初士誠與太祖相持陳基在其幕府書檄多指斥及士誠亡其臣多見誅基獨免　廖永安喪還太祖迎祭於郊　乙酉孫興祖攻通州其守將詣徐達降　丁亥胡美取無錫降莫天祐平江之圍也他城皆下惟天祐堅守士誠破美急攻之天祐猶不下縣人張翼帥父老爭之天祐意沮翼縋城謁美請勿戮降人美許諾乃降太祖以天祐多傷我兵殺之　戊戌遣使致書於元帝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歸　張昶之被留也累官中書省參知政事有才辨明習故事裁決如流甚見信任自以元故臣心常戀戀會縱降人北還昶附私書訪其子存亡楊憲得書奏以聞下吏按問昶大書牘背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太祖殺之　辛丑論平張士誠功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將士賜賚有差　朱亮祖下天台進攻台州方國瑛迎戰敗走指揮嚴德亦戰死追至黃巖降其守將哈兒魯徇下仙居諸縣　癸卯新宮成　冬十月甲辰朔遣起居注吳琳魏觀以幣求遺賢於四方　丙午令百官禮儀尚左改李善長左相國徐達右相國　辛亥祀元臣福壽於應天余闕於安慶李黼於江州　壬子置御史臺以鄧愈湯和爲御史大夫劉基兼太史令與章溢同爲御史中丞諭之曰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尤清要卿等當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縱奸毋假公濟私以害物　癸丑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副之帥常州長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　甲寅定律令以李善長爲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江西按察使潘黼及劉基陶安等爲議律官與大理卿周楨少卿劉惟謙丞周湞等共定其書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惟元以一時行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今宜遵唐舊又以法有連坐三條請自大逆而外除不用皆從之時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　戊午正郊社太廟雅樂命太常司協律郎冷謙協樂章聲譜取石靈璧以製磬采桐梓湖州以製琴瑟較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定樂舞之制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　庚申召諸將議北伐太祖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擴廓跋

慮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拯斯民於水火何以決勝常遇春對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太祖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饋饟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師兩河破其籓籬拔潼關而守之扼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甲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步騎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胡美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帥師由江西取福建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將武昌諸衛軍取廣西太祖親餞於龍江召諸將諭之曰御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當百萬衆摧堅陷陣莫如副將軍不慮不能戰慮輕戰耳身爲大將顧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謝太祖又謂薛顯傅友德勇略冠軍可當一面又諭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取閩左丞何文輝爲爾副參政戴德聽調發二人雖皆我親近勿以其故廢軍法聞汝嘗攻閩中宜深知其地利險易今總大軍攻圍城邑必擇便宜可否爲進退無失機宜是時稱名將必推達遇春遇春剽疾敢深入而達尤長於謀略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即獲壯士與謀結以恩義俾爲己用由此人多樂附　元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等相持經年數百戰未能決元帝使使諭令罷兵專事江淮擴廓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乃遣其驍將貊高趨河中欲出不意擣鳳翔覆思齊巢穴貊高至衛輝軍變襲衛輝彰德據之罪狀擴廓於朝初太子奔太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可及還京師皇后諭指令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元帝禪位擴廓留軍三十里外以數騎入朝由是太子銜之而元帝亦心忌擴廓廷臣譁言擴廓受命平江淮乃西攻關中令罷兵不奉詔跋扈有狀及貊高奏至元帝乃削擴廓太傅中書左丞相令以河南王就食邑汝南分其軍隸諸將以貊高總河北軍賜號忠義功臣太子開撫軍院於京師總制天下兵馬專備擴廓　己巳朱亮祖進兵溫州方明善拒戰擊敗之克其城時軍中頗掠子女章溢悉籍還其家溢尋入朝以其子存道守處州太祖謂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復問溢征閩諸將何如對曰湯和由海道胡美由江西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太祖立命文忠出師屯浦城如溢策　時廷臣伺太祖意多嚴苛溢獨持大體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當養人廉恥豈恃搏擊爲能哉　湯和渡曹娥江下餘姚上虞吳禎毀壩通道出不意直抵軍門十一月辛巳方國珍帥所部遁入海禎及朱亮祖追擊之盤嶼自申至戌敗之獲其大帥二人海舟二十五艘斬馘無算還定諸屬城國珍部將相次降

壬午徐達克沂州降守將王宣進克嶧州王宣復叛擊斬之莒密海諸州悉下　己丑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　太祖觀郊壇世子標從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爲扑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　乙未冬至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等上戊申大統曆太祖諭曰古者季冬頒曆太遲今於冬至亦未善宜以十月朔著爲令　徐達使韓政分兵扼河斷援軍汪興祖別將衛軍取東平　辛丑達自帥大軍拔益都元平章普顏不花不屈死丞相也速來援傅友德以輕騎誘敵入伏奮擊敗走之遂取萊陽　十二月甲辰頒律令凡律二百八十五條令一百四十五條初太祖用法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守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意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　湯和數遣使招方國珍示以順逆丁未遣子關奉表

乞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德舊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臣本庸才遭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爲之心方主上躍鞶雷轟至於婺州臣愚卽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將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潤而主上推誠布公俾守鄉郡如故吳越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目子姓不戒潛搆釁端猥勞問罪之師私心戰兢用是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於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類卽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嬰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將謂主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蓋幕下士詹鼎詞也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違吾諭不卽斂手歸命次且海外負恩實多今者窮蹙無聊情詞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遂促國珍入朝面讓之曰若來得毋晚乎國珍頓首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歲卒數張本仁罪鞭其背潰爛死餘官屬從國珍降者皆徙滁州獨赦邱楠以爲饒州知府詹鼎至京草封事萬言候駕出獻之太祖爲立馬受讀命丞相官鼎楊憲忌其才沮之後坐累死　汪興祖克東平乘勝至東阿降元參政陳璧及所部五萬餘人孔子五十六世孫衍聖公希學帥曲阜知縣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迎謁於軍門興祖禮之兗東州縣聞風皆下遂取濟寧徐達徇下濰膠諸州縣己酉濟南降分兵取登萊齊地悉定　諸軍之伐陳友定也太祖別遣使至延平招諭之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明使者瀝其血酒甕中與衆酌飲之酒酣誓於衆曰吾曹並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福州環城築壘爲拒守計而胡美已渡杉關下光澤邵武守將李宗茂以城降次建陽守將曹復疇亦降友定聞杉關破急分軍爲二以一軍守福州而自帥一軍守延平以相犄角　癸丑李善長帥百官勸進表三上乃許甲子告於上帝善長帥禮官具登極儀祭酒許元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事至進退人才無不與論議及是告歸司業劉丞直曰主上方應天順人公宜少待元不聽果忤旨僉事程孔昭劾其隱事逮死獄中　湯和廖永忠舟師由海道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使人諭降不應圍之元平章曲出引兵逆戰敗參政袁仁請降庚午諸軍緣南臺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不屈死僉院柏帖木兒積薪樓下殺妻妾及二女縱火自焚死　是月以益都路爲青州府般陽路爲淄川州慶元路爲明州府

二十八年太祖洪武元年也春正月乙亥太祖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恆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后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嘗語帝定天下以不殺人爲本帝善之初從帝軍中值歲大歉帝又爲郭氏所疑嘗乏食后竊炊餅懷以進肉爲焦居常貯糗糒脯脩供帝無所乏絕而己不宿飽及貴帝比之豆粥麥飯每對羣臣述后賢同於唐長孫皇后退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羣臣同艱難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爲數緩刑戮帝嘗怒責宮人后亦陽怒令執付宮正司議罪帝曰何爲后曰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畸重付宮正則酌其平矣卽陛下論人罪亦詔有司耳一日問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爾所宜問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遇歲旱輒帥宮人蔬食助祈禱歲凶則設麥飯野羹帝或告以振卹后曰振卹不如蓄積之先備也后嘗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歎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平居服大練浣濯之衣雖敝不忍易聞元世祖后煮故弓絃事亦命取練織爲衾裯以賜高年煢獨餘帛纇絲

緝成衣裳賜諸王妃公主使知蠶桑艱難。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常遇春平章政事錄軍國重事胡美廖永忠李伯昇並爲平章政事趙庸王溥爲左右丞楊憲傅瓛爲參知政事。丙子頒即位詔於天下。追封叔父爲壽春王兄爲南昌王盱眙王臨淮王從兄弟爲霍邱王下蔡王安豐王蒙城王兄子爲山陽王昭信王從子爲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所謂宗室十五王也。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帝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請倣元制以太子爲中書令帝以元制不足法令詹同考歷代東宮官制設少師少傅少保詹事率府使諭德贊善賓客等官辛巳以李善長等兼領之諭之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賓客諭德者欲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職此故也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幷識之。初定天下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而楊憲爲司農卿又以浙西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甲申遣使覈之。命陶安知制誥兼修國史帝嘗御東閣與安及章溢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又論學術安曰道不明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安頓首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其本矣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安寧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庚寅彗星見於昴畢。胡美進圍建寧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堅守以老我師美數挑戰不出與何文煇環攻之踰十日達里麻不能支辛卯夜潛至文煇營乞降壬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以衆降於文煇美怒兩人不詣己欲屠其城文煇馳告美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既降奈何以私忿殺人美乃止整軍入城秋毫無所犯執子琦等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餘人糧糗馬畜稱是。庚子鄧愈爲征戍將軍帥襄漢兵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湯和分兵徇興化漳州福寧進攻延平陳友定欲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所部將叛殺蕭院判軍士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我師知有變急攻城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一死報國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藥死所部爭開城門納我師師入友定猶未絕舁出水東門天大雷雨復甦友定子海聞父被執自將樂歸於軍門達魯花赤白哈麻副樞陳英輔皆自經死興化望風納款胡美亦遣降將諭降汀泉諸郡獨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具公服北面再拜引佩刀剚喉而死福建平時以友定柏帖木兒迭里彌實爲三忠友定至京師帝詰之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殺之海亦從死元末所在盜起民間起義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勝數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去爲盜或事元不終惟友定父子死義稱完節焉

是月天下府州縣官來朝諭曰天下始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朘人以肥己爾等戒之。二月壬寅朔定郊社宗廟禮李善長等撰進郊祀儀考功郎中直起居注詹同定祫禘禮御史臺經歷錢用壬定耕耤田禮翰林學士朱升定時享齋戒禮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卿范常參合衆言陶安等裁定之。癸卯湯和提督海運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海多颶風輸鎮江而還。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

由海道取廣東 征閩師還金子隆等復聚衆剽掠李文忠討禽之遂定建延汀三州命軍中收養道上棄兒全活無算 費聚吳禎次昌國剿海寇葉陳二姓於蘭秀山平之 丁未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臨行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爲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戊申祀社稷配以后土后稷初帝命中書省翰林院議創屋備風雨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建屋非宜若遇風雨請於齋宮望祭從之 壬子詔衣冠如唐制 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山東平 甲寅楊璟遣千戶王廷取寶慶 封李貞爲恩親侯 李文忠之征閩也章存道以所部鄉兵萬五千人從閩平詔存道以所部從海道北征章溢持不可曰鄉兵皆農民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不信也帝不懌既而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鄉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上一舉而恩威著矣帝喜曰孰謂儒者迂闊哉然非先生一行無能辦者溢行至處州遭母喪乞守制不許鄉兵既集命存道由永嘉浮海而北再上章乞終制報可 元擴廓帖木兒既受詔就食邑退軍澤州其部將關保亦歸於朝朝廷知擴廓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貊高合攻擴廓而令關保以兵戍太原擴廓憤甚引軍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於是元帝下詔盡削擴廓官爵令諸軍四面討之 二月辛未詔儒臣修女誡諭翰林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不爲禍惟明主能察於未然下此多爲所惑卿等其纂女誡及古賢妃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升等乃編錄上之 楊璟進攻永州守將鄧祖勝迎戰敗斂兵固守璟進圍之元兵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擊

敗之俘獲千餘人胡海生得千萬戶四人全州守將阿思蘭及周文貴再以兵來援周德興再擊敗之斬朱院判追奔至全州遂克之道州寧州藍山皆下進克武岡州分兵據險絕靖江聲援 鄧愈克唐州進攻南陽敗元兵於瓦店逐北抵城下丁酉克之禽史國公等二十六人隨葉舞陽魯山諸州縣相繼降攻下牛心光石洪山諸寨均房金商之地悉定 徐達與常遇春會師濟南擊斬樂安反者還軍濟寧引舟師泝河趨汴梁己亥守將李克彝遁左君弼竹貞等降 孔希學入朝帝敕諭其父克堅末言稱疾則不可會克堅亦來朝遇使者淮安惶恐兼程進見於謹身殿問其年曰爾年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官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可俾進學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厲族人因顧侍臣曰先聖後特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 夏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簟卻之命四方毋妄有所獻 廖永忠之發福州也以書諭元左丞何真曉譬利害遂航海趨潮州既至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兵糧奉表以降永忠聞於朝賜詔褒真以竇融李勣爲比永忠抵東莞真帥官屬出迎至廣州降盧左丞禽海寇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 丁未祫享太廟德祖居中南向懿祖居東第一位熙祖西第一位仁祖東第二位東西向初製太廟祭器帝曰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甚無謂也其製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 徐達常遇春自虎牢關進軍河南元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陳於洛水北 戊申遇春單騎突其陳敵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敵大潰追奔五十里遂圍河南元梁王阿魯溫降嵩陝陳汝諸州以次略定河南平阿魯溫察罕帖木兒之父也 永州久不下楊璟令裨將分營諸門築壘困之造浮橋西江上急攻之鄧祖勝力盡仰藥死百戶夏昇約降丁巳胡海以夜

半先登諸軍踰城入元參政張子賢巷戰兵潰被執遂克永州 甲子帝如汴梁李善長劉基居守一切便宜行事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啓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 元李思齊聞明師已取河南乃解而西與張思道拒守潼關會火焚思道營思齊遽退軍葫蘆灘遣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守關都督同知馮勝進攻之丙寅守將宵遁遂奪關取華州思齊奔鳳翔思道奔鄜城 康茂才留守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渡師招徠絳解諸州扼潼關秦兵不敢東向茂才善撫綏民立石頌德焉 馮勝取陝州請益兵守潼關徐達曰無如郭興者遂調守之以金興旺為副潼關三秦門戶時哈麻圖據奉元李思齊張思道等與為犄角日窺伺欲東向興悉力捍禦王左丞來攻大敗之 置山東等處行中書省治濟南府 陶安為江西行省參政諭之曰朕渡江卿首謁[illegible]數陳王道及參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illegible]地撫綏莫如卿安辭不許 廖永忠進取廣西五月己卯克梧州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翱赴水死達魯花赤拜住降尋賁容鬱林諸州皆下 辛卯改汴梁路為開封府置中書分省治焉以楊憲署省事 六月庚子召徐達常遇春等會行在所置酒勞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齊魯掃河洛王保保逡巡觀望潼關既克思齊輩狼狽西奔元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擣元都可不戰有也帝曰善 廖永忠馳諭海南海北諸道二十餘城甲辰皆納印請吏 朱亮祖以兵會楊璟進攻靖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隄岸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攻牐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築土隄五道傅於城城中猶固守急攻閱兩月會其總制張榮來降璟與之白幡為識壬戌胡海以夜四鼓自北門八角亭先登克之元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司僉事帖木兒不花元帥元秃蠻萬戶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執平章也兒吉尼先是張彬攻南關為

守城者所詬怒欲屠其民璟甫入立下令禁止之民乃安復移師徇郴州降兩江土官黃英衍岑伯顏等 秋七月廖永忠引兵克南寧戊子降象州兩廣悉平永忠善撫綏民懷其惠為之立祠 庚寅振卹中原貧民辛卯諭徐達曰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卹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達復進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行自澌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丙申馮勝為征虜右副將軍留守開封又立河南行都督府以陳德署府事 閏月己亥朔元擴廓帖木兒禽關保貊高以聞元帝大恐歸罪於太子罷撫軍院悉復擴廓官爵命殺關保貊高與李思齊等分道南討 丁未帝至自開封 徐達與常遇春會師河陰遣裨將分道徇河北梅思祖至衛輝元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師從之龍二復出走遂降其城他將下廣平己酉師次臨清使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顧時浚河通舟師遇春先驅而北壬子克德州合兵取長蘆扼直沽作浮橋以濟師水陸並進大敗元軍於河西務丙寅進克通州元帝帥后妃太子奔上都 是月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 免吳江廣興太平寧國滁和被災田租 八月己巳朔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 庚午徐達陳兵齊化門填濠登城元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不降斬之其餘不戮一人封府庫籍圖書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諸宮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傅友德薛顯顧時分邏古北諸隘口守廬濬橋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

死之真定路達魯花赤𠫊納錫彰閭王師取元都朝服登城西崖北面再拜投崖死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趨報恩寺將投井寺僧大梓輓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素往告鎭撫吳勉輦實錄而出之　壬申以京師火四方水旱詔中書省集議便民事　丁丑始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尙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仍隸中書省革考功所罷司農卿以將作司隸工部滕毅爲吏部尙書楊思義爲戶部尙書錢用壬爲禮部尙書陳寧爲兵部尙書周禎爲刑部尙書單安仁爲工部尙書時六部權輕多仰承丞相意指諸尙書亦多不久於位毅首長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思義以農桑積貯爲急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輸絹布詔可　大軍平河洛元擴廓帖木兒走汪河始得歸被拘凡六年帝甚嘉之進吏部侍郎備陳西征方略　帝之未還也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李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劉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忤帝歸愬基僇人壇壝下不敬諸怨基者亦交譖之會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工匠死骸骨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帝納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基有妻喪遂請告歸　己卯詔赦殊死以下將士從征者卹其家逋逃許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殺輸賦道遠者官爲轉運災荒以實聞免鎭江租稅避亂民復業者墾荒地復三年有司以禮聘致賢士學校毋事虛文平刑毋非時決囚除書籍田器稅民間逋負免徵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鰥寡孤獨廢疾者存卹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復他利害當興革不在詔內者有司具以聞

壬午帝如北京改大都路曰北平府置燕山六衛留兵三萬人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　癸未詔徐達常遇春取山西

大都既下韓政分兵守廣平諭降白土諸寨移守彰德下蟻尖寨蟻尖在林慮西北二十里爲元右丞吳庸王居義小鎖兒所據大將軍之北伐也遣將略諸山寨降者相繼蟻尖獨恃險不下至是兵偪之庸誘殺居義及小鎖兒以降得士卒萬餘人　元湖廣平章郭雲保裕州白泉寨堅守不下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出戰被執達呵之跪雲植立謾罵求死脅以刃不動達壯之檻送京師帝奇其狀貌釋之方閱漢書問識字否對曰識因以漢書授之雲誦之甚習帝大喜用爲溧水知縣有政聲　傅瓛免　甲午遣內官往北平放元宮人諭之曰宮人皆良家子幽閉深宮誠有可憫至即放遣適人勿使失所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帝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　九月癸亥詔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巖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疎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朕顧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乙丑常遇春下保定薛顯取七垜寨追敗脫因帖木兒遇春遂下真定　陸聚克車子山鳳山城山鐵山諸寨分守井陘故關

陶安卒於官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帝親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　改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　冬十月庚午馮勝與偏將軍湯和由武陟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潞禽元右丞賈成於猗氏隰德破磨盤寨獲參政喻仁遂克平陽絳州禽元左丞田保保等獲將士五百餘人帝悅詔勝居常遇春下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

丁丑帝至自北京　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　先是徵元故臣旣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翌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建大本

堂命魏觀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帝諭殿中侍御史郭淵友等曰諸生於文藝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不流浮靡庶儲德亦獲裨助　以北平府屬山東行省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屬河南分省　十一月己亥復遣魏觀及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擢用　庚子冬至始祀上帝於圜丘從李善長等分祭之議也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有司議配祀帝謙讓不許前期親爲文告太廟曰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有未就政治有闕失去年上天垂戒有聲東南雷火焚舟擊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上帝有問願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惡無隱及南郊竣事詣太廟告禮成還御奉天殿受賀翌日宴羣臣於奉天殿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又命孔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進衍聖公秩二品賜之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會前聖之道而通之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子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所以崇德報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實憫焉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豈不偉歟　癸亥帝手詔敘劉基勳伐及彭蠡同舟之難召還京師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欲進基爵基固辭不受　楊璟之自廣西還也帝問黃岑二氏所轄情形璟言蠻獠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帝曰蠻獠性習雖殊其好生惡死之心則一若撫之以安靖待之以誠諭之以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是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峒官民　湯和楊璟之下澤州也元擴廓帖木兒遣平章韓札兒拒之戰於韓店和等敗績會元帝自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北出雁門將由保安徑居庸以攻北平徐達聞之與諸將謀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在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使進不得戰退無所守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西還自救此成擒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趨太原薛顯傅友德將鐵騎三千略平定擴廓至保安果還救萬騎突至傅友德以五十騎卻之常遇春言於達曰我騎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夜劫之可得志達曰善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往襲擴廓方然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孱馬以十八騎走大同豁鼻馬降得甲士四萬十二月丁卯克太原遇春追擴廓至忻州而還　己巳置登聞鼓於午門外一御史日監之非大冤及機密重情不得擊鼓即引奏　明昇聞太祖克元都奉書稱賀壬辰以書諭之　汪廣洋劉惟敬爲參知政事　大本堂既建帝時臨幸評論古今一日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鼂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命漢陽知府易濟招諭安南　御史高元侃言京師人民循習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無哀戚之情請禁止以厚風俗乃令禮官定民喪服之制

明紀卷第二

明紀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二 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洪武二年春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論次功臣死者肖像生者虛其位初胡大海等沒命肖像於卞壼蔣子文之廟及新廟成移祀焉　丁未享太廟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　追封淳皇后父陳公爲楊王皇后父馬公爲徐王妃皆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徐王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帝欲訪后族人官之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　庚戌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甦其更賜一年頃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徵斂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以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興供億浩穰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爲州今年租稅　庚申常遇春取大同汪興祖將三衛卒守之華雲龍攻雲州傅友德敗賀宗哲於石州脫列伯於宣府諸軍分徇未下州縣金朝興取東勝州山西悉平　鄭人傅恕詣闕陳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蕃增祿秩均民田更役法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慎選舉罷權鹽停權茶帝嘉納之　蔡哲爲參知政事　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海島與島人相糾結是月倭寇山東瀕海郡縣　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命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王錡傅著謝徽及傅恕俱爲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帝諭之曰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間有賢哲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遂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戒　時大兵出山西北平守備單弱平章曹良臣守通州所部不滿千人元丞相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餘敗氣不振當以計走之乃密遣指揮仵勇等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速大駭遁去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建先農壇於南郊在耤田北壬午親祭以后稷配祀畢行耕耤禮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知縣帥庶人終畝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　徐達引兵西渡河至鹿臺張思道遁郭興將輕騎直擣奉元大軍繼進三月庚子克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經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君能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亦俱投繯死改奉元路爲西安府耿炳文鎭之浚涇陽洪渠十萬餘丈民賴其利徙咸陽縣治於渭河之南　振陝西饑戶米三石　丙午常遇春與馮勝合軍西拔鳳翔李思齊奔臨洮　置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治北平府先屬山東河南者皆復其舊　遣行人楊載使倭且詰以入寇之故謂宜朝則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爲寇盜卽命將徂征耳日本王良懷不奉命　劉惟敬出爲廣西參政　夏四月丙寅也速攻通州詔常遇春還備北平平章李文忠副之　己巳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乙亥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　置山西等處行中書省治太原府又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治西安府改廣東道宣慰司爲廣東行中書省　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

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精猝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備戰鬬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兵思齊不走則東手縛矣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入鞏昌遣馮勝偪臨洮　金興旺移守鳳翔　丙子賜秦隴新附州縣稅糧　丁丑馮勝至臨洮李思齊降留正守之徐達分兵克蘭州薛顯別將攻馬鞍山番寨大獲其畜產乙酉達襲破元豫王於西寧走之盡收其部落輜重　汪廣洋出為陝西參政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丁酉徐達還出蕭關下平涼唐勝宗克延安張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湯和取涇州使部將招思道弟良臣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受之良臣蒲伏道迎夜復出兵襲顯營顯傷突圍免良臣據城叛　癸卯夏至祀地於方丘羣臣復請配祀帝堅不允曰俟慶陽平議之　章溢居喪哀毀營葬親負土石感疾卒年六十五帝痛悼親撰文即其家祭之　張良臣之叛也徐達命諸將分兵蹙之俞通源自臨洮疾趨至涇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良臣耀兵城下時擊敗之獲其勁將九人良臣不敢復出良臣恃其兄思道為外援間使往來德悉禽獲　蔡哲出為福建參政　常遇春李文忠帥步騎九萬發北平徑會州敗敵將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為八伏守將夜遁盡禽之六月己卯克上都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改元上都路為開平府尋廢府置衛又以永平路為平灤府　安南國王陳日煃遣少中大夫同時敏等奉表來朝貢方物帝喜賜宴壬午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煃為安南國王　秋七月己亥常遇春師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四十帝聞震悼命禮官議天子為大臣發哀禮用宋太宗喪韓王趙普故事喪至龍江親出奠賜葬鍾山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

遇春沈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陳未嘗敗北長於大將軍達二歲數從征伐聽約束惟謹常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云遇春既卒命李文忠代將其軍左丞趙庸為副　辛亥擴廓帖木兒遣韓扎兒破原州涇州以為慶陽聲援　丙辰明昇遣使來獻大木及方物答以璽書　辛酉馮勝扼驛馬關韓扎兒敗走傅友德薛顯駐兵靈州留正駐邠州絕慶陽聲援　中書省臣言廣西諸峒雖平宜遷其人入內地可無邊患帝曰溪峒蠻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日漸教化數年後可為良民何必遷也　黃英衍岑伯顏及思明土官黃忽都等相繼貢馬詔皆以為世襲知府　以廣西地接猺獞始於關隘衝要之處設巡檢司以警奸盜　元帝屯蓋里泊令孔興脫列伯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李文忠奉詔會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禽平章劉帖木八月乙丑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鬬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脫列伯既被禽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　己巳定內侍官制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古來若輩擅權可為鑒戒又曰此曹善者千百中無一二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　癸酉元史成諸儒皆賜賚遣歸而元統以後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遺事　高麗國王王顓修貢請封丙子遣符寶郎偰斯齎詔及金印往封之　徐達進軍偪慶陽張良臣糧盡癸未克之良臣父子投於井引出斬之陝西平　賀宗哲攻鳳翔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荊為大箕形如半舫每

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囊校之輒颺起乃置鉤囊中擲著其隊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城中以矛迎刺敵死甚衆而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擊之可敗也潛出西北門奮戰敵少卻會百戶王輅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郎以其衆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議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寧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積庭中令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樂諸書會詹及梁寅宋訥徐一夔劉于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等咸與焉　九月辛丑召徐達湯和等還命馮勝留駐慶陽節制諸軍勝以關陝既定輒引兵還帝怒切責之以其功大赦勿治　顧時將騎兵略靜寧川走賀宗哲郭英追敗之於亂山　初帝將營中都劉基曰臨濠雖帝鄉非建都地也既帝召諸老臣問建都事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中汴梁爲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梁實周漢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爲中都何如皆曰善癸卯以臨濠爲中都置留守司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改鍾離縣曰中立縣　帝嘗以事責李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曰胡惟庸何如曰譬之駕懼其僨轅

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帝嘗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恩禮始兩盡帝深然之帝嘗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因事納忠如此　戊午廖永忠等師還命太子帥百官迎勞於龍江永忠尋復出撫定漳泉　始建南京新城　楊憲爲右丞　冬十月壬戌遣楊璟諭明昇　甲戌甘露降於鍾山羣臣請告廟不許　辛卯諭中書省曰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設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時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　陳寧睢稼爲參知政事　張以寧等抵安南境陳日煃卒國人乞以印詔授其世子以寧不可留居洱江上諭世子告哀於廟且請襲爵

命潭州衛指揮同知邱廣爲總兵官寶慶指揮僉事胡海廣東衛指

撣食事左君弼爲副帥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等平之　高麗使臣成惟得等辭歸帝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兵甲利乎宮室壯乎對曰東海波臣惟知崇信釋氏他未遑也遂以書諭其王曰古者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爲天而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有人民而無城郭人將何依武備不修則威弛地不耕則民艱於食且有居室無廳事無以示尊嚴此數者朕甚不取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苟闕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爲明鑑王國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備禦之道王其念之　是月遣使貽元帝書　十一月乙巳祀上帝於圜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明昇幼母彭及諸大臣用事楊璟既至數諭以禍福俾從入覲昇集其下共議諸大臣方專恣不利昇歸朝皆持不可璟還復遺昇書曰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故能身家兩全流譽無窮反是者輒敗足下幼沖席先人業據有巴蜀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之言也昔據蜀最盛者莫如漢昭烈且以諸葛武侯佐之綜核官守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埸南不過播州北不過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頃刻可謂智乎我主上仁聖威武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使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失遠大計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如向者陳張之屬竊據吳越造舟塞江湖積糧過山岳彊將勁兵自謂無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何如友諒子寬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銜璧主上宥其罪恕剖符錫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翻然覺悟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崛彊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沸鼎燕巢危幕禍害將至恬不自知恐天兵一臨凡今爲足下謀者他日或各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禍福利害瞭然可覩在足下審之而已昇終不聽　侯至善爲參知政事　占城入貢十二月甲戌遣中書省管句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　甲申振西安諸府饑戶米二石　己丑大賚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　庚寅擴廓帖木兒攻蘭州諸將欲固守以待援天策衛指揮僉事張溫曰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銳儻彼不退固守未晚也於是整兵出戰元兵少卻已而圍城數重鳳翔衛指揮于光自鞏昌赴援至馬蘭灘戰敗被執以徇城下光大呼曰公等但堅守徐將軍將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遂被殺溫斂兵固守元兵乘夜梯城而登千戶郭佑被酒臥他將巡城者擊退之　時元帝尙在近塞帝再致書不報而擴廓帖木兒擁兵塞上爲西北邊患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道北伐　吏部請讁有罪於儋崖帝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醇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先是西安諸府旱饑詔有司正月二月戶給米一石至是耆民宋昇等來言民多饑死戶部請運粟濟之帝曰民旦夕待哺若待運粟死者多矣丁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西安鳳翔振之戶加粟一石　胡惟庸爲參知政事　禮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　二月癸未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祀之妻張氏爲王夫人以其三子從祀復其鄰宥氏世世守王墓　戊子詔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求賢才可任六部者　是月李文忠由居庸出野狐嶺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腦兒禽元平

章竹貞 歐陽佑等還朝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四方文學士朱
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
寅及趙壎爲纂修續修元史 三月庚寅詔曰咸武功者必資民力
各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彫敝之餘未能蘇息其蠲應天鎮
江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廣信饒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德滁
和十六府州及河南山東北平今年田租又免徐邳二州夏稅 擴
廓帖木兒聞大兵擣定西趣赴之蘭州解圍張溫將斬郭佑天策衛
知事朱有聞爭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衆軍法也賊既退始
追僇之無及於事且有擅殺名溫謝曰非君不聞此言杖佑釋之帝
聞而兩善焉 陳寧出爲蘇州知府 遣萊州同知趙秩泛海如日
本責讓之 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樉爲秦王棡晉王棣燕王橚吳王
楨楚王榑齊王梓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從孫守謙靖江王帝懲宋元
孤立失古封建意於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
外衛邊陲內資夾輔制歲祿萬石置官屬冕服車旂邸第下天子一
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無敢鈞禮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
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擴廓帖木兒屯車道峴鄧愈直抵其壘立柵
逼之擴廓退屯沈兒峪徐達至安定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擴
廓遣精兵從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帥兵
擊卻之以德濟功臣子械送之京師而斬其下指揮等數人以徇明
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擴廓兵禽郯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
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駝雜畜以巨
萬計擴廓僅挾妻子數人北走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是役
也孫興祖至三不剌川遇敵力戰死追封燕山侯謚忠愍配享通州
常遇春祠未幾中書省以都督汪興祖兼傳事入奏帝聞興祖名歎
息命以月俸給故燕山侯興祖家 丙戌元帝殂於應昌子愛猷識
理達臘嗣改元宣光 慈利安撫使覃垕連茅岡諸寨爲亂長沙洞
苗俱煽動 廣西行省言廣西地接雲南交阯所治皆溪洞苗蠻俗
素獷戾動相讎殺府衛兵遠在桂林猝有警難相援而郡縣無兵以
馭之乞立衛置兵令邊境郡縣籍民丁之壯者爲兵又慶遠安撫莫
天護素庸弱宗族強者動肆跋扈不宜姑息以貽禍乞罷安撫司仍
設府守其地詔從之置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命天護赴京復置
慶遠府 安南使臣林舜欽等至京帝素服御西華門引見命編修
王廉往祭別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煃爲王 先是安南占城構
兵帝命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諭令罷兵兩國皆奉詔張以寧
教世子服三年喪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帝聞而嘉之賜
璽書比之陸賈馬援復仁等亦卻饋不受 五月己丑徐達取興元
分遣鄧愈招諭吐蕃 丁酉詔守令舉學識篤行之士 己亥詔曰
漢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文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待士
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材抱道
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自今年八月始
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
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
焉尋令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
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 李文忠次駱駝山走元平
章沙不丁進次開平降平章上都罕等諜知元帝已殂兼程趨應昌
甲辰克之元嗣君北走獲其嫡子買的里八剌暨后妃宮人諸王將
相官屬數百人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
一出精騎窮追至北慶州而還道興州禽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
千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之衆萬六千餘人獻捷京師 帝以射禮
久廢弧矢之事專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丁未詔國學及郡縣生
員皆習射頒大射儀於天下朔望則於公廨或閑地習之 戊申祀
地於方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徐達帥師自徽州出一百八渡傳友

德領前鋒奪略陽關馮勝禽元平章蔡琳遂克沔州遣金興旺張龍別將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友德等合攻興元辛亥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興旺龍及章存道留守之友德還軍西安鄧愈自臨洮進克河州招諭吐番諸酋長宣慰鎖南普等皆納印請降追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坡斬其大將河州以西朵甘烏斯藏諸部悉歸附出甘肅西北數千里而還湯和定寧夏逐北至察罕腦兒禽猛將虎陳獲馬牛羊十餘萬徇東勝大同宣府皆有功　丁巳詔開國時將帥無嗣者祿其家　胡德濟至京帝念其守廣信諸暨功釋之而以書諭達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於莊賈乎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　汪廣洋爲左丞　元擴廓帖木兒至和林元嗣君復任以國事　甯正爲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餉軍甚勞而茶布可易粟請以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輓運之苦從之　是月旱帝齋戒后妃親執爨爲農家食皇太子諸王饋於齋所六月戊午朔素服草屨步禱山川壇席藁露坐晝曝日中夜臥於地凡三日還齋於西廡辛酉賚將士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壬戌大雨　壬申李文忠捷奏至羣臣稱賀帝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嘗仕元者勿賀諡元主曰順帝癸酉買的里八剌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嘗行之對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服本俗衣朝見畢賜中國衣冠就謝復謂省臣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入見中宮賜中國服就謝中書省草詔多侈辭帝責之曰元主中國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毋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爲是也亟改之乙亥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賜第龍光山帝曰前代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飲食居處務適其宜丙子

告捷於南郊丁丑告太廟詔示天下尋遣使齎詔撫諭海外真臘暹羅爪哇三佛齊西洋瑣里諸國　改元興和路爲府屬北平布政司尋廢府置衛屬北平都司　初元至元間楊璉真伽爲江南總攝發宋會稽諸陵以諸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圖其上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楊璉真伽敗籍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帝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備言始末帝歎息良久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諭有司瘞於京城高坐寺西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葬於故陵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繁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其請開中鹽法自此始　辛巳徙蘇州松江嘉興杭州湖州民無業者田臨濠給資糧牛種復三年徙者凡四千餘戶　改興元府曰漢中府　倭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濱海州縣　汪廣洋免秋七月楊憲爲左丞　明昇將吳友仁帥衆三萬寇漢中金興旺悉城中兵禦敵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數百人敵益衆乃斂兵入城友仁決濠填塹爲必克計徐達聞之令傅友德以三千騎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令軍中人燃十炬連亙山上友仁驚遁張龍從北門突出繞友仁軍後興旺悉兵躡之墜崖谷死者無算友仁自是氣奪　楊憲有才辯裁決明敏然刻深多忌有不足於己者輒中傷之事帝久能逆知帝意又熟於典故謂人莫己若多紛更省中事罷舊吏徧置所私汪廣洋庸懦不敢違憲意憲猶忌之嗾御史劉炳等劾廣洋奉母無狀帝切責放還鄉憲再奏徙海南又教炳劾刑部侍郎左安禮等八人帝覺其誣下炳獄知爲憲所使於是李善長劾憲排陷大臣恣爲奸詔窮竟其罪併誅之召廣洋還　陶凱與崔亮並爲禮部尚書　八月乙酉遣使瘞中原遺骸　續修元史成　康茂才還自漢中道卒　青州民孫古朴爲亂

襲莒州執同知牟魯欲降之魯曰國家混一海宇民皆樂業若等悔過自新可轉禍為福不然官軍旦夕至無遺種矣我守土臣義惟一死所惜者百姓耳賊不敢害擁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遂殺之事聞詔卹其家　九月李謙為參知政事　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衆御史袁凱言諸將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冬十月丙辰詔儒臣更直午門為武臣講經史　楊璟討畢壘連敗之壘詐降璟使部卒往報為所執帝切責璟癸亥周德興為征蠻將軍帥師討壘璟亦督戰士力攻壘乃遁　辛巳遣元嗣君書　十一月壬辰北征師至京帝迎勞於龍江甲午告武成於郊廟召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丙申大封功臣進徐達魏國公李善長韓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中山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興侯陳德臨江侯郭興鞏昌侯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滎陽侯費聚平涼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廖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華高廣德侯楊璟營陽侯康茂才子鐸蘄春侯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穎川侯胡美豫章侯韓政東平侯黃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戊戌大宴己亥達等入謝帝從容語曰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徒為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彊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偪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又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故進封大國永忠戰鄱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湯和以征閩時放遣餘孽八郡復擾師還為蘭秀山賊所襲失二指揮郭興以不守紀律趙庸以在應昌私納奴婢故皆侯而不公是日設壇親祭戰沒將士

初寧國知府陳灌創戶帖以便稽民帝取為式頒行天下辛亥詔戶部置戶籍歲計登耗以聞著為令　乙卯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　十二月癸亥復遣元嗣君書並諭和林諸部　帝以太廟時享未足以展孝思甲子建奉先殿於宮門內之東以太廟象外朝奉先殿象內朝每日朝晡帝及皇太子諸王再朝享后妃進膳羞月朔薦新忌日及諸節致祭以為常　戊辰封薛顯永城侯汪興祖東勝侯以顯嘗擅殺胥吏獸醫火者馬軍及千戶吳富面數其罪勿與券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所殺吳富等之家一以給其母妻令功過毋相掩興祖亦以過奪誥券謫海南旋召還　初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命各行省具圖以進凡七十有九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遣祕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禮陵寢發者掩之壞者完之廟敝者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仍命有司禁樵采　己卯賜勳臣莊田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　壬午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鎰言日者陽精而有黑子陰奸乎陽也德為陽刑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宜慎刑黜姦吏部尚書郎本中言日者君象君德修則天變消河南中原民未安堵天下才俊學行之士隱於山林天之仁愛人君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　李謙出為廣東參政　初軍衛有軍儲倉是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取給焉

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西南北四所以振凶荒　李善長外寬和而內忮刻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即按其罪奏黜之與劉基爭法而詬基由是請告帝所任張昶楊憲以事誅汪廣洋亦被譴善長專寄如故富貴極意稍驕帝始微厭之

四年春正月丙戌以疾致仕賜臨濠地若干頃置守冢戶百五十給佃戶千五百家儀仗士二十家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　丁亥徐達帥葳熙等赴北平練軍馬修城池　湯和爲征西將軍周德興廖永忠副之帥舟師由瞿塘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顧時副之帥步騎由秦隴伐明昇帝謂友德曰蜀人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　戊子鄧愈督餉襄陽給征蜀軍初戴壽言於昇曰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强猶莫能與明抗況吾蜀乎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不然吾蜀襟山帶江非中原比莫若外交好而內備禦昇以爲然遣莫仁壽斷瞿塘峽口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鑿兩崖石壁引鐵索爲飛橋用木板置礮爲拒敵計及聞有明師又遣壽友仁鄒興等益兵爲助　庚寅建郊廟於中都　丁未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試士連舉三年嗣後三年一舉　戊申免山西浙江被災田租　以鎖南普爲河州衛指揮同知卜納利爲靖南衛指揮同知桑加朵兒只爲高昌衛指揮同知朵兒只等爲僉事千百戶有差

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　甲戌帝如中都壬午至自中都諭中書省曰臨濠朕興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縣通漕運者隸之遂以壽邳徐宿潁息光六安信陽九州五河懷遠定遠中立蒙城霍邱英山宿遷睢陽碭山靈璧潁上太和固始光山豐沛蕭十八縣隸焉尋改中立縣曰臨淮縣　初元主北走其遼陽行省參政劉益與平章高家奴相爲犄援保金復諸州至是益爲平章帝遣斷事黃儔齎詔諭之益籍所部兵馬錢糧輿地之數來歸乃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　復以平灤府爲永平府　會試天下舉人以陶凱潘庭堅爲主考官取中一百二十人三月乙酉朔帝親製策問試於奉天殿擢吳伯宗第一授禮部員外郎餘以次授官有差　乙巳徙山後民萬七千戶屯北平　丁未劉基致仕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棊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迹如此　閏月宋濂爲參知政事　湯和師至夔州蜀人以兵扼險楊璟攻之戰於瞿塘不利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久不進而傅友德受命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蜀將丁世珍夏四月丙戌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以渡進至五里關世珍據險力戰都督同知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攻破其關遂克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隆州亦下友德渡白水江破綿州指揮史鑑戰死時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　帝以諸將久無功命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濟師伐蜀　冊皇太子妃常氏開平王遇春女也　廣德侯華高薨廣東邊海城堡事竣至瓊州卒無子納誥券墓中贈巢國公諡武壯　廢順寧府及所領縣　五月免江西浙江秋糧　戴壽聞傅友德破階文擣江油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吳友仁撤精兵西救漢川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援師遠來聞大亨破已膽落無能爲也迎擊大敗之六月壬午朔遂拔漢州壽大亨走成都友仁走保寧友德之攻漢州也湯和尚頓軍大溪口既於江流得木牌乃進師廖永忠先發及舊夔府破鄒興等兵進至

瞿塘關山峻水急鐵鎖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承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渡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墨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承忠已破其六寨會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上下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矢死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辛卯遂入夔州壬辰和始至乃分道進期會於重慶丁世珍以番數萬攻文州朱顯忠禽盡無援或勸走避叱不聽戊戌城破顯忠死之千戶王均諒不屈被殺友德敗旋至世珍走承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次銅鑼峽昇大懼右丞劉仁勸奔成都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耳大軍所過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乃遣使齎表乞降承忠以和未至辭癸卯和至昇面縛銜璧輿櫬與母彭及官屬降於軍門和受璧承忠解縛承旨撫慰下令諸將不得有所侵擾卒取民七茄立斬之慰安壽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 戊申倭寇膠州 徙山後民三萬五千戶於內地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戶屯田北平 宋冕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 秋七月辛亥朔徐達練兵山西 傅友德進圍成都戴壽等以象戰友德令彊弩火箭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躪藉死者甚衆辛酉壽等聞昇已降乃籍府庫倉廩面縛詣軍門成都平朱亮祖亦至分徇州縣未下者 乙丑明昇至京師禮臣請帝御奉天殿昇等俛伏待罪午門外有司宣制赦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羣下與孟昶異宜免其伏地上表待罪之儀是日授昇爵歸義侯賜第京師 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治成都府 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合謀殺劉益右丞張良佐左丞商暠禽彥翬殺之保保挾黃儔走納哈出營良佐因權衛事以狀聞且言遼東僻處海隅肘腋皆敵境平章高家奴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章屯瀋陽古城開元則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則太尉納哈出彼此相依時謀入犯今保保逃往營必起乞留斷事吳立鎮撫軍民而以所禽平章八丹知院僧儒等械送京師帝命立良佐商暠俱爲蓋州衞指揮僉事既念遼陽重地設定遼都衞以葉旺馬雲並爲指揮使往鎮之 徵方克勤爲濟寧知府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約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八月甲午免中都淮陽及泰滁無爲田租 己酉振陝西饑 高州海寇潛入城爲亂通判王名善被執不屈死之 湯和等悉定四川諸郡縣周德興克保寧執吳友仁送京師丁世珍集餘衆圍秦州五十日兵敗夜宿梓潼廟爲其下所殺戴壽向大亨莫仁壽皆鑿舟自沈死友仁至京師帝以其寇漢中首造兵端令明氏失國僇於市戍他將校於徐州 命李文忠拊循四川築成都新城發軍戍諸郡要害乃還何文輝留守成都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改廣興府爲廣德州 冬十月丙申征蜀師還帝以湯和逗撓責數之製平蜀文稱傅友德功居第一廖永忠次之褒賚甚厚予汪興祖子東勝侯世券 帝以郡縣吏每額外徵收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擢用糧長之設自此始 鄭濂以糧長詣京師帝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 趙秩之使倭也汎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其王良懷良懷延秩入諭以中國威德責其不臣良懷桀驁不受命欲殺秩秩不爲動徐以言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乃遣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帝復

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還賜之　十一月庚申命官吏犯贓者罪勿
貸　免陝西河南被災租田　十二月召徐達還凡置二百五十四
屯墾田一千三百餘頃　命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
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凡十一萬餘人隸各衛爲軍禁沿海民私
出海　陳修爲吏部尚書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特宜按地衝
僻爲設官繁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
然未幾卒官時六部屬中書省權輕修及滕毅詹同吳琳趙好德居
吏部稱賢亦無大建樹也　薛顯居海南踰年帝念之召還與世券
　安南陳叔明弒其主日熞而自立　占城入貢言安南侵擾因求
兵器樂器樂人帝命禮部諭之曰占城安南同奉正朔乃擅自構兵
妄害生靈既失事君之禮又乖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國王令即日罷
兵王亦宜講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請兵器於王何吝但兩國互構而
賜占城是助王相攻甚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殊異難以發遣
王其選擇曉華言者以來當令肄習因命福建省臣勿徵其稅　吉
水知州費震寬惠得民擢爲漢中知府時陝西洊饑漢中尤甚鄉民
聚爲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俾秋成還官盜聞皆來歸鄰境民
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爲保伍籍之得數千家帝聞而嘉之　降思州
安撫司之鎮遠府爲州改屬思南尋直隸湖廣布政司
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甲士多者至
萬九千人　初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鎮雲南大都不守王歲遣使
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四川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險僻
不欲用兵會北平守將以所獲王使者蘇成來獻癸丑命待制王禕
齎詔偕成往招諭　陳理居京師邑邑出怨望語帝曰此童孺小過
耳恐細人蠱惑不克全朕恩宜處之遠方乙丑及明昇並徙高麗遣
元降臣樞密使延安答理護行賜高麗王羅綺俾善視之亦徙陳普
才等於滁州　元擴廓帖木兒在和林數擾邊帝患之甲戌徐達爲
征虜大將軍出雁門關趨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應昌馮勝爲
征西將軍取甘肅各將五萬騎擊擴廓鄧愈爲征南將軍周德興吳
良副之分道討湖南廣西洞蠻　仇成戍遼陽命吳禎總舟師數萬
由登州饟之海道險遠禎經理有方兵食無乏完城練卒盡收遼海
未附之地降平章高家奴等　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順元宣
慰使靄翠同知宋蒙古歹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以其地屬四川行
省靄翠後爲安氏蒙古歹賜名欽　呂宋瑣里諸國來貢帝謂中
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歲月無論疏數厚往
而薄來可也　二月丙戌陳叔明遣使入貢主客曹已受表會魯取
副封視之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熞今何驟更各使者不敢諱具
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此耶卻其貢問丞相魯何官對曰主事
耳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其父諱辭就朝
請下階吏部持典制不許　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
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宜定令十取其一
無主茶園令軍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馬從之諸產茶地設茶課
司定稅額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驗西番納馬易茶賜金牌信
符以防詐僞於是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
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三月都督僉事藍玉先出雁門丁卯
敗擴廓帖木兒於土剌河　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役京民帝曰京
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於外郡今兵革漸息正宜休養命免其役
廷臣薦魏觀才出爲蘇州知府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
寧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
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啓張羽訂經史政化大行　高麗王請遣
子弟入學帝曰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強時貢使失風洪
師範等二十九人溺焉帝憫之謂中書省曰高麗貢獻繁數既困敝
其民而涉海復虞覆溺宜遵古諸侯之禮三年一聘貢物惟所產毋

過係其明諭朕意 酉陽宣慰使冉如彪來貢置酉陽州以如彪為
知州 夏四月己卯山東行省言濟南萊州連歲旱澇傷禾麥民食
草實樹皮命於淮安運粟振之 戊戌始行鄉飲酒禮有司與學官
帥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民間里社亦行之 鄧愈帥楊璟黃彬
出澧州庚子平散毛等四十八洞蠻尋捕斬房州反者 徐達至嶺
北擴廓帖木兒與賀宗哲合兵力拒五月壬子達戰敗績死者數萬
人 詔曰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為人奴隸者復為
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鄉黨論齒
相見揖拜毋違禮婚姻毋論財務崇節儉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
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復業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為限僧道齋
醮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治之閩粵豪家毋閹人子為火者犯者抵
罪又諭禮部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葬而
投其骨於水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
擇寬閒地為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游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
以歸之 有事於北郊尚書吳琳主事宋濂帥文學士以從國子學
錄蕭執等十二人入見齋所帝患心不寧濂從容言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問帝王之學何書
為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
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因曰漢武溺方技
謬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既敝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
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
代歷數及封疆廣狹濂備陳之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
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
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衆自化嘗舉制詠儆令七舉足卽成有自
古戒禽荒之句帝曰卿可謂善陳矣 六月丙子定宦官禁令及親
屬相容隱律 丁丑定宮官女職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
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令自后妃以下
至嬪御女史巨細衣服之費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取
旨牒內使監覆奏移部臣取給焉以私書出外者死宮嬪以下有疾
醫者不得入宮以證取藥 馮勝至蘭州傅友德以驍騎前驅敗失
剌罕於西涼至永昌敗太尉朶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勝復敗元
兵於掃林山友德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戊寅至甘肅元將
上都驢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亦降次別篤山陳德
帥兵奮擊俘斬萬計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
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追至瓜沙州獲金銀印及雜畜
二萬留兵扼關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及歲終考績法 壬寅吳
良李伯昇平靖州蠻 李文忠至口溫元人遁進至臚朐河收其部
落令部將韓政等守輜重而自率大軍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
河元太師蠻子哈剌章悉衆渡河列騎以待甲辰文忠引軍薄之敵
稍卻至阿魯渾河敵來益衆文忠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鬭宣寧侯
曹良臣指揮使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死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
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得馬益殊死戰遂破敵虜獲萬計追奔至稱
海敵兵復大集文忠乃斂兵據險椎牛饗士縱所獲馬畜於野敵疑
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還失故道至桑哥兒麻乏水渴甚禱於天
所乘馬跑地泉湧出三軍皆給乃刑牲以祭顧時出他道遇敵糧且
盡士疲不能戰時帥麾下數百人躍馬衝擊敵衆引去獲其輜重糧
畜遂還 乙巳作鐵榜戒功臣一曰內外各指揮千戶等不得私受
公侯金帛衣物二曰公侯不得私役官軍三曰不得強占官民場泊
園冶四曰內外官軍不得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曰管莊人不得
依勢欺毆人民六曰屯田奴僕及其親屬不得倚勢侵奪田產財物
七曰不得私託門下影蔽差徭八曰公侯之家欺壓良善侵奪人者
四犯與庶人同罪九曰不得受諸人投獻物業 山東饑敕吏部尚

奮趨爭墾往振之免被災郡縣田租。改靖江府曰桂林府。秋七月丙辰湯和及元兵戰於斷頭山敗績指揮同知章存道死焉。吳良蕩平左右兩江及五溪之地移兵入銅鼓五開八月丙申收潭溪開太平殲清洞崖山之衆於銅關鐵寨諸蠻皆震懾內附。粵西遂平。倭寇福寧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討之中流矢卒福州衛指揮同知張赫追寇至琉球大洋與戰禽其魁十八人斬首數十級獲倭船十餘艘收弓刀器械無算。是時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間輒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赫在海上久所捕不可勝計。甲辰元兵侵雲內州同知黃里帥兵巷戰死之。倭至善罷。九月戊午周德興帥趙庸左君弼出南寧平婁鳳安田諸州蠻克泗城州。李善長湯和營中都宮殿俞通源徙江南富民十四萬佃臨濠。甘露屢降帝問宋濂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冬十月丁酉湯和師還是役也徐達戰大敗李文忠殺傷相當獨勝與傅友德全勝斬獲甚衆會有言勝私匿駝馬者賞不行初帝銳意欲滅擴廓帖木兒劉基嘗言於帝曰王保保未可輕也至是帝思其言謂晉王曰吾用兵未嘗敗北今諸將自請深入敗於和林輕信無謀致多殺士卒不可不戒。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田租。十一月甲子征南師還。壬申納哈出犯遼東。召徐達李文忠還。十二月甲戌詔有司考課首農桑學校諸實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運無課農興士效立命黜之。辛巳命百官奏事啓皇太子宋濂爲贊善大夫濂傅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傅云。庚子鄧愈爲征西將軍征吐蕃。壬寅遣元嗣君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考俾無遺闕從之。陳寧爲陝西參政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何狀寧大書曰吾備位藩臬何金之問。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招諭西域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諭天下朝覲官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偽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選朝天宮道士供事郊壇。免遼東金復二州旱災稅糧。汪廣洋無所建白甲寅謫廣東行省參政帝以置相難其人命胡惟庸以左丞掌省事。以官多缺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擢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爲翰林院編修蕭韶爲秘書監直長又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令並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宋濂及侍讀孔克表正字桂彥良爲之師帝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其文字優劣賞賚甚厚。置河州府。二月乙未詔曰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不足哉顧皇皇於版築鼓刀之徒者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帝以科舉所得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禮送京師不次擢用於是罷科舉者十年。壬寅令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帝諭臺臣曰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不去則貽民患故朕於廉能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不赦也。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入朝上所舉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朵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府四即以所舉官任之大臣言來朝者授職不來者宜弗予帝曰吾以誠心待人彼不誠曲在彼矣萬里來朝俟其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之。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始分給事中爲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每科二人鑄給事中印一推

年長者一人掌之 初命禮部主事張籌與陶凱編集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會凱出參行省乃命文原吉王僎續修之書成二卷賜名昭鑒錄頒賜諸王 戊申大閱 壬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鄧愈馮勝湯和副之備邊山西北平 甲子指揮使於顯爲總兵官備倭 夏四月己丑令有司上山川險易圖 帝念天下大定諸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傑皆已前沒猶未有謚號下禮部議遂謚永安武閔通海忠烈張德勝忠毅大海武莊再成武壯趙德勝武桓世傑封永義侯與漢封寇恂景丹相類即以爲謚 華雲龍上言北平邊塞東自永平薊州西至灰嶺下隘口一百二十一相去可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隘口九相去五百餘里俱衝要宜設兵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要害宜設千戶守禦所又言前大兵克永平留故元八翼軍士千六百人屯田月支糧五斗所得不償費宜入燕山諸衞補伍操練俱從之

初劉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爲鹽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會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圖爲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頗爲動奪基祿基懼入謝留京不敢歸 六月壬午盱眙獻瑞麥薦宗廟 京師城成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初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皇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帝令重囚築城后曰贖罪罰役國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乃悉赦之 壬辰擴廓帖木兒遣兵攻雁門守關指揮吳均卻衆拒之自卯至午大呼曰援兵至矣衆皆踴躍欲戰元兵聞之解去均追擊敗之 免河間開封延安汾州被災田租 丁玉爲寬爲參知政事 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衞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甯慚而退 廣東指揮使司言近儋州賊亂已調兵討平其儋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衞鎮之詔置儋萬二州守禦千戶所 析山東樂安州地置慶雲縣屬河間府又置海豐縣屬濱州 置遼陽府縣 改潭州府曰長沙府 秋七月壬寅命戶部稽渡江以來各省水旱災傷分數優卹之 壬子胡惟庸爲右丞相劉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 御史荅祿與權請祀三皇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致祭八月乙亥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爲正殿五室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每歲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罷其祀增祀隋高祖 學士承旨詹同以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紀載尚未成書請編日曆帝從之命同與宋濂爲總裁官吳伯宗等爲纂修官

賜指揮戰沒者公田 陳德郭興敗元兵於荅剌海口斬首六百級獲其同僉忻都等三戰三捷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於冊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公私多糜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移駁繁而賄賂行九月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獄一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 帝欲任宋濂以政事辭曰臣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 改臨濠府爲中立府 冬十月辛巳召徐達馮勝還 十一月壬子擴廓帖木兒攻大同達遣將擊破之於懷柔時元兵先後攻白登保德河曲輒爲守將所敗獨撫甯瑞州被殘帝乃徙其民於內地命達仍留鎮 潞州人貢人參帝

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爲務奈何以口腹累人　眞定饑饒陽知縣郭積以聞甲子遣兵部尚書劉仁振之　丙寅冬至帝不豫改卜郊　閏月乙亥詔故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其子孫凡二百九人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壬午有事於圜丘　帝嘗謂刑部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庚寅命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　十二月唐鐸爲刑部尚書　王禕之至雲南也諭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至王不聽館別室他日又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忍其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爾元君北走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明爾時雖悔亦無及矣梁王駭服改館禕禮待之會元嗣君遣脫脫徵饟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語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爲汝屈遂遇害梁王具衣冠斂之　占城王遣使獻安南之捷帝謂省臣曰安南占城交爭未知曲直可遣人往諭各罷兵息民毋相侵擾是年命安南陳叔明權知國事　太僕丞梁埜僊帖木兒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塩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　是年更置羣牧監於滁州旋改爲太僕寺

七年春正月甲戌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而饟勞民供乃命都督僉事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平章李伯昇往眞定經理屯務

海上有警吳禎充總兵官同都督僉事於顯出海捕倭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衍聖公孔希學言先聖廟堂廊廡圮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後多蕪而徵賦如故乞減免從之戊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代學　平陽太原汾州歷城汲縣旱蝗並免田租　大明律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　夏四月己亥都督藍玉敗元兵於白酒泉遂拔興和獲其國公帖里密出等五十九人　永道桂陽諸州蠻竊發壬寅金吾指揮陸齡帥兵討平之　李文忠遣部將分道出塞至三不剌川俘平章陳安禮至順寧楊門斬眞珠驢至白登禽太尉不花　丁玉爲右丞　太常司卿呂本罰役功臣廟已釋爲北平按察司僉事帝召本及同時被命楊基答祿與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傚俗吏拘繩墨善雖小爲之不已將成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愆不見千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由一爝之微可不愼哉　五月丙子免眞定等四十二府州縣被災田租　辛巳振蘇州饑民三十萬戶　癸巳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　侯善爲參知政事　日曆成自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詹同等又言日曆秘天府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政要分輯聖政宣示天下帝從之乃分四十類爲書五卷名曰皇明寶訓嗣後凡有政蹟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焉　茹太素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司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　六月陝西平涼延安靖寧鄜州雨雹山西山東北平河南蝗並蠲田租　帝以北方郡縣

民稱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凡三百八人。 秋七月甲子朔。李文忠帥師攻大寧高州。克之。斬宗王朵朵失里。禽承旨百家奴。追奔至氈帽山。擊斬魯王。獲其妃。蒙哥秃及司徒荅海等。進師豐州。禽元故官十二人。馬駝牛羊甚衆。窮追至百干兒乃還。 壬申。倭寇登萊。 八月甲午朔。帝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已而罷隋高祖之祀。 辛丑。詔軍士陣沒。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爲存養。百姓避兵離散。或客死。遺老幼。並資遣還。遠宦謫官。妻子不能歸者。有司給舟車資送。 申定兵衛之政。征調則統於諸將。事平則散歸各衛。管軍官無得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 庚申。振河閒廣平順德真定饑。蠲租稅。 改中立府爲鳳陽府。 九月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遺元嗣君書。 貴妃孫氏卒。無子。敕禮官定諸王服制。尚書牛諒等。以儀禮喪服奏。帝不聽。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宋濂等考定喪禮。濂等考得古人論母喪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乃命吳王橚主喪事。服慈母服斬衰三年。皇太子諸王皆服齊衰杖期。太子諫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爲天子。臣忝居嫡長。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帝大怒。羣臣震讋。不知所出。桂彥良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服以拜謝。帝遂作孝慈錄。使內外遵守。爲母斬衰。庶子爲生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期。自妃始。 冬十一月壬戌。納哈出犯遼陽。千戶吳壽擊走之。 高麗王顓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禑爲己子。權相李仁人弒顓而立禑。 冬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爲不敬。桂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 十二月戊戌。召鄧愈湯和還。 漢中知府費震坐事被逮。帝以其有善政。特釋爲寶鈔提舉。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雞籠山功臣廟一百八人。 癸酉。命有司察窮民無告者。給屋舍衣食。諭中書省曰。昔吾在民閒。目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卽死。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不獲也。 辛巳。鄧愈湯和等十三人屯戍北平陝西河南。時海運饟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凡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爲民屯。領之有司。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耕作。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諭。誅侵暴之吏。 丁亥。詔天下立社學。延師以教民閒子弟。兼讀本朝律令。 河決開封大黃寺隄。詔河南參政安然發民夫三萬人塞之。 初元寧王卜烟帖木兒居撒里畏兀兒之地。帝招之。卜烟帖木兒入貢。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封卜烟帖木兒爲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剌等爲指揮。 二月甲午。宥雜犯死罪以下及官犯死罪者。謫鳳陽輸作屯種贖罪。 癸丑。耕耤田。 召徐達李文忠馮勝還。傅友德等留鎮北平。友德陳便宜五事。皆從之。達性恭愼。數出鎭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帝嘗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寧居。可賜以舊邸。舊邸者。帝爲吳王時所居也。達固辭。一日帝與達之邸。彊飲之醉。蒙以被。舁臥正寢。達醒。驚趨下階。俯伏稱死罪。帝覘之。大悅。乃命有司卽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 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帝乃設寶鈔提舉司。三月辛酉。立鈔法。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以桑穰造紙爲之。自一貫至一百文。凡六等。命民閒通行。禁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辛巳。罷寶源局鑄錢。 劉基病。胡惟庸挾醫視之。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

拳石帝遣使護之歸覲製文賜之。免河間府旱災田租。德慶侯廖永忠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詔以天下驛傳馬夫供億倍他役免其田租以地閒劇定其等有差。夏四月辛卯帝如中都時中都方營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鬬殿脊者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工部尚書薛祥面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命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與活者千數。丁巳至自中都免彰德大名臨洮平涼河州被災田租。罷營中都。劉基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遂卒年六十五基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恭己以聽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予帷幄語祕莫能詳而世所傳爲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時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己吳伯宗不爲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爲國患帝得奏召伯宗還賜衣鈔。惟庸欲結好於徐達達薄其人不答則賂達閽者福壽使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庸及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皆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監察御史韓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外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而其所用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馬至者少患之五月命中官趙成齎羅綺綾絹幷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成又宣諭德意番人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爲來市。己巳傅友德朱亮祖同鎮北平。貴州江力江松剌回四十餘寨苗把具播共桶等連結苗獠三千作亂平越安撫司乞兵援六月壬寅指揮同知胡汝討平之。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改作太廟前正殿後寢殿殿翼皆有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奉藏神主爲同堂異室之制。壬戌召傅友德朱亮祖還李文忠顧時鎮山西北平。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近者彌月遠者半年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郎令奔赴然後覈實帝深然之戊辰詔百官奔喪毋俟覈報。京師地震。丁丑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及蘄黃諸府被災田租。元擴廓帖木兒從嗣君徙金山八月己酉卒於哈剌那海之衙庭妻毛氏自經以殉初帝七致書擴廓皆不報遣人招諭亦不應最後使李思齊往擴廓待之以禮及還遣騎士送之塞下曰主帥有命請君留一臂爲別思齊知不免斷與之帝一日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將不過萬人橫行無敵眞奇男子帝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此眞奇男子也。九月帝議再遣使招諭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召湖廣參政吳雲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送京師帝赦之令與雲偕行。冬十月丁亥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壬子命皇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宋濂從帝得輿圖濠梁古蹟一卷遣使賜太子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因歷歷舉陳隨事進說甚有規益。改各都衛爲都指揮使司凡改設都司十有三行都司三。十二月戊子京師地震。甲寅遣使振蘇州湖州嘉興松江常州太平寧國杭州水災。帝聞黃儔被殺納哈出將內犯敕葉旺等豫爲備未幾納哈出果以衆至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蓋州至金州金州城

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諸門乃剌吾者敵驍將也帥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擒爲我兵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擊敵引退不敢由故道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遁旺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毗窟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沃以水經宿凝沍如城布釘版沙中旁設坑穽伏兵以伺焉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敵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趨連雲島遇冰城旁走悉陷於穽遂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及凍死者無算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　陝州人獻天書誅之　吳雲至雲南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紿梁王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元伯顏帖木兒爲邊患

明紀卷第二

明紀卷第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四（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九年春正月，湯和、傅友德、丁玉、藍玉及都督僉事王弼備邊延安。比至，伯顏帖木兒乞降，帝召和等還，留友德備之。 二月乙巳，太白晝見。 三月己卯，詔曰：比年西征燉煌，北伐沙漠，軍需甲仗皆資山陝。又以秦晉二府宮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來，閭閻未息，國都始建，土木屢興，畿輔既極煩勞，外郡疲於轉運。今儲蓄有餘，其淮、揚、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今年租賦悉免之。 以火你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 以臨安公主下嫁李祺，韓國公善長子也。始定公主婚禮，先期賜祺駙馬都尉官誥並朝服儀從，甚盛。公主執婦道甚備。後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言善長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問候；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削善長歲祿千八百石。 京師自去年八月不雨至夏四月庚戌始雨，自庚戌至五月癸酉雨二十四日始霽。 六月甲午，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凡十二布政司，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參知政事爲布政使。 辛丑，李文忠還。 都督同知何文輝鎮北平，以疾召還，卒，年三十六。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免蘇、松、嘉、湖水災田租，振永平旱。 伯顏帖木兒侵延安，傅友德破禽之，降其衆。 八月己酉，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置守陵戶、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時葺治，分遣國子生修嶽鎮海瀆祠。 西番朵兒只巴寇罕東河州，指揮甯正擊走之。正初至，衞城邑空虛，勤於勞徠，不數年河州遂爲樂土，璽書嘉勞，兼領寧夏衞事，修漢唐舊渠，引水溉田，開墾數萬頃，兵食饒足。 時都指揮徐司馬鎮河南，馮勝練兵其地，會有星變，占在大梁，帝使使密敕勝，且曰：幷以此語馬兒知之。既復敕二人曰：天象屢見，大梁軍民錯處，尤宜愼防。今秦晉二王還京，嘗嚴兵宿衞，王抵汴時，若宋國公出迓，則都指揮居守；都指揮出迓，則宋國公亦然。爾其夙夜小心無怨。 閏九月庚寅，以災異詔求直言。 癸巳，定百官品秩，汰中書省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御史臺侍御史、治書、殿中侍御史等官。 刑部主事茹太素陳時務累萬言，帝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以其書示廷臣，或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問宋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何可深罪。次夕，帝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悉召廷臣詰責，因字呼濂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於是帝廷譽濂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可謂賢矣。 海州學正曾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略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祗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 冬十月己未，太廟成，自是行合享禮。 丙子，秦、晉、燕、吳、楚、齊六王治兵鳳陽。 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產者田鳳陽。 平遙訓導葉

伯巨應詔言三事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爾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吳楚齊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為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為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罪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儻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强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禽之必獲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可或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蹤跡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雖大不得寧息況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卹而猶見在開封祗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

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貪黷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玆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朝令而暮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帥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汙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尙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乃敢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二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

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迨洪武末年燕王履奉命出塞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皆以伯巨爲先見云 蘄水人王濂七世同居詔旌爲孝義之門 十二月甲寅振畿內浙江湖北水災 己卯遣都督同知沐英乘傳詣關陝抵熙河問民疾苦事有不便更置以聞 初永寧人蔡子英舉元至正中進士察罕帖木兒開府河南辟參軍事累薦至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帖木兒走定西明兵克定西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帝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傭舂關中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帝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以報國士之遇及國破家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於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昔王蠋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惟陛下裁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日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元嗣君於和林 初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覈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冊遇部駁即改以爲常已而事露帝大怒疑有奸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冊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縫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輸作江浦而空印者誅死甚衆 帝以思南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詣闕詔令帥其部長入朝田仁智及思州宣慰使田宏正先後來朝並優賜之仁智歸道卒命有司歸其柩葬命其子大雅襲職宏正仁厚之子也

十年春正月辛卯以羽林等衞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衞各二千二百餘人 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懷慶知府方徵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爲職今不聞旌賢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徵贓罰者爲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貶沁陽驛丞 振蘇松嘉湖水災 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曆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吐番川藏爲梗剽貢使夏四月己酉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爲副將軍帥師討之 振太平寧國及宜興錢塘諸縣水災 五月庚子李善長李文忠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議軍國重事 癸卯振湖廣水災 戶部

主事趙乾振荆靳災遷延半載丙午誅之　六月丁巳詔臣民言事者實封達御前　丙寅令自今政事並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諭曰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疏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爲權度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處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也於是令儒臣爲太子講大學衍義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御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避己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諭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事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文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　帝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八月庚戌改建大祀殿於南郊即圜丘舊制以屋覆之　帝慮武臣子弟但習武事鮮知問學癸丑命大都督府選入國子監讀書其在鳳陽者即肄業於中都　九月丙申振金華紹興衢州水災　辛丑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爲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頗耽酒與惟庸同相浮沈守位而已帝數誡諭之　丁玉爲御史大夫　鄧愈沐英分兵三道西略川藏耀兵崑崙山俘斬萬計獲馬牛羊十餘萬留兵戍碾北諸要害乃還冬十月戊午封英爲西平侯　辛酉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　鄧愈自吐蕃還道病十一月癸未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愈事母孝撫弟之幼孤有恩敬禮儒士衛重謹密有士君子之行焉　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大祀殿未成故也　免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叛以丁玉爲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貼里降承旨設威州千戶所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丁未錄故功臣子孫五百餘人授官有差　高麗使五至帝曰高麗王顓被弒奸臣竊命義所必誅第前後使者皆稱嗣王所遣中書省宜遣人往問嗣王如何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爲羈囚則當依前王言歲貢馬千匹仍悉送還所拘遼東民方見王位真而政令行否則弒君之賊必討無赦　是歲安定王卜烟帖木兒爲沙剌所弒王子板咱失里復讎誅沙剌沙剌部將復殺王子部內大亂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封皇子椿爲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楧漢王植衛王改封吳王橚爲周王　己卯進封湯和信國公議軍國事初和守常州嘗請事不得辭出怨言曰吾鎮此城如坐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帝聞而銜之至是猶數其過失鐫之券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陶關汶川土酋孟道貴集部落阻道二月指揮胡淵董勝等分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酋衆伏兩山間投石從崖下兵不能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乃選勇士捲旗甲乘夜潛出兩山後遲明從山頂張旗幟發火礮酋衆潰師進雁門關道險酋復據之乃駐平野得小舟渡至龍上鐵冶寨擊破之其由石泉者次疏溪酋悉衆拒千戶薛文奕隙射卻之士卒奮擊大敗其衆兩軍遂會於茂州權知州楊者七迎降使仍領其州立茂州衛留指揮楚華守之　置威茂道開府茂州分辯擊駐疊溪　東平侯韓政卒帝親臨其喪追封鄆國公子勳襲　三月秦王樉之國西安晉王棡之國太原棡中途笞膳夫帝馳諭曰吾帥羣英平禍亂不爲姑息獨膳夫徐興祖事吾二十三

年未嘗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識之　燕周楚齊四王駐鳳陽　壬午
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　命吏部課朝覲官殿最稱職而無過者爲
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
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朝覲考覈自此始　時賜諸司沒官
男女陝西僉事韓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
坐法之濫也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尙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
朝所宜帝是其言　夏四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卒國人諡曰昭
宗子脫古思帖木兒嗣改元天元　五月丁酉存問蘇松嘉湖被水
災民六萬二千八百餘戶戶賜粟一石蠲逋賦六十五萬有奇　賜
秦王樉璽書曰關內之民自元氏失政不勝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
轉輸之勞民未休息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不急之務悉已之　六
月壬子帝自爲文遣使弔祭故元嗣君　五開蠻吳面兒等作亂靖
州指揮僉事過興以兵三百往捕與其子皆爲賊所殺己巳以辰州
指揮楊仲名爲總兵官討之　秋七月丁丑振平陽饑　蘇松揚台
海溢人多溺死遣官存卹　八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諸州
府秋糧　冬十月丙辰河決蘭陽　甲子大祀殿成　歸故元平章
完者不花於丞相驢兒諭以通好　遣內官吳誠往諭楊仲名且觀
兵　十一月庚午沐英爲征西將軍帥都督藍玉王弼討西番　楊
仲名破諸蠻吳面兒遠遁遣尙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帝嘗讀唐書
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謂侍臣曰漢末宦官雖驕縱尙無兵權唐以
兵柄授之馴至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
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是役也獨兩使內官至軍云　大同白羊鎭
巡檢張文煥遇敵兵於燕山戰歿其妻聞之同日死一子貧寒十
指俱墮帝命取至京師月給米一石以終其身　太子妃常氏薨輟
朝三日初帝册常遇春女爲太子妃繼册太常卿呂本女爲次妃常
妃薨呂妃始獨居東宮而其時秦王樉亦以擴廓帖木兒妹爲妃又
以鄧愈女爲次妃皆前代故事所無也　十二月以蘇松嘉湖杭屢
被水災罷五府河泊所以其利與民　帝以佛經遺佚遣僧宗泐偕
其徒往西域求之

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於南郊　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
英移兵討之　丙申丁玉平松州蠻遣指揮高顯等城之請立軍衞
帝謂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守之非策又敕玉曰松潘僻在
萬山接西戎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羌戎屢寇邊不獲已也捷至知
松州已克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二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
兵自當來服須擇士勇者守納都疊溪路其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
也來降戎長遣入朝朕親撫諭之　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莊浪
衞　二月戊戌朔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事　乙巳詔曰今春雨
雪經旬天下貧民困於飢寒者多有其令有司給以鈔又命審京民
孤寡者給以鹽　丙寅湯和陸仲亨周德興黃彬陸聚等練兵臨清
沐英敗西番於土門峽進至洮州舊城葉昇禽其長阿昌失納餘
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盡獲畜產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
遣使來奏遂置洮州衞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已李文忠等
言官軍守洮州饋餉艱民勞帝諭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
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番人將復爲患慮小費
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
行之文忠等乃不敢違　丁玉言松州爲西羌要地軍衞不可罷夏
四月遂併潘州於松州置松州衞設官築戍如玉議　五月癸未蠲
北平田租　六月丁卯都督僉事馬雲征大寧　眉縣妖人彭普貴
作亂殺知縣顧師勝焚掠十四州縣指揮普亮等不能克秋七月丙
辰丁玉移師討平之　己未李文忠還言西安城中水鹹鹵不可飲
請鑿地引龍首渠入城以便汲從之　八月辛巳詔凡致仕官復其
家終身無所與　九月占城入貢中書省不以時奏帝聞之怒降敕

切責乃委其咎於禮部禮部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
者 方雍殷哲爲左右參政 己亥沐英等進擊番寇大破之盡禽
酋長三副使瑣嘛子等平朵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斬數萬人
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冬十一月甲午班師 論藍玉等功當封帝念
仇成勳舊先封爲安慶侯封玉永昌侯謝成永平侯張龍鳳翔侯吳
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
溫會寧侯周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 庚申大寧平召馬雲還京葉
旺留鎮遼東如故 十二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至京師 初伯
顏子中爲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
已破贛州子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授行省員外郎出奇計
以友定兵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
真兵救閩至則真已降於廖永忠子中墮馬求死折一足永忠義而
舍之乃變姓名冠黃冠遊行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籍錄其妻子子中
竟不出常藏鴆自隨久之事寢解乃還鄉里及詔郡縣舉元遺民布
政使沈立本密言於朝以幣聘使者至子中慨然曰死晚矣爲歌七
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如約
卻之高麗又致書及禮物於葉旺而龍州鄭白等請內附旺以聞帝
諭人臣無外交此閒諜之漸勿輕信彼特示弱於我以開邊釁還之
使無所藉口 自劉基之死胡惟庸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
以兄女妻其弟太僕丞存義之子佑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去
之復旁出者三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有火光燭
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費聚奉命招降
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
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陳寧性嚴刻帝責之不能改其子孟麟
數諫寧捶之死帝惡其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君父耶寧聞之
懼遂與惟庸通謀惟庸又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
等爲心膂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
臣於元嗣君約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
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
與陳寧塗節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占城之入貢也惟庸
與汪廣洋皆被詰責至是節上言劉基爲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
問廣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朋欺貶海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廣洋
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姦賜之死廣洋爲人寬和自守
與奸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及於禍廣洋死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
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敕法
司取勘於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
十三年春正月節遂上變告惟庸中書省吏商暠亦以惟庸陰事告
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
告不可不誅戊戌誅惟庸寧節等惟庸初由善長薦及惟庸誅坐黨
死者甚衆丁玉李伯昇等皆與焉善長獨免惟庸之未敗也徐達時
時爲帝言惟庸不任相帝由是益重達 帝以歷代丞相多擅權癸
卯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每部分四
屬部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及
在外各都司衛所 始南北更調用人 二月壬戌朔詔舉聰明正
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發丹符驗天下金穀之數
戊辰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聽致仕給以誥敕 復以薛祥爲工部
尚書初祥以尚書出爲北平布政使治行稱第一爲胡惟庸所惡坐
以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及是帝謂曰讒臣害汝汝何不言對曰臣
不知也 三月壬辰減蘇松嘉湖重賦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
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
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歲額與浙江通省
埒其重如此 壬寅燕王棣之國北平 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

數擾邊帝命沐英總陝西兵擊之英至靈州偵知脫火赤等在亦集乃路遂渡黃河經寧夏踰賀蘭山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壬子分軍爲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英自以驍騎衝其中堅禽脫火赤及樞密知院愛足等獲其全部以歸　夏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得失吏部尙書劉崧以修德行仁對乙未大赦山西民爲軍者二萬四千餘戶悉還爲民丙申釋在京及臨濠屯田輸作者己亥免天下今年田租吏以過誤罷者還其職從征士卒老疾者許以子代老而無子及寡婦有司資遣還　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帝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爲本爾愼毋忽英遂進兵元諸王兀納失里懼遣使降英進次白城獲平章忽都帖木兒壬寅至赤斤站獲豳王亦憐眞及其部曲千四百人乃還　御史中丞安然免以李善長理臺事數有所建白未幾罷御史臺　六月丙寅雷震奉天門帝避正殿省愆丁卯罷王府工役　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丁丑置諫院設左右司諫正言等官　秋八月命天下學校師生給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醯之屬皆官給之　帝以松州衛遠在山谷屯種不給饋饟甚難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略其地奏言松州爲番蜀要害設衛事不可罷命復置　初道同爲番禺知縣亢直不避彊禦軍擾民者一切裁之以法會朱亮祖鎭廣東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動也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即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他日亮祖出過械者遽破械脫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使使誅同俄同奏亦至帝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者到則同已死縣民悼惜之或刻木爲主祀於家卜之輒驗遂傳其爲神　九月帝召亮祖至與其子指揮使暹俱鞭死御製壙誌仍以侯禮葬　辛卯曹震楊璟薛顯屯田北平　乙巳天壽節始受羣臣朝賀賜宴於謹身殿後以爲常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試尙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丙午告於太廟以本及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位都督之次屢賜敕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兩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居無何斆等四人相繼致仕召安然代之本亦坐事誅　宋濂孫愼坐胡惟庸黨與其叔父璲皆死濂遠至帝亦欲誅之皇后曰民家爲子弟延師尙以禮全始終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聽會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爲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惻然投箸起翼日赦濂與家屬悉徙茂州

占城遣使賀天壽節帝聞其與安南水戰不利賜敕諭曰曩者安南兵出敗於占城占城乘勝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則福可長享如必驅兵苦戰勝負不可知而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他日悔之不亦晩乎　冬十一月丙午元平章完者不花乃兒不花入桃林口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沒千戶王輅裹創擊敗之禽完者不花

十二月天下府州縣所舉士至者八百六十餘人授官有差　趙庸鎭廣東討陽春蠻　是年改封胡美爲臨川侯帝嘗榜列勳臣謂持兵兩雄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韓政曹良臣楊璟陸聚梅思祖黃彬及美皆封侯美猶有方面勳遇之尤厚　日本入貢無表卻之　以元大軍路爲府尋廢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乃兒不花　命新授官者各舉所知　壬子罷天下歲造

兵器　癸丑命公侯子弟入國學　丙辰詔求隱逸　帝以徭役不
均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苑敷議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
戶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餘百戶爲十甲甲首一
人亦以丁糧多寡爲序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
有田者編冊無田者亦爲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
而升降之後遂仍其制不廢　二月庚辰覈天下官田　時富室多
以罪傾宗而浦江鄭氏數千指獨完會有訐其交通胡惟庸者吏捕
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累諸兄乎自詣吏湜兄濂先以
糧長在京師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辯之二人爭
入獄帝聞召見勞勉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宥之立擢湜福
建左參議湜居官有政聲南靖民爲亂詿誤者數百家湜言於諸將
盡釋免居一歲入覲卒於京　改明州府爲寧波府　三月丙戌詔
曰朕撫育黔黎十有四年獄訟未清良由委任非人致陷刑辟今大
赦天下與民更始　辛丑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徵前尚書李
敬爲祭酒劉崧爲司業崧尋卒疾革時敬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
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私　夏四月庚午徐達帥諸
將出塞湯和破敵灰山營獲平章別里哥樞密使久通沐英略公主
山長寨克全寧四部度臚朐河執知院李宣盡俘其衆乃還達仍鎮
北平　五月五溪蠻叛周德興已老力請行帝壯而遣之賜手書曰
趙充國圖征西羌馬援請討交阯朕常嘉其事謂今人所難卿忠勤
不怠何忝前賢靖亂安民在此行也德興至五溪蠻悉散走　甲辰
宋濂卒於夔州年七十二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
名移塋華陽城東濂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
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
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裔
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推爲開國

文臣之首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使嘗奉敕請文以百金爲
獻卻不受帝問故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海
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宋先生安否其卒也朝野惜之　六月置施
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秋八月丙子詔求明經老成之士有司禮送
京師　庚辰河決原武祥符中牟有司請興築帝以爲天災令護舊
堤而已　辛巳徐達還　四輔官之設也王本等諸人皆老儒起田
間敦樸無他長獨安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是月然卒李
幹何顯周代爲四輔官　九月壬午朔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
英爲左右副將軍帥步騎三十萬征雲南諭曰朕覽輿圖識雲南阨
塞當先遣一軍自永寧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
後進師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幷力於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一
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
徑趨大理可毋頓刃也　徐達鎭北平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
諸洞長官作亂丙午周德興移師討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
之　癸丑命法司論囚擬律以奏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
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時又命刑部聽兩造之詞議定入奏
既奏錄所下旨送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
有疑獄則四輔官封駮之　甲寅免應天太平廣德鎭江寧國田租
　癸未分遣御史錄囚　浙東山寇葉丁香作亂己卯唐勝宗帥師
討之決策於劉璟禽賊首併其黨三千人分兵平安福賊還稱璟才
略帝喜曰眞伯溫兒矣　工部尚書薛祥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十
一月壬午陸仲亨鎭成都　海寇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府
縣庚戌趙庸帥步騎舟師八道擊破之禽賊二萬餘賊屬八千有奇
斬馘五千餘獲兵器萬九千船一千二百招降番禺等縣民三千三
百餘戶奏籍蜑戶萬人爲水軍　遣內臣齎敕諭烏蒙烏撒諸部長
曰西南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

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部猶桀驁不朝已遣征南將軍潁
川侯等帥師往征猶恐諸部長未喻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
向義當卽躬親來朝或遣人入貢亟攄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
其省之　唐鐸爲兵部尚書　以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布政司
江陰侯吳良卒於青州贈江國公謚襄烈　十二月丁巳命翰林春
坊官考駁諸司章奏　傅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帥
兵由永寧趨烏撒而自帥大軍由辰沅趨貴州指揮僉事顧成爲先
鋒克普定留成列柵以守蠻數萬來攻成出柵殺數十百人賊退走
餘賊猶在南城成斬所俘而縱其一曰吾夜二鼓來殺汝夜二鼓吹
角鳴礮賊聞悉走獲器甲無算諸蠻隸普定者悉平大軍進克普安
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曲靖沐英
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
是之遂引軍疾趨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
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
懼爲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
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
長刀斫其軍軍卻師畢濟費聚等鏖戰良久英復縱鐵騎擣其中堅
大敗之生禽達里麻僵屍十餘里俘獲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
歸業蠻民皆喜慰戊辰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
輝等降友德遣藍玉沐英趨中慶自帥兵擊烏撒循格孤山而南以
通永寧之兵初梁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得功嘗倚其兵力後以疑殺
之失大理援及達里麻敗失精甲十餘萬知事不可爲壬申走晉寧
州之忽納砦焚其龍衣與左丞達的右丞驢兒夜入草舍俱自經死
藍玉沐英師至板橋元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入城戒輯軍
士撫定其民胡海等之趨烏撒也元右丞實卜聚兵赤水河拒之會
久雨河水暴漲郭英斬木爲筏乘夜抵敵營實卜大驚又聞大軍繼

進皆遁友德令諸軍築城版鍤方具諸蠻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
以待既知士勇可用乃縱兵接戰芒部土酋長多者帥兵與實卜合
鋒甚銳大軍鼓譟而前長多中槊墜馬死大軍益奮蠻衆力不支大
潰斬首三千獲馬六百實卜遁友德遂城烏撒克七星關以通畢節
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附　是歲日本復
來貢帝再卻之命禮官移書責其王示以欲征之意良懷上表言天
朝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
肯跪途而奉之乎其詞甚悖帝得表慍甚終鑒元氏之轍不加兵也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宴羣臣於謹身殿始用九奏樂章　曹震
王弼分道取臨安諸路至威楚降元平章閭乃馬歹等壬午徽江
武定諸路俱降雲南平改中慶路爲雲南府　己丑減大辟囚　帝
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而譯語難以通曉
乃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
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考以切其字諧
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庚戌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
世徇名遺實故治不如古爾等各舉所知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
皆具實以聞朕將隨才用之　置貴州都指揮司治貴州宣慰司以
顧成爲使其民職有司仍屬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　二月壬子
河決河南命李祺往振祺功臣子帝長壻頗委任之　癸丑置雲南
都指揮使司　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乙卯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治雲南府梅思祖潘元明同署司事　藍玉沐英進攻大理大
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聞王師至聚衆扼下關下關者南詔
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號極險玉等至品甸遣王弼以兵由洱水東
趨上關爲犄角勢自帥衆抵下關造攻具別遣胡海由石門間道夜
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大樹緣崖而上立旗幟山間閏月癸卯昧爽

軍抵下關者望見皆踴躍鼓譟蠻衆驚擾英身先士卒策馬渡關水
沒馬腹將士隨之遂斬關入海鷹軍自山而下蠻亦於上關夾擊蠻
兵潰拔其城禽其酋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段
世至京帝傳諭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名歸仁授永昌衞
鎭撫　三月庚午河決朝邑　趙俊爲工部尚書帝以國子監所藏
書板歲久殘缺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
頒軍法定律　改威楚開南路爲楚雄府命朱守仁知府事守仁
招集流移均徭役建學校境內大治又改雲遠路爲孟養府　夏四
月甲申遷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於耽羅
命禮部尚書劉仲質與儒臣定釋奠禮丙戌頒行天下學校每歲
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詔徵東南戒德僧數
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
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
莫敢言給事中陳汶輝上疏曰自古帝王未有縉紳緇流雜居同事
可以相濟者今勳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儉夫乃益以讒間
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
去幾何哉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是年始置僧
錄司設左右善世闡教講經覺義等皆高其品秩置道錄司亦然度
僧尼道士至踰數萬大理寺卿李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
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亦不聽仕魯性剛
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旣言不見用爭之力章
數十上最後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毋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
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
階下後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爲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　壬
辰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稅糧　初置錦衣衞以鎭撫司隸之
罷舊所置親軍都尉府及儀鸞司時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錦衣

衞鞫實添設北鎭撫司專理詔獄錦衣衞參刑獄自此始　初關先
生等掠遼陽固始人高希鳳爲所得斷腕死妻劉氏罵賊死希鳳弟
樂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及孤姪僧寶往高麗避難中
途度不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挈僧寶以行及明興遼民復業李氏
訪得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
自縊於馬櫪從子塔失丁爲仇誣陷死母邢氏妻金氏縊於魚鵰至
是事聞詔旌表爲五節婦之門　烏撒諸蠻復叛命吳復費聚征之
諭勿與蠻戰於關索嶺上但分兵掩襲直擣其巢使彼奔救不暇必
不敢出抗大師俟三將軍至共破之　五月新建太學成改爲國子
監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乙丑釋奠於
先師孔子帝皮弁服執圭再拜獻爵又再拜退易服至彝倫堂命祭
酒以下四人坐講帝親說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大旨命劉仲質立
學規十二條合欽定九條頒賜諸生還皇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
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將何所仰給於是立紅板倉積糧
賜其家　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
萬斤請如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民生甫
定復設此必重擾杖之流海外　丁丑遣行人訪經明行修之士
秋七月乙卯河決滎澤陽武　辛酉罷四輔官　乙亥傅友德沐英
擊烏撒蠻大敗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牛馬十餘萬水西諸部皆降
宣德侯金朝興卒於會川追封沂國公諡武毅　開濟試刑部尚書
濟以綜覈爲己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
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內外讞獄章奏動數千言泛濫無紀
失其本情宜令諸司著成式頒示中外無用煩文出入人罪又言軍
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　八月丁丑朔復設
科取士三年一行爲定制　皇后馬氏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
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服藥不效得毋以妾

故而羿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愼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丙戌崩諡曰孝慈宮人歌之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萬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蒼天帝自是不復立后　秦王樉等來奔喪　己丑唐勝宗耿炳文屯田陝西　丁酉擢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辛丑命徵至秀才分六科試用　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諡武信　九月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令舉所知復遣使徵之賜韜等鈔尋各授布政司參政等官有差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進士參用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及曾泰皆起家爲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庚午葬孝慈皇后於孝陵　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使誦經薦福吳僧道衍在選中燕王棣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封李新爲崇山侯以營孝陵功也　傅友德等分兵攻諸蠻寨之未服者土官楊苴乘隙作亂集蠻衆二十餘萬攻雲南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都督謝熊馮誠嬰城固守賊不能攻乃遠營爲困城計沐英自烏撒將驍騎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卒紿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衆至矣賊衆驚愕拔營宵遁竄安寧羅次晉寧諸山谷中據險樹柵謀再舉英調將士分勦之斬首六萬餘級生禽四千餘人諸部悉定

詔翰林官李翀吳伯宗譯回回曆書　初帝於諫院置諫議大夫以唐鐸爲之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豫教元良選左右爲輔導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鐸曰謗近忠諛近愛不爲所眩則讒佞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不可容耳　冬十月丙子罷諫院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監察御史爲十二道鐸官從而改焉　丙申錄囚　甲辰徐達還　趙庸破廣東盜號鏟平王者獲賊黨萬七千八百餘人斬首八千八百餘級降其民萬三千餘戶羣盜悉平遂詔班師　十一月戊午初置大學士官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爲之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恂等以老疾固辭遂放還　寧海人方孝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帝見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孝孺克勤之子也　十二月辛卯振北平被災屯田士卒　己亥薛顯理山西軍務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徐達鎭北平　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使司　帝加意太學罷祭酒李敬吳顒命禮部尚書任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宋訥爲祭酒敕諭之曰太學天下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卿夙學耆德當體朕立教之意俾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又命李文忠兼領監事訥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會司諫關賢上言邇來都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及至選貢賢愚混淆其甚者將俊秀生員黜充承差有乖育才之意昂乃奏定學校歲貢士法二月丙申命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監讀書不中者罰爲吏所司教官視爲殿最　傅友德郭英等平蒙化鄧州濟金沙江取北勝麗江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禽二千餘人收精甲數萬船數千艘　三月甲辰詔友德及藍玉班師留沐英鎭雲南　丙寅諭戶部曰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於沛二縣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亦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俾其民世世無所與其榜諭之　夏四月松潘衛指揮僉事耿忠言臣所轄松潘等處安撫司

屬各長官司，宜以其戶口之數，量其民力，歲令納馬置驛，而籍其民充驛夫供傜役，從之。 五月庚申，免畿內各府田租。 雲南品甸土酋杜惠來朝，命王志督兵往，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 六月辛卯，免畿內十二州縣養馬戶田租一年，滁州二年。 秋七月，分遣御史錄囚。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幷論其父，帝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命論其子，赦其父。 黃巖人陳圭，父爲讎人所訴當死，圭詣闕上章，請代。帝大喜曰：「不謂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侯四方朝覲官至，播告之，以風勵天下。開濟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徼倖路。」乃聽圭代，而戍其父雲南。 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癸亥，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副將軍，討永新龍泉山寇，平之。鎮，愈之子也。冬十月丁丑，召徐達等還。 安陸侯吳復卒於普定，追封黔國公，諡威毅。復臨陣奮發，衝犯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恂，口不言征伐事。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復死，視殮畢，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

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以故帝甚信任，數被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議滋起。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定詐僞律，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可乎？」又設籍曰寅戍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趨事者朝寅暮戍，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人臣禮？」濟慚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十二月，御史陶垕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爲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財。帝怒，下濟獄，甲午，併希哲、衍等皆棄市。 李文忠好學問，嘗師事范祖幹，通曉經義，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愛重之，家故多客，嘗以客言勸帝少誅戮，又諫帝征日本及言宦官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忤旨，不免譴責。是冬，遂得疾，帝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

明紀卷第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十七年春正月戊申徐達鎮北平 初倭寇金鄉平陽方鳴謙者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兵水具戰艦錯置其間俾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則可制矣帝曰善顧安所得戍卒鳴謙曰兵興以來民甚畏卒而慕爲之者若四丁籍一以爲兵民固無所苦也帝曰善壬戌命湯和巡視海上和遂請鳴謙與俱始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 以雲南東川府隸四川布政使司 時薦舉法行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所知下至倉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至者又令之轉薦山林巖穴窮居之士無不獲自達於上三月戊戌朔始更定科舉取士式命禮部頒行天下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初九日爲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沈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又三日二場試論一道判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又三日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殿試以三月朔凡國子監生府州縣學生儒士官未入流者擇其性資敦厚文行可稱之人由有司申舉應鄉試中式則送會試再中式應殿試自是遂爲永制而薦舉漸輕久且廢不用矣 曹國公李文忠卒年四十六帝疑華中毒之貶中爵放其家屬於建昌衛諸醫並妻子皆斬自爲文祭文忠追封岐陽王謚武靖 甲子大赦天下 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穎國公封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大賚將士 庚寅收陳亡遺骸 增築國子學舍 五月丙寅涼州指揮宋晟討西番叛酋至亦集乃路擒元海道千戶也先帖木兒國公吳把都赤剌等俘獲萬八千人送酋長京師簡其精銳千人補卒伍餘悉放遣 先是高麗屢來貢帝以不如約卻之又留其使者命禮部責其朝貢過期陪臣侮慢之罪六月王禑遣司僕正崔涓禮儀判書金進宜貢馬二千匹且言金非地所產願以馬代輸餘皆如約遼東守將唐勝宗爲之請許之尋以高麗聽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 秋七月戊戌禁內官預外事鑄鐵牌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帝謂侍臣曰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爲害非細故也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癸丑詔百官迎養父母者官給舟車 丁巳免畿內今年田租之半 庚申錄囚 壬戌盱眙人獻天書斬之 八月丙寅河決開封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壬申決杞縣入巴河遣官塞之 己丑蠲河南諸省逋賦 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貢獻并上元所授印詔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尊命兼統麓川之地 九月免西安府旱災田租十三萬三千九百餘石 陳遇卒賜葬鍾山遇自開基之始即侍帷幄其計畫多秘不傳帝即位問保國安民至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先王禮樂爲首務廷臣或有過被譴責遇力爲解每得全宥累授翰林學士中書左丞禮部侍郎尚書皆固辭自是不復強以官數臨幸其第語必稱先生或呼爲君子寵禮之隆勳戚大臣無與比者 冬十月冊李氏爲淑妃攝六宮事壽州人廣武衛指揮傑之女也未幾薨 丙子河南北平大水分遣駙馬都尉李祺等振之 閏月癸丑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後奏決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命曰貫城下詔言今法天道置法司爾諸司其各慎乃事令貫索中虛庶不負朕肇建之意又謂刑官曰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刑者輔治之具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

已 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徐達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達長子允恭齎敕往勞尋召還 亦佐縣土酋安伯作亂沐英討降之因定普定廣南諸蠻通田州糧道 漏刻博士元統言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況授時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宜修改七政運行不齊其理深奧聞有郭伯玉者精九數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報可擢統爲監令取授時曆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以洪武十七年爲曆元命曰大統曆法通軌 十二月壬子蠲雲南逋賦 翰林待詔朱善言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讎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偪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爲婚不過齊宋陳杞後世潘楊朱陳皆世爲婚媾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滎公夫人張氏卽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從之 左都御史詹徽言太平府民有毆孕婦至死者罪當絞其子乞代章下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嘉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 松潘八積簇老虎等寨蠻亂官兵擊破之 是歲豫章侯胡美坐法死 初令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畫土地人民以進

十八年春正月癸酉吏部言考察天下布按府州縣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稱職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稱職者十之一而貪汙闒茸者亦共得十之一帝令稱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貪汙者付法司罪之闒茸者免爲民 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甲辰以久陰雨雷雹詔臣民極言得失宋訥應詔陳邊事言海內乂安惟沙漠尚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率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頗采用其言國子監博士高允憲言察郡縣明勸戒學正陳潛夫言奬直臣簡師儒勵廉恥審用人四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帝爲輟朝臨喪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懍懍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晏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三月廷試新淦人練子寧對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爲治帝善其意擢一甲第二詔中外官父母沒任所者有司給舟車歸其喪著爲令 乙亥免應天太平寧國鎭江廣德滁和七府州今年田租 命天下郡縣瘞暴骨 丙子擢廷試一甲進士丁顯等爲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爲編修吳文等爲檢討使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衙門者曰庶吉士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者仍稱進士庶吉士觀政進士之名自此始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爲姦利己丑坐桓盜官糧誅之自禮部尙書趙瑁刑部尙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暨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繫死者數萬人覈贓所寄借徧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以劉三吾爲左贊善三吾茶陵人博學善屬文以茹瑺薦召用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略帝銳意制作宿儒彫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與汪叡朱善稱三老 國子監助教金文徵等疾宋訥構之吏部尙書余熂牒令致仕訥陛辭帝驚問大怒夏四月丁酉誅熂文徵等留訥如故 思州諸洞

蠻作亂丙辰湯和為征虜將軍周德興為副將軍帥師從楚王楨討之時寇出沒不常聞師至輒竄匿山谷間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令軍士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人雜耕作使不復疑　六月戊申定外官三年一朝著為令　秋七月甲辰王禑上表請襲爵并請故王諡命封禑為高麗國王賜故王顓諡恭愍　五開蠻吳面兒復反　罷普定府析其地為三州六長官司從顧成之請也　八月庚戌馮勝傅友德藍玉備邊北平　振河南水災　郭桓之獄議者咸歸謗於上御史余敏丁廷舉以為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奸顧復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初貴溪儒士夏伯啓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閏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帝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乃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為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至是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桓為誅首冬十月己丑頒其書於天下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　癸卯召馮勝還　甲辰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敕工部詢問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　湯和等以計禽思州渠魁餘黨悉定留兵鎮之又擊斬九谿諸處蠻獠禽吳面兒送京師伏誅俘獲四萬餘人諸苗始懾　十一月乙亥蠲河南山東北平田租

十二月丙午詔有司舉孝廉　癸丑思倫發反寇景東之北吉寨都督馮誠帥兵擊之值天大霧猝遇寇敗績千戶王昇戰死景東知府俄陶帥其民千餘家避於大理府之白崖川帝嘉其忠遣使賜之

或告李存義父子實胡惟庸黨詔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　諭戶部尚書茹太素為御史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後竟坐法死

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災　征蠻師還周德興在楚久所用皆楚卒威振蠻中定武昌等十五衛歲練軍士四萬四千八百人決荆州嶽山壩以溉田歲增官租四千三百石楚人德之及還賜賚甚厚　河南饑二月癸丑遣使振之夏四月甲辰復遣御史蔡新等檢核振濟不及者三千一百戶補給之典賣男女者官為收贖

五月福建僧彭玉琳行腳至新淦以白蓮會惑衆謀作亂自稱晉王置官屬號年天定知縣帥民兵掩捕獲之并其黨送京師伏誅

六月甲辰詔有司存問高年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給米六石士卒戰傷除其籍賜復三年將校陳亡其子世襲加一秩巖穴之士以禮聘遣　丁未振青州及鄭州饑　秋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於六部布按二司用之　八月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葬德祖以下帝后冕服　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諡襄簡　九月庚申屯田雲南　冬十月命官軍已亡子女幼及父母老者皆給全俸著為令　胡惟庸之未敗也欲藉日本為助乃厚結寧波指揮林賢陽奏賢罪謫居日本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日本王借兵助己賢還日本遣僧如瑤帥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至是事露乃族賢而惡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自擴廓帖木兒卒故元諸臣多以次平定或望風歸附獨太尉納哈出擁衆二十萬屯金山數窺邊爲遼東患帝命馮勝分兵防邊發北平山東山西河南民運糧於大寧指揮僉事高家奴以綺布市馬於高麗。　是歲湯和度地浙西東並海設諸衛所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卹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讟者齒吾劍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副之趙庸胡海等爲參將帥步騎二十萬征納哈出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等皆從勝等行帝諭曰彼情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元兵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成禽矣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璽書往諭降。　帝以治錦衣衛獄者多非法淩虐乃焚其刑具出繫囚送刑部審錄詔內外獄咸歸三法司罷錦衣獄。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天氣清明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帝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實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卹民卹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天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褒之遣還任。　二月壬午閱武命衛士習射於午門丹墀。　師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甲申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殺平章果來禽其子不蘭溪。　三月辛亥馮勝等出松亭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高家奴還陳高麗表辭馬直帝敕如數償之先是遼瀋兵起民避亂轉徙高麗帝令因市馬就索之遂以遼瀋流民三百餘口來歸。　夏四月戊子帝謂周德興曰福建功未竟卿雖老尚勉爲朕行乃命往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郡相視形勢衛所城不當要害者移置之築城一十六增巡檢司四十五民戶三丁取一得萬五千餘人以充戍卒湯和亦取浙東西民戶四丁以上者以一爲戍卒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增置諸衛所先後築城凡五十九皆屯兵設守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海防大飭。　馮勝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之而以全師壓金山六月庚子臨江侯陳鏞與大軍異道相失陷敵戰死癸卯勝等兵踰金山遣使送乃剌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驚曰爾尚存乎乃剌吾述帝恩德納哈出心動遣其左丞探赤馬等獻馬且覘勝軍勝已深入至女直苦屯降其慶國公觀童納哈出爲大軍所迫度不敵因乃剌吾請降勝使藍玉輕騎往受納哈出仰天歎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丁未帥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覆酒於地顧其下咄咄語常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蒙古語密告茂納哈出將遁矣茂出不意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其臂納哈出傷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哈出將士妻子十餘萬屯松花河聞納哈出傷驚潰者四萬人勝遣觀童諭之乃降先後得其部曲二十餘萬人牛羊馬駝輜重亘百餘里。　御史李原名使平緬歸言思倫發懷詐窺伺宜嚴邊備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法爲遠人所輕金齒衛指揮李觀處事寬厚蠻中愛服帝敕獎觀又諭沐英固守備而擢原名試禮部尚書遠方之事多咨之遣經歷楊大用往元江等府練兵沐英亦自永寧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留軍屯田。　馮勝師還至亦迷河復收納哈出殘卒二萬餘車馬五萬時餘衆竄匿者尚數十萬聞師旋設伏於途謀俟大軍過竄取之閏月庚申師次金山伏兵見大軍威不敢發都督濮英以奇兵三千人爲殿後至猝爲所乘衝突不能出馬踣遂見執敵既得英思挾爲質英絕食不言

乘間引佩刀剖腹死事聞贈金山侯進贈樂浪公謚忠襄 命福建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捕倭既而不行 秋七月湖廣布政使何眞致仕封東莞伯 馮勝等表上納哈出所部官屬二百餘人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金銀銅印一百顆虎符牌面百二十五事馬二百九十餘匹並奏常茂激變狀茂勝壻也驕稺不習事多違勝約束勝數誚責之茂應之慢勝益怒遂因納哈出事增飾其狀械繫茂至京而盡將降衆入關帝大悅使使者迎勞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閹者行酒於納哈出之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騎茂亦訐勝過帝怒八月癸酉收勝大將軍印召還命藍玉行總兵官事 詔曹震及四川都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卽雲南品甸屯種以俟征討 九月戊寅封納哈出海西侯 癸未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丁酉安置常茂於龍州

納哈出既降帝以故元脫古思帖木兒尚在終為邊患丁未卽軍中拜藍玉為征虜大將軍唐勝郭英副之耿忠孫恪為左右參將帥師十五萬北征沙漠 城西寧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永城侯薛顯卒於山海衞贈永國公謚桓襄 先是遼東艱軍食帝深以為慮以都督僉事張赫朱壽習海道命督海運往來數年軍中賴以無乏冬十月戊申封赫為航海侯壽為舳艫侯命馮勝就第鳳陽奉朝請諸將士亦無賞勝自是不復將大兵矣十一月壬午陳桓葉昇總制諸軍於雲南定邊姚安立營屯田經理畢節衞 己丑湯和還 十二月刑部尚書唐鐸振登萊饑 高麗奏遼東文高和定州皆其國舊壤乞就鐵嶺屯戍李原名言數州皆入元版圖屬於遼高麗地以鴨綠江為界今鐵嶺已置衞不宜復有陳請帝命戶部咨高麗國王守分土毋生釁 越州土酋阿資與羅雄州營長發東等叛阿資者土官龍海子也越州蠻呼為苦麻部元末龍海居之所屬俱囉囉斯種王師征南時龍海降詔以為知州尋亂沐英禽之徙遼州至蓋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至是叛 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卒初尚書階正三品十三年中書省罷始進為正二品而安仁致仕在前帝念安仁勳舊是年特授資善大夫 元將脫脫等降於藍玉 禮部主事高惟善招撫長河西魚通寧遠諸處 移思南宣慰司於鎭遠州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思倫發誘羣蠻入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沐英遣都督同知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 甲午振青州饑遣治有司匿不以聞者 御史凌漢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帝善之漢輸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盛置酒欲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聞嘉歎擢右都御史 二月丙戌振東昌饑 思倫發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衆號三十萬象百餘新附諸蠻皆為盡力沐英選騎三萬馳救以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三十餘象酋長跨巨象直前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為前鋒注矢中象左膝及脅象仆射殺酋長大呼突陳衆遂卻英曰賊無能為也乃益置火礮勁弩為三行甲辰蠻毆百象被甲荷欄楯左右挾大竹為筒筒置標鎗銳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都指揮同知湯昭將右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乘勝擣其寨昔剌亦者賊梟將也殊死鬬左軍小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人生獲三十七象餘象盡殪賊渠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以死思倫發遁去 都督僉事葉旺卒於遼東旺鎭遼凡十七年翦荊棘立軍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遂為永利 藍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諜知元主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夏四月乙卯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見敵欲引還王弼曰吾輩奉天子命提十餘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遽班師何以

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見烟火乘夜至海南敵營尚在海東北八十餘里丙辰玉令弼爲前鋒疾馳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前大驚迎戰敗之殺太尉蠻子等降其衆元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玉以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其甲仗蓄積無算又破哈剌章營獲人畜六萬　高麗王禑復表言鐵嶺之地實其世守帝曰高麗舊以鴨綠江爲界今飾辭鐵嶺詐僞昭然其以朕言諭之禑欲寇遼東使都軍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千戶陳景屯艾州以糧不繼退師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破王城囚禑及瑩而立禑之子昌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藍玉捷奏至帝大喜賜敕褒勞比之衞青李靖又賜地保奴等鈔幣命有司給供具　初帝春秋寖高天下無事魏國曹國皆前卒意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湯和以間從容言臣犬馬齒長不堪復任驅策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悅立賜鈔治第中都並爲諸公侯治第會和築城海上未暇也既閩中並海城工竣和還報命中都新第亦成六月甲辰和帥妻子陛辭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夫人胡氏賜亦稱是並降璽書褒諭諸功臣莫得比焉和自是歲一朝京師　沐英言東川彊威據烏山路作亂其地重關複嶺上下三百餘里人跡阻絕須以大兵臨之甲子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東川叛蠻　或言藍玉私元主妃事帝怒妃慚懼自殺地保奴出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地保奴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秋七月戊寅安置地保奴于琉球　吉水解縉爲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又今六經殘闕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稷契夷益伊尹傅說箕子太公周公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所肄官伎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閹寺執戟陛墀皆登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鎭之征商木輅樸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

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不爲君用
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
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
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
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
廉潔受刑爲飾詞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
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
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
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
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
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戶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
至高合於道微神怪誕妄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
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
切之姦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
繩所謂得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也
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其盈也奸黠得
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
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
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
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實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
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
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
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
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
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
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
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
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
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尙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
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
廻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
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
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
過差稍輕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略無次序惟
陛下垂察書奏帝稱其才縉嘗入兵部索阜隸語嫚尙書沈溍以聞
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　安慶侯仇成有疾賜內醞手
詔存問卒贈皖國公諡莊襄　改大寧都司爲北平行都指揮使司
　八月癸丑徙澤潞民無業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丁卯藍玉師還大賚北征將士戊辰封孫恪爲全寧侯恪興祖之子
也　凌漢與詹徽議論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漢左遷刑部侍郎
御製八諭飭武臣一曰守邊將士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
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
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
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　陳景來降帝聞高麗亂敕遼東嚴守備遣
人偵之　九月丙戌秦晉燕周楚齊湘魯潭九王來朝時制度未備
諸王服乘擬天子戶科給事中卓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
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
天下帝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甚器重之　封濮英子璵爲西涼侯
　命沐英會征南將軍傅友德進討阿資英道過平夷以其山險惡
宜駐兵屯守遂遷其民於卑午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將千人置堡

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更定屯田法。凡衞係衝要都會及王府護衞。以十之五屯田。係衞所以五之四。歲得糧五百餘萬石。冬十月丁未。曹震葉昇分道討東川蠻。平之。俘獲五千餘人。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將依丞相咬住於和林。行至土剌河。爲其下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往依闊闊帖木兒。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兵猝至。縊殺之。幷殺天保奴。於是捏怯來失烈門等來降。置之全寧衞。王禑請遜位於其子昌。帝曰。前聞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謀。姑俟之以觀變。十二月壬戌。進封藍玉涼國公。玉長身赬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既沒。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叩喜峯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元主妃事切責之。初帝欲封玉梁國公。以是改爲涼國。玉猶不悛。安南國相黎季犛竊柄。廢其主煒。尋弒之。立叔明子日焜。時安南歲貢方物。帝念其民勞。令三年一貢。象犀之屬無獻。高惟善還朝。言安邊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碉門黎雅。西接長河西。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州漢民。往往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與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帥衆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陵雅卭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碉門土酋歸附。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自國朝設立。迨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舊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且巖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茍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則皆爲我用。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斯藏朵甘。鎭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戶。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無西顧憂。一也。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千戶爲外藩。犄角其勢。必固然後招徠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戶近爲內應。遠爲鄉導。此所謂以蠻攻蠻。制邊之善道。三也。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宜悉蠲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慕羶。歸市必衆。四也。巖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物貨至者必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水陸之田。遞年無征。若令歲輸租米。幷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給戍守官軍。五也。碉門至巖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略。邊境無虞。六也。從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樉爲宗令。晉王棡燕王棣爲左右宗正。周王橚楚王楨爲左右宗人。阿資等帥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傅友德帥兵擊之。斬其營長。普安土官普日詣軍門降。阿資倚崖壁爲寨。乙未。友德以精兵擊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禽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二月己未。藍玉練兵四川。兼督修城池。廣西都司建議橫賓州衞造軍器。皆擅科民財。沈溍請凡都司衞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從之。壬戌。禁武臣預民事。時干戈甫息。武臣暴橫。數扞文法。至是始戢。溍力也。帝嘗論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溍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帝善其言。癸亥。湖廣安福所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爲寇。葉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禽德忠。送京師誅之。立永定九溪二衞。昇因留屯襄陽。傅友德等追擊阿資。敗之。斬其黨五十餘人。

阿資請降 三月庚午傅友德帥諸將分屯四川湖廣防西南蠻 升普安軍民府爲軍民指揮使司 夏四月己亥徙江南民田淮南 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癸丑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等練兵湖廣允恭後改名輝祖昇茂之弟也 元宗室四大王者久匿山中其下逃散略盡歸命詣晉王府降甲寅徙之耽羅 賜江西山東湖廣貧民鈔戶部請造小鈔自一十文以至五十文以便民用從之遣御史按山東官匿災不奏者 河南巡按御史許珪言開封彰德旱請減夏稅詹徽以爲希旨要譽請罪之帝曰御史能卹民隱達下情何罪即命振貸蠲其稅 置詹事院以詹徽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未幾罷致仕 五月辛卯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於兀良哈以元遼王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各領其衆以爲大寧聲援三衛地亘千餘里朵顏尤險而彊久之皆叛去 秋七月傅友德等還 八月乙卯詔天下舉高年有德識時務者 刑部言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類附入爲卷凡三十爲條四百有六十名例律一吏律二曰職制公式戶律七曰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禮律二曰祭祀儀制兵律五曰宮衛軍政關津廄牧郵驛刑律十一曰盜賊人命鬬毆罵詈訴訟受贓詐僞犯姦雜犯捕亡斷獄工律二曰營造河防爲五刑之圖二首圖五曰笞杖徒流死笞刑杖刑徒刑各五流刑三死刑二又有總徒準徒安置遷徙口外爲民充軍凌遲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次圖七曰笞杖訊杖枷杻索鐐皆有式又爲喪服之圖八養母繼母慈母皆三年兄弟妻皆小功舅姑皆斬衰三年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不得相爲婚姻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互爲容隱者得遞減大惡有十曰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贓有六曰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丙寅宣德侯金鎮等練兵湖廣鎮朝興之子也 先是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往者逆謀皆由把事刀廝郎刀廝養所爲乞貸死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乃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齎敕往諭以修臣禮償前日兵費倫發聽命己卯貢象馬白金方物謝罪大用并令獻叛首刀廝郎等一百三十七人 龍川平

海州同知陳龔禍故元御史大夫福壽之子也坐事當戍帝以其父死節宥之擢爲太僕寺少卿 周王橚棄其國來鳳陽帝怒十二月甲辰命徙之雲南尋罷徙留居京師世子有燉理藩事 王弼等練兵山西河南陝西 沐英入朝賜宴奉天殿賚予甚厚遣還陛辭帝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是歲改給事中爲元士又改爲源士尋復爲給事中 李成桂以王禑本辛氏子其子不可爲王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疏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 黎季犛復弒其主日焜 捏怯來爲失烈門所襲殺衆潰詔朵顏等衛招撫之來降者益衆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並聽節制 庚辰貴州蠻叛唐勝宗帥師討平之 乙酉齊王榑帥護衛及山東徐邳諸軍從燕王棣北征 贛州山賊復結湖廣洞蠻爲寇胡海充總兵官陳桓葉昇爲副將討平之俘獲萬七千人 命唐勝宗往黃平平越鎮遠貴州諸處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勦寇 諸軍之討阿資也江陰侯吳高帥逸北降人以從至沅江衆叛由思州出荊樊道潤河欲遁歸沙漠都督聶緯何福追擊及諸鄜延盡殲之高良之子也 二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病甚子麟請歸私第叱曰時當丁祭敢不敬耶祭畢舁歸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自爲文祭之

又遣官祭於家為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自訥始　西番入寇四
川燒黑崖關蜀王椿請於朝遣都指揮瞿能隨藍玉出大渡河邀擊
戊申平之時諸王皆備邊練士椿獨以禮教守西陲造安車賜長史
陳南賓聞義烏王紳名聘至待以客禮諸講郡學知諸博士貧分祿
餼之月一石後為定制紳禕之子也前代兩川之亂皆內地不逞者
鈎致諸番為患有司私市蠻中物或需索啓爭端椿請繒錦香扇之
屬從王邸定為常貨此外悉免宣索蜀人由此安業日益殷富川中
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　癸亥河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逕夏邑
永城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民併力築之罪有司不以聞者
晉王棡師至邊怯不敢進燕王棣出古北口偵知乃兒不花營迤都
山冒大雪馳進三月癸巳師次迤都去敵一磧敵不知也先遣指揮
觀童往觀童舊與乃兒不花善一見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乃兒
不花驚欲遁觀童止之引見棣賜飲食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喜過望
遂偕咬住等來降棣獲其全部而還久之乃兒不花等以謀叛誅死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年七十有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湯和假
衛卒三百人和密以聞夏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
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
惟庸狀會善長奴盧仲謙等告善長與惟庸通賂遺交私語吉安侯
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告仲亨與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
侯趙庸與惟庸共謀不軌或又告善長云將軍藍玉出塞至捕魚兒
海獲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績善長匿不以聞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
帝發怒下仲亨等於獄窮治黨與逮存義父子并捕封績鞫之　潭
王梓英敏好學善屬文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寧夏指揮琥並
坐胡惟庸黨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諭且召入見梓大懼丙申與妃俱
自焚死無子除其封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結寨於龍孔藍玉
遣指揮徐玉將兵攻之閏月丙子擒宣撫覃大勝諸蠻退走玉復遣

兵搜捕餘黨悉平　建京師外郭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五月
甲午遣諸公侯周德興王弼等還里賜金幣時諸勳貴稍僭肆帝頗
嫉之以黨事緣坐者衆李新首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
餘者宜歸有司帝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為民命禮部纂稽制錄嚴公
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是郭英還佃戶輸稅湯和還儀從戶李景隆還
莊田皆自新發之　李存義等獄具云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
長善長驚叱曰爾言何為者審爾九族皆滅已又使善長故人楊文
裕說之云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為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又
自往說善長猶不許居久之惟庸復遣存義進說善長歎曰吾老矣
吾死汝等自為之乃坐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
兩端大逆不道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乙卯賜善長死并其妻
女弟姪家口七十餘人誅之子祺已前卒臨安公主徙江浦祺子芳
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芳為留守中衛指揮茂為旗手衛鎮撫罷世襲
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及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
聚等皆坐惟庸黨誅死而已故濟寧侯顧時營陽侯楊璟淮安侯華
雲龍靖海侯吳禎鞏昌侯郭興永城侯薛顯臨江侯陳德六安侯王
志汝南侯梅思祖宣德侯金朝興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亦
皆追坐惟庸黨除其世爵時子敬亮祖次子昱及思祖家及都督毛
驤等坐死者甚衆驤騏之子也帝手詔條列其罪傳著獄辭為昭示
姦黨三錄布告天下初仲亨年十七為亂兵所掠父母兄弟俱亡持
一升麥伏草間帝見之呼曰來遂從征伐至封侯帝嘗曰此我初起
時腹心股肱也及下獄帝曰朕每怪其居貴位有憂色又曰費聚曩
使姑蘇不稱旨朕嘗詈責遂欲反耶又歎曰使王濂在善長必不至
此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以刑部尚書趙勉與戶部尚書
楊靖換官工部尚書秦逵與兵部尚書沈溍換官帝諭靖曰在京獄
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當卿等當

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嘗鞫一武弁。
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
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也。不窮追投獻。二也。
不褻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
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六月乙丑。藍玉遣張龍平都勻散毛諸蠻。　龍
彝以老疾請告。　庚寅。授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官。　以詹徽兼吏
部尚書。復以沈溍爲兵部尚書。秦逵爲工部尚書。　秋七月壬辰。河
決開封西華諸縣。漂沒民舍。遣使振萬五千七百餘戶。　癸巳。崇明
海門風雨。海溢壞官民廬舍。漂溺者衆。遣官振之。發民二十五萬築
隄。　八月壬申。詔毋以吏卒充選舉。　藍玉還。益祿五百石。詔還鄉。
振河南北平山東水災。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壬寅。封桑世
傑子都督僉事敬爲徽先伯。　湖廣饑。孝感令請以預備倉振貸。冬
十月己卯。帝命行人馳驛往。且諭戶部。自今凡歲饑。先發倉庾以貸。
然後聞。著爲令。　甲申。封張銓爲永定侯。　十一月癸丑。免山東被
災田租。　十二月癸亥。帝諭楊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設法防之。
犯者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
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　壬申。詔工部罷天下歲織文綺。凡賞賚
皆給絹帛。如或匱乏。就京織造。秦逵言造弓箭亦擾民。帝命俱於京
師後湖置局造之。　永寧宣撫言所轄地水道有一百九十灘。其江
門大灘八十二處。皆石塞其流。道梗不利。詔曹震往疏鑿之。　是歲
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並卒。

明紀卷第五

明紀卷第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二十四年春正月戊申傅友德為征虜將軍王弼郭英副之備北平邊。丁巳免山東濟兗青登萊五府被水田租。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徐輝祖李景隆藍玉等備邊陝西。乙未葉昇練兵甘肅。劉基之卒也帝以其長子璉為江西參政欲大用之為胡惟庸黨所脅墮井死帝每歲召基次子璟與章溢子允載葉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機入見便殿燕語如家人初基爵止及身及窮治惟庸黨帝追念基功又憫基父子皆為惟庸所厄命璟襲父爵璟言有長兄子廌在帝大喜命廌襲封誠意伯以璟為閤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閤門使即禮儀司朕欲汝朝夕左右以宣達為職不特禮儀也璟論說英侃喜談兵嘗與燕王棣弈棣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棣默然。夏四月辛未封皇子楠為慶王權寧王楩岷王橞谷王松韓王模瀋王楹安王桱唐王棟郢王㰘伊王。癸未燕王棣督傅友德諸將出塞征哈者舍利追元遼王軍甫行友德遽令班師敵不設備因潛師深入至黑嶺大破敵衆而還。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五月戊戌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臨清。六月己未詔廷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帝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更易之命秦逵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甲子久旱錄囚。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實京師。辛丑免畿內官田租之半。東川侯胡海卒。帝以秦王樉多過失八月乙卯召還京師乙丑皇太子巡撫陝西初帝營中都御史胡子祺上書言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終南之阻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稱善至是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為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於是擇文武諸臣以從仍申諭以宿頓闕。元諸王兀納失里居哈梅里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為所遏有從他道來者又遣兵邀殺之帝聞之怒乙亥命都督僉事劉真宋晟討之其地去肅州千餘里晟令軍中多具糧糗倍道疾馳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金鼓聲震地闔城股栗兀納失里驅馬三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兀納失里帥家屬乘閒遁去真等攻破其城斬豳王別兒怯帖木兒國公省阿桑爾只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別列怯收其部落輜重以歸自是番戎慴服。西域別失八里入貢。九月乙酉遣主事寬徹等以書諭其王黑的兒火者曰曩者有宋失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漢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修國政任用非人紀綱盡弛民生嗟怨天用是革其命屬之於朕朕躬主黔黎凡諸亂雄違命者兵偃之順命者德撫之三十年間諸夏奠安外藩賓服惟元臣蠻子哈剌章等尚帥殘衆生釁寇邊興師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帥其部屬來降有撒馬兒罕數百人以貿易來者命官護歸已三年矣使者還王即遣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國於悠久乎徹等至黑的兒火者以無厚賜拘留之黑的兒火者亦元諸王也。倭寇雷州遂溪縣雷州衛百戶李玉鎮撫陶鼎戰死事聞皆官其子。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間被水田租。南豐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謂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

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直言正色以
匡救三曰攬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
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具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
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采歷代忠烈諸臣追加封謚俾末
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
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
多致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
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
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
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
填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至曠廢書
奏帝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
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猶得趙充國班
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踰年卒
於任　十一月甲午五開蠻叛都督僉事茅鼎討平之　庚戌皇太
子還京師獻陝西地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又爲秦王樉解
先是晉王棡在國亦多不法或告有異謀帝大怒欲罪之太子力救
得免至是棡隨來朝敕歸藩棡自是折節待官屬皆有禮更以恭慎
聞　辛亥振河南水災　十二月庚午周王橚復國　阿資復叛何
福爲平羌將軍帥師進討屢敗賊衆會連月淫雨水溢阿資援絕辛
巳降福擇曠地列柵以置其衆西南有木密當賊常出沒處復調普
安衛官軍置寧越堡鎮之　是年天下郡縣賦役黃冊成計戶千六
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
　占城入貢以其國有篡逆事卻之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李善
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
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
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
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
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
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
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
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
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
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
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
耳帝得書竟不加罪書解縉所草也縉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
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謂曰大器晚
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縉遂罷官家居
曹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乃鑿石削崖令深廣以通漕運又
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
達保寧先是行人許穆言松州地磽瘠不宜屯種戍卒三千糧運不
給請移戍茂州俾就近屯田帝以松州控制西番不可動至是運道
既通松潘遂爲重鎮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橚來朝　庚寅河決陽武汜水陳州中
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
以聞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民塞之免被水田租　何福與茅
鼎會兵徇五開未行畢節諸蠻復叛大掠屯堡殺吏士福令畢節諸
衛嚴備而檄都督陶文等從鼎擣其巢禽叛酋僇之分兵盡捕諸蠻
建堡設戍乃趨五開　辛丑宥見繫死囚四百四十八人令還鄉里
備資輸粟北邊贖罪　壬寅晉王棡燕王棣楚王楨湘王柏來朝
二月戊午召李景隆等還京師葉昇等練兵河南及臨鞏甘涼延慶

茅鼎等平五開蠻何福請因兵力討水西奢香不許 庚辰詔天下衛所軍以十之七屯田 三月癸未馮勝等十四人分理陝西山西河南諸衛軍務 庚寅改封豫王桂爲代王漢王楧爲肅王衛王植爲遼王 夏四月壬子藍玉追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 癸丑建昌衛指揮月魯帖木兒叛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邛部并西番土軍萬餘人殺官軍掠屯牛燒營屋劫軍糧帥衆攻城指揮使安的以所部軍出戰敗之斬八十餘級賊退屯阿宜河轉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帥精騎出西門擊之賊衆大集毅且戰且卻復入城拒守賊圍城毅乘閒遣壯士入賊營斫賊賊乃驚遁 丙子皇太子標薨帝御東閣門召對羣臣慟哭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承統禮也禮官議期喪請以日易及當除服帝不忍禮官再請始釋服視朝太子爲人友愛秦晉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帝初撫李文忠沐英等爲子或以事督過之太子輒告高后爲解其仁慈天性然也嘗令宮臣傅藻等編春秋本末三十卷 戊寅聶緯及都督徐司馬瞿能等討月魯帖木兒侯藍玉還並聽節制 五月辛巳藍玉至罕東宋晟佃阿真川土酋哈昝等遁去玉遂趨建昌 己丑振陳州原武水災 六月戊午封俞通淵爲越巂侯通源既坐黨帝念廷玉通海功故有是命 西平侯沐英聞皇太子薨哭極哀初高皇后崩英哭至嘔血至是感疾丁卯卒於鎮年四十八軍民巷哭遠夷皆爲流涕歸葬京師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英沈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雲南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險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辨方物以定貢稅視民數以均力役疏節闊目民以便安 以甯正爲左都督鎮雲南 秋七月庚辰秦王樉復國 癸未瞿能帥各衛兵至雙狼寨禽僞千戶段太平等賊衆大潰月魯帖木兒敗遁能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轉戰而前進至打沖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官軍入德昌能遂調指揮同知徐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復駕橋於打沖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黨進至水西斬賊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酋長沙納的皆中矢死能還攻天星臥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斬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遁入柏興州 高麗李成桂威權日甚王瑤慮禍及己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廢瑤自立徙瑤於原州王氏自五代後唐時傳國數百年至是絕 嵩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桓給由至京帝召問民閒疾苦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遠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爲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坐事誅 丁卯馮勝傅友德帥常昇等分行山西籍民爲軍立衛屯田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 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諸王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勳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每召諸臣戒諭之甲戌給公侯歲祿歸賜田於官又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以下遞減至未入流月三石俱米鈔本折兼支自後爲永制 丙子靖寧侯葉昇坐胡惟庸黨誅昇藍玉姻也玉敗復連及以故名隸兩黨云 九月庚寅立孫允炆爲皇太孫太子第二子也居喪毀瘠帝撫之曰而誠仁孝顧不念我乎 初帝命太子省決章奏太子性仁厚於刑獄多所減省至是以命太孫太孫亦佐以寬大帝授以大明律諭曰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註寬卹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畸重者五條帝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

自當輕也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太孫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邏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於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哉 工部尙書秦逵坐事自殺 詔求精曉曆數之士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太學生山東周敬心上疏極諫略曰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之孤方小道之人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出北沙漠爲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爲璽歷代遞嬗以迄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扎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耶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已甚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薄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也臣又見洪武十二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官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偶入詿誤之中者昔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至於滅絕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今四方水旱連年見告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報聞 方孝孺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王椿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椿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李成桂遣使以國都評議司表來請命帝以高麗僻處東隅非中國所治令禮部移諭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不啓邊釁使命往來實爾國之福我又何誅既成桂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成桂後更名旦

冬十月乙亥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英長子也 藍玉帥兵至柏興州十一月甲午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幷其子胖伯縛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馬湖建昌嘉定俱爲要道宜增置屯衛報可復請籍民爲兵討朵甘百夷不許命班師 十二月甲戌馮勝傅友德兼太子太師藍玉兼太子太傅餘兼官有差 閏月戊戌馮勝爲總兵官傅友德副之練兵山西河南兼領屯衛 戶部尙書趙勉坐贓下獄誅死勉劉三吾壻也三吾引退許之未幾復爲學士 徽安陸知州余彥誠下吏以徵稅愆期故也州民楊幺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幺等亦與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是冬大寒修河役遂罷 曹震請於雲南大寧境就井煑鹽募商輸粟以贍邊又令商入粟雲南建昌給以重慶綦江市馬之引又請濬馬湖逋租又施州衛軍儲仰給湖廣溯江險遠請以重慶粟順流輸之皆報可震在蜀久諸所規畫並極周詳蜀人德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免天下耆民來朝 都督僉事徐司馬討越巂還至成都卒司馬好文學性謙厚所至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在河南尤有惠政戰功不及何文輝而雅量過之並稱賢將 二月丁丑晉王棡統山西河南軍出塞召馮勝傅友德常昇王弼等還 涼國公藍玉之在軍也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帝數譙讓及兼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穎兩公下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乙

西。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下吏鞫訊獄辭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謀爲變將以帝出耤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普定侯陳桓東平侯韓勳會寧侯曹興全寧侯孫恪宣寧侯曹泰西涼侯濮璵東川侯胡玉徽先伯桑敬都督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茅鼎其餘不可勝數於是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盡罕有存者榮真之子勳政之子泰艮臣之子玉海之子也初郭興季弟德成性通敏嗜酒兩兄積功至列侯而德成止驍騎舍人帝以寧妃故欲貴顯之辭曰臣性耽麯糵庸闇不能事事位高任重不治上殆殺我人生貴適意但多得錢飲醇酒足矣帝稱善寵遇益厚嘗侍宴後苑醉匍匐脫冠謝帝顧見德成髮種種笑曰醉風漢髮如此非酒過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之盡薙始快帝默然德成醒大懼遂剃髮衣僧衣唱佛不已帝謂寧妃曰始以汝兄戲言今實爲之真風漢也及黨事起坐死者相屬德成竟得免。蜀王椿來朝重定諸王見東宮儀朝見後於內殿行家人禮以諸王皆尊屬也時諸王多擁重兵不法太孫嘗坐東角門與伴讀修撰黃子澄慮之子澄對曰諸王護衛兵纔足自守儻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是之。己丑頒逆臣錄於天下凡列名者一公十三侯二伯云。三月辛亥代王桂帥護衛兵出塞聽晉王節制。耿炳文練兵陝西。丙辰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庚申詔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時帝念邊防甚且欲諸子習兵事諸王封並塞居者皆預軍務而燕與棣尤被重寄寧王權就藩大寧在喜峯口外古會州地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爲巨鎮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權數會諸王出塞以善謀稱。會寧侯張溫以居室器用僭上獲罪壬戌坐藍玉黨誅死。夏四月乙亥孝感饑遣使乘傳發倉貸之諭戶部曰歲荒民饑必俟奏請道途往返遠者動經數月民之饑死者多矣自今遇歲饑先貸後聞著爲令。戊子周王橚來朝。庚寅畢詔羣臣直言得失省獄囚令天下郡縣以兩浙之數聞。黎季犛之弒其主煒也仍以煒名入貢朝廷不知而納之及是始覺丙申命廣西守臣絕其朝貢季犛懼。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喪不許奔赴但遣人致祭從之。吏部主事翟善署部事善明於經術奏對合帝意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爲營第於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爲賢。六月遼東都指揮使司奏朝鮮國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諭示以禍福高麗王旦懼上表陳謝并械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官分直文華殿侍皇太孫。八月秦晉燕周齊五王來朝。九月癸丑代肅遼慶寧五王來朝。詔曰藍賊爲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東宮缺官命廷臣舉孝弟敦行者工部尚書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氏亦倣鄭氏家法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悉赴京擢鄭濟爲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庶子又以泰州教諭門克新爲左贊善克新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直言無隱故擢之。冬十月丙申擢國子監生劉政龍鐔等爲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十二月頒永鑑錄於諸王。是歲李新督有司開臙脂河於溧水以通浙漕免丹陽輸輓及大江風濤之險民甚便之。郁新爲戶部尚書夏原吉爲主事新重原吉才諸曹事悉委任焉有劉郎中

者忌之。會新劾諸司怠事者。帝欲宥之。新持不可。帝怒。問誰教若者。新頓首曰。堂後書算生。帝乃下書算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教尚書者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尚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酉。李景隆爲平羌將軍。鎮甘肅。　初帝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振濟。即令掌之。謂之預備倉。議者以粟藏久致腐。宜貸於民而收其新者。是月遣使發倉穀貸貧民。　二月辛丑。徐輝祖及安陸侯吳傑備倭浙江。傑復之子也。　庚戌。課民樹桑棗木棉。甲子。以四方底平。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之。示不復用。　帝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與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夏四月。徵致仕國子監博士錢宰助教靳權編修張美和訓導蕭岐等。訂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命劉三吾總其事。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　五月。安南遣使由廣東入貢。帝怒。遣官詰責。卻其貢。黎季犛益懼。　秋八月甲戌。吳傑張銓帥致仕武臣備倭廣東。　乙亥。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　丙戌。階文軍亂。甯正爲平羌將軍討之。　九月。徐輝祖節制陝西沿邊諸軍。　廣州左衛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廣東南邊大海。姦宄出沒。東莞筍岡諸縣。逋逃蛋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詭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爲寇盜。飄忽不常。難於訊詰。不若籍以爲兵。庶便約束。又請設沿海依山廣海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築城浚池。收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山海要害地立堡屯軍。以備不虞。皆從之。　山東有司言。日照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禱於岱嶽神。願殺子以祀。而母瘳。竟殺其三歲兒。帝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小民無知。乃滅絕倫理。如此。命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命禮部定旌表孝行事例。尚書任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醫藥籲禱。迫切之情。所得爲也。臥冰割股。事非恆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儻因此而致隳宗絕祀。不孝尤大。宜嚴行戒諭。其必不得已而臥冰割股者。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寰宇通衢書成。凡天下道里之數。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裔之驛不與。　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治建昌衛。　冬十一月乙丑。潁國公傅友德賜死。友德喑啞跳盪。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故所至立功。子忠尚壽春公主。女爲晉世子濟熺妃。帝以公主故。錄其孫彥名爲金吾衛千戶。　阿資復叛。沐春曰。此賊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姻婭輾轉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縻繫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授首必矣。與何福帥兵趨越州。營於城北。遣壯士伏於歧路。以羸卒挑戰。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阿資脫身遁。　藍玉之誅也。傅友德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語聞於帝。十二月乙亥。賜弼死。是歲。永平侯謝成亦坐事死。

二十八年春正月。階文寇平。甯正以兵從秦王樉征洮州叛番。番懼而降。　阿資亡山谷中。沐春使人結曲靖土官千戶阿保張琳。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賊困甚。何福潛引兵屯赤窩鋪。遣百戶張忠等擣賊巢。遂禽阿資。並誅其黨二百四十人。越州平。　是月。晉王棡周王橚帥山西河南諸衛軍出塞。築城屯田。燕王棣帥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　時元功宿將相繼略盡。宋國公馮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嘗築稻場。瘞甀其下。以碌碡碾之。取其轞轞聲走馬其旁以爲樂。有樊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於勝。勝不予。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瘞兵器。二月丁卯。帝召勝賜之酒。是夕暴卒。諸子皆不得嗣。　己丑。諭戶部編民百戶爲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

貧者助力春秋耕穫通力合作以教民睦 三月秦王樉薨諡曰愍
妃王氏殉元河南王擴廓帖木兒之妹也 谷王橞就藩宣府以劉
璟爲左長史 六月壬申詔諸土司皆立儒學 周興及宋晟等自
開原至忽剌江部長西陽哈遁興等追之辛巳至甫答迷城不及而
還 己丑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餘年灼見情僞懲
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剌剕
劓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又曰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
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
典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親會議取上裁法司祗許舉奏毋得擅
逮勒諸典章永爲遵守 常茂之謫龍州也土官知州趙帖堅卒從
子宗壽襲職帖堅妻黃氏以愛女與茂爲小妻而持土官印不出與
長壻太平州土官李圓泰及茂共擅州事數陵逼宗壽會茂病卒宗
壽以計取土官印黃使人告宗壽搆掠與圓泰劫茂妾往太平盡掠
趙氏祖父官誥諸物又欲併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從子不
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帝命宗壽勿問下吏議黃及圓泰罪既而以
遠蠻俱釋之或構蜚語謂茂實未死宗壽所言皆妄帝怒責宗壽獻
茂自贖如茂果死卽親帥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實又命致仕尙書
唐鐸往諭宗壽久不至廣西布政司言其拒命又言南丹奉議等蠻
梗化秋八月丁卯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指揮韓觀及宋晟爲副帥
師討龍州吳傑及江陰侯吳高俱從征觀成之子高良之子也 戊
辰信國公湯和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晚年益爲恭愼入
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媵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
鄉曲見布衣時故交遺老歡如也時諸功臣先後麗法稀得免者和
獨享壽考以功名終 辛巳唐鐸言常茂實病死趙宗壽亦伏罪來
朝詔楊文移兵征奉議南丹諸州叛蠻仍命鐸參軍事 九月丁酉
免畿內山東秋糧 庚戌頒皇明祖訓條章於中外後世有言更祖

制者以姦臣論 閏月翟善坐事降宣化知縣 冬十月師至奉議
州蠻寇聞官軍至悉焚廬舍走山谷據險自固楊文督將士屢攻破
之復調參將劉真等分兵攻南丹左副將軍韓觀等討都康向武富
勞上林諸州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向武土官黃世鐵十
一月乙亥諸蠻悉平唐鐸會諸將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衞及向武河
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戶所鎭以官軍皆報可 先是安南
復詭詞入貢帝不欲勞師遠征乃納之及大軍出帝命任亨泰及監
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趙宗壽之故令陳日焜愼守邊境毋
助逆毋納叛人又遣前尙書楊靖諭令輸米八萬石餽軍黎季犛輸
一萬石餽金千兩銀二萬兩言龍州陸道險遠請運至憑祥洞靖不
可令輸二萬石於沲海江因劾季犛觀望時已移兵征向武諸蠻乃
令輸二萬石而免其所餽金銀 十二月壬辰詔河南山東桑棗及
二十七年後新墾田毋徵稅 是冬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
八十七處 是年崇山侯李新坐事誅
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征虜前將軍胡冕討郴桂蠻平之 寧王權
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恐有邊警辛亥命燕王棣選
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蹤跡所在殲擊之周世子有燉帥師巡
北平關隘 三月辛酉楚王楨湘王柏來朝 甲子燕王棣敗元兵
於徹徹兒山禽其將孛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
剌兀又戰敗之乃還 以漢儒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楊雄從祀
從行人司副楊砥之言也 秋八月丁未免應天太平五府今年田
租 初同州王朴爲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復起御史性鯁直
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
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
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
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

朴也竟戮死。九月乙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餘人入朝，大賚之，各進秩一級。冬十二月，思明土官黃廣成言：自元設思明總管府，所轄左江州縣，東上思州，南銅柱爲界。元征交阯，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萬戶府，置兵戍守，令交人給其軍。元季喪亂，交人攻破永平寨，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屬地邱溫、如嶅、慶遠、淵脫等五縣，逼民附之，以是五縣歲賦皆土官代輸。乞敕安南還臣舊封。帝許之，命行人陳誠、呂讓往諭安南。是年，罷大理寺。

三十年春正月甲戌，耿炳文爲征西將軍，郭英副之，巡西北邊。丁卯，置行太僕寺於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設少卿、丞，擇致仕指揮千百戶爲之，定牧馬草場。己巳，楊文屯田遼東，初遼王植就藩廣寧，以宮室未成，暫駐大淩河北，樹柵爲營，及是乃命文繕治之，增其雉堞，以嚴邊衛，復圖西北沿邊要害，示植與寧王權，西自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抵鴨綠江，北至大漠，凡荒曠地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放牧，往來以時，練兵防寇。沔縣人高福興與田九成、僧李普治謀爲亂，教諭王樸知之，言於漢中衛，衛發兵捕普治，獲之。次陽平關之土門，賊大集逆戰，官軍敗，賊遂入略陽，殺知縣呂昌，焚徽州，殺學正顏敘彬。陝蜀番民皆響應，詔耿炳文移兵討之。遣官諭黑的兒火者曰：前遣寬徹往爾國通好，何故至今不返？吾於爾國未嘗拘留一人。近年回回入境，令於中國互市，俟徹歸放還，而諸人言有父母妻子，吾念其至情，悉縱遣之。今使使諭爾，俾知朝廷德意，毋梗塞道路，致啓兵端。徹乃得還。水西蠻叛。二月庚寅，都督僉事顧成爲征南將軍討之。初，廣東歲運鹽八十萬餘引於廣西，召商中買，所運纔十之一。嚴震直請分二十萬餘引貯廣東，募商入粟廣西，乏糧衛所，而支鹽鬻之江西之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四府，從之。廣鹽行於江西自此始。會試天下舉人，劉三吾、僧紀善白信蹈主考，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一人，北士無預者。三月，殿試，閩縣陳䢿第一，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犯龍里守禦所，燒門急攻，千戶吳得、鎭撫井孚開門奮擊，皆戰死。寬遂犯新化，突至平茶，千戶紀達帥壯士禦之，突陳殺數人，以槍橫挑一人擲之，流矢中臂，拔矢復戰，賊驚曰：是平茶紀蠻耶？始遁去。蠻語謂官也。刑部署尚書夏恕、都察院署左僉都御史司中等請改反逆律從漢法，夷三族。帝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其法太重。卻其奏不行。古州蠻復熾。夏四月己亥，都指揮齊讓爲平羌將軍討之。壬寅，顧成會何福平水西蠻，斬其酋居宗必登。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乙卯，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爲副，討古州蠻。諸生言劉三吾等主會試有私，帝怒，命侍講張信等復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進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悉誅信、蹈及信䢿等，三吾、琮皆遣戍。帝親閱諸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皆北士。六月，復殿試，擢韓克忠第一。時謂之南北榜。時茶禁方嚴，駙馬都尉歐陽倫數遣私人販茶出境，所至繹騷，家奴周保者尤橫，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大吏不敢問，過河橋巡檢司，擅辱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己酉，賜倫死，保等皆伏誅。秋七月，左都御史楊靖賜死。靖公忠有智略，善理繁劇，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坐爲鄉人改新冤狀爲御史所劾，觸帝怒，至死，年三十八，時論惜之。致仕兵部尚書唐鐸卒於京師，命有司護其喪歸葬。八月丁亥，河決開封，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於滎陽高阜，以備不虞。甲午，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練兵河南。九月庚戌，耿炳文禽高福興，并其黨悉誅之，宥脅從者四千餘人爲軍。初，麓川俗不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爲因果報應之說，思倫發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爲火銃火礮，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諸部長上。部長刀幹孟等不服，遂與其屬叛，攻騰衝。戊辰，思倫發挈其家走雲南，沐春送之京師。古州蠻久未平，楚王楨請餽三十萬，又不親蒞軍，帝詰責之，命城銅鼓衛。乙亥，楊文爲征虜將

軍代齊讓未幾讓禽林寬送京師誅之　冬十月戊子以遼東軍饟羸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辛卯耿炳文練兵陝西　乙未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十一月癸酉沐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及都督僉事徐凱爲副帥雲南四川諸衞兵討刀幹孟遣思倫發歸駐潞江招諭其部衆敕春先遣人諭刀幹孟迎其主如不從則聲罪討之　陳誠等至安南議久不決以譯者言不達意誠自爲書諭陳日焜黎季犛執不從廷臣議其抗命當誅帝曰蠻人相爭自古而然彼恃頑不悛終必取禍姑待之　刀幹孟旣逐思倫發而懼遣人詣沐春請入貢春以聞　是冬蔡河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東北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之南　是歲始置雲南按察司　初帝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謂之律誥至是書成刊布中外而大誥所載諸峻令不復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論其有無矣

三十一年春正月乙丑遣使之山東河南課耕　二月乙酉倭寇山東寧海州百戶何福戰死殺鎭撫盧智寧海衞指揮陶鐸擊敗之浙江都指揮言倭賊二千餘入寇海澳寨楚門千戶王斌鎭撫袁潤等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　辛丑楊文平林寬餘黨召還　月魯帖木兒之叛也麼些蠻賈哈喇從之月魯帖木兒死賈哈喇遁據卜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陡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不得進及是徐凱討之斷其汲道寇窮促甲辰凱督將士抵其寨力攻破之禽賈哈喇送京師伏誅麼些蠻平　初晉王棡病浦江戴思恭療之愈至是復發薨帝怒命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前奉命視王疾嘗啓王毒在膏肓恐復作不可療今果然矣諸醫由是得免詔謚棡曰恭　初朝鮮遣人賀正旦帝以表文語慢詰責之逮其撰表人鄭總等旣復以表涉譏訕拘其使夏四月庚辰廷臣請發兵討之帝不許　沐春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檄刀幹孟來迎不應春乃令何福瞿能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賊憑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福使人告急五月春帥五百騎往救乘夜渡潞江丁未抵寨下帥騎馳躪揚塵蔽天賊不意大軍至驚懼遂破之乘勝擊崆峒寨賊夜潰前後降者七萬人將士欲屠之春不可刀幹孟乞降帝以其狡詐不許命春俟變討之　甲寅帝不豫　戊午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燕谷寧三府護衞兵從燕王棣郭英總遼東都司遼府護衞兵從遼王植備禦開平俱聽燕王棣節制　閏月癸未帝疾大漸乙酉崩於西宮年七十一遺詔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痛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辛卯太孫卽位　葬高皇帝於孝陵廟曰太祖　詔行三年喪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解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謫河州衞吏已而禮部侍郎董倫薦之召爲翰林院待詔帝在東宮習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名及卽位擢爲禮部侍郎薦起流人薛正言韓宜可等數人一日帝退朝獨留性善賜坐問治天下要道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言悉從之已爲有司所格性善進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顧問旣備塵聖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爲動容　丙申詔文臣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省幷州縣革冗員　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彊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翌日召問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事竟寢　兵部侍郎齊泰爲本部

尙書黃子澄爲太常卿同參軍國事　秋七月召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之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賦　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於朝帝謂黃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退而與齊泰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尙多不法削之有名且周王橚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時橚亦有異謀長史王翰數諫不納陽狂去八月橚次子汝南王有爋告變帝使李景隆以備邊爲名猝至開封圍王宮執橚歸京師廢爲庶人徙雲南蒙化已復召還京錮之　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衞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衞所軍單丁者放爲民

九月雲南總兵官西平侯沐春卒於軍年三十六諡惠襄春在鎭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爲立祠祀之何福爲征虜將軍代春討刀幹孟

冬十月熒惑守心　十一月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壽州學訓導劉亨言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將子弟宜設武學教以事上使下之道帝嘉納之擢武進縣丞　前都督府斷事高巍言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旣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頷之竟弗能用　帝一日有疾視朝晏御史尹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卽於宴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衞疲於侯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非社稷福也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不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過　工部侍郞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指揮僉事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並受密命察燕陰事　十二月癸卯何福破斬刀幹孟降其衆七萬分兵徇下諸寨麓川地悉定思倫發始得還　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黥軍及囚徒還鄕里　吏部尙書茹瑺罷爲河南布政使召張紞代之紞在雲南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雲南人遵用之

明紀卷第六

明紀卷第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惠帝紀（起建文元年己卯訖建文四年壬午凡四年）

恭閔惠皇帝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不舉樂　庚辰大祀天地
於南郊奉太祖配　詔脩太祖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
倫王景爲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高遜志侍講學士方孝孺副之
國子監博士王紳教授胡子昭楊士奇訓導羅恢吏目程本立等爲
編纂官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妣常氏曰孝康皇
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子文奎爲皇太子詔告天
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爲收養重農桑
興學校考察官吏振罹災貧民旌節孝瘞暴骨蠲荒田租衛所軍戶
絕者除勿句　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　詔諸王毋
得節制文武吏士　更定官制改大學士爲學士改六部尚書爲正
一品設左右侍中正二品位侍郎上都察院設都御史一人革僉都
御史改通政司爲寺使爲卿通政參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闕
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詹事府增少卿丞各一人賓客二人
又置資德院資德一人資善二人翰林院仍設承旨改侍讀學士侍
講學士爲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改中書舍人爲侍書以隸翰
林又設文淵閣待詔升光祿寺少卿丞太僕寺少卿丞鴻臚寺少卿
丞品秩以行人隸鴻臚寺升國子監丞爲堂上官增置親王賓輔等
官升布政使爲正二品　三月釋奠於先師孔子　罷天下諸司不
急務　都督宋忠調緣邊官軍屯開平選燕府護衛精壯隸忠麾下
召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復調北平永清左右衛官分駐彰德
順德徐凱練兵臨清耿瓛練兵山海關瓛炳文之子也　刑部尚書
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奬廉平黜
貪墨便宜行事　甲午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尹昌隆上疏謂奸臣專
政陰盛陽微譴見於天是以地震疏入謫福寧知縣　初帝以太孫
監國仁厚好文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覦及削藩議起
僧道衍勸棣反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
進相士袁珙及卜者金忠棣意益決陰選將校句軍卒收材勇異能
之士令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
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張信之受密詔也其母知之大驚曰不可汝
父嘗言王氣在燕汝無妄舉滅家族暴昭以採訪至北平得燕不法
狀密以聞請預爲備時告訐四起湘王柏膂力過人握刀槊弓矢馳
馬若飛夏四月或告柏謀反遣使即訊柏懼無以自明闔宮焚死謚
曰戾無子封除齊王榑性凶暴多行不法代王桂性暴皆廢爲庶人
錮榑京師幽桂大同戶部侍郎郭任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
日儲財粟備軍實果何爲者乃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
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將坐自困耳棣聞而惡之
棣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以奔太祖喪在京師未還棣佯狂稱
疾上書乞遣三子歸國高煦勇悍無賴入其舅徐輝祖廄竊善馬以
逃輝祖追之不及乃以聞輝祖由是見親信齊泰欲遂收高熾等黃
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乃並遣之帝疑棣遂反以問都督徐增
壽增壽頓首曰燕王先帝同氣富貴已極何故反增壽輝祖弟也子
澄與泰相語曰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今所慮者獨燕
王耳宜因其稱病襲之帝猶豫曰朕即位未久連黜諸王若又削燕
何以自解於天下子澄對曰先人者制人毋爲人制帝曰燕王智勇
善用兵雖病恐難猝圖乃止高熾等至北平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
聚天贊我也高煦於途中輒殺民吏至涿州又擊殺驛丞於是朝臣
舉以責燕北平僉事湯宗告按察使陳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謫
廣西燕長史葛誠奏事京師帝召見問府中事具以實對六月西平

侯沐晟妻岷王楩不法廢爲庶人徙漳州己酉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燕旗校於諒周鐸伏誅詔讓棣逮王府官校棣遂稱疾篤盛暑擁爐坐呼寒甚張昺謝貴等入問疾葛誠言王實無病將爲變又密疏聞於帝伴讀余逢辰爲棣所信任得聞異謀乘閒力諫不聽逢辰貽書其子誓必死秋七月昺貴部署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將執棣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約爲內應又約宋忠及都指揮馬宣等以兵來會昺庫吏李友直知其謀密以告棣張信三造燕邸辭不見信乘婦人輿入拜牀下頓首曰殿下無恙朝廷密敕臣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卽有意宜告臣棣見信誠爲泣下告以密謀立召道衍定計令指揮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癸酉匿壯士端禮門僞縛官校置廷中將付使者紿昺貴入執之俱不屈死誠振亦被殺夷其族逢辰復泣諫殺之遂舉兵反張玉等夜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曰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端禮門健士從府中出格殺二衆遂散指揮唐雲譎西直門守者曰天子已聽王自制一方汝等急退後者戮雲年最長素信謹衆信之亦散宋忠未至北平聞變退保懷來馬宣走薊州都指揮余瑱走居庸北平人杜奇以才雋聞棣徵入府奇因極諫當守臣節棣怒斬之參政郭資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等俱降於棣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周縉等皆棄官遁燕山衛卒儲福不食死棣自署官屬上書指泰子澄爲奸臣稱其師曰靖難昭通州遵化密雲用張玉計遣朱能東攻薊州丙子陷之宣及鎮撫曾濬俱戰死己卯陷居庸關度忠必來爭帥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令將卒招其父兄子弟之在忠麾下者忠倉卒布陳未成棣麾兵渡河鼓譟進忠及余瑱俱被執不屈死都指揮孫泰中流矢裹創力鬬與都指揮彭聚俱沒於陳將校百餘人被俘皆死無一降者永平千戶郭亮指揮趙彝等叛降於棣壬辰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師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棣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削棣屬籍詔曰邦家不造骨肉周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故止正橚罪今年齊王榑又與棣柏同謀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棣於親最近未忍窮治其事今乃稱兵構亂圖危宗社獲罪天地祖宗義不容赦是用簡發大兵往致厥罰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掃茲逆氛永安至治尋命吳傑吳高耿瓛顧成徐凱平安及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李友陳暉分道並進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眞定以暴昭掌之　八月己酉耿炳文兵次眞定徐凱屯河閒潘忠楊松屯鄚州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張玉言於棣曰潘楊勇而無謀可襲而俘也棣命玉將親兵先抵樓桑值中秋大軍方宴會不設備壬子棣夜渡白溝河圍雄縣甲寅拔其城屠之忠松自鄚州來援棣使副千戶譚淵帥壯士千餘人伏月漾橋人持茭草一束蒙頭通鼻息忠等過卽出據橋忠等戰敗趨橋不得渡被執棣遂據鄚州玉以輕騎覘炳文軍還言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宜急擊棣引兵西至無極李堅與戰勝負略相當詔封堅灤城侯予世券棣顧諸將議所嚮諸將以大軍威請屯新樂玉曰彼雖衆皆新集我軍乘勝徑趨眞定破之必矣棣喜曰吾倚玉足濟大事時大軍號三十萬至者十三萬半營滹沱河南半營河北大軍部校張保叛降於棣備告虛實棣懼與河北軍戰河南軍且乘之也乃縱保歸使張燕軍勢壬戌炳文果移軍盡渡河軍甫移燕兵驟至循城蹴擊炳文軍不得成列遂大敗斬首三萬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躍馬大呼突大軍軍數萬人皆披靡騎卒薛祿刺堅墮馬及甯忠顧成皆被執械送堅北平道卒甯忠亦死成遂降棣解其縛曰此天以爾授我也吳傑亦爲燕軍所敗炳文收兵入眞定堅守棣攻之三日以炳文老將未易下解圍去　燕兵之起也帝召遼王植寧王權植渡海歸京師改

封荆州。權不至。詔削其護衛。　帝聞耿炳文敗。憂甚。黄子澄謂勝敗常事。不足慮。因薦李景隆可大任。齊泰極言不可。不聽。丁卯。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將兵五十萬北伐。賜通天犀帶。帝親推輪餞之江滸。令一切便宜行事。劉璟高巍等並參軍事。　九月戊辰朔。吳高耿瓛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高巍自請使燕。令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之。巍至燕。自稱國朝處士。上書極陳禍福。且言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棣不報。　御史韓郁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乃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於是周王廢。湘王焚。齊代相繼被摧。爲計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稔。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於轉輸。九重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陛下幸垂洞鑒。興滅繼絶。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篤厚親親。宗社幸甚。帝亦不聽。　李景隆貴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諸宿將多怏怏不爲用。棣聞朝廷以景隆代耿炳文。大喜曰。昔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其衆也。吾破之必矣。炳文子駙馬都尉璿。勸炳文直擣北平。未發。景隆乘傳至德州。炳文遂受代歸。戊寅。景隆合兵進營河間。棣語諸將曰。景隆色厲而中餒。聞我在。必不敢遽來。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任戰。我至必走。然後還擊景隆。堅城在前。大兵在後。必成擒矣。乃命道衍顧成輔高熾居守。丙戌。帥師援永平。吳高走。追擊敗之。高退保山海關。棣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諸軍剽悍。吾得大寧。斷遼東。取邊騎助戰。大事濟矣。遂定計襲大寧。大寧守將都督劉真陳亨入松亭關。將攻遵化。棣自劉家口間道出。冬十月壬寅。抵大寧。詭言窮蹙來求救。單騎入城。執寧王權手大慟。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謝罪。權不爲備。棣令北平銳卒伏城外。吏士稍稍入城。陰結兀良哈三衛部長及諸戍卒。居七日。辭去。權祖之郊。伏兵起。擁權行。三衛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指揮使朱鑑不能禦。力戰死之。長史石撰憤詈不屈。支解死。指揮房寬劉才副千戶朱榮皆降。初。亨欲降燕。憚都指揮卜萬不敢發。棣貽萬書。盛稱萬而故洩之真。真執萬下獄死。真聞大寧被兵。還救。亨與指揮徐理陳文等。以夜二鼓襲真營。真單騎走廣寧。亨等遂降。棣盡拔諸軍及三衛騎卒。挾權而南。大寧城爲空。景隆聞棣遠攻大寧。辛亥。引兵圍北平。築壘九門。都督瞿能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其功。令候大軍同進。於是燕人夜汲水沃城。及旦冰凝。不可登。時城中兵少。棣妃徐氏激勸將校士民妻。皆授甲登陴固守。百戶梁銘戰尤力。乙卯。棣至會州。始立五軍。張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李濬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丁巳。入松亭關。十一月庚午。次孤山。邏騎還報曰。白河流澌。不可渡。棣禱於神。至則冰合。乃濟師。景隆遣都督陳暉偵敵。道左出。燕軍後。棣分軍還擊之。暉衆爭渡河。冰忽解。溺死無算。辛未。景隆及燕兵戰於鄭村壩。棣以精騎先破七營。諸將繼至。景隆敗。棣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翼日。九壘猶固守。燕兵次第破四壘。諸軍聞景隆走。皆潰。景隆還德州。亡士卒十餘萬。　乙亥。棣復上書自訴。極詆齊泰黃子澄。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而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景隆遺棣書。言泰子澄已竄。可息兵。棣不聽。　十二月。景隆調兵德州。期以明年春大舉。棣乃謀侵大同。曰。攻大同。彼必赴救。大同苦寒。南軍脆弱。且不戰疲矣。庚申。降廣昌。　是年。黎季犛弑其君日焜。立其子容。又弑容。立其弟安。方在襁褓中。復弑之。大殺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爲胡

元名其子耆曰胡耆謂出帝舜裔胡公後僭國號大虞年號元聖尊自稱太上皇傳位耆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詔天下來朝官勿賀　燕兵陷蔚州二月癸丑至大同代王欲應燕都督陳質持之不得發李景隆自德州出紫荆關往救棣已還軍居庸景隆兵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質復取蔚州及廣昌　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甲子復以都察院爲御史府

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而江浙賦獨重蘇松官田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今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有司違者罪之　二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殿試天下貢士吉水胡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語帝親擢廣第一賜名靖而王艮次之又次李貫三人皆同里並授修撰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時政記諸書一時大著作皆綜理之靖子祺之子也　錦衣衛鎮撫楊本從李景隆討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聞約日出戰又不爲援本劾景隆喪師辱國遂以孤軍獨出爲燕所禽後被殺帝以景隆權尙輕遣中官齎璽書賜黃鉞弓矢專征伐夏四月景隆大誓師於德州進兵河間與郭英吳傑平安期會白溝河張玉言於棣曰兵貴神速請先據白溝以逸待勞乙卯棣營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二尺及棣臥榻兵端火光如毬上下相擊金鐵錚錚弓絃自鳴景隆合軍六十萬列陳河上平安預伏萬騎河側己未棣由西北循河而進將渡伏兵發棣曰平安豎子耳往歲從出塞識我用兵今當先破之及戰不能挫安瞿能及其子奮擊所向披靡棣帥將士馳入陳戰至暝棣軍敗夜迷失道從者僅三騎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庚申復戰安擊敗燕將房寬陳亨棣見事急親冒矢石力戰景隆揮騎繞出棣後飛矢如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不可擊阻於隄幾爲瞿能所獲力走登隄陽引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帥精騎數千至直前決戰棣乃得脫去日暮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滅燕斬馘數百越巂侯俞通淵指揮滕聚亦帥衆來會燕將士皆失色棣奮然曰吾不進敵不退有戰耳會旋風起折景隆大將旗陳動棣乃以勁卒突出其背乘風縱火煙燄漲天能父子通淵聚皆力戰死有王指揮者常乘小馬軍中呼小馬王被重創脫冑付其僕曰吾爲國捐軀以此報家人立馬植戈而死駙馬都尉胡觀被執觀海之子也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崩聲如雷死者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喪其所賜璽書斧鉞單騎走德州高巍南走至臨邑遇山東參政鐵鉉相持痛哭共趨濟南偕都督盛庸及宋參軍等誓以死守燕兵乘勝進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奔濟南癸酉棣陷德州收其儲蓄百餘萬勢益張遂攻濟南庚辰景隆敗績於城下南走棣遂圍濟南鉉庸悉力禦之　六月黃子澄等謀遣使議和以怠燕尙寶司丞李得成慷慨請行己酉遣之得成見棣於濟南城下棣不聽圍益急隄水灌城築長圍晝夜攻擊鐵鉉以計焚其攻具閒出兵奮擊又遣千人出城詐降棣大喜軍中皆懽呼鉉伏壯士城上候棣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既而失約棣未入城板驟下棣驚走伏發橋倉卒不可斷棣鞭馬馳去憤甚百計進攻鉉固守不下得成歸以辱命下吏已而釋之　秋八月癸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從方孝孺議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承天門爲皐門前門爲路門　燕兵圍濟南凡三月道衍馳書曰師老矣不如且歸會平安營單家橋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善水卒五千人渡河將攻德州棣聞之懼戊申盛庸鐵鉉乘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解圍去庸鉉乘勝復德州宋參軍說鉉直擣北平鉉以卒困甚不果初棣意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畫疆守金陵不難圖故乘銳力攻期於必拔而竟爲鉉等所挫帝聞大悅遣官慰勞賜金幣　九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辛未封盛庸爲歷城侯擢鐵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尙書以庸爲平燕將軍陳暉平安副之馬溥

徐真為左右參將。庸屯德州。安及吳傑屯定州。徐凱屯滄州。相掎角以困北平。　冬十月。召李景隆還。赦不誅。御史大夫練子寧言於帝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為朝廷除賣國奸。死有餘罪。即陛下赦景隆。必無赦臣。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黃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帝皆不聽。　徐凱方城滄州。棣陽出兵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命徐理陳旭造浮橋於直沽。以濟師。晝夜兼行。戊午。破滄州。執凱。掠其輜重。命譚淵給牒散降卒。未遣者三千餘人。淵一夜盡殺之。曰此曹皆壯士。不殺必為後患。棣怒之曰。如爾言當盡殺敵。敵可盡乎。淵進略獻縣。知縣向朴集民兵與戰。被執。懷印死。棣遂自長蘆渡河。過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壁不出。陰令輕騎躡棣後。棣擊敗之。十一月壬申。掠臨清。十二月甲午。犯濟寧。丁酉。襲破庸將孫霖於滑口。庸與鐵鉉屯兵東昌以邀之。背城而陳。乙卯。棣帥兵直前薄庸軍左翼。不動。復衝中堅。庸開陳縱棣入。圍之數重。以火器勁弩殲燕兵。朱能見事急。帥周長等殊死鬬。棣乘閒突圍出。張玉不知棣所在。突入陳中力戰。格殺數十人。被創死。丙辰。復戰。又敗之。棣以百騎殿。走館陶。自棣稱兵犯順。南北日尋干戈。王師克捷。未有如東昌者。庸軍勢大振。檄吳傑平安。自真定合擊燕。遮其歸路。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告天地宗廟。御奉天殿受朝賀。

吳傑平安兵敗於威縣。乙丑。又敗於深州。棣兵遂還北平。既至。諸將叩頭請罪。棣曰。勝負常事。不足計。恨失張玉耳。艱難之際。喪我良輔。因泣下不能止。　丁丑。享太廟。告東昌捷。復齊泰黃子澄官。　李景隆更用事。忌盛庸等功。譏閼之。徐增壽亦數以京師虛實輸於燕。棣恥東昌之敗。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曰。臣前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者昌也。自此全勝矣。二月乙巳。復帥衆南出保定。三月辛巳。盛庸營於夾河。棣將輕騎來覘。掠陳而過。庸遣千騎追之。為燕兵所射卻。及戰。庸軍列盾以進。棣令步卒先攻。騎兵乘閒馳入。庸麾軍力戰。大軍陳動。塵起。譚淵遽前搏戰。馬蹶。都指揮莊得斬之。朱能張武帥衆殊死鬬。棣自以勁騎貫陳與能合。得及都指揮楚智皁旗張等戰死。皆驍將也。得故隸宋忠。懷來之敗。一軍獨全。智戰輒奮勇。人望旗幟股栗。至是馬陷被執死。張逸其名。或曰張能。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皁旗先驅。死時猶執旗不仆。庸軍少卻。會日暮。各斂兵入營。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壬午旦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是日復戰。庸軍西南。棣軍東北。自辰至未。互勝負。兩軍皆疲。將士各坐息。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飛塵蔽天。庸軍士面迎沙礫。不辨物。棣軍乘風大呼。左右橫擊。庸大敗。走還德州。吳傑平安自真定引軍與庸會。未至八十里。聞敗。引還。棣回軍追之。戰於單家橋。安奮擊大破之。禽其將薛祿。無何逸去。

丁亥。都督何福援德州。　帝聞盛庸軍敗。大懼。癸巳。詔竄齊泰黃子澄於外。諭燕罷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　吳傑平安以兵襲棣。閏月戊戌。遇於藁城。己亥。戰於滹沱河。破之。安於陳中縛木為樓。高數丈。戰酣。輒登樓望。發強弩射燕軍。矢集棣旗如蝟毛。死者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拔樹。聲如雷。都指揮鄧戩陳鵬等陷敵中。傑安敗績。還保真定。棣使人送旗北平。諭世子謹藏以示後世。顧成見而泣曰。臣自少從軍。今老矣。多歷戰陳。未嘗見若此也。　棣兵略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吳傑平安盛庸分兵擾其餉道。棣患之。癸丑。上書言比聞齊泰黃子澄已竄逐。請悉召還傑等而後息兵。方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擣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禽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為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棣。盡赦其罪。使罷兵歸藩。又為宣諭數千言授嵓。持至

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甾匿宣諭不敢出棣亦不奉詔　是月禮
制成頒行天下　夏五月甲寅盛庸等斷燕饟道棣遣指揮武勝上
書仲前請帝欲許之方孝孺曰兵一散難再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
之帝悟下勝獄　大軍駐德州運道出徐沛閒六月壬申棣遣李遠
以輕兵六千詐爲大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徑濟寧沙河至沛無
覺者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鼈皆浮死壬午都督袁宇將三萬騎
追擊之遇伏敗績　秋七月己丑棣兵略彰德破尾尖寨丙申降林
縣　平安度北平空虛丁酉帥萬騎進攻之　時河北師老無功德
州饋饟道又絕方孝孺深以爲憂初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寵於棣
而高煦從軍有功宦寺黃儼等復黨高燧陰謀奪嫡譖世子孝孺知
其狀乃建議以計閒之使內亂白帝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齎璽書往
北平賜高熾　壬寅大同守將房昭帥兵由紫荊關趨保定駐易州
西水寨　倭寇象山登岸剽掠錢倉所千戶易紹宗題壁誓死命妻
李具牲酒生奠之訣而出密令游兵閒道焚賊舟賊驚救紹宗格戰
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數十賊被害事聞賜祭葬勒碑旌之　高熾
得璽書不啓封幷張安馳送軍前黃儼使人馳報棣曰世子且反棣
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高熾使以璽書至棣啓
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　平安至北平軍於平村去城五十里棣將
劉江等自軍中還救九月甲辰安與戰敗績還保眞定　吳傑遣都
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饟房昭軍棣聞之曰昭得糧守險未易拔也
引兵圍之冬十月丁巳都指揮花英等援昭與棣戰於峩眉山大敗
死者萬人昭及諒棄寨走薛祿生禽英　己卯棣還北平　遼東總
兵官楊文圍永平棣遣劉江來援文引卻江聲言還北平行二十餘
里卷甲夜入永平文聞江去復進攻江突出掩擊十一月壬辰戰於
昌黎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初吳高與文數出師攻
永平棣謀去高曰高雖怯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無能爲也乃遺
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之二人得書並以聞帝果疑高
削爵徙廣西文獨守遼東竟敗　己亥平安敗棣將李彬於楊村
時故元益衰自脫古思帖木兒後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有鬼力
赤者篡立自稱可汗去國號遂稱爲韃靼云　十二月癸亥燕兵焚
眞定軍儲　詔中官奉使侵暴吏民者所在有司繫治　丙寅棣復
出師時棣稱兵三年矣親戰陳冒矢石身先士卒常乘勝逐北然亦
屢瀕於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爲朝廷守僅據有北平保定永平三
府而已無何中官被黜者奔北平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道衍亦語
棣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
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以鐵鉉在濟南不敢復道山東遂
大舉兵由徐沛南犯　初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駙馬都尉梅殷嘗
受密命輔太孫及是燕兵日逼帝命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　太祖
實錄成　刑科給事中黃鉞丁父憂方孝孺弔之屏人問曰燕兵日
南蘇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
曰三府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納盜也指揮童俊狡不
可任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
有國士風然仁有餘而禦下寬恐不足定亂且國家大勢當守上游
兵至江南禦之無及也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善得書與鉞相對哭
誓死國

四年春正月甲申朔召故周王橚於蒙化居之京師　棣兵駐蠡縣
李遠分哨至藁城德州將葛進帥步騎萬餘乘冰渡滹沱河遇之繫
馬林閒以步兵接戰遠陽卻潛分兵出進後解所繫馬再戰進引退
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獲馬千匹棣以歲首大捷以書勞遠曰將軍
以輕騎八百破敵數萬出奇應變雖古名將不過也　乙未棣兵由
館陶渡河陷東阿汶上兗州東平州長貳棄城走東平吏目鄭華帥
吏民憑城固守城破力戰不屈死之濟陽教諭王省爲游兵所執從

容引譽詞義慷慨衆合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論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以頭觸柱死　甲辰徐輝祖帥師援山東　棣兵攻沛縣知縣顏伯瑋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急援不至伯瑋命弟珏子有爲還家侍父題詩於壁誓必死棣兵夜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拜自經死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自刎其側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被執燕將欲釋子清子清曰願隨顏公地下遂死之遣謙往徐州招降謙不從亦死

癸丑棣兵薄徐州　二月甲寅朔何福陳暉平安軍濟寧盛庸軍淮上　己卯更定品官勳階　棣兵破蕭縣知縣鄭恕及其二女死之

進攻宿州平安以兵四萬躡其後三月壬辰至淝河劉江白義王真各帥百騎誘安軍縛草置囊中爲束帛追兵及則棄囊走安軍士競取囊伏兵發兩軍鏖戰真帥壯士直前斬馘無算後軍不繼安軍圍之數匝真被數創連格殺數十人顧左右曰吾義不死敵手遂自刎棣乃身自迎戰安部將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棣馬忽蹶被禽安軍遂敗時大軍駐宿州積糧爲持久計棣患之議絕其饟道命劉江將三千人往趨趄不行棣大怒欲斬之諸將叩頭請乃免丙午棣遣譚清斷徐州饟道還至大店鐵鉉圍之棣引兵馳援清突圍出合擊鉉爲所敗宿州陷　時大兵勢盛何福軍亦至與平安合夏四月丙寅棣營小河爲橋以濟丁卯安趨爭橋與福張左右翼擊棣兵斬其將陳文李瓚帥敢死士先斷河橋張武自林間突出與騎兵合安軍敗死者二萬人安軍橋南棣軍橋北相持數日安轉戰過棣於北坂棣幾爲安槊所及番騎王騏躍馬入陳掖棣逸去棣以大軍飢更一二日饟至猝未易破癸酉夜令千餘人守橋帥諸將渡河而南繞出安軍後甲戌旦安始覺適徐輝祖帥師亦至移軍齊眉山安等列陳大戰自午至酉敗之斬其將李斌棣連失大將晝夜擐甲者數日諸將懼謀北歸乃以淮土盛暑蒸濕請休軍小河東就麥觀釁棣曰今敵已飢疲遮其饟道可以坐困奈何北渡懈將士心乃下令欲渡河者左諸將爭趨左棣怒叱諸將曰任公等所之朱能按劍而前曰昔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得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鄭亨亦以北還爲不可議乃定諸將無敢復言而帝聞訛言謂棣兵已北召徐輝祖還福等勢遂孤福欲持久老燕師移營靈璧深塹高壘自固而糧運爲燕兵所阻不得達丁丑安分兵六萬人往迎己卯棣帥精銳橫擊安軍分爲二福空壁往援棣軍少卻高煦伏兵起福敗走是夜福謀移軍淮河就糧令軍中聞三礮即走庚辰棣兵猝薄壘發三礮軍中誤以爲己號爭趨門遂大亂棣兵乘之人馬墜壕塹俱滿指揮使宋瑄力戰死瑄晟之子也福單騎走平安軍遂敗陳暉來援亦敗安暉馬濘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文臣副都御史陳性善大理寺右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皆被執兵士降者十萬餘人安久駐真定屢敗燕兵斬驍將數人燕將莫敢攖其鋒至是被禽軍中讙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爭請殺之棣惜其材勇選銳卒衛送北平命善視之縱性善等還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見吾君朝服躍馬與其友王擧陳子方俱入於河死與明裂冠變姓名與伯完俱亡去不知所終　召暴昭還　先是帝命楊文以所部赴濟南與鐵鉉合絕棣兵後五月癸未文帥十萬人至直沽爲棣將宋貴等所敗衆潰散無一至濟南者　靈璧兵既敗盛庸以兵數萬戰艦數千扼淮南岸棣遣使至淮安假道於梅殷以進香爲名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爲不孝棣大怒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所能阻殷劓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爲殿下言君臣大義棣爲氣沮鳳陽知府徐安亦拆浮橋絕舟檝以遏棣兵棣乃趨泗州己丑陷之謁祖陵賜父老牛酒辛卯朱能與邱福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自淮上流潛濟猝薄庸軍庸敗走盡亡其戰艦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棣遂渡淮陷盱眙癸巳集諸將議所向或言宜取鳳陽或言

先取淮安棣曰鳳陽樓櫓完淮安有積粟攻之未易下不若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則淮鳳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師孤危必有內變諸將皆曰善遂由天長進攻揚州 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書下羣臣議用事者盛氣以詬二人御史大夫練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詬者愧而止 揚州守將王禮謀以城降棣巡按御史王彬與鎮撫崇剛執之及其黨皆繫獄剛出練兵彬脩守具晝夜不懈棣飛書城中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左右憚之莫敢動己亥禮弟崇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猝縛之出禮於獄開門納棣兵江都知縣張本帥父老出迎彬與剛皆不屈死滁州知州房吉泰州知州田慶成率先降命與本並爲揚州知府偕見任知府譚友德同治府事辛丑棣兵至六合諸軍迎戰敗績 壬寅詔天下勤王遣練子寧及右侍中黃觀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寧波知府王璡徽州知府陳彥回松江同知周繼瑜樂平知縣張彥方及姚善周縉各起兵入衛黃子澄在蘇州奮上言子澄才足捍難不宜棄閒遠以快敵人帝遂召子澄及齊泰還命善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府兵 初棣舉兵寧國公主貽書責以大義不答及是棣貽主書命還居太平門外主亦不答 方孝孺言於上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甲辰遣慶成郡主如棣軍議割地罷兵棣不奉詔郡主太祖從兄蒙城王女也

兵部右侍郎陳植監戰江上慷慨誓師部將有議迎降者植責以大義甚厲部將殺之以降衛鎮撫徐讓衛健俱戰死 六月癸丑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於浦子口高煦引番騎來棣大喜曰吾力疲矣兒當鼓勇再戰高煦麾兵力戰大軍敗庸退保高資港防江都督僉事陳瑄叛以舟師附於棣乙卯棣兵自瓜洲渡江庸倉卒聚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績輝祖猶力戰戊午童俊以鎮江叛附於棣庚申棣兵至龍潭辛酉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如棣軍申前約棣曰吾無罪而削爲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爲景隆等伏地流汗不能發一語遽還壬戌帝復遣谷王橞安王楹往棣卒不奉詔或勸帝他幸圖興復方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又請誅景隆帝不聽太常少卿廖昇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甲子遣使賫蠟書四出促勤王兵修撰王艮解縉胡靖與編脩吳溥比舍居是夕並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飲鴆死乙丑棣兵犯金川門徐增壽徘徊殿廷有異志御史魏冕帥同官毆之與大理寺丞鄒瑾請速加誅帝手劍斬之殿廡下橞景隆及指揮僉事劉濬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門卒龔翊慟哭去之遂隱而死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棣被殺屍植立不仆棣迎皇太后至軍中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宮中火起京師諱言帝及皇后馬氏崩棣因遣中使出帝后屍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殺皇太子文奎揭榜殿廷以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及文學博士方孝孺等五十餘人爲奸臣是日孝孺被執下獄衡府紀善周是修留書別友人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自縊於尊經閣魏冕鄒瑾及給事中龔泰葉福泰府長史鄒樸江西副使程本立俱自殺或云樸即瑾子也泰子澄赴召未至聞變奔廣德州與王叔英圖興復子澄欲與姚善航海起兵善謝曰公朝臣當行收兵善守土與城存亡耳子澄乃走嘉興就前袁州知府楊任謀舉事已而俱被執棣將篡位出孝孺於獄令草登極詔孝孺斬衰至悲慟不已棣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棣曰此予家事耳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投筆於地哭且

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強之乃大書燕賊簒位四字棣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繫獄以草詔屬侍讀樓璉承命不敢辭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遂自經死或曰草詔者王景或曰王達也索國寶不知所在或言付黃觀出收兵矣命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給象奴翁氏攜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淸橋下死棣旣簒立泰子澄被執至親詰問之抗辯不屈遂與孝孺並磔於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門人都督廖鏞等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弟孝友同時被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氏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鏞及弟銘太常少卿盧原質及弟原朴御史鄭公智陝西僉事林嘉猷刑部侍郎胡子昭河南參政鄭居貞並坐孝孺黨誅死鏞銘承忠之孫也大理寺丞楊端刑部郎中王高坐縱孝孺息樹陰同棄官去劓鼻死泰從兄弟敬宗等皆誅死叔時承陽彥等讁戍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楊任亦磔死子禮益俱斬親屬戍邊時諸臣以不屈誅及族親者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主事巨敬御史高翔王度及其子弟者禮部尚書陳迪及子鳳山丹山等六人俱磔死妻管氏縊死刑部尚書侯泰及弟敬祖子玘戶部侍郎郭任及子經副都御史茅大芳及子順童道壽孫添生歸生大理寺少卿胡閏及子傳道宗人府經歷宋徵及其妻子皆死身死者刑部尚書暴昭戶部侍郎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僉都御史周璿左拾遺戴德彝御史謝昇丁志方甘霖董鏞葉希賢給事中陳繼之韓永其在外聞變自殺者禮部右侍中黃觀行至安慶聞金川門不守歎曰吾妻有志節必死招魂江上具衣襦葬之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急流處死修撰王叔英至廣德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辭藏衣裾間自經於玄妙觀

銀杏樹下妻金氏及二女俱死御史林英亦在廣德募兵知事無濟自經死妻宋氏亦死嘉定知縣練大亨及妻沈劉家河死大亨子寧從子也前刑部主事徐子權聞練子寧死痛哭賦詩自經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歐血卒都督府斷事高巍自經驛舍台州樂淸二樵夫俱投水死被召自殺者御史曾鳳韶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刺血書絕命詞而死妻李氏守節死谷府長史劉璟被召不至逮入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簒字下獄自經死給事中黃鉞杜門逾年被召半途自投於水以溺死聞故其家得不坐浙江按察使王艮先爲刑部侍郎以譏滅燕府人罪貶棣德之旣簒位遣使召艮艮自焚死妻投水死執至不屈而死者兵部尚書鐵鉉反背坐廷中嫚罵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於市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安置海南知府姚善陳彥回府同知周繼瑜知縣張彥方並以起義兵誅死惟王璡得放還國子博士黃彥淸以在梅殷軍中私謚帝誅死漳州教授陳思賢諸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以爲帝哭臨有司執送京師皆死南昌知府葉惠仲以與修太祖實錄直書靖難事族誅瑗府左長史程通從王徙荊州以前上封事多指斥械至京死於獄其友人徽州知府黃希范亦逮至論死賓州知州蔡運追論姦黨死四川都司斷事方法以賀表不署名被逮次望江拜鄉里自沈死武臣不屈者魏國公徐輝祖守父祠不肯迎附下獄命引罪又不肯削爵幽私第駙馬都尉耿璿稱病不出坐罪死璿炳文長子也尚興宗女江都公主尋降爲郡主以憂卒指揮使張倫數力戰及是招之降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丁公乎死之都督陳質亦誅死爲帝報讐而死者御史大夫景淸詣棣自歸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及朝淸獨著緋搜之得所藏刃詰責之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讐耳遂磔死族之開國公常昇先與輝祖力戰浦子口及是亦死子

繼祖甫七歲遷雲南之臨安衛或謂昇洪武中坐藍玉黨有告其聚
兵三山者誅死昇之沒實錄不載莫能詳也初棣發北平道衍以孝
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
矣棣頷之卓敬之下獄也惜其才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先
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
耶及其死也棣猶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然孝孺竟誅
及十族敬誅及三族其餘親戚連坐被誅及遣戍者不可勝數又追
戮陳性善屍徙其家於邊出張昺屍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茅大芳
妻繫於獄命以飼犬戴德彝之死嫂項氏令闔舍逃去匿德彝二子
山中毀族譜獨身留家收者至無所得械項氏至京榜掠終無一言
戴族始獲全高翔先冢亦被發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
翔景清之死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慘酷如此其
諸臣行遁者朱寧周縉等二百一十九人皆械送京師謫戍興州都
城之陷朝臣縋城去者四十餘人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御史韓
郁棄官遁去不知所終御史牛景先易服爲道卒於杭州僧寺已而
窮治齊黃黨籍其家而世相傳又有程濟河西傭補鍋匠馮翁會稽
雲門寺僧若邪谿樵玉山樵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何申宋
和郭節何州郭良之屬又謂帝亦爲僧從地道出亡濟從之自後雲
南貴州四川有帝爲僧時往來跡
大清乾隆元年
詔廷臣集議追謚帝爲恭閔惠皇帝四十一年又
詔謚齊泰忠毅黃子澄忠愨方孝孺忠文練子寧忠貞鐵鉉忠定景
清忠壯卓敬忠毅陳迪暴能等十一人忠烈黃觀顏伯瑋等十三人
忠節侯泰俞通淵等二十五人烈愍黃魁余逢辰等四十三人節愍
程濟龔翊等四十五人並祀忠義祠
明紀卷第七

明紀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訖永樂六年戊子凡六年

成祖啓天宏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建文四年六月乙丑，入京師。編修楊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乃命先謁陵，還駐龍江。命諸將守城及皇城。下令撫安軍民，遣兵護故周王橚、齊王榑。二王猝不知所以，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榮及尚書茹瑺、侍中劉儁、侍郎蹇義、古朴、劉季篪，少卿薛嵓、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郎中方賓、員外郎宋禮、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靖尋復故名曰廣。瑺首叩頭勸進。丙寅，諸王羣臣表箋上。己巳，謁孝陵，羣臣備法駕奉寶璽迎呼萬歲，遂升輦至奉天殿卽位。瑺入賀，迎謂曰：瑺，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乃大悅。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帝以葬建文皇帝問王景，景言宜用天子禮，從之。時梅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爲書報殷，殷得書慟哭，乃還京。盛庸以餘衆降，命守淮安。丁丑，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竄治奸黨。惟尚書王鈍、鄭賜、侍郎黃福以先自歸獲免。又以茹瑺言，並宥尚書張紞、尹昌隆。當惠帝末，嘗上言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不若罷兵，許其入朝，設有蹉跌，便舉位讓之。及將刑，大言自明，亦貰死，命傅世子於北平。戊寅，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孝康皇后常氏，復稱敬懿皇太子妃。皇太后呂氏，改稱皇嫂懿文太子妃。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詔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徭役三年，未被兵者與鳳陽、淮安、徐、滁、揚三州，蠲租一年，餘天下州縣悉蠲今年田租之半。癸未，召陳瑛爲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復建文朝廢斥者官。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以搏擊爲能。甫涖事，卽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況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其勿問。已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帝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讋天下，特任紀綱爲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綱覘帝指，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深文巧詆。帝以爲忠，親之若肺腑。吏部言建文中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陞降者，官員額數有增減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並宜遵復舊制。帝曰：前人創制，皆有深意，無輕速改，此其所以敗亡也。甲申，復官制。初，官制將變，吏部小吏張祖言於尚書張紞曰：高皇帝立法創制，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持之。紞不能用，然心知祖賢，奏爲京衞知事。及是，帝臨朝而歎，追咎建文時改官制者，命紞及戶部尚書王鈍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紞懼，自經於吏部後堂，妻子投池中死。屬吏無敢視者，唯祖經紀其喪。癸巳，改封吳王允熥廣澤王，居漳州；衡王允熞懷恩王，居建昌；徐王允熙敷惠王，隨呂妃居懿文太子陵園。癸卯，吳高督河南、陝西兵，備撫安軍民。甲辰，尚書嚴震直、王鈍、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西、山東、河南、陝西。解縉之降也，擢侍讀，命與黃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八月壬子，改淮編修，與縉入直文淵閣，尋改楊士奇編修，金幼孜、胡儼檢討，與侍讀胡廣、修撰楊榮同入直，預機務。翰林官入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帝出建文時封事千餘

通令諸翰林遍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毀因從容問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李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帝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者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　楊榮於同直七人中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　敕盛庸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憊於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　劉真鎮遼東　丁巳分遣御史察天下利弊　戊午何福爲征虜將軍鎮寧夏節制陝西行都司韓觀練兵江西節制廣東福建福至鎮宣布德意招徠遠人塞外諸部降者相踵邊陲無事因請置驛屯田積穀定賞罰爲經久計　甲子沐晟鎮雲南　九月甲申論靖難功封邱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陳珪泰寧侯鄭亨武安侯孟善保定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忠靖安侯王聰武城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郭亮成安侯房寬思恩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襄城伯張玉子輔信安伯唐雲新昌伯譚淵子忠新寧伯孫巖應城伯房勝富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劉才廣恩伯論款附功封駙馬都尉王寧永春侯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陳亨涇國公譚淵崇安侯王真金鄉侯徐增壽陽武侯加李景隆特進左柱國以道衍爲僧錄司左善世金忠爲工部侍郎帝德信甚呼爲恩張欲納其女爲妃固辭以此益見重凡察藩王動靜諸密事皆命之　甲午定功臣死罪減祿例　乙未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賜之鈔復五年　廬陵盜起遣行人許子謨齎敕招諭而令韓觀將兵繼其後觀未至賊已就撫乃命爲征南將軍鎮廣西賜璽書曰蠻民易叛難服殺愈多愈不治卿往鎮務綏懷之毋專殺僇　夏原吉以採訪使駐蘄州或執以獻帝釋之是月以蹇義爲吏部尚書原吉爲戶部尚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善從其言時又命原吉等定賦役諸制原吉建白二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　敕遼王植曰第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固請改國荊州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於彼以益邊防欲於荊州別給一衛備使令言之再三卻而復至勉從所請建國荊州仍舊封號　冬十月壬申徙封谷王橞於長沙增歲祿二千石賜樂七奏衛士三百賚予甚厚　丁巳朱寧等入粟免死遣戍　帝以建文中所修太祖實錄爲失實己未命右通政李至剛鎮江知府劉辰平度知州鄒濟陽春知縣梁潛等重修之解縉等爲總裁李景隆茹瑺監修　丙寅顧成鎮貴州　甲戌詔從征將士掠民子女者還其家　定北平守城功賞以歲月久近爲第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爲上洪武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次之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又次之　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爲皇后后嘗言南北累年戰鬬兵民疲敝宜與休息又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舊間又言帝堯施仁自親始一日問陛下誰與圖治者帝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后因請悉召見其命婦帝召解縉等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言之宮中恆懼慎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命七人命婦朝后於柔儀殿后賜冠服鈔幣諭曰婦之事夫奚止饋食衣服而已必有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爲念汝曹勉之　召廣澤王允熥懷恩王允熞還廢爲庶人錮鳳陽惠帝少子文圭年始二歲亦幽中都廣安宮號爲建庶人　十二月癸丑蠲被兵州縣明年夏稅

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賀宴羣臣及屬國使帝以

立春日，賜解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帝曰：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乙酉，享太廟。辛卯，大祀天地於南郊。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楩舊封。榑請誅有爋，帝不許，徙之大理。以北平為北京，仍命世子居守。癸巳，孟善鎮遼東。宋晟自甘肅入朝。丁酉，拜平羌將軍，遣還鎮。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府曰順天府。罷北平布政司及都指揮使司，以平安為行後府都督僉事，郭資、雒僉並為行部尚書。乙卯，遣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巡按之設自此始。寧王權之被誘也，時時為帝草檄，帝謂權事成當中分天下。及是，權乞改南土。請蘇州，曰：畿內也。請錢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寧、重慶、荊州、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權乃請南昌，許之。己未，遣之國，賜鈔萬錠，製詩送之。命即布政司為邸，瓴甋規制，無所改。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終帝世得無恙。貽書鬼力赤可汗，賜以銀幣，并及其知院阿魯台、丞相馬兒哈咱等，許其遣使通好。癸亥，耕耤田。帝聞烏思藏僧尚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乙丑，遣司禮少監侯顯齎書幣往徵之，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內官監李興使暹羅，馬彬使爪哇、蘇門答剌諸國，尹慶使滿剌加、柯枝諸國。於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乙巳，振北京六府饑。辛未，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壬申，瘞戰地暴骨。甲戌，高陽王高煦備邊開平，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於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沐晟奏雲南灣甸地近麓川，轄江在永昌、騰越間，為官道咽喉，及者樂甸地方俱地廣人稠，請各設長官司分治，從之。三月庚辰，召吳高鎮守大同。壬子，復以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之保定，調營州五屯衛於順義、薊州、平谷、香河、三河，遂以大寧地畀兀良哈。自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北邊失一重鎮，遼東與宣大聲援隔絕矣。北方軍儲不足。戊子，命陳瑄及都督僉事宣信充總兵官，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遼東、北京。遂建百萬倉於直沽，城天津衛。先是漕舟行海上，島人畏漕卒多閉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運舟還，會倭寇沙門島，瑄追擊至金州白山島，焚其舟殆盡。甲午，振直隸、北京、山東、河南饑。

夏四月丁未朔，黎季犛遣使上表，稱權理安南國事胡奃言：高皇帝時，國王日煃率先輸誠，不幸早亡，後嗣絕，臣陳氏甥，為眾所推，權理國事，於今四年，望天恩賜封爵，臣有死無二。事下禮部，部臣疑之，請遣官廉訪，乃命行人楊渤等齎敕諭其陪臣父老，凡陳氏繼嗣之有無，胡奃推戴之誠僞，具以實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數郡連年大水，有司治不效。己酉，命夏原吉往治之，尋命侍郎李文郁為之副，復使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浙西農政。華亭諸生葉宗人上疏，請濬范家港，令赴原吉所自效。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溪澗之水，散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堙塞，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按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常疏之，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倉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汐淤塞，已成平陸，艤沙游泥，難以施工。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與常熟白茆港皆廣川急流，徑行入海，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遏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徑達海，宜濬深闊，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預修圩岸以防暴流，則水患可息。帝命發民丁開濬，原吉役夫十餘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士吉至湖州，有逋糧六十萬石，同

事者欲滅其數以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爲也。」具以實奏，悉得免。　岷王楩益恣，沐晟稍持之，楩怒，譖晟。辛未，賜書諭楩，降其官屬，而召戒晟。　甲戌，李濬鎭江西。　五月丁丑，除天下荒田未墾者額稅。　癸未，宥死罪以下遞減一等。　帝慮功臣封有遺闕，令邱福等議，福等言：「都督僉事李彬功不在房寬下，陳亨子懋、王眞子通，俱未襲爵，陳賢、張興、陳志、王友功與劉才等。」丁亥，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彬豐城侯，懋寧陽伯，通武義伯，友淸遠伯，賢榮昌伯，興安鄕伯，志遂安伯。容、讓，皆帝壻也。　庚寅，捕山東蝗。　河南蝗，有司匿不以聞，戶部尚書郁新劾之，命逮治。　代王桂之復國也，頃之，帝賜之璽書曰：「聞弟縱戮取財，國人甚苦，告者數矣，且王獨不記建文時耶？」尋命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軍民斂財物，聽者治之。已復有告桂不軌者，賜敕列其三十二罪，召入朝，不至，再召，至中途，六月壬子，遣還，革其三護衞。　癸丑，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撫安軍民，有司奸貪者逮治。　丁巳，改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謚。　戊辰，鄭亨充總兵官，帥王聰、李遠鎭宣府，亨相度形便，自宣府至萬全、懷來，每數堡相距中擇一堡可容數堡士馬者，爲高城深池，浚井蓄水，謹瞭望，寇至夜舉火，晝鳴礮，併力堅守，規畫周詳，後莫能易。　秋七月庚寅，復貽書鬼力赤，時鬼力赤與瓦剌相仇殺，數往來塞下，敕邊將各嚴兵備之。　帝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嘗觀韻府、回溪二書，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百家，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八月己巳，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　甲戌，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　九月癸未，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窮民。　時威肅已致仕，千戶王欽訐其罪狀，立進欽指揮同知，於是左都御史陳瑛劾肅怨望有異圖。乙未，奪肅歷城侯爵，肅自殺。　岷王楩益沈湎，廢禮，擅收有司印信，殺戮吏民，帝怒，奪冊寶，尋以楩建文中久因繫，復予之，削其護衞。　日本入貢，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沒其船，諸犯禁者悉籍送京師。」帝曰：「外夷修貢，履險蹈危，有所齎以助資斧，豈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準時直市之，毋阻其向化心。」　西洋瑣里、剌泥諸國來貢，因攜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徵稅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遠人慕義來，乃取其貨，所得幾何，虧損國體多矣，其勿徵。」　帝以各衞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兵部尚書劉儁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從之。　冬十一月乙亥朔，頒曆於朝鮮諸國，著爲令。　壬辰，罷遣浚河民夫，召夏原吉等還。　甲午，北京地震。　乙未，帝御奉天門，命六科辦事官言事，因顧解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廣西羣蠻復叛，帝遣員外郎李宗輔齎敕招之，韓觀大陳兵示將發狀，而遣使與宗輔俱，桂林蠻復業者六千家，惟思恩蠻未附，而慶遠、柳、潯諸蠻方殺掠吏民，觀上章請討。丙申，與指揮葛森等擊殺理定諸縣山賊千一百八十有奇，禽其酋五十餘人，斬以徇，還所掠男女於民，而撫輯其逃散者。　楊渤等自安南還，黎季犛遣使進陪臣父老所上表，如其所以紿帝者。閏月丁卯，命禮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𡗝爲安南國王，𡗝尋遣使謝恩，然帝其國中自若也。　先是，瀋陽軍士唐順言：「衞河源出河南，至天津入海，南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里，若開衞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運糧餉，至衞河交運，公私兩便。」命廷臣議，未行。已而郁新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谿口跌坡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衞河。」乃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眞倉糧百五十萬餘石，赴陽武，由衞河轉輸北京。　初，惠帝御諸宦官嚴，帝起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獨朝廷虛實，帝深以爲忠於己，及即

位。始命中官偕顧成韓觀劉真何福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賜公侯服。位諸將上。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大權悉以委寄。又復置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命中官提督。又命錦衣衛緝民間情僞。北鎮撫司治詔獄。其後亦皆與中官相表裏。一代厲階肇於此矣。

二年春正月己巳。召世子高熾及高陽王高煦還京師。　夏原吉言蘇松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經久計。乃命復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大理少卿袁復爲之副。已復命陝西參政宋性佐之。　三月己酉。選二三甲進士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爲翰林院庶吉士。專屬翰林自此始。尋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增忱爲二十九人。命司禮監給紙筆。光祿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宅居之。帝時至館召試。五日一休沐。必使內臣隨行。且給校尉騶從。一時以爲榮。　庚戌。吏部請罪千戶違制薦士者。帝曰。馬周不因常何進乎。果才授之官。否則罷之可耳。　戊辰。改封敷惠王允熙甌寧王。奉懿文太子祀。　夏四月辛未朔。置東宮官屬。　壬申。道衍爲太子少師。加資善大夫。復其姓姚。賜名廣孝。廣孝未嘗臨戰陳。然事帝藩邸。定策起兵。戰守機事皆取決。論功爲第一。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　初帝在兵間。嘗許以高煦爲太子。及即位。邱福王寧皆言其功高。固請立之。兵部尚書金忠力爭。以爲不可。在帝前歷數古嫡孽事。帝不能奪。高煦長七尺餘。輕趫善騎射。兩腋若龍鱗者數片。恃功驕恣多不法。

世子太祖所立。皇長孫瞻基。智識傑出。帝喜之。以故徬徨未決。密以問解縉。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帝頷之。又問黃淮。淮贊立嫡以長。問尹昌隆。言亦如之。又令袁珙相世子。曰。天子也。相皇長孫曰。萬歲天子。帝意乃決。甲戌。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高燧趙王。命高煦之國雲南。高煦恚曰。我何罪。斥萬里。不肯行。　壬午。封汪應祖爲琉球國山南王。　李濬討永新叛寇。平之。　五月壬寅。李彬鎮廣東。王友充總兵官。帥舟師沿海捕倭。

帝以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六月丁亥。命汰之。蹇義等請在京各官額外添設者。送部別用。在外令所隸上官嚴行考覈。今年所取二甲三甲進士。量留七十員。分隸諸司觀政。各王府教授伴讀缺。於三甲內選用。餘悉遣歸進學。從之。　辛卯。振松江嘉興蘇州湖廣饑。　哈密安克帖木兒比年入貢。甲午。封爲忠順王。賜金印。　秋七月壬戌。鄱陽人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杖之。盡焚其書。　丙寅。振江西湖廣水災。　戶部侍郎古朴言。先奉詔令江西湖廣及蘇松諸府輸糧北京。今聞並患水潦。轉運艱難。而北京諸部歲幸豐。宜發鈔命有司增價收糴。減南方運。從之。

帝欲追進徐增壽爵。皇后力言不可。帝不聽。己亥。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昌襲。乃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終弗謝。自是徐達子孫有二公。分居兩京。　八月。安南故陪臣裴伯耆詣闕告難。言臣祖父皆執政大夫。死國事。臣母陳氏近族。臣以洪武末年禦寇東海。而賊臣黎季犛父子弒主篡位。屠戮忠良。滅族者以百十數。臣兄弟妻孥並遭害。臣棄軍逃遁。伏處山谷。輾轉數年。始得至此。季犛及其子蒼更易姓名。僭號改元。不恭朝命。願興弔伐之師。蕩除奸凶。復立陳氏後。臣死且不朽。會老撾送故安南王陳日煃弟天平至。亦上疏乞師討賊。帝命所司館之。　九月丙午。周王橚來朝。獻騶虞。百官請賀。帝曰。瑞

應依德而至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修省。丁卯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命自今御史巡行察吏毋得摭拾人言實否皆具實蹟以聞。胡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是月拜國子監祭酒不預機務時用法嚴峻國子生託事告歸者坐戍邊儼既任事即奏除之。蘇松水利工竣以葉宗人爲錢塘知縣縣爲浙江省會徭重豪有力往往以賄免貧民重困宗人令民自占甲乙書於冊以次僉役役乃均數理冤獄民以爲神。有番船飄至福建海岸詰之乃暹羅與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貨以聞帝曰二國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風正宜憐恤之豈可因以爲利所司其治舟給粟俟風便遣赴琉球。是月暹羅來貢賜列女傳百冊使者請頒量衡爲國永式從之。冬十月丁丑河決開封命河南都司布政司城池有衝決者即修之又命周王橚改封洛陽以避河患橚言汴隄固毋重勞民力乃止。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劾長興侯耿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懼自殺炳文太祖功臣以惠帝肺附戚賜等希旨劾之遂及賜又言祁陽教諭康孔高朝京師還枉道省母會母疾留侍九閱月不之官罪當杖帝曰母子暌數年一旦相見離違舍況有疾可矜也命復其官。十一月甲辰御奉天門錄囚。癸丑京師及濟南開封地震有聲敕羣臣修省。戊午蠲蘇松嘉湖杭水災田租。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尋以所進書尚多未備命縉與姚廣孝等重修之。十二月壬辰同州韓城黃河清。時朝廷有大事李景隆猶以班首主議諸功臣咸不平周王橚首發其建文時至邸受賂事鄭賜陳瑛亦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謀爲不軌詔勿問已朱能蹇義與文武羣臣廷劾景隆及弟增枝謀逆有狀六科給事中張信等復劾之詔削勳號絕朝請以公歸第奉長公主祀是月李至剛等復言景隆在家坐受閽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增枝多立莊田蓄僮僕無慮千百意叵測乃下景隆獄奪爵並增枝及妻子數十人錮私第沒其財產景隆嘗絕食旬日不死至永樂末乃卒。瑛又劾梅殷畜養亡命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乃諭戶部攷定公侯駙馬伯儀仗從人之數而別命錦衣衛執殷家人送遼東。安南遣使賀正旦帝出陳天平示之皆錯愕下拜有泣者裴伯耆責使者以大義惶恐不能答帝諭侍臣季犛父子悖逆而國中臣民共爲欺蔽一國皆罪人也朕爲能容。

三年春正月甲寅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敕責胡奃令具篡弒之實以聞。庚申復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以數年供給特勞故也。韃靼掃胡兒察罕達魯花等先後內屬。行部尚書雒僉言事忤帝意陳瑛劾僉貪暴二月己巳誅死瑛又劾駙馬都尉胡觀強取民間女子娶娼爲妾預知景隆逆謀以親見宥不改帝命勿治罷朝請瑛又劾觀怨望逮下獄自經死。癸未趙王高燧居守北京詔有司政務皆啓王後行高燧行皇太子百官送之江東驛茹瑺不至遣歸里。安克帖木兒兄子脫脫襲封忠順王。三月甲寅免湖廣被水田租。夏四月除直隸浙江湖廣四川廣東江西福建河南戶絕田三萬五千一百八十餘頃租。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或又以爲在海外帝疑之欲遣使蹤跡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六月己卯命太監鄭和及其儕王景宏等將士卒二萬七千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六十二遍歷占城及西洋古里滿剌加諸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中官將兵自此始。庚辰命王聰行邊覘敵別遣中官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大饑甲申命夏原吉帥俞士吉袁復及左通政趙居任往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又命姚廣孝亦往振廣孝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而還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

者原吉馳疏止之廣孝至稱原吉曰古之遺愛也　庚寅安南遣使
從李琦等入朝謝罪抵言未嘗僭號改元請迎陳天平歸奉爲主帝
復命行人聶聰齎敕往諭言果迎還天平事以君禮當建以上公封
以大郡　先是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
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千萬戶官
軍不下二百萬家諭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餘萬錠乃命大口
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減半行之歲餘是月免天下農民戶口
食鹽鈔　韃靼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帥妻子及部落五千馬駝萬
六千因宋晟來歸秋七月賜把都帖木兒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姓
名柴秉誠並授都督僉事賜畜產鈔幣使帥所部居涼州耕牧自是
降附者益衆邊境日安矣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帝歎曰新理邦
賦量計出入今誰可代者輟朝一日賜葬祭而召夏原吉還理部事
新長於綜理密而不繁其所規畫後不能易　九月丁酉蠲蘇松嘉
湖水災田租二百三十八萬石　丁巳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　王
佐鎮雲南忘威福贓巨萬數被劾徵下獄死　冬十月駙馬都尉梅
殷入朝都督僉事譚深指揮趙曦擠殷笪橋下溺死以殷自投水聞
寧國公主牽帝衣大哭曰駙馬安在帝曰爲主跡賊無自苦都督同
知許成乃言殷死狀命法司治深曦罪斬之籍其家遣官爲殷治喪
官其二子丙子封成爲永新伯賜公主書曰駙馬殷雖有過失兄以
至親不問比聞溺死甚疑之都督許成來首已加爵賞謀害之人悉
置重法特報妹知之瓦剌灰者降人也事殷久請深曦實殺殷請於
帝斷二人手足剖其腸祭殷遂自縊死　齊王榑既歸國益驕縱帝
與書召來朝諭王無忘患難時榑不悛陰畜刺客招異人術士爲呪
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城並城築苑牆斷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
李拱曾名琛等上急變榑拘匿以滅口丁卯詔索拱曾榑改過時周
王橚亦中浮言上書謝罪帝封其書示榑　戊子頒祖訓於諸王

先是日本對馬臺岐諸島賊掠濱海居民帝因其使諭其王使自捕
之十一月日本來貢并執賊魁二十人以獻帝嘉之遣鴻臚少卿潘
賜中官王進賜王九章冕服及銀幣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其國
自治使者至寧波盡置其人於甑蒸殺之　癸巳封宋晟爲西寧侯
八百大甸寇邊遏貢使十二月沐晟帥師及車里木邦諸宣慰兵
破其猛利石崖諸寨八百恐戊辰遣人詣軍門降　安南復遣使從
聶聰迎陳天平聰力言胡𡗝誠可信庚辰令天平還國敕廣西左右
副將軍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之前大理寺卿薛嵓爲輔封胡𡗝爲
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　張輔妹爲帝妃邱福朱能言輔父子功
俱高不可以私親故薄其賞是歲進封輔爲新城侯　帝以諸番貢
使益多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館之
四年春正月丙辰初御午朝諭六部及近臣曰早朝四方奏事多君
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
晡朕倦於聽納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榷也　西域
貢佛舍利鄭賜請因是釋囚帝曰梁武元順溺佛教有罪者不刑紀
綱大壞此豈可效乎　三月辛卯朔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孔子
服皮弁行四拜禮已御彝倫堂授經設几榻賜講官及大臣翰林坐
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序進坐講諸生圜立以聽　甲午設遼東馬市
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朵
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匹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
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丙午黎季犛父子伏兵邀
殺陳天平於芹站薛嵓自經死黃中等引兵還　夏四月己卯帝御
便殿閱書史問文淵閣藏書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略帝曰士庶人家稍有餘貲尚欲積書況朝廷乎乃命禮部遣使四
出購求遺書　五月丁酉振常州廬州安慶饑　齊王榑以三月來
朝廷臣劾其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

帝聞之不懌留之京師庚戌削官屬護衛誅指揮柴直等盡出樽繫囚毀所造不法器械羣臣請罪教授葉垣等帝曰王性兇悖朕溫詔開諭至六七猶不悟教授輩如王何垣等先自歸發其事可勿問　諭法司曰決獄貴明而無滯若無辜逮繫久不疏決至於病危設死是枉殺之也今天氣已熱徒流以下令所在發遣　六月己未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鄭賜言宋盛時嘗行之帝曰天下至大京師不見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無可賀也　丙寅南陽獻瑞麥諭禮部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爲豐年之兆命薦之宗廟　帝聞陳天平死大怒決意出師解縉諫不聽秋七月辛卯朱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帥李彬陳旭等十八將兵八十萬分道討安南劉儁參贊軍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督餽禮部郎中鄒濟從幕府司奏記黃中呂毅並從軍自贖帝親送能於龍江命洽先赴廣西偕韓觀選士兵三萬會太平彬齎征夷副將軍印授晟詔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釋之罪人既得立陳氏子孫賢者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禾稼毋攘財貨掠子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　乙巳申誹謗之禁　廷臣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閏月壬戌詔以明年五月興工分遣尚書宋禮如四川侍郎師逵金純如湖廣古朴如江西都御史劉觀如浙江史仲誠如山西採木命陳珪等董治甎甓徵天下工匠選在京諸衛及河南山東諸處軍民赴北京供役　八月丁酉詔通政司凡上書奏民事者雖小必以聞　齊王榑既被留益有怨言帝命召其子至京師癸丑並廢爲庶人　九月戊辰振蘇松常杭嘉湖流民復業者二萬餘戶　冬十月戊子成國公朱能行次龍州病卒年三十七能於諸將中年最少善戰張玉善謀帝倚爲左右手玉歿後軍中進止悉諮能能身長八尺雄毅開豁善撫士卒居家孝友位列上公未嘗以富貴驕人卒之日將校皆爲流涕敕葬昌平追封東平王謚武烈　朱能既卒張輔代領其衆自憑祥進師度坡壘關望祭安南境內山川檄黎季犛父子二十大罪諭國人以輔立陳氏子孫意乙未克隘留關進破雞陵關師次芹站走其伏兵遂造浮橋於昌江以濟前鋒抵富良江北嘉林縣而輔由芹站西取他道至江北府新福縣沐晟亦帥師由蒙自徑野蒲斬木通道奪猛烈棚華諸關隘舁舟夜出洮水渡富良江庚子至白鶴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洮沱富良四江爲險賊緣江南北岸立柵聚舟其中築城於多邦隘城柵橋艦相連九百餘里兵衆七百萬欲據險以老輔師輔自新福移軍三帶州簡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　十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薦之太廟賜百官　法司進月繫囚數凡數百人大辟十之一帝諭刑部尚書呂震等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繫不決天氣沍寒必有枉死者凡雜犯死罪以下約二日悉準贖發遣　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文雅狂妄請置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而廢之瑛刻薄非助朕爲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　十二月辛卯赦天下殊死以下　帝聞朱能卒敕拜張輔征夷將軍制詞以李文忠代開平王常遇春爲比且言乘冬月瘴癘未興宜及時滅賊前指揮同知陳忠自簡招市舁小舟入江劫賊水寨破之輔進軍次富良江北議於嘉林江上流濟師遣驃騎將軍朱榮陳下流十八里日增其數以惑賊又作舟筏爲欲濟狀賊果分兵渡江登岸榮等奮擊大破之沐晟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遣陳旭攻洮州造浮橋濟師遂俱抵城下輔軍西南晟軍東南陽欲他攻以懈賊丙申令黃中等將死士持炬火銅角夜四鼓越重濠雲梯傅其城都指揮蔡福及忠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城下兵鼓譟繼進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斬其帥二人追至繖圓山盡焚緣江木柵俘斬無算

丁酉克其東都轉吏民撫降附來歸者日以萬計癸卯輔遣旭及李彬克賊西都又分軍破其援兵黎季犛焚宮室倉廩竄舟遁入海三江郡縣相繼納款抗拒者輒擊破之士民上書陳黎氏罪惡日以百數 辛亥甌寧王允熙邸第火王暴薨年十六諡哀簡 侯顯與哈立麻將至命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欲郊勞夏原吉不可乃止及哈立麻至帝延見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鈔二萬錠諸物稱是從者皆有賜儀仗什器多以金銀爲之道路烜赫原吉見哈立麻不拜帝笑曰卿欲學韓愈耶 是歲琉球中山進閹豎數人帝令禮部還之部臣言還之慮阻歸化之心請但賜敕止其再進帝曰諭以空言不若示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必將繼進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豈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五年春正月張輔遣王友及指揮柳琮等濟自注江悉破籌江困枚萬劫普賴諸寨斬首二萬七千餘級賊將胡杜聚舟盤灘江輔使降將陳封襲走之盡得其舟遂定東潮諒江諸府州己巳擊破季犛舟師於木丸江斬首萬級禽其將校百餘人溺死者無算追至膠水縣悶海口還軍築城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 解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漢王高煦以太子之立深恨縉太子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縉又諫曰是啓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寖衰邱福等議稍稍傳達外廷高煦遂譖縉洩禁中語二月庚寅坐縉廷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改左中允尹昌隆爲禮部主事 帝命哈立麻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躬自行香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慶雲天花甘露甘雨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大喜廷臣表賀學士胡廣獻聖孝瑞應頌帝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三月丁巳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給印誥如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帝將刻玉印賜哈立麻以璽示黃淮淮曰朝廷賜番僧有敕用敕命寶遣二寶今此玉較大非所以示遠人尊朝廷帝悟乃易之 遣胡濙頒御製諸書幷訪仙人張邋遢徧歷州郡鄉邑隱察惠帝所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 安南賊入富良江舟亘十餘里截江立寨陸兵亦數萬人辛巳張輔與沐晟將步騎夾岸迎戰柳升以水軍橫擊大破之獲僞尚書阮希周等斬賊數萬江水爲赤 夏四月己酉振順天河間保定饑 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姚廣孝侍說書 張輔乘勝窮追黎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陸走官軍至忽大雨水漲數尺遂畢渡至茶籠縣知季犛走乂安府遂循生厥江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命柳升出海追賊賊數敗不能軍五月甲子永定衛卒王柴胡等生禽季犛於海口天琴山土人武如卿等獲黎蒼於永盎海口高望山及其僞太子諸王將相大臣等檻送京師安南平宣詔訪求陳氏子孫耆老千一百二十餘人詣軍門言陳氏爲黎賊殺盡無可繼者安南本中國地乞仍入職方同內郡輔等以聞 河南饑有司有匿災者逮治之諭都察院曰河南郡縣薦罹旱潦有司不以聞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十不及四五或十不及一至掇草實爲食聞之惻然亟發粟振之已有飢死者此朕任用匪人之故已悉置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凡災傷不以聞者罪之不宥 安南既平羣臣請如耆老言設郡縣六月癸未朔詔告天下改安南爲交阯以呂毅掌都司事黃中副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參政王平爲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爲按察使裴伯耆授右參議黃福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設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乂安順化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設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隸布政司分轄二十九縣

其他要害咸設衛所控制之敕有司陳氏諸王被弒者咸予贈謚建祠治冢各置灑掃二十戶宗族被害者贈官軍民死亡暴露者瘞埋之居官者仍其舊與新除者參治黎氏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悉放免禮待高年碩德鰥寡孤獨無告者設養濟院懷才抱德之彥敦遣赴京又命韓觀措置交阯緣途諸堡自唐之亡交阯淪於蠻服者四百餘年至是復入版圖諸王百官奉表稱賀　山陽民里社賽神有丁鈺者誣以聚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法司因稱鈺忠己丑擢刑科給事中　甲午詔自永樂二年六月後犯罪去官者悉宥之　柳潯諸蠻乘韓觀出復叛觀旋師抵柳州蠻望風遁匿觀請俟秋涼深入且請濟師帝使使發湖廣廣東貴州三都司兵乙未張輔遣都督朱廣方政以征交阯兵協討　癸卯詔張輔等訪求交阯人士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及容貌魁岸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脈悉以禮敦致送京錄用於是輔等先後奏舉九千餘人　時遠方初定軍旅未息庶務繁劇黃福隨事制宜咸有條理上疏言交阯賦稅輕重不一請酌定務從輕省又請循瀘江北岸至欽州設衛所置驛站以便往來開中積鹽使商賈輸粟以廣軍儲官吏俸廩倉粟不足則給以公田又言廣西民饋運陸路艱險宜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以給皆報可於是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專務寬大拊循其民羣臣以細故謫交阯者福咸加拯卹甄其賢者與共事由是至者如歸　故魏國公徐輝祖卒　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年四十六遺言勸帝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毋驕畜外家又告皇太子曩者北平將校妻為我荷戈城守恨未獲隨皇帝北巡一賚卹之也帝悲慟為薦大齋於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為具物謚曰仁孝皇后　丁卯河溢河南　帝諭羣臣曰徐輝祖與齊黃輩謀危社稷朕念中山王有大功曲赦之今輝祖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辛巳命輝祖子欽襲封魏國公　西寧侯宋晟卒晟凡四鎮涼州前後二十餘年威信著絕域帝以晟舊臣有大將材專任以邊事所奏請輒報可御史劾晟自專帝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統制一邊寧能盡拘文法即敕晟以便宜從事及卒長子瑄先於惠帝時死靈璧之難帝愍之故其子不得嗣以晟次子駙馬都尉琥嗣侯八月乙酉何福移鎮甘肅　庚子錄囚雜犯死罪減等論戍流以下釋之　黎季犛既禽餘黨竄山谷中出沒為寇都督僉事高士文帥所部敗之廣源進圍其寨晝夜急攻垂破賊突走士文追與戰中飛石死所部復追賊賊失巢潰散遂為指揮程瑒所滅　九月壬子鄭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陳祖義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祖義以廣東人據有其地剽掠海上行旅苦之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潛謀邀劫有施進卿者告於和祖義來襲被禽戮於都市以進卿為舊港宣慰使　乙卯黎季犛黎蒼俘至闕下帝御奉天門受之與偽將相胡杜等悉屬吏赦蒼弟衛國大王澄子芮所司給衣食大賚將士　冬十月諸軍討潯柳蠻者皆集廣西分道進勦韓觀自以貴州兩廣兵由柳州攻馬平來賓遷江賓州上林羅城融縣皆破之會兵象州復進武宣東鄉桂林貴平永福斬首萬餘級禽萬三千餘人羣蠻復定　十一月丙寅彗星見諭趙王高燧曰彗見燕分爾謹慎出入伺察邊境毋或怠忽　進胡廣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黃淮右春坊大學士楊榮右庶子楊士奇金幼孜左右諭德諭吏部直內閣諸臣考滿勿改他任　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籍以進帝閱之無楊士奇名召問對曰奇赴廣時羣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燬籍　山西旱命劉觀馳傳往散遺採木軍民　姚廣孝等增修文獻大成成凡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更賜名永樂大典

帝親製序冠之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先是武進陳濟以布衣召為總裁發凡起例區分鉤考其力為多及是授右贊善濟洽之兄也 交阯既平得神機槍砲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建鐵西鐵大小不等發用車用架用樁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隨宜而用為行軍要器先是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謂之五軍掌營陣又以邊外降丁三千置營掌巡哨及是增置神機營掌火器三大營之制始此

六年春正月丁巳岷王楩復有罪罷其官屬 二月丁未除北京永樂五年以前逋賦免諸色課程二年 三月癸丑陳懋為征西將軍鎮寧夏 乙卯除河南山東山西永樂五年以前逋賦 帝以明年將北巡召顧成至京命輔太子監國成頓首言太子仁明廷臣皆賢輔導之事非愚臣所及請歸備蠻乃賜金帛遣還時羣小謀奪嫡太子不自安成入辭文華殿因曰殿下但當竭誠孝敬孳孳卹民萬事在天宵人不足措意 韃靼阿魯台以鬼力赤非元裔殺之迎本雅失里於別失八里立為可汗帝聞之以書諭本雅失里曰自元運既訖順帝後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善終者我皇考太祖高皇帝於元氏子孫加意撫卹來歸者輒令北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歸嗣為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朕之心即皇考之心茲元氏宗祧不絕如綫去就之機禍福由分爾宜審處之不聽 夏四月丙申雲南巡按御史陳敏言雲南自洪武中已設學校請如各布政司三年一鄉試從之 五月壬戌夜京師地震 六月庚辰詔罷北京諸司不急之務及買辦以甦民困流民來歸者復三年 禮部尚書鄭賜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為同官趙羾所間憂悸卒 丁亥張輔沐晟還上交阯地圖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帝問夏原吉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遷官為後日費無窮也帝是之 秋七月癸丑論平交阯功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王友清遠侯封柳升安遠伯追封高士文建平伯令其子福嗣餘爵賞有差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帝每御便殿闕門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 初大軍討黎季犛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偕其黨陳希葛逃去與化州偽官鄧悉阮帥等謀亂定乃僭號稱大越紀元興慶出沒乂安化州山中伺大軍還即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寇交州近境慈廉威蠻上洪天堂應平石室諸州縣皆響應守將屢討之無功八月乙酉命沐晟為征夷將軍統雲南貴州四川軍四萬人由雲南往討劉儁仍參贊軍務別遣使齎敕招賊予世官賊不應 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帥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次福建遣中官往宴勞所過州縣皆宴比至帝獎勞再三宴於奉天門妃以下饗於他所禮畢送歸會同館禮官請王見親王儀帝令準公侯禮 九月己酉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癸亥鄭和復使西洋 冬十月楊榮以父喪起復 麻那惹加那卒於會同館帝哀悼輟朝三日遣官致祭有司具棺槨明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建祠墓側祀以少牢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國王遣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送歸國 十一月丁巳錄囚 十二月丁酉沐晟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參贊尚書劉儁且戰且行至大安海口颶風作揚沙晝晦為賊所圍與都督僉事呂毅參政劉昱俱死之 柳升陳瑄李彬等帥舟師分道沿海捕倭 先是湖廣右布政使儀智坐事謫役通州既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帝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對即日召之至拜禮部左侍郎

明紀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䘏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二 起永樂七年己丑訖永樂十四年丙申凡八年

七年春正月癸亥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著爲令。初帝招徠遠人洪武時上中下馬給茶八十斤至六十斤者皆遞增其數由是市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碉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損乃申嚴茶禁增設洮州甘肅茶馬司。二月乙亥遣使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八十以上賜酒肉九十加帛。丙子徵致仕知府劉彥才等九十二人分署府州縣。辛巳以北巡告天地宗廟社稷壬午發京師皇太子監國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其餘常務悉啓太子處分常朝於午門左視事大朝賀拜表受詔在文華殿留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及姚廣孝等輔太子皇長孫瞻基及夏原吉胡廣楊榮等俱扈行榮有母喪乞歸不許。張輔復爲征夷將軍帥王友等討簡定發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廣西軍四萬七千人從征。茹瑺之遣歸也爲家人所訟逮至京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橞橞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橞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陳瑛遂劾瑺違祖訓逮下錦衣獄瑺知不免命子銓市毒藥服之死法司劾銓毒其父請以謀殺父母論後以銓實承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二十七人謫戍河池瑺居官謹慎謙和有容其死也人頗惜之。會試中陳燧等九十五人皇太子令送國子監進學俟帝還京廷試。戊子帝謁鳳陽皇陵三月甲辰次東平州望祭泰山辛亥次景州望祭恆山北京諸司奏至帝見都督僉事平安名曰平保兒尚在耶乙卯安自殺命以指揮使祿給其子壬戌至北京癸亥大賚官吏軍民丙寅詔起兵時將士及北京効力人民雜犯死罪咸宥之充軍者官復職軍民還籍伍。壬申柳升敗倭於靑州海中追至金州白山島而還敕班師。夏四月癸酉朔皇太子攝事太廟。帝聞趙王高燧諸不法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高燧冠服已而得免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爲長史子莊隨事匡正亨道同心輔導高燧稍改行。壬午海寇犯欽州副總兵李珪遣將擊敗之。閏月戊申命皇太子所決庶務六科月一類奏。丙辰諭行在法司重罪必五覆奏。帝將營壽陵命禮部選明地理者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五月己卯封其山曰天壽王通董工匠營作之。初元遺臣猛可帖木兒據西部瓦剌地帝起兵與之通和已而猛可死衆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帝數遣使招諭乃貢馬請封乙未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六月壬寅考覈北畿山東郡縣長吏以汶上知縣史誠祖治行爲第一賜璽書勞之特擢濟寧知州仍視縣事下易州同知張騰於獄誠祖解州人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太祖納之命知汶上爲治廉平寬簡既得旌益勤於治屢當遷職輒爲民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時靑田知縣謝子襄錢塘知縣黃信中開化知縣夏升並九載課最當遷其部民相率訴於上官乞再任事聞擢子襄處州知府信中杭州升衢州俾治其故縣又東阿知縣貝秉彝以禮義導民尤善綜畫凡廢鐵敗皮朽索故紙悉藏之暇令工匠煑膠鑄杵擣紙絞索貯於庫帝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貯濟用工遂速竣帝將召之耆老百餘人詣闕請留報許其後縣令久任者嵩縣知縣吳祥閱二十二年遵化知縣李信閱二十七年鄒縣知縣房昺閱二十餘年吏民皆愛戴之吉水知縣錢本忠亦卒官留葬其地得民如誠祖。本雅失里糾阿魯台將入寇爲瓦剌所敗走臚朐河欲收諸部潰卒窺河西詔何福嚴兵爲備會獲其部曲完者帖木兒等辛亥復遣給事中郭驥賚書諭之驥至被殺。丁卯召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問其出身

皆由進士及監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
史爲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遂黜秉等爲鴻臚寺序
班詔自今御史勿復用吏　韃靼丞相脫卜平章都連及王子國公
司徒十餘人帥所部駐亦集乃乞內附何福以聞令楊榮往佐福經
理盡降其衆福親至亦集乃鎮撫之送其酋長於京師　帝聞郭驥
死大怒秋七月癸酉邱福爲征虜大將軍王聰火眞副之王忠李遠
爲左右參將帥十萬騎討本雅失里福將行諭之曰兵事須慎重自
開平以北即不見寇宜時時如對敵相機進止不可執一一舉未捷
俟再舉已行又連賜敕曰軍中有言敵易取者慎勿信之八月福出
塞帥千餘人先至臚朐河南遇游騎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
飲之酒問本雅失里所在尚書言聞大兵來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
里福大喜曰當疾馳禽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而後進福不從
以尚書爲鄉導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陽敗引去福銳意乘之
李遠諫曰將軍輕信敵間懸軍轉鬬敵示弱誘我深入進必不利退
則懼爲所乘獨可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然炬
鳴礮張軍勢使彼莫測俟我軍畢至併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師而
還始上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厲
聲曰違命者斬即先馳麾士卒隨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
俱甲寅敵大至圍之數重聰戰死遠帥五百騎突陳殺數百人馬蹶
與福等皆被執死遠罵不絕口以死一軍皆沒敗聞帝震怒以諸將
無足任者遂決意親征　簡定僭稱越上皇別立陳季擴爲帝紀元
重光勢張甚張輔以賊負江海不利陸師乃駐北江仙游縣就叱覽
山伐木大造戰艦招諒江北諸避寇者復業遣破慈廉州遇門江廣
威州孔目柵以盤灘地最要衝遣都督同知徐政守之賊黨鄧景異
來攻政與戰飛鎗貫脅猶督兵力戰竟敗賊政亦腹潰死輔偵知景
異扼南策州盧渡江太平橋乃進軍鹹子關僞金吾將軍阮世每衆

二萬舟六百餘立柵樹樁保江東南岸庚申西北風急輔督陳旭朱
廣俞讓方政等以划船齊進乘風縱火礮矢驟發斬首三千級生禽
僞監門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進擊景異景異先走
遂定交州北江諒江新安建昌鎮蠻諸府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封何福寧遠侯命軍中事先行後聞　張輔追賊至太平海口鄧
景異以三百艘迎敵復大破之獲其黨范必栗陳季擴遣使自稱前
安南王孫求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王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
不知其他叱斬之遣朱榮蔡福等以步騎先進輔帥舟師繼之由黃
江阿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轉入神投海口盡去賊所樹樁柵十餘
日抵清化水陸畢會簡定奔演州季擴走乂安帥景異等皆遁遂駐
軍分捕餘黨　甲戌贈北征死事李遠莒國公王聰漳國公　丙子
鄭亨帥師巡邊　壬午郭亮備禦開平　都連等叛去陳懋追禽之
黑山盡收所部人口畜牧　冬十月丁未削邱福王忠火真爵徙福
家屬於海南　簡定走美良縣吉利柵張輔入磊江窮追及之定走
入山大索不得遂圍之十一月戊寅定及僞將相陳希葛阮汝勵阮
晏等俱就禽送京師誅之　十二月庚戌賜濟寧至良鄉民頻年遞
運者田租一年　壬子進陳懋爵爲侯　時命中官剌事守京城內
使言城門郎縱酒擅離所守城門郎亦言以母病白內使暫歸即來
嘗以事忤內使故構臣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使上罔朝廷下誣
無罪者下錦衣衛治之因令榜示凡內官內使言事不實及挾私枉
人者置重典皇太子喜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楊士奇曰殿下
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爲也太子稱善工部侍
郎陳壽言方今兵民交困宜休養生息又乘間言左右干恩澤者多
恐累明德太子深納之嘗目送之出顧侍臣曰侍郎中第一人也劉
觀坐事爲太子譴責帝聞之以大臣有小過不宜遽折辱特賜書諭
太子　陳迪之死也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溝中得免及是爲怨

冢所訐帝宥其死徙登州遂爲蓬萊人　交阯賊黨僞王阮帥檜金吾上將軍杜元措等據東潮州安老縣宜陽社衆二萬餘人

八年春正月張輔進擊之斬四千五百餘級禽其黨范支陳原卿阮人柱等二千餘人悉斬之築京觀會帝召輔還留沐晟討賊輔言陳季擴阮帥胡具鄧景異等尚在演州又安遏清化而鄧鎔塞神投福成江口據清化要路出沒又安諸處若諸軍盡還恐沐晟兵少不敵請留都督江浩都指揮俞讓花英師祐等軍佐晟守禦從之　辛未召陳懋隨征漠北　己卯皇太子攝祀天地於南郊　癸巳免去年揚州淮安鳳陽陳州水災田租命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贖軍民所鬻子女謙請振皇太子諭之曰軍民困極而卿等從容請啓彼汲黯何如人也　二月辛丑以北征詔天下　乙巳皇太子錄囚奏貸雜犯死罪以下　丁未帝發北京夏原吉總行在九卿事胡儼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每日於奉天門左視事軍機及王府要務啓皇太子處分仍奏聞行在胡廣金幼孜楊榮及兵部尚書方賓刑部侍郎金純扈行並與機密師逵總督饋餉逵請量程置頓堡更遞轉輸從之　時諸司草創夏元吉每旦入佐太孫參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荅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啓監國上下肅然　癸亥遣祭所過名山大川乙卯大閱張輔諫帝於興和命隸兵宣府萬全督運北征三月丁卯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督左右哨陳懋劉才督左右掖劉江督前哨江乘夜據清水原甲戌次鳴鑾戍乙亥誓師　帝數召胡廣等對幄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輒命金幼孜記之行或稍後遣騎四出求索一日廣等失道陷谷中暮夜幼孜墜馬廣及金純去不顧楊榮爲幼孜結鞍行又輒墜榮乘以己騎明日始達行在所是夜帝遣使十餘輩迹榮幼孜不獲比至喜動顏色　涼州衛千戶虎保永昌衛千戶亦令眞巴等叛衆數千屯據驛路新附伯顏帖木兒等應之西鄙震動都指揮李智擊之不勝賊攻永昌涼州城皇太子命都督費瓛往討至涼州智及都指揮陳懷以師會遂進兵鎮番遇賊於雙城瓛擊其左懷等擊其右賊大敗走斬首二百餘級追奔至黑魚海獲賊千餘馬駝牛羊十二萬虎保等遁乃班師虎保之叛也吳允誠方從出塞其妻與子管者居涼州虎保等誘脅允誠衆欲叛去管者母子召部將保住卜顏不花等授以計禽其黨誅之帝嘉之授管者保住俱指揮僉事保住賜姓名楊效誠　夏四月庚申帝次威虜鎮以橐駝所載水給衛士視軍士皆食始進膳五月丁卯次臚朐河更其名曰飲馬命王友劉才築城河上選勇士三百人爲衛不以隸諸將令楊榮領之本雅失里聞大軍至懼欲與阿魯台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甲戌帝渡飲馬河追本雅失里聞知院失乃干欲降令友將士卒先行遇敵相機勦滅友等至與敵相拒一程迂道避之應昌軍中乏食多死者帝震怒屢旨切責奪其軍以屬張輔己卯至斡難河本雅失里拒戰給事中張益歿於陣都指揮使吳成疾戰帝一麾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孳畜以七騎遁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丙戌還次飲馬河詔移師征阿魯台　丁亥回回哈剌馬牙殺指揮劉秉謙據肅州衛以叛約赤斤蒙古千戶塔力尼爲援拒不應千戶朱迪等討哈剌馬牙平之詔進赤斤所爲衛擢塔力尼指揮僉事　沐晟追陳季擴至虞江賊棄柵遁追至古靈縣及會潮靈長海口斬首三千餘級獲僞將軍黎弄季擴大遯　六月甲辰帝自青楊戍度飛雲壑次靜虜鎮與阿魯台遇諭之降阿魯台欲來衆不可乃遣使僞降帝察其詐命諸將嚴陣以待阿魯台悉衆來犯帝自將精騎迎擊柳升將神機火器爲前鋒鄭亨帥衆先進矢下如注阿魯台墜馬遂大敗之追北百餘里丁未又敗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己酉至廣漠戍班師鷹揚將軍金玉爲殿至長秀川收敵所棄牛羊雜畜互數

十里軍食之楊榮請盡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爲倍償軍賴以濟秋七月丁卯次開平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西寧侯宋琥爲前將軍鎮甘肅 辛巳振安慶徽州鳳陽鎮江饑 壬午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甲午論功行賞有差八月壬寅進封柳升安遠侯 寧遠侯何福有才略帝以其太祖時宿將推誠任之聘其甥女爲趙王妃福亦善引嫌有事未嘗專決及從北征數違節度羣臣有言其罪者福益怏怏有怨言師還陳瑛復劾之福懼乙卯自縊死爵除趙王妃亦廢 庚申河溢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命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玉從子也 初師逵採木湖湘以十萬衆入山闢道路召商賈軍役得貿易事以辦然頗嚴刻民不堪長沙妖人李法良乘機爲亂民多從之皇太子命李彬移兵討賊漢王高煦忌太子有功譖言彬不可用黃淮曰彬老將必能滅賊願急遣彬至卒禽法良左中允周幹劾逵太子以帝所特遣置不問 九月己巳幸天壽山 冬十月丁酉發北京命夏原吉侍皇長孫周行鄉落觀民間疾苦原吉取藿以進曰願殿下嘗此知民艱 倭寇福州 十一月甲戌帝還京師 十二月癸巳阿魯台遣使貢馬 戊午陳季擴奉表乞降帝心知其詐姑許之授交阯右布政使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並都指揮陳原樽右參政潘季祐按察副使季擴雖請降攻剽如故交人苦中國約束又數爲吏卒侵擾往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 陳瑛劾隆平侯張信強占丹陽練湖八十餘里江陰官田七十餘頃請下有司驗治帝曰瑛言是也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家僮阻之以擅利王聞卽歸其地於官今信何敢爾命法司雜治之尋以舊勳不問瑛爲都御史數年所論劾勳戚大臣十餘人皆陰希帝指其宅所傾陷又數十人帝以爲能發奸寵任之方帝北巡御史袁綱覃珩至兵部索皁隸主事李貞猝無以應綱珩銜榜之瑛瑛劾貞受皁隸金下獄拷掠死皁隸死者三人貞妻擊登聞鼓訴冤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得實下綱珩獄刑科給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綱珩朋奸蒙蔽擅殺無辜不宜獨宥太子曰瑛大臣爲下所欺不能覺察耳置勿問又有學官坐事謫充太學膳夫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恣太子謂瑛曰御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時太子深惡瑛以帝方寵任無如何頃之帝亦寖疏瑛 以顧佐爲應天府尹剛直不撓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肅 是年失捏干寇黃河東岸寧夏都指揮王俶敗歿 始命中官王安等監都督譚青軍馬靖巡視甘肅馬騏鎮交阯

九年春正月丙子柳升鎮寧夏 帝以陳季擴終無悛心己卯復以張輔爲征虜副將軍會沐晟討之輔至申軍令都督黃中素驕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丙戌李彬陳瑄帥浙江福建兵捕海寇 二月辛亥陳瑛有罪下獄死 丙辰詔赦交阯嘯聚山林者罪軍復伍民復業其官員軍民有犯已未發覺咸宥之 丁巳倭掠廣東陷昌化千戶所殺守將敕副總兵李珪戴罪自贖 時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百七十里入衞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元至元中所開會通河自東平安民山至臨淸四百五十餘里淤者僅三之一濬之便己未命宋禮金純及都督周長往治之已而張信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濬而通之使循故道則水勢可殺三月壬午命徐亨及工部侍郎蔣廷瓚等偕純相治并命禮總其役 戊子劉江鎮遼東 夏六月乙巳鄭和還自西洋和初經錫蘭山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和歸復經其地亞烈苦奈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五萬劫和舟和覘賊大衆既出國內虛帥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舟者聞之還

自敗復大破之獻俘於朝朝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幷妻子皆釋歸更擇其族之賢者耶把乃那立以爲錫蘭山王由是海外諸番益服　解縉之謫廣西也禮部郎中李至剛言其怨望改交阯命督餉化州入奏事京師值帝北征謁皇太子而還既漢王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會縉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及偁下詔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及至剛皆下獄高煦又譖侍郎陳壽許思溫及前侍郎馬京亦皆下獄壽貧不能給朝夕官屬有饋之者拒不受竟與京思溫俱死獄中帝數以事怒太子所行事率多更置耿通諫曰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言之帝不悅召楊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之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託帝乃悅或問太子亦知有讒人乎曰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　陳季擴據月常江樹樁四十餘丈兩崖置柵二三里列船三百餘艘設伏山右秋七月丙子張輔沐晟等水陸並進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等來拒輔令朱廣等運艦拔樁以進自帥方政等以步隊勦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帥等皆敗走生禽僞將軍鄧宗稷黎德彝阮忠阮軒等獲船百二十艘輔乃督水軍勦季擴　河南陝西大疫遣使振卹陝西巡按御史魏源言諸府倉粟積一千九十餘萬石足支十年今民疫妨農請輸鈔代兩稅之半從之　海寧潮溢漂沒甚衆自海門至鹽城百二十里隄並圮命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爲捍潮隄萬八千餘丈　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按察使周新奏之夏原吉爲居任解帝命覆視得蠲振如新言時湖廣河南順天揚州相繼大水並遣使振之　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堽城及戴村壩橫亙五里遏汶流使南不入洸北不歸海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

者十之四北流達臨淸者十之六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淸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衞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以接舊河金純亦引河復故道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八月禮還京師又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又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並湖地設水櫃陡門在漕河西曰水櫃以蓄泉在東曰陡門以洩漲凡發山東徐州應天鎭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十一萬石有奇二十旬而工成運道遂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　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帥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　九月戊寅諭法司死罪必五覆奏　壬午命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著爲令　蹇義熟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辦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舊臣見親用者義與夏原吉齊名中外稱曰蹇夏九載滿帝親宴之於便殿指二人謂羣臣曰高皇帝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　朝鮮使臣將歸例有賜賚禮部尚書趙羾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

冬十月乙未寬北京謫徙軍民賦役　忠順王脫脫暴卒擢都指揮同知哈剌哈納爲都督僉事鎭守哈密癸卯封脫脫從弟兎力帖木兒爲忠義王　帝以太祖實錄雖有成書而監修官李景隆茹瑺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詳乃命胡廣等復修姚廣孝監之　戶部侍郎王彰奉使祀西嶽過新安民鬻子女償賦彰以聞十一月戊午蠲陝西逋賦贖還所鬻　張輔聞石室福安諸州縣僞龍虎將軍黎蕊等斷銳江浮橋阻生厥江交州後衞道路遂往捕之癸亥蕊及苑櫟來拒蕊中矢死斬僞將軍阮陀獲僞將軍楊汝梅防禦使馮翕斬首千五百級追殺餘賊殆盡櫟及杜箇旦鄧明阮思瑊等亦就

禽丁卯立皇長孫瞻基爲皇太孫冠於華蓋殿冕服如皇太子玉圭如親王帝諭皇太子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壬申韓觀爲征夷副將軍仍佩故印調兵滇交阯都指揮葛森鎭廣西丙子刑科曹潤等言昔以天寒審釋輕囚今因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間瘐死者九百三十餘人獄吏之毒所不忍言帝召法司切責命徒流以下三日內決遣重罪當繫者卹之無令死於飢寒遣使督瘞戰場暴骨

福餘朵顏泰寧三衞陰附韃靼掠邊戍十二月壬辰敕宥其罪令入貢閏月丁巳命府部諸臣陳軍民利弊阿魯台復來貢馬因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辭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黃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十年春正月戊子封吳允誠恭順伯己丑命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平陽饑民採蒺藜掘蒲根以食帝聞之惻然癸丑遣官馳驛振之逮治布政使及府縣官不奏聞者二月辛酉蠲山西河南逋賦遼王植之徙封荆州也止給一護衞帝以其起兵時貳於己嫌之庚辰詆以罪削護衞留軍校廚役三百人備使令三月丁亥李彬討甘肅叛寇八耳思朵羅歹甲辰免北京水災租稅御史許堪言衞河水患命宋禮往經畫夏四月禮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爲之禮還言海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輒損敗有漂没者有司修補迫於期限多科斂爲民病而船亦不堅計海船一艘用百人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八人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鎭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歲兩運已而陳瑄治江淮間諸河功亦相繼告竣於是運河大便利漕粟益多夏六月甲戌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秋七月癸卯禁中官干預有司政事八月癸丑朔張輔督方政等擊賊舟於神投海賊舟四百餘分三隊銳甚輔衝其中堅賊卻左右隊迭進官軍與相鉤連殊死戰自卯至巳大破賊禽僞將軍陳磊鄧汝戲等七十五人阮帥等遠遁追之不及輔進軍乂安上黃縣僞少保潘季祐等請降帥僞官十七人上謁輔承制命季祐以按察副使署乂安府事於是僞將軍觀察安撫招討諸使陳敷阮士勤陳全勗陳全敏等相繼降己未敕邊將自長安嶺迤西迄洗馬林築石垣深濠塹河決陽武中鹽堤漫中牟祥符尉氏遣工部主事蘭芳按視芳言中鹽隄當急流之衝夏秋泛漲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樁以資捍禦無令重爲民患而已又言中灤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但緣河隄埽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囷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貫樁表牽築隄上則殺水固隄之長策也詔皆從之其後築隄者遵用其法宋禮復薦芳九月擢工部右侍郎初陳瑄言嘉定瀕海當江流之衝地平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請於青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使舟人知所避及是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帝親爲文記之或言大理寺丞耿通受請託故出人罪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鞫之午門必殺通無赦羣臣如旨當通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爲東宮關說壞祖法離間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極刑羣臣不敢爭竟坐姦黨磔死浡泥國王遐旺偕其母來朝冬十月戊辰徽城南武岡涼州酋老的罕叛都指揮何銘戰死指揮僉事李英擊之討來川俘斬三百六十人夜襲賊遁英追躡盡俘其衆老的罕走赤斤蒙古衞宋琥以聞十一月壬午楊榮經略甘肅會李彬議進兵方略彬言道遠饟難繼宜緩圖榮因還奏隆冬非用兵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兵未可出從之西洋諸邦來者益多丙辰復命鄭和等往使且招徠其未賓服者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吳

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津衛大水決隄傷稼德州良店驛東南有黃河故道與州南土河通乞穿渠置閘以分水勢命藺芳往理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以聞　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擅賄作威福按察使周新欲按治之遁去會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十二月新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使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禽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初新爲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爲冷面寒鐵泣浙江屢雪冤獄嘉興賊倪宏三劫旁郡累敗官軍新督兵禽之周廉使名聞天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歎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　宋禮復採木四川　鴻臚寺奏習元旦朝賀儀帝召禮部尚書呂震等問曰正旦日當食百官朝賀可行乎震請朝賀如常侍郎儀智持不可楊士奇亦引宋仁宗事爲言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乖治理上累三光衆陽之宗薄食元旦羣臣尚勉輔朕以消弭災變朝賀宴會悉罷免　壬午諭通政使禮科給事中凡朝覲官境內災傷不以聞爲他人所奏者罪之　辛丑李彬鎮甘肅召宋琥還赤斤蒙古縛老的罕以獻　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凶暴與副使黃禧構怨奏訐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土又先歸誠曲宥之改禧爲辰州知府未幾思州宣慰使田琛與宗鼎爭沙坑地有怨禧與琛相結圖宗鼎琛稱天主禧稱大將帥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墳墓并戮其母屍宗鼎訴於朝屢敕琛禧赴闕自辨皆拒命不至潛使奸人入教坊司伺隙爲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召之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執琛禧械送京師皆引服錮之赦宗鼎令復職宗鼎發祖母楊氏陰事謂與禧奸造禍本楊氏亦發宗鼎縊殺親母瀆亂人倫事乃以宗鼎付刑部而諭

戶部曰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爲民害琛已正其辜宗鼎滅倫罪不可宥其思南等三十九長官地可更爲郡縣二月辛亥朔始設貴州布政使司與都指揮使同治設布政使一人分思南地置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分思州地置黎平新化思州石阡四府以各長官司隸之田氏自宋宣和中有思州地及是遂亡宗鼎大雅之子琛宏正之子也　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其後又令江南民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至是行之北畿癸亥令民計丁養孳生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尋以楊砥議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羣頭一人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自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糧盡蠲之自是遂爲定制　封烏斯藏僧昆澤思巴爲大乘法王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帝兼崇其教自二法王外又封闡化贊善護教闡教輔教五王及西天佛子二灌頂大國師九灌頂國師十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內耗大官公私騷然帝不卹也　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甲子帝如北京皇太孫從蹇義黃淮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乙丑發京師命給事中御史所過存問高年　壽陵成命曰長陵進封王通爲成山侯仁孝皇后梓宮自京師而北百官奏辭於江濱皇太子送渡江漢王高煦護行丙寅葬於長陵　辛未次鳳陽謁皇陵夏四月己酉至北京　安定王卜烟帖木兒之被弑其子撒兒只失加亦死部衆潰散子亦攀丹流寓靈藏五月帥衆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　丁未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馬哈木弑其主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爲可汗上言欲獻故元傳國璽慮阿魯台來邀請中國除之脫脫不花子在中國請遣還部屬多從戰有勞請加賞賚瓦剌士馬強請予軍器帝曰瓦剌驕矣然不足較賚

其使而還之秋七月阿魯台上言馬哈木弑立順輸誠內附爲故主報仇帝義之戊寅封阿魯台爲和寧王　八月甲子北京地震　田琛妻冉氏遣人招誘思州靖州臺羅等寨苗普亮等爲亂襄朝廷遣琛招撫以免死乙丑顧成帥二都司三衛兵討之　永康侯徐忠卒贈蔡國公諡忠烈忠每戰摧鋒跳盪爲諸將先而馭軍甚嚴所過無擾善撫降附得其死力事繼母以孝聞夜歸必揖家廟而後入　九月壬午詔自今郡縣官每歲春行視境內蝗蝻害稼即捕絕之不如詔者二司并罪　馬哈木留敕使不遣又以甘肅寧夏歸附韃靼者多其所親請給還帝怒命中官海童切責之　冬十月丙寅遣副都御史李慶齎璽書命皇太子錄南京囚贖雜犯死罪以下　十一月戊寅以野蠶繭爲衾命皇太子薦太廟　壬申馬哈木兵渡飲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命邊將嚴守備甲申陳懋譚青及都督馬聚朱崇巡寧夏大同山西遼東命懋等分將陝西山西及潼關等五衛兵駐宣府中都遼東河南三都指揮使司及武平等四衛兵會北京乙巳孫巖備開平　十二月壬子張輔沐晟合兵至順州阮帥等設伏愛子江而據昆傳山險列象陳迎敵輔戒士卒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象奔還自蹂其衆禆將楊鴻韓廣薛聚等乘勢繼進賊大敗禽僞將軍潘徑阮徐等五十六人追至愛母江賊潰散鄧鎔弟僞侯鐵將軍潘魯潘勤等降　或言南京鈔法爲豪民沮壞帝遣監察御史鄭堅廉視衆請將起大獄堅執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震懼鈔法通矣事遂已

十二年春正月庚寅思州苗平　辛丑發山東山西河南及鳳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　張輔沐晟進兵至政和縣賊帥胡同降言鄧景異帥黨黎憣等七百人屯暹蠻昆蒲諸柵遂引兵往縣崖側徑險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比至賊已遁追至叱蒲捺柵又遁昏夜行二十餘里聞更鼓聲輔等銜枚疾趨黎明抵叱蒲幹柵江北賊猶寨南岸官軍渡江圍之矢中景異脅鄧鎔及弟鋭亡走追之並就禽盡獲其衆別將朱廣追阮帥於暹蠻大搜暹人關諸山獲帥及陳季擴等家屬帥逃南靈州依土官阮茶童指揮薛聚追之獲帥斬茶童季擴逃乂安竹排山輔遣都指揮師祐襲之走老撾祐進兵追之　二月己酉大閱庚戌詔親征瓦剌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譚青領左右掖劉江朱榮爲前鋒　庚申振鳳翔隴州饑按長吏不言者罪　師祐深入老撾地破其三關抵金陵個賊黨盡奔三月癸未獲陳季擴其弟僞相國驩國王季擴亦獲他所賊盡平張輔檻送季擴等於京師承制以賊所取占城地設升華思義四州增置衛所官其降人留軍守之而還　吏部言布按二司多闕官帝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數千里地懸數人手其簡廷臣賢能者分別用之於是禮部郎中陳士啓等出爲監司者二十餘人　朵顏三衛納馬於遼東已復叛附阿魯台　庚寅帝發北京皇太孫從命胡廣金幼孜楊榮即軍中講經史又令榮兼領尙寶事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榮奏乃發夏四月甲辰朔次興和大閱己酉頒中軍賞罰號令凡交鋒之際突出敵背殺敗賊衆勇敢入陳斬將搴旗者本隊已勝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前進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敗賊者皆爲首功軍行及營中禽獲奸細者亦準首功餘皆次功庚戌設傳令紀功官丁卯次屯雲谷李羅不花等來降五月丁丑命尙書光祿卿給事中爲督陳官察將士用命不用命者　鎭遠侯顧成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諡武毅成性忠謹涉獵書史始居北平多效謀畫然終不肯將兵賜兵器亦不受再鎭貴州屢平播州都勻諸叛蠻威震南中土人立生祠祀焉　六月甲辰次至蒼川劉江將勁騎偵敵於飲馬河見敵騎東走追至康哈里孩擊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戊申至忽蘭忽失溫馬哈木悉三部

衆逆戰帝麾都督鄭亨等先薄之亨中流矢卻寧陽王通繼進江下馬持短兵突陣都督朱榮等乘之帝親帥鐵騎馳擊大破之斬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土剌河馬哈木脫身宵遁興安伯徐亨獲馬三千亨祥之孫也庚戌班師宣捷於阿魯台戊午次三峯山阿魯台使部長以下來朝會己巳以敗瓦剌詔天下秋七月戊子次紅橋詔六師入關有踐田禾取民畜產者以軍法論己亥次沙河皇太子遣金忠進迎鑾表八月辛丑朔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丙午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戊午賞從征將士 九月癸未郭亮徐亨備開平 丙戌靖州苗平 甲午費瓛鎮甘肅劉江鎮遼東瓛以肅州兵多糧少脫有緩急猝難措置請以臨鞏稅糧付近邊軍丁轉運又以涼州多閑田請給軍屯墾從之 鎮守交阯都督韓觀卒觀在廣西久專殺戮威震南中蠻人惴惴奉命繼之者自山雲外皆不能及 漢王高煦奪嫡謀愈急讒語譖皇太子閏月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駕緩且書奏失辭悉逮東宮官屬黃淮先至下獄翼日楊士奇及正字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亦下獄宥士奇召問太子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帝意稍解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問辭連洗馬楊溥芮善等遂並繫之帝密令金忠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淮溥等亦獲全未幾釋士奇復職

江陰侯吳高稱疾不朝被劾甲子召還廢爲庶人奪券丁卯朱榮鎮大同 冬十一月甲辰錄囚 晉恭王七子長世子濟熺次早卒又次濟熿封平陽王濟熿幼很戾失愛於父及長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庶子之長者教於京師濟熿與燕王子高煦周王子有爋邪詭相比不爲太祖所愛恭王薨濟熺嗣帝初立以濟熺縱下黜其長史龍潭濟熺懼欲上護衛不許濟熿追憾父并憾濟熺不爲解嗾諸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訴濟熺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歷年不已庚戌奪濟熺爵及世子美圭皆爲庶人俾守恭王園承奉左微等皆繫獄立濟熿爲晉王 命胡廣等撰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開館東華門外 庚申蠲蘇松嘉湖水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餘石是年泥八剌國沙的新葛來朝封爲王榜葛剌貢麒麟

十二年春正月丙午塞居庸以北隘口 丁未馬哈木等貢馬謝罪且還前所留使詞甚卑順帝曰瓦剌故不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壬子北京午門災戊午赦內外諸司蠲諸衛遣將士軍官犯罪者悉宥之 紀綱上錦衣衛囚籍帝見解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王汝玉李貫朱紘蕭引高高得暘先後瘐死貫將死歎曰吾愧王敏止矣敏止王艮字也縉居翰林時中官張興恃寵詈人左順門外縉叱之興斂手退帝嘗書廷臣名命縉疏其短長縉言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儁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尚能持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卹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因問尹昌隆及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縉嘗與胡廣同侍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可以女妻之已而廣生女遂許嫁縉子禎亮縉家徙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縉家赦還女卒歸禎亮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以叛誅安南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 二月癸酉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巡視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肅遼東軍操練屯政覈實以聞 甲戌命行在禮部會試天下貢士 癸未張輔等師還戊子論功賞賚有差 三月己亥策士於北京時帝將徙都思得北士用之鹽山王翱兩試皆上第特召賜食選爲庶吉士 丙午廣西蠻叛指揮同知

葛森討平之。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班師詔至思南大巖山，有呼萬歲者三。呂震言此山川效靈。帝曰：山谷之聲，空虛相應，理或有之。震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因之進媚，豈君子事君之道。 夏四月戊辰，張輔鎮交阯，餘寇陳月湖等作亂，輔至平之。 兵部尚書金忠卒。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承顧問，知無不言，然愼密不洩，處僚友不持兩端，退恆推讓之。及卒，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初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仁義禮智信五壩，入淮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訪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江口相値，宜鑿爲河，引湖水通漕，宋喬維嶽所開沙河舊渠也。瑄乃用其言，鑿之。乙丑工成，緣西湖築隄亙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嚴其禁。並鑿儀眞瓜洲河，以通江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以達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四十里，以避風濤之險。久之，復置呂梁石閘，築寶應氾光白馬諸湖隄，隄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時淮上、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轉輸，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水涸舟膠，俾之導行。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於是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二運皆廢。 漢王高煦改封青州，又不欲行。帝始疑之，賜敕曰：旣受藩封，豈可常居京邸。前以雲南遠憚行，今封青州，又託故欲留侍，前後殆非實意。茲命更不可辭。高煦遷延自若也。 六月，振北京、河南、山東水災。 秋七月癸卯，鄭和還。初蘇門答剌王與鄰國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幼，王妻號於衆曰：孰能爲我報讎者，我以爲夫。有漁翁聞之，帥國人往擊，馘其王而還。王妻遂與之合，號爲老王。旣而王子長，殺老王而襲其位。老王子蘇幹剌逃山中，連年帥衆侵擾。和至，以頒賜不及己，怒，統數萬人邀擊。和勒部卒及國人大破之，追至南渤利，俘以獻。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 乙丑，四川戎縣山都掌蠻平。 命侯顯帥舟師使榜葛剌諸國。 八月庚辰，振青州、開封、順天饑。先是山東參政陳士啓以民饑疏請振，及使至，饑民倍。士啓復上疏言其故，而先出粟予民。帝諭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議竟從之。 九月壬戌，北京地震。 冬十月甲申，獵於近郊。 壬辰，法司奏侵冒官糧者，帝怒，命戮之。及覆奏，帝曰：朕過矣。仍論如律，自今死罪者皆五覆奏，著爲令。 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凡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 十二月，蠲順天、蘇州、鳳陽、浙江、湖廣、河南、山東州縣水旱田租。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免北京、河南、山東永樂十二年逋租，發粟一百三十七萬石有奇振之。 辛酉，都督金玉討山西廣靈山妖賊劉子進，平之。 三月癸巳，都督梁福鎮湖廣、貴州。 壬寅，阿魯台敗瓦剌來獻捷。 夏四月壬申，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呂震力贊之。帝曰：今天下雖無事，四方多水旱疾疫，安敢自謂太平。且六經無封禪之文，事不師古，甚無謂也。不聽。 乙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 六月丁卯，都督同知蔡福等備倭山東。 秋七月丁酉，遣使捕北京、河南、山東州縣蝗。 壬寅，河決開封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入於淮。 紀綱之掌錦衣衛也，所殘殺構陷不可勝計。數使家人僞爲詔，下諸方鹽場，勒鹽四百餘萬，入私第。弟子直詐取交阯使珍奇，奪吏民田宅，籍故吳王、晉王，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優童呼萬歲，器物僭乘輿。閹買家子數百人充左右。詔選妃嬪，令暫出待年，綱私納其尤者。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萬計。端午，帝射柳，綱屬其黨鎭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譟，以覘衆意。瑛如其言，無敢糾者。綱喜曰：是無能難我矣。遂謀不軌。內侍讎綱者，發其罪。乙巳，命給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卽日磔綱於市，家屬無少長皆戍邊。列罪狀頒示天下。瑛及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等，並以黨誅譴有差。

八月癸酉旦壽星見禮臣請上表賀不許　丁亥作北京西宮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戊申發北京冬十月丁丑次鳳陽祀皇陵癸未至自北京謁孝陵　十一月壬寅設文武羣臣集議營建北京議曰北京陛下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會也比年巡幸萬國來同民物阜成嘉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重於勞民延緩至今惟宗社大計宜申獨斷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敕所司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業從之　丙午召張輔還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　漢王高煦私選各衛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禽治之高煦怒手鐵瓜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微聞其狀以問蹇義義不對又問楊士奇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爲言漢王事者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居數日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切責之褫冠服囚繫西華門內將廢爲庶人皇太子涕泣力救戊申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諸人　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於保安州賜復三年　西洋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十二月丁卯辭還復命鄭和偕往賜其君長　谷王橞居國橫甚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長史虞廷綱數諫誣廷綱誹謗磔殺之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陳造戰艦弓弩器械大創佛寺度僧千人爲呪詛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謀呼成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僞引讖書云我高皇帝十八子與讖合護衛都督僉事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其狀帝不信興過南京復啓皇太子且曰乞他日無連坐橞謀於元夕獻燈選壯士教之音樂同入禁中伺隙爲變又致書蜀王椿爲隱語欲結蜀爲援椿復書切責不聽會椿子崇寧王悅㸅得罪逃橞所橞因詭衆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將爲申大義事發有日矣椿聞之上變告帝報曰王此舉周公安王室之心也又歎曰朕待橞厚張興常爲朕言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敕諭橞歸悅㸅於蜀且召入朝橞至帝示以椿奏伏地請死諸大臣廷劾橞請致之法帝曰橞朕弟且令諸兄弟議

明紀卷第九

明紀卷第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三（起永樂十五年丁酉，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十五年春正月壬子。陳瑄督漕運木赴北京。　周王橚、楚王楨、蜀王椿等各上議言。橞違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不道。誅無赦。帝曰。諸王羣臣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之。二月癸亥。廢橞及二子皆爲流人。官屬多誅死。尹昌隆亦以橞嘗奏爲長史。坐以同謀。置極刑。夷其族。惟張輿以先發不坐。帝又疑長沙有通謀者。夏原吉以百口保之。得釋。　丁卯。李彬爲征夷將軍。鎮交阯。　壬申。陳珪董建北京。鑄工印給之。並設官屬兼掌行在後府。柳升、王通爲珪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參議陳祚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謫均州太和山佃戶。　丁亥。交阯始貢士至京師。　三月丙申。雜犯死罪以下囚輸作北京贖罪。　丙午。漢王高煦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皇太子數以書戒。不悛。　壬子。帝北巡。發京師。皇太子監國。帝親擇侍從臣。命右贊善梁潛與楊士奇同輔太子。　夏四月丁巳。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諭禮部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蘊悉具於是。其以朕意曉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具文也。於是古註疏遂廢不用矣。　己巳。次鄒城。申禁軍士毋踐民田稼。有傷者除今年租。或先被水旱逋租亦除之。　癸未。西宮成。　五月丙戌。至北京。　交阯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南還。即並起爲亂。陸那阮貞、順州黎核、潘強與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千戶陳恼、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戶陳己律等。一時並反。李彬至。破陸那。禽貞。遣朱廣等討順州及北畫諸寨。六月丁酉。斬核。而反者猶不止。　己亥。中官張謙使西洋還。敗倭寇於金鄉衛。俘數十人至京。廷臣請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宜還之。乃命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齎敕責讓。令悔罪自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　秋八月甲午。甌寧人進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餌之。毀其方書。　九月丁卯。曲阜孔子廟成。帝親製文勒石。　西洋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帥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浮海來朝。居二十七日辭歸。巴都葛叭哈剌次德州。卒於館。遣官營葬。謚曰恭定。留妻子傔從十人守墓。俟畢三年喪遣歸。遣使封其長子都馬含爲蘇祿國東王。　冬十月。李彬敗交阯賊楊進江。斬之。　十一月癸酉。趙羾爲兵部尚書。巡視塞北屯戍軍民利弊。　工部侍郎藺芳卒。芳嘗爲吉安知府。吉水民詣闕言縣有銀礦。遣官覆視。芳爲白其誣。得寢。自奉約。布衣蔬食。母甚賢。芳所治事。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教誡。芳受命惟謹。由是爲良吏。　初。陳季擴金吾將軍黎利歸正。用爲清化府俄樂縣巡檢。鬱鬱不得志。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遂反。僭稱平定王。以弟石爲相國。與其黨段莽、范柳、范晏等。放兵肆掠。李彬遣朱廣討之。生禽晏等。利遁去。　甲戌。倭陷松門衛。按察司僉事石魯坐誅。　徐亨及都督夏貴備開平。　二月辛丑。交阯四忙縣賊車三殺知縣歐陽智以叛。李彬遣將擊走之。　三月。都督僉事劉鑑備邊大同。　姚廣孝入覲北京。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帝臨視者再。問所欲言。對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惠帝主錄僧。帝入南京。有言惠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胡濙等物色惠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廣孝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以僧禮葬房山縣東北。追贈榮國公。謚恭靖。官其養子繼尚寶少卿。廣孝晚著道餘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　禮部侍郎兼太僕寺卿郭敦、給事中陶衎巡撫順天。　馬哈木子脫懽襲封順寧王。瓦

剌復奉貢　四月復代王桂護衛及官屬　日本國王遣使隨呂淵
等來貢　夏五月庚戌重脩太祖實錄成起元至正辛卯訖洪武三
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爲書二百五十七卷　丁巳胡廣卒廣
性縝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人以方漢胡廣嘗奔
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奸黨株及支
親爲民厲耳帝頗納其言及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文臣得謚自廣
始　楊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
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　秋七月己巳
敕責陝西諸司比聞所屬歲屢不登致民流移有司坐視不恤又不
以聞其咎安在其速發倉儲振之　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官黃儼等
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構百端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太子令
謫交阯立功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譏於帝曰上所謫罪人皇
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戶事連梁潛及司諫周冕逮至行在親
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呂震曰事豈得由潛榮等不敢言遂
坐潛冕以輔導太子有闕下獄或毀冕放恣遂併潛誅之潛妻楊氏
痛潛非命不食死時宮僚多得罪贊善徐善述亦坐累死少詹事鄒
濟積憂得疾太子以書慰曰卿善自攝即有不諱當提攜卿息不使
墜蓬蒿也帝使禮部侍郎胡濙至南京廉察太子事濙密疏誠敬孝
謹七事以聞帝意乃釋　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
部官吏受贓并通賄之人罪之徙其家於邊既而日久法弛冬十二
月戊子諭法司曰朕屢敕中外官潔己愛民而不肖官吏恣肆自若
百姓苦之夫良農必去稂莠者爲害苗也繼今犯贓必論如法　辛
丑王通馳傳振陝西饑
十七年春二月乙酉徐亨備興和開平大同　胡濙復出巡江浙湖
湘諸府　三月蹇義以父喪歸詔起復之　黎利出據可藍柵行劫
夏五月丙午李彬遣方政師祐等擊破之獲其將阮箇立等利走老

撾師還復出爲寇都指揮黃誠擊走之以暑雨旋師　六月壬午免
順天府去年水災田租　倭數寇海上北抵遼東南訖福建瀕海郡
邑多被害劉江度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築城堡設
烽堠嚴兵以待戊子瞭者言東南海島中舉火江急引兵赴堝上倭
三十餘舟至泊馬雄島登岸來攻江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
步卒迎戰佯卻賊入伏中礮舉伏起自辰至酉大破賊賊走櫻桃園
空堡中江開西壁縱之走復分兩路夾擊盡覆之斬首七百四十二
生禽八百五十七人自是倭大創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患　秋七
月庚申鄭和還　時交阯反者四起南靈州千戶陳順慶乂安衛百
戶陳直誠皆乘機作亂其他范軟起俄樂武貢黃汝典起偈江儀文
歷起邱溫陳木果起武定阮特起快州吳巨來起善誓鄭公証起同
利陶強起善才丁宗老起大灣皆自署官爵殺將吏焚廬舍有楊恭
阮多者皆自稱王署其黨韋五譚興邦阮嘉爲太師平章與羣寇相
倚李彬分遣方政討鄭公証丁宗老朱廣討譚興邦等都指揮徐謜
討范軟指揮陳原瑰討陳直誠都指揮王忠討楊恭皆捷八月乂安
土知府潘僚爲馬騏所虐遂反僚季祐子也土官指揮路文律千戶
陳苔等從之塗山寺僧范玉反東潮州自言天降印劍僭稱羅平王
紀元永寧與范善吳中黎行陶承等爲亂勢尤劇彬自將擊僚敗之
追至玉麻州禽其酋進焚賊柵僚竄老撾又敗玉江中玉脫走追獲
之而鄭公証之黨黎姪復起都指揮陳忠等累敗之於小黃江彬自
將追捕至鎮蠻盡縛其衆　九月壬子召劉江至京封爲廣寧伯江
初冒父名至是始更名榮尋遣還鎮　丙辰慶雲見呂震請表賀不
許震爲人佞諛傾險累受面斥終不能改初帝巡北京命定太子留
守事宜震請常事聽太子處分者章奏悉貯南京六科固鑒通奏帝
報可及帝再北巡震再請如前制是年帝在北京偶因事索章奏侍
臣言留南京帝忘震前請曰奏章當達行在豈禮部別有議耶問震

震權昇曰無之奏章嘗達行在三問對如前遂以擅留奏章殺給事中李能衆知能冤畏震莫敢言者　召宋禮還以老疾免朝參有奏事令侍郎代　冬十二月庚辰諭法司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得其死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甚非朕寬恤之意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錄三覆奏然後行刑　乙未工部侍郎劉仲廉覈實交阯戶口田賦察軍民利病　黎利數出沒聚衆磊江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李彬及都指揮孫霖徐謜擊敗之利復遁去　閏月丙子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　庚辰擢人材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使參政參議　蒲臺縣民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鬬徒衆數千據益都卸石棚寨指揮高鳳敗沒勢遂熾其黨董彥昇賓鴻等攻下莒卽墨圍安邱二月己酉柳升及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圍賽兒寨寨兒遣人詭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議趨此宵遁升自以大將意輕賊信之卽往據汲道三月辛巳賽兒夜劫官軍軍亂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安邱益急知縣張𤪌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復合莒卽墨衆萬餘人併力以攻聲言屠城都指揮僉事衛青以備倭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甲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悉斬之時城中旦夕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敗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捽之出是日鼇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青勞青切責升戊子山東布政使儲埏張海按察使劉本等坐縱盜誅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升逗留且媢功戊戌徵下獄已而釋之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真都指揮同知𤪌撝左右參議刑部郎中段民爲山東左參政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力爲矜宥夏原吉亦請原脅從者二千餘人人情遂安　交阯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往助李彬又降敕責彬曰叛寇潘僚黎利車三儀文歷等迄今未獲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廣爲方略速奏蕩平彬皇恐督諸將追勦師祐追僚於老撾僚以老撾兵迎戰破之農巴林悉降其衆智贇之子也　夏四月廣寧伯劉榮卒榮爲將常爲軍鋒所向無堅陳馭士卒有紀律恩信嚴明諸款塞者撫卹備至既卒人咸思之贈侯諡忠武五月壬午朱榮鎮遼東　黎利之反也右參政侯保以黃江要害築城守之賊至力拒數月庚寅出戰不勝死左參政馮貴禦賊於瑰縣亦死貴善撫流亡有土兵二千人驍果善戰數擊賊有功馬騏盡奪之故及　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秋七月丁亥徐亨備開平　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古麻剌朗國王幹剌義亦奔敦帥妻子陪臣來朝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日宜御新殿九月己巳遣夏原吉齎敕召皇太子尋又敕皇太孫從行期十二月至北京　丁亥詔自明年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各曹其在南京者別鑄加南京二字　冬十月庚申李彬遣方政敗黎利於老撾　十一月戊辰以遷都詔天下　青萊二府大饑皇太子過鄒縣命亟發官粟以振　十二月甲寅以定都北京並追論出塞功封郭義爲安陽侯薛祿陽武侯金玉惠安伯薛斌永順伯　己未皇太子及皇太孫至北京　癸亥北京郊廟宮殿成規制悉如南京而壯麗過之又建皇太孫宮於皇城東南十王邸於東安門外及是並成　夏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宜撫流亡蠲逋負以寬民力　是年始設東廠於東安門北令中官嬖暱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自是中官之勢日重　襄城伯李隆雄偉有將略數從北征出奇料敵帝器之既還都以南京根本重地命隆留守隆濬之子也

十九年春甲子朔帝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奉安太社太稷神主沐晟奉

安山川諸神主帝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戊寅大赦天下魏國公徐欽來朝尋辭歸帝怒壬辰奪爵為民癸巳鄭和復使西洋幹剌義亦奔敦辭還至福建卒謚曰康靖葬以王禮命其子剌苾嗣為古麻剌朗國王二月辛丑都督僉事胡原帥師巡海備倭廣東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楊榮麾衛士出圖籍昇東華門外帝褒之詔羣臣直陳闕失榮與金幼孜陳便宜十事皆報可夏原吉復申前請乙巳詔罷不便於民及不急諸務蠲十七年以前逋賦免去年被災田糧己酉萬壽節以三殿災止賀癸丑蹇義及禮部尚書金純都御史劉觀王彰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義應天諸府觀陝西純四川彰河南終明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葉春而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長吏不加恤彰奏黜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多所全活義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之事竣並還朝

翰林院侍講兼左中允鄒緝上疏曰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徵求無藝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估計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徙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自守不事干謁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閑遊往來此皆姦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賫馬外番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真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為後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尚復拘繫並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廉恥拔簡賢才申行薦舉賍吏蠹政者嚴罪黜之所以保安宗社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天命常視人心為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為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侍讀李時勉條上時務十五事中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抵之地已復取視卒多施行時言者多斥時政且爭言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帝於是發怒殺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多詈言者夏原吉獨奏曰言官

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猶以言者爲誹謗下詔嚴禁之五月乙丑出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徐瑢並爲交阯知州忠政平通清化維桓南靖暹驩州時勉尋亦得罪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免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歎服　庚寅李彬以餽運不繼請令官軍與土軍參錯屯田並酌屯守征行多寡之數以聞從之　秋七月己巳帝將北征敕朱榮領前鋒柳升領中軍陳懋領御前精騎薛斌及恭順伯吳克忠領馬隊鄭亨薛祿領左右哨張輔王通領左右掖克忠本名答蘭允誠之子也

初阿魯台困於瓦剌窮蹙而南思假息塞外帝納而封之母妻皆爲王太夫人王夫人數年生聚畜牧日以蕃盛遂拘留朝使部落亦時來窺塞貢使至邊要劫行旅帝諭使戒戢之由是驕蹇不至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交阯賊悉破滅惟黎利深匿不能得李彬言利竄老撾老撾請官軍毋入當盡發所部兵捕利令久不遣情叵測帝疑老撾匿賊令彬送其使臣至京詰問老撾乃逐利　冬十一月辛酉分遣中官楊實御史戴誠等覈天下庫藏遞年出納之數　帝將大舉征沙漠命夏原吉呂震方賓吳中等議軍餉皆言宜且休兵養民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兵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而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丙子召原吉及中並繫內官監以大理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賓方提調靈濟宮中使進香至語以帝怒賓懼自縊死帝實無意殺賓聞其死益大怒戮其屍并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以震兼領戶兵部事震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隨之曰若震自殺爾十人皆死　辛巳下李時勉於獄　甲申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及南畿應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壯運糧王彰及刑部侍郎張本分督有司進車挽運期明年二月至宣府給事中戴綸編脩林長懋並侍皇太孫講讀帝命太孫習武事太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綸長懋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遊畋時時進諫綸又具疏爲帝言之他日太孫侍帝問宮臣相得者誰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　瓦剌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來朝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詔羣臣脩省　壬申豐城侯李彬卒於交阯贈茂國公諡剛毅陳智代彬領交阯事黎利爲老撾所逐歸瑰縣官軍進擊其頭目范仰等帥男婦千六百人降利亦願以所部來歸智因而撫之　有告周王橚反者察之有驗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詞橚頓首謝死罪帝憐之不復問橚歸國獻還三護衛　乙巳張信及署兵部尚書李慶分督北征軍餉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　戶部奏直隸開州諸處民饑帝歎曰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於朝又必待命下始振之餓死者已不速矣三月丙寅詔自今遇災先振後聞　乙亥阿魯台大入興和所都指揮王喚戰死丁丑帝決策親征皇太子監國戊寅發京師辛巳次雞鳴山阿魯台遁帝進次鵰鶚堡令朱榮以五千騎視敵所向徙興和所於宣府衛城　夏四月乙卯次豐州大閱五月乙丑獵於偏嶺丁卯大閱辛未次西涼亭壬申大閱乙酉次開平六月壬辰令軍行出應昌結方陳以進癸巳諜報阿魯台兵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大軍擣其巢穴欲以牽制我師耳敢攻城哉甲午次陽和谷寇攻萬全者果遁去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阿魯台聞大軍至懼其母妻皆詈之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爲逆於是盡棄其輜重馬畜於闊欒海側與其孥直北走大軍次玉泉沙朱榮帥銳士三百人人三馬齎二十日糧深入阿魯台已遁秋七月己未發兵焚其輜重收其牛羊馬駝而還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

悖逆，特兀良哈爲羽翼也。當移師翦之。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並進，過李陵城，聞城中有石碑，碑陰刻達官花赤等名氏。帝曰：碑有韃靼名，異日且啓爭端，命侍讀王英往擊碎之，沈諸河。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親征，彼必遠遁，願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黷武耶？庚午，遇兀良哈衆於屈裂兒河，帝親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辛未，徇河西，捕斬甚衆。陳懋別將五千騎，循河東北，捕餘寇殲之山澤中。甲戌，兀良哈餘黨詣軍門降。是月，皇太子免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郡縣水災糧芻共六十一萬有奇。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性剛，馭下嚴急，事易集，然不爲人所親。卒之日，家無餘財。八月戊戌，諸將分道者俱獻捷。辛丑，以班師詔天下。鄭亨將輜重先行，陳懋伏險以待敵來躡，伏起，亨合兵縱擊，敵死過半。壬寅，鄭亨、薛祿守開平。鄭和還。九月壬戌，帝至京師。癸亥，以輔導有闕，下楊士奇錦衣衛獄，旬日釋之。帝之未還也，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鶴，呂震壻也。太子以震故宥之。帝聞之怒，以蹇義不匡正，丙寅，與震並下錦衣衛獄。辛未，論從征功，封左都督朱榮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貴安順伯，勞將士分四等賜宴。楊榮、金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賞賦之第也。冬十月癸巳，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十二月辛卯，朱榮鎮遼東。閏月戊寅，夜，乾清宮災。帝復下詔征阿魯台。或請輯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楊榮，榮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卯，陳智追黎利於車來縣，敗之，利復遠竄。二月己巳，都指揮使鹿榮討柳州叛蠻，平之。釋蹇義於獄，令復任。未幾，呂震亦釋復任。三月庚子，御史王愈及刑部、錦衣衛官會決重囚，誤殺無罪四人。事聞，帝命法司執愈等償死，即日皆棄市。夏五月癸未，免開封、南陽、衛輝、鳳陽等府去年水災田租。帝不豫。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結欽天監官王射成及黃儼等，謀進毒於帝，使內侍楊慶養子造偽詔，俟晏駕，詔從中下，廢太子，立趙王高燧。有高正者與其謀，謀定，密告其甥總旗王瑜，瑜大驚曰：奈何爲此族滅計。垂涕諫正，正不聽，懼謀泄，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帝曰：豈應有此，立捕賢，得所爲偽詔。帝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力爲之解曰：此下人所爲，高燧必不與知。己丑，誅賢等，升瑜遼海衛千戶。賢，善之子也。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邊將言阿魯台將入寇。帝曰：彼意朕必不復出，當先駐塞下待之。戊戌，柳升、遂安伯陳英領中軍，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薛祿、譚忠領右哨，張輔、安平伯李安領左掖，王通、徐亨領右掖，陳懋領前鋒。庚子，復親征阿魯台。陳英，志之孫；孟瑛，善之子；李安，遠之子也。釋李時勉於獄，以楊榮薦，復其官。辛丑，皇太子監國。壬寅，發京師。戊申，次宣府，敕居庸關守將止諸司進奉。帝在軍，軍務悉委楊榮，晝夜見無時，稱楊學士不名也。八月己酉，大閱。庚申，塞黑峪、長安嶺諸邊險要。胡濙自湖湘還，馳謁帝。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帝疑惠帝蹈海，數使鄭和等如西洋，至是疑盡釋。先是以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瓷器，市之失剌思、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即遣使貢馬，帝喜，厚賜之，其人遂久留內地不去。丁丑，皇太子免兩京、山東郡縣水災田租。九月戊子，次西陽河。癸巳，聞阿魯台爲瓦剌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不進。晉王濟熿既立，益橫暴，至進毒弒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熺父子，疏食不給。父兄故侍從宮人多爲所害，莫敢言。既恭王宮中老嫗走訴帝，乃即獄中召左徽問之，盡得濟熿構濟熺狀，立命徽馳召濟熺父子。濟熺幽空室已十年，或傳徽死已久，及至，一府大驚。徽入空室，釋濟熺父子，相抱持大慟。濟熺父子謁行在所，帝見濟熺病，惻然，封美圭平陽王，使奉父居平陽，予以恭王故連伯灘田。冬十月甲寅，次上莊堡。陳懋至宿嵬山，不見敵，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素桀黠，爲阿魯台所忌，帥

妻子部屬來降。時六師深入。寇已遠遁。帝方恥無功。見其來歸大喜。賜姓名金忠。封爲忠勇王。命坐列侯下。輟御前珍羞賜之。庚午。班師。忠請從。數問寇中事。眷寵日隆。十一月甲寅。至京師。

是年。錫蘭山王來朝。

金忠數請擊阿魯台。願爲前鋒自效。帝曰。姑待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魯台犯大同開平。諸將請從忠言。敕邊將整兵俟命。丙戌。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寧鞏昌各衛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癸巳。鄭和復使西洋。

三月戊寅。大閱。諭諸將親征。成國公朱勇代李安領左掖。金忠偕陳懋領前鋒。夏四月戊申。皇太子監國。己酉。發京師。庚午。次隰寧。諜報阿魯台走答蘭納木兒河。遂趨進師。是時帝凡五出塞矣。士卒飢寒。饋運不繼。死亡十二三。帝以問羣臣。莫敢對。惟金幼孜言不宜深入。不聽。五月己卯。次開平。帝謂楊榮及幼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卽命草詔。暴阿魯台罪惡。而宥其所部。來降者止勿殺。使使招諭之。乙酉。以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命瘞之道旁。親製文祭之。丁酉。宴羣臣於應昌。命中官歌太祖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所以戒後嗣。雖在軍旅。何敢忘。己亥。次威遠州。復宴羣臣。自製詞五章。命中官歌之。

皇太子令免廣平順德揚州及湖廣河南郡縣水災田租。

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奏至。帝以示楊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

六月庚申。前鋒至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癸亥。陳懋等引兵抵白邛山。以糧盡還。帝問羣臣當復進否。咸唯唯。惟楊榮金幼孜從容言宜班師。許之。甲子。班師。命鄭亨等以步卒西會於開平。

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庚辰。勒石於清水源之崖。戊子。遣呂震以旋師諭太子。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戍。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庚寅。至榆木川。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辛卯。崩。年六十五。太監馬雲等莫知所措。密與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軍在外。祕不發喪。鎔錫爲櫝以斂。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益嚴軍令。人莫測。或請因他事爲敕。馳報太子。榮幼孜曰。誰敢爾。先帝在則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罪不小。雲等皆曰然。乃具大行崩月日及遺命傳位意爲啓。壬辰。榮偕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訃太子。壬寅。次武平鎭。鄭亨步軍來會。八月甲辰。榮等至京師。太子以下皆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卽日遣皇太孫瞻基迎喪於開平。召陳懋薛祿帥精騎三千。馳歸衛京師。命榮與蹇義楊士奇議諸所宜行者。丁未。太子走夏原吉等繫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諸人俱出獄。原吉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采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己酉。大軍次鵰鶚谷。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太子令文武官衰服。軍民素服。赴居庸關外哭迎。太子及趙王高燧等衰服哭迎於郊。壬子。迎入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納梓宮。遣中官奉遺衣冠。作書賜漢王高煦。

丁巳。太子卽位。大赦。

戊午。復夏原吉吳中官。以鄗師頗爲禮部侍郎。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驛歸葬。有司辦葬事。

己未。鄭亨鎭大同。孟瑛鎭交阯。李隆鎭山海。朱榮鎭遼東。

復設三公三孤官。以張輔兼太師。沐晟太傅。陳懋太保。張信少師。進楊榮太常寺卿。金幼孜戶部侍郎。兼大學士如故。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楊溥爲翰林學士。

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

辛酉。鎭遠侯顧興祖充總兵官。討廣西叛蠻。興祖。成之孫也。

甲子。汰冗官。

乙丑。漢王高煦赴

京　戊辰官吏謫戍軍籍者放還鄉　己巳詔文臣年七十致仕
黎利雖求撫而止俄樂不出造兵器不已陳智請進兵討之奏至會
帝以踐阼大赦天下因敕智善撫利利寇茶籠州方政及指揮同知
伍雲討利於茶籠九月癸酉戰敗績雲陷陣力戰死　丙子召黃福
還陳洽代掌布政按察二司仍參軍務福在交阯凡十九年及還交
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　庚辰河溢開封免稅糧王彰與都指揮
李信往撫卹之　壬午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於所產地計直市之
科派病民者罪不宥　呂震以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即吉楊士奇
不可震勃然變色詆其異己蹇義兼取二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絰
視朝廷臣惟士奇及張輔服如帝羣臣皆已從吉朝罷帝謂左右曰
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又歎曰輔武臣也而知
禮過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乙酉詔曰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
王居京師他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念焉戶部其益諸王祿米差次之
初漢王高煦子瞻圻怨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成祖斥之曰爾父子
何忍也成祖崩瞻圻在京師覘朝廷事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亦
日遣人潛伺幸有變帝顧高煦益厚賜賚萬計命歸藩封其長子為
世子餘皆郡王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帝召瞻圻示之曰
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穉子不足誅遣守鳳陽皇陵　丙戌以
風憲官備外任命給事中蕭奇等二十五人為州縣官　黎利未叛
時與鎮守中官山壽善至是壽還朝力言利與己相信今往諭之必
來歸帝曰此賊狡詐若為所紿則其勢益熾不易制也壽叩頭以死
自矢保利必來帝領之遣壽齎敕授利清化知府慰諭甚至　丁亥利
寇清化指揮同知陳忠戰死　戊子始設南京守備以李隆為之
乙未敕徵內民所養官馬於諸衛所　戊戌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謬諭以協心贊務凡有闕失當言者用印
密封以聞　陳瓘上疏言七事一曰南京國家根本乞嚴守備二曰

推舉宜嚴覈實無循資格選朝臣公正者分巡天下三曰天下歲運糧
饟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並去北京遠往復踰年上逋公租下
妨農事乞令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接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
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足用有司添差軍民遞送拘集聽候至有
凍餒請革罷四曰教職多非其人乞考不職者黜之選俊秀補生員
而軍中子弟亦令入學五曰軍伍竄亡乞嚴其老疾者以子弟代逃
亡者追捕戶絕者驗除六曰開平等處邊防要地兵食虛乏乞選練
銳士屯守兼務七曰漕運官軍每歲北上歸即修船勤苦終年該衛
所又於其隊雜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絕疏上帝降敕獎諭令所司速
行　冬十月壬寅罷市民間金銀革兩京戶部行用庫庫太祖時置
以收易昏爛之鈔者　癸卯詔天下都司衛所修治城池　乙巳復
魏國公徐欽爵　戊申通政使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
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積之通政司既
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己
酉冊妃張氏為皇后　壬子立子瞻基為皇太子封瞻埈鄭王瞻墉
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荊王瞻墺淮王瞻塏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
乙卯詔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及知縣官於五品以下官及軍
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才能出衆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
連坐舉者　帝謂金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
執奏朕不難從善也因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諭曰比年法司之濫
朕豈不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必
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為酷吏而不愧自今審重囚卿三人
必往同讞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丁巳三法司會大學士府部通政
六科於承天門錄囚著為令　增京官及軍士月廩　時大理寺卿
虞謙少卿呂升丞仰瞻寺正嚴本皆平恕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再
四參覆謙嘗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斷獄者多以知情故縱及

大不敬論罪本爭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無故縱之文即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概入重比良鄉民失馬疑其鄰訴於丞鄰拷死丞坐抉罰不如法徒而告者坐死本曰丞罪當告者因疑而訴律以誣告致死是丞與告者各殺一人可乎莒縣有千戶故勘民至死蘇州衞卒誣鄰舟解囚人爲盜皆鞫正之或言謗言事不密帝怒降少卿楊士奇白其罔得復秩　丁卯擢監生徐永潛等二十人爲給事中　十一月壬申朔詔禮部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衞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言事謫戍者亦如之　封張昶爲彭城伯皇后兄也　癸酉詔有司條政令之不便民者以聞凡被災不即請振者罪之　阿魯台來貢馬詔納之自是歲修職貢如永樂時　甲戌詔曰朕承大統君臨億兆亦惟賴文武賢臣共圖康濟嗣位初首詔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民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卿等無慮後譴相與至誠必有嘉謨嘉猷輔朕不逮

乙亥遣使敕諭兀良哈令改過自新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將來必爲邊患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也　始調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大寧中都淮陽諸衞官軍詣京師操練大寧七萬七百餘遞殺共十六萬人春秋番上爲永制　丙子遣御史巡察邊衞　癸未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年牧守官不體朝廷之意民不聊生今分行考察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朕亦不貸　丙戌賜夏原吉繩愆糾繆銀章　己丑禮部奏冬至節請受賀不許　庚寅敕諸將嚴邊備

辛卯詔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其令天下衞所凡屯田軍士不許擅役違者治之　追論孟賢謀立趙王事奪保定侯孟瑛爵毀其券謫雲南擢王瑜錦衣衞指揮同知　壬辰都督方政同陳智鎭交阯　帝御西角門閱廷臣制誥顧謂金幼孜楊榮楊士奇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前代人主或自尊大惡聞直言素所親信亦畏威緘默賢良之臣言不見聽退而杜口以至於敗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幼孜等頓首謝　帝嘗諭楊士奇曰頃羣臣頗懷忠愛朕有過方自悔而進言者已至良愜朕心　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楊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之待衞綰不亦可乎帝即罷勿治　十二月癸卯宥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悉放還　辛亥揭天下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癸丑免被災稅糧　庚申葬文皇帝於長陵廟曰太宗嘉靖中改曰成祖　丙寅顧興祖破平樂潯州蠻　己巳封都督同知梁銘爲保定伯追論北平守城功也　初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番使絡繹道途東西數千里間騷然繁費上下怨咨廷臣莫爲言天子亦莫之卹也及是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傳役人運貢至京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致民失業妨農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官鞭夫隸無敢與較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碙砂梧桐鹻之類皆無益國用請一切勿受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呂震且讓之曰驥言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耶驥言是其即議行自是朝廷不復遣使諸番貢使亦漸稀矣　加楊榮工部尚書　羣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樂楊士奇黃淮上疏諫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

明紀卷第十

明紀卷第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仁宗紀起洪熙元年乙巳正月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宏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朝不舉樂越日帝召楊士奇謂曰呂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矣　乙亥詔曰朕祗紹洪圖仰惟祖宗創業之艱夙夜惓惓嗣位初錫遺貧赦有罪停罷不急之務選任賢良期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尙脩乃職業共圖維新之治　己卯享太廟　建宏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侍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直閣中命楊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癸未以時雪不降敕羣臣脩省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及成祖配　戊子進恭順伯吳克忠爲侯封李賢忠勤伯吳管者廣義伯賢初名丑驢元工部尙書來歸授燕府紀善侍帝最恭謹以舊恩封克忠管者以戚里恩封壬辰朝臣予告歸省者賜鈔有差著爲令　己亥廣西布政使周幹廣東按察使胡槩四川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還代以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卹民歲以豐稔聞成祖亦知其誣罔旣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故有是命　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帝不懌呂震吳中及侍郎吳廷用等劾謙誣罔劉觀令十四道御史合糾謙帝將罪謙楊士奇爲解乃止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復言曰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帝惕然曰此朕過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　兵部尙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楊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仍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　加黃淮戶部尙書金幼孜禮部尙書楊士奇兵部尙書時閣職漸崇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尙書爲尊　二月辛丑頒將軍印於諸邊將雲南曰征南大同征西前湖廣平蠻兩廣征蠻遼東征虜前宣府鎮朔甘肅平羌寧夏征西交阯征夷副延綏鎮西時諸邊率用宦官協鎮态雖專軍務費瓛在甘肅亦爲所制帝聞賜璽書責瓛曰爾受國重寄乃俯首受制於人豈大丈夫所爲其痛自懲艾圖後效瓛得書陳謝　戊申祭社稷　鄭和還命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有守備太監自和始

丙辰耕耤田　丙寅成祖神主祔太廟　是月南京地凡十有六震

初徐州人權謹奉母至孝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祿署丞以省侍歸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兔馴之異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出其事狀令侍臣朗誦以示百僚二月壬申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帝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爲子者他非卿責也　帝以言事者益少丁丑召楊士奇曰朕怒弋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臣白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降璽書遂令就榻前書敕曰朕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有不當不加譴訶羣臣所共知也間者大理少卿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可無言而爲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皆直言之勿以爲諱謙朝參如故　戊子隆平饑戶部請以官麥貸之帝曰

卽振之何貸焉　己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非務誅
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寃濫朕甚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
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
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人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
以不孝論非謀反毋連坐親屬古之盛世採聽民言用資戒警今奸
人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司刻深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
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庚寅薛祿巡開平大同邊　山壽至
交阯黎利得敕無降意陽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辛卯李安爲
參將與陳智同鎭交阯智素無將略憚賊且與方政迕遂頓兵不進
賊益無所忌再圍茶籠州又安知府琴彭署州事悉力拒守　先是
胡濙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供億之煩帝嘉
納之戊戌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
將還都南京故也　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
楊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尙未歸創痍尙未復民尙艱
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
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上五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
太平耶諸臣慚謝　加封張玉河間王王眞寧國公與朱能姚廣孝
並侑享成祖廟廷帝謂張輔有兄弟可加恩乎輔頓首言輗軏蒙上
恩備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郞信賢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
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錦衣衞指揮同知世襲　是月南京地屢震
　夏四月壬寅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
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
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
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
覽畢卽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設北京行都察
院　壬子皇太子謁孝陵居守南京李慶及左諭德周述等從慶在

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　戊午帝如天壽山謁
長陵己未還宮　賜蹇義印曰忠貞楊士奇曰貞一璽書諭之曰曩
朕監國卿日侍左右徇國忘身二十餘年夷險一節茲製印賜卿藏
之於家傳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也義視夏原吉尤厚重然過於
周愼士奇嘗於帝前詰義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楊榮嘗
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譏榮者願陛下愼察帝
笑曰吾固弗信也　振河南及大名饑　南京地屢震　五月李時
勉上疏言事帝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
侍讀羅汝敬亦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並改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
事章三上己卯下錦衣衞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
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　庚辰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
太子於南京　辛巳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謂夏原吉曰李時勉廷
辱我言已勃然原吉慰解之是夕帝崩於欽安殿年四十八皇后命
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監國　皇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卽日就道時
中外疑懼黃淮憂危歐血南京亦頗傳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
於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衞或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
敢干之遂由驛道馳還六月辛丑至良鄕宮中始發喪百官素服迎
太子於盧溝橋宣遺詔哭盡哀太子素服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
宮門外釋冠服被髮入居喪次　庚戌太子卽位　辛亥諭邊將嚴
守備　甲寅趣中官在外採辦者還罷所市物　秋七月戊辰朔禮
臣請帝服淺淡色衣烏紗翼善冠黑角帶於奉天門視事帝曰朕心
何能忍雖加一日愈於已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令百日後再
議　乙亥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胡氏爲皇后　辛卯顧興祖討大
藤峽蠻平之　壬辰錄宿衞東宮舊勞封左都督吳成爲清平伯
乙未諭法司愼刑獄　閏月戊申薛貴吳成及都督馬英都指揮梁
成帥師巡邊　宏文閣罷乙丑楊溥入直文淵閣與楊士奇等共典

機務。都督僉事巫凱鎮遼東。京師大雨壞正陽齊化順成等門城垣。禮臣復請御奉天門。帝命俟山陵事畢。帝下詔求言湖廣參政黃澤上疏言正心卹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遠嬖倖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噉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與兵干政所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為江河此輩宜一切疏遠勿使用事漢唐已事彰彰可鑒帝嘉之而不能用。興州左屯衛軍范濟詣闕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偽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為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脩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懈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為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其四曰民病莫甚於句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為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遍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衞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牒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句取送衞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原人才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誦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為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為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礱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報冒頓以復讎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踦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既以饋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衞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脩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朵兒只巴獻女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禽獲納哈出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略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為快毋以犂庭掃穴為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創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閼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為州以州為縣繼又裁併

小縣之糧不及偉者畫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瘠棄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濟元進士洪武中嘗官實信知府坐累謫戍時年八十餘奏上帝欲用之呂震言其老乃以爲儒學訓導　漢王高煦陳利國安民四事帝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因語羣臣曰皇祖嘗諭皇考謂叔有異志宜備之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之歟凡有求請皆曲徇其意高煦益自肆　初中官喬來喜鄧成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賊見殺掠所齎金幣仁宗詔書諭赤斤罕東及安定曲先詰賊主名而赦李英與土官指揮康壽等進討英輒知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曲先指揮散即思實殺使者遂帥兵西入賊驚走追擊踰崑崙山深入數百里至雅令闊八月戊辰與安定賊遇大敗之俘斬千一百餘人獲馬牛雜畜十四萬曲先賊聞風遠遁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懼詣闕謝罪

壬申詔內外羣臣舉廉潔公正堪牧民者　周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惡而岳福不任職帝召福還癸未擢胡槩大理卿與葉春同往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自此始浙西豪持郡邑短長爲不法海鹽民平康暴橫甚御史捕之遁去會赦還益聚黨八百餘人槩捕誅之已悉捕豪惡數十輩械至京論如法於是奸宄帖息諸衛所糧運不繼軍乏食槩以便宜發諸府贖罪米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乃聞於朝帝悅諭戶部勿以專擅罪槩　周幹又言蘇常嘉湖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者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乎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帝命部議行之　九月壬寅葬昭皇帝於獻陵廟曰仁宗初詔營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蹇義夏原吉皆力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帝親爲規畫三月而陵成宏麗遠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以爲制　權謹以疾乞歸改通政司左參議致仕　蹇義等請仁宗祔廟後仍素服御西角門視事至孟冬歲暮行時饗禮鳴鐘鼓黃袍御奉天門視朝禫祭然後釋素服從之

定鄉會試取士額鄉試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江西各五十人浙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各四十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陝西山西山東各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阯各十人貴州有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以爲常　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　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學士給事中審覆重囚　蠻寇覃公旺作亂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十餘峒固守險阻以拒官軍十一月戊戌顧興祖督兵分道攻之斬公旺并其黨千五十餘人捷至帝曰蠻民亦朕赤子殺至千數豈無脅從非辜者以後宜開示恩信撫慰而降之如賈琮戍交州可也

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一曰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其人不限歲月使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撫字之方而廉幹得民心者又遷調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道路日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久歷京官者任之諭戒上司毋擅差遣假以歲月責成治要至遠缺佐貳多經裁減獨員居職或過事赴京多委雜職署事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常留一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二曰科舉所以求賢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弊既多端僥倖過

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實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
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
得真才之用三曰祿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朝制祿之典
視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
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往來道路安所取資貪者放
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請敕戶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
官俸仍令內外風憲官採訪廉潔之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
知戒四曰古者賦役量土宜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所有今自常賦
外復有和買採辦等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無
賴之輩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
端乞盡停採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又言汰冗員任
風憲二事 薛祿召還陳邊備五事辛酉復遣巡邊 十二月甲申
顧興祖討平宜山蠻 茶籠被圍七月陳智等坐視不救巡按御史
飛章以聞帝馳敕責陳智等曰茶籠守彭被困孤城矢死無二若等
不援將何以逃責急發兵解圍無干國憲敕未至而城陷琴彭死之
詔贈彭左布政使官其一子彭交阯人也涖官有善政陳洽上疏曰
黎利雖乞降內懷攜貳既陷茶籠復結玉麻土官老撾酋長與之同
惡始言俟秋涼赴官今秋已過復言與參政梁汝笏有怨乞改授茶
籠州而遣逆黨潘僚路文律等往嘉興廣威諸州招集徒衆勢日滋
蔓乞命總兵者速行勦滅奏至帝復降敕切責智等期來春平賊
初長清知縣薛慎以親喪去官比服闋長清民相帥詣京師乞慎再
任蹇義以聞且言長清別除知縣已久卽如民言又當更易帝曰國
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不得雖屢易何害竟易之未幾博
野知縣陳哲棗安知縣暢宜碭山知縣劉伯吉曹縣知縣范希正皆
以部民請還所任

明紀卷第十一

明紀卷第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䘏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宣宗紀（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癸丑赦死罪以下運糧宣府自贖　時軍伍不清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擾良民充伍帝諭兵部曰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宜令有司審實毋任相混己未遣侍郎黄宗載等十五人分行天下清理軍伍其後定清軍例二十二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著爲令　二月丁丑耕耤田　丙戌謁長陵獻陵丁亥還宮　巡按山西御史張政言近詔民有棄田逃徙田土逋負稅糧者悉予復業蠲逋而山西民或初逃時未申戶部負租因不準開豁舊業久廢生計尙無恐又致逃徙帝謂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逋不除其即下有司蠲免之　陳智累得敕責懼與方政薄可留關敗還三月己亥又敗於茶籠州政勇而無謀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壽專招撫擁兵乂安不救是以屢敗　癸丑行在禮部侍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帝爲太孫時瑛以給事中與陳山同侍講讀故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　戴綸爲兵部侍郎復以諫獵忤旨命參贊交阯軍務林長懋自南京後至出爲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衞獄帝臨鞫之綸抗辨觸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　交阯渠魁未平而小寇蠭起奚留潘可利助逆宣化周莊太原黄菴等結雲南寧遠州紅衣賊大掠帝敕沐晟勦寧遠賊又發西南諸衞軍萬五千弩手三千赴交阯且敕老撾不得容叛人夏四月乙丑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都督馬瑛爲參將赴交阯討賊陳洽參贊軍務奪陳智方政職充爲事官從立功賊犯清化政不出戰都指揮王演擊敗之　御製外戚事鑑及歷代臣鑑成頒賜外戚及羣臣諭之曰朕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羣臣善惡吉凶之跡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　禮部尙書呂震卒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用凡奏事他尙書皆執副本又與侍郎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奏牘繁多皆自占奏不執副本亦不與侍郎參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誤然無學術爲禮官不知大體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僧舍大醉歸一夕卒　五月甲午朔錄囚　丙申詔大赦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采辦金銀香貨又以交阯右布政使戚遜貪淫黜之命弋謙往代　丙午敕郡縣瘞遺骸　庚申召薛祿還　製金寶賜貴妃孫氏故事皇后金寶金冊妃以下有冊無寶孫氏有威寵帝請於太后賜焉貴妃有寶自此始　總旂衞整女刲肝療母病禮部爲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刲肝豈可爲訓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遂不許　命王彰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責令詳具利病以聞尋召還命與都督山雲巡山海至居庸諸關隘　六月行在刑部都察院言南京輕重罪囚俱解赴行在道中亡故者多其囚已經大理寺審允宜令南京法司監候奏請其旂軍以下輕罪就彼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初太祖制中官不許讀書識字成祖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翀爲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於是始通文墨掌章奏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乙未免山東夏稅　己亥諭六科凡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時中官擅威帝亦擾親幸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時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命黄宗載及侍郎吳廷用采木湖廣壬子以旱災罷其役用巡按御史劉鼎貫言也吳中請罷其半帝命悉罷之　庚申進安順伯薛貴爵爲侯　方政督諸軍進討黎利李安及都指揮于瓚謝鳳薛聚朱廣等先奔俱謫爲事官立功贖罪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

利第善於廣威州欲渡河土官何加伉言有伏亮不從遣指揮陶森
錢輔等渡河中伏並死亮亦被執都督蔡福守乂安以芻糧將盡退
就東關千戶包宣以其衆詣賊降福行至富良江爲賊所遮與指揮
僉事周安等俱陷賊利以昌江爲官軍往來要路悉力攻之都指揮
同知李任堅守賊令福招任降任於城上罵福發礮擊之賊擁福去
大集兵衆飛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指揮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
其攻具賊又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潛入城任福隨方禦之周安
潛與衆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包宣覺之以告利利將殺安安曰吾天
朝臣子豈死賊手與指揮陳麟躍起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
九千餘人悉被殺　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遣親信枚青等潛至
京師約諸功臣爲內應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助又散
弓刀旂幟於諸衛所盡奪旁郡縣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領前軍韋
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自將中
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宏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
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陳士啓自青州暮馳至濟南
語三司密聞於朝御史李濬以父喪家居高煦招之不從變姓名間
道詣京師上變枚青夜至張輔所輔立縶之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
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南面坐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
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吾豈能鬱鬱居此汝歸報急縛奸臣
來徐議我所欲泰懼唯唯而已比還帝問漢王何言治兵何如泰皆
不敢以實對　丙寅宥武臣殊死以下罪復其官　丁卯封費瓛爲
崇信伯　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亦以靖難爲辭移檄罪狀諸大臣
以夏原吉爲首帝歎曰漢王果反乃議遣薛祿將兵往討皇太后召
楊榮等問計榮首勸帝親征太后帝皆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
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
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

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禮部尚書胡濙亦贊之帝意
遂決張輔奏曰高煦素懦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帝曰卿誠足擒
賊顧朕初即位小人或懷二心不親行不足安反側己巳詔親征高
煦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薛祿吳成將前鋒大賚五軍將士辛
未發京師過楊村馬上顧從臣曰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必先取濟
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濟南
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樂安必內顧不肯徑趨
南京高煦外誇詐內實怯臨事狐疑不能斷今敢反者輕朕少年新
立衆心未附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耳今
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有從樂安來歸者厚賞之令還
諭其衆仍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始於貫高淮安被誅成於伍被今
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
以王爲奇貨縛以來獻悔無及矣高煦初聞祿等將兵擐臂大喜以
爲易與及聞親征始懼庚辰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旦出戰帝令大
軍蓐食兼行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壁其四門賊乘城守王師發神機
銃箭聲震如雷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繫矢射
城中諭禍福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大懼乃密遣人詣行幄
願假今夕訣妻子即出歸罪帝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通逆謀
書壬午帝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
爲人擒高煦紿斌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帝羣臣請正典刑不允
命御史于謙口數其罪以劾章示之謙正詞嶄嶄聲色甚厲高煦伏
地戰慄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惟陛下命帝令高煦爲書召諸子餘
黨悉就擒赦城中罪脅從者不問癸未改樂安曰武定州命祿與尚
書張本撫輯其衆乙酉班師庚寅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
言曰趙王與高煦共謀逆久矣宜移兵襲彰德執趙王庶異日不勞
聖慮帝以問榮榮力贊之遂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事當有

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榮先入士奇溥繼入閣者不納山復邀蹇義及原吉共請義原吉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九月丙申至自武定州廢高煦父子爲庶人築室西安門內錮之戊戌法司鞫高煦同謀者詞連晉王濟熿趙王高燧詔勿問王斌朱恆等及長史錢巽教授錢常典仗侯海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外爲民天津青州滄州山西諸都督指揮約舉城應者事覺相繼誅凡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帝製征東記以示羣臣　冬十月戊寅或言李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即斬西市毋入見後使者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時勉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　黎善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關者爲都督陳濬所敗攻邊江小門者爲李安所敗善夜走王通聞之亦分兵三道出擊馬瑛敗賊清威至石室與通會十一月乙未進師應平之寧橋陳洽與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陷泥淖中伏發官軍大敗死者二三萬人通傷脅走還洽躍馬入賊陳創甚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四十年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方圍清化聞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進圍東關通素無戰功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氣大沮陰遣人許利爲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歸利盡撤官吏軍民還東關按察使楊時習執不可通不聽賊分兵萬人圍隘留關百戶萬琮奮擊乃退清化知州羅通與指揮打忠乘間破賊殺傷甚衆賊將逼而檄至通曰吾輩殺賊多出城必無全理與就縛曷若盡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令蔡福說降通登陴大罵賊知城不可拔引去　王通既與賊和乃遣政平知州何忠副千戶桂勝以奏還土地爲辭陰令請兵至昌江爲賊所拘二人瞋目怒罵不屈並忠子皆被害　劉觀等言高煦同謀者皆已伏法其護衞軍居他州者尚多請罪之帝曰凡先調衞及商販在外者皆不與逆謀其釋之不必窮治　十二月辛酉免六師所過秋糧　辛未命行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衞三日內悉上所鞫獄囚罪狀帝親覽決真犯死罪依律連坐者免死謫戍流徒以下運甎贖罪及罰鈔釋免有差凡宥免三千餘人　帝聞王通敗陳洽死大駭歎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洽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給事中乙酉柳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官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參將李慶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往討黎利沐晟爲征南將軍帥徐亨譚忠由雲南進兵兩軍共七萬餘人復敕通固守俟升洽之未沒也累奏乞黃福還撫交阯會福奉使南京召赴闕敕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卿其爲朕再行仍以工部尚書兼詹事領二司事　初高煦言嘗遣人與趙王高燧通謀戶部主事李儀請削其護衞張本亦以爲言帝皆不聽既而言者益衆帝召楊士奇謂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乃遣袁容持羣臣章及高煦獄詞示高燧高燧大懼已而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請還常山中護衞及羣牧所儀衞司官校帝命收其所還護衞而與之儀衞司言者始息

二年春正月丁未有司奏歲問囚數帝謂百姓輕犯法由於教化未行命申教化　命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

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南京戶部尚書師逵卒逵當成祖世佐蹇義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成祖在北京嘗語左右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惟逵而已逵不殖生產祿賜皆分宗黨有子八人至無以自贍　二月癸亥行在戶部侍郎陳山爲本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中官侯顯使西番　薛祿巡視畿南諸府城池嚴戒軍士毋擾民違者以軍法論　黎利攻交州城乙丑王通以勁兵五千出不意擣賊營破之斬其司空丁禮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通猶豫三日不出賊知其怯復樹柵掘壕塹四出剽掠夏四月陷昌江諒山時昌江死守九月餘前後三十戰賊聞柳升兵將至益兵來攻庚申城陷李任顧福帥死士三戰三敗賊賊驅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剄死知府劉子輔指揮劉順中官馮智俱自經城中居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諒山破知府易先亦自縊死賊分兵圍邱溫都指揮孫聚力拒之　高煦之叛晉王濟熿密遣人相約結帝未之聞也已而所遣使懼罪及走京師首實中官劉信等數十人告濟熿擅取屯糧十萬餘石欲應高煦并發其宮中詛呪事寧化王濟煥馳奏其弒嫡母事帝遣使察之皆實甲子召至京示以諸所發奸逆狀廢爲庶人幽鳳陽同謀官屬及諸巫悉論死賊圍交州久王通閉城不敢出賊益易之致書請和通欲許之集衆議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不敢言己巳通許利和以其書聞　右都御史王彰卒彰嚴介自持請託皆絕然用法過嚴其母屢以爲言不能改與劉觀同官人謂彰公而不恕觀私而不刻云　五月癸巳薛祿督餉開平　己亥仁宗神主祔太廟　丙午錄囚　六月戊寅錄囚　交阯賊勢既盛道路梗絕朝廷久不得奏報是月有軍丁李茂先等三人間道走京師言昌江被圍急帝授三人百戶敕柳升急進援　秋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關進圍邱溫邱溫守將指揮使徐麟千戶蔡容帥疲卒固守

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他將吏多棄城遁帝以顧興祖在南寧隘留被攻擁兵不救逮治之　庚子錄囚　先是發松潘軍援交阯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詐言番叛帥兵掠麥匝諸族且言大軍將致討番人震恐約黑生番反殺指揮陳傑等陷松潘疊溪圍威茂諸州斷索橋指揮吳玉韓整高隆相繼敗績又掠綿竹諸縣官署民居皆被焚燬鎮撫侯璉死之辛丑命都督同知陳懷充總兵官帥劉昭趙安蔣貴等往討又命鴻臚丞何敏指揮吳瑋先往招之梟宏於松潘以徇　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薛祿方駐宣府相距三百里帥精兵晝伏夜行三夕至丁未縱輕騎蹂敵營破之大獲人畜師還敵躡其後復奮擊敗之敵遂遠遁　八月甲子黃淮以疾乞致仕許之淮歸父性年九十餘奉養甚歡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縣被災稅糧　陝西旱戶部尚書郭敦與隆平侯張信整飭庶務當行者同三司官計議奏行敦請蠲逋賦振貧乏考黜貪吏罷不急之務凡十數事悉從之

九月壬辰錄囚時連諭三法司錄上繫囚罪狀凡決遣二千八百餘人帝諭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　柳升奉命久侯諸軍集始抵隘留關黎利既與王通有成言乃詭稱陳氏有後帥大小頭目具書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賊緣途據險列柵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意殊輕賊李慶梁銘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璽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慶強起告升都事潘禋亦勸升持重廣偵探引芹站寧橋事爲戒升皆不爲意乙未次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賊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崔聚帥軍至昌江賊來益衆官軍殊死鬭賊驅象大戰陣亂賊大呼降者不死官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安鏞禋及主事李宗昉皆死之崔聚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不屈死一軍盡沒升質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

謀遂及於敗黃福走還至雞陵關爲賊所執欲自殺賊羅拜泣下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黃尙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饋白金餱糧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盡取賊所遺歸之官　戊申封李英爲會寧伯　王通聞柳升敗益懼更咱黎利和爲利馳上謝罪表十月戊寅大集官吏軍民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約退師因宴利遺以錦綺利亦以重寶爲謝沐晟軍至水尾縣造船將進聞通已議和引還賊乘之大敗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王通遣官偕賊使奉陳暠表亦至略言暠爲先王顒三世嫡孫避禍遠竄潛身老撾二十年今本國人民不忘先王遺澤已訪得之乞還其爵土初帝嗣位與楊士奇楊榮語交阯事卽欲棄之暠表至心知其詐欲藉以爲名遂召羣臣示之諭以罷兵息民意張輔蹇義夏原吉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士奇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榮亦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時帝意已決輔爭之不能得遂命擇使交阯者義薦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十一月乙酉朔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盡赦利罪與之更新立暠爲安南國王敕以興滅繼絕之意以思明府之祿州西平州與安南諭通及三司官令盡撤軍民北還　時皇后未有子貴妃孫氏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由是寵眷益重己亥以皇長子生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之一　十二月丁丑振陝西饑并給絹布十五萬匹　王通令山壽與陳智等由水路還欽州自帥步騎由陸路還太平至南寧始以聞交阯內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饋餉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與焉通不俟詔命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於賊及爲賊所戮者不可勝計　交阯人宣化知府陶季容廣源知州閔顏州判岑斗烈吏目譚忠譚古雷縣千夫長陳汀及土官阮世寧阮公庭皆不願從黎利自拔來歸帝命加意撫卹資糧器用官給之尋以汀家屬盡陷嘉其義擢爲指揮　顏興祖旣被逮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公侯大臣舉山雲廉勇有智略帝亦自知之

三年春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鎭廣西雲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巔山峻險挂藤於木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上亟斷藤比明石盡衆譟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下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鎭要害初廣西鎭帥至土官率饋獻爲故事帥受之卽爲所持雲聞府隸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汚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汚耶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饋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牢逮事韓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醒乃以白全活甚衆爲士大夫所重竟以隸終　吳瑋至松潘賊不順命瑋與龍州知州薛繼賢擊賊復松潘陳懷至仍用瑋前鋒屢敗賊於圪答壩葉棠關奪永鎭等橋復疊溪蔣貴募鄉導絕險而進薄賊巢一日十數戰大敗之撫定祁命等十簇又招降渴卓等二十餘寨招撫復業者萬二千二百餘戶歸所掠軍民二千二百餘人事遂定捷聞進懷左都督厚賚金幣留鎭四川而絀瑋功不錄　皇長子生八日羣臣卽上表請立爲太子皇后亦請早定國本孫貴妃僞辭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二月戊午立皇長子祁鎭爲皇太子　帝著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卹刑文治武備馭夷槳餌以教子孫帝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致意焉　南京戶部尙書古朴卒朴在朝三十餘年不通干請與都御史向寶俱以清介稱寶以致仕歸卒於途　帝令皇后上表辭

位三月癸未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爲后諸大臣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皆不能爭后賢而被廢天下聞而憐之皇太后常召后居清寧宮內廷朝宴命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帝後亦悔之自解曰此朕少年事耳 壬辰錄囚 夏四月癸亥敕凡官民建言章疏尙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勿諱 閏月壬寅錄囚 免山西旱災稅糧 甲寅命有司振卹 王通等至京文武諸臣合奏其罪廷鞫具服庚戌通及陳智馬瑛方政弋謙馬騏山壽俱論死下獄籍其家顧興祖幷下獄帝終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騏恣虐激變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譚忠逗留及喪師辱國罪帝不問 五月辛酉錄囚 先是金純有疾帝命醫視療稍間免其朝參俾護疾視事會暑敕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貴飲爲言官所劾帝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於私可乎命繫錦衣獄既念純老臣釋之落太子賓客 李琦羅汝敬等還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暠於正月物故陳氏子孫絕國人推利守其國謹俟朝命帝心知其詐不欲遽封己巳復遣汝敬徐永達諭利及其下令訪陳氏後幷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辛未贈交阯死事諸臣李任都督同知顧福劉順徐麒都指揮同知周安指揮同知蔡容指揮僉事桂勝正千戶並令子孫承襲劉子輔易先布政司參政何忠府同知馮智太監並與誥賜券惟陳鱗嘗與朱廣開門納賊故贈卹不及

眞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奏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夏不雨麥無收壬申命免徵夏稅 周王有燉博學善書弟有爋自大理歸數訐之又與新安王有熺詐爲祥符王有爝與趙王書繫箭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帝逮友訊無迹召有爝至曰必有爋所爲訊之具服並得有熺掠食生人肝腦諸不法事免有爋有熺爲庶人 黎利歸蔡福朱廣薛聚于燮及指揮會貴千戶李安於京師誅之籍其家 六月丙戌免陝西被災夏稅 時未有官妓之禁臣寮宴樂以奢相尙歌妓滿前劉觀爲都御史私納賄賂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一日朝罷帝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曰劉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公廉有威歷官並著風采爲京尹政清弊革帝喜丁未出觀巡視河道 秋七月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者黜之御史有闕舉送吏部補選佐視事卽奏黜嚴皚楊居正等二十人謫遼東各衛爲吏降八人罷三人而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餘人堪任御史帝使歷政三月而後任之居正等六人辨愬帝怒幷諸爲吏者悉戍之既而皚自戍所潛還京脅他賄爲佐所奏且言皚謀害己詔戮皚於市 戊辰錄囚 吳中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尋釋之 先是行在都御史劾胡概葉春所至作威福縱兵擾民帝弗問陰使御史廉之無所得由是益任概賜璽書獎勵概亦自信諸當興革者皆列以聞 初仁宗復設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之多重複稽誤八月辛卯帝命公侯伯尙書都御史等議皆言既有府部則行府行部宜罷從之 刑部尙書金純致仕純務寬大每戒屬吏不得妄椎擊人故當純時獄無瘐死者 丁未帝自將巡邊命張本顧佐等居守金幼孜等皆從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帝取夏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 九月辛亥次石門驛兀良哈寇會州帝自將輕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往擊之留扈行諸文臣於大營命楊榮從乙卯出喜峯口遇敵於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兀良哈人馬死者過半帝親帥

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旂悉下馬羅拜請降遂生縛之斬其酋渠金忠與其甥把台請自效帝許之或言不可遣帝曰去留任所欲耳朕有天下獨少此二人耶已二人獲數十人馬牛數百來獻帝喜命中官酌以金巵遂賜之戊午饗將士於會州甲子班師癸酉至自喜峯口把台尋賜姓名曰蔣信 冬十月乙酉詔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眷秋高倘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在朕左右講論至理共寧邦家勳階爵祿並如故義原吉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各位先於士奇榮與士奇榮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 蹇義既解部務帝欲以侍郎郭璡代璡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士奇言恐璡不足當之宜妙擇大臣通經術知古今者帝乃止 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劉觀並其子輻諸贓汚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疏辨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踰年謫輻戍遼東命觀隨往觀竟客死 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十一月癸酉錦衣指揮鍾法保請采珠東莞帝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下之獄 忻城蠻譚團作亂十二月庚子山雲討禽之 是年福建妄男子樓濂詭稱七府小齊王謀不軌事覺械至京誅其黨數百人故齊王榑及三子皆暴卒幼子賢爀安置廬州 清河知縣李信圭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絡繹日發民輓舟丁壯既盡役及老稚妨廢農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子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沒其所齎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惸人從之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二月己丑南京進騶虞二禮部請表賀不許 進清平伯吳成爲侯錄出塞破兀良哈功也 敕左府都督張昇曰卿舅氏至親日理劇務或以吏欺謾連不問則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府事朝朔望官祿如舊稱朕優禮保全之意昇榮之第也 羅汝敬等還黎利復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帝心知陳氏即有後利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二月甲戌復命李琦諭利再訪陳氏後 封后父孫忠爲會昌伯 夏四月辛巳山雲討平柳潯蠻 寧王權上書論宗室不應定品級帝怒賜書詰責權謝過乃已時有司多齮齕諸王以示威重權年已老日與文學士相往還所註纂數十種託志冲舉自號臞仙 陳瑄言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戊子命黃福同往經理大臣督漕運自此始瑄福建議復支運法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池和徐民運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而令軍士接運至北京民大稱便 帝卒用郭璡爲吏部尙書諭以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璡由是留意人才 五月壬子錄囚 先是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甎還職御史王翺請犯贓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黷帝從其請未幾有贓吏納米贖罪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六月甲午詔文吏犯贓如律科斷罷贖罪例 己亥敵犯開平鎮撫張信等戰死庚子薛祿督餉開平 以鈔法不通令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及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舟船計所載料多寡路遠近納鈔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入官仍罪之於是有鄰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惟臨清北新兼稅貨鈔關之設自此始 陝西按察副使鄺埜在陝久父子輔爲句容教官思一見謀聘爲鄉試考官子輔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

埜嘗寄父褐子輔貽書曰汝掌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汚我封還之埜奉書跪誦泣受教　秋七月己未幸文淵閣　乙丑封滕定爲奉化伯金順爲順義伯亦錄出塞功也　八月楊溥以母憂去尋起復　九月癸亥釋顧興祖於獄　南北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爲民　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學校教養人材固當講習經史至於書數之學亦當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乞令兼習從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從之　雒容蠻出掠山雲遣指揮王綸破之乃上綸功且劾其殺良民罪帝宥綸而心重雲　冬十月庚辰幸文淵閣　癸未以天氣沍寒敕南北刑官悉錄繫囚以聞不分輕重因謂夏原吉等曰堯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無愧古人　時科舉日重薦舉日輕有司雖奉求賢之詔第應故事而已丙戌帝製猗蘭操賜廷臣諭以薦賢爲國之道　庚寅改張瑛南京禮部尙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並罷閣務　甲午閱武於近郊帝怒諸將慢褫其衣夏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帝曰爲卿釋之乙未獵於峪口戊戌還宮　十一月癸卯薛祿吳克忠帥師巡宣府　十二月乙亥京師地震　壬辰罷中官松花江造船　顧佐任事歲餘姦吏訐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訐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干上怒帝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頓首謝出召吏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我當貸汝帝聞之喜謂佐得大體或告佐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鞫果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市　琉球山南再入貢自後不復至山南山北並爲中山所併

五年春正月兩朝實錄成賜監修等官金幣鞍馬戊辰戶部尙書夏原吉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忠靖敕戶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有善卽采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汚所服金織賜衣曰勿怖汚可浣也又有汚精微文書者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呂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靖難時有守城功爲之請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愼如此　二月壬辰諭侍臣曰今國家無大營繕而工部采運木植不已豈不妨農事其令已采之木隨處存貯軍夫悉罷歸農　癸巳頒寬卹之令省災傷寬馬政免逋欠薪芻招流民賜復一年罷采買減官田舊科十之三卹工匠禁司倉官包納戒法司愼刑獄　乙未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親櫜鞬導至河橋下馬扶輦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山呼拜迎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慰勞之他日帝謂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或數不樂然終從卿以不敗事又有三事時悔不從因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三月戊申帝道見耕者下馬問農事取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吾民終歲勤動乎命賜所過農民鈔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生業或獻蔬食酒漿取以賜帝曰此田家味也己酉還宮　辛亥李琦等還黎利復飾詞并具頭目耆老奏請封使臣歸帝復以訪陳氏裔還中國遺民二事諭之　丙辰免山西去歲被災田租　薛祿上言永寧衛團山及鵰鶚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便守禦夏四月戊

寅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工精騎一千五百護之皆聽祿節制臨行賜詩以山甫南仲爲比祿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因拊心曰祿安敢望前賢然敢不勉圖報上恩萬一乎 先是開平都指揮唐雲等屢奏寇出沒邊境且言孤城荒遠請添官軍守備事下張輔等議以爲添軍愈難饋給宜如薛祿初議於獨石築城立開平衞以開平備禦官軍家屬移於新城且耕且守而以開平及所調他衞軍分作二班每班一千餘人更代於舊城守禦從之 五月癸卯追奪贓吏誥敕著爲令 丙辰修預備倉出官錢收糴備荒 帝以知府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癸亥以禮部郎中況鍾知蘇州戶部郎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杭州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皆賜敕乘傳行鍾至蘇州摘殺姦吏舞文者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本深至吉安殺巨猾彭摶等十九人平大盤山大盜曾子良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豫至松江衞軍恣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曰明日來時傳以爲笑然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時諸人俱有治績豫尤以愷悌稱初鍾爲吏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令二子給侍而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 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徙開平衞於獨石堡改屬萬全都司而令兵分班哨備於舊衞已而哨備之制亦廢遂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帝以踐祚歲久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復遣鄭和王景宏使忽魯謨斯諸國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三十餘國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後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焉 陽武侯薛祿有疾召還秋七月卒贈鄞國公諡忠武祿有勇而好謀謀定後戰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人樂爲用靖難諸功臣張玉朱能及祿三人爲最 癸亥甄別守令 八月己巳朔日食陰雨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黃福爲戶部尚書先是福陳足食之要謂永樂間內營建北京外南討交阯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卽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衞輝眞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衞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請先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又言山東近年旱飢流徙初復衞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開墾乃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益勞擾本等以聞事竟不行 初周忱由庶吉士歷刑部員外郎浮沈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洪熙改元忱遷越府長史頃之有薦爲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君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忱而帝知于謙才可大任丙午增設各部右侍郎巡撫兩京各省總督糧稅超擢越新吏部侍郎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戶部侍郎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本部侍郎撫湖廣謙兵部侍郎撫河南山西刑部員外郎曹宏本部侍郎撫北直隸府州縣及山東忱工部侍郎撫南直隸蘇州等府州縣以胡槪爲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爲刑部侍郎謙年僅三十三至官輕騎偏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忱至蘇州

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幷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大小戶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反滋費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圍局糧長即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囤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囤官爲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簿其填註剝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存貯在倉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先是槪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槪尋復姓熊　乙卯帝巡近郊己未還宮　冬十月乙亥阿魯台犯遼東遼海衛指揮同知皇甫斌禦之至密城東峪自旦及晡矢盡援絕子弼以身衛父與千戶吳貴百戶吳襄毛觀並戰死斌忠勇有智略貴等並驍勇雖死殺傷過當寇亦引退事聞詔有司褒卹　丙子帝巡近郊己卯獵於全道丙戌至洗馬林徧閱城堡兵備壬辰還宮　十一月己未擇廷臣二十五人爲知府奉敕以行河南則御史李驥肇慶則給事中王瑩瓊州則戶部郎中徐鑑汀州則禮部員外郎許敬軒寧波則刑部主事鄭珞撫州則大理寺正王昇後皆以政績著由是吏治蒸蒸稱極盛焉　先是朝使自西域還言曲先衛都指揮使散即思邀劫使臣梗塞道路帝怒命都督史昭帥參將趙安王彧等討之昭等長驅至曲先散即思先遁十二月癸巳其黨脫脫不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衆生禽脫脫不花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三十四萬有奇散即思始懼　閏月己未敕內外諸司久淹獄囚者釋之

是年始命李昶爲戶部尚書專督在京及通州等處倉場糧儲遂爲定制

六年春正月庚辰大雨雷電　二月丁酉羅汝敬督陝西屯田　己亥濬金龍口引河達徐州以便漕從御史白圭請也　時天下承平帝頗事遊獵玩好巡按江西御史陳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瘐死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逮入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　趙新言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升擢有臨政略無施設者有貪虐爲非者名與實異言與行違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己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賢否賢者留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帝是之三月乙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爲令　山西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屯田多爲豪右占據夏四月己酉命兵部侍郎柴車往按得田二千頃還之軍　戶部尚書郭敦卒敦事親孝持身廉同官有爲不義者輒厲色待之其人悔謝乃已性好學公退手不釋卷　散即思貢馬請罪令還居故地歸其俘　黎利復飾詞請封六月己亥命禮部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敕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敞等至利遣人白相見禮敞曰汝敬使者所以尊朝廷奚白爲利聽命趨拜下坐及還致厚贐敞及琦等皆不受利以付貢使及闕敞等悉閱貢物封其贐付關吏

利雖受敕命其居國則僭稱帝紀元順天以交州府爲東都清華府爲西都分其國爲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陽安邦諒山太原明光諒化清華乂安順化廣南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擬中國三司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華風焉　秋七月己巳錄囚　壬午許朵顏三衞市易　帝微行夜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居數日帝使中官問士奇微行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有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未幾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松潘勒都北定諸族暨空郎龍溪諸寨番復叛陳懷遣兵戰敗指揮安寧等死者三百餘人巡按御史王翶陳便宜五事言懷駐成都距松潘八百里不能制請移之松潘松茂軍糧宜於農隙齊力起運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宜令自首毋隱州縣土司宜徧設社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罪納粟自贖詔有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悉允行冬十月甲辰懷親督兵深入破革兒骨寨進攻空郎乞兒洞賊敗斬首墜崖死無算革兒骨賊復聚生苗邀戰擊破之勦戮殆盡於是任昌牛心諸寨番聞風乞降羣寇悉平　周忱與陳瑄議兌運法瑄乃上言歲運糧用軍十二萬人頻年勞苦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湖廣別僉民丁又於軍多衞所僉軍通爲二十四萬人分番迭運又江南之民運糧赴淮安徐州臨淸往返一年失誤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撥糧與附近衞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侍郎王佐就瑄及黃福議佐還奏東南民力已困僉民丁不便十一月丙子始命官軍兌運民糧蹇義等議上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自八斗至五斗有不願兌者聽其自運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戶部委正官監兌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

中官袁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中官假采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衞獄籍其家分遣中官劉寧御史張駿李濬等往南直隸及福建湖廣江西諸處逮其黨中官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特命械繫至京中官馬俊奉使還至良鄉聞琦下獄自經所司以聞帝曰此正與琦同惡害民者命戮其屍梟首於市中官唐受使至南京縱恣貪酷捕至具服械赴南京磔之十二月乙未磔琦斬其黨阮巨隊等十人可烈亦下錦衣衞獄死　丁未金幼孜卒贈少保諡文靖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疾革時家人屬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所恥也　庚戌遣御史巡視寧夏甘州屯田水利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賜中官金英范宏免死詔

二月甲午以春和諭法司錄囚帝親閱罪狀抉遣千餘人減等輸納春審自此始　帝謂楊士奇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徵如故帝怫然曰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又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三月庚申下詔行寬卹之政辛酉諭部臣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者戒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爲辭是廢格詔令使澤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山西旱夏四月辛丑免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壬寅募商中鹽輸粟入邊　六月癸卯以炎暑命錄囚自實犯死罪外悉發遣且馳諭中外刑獄悉如之　癸丑罷中官入番市馬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潦有資從之　帝作官箴三十五篇戒百官且諭曰古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　秋七月庚

辰帝閱內庫書畫得趙孟頫豳風圖賦詩一章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又嘗以所賦織婦詞示侍臣以見蠶事之勞苦　帝以薦舉詔下應詔者少八月乙未敕曰近惟少傅士奇舉前南寧知州黎恬等諸臣殫旬積月曾無一人巖藪窟穴豈皆虛哉吏部即會三品以上官推擇才行文學之士方面有司昏懦貪暴者其與都察院奏黜之

帝於宮中覽黃福漕事便宜疏以示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誰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京行部綏輯瘡痍及使交阯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大卿所不及福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帝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帝曰然翌日改福官南京　九月庚午命諸將巡邊　免兩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先是況鍾上言近奉詔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有畝徵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闊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會帝屢詔減蘇松重賦周忱乃與鍾悉心計畫曲算累月奏免蘇州官田賦七十餘萬石趙豫及常州同知趙泰以次請減所屬重租民困少蘇是秋江南大稔詔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糴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振其姦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為條約以聞帝嘉奬之終忱在任江南數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偽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其為政纖悉周密皆此類也　冬十一月辛酉召陳璉趙新等歲終至京議糧賦利弊　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初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不稱出為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及楊榮楊溥三人榮疏闓果毅遇事敢為數從北征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乃為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語稍稍聞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驩帝亦益親厚之　會寧伯李英以罪下獄　遣中官李貴使西域

八年春二月壬子錄囚宥免五千餘人　禁擅役軍士官以爭地相讎殺遣行人章聰侯璡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　三月庚辰諭內外衛所優卹軍士違者風憲官察奏罪之　李信圭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輓舟若無衛軍則民夫盡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泛差役一體派及致士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稚相攜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從之　帝命楊溥合

選宣德二年五年八年所取進士拔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蕭鎡爲首。是春以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遣使振卹。夏四月戊戌詔蠲京省被災逋租雜課免今年夏稅賜復一年理冤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逃者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先是烏羅知府嚴律己言所屬治古答意二長官石各野等聚衆出沒銅仁平頭瓮橘諸處誘脅筸子坪長官吳畢郎等其地與鎮溪酉陽諸蠻接境恐益相煽動請調官土軍分據要地且捕且撫事下總兵官都督蕭授授乃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分兵以戍久之其會吳不爾覘官軍少復掠清浪衛殺鎮撫葉受授遣都指揮張名擊破之賊遁入筸子坪結生苗龍不登等攻劫湖廣五寨白崖諸寨勢益張授請發四川湖廣貴州接境諸官軍分道捕討五月丁巳授進攻賊巢斬吳不爾等五百九十餘級皆梟以殉生禽吳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獻京師餘黨悉平帝謂侍臣曰蠻苗好亂自取滅亡然於朕心不能無惻然也授威服南荒先後破禽蠻賊甚衆。丁卯山雲討平宜山蠻。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閔旱詩示羣臣。辛丑詔中外疏決罪囚。是夏復振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饑免稅糧。秋七月壬申免江西水災稅糧。八月癸巳汰京師冗官行在戶兵工部大理光祿鴻臚行太僕寺順天府凡七十七員改金齒永昌千戶所爲潞江州直隸雲南布政司。安南入貢帝以其貢賦不如額南征士卒未盡返命兵部侍郎徐琦等與其使偕行諭以順天保民之道。閏月辛亥西域貢麒麟戊午景星見禮官請表賀不許。顧佐以疾致仕驛召南京右都御史熊概代領其職佐乞歸不許。九月乙酉遣官錄天下重囚。己亥阿魯台部答卜寇涼州總兵官劉廣擊斬之時阿魯台數敗於瓦剌部曲離散其屬把的等先後來歸阿魯台日益蹙乃帥其屬東走兀良哈駐牧遼塞諸將請出兵掩擊之帝不聽。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於官贈侯加太保謚恭襄瑄瀦河有德於民民立祠清河縣祀之都指揮僉事王瑜吳亮充左右副總兵代瑄鎮淮安董漕運淮安瑜故鄉也人以爲榮

十二月乙亥諭法司宥京官過犯。戶部尚書郭資卒贈湯陰伯謚忠襄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士奇對曰資性強毅人不能干以私然蠲租詔數下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資也。是年黃福兼掌南京兵部。先是御史李立理江南軍籍專務益軍句及姻戚同姓動以千計稍辨則酷刑榜掠常州同知張宗璉素廉恕見立暴橫積不平疽發背卒況鍾趙豫皆上章極論之常州民訴受抑爲軍者七百有奇乃特敕周忱清理免蘇州衛抑配軍百五十九人已食糧止令終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黎利死僭位六年號太祖。

九年春二月庚戌振鳳陽淮安揚州徐州饑。乙卯申兩京山東山西河南寬卹之令。武安侯鄭亨卒於鎮亨嚴肅重厚善撫士卒恥掊克在大同時鎮守中官挽軍政亨裁之以理其人不悅及亨卒乃深悼惜之贈漳國公謚忠毅。滿剌加王西里麻哈剌帥妻子陪臣來朝。廣西思恩縣蠻覃公砦等累年作亂三月戊寅山雲遣都指揮彭義等討平之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橫雲以廣西兵少留貴州兵爲用先後討平潯柳平樂桂平宜山諸蠻又以慶遠蠻林苗猺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益雲雲分道勦捕禽斬甚衆復遣指揮田真攻大藤峽賊破之雲在鎮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奪還男女二千五百八十棄城堡十三舖舍五百自是猺獞屏跡居民安堵。徐琦至安南黎利子麟疑未決琦曉以禍福麟懼夏四月己未遣使來告喪進代身金人帝悅落琦戍籍命章敞侯璡敕麟權署安南國事麟一名龍自是其君長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琦初回過南京黃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郊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

識也　戊辰錄囚　五月壬午瘞暴骸　秋七月甲申遣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官督捕兩畿山東山西河南蝗　八月庚戌振湖廣饑　甲子敕兩京湖廣江西河南巡撫巡按三司官行視災傷蠲秋糧十之四　乙丑罷工部采辦　阿魯台復爲脫脫不花所襲妻子死孳畜略盡獨與其子失捏干等徙居母納山察罕腦剌等處己巳瓦剌脫歡襲殺阿魯台及失捏干遣使來告捷且請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　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馬瑜爲首　九月癸未帝自將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於坌道乙未阿魯台子阿卜只俺款塞來歸授左都督賜第京師丁酉帝至洗馬林閱城堡兵備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還宮　四川諸番復叛敕都督方政蔣貴等撫勦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衛俱聽命惟松潘疊溪所轄任昌巴猪黑虎等寨梗化政等分道進討貴督兵四千攻破任昌大寨會都指揮趙得宮聚兵以次討平龍溪等三十七寨丙辰捷聞命貴佩征蠻將軍印代政鎮守松潘　甲子罷陝西市馬　兩畿浙江湖廣江西饑丁卯以應運南京及臨清倉粟振之　右都御史熊概錄囚自朝至晏未暇食忽風眩卒時顧佐疾良已入見帝慰勞之令免朝賀視事如故佐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　霍州學正曹端卒年五十九端專心性理務躬行實踐遭親喪五味不入口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爲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改蒲州霍州上章爭之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及卒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端倡明絕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　十一月戊戌停刑　庚子免四川被災稅糧　廢新化府以所領俱屬黎平府　十二月甲子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不視朝命羣臣謁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大漸罷采買營造諸使乙亥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務白皇太后行　太子方九歲宮中訛言將召立襄王太后趣召諸大臣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羣臣呼萬歲浮言乃息　壬午太子卽位始罷午朝大臣請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毋壞祖宗法第悉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勗帝向學推心任楊士奇楊榮楊溥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設屯田減漕運開經筵擇儒臣講學又請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溥亦請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愼選宮中朝夕侍從內臣　尚書蹇義寢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望陛下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丁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義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楊士奇嘗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　辛丑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守備機務加少保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二月戊申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后爲皇太后辛亥封弟祁鈺爲郕王　太皇太后召二兄彭城伯昶左都督昇誠諭之弗令預政昶兄弟素恭謹昇尤賢楊士奇請加委任不許　甲寅詔節冗費胡濙請減上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費大省　給事中年富言永樂中招納降人縻以官爵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宜遣還故土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殘疾僉補爲擾請於二十五所內以一所餉補勿更累民軍民之家規免稅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復業從之　都督同知巫凱言邊情八事請厚卹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鈔歲給軍士冬衣布棉軍中口糧芻粟如舊制且召商實邊從之　進封平陽王美圭爲晉王還居太原　三月戊寅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　辛

巳罷山陵夫役萬七千人。丙申，諭三法司，死罪臨決三覆奏，然後加刑。

王佐鎭河南湖廣，副使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鎭陝西，王翺爲右僉都御史鎭江西，御史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西寧。時西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

夏四月壬戌，以元學士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丁卯，以久旱考察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戊辰，遣給事中御史捕畿南山東河南淮安蝗。

五月壬午，戶部言浙江蘇松荒田稅糧減除二百七十七萬餘石，請加覆覈。帝以覈實必增額爲民患，不許。

以刑部郎中王源等十一人爲知府。

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丁未，令瘞天下暴骸。

辛酉，葬章皇帝於景陵，廟曰宣宗。

秋七月丙子，免山西夏稅之半。

八月丙午，減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

九月壬辰，詔督漕總兵及諸巡撫官歲以八月至京會廷臣議事。

釋林長懋陳祚郭循等於獄，復其官。

帝爲太子時中官王振給事東宮，爲局郎，狡黠得帝懽。是月，命振掌司禮監。

阿魯台既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兒只伯等復爲脫脫不花所窘，竄居亦集乃路外，爲納款而數入寇甘涼。冬十月壬寅，遣使諭之。

辛亥，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子，阿台朵兒只伯犯涼州，鎭番總兵官陳懋遣兵援之，解去，懋追至蘇武山而還，以斬獲聞。

時王振尙未橫，太皇太后委任楊士奇楊榮楊溥，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署南郡，因號爲南楊。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

明紀卷第十二

明紀卷第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英宗紀一 起正統元年丙辰訖正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丙戌罷銅仁金場　庚寅發禁軍三萬屯田畿輔　三月乙亥御經筵以張輔等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等兼經筵官初經筵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始著爲常儀以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御文華殿進講寒暑暫免日講御文華穿殿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侍講讀　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廟　五月丁卯阿台朵兒只伯寇肅州　壬辰設提督學校官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按察司副使僉事其所轄太廣歲巡不能及者口外及各都司衛所土官以屬分巡道員廬鳳淮揚滁徐和屬江北巡按衡永郴屬湖南道辰靖屬辰沅道瓊州屬海南道甘肅衛所屬巡按御史　都察院考察御史不稱者十五人降黜之邵宗與焉宗九載滿吏部已考稱郭璡言宗不應與在任者同考帝以責顧佐會御史張鵬等劾宗帝遂責佐及鵬等朋欺佐上章致仕去　宣德末古里蘇門答剌等十一國貢使久留京師未遣閏六月命與瓜哇使臣同行敕瓜哇國王加意撫卹分遣還國　秋七月詔舉廷臣堪爲郡守者擢刑部員外郎翟溥福爲南康知府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聰明俊秀可教養者送所在儒學讀書其祠墓傾圮者修之　時百官月俸皆持帖赴領南京米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而定例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課有之入內承運庫若歲賦偶有折收則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八月副都御史周銓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趙新黃福亦以爲言帝以問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爲便於是始令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謂之金花銀周忱因請檢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準折納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南直隸之蘇松常徽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並解京入內承運庫以爲永制　阿台朵兒只伯屢寇甘涼邊將告急甲戌右都督蔣貴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同知趙安爲副帥師討之　詔還解縉家產　九月癸卯遣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中官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召還其後歲遣御史巡鹽自此始　黎麟再入貢帝以陳氏宗支既絕欲使麟正位下廷議咸以爲宜庚申命兵部侍郎李郁左通政李亨齎敕印封麟爲安南國王　冬十一月乙卯詔京官三品以上舉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從言官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　免湖廣被災稅糧　王振欲市權令朝臣畏己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會兵部尚書王驥議邊事五日未奏十二月丁丑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幼沖耶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下獄頃之得釋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幷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旨屢摭大臣過失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無不被劾下獄荷校譴謫無虛歲　廣西蒙顧十六洞蠻與湖廣逃民相聚蜂起蕭授督兵圍之再戰悉禽斬其酋餘黨就誅乙酉賊平授上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嘗儲糧數萬石備軍興比年所儲少有警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得賊乞於清浪靖州二衛各增儲五萬石庶緩急可藉報可　阿台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死亡士卒百四十餘人侍郎徐晞劾蔣貴朝議以責方選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浪乃晞所統責晞委罪置責不問時朝議將大出兵擊阿台等巡撫宣大僉都御史李儀言四裔爲患自古有之在備禦有方耳和寧殘部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

寇邊將謹待之將自遁何必窮兵不納時先朝宿將已盡開平千戶楊洪以敢戰著名爲人機變敏捷善出奇擣虛未嘗小挫王驥言其能詔加游擊將軍洪所部纔五百選開平獨石騎兵益之再進都指揮僉事　成國公朱勇言近瓦剌脫懽以兵迫逐韃靼朵兒只伯恐吞併之日益強大乞勅各邊廣積儲以備不虞帝嘉納之勇能之子也未幾脫懽殺賢義安樂二王併其衆欲自稱可汗衆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所併阿魯台之衆歸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屬焉

二年春正月甲午宣宗神主祔太廟　太皇太后御便殿帝西向立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諭曰卿等老成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歎息不意今尚見卿溥感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太皇太后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已召王振至數其罪欲誅之帝跪爲請輔等亦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今後愼勿令干國事也　諜報阿台等駐賀蘭山後己亥詔大同總兵官方政偕楊洪出大同迤西蔣貴偕趙安出涼州塞會勦以羅亨信參贊軍事　大同督糧參政劉璉不職李儀劾之璉乃誣儀淫亂事會參將石亨欲奏鎭守中官郭敬罪先咨儀儀誤封緘咨牒於核饟主事文卷中戶部以聞亨敬遂互相奏訐詔儀璉自陳而切責敬等儀自負其直詞頗激二月被劾下獄瘐死邊人素德儀建昭德祠以祀　三月甲午錄囚　戊午御史金敬撫輯大名及河南陝西逃民　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田糧　蔣貴之出塞也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芻饟不繼留十日引還羅亨信讓之曰公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死法孰與死敵貴等不從亨信上章言貴逗遛狀五月庚寅王驥經理甘肅邊務密旨戮敬許便宜行事驥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魚兒海子先退敗軍者誰僉曰敬遂縛敬斬轅門并宣敕責貴諸將皆股栗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　壬寅刑部尚書魏源整飭大同宣府諸邊許便宜行事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萬全衞指揮杜衡部卒李全皆訐奏洪罪帝從源言謫衡戍廣西執全付洪自治　丁未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官稅　陳鎰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民便宜多所廢置所部六府饑請發倉振之　王驥既出督軍鄺埜獨任部事時邊陲多警將帥乏人埜請令中外博舉謀略材武士以備任使　六月乙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廷　江北河南大水民饑庚辰副都御史賈諒侍郎鄭辰振之芒碭山盜爲患諒捕獲甚衆秋九月河決陽武原武滎澤命辰偕便修塞　郭璡雖長六卿然望輕政歸內閣自布政司至御史知縣皆令京官保舉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責任專而事體一今令朝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奔競之風乞杜絕令歸一下吏部議璡遜謝不敢當事遂寢　李謙老而怯故與楊洪左洪每調軍謙輒陰沮之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御史張鵬劾罷謙因命洪代洪連敗兀良哈兵賜敕嘉獎又敕宣大總兵官譚廣曰此即前寇延綏爲指揮王禎所敗者去若軍甚邇顧不能撲滅若視洪等媿否　阿台復入寇冬十月甲子鎭守甘肅左副總兵任禮爲平羌將軍充總兵官蔣貴趙安爲左右副總兵柴車及僉都御史曹翼羅亨信參贊軍務王驥及太監王貴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十一月乙巳振河南饑免稅糧　初朵兒只伯寇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顧飾功邀賞柴車劾其罪械廣詣京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陞賞車奏請加罪能復請命帝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實繁有徒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何以戢衆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雖從能請然嘉車之直遣使勞賜之　山雲上言潯州與大藤諸山相錯猺寇不時出沒占耕旁近荒田

而左右兩江土官所屬人多田少其狼兵素勇為賊所畏請量撥田州土兵於近山屯種分界耕守委土官都指揮黃竑領之斷賊出入不過數年賊必坐困報可 南甸土知州刀貢罕奏麓川思任發奪其所轄羅卜思莊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齎金牌信符諭之退還敕沐晟處置任發倫發之子也

三年春楊洪擊寇於伯顏山馬蹶傷足戰益力禽其部長也陵台等四人追至寶昌州又禽阿台答剌花等五人璽書慰勞遣醫視 魏源奏譚廣老帝命黃真楊洪充左右參將協鎮諸將肅然源按行天城朔州諸險要令將吏分守設威遠衛增修開平龍門城自獨石抵灤河川增置堠臺六十免屯軍租一年儲火器為邊備諸依權貴避役者悉括歸伍 二月己亥京師地震庚子又震 辛丑振陝西饑

甲辰京師地又震者再 王驥偕諸將出塞以蔣貴為前鋒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敗朵兒只伯於狼山追抵石城聞朵兒只伯依阿台於兀魯乃使貴帥輕騎二千五百人往襲之約曰不捷無相見也副將李安沮貴貴拔劍厲聲叱安曰敢阻軍者死遂出鎮夷間道疾馳抵其巢阿台方牧貴猝入馬羣令士卒以鞭擊弓韣驚馬馬盡佚敵失馬挽強步鬭貴縱騎蹂擊指揮毛哈喇奮入其陣大敗之復分軍為兩翼別遣百騎乘高為疑兵轉戰八十里驥與禮自梧桐林至亦集乃禽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禽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阿台與朵兒只伯以數騎遠遁夏四月乙卯驥以捷聞論功封貴定西伯禮寧遠伯安會川伯餘陞賞有差 癸未巡撫大同都御史盧睿請立馬市令軍民悉得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從之 魏源以宣大軍務久弛請召還盧睿而薦于謙為鎮守參贊朝廷以謙方撫山西河南不聽言官劾源臨邊擅易置大臣帝以源有勞置不問尋與王驥並還理部事 柴車在邊章數十上悉中時病同事多不悅車持益堅嘗言漢北降人朝廷留之京師雖厚爵賞其心終異如長脫脫木兒昔隨其長來歸未幾叛去今乃復來安知他日不再叛宜徙江南離其黨類事下兵部請處之河間德州帝報可後降者悉以此令從事 廢烏羅府以所領分屬銅仁思南諸府廢鎮遠入鎮遠府 六月癸酉以旱讞中外疑獄 思任發狡獪逾於父兄緬甸宣慰新斯加為木邦所殺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故地累侵孟定灣甸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沐晟言狀朝命選將乙亥都督方政僉事張榮同征南將軍晟右都督沐昂討之昂晟之弟也 淮揚災鹽課虧敕周忱巡視忱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得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尋敕忱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海二縣逋課至六十二萬餘引竈丁逃亡忱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竈丁條上鑄鐵釜卹幽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命速行之忱為節竈戶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做濟農倉法置贍鹽倉益補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 王振屢摭大臣小過輒給事中御史論劾秋七月戶部以軍官俸糧改於京倉支給禮部以失印刑部以決獄不當尚書劉中敷胡濙魏源侍郎吳璽何文淵等先後下獄尋俱釋之 八月乙亥以陝西饑令雜犯死囚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 九月癸巳蠲兩畿湖廣逋賦 冬十月癸丑再振陝西饑 時工役繁興匠多逃者先已逮至六千餘人十一月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皆令桎梏赴工 遼王貴烚居國多過湖廣巡撫侍郎吳政巡按御史陳祚等奏其不友諸弟待庶母寡恩捶死長史杜述召訊京師盡得其淫穢瀆倫諸不法事以政等奏貴烚罪有所隱逮下獄已而三法司上貴烚罪狀亦不言其內亂事十二月丙辰盡下魏源陳智等於獄超擢刑部郎中丁鉉主事張鳳為左右侍郎 遼東總兵官巫凱有疾命醫馳視未至而卒凱性剛毅饒

智略馭衆嚴而有恩在遼東二十餘年威惠並行邊務修飭前後守
東陲者皆莫及　廣西總兵官山雲卒贈懷遠伯謚襄毅雲謀勇深
沈而端潔不苟公賞罰嚴號令參佐有罪輒上請不妄殺人人亦不
敢犯與士卒同甘苦臨機應變戰無不捷所至詢問里老撫善良察
誣枉廣西人思雲不置立祠肖像祀焉　鑄銅渾天儀簡儀於北京
　榜葛剌貢麒麟　孔顏孟三氏教授裴侃言闕里家廟宜正父子
以敍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祀
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
殿於大成殿西而顏孟父俱封公乞追封子晳伯魚公爵偕顏孟父
俱配啓聖王殿帝命禮部行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言舊制
諸生以在監久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還延累歲至撥
送之期始赴實長奸情請以肄業多寡爲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
例士風卑陋鹹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　沐晟師次金齒思任發修
貢冀緩師晟信之無渡江意任發乃遣衆萬餘奪潞江沿江造船三
百艘欲取雲龍又殺甸順江東等處軍餘殆盡帝以賊勢日甚責晟
等玩寇養患方政亦至軍欲出戰晟不可政造舟欲濟師晟又不許
政不勝憤
四年春正月壬午獨帥麾下與賊將緬簡戰破賊舊大寨賊奔景罕
指揮唐清復擊破之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餘級乘勝深
入逼任發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政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
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政追至空泥賊出象
陣衝擊政力戰死之一軍皆沒　貴州計砂賊苗金蟲苗總牌糾洪
江生苗作亂僞立統千侯統萬侯號二月丁巳蕭授督兵抵計砂分
遣都指揮鄭通攻三洋洞馬曄攻黃柏山大破之副總兵吳亮窮追
至蒲頭洪江斬總牌千戶尹勝誘斬金蟲於是生苗盡降　楊士奇
乞致仕不允乞歸省墓許之未幾還士奇道南京聞黃福疾往視之

福驚曰公輔幼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遠出士奇深服其言福在
南京嘗坐李隆側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
而贊守備者耶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
　閏月辛丑釋魏源陳智等復其官幷宥棄交阯王通馬麒罪及弋
謙等皆爲民吳政等亦遇赦得免　三月己酉詔赦天下　庚申廢
遼王貴烚爲庶人守簡王園進封興山王貴燮爲遼王　沐晟聞方
政敗請益軍帝遣使者責狀仍調湖廣貴州四川官軍五萬人令吳
亮馬翔統之至雲南聽晟節制幷敕晟豫籌糧糒晟慚懼發疾丁卯
還至楚雄卒贈定遠王謚忠敬晟席父兄業滇人懾其威信莊事如
朝廷片楮下土酋具威儀出郭迎盥而後啓曰此令旨也晟用兵非
所長戰數不利善事朝貴賂遺不絕以故得中外聲　癸酉增南京
及在外文武官軍俸廩　夏五月庚戌右都督沐昂爲征南將軍充
總兵官討思任發　丁卯錄中外囚　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
寧波大嵩二千戶所又陷昌國衛大肆殺掠　京師大水壞官舍民
居三千三百九十區順天眞定保定三府州縣俱大水
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丁酉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諭羣臣修省戊
戌下詔寬䘏求直言　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陳祚言乃者法司論
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誤舉淫行主事吳軏宜坐
貢舉非其人律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軏自經死獄官獄卒罪
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概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
沴數見未必非此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乃抑輕從重至
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
之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　編修劉定之應詔陳十事言號令宜出
大公裁以至正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當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
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方郡縣職以京朝官補使
迭相出入內外無畸重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倣唐制朝臣

遷秩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備用之武臣子孫教以韜略守令
牧養爲先毋徒取幹辦羣臣遭喪乞起復以教孝僧尼蠹國當
嚴絶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犯宜追奪疏入留中 召蕭授還以老致
仕自顧成沒羣蠻所在屯結官軍討之皆無功授沈毅多計算裨校
皆盡其才寇起輒滅威信大行尋起視事右府 秋七月庚戌免兩
畿山東江西河南被災稅糧 壬申汰冗官 八月戊戌增設沿海
備倭官 己亥地震 初思恩知州岑瑛有謀略善治兵以從征蠻
寇功加田州知府銜仍掌州事遂與現任知府岑紹交惡各具奏下
總兵官安遠侯柳溥等議冬十月溥等請升思恩爲府俾瑛紹各守
疆土以杜侵奪從之 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祈命簇國師商巴掠
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商巴怒聚衆浦江新塘等關據險
剽掠十二月丁丑都督同知李安充總兵官僉都御史王翺參贊軍
務討之 瓦剌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諸部皆下之脫脫不
花具空名而已脫脫不花歲來朝貢帝報之比諸番有加書稱之曰
達達可汗及是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賜賚甚厚朱勇以瓦剌
漸強請塞紫荆關諸隘口增守備從之
五年春正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福丰儀修整不妄言笑歷事六
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於人當官不爲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
憂國忘家老而彌篤自奉儉約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
周匱乏而已其卒也贈謚不及士論惜之 王振一日語楊士奇等
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
國死而後已楊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
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
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尙可爲也士
奇以爲然翼日列侍讀學士苗衷等名以進二月乙亥侍講學士馬
愉侍講曹鼐入閣預機務 時禮部侍郎王直以次當入閣士奇不
欲乃令直出涖部事直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
多出其手與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
甲申僉都御史張純大理少卿李畛振撫畿內流民 楊榮乞歸展
墓命中官護行靖江王佐敬私饋榮金榮已行不之知王振欲借以
傾榮楊士奇力解之得已 初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以奉天門爲
正朝三月戊申重建三殿並修繕乾清坤寧二宮役工匠官軍七萬
人 夏四月壬申免山西逋賦 王翺等既行巡按御史白商巴枉
詔審機進止翺至盡得趙諒誣陷狀乃出商巴於獄遣人招其弟丙
戌祈命簇番降翺撫定餘黨劾諒誅之戍趙得復商巴國師松潘遂
平 沐昂抵金齒畏賊甚遷延者久之賊款軍門約降主事楊寧曰
兵未加而先降誘我也宜嚴兵待之不聽五月參將張榮前驅至芒
市賊大至官兵敗績昂不救引還貶昂二級逮吳亮等下獄貶官已
思任發入寇昂擊卻之 六月丁丑免兩畿被災田糧 戊寅錄囚
秋七月辛丑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備荒之政從楊
士奇請也時詔兼徵民逋給事中廖莊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從之
楊榮還朝至武林驛壬寅卒贈太師謚文敏榮論事激發不能容
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帝意得解夏原吉李時
勉之不死頗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
不爲也故恩遇亦始終無間時人以方姚崇 八月乙未令各邊修
舉荒政從陳鎰請也由是塞上咸有儲蓄 九月壬寅蠲雲南逋賦
冬十一月壬寅振浙江饑 壬子免蘇松常鎮嘉湖水災稅糧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帝命其徒詣思恩知府岑
瑛執送總兵官柳溥丁巳械至京師會官鞫之乃河南鈞州人楊行
祥洪武中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此帝令錦衣衛錮之踰四
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 乙未沐昂討平師宗叛蠻 十二月壬
午免南畿浙江山東河南被災稅糧 軒輗爲浙江按察使前使耆

汰輗力矯之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　思任發兵愈橫犯景東剽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千餘人破孟賴諸寨降孟璉諸長官司乃遣人以象馬金銀修貢復致書雲南總兵官自己不反帝降敕許赦其罪已而沐昂條上攻取策王振方用事喜功名思大舉召蔣貴於甘肅以任禮代之王驥亦欲自效何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得更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廷臣議驥及張輔等皆以爲麓川負恩怙惡在所必誅如思任發早自悔禍縛詣軍門生全之恩取自上裁帝然之　封張昇爲惠安伯世襲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當食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乙卯以莊浪地屢震躬祀郊廟遣使祭四方嶽鎮　侍講劉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寇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責使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爲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豫防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邊如周漢之於玁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遠築墩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　蔣貴爲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僉事劉聚副之王驥總督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討思任發頻行賜驥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又從驥請得便宜從事　于謙爲巡撫十二年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嘗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以爲邊用每議事京師無私謁王振銜之會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無人臣禮三月庚子下法司論死　夏四月甲午以災異頻見敕遣三法司官詳審天下疑獄於是御史張驥刑部郎中林厚大理寺正李從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五月甲寅何文淵及大理寺卿王文錄在京刑獄周忱及刑科給事中郭瓘錄南京刑獄亦賜之敕與中官興安等同事中官得與三法司刑獄自此始　釋于謙爲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　御史曹泰言連歲災異咎在廷臣請敕御史給事中糾彈大臣去其尤不職者而後所司各考覈其屬帝命科道官參議於是郭璡吳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人璡等自陳帝切責而宥之泰後復姓陳　評事馬豫言臣奉敕審刑竊見各處所獲強盜多因讐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傷者甚多今後宜勿聽妄指果有贓證御史按察司會審方許論決若未審錄有傷死者毋得準例陞賞是年出死囚以下無數

兵部尚書柴車卒車在邊塞時同事者多以宴樂爲豪車惡之遂斷酒肉其介特多此類　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廣饑　初薛瑄

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楊士奇楊溥吾鄉誰可爲京卿者語以瑄八月召爲大理寺左少卿士奇溥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亦無加禮振由是銜瑄 戶部請以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冬十月丁丑下劉中敷吳璽及右侍郎陳瑺獄論斬詔枷長安門外閱十六日釋還職 庚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況鍾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鍾再任時趙豫莫愚陳本深俱爲部民乞留周忱等以聞詔皆進三品俸仍視府事 周忱旣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況鍾趙豫輩則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諳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三殿重建詔徵牛膠萬斤爲綵繪用忱適赴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許之封沈清爲修武伯 十一月甲午朔乾清坤寧二宮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諸司不稱行在於南京官仍加南京字

山西左參政王來居官廉練達政事然執法嚴疾惡尤甚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當徒遇赦以原官調補廣東 王驥馳傳至雲南思任發遣人乞降驥受之密令諸將分道入沐昂主饋運右參將冉保由東路攻細甸灣甸水寨入鎭康趨孟定左參將宮聚自下江投夾象石郎中侯璡援大侯州驥與蔣貴以二萬人由中路趨上江圍其寨賊拒守嚴銃弩飛石交下如雨五日不能拔癸卯天大風驥縱火焚柵官軍力戰遂拔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 癸丑免河南山東及鳳陽等府稅糧 封譚廣爲永寧伯仍鎭宣府 瓦剌入貢詔問劉中敷等馬駝芻粟數不能對閏月甲戌復下獄論斬中敷以母病特許歸省吳璽陳瑺繫獄待決中敷等本無大過帝察察示明而王振以酷助之楊士奇楊溥猶在位莫能救也 王驥至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參將宮聚副將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而自將中軍奮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鞍山侯璡亦擊走賊衆三萬於大侯州由高黎貢山兼程夜行來會十二月抵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驥遣前軍覘賊敗其伏兵賊更自間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帥兵六千突賊壘賊渠衣黃衣帳中瑛直前左右擊斬數百人瞷死者無算瑛政之子也驥復誘敗賊象陣會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車里大侯諸土軍破烏木弄戛邦諸寨遣別將守西峩渡刻期與大軍會驥乃督諸將環攻其七門積薪縱火風大作賊焚死無算溺江死者數萬人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諸衞所印章二十有奇犂其巢穴留兵守之丁未班師諸軍之進攻也令李安駐軍潞江護餉賊破安恥無功聞有賊屯高黎貢山徑往擊之爲所敗失士卒千餘人都指揮趙斌等皆死 貴州婁軍衞乏糧乞運龍江倉及兩淮鹽於鎭遠易米南京戶部侍郎張鳳以龍江鹽雜泥沙不堪易米給軍盡以淮鹽與之然後以聞帝嘉賞鳳又言留都重地宜歲儲二百萬石爲根本計從之遂爲令 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淺軍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自太倉抵膠州州有元時膠萊河故道接掖縣宜濬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險數千里較漕河爲近部覆寢其議

七年春二月庚申帝如天壽山謁長陵獻陵景陵三月甲子還宮乙亥免陝西屯糧十之五 夏四月甲午振陝西饑 免山西河南

山東被災稅糧。　王驥遣偏師討維摩土司韋郎羅，俘其妻子，郎羅走安南，傳檄縛之以獻。　五月，征麓川師還，帝遣戶部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賜宴奉天門。壬申，論功進將賞爵，為侯，封王驥靖遠伯，劉聚等遷賞有差，從征少卿李賁、郎中侯璡、楊寧皆擢侍郎，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李安遠下獄，謫戍獨石。　戊寅，立皇后錢氏，擢后父都指揮僉事貴為都督同知，帝欲侯貴，以后遜謝而止。　丁亥，倭陷大嵩所，殺官軍百人，掠二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算。六月壬子，戶部侍郎焦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秋七月丙寅，振陝西饑民，贖民所鬻子女。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為木邦宣慰罕蓋法所襲，追過金沙江，走孟廣緬甸，宣慰卜剌當亦起兵攻之，帝命木邦緬甸能效命禽任發獻者，即予以麓川地。未幾，思任發為緬甸所禽，其子思機發帥餘衆居者藍，窮困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八月壬寅，復命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以往。驥未至，思機發遣弟招賽入貢，命遣還雲南安置，且敕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　九月甲戌，陝西進嘉禾，禮官請表賀，不許。　初，瓦剌貢使不過五十人，其後利朝廷賞賜，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是春，帝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及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以馬易弓，藏於衣篋，不可勝計。巡撫都御史羅亨信請於居庸關詰檢之，不許。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冬十月壬辰，兀良哈犯廣寧，詔切責總兵官曹義，命王翱提督遼東軍務。翱以軍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效死贖。翱乃躬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濠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餉匱絀，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以饒。　乙巳，太皇太后大漸，召楊士奇、楊溥入，命中官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行者。士奇舉三事：一謂建文君雖亡，當修實錄；二謂永樂詔收方孝孺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奏上，而太皇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

劉中敷等冬盡當決，法司以請，命吳璽、陳瑺戍邊，中敷俟母終，具奏已釋為民。　十二月，葬誠孝昭皇后於獻陵。后既崩，王振勢益盛，大作威福，起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公侯勳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賕賂輳集。　蘇州知府況鍾卒。吏民聚哭，為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及。　初，設戶部太倉庫，凡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折銀者，及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皆入焉，又謂之銀庫。　處州礦盜葉宗留、陳鑑胡等起。

八年春正月，郭璡罷，王直代為吏部尚書。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稱得人。其子稹為南京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　二月己丑，沙汰南京冗官。　戊戌，淮王瞻墺來朝。丙午，荊王瞻堈來朝。　三月，刑部尚書魏源致仕。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王直等舉侍郎王質、鄭楚，郎中劉廣衡、御史張驥，遂以質代源。源在刑部久，議獄多平恕。陝西僉事計資言武臣雜犯等罪，予半俸謫極邊，源奏寢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訟告訐，擇理刑官，勸重囚務憑贓具，皆以源議得行。　夏五月己巳，復命平蠻將軍蔣貴、王驥帥師征思機發，調土兵五萬往，發卒轉餉五十萬人。　倭寇海寧。初，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困於繇役，叛入倭。倭每入寇，為之鄉導，幾二十年。至是導倭犯樂清，先登岸偵伺，被獲，磔之，梟其首，置海上。倭性黠，往往陳方物稱朝貢，得間即肆侵掠，東南海濱患之。　戊辰，雷震奉天殿鴟吻，敕修省。壬午，大赦。　劉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略曰：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

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總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戮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卿古之秩宗必得清愼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甎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將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思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詭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從其擇太常官一事令吏部推舉

初球言麓川事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爲振腹心倚勢爲奸欺公卿多趨謁而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譖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修撰董璘上疏乞改官太常振遂指球同謀六月丁亥逮球及璘下錦衣衛獄密使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頸斷體猶植順支解之瘞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斂球之上疏也修撰鍾復約與俱復妻勸阻復球詣復邸邀偕行復適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易若與劉君偕死復子同尙幼聞母言感奮思成父志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

指揮某死妻有色王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大理辨其冤三卻之時百官多奔走振門惟薛瑄仰瞻不往右都御史王文承振指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受賄甲辰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瞻謫戍大同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呼問故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李時勉爲祭酒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秋七月戊午中旨令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時尙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

呼聲徹殿廷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慙助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家忠附奏曰臣荷恩厚願赦李祭酒使爲臣客坐無祭酒臣不歡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

王驥等帥師至金齒九月甲子思機發遣頭目刀龍肘偕其子詣軍門求降驥遣人至緬甸索思任發緬使致書期以今冬送思任發至貢章交付驥與刻期遣指揮李儀等帥精騎通南牙山路往受而緬人竟不至冬驥與蔣貴沐昂分五營自騰衝進逼緬甸緬人聚衆待以樓船載思任發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歸驥以麓川未平緬雖不可復作乃宣言犒師而命貴等潛焚其舟數百艘遂移師趨者藍

誠孝皇后崩宣宗廢后胡氏痛哭不已十一月卒以嬪御禮葬金山

十二月癸未免山東復業民稅糧二年

丙戌枷駙馬都尉焦敬於長安右門

孫原貞爲浙江左布政使時按察使軒輗杭州知府陳復仁和知縣許璞鎮守中官阮隨及原貞居官皆廉一方大治

赤斤蒙古衛都督且旺失加苦也先暴橫欲移駐也洛卜剌任禮以其地近肅州執不許已奏請建寺於其地禮復言許其建寺彼必移居遺後患事竟寢時邊將家僮墾塞上田者每頃輸糧十二石禮建請於朝得減四石邊塞無警禮與巡撫曹翼屯田積粟繕甲訓兵邊備甚固

時陝西倉儲充溢有軍衛者足支十年無者可支百年陳鎰以陳腐委棄可惜請每歲春夏時給官軍爲月餉不復折鈔從之

楊榮既沒楊士奇常病不視事閣務多決於曹鼐鼐內剛外和通達政體帝以爲賢

明紀卷第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英宗紀二 起正統九年甲子訖正統十四年己巳凡六年

九年春正月進鼐翰林學士　甲寅王文巡延綏寧夏邊劾治定邊營失律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黃真邊徼爲肅　朵顏福餘二衛附瓦剌泰寧衛拙赤以女妻也先皆陰爲之耳目入貢輒易名且互用其印又東合建州兵入廣寧前屯帝惡其反覆辛未朱勇吳克忠及中官錢僧保出喜峯口徐亨及中官曹吉祥出界嶺口都督馬亮及中官劉永誠出劉家口陳懷及中官但住出古北口各將精兵萬人分勦之　二月丙午王驥破思機發巢走之得其妻子部落以獻蔣貴子雄乘敵敗帥三千人深入敵扼其後自刎沈烏江事聞贈指揮使帝尋召驥等還　三月辛亥朔新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子

楊士奇老矣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甲子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有司乃論殺稷士奇雅善知人好推轂賢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爲世名臣　朱勇等捕兀良哈擾邊者奪回所掠人畜馬亮劉永誠至黑山大松林流沙河徐亨至河北川勇至富峪川而還乙丑論功加勇太保進亨爵侯封陳懷平鄉伯亮招遠伯是役也王振主之故諸將功少率得封　夏四月丙戌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預機務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士奇榮已卒循及曹鼐馬愉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帝以楊溥老宜優閒令循等預議　初也先欲與沙州及赤斤蒙古二衛婚二衛不欲並奏遵奉朝命不敢擅婚帝以瓦剌方強其禮意不可卻諭令各從其願赤斤蒙古又遣人乞徙善地帝諭以土地不可棄令獎帥頭目圖自強丁亥以二衛饑困令邊人給粟振之　五月己未命法司錄在京刑獄刑部侍郎馬昂錄南京刑獄　給事中李素等劾周忱妄意變更專擅科斂忱上章自訴帝以餘米既爲公用置不問先是奸民尹崇禮欲撓忱法奏忱不當多徵耗米請究問倉庫主者忱因罷前法既而兩稅復逋民無所賴咸稱不便忱乃奏按崇禮罪舉行前法如故　六月壬午振湖廣貴州饑　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王振以爲賤己同類惡之秋七月己酉下璟獄

葉宗留盜福安銀礦福建參議竺淵往捕之被執死　癸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初福建浙江有銀場洪武中歲課五千餘兩永樂宣德間遞增至十三萬兩有奇民不堪命帝即位以大臣議罷之已而盜礦者日熾浙江參政俞士悅請復開謂利歸於上則礦盜自絕下三司議軒輗持不可乃止閏月戊寅給事中陳傅復請朝廷遽從之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福建歲課銀二萬餘兩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馮傑提督供億過公稅自是民困而盜愈衆　甲申瘞暴骸

壬寅雷震奉先殿鴟吻　八月庚戌免陝西被災稅糧贖民所鬻子女　時也先漸強遣人授罕東諸衛都督喃哥等爲平章又置甘肅行省名號陳鎰以聞甲戌敕邊將嚴備九月丁亥命王驥與鎰巡視甘肅寧夏延綏邊務驥便宜處置初寧夏備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軍士日久疲憊又益選軍餘防冬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重困驥請歲一更當代者以十月至而代者留至來歲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帝善其議行之諸邊　初成祖封忠順王以哈密爲西域要道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而其王率庸懦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剌灰其頭目不相統屬王莫能節制及倒瓦答失里立與鄰國土魯番沙州罕東赤斤蒙古構怨數被侵伐瓦剌也先王母弩溫答失里弟也亦遣兵圍哈密殺頭目俘男婦掠牛馬駝取王母及妻北還脅倒瓦答失里往見懼不敢往數

遣使告難帝爲敕諸部令脩好迄不從惟王母妻獲還　分麓川地置隴川宣撫司治隴把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午兀良哈貢馬謝罪　永寧伯譚廣卒諡襄毅廣長身多力奮跡行伍大小百餘戰未嘗挫衄在宣府二十年脩屯堡嚴守備增驛傳又請頒給火器於各邊將校失律輒奏請置罪而撫士卒有恩邊徼帖然稱名將　御史李儼於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讁戍鐵嶺衛時馬順掌鎮撫司罪無大小悉送順考訊陷害甚衆順大通賄賂其門如市　是年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大水江河皆溢

十年春正月大計羣吏擧治行卓異者趙豫及寧國知府袁旭鳳陽知府楊瓚吳縣知縣葉錫海豐知縣王懋慶雲典史趙亮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職旭尋爲督學御史程富所誣劾逮死獄中寧國人惜之立祠祀焉　戊子詔擧智勇之士　王振專恣日甚中官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　二月丁巳京師地震　己未免陝西逋賦　丙寅兀良哈貢馬請貸犯邊者罪不許　壬申帝如天壽山三月甲戌朔謁陵丙子還宮　庚辰思機發入貢謝罪時麓川甫平參贊軍務侍郎楊寧以騰衝所地要害請升爲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與沐昂築城置衛設戍兵控諸蠻邊方遂定昂尋卒贈定邊伯諡武襄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庚申詔所在有司飼逃民復業及流移就食者　六月乙丑振陝西饑免田租三之二　秋七月乙未減糶河南懷慶二府倉粟濟山東陝西饑民從于謙請也時二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公則掠謙奏令布政使年富安輯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流民乃定　有中官牧馬霸州擾民知州張需笞其校卒王振怒逮需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幷斥其擧主順天府丞王鐸爲民需在州見民游食者衆爲設方略課耕桑樹畜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勸力州以富饒其得禍也人尤惜之　八月癸丑免湖廣旱災秋糧　丙辰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秋糧　九月鄺埜爲兵部尚書舊例諸衛自百戶以下當代者必就試京師道遠無資者終身不得代埜請令就各都司試之人以爲便瓦剌也先勢盛埜請爲備又與廷臣議上方略請增大同兵擇智謀大臣巡視西北邊務尋又請罷京營兵脩城之役令休息以備緩急時不能用　冬十月戊辰侍讀學士苗衷爲兵部侍郎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侍郎並入閣預機務　王文出撫陝西陳鎰爲右都御史先是流民聚襄漢間鎰恐其嘯聚爲亂請命河南湖廣陝西三司官親至其地撫卹之得旨允行而當事者不以爲意及文代鎰復力言有司怠忽恐遺禍將來不省　緬甸始以思任發及其妻孥三十二人獻至雲南思機發來襲總兵官黔國公沐斌擊卻之任發於道中不食垂死十二月丙辰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斌晟之子也機發屢乞降詞甚哀帝命受其貢敕斌及楊寧經畫善後長策以聞幷賜敕諭機發　木邦遣使同獻任發首因求麓川地以孟止地予之　壬辰輸河南粟振陝西饑　柳溥討平慶遠叛蠻溥廉慎然無將略承山雲後不能守成法過於寬弛獞獠相扇爲亂溥先後討斬大藤峽賊渠楊容抬等破柳州思恩韋萬慶等諸蠻寨而賊滋蔓如故　以曹縣黃河北舊土城置曹州升曹縣知縣范希正爲知州先是山東饑惟曹以希正先積粟得無恙巡撫大理寺丞張驥以聞故有是命　時遣官度大同宣府二鎮軍田一軍八十畝外悉徵稅五升羅亨信言文皇帝時詔邊軍盡力墾田毋徵稅陛下復申命之今奈何忽爲此擧塞北諸軍防邊勞苦無他生業惟事田作每歲自冬徂春迎送瓦剌使臣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刈草八月以後脩治關塞計一歲中曾無休暇況邊地磽瘠霜早收薄若更徵稅則民不復耕必致竄逸計臣但務積粟不知人心不固雖有粟將誰與守帝納其言而止

十一年春正月庚辰太監王振姪林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錢僧保姪亮高讓姪玉曹吉祥弟整蔡忠姪華俱世襲副千戶 二月辛酉異氣見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之上遣官祭告天地癸亥詔卹刑獄 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爲言官所劾三月戊辰戶部尙書王佐刑部尙書金濂右都御史陳鎰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獄數日釋之安興兄之孫也福建銀場既閉盜礦者益衆葉宗留僭稱王遣戶部郎中楊榿往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爲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壬申命御史柳華督福建浙江江西兵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又令村聚皆置隘門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得自置兵仗督民巡徼盜稍戢而宗留劫掠如故 癸酉帝如天壽山庚辰還宮 夏六月丙辰京師地震 初帝卽位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尋以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及是軍旅四出耗費動以鉅萬府庫空虛秋七月癸酉從王佐請增市廛稅鈔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榷漸繁矣 庚辰楊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大理寺丞羅綺參贊寧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轉訐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真覆覈眞謂綺常詈宦官爲老奴遂召綺還法司擬贖振改令馬順再鞫八月謫戍遼東 戊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戶部侍郎奈亨附王振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王直及侍郎曹義趙新庚申下直等獄三法司廷鞫論亨斬直等贖徒帝宥直義亨新俾視職如故 行人尙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譽遽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卽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卽昨日受辱之囚縶面僚友而統屬官豈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不實卽奏還其職帝頗然之感於王振不能改 九月辛巳廣西叛猺執化州知州茅自得殺千戶汪義 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乖爭部衆攜貳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喃哥亦請居肅州境內禮因遣都指揮毛哈喇往撫其衆而親帥兵繼其後比至喃哥復持兩端其部下欲奔瓦剌禮進兵逼之遂收其全部千二百餘人以還詔居之東昌平山二衛給田廬什器厚撫卹之而沙州爲罕東左衛舍班麻思結所有初成祖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廢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冬十月甲寅遣給事中御史分賚諸邊軍士 十一月壬申減殊死以下罪 金濂薦李信圭擢處州知府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處州方苦旱信圭至卽雨未幾卒官清河民立祠祀之 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糧并請見守備太監郭敬帝敕敬毋見毋予糧

十二年春二月癸亥帝如天壽山庚午還宮 丙子免杭嘉湖被災秋糧 鳳陽知府楊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此始 詔選侍講江淵杜寧裴綸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楊鼎呂原劉俊王玉肄業東閣曹鼐等爲之師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連疏致仕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或遠送至登舟候舟發乃去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贍給督令讀書吟誦聲達旦不絕張輔暨諸侯伯嘗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夏四月丁巳免蘇松常鎭被災秋糧 五月己亥大理少卿張驥巡視濟寧及淮揚饑民驥立法捕蝗停不急務蠲逋發廩民賴以濟 有自瓦剌來歸者言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

止之也先不聽尋約諸番共背中國 秋七月甲辰飭各邊練軍備瓦剌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未馬愉卒贈禮部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言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為治之本波及於善非法乘人之來而執之不武帝皆納焉 冬命張鳳兼理南京糧儲 欽天監言北京北極出地度太陽出入時刻與南京不同冬夏晝夜長短亦異今宮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舊式不可用有旨令內官監改造 初方面大吏方正謝莊等由保舉擢用已而得罪而不預保舉者在內御史在外知府往往九年不遷給事中余忭論正莊等事敗請宜坐舉主且言方面郡守有缺吏部當奏請上裁張輔王直等言方面郡守保舉升用稱職者多未可更易帝從輔直議而採忭疏許言官指劾 楊洪充總兵官鎮宣府自宣德已來迤北未嘗大舉入寇惟朵顏三衛衆乘間擾邊多不過百騎或數十騎他將率巽懦洪獨以敢戰至大將諸部亦憚之稱為楊王 安南遣將侵占城奪新州港虜其王摩訶賁該以歸其故王占巴的賴姪摩訶賁來遣使請命遣給事中陳誼行人薛幹往封為占城國王 沐斌言臣遣使賚敕招諭思機發以其弟招賽未歸疑懼不敢出又掠緬甸牛馬金銀緬甸欲進兵攻取請遣人分諭木邦緬甸諸宣慰司令集蠻兵刻期過江分道進討臣等帥官軍萬人駐騰衝以助其勢從之斌等至騰衝機發終不出敕孟養頭目刀變蠻等伴送機發來朝復不至尋召招賽至京給冠帶隸錦衣衛其從人俱令於馴象所供役

十三年春斌以春瘴作江漲不可渡糧亦乏引兵還時中外咸願罷兵獨王振意未慊欲盡滅其種類二月戊子降敕切責刀變蠻等數其可伐之罪令執獻機發壬寅王驥仍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為平蠻將軍充總兵官帥十五萬人討機發密諭驥曰萬一思機發遠遁則先禽刀變蠻平其巢穴或遁入緬地緬人黨蔽亦相機禽之庶蠻衆知懼大軍不為徒出又敕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各整兵備船積糧以俟調度 柳華之編民為甲也沙縣佃人鄧茂七得推擇為甲長茂七素無賴及是益以氣役屬鄉民沙縣俗佃人輸租外例饋田主茂七倡其黨令毋饋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幾盡巡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大剽掠僭稱剷平王設官屬黨數萬人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等並附茂七東南騷動初交阯人宋彰為福建參政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使侵漁貪惡民不能堪益相率從亂福建巡按御史汪澄牒江西浙江會兵討賊夏四月茂七圍延平刷卷御史張海登城撫諭賊訴乞貸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為良民海以聞澄尋以賊降檄止鄰境兵江西巡按御史韓雍曰賊果降退未晚也遂趣兵進 免浙江江西湖廣被災秋糧 五月丙戌遣使捕山東蝗 甲辰刑部侍郎丁鉉撫輯河南山東災民鉉平居恂恂若無能臨事悉治辦 時朝野皆用銀小者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是月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六月升蒙化州為府 先是河決金龍口陽穀堤及張家黑龍廟口徐呂二洪漸淺太黃寺巴河分水處水脈微細帝從都督同知武興言發卒疏濬已陳留水漲決金村堤及黑潭南岸築垂竣復決秋七月乙酉朔河決大名淹三百餘里壞廬舍二萬區死者千餘人遣使蠲振寧夏大水河決漢唐二壩己酉決新鄉八柳樹口榮澤孫家渡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開封城初在河南及是在河北二洪遂淺澀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 御史涂謙陳保舉得方面郡守輒改前操之弊請遵洪武舊制於內外九年考滿官內簡用或親擇朝臣有才望者詔從之大臣舉官之例遂罷 八月甲戌御史丁瑄討鄧

茂七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帥大軍繼其後瓘至先令人齎敕撫茂七不從遂馳赴沙縣圍賊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瓘令通判倪寬等帥衆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埜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嚴張楷至建寧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爲樂冬葉宗留自福建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遇伏死詔韓雍及鎮守侍郞楊寧督軍民協守張驥巡撫浙江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剽蘭溪與宗留相應驥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撫定其餘黨帝以楷等無功十一月丙戌詔陳懋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副之太監曹吉祥王瑾提督火器刑部尙書金濂參贊軍務帥京營江浙兵討茂七珤銘之子豫瑄之孫也鑑胡以爭忿殺宗留專其衆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僞署將帥圍處州甲辰分遣其黨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茂七黨二千餘人迫建寧城結砦四出剽掠知府張瑛帥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信軍分三路襲之斬首五百餘拔其砦進瑛右參議仍知府事烈亦遷主簿　庚戌永康侯徐安備倭山東安忠之子也　十二月庚午廣東猺賊作亂　初沙州內徙喃哥弟鎖南奔不從奔瓦剌也先封之爲祁王任禮以二寇合則勢益難制遣人招之鎖南奔欲降未決禮令毛哈喇潛師直抵罕東生禽之以歸并其部衆帝大喜賜禮世券擢哈喇都督僉事賜名忠　王永和修沙灣未成以冬寒停役且言河決自衞輝宜敕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責之令山東三司築沙灣趣永和塞河南八柳樹疏金龍口使河由故道　陳懋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賊將致死於我也不可　時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請乞無不許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復虛其數以冒廩餼禮部按實予之所請僅得五之一貢馬互市王振又減其馬直使者恚而去也先由是構釁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免浙江福建銀課　定西侯蔣貴卒贈涇國公諡武勇貴起卒伍不識字天資朴實忘己下人能與士卒同甘苦出境討賊衣糧器械常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陳輒身先之以故所向有功　大軍征思機發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巡按貴州御史陳鑑言賊酋遠遁不爲邊患宜專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遠勞禁旅王振怒改鑑雲南參議使赴騰衝招賊已復摭鑑爲巡按時嘗請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隸貴州爲鑑罪論死繫獄　河決聊城　二月丁巳丁瑄誘賊復攻延平督衆軍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斬茂七招脅從復業未幾復禽其黨林子得等尤溪賊首鄭永祖帥四千人攻延平瑄偕雍埜等邀擊禽之斬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張楷聞瑄破賊馳至延平攘其功福不平劾之詔責瑄具狀功竟不錄　王驥帥諸將方瑛李震等自騰衝會師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思機發於西岸列柵拒守大軍順流至管屯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列於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爲浮梁濟師并力攻破其柵得積穀四十萬餘石軍飽氣銳賊退至鬼哭山築大寨於兩峯上旁築二寨爲兩翼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軍分道並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機發及其弟思卜發遁去時官軍逾孟養至孟那海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慮饋饟不繼引還機發少弟思祿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己巳驥班師以孟養地予緬甸命捕機發驥三征麓川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會川衞訓導詹英言驥等多役民舁綵繒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不能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翟

亨等俟賊解多捕魚戶爲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爲功此何異李宓之敗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　辛未指揮僉事徐恭充總兵官討處州賊工部尚書石璞參贊軍務　三月戊子帝如天壽山癸巳還宮　王永和豬黑洋山西灣引其水由太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大半而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且設分閘二空於沙灣西岸以泄上流而請停八柳樹工從之　夏四月庚戌處州賊犯崇安殺都指揮吳剛　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鎮遠蠻苗金臺僞稱順天王壬戌命王驥討之乙丑遣御史十三人同中官督福建浙江銀課分守諸府御史朱英往處州賊黨四出剽掠道梗英間道馳至撫降甚衆戮賊首周明松等　鄧茂七死陳鑑胡勢孤張驥命麗水縣丞丁寧帥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胡遂偕其黨六十餘人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爲亂如故茂七之死也餘賊擁其兄子伯孫據九龍山拒官軍陳懋至建寧諸將欲盡屠尤溪沙縣諸賊懋曰是堅賊心也乃下令招撫賊黨多降懋乃遣諸將分道逐捕五月丙戌金濂與衆謀羸師誘伯孫出伏精兵入其壘禽之帝乃移張楷浙江而留濂福建擊平餘賊未下者　壬辰以旱太監金英同法司理刑都察院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審錄制皆如此　己亥侍講學士張益直文淵閣預機務　沙縣賊陳政景糾清流賊藍得隆等攻汀州府推官王得仁與知府劉能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都指揮馬雄得從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賊復寇寧化得仁帥兵往援斬首甚衆賊退屯將樂得仁將追賊之俄遘疾衆欲舁歸得仁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　賊黨林拾得掠建寧張瑛與從父敬禦之賊敗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死瑛被執大罵而死賊逼泉州知州熊尚初與晉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宏拒於古陵坡兵敗皆死　初浙閩盜所在剽掠爲民患將帥率玩寇數被詰責都指揮鄧安等因歸咎於柳華福建三司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浙江巡按御史黃英亦具白汪澄止兵狀王振欲殺朝士威衆遂下澄文顯吏華已出爲山東副使遣使逮之華聞命仰藥死詔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庚子磔文顯亦籍其家澄棄市宋彰及按察使方冊等十人俱坐斬遇赦謫驛丞天順初復官華所建置未爲過澄文顯罪不至死論者冤之　御史張洪等劾徐恭石璞逗遛無功詔俟師旋以聞　六月庚戌靖州苗犯辰溪都指揮高諒戰死　丙辰南京謹身奉天華蓋三殿災　大同參將石亨等擊兀良哈盜邊者於箭谿山禽斬五十人三衛益怨　甲子詔修省　詔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　乙丑西寧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瑛琥之弟也　己巳赦天下　戊寅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於大同宣府備瓦剌　南京殿上生荆棘高二尺　秋七月己卯熒惑留守斗　侍講徐珵私語友人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還　瓦剌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曰吾儕服食多資大明何忍爲此也先不聽曰可汗不爲吾當自爲遂誘脅諸番分道大舉脫脫不花以兀良哈之衆寇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圍赤城又遣別騎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己丑至貓兒莊參將吳浩戰死羽書踵至太監王振勸帝親征不與外廷議可否詔下王直帥廷臣力諫曰敵寇猖獗違天悖理陛下但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澀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爲不可[illegible][illegible]言也先入犯一邊將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刑科給事中曹凱言今日之勢大異澶淵彼文武忠勇士馬勁悍今中貴竊權人心玩愒此輩不惟以陛下爲孤注即懷愍徽欽亦何暇卹兵部侍郎于謙亦極諫帝皆不聽曹

鼐問前欽天監正皇甫仲和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已帥百官諫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奈何曰宜先治內曰將令親王監國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子幼未易立也曰恐終不免立癸巳命郕王居守是日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敵戰於陽和敗沒石亨單騎奔還亨榮之子也甲午帝發京師備文武百官以行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次居庸關副都御史鄧棨疏請回鑾以兵事專屬大將辛丑次宣府大風雨埜及棨等又屢言之振益怒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埜與王佐跪草中至暮不得請彭德清言天象示警若前恐危乘輿振詈曰爾何知若有此亦天命也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令佐埜皆隨大營埜墜馬幾殆或勸留懷來城就醫埜曰至尊在行敢託疾自便乎丙午次陽和八月戊申朔次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以敵勢告振始懼議旋師己酉廣寧伯劉安爲總兵官鎮大同錦衣衛指揮郭登爲都督僉事充參將佐之安榮之子登英之孫也庚戌師還登言于鼐曰自此趨紫荊關裁四十餘里駕宜從此入振欲邀帝至蔚州幸其第既恐蹂其鄉禾稼復折而東軍士迂回奔走丁巳次宣府恭順侯吳克忠與其弟都督克勤爲後拒庚申瓦剌兵突至驟戰不勝敵據山上飛矢石如雨官軍死傷略盡克忠下馬射矢竭猶殺數人與克勤俱沒於陳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帥五萬騎還救至鷂兒嶺遇伏一軍盡覆綬驍勇善戰矢盡弦斷猶持空弓擊敵敵怒支解之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相與哭之埜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懼振益怒叱左右扶出辛酉次土木諸臣議入保懷來振顧輜重遠止瓦剌兵大至遂被圍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爲敵所據衆渴敵騎益增壬戌敵見大軍止不行陽卻遣使通和帝召鼐草詔答之振遽令移營就水軍方動也先集騎四面衝之士卒爭先走行列亂敵跳陳而入師大潰死者數十萬人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通政龔全安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劉容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瀾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鑑張瓚鄭瑄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錦衣衛指揮使錢欽及弟鍾俱死其餘不可勝數瀛珪之曾孫珍隆之子塤志之曾孫榮清之子也方敗或語棨曰吾輩可自脫棨曰鑾輿失所我尚何歸遂死帝突圍不得出敵騎擁以去振爲亂兵所殺中官喜寧跛兒干皆降敵顧與祖彭德清等皆遁歸下獄論斬也先聞車駕至錯愕未之信及見致禮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顏帖木兒營以先所掠校尉袁彬來侍　脫脫不花至廣寧王翱方閱兵衆潰翱入城自保或謂城不可守翱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尋退其犯肅州者任禮遣裨將禦之再戰再敗失士馬萬計　甲子京師聞變羣臣聚哭於朝郕王使太監金英興安等問計徐珵曰驗之星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胡濙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也陳循亦持不可英安遂叱珵令扶出珵踉蹌過左掖門江淵入迎問之珵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淵遂入極陳固守之策英安入告太后勸郕王任于謙治戰守議乃定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監國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上下無固志丙寅檄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從于謙請也或欲焚通州倉絕寇資周忱議事在京曰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

鎭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從之　時人情恟懼赤城鵰鶚懷來永寧保安諸守將皆棄城遁有議棄宣府城者官吏軍民紛然爭出羅亨信仗劍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斬與楊洪誓死固守郭登在大同亦修城堞繕兵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也先欲謀逆會大雷雨震死其所乘馬乃擁帝北行道宣府傳命啓門亨信登城語曰奉命守城不敢擅啓也先乃擁帝去戊辰至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登閉城門以飛橋取彬入劉安及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郭敬家貲進帝以賜也先等是夕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安邑瞽者仝寅學京房術居大同占禍福多奇中帝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　于謙爲兵部尚書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材　己巳皇太后命立皇長子見濬爲皇太子　追封張輔定興王諡忠烈宋瑛鄖國公諡忠順吳克忠邠國公諡忠勇陳瀛寧國公諡恭愍朱冕陳懷等並贈侯冕諡忠愍懷諡忠毅薛綬諡武毅李珍悼僖陳塤榮懷贈吳克勤昭化伯諡僖敏曹鼐少傅諡文襄張益學士諡文僖鄺埜王佐皆少保丁鉉王永和尚書鄧棨右都御史餘贈䘏有差　庚午陳鎰合大臣廷奏王振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衆皆伏地哭叫號莫辨人聲長史儀銘造膝前免冠數奏請下令旨族振馬順厲聲叱言者去給事中王竑憤怒奮臂起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爾且罵且齧其面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遽起欲入竑帥羣臣隨王後于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使金英問衆所欲言皆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置諸法王命出二人衆又捶殺之血漬庭陛縛王山至磔之時百官皆踴躇不寧謙啓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盡裂退出左掖門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王召諸言官慰諭甚至籍振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辛未帝至威寧海子　右都御史陳鎰撫安畿內軍民　壬申都督石亨總京營兵皆以于謙薦也　甲戌帝至黑河　乙亥諭邊將瓦剌奉駕至不得輕出　輸南京軍器於京師　修撰商輅彭時入閣預機務時聞繼母憂力辭不允乃拜命釋褐逾年參大政前此未有也

封楊洪昌平伯石亨武清伯　南京侍講學士周敘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殿下宜臥薪嘗膽如越之報吳使智者獻謀勇者效力務掃北庭雪國恥先遣辯士卑詞重幣乞還鑾輿暫爲君父屈因條上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賢才安民心廣言路謹微漸修庶政八事王嘉納之　廣東賊黃蕭養作亂　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謝至再于謙颺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月癸未即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以明年爲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免景泰二年田租十之三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

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帝深納之甲
申夷王振族郭敬亦坐誅彭德清瘐死命戮其屍　庚寅處州賊平
　癸巳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達於上皇寄禦寒裘皇后傾中
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卽臥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　劉
安馳至京師言奉上皇命來告敵情且言進己爲侯羣臣交劾下獄
論死　也先欲以妹妻上皇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胡仲倫言今日
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諧婚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
二也必欲爲姻驕貸自大三也索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
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稍
從其一大事去矣曩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死鯁直者戍君子
見斥小人驟遷章奏多決中旨黑白混淆邪正倒置閩浙之寇方殷
瓦剌之釁大作陛下宜親賢遠奸信賞必罰通上情達下志實國之
奸無所投隙倉卒之變末由發機朝廷自此尊天下自此安矣帝嘉
納焉　也先令上皇爲書遺楊洪洪封上之帝馳使報曰上皇書僞
也自今雖眞書毋受於是洪一意堅守　甲午祭宣府土木陣亡將
士瘞遺骸　乙未黃蕭養寇廣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帥舟師遇賊
於戙船澳安方醉臥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賊薄之軍潰安溺死
指揮僉事王清被執死之　辛丑給事中孫祥郎中羅通爲右副都
御史守紫荊居庸關　甲辰遣御史白圭編修楊鼎等十五人募兵
畿內山東山西河南　都督同知陳友帥師討湖廣貴州叛苗　乙
巳遣使奉書上皇　王驥等自麓川還軍無紀律苗襲其後官軍大
敗貴州巡按御史黃鎬赴平越遇賊幾死夜跳入城賊圍之議者欲
棄城走鎬曰平越貴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州也乃偕諸將固守苗
韋同烈等叛新添清平興隆諸衛並被圍貴州東路閉丙午調雲南
四川兵會王驥討苗　初廣東左參議楊信民清操絕俗嘗行田野
訪利弊爲更置先後劾按察使郭智黃翰僉事韋廣遂爲廣所訐被
逮已而得白于謙薦之命守備白羊口會黃蕭養圍廣州急嶺南人
乞信民乃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士民聞而相慶曰楊公來矣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言也先奸詭百端殺掠無已復假和親
遣使覘伺以送駕爲名覬得開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卽有辭其謀既
深我慮宜遠宜暫罷中官監軍之制假總兵以生殺權使志無所撓
計有所施整散兵募勇士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徵勤王兵數道並進
戮力復讐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曩者江南寇發皆以誅王振爲名
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昔高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左右
恐泄事機乞杜權倖之門凡軍國重事屬任大臣必當有濟時臨洮
府同知田暘薦選知縣單宇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
召還監軍鎮守中官帝皆不納　也先詭稱奉上皇還冬十月戊申
至大同都察院歷事監生練剛言和議不可就南還不可從有持此
議者宜立誅安危所倚唯于謙石亨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守九門
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勤王檄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帝悉
從之壬子詔諸王勤王乙卯于謙提督諸營石亨及諸將分守九門
　釋顧興祖劉安於獄起王通爲都督僉事與楊善王竑督京城守
備給事中葉盛請罷內府軍匠備征操又請令有司儲糧料給戰士
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日間章七八上也先逼紫荊關
都指揮韓青戰死都御史孫祥堅守丙辰也先由間道入夾攻之關
破祥督兵巷戰兵潰死之通政使謝澤守白羊口或請避敵不可亦
死之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檢討李紹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
卒不遣丁巳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及募兵
御史將兵入援石亨議斂兵堅壁以老敵于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
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
門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顧興祖阜成
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

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武興陳德勝門外當敵衝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陳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議者欲焚城外馬草給事中李侃言敵輕剽無持久心乞勿焚免復斂爲民害報許百姓避兵者號城下求入兵部侍郎鄒幹開門納之戊午也先薄都城都督高禮毛福壽敗之西直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己未也先奉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迓中書舍人趙榮慨然請行高穀拊其背曰子忠義人也解所佩犀帶贈之即擢太常少卿偕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進羊酒諸物也先以非大臣遣之還而邀謙亨王直胡濙出帝不遣庚申徵兵於朝鮮調河州諸衞土軍入援也先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騎來薄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廣躍馬陷陳部下從之勇氣百倍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禦之不勝鏜欲入城給事中程信不納從城上發箭礮助之鏜戰益力斬其前鋒數人寇稍卻鏜逐之寇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高禮毛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死會亨分兵至寇乃卻辛酉武興擊敵西直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卻而內官數百騎欲爭功躍馬競前陳亂興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甎石擊寇譁聲動天王竑及福壽援至寇復卻初也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陳待戰請皆不應戰又連敗意大沮聞勤王兵且至恐斷歸路壬戌擁上皇由良鄉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詔進亨爵爲侯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曰四郊多壘敢邀功賞哉不允謙請益兵守保定涿易諸府州以大臣鎭山西防寇南侵甲子也先擁上皇出紫荊關其別部攻居庸關羅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得近亦遁走通追擊破之丁卯詔止勤王兵脫脫不花使來楊洪將兵二萬至辛未命充總兵官鏜廣副之勦畿內餘寇洪至霸州破敵獲阿歸等四十八人還所掠人畜萬計及關寇返關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及

襄陵王冲秋赴京師勤王下書慰勞時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召勤王兵吳寧曰是益之使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

贈劉球翰林院學士諡忠愍立祠於鄉

侍講劉定之言自古知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鎭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於旣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力之衆旣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敢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疊陳法互相倚恃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也紫荊居庸二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騶夫招釁啓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乞徙漢北降人習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乘國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衞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

宄一旦帥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
閱練之政將帥蹈舊習者誅無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
令朘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贓者舉主與其罰然
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
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夫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
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智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
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
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
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為勝
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
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
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他日勳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為晚夫既與不
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政下不懷
患失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
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
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勸懲
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
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
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
告君以明仁武為言即中庸所謂智仁勇也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
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
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
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
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
舍審矣如是則於智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向者詞臣進
講補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

於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
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強讎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
可復亦何憚而不為此書奏帝優詔答之　十一月癸未修沿邊關
隘　辛卯毛福壽為副總兵討辰州叛苗擢克羅俄領占都督僉事
帥部隨福壽援勦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也先入寇多為
內應于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輒選其精騎厚賚以往已更遣其
妻子克羅俄領占喃哥之弟也　壬辰上皇至瓦剌自土木敗袁彬
隨侍上皇不離左右也先犯大同宣府逼京師皆奉上皇以行上下
山坂涉溪澗冒危險彬擁護不少懈既入沙漠上皇所居止毳帳敝
幃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上皇同
寢天寒甚恆以脅溫上皇足也先惡彬一日縛至曠野將支解之上
皇聞如失左右手急趨救乃免彬嘗中寒上皇憂甚以身壓其背汗
浹而愈有通事哈銘者亦侍上皇上皇宣諭也先及其部下嘗使銘
也先輩有所陳請亦銘為轉達上皇獨居悒鬱彬及銘時進諧語慰
上皇上皇為解頤忠勇伯將信陷敵隸賽罕王帳下時詣上皇所慟
哭擁衛頗至也先嘗夜過御幄遙見赤光奕奕若龍蟠大驚異又欲
進其妹上皇卻之益敬服時時殺羊馬置酒為壽稽首行君臣禮
鳳陽歲凶盜且起乙未命刑部侍郎耿九疇往巡視撫安流民賜復
三年九疇既至奏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招徠流民七萬戶境內
遂安　進陳豫楊洪爵為侯　金濂為戶部尚書時四方用兵需饟
急濂議上撙節便宜十六事國用得無乏　陳循等議召還羅通留
楊洪掌京營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駕何
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今紫荊倒馬諸關寇退幾
及一月尚未設守禦宣府為大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
非人洪等既留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帝是
之尋命盛出安集陳州流民　都督朱謙鎮宣府　僉都御史王竑

鎮居庸關。竑至。簡士馬。繕阨塞。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十二月庚戌。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辛亥。王驥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都督同知董興爲左副總兵。討廣東賊。戶部侍郎孟鑑參贊軍務。興以天文生馬軾自隨。果銳不能戢下。軾戒之。癸丑。尊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甲寅。立妃汪氏爲皇后。丙辰。大赦。己未。石亨楊洪柳溥分練京營兵。朝廷以洪宿將。所言多采納。洪陳禦寇三策。又奏請簡汰三千諸營將校。不得以貧弱充伍。從之。戊辰。祭陣亡官軍於西直門外。

明紀卷第十四

明紀卷第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景帝紀一 起景泰元年庚午訖景泰三年壬申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丁丑朔罷朝賀。陳豫鎮臨清。議建城堡積發役夫萊州知府崔恭以方春民乏食請俟秋成。始令納粟納馬者給冠帶。辛巳築城天壽山南駐陵軍命曰永安。福建賊破清流縣。羅通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詞飾詐以感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賊數千向者德勝等門外不知斬馘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于謙言概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誤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武清侯石亨功次冊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陳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爲濫宜將臣及亨等陞爵削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即命指薦幷罷臣營務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尋敕謙錄功不得如從前冒濫蓋因通言而發也人由是不直通。閏月甲寅瓦剌寇寧夏。先是會試取士分南北中卷癸亥詔依永樂間例毋拘額從大理寺丞李奎請也。瓦剌騎數千自順聖川入營沙窩庚午郭登帥兵擊敗之又追敗之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自土木敗後邊將畏縮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大振丙午封登定襄伯。免大名眞定開封衛輝被災稅糧。彭時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由是忤旨。召王文掌院事文深刻有城府中柔媚而面目嚴冷與陳鎰同官一揖外未嘗接談諸御史畏之若神。刑部侍郎耿九疇理兩淮鹽課巡撫浙江都御史軒輗兼理兩浙鹽課。二月戊寅耕耤田。塞上軍民多爲寇所掠癸未羅通請榜諸邊能自歸者軍免戍守三年民復徭役終身又請懸封爵重賞募能禽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已又言古之將帥務搜拔衆才如知山川形勢者可使導軍能騰高越險者可使覘敵能風角鳥占者可使備變今軍中未見其人乞敕廷臣各舉所知命總兵官楊洪副將孫鏜同臣考驗詔行之。丙戌石亨爲鎮朔大將軍帥京軍三萬人巡大同都指揮同知楊能充游擊將軍帥萬五千人巡宣府能洪之從子也。都督衛穎統大營范廣協理。喜寧之降敵也爲之謀主也先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使徒費往返爾寧聞怒曰欲急歸者袁彬也必殺之寧勸也先西犯寧夏掠其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彬與哈銘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空取凍飢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上皇止寧寧欲殺二人皆上皇力解而止寧數爲也先畫策索賞賜導入邊寇掠上皇患之言於也先使寧還京索禮物而命彬以密書報邊臣至獨石都指揮江福禽之送京師壬辰磔於市。董興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師馬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即以狼兵往擊猶拉朽耳興從之初廣州被圍久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絕鄉民避賊者又拒不納多爲賊所害民益歸賊楊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契給民得出入賊見木契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信民益厲甲兵多方招撫降者日至乃使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黃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日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讙曰果楊公也爭羅拜有泣下者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蕭養且降而大軍至賊遂中變三月己酉有大星隕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卒軍民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瓦剌寇朔州。辛亥錄土木死事諸臣後鄺埜子儀王佐子道俱戶部主

事曹鼐子恩丁鉉子珖王永和子汝賢鄧棨子瑺俱大理評事餘俱國子生恩自陳願讀書翰林許之改編修。瓦剌寇宣府朱謙告急敕兵部會諸營將遴選將材癸丑范廣充總兵官羅通提督軍務禦之已而寇退于謙請令廣等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勦殺退則就糧京師從之。瓦剌寇寧夏慶陽乙卯寇朔州。癸亥免畿內逋賦及夏稅。兵部右侍郎俞綱入閣預機務。罷真定河間採野味直沽造乾魚中官從于謙請也。夏四月丙子廣東都指揮李昇何貴帥兵捕海賊戰死。辛巳瓦剌寇大同宣軍擊卻之。平越被圍九月掘草根煮弩鎧食之死者相枕藉王驥頓軍辰沅不進黃鎬置密疏竹筒中募土人間行乞援於朝且劾驥等覆師狀丁亥梁珤爲平蠻將軍方瑛爲右副總兵代驥討叛苗吏部侍郎何文淵以貴州苗未平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于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戊子大理寺丞李茂錄囚南京考黜百司訪軍民利病。大同參將許貴言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議和于謙言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貴成之子也。丙申瓦剌寇雁門都指揮李端擊卻之。丁酉瓦剌入石峯口燒關門而去。己亥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官練兵保定真定涿易通諸處僉都御史陳泰參贊軍務。庚子振山東饑。辛丑振畿內被寇州縣。癸丑瓦剌數千騎至大同郭登出東門戰僞北誘之入土城伏起敵敗走登度敵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僞爲祭冢者見寇即棄走寇至爭飲食之死者甚衆。浙江鎮守中官李德言馬順等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言上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其腹心陛下監國羣臣共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在廷文武忠憤激發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向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爲不足問帝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五月乙巳免山西被災稅糧。召羅通范廣還。楊洪子俊爲宣府右參將恃勢橫恣以私憾杖都指揮陶忠至死洪懼奏俊輕躁恐誤邊事乞令來京隨臣操練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論斬詔令隨洪立功喜寧之禽也俊冒其功未幾事覺乃更貶俊官別賞江福等。瓦剌掠河曲及義井堡殺二指揮圍忻代諸州石亨等不能禦長驅抵太原城北山西大震詔朱鑑移鎮雁門而別遣都督僉事王良鎮太原劉安督涿易諸軍赴援兵漸集敵亦饜乃引去。戊申瓦剌寇雁門益黃花鎮戍兵衛陵寢。游擊將軍石彪敗瓦剌於威遠衛彪亨之從子也。瓦剌入宣府朱謙禦之關子口寇數千騎突至謙拒以鹿角發火器擊之寇少卻如是數四謙軍且退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謙復力戰寇不得入。廣東兵大集癸丑董興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黃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誅興兵所過村聚多殺掠民仰天號曰楊公在豈使吾曹至是請於朝建祠祀焉興留鎮廣東。浙江賊陶得二復熾擁衆犯武義先遣其黨十餘輩僞爲鄉民避賊者以敝縕裹薪闌入城賊至副使陶成出戰賊黨持薪縱火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皆戰死成數有功事聞贈左參政錄其子魯爲八品官。瓦剌數出沒大同渾源伺軍民樵采輒驅掠或幸脫歸率殘傷肢體遺民相率入城無所棲又乏食霍瘟以聞壬戌命老弱聽暫徙發粟振之除城守丁壯賦役。貴州副總兵田禮擊叛苗走之平越新添圍並解總督軍務侍郎侯璡遣兵攻敗都盧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帥師攻紫塘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

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濟平圍東至重安江與王驥會驥亦俘剗平王蟲富自興隆抵鎮遠道皆通　辛未瓦剌也先遣使請和且請還上皇下禮部議未決王直帥羣臣上言曰太上皇蒙細人言輕身一出至於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僇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迺者天誘其衷也先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於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為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僞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還不復涖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則天倫厚而天眷益隆誠古今盛事也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為名來犯京師豈不為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　俞綱解閣務守本官　六月壬午瓦剌二千騎寇大同郭登擊卻之丙戌也先復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內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閘也先及門而覺遂擁上皇去　金英家人犯法王文陳鎰治之不罪英給事中林聰等劾文鎰畏勢縱奸并及御史宋瑮謝琚丁亥下文等錦衣衛獄文等引罪釋之聰言瑮琚不任風紀命調外　戊子瓦剌二千騎寇宣府朱謙遣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南坡謙見塵起帥參將紀廣等馳援自巳至午寇敗遁初也先欲取大同為巢穴又謂大同宣府二城旦夕可下數來攻而郭登守大同謙守宣府數挫其衆有一營數十人不還者喜寧既死叛人小田兒為敵閒會侍郎王偉出視邊于謙授計誘誅之又請特釋郭信家許以封爵俾陰為之計脫脫不花阿剌皆撤所部歸也先始決意歸上皇　戊戌免山東被災州縣稅糧　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楊洪亦乞遣重臣從雁門護饟大同帝以命羅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遂請往帝不允卒命通　瓦剌阿剌使復至胡濙等復請遣迎上皇帝御文華殿門召諸大臣及言官諭以宜絕狀王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于謙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羣臣退興安簡出呼曰若等固欲遣使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直大言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其祿敢辭難乎言之再聲色愈厲安語塞己亥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右少卿使瓦剌敕書不及迎上皇實走白內閣遇安安詬曰若奉黃紙詔行耳他何預　濟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言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繹汙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為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譴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庶陰陽順而天變可弭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革奢靡戒游佚堯立誹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謚法恐人議己所以亡望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無所顧忌言無不盡也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恆念是言而審察之帝嘉納焉　秋七月庚戌尚書侯璡都督方瑛進克貴改諸砦禽僞苗王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僞稱趙王帥衆掠清平璡等復討禽之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歸化詔璡隨方處置　瓦剌脫脫不花入貢也先亦遣使復至將遣歸使者請館伴曰朝廷遣使報阿剌知院而不遣大臣報可汗及太師事必不濟胡濙以聞廷議舉四人為正副使與偕行帝命俟李實還議之王直

等固請庚申楊善及工部侍郎趙榮都指揮同知王息千戶湯公讓使瓦剌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宜附進服食不報敕書亦無奉迎語自賚賜也先外無他賜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公讓和曾孫也　停山西民運糧大同　癸亥李實羅綺還以也先使俱至具言欲和狀王直與陳楙等上疏請更遣使賚禮幣往迎上皇帝令不須遣使但以迎復意宣示也先直等復言臣等與李實語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也先意也昨脫脫不花阿剌使來皆有報今使以迎請爲辭乃不遣使與偕是疑敵而召兵也實自言於帝帝皆不許也先使辭歸帝賜書諭送回大駕就令楊善奉迎直等復言今北使已發願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帝命擇使直等請仍遣實命偕善歸再議御史畢鑾等上疏言就令彼以詐來我以誠往萬一不測則我之兵力固在檢討邢讓亦以爲請不許　城臨清陳豫練兵撫民安靜不擾及召還父老詣闕請留從之　己巳楊善至瓦剌其館伴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徵王司禮邀大駕幸其里不爲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徵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中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椎三尺馬蹶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伴色動善曰惜哉今皆罷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以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也先明日見也先又大有所遺也先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也先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翦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難繼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翦裂者通市爲之事露誅矣卽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爲貢使受宴賜上名或浮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減乃虛數有其人者固不減也也先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所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不亦美乎也先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敕書是太師迫於朝命非誠心也也先大喜問上皇歸將復爲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也先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贖善曰若齎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爲好男子垂史策頌揚萬世也先笑稱善伯顏帖木兒勸也先留使臣遣使要上皇復位也先懼失信不可卽日引善見上皇遂設宴餞上皇行也先席地彈琵琶妻妾奉酒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承旨坐卽起周旋其間也先顧羨曰有禮伯顏帖木兒等亦各設餞八月癸酉也先築土臺坐上皇臺上帥妻妾部長羅拜其下各獻器用食物上皇發瓦剌也先與部衆皆送約半日程也先伯顏帖木兒下馬伏地慟哭曰皇帝行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遣頭目七十人送至京袁彬哈銘蔣信並從駕還　山西都司令史賈斌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宋徽欽爲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節之士而宦官恃寵亂政可爲鑒戒者附焉報聞　戊寅祀社稷　庚辰命禮部具奉迎儀胡濙等議禮部迎於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官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北上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轎二馬迎於居庸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奏令太常寺少卿許彬奉迎於宣府　給事中劉福李侃等言奉迎禮太薄帝報曰朕尊大兄爲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胡濙等言諸臣意無他欲陛下篤親親耳帝曰昨得太上皇帝書具言迎駕禮

宜從簡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千戶龔遂榮爲書投高穀言
奉迎宜厚具言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徧示廷臣曰武夫
尙知禮況儒臣乎衆善其言胡濙王直欲以聞王文阻之乃止葉盛
林聰劾穀等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有詔索書且詰所
從得穀對曰自臣所因抗章請如遂榮言濙請帝躬迎安定門外分
遣大臣迎龍虎臺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下遂榮詔獄久之
得釋壬午上皇至宣府朱謙出謁命厚犒瓦剌使者癸未命許彬
書罪己詔諭羣臣敕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甲申侍讀商輅奉迎於居
庸關丙戌上皇還京師帝迎於東安門上皇入居南宮帝帥百官朝
謁庚寅赦天下辛卯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
機務進楊善左都御史苗衷致仕總督湖廣貴州軍務兵部
尙書侯璡卒於普定九月壬寅朔王驥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
務南畿軍素偷惰驥至以所馭兵軍法教之于謙弗重也朝廷以其
舊臣寵禮之丁未封朱謙爲撫寧伯鎭守中官陳公忌郭登會
有發公奸贓者公疑登使之遂與登構帝謂于謙曰大同吾藩籬公
與登如是其何以守遣右監丞馬慶代之公還登愈感奮癸丑河
南巡撫副都御史王來爲右都御史總督湖廣貴州軍務討叛苗
南京吏部尙書魏驥祭酒陳敬宗並致仕驥初以請老至京師陳循
請閒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爲輔
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爲一己
事安得善終循驥門生也驥端厚祇慎顧勁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恆
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布衣糲食未嘗殖
生產敬宗與李時勉同時爲南北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
明世稱賢祭酒曰南陳北李初毛忠征瓦剌獲番僧加失領真以
獻後逃之瓦剌爲也先用憾忠欲陷之宣言忠數遣使通瓦剌遂發
忠福建立功從其家屬京師冬十月辛卯錄囚癸巳免畿內逋
賦耿九疇兼撫鳳陽等處初楊洪自獨石入衞八城悉以委寇
于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且戰且守八城遂復瓦
剌使三千人來朝于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戒陳兵宴之因
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
兵官增修備禦瓦剌入貢每攜故所掠人口至謙必奏酬其使前後
贖還累數百人李實爲右都御史巡撫湖廣溫處餘賊尙熾鎭
守浙江兵部侍郎孫原貞母喪令視事十一月原貞進兵搗賊巢俘
斬賊首陶得二等招撫三千六百餘人追還被掠男女原貞請奔喪
踰月還鎭分兵勦平餘寇金英以罪下獄詞連工部尙書石璞帝
命錮英宥璞出理大同軍餉辛亥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萬壽節
十二月丙申復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皆不許荊王瞻
堈請朝上皇不許梁珤與王來毛福壽方瑛會兵討叛苗至靖州
賊掠長沙寶慶武岡珤等分道邀擊俘斬二千餘人賊遁去已復出
掠官軍連戰皆捷

二年春正月壬子考察天下入覲官當黜者運糧口外御史練綱
巡視兩淮鹽政二月辛巳釋奠於先師孔子吏部郎中李賢上
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
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善之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辛卯以
星變修省詔廷臣條議寬卹諸政癸巳詔畿內及山東巡撫官舉
廉能吏專司勸農授民荒田貸牛種于謙憂國忘身口不言功自
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東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
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鋌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
而已撫寧伯朱謙卒初設漕運總督於淮安以王竑爲之與都
督僉事徐恭同理漕事治通州至徐州運河三月江北大饑竑從周
忱貸米三萬石忱爲計至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畀之也先遺使入
貢且請答使王直等言邊備未修芻糧未積瘡痍未復宜如其請遣

使往以觀虛實開導其善不許　郭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帝以嵩爲散騎舍人不聽登辭登以邊患甫息思得公廉有爲者與俱遂劾奏沈固廢事而薦尚書楊寧布政使年富又言大同既有御史又有巡按御史僉都御史任寧宜止巡撫宣府帝悉從之以富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而徵固及任寧還大同經喪敗法弛弊尤甚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輸大同石亨等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實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乃已　中書舍人何觀劾尚書王直輩正統時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中官與權奸語以爲侵己激帝怒下科道參議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詆觀林聰葉盛持之乃刪削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遂下觀詔獄杖之謫九溪衛經歷

梁珤王來自沅州進兵與方瑛破賊於興隆之截洞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絕官軍分三道進瑛自龍場毛福壽自重安江都督陳友自萬潮山來與珤大軍繼之先後破黎樹翁滿等三百餘寨招撫裒水等三百餘寨會師香爐山下環四面攻之發礮轟崖石聲動地賊懼夏四月乙酉縛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遂移軍清平撫四川兵共勦都勻草塘諸賊賊望風具牛酒納款賊平班師詔留來珤鎮撫　陝西饑軍民萬餘人言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帝以命鎰鎰至是凡三鎮陝西先後十餘年陝西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西者莫及也　甲午瓦剌寇宣府馬營以報使爲辭敕石彪等巡邊乙未命石亨選京營兵操練尙書石璞總督軍務　五月王直等復請遣使瓦剌言絕之且起釁帝曰遣使有前事曩瓦剌入寇時豈無使耶因敕也先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直等言陛下銳意治兵爲戰守計眞大有爲之主然使命不通難保其不爲寇宜敕沿邊守臣發兵游徼有警則入保無事則力耕陛下於機務之暇時召京營總督總兵詢以方略獻接而禮貌之信賞罰以持其後斯戰守可言也帝曰善　監生郭佑言逆寇犯順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百世必報之讎也今使臣之來動以數千務驕蹇責望於我而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和戰之權不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親賢良以固國本廣儲蓄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名定分裁之以義如桀驁侵軼則提兵問罪使大漢之南不敢有匹馬闌入乃可保百年無虞不然西北力疲東南財竭不能一日安枕矣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之徒不校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贓汙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黨之恥納粟納草冠帶而歸前以買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重名爵況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以空乏啓寇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楊洪爲鎮朔將軍還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參將子俊爲右都督管三千營洪自以一門父子官極品手握重兵威滿難居乞休致請調俊等他鎮不許　奸民彭守學復訐周忱多徵耗米妄有費用戶部遂請遣御史李鑑等往諸郡稽覈尋以給事中金達言召忱還朝

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見　己卯詔貴州各衛修舉屯田　李賢陳車戰火器之利採行之　周忱言臣未任事之先諸郡稅糧無歲不逋自臣涖任設法劃獘節省浮費於是歲無逋租更積贏羨凡向之公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於餘米隨時支給或振貸未還遇赦宥免或未估時直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敕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致守學訐奏戶部遣官追徵實臣出納不謹死有餘罪禮部尙書楊寧言妄費罪乃在忱今估計餘值悉徵於民閒至有棄家逃竄者乞將正統以前者免追詔許之召李鑑等還

江淵以天變條上三事一厚結朶顏赤斤諸衛爲東西藩籬一免京軍餘丁以資生業一禁訐告王振餘黨以免枉濫詔從之　時河勢方橫溢分流大清不專向徐呂徐呂益膠淺自臨清以南運道艱阻乃敕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務令水歸漕河暹言黃河自洪武二十四年改流從汴梁北五里許由鳳陽入河者爲大黃河其支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後徑趨沙灣入海但存小黃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濬隨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臣自黑洋山東南抵徐州督河南三司疏濬臨清以南請以責英　秋七月戊申晉定承寧畢節諸苗復叛梁珤等留軍討之尋命王來兼巡撫貴州　德勝之捷石亨功不加于謙而得世侯內愧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允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義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幸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　進何文淵吏部尚書佐王直理部事　八月壬申南京地震　帝以兵革稍息頗事游宴周敘請復午朝日接大臣咨諏治道經筵之餘召文學從臣講論政事幷詔天下臣民直言時政缺失會葉盛亦以復午朝故事爲請立報可辛巳復午朝時帝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請多盛與林聰爲首廷臣議事盛每先發言往復論難與議大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因呼爲葉少保然物論皆推盛才　言官猶交章劾周忱請正其罪帝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者但令致仕忱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其治以愛民爲本濟農倉之設雖與民爲期約多不追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旬輒下撥放糧曰此百姓納與朝廷賸數今還與百姓用之努力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忱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籍過客無稍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督省以故屢召人言然當時言理財無出忱右者　戶部侍郎李敏巡撫應天諸府敕無輕易周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所部大饑道殣相望課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　高穀薦侍講陳文才擢雲南右布政使貴州比歲用兵資饟雲南民困轉輸文令商賈代輸而民倍償其費皆稱便稅課額鈔七十餘萬吏俸所取給典者侵蝕吏或累歲不得俸文悉按治課日羨盜雲南產銀民閒用銀貿易視內地三倍隸在官者免役納銀亦三之納者不爲病文曰雖如是得無傷廉乎損之復令減隸額三之一名譽日起　給事中張文質劾王暹洪英治水無績請引塌場水濟徐呂二洪濬潘家渡以北支流殺沙灣水勢且開沙灣浮橋以西河口築閘引水以灌臨清而別命官以責其成詔不允仍命暹英調度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請引耐牢坡水以灌運而勿使經沙灣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又言引耐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澀矣甚者言沙灣水湍急石鐵沈下若羽非人力可爲宜設齋醮符咒以禳之帝心甚憂念乃命工部尚書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號　昌平侯楊洪以疾召還九月辛卯贈穎國公謚武襄洪久居宣府御兵嚴肅士馬精強爲一時邊將冠然未嘗專殺又頗好文學嘗請建學宣府教諸將子弟子傑嗣侯上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蒼頭得官者十六人大懼不足報稱乞停蒼頭楊釗等職許之仍令給俸　乙卯禁諸司起復　郭登以疾召還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及是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屹然成巨鎭登去大同人思之　冬十月己丑免山西被災稅糧　也先數貢馬兵部侍郎李賢謂贄金帛以強寇自斃非策因陳邊備廢弛狀于謙請下其章厲諸將　王竑兼巡撫淮安揚州廬州三府徐和二州召耿九疇還　初廣通王徽煠有勇力家人段友洪以技術得寵致仕後軍都事于利賓言徽煠有異相當主天下遂謀亂作僞敕分遣友洪

及糞能陳添仔入苗中誘諸苗以銀印金幣使發兵攻武岡苗首楊文伯等不敢受事覺岷王徽煣執友洪都御史李實以聞遣焦敬及中官李琮徵徽煣入京師王來槊疏復發陽宗王徽燇通謀狀亦徵入廢爲庶人錮之高牆　十一月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浙江右布政使楊瓚以湖州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禁詭寄之弊詔與孫原貞督之　宣府督餉侍郎劉璉病命戶部郎李秉往佐之十二月秉發璉侵牟狀擢秉右僉都御史代璉兼參贊軍務宣府軍民數遭寇牛具悉被掠朝廷遣官市牛萬五千給屯卒人予直市穀種璉盡以畀京民之出守者一不及屯卒吏仍其月餉而徵屯糧甚急秉盡反璉政厚卹之軍卒自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來及宦官鎮守供億科斂者皆奏罷以官錢給費尋上備邊六事言軍以有妻者爲有家月餉一石無者減其四卽有父母兄弟而無妻概以無家論非義當一體增給從之時宣府倉廩頗充裕秉益召商中鹽納糧料飭戎裝市耕牛給軍軍愈感悅　福建賊悉平　庚寅禮部左侍郎王一寧祭酒蕭鎡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娶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爲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其通中國將謀己遂治兵相攻脫脫不花敗走也先追殺之執其妻子以其人畜給諸部屬遂乘勝迫脅諸番東及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

三年春正月于謙請乘閒大發兵身往討之以雪國恥除邊患帝不許　王來言近因黔楚用兵暫行鬻爵之例今寇賊稍寧惟平越都勻等四衛乏餉宜召商中鹽罷納米例從之　二月也先來獻捷　乙酉副都御史劉廣衡錄南京囚　京師久雨雪江淵言漢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脅之占法謂人君刑法暴濫之象陛下恩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有司奉行無狀冤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天下租十之三戶部移檄有司但減米麥其折收銀布絲帛者追徵如故則是朝廷自失大信於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帝乃令法司申覈盡詰戶部違詔金濂內慚抵無有給事中李侃等請詰天下有司違詔故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帛詔書未載若概減免國用何資戊子諸給事中御史劾濂失信於民爲國斂怨且訐其陰事帝欲宥之侃與御史王允上殿力爭遂下都察院獄三日釋之革太子太保改工部　三月戊戌葉盛爲山西參政督餉宣府程信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巡撫寇深奏盜糧一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視舊加大屬信鉤考信立碎之曰奈何納人於死深不悅　何文淵言理財非金濂不可復以濂爲戶部尚書濂上疏自理乞骸骨帝慰留之　瀋王佶焞數與州官置酒大會巡撫朱鑑以聞詔諸王非時令壽節不得輒與有司讌飲著爲令　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采訪外事衛官漸用事　戊午毛福壽討湖廣巴馬諸處苗克二十餘寨禽賊首吳奉先等百四十人　陳鎰鎮陝西將還王文當代諸御史交章留文乃改命侍郎耿九疇　都指揮楊得青等私役操卒九疇劾之詔按治且命諸邊如得青者具劾以聞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九疇言邊城士卒非乏將帥能嚴紀律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邊民春夏出作田秋冬輒徙入塞九疇言邊將所以禦寇衛民今使民避寇失業安用將帥因禁民入徙有被寇者治守帥罪　林聰言臣職在糾察刑獄妖僧趙才興之戮族百口律不當坐而抄提至京叛人王英兄不知情家口律不當遂而俱配流所雖終見原然其始受害已不堪矣湖廣巡撫蔡錫以劾副使邢端爲所訐繫獄經年而端居職如故侍郎劉璉督餉侵隱不爲無罪較沈固周忱乾沒萬計孰爲重輕璉下獄追徵而固忱不問犯人徐南與子中書舍人顒俱坐王振黨當斬乃論南大辟顒止除名皆刑罰之失平者帝是之端下獄璉得釋南亦減死除名　彭時服除至京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　帝

之爲郕王也妃杭氏生子見濟以爲世子及卽位心欲以見濟代皇太子而難於發皇后亦力以爲不可遲回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爲帝賜陳循高穀百金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以緘其口廣西土官都指揮使黃竑者思明土知府𤦺之庶兄也𤦺致仕子鈞襲竑守備潯州令其子襲殺𤦺一家支解𤦺及鈞而謬爲捕賊以掩其跡𤦺僕福童訴其事巡撫侍郎李棠檄右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按其事竑使人持千金賄於道且擁精兵挾之翬仁宅陽許諾已誘執竑父子下之獄竑窘夏四月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勸帝廢太子立己子疏入帝大喜曰萬里外乃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竑罪進階都督諸臣會議者九十一人王文率先承命循及胡濙等皆唯唯惟李侃林聰朱英以爲不可王直亦有難色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持兩端循濡筆強直直遂署羣臣皆署於是濙及魏國公徐承宗等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竑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吉以聞卽日册置東宮官公孤詹事僚屬悉備吏部右侍郎俞山密疏諫不聽五月甲午廢皇后汪氏立杭氏爲皇后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見濟爲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下令百官朔望朝太子封上皇子見清榮王見淳許王賜親王公主邊鎮文武內外羣臣又加賜循穀淵一寧鎡輅各黃金五十兩直歸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爲一蠻酋所壞吾輩媿死矣朱鑑貽循書言不可且曰陛下於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循大駭棠既不得竟竑獄鬱鬱累疏謝病歸不攜橫表一物 復顧興祖伯爵 土木之敗朱勇以大將喪師辱國奪封勇子儀乞葬祭亦不許丁酉以立東宮恩命儀襲封成國公減歲祿過半 石璞之治河也濬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命中官黎賢阮洛御史彭誼協治璞等築石隄於沙灣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河流漸微細丙申沙灣堤成加璞太子太保建河神廟二於黑洋山沙灣歲春秋二祭 辛丑河南流民復業者計口給食五年 乙巳授顏子裔孫希惠孟子裔孫希文並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孫原貞奏析遂安縣地置泰順縣析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建官置戍盜患遂息時又以福建沙縣之永安千戶所爲縣析尤溪縣地益之以廣東南海縣之大良堡爲順德縣析新會縣地益之 六月乙亥罷各省巡撫官入京議事 大雨決句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之水以東近河地皆沒 潯梧猺亂蠻興及廣西總兵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信陳旺爲廣東西總兵而特遣一大臣督之秋七月乙未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兩廣有總督自翺始翺至推誠撫諭將吏讋服猺人稱化部內無事 松潘賊首阜勞糾他砦阿兒結等頻爲寇鎮守侍郎羅綺禽斬之 壬寅王一寧卒 八月乙丑振徐兗水災 上皇居南宮御用監少監阮浪入侍賜鍍金繡袋及鍍金刀浪以與皇城使王瑤錦衣衛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以告尚衣監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謀復位忠爲之徵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浪瑤瀕死不及上皇一語忠筮於術者仝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幷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所告事得不竟而浪與瑤竟磔死 戊辰都御史洪英尚書孫原貞薛希璉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 丁丑振兩畿水災州縣免稅糧 乙酉振南畿河南山東流民 九月庚寅江淵母憂詔奔喪回任初侍講學士倪謙遭喪淵薦爲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自爲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辛卯以南京地震兩淮大水河決命王文巡視安輯 乙未振兩畿山東山西福建廣西江西遼東被災州縣 南京錦衣

衞餘丁華敏言近年以來內官袁琦唐受喜寧王振專權害政致國事顛危望陛下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為子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曹節侯覽之害復見於今日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虐軍害民十事為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玉累室兼籯從何而得非內盜府藏則外朘民膏害一也恃勢強奪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藉之子縱橫豪悍任意作姦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郡縣不受徵徭阡陌連亙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人倍支鉅萬壞國家法豪奪商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強不償行買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名為伴當俾辦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煩重幷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買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怨酷害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 命洪英督有司修築沙灣河隄

閏月癸未開處州銀場是月福建盜起 禮部侍郎鄒幹考察山西官吏多所論劾黜布政使侯復以下五十餘人朱鑑請召幹還幹因極論鑑徇護帝是幹言冬十月召鑑佐院事至京致仕去 陳循好剛自用高穀與之不相能以王文強悍思引與共政以敵之乃疏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而文得中官助戊戌命文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諜報寇牧近邊 丙辰孫鏜石彪協守大同都督同知衛穎僉事楊能張欽協守宣府備也先穎青之子也

葉盛協贊孫安軍務安方修復獨石馬營龍門等四城盛與闢草萊葺廬舍屯戰具招流移為行旅置煖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畀屯卒立社學置義冢療疾扶傷兩歲四城及赤城鵰鶚諸堡次第皆完

召王來等還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王文偕南京九卿議上軍民便宜九事又言徐淮閒饑甚而南京儲蓄有餘請盡發徐淮倉粟振貸而以應輸南京者輸徐淮補其缺皆報可 戊辰方瑛平貴州白石崖諸苗俘斬二千五百人招降四百六十砦 甲戌安輯畿內山東山西逃民復賦役五年 免山東及淮安府徐州水災稅糧 先是江淵言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不職逮至覈實斥為民

楊俊言也先既弑其主併其衆包藏禍心窺伺邊境直須特動耳聞其妻孥輜重去宣府纔數百里我緣邊宿兵不下數十萬宜分為奇正以待誘使來攻正兵列營大同宣府堅壁觀變而出奇兵倍道擣其巢彼必還自救我軍夾攻可以得志疏下廷議于謙等以計非萬全李秉亦曰塞外本諸部牧地非犯邊也掩殺倖功非臣所敢聞乃止 石璞言京師盜賊多出軍伍間有獲者輒云糧饟虧減妻孥飢凍故又聞兩畿山東河南被災窮民多事剽掠不及今拊循恐方來之憂甚於邊患口外守軍夜行晝伏艱苦萬狀今邊疆未靖宜增饟以作士氣乃反減其月糧此實啓盜誤國之端非節財足用之術帝深納其言 戊子錄劉基六世孫祿為世襲五經博士 初于謙以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各為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擇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各置坐營都督訓練十二月癸巳始立團營太監阮讓都督楊俊等分統之仍聽謙及石亨太監劉永誠曹吉祥節制以備徵調其餘不屬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家由是京軍之制一變 練綱偕同官應詔陳八事並允行

李秉盡心邊計不恤嫌怨劾都指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貪縱罪之論守獨石中官弓勝田獵擾民請徵還又劾總兵官紀廣等罪廣訐秉自解帝召秉還改通政孫琳僉都御史代之言官交章請留秉乃命練綱及給事中嚴誠往勘卒留秉時邊民多流移秉廣行招徠復業者奏給月廩軍家為寇所殺掠無依者官為養贍或資遣還鄉蠲諸弊政所條奏百十章多允行諸部貿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者予一石幼者半之諸部概乞一石鎮將不可秉曰是輕人重粟

也如其言予之自請專擅罪帝以爲識體丁未進梁珤爵爲侯封毛福壽南寧伯福壽尋更名勝也先遣使賀明年正旦王直等復請遣使報之下兵部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敢聞詔仍毋遣使免河南及永平被災秋糧土魯番漸強侵掠鄰境火州柳城皆爲所併其酋也密力火者遂僭稱王偕其妻及部下頭目各遣使入貢

明紀卷第十五

明紀卷第十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景帝紀二 起景泰四年癸酉訖景泰七年丙子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召王文還。河復決新塞口之南。王竑以災傷疊見方春盛寒上言請敕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儒臣講論道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帝納其言。五開清浪諸苗復叛二月戊子朔梁珤王來還軍討之。乙未皇太子冠。林聰言奪情非令典請永除其令從之。楊俊充游擊將軍送瓦剌使歸至永寧被酒杖都指揮姚貴八十且欲斬之諸將力解而止貴訴於朝葉盛亦論俊恃以後嘗潰於獨石斥爲敗軍之將俊上疏自理封還所賜敕書以歸己功言官劾其跋扈論斬錮之獄會其弟昌平侯傑卒傑母魏氏請暫釋俊營傑葬事乃宥死降都督僉事。庚戌免江西去年被災秋糧。王文還朝改吏部尚書兼學士直文淵閣如故文雖爲高穀所引而穀遲重陳循明決文反與循合而不附穀。三月壬謙言班軍分十營團練久不得休請仍分兩番從之。戊寅開建寧銀場。是歲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王竑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而山東河南饑民就食者坌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竑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帝聞淮揚饑憂甚得竑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命鄒幹齎帑金馳赴聽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櫬鬻子女者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人忘其饑頌聲大作時濟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齎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請易米備振從之。夏四月戊子朔塞沙灣決口。運南京倉粟振徐州。己酉令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輸粟八百石於臨淸東昌徐州振濟者入監讀書生員納粟入監自此始其後庶民亦得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矣。五月詔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官民田。己巳王文母憂詔奔喪回任。甲戌徐州復大水民益饑發支運及鹽課糧振之。丁丑振鳳陽。御史左鼎言瓦剌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請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贓敗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御史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卽其之方面御史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太驟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慎擇而久任之帝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士伍而紓饟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

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加務任掊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卹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戶部金濂請解職帝不許鼎言亦不盡行　乙酉大雷雨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命姑輸東昌濟寧倉已河南參議豐慶請自衞輝胙城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入衞舟運抵京師從之　初練綱偕同官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置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等所罔均宜按問帝雖不罪文淵終以綱等爲直六月災異見左鼎偕同官陳救弊卹民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罷其尤者用清政本帝善其言下詔甄別而大臣辭職並慰留林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劾奏鼎聰等乃共論文淵憸邪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左庶子周旋疏言文淵枉聰并劾旋曹凱亦上殿力諍壬辰下文淵及旋於獄聰疏中有屬內臣語與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命致仕是時諸御史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爲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　辛亥瘞土木大同紫荆關暴骸　時令輸豆得補官曹凱言近例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於荏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以爲然命已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議時又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誥敕給事中劉煒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輭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誥敕以何爲辭若但褒其納米則是朝廷誥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立爲已之　松潘土官王永高茂林董敏相繼殺守將不能制羅綺擒永巢誅之　秋七月庚辰停諸不急工役　石璞仍治沙灣決河教諭彭塤請立閘以制水勢開河以分上流練綱上其策詔下璞璞乃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決口亦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工畢奏聞帝恐不能久命璞且留處置　八月己丑振河南饑　甲午也先自立爲可汗　九月給事中潘榮言致治之要莫切於納諫比以言者忤聖意諭禮部凡遇建言務加審察或假以報復具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喪氣以言爲諱國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慝何由而知今巨寇陸梁塞上多事奈何反塞言者路望明詔臺諫知無不言緘默者罪並敕閣部大臣勿搜求參駁虧傷治體疏入報聞　陝西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請改授憲職便乃改耿九疇右副都御史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自九疇始　冬十月庚寅詔天下鎮守巡撫官督課農桑　初徐珵倡南遷議爲內廷訕笑久不得遷珵急於進取因遺陳循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因屢薦之帝用人多決於于謙珵屬謙門下士求國子祭酒帝謂謙曰此議南遷徐珵耶爲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珵以謙沮己恨刺骨循勸珵改名因名有貞尋遷右諭德會河決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甲午擢左僉都御史往治之　戊戌也先遣使來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末曰添元元年報書稱曰瓦剌可汗　十一月辛未皇太子見濟薨諡曰懷獻葬西山　十二月乙未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巳賚邊軍　年富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罪富威名重天下豪家愈側目相與撫富罪于謙方當事力保持之帝亦知富深故得行其志林厚力詆富帝曰厚怨富誣富耳朕方付富邊事豈聽人言加辱耶削厚官

五年春正月戊午黃河清自龍門至於芮城　先是詔會試額數遵永樂間例李侃羅綺及給事中徐廷章相繼爭之及是禮部奏請裁

定乃從廷章言復分南北中卷 壬申罷福州建寧銀場 甲戌陳
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被災軍民 初運河淺阻僉事劉清給事中
何陞行人王晏先後請開沁河通漕運再下廷議言不便晏固爭乃
遣趙榮往勘榮還亦言不便議乃寢尋敕榮會山東河南三司相度
河道徐恭王竑以漕舟蟻聚臨清上下請急敕徐有貞築塞決口帝
敕有貞如竑等議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
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
敢邀近功詔如其言有貞乃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
河略曰臣聞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
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請依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置閘門
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
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又言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今黃河
勢大恆衝決運河勢小恆乾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有利無害請度
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
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金堤可倚以為
固其外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為泄至新置二閘亦頗堅牢可以
宣節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帝諭有
貞如其議行之 有貞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
勢上言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兗土益疏水
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
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
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
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治渠建閘起張秋
金堤之首西南行歷壽張踰范濮凡百里又西北數百里經澶淵以
接河沁築九堰以禦河流旁出者實之石而鍵以鐵更築大堰楗以
水門 二月王竑言比年饑饉薦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

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劫
奪衣食路絕流離載途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
目擊其狀未有不為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
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
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
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
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
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
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
戒聚斂卻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
也帝褒納之乙巳以雨暘弗時詔修省求直言 林聰以災異偕同
官條上八事雜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略以絕玩好謹嗜欲為崇
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
多奏求田地百戶唐興多至一千二百餘頃宜為限制餘如罷齋醮
汰僧道慎刑獄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帝多納采
戶部尚書金濂卒追封沭陽伯謚榮襄 三月辛酉江淵振淮北饑
民王文撫卹南畿淵前後條上軍民便宜十數事并請築淮安月城
以護常盈倉廣徐州東城以護廣運倉悉議行淮安糧運在塗者淵
悉追還備振漕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淵被劾當削籍廷臣
以淵守便宜不當罪帝宥之先是蘇松常鎮四府糧四石折白銀一
兩民以為便後戶部復徵米令輸徐淮凡一百十餘萬石率三石而
致一石有破家者文用便宜停之又發廩振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廣西古丁等洞賊首藍伽韋萬山等糾合蠻類劫掠南寧上林武緣
諸處詔總督兩廣副都御史馬昂勦捕之甲子昂破瀧水猺 緬甸
索舊地左參將胡誌等請以銀戛等處地方與之乃送思機發及其
妻帑六人至金沙江庚辰誌等檻機發送京師 夏四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　興安用事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成。剋期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楊浩切諫。禮部郎中章綸亦以爲言。乃止。　四川草塘苗黃龍韋保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剽播州西平黃灘方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勦。辛卯。破之。賊魁皆就縛。因分兵克中潮山及三百灘乖西谷種乖立諸砦。執僞王谷蟻丁等。斬首七千餘。瑛爲將嚴紀律。信賞罰。臨陳勇敢。善撫士。士皆樂爲用。以故數有功。廷臣言宜委以禁旅。乃召還。同石亨督京營軍務。　五月徙齊庶人谷庶人置南京。敕守臣慎防範。　懷獻太子既薨。中外望復沂王於東宮。御史鍾同與章綸早朝語及沂王。皆泣。因相約疏請復儲。同因上疏言邊事。遂及復儲事。略曰。近得賊諜言也先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擅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勦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氣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帥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卽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吉具儀。建復儲位。實宗社無疆之休。又曰。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尙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富貴之家。卽長才屈抑。敎育爲言。朝臣救護若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廷臣集議。陳懋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二日。綸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禁罷。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帥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下錦衣衛獄。甲子。併下同。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時禮部郎中孟玘亦疏言復儲事。獨不罪。　蘇州年饑。多盜。貧民掠富家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捕許師道等二百餘人。張其功。坐以謀逆。大理寺卿薛瑄力辨其誣。給事中王鎭因乞會廷臣勘實。六月。誅師道等十六人。而餘得釋。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　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竑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鍾同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當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　戊子。錄囚。　也先虐使三衞。逼徙朵顏所部於黃河毋納地。三衞皆不堪。遂陰輸瓦剌情於中國。乞居大寧廢城。朝議不許。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舊制三衞歲三貢。使者從喜峯口入。有急報則許進。承平時有自獨石及萬全右衞來者。邊臣以爲言。敕止之。　秋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言。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

周禮隆洽羣臣皆感激請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略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神亦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與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　癸酉振南畿水災　封方瑛爲南和伯加蔣琳左副都御史敘草塘功也　兵部尚書儀銘卒諡忠襄銘智之子也少學於吳訥天性孝友易直有父風　八月丁酉復命天下巡撫官赴京師議事　思機發伏誅　吏部侍郎李賢采古二十二君行事可法者曰鑑古錄上之　陶魯爲新會縣丞廣西猺流劫高州廉州惠州肇慶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月香山順德間土寇蠭起新會無賴子羣聚應之魯召父老語曰賊氣吞五城不早備且陷若輩能帥子弟捍禦乎皆曰諾乃築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建郭掘壕布鐵蒺藜刺竹於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魯年始弱冠知縣王重勉之學重故老儒遂請執弟子禮每晨授經史講解而後視事後重卒官魯喪之如父且資其二子　九月壬戌免蘇州松江常州揚州杭州嘉興湖州七府漕糧二百餘萬石　冬十月庚辰副都御史劉廣衡巡撫浙江福建專司討賊　也先恃強日益驕荒於酒色知院阿剌求太師不得而怨也先忌之乃使己子守西番召阿剌二子鴆其少者阿剌懼謝辭乞長子還也先歸之中途而死阿剌益怒帥衆攻也先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脫脫不花王血在汝身兀良哈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汝血在我手矣也先無以應約日與戰退與伯顏帖木兒議帳中阿剌有部曲三人事也先久也先不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劍刺也先殺之幷殺伯顏帖木兒伯顏弟賽刊王闊也先死賽來走爲其下所殺賽刊弟大同王帥所部西奔　十一月戊午罷蘇松常鎮織造采辦　十二月召趙榮還尋任徐有貞　先是吏部除副使羅綺爲按察使參政李翰僉事陳永爲布政使林聰疏爭之幷言山西布政使王瑛老宜罷綺等遂還故官瑛致仕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遷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貪祿得吏部聰劾之遂改工部諸司憚聰風裁聰所言無敢不奉行者吏部尤甚內閣及諸御史亦並以聰好論建弗善也王文尤惡之會聰劾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爲言於吏部御史黃溥等遂劾聰挾制吏部且言聰劾仲賢爲私其鄉人參政方員欲奉仲賢官與之與吳誠有怨故劾誠福建參政許仕達屬聰求進故聰舉仕達堪巡撫幷劾尚書王直阿聰章下廷訊文等文致其罪坐專擅選法論斬胡濙不肯署遂稱疾數日不朝帝使興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與高穀皆力救帝亦自知聰賢是得釋貶國子監學正　練綱巡按福建與按察使楊珏互訐俱下獄謫珏黃州知府綱邠州判官　免南畿浙江被災稅糧　雲南盧仁縣丞尚儼因災異上書陳數事中言忠直之士冒死陳言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未開也釋教盛行誘煽聾俗由掌邦禮者畏王振勢度僧多至此宜盡勒歸農章下禮部胡濙惡其刺己悉格不行　鎮守福建尚書孫原貞言四方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妨耕作宜簡精銳實伍餘悉歸之農每增萬人屯卽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者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汰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數而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南稽諸逃

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謀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爲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庶無他日患時不能盡用後劉千斤之亂果如原貞所料　閣臣既不相協陳循王文尤私而刻江淵好議論每爲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

六年春正月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人協理部事淵心欲得之循等陽推淵而密令商輅草奏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用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隱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同列亦多嫉之徐有貞尤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諸御史多以深文彈劾謙性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臣勳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衆　二月壬午以災異命太監王誠同法司刑科錄囚大理寺少卿李茂等錄南京浙江因全活甚衆　沙灣工未成帝以轉漕爲急二月詔羣臣集議方略江淵等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往濬運河期三月畢工徐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請復陳瑄舊制置撈淺夫用沿河州縣民免其役自足集事從之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辛巳敕戶兵二部及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撫按三司官條寬卹事罷不急諸務　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衆爲亂王竑捕誅之　韃靼部長孛來攻殺阿剌奪也先母妻幷其玉璽也先諸子火兒忽答等徙居干趕河弟伯都王姪兀忽納等往依哈密孛來求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孛來與其屬毛里孩等皆雄視部中於是韃靼復熾遣使入貢　五月己巳禱雨於南郊　劉廣衡平處州賊　六月乙亥朔宋儒朱熹裔孫梴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梴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爲人淳謹言動有則　癸未河決開封　戶部尚書張鳳以災傷蠲賦多國用益絀上言國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今數既減半加以水旱停徵國用何以取給今京畿及河南山東無額田甲方墾闢乙即訐其漏賦請準輕則徵租不惟永絕爭端亦且少助軍國報可給事中成章等劾鳳擅更祖制楊鼐等復爭之帝曰國初都江南轉輸易今居極北可守常制耶四方報凶荒者鳳請令御史勘實議者非之　秋七月乙亥徐有貞築沙灣隄成賜渠名廣濟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始塞亦會黃河南流入淮乃克奏功凡費木鐵竹石累數萬夫五萬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十餘日自此河水北出濟漕而阿鄄曹鄆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有貞乃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復建八閘於東昌用王景制水門法以平水道山東河患遂息　辛巳刑科給事中徐正請間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　庚寅以南京災異屢見敕羣臣修省　御史倪敬盛暴杜宥黃讓羅俊汪清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逾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報聞八月命都御史蕭維楨考察其屬御史罷黜者十六人敬等預焉皆謫遠方典史　廖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莊前

疏庚申廷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由鍾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章綸各百綸死而復甦長繫如故同竟死年三十二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　以政和縣楊梅村置壽寧縣析福安縣地益之從劉廣衡之請也　九月乙亥振蘇松饑民米麥一百餘萬石　壬寅宋儒程頤裔孫克仁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冬十月戊午免陝西被災稅糧　湖廣苗賊蒙能攻圍龍里新化銅鼓諸城巡撫尙書王來壽乞調兵勦之時賊欲取龍里爲巢穴攻破亮寨銅鼓羅團堡諸城都指揮汪迪爲賊所殺十一月乙亥方瑛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討之　十二月己巳免南畿被災秋糧　衍聖公孔彥縉卒孫宏緒甫八歲爲族人所侵詔遣禮部郎爲治喪而命其族父進士公恂理家事驛召宏緒至京襲封

七年春正月己卯石璞撫安湖廣軍民　二月庚申皇后崩　甲子營壽陵　三月戊寅免雲南被災稅糧　夏四月乙卯麓川平緬思卜發入貢乞哀賜敕戒諭賚錦幣及其使鈔幣有差　五月戊寅以水旱災異敕內外諸臣修省　辛卯宋儒周敦頤裔孫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六月庚申葬蕭孝皇后　帝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給事中張寧言京師尤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幷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嫺騎射之人莫若簡可者補天下都司衛所缺官而悉汰其餘議格不行　孫原貞復鎭浙江上言杭州西湖舊有二閘近皆傾圮湖遂淤塞勢豪侵占無已民田無灌溉資官河亦澀阻乞敕有司興濬禁侵占以利軍民從之　河南大雨河決開封河南彰德秋直隸山東亦大雨諸水並溢高地丈餘堤岸多衝決獨徐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堤決口自臨淸抵濟寧各置減水閘水患悉平　太僕寺少卿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二人皆起家工匠時人謂之匠官　陳循子英王文子倫應順天鄉試被黜循等劾考官太常寺少卿劉儼侍講學士黃諫欲傾陷之以舉人林挺爲監試御史林鶚邑子謂鶚亦有私遂挺考訊挺實無他帝命高穀會禮部覆閱試卷穀力言儼等無私且曰貴冑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不安義命欲因此搆考官乎帝乃黜挺賜英倫中式事得已張寧等論循文失大臣體乞罷黜不報　冬十月癸卯振江西饑　江西處士吳與弼躬耕講學屢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十一月御史陳述請禮聘之俾侍經筵或用之成均教冑子詔江西巡撫都御史韓雍備禮敦遣竟不至　方瑛之討湖廣叛苗也帝使御史張鵬偵其後還奏瑛所過秋豪不犯帝大喜都指揮使李震守靖州坐罪徵還瑛乞震隨軍詔許立功贖罪命石璞總督軍務賊渠蒙能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擊卻之能中火槍死十二月己亥瑛遂進沅州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砦　徐有貞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戊午振畿內山東河南水災　癸亥帝不豫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朔望張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覲天顏疑似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從　免畿內山東被災稅糧並蠲逋賦　陳泰巡撫蘇松諸府以賦額不均令民田五升者倍徵官田重者無增耗賦均而額不虧後人多遵用其法

八年春正月戊辰免江西被災稅糧　丁丑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召石亨代行禮亨受命榻前見帝病甚遂與張軏曹吉祥等謀迎立上皇以告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爲徐元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有貞字也亨軏即夜至其家有貞聞之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陰達之矣吉祥密白上聖皇太后許之　胡濙以疾在告侍郎姚夔強起之會廷臣欲乞還沂王東宮王文曰安知上意誰屬李賢私問蕭鎡鎡亦曰既退不可再也己卯羣臣請建太子不允

中外諠傳文與中官王誠等謀召取襄世子辛巳濙及王直會諸大臣臺諫再議請復沂王爲皇太子推商輅草疏略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聞者感動以日暮未及上疏草留姚夔所後夔出以示郎中陸昶歎曰是疏不及進天也　張軏等復會徐有貞所有貞升屋覽乾象亟下曰時至矣勿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軏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石亨掌門鑰四鼓開長安門納之既入復閉以遏外兵時天色晦冥亨軏皆惶惑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必濟趣之行既薄南城門錮毀牆以入上皇燈下獨出問故有貞等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輿兵士惶懼不能舉有貞帥諸人助輓以行忽星月開朗上皇各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皆反走上皇乃升奉天殿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歲百官以帝明當視朝方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譟聲皆驚愕俄諸門畢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壬午晨有貞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日中上皇御奉天殿即位宣諭畢即班中執于謙及王文等下錦衣衞獄召高穀商輅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毋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輅朋奸亦下獄許彬薛瑄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癸未加徐有貞兵部尚書　郭登慮不免首陳八事多迎合中言章綸廖莊林聰左鼎倪敬等皆直言忤時宜加旌擢帝立釋綸命中官檢前疏不得中官從旁誦數語嗟歎再三即擢綸禮部右侍郎又擢聰鼎並左僉都御史敬及盛顒杜宥黃讓羅俊等並授知縣莊亦復官登尋出掌南京中府事　擢袁彬錦衣衞指揮僉事帝眷彬甚奏請無不從商輅罷彬乞得其居第既又以湫隘乞官爲別建帝亦報從彬娶妻命外戚孫顯宗主之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敍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甲申尊王直胡濙高穀王翱少傅少保太子太保等銜　石亨等誣于謙王文與黃竑搆邪謀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嗾言官上之命鞫於廷文力辨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乃遽車駕司主事沈敬訊之無跡文辨益疾謙笑曰亨等意如是辨何益或疑竑疏乃江淵所爲編修邱濬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索奏視之果廣西紙誣乃白蕭維禎定讞坐謙文召敬謀未定比謀逆處極刑敬知謀反故縱減死戍鐵嶺奏上帝猶豫曰于謙實有功徐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薛瑄力言於帝得減極刑一等

明紀卷第十六

明紀卷第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英宗後紀（起天順元年丁丑訖天順八年甲申凡八年）

天順元年春正月丙戌改元赦天下論奪門功進石亨忠國公封張軏太平侯張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擢曹吉祥嗣子欽都督同知商輅上書自訴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興安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意漸釋　丁亥殺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籍其家家戍邊謫大學士陳循尚書江淵俞士悅侍郎項文曜充遼東鐵嶺衛軍斥大學士蕭鎡商輅侍郎王偉古鏞丁澄爲民王誠舒良張永王勤並磔死中官坐誅者甚衆獨興安獲免謙家無餘貲獨正室鐍鑰甚固啓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指揮朵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歸葬杭州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帝亦悔之文之死人皆知其誣然素刻忮迎駕復儲之議不愜輿論故冤死而民不思　己丑復論奪門功封孫鏜懷寧伯董興海寧伯擢欽天監正湯序禮部右侍郎進會昌伯孫繼宗爲侯世襲繼宗忠之子也　辛卯罷巡撫提督官石亨惡文臣爲巡撫抑武臣不得肆故也亨眷顧特異言無不從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納私人重賄引用太僕丞孫宏郎中陳汝言蕭璁張用瀚郝璜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爲侍郎時有語曰朱三千龍八百勢焰熏灼嗜進者競走其門浙江參政曹凱給事中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嘗攻亨失並貶黜之曹吉祥亦進掌司禮監督三大營從子鉉鐸鋐並官都督門下廝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亨埒時並稱曹石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致仕賜璽書金幣給驛歸官濙一子錦衣鎮撫王翺始專吏部事石亨欲去之翺乞休已得請李賢力爭乃留之　壬辰榜于謙黨人示天下　殺故昌平侯楊俊俊初守永寧懷來聞也先欲奉帝還密戒將士毋輕納及帝還又言是將爲禍本張軏與俊不協白之坐誅奪俊子珍爵戍廣西　先是刑部侍郎周瑄出振順天河間饑未竣而帝復位有司請召還不聽復賜敕令便宜處置瑄徧歷所部大舉荒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利民八事事竣乃還　二月乙未朔廢景泰帝復爲郕王遷西內皇太后吳氏以下悉仍舊號　庚子高穀致仕帝語廷臣曰穀長者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常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及驛舟以歸尋復賜敕獎諭穀既去位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　湯序請除景泰年號不許　癸卯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賢氣度端凝奏對皆中機宜帝深眷之

初都督范廣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亨所爲不法其部曲多貪縱廣數以爲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廣又與張軏不相能軏遂與亨誣廣黨附于謙謀立外藩下獄殺之子昇戍廣西籍其家以妻孥第宅賜降丁廣性剛果臨陣身先士卒一時諸將盡出其下最爲謙所信任故指爲黨　甲辰封曹義豐潤伯焦禮東寧伯施聚懷柔伯　石亨張軏追論浙江參政王竑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右都御史李實初使瓦剌請帝還京引咎自責失帝意及是以居鄉暴橫斥爲民　廣西大藤峽猺滿等處賊劫掠縣治殺擄居民戊申柳溥勦破之　王驥言陛下復辟之日臣子祥入南城爲諸將所擠墮地幾死今論功不及疑有蔽之者帝乃官祥指揮僉事命驥仍兵部尚書理部事　癸丑郕王薨年三十諡曰戾毀所營壽陵以親王禮葬西山給武成中衞軍二百戶守護後宮唐氏等俱殉葬帝欲并令汪妃殉李賢曰妃已幽廢況兩女幼尤可憫帝乃已　賜脫脫孛

羅名和勇克羅俄領占名羅秉忠。贈阮浪太監盧忠及徐正等俱
磔死黃竑先自縊剖棺戮其屍其子震亦被誅。戊午方瑛與石璞
移兵天柱帥陳友李震等分擊天堂小坪墨溪諸砦大破之克砦二
百二十七禽僞王侯伯以下一百二人捷聞召璞還瑛留鎮貴州湖
廣。進廣寧伯劉安爲侯。李秉督江南糧儲。三月己巳復立皇
子見濬爲皇太子改名見深改封見清德王改名見潾封見澍秀王
見澤崇王見浚吉王。徐有貞謂石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爲
言於帝癸酉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事權盡歸有
貞中外側目有貞既得志思自異於曹石窺帝於二人不能無厭色
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貪橫狀帝爲之動。乙亥大賚文武軍民。石
亨爲征虜副將軍勦寇延綏。耿九疇議事京師帝顧侍臣曰九疇
廉正人也留爲右都御史罪人繫都察院獄者不給米九疇爲言乃
日給一升著爲令。石彪以前憾劾年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
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爲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
雪之。諭錦衣指揮使門達從公問事果無驗乃令致仕是時達專任
理刑千戶謝通用法仁恕達倚信之重獄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獄
爲幸朝士翕然稱達賢富之被逮也霍瑄資其家還里韋力轉撻瑄
十餘瑄奏召爲工部侍郎以其事聞且言力轉每宴輒用妓樂服御
僭侈如王者強取部民女爲妾力轉亦訐瑄違法事帝兩釋焉。丁
亥僉都御史林聰振山東饑活饑民百四十五萬。夏四月甲午朔
以災異數見求直言。乙未免浙江被災稅糧。丁酉方瑛陳友討
蒙能餘黨克銅鼓藕洞一百九十餘砦覃洞上隆諸苗各斬其渠納
款李震亦進武岡克牛欄等五十四砦斬獲多湖廣苗悉平。丁未
錄囚。癸丑罷團營。帝之北狩也襄王瞻墡於諸王中最長且賢
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瞻墡上書請立皇長子
令郕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書至景帝立數日矣帝居南內瞻墡

又上書景帝請旦夕省膳問安帥羣臣朔望見無忘恭順帝復辟于
謙等以迎立外藩死頗疑瞻墡而襄國金符固在太后閤中又從宮
中得瞻墡所上二書乃賜書召之比二書於金縢甲寅瞻墡入朝宴
便殿避席請曰臣過開封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槩賢以誣逮下獄
願陛下加察帝立出槩以爲大理寺卿詔設襄陽護衛有司爲王營
壽藏及歸帝親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瞻墡逡巡再拜帝曰叔父欲
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謹受教目送
出端門乃還。乙卯孛來寇寧夏參將种興戰死。五月召羅綺爲
左副都御史綺鎮松潘七年威名甚震。遂溪教諭吾豫言于謙罪
當族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得已。先是遣都督
馬政往韃靼賜故伯顏帖木兒妻金幣孛來留之而使使入貢欲獻
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之不祥物耳獻否從爾便第無留
我使以速爾禍孛來尋以二千餘騎犯威遠衛都督李文帥師敗之
文英從子也。耿九疇上疏陳崇廉恥清刑獄勸農桑節軍賞重臺
憲五事帝皆嘉納。辛未柳溥備宣大邊。孫繼宗督五軍營戎務
兼掌後軍都督府事自景泰以前外戚無典兵者帝見石亨張軏輩
以營軍奪門故使繼宗參之後李賢以爲言帝曰初內侍言京營軍
非皇舅無可屬太后實悔至今賢曰侯幸淳謹但此後不得爲故事
耳帝曰然。帝欲遣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忠義前衛吏
張昭上疏曰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
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直隸山東
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蓐席鬻子女無售者
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瘞埋已成市鬻此可爲痛哭者也望陛
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振卹庶饑民可救奏下公卿
博議言雲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山東發帑
振饑不足召徐有貞及李賢議有貞謂頒振多中飽賢曰慮中飽而

不貸坐視民死是因噎廢食也遂命增給帑銀以振　御史楊瑄印
馬畿內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
權狀帝語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命吏部識瑄名
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瑄不許吉祥遂怨有貞幷忌賢欲
傾之帝方傾心委任有貞時屏人密語吉祥令小豎竊聽得之故洩
之帝帝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對曰受之有貞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
聞帝自是疏有貞會石亨西征還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時望周
斌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及御史
劉泰魏翰康驥將因星變劾亨吉祥諸違法事先一日給事中王鉉
洩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誣鵬爲己誅內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
爲永報讐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
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之曰彼帥將士
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
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
御史於獄榜掠備至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耿九疇羅綺主謀
六月甲午亦下獄論瑄鵬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帝諭吏部給
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王翺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
人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詔以玘等爲州判禎等爲知縣亨吉祥又
泣訴於帝謂瑄鵬誣劾內閣實主之己亥下有貞賢獄忽大風震雷
拔木發屋須臾大雨雹壞奉天門鴟吻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懼
其黨湯序亦上言上天示警宜卹刑獄帝感悟敕修省庚子釋九疇
出爲江西布政使有貞綺廣東賢福建並參政戍瑄鵬鐵嶺衛餘貶
知縣時望東鹿斌江陰鑑廣施文博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
冕衡山泰翰驥及玘禎等並復職　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入閣
預機務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
先生易之原不答　薛瑄在內閣帝數召見所陳皆關君德已見石

亨等亂政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久居此乎壬寅致仕
　贈鍾同大理寺左寺丞錄其子啓爲國子生尋授咸寧知縣啓請
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路費　薛瑄既致仕帝謀代者王翺薦修撰
岳正癸卯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旣登陛連稱善
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強仕吾北
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
軏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
爲誰帝曰岳正亨軏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
亨軏曰陛下旣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正以原官入閣
預機務翺又言李賢可大用甲辰留爲吏部左侍郎　巡撫貴州副
都御史蔣琳坐于謙黨棄市　石彪楊能與參將張鵬哨磨兒山寇
千餘騎來襲彪帥壯士衝擊斬把禿王奪其旗俘斬百二十人追至
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　石亨等憾徐有貞不已必欲殺之令人投
匿名書指斥乘輿云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爲之秋七月乙丑
追執有貞於德州幷士權下詔獄　丙寅夜承天門災丁卯躬禱於
南郊戊辰敕修省曰乃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
神有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用舍乖歟曲直不辨刑
獄冤歟征調多方軍旅勞歟賞賚無度府庫虛歟請謁不息官爵濫
歟賄賂公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附權勢歟羣吏弄法擅威福歟征
斂徭役太重而閭閻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
歟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此皆傷和致
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羣臣休戚惟
均其洗心改過無蹈前非當行者直言無隱　庚午復李賢尚書直
內閣如故石亨知帝嚮賢怒然無可如何乃陽與交驩賢亦深自匿
非宜召不入帝益親之顧問無虛日　許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
人浮蕩士多出其門晚參大政方欲杜門謝客而客惡其變態競相

騰謗爲石亨所忌改南京禮部侍郎 岳正素豪邁負氣敢言既爲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効湯序嘗奏災異請盡去奸臣帝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爲妖言錦衣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數十人皆得免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不問石彪自大同奏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吉祥及石亨恣甚帝頗厭之正從容言二人權太重臣請以計閒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殷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會承天門災正與原列吉祥亨罪狀疏留中正復極言亨將爲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既爲尚書可用盧彬爲侍郎二人俱譎悍若同事必相齮齕乘其隙可並去之徐有貞再下獄正復云用有貞則天變可弭帝皆不納及赦諭廷臣命正視草赦下舉朝傳誦而亨吉祥構蜚語謂閣臣賣直謗訕帝大怒坐便殿召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辛未謫正欽州同知 癸酉大赦楊瑄張鵬行半道放還或謂嘗詣石亨曹吉祥謝瑄鵬卒不往復謫戍廣西南丹衛 寧王奠培劾山西副使韓雍下獄奪官 刑部尚書軒輗致仕帝召見問曰昔浙江按察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篋乃卿耶輗頓首謝賜白金慰遣之 復郭昌武定侯襲瑄廣平侯李輿富陽侯薛忠安順伯王琮成山伯孟俊保定伯昌英之曾孫瑄容之子輿隆之孫忠斌從子琮通之子俊善之孫也 石亨曹吉祥以徐有貞更大赦恐其見釋言於帝曰有貞自擇封邑武功又撰券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爲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有貞詐譔制文當斬癸未詔赦之放之金齒 戊子進南和伯方瑛爲侯封陳友武平伯石彪定遠伯李文高陽伯楊能武強伯 辛卯大賚諸邊軍士 八月甲午以彗星屢見躬禱於上帝 貶許彬陝西參政既至致仕去 帝於宮中得王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命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視之 九月癸亥帝坐文華殿召太常寺少卿彭時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仍命入閣兼翰林院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帝所親擢者惟時與岳正而已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真君子也 岳正道鄉以母老留旬日陳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梏釗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乃以諫官處我耶帝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閒自爲像贊述帝前語末言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 冬十月丁酉賜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 石亨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李賢屬草疏薦吳與弼 壬寅遣行人曹隆齎璽書束帛徵之 帝憐建庶人無罪久繫欲釋之以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乃決左右或言不可帝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丙辰請於母后命牛玉往鳳陽釋文圭及其家屬居鳳陽婚娶出入自便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文圭孩提被幽至是年五十七矣未幾卒 命工部爲石亨營第 十一月甲子封衛穎宣城伯 廣

西田州頭目呂趙僞稱敵國大將軍帥衆劫掠南丹州又擄向武州總兵官武進伯朱瑛以聞甲戌命瑛討之瑛冕之子也　己丑免山東被災稅糧　加贈曹鼐太傅改諡文忠官其孫榮錦衣百戶　十二月壬辰封曹欽昭武伯　辛丑柳溥爲平虜大將軍充總兵官禦孛來於甘涼溥請以祥符知縣倪敬自隨許之改敬都督府都事踰年卒士頹惰之　尚寶司少卿凌信言糧艘從鎮江裏河爲便帝以爲然命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瀦奔牛新港　帝知毛忠被誣狀召還論福建斬馘功擢都督同知充左副總兵鎮守甘肅

二年春正月辛酉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籍其家贓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憮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一何多也石亨俛首不能對汝言尋死獄中　先是郭登召還言官劾登結陳汝言獲召鞫實論斬宥死降都督僉事立功甘肅　己卯上皇太后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明興宮闈徽號自此始辛巳詔告天下彭時欲推恩李賢謂一年不宜再赦時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父母七十與誥敕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即奏行之　朱瑛攻永福賊寨破之　章綸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貴倖招公卿飲綸辭不往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謫南京禮部　延綏副總兵楊信破寇青陽溝大獲二月乙巳封彰武伯佩副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如故尋破寇高家堡　戊申開雲南福建浙江銀場中官市雲南珍寶　京衛馬多耗太僕寺卿程信定期徵之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以奪門有寵庇諸武臣爲言太僕苛急請改隸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僕馬數勿使人知若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脫有警馬不給誰任其咎帝是之乃隸太僕如故　羅綺既貶官怏怏未赴閏月綺鄉人告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宦官刻香木爲王振形以葬綺微笑云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奏上捕綺下吏坐死籍其家陳所籍財賄於文華門示百官家屬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　己卯塞土木暴骸　帝問左右曩侍朕編修哲而長者安在左右以陳文對三月召爲詹事文乞終制不允　夏四月復設巡撫官戶部侍郎年富撫山東僉都御史程信撫遼東葉盛撫兩廣已又命李秉撫大同布政使芮釗撫甘肅陳翼撫寧夏王宇撫宣府崔恭撫蘇松諸府太僕寺卿李侃撫山西

石亨權倖人主無日不進見數預政事即不召必假事以入出則張大其勢市權利帝積久不能堪又厭曹吉祥驕橫嘗屏人語李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門爲之奈何賢見吉祥亨方用事顧忌不敢盡言因曰陛下唯獨斷則趨附自息帝曰向嘗不用其言乃怫然見於辭色賢曰願制之以漸孛來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帝色動賢言璽不足寶事遂寢亨益惡賢五月帝語賢曰閣臣有事須燕見彼武臣何故頻見遂敕左順門非宣召毋得納總兵官亨自此稀燕見亨嘗白帝立碑於其祖墓工部希亨指請敕有司建立翰林院撰文帝以永樂以來無爲功臣祖父立碑故事責部臣而令亨自立初帝命所司爲亨營第既成壯麗踰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踰若此帝頷之瑾克忠之子也　初于謙分遣降人南征陳汝言希宦官指盡召之還李賢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今已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　吳與弼至京帝問李賢曰與弼宜何官對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壬寅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疏辭賢請賜召問且與館次供具遂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義高特行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愧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帝曰宮僚優閑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時帝眷遇良厚而與弼辭益力又疏稱學術荒陋苟冒昧銜祿必且曠官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祕

閣書。帝曰欲觀祕書。勉就職耳。命賢爲諭意。　六月。孛來再入涼州。柳溥閉壁不出。惟陳友帥都指揮趙瑛等與戰。稍有斬獲。敵亦飽掠乃去。溥騙取數十級報捷。已而芮昭劾奏諸將失事狀。兵部請免友及毛忠罪。詔並宥。衞穎等召溥還。落太傅閒住。　初。景泰中復儲詔書有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自吏部尚書何文淵。及帝復辟。或傳朝命且逮捕。文淵縊。其子南京禮部主事喬新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於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逼之。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稽爲巡撫嘗薦黃玹。且代草易儲疏。秋七月。俱逮赴鞫。文淵妾斷指爲諸郎訟冤。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　吳與弼留京師二月。以疾篤請。李賢請曲從放還。以光曠舉。帝然之。賜敕慰勞。賚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上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十事。與弼始至京。賢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令坐於側。直大慍。出即謗與弼。與弼歸。知府張璝謁見不得。亦大慍。募人代其弟投牒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與弼諒非弟意。友愛如初。南昌張元禎遺書誚讓。直復筆其事於瑣綴錄。又言與弼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皆非實事也。　初。弋陽王奠壏訐寧王奠培反逆。巡撫韓雍以聞。遣官往驗。不實。會帝復辟。盡赦其連逮者六七百人。而戍其教授游堅。奠培由是憾守土官不爲禮。布政使崔恭積不平。王府事多持不行。奠培遂劾奏恭不法。恭與按察使原傑亦奏奠培陰事。及是按問。皆實。遂革其護衞。改爲南昌左衞。

癸卯。石彪爲平夷將軍。充總兵官。偕李文禦寇寧夏。　八月戊辰。孛來寇鎭番。　九月。南京督理糧儲缺官。帝問李賢大臣中誰曾居此職者。賢以軒輗對。且稱其廉。乃起左都御史。以往。時禮部尚書亦缺。帝問賢。賢曰。老成清介。無如耿九疇。帝命召之。既至。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　兩廣猺賊蠭起。列郡咸被害。將吏縮朒觀望。慶遠府同知葉禎到官。誓不與賊俱生。募健兒日訓練。峒酋韋父強數敗官軍。禎生禽之。　冬十月甲子。獵南海子。　壬午。陳友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勦寇寧夏。時帝憂邊警甚。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　十一月甲寅。免山東秋糧。　十二月。大河衞百戶閔恭言。南京並直隸各衞。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等衞倉。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竊見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直表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從之。

貴州東苗干把豬等僭僞號。攻劫都勻諸衞。命方瑛與巡撫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討之。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爲耳目。校尉逯杲以強鷙得大幸。擢至指揮僉事。委任之。杲乃摭羣臣細故以稱帝旨。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孫鏜宗兄弟並侵官地立私莊。杲劾奏懋等服罪。乃宥之。典莊者悉逮問。還其地於官。懋輔之子。瑾軏之子也。　鎭江知府林鶚言。府東七里港引江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跡濬之。令通舟。春夏啟閉。秋冬度壩。功力省便。巡撫都御史崔恭從其議。遂爲永利。

三年春正月甲辰。孛來二萬騎入掠安邊營。石彪楊信等禦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鬼力赤。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至野馬澗半坡墩。都督僉事周賢窮追不已。中流矢卒。都指揮李鑑亦戰死。寇大敗。生禽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賢嘗以失期下吏。得釋。感激誓死報。竟如其志。　韋父強之黨掠旗山。葉禎約守將救之。不聽。丙午。禎帥健兒出戰。拔被虜男婦下山。賊見官兵少。復來追。禎從子公榮等六十餘人殲焉。賊圍雖剿諸村。禎復帥三百人往救。約知府及守將爲後繼。皆不應。辛亥。道遇賊人頭山下。鏖戰。禎被數鎗。手刃賊一人。與子官慶及三百人皆死。橫南素無雹。是夜大雷電雹深尺許。賊驚駭。釋圍去。諸村獲全。事聞。贈禎參議。立廟祀之。　二月丁卯。遣御史及中官采珠於廣東。　李秉之督糧

儲也坐奪知府遣例被逮帝以秉過微宥之復任請浙墊關稅粟徵米備荒又發內官金保監淮安倉科索罪御史李周等左遷秉疏救帝怒將罪之會廷議復設巡撫大臣薦秉才遂命巡撫大同都指揮孫英先以罪貶職還衛總兵李文妄引詔書令復職秉至即斥之裨將徐旺領騎卒操練秉以旺不勝任解其官未幾天城守備中官陳例久病秉請易以羅付帝責秉專擅三月徵下詔獄門達幷以前奪知府敎御史及斥英等爲秉罪法司希旨斥爲民　瀧水猺鳳弟吉肆掠夏四月壬子朔葉盛督諸將破禽之　賜皇太子及德王見潾秀王見澍莊田　己巳進石彪陳友爵皆爲侯　白圭以谷種諸夷爲東苗羽翼宜先勦因同方瑛進青崖令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參將劉玉進谷種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克水車壩等一百四十七寨遂會兵青崖攻石門山克擺傷等三十九寨仍分兵四路進攻董農竹蓋甲底等四百二十七寨賊退守六美山合兵大進斬五千餘級生禽千把豬送京師伏誅瑛前後克砦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　六月辛酉復命巡撫官以八月集京師議事　石彪謀鎮大同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問得實震怒秋八月庚戌朔下彪錦衣衛獄石亨懼請罪帝慰諭之亨又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帝亦不許錦衣衛鞫彪得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命逮杲赴大同械其黨都指揮朱諒等七十六人尋命亨養病　己未禁文武大臣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官往來交通違者依鐵榜例論罪　乙亥免湖廣被災秋糧　石亨嘗遣京衛指揮裴瑄出關市木遣大同指揮盧昭追捕亡者至是事覺法司請罪亨帝猶置不問　帝復問李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卽非順且爾時亦幸而成功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郕王不起羣臣表請陛下復位安用擾攘爲此輩又安所得邀陞賞招權納賄安自起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帝曰然九月革奪門冒功降吏部左侍郎孫宏都督杜清等官　建安縣老人賀煬言令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遠滿九載年幾七十苟且貪污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士亦當推舉景泰朝錄先賢顏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祀然有官無祿宜班給以昭崇儒之意黃幹劉爚蔡沈真德秀配祀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呂昌之請然未入祀辟宜增補預備義倉本以振貧民乃豪猾多冒支不償致倉廩空虛乞令出粟義民各就里內饑民同有司散放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冬十月己未幸南海子　法司再鞫石彪言彪初爲大同游擊以代王仕壥增祿爲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款彪出歌妓行酒彪淩侮親王罪亦當死因劾亨招權納賕肆行無忌與術士鄒叔彝等私講天文妄談休咎宜置重典庚午命錮彪於獄亨閑住罷朝參時方議革奪門功遂窮治亨黨由亨得官者悉黜冒奪門功者許自首改正朝署一清　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囚謂之朝審後以爲常　安南黎琮弒其王濬而自立琮濬之庶兄也　十一月癸巳振湖廣饑　南和侯方瑛卒於鎮年四十五帝震悼賜諡忠襄瑛天資英邁曉古兵法嘗上練兵法及陳圖老將多稱之爲人廉謙和不伐所至鎮以安靜民思之久而不忘　十二月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　賀煬復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而師儒鮮積學草野小人夤緣津要初解免園之策已厠鴞薦之羣及受職泮林猥瑣貪饕要求百故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詞生徒亦往往玩愒歲月倖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耄倖博一官但廑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帝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四年春正月寇二萬騎入榆林楊信擊卻之追奔至金雞峪斬平章

阿孫帖木兒還所掠人畜萬計　戊子致仕大學士高穀卒年七十穀美丰儀樂儉素位至台司儆廬瘠田而已　遼東都指揮夏霖恣爲不法僉事胡鼎發其四十罪程信以聞下霖錦衣衛獄門達言信不當代奏帝責令陳狀都御史寇深劾信徵下獄降南京太僕寺少卿　逯杲奏石亨怨望與其從孫進士後等造妖言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跡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癸卯下亨錦衣衛獄坐謀叛律斬沒其家貲　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布政使賈銓蕭晅梁棨按察使劉孜知府王恕等二月戶部缺尚書王翺欲擢銓帝問李賢賢曰聞其名未見其人也已奏銓貌寢因舉年富左右巧阻者衆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爲賢也特召任之而使銓代富拜晅禮部尚書先是尚書缺多用布政使自晅後遂無拜尚書者晅用道之子棨瓚之子也　壬子獞陷梧州　癸亥石亨死獄中丁卯彪後並棄市杜清流金齒亨僮僕皆被收御史高明言不宜坐得免者百人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僉都御史韓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敬亦得免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廕然一門二公侯蓄材官猛士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勢盛而驕多行不義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爲帝所疑遂及於禍帝以逯杲發石亨奸益加倚重杲益發舒白遣校尉偵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門多進妓樂貨賄以祈免親藩郡王亦然無賄者輒執送門達鍛鍊成獄天下朝覲官大半被譴逮一人數大家立破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　崔恭大治吳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目曹家港爲都堂浦　三月選庶吉士帝命李賢盡用北人南人必若彭時者方可賢以語時俄中官牛玉宣旨時謂玉曰南士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選十五人南六人與焉　戊戌免南畿被災秋糧　夏四月己酉分遣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督銀課　壬子襄王瞻墡來朝命百官朝王於邸又命王詣昌平謁三陵及辭歸禮送加隆且敕王歲時與諸子得出城遊獵蓋異數也　五月壬午免畿內浙江被災秋糧　己亥罷中官督蘇杭織造　六月癸亥免湖廣被災稅糧　安南人誅黎琮立濬之弟灝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自五月雨至是月淮水决沒軍民田廬辛卯遣使振卹　命中官往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增織綵幣七千匹工部侍郎翁世資以東南水潦民艱食議減其半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難之世資請身任其咎乃連署以諫帝果怒詰主議者榮等委之世資遂下獄謫衡州知府　八月甲子孛來三道入寇詔大同總兵官李文宣府總兵官楊能禦之文按兵不戰癸酉孛來入雁門大掠忻代朔諸州九月庚辰圍大同右衞庚寅撫寧伯朱永都督白玉鮑政備宣府邊　甲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初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詭稱唐後聚衆萬餘僭稱王建元武烈署故賊首蒙能子聰僞總兵官遣之銀印敕書縱兵剽掠震動遠近貴州湖廣總兵官李震進擊大破之添保僅以身免潛入鬼池紋洞諸寨誘羣苗出掠中林龍里震擊禽之送京師伏誅　冬十月甲子閱京營將領射於西苑　戊辰幸南海子　十一月丁酉閱隨操武臣騎射於西苑　兩廣猺獞陷開建殺官吏帝趣進兵閏月都督同知歐信破賊化州之馬里村再破之石城斬海南衞反者邵瑄　己未幸鄭村閱甲仗軍馬　貴州西堡蠻賊聚衆焚劫鎮守中官鄭忠等擣川寨都司及宣慰安隴富兵四萬進勦十二月至阿果禽賊首楚得隆等追奔至白石崖焚其巢而還　石亨既敗帝從容謂李賢王翺曰徐有貞何大罪爲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之徙也拊馬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及歸士權往候之絕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

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重士檻　徵李文下獄宥死立功延綏
楊信代鎭大同　時歲有邊警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李賓外籌邊
計內請寬百姓罷一切征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蘇息年富在戶部酌
贏縮謹出納躬親會計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
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亦大理
五年春二月己卯免山東被災稅糧　丙申都督僉事顏彪爲征夷
將軍充總兵官討兩廣猺賊時兩廣盜蠭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
不敢戰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葉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
城池者始以聞餘止類奏爲兵部所駮不行　三月壬子免蘇州松
江常州鎭江被災稅糧　李震勒城步猺獞攻橫水城溪莫宜中平
諸砦皆破之長驅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興軍甲寅克十八團諸
猺前後俘斬數千人　夏四月和勇充游擊將軍統降夷千人往兩
廣討猺賊　癸巳兵部侍郎白圭督陝西諸邊討李來　五月丁未
免河南被災秋糧　劉實爲南雄知府商稅巨萬舊皆入守璽實無
所私中官裴可力至南雄入譖言府僚參謁留實折辱之民競前擁
之出可力慚將召謝之實不往可力去至韶州聞韶人言南雄守且
訟於朝矣懼馳奏誣實毀敕大不敬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
官二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食麤衣敝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
以是忤朝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瘐死實苦節自持政務
紛遝未嘗廢書士大夫重其學行其歿也南雄人哀而祠之　初逯
杲誣弋陽王奠壏母子亂帝令寧王奠培具實以聞復遣駙馬都尉
薛桓與杲按問奠培奏無是事杲按亦無實帝怒責問杲杲懼執如
初帝竟賜奠壏母子自盡焚其屍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數尺人咸
以爲寃　六月丙子李來以數萬騎分掠西寧莊浪甘肅諸道入涼
州毛忠鏖戰一日夜矢盡力疲賊來益衆軍中皆失色忠意氣彌厲
拊循將士復殊死鬭賊見終不可勝而援軍亦至遂解去忠竟全師

還　壬午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孫鏜充總兵官帥京營軍討李
來　初弘農衛指揮使李斌構殺千戶陳安爲安家所訴下巡按御
史邢宥覆讞石亨屬宥薄斌罪已校尉言斌素藏妖書謂其弟健當
有大位欲陰結外藩爲亨報讐逯杲以聞下錦衣獄遂坐斌謀反
帝命廷臣會訊畏杲不敢平反斌健俱置極刑坐死者二十八人
石亨之敗也曹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
取諸達官亦恐吉祥敗而己黜皆願盡力效死曹欽問客馮益曰自
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逯杲本
由吉祥及亨進訐亨致死復奏吉祥欽陰事吉祥欽大恨欽私掠家
人曹福來爲言官所劾帝令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
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決時甘涼告警孫鏜受命西征秋七
月己亥朔與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將以翼日陛辭吉祥欽及揚序
等謀將以翼日昧爽欽擁兵入吉祥以禁軍爲內應謀定欽召諸達
官夜飲都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草奏叩長安右
門自門隙投入帝急令內廷集兵縛吉祥守皇城諸門敕京城九門
勿啓欽知亮逸中夜馳往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東朝房以杲頭示
賢曰杲激我也將殺賢王翺力救免之令草奏釋己罪殺都御史寇
深於西朝房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堧甎石塞諸
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鏜走張瑾家邀兵擊賊瑾不敢出鏜倉卒復走
宣武街急遣二子輔軏呼征西將士紿之曰刑部囚反獄獲者重賞
衆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庚子黎明遂擊欽於東長安門欽轉攻
東安門吳瑾將五六騎道遇之力戰死欽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
之火熾欽不得入鏜兵追及之其黨稍散鏜遂逐欽斬其弟鉉鐸軏
斫欽中膊軏亦被殺趙榮策馬大呼於市曰曹賊作逆壯士同我討
罪果有至者即帥之往賢密疏請禽賊黨時方擾擾不知賢所在得
疏帝大喜賢裹傷入見慰勞之駙馬都尉石璟帥衆殺賊禽其黨脫

脫欽知事不成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督衆拒鏜力戰會大
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殺其弟鐸屠其家將士猶妄殺
至剽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戶副都御史林聰署院事急令獲賊
者必生致濫殺爲止癸卯磔吉祥於市夷其族湯序馮益等皆伏誅
錦衣官校悉逮欽姻識曹遂榮亦在繫中人知其冤莫敢直聽辨出
之其他濫雪者甚衆　丁未免南畿被災稅糧　庚戌大赦求直言
丁巳河決開封水深丈餘周王後宮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
無算襄城縣治亦被決命工部侍郎薛遠往治之遠祥之孫也　進
孫鏜爵爲侯贈軏百戶世襲贈吳瑾涼國公諡忠壯寇深諡莊愍趙
榮兼大理寺卿食二俸　戊午都督馮宗充總兵官禦孛來於河西
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參贊軍務　辛酉孛來上書乞和使
指揮詹昇齎敕往諭孛來遣使隨昇來貢請改大同舊貢道由陝西
蘭縣入許之　石亨曹吉祥相繼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
曰正有老母得放歸田里幸甚八月釋正爲民　九月壬戌京師地
震有聲　冬十月壬申以西邊用兵令河南山西陝西士民納馬者
予冠帶　韃靼阿羅出帥衆潛入河套居之其地三面皆黃河西自
寧夏衞東北歷舊豐州三受降城舊東勝衞東至山西平虜衞界延
袤二千里饒水草洪武初爲內地後東勝衞以曠絕內徙至是其地
始爲虜有　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壬戌幸南海子　陳循自
貶所上書自訟十二月釋爲民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及得志恣
甚勢出達上欲傾達達惴惴爲杲用不敢縱杲死達勢遂張欲踵杲
所爲益布旗校於四方告訐者日盛中外重足立朝野相顧不自保
帝益以爲能李賢極言之不能救也
六年春正月白圭等分巡西邊圭遇敵固原川王竑遇敵於紅崖子
川皆破之敗孛來使臣仍從大同入麻兒可兒復與孛來相仇殺麻
兒可兒死衆共立馬古思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自是諸部長益各
專擅小王子稀通中國傳襲世次多莫可考　戊申孛來遣使入貢
復設提督學校官各賜敕諭十六條俾奉行之　顏彪葉盛勒大
藤峽猺賊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斬三千二百七十一級復所掠男婦
五百餘口　二月癸酉諭孛來　三月癸丑召馮宗等還王竑仍留
鎭　夏四月壬申免河南被災秋糧　五月庚子顏彪討平兩廣諸
猺時兩廣賊甚熾諸將多濫殺冒功葉盛屬參議朱英督察參將范
信誣宋泰永平二鄉民爲賊屠戮殆盡又欲屠進城鄉英馳訊悉縱
去信忿留師不還英密請於盛檄信班師一方始靖潮州賊羅劉寧
等流劫遠近屢挫官兵英會師破滅之還所掠人口數千別置一營
以處婦女人莫敢犯　四川山都掌蠻出沒爲患敕松潘總兵官許
貴馳勦之貴會兵敘州追討昔乖仵莫洞都夜三寨分兵兩哨克硬
寨四十餘斬首一千一百餘級　己未免陝西被災秋糧　六月戊
辰淮王祁銓來朝　李震帥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桂嶺橫江諸砦
破猺俘斬二千八百餘人　秋七月淮安大水潮溢溺死鹽丁千三
百餘人　八月呂原遭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詔葬畢即起視事原
乞終制不允初原兄本爲景州訓導父嗣芳就養官舍與本相繼卒
貧甚不能歸至是原乃之景州啓父兄殯歸葬舟中寢苫哀毀體素
豐遂至羸瘠　九月乙未皇太后崩　門達以囚多獄舍少不能容
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報可　致仕吏部尚書王直卒直方面修
髯儀觀甚偉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爲尚書十四年
年益高名德益重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　閣臣以皇太后喪
請改孟冬時享於除服後從之　冬十一月甲午葬孝恭章皇后帝
生母人卒無知之者　呂原抵家甫襄事而卒年四十五贈禮部左
侍郎諡文懿原內剛外和與物無競性儉約分祿卹宗姻身無紈綺
歸裝惟賜衣數襲　顏彪亦濫殺謗者以咎葉盛十二月以贊軍御
史吳禎爲僉都御史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　帝將以谷登爲甘肅

副總兵李實言登不任劉玉老成玉方以曾吉祥黨謫海南副千戶詔復以爲都督僉事右副總兵鎮守涼州　帝問李賢孰可代呂原者曰柯潛可出告王翺翺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抑之即已舉潛宜再入請明日賢入見如翺言

七年春二月壬戌詹事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戊辰會試天下舉人試院火監察御史焦顯鎖其門不聽出焚死者九十餘人國子監丞閻禹錫言舉子遭火者多平昔有學之士一夕無辜抱忠而死乞賜進士名色以表其門禮科給事中何琮等劾禹錫奏對失實下錦衣衛獄鞫之禹錫薛瑄弟子也　李賢言給事中孔公恂至聖後賓善司馬恂宋溫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語皇貴妃周氏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傅貴妃具冠服拜謝宮中傳爲盛事　己丑晦夜空中有聲帝欲禳之命李賢撰青詞賢言君不卹民天下怨叛厥有鼓妖請行寬卹之政輕刑已責蠲逋罷礦等九事又請罷江南織造清錦衣衛獄止邊臣貢獻停內外采買帝難之賢爭執數四同列皆懼賢退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可卷舌偷位耶賢委任最專每獨對良久方出遇事必召問可否或遣中官就問賢務持大體尤以惜人才開言路爲急時勸帝延見大臣有所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之及入對帝訪文臣請問王翺武臣請問馬昂兩人相左右故言無不行而人不病其專　三月壬寅旱詔行寬卹之政停各處銀場　復令王竑督漕撫淮陽淮人聞竑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　御史李蕃巡按宣大或告其擅撻軍職用軍容送迎下門達治夏四月壬午逮至京枷於長安門尋死　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召還帝難其代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召見越偉服短袂進止便利帝喜擢右副都御史以行甫至遭母憂奪情視事越乃繕器甲簡卒伍修堡砦減課勸商爲經久計　丙戌復遣中官督蘇杭織造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黃衣閱兵帝怒命門達遣官執之籍其貲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以下十人及先後巡按御史吳𢒰等四人下獄臣等停俸杞等謫縣丞　校尉言遼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妄作威福甲寅逮璡六月丁卯逮祺並下門達治祺亦枷長安門數日死初達欲行督責之術其同列呂貴曰武臣不易犯曾欽可鑒也獨文吏易裁耳達以爲然故文吏禍尤酷陝西督儲參政婁良按察使錢博僉事李觀湖廣參議李孟芳福建僉事包瑛四川巡撫田斌雲南巡按御史張祚清軍御史程萬鍾刑部郎中馮維孫瓊員外郎貝鈿給事中黃甄皆以校尉言下獄瑛守官無玷不勝憤自縊死其他多遣戍湖廣諸生馬雲罪黜詐稱錦衣鎮撫奉命緝事布政使孫毓等八人咸賂祭事覺法司請逮問卒不罪雲李賢數言錦衣官校恣橫爲劇患請禁止帝召達戒諭之達怙寵益驕賢乘閒復具陳達罪帝復召戒達達遂譖賢受陸瑜金酬以尚書帝疑之不召者半載曰去賢行專用時矣或以告彭時時瞿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賢去時不獨留語聞帝意乃解　陶魯秩滿葉盛上其績秋七月就遷魯新會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州同知仍知縣事

庚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皇后爲帝言宣宗后胡氏賢而無罪廢爲仙師其歿也人畏孫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因勸帝復其位號帝以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庶稱陛下明孝閏月甲戌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陵寢不祔廟　貴州洪江賊苗蟲蝦等僞稱侯王攻劫鎮遠國寨戊寅命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李安等分道進討賊退守平坤寨官兵追至清水江斬賊渠飛天猴等破砦二百復赤豁楠洞長官司賊平　寧陽侯陳懋卒年八十四贈寧國公謚武靖懋倚髯偉貌聲如洪鐘胸次磊落敬禮士大夫靖難功臣至天順時無在

者惟懋久享祿位數廢數起卒以功名終　八月乙未會試天下舉人　丙辰致仕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節儉寬厚歷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稱耆德在禮部久表賀祥瑞皆首署名又薦妖人龔謙道士仰彌高時頗譏之　兩廣所在盜起將吏不能定范信守潯梧猺盡在境內陰納猺賂縱使越境流劫約毋犯己於是雷州廉州高州肇慶諸府悉被寇九月甲戌命廣西總兵官泰寧侯陳涇將數千人駐梧州與廣東總兵官歐信會兵討猺賊信等時有斬獲而賊勢不衰涇瀛之弟也　冬十月丁酉振西安諸府饑

丁未吳禎節制兩廣諸軍討猺賊　西安水泉鹵不可飲巡撫都御史項忠為開龍首渠及皁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　初福建賊李宗政等起上杭屢攻城為都指揮僉事丁泉所御已而賊轉熾巡按御史伍驥入境立馳入汀州調援兵四集乃單騎赴賊壘諭以禍福賊感悟泣下歸附者千七百餘戶惟宗政負固不服驥與泉深入破之泉力戰為賊所害驥弔死卹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驥冒瘴癘成疾班師至上杭而卒　門達勢傾朝野廷臣多下之袁彬恃帝舊恩獨不為屈達深銜之知彬妾父千戶王欽誆人財奏請下彬獄論贖徒還職初錦衣力士趙安役於彬後謫戍鐵嶺衛赦還改府軍前衛有罪下獄達坐安改補府軍由彬請託故十一月復請逮治彬帝欲法行語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還我達遂捕彬榜掠誣彬受石亨曹欽賄用官木為私第索內官督工者瓢瓦奪人子女為妾諸罪名軍匠楊塤不平擊登聞鼓為彬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達方欲陷李賢遂拷掠塤教以引賢塤即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立奏聞請法司會鞫塤午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并訊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塤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門錦衣教我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問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衛帶俸閒住錮塤於獄　癸酉大藤峽賊入梧州時陳涇駐兵城中方會太監朱祥巡按吳璘副使周璹僉事董應軫參議陸禎都指揮杜衡土官都指揮岑瑛等議調兵夜半賊駕梯上城涇等不覺遂入府治劫庫放囚殺死軍民無算大掠城中執璹為質殺訓導任璩涇等倉卒無計惟擁兵自衛隨軍器械并備賞銀物皆為賊有致仕布政司宋欽方家居聞變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為所害賊聲言官軍若動則殺周副使涇等乃遣人與賊講解晡時縱之出城賊既出方縱璹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事聞徵涇下獄論斬尋宥之朝廷猶倚范信乃命歐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涇鎮廣西而擢范信都督僉事充副總兵鎮廣東廣東賊勢愈甚劫掠不止信語人今賊仍犯廣東亦我遣之耶　包瑛既自縊刑部獄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壬午下右都御史李賓及林聰於錦衣衛獄　十二月辛卯下刑部尚書陸瑜侍郎周瑄程信於錦衣衛獄尋俱釋之　永昌涼州莊浪塞外諸番屢為邊患毛忠與總兵官衛穎分討之忠先破巴哇諸大族其昝咂馬吉思諸族他將不能下者忠復擊破之

八年春正月乙卯帝不豫臥文華殿有閒皇太子於帝者帝頗惑之密告李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己未皇太子攝事於文華殿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己巳帝大漸口占遺詔始命罷宮妃殉葬又命定后妃名分皇太子過百日成婚凡四事付閣臣潤色彭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中官復命帝亦為隕涕庚午帝崩年三十有八　乙亥太子即位大赦天下免明年田租三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鎮守內外官諸邊鎮守內官正統閒所無者悉罷之下番使者緝事官校皆召還

編修張元禎疏請行三年喪不省　赦羅綺爲民還其資產　陳
文旣入閣數撓李賢以自異曰吾非若所爲也侍讀學士錢溥與文
比舍居交甚歡溥嘗授內侍書其徒多貴幸來謁必邀文共飲英宗
大漸東宮內侍王綸私詣溥計事不召文文密覘之綸言帝不豫東
宮納妃如何溥謂當奉遺詔行事已而英宗崩賢當草詔文起奪其
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綸溥定計欲逐賢以溥代而以兵部侍郎
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時帝初立綸自謂當得司禮氣張甚
英宗大殮綸衰服襲貂帝見而惡之太監牛玉恐綸軋己因數其罪
逐之去溥謫順德知縣雍浙江參政詗所建順天府尹王福通政司
參議趙昂南寧伯毛榮都督馬良馮宗劉聚錦衣衛僉事門達等皆
坐謫雍亦文素所不悅者榮勝之子也達調貴州都勻衛帶俸差操
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二月逮治論斬沒其貲鉅萬指揮張山同謀
殺人罪如之子序班升從子千戶清壻指揮楊觀及其黨都指揮牛
循等九人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錄貰達謫戍南丹衛　庚子始命
中官傳旨授工人爲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
十人時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澤者不可勝數　召袁彬復掌
錦衣衛事　詔廷臣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皇后
久病不當稱太后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李賢曰遺詔已定何
事多言彭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
聖德非小頃之中官傳貴妃旨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
稱太后者宣德閒有故事賢色變目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閒不同
胡后表讓位退居別宮故在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
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
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厲聲怵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臣義不
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

言之議遂定及將上寶冊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皇后宜加兩字以
便稱謂三月甲寅朔尊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越
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
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語聞包言甚愧　日黯無光李賢偕
同官言曰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
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息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翼日又言天時未
和由陰氣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閒選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
怨尤甚宜放還其家帝從之戊午放免宮人中外欣悅　廣東賊羅
劉寧黨楊輝已撫復叛與曾玉謝瑩分據寶龍石坑諸洞攻陷江西
安遠劇閩廣閒已欲攻程鄉僉事毛吉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
七百人抵賊巢先破石坑斬玉次擊瑩馘之復生禽輝諸洞悉破俘
斬千四百人　丙寅毀錦衣衛新獄　侍讀周洪謨言人君保國之
道有三曰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攘外侮力聖學之目一曰正心修內
治之目五曰求真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卹漕運攘外侮之目六
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器足饋饟靖邊陲帝嘉納焉　復郭
登定襄伯充甘肅總兵官奏邊軍償馬艱甚至鬻妻子乞借楚慶肅
三王府馬各千匹官酬其直從之　御史呂洪等請復岳正楊瑄官
從之初正得罪都督僉事季鐸乞得其宅至是敕還正瑄尋遷浙江
副使張鵬亦復原官超擢福建按察使　癸酉詔內閣九卿考覈天
下方面官　戊寅復立團營分爲十二命孫繼宗提督之　年富以
陝西頻用兵而治饟者非人請黜左布政使孫毓用右布政使楊璿
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俊王翺論富侵官請下於理富力辨曰爲
賢爲國非有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爲黜毓　御史陳選言韃靼
部落孛來最強又密招三衛諸番相結屯住去冬來朝邀我賞宴窺
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關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
不利軍士不操習甚至富者納月錢而安閒貧者迫飢寒而逃竄邊

備廢弛緩急何恃乞敕在邊諸臣痛革前弊其鎮守備禦等官亦宜以時黜陟俾能者知奮怠者知警至阨塞要害之處或益官軍或設營堡或設墩臺咸須處置得宜歲遣大臣巡視庶邊防有備寇氛可戢報聞　夏四月癸未朔日當食不見　戶部尙書年富卒賜諡恭定富廉正強直終始不渝然性好疑尤惡干請屬吏黠者故反其意嘗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卽不行故言可富輒爲所賣　國子監生封登言潯州夾江諸山巉峭巀嶪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渡號大藤峽最險惡地亦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諸蠻倚爲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洞以百計仙人關九層崖極險峻峽以南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倍於藤峽又南則爲府江其中多冥巖奧谷絕壁層崖中產猺人藍胡侯槃四姓爲巨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自景泰以來嘯聚至萬人隳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應之其勢益張渠長侯大狗嘗懸千金購莫能得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煽動所至邱墟爲民害乞選良將多調官軍狠兵急滅賊報聞　五月丁巳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敕羣臣修省李賢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有司請造幽薄賢言內庫尙有未經御者今恩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爲此帝卽日寢之　庚申葬睿皇帝於裕陵廟曰英宗　張元禎陳三事一勤講學願不廢寒暑所講必切於修德爲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諱爲諱講退更凝神靜味驗之於身心政化講官令大臣公舉剛明正大之人不拘官職大小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面陳可否陛下親臨決其是非暇則召五品以下官隨意問以時事得失利病令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兩京堂上官賢否如有不盡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爲進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則大臣皆得其人於是命之各言其所屬及方面郡縣官之賢否付內閣吏部陞黜之中外羣臣有剛正敢言者舉爲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其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所舉之人感其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　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者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舊制毋許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　南京左都御史軒輗以老乞骸骨不待報徑歸抵家趣具浴欠伸而卒輗孤峭褊隘遇人無賢否拒不與接都御史張純置酒延客輗惡其汰不往徹饌遺之亦不納御史有訐人陰私者輒擬其能衆頗不直輗然清操聞天下與耿九疇齊名語廉介必曰軒耿　初哈密忠順王卜列革卒母弩溫答失里主國事親屬無可繼命國人議當襲者久不定頭目阿只等言脫歡帖木兒外孫把塔木兒官都督同知可繼王母謂臣不可繼君而安定王阿兒察與忠順王同祖請以爲嗣阿兒察以哈密多難力辭不行哈密素衰微又婦人主國衆益離散韃靼癿加思蘭乘隙襲破其城大肆殺掠王母帥親屬部落走苦峪猶數遣使朝貢且告難朝廷不能援降敕令其國人速議當繼者　六月致仕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尙書諡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嘗曰自朱子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學者宗之　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秋七月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言山陵甫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竊自安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明年議行時已行冊禮不能用

壬申立吳氏爲皇后 八月癸未御經筵甲申命儒臣日講給事
中張寧請講大學衍義從之 給事中蕭斌御史呂洪等共薦王竑
李秉可大用下廷議王翺李賢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夢卜求賢今獨
不能從輿論所與乎卽召竑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命下朝野
相慶 洮岷羌叛項忠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
聽臣便宜從事報可忠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 詔修英宗
實錄總裁欲革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爲比編修尹直辨曰實
錄有初爲大臣後爲軍民者方居官時則稱某官某旣罷去而後改
稱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書王書叔如故豈有逆計其反
而卽降從庶人之號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廢景泰帝則爲宗廟社稷
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於母后當定傾危難之中微
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雖易儲失德然能不惑於盧忠徐正之言卒全
兩宮以至今日其功過足相準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初孫太后
宮人萬氏侍帝於東宮機警善迎帝意遂擅寵皇后既立摘其過杖
之遂譖后於帝帝怒癸卯廢后別宮歸罪於太監牛玉下獄謫孝陵
種菜其從子太常少卿綸甥吏部員外郞楊琮並除名姻家懷寧侯
孫鏜閒住后父都督同知俊戍邊 冬十月壬辰立王氏爲皇后萬
妃寵冠後宮后處之澹如以故得安 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姚夔
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壇行香張寧言無益徒傷大體乞禁止
帝是其言令自後僧道齋醮百官不得行香 南京右僉都御史高
明言留都春夏淫雨請修人事以回天意 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
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置
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 甲午立武舉法令天下文武官舉通曉
兵法謀勇出衆者各省撫按三司直隸巡按御史考試中式者兵部
同總兵官於帥府試策略教場試弓馬答策二道騎中四矢步中二
矢以上者爲中式 時納馬入監者至萬餘人十一月高明請區別

薦郎中孫瓊陳鴻漸梅倫何宜主事宋琰皆端方廉潔恬於進取宜
顯擢以風有位疏下所司 王徽等言陛下冊立中宮此何等事而
賊臣牛玉乃大肆奸欺中宮既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京
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內閣大臣身居輔弼
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肆欺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輒
爲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
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爲甚請幷罪賢等爲大臣不忠
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宮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
玉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
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
玉若又不思患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玉者哉夫宦官者無事之時
似乎恭順一聞國政卽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將
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
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饋
獻珍奇伊優取媚卽以爲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卽以爲不
肖而朝夕讒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讒謗者被
斥恩出於內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內官弟姪受
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廣營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內心實在
外內外交通亂所由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
也臣等職居言路不爲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詔謂妄言邀譽
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徽普安王淵茂州朱
寬潼川李翔寧州李鈞綏德疏蓋鈞筆也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
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瑄言尤切幾得罪徽至普安興學校教士卻
土官賄治甚有聲 德陽人趙鐸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連
番衆數陷城殺將吏遣其黨何文讓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都督僉
事何洪斬悟昇生禽文讓鐸將逼成都官軍分三路討之洪偕都指

揮寧用趙彰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卻洪乘勝陷陳後軍不繼爲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衆力竭而死洪勇敢善撫士號令嚴蜀將無及之者既死官軍奪氣未幾都指揮僉事劉雄追賊羅江大水河手馘數人賊連敗千戶周鼎傷雄前救之徑犇賊陳叢刺死　十二月延綏參將房能請搜河套除潛寇築營堡製利器下兵部議　甲辰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羣臣除贓罪外所犯罪名記錄在官者悉與湔滌其後歲以爲常　廣西猺侵湖南夜入桂陽州大掠李震遣兵分道追擊連敗之俘斬千餘人　是年兩畿川廣荊襄盜賊大起道路不通

明紀卷第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廣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憲宗紀一 起成化元年乙酉訖成化七年辛卯凡七年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乙卯享太廟。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時將用兵兩廣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不可衆以雍新得罪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當用竑非罪廢者耶甲子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討廣西叛猺都督和勇充遊擊將軍以所部從征侍郎薛遠督御史劉慶汪霖紀功。王竑條上進勦事宜且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攜私人妄冒首功。編修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何洪之死也綿竹典史蕭讓帥鄉兵擊趙鐸破之官兵頻進擊其黨稍散去鐸勢孤帥餘賊趨彰明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而參將周貴直擣其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儀亟進斬鐸賊盡平。泗城土官岑豹聚衆四萬攻劫上林長官司殺土官岑志威據其境土兵部請調兵禽捕從之未幾豹死。二月戊子祭社稷。甲午耕耤田。新會告急副使毛吉帥陶魯及指揮閻華合軍萬人至大磴破賊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衆失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衆競取財物賊馳下殺百戶華亦馬蹶爲賊所殺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止軍吏勸吉避吉曰衆多殺傷我獨生可乎言未已賊持槍趨吉吉且罵且戰手劍一人斷其臂力屈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八日始得屍貌如生吉之出軍也齎犒千金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憫吉家貧以所餘授其僕使歸治喪忽僕婦坐中掌作吉語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亟還官毋污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

御史趙敔爲前少保于謙訟冤幷言郎中吳節御史葉琪無罪當復職下所司亟行。三月戊申朔孛來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禦卻之宏亨之孫也。王竑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役禁軍於是命竑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竑以擇兵不若擇將共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庚戌四川山都掌蠻亂。河南布政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荊襄流民會恕丁母憂詔奪喪兩月卽起視事恕辭不許。丁巳釋奠於先師孔子。初岳正還朝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爲南京祭酒正不悅忌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嗾之張寧倡六科論救王徽等亦讓與內閣忤會兵部淸理貼黃缺官夏四月王竑偕諸大臣舉正侍郎寧僉都御史任其事詔以爲私出正興化知府寧汀州知府幷罷會舉例竑憤然曰吾尙可居此耶卽引疾求退帝方倚用竑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竑請益切。初西華人劉通有膂力縣門石獅重千斤隻手舉之因以爲號流民聚荊襄間通竄入爲妖言潛謀倡亂石龍者號石和尙聚衆剽掠通遂與起兵僞稱漢王建元德勝。五月辛酉大雨雹壬戌避正殿減膳敕羣臣修省。大藤峽賊三千餘陷南平縣劫縣印殺典史周畝擄其妻子。先是革諸奪門功封爵惟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襲如故指揮同知薰源等授例乞復六月庚子帝用李賢言幷奪瑾宗爵授瑾錦衣衛指揮使宗金吾衛指揮使時論益大快之宗善之子也。守備靖州都指揮同知莊榮奏貴州黎平諸府密邇湖廣五開衛非大將統領不可秋七月命李震兼鎮貴州。己酉免天下屯糧十之三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猶存其後屯田多爲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帝頗議釐復而視舊所入不

能什一　設四川鄰水樂至東鄉資陽四縣　辛亥贈死事廣東副使毛吉爲按察使海康知縣王騏爲同知各錄一子入國子監　李震獲賊首苗蟲蝦　給事中袁芳等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離南陽荊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收乞敕官司振濟會南京吏部郎中夏寅考滿入都亦言徐州旱澇民不聊生飢餒切身必爲盜賊乞特遣大臣鎮撫蠲租發廩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禁絕淮徐濟寧軍士赴京操練然其地實南北要衝宜各設文武官鎮守訓兵屯田常使兩京聲勢聯絡倉卒可以制變章下所司惟不從其設文武官一事甲子命王恕以浙江河南巡撫等各振其屬八月丁丑工部侍郎沈義僉都御史吳義振卹兩畿饑民　辛巳瘞暴骸　庚寅毛里孩犯延綏總兵官房能敗之　九月己未兵部尚書王竑致仕竑爲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以未竟其用爲惜既去名益重然帝頗不悅中外薦章百十上並報寢初竑號其室曰戇庵既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　陝西數苦兵項忠言三邊大將遇敵逗遛雖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踰年不聞有一人應詔陝西土風強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　冬十月大藤峽賊入藤縣城掠官庫刼縣印總兵官歐信以聞趙輔與諸將議方略皆主邱濬說請令和勇帥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韓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直擣大藤峽南可援高肇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雍雍等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曰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十一月師次潯州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爲嚮導雍見卽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信等爲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督都指揮白全等爲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參將孫震等爲二哨從水路入別遣指揮潘鐸等以兵分守諸山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懼先移其累重入桂州橫石塘諸處乃於山南各寨立柵自固多置滾木礧石鏢槍藥弩憑險拒守十二月甲戌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雍等督兵追躡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用木石檑弩拒守官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而上先遣壯士從閒道登山絕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二人斬首三千二百七級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橫亙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初大軍轉江西饟需十萬人翁世資議獨直就易嶺南米民得不擾　毛里孩大入延綏命楊信帥山西兵項忠帥陝西兵禦之少卻未幾復渡河圍黃甫川堡官軍力戰乃引去　李震討荊襄賊屢敗之乘勝追及於梅溪賊巢官軍不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三十八人守備都指揮僉事王信駐房縣賊圍之拒守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礮賊疑援至驚走追敗之流民從賊者至四萬人　癸卯朱永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喜信鮑政爲左右參將中官唐愼林貴奉監軍工

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發京軍，會震等進討，以王信爲右參將。　徐有貞之釋歸也，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乃卒。　二年春正月戊申，罷團營，復三大營舊制。　孔公恂上章言兵事，諸武臣譁然，給事御史交章劾之，下獄，謫漢陽知府。　辛酉，英宗神主祔太廟。　以荆襄用兵，令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爲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　二月癸未，鄒幹巡視畿內饑民，沈義以奢僭不法下獄，斥爲民。　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高明討之。　三月己酉，李賢遭父喪，詔起復，賢三疏乞終制，不許，遣中官護行營葬。　乙卯，朱永、白圭進師南漳，賊迎戰，大破之，擊斬九百有奇。永有疾，留鎮南漳；圭與王恕、李震、王信等分道進兵，逼賊巢。劉通奔壽陽，謀走陝西，圭遣兵扼其道，通乃退保大市，與苗龍合。　武岡、沅、靖、銅鼓、五開苗復蠭起，而貴州亦告警，李震言貴州終難遙制，請專鎮湖廣，許之。

南畿仍歲大饑，參贊尚書李賓請令南畿、浙江、江西、福建諸生及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姚夔言：太學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陋，請罷其議。報可。　閏月癸酉，林聰代吳琛巡視，奏貸漕糧及江南餘糧以振饑民，德之。　官軍進破荆襄賊於雁坪，斬劉通子聰及其黨苗虎等。賊退保後巖山，據險下木石如雨，諸軍四面攻，白圭往來督戰。乙未，士皆蟻附登，賊大敗，禽通及其衆三千五百餘人，獲賊子女萬一千有奇，焚其廬舍，夷險阻而還。石龍與其黨劉長子等逸去，轉掠四川。　兵部言哈密國王母避苦峪久，今賊兵已退，宜令還故土，從之。　夏四月，韓雍分兵擊賊餘黨於鬱林、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　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五月癸酉，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倫，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勿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地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

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
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
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
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
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
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使賢歸家持服其他
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
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
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陳選
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賢具疏再辭帝遣使宣意遂
起視事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
不可以效之竟弗救陳文先嘗奪情內愧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
鄙 己卯禁侵損古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陵墓 六月甲辰趙輔師
還韓雍為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饋饟
乙巳免今年天下屯糧十之三 石龍等之入四川也流劫至巫山
夔州督盜同知王某怯不救通判王禎面數之即代勒所部民兵晝
夜行至則城已陷賊方聚山中禎擊殺其魁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
招潰散久之乃還甫三日賊復劫大昌禎趣同知行不應指揮曹能
柴成與同知比激禎復行偽許相左右禎上馬二人與俱與賊夾水
陳禎直前渡水擊之二人既渡見賊即走禎被圍半日誤入淖中被
執賊欲降禎禎大罵賊怒斷其喉及右臂而死從行者奉節典史某
及部卒六百餘人皆死事聞贈禎僉事錄一子禎省之孫也 毛里
孩大入延綏壬子楊信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都督趙勝為副太監
裴當監督軍務帥京軍及諸邊卒二萬人往討命項忠以師會之
秋七月辛巳封弟見治為忻王見沛徽王 楊信未至敵散掠平涼
入靈州戊戌犯固原長驅至靜寧隆德諸處大掠而去初韃靼犯邊

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未嘗敢深入為患不久自阿羅出入河套孛
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鄉導抄掠延綏無虛
時邊事始棘信議大舉搜河套不果 八月庚子朔兵部尚書王復
及李秉整飭邊備秉遂東抵大同復延綏抵甘肅 丁巳毛里孩犯
寧夏都指揮焦政戰死 丁卯諭祭故少保于謙諭曰當國家之多
難保社稷之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姦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
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頌焉謙子冕復官府軍前衛副千戶冕自
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 九月賜故尚書鄺埜諡忠肅王佐諡
忠簡 李秉至邊即劾鎮守中官李良總兵官鄭宏失律罷出都指
揮裴顯於獄舉指揮崔勝傅海等擊敵鳳凰山擒斬甚夥 都
指揮僉事湯公讓為延綏東路參將分守孤山堡孤山最當寇衝公
讓奏請築城聚糧增兵戍守未報冬十月寇大至公讓力疾上馬陷
伏死公讓工詩負才使氣嘗偕趙榮使瓦剌慷慨酬答未嘗少屈
朱永白圭分兵進蹙賊丁未劉長子縛石龍以降餘寇悉平 十一
月丙子刑部員外郎彭韶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憸邪請召還王竑李
秉葉盛忤旨下錦衣衛獄輸贖還職 庚辰封趙輔為武靖伯 帝
之即位也萬妃年已三十有五既讒廢吳后六宮希得進御是歲妃
生皇第一子帝大喜遣中使祀諸山川遂封貴妃甲午皇子薨妃自
是不復娠 王復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
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臺以守軍
反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
陽相去五百餘里寇至民猶不知其迤北墩堠率皆曠遠非禦邊長
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
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為溝牆庶
息響相聞易於守禦又言寧夏中路靈州以南本無亭燧東西二路
營堡遼絕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置墩臺如延綏計為臺五

十有八又言甘肅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
曠敵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信留遠調援軍兵疲鋭挫急何能
濟請於甘州五衛內各分一千戶所置涼州中衛給之印信其五所
軍伍則以五衛餘丁選補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
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堠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
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賊使兵強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
今河套未靖豈能遽復然亦宜因時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爲少調
遣不足請增置參將二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互相援接實今日急
務奏上皆從之 十二月刑部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
審面折人過尤好存卹賓客旣官法司或勸稍屛謝往來莊笑曰昔
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斂衆
裒錢助其喪 初定中鹽制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至是富人呂
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尚書馬昂不能執正
鹽法之壞自此始 甲寅李賢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
賢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常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
主必生侈心而移諸土木禱祠聲色之用故前後頻請發帑振貸恤
邊不可勝計 丙辰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預
機務 斷藤峽殘賊侯鄭昂等七百餘人夜入潯州焚軍營城樓奪
百戶所印三殺掠男婦數十人參將孫震及指揮張英帥軍擊斬賊
魁餘黨仍奔入巢言官交劾趙輔韓雍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
毒方甚而輔妄言賊盡冒封爵不罪輔無以示戒輔復自陳戰閥委
其罪於歐信帝皆弗問 中官梁芳貪黷諛佞與韋興比而諂萬貴
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
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也韋朗者鎮守開原坐失律當逮治李良
爲之乞戴罪立功兵部執不可內批允之唐愼等自荆襄還杖死淮
安府知事谷淵自奏乞免副都御史賈銓執奏乃命法司罪其從人
付愼等司禮監 韃靼諸部內爭孛來弑馬可古兒吉思毛里孩殺
孛來更立他可汗斡羅出者復與毛里孩相仇殺毛里孩遂殺其所
立可汗逐斡羅出而遣使入貢
三年春正月壬申進朱永爵爲侯 先是蘇州大水民饑知府邢宥
不待奏輒發米二十萬斛以振宥素廉介及治蘇嚴而不苛巡撫宋
傑薦於朝詔加浙江左參政仍理府事 朝鮮頻貢異物海靑白鵲
之屬戊子敕國王李瑈修常貢勿事珍奇 毛里孩渡河掠大同丙
申朱永爲平胡將軍充總兵官會楊信征之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
之 毛里孩再乞通貢別部長孛魯乃亦遣人來朝帝許之詔朱永
等駐軍塞上尋命王越贊理軍務 帝命馬昂林聰及給事中潘理
陳鉞淸理京營陳文言必得內臣共事始可剗除宿弊因薦太監懷
恩帝從之 廣西賊連陷洛容北流二縣韓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
所在蜂起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應時
破殄 德王見潾就藩德州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及
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皆許之又請漢庶人舊牧馬地知府趙璜言
地歸民間供租賦已久不宜奪乃弗予 李震之還兵也由銅鼓天
柱分四道進連破賊直抵淸水江因苗爲導深入賊境兩月間破巢
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劫桂陽者亦擊斬三
千八百有奇震威名著西南苗獠聞風畏懾呼爲金牌李 三月戊
辰召商輅爲兵部侍郎復入閣 己巳毛里孩犯大同 辛巳復開
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場以中官領之 李秉巡宣府大同更將帥
申軍令而還 夏四月四川境內自去年六月至於是月地震三百
七十五 哈密無王者八年頭目交章請嗣極哀乃擇把塔木兒爲
右都督攝行國王事賜之誥印 西番之役毛忠功多而衛穎得世
券忠以爲言庚子封忠爲伏羌伯 乙巳錄囚 韓雍言諸猺之性
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請改上隆州爲武靖州移治峽內改

設武宣縣東鄉等巡檢司以土官岑鐸土人覃仲英李昇等爲知州吏目副巡檢等官從之 初罷團營命分一等次等訓練已選得一等軍十四萬有奇帝以數多癸丑令仍分十二營團練區其名爲奮耀練顯四武敢果效鼓四勇立伸揚振四威命侯十二人掌之各佐以都指揮監以中官提督以勳臣名其軍曰選鋒不任者仍爲老家以供役 陳選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教諸生按部必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名之制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人 給事中毛士廣等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遊敵釁數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況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帝皆嘉納 五月荊門州學訓導高瑤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廟祀未稱典禮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 己丑趙輔充總兵官李秉總督軍務征迤東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敕羣臣修省 商輅陳勸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因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貶斥羅倫孔公恂等官從之毛士廣請斷自踐阼而後幷召王徽等不許 山都掌蠻數叛陷合江等九縣廷議發大軍討之辛酉襄城伯李瑾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兵部尙書程信提督軍務太監劉恆監軍討之瑾珍之弟也 秋七月國子監學錄黃明善言宋時多剛縣蠻爲寇用白芀子兵破之白芀子者卽今之民壯多剛縣今都掌多剛寨也前代用鄉兵有明效宜亟募民壯以助官軍都掌水稻十月熟宜督兵先時取其田禾則二月之內蠻爲餒矣軍宜分二路南從金鵝池攻大壩中從戎縣攻箐前北從高縣攻都掌小寨破大寨自拔又大壩南百餘里爲芒部西南二百里爲烏蒙令二府土官截其險要更用火器自下而上順風延爇寨必可攻又言征調土兵須處置得宜招募民壯須賞罰必信會程信亦奏都掌地勢險要必得土兵鄉導請敕東川芒部烏蒙烏撒諸府兵並速調湖廣永順保靖兵以備征遣又請南京戰馬一千應用皆報可 庚辰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眞德秀浦城伯 乙酉停河南採辦 王翺病甚許致仕 八月始命御史巡茶陝西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 虜破開成縣知縣于達敎死之廢其縣入固原 九月辛未振湖廣江西饑 王越兼巡撫宣府 冬十月李秉等分五道出塞趙輔與秉從撫順深入連戰大捷朝鮮王瑈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統衆萬餘渡鴨綠瀦二江攻破九獮府諸寨斬獲甚多 十一月乙亥封太后弟周壽慶雲伯 致仕吏部尙書王翺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翺在部謝絕請謁公餘恆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每引選或值召對待郎待選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不當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孫以蔭入太學不使應舉曰勿妨寒士路李賢嘗語人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然性褊執不喜南士多引北人晚年徇中官郭聰囑爲李秉所劾不無小損云 郕王位號議久不決十二月禮部言追崇廟號非臣下敢擅議惟陛下裁決庚子左庶子黎淳追論景泰廢立事力爭謂不當復且言高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臣以謂瑤非欲爭郕王特爲璽邪進用階必有小人主之者帝曰景泰往過朕未嘗介意豈臣子所當言淳爲此奏欲獻諂希恩耶議遂寢 帝將以元夕張鐙命詞臣撰詩詞進奉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言頃諭臣等撰鼇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懷或以

兩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
陳耳目之玩以為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
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
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為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
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與陳張鎧豈
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為聖德累則舜何
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
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停止移此
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資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
以元夕張鎧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各廷杖二十貶懋臨武知縣仲
昭湘潭知縣晟桂陽州判官時以懋等與羅倫並稱翰林四諫　保
定侯梁珤卒贈蠡國公諡襄靖珤天資平恕數總兵柄未嘗妄殺一
人子弟從征以功授官輒辭不受人以為賢　程信至永寧分道進
都督芮臣由戎縣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宜參將吳經由芒部都指揮
崔旻由普市冰腦南寧伯毛榮由李子關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參
將宰用由渡船鋪左右遊擊將軍羅秉忠穆義由金鵝池而信與李
瑾居中節制轉戰六日破龍背豹尾諸寨七百五十餘
四年春正月至大壩焚寨千四百五十前後斬首四千五百有奇俘
獲無算按諸九姓不奉化者遷瀘州衛於渡船鋪增置江水流崖洞
掃等關堡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分山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
進趙輔爵為侯　章懋等既貶毛士廣偕諸給事御史論救改懋
及黃仲昭為南京大理寺評事莊昶南京行人司副兩京諸司隸卒
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為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　高明造巨艦名
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並江置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中
官鬻私鹽據法沒入鹽政大治二月條上利病十餘事多議行遂還
南京　三月甲子免湖廣被災秋糧　給事中邱寬叔等言洪武永

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
率指為閑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劄
實巴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逾百頃古者百家產也豈可
徇一人之私情而奪百家恆產哉帝納其言甲午詔中外勢家毋得
擅請田土著為令劄實巴所乞地還之民　改侍郎楊璿副都御史
撫荊襄流民　韓雍言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命
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雍專理軍事　禮部侍郎葉盛請錄先朝
大臣子孫詔許其家自陳命吏部疏擇行尤異者夏四月錄前都御
史顧佐軒輗尚書耿九疇巡撫都御史馬謹侍郎王士嘉尚書沈翼
子孫各一人入國子監　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　遼東
巡撫張岐得罪吏部舉代者帝曰遼東自王翱後屢更巡撫多不稱
可於大臣中求之乃改工部侍郎彭誼右副都御史以往鎮守中官
橫徵諸屬衛誼下令凡文牒不經巡撫審定者所司毋輒行虐燄為
息　姚夔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宮以廣繼嗣乞罷西山新建塔
院斥遠阿叱哩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遠小人節用度愛
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
足矣帝曰內事朕自主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　始封西番僧劄
巴堅參為大悟法王劄實巴鎖南堅參皆為國師錫誥命　丁巳錄
囚　陳文卒贈少傅諡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御史謝文祥疏論文
不當得美諡帝以事已施行不聽　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
未兆郕王女及笄未下嫁五月丁卯劉定之因久旱並論及之且請
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
下　癸未遣使錄天下囚　六月庚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朱驥條上
弭盜安民六事　丙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開城賊滿俊反俊亦名
滿四其祖巴丹明初帥所部歸附居縣之固原里世以千戶畜牧為
雄長俊獷悍素藏匿奸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跡逋至其家

多要求俊怒遂激衆爲亂守臣遣其從子指揮璘往捕俊殺其從者劫璘以叛入據石城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四面峭壁惟一徑可緣而上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最爲險固俊自稱招賢王有衆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辛亥命陝西總兵官寧遠伯任壽巡撫都御史陳价討之壽禮之子也　甲寅慈懿皇太后崩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使中官夏時懷恩與諸大臣議彭時首對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日帝召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聞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商輅曰不祔葬恐損聖德劉定之曰孝從義不從命帝默然久之曰不從命尙得爲孝耶時力請合葬裕陵左而虛右以待周太后已復與輅定之上疏曰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爲太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比聞欲別卜葬地竊謂皇上所遲疑者必以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非祖宗制考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帝再下廷議秋七月吏部尙書李秉等九十九人議上皆請如時言帝曰卿等言是顧朕屢請太后未得命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詹事柯潛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與修撰羅璟再疏爭給事中魏元等三十九人御史康永韶等四十一人抗章極諫姚夔偕諸大臣三疏力爭國子監祭酒邢讓亦帥僚屬諫中旨猶諭別擇葬地毛士廣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臣工伏闕固爭衆許諾有退卻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端於是時等皆伏哭文華門外帝命羣臣退衆叩頭言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固請周太后太后亦感動竟從時議　管河主事郭昇築徐州洪兩岸石堤鑿外洪敗船惡石三百　滿俊衆至二萬關中震動癸酉都督同知劉玉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劉祥監軍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帥京營及陝西四鎭兵討之八月任壽陳价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及賊戰敗績都指揮蔣泰申澄被殺賊因官軍器甲勢益張琮管者從子也　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己酉進李瑾爵爲侯封羅秉忠順義伯　乙卯朱永代劉玉爲總兵官前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爲副都御史代陳价巡撫陝西會討滿俊　九月庚申葬孝莊睿皇后於裕陵　辛酉振陝西饑　戊辰彗星見三台壬申以地震星變下詔自責敕羣臣修省彭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惟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羣臣僉議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　魏元等言入春以來災異疊至近又彗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耦中宮尙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屛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猶咫尺衽席之微謫見天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尙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荆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儆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戶部尙書馬昂凡有奏報過上意喜則曰移付所司處置過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徵有利害即乞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振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聧之辰輒重糜資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劄實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蕃出乘棱輿導用金吾仗搢紳避道奉養過於親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錄橫賜用振飢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蠹國用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

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徵累價鉅萬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絕淫巧停罷宴遊諸銀場及不急務悉爲禁止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爲蒙蔽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爲不職戒康永韶亦偕同官言八事大指與元疏相類

御史胡深陳宏鄭己何純方昇張進祿上疏請斥奸邪痛詆學士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給事中董旻陳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悅曰大臣進退有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唯聽昂去夔憤甚連疏求去甲申深旻等復合詞攻輅而詆夔甚力帝怒下深等獄以前御史林誠嘗劾輅并屬之吏毛士廣等皆論救輅亦請寬之乃各杖二十復職深坐按陝時杖殺訴冤者謫黔陽縣丞

給事中程萬里言毛里孩久不朝貢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才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幷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每三千人爲一軍統以驍將嚴其賞罰使探毛里孩所在潛師擣之破之必矣帝壯其言而不能用

朱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會項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早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彭時度軍可無行第令永整裝待冬十月忠與馬文升劉玉等分軍七道抵石城下屢敗賊斬獲多乙卯伏羌伯毛忠冒矢石連奪山北山西兩峯忠亦克山之東峯及石城東西二門賊大窘相對哭忽昏霧起他哨舉煙擊軍毛忠力戰不已爲流矢所中死從子海孫愷趨救俱死玉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戰玉得出乃列圍以困賊毛忠爲將嚴紀律善撫士西陲人弔哭者相望於道十一月事聞贈侯謚武勇帝遣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彭時曰賊四出攻剽鋒銳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問時何見時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聞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先是有言星變占在秦分師不利者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時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度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都指揮僉事魯鑑出則先驅入則殿後最爲賊所憚忠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見忠偕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璹諭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璹以歸俊氣沮猶豫不出忠命縛木爲橋人負土囊填壕塹擊以銅礮死者益衆賊倚愛將楊虎貍爲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貰其死諭以購賞格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增一衞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

日本使清啓來貢其從者殺人於市有司請治罪詔付清啓自治清啓言犯法者當用本國之刑容還國如法論治且自服不能鈐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無忌

壬戌毛里孩之衆犯遼東指揮胡珍戰沒十二月己酉犯延綏掠孤山堡都指揮僉事許寧提孤軍奮擊三戰三捷寇渡河走寧貴之子也

朝鮮王瑈卒遣太監鄭同崔安封世子晄爲王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等所過驛騷狀因言同安俱朝鮮人墳墓宗族皆在見其國王不免屈節褻中國體乞寢成命或翰林或給事中行人內推選一員往使爲便帝曰英所言良是自後賞賜遣內臣冊封正副使選廷臣有學行者充

李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黜庸劣者數百人於是謗怨紛起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尚書而秉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

秉初用其言既而疎之侍讀彭華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不聽胥怨秉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又吏部司屬與各部均歷轉不得久擅要地且騍遷語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兩京官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劉璧吳速馮徽爭之請仍歸吏部帝怒詰責言者

五年春正月朝覲考察秉斥退者衆又多大臣鄉故於是衆怨交集大理寺卿王概欲去秉代其位與華謀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以攬權帝怒下廷議恭旻輒言吾兩人諫之不聽陸瑜等附會二人意爲奏衆謂秉且見逮秉謂人曰爲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略不自辨時方會試舉子雲集皆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爲奸邪所誣若罪李公願罷我等試以贖帝以秉狥私變法負任使落太子少保致仕幷罷其子南宮知縣聰所連鮑克寬李冲調外任邱陵張穆陳民弼孫遇李齡柳春皆罷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以璧等三人名上俱下獄出之外秉行官屬餞送皆欷歔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諸人登車而去陵等實負吏有名以讒黜衆議不平陵尤不服連章訐彥莊廷訊陵詞直帝惡彥莊誣罔謫大寧驛丞秉既罷商輅欲用姚夔彭時欲用概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逐秉喧謗於朝時得疾在告侍讀尹直以時概皆己鄉人恐因此得罪急言於輅以恭代秉秉歸日出入里閈與故舊談笑遊燕王竑聞之曰大臣何可不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尙矯激爲賢哉秉鯁心直道夷險一節與竑並負重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薦疏十餘上竟不起　二月毛里孩復以三千騎入沙河墩許寧與房能禦之寇退復掠康家岔墩出塞百五十里追與戰獲馬牛羊千餘而還　衍聖公孔以敬有罪奪爵令其弟以和襲　岳正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爲騰謗言正亦厭吏職閏月致仕　初章綸子元應以冒籍舉京闈給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因劾綸命葉盛毛士廣勘之綸與高明考察庶官議不協疏既上綸復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己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章並下盛等議及下考諸臣連章劾綸綸屢疏求罷帝不聽既盛等勘上元應實冒籍帝宥綸而綸所奏他事悉不問未幾復改綸禮部　夏四月正一眞人張元吉有罪械至京廷訊論極刑陸瑜等言張氏在前代未有官封宋止授眞靜先生元世始加封爵令視二品我太祖去天師稱眞人未欲遽絕其後而子孫不肖往往爭襲成讎今元吉所犯至重神人共憤竊以張氏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蔭封籍其族而徭役之毋令印行符籙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句都目庶邪教不興正道永賴帝命元吉繫獄候決封廕仍舊制　五月辛丑禮部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安外寬而深中不學無恥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每當遷必推安出己上及議簡閣臣泰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既柄用日事請託結諸閹爲內援致殷勤於萬貴妃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愧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著籍禁內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辛酉錄囚　癸亥封和勇爲靖安伯　秋八月辛酉劉定之卒贈禮部尙書諡文安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　初禁勳戚請乞莊田周壽冒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頃帝不得已與之壽弟錦衣指揮彧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命刑部郞中彭韶御史季琮復勘韶等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眞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爲恆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九月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

下錦衣衛獄言官爭論救得釋詔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
何彭　冬十一月文選郎中陳雲等爲吏所訐下獄貶官吏部尙書
姚夔知工部員外郎黃孔昭廉謹之文選　兩廣自罷總督師臣觀
望相推諉寇盜滋蔓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
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盜賊無所憚
乞仍命大臣總督便會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亦以爲請乃罷兩
巡撫而起復韓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　乙未毛里孩糾三衛犯延
綏榆林大擾初阿羅出與毛里孩等三部入河套時出沒不敢久駐
至是始屯牧其中房能無將略延綏巡撫都御史王銳請濟師詔王
越帥師赴之　十二月析浙江黃巖縣置太平縣以樂清縣地益之
　是冬燠如夏無雪彭時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克不堪而
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
納
六年春正月王越至榆林遣許寧出西路龍州鎭靖諸堡范瑾出東
路神木鎭羌諸堡而自與中官秦剛按榆林城爲聲援寧戰黎家澗
瑾戰崖窰州皆捷右參將神英又破敵於鎭羌　己亥楊信與副將
徐恕參將張瑛分道出塞敗毛里孩於胡柴溝獲馬五百餘匹　王
越引還抵偏頭關二月延綏告警兵部劾越擅違詔弗罪令還屯延
綏近地爲援　辛未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翬原傑黃琛副都御
史滕昭巡視大名諸府及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考察官吏訪軍民疾
苦其餘南直隸各布政司有巡撫等官者命亦如之　丁丑禱雨於
郊壇　戊寅振廣西饑　三月甲申免湖廣山東被災稅糧　程信
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大略謂延綏歲遭劫掠
宜擇大臣總制四方流民多聚荊襄宜早區畫京軍操練無法功次
陞賞不當信與白圭同官而不相能數稱疾其上疏也語多侵圭圭
奏寢之　潘榮偕同官上言近雨雪愆期災異迭見陛下降詔自責
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沴氣赤而復
黑豈非應天之道有未盡歟夫人君敬天不在齋戒祈禱而已政令
乖宜下民失所崇尙珍玩費用不經後宮無序恩澤不均爵濫施於
賤工賞妄及於非分皆非敬天之道願陛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極陳
缺失而釐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妃專寵羣小夤緣進寶玩官爵冗
濫故榮等懇言之帝不能用　編修陳音言講究莫先於好問陛下
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嚴絕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引儒臣
賜坐便殿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眞人宜
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音又言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
多得如致仕尙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
章皆當世人望宜還秉等而置獻章臺諫言官多緘默願召還判官
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　壬寅詔延綏屯田　阿羅
出等萬餘騎分五路入掠延綏王越令許寧等擊退之孛魯乃與阿
魯出合別部乩加思蘭等亦入河套爲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朱永
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劉玉劉聚爲左右副總兵太監傅恭顧
恒監軍王越參贊軍務備之　夏四月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例多不
過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入國師以下不許貢於是貢使漸稀　畿
輔山東河南旱以彭時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邱寬叔言
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覈實始免上雖蠲免下鮮實惠請自今遇
災撫按官勘實卽與蠲除從之　五月丙申振畿內山東河南饑
丁酉王越敗阿羅出於延綏東路　襄陽王冲秋請帥子壻擊賊止
之冲秋屢急王事以藩禁嚴不用自是宗臣無預兵事者　六月戊
申朔日有食之　萬貴妃益驕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見斥逐後宮
有娠皆墮之初賀縣土官女紀氏征蠻俘入掖庭警敏通文字授女
史使守內藏帝偶行內藏悅幸之遂有身妃聞恚甚令婢鉤治婢謬
報曰痞乃謫居安樂堂秋七月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

子嗣未廣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廢后吳氏居西內密知其事往來哺養保抱惟謹是爲孝宗皇帝　壬午朱永敗阿羅出於雙山堡劉聚追敵黃草梁遇伏鏖戰傷頰麾下力捍以免頃復與都指揮范瑾等擊敵青草塒敗之　丙戌都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振畿輔饑民都督李景撫治屯營　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巡按御史鄭己欲按其罪語洩爲琬所劾逮下獄戍宣府琬貴之孫也　分福建龍巖縣地置漳平縣　阿羅出復以萬騎分五道至丙戌朱永王越等與戰於開荒川敵少卻乘勢馳之皆棄輜重走至牛家砦遇都指揮吳瓚兵少敵圍之指揮李鏞滕忠至復力戰劉聚范瑾神英分據南山夾擊敵大敗斬首一百有六獲牛馬數千阿羅出中流矢走時斬獲無多然諸將咸力戰追敵邊人以爲數十年所未有　免南畿四川被災稅糧　八月辛亥振山西饑　癸丑以水旱相仍下詔寬卹　御史楊守隨言郕王受命艱危時削平禍亂功甚大歿乃謚以戾公論不平此非先帝意權奸逞私憾者爲之也亟宜改易彰陛下親親之仁尚書李秉劾忠守法一時良臣爲蕭彥莊誣劾致仕乞即召還律犯公罪者不罷近御史朱賢婁芳等並除名乞復其官且戒所司毋法外加罪一以律令從事西征之役數萬甲兵討出沒不常之寇千里轉輸曠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內地先敝乞速班師戒邊城慎封守近例軍官犯罪未結正者遇赦即原致此曹遷延以希倖免自今衆証明白者即據律定案毋使逃罪雖遇赦免亦不得管軍在外官俸兵餉有踰年不給者由郡縣蓄積少也請於起運外量加存留以濟匱乏時不能從　九月壬午秀王見澍就國汝寧途中處擾民令併日行王居隘左右請遷文廟廣之見澍不聽曰居近學宮時聞弦誦聲顧不美乎長史劉諴獻千秋日鑒錄朝夕誦之　京師米貴彭時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豪猾乘時射利戶部侍郎陳俊請糶以升斗爲率過一石勿與民賴以濟　冬十月張元吉貪縱

免死杖百充肅州軍毛士廣等固爭不聽士廣在垣中所論列最多帝頗厭苦之嘗曰昨日毛宏今日毛宏所陳或不聽而士廣慷慨論議無所屈宏士廣名也　免畿內河南山東被災稅糧　白圭之平劉通也荊襄間流民屯結如故王信以爲憂言於輔即命信兼督南陽軍務通黨李原者號李鬍子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內鄖渭南諸縣流民附賊者百萬原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爲總兵先鋒等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屢勦不利十一月癸未詔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軍務會李震兵討之　戶部尚書楊鼎言陝西外患西寇內患流民然寇害止邊塞流民則疾在腹心漢中僻居萬山襟喉川蜀四方流民數萬急之生變置之有後憂請暫假監司一人專領其事其願附籍者聽之不願者資遣兼與守臣練士馬修城池庶可弭他日患從之　析河南內鄉縣地置淅川縣　索羅忽渡河與阿羅出合　溫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章綸言溫州臣鄉郡奎大得民心解官之日士民二萬人哭泣攀轅留十八日乃得去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報寢　十二月庚戌戶部郎中桂茂芝等十四人分振畿輔　予朱永世侯王越劉聚等進秩有差　是時民漸苦養馬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馬愈削民愈貧而馬卒不可少故復兩年一駒之制然民尚不堪請敕邊鎮隨俗所宜凡可買馬足邊軍民交益者便宜處置馬文升亦極論邊軍償馬之累請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歲輸銀一錢以助賠償皆報可然民困不能舒也

七年春正月辛巳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給事中御史各舉堪州縣者一人從都御史李賓請也　陝西數被寇白圭言鎮巡官偷肆宜治王銳房能及鎮守太監秦剛俱獲罪去乃擢浙江布政使余子俊代銳而以許寧代能寧起世冑不十年至大將同列推讓不及父友多隸部下亦不以爲驕阿羅出衆大入寧及遊擊孫鉞禦之至波羅堡相持二日夜敵解去亡失多寧以力戰得出卒被賞　分浙江蘭溪

等四縣地置湯溪縣福建清流等四縣地置歸化縣 阿羅出猶擾河套衆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二月朱永王越條上戰守二策白圭等以糧運馬乏難於進勦請敕諸將嚴守禦圖萬全 安南國王黎灝寇占城犀象寶貨令以事天朝之禮事之占城不從大舉往攻破其城執其王槃羅茶全及家屬五十餘人大肆焚掠遂據其地改爲交南州王弟槃羅茶悅逃山中 阿羅出復以萬餘騎分掠懷遠諸堡朱永與王越許寧等分兵爲五設伏敗之追至山口及澁忽都河寇敗走遊擊孫鉞蔡瓊別破他部於廆窖山捷聞璽書獎勞永等請班師不許 三月甲申封劉聚寧晉伯聚以內援得封乃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諡且乞祠額禮部執故事卻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閣擬封諡彭時等言即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例乞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臣等不敢奉詔或言宋童貫封王時曰貫封王在徽宗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怠於政事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以舊疾復作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 韓雍遣參將張壽遊擊馮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砦蠻及諸山猺獞掠州縣者皆摧破之蠻民素憚雍威寇盜寢息 萬安與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監祭酒陳鑑同年不相能以國子監用會饌錢事搆成其獄讓鑑及司業張業典籍王允等俱得罪坐死太學生楊守阯李錦等抗章白讓非辜復詔廷臣雜治乃贖爲民 夏四月馬文升請修安邊營至鐵鞭城從之文升數條奏便宜修茶政易番馬八十以給士卒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 己巳錄囚 五月辛巳瘞京師暴骸 中書舍人呂懲疏乞鄉試所司執故事不許帝特許之舍人得赴試自懲始懲原之子也 召少詹事柯潛爲祭酒潛方居喪固乞終制許之未幾卒 初王銳撫延綏請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秋七月余子俊言二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置堡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壘築或挑塹緜引相接以成邊牆於計爲便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 八月甲辰振山東浙江水災 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魏驥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隄濬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勖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生平學行醇篤政術正大諳世事瞭國體里居二十餘年年九十八歲齒德有餘爵在上卿乞下所司議優崇之典帝覽奏嘉歎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 閏九月浙江海溢漂民居鹽場己未遣工部侍郎李思誠往祭海神修築堤岸 應天巡撫滕昭始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一斗爲渡江費尋定天下運糧京師歲以四百萬石爲常額 時運河淤淺廷議分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爲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冬十月乙亥命王恕以刑部侍郎總督河道總河侍郎之設自恕始 初漕運總兵官楊茂言每歲自張家灣舍舟車運費不貲請修舊通惠河便或又請濬二里河命楊鼎及侍郎喬毅相度鼎等言二里河舊無河源正統間始開以洩城濠之水水道淺窄不宜濬請引西山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外濠流轉閘二里河道併流大通橋閘河隨旱潦啓閉從之 巡撫順天都御史楊璿言霸州固安東安大城香河寶坻新安任邱河間肅寧饒陽諸州縣屢被水患請修唐滹沱白溝三河上流堤岸以資捍禦從之 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大赦太子柏賢妃所生也年三歲矣 項忠至荊襄奏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王彪就禽白圭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參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爭且劾綬罪帝爲召綬還而聽調土兵如忠請

忠合兵二十五萬、分八道遙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擊之、遇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禽李原小王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二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己未、荊襄賊平。忠陳善後十事。悉允行。　十二月甲戌、彗星見天田、尋北行、犯右攝提、掃太微垣上將幸臣太子從官郎位。帝下詔自責、敕羣臣修省。條時政闕失、彭時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徒者法不敵罪、宜戒淫刑僭賞、五塵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毋依違、凡政令失當、直言論奏、七清冗役、馬草地減退勢要莊田。　姚夔偕羣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絕求請、禁採辦、卹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節冗費爲急、帝多採納。　諭德王一夔陳五事、請正宮闈、親大臣、開言路、愼刑獄、戒妄費、語極剴摯、被旨切責、一夔得仁之子也。　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彭時商輅力請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己卯、彗星長竟天、北行犯天槍、掃北斗三公太陽。壬午、入紫微垣、犯帝星北斗魁庶子后宮句陳天樞三師天牢中台天皇大帝上衛閣道文昌上台。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御奉天門聽政、復御文華殿、召時等入見、將入、中官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癸未、召朱永還。王越總督延綏軍務、越嘗與永帥千人巡邊、寇猝至、永欲走、越止之、列陳自固、寇疑未敢前。薄暮、越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從山後行五十里抵城、自帥驍勇爲殿、謂永曰、我一動、寇追擊無噍類矣、示暇以惑之也、下馬行無軍聲、令寇不覺耳。　乙酉、彗星南行、犯婁天河天陰外屏天囷。　辛卯、減死罪以下。　乩加思蘭入居河套、與阿羅出合。　毛里孩入安邊營。

明紀卷第十八

明紀卷第十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訖成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八年春正月延綏參將錢亮禦之師婆澗敗績士卒死者十三四都指揮柏隆陳英戰死

乩加思蘭犯固原平涼　丙午彗星行奎宿外屏漸微久之始滅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賜祭葬如制謚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癸亥皇太子薨謚悼恭或曰萬貴妃害之

乩加思蘭諸部久駐河套陝西延綏寧夏數被患白圭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邊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二月發帑金二十萬命陳俊赴河南山西陝西會巡撫諸臣晝芻餉而遣葉盛至軍會王越馬文升余子俊及巡撫甘肅都御史徐廷璋詳議

夏四月京師久旱運河水涸癸酉遣使禱於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初南京侍郎陳翼請如正統間例遣使錄天下囚部議以諸方多事不行乙酉始令司禮太監王高少監宋文毅會兩京法司錄囚丁亥遣郎中劉秩等十四人分行天下會巡撫御史及三司官錄囚

丙申定襄伯郭登卒贈侯謚忠武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為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事母孝居喪秉禮能詩明世武臣無及之者

葉盛至三邊王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盛亦以時無良將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越等上疏言守為長策如必決戰亦宜堅壁清野俟其惰歸擊之令一大創庶可遏將來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擣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遂還越亦赴京計事白圭復套與廷臣議言套寇不滅三邊終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逾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五月癸丑命趙輔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節制各邊軍馬同越討乩加思蘭陳俊以陝西三布政司倉庾空竭歲又不登而榆林道險遠轉輸難乃發金於內地市易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利飛輓圭又以餉不給預徵明年賦於是內地騷然

以畿輔地廣分居庸關以東設順天永平二府巡撫兼轄薊州邊務駐遵化以西設保定真定河間順德大名廣平六府巡撫兼督紫荊倒馬龍泉等關駐真定從梁璟請也自是遂為永制

占城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吞并與國若不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抑恐啓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眷屬帝慮安南逆命令自貢使至日賜敕責之尋遣給事中陳峻等封槃羅茶悅為占城國王

初項忠盡遣荊襄流民還鄉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即殺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湖廣僉事尚褫以先有詔許流民所在附籍陳牒巡撫吳琛請進止琛以報忠忠怒劾褫廷議以褫意在恤民乃申令流民願附籍不願乃遣給事中梁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史廕子諸將錄功有差六月忠上疏言臣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逋入深山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鬬劫殺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怵之非事實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荊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為口實願賜骸骨帝溫詔答之

秋七月敕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寶司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秩給事中王詔上疏力諫不省　九月丙午諭黎灝還占城侵地

余子俊復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

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白圭猶持前議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

南畿浙江大水姚夔請命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夔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憂形於色

以南直隸江陰縣之馬馱沙置靖江縣

趙輔至榆林敵已深入大掠不能制時毛里孩孛魯乃斡羅出稍衰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亂加思蘭爲太師方強盛勢未可破輔乃與王越上言欲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今餽饟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斂內變可虞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鄜延沿邊軍民悉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鑿塹築牆以爲保障奏上廷議不決命給事中郭鏜往勘冬十月越等又奏寇知我軍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山陝荒旱芻糧缺供邊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還朝於是部科諸臣交章劾越輔欺謾會趙輔有疾十一月召還以劉聚代鏜還言寇於六月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迨七月而縱橫慶陽境內輔與越至榆林不進宜治其弛兵玩寇罪帝不納輔還猶督京營言者攻益力詔姑置之侍講倪岳上疏言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衂既莫敢折其前鋒又莫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不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草野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隳邊軍之功爲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披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遠近坐困其可謂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難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斗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託率占虛名鬻之而商賈費且倍蓰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各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剋軍需故朝廷有糜粟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爲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爲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掎角易制夫欲復城河北卽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饟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

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
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
往來遷徙疲於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旣失坐勝之機必蹈
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
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
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
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閑諜實
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　十二月癸酉振
京師饑民　乩加思蘭入花馬池
九年春正月劉聚王越帥副總兵孫鉞遊擊將軍王璽等擊卻之還
至高家堡敵復至壬子敗之追奔至漫天嶺伏起夾擊又敗之鉞璽
亦破別部於井油山　哈密把塔木兒卒子罕愼請嗣職帝許之而
不命主國事國中政令無所出土魯番速檀阿力乘機襲破其城執
故王母努溫答失里奪金印以忠順王孫女爲妾留其妹壻牙蘭分
兵據守其地而去阿力遣使招赤斤蒙古都督僉事昆藏同叛昆藏
不從殺其使以其書來獻帝嘉之遣使賜賚　二月庚午吏部尚書
姚夔卒贈少保諡文敏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一言立
決尹旻代夔爲尙書郎中黃孔昭數有爭執旻欲推故人爲巡撫孔
昭不應其人入都謁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黃君不
離銓曹汝不能遷也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才不預知安能
濟用每公退延見賓客訪以人才書之於冊除官日以其才高下配
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　三月升福建福寧縣爲州直隸布政司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子福餘三衞寇遼東總兵歐信以偏
將韓斌等敗之於輿中追及麥州　山東大饑戊辰詔盡免稅糧巡
撫都御史牟俸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糶令臨淸關稅收米麥濟振
已又以民轉徙益多請敕鄰境撫按隨所在安輯秋成資遣復業又

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課帝悉從所請更命移臨淸倉
粟十萬石振之　瘞京師暴骸　壬午閱武臣騎射於西苑　秋七
月壬辰余子俊敗乩加思蘭於榆林澗初延綏鎭治綏德州屬縣米
脂吳堡悉在其外寇以輕騎入掠鎭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
去榆林澗者本漢五原唐勝州地正統間鎭守都督王禎始築城並
建緣邊營堡二十四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衞軍分戍之子俊乃徙
治於此增衞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爲重鎭　都督同
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略哈密　先是命儒臣校勘資治通
鑑綱目八月編修謝鐸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
將進講經筵爲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
習廢實徇名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勵風俗而搢紳棄廉恥飭官司
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憊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
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
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
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
門示災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
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矣帝不能從
四川兵備副使沈琮等敗黑虎寨賊於松溪堡進勦白馬路水土
茹兒等寨俱克之參將堯彧請益松潘戍兵巡撫都御史夏壎不可
苗獠數爲寇壎立互知會捕法賊爲之戢　九月辛卯鎭守浙江中
官李義杖殺寧波衞指揮馬瑋詔勿問　滿都魯孛羅忽乩加思蘭
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王越策敵盡銳西不備東偏庚子
帥許寧及遊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爲左右哨出榆林踰紅兒山
涉白鹹灘兩晝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塵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贊
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寇處下風乘風擊之蔑不勝矣越
遽下馬拜之擢爲千戶分兵千爲十覆而躬帥寧玉張兩翼薄其營

大破之禽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滿都魯至秦州安定會寧諸州縣縱橫數千里劉聚等不能禦馬文升駐兵韋州設伏諸堡待之冬十月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迭烈孫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敵亦飽掠乃退越還與聚並以大捷聞文升亦遣子琇報功紀功員外郎張謹劾聚及總兵官范瑾等六將殺被掠者冒功兵部及給事中御史交章劾詔遣給事中韓文勘實以寇既遁置不問滿魯都等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而去自是不復居河套邊患少弭　牟俸言今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貧民布帛從之俸又檄發東昌濟寧倉粟十餘萬石爲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伏專權罪帝特宥之已復以俸奏免柴夫折價銀移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爲邊餉山東輸京租二十萬石給本地用　江西盜起以原傑嘗再涖其地得民詔往治捕戮六百餘人餘悉解散

十一月丁酉復閱騎射於西苑　十二月以陝西河州指揮使司爲河州文縣守禦千戶所爲文縣禮店千戶所爲禮縣　免湖廣畿內山西南畿陝西被災稅糧振畿內陝西山西饑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振京師貧民　廷議總制府固府於固原舉蔣琬爲總兵官王越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癸卯詔不用琬即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米悉改水次交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　丙午召劉聚還　二月朶顏三衛掠開原參將周俊擊退之　靖安伯和勇卒諡武敏勇性廉謹在兩廣時諸將多營私漁利勇獨無所取時論稱之　柳溥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韓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己因訐雍且言雍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廣西布政司何宜副使張斅共附和沁證成雍罪三月命雍致仕雍洞達闓爽重信義有雄略善斷動中機宜臨戰躬親矢石不目瞬自奉簡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繩柙無所假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不敢肆疾惡嚴坦中不爲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令行禁止民得安堵卒爲中官所齮齕公論皆不平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爲立祠祀焉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年五十五諡文莊盛清脩積學尙名檢薄嗜好家居出入常徒步生平慕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君民不爲身計有古大臣風　免南畿湖廣被災秋糧　給事中韓文王詔等奏請起致仕尙書王竑李秉而劾都御史王越并及宮闈隱事帝大怒召至文華殿面詰之王詔仰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誠知爲國而已乃杖而釋之

夏五月戊申申藏妖書之禁　免山西陝西被災秋糧　六月趙輔辭侯乞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言官力爭不聽

閏月給事中章鎰言孫繼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寵亟宜罷退以全終始於是繼宗上疏懇辭帝優詔許解營務仍涖後府事　李文等抵肅州遣錦衣衛千戶馬俊奉勑往土魯番諭阿力阿力抗詞不遜羈俊月餘一日牙蘭忽至言大兵三萬即日西來阿力乃宴勞俊等畀努溫答失里出見努溫懼不敢言夜潛遣人來云爲我奏天子速發兵救哈密文等以聞遂檄罕慎及赤斤罕東乜克力諸部集兵進討　滿都魯等既遠徙余子俊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邊警又於崖砦空處鑿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箭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橫截河套之口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池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乙巳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歸詔慰留不許初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俊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

利 秋七月甲寅朔免江南被災秋糧 王越還自紅鹽池爲張謹等所劾及論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越自以功大賞薄遂怏怏稱疾還朝 安南王黎灝復攻占城執其王盤羅茶悅立前王孫齋亞麻弗菴爲王以國南地予之初安南貢道出廣西後請改由雲南弗許也雲南鎮守中官錢能貪恣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遣指揮郭景請於帝八月命景齎敕戒約能遂令景以玉帶綵繒犬馬遺灝因取其貨灝素欲窺雲南遂以解送廣西龍州罪人爲詞隨景假道雲南入京 乩加思蘭擾宣府邊辛卯都督同知趙勝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劉恒監軍統京兵萬人禦之比至虜已遁召還 林聰爲南京都御史先是掌院多不樂御史言事聰獨獎勵之曰己既不言又禁他人言可乎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乙卯免南畿水災秋糧 詔侯伯新襲及駙馬都尉年少者入國子監讀書 李文等兵至卜隆吉兒川諜報阿力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不敢進冬十月令二衛還守本土罕慎及乜克力畏兀兒之衆退居苦峪文等引還肅州帝乃命罕慎權主國事因其請給米布且賜以穀種 戶部檄遼東開黑山金場彭誼言永樂中太監王彥等開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閱月止得金八兩請罷之遂止 十一月丙子免河南被災稅糧 十二月己丑罷寶慶諸府採金 陳峻等至占城不得入而還 甲午李賓言錦衣鎮撫司屢獲妖書圖本皆罔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輒被幻惑乞備其書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報可 兵部尚書白圭卒年五十六贈少傅謚恭敏圭性簡重公退即閉閣臥請謁皆不得通

十一年春正月祀前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上杭縣 二月甲申禁酷刑凡盜賊贓仗未真人命死傷未經勘驗輒加重刑致死獄中者審勘有無故失明白不分軍民職官俱視酷刑事例爲民 王越與李賓同掌都察院事兼督十二團營 彭時自五年以後凡七在告三月辛未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惰容服御儉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夏四月析河南固始縣地置商城縣汝州地置寶豐縣 乙酉吏部侍郎劉珝禮部侍郎劉吉並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壬辰夜乾清宮門災 己亥錄囚 侍讀學士尹直與尹旻相惡直覬禮部侍郎而旻薦他人直以中旨得之次日遇旻於朝舉笏謝旻曰公所謂簡在帝心者自是怨益深 五月命御史胡敬等十一人分道清軍以十分爲率及三分者最不及者殿時以罪謫者逃故亦句其家丁御史江昂謂非罰弗及嗣之義乃禁之 帝自悼恭太子薨後久無嗣中外皆以爲憂丁卯召張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已有子也帝愕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爲皇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召皇子皇子母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猶未翦胎髮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故商輅請敕禮部擬上皇子名羣臣皆大喜明日入賀帝即命皇子出見頒詔天下皇太后語帝曰以兒付我皇子遂居仁壽宮太后省視萬方移皇子母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紿我 癸酉免湖廣被災秋糧 帝御文華殿皇子侍召見諸閣臣商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未幾南京參贊尚書崔恭侍郎胡拱辰亦以冊立請 黎灝之假道雲南入京也索夫六百餘且發兵繼其後雲南大擾兵部言雲南非貢道龍州罪人宜解廣西不必赴京乃令守臣檄諭且嚴邊備灝遂侵廣東瓊雷盜珠池廣西之龍州右平雲南之臨安廣南鎮安亦數告警朝廷務姑息屢降敕

諭灝益玩侮無畏忌　六月乙巳皇子生母紀氏暴薨或曰萬貴妃致之或曰自縊也帝輟朝如故事皇太后以下皆致祭諡曰恭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　初楊鼎等議濬通惠諸河會以星變罷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請用四萬人先濬城濠而西山玉泉及抵張家灣河道以漸及秋八月辛巳命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王詔督漕卒濬通惠河　丁亥滿都魯亂加思蘭遣使來朝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癸丑立子祐樘爲皇太子大赦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甘肅巡撫都御史朱英前在廣東有威信遂以代之英素持清節僅攜一蒼頭之官所賜金幣皆貯於庫兩廣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士喜邀功利俘掠名爲賜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爲編戶給復三年　十二月廣東僉事陶魯言宋陸秀夫張世傑盡節崖山未有廟祀已特爲興建請賜祠額詔名曰大忠祠　戊子制曰朕叔郕王踐阼勘難保邦奠安宗社殆將八載彌留之際奸臣貪功妄興讒構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諸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號其議諡以聞遂上尊諡敕有司繕陵寢祭享視諸陵　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士風澆浮請復洪武中學規帝嘉納命禮部榜諭崇信伯費淮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巾赴監停歲祿之半學政肅然　析廣東高要地置高明縣　丁酉申自宮之禁

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甲午敕羣臣脩省　三月壬子減內府供用物　初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干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爲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巡撫四川都御史張瓚諭還侵地不服則征之　初烏羅苗石全州自稱元末明氏子孫僭號明王糾衆作亂李震遣兵往勦禽全州而諸苗與相應者攻掠不已犯武岡靖州湖湘大擾震以聞詔震及巡撫都御史劉敷設策撫捕震乃與敷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萬計　壬戌靖州苗平　項忠之平荆襄盜也增設營堡巡司并責成鄰近守巡官禁流民越界入山不數年禁漸弛聚復數十萬朝議以爲憂周洪謨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年無患李賓以聞帝善之夏五月丁卯命副都御史原傑往荆襄撫治流民　庚申錄囚通惠河成自大通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餘里濬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東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　趙王見濔屢賊殺人又嘗乘醉欲殺其叔父六月事聞奪祿米三之一去冠服戴民巾讀書習禮　秋七月始分貴州宣慰司地置程番府治程番長官司領安撫司一長官司十六太僕寺丞鄧廷瓚爲知府地在萬山中蠻獠雜居廷瓚悉心規畫城郭衙巷學校壇廟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獠咸受約束　張瓚以母老乞歸而母已卒會松茂番寇邊詔起復視事初僉事林璧言松茂爲大鎮都御史寇深侍郎羅綺嘗假便宜專制其地故有功今惟設兩參將以副司居中調度事權輕臨敵稟令制府千里請戰謀洩機緩未能有獲利者宜別置重臣彈壓或命瓚兼領專其責成乃命瓚兼督松茂安縣建昌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改大壩舊設副使於安縣而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參將孫暠軍威疊爲夾攻計乘間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

庚戌京師黑眚見民間男女露宿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入牖直抵密室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操刀張燈鳴金鼓逐之不可得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帝欲起懷恩持帝衣頃之乃定

商輅陳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時常貢外勿多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雲南鎮守中官貪恣選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

之帝優詔褒納 乙丑躬禱天地於禁中以用度不節工役勞民忠
言不聞仁政不施四事自責 戊辰遣使錄天下囚 八月侍郎馬
文升程萬里整飭遼東薊州邊備南京戶部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
史巡撫雲南並用商輅之言也 蔣琬言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復
築土城以衛居民誠萬世之業今北京但有內城己巳之變敵騎長
驅直薄城下可以爲鑒今西北隅故址猶存亟行勸募之令濟以工
罰成功不難大同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爲豪右所占畿
內八府良田半屬勢要家細民失業脫使邊關有警內郡何資運道
或梗京師安給請遣給事御史按覈塞下田定其科額畿內民田嚴
戢豪右毋得侵奪庶兵民足食內外有備章下所司 帝建玉皇閣
於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商輅等諫罷之 馬文升至遼東
上邊計十五事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
價騰踊文升請禁之鉞由是嗛文升 土魯番入貢卻之甘州守臣
言使臣謂哈密故王母已死城印俱存俟朝廷往諭即獻還時大臣
專務姑息復俾入京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
九月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以御馬監太監汪直猺種便
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錦衣衛百戶韋瑛者
以官奴從征延綏冒功得官爲直爪牙都御史王越素以才自喜不
修小節爲朝議所鄙乃因瑛自結於直 初周洪謨言先聖像用冕
旒十二而舞佾豆籩數不稱請備天子制古者鳴球琴瑟爲堂上之
樂笙鏞柷敔爲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兩階今舞羽居上樂器居
下非古制當改章下禮部爲尚書鄒幹所駁洪謨再疏爭從之 庚
申封李震爲興寧伯時趙輔劉聚皆以功封獨震功最高人無閒言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 分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章綸性
戇好直言不爲當事者所喜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是月以老致仕
十一月張瓚督諸軍攻敗灣溪天壩干諸苗凡破山寨十六斬四

百九十六級撫男婦九千八百餘口請設安寧宣撫司即授楊輝庶
長子友爲宣撫以鎮之詔可 十二月刑部侍郎林聰卒聰事母孝
議對妻子無惰容不妄交與公餘輒危坐讀書沒不能具棺殮友人
爲經紀其喪 原傑至南陽引河南按察使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
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傑
遍歷山谿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願附籍乃大會湖廣河南陝西
撫按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
產及平時頑梗者驅還其鄉而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傑相
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山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去襄
陽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猝有盜賊府難遙制乃拓其城置
鄖陽府以縣附之並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縣
析鄖置鄖西縣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縣與竹山上津房三縣咸隸
新府析陝西商縣置山陽縣析河南南陽縣置南召縣唐縣置桐柏
縣析汝州地置伊陽縣制既定己丑請於朝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
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爲之流民得所四境乂安
十三年春正月己巳置西廠汪直提督官校刺事 二月南京鎮守
太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詰之力
朋擊典史折其齒射殺一人汪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帝謂直能摘
姦益幸直 建寧衛指揮楊曄故少師榮曾孫也與父泰爲仇家所
告逃入京匿姊夫禮部主事董璵所璵以錦衣百戶韋瑛爲汪直心
腹以曄事屬之使爲之解瑛陽諾而馳報直直即捕曄璵考訊三琶
之琶者錦衣酷刑骨節皆寸解絕而復甦曄不勝苦妄言寄金於叔
父兵部主事士偉所瑛遂帥邏卒夜入士偉家縛之并掠其妻子侍
講陳音與比鄰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官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
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直收士偉下獄獄具曄死獄
中泰論斬士偉等皆謫官 廣西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衆款附蒞

浦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朱英乃分荔浦地置永安州以處之俾其子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原傑將還朝以鄖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自代閏月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設撫治自此始　西廠捕寧晉人王鳳等誣其與醫者受妖書署僞職遂誣其鄉官知縣薛方通判曹鼎與通謀發卒圍其家榜掠誣伏方鼎家人數聲寃三月下法司驗得實坐官校誣報妖言律斬帝戒以不得戕害無辜而已不能罪也　夏四月南京兵部缺尙書以命原傑傑疏辭不許未幾卒於南陽年六十一鄖襄民爲立祠詔贈太子太保錄其子宗敏爲國子監生　汪直權燄愈肆每出隨從甚衆公卿皆避道兵部尙書項忠不避迫辱之刑部郎中武清勘事廣西還執下西廠獄考訊無所得釋之不以聞禮部郎中樂章太醫院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浙江布政使劉福服闋至京皆執下獄自諸王府邊鎭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鬬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五月甲戌執左通政方言下西廠獄丙子商輅帥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姦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爲殷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吉黃高至內閣傳旨詰責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不危臣等同心一意爲國除害無有先後劉珝慷慨泣下與萬安劉吉俱助輅言恩等屈服恩遂據實以奏輅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爲國如此輅復何憂會項忠亦合九卿劾直帝不得已罷西廠使懷恩數直罪而宥之令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衞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而帝眷直不衰直因言內閣疏出司禮監黃賜陳祖生意爲楊曄報復且言輅嘗納曄賄帝卽斥賜祖生於南京王越遇吉珝於朝顧謂之曰直行事亦甚公如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去商萬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何亦爲此珝曰吾輩所言非爲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爲越不能對　岷州栗林羌爲寇余子俊潛師設伏擊走之　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爲謀主潛遣諜人入臨安又於蒙自市銅鑄兵器將伺間襲雲南王恕請增設副使二員以飭邊備謀遂沮　項忠之劾汪直也疏具令郎中姚璧持詣吏部尙書尹旻請署旻曰疏出兵部郎當爲首璧曰公九卿長也旻怫然曰今日亦知有九卿長耶旣署卽馳報直直由是深恨忠錦衣衞副千戶吳綬性狡險附直以進辛卯傳旨令綬與鎭撫使同問刑綬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綬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忠子經太監黃賜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詔法司會錦衣衞廷鞫忠抗辨不少屈衆知出直意無敢爲白者六月甲辰罷忠爲民震與綬兄參將經有隙亦逮下獄奪爵降左都督南京閒住璧降廣西思明同知謝病歸璧夔之子也御史戴縉九年秩滿不得遷窺帝旨感稱直功庚戌詔復設西廠以綬爲鎭撫商輅力求去丁巳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旣去左都御史李賓失直旨褫職一時九卿劾罷者尙書董方薛遠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人萬安代輅爲首輔與南人相黨附劉珝尹旻王越又以北人爲黨互相傾軋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　錢能數遣郭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索寶貨於千崖孟密諸土司初木邦宣慰罕揲法女曩罕弄嫁孟密部長思外法地有寶井罕揲法卒孫罕落法嗣曩罕弄以尊

屬不樂受節制噉族人與爭遂叛木邦逐宣慰據公署殺掠鄰境隴川孟養地景邁淫其女孫許爲奏授宣撫王恕盡得能等不法狀遣騎執景景懼自殺秋七月恕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鍾蕃往勘能又以其間驛進黃鸚鵡恕請禁絶且盡發能貪暴罪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召恕還八月詔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恕居雲南九閱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壬戌錦衣衛官校執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張文質繫獄帝知而釋之　九月升陝西蘭縣爲蘭州析淳化縣地置三水縣　罕慎居苦峪赤斤罕東數相攻勢窮無援冬十月戊申命甘肅總兵官王璽築苦峪城立衞居之給土田牛種　十一月張瓚攻白草壩西坡禪定數大砦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　項忠之罷王越當遷而朝命以余子俊代越彌不平請解營務優詔不許十二月越自陳紅鹽池功爲故尚書白圭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錄乞移所加官酬之子俊亦言越賞不酬功乃進兵部尚書仍掌院事　彰武伯楊信卒贈侯諡武毅信在邊三十年鎭以安靜人樂爲用　是年免浙江山東河南江西福建被災稅糧振山東南畿州縣饑

十四年春正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奏申明條例十事　鍾蕃按錢能事皆實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於法指揮姜和李祥不就逮能復上疏爲二人求宥帝曲從之　二月戊申皇太子出閣就學時有老奄覃吉者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書誕不可信也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戊辰免浙江被災秋糧　清河靉陽失事陳鉞掩殺入貢者十八族以擣巢大捷聞諸部憤謀汪直方結怨朝士思立邊功自固通事王英說直自行邊直喜請於帝帝令懷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意以沮直行馬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直不悅欲令英與俱文升謝絶之　辛巳罷烏撒衞銀場　滿都魯數侵掠三衞三衞頭目皆走避塞下饑困請復馬市再四不許陳鉞復爲之請乃許之丙戌復開遼東馬市　致仕修撰羅倫卒年四十八倫爲人剛正嚴於律己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晨炊絶不以爲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稱爲一峯先生　福建上杭盜起詔前僉都御史高明爲巡撫督兵往討　丁亥以浙江饑罷採花木　夏四月丁酉免南畿山東被災秋糧　余子俊列上軍功賞格北邊爲上一人斬一級者進一秩至三秩止不願升者賞銀五十兩東北邊及西番苗蠻以次而差至內地反賊六級當北邊之一其俘獲人畜器械俱給所獲者由是中外有所遵守　五月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例從之　馬文升既受命疾馳至遼東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又請前以也先亂失授官璽書者十餘人皆得襲官事垂定汪直欲攘其功請於帝六月癸卯挾王英行邊陳鉞郊迎蒲伏左右皆有賄直馳至開原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鉞益謟事直得直歡日夜譖文升思中之　發京營兵作圓通寺張懋諫不聽　析廣東陽江縣置恩平縣　張瓚進兵抵曲山三砦攻破之再討平白草壩餘寇先後破滅五十二砦賊魁撒哈等皆殲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師帝嘉瓚功徵拜戶部左侍郎辭歸終制　秋七月趙太妃李氏爲見濬請復冠服如故見濬無悛心　丁丑遣使振畿南山東饑　八月癸巳以直隸山東災傷詔六部條恤民事宜南京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水災　庚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初汪直有事南京或譖巡撫蘇松副都御史牟俸直歸未發也俸在山東時陳鉞爲布政使負氣不相下鉞從容短俸於直直信之侍讀學士江朝宗與俸有連除服還朝俸迓之九江聯舟並下所至有司供帳頗盛直因譖朝宗有所關說俸議事至京甲寅直請執俸幷朝宗下錦衣衛獄詞連僉事吳璠等十餘人俱被逮繫半載謫俸戍湖廣朝宗等皆貶官俸竟卒於戍所　初楊繼宗爲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爲袪除之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爲治有體公但剔奸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官過者繼宗遺以菱芡曆書中官索錢繼宗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帝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及是九載秩滿九月超擢浙江按察使　河決開封壞護城堤五十丈巡撫河南都御史李衍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地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七里壅塞以洩杏花營上流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鄢陵睢陳歸德之災乃敕衍酌行之　故事兩廣總督坐次居總兵左平鄉伯陳政爲總兵欲以爵抑朱英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冬十一月命解英總督止爲巡撫居政下政懷之孫也余子俊言英招徠功多當增秩褒賞乃反削其事權恐無以鎭諸蠻帝是之十二月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故　甲午免畿內被災秋糧　高明至福建禽諸首惡餘皆殲死遣戍以上杭地接江西廣東盜易嘯聚請析置永定縣移疾徑歸詔許之致仕　遼東巡按御史王崇之發陳鉞啓釁召敵務爲欺蔽罪鉞大恐誣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　王恕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悅帝亦銜恕數直言

十五年春正月壬申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遷河南滎澤縣治以避水開封堤不久亦塞　庚辰封錢承宗安昌伯睿皇后弟鍾之孫也初英宗憫后族單微數欲封之后輒遜謝故后家獨不獲封帝已封周氏乃有是命　辛巳振山東饑免秋糧　二月免湖廣被災秋糧　賜毛吉諡忠襄　甲寅南京禮部言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國用吳復俞通海康茂才趙德勝丁德興張德勝胡大海吳楨吳良諸勳臣墳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萼等以歲久頹壞爲言請命工修治帝可其奏且令無子孫者復墓旁一人守護之　初南昌人李孜省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贓事發匿不歸知帝好方術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夏四月特旨授太常寺丞楊守隨及給事中李俊等劾孜省贓吏不宜玷清班奉宗廟百神祀乃改上林苑監副日寵幸賜金冠法劍及印章二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芳等表裏爲奸漸干預政事　丙午免南畿被災稅糧　壬子下駙馬都尉馬鹹於錦衣衛獄　先是遼東屢失事詔遣汪直蔣琬及刑部尙書林聰等按之直庇陳鉞歸罪於總兵官歐信等聰不能爭遂下信獄錮一官閑住信飲恨而卒會余子俊劾鉞掩殺貢夷罪鉞疑出馬文升意傾之益急直諷御史侶鍾劾文升鍾不可直遂自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五月壬戌下文升錦衣衛獄謫戍重慶衛　癸酉以馬文升牟俸事杖給事中李俊御史王濬五十六人於闕下　初乩加思蘭以女妻滿都魯立爲可汗久之殺孛羅忽幷其衆益專恣滿都魯與脫羅干亦思馬因謀殺乩加思蘭亦思馬因爲太師未幾滿都魯亦死諸強酋相繼略盡　貴州西堡獅子孔硐等苗作亂總兵官吳經調沅州清浪諸軍討之水西安撫與其子宣慰使貴榮統部衆二萬攻白石崖冢自餽

鑲四旬而克禽斬賊首阿屯堅囊等以捷聞 己卯免湖廣被災稅
糧 吳綬本附汪直以進旣知公議不容凡文臣非罪下獄者不復
加箠楚忤直意謫南京是時惟衞使朱驥持法平治妖人獄無冤者
詔獄下所司獨用小杖嘗命中使詰責不爲改世以是稱之 秋七
月癸酉詔汪直巡大同宣府邊直帥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
官迎拜馬首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謁供帳百里外
河南副使陳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曰大於都御史耶
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屈辱選詞氣嚴正諸生亦
羣集署外直氣懾好語遣之 灣溪既立安寧宣撫爛土諸番惡其
逼九月引齎果等攻陷夭漂靖南城堡圍安寧播州宣慰楊愛弗能
支求援於川貴二鎭詔起其父輝再統兵往勦令川貴兵助之未幾
貴州巡撫都御史陳儼言苗賊齎果轉橫乞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
萬五千剋期會貴州聽儼節制余子俊言賊作於四川而貴州守臣
自欲節制諸軍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興師五萬以半年計須軍儲
十二萬五千石山路險峻輸運之夫須二十七萬衆瘴癘可虞事遂
寢 冬十月緬甸酋卜剌浪欲奪思洪發貢章地設詞請於朝余子
俊言不宜許諭止之 汪直年少喜兵陳鉞希直意言遼東伏當加
將擾邊丁亥朱永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直監軍東伐又命朝鮮國
王李娎出兵夾擊 給事御史劾戶部尙書楊鼎非經國才鼎再疏
求去賜敕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四人終其身大臣致
仕有給賜自此始 陳鉞參東征軍務 閏月王恕言大明律後有
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
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官守乞追板焚燬命卽
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 十一月給事中王瑞請天下
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 十二月御史許進言各
布政司鄉試考官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監臨官又往往侵奪其
職掌請視兩京例特命翰林主考帝諭禮部嚴飭私弊而不從進請
白玀玀羿子與都掌大壩蠻相攻禮部侍郎周洪謨言戎珙筠高
諸縣在前代皆土官國朝始代以流官語性情不相習用激變洪永
宣正四朝四命將徂征隨服隨叛景泰初益滋蔓臣向嘗言仍立土
官治之爲久遠計及今順蠻人之情擇衆所推服者爲大寨主俾世
襲庶可相安白玀玀者相傳爲廣西流蠻有衆數千無統屬其所居
崖險箐深旣難翦滅亦宜立長官司治之地近芒部宜卽隸之羿子
者永寧宣撫所轄而永寧地六七百里以一柔婦人制數萬強梁之
衆故每肆劫掠臣以爲南境蠻寨近赤水畢節要路者宜立一長官
司仍隸永寧宣撫從之 辛未錄建州功進朱永爵保國公陳鉞右
都御史汪直加歲祿陞賞者二千六百餘人 先是言官論工部尙
書王復衰老復乞休不許汪直諷言官更劾復及禮部尙書鄒幹南
京兵部尙書薛遠乃傳旨並令致仕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
府當官識大體居工部十二年謹守法度聲名逾兵部時 免四川
江西被災稅糧 安南國王黎灝遣兵八百餘人越雲南蒙自界聲
言捕盜結營築室以居守臣力止之乃退 王越急功名汪直東征
越望督師爲陳鉞所沮鉞驟還至戶部尙書越心益豔之

明紀卷第十九

明紀卷第二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憲宗紀三起成化十六年庚子訖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凡八年

十六年春正月延綏守臣奏亦思馬因潛渡河入塞越乃說直出師丁酉朱永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越提督軍務直監軍西征戶部侍郎閻本督餽給事中孫博從軍紀功發邊兵二萬往延綏聽調　二月國子監生虎臣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從之　朝鮮遣陪臣來獻捷　癸酉免湖廣被災稅糧　王越說汪直令朱永帥大軍由南路己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乃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潛行至貓兒莊分數道值大風雨雪晦冥戊寅進至威寧敵猶不覺掩擊大破之斬首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出榆林不見敵道迴遠費兵食巨萬馬死者五千餘匹　三月戊子以歲歉減光祿寺供用物　朱英性淳厚然持法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撫奏英專權玩賊潯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乃鐫芳二級諭眷協和共事　封王越威寧伯世襲汪直再加祿米越受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不欲就西班許進等頌越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命越領院事提督團營從之　田州土目黃明忝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殺溥溥出走思恩明因肆屠戮朱英將進討檄溥族人恩城知州欽令殺明雲恥夏五月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門　汪直陳越等師還濟河靉陽復失事中官韋朗總兵官緱謙等匿不以聞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上疏請正越罪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貸許進亦帥同官論之帝皆弗從珍又發指揮王全等誘殺朵顏衛人狀全等皆獲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己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衣衛千戶蕭聚往勘　錦衣衛使王源皇后弟也家奴怙勢多侵靜海縣民田給事中王垣等言永樂宣德間畿輔八郡民盡力墾荒永免其稅所以培國本重王畿也外戚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及貧民赴告御史劉喬徇情曲奏致源無忌憚家奴益橫今戶部郎中張楨叔等再按得實乞自原額外悉還民并治喬罪帝不悅切責之　癸丑禁外戚勢家侵占民田源悉歸所占於民人多其能補過　秋八月安南攻老撾議者恐其內寇詔問朱英處置之宜英對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諭之自當悔懼帝從其言時汪直欲用兵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兵部郎中劉大夏匿弗予密告余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　丁酉申存卹孤老之令　蕭聚械強珍赴京比至汪直先榜掠然後奏聞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兵部及給事中御史先嘗劾陳鉞者俱奪俸而論者猶未已冬十月南京給事中章元應御史徐完等劾鉞斬罪三忤旨停俸鉞復多方構余子俊於直會子俊以母憂歸得免　山西巡撫都御史秦紘奏鎮國將軍奇瀾等罪奇瀾父慶成王鍾鎰爲奏辨且誣紘帝重違鎰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帝歎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十一月奪奇瀾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而改紘撫河南　潯梧高廉賊起朱英偕陳政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衆　十二月庚申亦思馬因犯大同丙寅朱永汪直王越帥京軍禦之　免兩畿湖廣河南山東雲南被災稅糧

十七年春二月壬戌覈天下庫藏出納之數　王越等帥師出大同適寇入掠追擊至黑石崖禽斬二百餘人獲馬七百匹自滿都魯等死邊人稍得息肩而汪直徼功啓釁越等從而附和之於是亦思馬因等益糾衆盜邊延及遼塞無寧歲矣三月敘功再加直祿米至三百石朱永賜襲世公越改掌前軍都督府總五軍營兵督團營如故

夏四月庚申以久旱風霾敕羣臣修省　戊辰諭法司愼刑獄命懷恩同錄囚遂定制每五年命司禮太監一人會同三法司堂上官於大理寺審錄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各布政司則遣部寺官會同巡按御史謂之䘏刑所矜疑放遣甚衆　癸酉亦思馬因犯宣府　五月山西巡撫何喬新言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闌出犯者罪守將詔可宣府參將吳儼少監崖榮追敵出塞至赤把都爲所遮兵分爲二皆被圍儼榮起據北山困甚守備張澄帥兵進力戰解二圍抵北山下儼榮已夜遁澄拔其衆而還死者過半澄所部七百人亦多戰死詔錄澄功治儼等罪總兵官周玉先以葛谷堡赤城頻受掠凡二被論至是復以節制不嚴見劾帝不問　己亥汪直監督軍務王越爲平胡將軍充總兵官帥京軍萬人禦亦思馬因比至寇已去因留屯其地　安南國王黎灝親督兵九萬開山爲三道攻破哀牢進侵老撾復大破之殺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季子怕雅賽走八百以免灝復積糧練兵頒僞敕於車里徵其兵合攻八百將士暴死者數千傳言爲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襲殺萬餘人灝始引還六月黔國公沐琮以聞帝下廷議請令廣西布政司檄灝斂兵雲南兩廣守臣戒邊備從之　秋七月甲戌朔免南畿被災秋糧　甲午命所在鎭守總兵巡撫聽汪直王越節制　八月擢李孜省右通政仍掌上林監事通政王㬌輕孜省不加禮孜省譖之左遷太僕寺少卿故事寄俸官不得與郊壇分獻帝特以命孜省廷臣懲㬌事無敢執奏者是時鄧常恩趙玉芝淩中顧玒僧繼曉輩並以方術左道淫祀由中官梁芳陳喜高諒以進常恩玉芝中玒並至太常寺卿繼曉通元翼教廣善國師皆顯赫僭侈與孜省相倚爲奸然權寵皆出孜省下

眞定縣教諭俞正己上改曆議詔禮部欽天監參考周洪謨等言正己據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曆志推算氣朔又以意創爲八十七年約法每月大小相間輕率狂妄宜正其罪從之　九月析四川銅梁遂寧二縣地置安居縣　占城古來遣使朝貢請封幷言臣國所有土地本四府一州二十二縣三千五百餘里乞特諭交人盡還本國章下廷議張懋等請特遣近臣有威望者往使帝不許以安南貢使方歸賜敕詰責黎灝令速還地毋抗朝命會滿剌加亦訴安南侵偪詔幷責之　暹羅貢使還至中途竊買子女且多載私鹽命遣官戒諭諸番　遼東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朵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以馬來市冬十月兵部尚書陳鉞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尅遂治海安罪尋令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壬戌振河南饑　初東廠太監尚銘獲賊得厚賞汪直忌之且怒其不告銘懼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謾罵狀旁一人言駕至謾如故又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帝听然而笑稍稍悟直久駐宣府銘廉得其所洩禁中祕語奏之盡發越交通不法事　十一月直與越再請班師不許鉞代直請帝切責之　戊子取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　十二月徙王越鎭大同汪直總鎭大同宣府悉召京營將士還　湖廣總兵官王信言湖廣諸蠻雖腹心蠹實無能爲久不靖者由我將士利其竊發以邀功也選精銳愼隄防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避徭役濫誅恐傷天和南畝之民咸無蓄積收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方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加意撫綏濫授冗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察勘削奪又薦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且云英雄之士處心剛正安肯俯首求媚若不加意延訪則志士抗倫朝廷安得而用之哉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劉吉遭父喪詔奪喪復任吉三疏懇辭而陰屬指揮使萬喜爲之地遂不允南京太常寺卿陳音貽書勸吉固辭吉不悅喜通之兄也　三月己巳朔振南畿以南京御史李珊等請振

疏有訛字令錦衣衛詣南京午門前人杖二十守備太監監之　汪直鎮大同久寵日衰給事中御史交章奏其奸擾請仍罷西廠帝不許萬安言文皇帝建北京命錦衣官校緝訪猶恐外官徇情故設東廠令內官提督行五六十年事有定規往者妖狐夜出人心驚惶感勞聖慮添設西廠特命直督緝用戒不虞所以權一時之宜慰安人心也今直鎮大同京城衆口一辭皆以革去西廠爲便伏望特旨革罷官校悉回原衛從之壬申罷西廠　都督馬儀劾陳鉞撫遼時欺罔貪黷冒功怙勢諸罪乙酉勒鉞致仕儀亦調南京閒住　王璽遣諜者聞牙蘭得其所擄掠九十餘人以歸具悉虛實遂召集赤斤罕東將士犒以牛酒令助罕慎夏四月癸丑罕慎合二衛兵夜襲哈密及剌木等八城遂還居故土巡撫陝西都御史王朝遠請封罕慎爲王廷議不許　甲子免山西被災夏稅　五月甲申分四川夾江縣地置洪雅縣　免山東南畿被災稅糧　四川盜殺石砫宣撫使馬澄命責有司捕賊巡撫都御史孫仁言石砫歲辦鉛課鄰境軍民假以徵課乘機竊取釀成禍階請除其課閉其洞仍移忠州臨江巡檢於酆都婁池以便防守從之　六月壬寅亦思馬因分數道入掠王越等調兵禦之陽和參將周璽與游擊董昇戰黑石崖宣府游擊劉寧戰塔兒山皆有功何喬新偕參將支玉伏兵夾溝營擊斬甚衆許寧逐寇延綏寇掠於邊糧散漫不得出寧獲級百二十邊人益思余子俊功　中官奉使紛遝廣東鎮守顧恆市舶韋眷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布政使彭韶先後論奏錦衣鎮撫梁德者芳弟也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極論語侵芳芳怒構於帝辛酉謫韶貴州　曩罕弄兵力日威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黔國公沐琮奏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偪脅木邦八百諸部兵部尚書張鵬主用兵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邊境止宜撫諭秋七月庚午起復副都御史程宗馳傳與譯者序班蘇銓往　中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會守巡官捕寇張鵬執不可帝竟許之　八月癸丑遣使振畿內山東饑　辛酉免河南被災稅糧　閏月壬申倉副使應時用請罷饒州燒造御器內臣下獄贖還職　刑部尚書林聰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莊敏　萬安等以王越有智計恐誘汪直復進乃請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益衰　何喬新劾僉事尚敬劉源遲延獄詞因言凡二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請執問帝曰刑獄重事苟得其情卽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瘐死是有司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其卽以喬新所奏通行天下　冬十月升湖廣茶陵縣爲州　十一月免畿內陝西遼東被災秋糧　罕東侵河清堡都指揮梅琛勒兵追之奪還所掠邊臣請討其罪帝曰罕東方聽調取哈密未有攜貳形奈何因小故加以兵第遣使責諭　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命儒臣於東宮進講是書以進學養德厚倫明治爲綱分二十四目帝親製序文冠之每講太子必起立閣臣以爲勞議請坐聽侍讀周經與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初命儒臣編輯事涉宦官者皆不錄侍講學士楊守陳以爲非備列其善惡得失守陳守隨從兄也

十九年春二月授鍾同次子越通政司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廩　升四川邛縣爲州　三月禁勢家中鹽侵商利未幾中官趙陽等乞兩淮鹽十萬引帝已許之戶部侍郎潘榮等言近禁勢家中鹽詔旨甫頒而陽等輒違犯宜正其罪帝爲切責陽等　天文生張陞上言改曆欽天監謂祖制不可變寢之　析四川巴縣地置壁山縣　丙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夏四月丁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岳州通判沈政以繪事夤緣至太常少卿請斂天下貨財充內府帝怒下獄杖之謫慶遠通判　五月汪直言迤北小王子將大舉請發京兵援張鵬等言大同士馬四萬已足用所請宜勿許且京軍困營造精力銷沮

猝有急何以作威厲氣請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言汪直與總兵官許寧不和恐誤邊事乙丑調直南京御馬監

桂林平樂猺攻城殺將丁丑朱英陳政分兵十二道擊破之　秋七月辛丑小王子犯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許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伺隙乃斂兵守而別遣參將劉寧與董昇營西山副總兵周璽守懷仁相掎角寇焚代王別堡王趣戰使衆哭於轅門寧憤癸卯與郭鏜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寧奔夏米莊鏜新馳入城劉寧等被圍數重幾陷亟發巨礮擊敵敵多死圍解璽聞寧失利急還兵援夜遇敵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陳敵少卻久之短兵接璽臂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劉寧兵至寧潰卒亦稍集寇乃退寧還陳亡家婦子號呼詬詈擲以瓦礫寧大喪氣　己未朱永爲鎮朔大將軍充總兵官帥京軍禦寇大同小王子乘勝長驅入順聖川散掠渾源朔諸州以六千騎寇宣府八月甲子周玉將二千人前行巡撫都御史秦紘兵繼進至白腰山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至西陽河都指揮孫成敗寇七馬房山西巡撫都御史邊鏞參將支玉等悉力捍禦寇始退　乙丑戶部侍郎李衍刑部侍郎何喬新巡視邊關　言官復劾汪直及王越等壬申謫直奉御奪越爵除名謫居安陸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戴縉吳綬並褫逐陳鉞已致仕韋瑛已調萬全衛不問縉由御史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越鉞頗以材進越尤有功其得罪時議頗謂太過縉無它能工側媚而已直竟良死瑛尋坐他事誅　小王子復入掠秦紘周玉伏兵敗之於興寧口劉寧將兵三千遇敵於聚落站西連戰敗之又敗之白登柳林又追敗之小鶻鴿谷朱永至大同復會玉兵敗敵於鶻鴿谷大同西路參將莊鑑邀敵歸路戰於牛心山敵遂遁許寧掩其敗更以捷聞　初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戶王臣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常州知府孫仁方峻不爲禮銜之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譁敬奏諸生抗命王恕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琵琶捍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并及仁仁被逮恕抗章救三疏劾敬會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九月戊其黨十九人棄臣市傳首南京釋仁還職　朱英薦新會縣舉人陳獻章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詔授翰林院檢討許之歸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吳與弼弟子也　汪直既敗項忠馬文升強珍皆復官致仕都御史李裕屠滽乞召用文升等帝不悅奪俸半年　冬十月壬申召朱永還仍督團營或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　西番撒馬兒罕等國共貢獅子奏請大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此無用之物在郊廟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備驂服宜勿受周洪謨等亦言往迎非體帝卒遣中使往迎之獅日啖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養獅者光祿日給酒饌　孟密思柄遣人入貢因奏爲木邦所擾乞別設安撫司張鵬言程宗與太監覃平撫馭已有成緒請命宗巡撫雲南敕平偕詣金齒勸諭之其孟密地或仍隸木邦或別設安撫區處具奏從之　封左都督趙勝爲昌寧伯勝屢督大軍無功夤緣得封名大損　時傳奉官愈多濫亂仕路十二月王瑞等言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遍及吏胥武階蔭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還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覩英廟復辟景泰倖用者率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冒功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張稷等亦言比來末流賤技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

挾一矢自徒驟貴聞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降李孜省本司左參議張中等三人皆貶秩黃謙錢通等九人奪官人心大快然帝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孜省寵未嘗替也

二十年春正月庚寅京師地震永平宣府遼東同日皆震宣府地裂湧沙出水天壽山密雲古北口居庸關城垣墩堡多摧人有壓死者

壬辰敕羣臣修省詔減貢獻飭邊備罷營造理冤獄寬銀課工役馬價卹大同士卒 自西廠之廢尚銘專東廠事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帝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盡陳準代爲東廠素善懷恩既受事誡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預也都人安之 王瑞等再劾司禮太監李榮蕭敬等報聞 山東旱饑盜起二月改刑部侍郎戚時望左副都御史往巡撫時望至齋禱大雨沾溉槁禾復蘇舉救荒之政推行九則法於諸府黜暴除苛民甚德之 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大同宣府軍務三月己酉太監張善監督軍務蔣琬充總兵官同子俊備大同宣府 處士胡居仁卒年五十一居仁餘干人初從吳與弼講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論者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 夏四月戊午錄囚 立殫忠効義二營練京衛舍人餘丁未幾罷 鄭王祁鍈有子十人妃韓氏生世子見滋諸姬生盟津王見濍東垣王見潰見濍母有寵韓妃不爲祁鍈所禮見滋悒悒先卒見濍規奪嫡不得竊世子金冊去祁鍈索之急見濍怨不復朝所爲益不法祁鍈言於帝革爲庶人 王恕復爲南京兵部尚書錢能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 五月甲午再錄囚減死罪以下 己亥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 巡按大同御史程春震發許寧敗北狀與郭鏜蔡新並下獄謫降有差 初曩罕弄遣人間道至京獻寶石黃金乞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萬安許之劉珝劉吉皆以孟密原木邦屬夷今曩罕弄叛而請命許之土官誰不解體及程宗之行蘇銓受安風旨私以告宗宗上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已諭諸蠻示以朝廷德意宥其罪開設衙門令還其所侵地皆踴躍奉命木邦亦允服乞遂行之六月設孟密宣撫司以思柄爲使孟密據寶井之利恣行結納木邦兵力積弱不能報屢奏請竟不得直自是諸部擾擾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免南畿陝西被災稅糧秋七月停歲辦物料發帑轉粟開納米事例振山西陝西饑 初唐憲王薨子芝址嗣王承休王芝塤憲王繼妃焦氏子也妃愛之遇節旦召樂婦入宮芝址詰之語不遜焦妃持鐵鎚擊宮門芝址閉不敢出芝址與妃弟璟誣王嘗繼母按驗不實轉得芝塤慢母嘗兄狀革爲庶人 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復李震與寧伯 韃靼復入居河套 繼曉日誘帝爲佛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偪徙民居數百家費國帑數十萬刑部員外郎林俊上疏請斬繼曉並罪中貴梁芳以謝天下帝大怒下詔獄考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俊懷恩固爭帝怒投之以硯曰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歸稱疾不起帝怒解遣醫視恩劉珝亦於帝前解之冬十月丁巳杖俊及黻各三十謫俊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王恕自南京馳疏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移民居費內帑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 癸酉罷雲南諸府銀阬 丙子封都督同知王

源爲瑞安伯　十一月蔣琬班師余子俊仍留總督尋亦召還　十二月免山西河南被災夏稅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光自中天少西下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有聲如雷踰時西方有赤星大如椀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折如蛇行良久正西復有聲如雷震　丙戌詔羣臣極言時政復林俊官改南京　余子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　右都御史朱英陳八事請禁邊將節旦獻馬鎮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丹符呪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進內閣力爭竟不能盡從也　李俊偕六科諸臣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事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憸邪或交通中外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貪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尚書張鎣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脈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書圖製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幸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痹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藩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能晏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強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孜省上林丞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敕制下舉朝大悅　御史汪奎等言建言貶謫諸臣効忠於國宜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內藏乞治芳罪斬繼曉都市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恆從子而冒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政宜盡斥以清仕路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鵬張鎣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御史魯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謝倫奔競無恥巡撫都御史趙文博粗鄙妄爲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宜令致仕鎮守守備

內官視天順間逾數倍作威福凌虐有司浙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遠
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撤還內外坐營監槍內官增置過多
皆私役軍士辦納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
惟存老弱勳戚內官奏乞鹽利邀截而行所至張欽賜黃旗商旅不
行邊儲虧損並宜嚴禁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山陝之
民僅存無幾宜核被災郡縣概與蠲除給事中張善吉先坐罪謫官
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茲職大玷清班宜罷斥山陝河洛饑民多
流鄖襄至骨肉相噉請大發帑庾振濟銷弭他變時九卿各條奏數
事率有所避無甚激切者惟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兵部員外郎崔
陞主事蘇章言宦官妖僧罪請亟誅竄而尚書王恕今伊傅不宜置
南京員外郎彭綱斥李孜省繼曉請誅之以謝天下戶部主事周軫
請誅梁芳李孜省并汰內侍罷方書刑部主事李旦陳十事且言神
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
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修省皆不罪而密諭尹旻出旦等且書
六十人姓名於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　庚寅赦天下　乙巳李衍
何喬新及工部侍郎賈俊振陝西山西河南饑　巡撫順天都御史
楊繼宗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
鎮者由是益爲權貴所疾　二月己未放免傳奉文武官五百六十
餘人初星變求言張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閑
住非軍功無濫授四方鎮守監槍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
召還廷臣亦交以請及下部覆聚鵬畏中官不敢堅其議帝遂盡留
之議者皆咎鵬　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帥九卿陳時弊二十事皆極
痛切帝多采納而權倖所不便者終格不行　巡撫應天都御史彭
韶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迄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
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
風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褻寵其家幾與

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
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官爭
獻珍異勳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
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輿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
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悅　德
王見潾請業南旺湖以漕渠故不許　余子俊復出行邊　丁丑免
陝西被災稅糧　紀淑妃之薨也議者謂萬貴妃實爲之錢能梁芳
等假貢獻科斂民財竭府庫以結妃歡奇技淫巧禱祠宮觀糜費無
算久之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及韋興曰糜費帑藏由
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
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妃勸帝廢太子
而立其弟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劉珝又密疏諫會泰安州地
屢震泰山動搖有聲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事乃寢夏四月戊午
遣使赴山東祭告　虎臣言臣鄉比歲災傷人相食由長吏貪殘賦
役失均請敕有司審民戶編三等以定科徭從之　壬戌轉漕米四
十萬石振陝西饑　免南畿山東被災稅糧　初張鵬爲御史剛直
尙氣節有威名後數歷中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萬安劉吉輩專營
私鵬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奸民章瑾獻珍寶得爲錦衣鎮撫理
刑缺鵬所上不允知帝意屬瑾即推用焉臺諫劾大臣不職者多及
鵬鵬力求去閏月賜敕給驛以歸　廣東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
戶六十人添辦方物五月布政使陳選以詔書減省貢獻上疏爭之
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　貶李旦鎮遠府通判工部主事張吉景
東府通判給事中盧瑀長沙府通判秦昇廣安州同知童柷興國州
同知猶以星變陳言故也汪奎先以糾儀怠緩杖於廷尋出爲夔州
府通判奎從子御史舜民扶掖奎帝聞而怒以奏獄情詞不當貶蒙
化衛經歷彭綱蘇章以吏盜贓舊賜外番故敕下獄綱貶永寧知州

章貶姚安通判楊繼宗爲治中陳璽所訐貶雲南副使彭韶方召爲大理卿命仍故官代繼宗巡撫順天永平二府李俊出爲湖廣參議先是諸臣直言闕失掌欽天監太常少卿康永韶猶言星變當有大咎賴陝西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甚中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撒馬兒罕使者由廣東歸國請泛海至滿剌加市狻猊以獻章眘圭之陳邊上疏力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乃已　壬戌京師地震　流民集京師者多丙子朱英請人給米月三斗幼者半之報可　六月辛巳令武臣納粟襲職　癸未詔戚畹邪褒廷臣所奏毋得過五事　以陝西寧羌衛地置寧羌州　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贈太子太保英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兩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服其知大體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劉珝性疎直自以宮寮舊臣遇事無所回護素薄萬安嘗斥安負國無恥安積忿日夜思中珝西廠之罷也安與珝同奏珝辭不與帝頗訝珝無名安陰使人訐珝與直有連帝惑之珝子鎡邀妓狎飲里人趙賓戲爲劉公子曲或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大怒決意去珝遣中官覃昌召安及劉吉赴西角門出帝手封書一函示之安吉陽驚歎九月甲子珝具疏乞休去時內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珝稍優顧喜譚論人目爲狂躁珝既倉卒引退而彭華尹直相繼入內閣安吉之黨乃益固　冬十月封都督同知周彧爲長寧伯　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被災稅糧　復李孜省左通政　廣東副使陶魯治兵久賊剽兩粵大者會勦小者專征所向奏捷賊憚之次骨劫其鬱林故居焚誥命發先塋戕其族黨魯聞大慟詔徙籍廣東補給封誥慰勞有加益奮志討賊十一月以九載課最進湖廣按察使治兵兩廣如故　丙寅京師地震　番禺知縣高瑤沒章眘通番貲鉅萬陳還以聞　十二月甲申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　甲午振南畿饑　初余子俊巡歷宣大請以延綏邊牆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冶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卽工然是時歲比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於邊臣而己不親其事以周玉不爲力奏與寧夏神英易鎮由是謗議大起是冬疏請還京帝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中官韋敬遂譏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又劾其以私恩怨易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爲子俊白帝怒譴勤等給事御史復交章劾中朝多欲傾子俊詔工部侍郎杜謙往勘　小王子犯蘭州莊浪鎮番涼州

二十二年春正月乙丑免河南被災秋糧　甘肅遣官往哈密及土魯番道經罕東爲都督把麻奔等所掠死者四百人二月命遣人往諭　庚辰免畿南及湖廣被災稅糧　杜謙還奏余子俊易置將帥如阮勤等言所費亦無私然爲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詔落子俊太子太保致仕調勤南京刑部　初尹直丁父憂服除歷南京吏禮二部閱八年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安彭華謀內召尹旻輒持不可諸朝臣亦皆畏直幸其在南及推兵部左右侍郎吏部列何琮等八人詔用琮而直以安華及李孜省力中旨召還遂與孜省相比而構旻會兵部郎中鄒襲謫官指揮張旺等奏留之旻請可其奏東廠發其事夏四月落旻太子太傅授太子少保侍郎耿裕黎淳郎中鄭宏等皆得罪　乙未淸畿內勳戚莊田　五月東廠發侍讀尹龍納賄及諸陰事龍旻之子也給事中張雄等劾龍并及旻帝宥旻下龍錦衣衛獄令法司會鞫午門詞連通判王範郞中劉紳等數人獄上奪旻太子少保以尙書致仕龍除名範等降謫有差耿裕黎淳再停俸　六月免南畿陝西被災稅糧　乙亥敕羣臣修舉職業　甲子諭法司愼刑　秋七月小王子犯甘州指揮姚英等戰死　謫侍講學士焦芳桂陽州同知坐與尹龍相比故也

芳知出萬安彭華指銜次骨 江西南贛諸府多盜率強宗家僕巡撫都御史閔珪請捕盜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尹直輩議之李孜省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八月左遷廣西按察使 陝西巡撫都御史鄭時言五事曰奉職敎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供奉以蘇民困重名器以待有功罷傳奉以抑僥倖梁芳等惡之譖黃州參政時撫陝四年振濟饑民全活甚衆比去哭送者遮道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後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 御史呂璋等疏劾侍郎侶鐘秦紘洗馬羅璟御史張鼐等爲尹旻黨先後貶謫者十餘人 貴州鎮巡官奏苗反請發兵廷議將從之尹直言起釁邀功不可信命官往勘果無警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好直言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會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九月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附批落恕太子少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工部主事王純比恕汲黯予杖謫思南府推官 先是韋眷誣奏陳選高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褧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證褧堅不從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張元禎爲治棺斂之瑤竟謫戍永州釋還卒褧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能鑠金毀足銷骨竊見故布政使選抱孤忠孑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惛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橫行胸臆殲蔑清流勦官行頤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啗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覆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夏姬詬伯夷爲莊蹻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諸臣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舉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不報 免河南廣東被災稅糧 安寧宣撫使楊友欲奪嫡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命何喬新往勘 丁卯兵部侍郎尹直爲戶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 尹旻之罷也耿裕代之以持正故不爲萬安所喜而李孜省方貴幸用事欲私其同鄉李裕相與謀傾裕坐以事調黎淳南京而奪裕俸言官復交劾帝宥之裕入謝既出帝怒曰吾再寬裕罪宜再謝今一謝以奪俸故意觖觖耶孜省等因而構之冬十月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裕九疇子也李裕本廉介負時望以孜省故名頗損初孜省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尹直李裕禮部侍郎王一夔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皆因之以進間採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和之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戶部侍郎皆其力也又譖馬文升調之南京出順天府丞楊守隨爲南寧知府朝野側目

十一月癸丑占城爲安南所侵王子古來來奔 吏部奏通政使闕即以命李孜省而右通政陳政以下遞進一官時張文質方以尚書掌司事通政故未嘗缺使也已復擢孜省禮部侍郎掌通政如故

十二月免江西廣西被災稅糧 貶新選橫州知州敖毓元爲雲南臨西縣丞坐前上疏切直故也 四川舉人鄒智過三原謁王恕

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痡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

二十三年春正月免陝西湖廣被災稅糧　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不謹李裕言人材質不同偏執類酷遲鈍類輭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之意帝善之著爲令　廷議欲遣古來還國尹直曰彼窮來歸我若驅使還國是殺之也宜遣大臣即詢量宜處置詔從之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往　晉漕都御史李敏爲戶部尙書先是敏巡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饟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幷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饟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　兵部缺尙書帝悟余子俊無罪復召之　二月乙酉副都御史邊鏞通政司參議田景賢巡視大同諸邊　彭華刻深多計數善陰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比而逐尹旻羅璟人皆畏而惡之已得風疾三月丁未致仕去　何喬新與四川巡撫都御史劉璋共白楊愛誣言楊輝溺愛友欲令承襲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執不可輝不得已立愛淵爲友謀興夭壩干之役長官韓瑄諫杖殺之納賂於張瓚設安寧宣撫輝沒淵及其弟深與友謀潛刺愛不遂故爲此奏帝命斬淵深奪友官羈管保寧播州遂安　癸亥免山東被災稅糧　夏四月乙亥免浙江被災秋糧　五月乙卯旱遣使分禱天下山川丙辰敕羣臣修省　庶吉士鄒智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伈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卹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獻盡蘊則天聰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強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鎭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將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久長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

刑部郎貢清者萬安私人又幸於內侍郭聞劾事浙江鞭樸諸大吏李裕惡之比還即除紹興知府清懼累章求改裕極論其罪下詔獄

安閏以屬尹直爲言於李孜省取中旨救之改知鄖陽　薨林陸川
賊黃公定胡公明等爲亂陶魯與參將歐磐分五路進討大破之毀
賊巢一百三十　韃靼別部那孩擁衆三萬入大寧金山涉老河攻
殺三衛頭目伯顏等掠去人畜以萬計三衛乃相帥攜老弱走匿遼
東巡撫都御史劉潺以聞詔駐牧近邊給米布　六月免陝西南畿
被災秋糧　工部侍郎賈俊爲本部尚書時尊重進士舉人無至六
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　秋七月戊申封皇子祐杬爲興王祐掄岐
王祐檳益王祐樺衡王祐橒雍王　章綸妻張氏上綸奏稿且乞恩
帝嘉歎贈綸南京禮部尚書諡恭毅官一子鴻臚寺典簿並賜鍾同
諡恭愍　八月庚辰帝不豫　甲申皇太子攝事於文華殿　己丑
帝崩年四十有一　帝事太后至孝五日一朝燕饗必親太后意所欲
惟恐不歡至孝莊皇后合葬太后殊難之帝委曲寬譬竟得請　九
月壬寅太子卽位大赦　丁未斥諸佞倖侍郎李孜省太常寺卿鄧
常恩趙玉芝顧玒玒子少卿經寺丞淩中戍甘州衛讁梁芳居南京
斥韋興尊都督同知萬喜喜弟指揮同知達官貴妃及喜父貴弟通
皆先死初貴每受賜輒憂形於色曰吾起掾史編尺伍蒙天子恩備
戚屬子姓皆得官福過災生未知所終矣見諸子僭越賜物輒戒曰
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笑以爲迂及是盡
追封誥及內帑賜物如貴言　魚臺縣丞徐頊追論紀淑妃薨狀廷
臣議逮鞫萬氏戚屬會出入宮掖者萬安驚懼不知所爲曰我久不
與萬家往來劉吉先與萬氏姻亦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亦以
重違先帝意遂寢不問　進士李文祥上封事略曰祖宗設內閣六
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
喜怒禍福聽其轉移譬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
巧讒遠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
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然後體統正

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宜頃法司專徇己私不卹國典
豪強者雖重必寬貧弱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頽俗兼之風尙
奢麗禮制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
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民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
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尙書王恕王竑孤忠
自許齒猶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
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
爲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玆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卽屬名流
樂其危直乃爲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其罔上營私遠天蠹物者
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
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聞者亦足爲
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
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
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諸問儻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
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召詣
左順門以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授
陝西咸寧縣丞南京主事夏崇文論救不納　冬十月丁卯朔汰傳
奉官罷右通政任傑侍郎蒯鋼等千餘人論罪戍斥革法王佛子國
師眞人封號　乙亥尊皇太后周氏爲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
后帝念廢后吳氏恩命服膳皆如母后禮官其姪錦衣百戶　丙子
立妃張氏爲皇后　屠滽至廣東傳檄安南宣示禍福募健卒二千
人駕海舟二十艘送古來還國安南以滽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來
乃得入　初萬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挾私中外譁然御史
湯鼐詣內閣安從容言曰此裏面意也鼐卽以其語奏聞劾安抑塞
言路罔上誤國歸過於君無人臣禮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
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

留中彝大言臣所言國家大事奈何留中鄒智因星變上疏曰伏讀
明詔云天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
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
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
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
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
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持祿怙寵少師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
直挾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
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尙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尙書王竑剛毅可寢
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
明朝政淸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
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
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
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
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
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
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
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
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
閒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
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頷之御史
姜洪陳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及安吉直侍郞黃景劉宣都御史
劉敷尙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寺丞宋經而薦恕竑及致仕尙書李
秉去任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
御史強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郞林俊主事王
純又薦彭韶及尙書余子俊馬文升侍郞張悅詹事楊守陳又言指
揮許寧內官懷恩並拔出曹輩足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詞幾
萬言御史文貴亦列安罪狀初倪進賢者粗知書無行諂事安日與
講房中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爲庶吉士除御史帝一日於
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命懷恩持至閣曰
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懷恩就
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意懷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
遽索馬歸第丁亥乞休去時年已七十餘尙於道上望三台星冀復
用安在政府二十餘年每遇試必令其門生爲考官子孫甥壻多登
第者安罷居一年死子南京禮部侍郞翼孫編修宏璧相繼死安竟
無後　壬辰追諡母淑妃爲孝穆皇太后　癸巳吏部左侍郞兼翰
林學士徐溥入閣預機務　湯鼐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
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
學論道以爲出治之本至如尹直李裕劉敷黃景奸邪無恥或貪緣
中官進用或依附佞幸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
敬曩爲言官劾罷尋貪緣復入遂撫言官過貶寘殆盡致士氣委靡
宜亟正典刑勿爲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
召王恕王竑彭韶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諸臣以厲風節報聞　十
一月析浙江安吉縣地置孝豐縣　御史繆樗陳時政八事劾尹直
等給事中宋琮及御史許斌言直自初爲侍郞以至入閣貪緣攀附
皆取中旨帝於是薄其爲人癸丑令致仕直明敏博學練習朝章而
躁於進取性矜忌不自檢飭以至於敗　乙卯詹事劉健爲禮部侍
郞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侍郞掌國子監事邱濬以眞德秀大
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表上其書帝稱
善命所司刊行　李孜省等會赦當免中官蔣琮言不當赦戊午逮
孜省鄧常恩趙玉芝等及梁芳並下錦衣衛獄坐孜省等交結近侍
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戍邊孜省不勝榜掠瘐死　召王恕

爲吏部尚書。十二月，恕至鄖，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歷陳之，力請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恕不能用。先是中外薦恕者必劾劉吉。吉大恚，凡恕所推舉，皆陰撓之。恕調禮部主事喬宇於文選，蔡清於稽勳。薦南京兵部主事孫交爲員外郎。恕重清，恆訪以時事。清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　時大行未葬，帝麻衣衰絰如故。進士潘府上疏，請行三年喪，略言：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漢文帝遺詔短喪，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綱常一墜不振。晉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不能推之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先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惻怛由衷，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望排羣議，斷自聖心，執喪三年，一如三代舊制，詔禮官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勒爲彝典，傳之子孫，豈不偉哉。疏下輔臣會禮官詳議，並持成制，寢不行。　大行將升祔，九廟已備，議者咸謂德懿僖仁四廟宜以次奉祧。禮臣謂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當祧懿祖於太廟寢殿後，別建祧殿，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祫祭之禮。吏部侍郎楊守陳言：禮，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稷契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非禮之正。今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殿，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則功德並崇，恩義亦備。帝從禮官議，辛未，建祧殿於寢殿後，奉遷懿祖神主。　御史曹璘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絰杖屨，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別；帥宮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遷葬宅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　壬午，葬純皇帝於茂陵，廟曰憲宗。孝穆皇太后祔葬，別建奉慈殿以祀。　曹璘又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朝言事于大節等諸臣官，放遣宮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令襲廣平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勛臣誰不解體，宜亟爲革罷。疏奏，帝頗采焉。輅，容之孫也。　免江西、廣西被災稅糧。　帝將建樓棚萬歲山，備登眺。虎臣抗疏切諫。祭酒費誾懼禍，及鋃鐺繫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樓棚已毀矣。誾大慚。臣名遂聞，都下頌之。命授七品官，遂以爲雲南嶍嘉知縣。

明紀卷第二十

明紀卷第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一 起弘治元年戊申訖弘治六年癸丑凡六年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己亥享太廟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湯鼐言劉吉與萬安尹直姦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爲恥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爲臺諫 己未始考察鎭守武臣 初萬安忌何喬新剛正出爲南京刑部尙書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內閣正色曰新君踐阼當用正人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尙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劉吉代安爲首輔終忌喬新刑部闕久不補王恕薦喬新乃召用之 左都御史馬文升言憲宗朝岳鎭海瀆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爲厭勝具宜毀從之 閏月楊守陳上疏曰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朗讀經書未嘗勤睿問以究聖賢奧旨儒臣略陳訓詁未嘗進詳說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得於內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君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諸司之典則羣吏之情弊何由見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話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繁言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者未博也願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奏章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悉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陛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面議可否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如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除後患滋深且今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恥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淩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列衞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帝深嘉納 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劉吉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王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儻所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旨以固祿位且陛下既以禎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二月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 戊戌祭社稷 丁未耕耤田教坊司以雜劇承應間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卽斥去 封哈密衞左都督罕愼爲忠順王土魯番阿

黑麻嗣爲速檀。聞之怒曰。罕慎非忠順族。安得立。僞與結婚。誘而殺
之。仍令牙蘭據其地。　丙辰。禁廷臣請託公事。　中官郭鏞請豫選
妃嬪。備六宮。左庶子謝遷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歲亦不
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從之。三月乙丑朔。疏文
武大臣及中外四品以上官姓名。揭文華殿壁。　癸酉。釋奠於先師
孔子。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疏薦前直諫貶謫者。主事張吉王純中
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等。　乙亥。小王子寇蘭州。都指揮
廖斌擊敗之。　丙子。御經筵。丁丑。命儒臣日講。　初。大理設左右二
寺。兩京五部六府刑名屬左寺。餘屬右寺。左寺置評事四人。右寺倍
之。是時天下罪囚類不解審右寺。願俯於左寺。遂裁減右寺評事四
人與左寺等。　壽州知州劉槩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
女子小人強臣外戚所擅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
墮其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
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遷延餌引。待有交通請
屬輭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孽而放棄之。俟其
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既行。刑賞予奪。雖名人主
獨操。實一出於其所簸弄。逭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
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
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
可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　夏四
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祀典。疏下禮部。周洪謨等言。釋迦牟尼
文佛。生西方中天竺國。宗其教者以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眞
身爲三。既已誕妄。道家以老子爲師。又設玉清元始天尊。上清天上
道君二像。而老子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而又失之者也。自
今宜罷齋醮祭告。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乃北極五星。設像祭告。
雷聲普化天尊。道家以六月二十四日爲示現之日。遣官詣顯靈宮

致祭。夫南郊有星辰壇。風雲雷雨山川壇。亦有秋報。則此祭當罷。祖
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漢張道陵。非祀典。大小青龍神者。記
云有僧名盧寓西山。有二童子來侍。時久旱。童子入潭化二青龍。遂
得雨。後賜盧號感應禪師。宣德中建寺。加二龍封號。然近日祈禱無
驗。皆宜罷。梓潼帝君。姓張名亞子。道家謂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
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天下學校
亦有祠祀之者。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
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北極佑聖眞君。乃元武七宿。
圖志以爲淨樂王太子。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此道家附會之說。宜
遵洪武間例。三九月用素羞致祭。餘皆停免。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者。
道家以崇恩姓薩名堅。從林靈素輩學法有驗。隆恩則玉樞火府天
將王靈官。又從薩傳符法。每年換袍服。費不貲。宜罷免。金闕上帝。玉
闕上帝者。閩縣靈濟宮祀徐溫子知證知諤。文皇帝嘗弗豫。禱神輒
應。立廟京師。加封眞君。後累加爲上帝。朔望令節遣官祀。及時薦新。
四時換袍服。神父聖帝。神母元君。及金玉闕元君。卽二徐父母及其
配。皆宜削號罷祀。東嶽泰山之神。廟在泰安州。又南郊及山川壇有
合祭。今朝陽門外有廟。祭實爲煩瀆。京師都城隍之神。以五月十一
日爲誕辰。夫城隍非人鬼。安有誕辰。祀之非宜。皆當罷免。議上。命修
建齋醮。遣官祭告。幷東嶽眞武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眞
君及其父母妻。革去帝號。仍舊封。餘如所議行之。　工部主事林沂
疏曹陳選冤。詔復官禮葬。　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毀。周洪
謨力勸修省。帝深納之。　甲寅。以天暑。錄囚。嗣後歲以爲常。　五月。
嘉興百戶陳輔。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詔刑部侍郎彭
韶巡視。　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
遂遣使千五百餘人。款關。巡撫大同都御史許進。以便宜納之。請於
朝。詔許五百人至京師。自是與伯顏猛可王等屢入貢。漸往來套中。

出沒爲寇進被劾不問。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王恕侍經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中湯鼐及進士董傑給事中韓重等交章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即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真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匠官潘俊供役恕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慮言者攻不已乃建議超遷科道官處以不次之位詔起廢滯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輩十人已次第擬擢吉復上疏薦之部曹預薦者惟林俊一人冀以此籠絡言路而言者猶未息御史歐陽旦南京給事中方向周紘御史陳嵩張昺等先後劾吉昺楷之孫也庶子張昇因天變上疏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直去而吉獨存吉乃傾身阿佞取悅言官昏暮款門祈免糾劾由是諫官緘口姦計始遂貴戚萬喜依憑宮壼凶黠熾張吉與締姻及喜下獄猶爲營救父存則異居各爨父沒則奪情起官談笑對客無復戚容因歷數其納賄縱子等十罪吉憤甚風科道劾昇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馬文升提督十二團營。起賀欽爲陝西參議會母喪懇辭且陳四事一今日要務莫先經筵當博訪真儒以資啓沃二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世之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處之或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以養君德三內官職掌載在祖訓不過備灑掃司啓閉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或參預機宜干政令招權納寵邀功啓釁或引左道進淫巧以蕩上心誤國殃民莫此爲甚宜慎飭將來內不使干預政事外不使鎭守地方掌握兵權四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而頹敗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禮革去教坊俗樂以廣治化疏凡數萬言

奏入報聞。巡按浙江御史暢亨請罷溫處銀課而責鎭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幷責慶陳狀秋七月戊辰減浙江銀課汰管理銀場官慶訐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劾僉事鄒滂滂亦訐亨慶等構之逮亨謫涇陽知縣給事中龐泮上疏爭不聽。曹璘言近日星隕地震金木二星晝見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叫閽景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災之實經筵雖御徒爲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曾請陛下墨衰視政今每遇節序輒漸御黃袞從官朱緋三年之間爲日有幾宜但御淺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宮之禁今此曹干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內使本非高皇帝制詞臣多夤緣以干進而內官亦且假儒術以文姦宜速罷之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疏不喜降旨譙讓。先朝章疏留中者悉付史館。贊善張元禎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爲心非大有爲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爲之望邇者頗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閉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願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張昺等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屢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暫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內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啓寵倖之漸也外戚既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尙揭於宮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啓之漸也織造傳矣仍聞有蟒衣斗牛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以爲戒帝嘉納之　鹽法壞戶部尚書李敏請備風憲大臣清理乃以兩浙命彭韶而命侍郎李嗣於兩淮俱兼都御史賜敕遣之　八月乙巳小王子犯山丹永昌辛巳犯獨石馬營　減雲南銀課　給事中陳壽以久次擢大理寺丞劉吉憾王恕九月諷御史劾壽不習刑名冀以罪恕竟調壽南京光祿寺少卿　陝西總兵官周璽討平扶風諸縣附籍回回　帝悲念孝穆皇太后特遣太監蔡用求太后家得紀父貴紀祖旺以聞帝大喜詔改父貴爲貴授錦衣衛指揮同知祖旺爲旺授僉事賜田宅奴婢追贈太后父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母爲夫人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守墳戶復其家　刑部尚書何喬新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也近止用駕帖不合符設有矯詐何以拒之請給批文如故報可　冬十月南京御史余濬劾中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爲之淤奏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　乙卯振湖廣四川饑　代王獻海青劉吉等言登極詔書已卻四方貢獻乞勿受從之　周洪謨矜莊寡合而與萬安同鄉相善言官屢劾之致仕　土魯番遣使入貢稱與罕慎結姻乞蟒服膝襴諸物至甘州會哈密都指揮阿木郎來奔求救廷臣請令土魯番使還諭阿黑麻令復歸侵地幷敕赤斤罕東共圖興復　周紘張禹奉命閱軍軍多缺伍紘禹欲劾守備中官蔣琮琮先事劾紘禹章下內閣劉吉修隙擬黜之外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十一月調紘南京光祿寺署丞禹南京通政司經歷　給事中林廷玉請治妖僧繼曉罪法司以犯在赦前免死給事中陳璠言繼曉罪大不當宥甲申棄市　乙酉免河南被災秋糧　十二月致仕兵部尚書王竑卒　戶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置先朝遺姦汪直錢能蔡用輩於重典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中官時宦官勢積重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摘時從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得釋

王恕薦李文祥召爲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饋贐悉拒之

二年春正月丁卯收已故內臣賜田給百姓　升山東臨清縣爲州

四川歲大祲流民趨就食巡撫都御史謝士元振卹有方全活者數萬二月癸巳發湖廣歲漕米二十萬遣戶部郎中江漢往振之土番大小娃者將煽亂士元託行邊馳詣其地賊恐羅拜道左綏慰遣之　析廣東番禺增城二縣地置從化縣　中書舍人吉人言江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爲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陳璠宋琮曹璘劉概及給事中韓鼎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可使而巡按則湯鼐足任之初鄒智慷慨負奇人鼐及李文祥並負意氣與智善相與品覈公卿裁量人物鼐銳意言事所抨擊聞及海內人望劉吉深惡之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及人疏上璋遂草一疏僞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錦衣衛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璘思誠概福對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鼐概文祥智及知州董傑是也概嘗饋鼐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鼐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乃國姓意者國將傾賴鼐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鼐概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並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獄　初南京沿江蘆場隸三廠成化時江浦縣田多坍於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得耕之以補坍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又瓦屑壩廢地及石城門外湖地故不隸三廠守備太監黃賜受姦民獻俱指爲蘆場收其利而歲課租額仍責償之民帝初立縣民相帥愬於朝下南京御史姜綰等覆按會將琮代爲守備始至移御史使斷歸三廠綰等言琮以守備內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以內

官僚言官職罪一妒害大臣妄論都御史秦紘罪二怒河間官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受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腹心僕淪國課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閑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輒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斥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南京三法司 兵部尚書余子俊疾亟手削奏稟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子俊沈毅寡言有偉略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居母憂令子寘毋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 帝令儒臣撰文禱雨劉吉等言邇者姦徒襲李孜省鄧常恩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冀一驗以希進用倖門一開爭言祈禱要寵召禍實基於此祝文不敢奉詔帝意悟遂已之 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姦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衛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 三月己未朔免陝西被災秋糧三分之二 劉吉欲盡置鄒智等死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彝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何喬新持其獄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劉概妖言律斬湯鼐受賄戍肅州吉人激罔削籍謫智廣東石城所吏目李文祥貴州興隆衛經歷董傑四川行都司知事概爲知州三年毀境內淫祠幾盡教化大行[illegible]績赴都遂遇禍王恕言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概書詞雖妄良以彝數言事不避利害因推詡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者更何以加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概本不應妖言律且概五歲而孤毋孫氏守節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概死毋必不全祈聖恩矜卹乃減死戍海州彝既戍無援之者久之始釋歸概竟卒於戍所魏璋擢大理寺丞坐事下獄出爲九江同知悒悒死 姜洪出按湖廣與督漕都御史秦紘爭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再下禮部會議貶洪夏縣知縣 戊寅閉會川衛銀礦 夏四月林沂請復用李文祥湯鼐且召陳獻章謝鐸等劉吉激帝怒嚴旨切責 劉吉合諸私人共排王恕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雷旱朝亦免 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 五月庚申河決封邱縣金龍等口入張秋運河又決埽頭五所入沁諸府縣多被害開封尤甚議者欲遷藩府三司於許州以避其患布政司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五萬人治之 秋七月癸亥以京師霪雨南京大風雷修省求直言 憲宗之末中官佞倖多賜莊田既得罪率辭而歸之官罪重者奪之帝從李敏請以賦民畝科銀三分然他莊田如故也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言今畿輔皇莊五爲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爲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官校招無賴爲莊頭豪奪畜產戕殺人汚婦女民心痛傷災異所由生皇莊始正統閒諸王未封相閒地立莊王之藩地仍歸官其後乃沿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必皇莊請盡革莊戶賦民耕畝概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擇佃戶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悅民心感和氣無切於此者時不能用 何喬新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爲劉吉所格悉不行 戊寅振畿內水災免稅糧給貧民麥種 彭韶以浙江商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宿負憫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八月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允行 丁酉復四川流民復業者雜役三年 己酉憲宗神主祔太廟 九月雲南守臣奏曩罕弄先後占奪木邦地二十七處又誘其頭目放卓孟等叛其勢必盡吞而後已乞降敕曉諭從之并降敕詰責前鎮巡官所以受賂召侮啓釁者 劉吉數爲言路所攻或目之爲劉棉花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會舉

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爲請詔明年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言罷。令亦不行。　南京兵部侍郎白昂爲戶部侍郎。修治河道。賜以特敕。令會山東河南北直隸三巡撫。自上源決口至運河。相機修築。　冬十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言。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辜。交通土官爲姦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句稽。廣潮南韶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以絕盜源。因劾總兵官柳景貪暴。帝悉從其請。逮景下獄。景溥之孫也。　占城國王古來遣弟卜古良赴廣東。言安南仍肆侵陵。乞如永樂時遣將督兵守護。兵部言。永樂間出師。乃正黎賊弒逆之罪。非以鄰境交惡之故。宜諭古來修政卹民。保固疆圉。仍與安南敦睦修好。朝廷無發兵渡海代守之理。從之。　罕愼之遁難也。其弟奄克孛剌帥部衆逃之邊。方阿黑麻去哈密。止留六十人佐牙蘭。阿木郎覘其單弱。請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牙蘭遁去。斬獲甚衆。時阿黑麻桀傲甚。貢使至。中朝仍善待之。益輕中國。以爲易與。會復遣使來貢。禮官議拘留使臣。卻其貢物。敕責令悔罪。阿黑麻稍懼。　初南京給事中方向嘗帥同官繆樗等劾陳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柏。劾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次骨。盧錦亦素與祖生有隙。向錦方監後湖黃冊。祖生遂揭向錦實侵湖田。事下南京法司。郭鏞奉使兩廣。過南京。往後湖游觀。御史孫紘等劾鏞擅游禁地。鏞怒。歸愬於帝。言府尹楊守隨劾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將琮亦條辨姜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及南京諸司違法事。帝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幷核綰琮訐奏事。　罷浦城廢阬銀冶。　十一月戊午。順天饑。發粟平糶。　撒馬兒罕由廣東貢獅子鸚鵡等物。禮部尚書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卻勿受。禮科給事中韓鼎等亦言。狰獰之獸。狎玩非宜。且騷擾道路。供費不貲。不可受。從之。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辛卯。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於其墓。有司歲時致祭。賜祠額曰旌功。從給事中孫需之請也。需原貞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何穆等奏上後湖事。如陳祖生言。又言將琮不當受獻地。私囑勘官。所訐事皆誣。姜綰等劾琮亦多不實。劉吉從中主之。乃削盧錦籍。謫楊守隨廣西右參政。方向雲南多羅驛丞。逮姜綰孫紘余濬繆樗及御史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赴京。論鞫。陳璚及御史伊宏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罷科道十人於獄。不聽。尋謫綰等皆州判官。置琮不問。王恕李敏給事中趙竑御史張賓先後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亦不納。琮由是益無忌。　白昂言。臣自淮河相度水勢抵河南中牟等縣。見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南決者自中牟陽橋至祥符界。析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於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荊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儀封考城。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漕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大勢也。合潁渦二水入淮者。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金龍諸口雖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堤岸。以衛張秋。許之。昂舉郎中婁性協治。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堤。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以達淮。濬宿州古汴河以入泗。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上築長堤。下修減水壩。又疏月河十餘。塞決口三十六。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水患稍寧。　二月壬辰。免河南被災秋糧。　甲午。戶部請免南畿湖廣稅糧。上曰。凶歲義當損上益下。如必欲取盈。如民病何。悉從之。　三月丙辰。命天下預備倉積粟。以里數多寡爲準。州縣十

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
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爲殿最不及五萬以下者停六分以
上降黜　巡撫四川都御史邱鼐請設官專領灌縣都江堰從之
甲戌兵部侍郎張海通政使元守直閱邊　劉吉等言陛下聖質淸
高與先帝不同凡宴樂遊觀一切嗜好之事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
請如先帝故事者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斥退之祖宗令節宴遊皆有
時陛下法祖宗可也　土魯番又僭撒馬兒罕貢獅子及哈剌虎剌
諸獸因請獻還哈密城及金印以贖使臣巡按甘肅御史陳瑤論其
糜費煩擾請勿納禮部議如瑤言帝命姑納之　中官乞靈房牧馬
場千頃李敏執不可事得寢　夏五月復置湖廣興山縣　恩城知
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衆紘入田
州逐走欽留官軍戍之　甘肅總兵官周玉督邊墻工峻急部卒張
伏興等以瓦石投之兵部言悍卒漸不可長六月戮伏興戍其黨
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馬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
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請密爲備而揚聲
傷之必徙去乃命許進等整軍以待新寧伯譚祐督京軍聽征敵果
遁祐忠之孫也　初孝穆皇太后在宮中自言家賀縣幼不能知親
族也太監陸愷亦廣西人故姓李蠻中紀李同音因妄稱太后兄令
人訪其族人詣京師其姊夫韋父成冒之有司待以戚畹名所居曰
迎恩里紀貴紀旺曰韋猶冒李況我實李氏因詐爲宗系上有司有
司莫辨也貴旺既驟貴父成亦詣闕爭帝命郭鏞按之鏞逐父成會
修太后先塋蠻中李姓者數輩皆稱太后家自言於使者使者還奏
貴旺不實帝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間行連賀閩微服入猺獞中
訪之盡得其狀歸奏帝謫罰鏞等有差戍貴旺邊衛耿裕言粵西當
大征之後兵燹饑荒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蹤跡難明昔孝慈高皇后
與高皇帝同起艱難化家爲國徐王親高皇后父當后之身尋求家
族尙不克獲然後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今紀太后幼離粵西入侍先
帝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訪尋雖切安
從得其實哉臣愚謂可倣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致祭
帝曰孝穆皇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感愴如創初謂宗親尙可旁
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
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秋八月封太后父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謚端僖太后母伯夫人立
廟桂林府有司歲時致祭初尹直撰太后哀冊云覩漢家堯母之門
增宋室仁宗之慟帝燕閒念誦輒欷歔流涕也　巡撫宣府都御史
強珍言故總兵官緱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奏保
遂改珍南京右通政　九月庚戌朔禁內府加派供御物料　復設
直隸東明縣廢雲南邑市縣入路南州　閏月癸巳禁宗室勳戚奏
請田土及受人投獻　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思院副潘俊等
官王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化季年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
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大工未聞陞職援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
其言已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執奏不
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莫回天聽以爲業已許
之不可易夫事求其當設未當雖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
報聞　修齋於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槃騎過之中使捽辱檄使跪
於寺前御史任儀劾中使罪而姓名皆誤遂下儀吏出爲中部知縣
冬十月土魯番使還命內官張芾護行劉吉等言阿黑麻負天恩
殺罕愼宜遣大將直擣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中國之憤即不然亦
當如古帝王封玉門關絶其貢使猶不失大體今寵其使臣厚加優
待又遣中使伴送非所以折其悖逆之心也夫使臣滿剌土兒即罕
愼外舅忘主事讐逆天無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馬謀犯肅州名雖奉
貢意實叵測兵部議羈其使臣正合事宜遣使護送斷乎不可疏入

帝止芾行而問閣臣興師絕貢二事吉等以時勢未能但請薄其賜
賚因言獅子諸獸日飼二羊役校尉五十人守視皆繁費宜絕諸獸
食聽自斃不許　十一月戊戌彗星見天津南尾指東北犯人星劉
吉等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杵臼迫營室其占爲兵爲饑爲水旱今
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儻明年復然恐盜賊竊
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
治道沙河修橋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繕垣牆俱非急務宜悉停止帝
嘉納之甲辰停工役罷內官燒造瓷器　四川盜野王剛流劫竹山
平利撫治鄖陽都御史戴珊合四川及陝西兵檄副使朱漢等討禽
其魁餘皆以脅從論全活甚衆　十二月辛亥以星變敕羣臣修省
陳軍民利病　吏部侍郎彭韶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損因請午
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多乞嚴杜倖門痛爲釐正
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　己未京師地再震　壬戌減供御品物罷
明年上元燈火

四年春正月癸未以修省罷上元節假　己丑大祀天地於南郊停
慶成宴　小王子又乞通貢許進再爲請帝許之是時大同士馬盛
強邊防修整貢使至率下馬脫弓矢入館俛首聽命無敢譁者會進
與分守中官石巖相訐巖徵還進亦謫兗州知府　南京國子監祭
酒謝鐸言六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因
請罷吳澄從祀而進宋儒楊時　馬文升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
不許　戶部尚書李敏得疾乞休帝爲遣醫視療已復力請乃以侍
郎葉淇代詔敏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敏篤行誼所
得祿賜悉以分昆弟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
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於官詔賜名紫雲書院　初帝踐阼斥
番僧還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後多潛匿京師轉相招引
齋醮復興給事御史以爲言耿裕等因力請驅斥二月詔留一百八
十二人餘悉逐之　己未封皇后父張巒爲壽寧伯巒請勳號誥券
王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
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不聽　己巳敕三
法司曰曩因天道示異敕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發遣數十百人朕以
爲與其寬之於終孰若謹之於始嗣後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
務存公仁恕持法公平詳審其情罪所當庶不背於古聖人欽卹之
訓　致仕禮部尚書周洪謨卒年七十二謚文安洪謨好建白將沒
猶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既昧土俗
亦拂人情不若就近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乖祖制當稍變更聞者
韙之　夏四月禮部公廨火耿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被劾下獄已
釋之停其俸　五月贈吳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王禕並祀改祠額
曰二忠從雲南巡撫都御史王詔請也　六月陶魯破德慶猺賊
秋八月庚戌蘇松浙江水停本年織造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言
秦項梁唐龐勛元方國珍輩往往起東南今東南民力已竭加水旱
洊臻去冬彗掃天津直吳越地乞召還織造內臣敕撫按諸臣加意
拊循以弭異變帝不從　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覬遷而何喬新薦郎
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劉吉取中旨
下其外家獄喬新乃拜疏乞歸而其事窮治無驗乃俾魯俸許喬新
致仕　乙卯南京地震　柳景既就逮反訐秦紘勘無左證法司當
景死景連姻周太后家有奧援訐紘不已詔幷逮紘紘方議討復山
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衞騶從不貶損既踰嶺始囚服就繫謂官
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統制體尊遽就拘執損國威今既踰嶺眞囚矣
紘至京廷鞫無罪詔宥景死奪爵追贓紘亦罷歸王恕等請留紘不
納廷臣復連章論紘可大用居數月起南京戶部尚書　己未封皇
弟祐榰爲壽王祐梈汝王祐橓涇王祐樞榮王祐楷申王　冬十月
丙辰以皇長子生詔天下　戊午河溢振河南被災者　乙丑禮部

尙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尙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濬以衍
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報可
鄒智之至廣東也秦紘檄召修書乃居廣州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
從受業是月得疾卒年二十有六順德知縣吳廷舉殮而歸其喪
十一月庚辰振南畿災　十二月甲子土魯番以哈密地及金印來
歸還其所拘使臣馬文升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
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克力相侵偪非得蒙古
後裔鎭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陝巴乃故忠順王脫脫近屬從孫可
主哈密帝以爲然而諸番亦共奏陝巴當立　柳景贓數千兩徵僅
十一以其母訴免刑部尙書彭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
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
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媿於澳也不從　松滋王府
諸宗人恩鐳等闌入荆州府支歲祿遼王恩鑙禁之已而儀賓袁鏞
復誘恩鐳等招聚小奪軍民商賈利恩鑙發其事恩鐳等咸怨謀殺
王
五年春二月朝廷遣官按實幽恩鐳等鳳陽謫戍其黨恩鑙陰使送
者刑梏之斃八十餘人不數日世子暴卒　增設禮部主客司主事
一人提督會同館　丙寅立陝巴爲忠順王賜印誥冠服守城戎器
擢阿木郎都督僉事與都督同知奄克孛剌共輔之　庚午減陝西
織造絨毼之半　田州之亂秦紘請合貴州湖廣兵勦岑欽欽勢蹙
走岑應所借兵總鎭檄應捕欽欽殺應父子收其兵以拒官軍已而
應弟接陽以兵送欽至田州亦殺其父子以報遂廢恩城州許接承
襲還岑溥於田州　三月戊寅立皇子厚照爲皇太子大赦　詔曰
太廟配享諸功臣其贈王者皆佐皇祖平定天下有大功而子孫或
不沾寸祿淪於氓隸朕甚不忍所司可求其世嫡量授一官以奉先
祀　初桂林古田獞種甚繁最強者曰韋曰閉曰白而皆弁於韋賊
首韋朝威據古田縣官軍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賊烹食之總督兩
廣軍務都御史閔珪總兵官毛銳合兵討之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
千戶王珊等自臨桂深入辛卯遇伏敗死軍遂退詔珪等停討賊
馬湖土知府安鼇性殘忍虐民計口賦錢歲入銀萬計土民有婦
女多淫之用妖僧百足魘魅殺人又令人殺平夷長官王大慶大慶
聞而逃乃殺其弟土民怨之刺骨有司利其金置不問遷延二十年
四川僉事曲銳請巡按御史張鸞按治按察使洪鐘贊決捕鼇送京
師置極刑　進壽寧伯張巒爲侯通政司經歷高祿巒妹壻也中官
傳旨擢本司參議王恕方在告吏部侍郎周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
札不敢奉詔復與恕上疏曰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
公議不納　夏四月陝西巡按御史李興坐酷刑徵下獄　五月邱
濬請求遺書從之　六月丁未免南畿去年被災稅糧　巡視光祿
御史彭程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行法之所陛
下卽位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製器光祿金錢悉民膏血用得
其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用地頃李孜省繼曉輩倡邪說而先帝篤
信之者意在遠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尙不
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儻陛下果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請治所
司逢迎罪帝得奏以爲暴揚先帝過大怒立下錦衣衛獄帝初無皇
壇造器之命特光祿姑爲備給事中龐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帝
宥蘭奪光祿寺卿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
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疏救程子尙三上章乞代父死終不聽
復改廣西永安長官司爲州　秋七月鴻臚寺少卿李鐩請刪定問
刑條例時去定律時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乃命彭韶等裁定之　甲
午振南畿山東浙江饑時振卹災民所司多侫勘覆給事中吳世忠
極言其弊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二事多施行　南京給事中楊廉
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宜日令史官更直待問二召用言事還謫官

不當限臺諫及登極以後三治兩浙三吳水患停額外織造四召林下恬退諸臣五刪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末言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給事御史隨入駁正帝頗納之　劉吉有智數善附會自緣飾在成化時與萬安劉珝同相於事無所匡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及帝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於閣臣居首溥健有論建吉亦署名時時爲正論竊美名以自蓋然數興大獄與中官比逐鄒智方向姜洪姜綰等權勢烜赫銳於營私帝初傾心聽信後眷頗衰會將封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悅遣中官至其家諷令引退八月癸卯致仕去

河決張秋戴家廟諸處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督治政請濬滎澤孫家渡口及歸德州飲馬池舊河分水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塞堂邑至濟寧諸決口以防下流之患從之　乙丑停蘇松浙江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　初荊靖王薨世子見瀟嗣都梁王見溥其母弟也見瀟怨母暱見溥錮母奪其衣食竟死出柩於竇鏟殺見溥於後園紿其妃何氏入宮偪淫之從弟都昌王見譚妃茆氏美求通焉見譚母馬氏防之嚴見瀟髡馬氏鞭之囊土壓見譚死械繫茆妃入宮嘗集惡少年輕騎微服涉漢水掠人妻女靖王幼子樊山王見澋懼及九月密聞於帝乃遣使召見瀟　西域火剌札國回回怕魯灣等由海道貢玻璃瑪瑙諸物帝不納賜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法司上李興及彭程罪狀詔興斬程及家屬戍隆慶文武大臣張懋等合疏言興所斃多罪犯不宜當以死程用諫爲職坐此戍邊則作姦枉法者何以處之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興死杖之百偕妻子戍寶州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言昔劉禹錫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踰年帝念程母老放還　貴州都勻黑苗乜富架作亂自稱都順王梗雲南四川往來道壬戌湖廣總兵鎮遠侯顧溥帥兵八萬人貴州巡撫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太監江鼐監諸軍往征之溥興祖之孫也　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會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赴邊開中之法始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　葉淇又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　十一月丙申閉温處銀阬　荊王見瀟至京帝御文華門命廷臣會鞫見瀟引伏十二月丁巳廢爲庶人錮西內　邱濬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同爲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濬以禮部尚書入閣恕以故事弗讓也濬不悅與恕不交一言

六年春正月考察天下庶官恕所奏罷二千五百三十五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以府州縣官貪鄙殃民者雖年淺不可不黜帝不聽恕因力求罷亦不許　二月甲寅授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世襲復繼祖之孫璿景隆之孫炳鎮之曾孫紹宗和之五世孫也　陳政卒帝深以河患爲憂詔博選才臣往治王恕等薦浙江布政使劉大夏丁巳擢右副都御史賜敕以往　吳世忠請卹建文朝殉難諸臣賜爵謚崇廟食錄其子孫復其族屬爲忠義勸章下禮部寢不行　是月內宴邱濬居王恕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上自此始　陝巴之立也安定王千奔求立其弟絆爾加且邀厚賞帝不許諸番索

陝巴犒賜不得而怨陝巴與野乜克力酋結婚阿木郎引其人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潛兵夜襲哈密殺其人百餘逃及降者各半陝巴與阿木郎據大土剌以守大土剌者華言大土臺也圍三日不下阿木郎急調乜克力瓦剌二部兵來援俱敗去千奔擁兵不救阿黑麻執陝巴禽阿木郎支解之復使牙蘭據守其地移書邊臣自稱可汗夏四月己亥事聞邱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國家有事臣子義不辭難然番人嗜利不善騎射自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爲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強本兵未可遠出己酉命張海及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略二人皆庸才但遣土魯番人歸諭其主令獻還侵地駐甘州待之 帝數召土魯番貢使入見耿裕等言朝廷馭外番宜惜大體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三月以來宣召至再且賜幣帛羊酒正當讋書投入之時小人何知將謂朝廷恩禮視昔有加乃畏我而然事干國體不可不愼帝即遣其使還 析雲南趙州及太和雲南二縣地置賓川州 辛酉久旱敕修省求直言 吏部侍郎張悅言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 周經言外戚家無功求遷無勞乞賞兼齋醮游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爲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遷官遂致剝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糴毋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爲能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冊洗姦弊災傷民乞省卹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額料雜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采納之 劉大夏行視決河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乃即決口西岸鑿越河三里許以通漕 五月丙寅小王子犯寧夏殺指揮趙璽 太醫院判劉文泰求遷官爲王恕所沮銜之上疏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日屬人作傳鏤版以行於奏疏留中者概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文泰故往來邱濬家言者謂然謂疏稿出濬手恕亦疑文泰受濬指抗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帝下文泰錦衣衛獄讞上言文泰奏草實除名都御史吳禎爲潤色濬亦從慂之疏首所云沽直謗君則濬筆也因請逮濬等對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焚所鏤板置濬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乃連章求去 閏月乙未免南京被災秋糧 太常寺少卿李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中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即時致死累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擬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并治其醫帝善之下所司議處

吏部尚書王恕致仕不賜敕月廩歲隸亦頗減恕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節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終帝之世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毛珵及御史宋惠周津等交章劾邱濬不可居相位楊廉亦請斥讒邪無爲所惑帝不問 六月耿裕爲吏部尚書裕知南京考功郎中儲巏賢調之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嘗覈實一官裕欲改其評巏正色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羣僚咸在側裕大慚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 庚午捕蝗 閔珪復會諸軍討古田叛獞壬申破其七寨他賊悉就撫 先是給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選庶吉士請循祖制行之徐溥言自古帝王儲才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止有庶吉士一途而或

選或否且有才者未必皆選所選者未必皆才又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是已成之才又多棄而不用也請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令新進士錄平日所作論策詩賦序記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禮部送翰林院考訂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許投試擇其詞藻文理可取者禮部以糊名卷偕閣臣考試於東閣試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預選每科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所留不過三五輩將來成就必有可觀帝從之命內閣同吏禮二部考選以為常　彭韶治刑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遂為貴戚近習所疾徐溥亦不之善志不能盡行秋七月致仕　初木邦宣慰使罕穵法迎婦孟乃寨孟密土舍思揲乘虛襲之誘降其頭目高答落等聚兵阻罕穵法歸路罕穵法依孟乃寨者二年雲南巡撫都御史張誥巡按御史張泰等遣官撫諭不服復遣參政方守等督帥隴川南甸干崖三宣撫司積糧開道與漢土官舍耀兵以威之思揲懼罷兵罕穵法乃得歸八月誥等以聞因請兵討孟密兵部議孟密初隸布政司今改隸木邦以致爭殺請如初隸便從之　甲戌免順天被災夏稅　九月丁酉免陝西被災夏稅　雲南都指揮使言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刀派羅妻招囊猛守節狀帝曰朕以天下為家方思勵名教以變夷俗招囊猛貞節可嘉其即令有司顯其門閭無俟覈報　見潚從西內撫奏樊山王見濮與楚府永安王謀不軌帝遣使往按問不實見濮更奏見潚嘗私造弓弩與子祐柄有異謀驗之實賜見潚死廢祐柄以都梁王祐橺襲封荊王見溥之子也　冬十月丙戌以災傷罷明年上元燈火　敕撫民參政朱瑄濬河南伊洛彰德高平萬金懷慶廣濟南陽召公等渠築汝寧桃坡等堰　詔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禮部尚書倪岳諫不聽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力爭已之　庚寅停甘肅織造絨氈　十一月庚申振京師流民　十二月己卯敕天下鎮巡官修省　先是詔天下舉才德之士隱於山林者順天府尹唐恂以潘辰應詔吏部以辰生長京師寢之恂復以為言夏昂及其同官王綸亦交章薦丁亥授辰翰林院待詔自天順後漸拘資格布衣無得預館閣者辰獨以才望得之一時詫為異數　巡按河南御史涂昇言黃河為患南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昔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都關中宋都大梁河決為患不過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專藉會通河歲漕粟數百萬石河決而北則大為漕憂臣博采輿論治河之策有四一宜疏濬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復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使下流無奔潰之害北岸無衝決之患二黃陵岡上下舊堤缺壞當度下流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使張秋無患漕河可保三薦河南僉事張鼐四請專信劉大夏久任而責成之於歸德或東昌建公廨令居中裁決帝是之

明紀卷第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二 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七年春正月辛亥，改作肅州嘉峪關額曰鎮西。 二月甲子，以去年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修省，求直言，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 馬文升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眩惑心志。帝深納之。 工部尚書賈俊致仕。俊廉慎，居工部八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千人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皆執奏得寢。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為所撓，工役大省。南京禮部尚書劉璋代為工部，亦數有爭執，名亞於俊。 王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 顧溥、鄧廷瓚等分五路刻期並進，副使吳倬遣熟苗詐降，誘乜富架入寇，伏兵禽其父子，官軍乘勝直擣其巢，連破一百一十餘寨，生縶長腳以歸，羣蠻震慴。癸巳，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為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因上善後十一事。帝悉從之。 戊申，兩畿捕蝗。 夏五月甲辰，陳銳及太監李興同劉大夏治張秋決河。 設貴州都勻府於都勻衛城，升麻哈長官司為麻哈州，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為獨山州，改清平長官司為清平縣，並屬府，兼領都勻等長官司。 初，白昂請開高郵湖河，六月工成，賜名康濟。 秋七月乙巳，京師地震。 丙午，工部侍郎徐貫巡撫，副都御史何鑑經理南畿水利。 阿黑麻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陝巴及哈密，乞朝廷亦還其使者。張海等以聞，請再降敕宣諭。廷議言先已降敕，今若再降，有傷國體，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諭，不從命則仍留前使，盡驅新使出關，永不許貢，仍檄罕東、赤斤諸部，相機進討。又言陝巴被虜，孱弱可知，即使復還，勢難復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州，令都督奄克孛剌總理哈密事，與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領三種番人，且修葺苦峪城塹，凡番人散處甘涼者，令悉還其地，給以牛具口糧。若陝巴未還，不必索取。從之。 馬文升謂復哈密非許進不可，乃薦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南京太常寺卿陳音卒。音負經術，於世故瓌屑事多不解，方為翰林時，論者以學問該博稱程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音，各為一時冠。 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八月，擢李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 九月丁亥，以水災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留關鈔戶鹽備振。 蔣琮與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廣洋衛指揮石文通相訐，逮數百人。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遣官按不服，再遣司禮太監趙忠、大理寺少卿馬中錫往一訊，得實。應天府尹樊瑩初若不為異者，琮覘知大喜。及奏上，入其傷山脈事，性除名，琮下獄免死，充孝陵淨軍。 興王祐杬之國安陸。 馬文升言今民田日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緜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饋饟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繁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憊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

本詔下所司詳議是時倪岳亦言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
舊請頒成式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
尚書童軒復陳工役之苦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湖廣按察使
林俊言德安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
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請著爲例
不從　李興至山東肆威虐繫辱按察使冬十月副使楊茂元言治
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
帛不能然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
豈偶然乞召還興及陳銳專委劉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
戚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畫
工藝士宜悉放還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
入下山東撫按勘茂元守陳之子也　改鎮遠金容金達長官司爲
鎮遠州設流官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時南京地亦震御史宗彝
等請召用彭韶何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不報　劉大夏
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
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
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
河俱會於淮然後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
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晝夜
不息決既塞築長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又
築金龍等口新堤起于家店歷銅瓦廂東橋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
水大治十二月庚午帝遣行人賫羊酒往勞改張秋爲安平鎮甲戌
大夏等言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
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廷
議如其言　張海緱謙見敕書將棄陝巴甚喜卽逐土魯番貢使羈
其前使百七十二人於邊閉嘉峪關繕修苦峪城令流寓番人歸其

地拜疏還朝言官交章劾海謙經略無功下獄貶秩　己卯振甘涼
被兵軍民給牛種　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稅糧　太監
李廣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耿
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而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
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除用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
論奏裕亦再疏爭不聽廣復導帝遊西苑侍講學士王鏊講文王不
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少詹
事王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
中官賜食勞焉

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慶成宴
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韶嗜學公暇手不釋卷
　小王子犯涼州壬子甘肅總兵官劉寧與戰抹山墩禽斬五十餘
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
副將陶禎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稺弱獲馬駝牛羊二千　許進泣鎮
告諸將曰小醜陸梁謂我不能深入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
何以慰遠人諸將難之乃獨與劉寧謀厚結小列禿使以四千騎往
殺數百人小列禿中流矢卒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午邱濬
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莊劉文泰往弔濬妻顧氏叱之出曰以若
故使相公黷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爲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
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矯激聞者駭愕
　徐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宗人
多不悅平樂義寧二王訐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詔與湖廣
巡撫都御史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送數十里不絕屬吏以羨金贐
揮之去至湖廣值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於民爲恪所持
阻不行其黨搆於帝　乙丑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閣
預機務遷方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　劉大夏築塞黃陵岡及金龍

等口七處旬有五日而畢河上流復歸蘭陽考城分流南入於淮潰決之患少息運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　三月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己亥寧夏地震十二水聲如雷壞邊牆墩臺房屋壓傷人
帝之爲太子也太皇太后育之宮中省視萬方及是太后病殆始愈詔諭羣臣曰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猶一日茲予偶患殆皇帝夜籲天爲予請命眷郊罷宴問視惟勤俾老年疾體獲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兩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
徐貫初奉命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源委貫乃令蘇州通判張旻濬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復開吳淞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白魚洪鮎魚口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於江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達於海乃開湖州之漊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諸陡門洩漕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大江又令浙江參政周季麟修嘉興舊堤三十餘里易之以石增繕湖州長興堤岸七十餘里夏四月甲寅工成凡修濬河港涇瀆湖塘陡門堤岸百十五道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爲多　壬戌諭吏部都察院人材進退考察務得實跡不可偏聽枉人　乙丑封都督同知張延齡爲建昌伯鶴齡之弟也　山東撫按言楊茂元所奏供億之費多過其實李興陳銳亦連章劾茂元妄詔遣錦衣衛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愬節乞還楊副使至下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老愬冤狀中官多感動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詔謫長沙府同知謝病歸
始設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副都御史以布政使金澤爲之
五月己丑免南畿被災秋糧　進陶魯湖廣右布政使魯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　國子監祭酒林瀚言監生在監者少不敷撥歷請開科貢倪岳言科舉已有定額不可再增請增歲貢人數而定諸司歷事須日月滿方與更替使諸生坐監稍久選人亦無壅滯從之　六月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長曰亦剌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剌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許進劉寧爲請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卻之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楊時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府江永安諸獞亂閔珪調兵十萬分四哨往討戊子副總兵歐磐自象州修仁直擣陸峒所向摧破已偕諸軍連破山砦百八十斬首六千有奇　馬文升以阿黑麻桀驁欲大創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略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可得志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敕許進往討
太皇太后春秋高思一見崇王見澤帝特敕召之倪岳言數年來三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殫竭今召王復來往返勞費兼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入朝雖有故事自宣德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敍之恩實塞疑讒之隙非故事也徐溥亦以爲言帝重違太后意不允既而言官交章及之乃請於太后事得已　八月癸亥以四方災異數見敕羣臣修省　改馬湖府爲流官知府安氏自唐以來世有馬湖至是一方始靖　冬十月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徐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從之　倪岳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十一月詳次其日月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采納　己酉免直隸被災秋糧
許進厚結小列禿之子卜六阿歹使斷土魯番道無令東援牙蘭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丙午彭清以精騎千五百前行劉寧與中官陸誾統二千五百騎繼發十二月甲

寅諸軍俱會羽集乜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臥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悲鳴將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衆以罕東兵未至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乙卯冒雪倍道進辛酉奄至哈密城下初馬文升授方略命進從間道往而進仍由故道牙蘭遂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並進拔其城獲陝巴妻女賊退保土剌者八百人問之皆哈密種或欲殲之進不可令勿攻遣使撫諭之遂下分兵守諸要害而還　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親製豈可雜以時俗詞曲臣等不敢奉詔且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職欲其謀謨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啓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帝嘉納之　初榆林僅小堡屯兵備冬自移鎮後城險弗能容巡撫延綏都御史熊繡請增築千二百丈從之繡練兵積粟邊政修舉　韃靼黃入遼東諸處殺掠甚衆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駐牧小王子及脫羅干之子火篩相倚日強爲東西諸邊患

九年春正月戊戌吏部尙書耿裕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裕坦夷諒直諳習朝章在秉銓無愛憎亦不徇毀譽自奉澹泊兩世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　中旨改徐恪南京工部右侍郞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帝慰留之　二月庚午免河南被災稅糧　辛未右通政使張璞大理寺少卿馬中錫閱邊　四川巡撫都御史馬俊請追卹宋濂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　三月韃靼入宣府大同黃花鎭　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旦暮虞寇閏月阿黑麻復來攻固守不下始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請給廩食處之內地葉淇不可曰是自貽禍也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赴苦峪及瓜沙州耕牧以圖興復　王越結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命仍致仕　夏四月戶部尙書葉淇致仕淇直亮有執能爲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　周經代淇爲戶部尙書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　岷王膺鈺不檢下武岡州知州劉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膺鈺怒奏於朝戊子命遣錦衣官逮遜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敕撫按官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紳等二十人錦衣衛獄六科署空吏部尙書屠滽請令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講學士楊守阯貽書極詆滽失守阯守陳弟也御史張淳方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儲巏及編修羅玘兵部主事何孟春進士劉麟陸崑相繼爭滽亦帥九卿論救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二月遜遠至下獄貶四川都司斷事　禮部左侍郞徐瓊與皇后家有連南京吏部缺尙書廷推瓊詔加倪岳太子少保往任之而以瓊代岳　都御史張敷華巡撫陝西製婚娶喪祭之式納民於禮妖僧據終南山爲逆廷議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此敷華果以計縛僧歸　六月尹直表賀萬壽并以太子年當出閣上承華箴一篇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帝卻之　庚子免江西被災稅糧　甲辰朱暉襲封保國公永之子也給事中王廷言永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世後皆侯詔可　秋八月壬寅免湖廣被災秋糧　時外戚競營私利周彧

與張鶴齡王聚衆相鬬都下震駭九月己酉屠滽偕九卿言憲宗皇
帝詔勳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店侵奪民利違者許所
在官司執治以聞陛下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勳戚諸臣
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觀
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勳戚多者以百
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身非計
之得邇者長寧伯周彧壽寧侯張鶴齡以瑣事忿爭喧傳都邑失戚
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有店肆悉
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
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例裁定勳戚家人不得濫收帝從之
禁勢家侵奪民利　冬十月升亳縣爲州　初廣西宜山縣蠻民弗
靖劃其地屬思恩府土人不服數倡亂總督都御史鄧廷瓚奏置永
順永安二長官司俾土人領之忻城縣有流土二知縣權不相統廷
瓚復奏革流官土人韋保爲內官陰主之遂獨任土官自是宜山東
南棄一百八十四村西南棄一百二十四村忻城亦棄之瓚議者以
爲失策廷瓚又請復鎮安府之歸順峒爲州設土知州治之從之
十二月給事中楊廉請頒薛瑄讀書錄於國子監從之并賜瑄祠名
曰正學　祀毛忠於甘州城東賜祠名曰武勇　初千戶吳能以女
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紿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
能沒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
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
陳玉主事孔琦驗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
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家矣奏下鎮
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周彧家無有復命府部
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
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刑部典吏徐珪抗疏言聶女之獄哲斷
之審矣鵬拷聶使誣伏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
東廠莫敢明言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
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
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讐者
有稱校尉受首惡賍而以爲從令旁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
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及此
女於市謫鎮撫司官戍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則天意
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居
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
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涖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
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
東廠鎮撫司之人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
言雖死不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
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爲民既而龐
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踰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爲省釋
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爲民爵及琦玉俱贖杖還職
十年春正月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周經等劾瑄違制下詔
獄已而帝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閑
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
無以爲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撫都御史高銓言閑田止七十頃悉與
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敕諸王輔導官毋導王奏請
　置太倉州於太倉衛城析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益之　帝自八
年後視朝漸晏李廣以燒煉齋醮寵二月徐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
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
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
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

疏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甚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頗感動　大計京官楊守阯方掌翰林院事疏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此始　三月辛亥以旱霾修省求直言　觀政進士孫磐言近諫官以言爲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爲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瘝時不能用　戶部主事胡爟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陰威陽微災何由弭因極陳戚畹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留中　甲子帝御文華殿召見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盡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先是有詔以下旬御經筵楊廉言故事經筵一月三舉苟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講有幾且經筵起而後日講繼之今遲一日之經筵即輟一旬之日講也報聞　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嘗侍內庭宴帝如廁鶴齡倚酒戴帝冠他日復窺御帷長隨何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無人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衛獄問主使曰有問爲誰曰孔子孟子也龐泮言鼎狂直宜容楊鵬戴禮得罪先朝乃夤緣入司禮監害非小會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爲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周經及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復疏救帝以后故俱不納后竟使李廣杖殺鼎　夏四月給事中葉紳陳八事劾尚書徐瓊童軒侯瓚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璥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罷斥又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擬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開傍門大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犄輩稱廣爲教主真人廣卽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戶爲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產罪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稱之爲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縉等亦以爲言不聽時廷臣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鼎待罪者久徐溥等以爲言乃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　五月徐溥以年滿七十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　戊辰小王子犯潮河川指揮劉欽等二十七人戰死己巳犯大同鎮兵禦之亦敗績時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給事中屈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爲法事遂寢　六月己卯戶部侍郎劉大夏兵部侍郎李介並兼左僉都御史督理宣府大同軍餉周經謂大夏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

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比至大同寇已退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俾償所逋馬價邊人亦感悅　秋七月癸丑都督楊玉帥京營軍備禾平　封王清爲崇善伯源之弟也　火篩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屠滽以王越名上冬十月詔起原官加太子太保總制甘涼邊務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解巡撫事從之　諸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咸怨阿黑麻阿黑麻悔十一月庚子歸陝巴及哈密之衆乞通貢如故廷議謂無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陝巴前議廢今使暫居甘州俟衆頭目俱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塹令復舊業從之尋令王越兼經理哈密　初黔國公沐琮無子撫從孫崑爲後琮卒崑當嗣西平侯雲南守臣言雲南人知黔國公不知西平侯侯之恐爲所輕帝以爲然令嗣公佩印如故自是遂爲故事　工部主事毓應期轄濟寧諸牐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寧畏應期投鹽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構之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錦衣衛獄璋筦衛河亦忤中貴者也獄具並降邊方驛丞　析湖廣房縣之潭頭坪置保康縣　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振山東四川水災

十一年春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貢　布政使陶魯卒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鑿池公署後爲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板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用之賊善偵終不得要領歷官四十五年始終不離兵事大小數十戰斬馘二萬有奇奪還被掠及撫安復業者十三萬有奇兩廣人倚之如長城嘗言治寇賊化之爲先不得已始殺之耳每平賊率置縣建學以興教化

三月己亥皇太子出閣就學大臣請選正人爲宮僚乃以王鏊兼諭德改侍讀楊廷和爲中允侍讀梁儲爲洗馬編修蔣冕兼校書修撰毛紀等同侍講讀謝遷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詹事吏部侍郎吳寬等言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夏五月戊申甘肅參將楊翥敗小王子於黑山　秋七月己酉王越分兵三路襲小王子於賀蘭山後敗之斬四十三級獲馬駝百餘　河決歸德管河員外郎謝緝請亟塞決口遏黃水入徐以濟漕挑汴水之淤使入徐以濟徐呂二洪從之　癸亥徐溥致仕　八月虜入遼東都指揮王臣戰死　析廣東新會縣地置新寧縣　癸未振祥符民被河患者　九月王越言哈密不可棄陝巴亦不可廢宜仍其舊封令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費犒賜三種番人及赤斤罕東小列禿乜克力諸部以獎前勞且責後效報可　先是倉場監督內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及是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周經上疏力爭帝以已遣不聽　冬十月丙寅命工作不得役團營軍士　先是李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又詔修乾淸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何孟春抗疏極諫不聽及毓秀亭成幼公主殤甲戌夜淸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移居仁壽宮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酖死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邪熒惑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黨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勵精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司設監爲廣請祭葬祠額健等力諫乃罷葬費祠額弗給　丁亥敕羣臣修省求直言罷明年上元燈火　御史胡獻言屠滽爲吏部尙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

交通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
時恆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
願陛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
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
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
至而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
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爟皆有論奏留中不
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
者卽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爲內戚中官泄憤報怨如
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皆
爲校尉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
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　檢討劉瑞請罷醮壇時召內閣
講官延訪治道又言李廣門下內臣宜悉治罪前太監汪直先帝罪
人今來覲用當斥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召
復其官京師之萬春宮與濟真武廟壽寧侯第在外之興岐衡雍汝
涇諸府土木繁興宜悉罷不急者都勻之捷鄧廷瓚冒其功賀蘭之
征王越啓其釁請追正欺妄之罪報聞　給事中叢蘭言六事極論
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先以罪擯斥復夤緣還京其罪不可赦吏
部遵詔書請擢用建言註誤諸臣而明旨不盡從非所以示信失儀
被糾請免送詔獄畿內征徭繁重富民規免他戶代之宜釐正章下
所司　帝疑李廣有異書使使卽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
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
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且命言官指名劾奏諸交
結者走張鶴齡求解羅玘言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典然
天下及四裔皆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惡啓遠人慢朝廷心言官未
見籍記憑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攻摘且玷終身臣請降敕密諭使

引疾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爲朝廷羞而仕路亦清南京給事中楊廉
御史洪遠等交章劾玘妄言亂聽且言尙書屠滽白昂必不可不去
帝竟從玘言　十一月壬子免陝西織造羊絨　閏月壬戌朔日有
食之　雍王祐㰘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周經言不可許
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　胡獻之上書也張鶴齡及
韋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亦訐易
帝遂下獻易錦衣衛獄南京守備魏國公徐俌上書救不聽謫獻藍
山縣丞久之釋易俌欽之孫也　初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
等因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綵繒易馬番人因闌入私易鐵器旣出塞
復潛兵掠蔚州陷馬營轉剽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瓛鎮
守中官孫振又不以實聞已而事發吳世忠往勘上疏備陳大同邊
備廢弛士卒困苦之狀因極言英瓛等貪利畏敵蕩無法度英落職
瓛振召還昶及游擊劉淮參將李璵等俱逮問　乙酉罷福建織造
綵布　言官劾李廣黨皆及王越越聞憂恨十二月卒於甘州贈太
傅諡襄敏越姿表奇偉久歷邊陲知敵情僞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
有成算奬拔士類籠罩豪俊其膽智過絕於人睦族敦舊振窮卹貧
如恐不及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其死而將餒卒惰冒功糜餉滋
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庚子禁中外奢靡踰制　巡撫順天都御
史洪鍾建議增築塞垣自山海關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鎭直抵
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所悉城緣邊諸縣因奏減防
秋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賚費數萬計鍾又以所部潮河川去京師
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寇得長
驅直入上言關以東二里許其山外高內庳約餘二丈可鑿爲兩渠
分殺水勢而於口外斜築石堰以東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
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壖地馬文升等覆奏行之
壬子以清寧宮災詔赦天下　虜寇遼東都指揮劉剛戰死　免山

西陝西南畿廣東廣西被災稅糧。　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周經等言鹽筴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爲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爲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免慶成宴　先是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頗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監生江瑢劾劉健李東陽杜抑言路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瑢於獄健東陽力救得釋　二月壬辰免山東被災夏稅　戊申嚴左道惑衆之禁　李東陽與典誥敕侍郎程敏政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昶劾敏政鬻題詔展放榜期敏政毋再閱卷其所錄者東陽及同考官覆校經寅卷皆不在選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林廷玉攻敏政可疑者六事昶經寅及敏政先後下獄坐經嘗贄見敏政賄其家僮得試題寅嘗從敏政乞文並黜爲吏敏政勒致仕昶言事不實調南京太僕寺主簿廷玉謫海州判官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或言傅瀚欲奪敏政位令昶奏之事祕莫能明也初昶等下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令六科共鞫東廠言給事中胡易等皆昶同僚不當與訊得旨下錦衣衛獄比昶獄成胡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爲言始令復職寅江南才士舉鄉試第一既黜歸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陽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年五十四而卒　初王驥平麓川與之約誓非總兵官符檄不得渡金沙江及張誥等討孟密調孟養思陸兵戮力思陸遂遣大陶孟倫索帥蠻兵象馬過江已襲據騰衝之蠻莫又合木邦兵攻孟密鎮守金騰太監吉慶貪暴爲請朝貢三月雲南巡按御史謝朝宣言蠻莫乃水陸會通之地蠻方器用咸自此出江西雲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宜裁金騰添設太監嚴鎮夷關守備驅思陸令歸江外移騰衝司於蠻莫并木邦孟密不得窺伺乃爲萬全之策詔下鎮巡官議之　夏四月癸巳赦宣大延綏備邊　田州土知府岑溥爲子猇所弑猇亦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之赴制府告襲歸至南寧頭目李蠻來迎驥慮蠻奪己權殺其使蠻帥兵至舊田州驥懼誣蠻將爲變乃調思恩岑濬以兵納猛濬受驥賄納其女挾猛約分其六甲地北至田州蠻拒不納驥以猛奔思恩幽之鄧廷瓚檄副總兵歐磐撟濬久乃出猛置於會城得奏命猛襲知府驥濬要泗城岑接東蘭韋祖鋐各起兵攻蠻接祖鋐入田州殺掠八百餘人驅之溺水死者無算濬攻舊田州據之殺掠五千餘人蠻逃去磐及參政武清詣田州勘治督兵送猛還府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應詔馳疏請復建文帝尊號下禮部議格不行　免湖廣江西被災稅糧　五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　六月甲辰闕里先聖廟災衍聖公孔以和方在朝故衍聖公以敬帥子弟奔救素服哭廟蔬食百日以和還亦齋哭如居喪詔遣侍讀學士李傑慰祭　秋八月免河南南畿被災夏稅　遼東總兵官李景與巡撫都御史張玉鎮守中官任良掩殺三衛冒功三衛訴於朝命副都御史顧佐往勘　國子監缺祭酒部議起謝鐸帝素重鐸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鐸屢辭不許　初普安州土判官隆暢妻死娶霑益州土知州安民女米魯爲後妻已而出之暢老子禮襲與暢不相能米魯居父家與營長阿保通因令阿保諷禮迎己禮遂與阿保同烝米魯暢聞怒立殺禮燬阿保寨阿保挾米魯與其子阿鮓等攻暢暢走雲南貴州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巡撫都御史錢鉞和解之米魯於道中毒暢死九月壬午與阿保據寨反暢妾適烏與二子別居安南築寨圍之又別築二寨於普安令阿鮓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建黃纛官兵不能制俊禮之孫也　致仕大學士徐溥卒贈太師謚文靖溥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

輔導人有過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帝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　石城王宸浮與毋弟宸浦庶兄弟宸潤宸澧互訐奏得其淫縱殺人事宸浮宸浦並革爲庶人宸澧宸潤奪祿　甲申重建清寧宮成太皇太后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劉健等諫不聽冬十一月太皇太后還居清寧宮　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嘗遣中官齎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劉健等皆力諫帝重違兩宮意不聽長寧伯或有賜田侵及官地有司請釐正之帝不許太皇太后曰奈何以我故軋皇帝法使歸地於官　岑濬之攻田州也以間劫龍州奪其印納故知府趙源妻岑氏又匿黃驥於家濬嘗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帥府令毀之不聽歐磐自田州還乘便毀其城濬帥兵來拒殺官軍二十餘人官軍敗之俘其目兵九人卒夷其城鎮巡官檄濬受撫并令反侵地罪首惡納龍州印幷官私財物不聽於是鄧廷瓚言濬罪惡宜調官土兵分哨逐捕按問其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區畫降府爲州毋基異日尾大之患從之　給事中張時行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由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宂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塵物異初政者八帝下所司　十二月建陽縣書坊火

明紀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訖弘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十三年春正月給事中許天錫言去歲闕里孔廟災今茲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爲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正令何以禮樂爲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災變之作似欲一掃積習宜因此遣官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如論範論學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之類悉行禁刻其於培養人才實非淺鮮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報可 二月戊子免山西被災稅糧 刑官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姦列聖因時推廣於是乎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宜及時詳定庚寅白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九卿執奏乃不果改自是律例並行網亦少密 初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都御史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王府勳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鹻地周經抗章執奏命戶部侍郎許進太監朱秀覆勘經言地已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畝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卹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恆產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 乙未嚴旌舉連坐之法 獲賊劫平樂府魏橋殺推官吳景暉 夏四月勒任眞回京李杲張玉致仕 甲午彗星見 火篩自大青山數道入威遠衛游擊將軍王杲登城望之見敵止二十餘曰失此不擊令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敵誘杲入伏中騎七千餘譟而出橫突官軍陣離爲五亡軍士千餘裨將死者五十二人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列營甚近逗遛不敢進杲遂大敗乙巳陳銳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監軍許進提督軍務案之杲等皆論死巡撫都御史洪漢總兵官王璽奪官謫戍有差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丙辰召劉健等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帝領之韶壎之第也 火篩復以五萬餘騎入大同左衛陳銳無將略與副總兵劉寧不協止諸將毋戰敵大掠八日癸亥游擊將軍張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爲策應而親禦之荊東莊依河結營力戰敵始卻帝聞大喜立擢俊都督僉事代王璽爲總兵官 吳世忠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給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尚有石亨楊洪邇所用李杲阮興趙景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帥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鎭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懾強敵壯國勢乎此任人足憂也政多舛乖民日怨咨京軍徹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覲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壓萬餘家大同馬災踣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經略宣大以飭邊防策免諸臣不肖者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

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則賊將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多言詆毀切責之　工部尚書徐貫刑部尚書白昂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吏部尚書屠滽並致仕編修吳一鵬上疏請留經不聽廷推馬文升代滽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爲然六月召倪岳爲吏部尚書而加文升少傅甲申免江西被災秋糧停山陝采辦物料　給事中御史劾陳銳金輔玩寇庚子召還朱暉及太監扶安往代益兵禦寇　侍郎史琳爲右都御史經略紫荊關　秋七月起劉大夏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二童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　己巳京師地震

鄠縣民得玉璽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獻之朝禮部尚書傅瀚等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做爲之且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　初周世子安𤁎與弟平樂王安泛義寧王安涘爭漁利置囹圄刑具集無賴爲私人其父惠王同鑣戒之不從惠王薨羣小交構安𤁎奏安泛壞社稷壇營私第安泛亦誣奏安𤁎諸陰事頃之安𤁎卒子睦㰘幼安泛侵世子妃安涘亦訐妃出不正其子不可嗣命太監魏忠刑部侍郎何鑑按治安泛懼益誣世子毒殺惠王世子妃淫亂鑑等奏其妄八月廢安泛爲庶人幽鳳陽安涘亦革爵　辛卯振江西水災　九月復置陝西靈州於河口靈州所城直隸布政司　行人王雄上疏極言朱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中官譖雄阻軍下錦衣衛獄謫淚穹縣丞

冬十月戊申兩京及鳳陽府地震　小王子諸部寇大同　十二月辛丑火篩寇大同南掠百餘里張俊不能禦命戴罪尋移俊鎮宣府　馬文升以糧餉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謝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倪岳亦爭之議遂寢　小王子部入居河套犯延綏神木堡鎮巡官俱得罪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延安慶陽二府同華諸州咸陽長安諸縣潼關諸衛地震連日有聲如雷河南陝州永寧盧氏二縣平陽府安邑榮河二縣俱震有聲蒲州連震至九日朝邑縣至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壓死人畜甚衆縣東地坼水溢成河　吏部侍郎王鏊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綱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爲聲援厚卹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　馬文升言陝西地震此外寇侵凌之兆今火篩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閑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撤陝西織造內臣振卹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內臣立召還　南京右僉都御史林俊上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乞罷齋醮滅織造清占役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鐸少卿儲巏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　二月己亥罷陝西織造中官　初御史何舜賓謫戍廣西慶遠衛遇赦還所居蕭山好持吏短長蕭山知縣鄒魯者亦以御史謫官貪暴狡悍舜賓求其陰事訐之兩人互相猜邑有富人奏舜賓以戍卒潛逃擅自冠帶章下所司嚴治魯隱其文牒捕舜賓徑解慶遠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餘干昌國寺夜以壓衣閉其口壓殺之復捕其妻子舜賓妻朱氏子競逃之常熟已而魯遷山西僉

事將行競乃潛歸與族人謀合親黨數十人各持械伏道旁伺魯過奮擊之矐兩目鬚髮盡拔競欲殺魯衆勸止乃與魯連鎖赴按察司而預令族父澤走闕下訴寃詔遣刑部郎中李時等雜治擬魯故屏人衣食至死競部民毆知縣篤疾律俱絞朱氏復撾登聞鼓訴寃乃命大理寺正曹廉會巡按御史陳銓覆治衆辭伏改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徒三年法司改議競聚衆持凶器傷人遣戍魯如廉等議從之競後遇赦得歸又九年卒自喪父衰服終其身

南京鴻臚寺卿陳壽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蒐軍實廣間諜分布士馬爲十道使互相應援軍聲始振夏四月火篩連小王子諸部大入延綏寧夏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指揮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襲擊斬獲甚多　史琳請濟師庚辰工部侍郎李鐩督延綏邊餉戊子朱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寧五將往而以太監苗逵監其軍與琳分道進師延綏　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職分既卑驟其指使以外簾官預定去取名爲防閑實則關節乞敕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員主考庶前弊可革時未能從　內使劉雄怒儀眞知縣徐淮廚傳不飭愬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逮淮繫詔獄許天錫及御史馮允中論救卒謫淮邊縣　戊戌免陝西山西物料　五月庚戌振大同被兵軍民免稅糧　辛酉免陝西被災稅糧　戊辰重建闕里先師廟　命各布政使上地里圖　思陸與思揲搆怨不已巡撫雲南都御史陳金奉詔發緬甸干崖隴川南甸諸部兵聚糧十二萬爲征討計而遣副使曹玉參議郭緒往撫之參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干崖遇玉戒勿進玉從之緒不可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之行毒霧中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一舍手自爲檄諭以朝廷招徠意譬曉禍福甚備思陸得檄聞使者纔數人與其下相顧驚愕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卻之出敕諭宣示思陸繼至緒先敘其勞次白其寃狀然後責其叛諸酋咸俯伏呼萬歲乃盡出所留使人還所據蠻莫等地十三處撤象馬蠻兵渡金沙江而歸　章懋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以親老堅不起帝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子監當用名儒乃起謝鐸爲祭酒六月南京祭酒缺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　秋七月丁未朔泰寧衞賊犯遼東掠長勝諸屯堡部議令守臣遣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賞屈伸等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攘之道犯邊不以爲罪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啓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之道帝悟書不果遣時遼東屢失事巡撫都御史陳瑤等以捷聞伸及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遣使按治　初潮河川興工鑿山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御史弋福給事中馬予聰等劾洪鍾巡撫張烜等請罷役不聽及是工成侍郎張達偕司禮中官往視還言石洞僅洩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屈伸等劾鍾欺妄三罪諸給事中御史及兵部皆請逮鍾帝以鍾爲國繕邊不當罪停俸三月　焦俊錢鉞發十衞及諸土兵萬三千人分道討米魯責安民殺賊自贖民乃攻斬阿保父子於查剌寨米魯亡走俊等責民獻米魯民陰資米魯兵五百襲殺適烏及其二子據別寨殺掠又自請襲爲女土官貴州副使劉福陰索賂於米魯故緩師賊益熾會俊卒鉞及總兵官曹凱鎭守中官楊友再發兵進討大敗於阿馬坡都指揮吳遠被擄普安幾陷癸亥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往討

朱暉等至寧夏寇已飽掠去苗逵見陳壽奏捷豔之欲乘勝擣巢戰馬三萬匹日費芻菽不訾壽請出牧近塞就水草衆有難色壽跨馬先行衆皆從之省費數十萬逵檄大同宣府卒爲探騎張俊持不遣逵遂劾俊部議俊所守當帝宥俊而命發卒如逵言丁卯暉逵史

琳以五路之師夜襲小王子於河套寇已徙帳暉等斬首三級獲馬
駝牛羊千五百而還　庚午分遣給事中御史清理屯田　小王子
以十萬騎分道而入閏月乙酉都指揮王泰禦之於鹽池敗死　南
京吏部尚書林瀚言在外司府以下官俱三年一考察兩京及在外
武職官亦五年一考選惟兩京五品以下官十年始一考察法太闊
略章下所司　初宣府參將王傑有罪巡撫都御史雍泰劾之下泰
勘問泰又請按千戶八人帝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參
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泰凌虐帝遣
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
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壻納賂事法司覈上褫爲民　戊戌振兩畿
江西山東河南水災　八月己酉免河南被災稅糧　火篩諸部犯
固原大掠韋州環縣萌城靈州副將魯麟不能禦遣都指揮楊琳邀
之孔壩溝琳大敗麟不救敵遂轉掠平涼慶陽戕殺慘酷關中震動
己巳減光祿寺供應如元年制　火篩諸部犯寧夏東路是時兩
鎮將嬰城不敢戰朱暉等亦畏怯不急赴比至斬首十二級還所掠
生口四千遂以捷聞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丁亥大理寺丞劉
憲太僕寺少卿王質分道募兵於延綏寧夏甘肅涼州　言者請秦
紘有威名雖老可用甲辰詔起紘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
邊軍務召史琳還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
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卹軍士戰沒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
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帝以軍興缺饟
屢下廷議劉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
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饟戰士而內府取
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
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
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
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
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　冬十月甲寅吏部尚書倪岳卒年
五十八贈少保諡文毅岳爲吏部年餘嚴絕請託不徇名譽尤善斷
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
疏出人多傳錄之　楊友等遣人招米魯米魯揚言欲降益擁衆攻
圍普安安南衞城斷盤江道勢愈熾遂乘閒劫執友右布政使閻鉦
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等死焉　岐王祐
棆薨無子封除　延綏之役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死者徧野諸郡
困轉輸廷臣連章劾苗逵朱暉史琳罪帝不問十一月逵等上擣巢
有功將士萬餘人劉健及吏部尚書馬文升持之帝先入逵等言竟
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賚　癸巳刑部侍郎何鑑大理寺丞
吳一貫振卹南畿山東河南饑民　十二月戊辰遼東大饑振之
巡按浙江御史陳銓言致仕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退休十餘年生
平清操如一日乞加禮異以勵臣節詔有司月給廩二石歲隸四人
寇出河套　免湖廣江西山西山東陝西河南畿內被災稅糧
十五年春正月丙子朱暉帥師還帝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屈伸等
極論曰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
且此一役也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是
以五十餘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
馘一渠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
不知幾萬萬也朱暉苗逵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置重
典帝不聽以暉總督團營領三千營右府如故　二月癸丑免河南
被災稅糧　三月癸未罷饒州督造瓷器中官　夏四月壬寅朔卹
京城貧民　復設南京國子監司業以羅欽順爲之虛祭酒位以待
章懋　小王子入遼東清河堡至密雲五月西掠偏頭關　初寇未
入河套平涼固原皆內地無患自孛來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爲平慶

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爲州身留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強幹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爲家軍以將爲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討之得者也紘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 劉健請蚤朝辰未二時奏事從之吳世忠請大同增置臺堡以閑田給軍耕墾不徵其稅下所司議行

庚子免湖廣被災稅糧 馬文升改吏部帝召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大夏屢辭六月始拜命既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詔劉健等擬釋迦啞塔像讚健等辭許之鎮遠侯顧溥卒謚襄恪溥清慎守法卒之日囊無餘貲張懋出布帛以斂 升陝西開城縣爲固原州 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子孫不當爲博士秋七月己卯以劉瑜爲處州衛指揮使世襲祿之孫也 王軾至貴州以便宜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兵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參將趙晟破六墜砦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進解安南衛圍通及曹愷都指揮李政亦各破賊砦賊還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陳金以雲南兵連破之賊遁歸馬尾籠寨官軍聚攻益急土官鳳英等格殺米魯餘黨遂平凡用兵五月破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俘獲一千二百己丑捷聞帝大喜嘉勞召軾還 辛卯命各邊衛設養濟院漏澤園 八月遼東巡撫韓重劾鎮守中官廖玘給事中鄒文盛郎中楊茂仁勘實其罪謫長陵司香朵顏三衛屢擾邊文盛還奏制馭六策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茂仁茂元之弟

也 庚戌以南京鳳陽霪雨大風江溢爲災遣使祭告敕兩京羣臣修省 劉健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馬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帝皆褒納劉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不果行 御史車梁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霆先以罪爲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錦衣衛獄給事中御史交章論救得釋 致仕尚書項忠卒家居二十六年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倜儻多大略練戎務彊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光祿寺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戊子命乾明門虎南海子貓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放減有差存者減其食料 火篩諸部復以五千騎犯遼東長安堡副總兵劉祥禦之斬首五十一級敵乃退 冬十月癸卯太監李興請辦明年元夕煙火有詔減省工部尚書曾鑑請盡罷之從之 戶部尚書侶鍾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率河南山東邊鎮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帑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撙節且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帝命下羣臣議 十一月壬申瓊州黎賊符南蛇作亂 甲午罷廣東采珠 十二月己酉大明會典成

辛亥帝有疾不視朝 初太祖以西番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著令以蜀茶易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帝用劉大夏薦擢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往陝西督理之 致仕尚書何喬新卒 免南畿被災秋糧

十六年春正月癸酉遣官代享太廟　思陸遣陶孟招剛等入貢雲南鎮巡官言蠻莫等地今始平定既不可復與木邦孟密又不可割畀隴川千崖南甸宜暫於騰衝歲檄官軍四百分番守之思陸前有助平思揲功今悔禍納款請賜以名目冠帶部議蠻莫等處本木邦分地宜仍還之思陸名目冠帶不宜輕畀時思陸覬得宣慰司印部執不予於是仍數出兵與木邦孟密仇殺無寧歲　二月辛丑帝視朝　戊申大祀天地於南郊賜劉健李東陽謝遷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秦紘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閑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爲梗紘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韋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築將畢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壞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爲便帝下詔責憲憲引罪卒行紘策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爲重鎮　江西民王武爲盜巡撫都御史韓邦問不能靖命林俊巡視俊身入武巢武請自効悉禽賊黨詔以俊代邦問俊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　僉都御史張鼐巡撫遼東時軍政久弛又許餘丁納貲助驛遞給冠帶復其身邊人競援例避役鼐言不可因條上定馬制核屯糧清隱占稽客戶減軍伴數事悉允行尋劾分守中官劉恭貪虐罪　三月請築邊牆自山海關迄開原鐵陽堡凡千餘里　夏四月辛亥敕宣大嚴邊備　章懋服闋復固辭不允始治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爲得師監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樾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　夏五月衍聖公孔以和卒以敬子聞韶襲以和生七月而孤奉母孝與以敬友愛無閒言　初雲南景東衛言雲霧黑暗晝夜不別者凡七日宜良地震如雷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陳金等先後以聞戊子敕羣臣修省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察官吏問民疾苦　詔劉健等編通鑑纂要　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六月中官鄧瑢以請帝又許之會鏜等極言乃命減三之一　符南蛇衆至數萬總兵討之不下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令副使胡富調狼士兵繼進戶部主事馮容言黎人之亂乃知府張桓余濬貪殘苛斂所致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夷攻夷有功則復舊職不數月可奏績劉大夏奏行其策秋七月南蛇圍儋州富與參議劉信往覘賊突至信被殺富手斬劇賊一人賊乃退富還益兵討平之　申王祐楷未就藩薨無子封除　升江西寧縣爲州　初廷臣議侶鍾疏條上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騰驤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工番僧供應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凡十二事多權倖所不便者疏留數月不下鍾復以爲請乃報可而事關權倖者終格不行　九月丁丑振兩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被災軍民時南畿米價翔踊參贊尚書韓文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當之乃發廩十萬六石米價爲平　進建昌伯張延齡爲侯　冬十一月甲戌曾鑑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造器物及明年上元煙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從之　免南畿被災秋糧　十二月丙午免淮揚浙江物料　宣府妖人李道明聚衆燒香千戶黃珍首其將引北寇攻宣府巡撫都御史劉聰信之株連數十家及逮訊無驗刑部尚書閔珪奏止坐道明一人誅之餘悉得釋珍抵罪聰亦下獄貶官　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源請毀濟寧堈城石堰而築堈城迤西春城口子決岸疏洸口至濟寧壅塞帝命李鐩往勘言堈城石堰一可遏淤沙不爲南旺河之害一可殺水勢不虞戴村壩之衝不宜毀

近堰積沙宜濬其洸口不可疏宜疏柳泉至濟寧汶泗諸水會流處
二十餘里舂城口外障汶水內防民田堤卑岸薄宜與戴村壩修築
從之
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郎高銓振應天饑　御史陳茂烈
以母老乞終養許之　壬午嚴誣告之禁　初江西王府徵歲祿率
倍取於民以林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請易琉
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叔段京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宸濠
怒伺俊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俾俊二月尋以母憂
歸　初廣東歸善縣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鬢古三仔等因作
亂二月潘蕃調兵討平之　楊一淸言我朝以陝右宜牧設苑監跨
二千餘里今諸監皆廢牧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尙無不足開城
安定水泉便利宜爲上苑牧萬馬廣寧萬安爲中苑黑水草場逼窄
淸平地狹土瘠爲下苑萬安可五千廣寧四千淸平二千黑水千五
百足供三邊用惟宜多蓄種馬增滿萬匹請支太僕馬價銀買補又
養馬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及發邊衛充軍者增
爲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廄馬
旣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帝皆從之　甲寅減供用物料　己未嚴讖
緯妖書之禁　庚申免浙江被災稅糧　劉大夏又申前請帝命事
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
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
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
幼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
疏以聞餘悉如議制下舉朝歡悅　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
杜永祺等五人爲眞人劉健等力諫得寢　三月壬戌太皇太后周
氏崩　樊瑩至雲南劾鎭巡官罪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廉知景
東之變乃指揮吳勇僞官符圖脫罪因雲霧晦冥張其事劾罪之而

還　小王子上書請貢許之竟不至　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劉健
等曰陵有二隧若者窒若者可通往來皆內臣所爲此未合禮昨見
成化間彭時姚夔等章奏先朝大臣爲國如此先帝亦不得已耳欽
天監言通隧上干先帝陵堂恐動地脈朕已面折之窒則天地閉塞
通則風氣流行因問祔廟禮健等言祔二后自唐始也祔三后自宋
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曩者定議合祔孝莊太后居左今太皇太后
居右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二后已非況三
后謝遷曰宋祔三后一繼立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
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來一帝一后今並祔壞禮自朕始
且孝穆皇太后朕生母也別祀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稍寬朕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於後歲時祭享如太廟其會羣
臣詳議以聞癸未禮官集議與誥敕尙書吳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
仲子之宮皆別廟衆然之於是張懋馬文升等上議曰宗廟之禮乃
天下公議非子孫所得私伏覩憲宗敕諭有曰朕心終不自安竊窺
先帝至情以重違慈意勉從並配之議羣臣欲權以濟事不得已而
爲此議也據禮區處上副先帝在天遺志端有待於今日帝復召健
等至素幄袖出奉先殿圖指西一區曰此奉慈殿也又指東一區曰
此神廚也欲於此地別建廟奉遷孝穆皇太后神主併祭於此健等
皆對曰最當制遂定　夏四月戶部員外郎席書言災異係朝廷不
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傷痕發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
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
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
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
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太濫災異之警偶泄雲
南古人有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
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此何理也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

切齒革他大害當袪。大政當舉者，悉令羣臣條奏興革，章下所司。岑濬掠上林、武緣諸縣，死者不可勝計，又攻陷田州，岑猛僅以身免，掠其家屬五十人。潘蕃諭濬罷兵，不從，乃請調三廣兵討之。鄭文獻方督兩廣軍儲，上言：「田州，廣西之藩蔽；李蠻，田州之干城。參政武清受濬重賂，以計殺蠻，釀成禍亂；制敕房供事參議岑業，濬之從弟，爲彌縫於中，漏我機事。請先誅二人而後行討。」業遂乞養去，清尋以考察罷。　己酉，葬孝肅皇太后於裕陵。　閏月辛酉朔，闕里先師廟成，遣李東陽祭告。　庚午，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亥，以四方災荒，敕羣臣修省。　庚辰，命諸司詳議害民弊政。劉大夏復上數事。　五月壬辰，罷南京、蘇州、杭州織造中官。　陞廣西河池縣爲州，析湖廣武岡州地置城步縣，析綏寧縣地益之。　李東陽言：「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窮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軍士供役，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經歲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采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

東廠偵事者發侶鐘子瑞受金事，鐘屢疏乞休，命馳驛歸，召秦紘代之。　許天錫言：「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法已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覈，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居官率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不能及期。今請以六年爲期，通行考察，其大僚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黜去之，用儆有位。古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霾輒避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銜，俟天心既回，徐還厥職。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十四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憑陵奢暴，蠹蝕民膏，膏粱厭於輿臺，文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敕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永爲定制。」帝善之。　六月乙亥，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聽命，著爲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內官考察事格不行。　劉大夏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憊、邊將侵剋之狀，極言之。帝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剋過半，安得不窮？」帝歎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　帝聞韃靼諸部謀犯大同，辛巳，召劉健、李東陽於煖閣議邊務。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健等退，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　癸未，火篩入大同，殺墩軍，指揮鄭瑞力戰死；別部犯宣府及莊浪，守將衛勇、白玉等禦卻之。　帝惑苗逵言，銳欲出師。秋七月壬辰，再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健等皆力諫。帝召劉大夏問曰：「卿在廣，知苗逵延綏擣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

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决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乃不出師癸巳李鐩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參議熊偉分道經略邊塞甲午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叢蘭分理邊餉　禮部尚書典誥敕吳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寬行履高潔不爲矯激而自守以正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貧者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李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坐死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嚴利弊具議以聞謝遷嘗言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犯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糧其弊尤甚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是時健等同心輔政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呼爲先生而不名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而已帝察知劉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因乘閒言四方鎭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鎭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帝嘗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謝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戴珊亦被帝知造膝宴見尤數珊老疾數求退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大夏爲言珊實病帝曰主人留客堅客則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去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　大同巡撫都御史劉宇私市善馬賂權要劉大夏因召見語及之帝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宇厚賂琪爲之抵諱後大夏再召對帝曰健篤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豈可用哉由是知內閣亦未可盡信也宇聞以大夏不爲己地深憾之　掌國子監侍郎謝鐸致仕鐸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卹之死者請定制官爲之斂　初有命考察給事中吳蕣王蓋連疏詆馬文升戴珊且言珊縱妻子納賄御史馮允中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蕣蓋錦衣衛獄命文升珊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諼者得志帝命上兩人事蹟八月黜蕣爲民蓋閑住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輕宜調用帝不納　戊辰命天下撫按三司官奏軍民利病士民建言可采者所司以聞　甲申免南畿被災夏稅　丁亥召馬文升戴珊史琳至暖閣諭以明年考察務訪實跡秉公黜陟以求至當以文升年老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　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亦當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閒不得行　九月庚寅諭法司不得任情偏執致淹獄囚　甲寅太常寺少卿孫交經略宣大黃花鎭諸邊增垣塹廣樹藝制敵騎馳突　丁巳御暖閣諭劉健等諸邊首功巡按御史察勘動淹歲年非所以示勸自今奏報以遠近立限

違者詰治論講官進講直言毋諱　太僕寺少卿儲巏言古者左右史記注言動典至鉅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與聞史官莫由紀錄恐歲月緜遠傳聞各異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報可　秦紘以年老連章乞致仕冬十月許之歸月廩歲隸如制紘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　冬十一月戊子罷雲南銀場　初遼東都指揮僉事張斌以罪廢斌孫天祥入粟得祖官有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毛喇關掩殺他衛二十八人以歸指爲射貢使者張鼐等遂奏捷巡按御史王獻臣疑之移牒敕勘斌婦弟指揮楊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隙詐爲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事未報而獻臣以他故爲東廠緝事者所發徵下獄帝命吳一貫及錦衣衛指揮楊玉會巡按御史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劉健等出東廠揭帖示之令逮諸人會訊健等言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獄逮千人何卹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帝御午門親鞫之曰彼賊也殺之何罪而當以死玉委罪一貫帝問一貫對曰臣固嘗疑之帝曰罪疑則當從輕何以從重一貫語塞帝欲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對曰臣幼讀孟子見瞽瞍殺人皐陶執之之語則珪所爲無足異也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執耳乃謫一貫嵩明州同知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欽論死斌以下並宥之仍紀天祥等功帝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惟天祥及滿倉兒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　十二月庚午申閉糴之禁　甲申免湖廣被災秋糧　陝巴嗜酒掊克失衆心部下阿孛剌等咸怨阿黑麻幼子真帖木兒年十三其母卽罕慎女也阿孛剌等迎之使主哈密陝巴懼挈家走苦峪奄克孛剌與寫亦虎仙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爲番衆所服令還輔陝巴百戶董傑與偕行傑有膽略既抵哈密阿孛剌與其黨五人約夜以兵來劫傑知之與奄克孛剌等謀召阿孛剌等計事立斬之其下不敢動乃令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會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爲速檀與諸弟相仇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願倚奄克孛剌曰吾外祖也邊臣慮與陝巴隙居之甘州

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三萬騎圍靈州入花馬池遂掠韋州環縣命楊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戶部侍郎顧佐理陝西軍餉　甲辰小王子陷寧夏清水營指揮仇鉞總兵李祥擊走之　江西賊攻瑞金縣知縣萬琛帥民兵數十人迎戰殺賊二十餘人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而死賊至廣昌知縣王祐亦戰死　二月兵部左侍郎熊繡清釐騰驤四衛勇士尋令內臣所進勇士必由兵部驗送乃給廩五年籍其人數著爲令　崇明縣賊施天泰降宥死幷家屬遣戍

帝覽天下戶籍視國初反減咎有司溺職戊辰御奉天門諭戶兵工三部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戶口軍伍日就耗損此皆官司撫卹無方因循苟且所致其悉議弊政以聞　掌詹事府學士張元禎請講筵增講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癯長不踰中人嘗充講官帝特設低几聽之　戶部郎中李夢陽應詔上書陳二病曰元氣之病謂士氣日衰曰腹心之病謂中官曰橫三害曰兵害民害莊場饑民之害六漸曰匱之漸盜之漸壞名器之漸弛法令之漸方術蠱惑之漸貴戚驕恣之漸凡五千

餘言極論得失末言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辯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罪當斬時皇后有寵后母金夫人泣愬帝遂下夢陽錦衣衛獄指揮使牟斌傳輕比得不死羅玘言壽寧侯託肺腑當保全夢陽夢陽不保為侯累帝深納焉未幾宥夢陽奪其俸金夫人愬不已帝弗聽會帝游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游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得聞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左右知帝讓夢陽請毋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弗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　奸人徐俊等造譌言帝遣官賷駕帖至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二月南京御史李熙等言陛下於此事威與明少損矣倘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之害帝納之　夏四月戊寅刑部侍郎何鑑兼僉都御史往河南湖廣陝西閱實戶口撫輯流民　甲申帝不豫五月庚寅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帝力疾起坐自敘即位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為賢主健等欷歔頓首受命而出辛卯帝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六帝方釐詰弊政凡所欲興罷者健等悉以遺詔行之　下中官張瑜太醫劉文泰高廷和獄給事中邊貢劾其用藥之謬故也　壬寅太子即位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賦　小王子乘喪大入宣府連營二十餘里張俊遣諸將李稽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寇由新開口毀垣入稽遽迎敵玉等各帥所部拒於虞臺嶺俊急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復援出鎮又分兵救稽玉稽玉亦潰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絕死諸軍已大困收兵還寇追之行且戰僅得入萬全右衛城士馬死亡無算戊申敗聞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山言俊扶病馳援勤懃不宜偏廢乃許贖罪　庚戌苗逵監督軍務朱暉為征虜將軍充總兵官史琳提督軍務帥京軍往宣府禦寇　禮部尚書張昇言大行皇帝初崩真人陳應循西番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參等以祓除帥其徒入乾清宮請罝之法詔奪真人國師高士等二十餘人名號逐之　工部言大行皇帝遺詔惓惓以節用愛民為本乞敕內府諸司凡葬儀冥器山陵殿宇務從減省帝是其言　劉瑞疏陳端治本九事請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磨佘濂等　潘蕃與鎮守太監韋經總兵官伏羌伯毛銳調集兩廣湖廣官軍土兵十萬八千餘人令參政王璘副使姜綰副總兵毛倫湖廣都指揮官纓等分六哨進討岑濬賊分兵阻險拒敵官軍奮勇援崖而進濬勢蹙遁入舊城諸軍圍攻之六月濬死城中人獻其首前後斬級四千七百盡平其地自進兵及班師僅踰月蕃還討南海豐湖賊禤元祖指揮使張祐先登遂平之銳忠之孫也　楊一清選卒練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湖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武安侯鄭英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肅然英宏之子也　延綏副總兵曹雄參將王戟游擊將軍姜漢分道援大同宣府　寇入蔚州廣昌　初蔚州民田多為牧馬草場所侵又侵御馬監及神機營草場皇莊貧民失業草場亦虧故額屢遣給事中周旋侍郎顧佐熊翀等往勘皆不能決復命大理寺少卿張泰偕錦衣官會巡撫都御史周季麟再勘泰密求得永樂間舊籍參互稽考田當歸民者九百二十餘頃而京營及御馬監牧地咸不失故額奏入駁議者再戶部尚書韓文力持之會大喪留中未下及是再請始出泰奏流亡者咸得復業　占城國王古來卒子沙古卜洛遣使入貢不告父喪但乞命大臣往封別具奏言安南侵奪狀徼及父卒事給事中任良弼等極言遣使宜慎禮部亦以古來存亡未明請令廣東守臣移文勘報從之

孝肅太皇太后之崩，將建新廟，而欽天監奏年方有礙，廷議請暫祀孝肅於奉慈殿正中，徙孝穆皇太后居左，從之。　初建皇莊七所，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　秋七月，給事中葛嵩清覈營弊。十二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嵩力抗權倖，剔抉無所徇，得各監局占役者七千五百餘人，有旨送營備操，既而中官魏興、蕭壽等撓之，格不行。　小王子轉掠大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朱暉等奏捷。　八月甲寅，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潘蕃言思恩宜設流官，岑猛搆兵失地，宜降同知，俾還守舊土。兵部議猛世濟凶惡，宜降為千戶，徙之福建，而遴選有才望者，假以方面職銜，分守二府，仍賜敕以重其權。乃擢雲南知府張鳳為廣西右參政，掌思恩府事；平樂知府謝湖以右參政掌田州府事。　錄康茂才五世孫江為世襲千戶。　馬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寺少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　劉大夏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大夏又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未幾，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帝意乃解，而復福敬等官如故。舊制，監局倉庫內官不過二三人，後漸添注，或一倉十餘人，上林苑林衡署至三十二人，韓文力請裁汰，亦報寢。文以即位賞賚、山陵、大婚諸費需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請先發承運庫，不許。文言帑藏虛，請敕承運庫內官核所積金銀，著之籍，且盡罷諸不急務。帝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　丙子，召朱暉等還。　京師淫雨，自六月至於是月。　劉健等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餘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為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

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句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溫詔答之。時東宮舊豎劉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又號八虎，而瑾尤狡狠，嘗慕王振之為人，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大行遺詔罷中官監槍及各城監局，瑾皆格不行。　給事中劉茝言：「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樂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恩倖法，以私掩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九月甲午，南畿地震。　振陝西饑。　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紘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為偉人。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肅，入鎮夷守禦所，指揮劉經死之。　忠順王陝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稱速檀，命封為忠順王。　庚午，葬敬皇帝於泰陵，廟曰孝宗。　劉健等以山陵既畢，請開經筵，帝勉應之。十一月甲申，御文華殿日講。已而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不聽。　熊繡既受命，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漸變，繡力持不顧，得詭冒者萬四千人。甯瑾等疏請復舊，給事御史交章劾瑾，劉大夏亦力爭，帝不得已從之，而宥瑾等不問。　羣奄復薦韋興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鎮均州。劉大夏及給事中

周璽御史曹來旬力爭不聽與遂復用而梁芳卒瘐死　初孝宗深悉內臣出鎭之害所遣皆慎選十二月劉瑾勸帝令鎭守者各貢萬金乃盡召先所遣者而易以其黨劉瀍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飢虎不若養飽虎不聽瑾尋奏置皇莊漸增至三百餘所畿內大擾

左都御史戴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十二月疾作遂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復設河南眞陽縣　小王子數萬騎寇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楊一清帥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

明紀卷第二十三

明紀卷第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訖正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閒寇疑大兵至甲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劉大夏請即命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從之　乙酉享太廟　己丑大祀天地於南郊　榮王祐樞乞霸州信安鎮田故牧地也韓文言永樂中設立草場蕃育馬匹以資武備成化時近倖始陳乞為莊後岐壽二府相沿莫之改正孝宗皇帝留神戎務清理還屯不以私廢公也今榮王就國有期所請宜勿與從之　給致仕侍郎潘禮月米三石　二月壬子御經筵　帝從太監夏綬請於真定諸府歲加葦場稅又從少監傅琢請履畝覈靜海永清隆平諸縣田又從太監張峻請稅寶坻小河往來客貨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曹堂等二百餘人畿南騷動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抗疏切諫因請革皇莊廷議從之帝命再議韓文請命巡撫官召民佃畝徵銀三分輸內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乃命每莊留中官一人校尉十人餘如文議劉健等言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臣管莊擾民不省　乙丑耕耤田　初外戚慶雲壽寧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奏請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韓文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即入登極詔中罷之已侯家復奏乞文等再三執奏弗從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忽邊防之重會景清復陳乞文等劾其桀悍請付法司帝不得已始寢前命　初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為近習所撓劉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阻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況今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恆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讟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姦回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邇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為阿順則罔上誤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為託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即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謂之瀆擾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為鹽法實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即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等何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甲申釋奠於先師孔子　何鑑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軍民利病以聞帝悉採納之　夏四月掌大理寺尚書楊守隨言每歲熱審行於京師而不行於南京五歲一審錄詳於在京而略於在

外皆非是，請更定其制，報可。　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吏部尚書馬文升年八十，日懷去志。御用監中官王瑞請用新汰傳奉官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劾瑞納賄，瑞恚，劾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兩廣缺總督，文升推熊繡，繡怏怏不欲出，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復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文升既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顰蹙不答。　初，焦芳既謫久之，復還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歷吏部左侍郎。劉健、謝遷皆惡之。芳日於衆中謾罵健，言及餘姚、江西人，以遷及彭華故，肆口詬詈，陰結言官使抨擊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又言禦邊四事以希進用。帝即位，閹官日用事，芳益深自結。會戶部言會計不足，廷議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耶？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馬文升去，遂擢芳吏部尚書。　帝始微行。　先是劉大夏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以言不見用，數上章乞骸骨。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事中王翊、張襘請留之，不報。

丙申，減蘇、杭織造歲幣。　馬文升之去也，廷議推補。御史王時中以閔珪、劉大夏不宜在推舉之列。劉茝恐耆德益疏，上疏極論其謬。章下所司，是茝言，詔爲飭言官毋挾私妄奏。　先是衢州知府沈杰言：「宋建炎中，衍聖公孔端友扈蹕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學爲聖廟，賜田五頃，以奉祭祀。五傳至洙，元至元間，讓爵於居曲阜之族弟治。自是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主祀事，仍減祭田之稅，以供祀費。」帝可之。六月，授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世以孔氏在曲阜者爲北宗，在西安者爲南宗。

辛酉，龔吏民耆廩。　免陝西被災稅糧。　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庚午，劉健等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等不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當行之。」健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座隅，朝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疏入報聞。　諭羣臣修省。　南京御史陸崑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爲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尚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侍郎張元禎、陳清屢劾不去，賢不肖倒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覈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頻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考稽，未行者易奏請。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與南北爲限，顯分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illegible]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岩、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嵿、顧璘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　秋七月己丑，有星見紫微西藩外，如彈丸，色蒼白，越數日，有微芒，見參、井間，漸長二尺，如帚，西北至文昌。庚子，彗星見，有光，流東南，長三尺，越三日長五尺許，掃下台上星，入紫微垣。　升昌平縣爲州。　兵部尚書許進應詔陳時政八事，極言內監役京軍守皇城，內侍橫索月錢諸弊，多格不行。　御史趙佑言：「太監劉瑾、邱聚、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橛之變，豈不爲兩

宮炅鎮守內臣鄧原麥秀頗簡靜而劉璟梁裕擠代之戶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甯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僑段循俱貪綠增設乞置瑾等於法罷璟裕毋遣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咨大臣臺諫不爲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不納張昇及給事中胡煜楊一瑛張禴相繼論諫亦不聽給事中陶諧請以瑾等誤國罪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其譌字令對狀諧伏罪乃已 帝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趙佑言左右以婚禮爲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旅遭饑饉將何以爲計哉韓文亦連疏請命減四之一 八月乙卯太監崔杲王瓚督南京織造 戊子立皇后夏氏 劉健等以帝既大婚請開講九月戊寅御經筵命停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聽 致仕南京左副都御史陳璚卒 授劉閔爲儒學訓導 崔杲等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劉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至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自知之因命鹽引悉如杲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 楊一清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衍城堡復疏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疏牆塹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尚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敵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劃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與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 陸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徽葛浩貢安甫史良佐李熙姚學禮張鳴鳳將欽曹閔黃昭道王宏蕭乾元言自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欣然望治乃寵幸奄寺頗褻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廈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祈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頞赴訴之無路昨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

行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巽順退託自爲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　吏部主事孫磐言今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與矧可使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鎭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剋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衞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藉以賄緣憲司莫敢詰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攘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急務也　五官監候楊源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遊弋獵無度以致然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林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祗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幸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厥德以弭災變源瑾之子也　冬十月劉健等謀去八黨連章請誅之趙佑與同官朱廷聲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健等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禮太監諭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尙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且邪正不並立今舉朝欲抉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廷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韓文退朝對僚屬語及泣下李夢陽進曰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爲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帥大臣固爭去八虎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屬夢陽草疏丁巳偕諸大臣張懋等伏闕上疏略曰人主辨奸爲明人臣犯顏爲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伏覩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削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乘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虀粉若輩何補於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相承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以累聖德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削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入帝驚泣不食使司禮太監李榮手疏至左順門召諸大臣入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未言文乃抗聲數八人罪吏部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有鐵裹耶敢壞國事帝復遣榮及陳寬王岳范亨徐智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大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謇直慨然曰閣議是亨智亦以爲然具以健等語告帝健約文及九卿科道詰朝伏闕面爭兵部尙書許進曰過激將有變健不從焦芳陰洩其謀於瑾瑾大懼夜帥永成

等伏帝前環泣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入司禮監收岳等下獄戊午文等復詣闕爭左都御史張敷華言陛下宴樂逸遊日狎憸壬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干人心下拂今給事中劉蒨御史朱廷聲徐鈺等連章論列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歎惑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願陛下審察帝皆不聽以瑾掌司禮監聚大用提督東西廠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岳亨智充南京淨軍健遷李東陽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留東陽恥之己未再疏乞去不允劉蒨及給事中呂翀抗章乞留健遷翀言二臣有不可去者五一先帝所簡以遺陛下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二二臣之去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陛下聽之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嫌三今民窮財殫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四二臣既去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爲非國家之福五二臣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同日去國新進將益用事不報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　劉瑾欲引焦芳入閣廷議獨推王鏊壬戌芳兼文淵閣大學士鏊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芳遂導瑾變置成法荼毒縉紳濁亂海內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裁閱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先賂芳　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姪得林掌錦衣衛事給事中艾洪力爭不聽　巡按京畿御史劉玉馳疏言劉瑾等佞倖小臣巧戲弄投陛下一笑顧讒邪而棄輔政此亂危所自起況今白虹貫日彗見紫微宮星搖天王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不改圖天下將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劉健謝遷輔政不報玉遂引疾歸　劉瑾每奏事必偵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瑾不學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參決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南京太常少卿羅玘貽書李東陽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生之籍東陽得書頫首長歎而已　戊辰停日講　劉瑾追殺王岳范亨於途箠徐智折臂巡撫山東都御史朱欽言岳亨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厭人心臣知岳爲劉瑾輩所惡必瑾譖毀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懲瑾讒賊疏至瑾屏不奏　京師霾霧時作楊源言此乘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源三十　十一月升浙江安吉縣爲州　劉瑾恨韓文甚令人日伺文過會有以僞銀輸內庫者甲辰降文一級令致仕謫郎中陳仁鈞州同知給事中徐昂乞留文原官中旨責其黨護落文職削其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籍幷徐昂名文出都門乘一騾與行李一車而已　楊守隨言陛下嗣位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朝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致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以內劉瑾等八人奸險佞巧誣罔恣肆而瑾尤甚方竊攬威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遏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附己者進官忤意者褫職內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向也二三大臣受遺夾輔今則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機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心痛疾今則有畫策主文依附時勢者矣而且數易邊境將帥之臣大更四方鎮守之職志欲何爲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於兵刑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復何憚於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藏竭於上財力匱於下武勇疲於邊陛下猶不覺悟方謂委任得人何其舛也伏望大奮乾剛立置此曹重典遠鑒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疏入帝不省　十二月劉蒨呂翀艾洪諸疏傳至南京守

備武靖伯趙承慶所應天府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見之太息於是給事中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彥徽等連章請留劉健謝遷而罪馬永成劉瑾等又言先帝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罷傳奉乞官今高得林由傳奉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高鳳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瑾矯旨逮之兵部主事王守仁御史陳琳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先後抗章論救守仁琳並下獄良臣亦被逮承慶輔之子守仁華之子也　丁巳命錦衣衛官點閘給事中　景帝廢后汪氏薨詔議祭葬禮王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從之輟朝致祭合葬金山謚曰貞惠安和景皇后　癸酉除曲阜孔氏田賦　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卒元禎素有威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為迂闊多竊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至是卒　甲戌晦掌大理寺尚書楊守隨左都御史張敷華並傳旨致仕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衡州地裂壞雍府宮室雍王祐樉薨無子封除　陶諧當出理遼餉以工科掌印無人請俟行日遣官代署劉瑾中諧下錦衣衛獄廷杖斥為民　中官黃準守備鳳陽從其請賜旗牌曾鑑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邊守將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　閏月庚戌杖給事中艾洪呂翀劉蒞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於闕下各三十除名銑創甚卒黃昭道王宏蕭乾元逮捕未至命即南京闕下杖之南京禁衛久不行刑選卒習數日乃杖二人幾殆王守仁亦被杖謫貴州龍場驛丞陳琳揭陽縣丞降林瀚參政陸珩鹽運司同知與陳壽並致仕削趙承慶半祿閒住龍場萬山叢薄苗猓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為屋以棲守仁冀元亨蔣信等從受業焉　南京御史蔣欽既被杖居三日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臣思畎畝猶不忘君況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腹心也給事中劉蒞指陛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秩肆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懵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再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俱生疏入復杖三十卒於獄年四十九　牟斌善視獄囚劉瑾惡之矯旨杖闕下降百戶閒住　工部尚書曾鑑禮部尚書張昇刑部尚書閔珪並致仕　劉宇為左都御史劉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瑾好摧辱臺諫宇緣其意肆敗箝制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益以

爲實。劉瑾擲倒罪無輕重皆決杖永戍或枷項發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乙丑尙寶司卿崔璿副使姚祥工部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從者妄索驛馬枷璿及祥於長安門瑋於張家灣數日幾死王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尙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乃釋之遣戍先後枷死者甚衆。南京御史潘鏜賞劾高鳳高得林黜爲民。二月裁內外添設兵備勸農管糧捕盜水利官一百十八員尋又裁各處通判等官四百四十五員。王良臣逮至戊戌杖於午門斥爲民。王時中巡按宣大逮繫武職貪汙者百餘人爲東廠所奏捕下獄枷於都察院病甚其妻往省之道遇劉宇哭且詬宇不得已言於劉瑾釋之謫戍鐵嶺衛。兩廣總督軍務都御史熊繡與毛銳討平賀縣獞。楊源上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劉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爲士論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

二月封都督同知夏儒爲慶陽伯皇后父也性長厚既貴服食如布衣時。朱欽以山東俗淫酗嚴禁市酤令濟南推官張元魁察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縊者其母欲奏訴元魁與知府趙璜賄之乃已劉瑾使偵事校尉發其事俱逮下詔獄勒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謫戍。時經筵尙進講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傳經義規帝闕失指斥近倖尤切帝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浮詞何爲瑾素惡廷和忠因諷吏部尙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請添設吏禮二部左侍郎以廷和忠爲之。劉瑾憾楊一淸不附己一淸遂引疾歸邊牆成者在要害閒僅四十里。南京祭酒章懋致仕。枷逮東督糧郎中劉繹於戶部。辛未劉瑾矯旨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大學士劉健謝遷尙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李熙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五十三人以戒羣臣。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順天府丞周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衛都指揮楊玉勘近縣皇莊玉劉瑾黨淮等三人皆下之璽詞色無所假公移與玉止用牒文夏五月玉奏璽傲慢敕使瑾卽矯旨逮下錦衣衛獄搒掠死。劉瑾怨謝遷未已焦芳亦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自代不及己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爲民。戊午度僧道四萬人。寧王宸濠圖不軌賂劉瑾求復護衛許之己巳復改南昌左衛爲寧王護衛。六月甲戌孝宗祔太廟。戊寅罷修邊垣輸其費於京師。通鑑纂要成劉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李東陽東陽大窘屬焦芳張綵爲解秋七月奪侍郎學士劉機以下俸餘致仕爲民者二十餘人東陽等免究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職超拜官秩駿由光祿寺卿擢禮部尙書他授京卿者數人裝潢匠悉授官。雲南師宗州賊阿本等作亂沐崑與巡撫都御史吳文度督參議陳一經等分三道進一出師宗一出羅雄一出彌勒而別遣兵伏盤江截賊巢遂大破之。初蘇松浙江運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泝大江以達瓜州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遭風濤督漕都御史洪鐘言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置四閘徑四十里至宜陵鎭再折而北卽抵揚州運河開濬爲便從之。錢能死所嬖奴曰寧冒錢姓推恩爲錦衣百戶曲事劉瑾得幸於帝性儇狡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賜國姓爲義子傳陞千戶寧遂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諸番僧以祕戲進八月丙戌於西華門別構院籞築宮殿密室句連謂之豹房新寺帝自

是不復入大內常在豹房恣聲伎爲樂醉則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寧寧來則駕出矣　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更其期宸濠生日令諸司朝服以賀清又不可去蔽膝而入宸濠積不悅會復護衛清有後言宸濠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宸濠陽輓留且請以女妻其子清力辭九月致仕　劉瑾初用事前侍郎馬中錫都御史張鼐數有執持瑾怨之瑾遣給事中王翊等覈遼東大同諸邊餉還奏芻粟多浥爛者遂以爲守臣罪冬十月甲申逮前後巡撫都御史鼐中錫及鄧璋周南湯全劉憲參政參議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張翼督糧郎中劉繹王藎孫祿等下詔獄械送各邊責倍輸久之憲竟瘐死遼東總兵官毛倫等具奏諸人苦狀請得折價大同總兵官葉椿等亦爲南請免其倍數瑾勉從之閱二年事始竟皆斥爲民　焦芳既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抗李東陽乃請召楊廷和丙戌命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東陽等差倚以自強　徐俌與無錫民爭田常州推官伍文定勘歸之民劉瑾入俌重賄興大獄巡撫都御史艾璞巡按御史曾大有以下十四人皆被逮文定已還成都同知亦下獄斥爲民　禮部尚書李傑致仕　十一月衍聖公孔聞韶言尼山洙泗二書院及鄒縣子思子廟各有祀事請以弟聞禮主之帝授聞禮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聖公弟爲之兩書院各設學錄一人薦族之賢者充焉　中官韋霦等建議請輸兩廣各司所貯銀於京師總督軍務都御史陳金疏言不可詔留二十餘萬餘如霦議　初岑猛降福建平海衛千戶還延不行謝湖至復陳兵自衛令祖母岑氏奏乞於廣西極邊帥部下立功以便祭養詔總鎮官詳議以聞陳金言猛據舊巢要求府佐湖不即赴任爲猛所拒納饋遺徇要求宜逮問從之　初朝鮮世子李顙夭死國王㦕哀慟成疾請以國事付其弟懌其國人復奏請封懌禮部議命懌權國事俟㦕卒乃封既陪臣盧公弼等以朝貢至京復請封懌廷議不允十二月㦕母妃奏懌且長且賢堪付重寄於是禮部奏㦕以痼疾辭位懌以親弟承託授受既明友愛不失通國臣民舉無異辭宜順其請從之　壬辰開浙江福建四川銀礦從中官秦文等奏也既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　廣西馬平洛容獞猺獠陳金毛銳發兵十三萬征之俘斬七千餘人斷籐峽苗時出剽金念苗嗜魚鹽可以利縻也乃立約束令民與苗市改峽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陽受約既乃不予直殺掠益甚　韃靼入寧夏莊浪及定遼後衛諸境守將皆逮問　翰林學士吳儼家多貲劉瑾遣人求賄啗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又聽劉宇譖怒御史楊南金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計外吏中旨儼致仕南金爲民　劉瑾憾李夢陽不已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復摭他事下之獄將殺之初瑾以修撰康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及夢陽事急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謁瑾瑾大喜倒屣迎海詭辭說之瑾意解明日釋夢陽瑾又欲以湖廣倉儲浥爛坐張敷華贓罪海過之曰吾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忍相薄耶敷華亦得免　致仕南京尚書胡拱辰卒贈太子少傅謚莊懿　初張綵爲文選郎中議論便利矯飾徼聲譽馬文升愛之劉蕤嘗劾其顚倒選法數事文升悉爲辨析且譽其聰明剛正爲上下所推服詔令辨事如故綵郎五疏移疾去文升固留不得給事中李貫薦綵有將略楊一清舉以自代俱不起焦芳以綵與劉瑾同鄉力薦於瑾瑾欲致之二月己巳朔令京官告假違限及病滿一年者皆斥爲民綵乃就道既見瑾高冠鮮衣貌白皙修偉鬚眉蔚然詞辨泉湧瑾大愛敬執手移時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時文選郎闕次當驗封郎石確疏已入瑾令吏部尚書許進追原疏以綵易之副都御史韓福坐累下獄瑾以

同鄉故出之擢爲戶部侍郎福故强幹吏所在著能聲瑾時召與謀委寄亞於綵

二月給事中趙鐸承劉瑾指請廣陝西河南山東西鄉試額乃增陝西爲百名河南九十五山東西九十瑾敗復故

焦芳子黃中傲很不學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爲置二甲首芳不悅言於劉瑾徑授檢討劉宇子仁求一甲不得厚賄瑾內批授庶吉士俄俱進編修芳以黃中故時時詈東陽瑾聞之曰黃中昨在吾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

初御史涂禎巡鹽長蘆劉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禎嘗爲江陰知縣有惠政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肅州創重卒於獄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

夏四月乙亥軍民納銀得授都指揮僉事以下官

己亥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莊毅

劉瑾又創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摘發之坐楊守隨覆讞失出逮赴京繫獄罰米千石輸塞上尋又誣楊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衛獄王鏊曰一清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李東陽亦力救得解先後罰米六百石自馬文升劉大夏而下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

武會舉取指揮僉事安國等六十人賜宴於中府劉瑾要賄六十人者咸無貲瑾乃編之行伍有警聽調禁其擅歸六十人者悉大窘倚於戍卒不聊生而邊臣懼瑾竟無有收䘏之者

哈密寫亦虎仙入貢不與通事偕行自攜邊臣文牒投進大通事王永怒疏請究治寫亦虎仙亦奏永需求永供奉豹房恃寵恣橫詔勿究兩戒諭之寫亦虎仙自是益輕朝廷潛懷異志

劉瑾遣給事中御史清覈各邊糧草所遣人率阿瑾意專務搏擊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獨無重劾五月下奎彧獄枷幾死李東陽力救始釋爲民希曾等亦皆杖斥

六月丁卯許天錫淸覈內庫得劉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家人於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匿其狀而遁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錦衣衛點閱六科給事中劾天錫三日不至詆之死矣聞者哀之

西廠邏卒遠出偵事江西民吳登顯等五月五日爲競渡誣以擅造龍舟身死家籍遠州僻壤見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輒相避匿有司密行賄賂無賴子乘機爲奸天下皆重足屛息

河南鎮守太監廖堂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遷調許進等不能難給事中何紹正劾之劉瑾不得已責堂自陳而心銜紹正

致仕左都御史張敷華卒敷華性剛介劉大夏嘗薦之孝宗曰敷華誠佳但爲人太峻耳

壬辰得匿名文書於御道詆劉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承天門外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盡下獄是日酷暑主事何釴順天府推官周臣進士陸伸暍死李榮以冰瓜啗諸跪者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爲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榮閑住逐偉南京

癸巳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諸臣乃獲宥後數日東陽疏言寬䘏數事章下所司既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

秋七月壬子帝諭內鐘鼓司康能等曰慶成大宴華裔臣工所觀瞻宜舉大樂邇者音樂廢缺無以重朝廷禮部請選三院樂工年壯者肄習之樂工方得幸言居外者不宜獨逸乃移各省司取藝精者來京供應河間等府奉詔送樂工居之新宅教坊所隸益猥雜筋斗百戲之類盛於禁廷臧賢與佞倖角寵竊權俳優之勢大張

外官朝見畢必謁劉瑾僉事方良永父喪除赴選鴻臚寺導詣左順門叩頭畢令東向揖瑾良永竟出或勸詣瑾家又不可比吏部除良永河南撫民僉事中旨勒致仕中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都御史屠

講帥屬跪謝乃已　劉瑾私其同鄉提督操江都御史雍泰獨不與通會擢南京戶部尙書甫四日中旨令致仕　給事中御史各一人察兩淮鹽引八月杖巡鹽御史王潤斥之逮前運使寧舉楊奇等許進以才見用能任人性通敏多委蛇徇劉瑾意而瑾終不悅焦芳以干請不得劉宇亦欲得吏部共擠之會南京刑部郎中閔適無實授員外郎進循故事以署事主事二人上瑾以爲非制令對狀進不引咎三降嚴旨譙責進不得已請罷乃令致仕而以宇代進兵部侍郎曹元代宇亦瑾黨也宇在吏部銓政率由張綵不關白宇郎白宇宇必温言降接綵抱案立語宇俯僂不敢當宇在兵部時賄賂狼籍及是權歸綵而文吏贈遺又不若武弁悒悒歎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元爲兵部瑾第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即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瑾即不問有反陞擢者　辛巳劉瑾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人謂之內行廠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中人以危法無得免者又悉逐京師傭客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致亂　劉瑾摘撫韓文萬端戶部有故籍遺失以爲文罪逼尙書顧佐上其事佐不可瑾卒逮文及前侍郎張縉下詔獄奪佐俸三月佐再疏乞歸從之已釋文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復罰米者再佐亦三罰米至千餘石文家業蕩然佐至假貸以償　山東盜起　劉瑾又以用雍泰爲許進及前尙書馬文升罪九月癸卯削泰文升進及前薦泰尙書劉大夏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籍其他罰米輸邊者又五十餘人進二子誥讚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　張綵居文選半載擢左僉都御史與戶部右侍郎韓鼎同廷謝鼎老拜起不如儀爲谷大用張永輩所竊笑劉瑾慙而綵手采英毅大用等皆稱羨瑾乃喜越二日即罷鼎綵尋進吏部侍郎與錦衣衛使石文義表裏作威福時稱爲瑾左右翼鼎弘治時爲給事中負直聲遷右通政治水安平有勞績以同鄉爲瑾所引遂失

其素望　初隆平侯張祐卒無子從弟祿與族人爭襲訴於南京法司久不決復訴京師劉瑾方擅政遂削前南京尙書樊瑩都御史高銓等興化知府張犢以郎承勘斥爲民祐祿皆信之曾孫也　陳壽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章自訴劉瑾廉知壽貧特免之　謝湖之被逮也委罪於潘蕃韋經毛銳經復委罪於劉大夏劉瑾以嚴嚴勇士事怨大夏劉宇與焦芳譖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幷逮四人大夏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至京繫錦衣衛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王鏊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屠滽亦持不可李東陽復婉解瑾詗大夏家實貧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乃坐大夏以不輸蕃官蕃不能撫猛俱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大夏歸也辛酉戍大夏蕃於肅州革銳太子太傅幷歲祿之半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尙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絕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仕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尋以廣東應解贓罰諸物多朽敝梧州貯鹽利軍賞銀不以時解復逮蕃下獄大夏及前左布政使沈銳等八百九十九人罰米輸邊　癸亥振南京饑　湖廣以缺餉告韓福往理之希劉瑾指益務爲嚴苛嚴弘治改元後遇災蠲免民租六百餘萬石指爲積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撫鄭時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舉朝駭愕戶部尙書劉璣等議如福言瑾忽怒福取詔旨報曰湖廣軍民困敝朕甚憫之福任意苛斂甚不稱朕意其令自劾吏部舉堪代者以聞福引罪求罷乃召還冬十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郎畢亨振湖廣河南饑杖何紹正謫海州判官　曹元周經壻也故引爲禮部尙書經固辭不許強赴召受事數月謝病去　十一月乙未振鳳陽諸府饑　再

以瘞東倉廩罰劉大夏及都御史王宗彝等米各千石郎中以下半之宗彝初名倫文之子也　給事中周鑰勘事淮安將還以劉瑾必索重賄貸千金於知府趙俊俊許之既而不與鑰計無所出至桃源自刎死事聞抵俊罪　初吳文度自雲南召爲戶部侍郎劉瑾以雲南產金責厚賄文度無以應會工部尚書李鐩致仕廷推文度及南京戶部侍郎王珩文度已進南京右都御史遂改南京戶部尚書與珩俱致仕　前南京尚書樊瑩卒　十二月罷昌平州復爲縣　興安伯絕都督府求應爲後得徐良年五十傭大中橋汲水其從弟言良祖母故小妻己祖母乃定襄伯郭登女繼妻也良不當襲朝議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當襲壬午良遂襲封興安伯詳之五世孫也

四年春正月憲宗廢后吳氏薨劉瑾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王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薄也用英宗惠妃禮以葬　籍前都御史錢鉞家妻子皆謫配劉瑾矯旨言其擅更祟府祿米故也　張綵言於劉瑾曰今天下所饋遺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於京師歸則以庫金償或剝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歸公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會御史胡節巡按山東還厚遺瑾瑾發之捕節下獄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同知趙良按事福建還饋瑾白金二萬瑾疏納金於官而按二人罪其他御史歐陽雲等以故事入賂得禍者甚衆乃遣給事中張檜等十四人分道察核庫藏有司爭厚斂以補帑藏苴之風少衰而掊克益熾天下騷然　二月浙江有司應詔舉懷才抱德之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至京師劉瑾以四人皆謝遷同鄉而草詔由劉健因欲此爲健遷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錦衣衛獄瑾欲併逮健遷籍其家外議洶洶遷與客圍棊賦詩自若李東陽力爲健遷解焦芳從旁厲聲曰縱貰其罪不當除名耶丙戌旨下削健遷籍禮等並戍邊劉宇復劾有司訪舉失實自布政使林符而下罰米者十九人遂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　三月甲辰振浙江饑　己酉吏部侍郎張綵請不時考察京官從之　江西盜起執南安同知殺官兵

夏四月前禮部侍郎黃景下獄幷家屬皆戍邊　劉瑾更舊制令天下巡撫皆入京受敕因而索賄巡撫延綏都御史劉孟不至逮下獄宣府都御史陸完後至命以試職視事已復改南院督江防軍完以都御史試職非故事懼甚賄瑾召爲左僉都御史　時中外大權悉歸劉瑾王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焦芳專媕阿瑾橫彌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疏三上乙亥許致仕鏊既去李東陽勢益孤

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遷秩所司援會典故事以請五月中旨以劉健等修會典多糜費降李東陽楊廷和俸掌詹事府尚書梁儲庶子毛澄諭德傅珪毛紀侍讀顧清侍講朱希周等皆降官已乃以實錄功復之而加焦芳少師瑾嘗贈諸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見者修撰何瑭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拜謝瑭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瑭遂乞致仕去編修崔銑見瑾亦長揖不拜瑾皆以爲傲己清邑子張文冕爲瑾謀主附之者立尊顯清絕不與通瑾欲盡出翰林官於外爲張綵勸沮及是瑾又持前議綵復力沮而芳父子與檢討段炅輩教瑾以擴充政事爲名乃調侍講吳一鵬等二十餘人於南京六部炅堅之子也　六月樂平賊汪澄二作亂執知縣汪和　自劉大夏治河塞北流使仍出清河口弘治末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去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及是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南河故道淤塞水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尙家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豐縣城四面皆水兩岸闊百餘里　劉瑾欲大貴張綵戊子命吏部尙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以綵代之宇宴瑾閣中極歡大喜過望明日將入辦事瑾曰爾眞欲相耶此地豈可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綵一歲中

自郎署長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綵屬色無所假借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晨至晡未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衆入衆以是益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爲老者凡所言瑾無不從變亂舊格賄賂肆行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娶妾美特擢介太常寺少卿盛服往賀曰何以報我介皇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輿載而去又聞平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張鑰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得論減　秋七月劉瑾患盜賊日甚建議設四鎮捕盜御史寧杲於真定廣平柳尚義順天保定薛鳳鳴江北潘銳江南四人皆無行而杲鳳鳴尤甚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及爲之囊橐者並令遣戍或自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從事李東陽解之乃免文安人劉六劉七楊虎齊彥名並驍悍善騎射有司召令捕盜頻有功瑾家人梁洪索其賄不得乃誣爲盜杲尙義繪形捕之破其家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家高樓重屋複壁深窨素招亡命爲逋逃主宦官張忠與鄰結爲兄弟賚緣馬永成等出入豹房而爲盜如故河間參將袁彪數敗之忠乃置酒召彪與茂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愼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　致仕南京尚書張泰卒　四川賊劉烈等轉掠漢中　八月辛酉遣使覈各邊屯田韓福往遼東尙寶司卿吳世忠薊州通政叢蘭延綏遼東人聞將括田震恐福性故刻深所攜同知劉玉等又奉行過當軍士不能堪焚掠將吏及諸大姓家守臣發帑撫慰之亂始定義州民憤知州貪橫亦聚衆劫掠獨相戒曰毋驚賀黃門欽聞即諭禍福以身任之衆亦解散給事中徐仁等極論福罪劉瑾迫公議勒致仕　固原總兵官曹雄與劉瑾同鄉相親重嘗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備道臣文移達總兵官者率由都司轉達今邊務亟徵調不時都司遠在會城往返千里恐誤軍機乞如巡撫大同例徑呈總兵官便曹元希瑾意覆如其言既復受瑾屬奏雄未佩印宜如各邊特賜以重其權乃以延綏總兵官吳江所佩征西將軍印畀之別鑄靖虜將軍印予江　閏九月小王子犯延綏圍吳江於隴州城冬十一月甲子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禦之沙窩伏發戰死總兵官馬昂與別部亦孛來戰於木瓜山勝之斬三百六十五級曹雄引罪乞解兵柄令子謐齎奏詣京師劉瑾異謐貌妻以從女優詔褒雄令居職如故　劉瑾索金錢於督漕平江伯陳熊熊不應瑾怒會督漕都御史邵寶至京瑾欲使劾熊遣校尉數輩要於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綵曹元自內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綵元默然瑾乃令給事中劾熊併及寶逮熊下錦衣衛獄十二月謫戍海南衛奪誥券勒寶致仕毛銳賄瑾遂起代熊熊陳銳子也

劉瑾惡南京禮部尚書孫需追論需撫河南時事罰米輸邊會廷推需刑部尚書中旨令致仕　給事中李憲顏正請奪劉健謝遷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庚戌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憲詔事劉瑾每帥衆請事盛氣獨前自號六科都給事中時袖白金示同列曰劉公所遺也　兩廣湖廣陝西盜並起　張茂爲寧杲所禽劉六劉七等相率詣京謀自首張忠馬永成爲請於帝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六七不能辦逃去　滿剌加使臣端亞智等入貢其通事亞劉故江西罪人蕭明舉逃入其國者也賂大通事王永序班張字謀往浡泥索寶又賂部吏侯永等僞爲符印擾郵傳還至廣東與端亞智輩爭言遂與同事彭萬春等劫殺之盡取其財物

明紀卷第二十四

明紀卷第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訖正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五年春正月逮入京明舉淩遲萬春等斬王永減死罰米三百石與張宇侯永並戍邊禮部尚書白鉞等並議罰焦芳署牘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併案耶乃止芳深惡南人每退一南人輒喜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爲相圖進劉瑾其總裁孝宗實錄於何喬新彭韶謝遷皆肆誣詆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誰如我直　中旨坐楊守隨庇鄉人重獄除名追毀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從弟江西參政守隅從子廣西參政茂元先後黜歸　中旨黜南京刑部尚書吳洪禮部尚書張憲戶部侍郎胡富戶部左侍郎儲巏引疾歸　故尚書秦紘家奴憾紘婦弟楊瑾以紘所遺火礮投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紘庚辰籍其家無所得言官張九敘涂敬等復希指劾紘士類嗤之　給事中高淓勘滄州鹽山牧地劾六十一人及前都御史王璟高銓銓即淓父也詔去職勿問璟銓並獲免銓先官南京戶部尚書劉瑾勒令致仕復坐事下獄又坐隆平侯襲爵事除名罰米五百石及是瑾益事操切每遣使勘核多務苛急承瑾意淓遂并銓在劾中淓後官至光祿少卿以劾父不齒於人　二月日本使臣宋素卿來貢劉瑾納其黄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本鄞縣朱縞至蘇州其叔父澄與相見事覺法當死瑾庇之謂澄已自首並獲免　二月癸巳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元與劉瑾有連自瑾侍東宮即與相結貪緣躐至卿相然瑣瑣無能在閣中飲酒諧謔而已　廣東副使吳廷舉發總鎮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廷舉他事劉瑾矯詔逮廷舉繫錦衣衛獄尋枷之吏部其弟舉人廷弼臥其械下十餘日刑部主事宿進爲奏記張綵乃釋戍雁門　三月甲子大風霾天色晦冥者數日辛未禱雨釋獄囚免正德三年逋賦李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劉瑾峻刑自如刑部尚書劉璟等畏瑾重囚減死者止二人瑾猶以璟無所彈劾詬之璟懼劾其屬王尚賓等三人瑾乃喜　巡按湖廣御史翟唐言四川賊首劉烈僭號設官必將爲大患湖廣陝西壤地相接入竹山可抵荊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內外壅蔽擬諭戒責率皆虛文宜切圖預備之策劉瑾見壅蔽語惡之兵部尚書王敞希指言今盪滌宿弊唐乃云然宜令指實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　乙酉江西賊熾右都御史王哲巡視南贛左都御史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兼振卹湖廣　致仕尚書周經卒　給事中郗夔出覈延綏戰功劉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夏四月自經死　大理寺評事羅僑言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網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黥劓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藎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逸遊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敕法司慎守成律即有律輕情重者亦必

奏請裁決毋擅有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爲
諱鐇疏上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令廷臣
議罪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　安化王寘鐇性狂誕相者言其
當大貴巫王九兒教鸚鵡妄言禍福寘鐇遂覬望非分寧夏指揮周
昂千戶何錦丁廣衛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輩皆往來寘鐇所會
帝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寧夏屯田東希劉瑾意以五十畝爲一頃
又畝斂銀爲瑾賄敲扑慘酷戍將衛卒皆憤怨而巡撫都御史安惟
學數杖辱將士妻將士銜刺骨寘鐇知衆怒令景文飲諸武臣酒以
言激之諸武臣多願從者又令人結平鹵城戍將等會有邊警參將
仇鉞副總兵楊英帥兵出防禦總兵官姜漢簡銳卒六十人爲牙兵
令昂領之寘鐇遂與錦等定約庚寅設宴邀撫鎭官飲惟學東不至
錦昂揮牙兵直入卽座上執漢漢奮起怒罵不屈與太監李增鄧廣
皆被殺分遣卒殺惟學東於公署漢子肎逃免寧夏中衛都指揮僉
事楊忠李睿罵賊不屈百戶張欽不從逆皆被殺寘鐇遂焚官府釋
囚繫撤黃河渡船於西岸遣人招英鉞皆陽許之英帥衆保王宏堡
衆潰奔靈州鉞引還臥家稱病以所將兵分隸賊營錦等信之時時
就問計寘鐇出金帛犒將士僞署錦大將軍昂廣副將軍魏鎭楊泰
等總兵都護令景文作檄以討劉瑾爲名慶王台浤稽首行君臣禮
　給事中段豸劾都督神英老命致仕英素習劉瑾厚賄之因自陳
邊功乞敘錄庚子詔封爲涇陽伯　丙午右都御史楊一淸總制寧
夏延綏甘涼軍務神英充總兵官仇鉞副之討寘鐇時方傳鉞降賊
或欲追敕還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今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
褒良將賞敵人耳乃不追辛亥詔赦天下太監張永總督寧夏軍務
　叢蘭陳十事中言文武官罰米者罄產不能償朝臣謫戍刑官妄
引新例鍛鍊成獄沒其家貲校尉偏行邊塞勢焰薰灼人不自保劉
瑾大惡之矯旨嚴責給事中張瓚御史汪賜等遂希指劾蘭瑾方憂

邊事置不問　曹雄聞寘鐇兵起卽統兵壓境上遣都指揮黃正以
兵三千入靈州固士卒心檄楊英督靈州兵防黃河都指揮韓斌總
兵侯勳參將時源各以兵會英刻期討賊密使蒼頭報仇鉞爲內應
令守備史鏞等泝渡河奪船盡泊東岸焚大小二壩積草鉞陰結壯
士遣人報官軍旦夕至因紿何錦丁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
錦廣果傾營出獨留周昂守城寘鐇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
鉞方堅臥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
壯士皆集徑馳寘鐇第擊殺孫景文史連等十餘人遂禽寘鐇傳其
令召錦廣而密諭部曲以反正狀衆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爲
西安後衛指揮使周尙文所獲楊泰等先後皆獲舉事凡十有八日
而敗鉞迎英衆入城送寘鐇等京師捷聞劉瑾歸功於雄進左都督
子謚官千戶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睿訟其功奪俸二月雄不自
安上疏引咎推功諸將降旨慰勞焉　安國等以赦放還叢蘭請收
用劉瑾怒令給事中張瓚等劾諸人皆庸才悉停其加官　五月两
陽賊楊淸邱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洞庭間圍岳州陷臨湘官軍
屢失利　初焦芳力薦張綵以悅劉瑾覬共爲奸利比綵爲尙書芳
父子薦人無虛日綵時有同異遂有隙段炅見瑾暱綵芳勢衰輒附
綵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數於衆中斥芳父子芳不得已癸未致
仕黃中勾闌膝以侍讀隨父歸　六月前吏部尙書馬文升卒年八
十五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尤重氣節厲
廉隅直道而行屢起屢仆迄不少貶　帝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
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印以進　丙午劉宇罷　秋七月壬
申洪鐘及總兵官毛倫檄都指揮潘勳柴奎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
擊破楊淸邱仁於麻穰灘禽斬七百四十餘人两陽賊平　楊一淸
馳至寧夏張永亦至帥五百騎撫定賊黨還次靈州一淸與結納相
得歡甚知永與劉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

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書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　初馬永成谷大用等與劉瑾同為八虎。及瑾專政。永成等有所請。俱不應。皆怨瑾。瑾以張永不附己。言於帝。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帝前訴瑾陷己。帝召瑾與質。方爭辯。永輒奮拳毆瑾。帝令大用等置酒為解。永出討寘鐇。帝戎服送之東華門。賜關防金瓜鋼斧。寵遇甚盛。瑾忌之。帝方嚮永。不能間也。瑾好招致術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從孫二漢當大貴。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以甲仗。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為造弓弩。瑾皆藏於家。八月。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戊戌葬。適永捷疏至。將以其日獻俘。瑾使緩其期。京師藉藉。謂瑾將俟百官送葬因作亂。事成並禽永。永亦慮有變。遂先期入。甲午。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云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虀粉。陛下安所歸乎。遂執瑾。繫於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乙未。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乃親籍瑾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違禁物。常所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悉如舊。給事中御史交劾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尚書張綵劉璣王敞劉璟畢亨張鑾朱恩劉纓李善。侍郎柴昇李瀚韓福李遜學陸完陳震張子麟崔巖夏昂胡諒常麟張志淳。都御史楊綸蕭選劉聰魏訥楊武徐以貞張綸屈直林廷選王彥奇文貴馬炳然。大理寺卿張綸。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張檜。通政使司通政吳鉞王雲鳳。參議張龍。太常寺少卿楊廷儀劉介。尚寶司卿吳世忠。丞屈銓。府尹陳良器。府丞石祿。侍讀焦黃中。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炅。吏部郎王九思王納誨。給事中李憲段豸。御史薛鳳鳴朱袞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周琳等。憲慮禍及。亦劾瑾六事。瑾在獄笑曰。李憲亦劾我乎。戊戌。收綵等下獄。李東陽言。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逕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稾。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曹元上疏乞哀。己亥。許致仕。丁未。革寧王護衛。時廷鞫瑾。有問者。瑾輒指其人附己。廷臣莫敢詰。駙馬都尉蔡震厲聲曰。我皇家至戚。應不附爾。趣獄卒拷掠之。瑾乃服罪。獄具。戊申。磔瑾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皆伏誅。廷臣黨逆者。綵論死。福謫戍。元恩震聽訥武恬介黃中海仁憲鳳鳴鍾除名。亨昂閑住。善巖諒志淳綸直彥奇良器哲致仕。選以貞綸中孚龍祿銓炅豸袞紀琳九思納誨謫外。二漢歎曰。吾死固當。第吾家所為。皆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谷大用辭西廠。未幾帝復欲用之。李東陽力諫乃止。內行廠亦革。獨東廠如故。己酉。釋譴戍諸臣。　削慶王台浤護衛軍。革祿三之一。戍其承奉長史何錦等。皆伏誅。　九月丙辰。論平寘鐇功。封仇鉞咸寧伯。加李東陽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進楊廷和少傅。予一子中書舍人。加戶部尚書楊一清太子少保。死難指揮楊忠李睿百戶張欽贈級致祭。　戊午。吏部尚書劉忠梁儲並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己未。以平寘鐇劉瑾功。封太監張永兄富泰安伯。弟容安定伯。　癸未。封義子指揮同知朱德永壽伯。太監谷大用兄大寬高平伯。馬永成兄山平涼伯。魏彬弟英鎮安伯。　廷臣奏劉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　復平江

伯陳熊爵。　起毋請官尙書孫需等五十三人。　劉烈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繪形捕莫能得，會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雛起，勢益張，轉寇巴州，俊猝遇之華蓥山，單與抵其營，曉利害，賊羅拜約降，淫雨失期，復叛去。廷瑞自稱順天王，本恕自稱刮地王，惠自稱埽地王，衆十餘萬，置四十八總管，蔓延陝西湖廣之境。廷瑞與惠謀據保寧，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荆襄東下。俊方議遏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殺參議黃瓚、僉事錢朝鳳等，遁去。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至，亦遁。俊益發獞狼及石砫土兵助朝鳳進勦，參政公勉仁亦會，龍灘河濱賊半渡，獞狼奮擊之，禽斬八百餘人，墜崖溺水甚衆。俊復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敗之門鎭子，禽惠，廷瑞奔陝西西鄉，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洪鐘乃下令招撫，歸者萬餘人。　冬十月，治河侍郎李堂請起大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三百餘里以障河北徙，從之。　姚源賊破安仁縣。　復劉健、謝遷、劉大夏、楊守隨、林瀚、韓文、許進、艾璞等官，仍致仕。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躬扶犁，共辛苦，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爲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媿地下也。　己亥，戮張綵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石文義、張文冕等俱誅死，曹雄與家屬永戍海南，神英亦奪爵，以右都督致仕，惟錢寧以計免。　劉瑾既誅，有詔許羣賊自首，劉六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等憚要束，未幾復叛去。　南京御史張芹言：李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迹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進官廕子，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帝責其沽名，奪俸二月。東陽乞休，辭廕，不許。時政事一新，而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

後上章切諫，不報。　十一月，致仕侍郎謝鐸卒，贈禮部尙書，謚文肅。

重慶人曹弼亡命播州，糾衆寇川南，謀與藍廷瑞合。十二月乙丑，逼江津，御史俞緇遁去，都指揮龐鳳邀僉事吳景俱走，景不可，帥典史張俊迎擊，手殺二賊，矢被面，急收兵入保城，已陷，大呼寧殺我毋殺士民，賊強之跪，不屈，遂被殺，俊亦死。　甲申，上太皇太后尊號曰慈聖康壽，皇太后曰慈壽。　北部亦卜剌與小王子仇殺，亦卜剌竄西海，阿爾禿廝與合，逼脅洮西屬番，屢入寇，巡撫張翼、總兵王勛不能制，漸深入，邊人苦之。　林俊移師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諭，甫陽聽，令使弟琯劫如故，指揮李蔭斬琯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

六年春正月壬子朔，蔭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擣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出，遇蔭兵，敗走，俊及僉事馬昊等進圍之，俘斬及焚死者二千有奇。　楊一清爲吏部尙書，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凡爲劉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即登薦。大盜躪中原，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　藍廷瑞收散亡，癸酉，陷營山，僉事王源帥典史鄧俊禦賊，皆被殺，賊縱掠達劍二州。　洪鐘赴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賊益熾，俞緇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不滅，加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爲賊，俊被旨切責。　二月丙申，賜寘鐇死，焚其屍，諸子弟皆死。　江西盜益熾，撫州則東鄉賊王鈺五、徐仰三、傅傑一、揭端三等，南昌則姚源賊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瑞州則華林賊羅光權、陳福一等，而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又起，官軍累年不能克。己酉，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南畿、浙江、福建、廣東、湖廣軍務，許便宜從事，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專刑戮。　劉六等黨日衆，轉寇山東，所至屠城邑，殺將吏，諸州縣率閉城守，或棄城遁，或遺之芻粟弓馬，乞毋攻。文安諸生趙鐩，挈家匿諸中，賊將汙其妻女，鐩手

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爲之魁教賊定部伍無淫掠妄殺檄有司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賊勢益横　楊一清建議遣大臣節制諸道兵三月庚午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討直隸河南山東賊偉昇之曾孫也　劉七等至兗州僉事潘珍先設備歸善王當沍帥家衆乘城取護衛弓弩射賊賊引去掠曲阜犯闕里禮拜而去轉入大名眞定等處　丙子免被寇州縣稅糧一年　小王子入河套犯沿邊諸堡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珂檄副總兵王勛等七將分據要害夾擊敗之督餉侍郎叢蘭言陝西起運糧草數爲大戶侵牟請委官押送每鎭請發內帑銀數萬預買糧草御史張彧清出田畝請蠲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科則靈州鹽課請照例開中召商糴糧軍士折色主者多剋減乞選委鄰近有司散給從之　張永輩用事大臣多與交驩劉忠獨無所顧永遣廖鵬諷忠忠僕隸遇之又卻其餽會忠典會試甫畢帝以試錄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爲中官所摘夏四月癸未乞省墓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　刑部員外郎宿進疏陳六事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鑰並宜卹贈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尚書王敞等及內侍餘黨俱宜斥疏入帝怒將親鞫之命張永召李東陽東陽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五十削籍歸　淮安盜起　五月鄢本恕逼劍州判官羅明與子介拒守城陷父子皆罵賊死　馬中賜敗賊於彰德又敗之河間進左都御史時賊勢方熾劉六劉七等自山東犯河南南下湖廣抵山西復自南而北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諸將率畏懦莫敢當賊鋒或反與之結御史王廷相言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疏不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牽牛酒甚者爲効力盜有生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卻者必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縱

深入將帥罪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　王敞不能辦賊罷之刑部尚書何鑑代爲兵部尚書鑑乃選將練兵錄民間材武士令鄉聚悉樹柵浚濠團結相救河南山西兵守黃河斷太行京操班軍留守所在城邑每漕艘運卒一人屯河濱護運道通行旅文武大吏軼賊請敕峻責之而褒縣令能擊賊者　六月山西盜起與楊虎合　賊犯棗強參將宋振禦之不發一矢城遂陷知縣段豸瞋目大呼殺[illegible]而死賊屠其城死者七千人　太監廖堂鎭守河南其弟鵬爲錦衣指揮鵬子鎧冒籍中河南鄉試物議沸騰給事中陳鼎發其事鎧遂除名堂鵬大恨會鼎陳弭盜機宜堂嗾權倖摘其語激帝怒下錦衣衛獄掠治謫鼎前籍平江伯貲產附劉瑾增估物價疑有侵盜楊一清救之乃釋爲民鼎廸之四世孫也　山西巡撫都御史王璟製火槍萬餘槍藏箭六皆傅毒藥用以禦寇寇不敢西　楊虎等自十八盤還破武安掠威曲周武城淸河故城景州轉入文安與劉六劉七等合參將桑玉猝遇賊村中六七窘蹙跳民家樓上欲自到玉素受賊賂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樓下六七知救至出射殺數人玉大敗僉事許承芳請濟師乃命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與參將王琮統京軍千人往討　華林賊陷瑞州通判姜榮方攝府事出走賊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榮妾寶妙善居別室急取府印投荷池中鮮衣前曰太守統援兵數千出東門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解先所執數人獨輿妙善出城妙善視隸威豹在側語以印處曰汝歸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我卽畢命矣至花塢遇井妙善紿賊汲水飲遂跳身入井賊驚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榮取印引至花塢覓井果得妙善屍　洪鐘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討藍廷瑞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廷瑞走漢中都指揮金冕圍之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方駐漢中

廷瑞遣其黨何虎詣章乞還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衆之恐致死
陝且受患乃令覔護之出境　復設南贛巡撫以周南爲之　初巢
陵知縣許逵之官慨然爲戰守計縣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令
民屋外築牆牆高過簷啓圭竇才容人家選一壯者執刃伺竇內餘
皆入隊伍日視旂爲號違者軍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
秋七月賊至旂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竄斬獲無遺後數犯數
卻之遂相戒不敢近樂陵時益都知縣牛鸞郯城知縣唐龍汶上知
縣左經濬縣知縣陳滯皆能抗賊　馬中錫雖有時望不習兵張偉
亦紈袴子見賊強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議招撫謂盜本良民由酷
吏貪呆與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之可毋戰降也遂下令賊所在
勿捕過勿邀擊饑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
焚掠猶豫未定趙鐩具疏附奏言今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
誅戮諫臣屏棄元老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審謀獨斷梟
羣奸之首以謝天下即梟臣之首以謝羣奸已而復合兵犯文安壬
申京師戒嚴癸酉從學士陳霽請調宣府延綏入援中錫欲戰則兵
未集欲撫則賊時向背終不得要領既建議主撫不能變劉六等聞
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肩輿入其營與酒食開誠慰諭之衆
拜且泣送馬爲壽六懷慨請降劉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奄
臣柄國人所知也爲都堂能自主乎又偵知朝廷方懸賞格購賊益
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中錫謗大起
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下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何
鑑謂賊誠解甲則貰死即不然毋爲所誑既而六等竟不降　涿州
男子王豸嘗刺龍形及人王字於足張永以爲妖人擒之何鑑乞加
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廷臣楊廷和
曰永誠從子聚自以戰功封伯耳非永誠身受之也永意沮乃辭免
恩澤楊一清言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　置廣西鳳化縣屬思

恩府　八月己卯兵部侍郎陸完兼右僉都御史統京營宣府延綏
軍討賊　藍廷瑞既入四川求降洪鐘等令至東鄉縣撫賊意在緩
師遷延累月依山結營要求營山縣或臨江市屯其衆遣官爲質鐘
令漢中通判羅賢入其營鄢本恕來謁約既定會官軍有殺其樵採
者賊復疑懼遂殺賢剽掠如故官軍爲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其黨漸
潰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閒逸
出世麟密白鐘鐘授方略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恕暨其黨王金珠等
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禽惟廖麻子得脫其衆聞變驚潰渡河
鐘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加鐘太子太保進林俊右都御史世麟
亦被獎賚　甲申劉六犯固安或傳賊且逼京師陸完行及涿州命
還軍入衛會副總兵許泰游擊將軍郤永敗楊虎等於霸州賊南走
京師始解嚴丙戌召馬中錫及張偉還御史吳堂復劾之皆下獄中
錫死獄中偉革爵誅朱振桑玉令完節制諸軍指揮賀勇再敗賊信
安泰追敗之東光半壁店副總兵馮禎以所部千五百人追賊阜城
令軍中毋顧首級貪虜獲遂大敗賊逐北數十里俘斬八百六十有
奇遂與泰等分兵追擊九月賊東圍滄州前太平知府胡世寧服闋
赴京馳入城晝防守計賊攻七晝夜不能拔六七並中流矢乃解而
南陷山東縣二十虎亦北殘威縣新河完頻請濟師丙寅再調宣府
及遼東兵益其軍　四川賊流入寧羌州沔縣諸處藍章以略陽縣
漢中要地無城檄扶風知縣孫璽往城之工未畢賊至縣令嚴順欲
去璽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視此乃帥寮屬堅守數日城陷璽被執
大罵不屈賊臠殺之順逃去誣璽俱逃溺於江以他人屍斂璽子啓
視非是訟於朝事得白抵順罪　贛州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
冬十月癸未賊陷長山典史李暹戰死甲申圍濟寧焚運舟千二百
餘艘轉寇曹州馮禎許泰郤永進擊之禽斬二千餘人獲其魁朱諒
丁酉甘肅副總兵白琮敗小王子於柴墩　致仕尚書閔珪卒年

八十二贈太保謚莊懿　谷大用張忠憲賊且暮平自請督師十一
月庚戌詔以大用總督軍務毛銳統總兵官忠監神槍帥京軍討賊
丙辰戶部侍郎叢蘭王瓊振兩畿河南山東　曹甫黨方四亡命
恩南復攻南川綦江以寇瀘州林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
擊之賊敗去初俊與洪鐘議數左中貴子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俞
緇復構之數被切責比方四敗賊且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
田詔不許辭秩聽其致仕士民號哭追送言官交請留不報　戊午
京師地震保定河間二府山東武定州同日皆震霸州連三日十九
震辛酉敕修省　以太平倉賜朱德戶部尚書孫交諫不聽　致仕
尚書侶鍾卒　乙亥瘞暴骨　楊虎陷宿遷執淮安知府劉祥靈璧
知縣陳伯安劉六等縱橫沂莒間道路梗絕　十二月戶部侍郎邵
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久廢不可卒復事遂寢
郤永敗賊於濉縣　癸巳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
務　甲午清河口至柳鋪黃河清三日　楊虎連陷虹永城虞城夏
邑及歸德州永城知縣王鼎夏邑丞安宣死之宣聞賊逼夏邑兼程
抵任甫七日邊兵追賊及之賊退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邀
之虎溺死餘賊奔河南推劉惠為首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攻陷沈邱
殺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翀北陷鹿邑有涑輸者與甯龍謀奉惠
為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副之輸自為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
與龍立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為二十八營以應列宿營各置都督
聚衆至十三萬欲率制官軍於是惠鐩擾河南劉六及齊彥名等擾
山東黨分為二上蔡知縣霍恩罵賊支解死妻劉氏自刺死典史梁
逵自經死西平知縣王佐殺賊多亦支解死主簿李銓從死葉縣知
縣唐天恩與父政等七人俱死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揮詹濟里居御
史任賢俱罵賊不屈死賢一家死者十三人固始丞曾基被執使馭
罵不從被殺息縣主簿邢祥已致仕城陷罵賊死睢寧主簿金聲邱

紳義士朱用之迎戰死西華教諭孔環抗罵死萊蕪知縣熊驂主簿
韓塘俱不屈死靈璧縣主簿蔣賢戰死賊欲屠鈞州鐩以故尚書馬
文升家在城內捨之去攻泌陽燬焦芳家發其先冢求芳父子不得
束草若芳像裂之曰吾為天下誅此賊　四川賊麻六兒等逼川東
辛丑副使馮傑追擊於蒼溪俘斬頗衆日晡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
突傑敗死　陸完擊破賊文安賊南至湯陰完又督諸將追敗之時
劉六等衆號數萬而精銳不過千人餘皆脅從官軍追賊輒驅使前
行急則棄之去故捷書屢奏而賊勢不衰　巴喇西國入貢其國絕
遠飄流海中歷十年乃得達帝嘉其遠來賜賚有加　谷大用毛銳
帥師駐臨清劉六等復轉而北謀伺帝省牲南郊乘間犯闕
七年春正月甲寅趨霸州何鑑立奏聞夜設備京師戒嚴令邊兵邀
賊召陸完毛銳谷大用還禦近畿賊知有備西掠保定諸州縣丁巳
陷大城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戰死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帝問
何鑑可出否鑑請早出以安人心遂成禮而還　河南巡撫都御史
鄧璋請濟師何鑑言山東賊不及萬官軍奚啻十倍緣勢要私人營
充頭目撓律擾功失將士心請盡遣若屬還都指揮以下失事即軍
前行戮益調邊軍助璋從之　卹贈霍恩王佐郁采孔環等　何鑑
以山東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責許泰郤永劉暉李鋐以河南賊劉
惠趙鐩邢老虎等責馮禎時源神周金輔賊西掠博野攻蠡縣臨城
許泰等不敢擊谷大用毛銳與遇於長垣大敗銳傷亡其將印泰救
至僅免鑑請召二人還二月丁丑仇鉞為平賊將軍副都御史彭澤
提督軍務太監陸誾監軍討河南賊以畿輔山東賊委陸完禮部尚
書傅珪力言誾不宜遣不聽　陸完遣郤永追敗劉六於宋家莊賊
南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敗之賊奔登萊海套己卯犯萊州指揮僉
事蔡顯與三子洪英順力戰死　許逵牛鸞超擢兵備僉事　陳金
至江西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兵至先討東鄉賊遣參

議徐蕃等分屯要害而令副總兵張勇土官岑璽岑猛統官兵土兵擊賊熟塘進戰南塽追敗之赤岸陰嶺璽兵縱弩射賊捷若飛禽徐仰三誠王廷五等克柵二百六十五斬首萬一千六百餘級俘七百五十餘人璽兵要賞千金金靳不與乃縱賊使逸桀黠者多不死尚數千人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　梁山縣主簿時植攝縣事方四等略地拒卻之斬獲數十級三月賊又至城陷大罵不屈妻及九歲女皆自殺　劉惠等駐西平都督僉事馮禎偕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金輔擊敗之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首稱是餘賊潰而西鄧璋等執崇王於汝寧宴飲連日賊招散亡勢復振陷鄢陵滎陽汜水鞏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辛未賊屯洛南覘官軍飢疲迎戰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周方陳而後哨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遽遁陳亂賊乘之禎下馬殊死鬭援絕死焉事聞贈禎洛南伯授其子大金都督僉事　江西右參政吳廷舉敗華林賊於運河　教坊司臧賢請易牙牌製如朝士又請改鑄方印爲傅珪所格不行賢日夜騰謗於諸閹閒冀去珪　夏四月番僧乞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中旨下禮部傅珪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陸完師次平度檄郤永白玉與游擊溫恭三道進攻命副總兵張俊李鉞及許泰劉暉分軍邀其奔逸賊走連戰皆大敗之劉六等三百人變服易馬北走沿途招聚勢復張劉香河寶坻玉田轉攻武清游擊將軍王杲敗歿巡撫都御史甯杲兵亦敗畿輔復震動俊泰永過之賊由武清西去五月丙午山東賊平先後禽斬二千六百餘人六等轉南至冠縣暉襲敗之指揮張勳又敗之平原賊南奔邳州渡河抵固始　劉惠等聞仇鉞軍將至奔汝州又聞官軍扼要害乃走寶豐復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奔固始抵穎川屯朱皋鎮永順宣慰彭明輔等擊之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餘衆走光山　陳金移師姚源令參政童朴吳廷舉等分營餘干安仁貴溪鄱陽樂平遇賊甲寅金親統大軍搗賊巢殷勇十重創死張勇督土兵以毒弩射殺洪瑞七成七等俘斬共五千人金喜謂功在旦夕與將吏置酒高會賊覘諸要害無守者乃悉所有路土兵乘暮遁去時賊絕糧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棄稚弱散婦女及抵貴溪始得一飽遂轉掠衢徽閒金知失策亦下令招降賊首王浩八等故僞降以緩官兵攻剽如故　南贛大帽山賊張時旺黃鏞劉隆李四仔等聚衆稱王攻剽城邑延及江西廣東之境數年不靖官軍討之輒敗推官莫仲昭知縣將瓖指揮楊濬等被執賊勢愈熾周南集諸道兵擊之龍牙禽時旺義民林富別擊斬鏞於鐵阬其他諸砦爲指揮孫堂等所破副使楊璋僉事淩相等亦擊隆四仔禽之先後斬獲五千人仲昭等得逸還　劉六等走湖廣奪舟至夏口丙寅遇副都御史馬炳然於武昌江中殺之復登陸焚漢口爲指揮滿弼等追及六中流矢與子仲淮赴水死劉七齊彥名帥五百人舟行自黃州順流抵鎮江南京諸司議擇將適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參贊尚書劉機即召任之昂以無朝命辭機曰機奉敕有云敕所不載聽便宜此即朝命也衆服其膽識機中敷之孫也　河南白蓮賊趙景隆自稱宋王掠歸德囊蘭遣指揮石堅知州張思齊等擊斬之　閏月贈孫璽光祿寺少卿　賊楊寡婦以千騎犯雄縣指揮喬剛禦之賊少卻許達追敗之高苑令張勛邀之滄州先後俘斬二百七十餘人未幾賊別部掠德平達盡殲之　方四陷江津破綦江遵重慶馬昊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乘之斬獲多遂合獞猺土兵擣賊賊陳左而伏兵其右昊以正兵當左身帥百騎擣其伏伏潰趨左左亦潰四奔婺川與曹甫相攻衆遂散四變姓名走爲他將所獲昊再被獎進副使　彭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既受命陳便宜十一事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比至軍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鼻良久乃釋遂下

令鼓行薄賊與仇鉞追及劉惠等於光山命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
輔左右夾擊賊大敗斬首千四百有奇湖廣軍亦破其別部賈勉兒
於羅田賊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
賊復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廬州至定遠
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衆爲二惠與趙鐩之弟鐇鎬帥萬餘人北走
商城鐩道遇其徒張通及楊虎遺黨數千人勢復振掠鳳陽陷泗宿
睢寧定遠彭澤與鉞計使神周追鐩時源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勉
兒鐩復合周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衆略盡鐩薙髮懷度牒
潛至江夏飯村店軍士趙成執送京師源輔追惠連戰皆捷惠窘走
南召指揮王謹追及於土地嶺射中其左目自縊死勉兒數爲都指
揮朱忠夏廣所敗獲之項城丁村餘黨邢本道劉資楊寡婦等先後
被禽壬辰河南賊平自出師至是凡四月　六月南京告急陸完疾
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軍進勦賊乘潮上下肆掠操江武靖伯
趙宏澤都御史陳世良遇之敗績死者無算宏澤承慶之子也　磔
流賊趙鐩等於市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不聽尋以皮
製鞍鐙帝每騎乘之鐩臨刑歎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
死有餘恨　廖麻子及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張敏馬昊何珊與總
兵官楊宏等合擊之賊勢蹙洪鐘乃議招撫秋七月敏以單騎詣甫
營甫聽命遂赴軍門受約束歸散其黨麻子忿甫背己殺之并其衆
轉掠川東連陷銅梁榮昌官軍不敢擊潛躡賊後馘良民爲功士兵
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士兵如鬀　何鑑以羣盜未盡請
留邊將劉暉戍山東時源河南郤永畿輔李鋐淮陽各假總兵之職
俟事寧始罷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習人馬俱病今賊已漸平請
留三之一討賊餘悉遣還廷議二人議俱是請四將各千人鎮壓他
將許泰神周金輔温恭輩俱統所部還邊鎮帝許之命延綏軍徑還
遼東宣府大同軍過闕勞賜帝時好弄兵羣小寵幸者言邊將趫捷

過京軍遠甚宜留之京營帝以爲然　給事中王昂論選法之弊指
楊一清植私黨帝謫昂一清更申救優旨報聞　江西副使王秩等
擊大帽山賊獲何積欽俘斬千七百餘人副使周憲勦平馬腦砦及
仙女雞公嶺諸寨先後斬獲千餘人華林賊窘遣諜者詭言饑困狀
憲信之移檄會師夾擊他將多觀望憲攻北門三戰賊稍卻癸巳憲
與子幹先登逼之賊下木石如雨憲中槍幹前救力戰墮崖死憲創
重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軍大潰南昌知府李承勛單騎入其營
衆乃復集陳金即檄承勛討賊賊黨王奇聽撫搜得其吏刃縱使還
奇感泣誓死報　丁酉振四川饑　御史周廣陳四事略言三代以
前未有佛法況剌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環身衣赭服殘破禮法
肆爲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奈何令近君側爲羣盜興兵口實哉
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紂
之迷亂酗於酒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
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
聲也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羣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鎖怨闈夢無徵雖
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計乎中人稍有資產猶畜妾媵以圖嗣
續未有專養螟蛉不顧祖宗繼嗣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
已極乃復擾敗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僭踰之
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
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近兩京言官論大臣禦
寇不職者陛下率優容即武將失律亦赦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
日川原白骨積如邱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
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遊玩寇不加切責
哉請定期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寧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
懷遠驛丞戶部主事曹琥救之吏部擬調琥河南通判寧欲遠竄之
乃改尋甸寧怒廣不已使人遮道刺之廣知之易姓名變服潛行四

百餘里乃免兩廣總兵官武定侯郭勛承寧風旨以白金試廣廣拒
不受勛伺廣謁御史擒致軍門箠擊幾死御史救之始解勛英之五
世孫也　劉七等治舟孟瀆陸完至鎮江留仇鉞防守令温恭以騎
駐江北劉暉郤永以舟師趨江陰完帥都指揮孫文傳鎧趨福山港
賊懼抵通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命同知羅璋夜導軍登山
南麾之八月癸亥齊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完殲其餘衆而
還　以江西臨川縣之孝岡立東鄉縣析金谿進賢餘干安仁四縣
地益之又以餘干縣之萬春鄉置萬年縣析鄱陽樂平貴溪三縣地
益之以居降人　李承勛令王奇入賊砦說降其黨爲內應而親帥
所部登山奇夜拔柵官軍奮而前降者自內出賊遂潰九月乙酉陳
金乘勝擊斬羅光權胡雪二華林賊平　四川巡按御史王綸紀功
御史汪景芳劾洪鐘縱兵不戢綸復奏鐘樂飲縱游致賊自合州渡
江陷州縣戊子召鐘還以彭澤總制四川軍務　丙申賜義子一百
二十七人國姓御史賀泰諫謫衛州推官　冬十月進仇鉞爵爲侯
陸完左都御史與彭澤並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世百戶又加
楊廷和少師何鑑太子太保鑑言羣盜蕩平民罹兵久乞量免田租
多方振贍黜貪殘長吏停不急工役還民閑故業貸以牛種復其家
三年有訐舊事及怙惡者並置於理悉報可　免河南江西浙江被
災寇者稅糧　十一月壬申時源爲平賊將軍會彭澤討四川賊
初大同游擊將軍江彬赴調過蔚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爲賊得賞
後與賊戰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於耳拔之更戰帝聞而壯之
賊漸平遣邊將還鎮過京師彬與許泰皆留不遣因錢寧得召見帝
見其矢瘢呼曰彬健能爾耶彬狡黠強狠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
帝前帝大悅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臥起嘗與帝弈不遜千戶
周騏叱之彬陷騏搒死左右皆畏彬寧見彬驟進意不平一日帝捕
虎召寧寧縮不前虎迫帝彬趨撲乃解帝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然

心德彬而嗛寧寧他日短彬帝不應彬知寧不相容顧左右皆寧黨
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丁亥大同宣
府遼東兵畢至帝命留之以京軍往代何鑑力陳不可廷臣集議復
極言其害李東陽疏稱十不便帝皆不聽遣中官索草敕坐乾清宮
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帝遂出內降行之尋并調延綏軍入京師
號外四家縱橫都市每團練大內間以角觝戲帝戎服臨之與彬聯
騎出鎧甲相錯幾不可辨　以金州紫陽堡地置紫陽縣　十二月
洪鐘致仕初鐘召還巡撫四川都御史高崇熙恇怯復主撫廖麻子
等陽受約崇熙遽罷諸軍令張敏徙開縣臨江市民空其地以處麻
子等許給復三年爲請於朝馬昊力爭謂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敍
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棄以資賊自遺患崇熙不從昊乃益治兵
觀變　丁卯李東陽致仕　免兩畿山東山西陝西被災寇者稅糧
陳金累破剿賊而所用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有巨族數百
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爲賊屬載數千艘去金方倚其力不
爲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頗私入士民皆深怨之及諸賊盡平而王浩
八等終不能得給事中黎奭及兩京言官交章劾金
八年春正月癸酉召金還右副都御史俞諫督江西浙江福建諸軍
代討賊李鋐爲都督僉事同提督軍務金遂請終喪去　乙酉命許
泰領勇敢營江彬領神威營並賜國姓尋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四衛
勇士隸西官廳彬及太監江永等掌之正德元年所選官軍隸東官
廳泰等掌之自是兩官廳爲選鋒而十二團營且爲老家矣　宣府
送迤北降人脫脫太等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何鑑等言漢魏徙氐
羌於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武早絕亂階苻堅處鮮卑於漢南苻融
亦慮其窺測虛實今使降人出入禁中假寵踰分且生慢侮萬一北
寇聞之潛使黠賊僞降以爲間諜寧不爲將來患哉不聽　大同有
警癸巳叢蘭及僉都御史陳玉巡視居庸龍泉諸關　二月山東巡

按御史張濬言賊所過州縣有子數父婦衛夫罹賊兵刃者凡百十九人皆宜旌表傳珪言所奏人多費廣宜準山西近例於所在旌善亭側建二石碑分書男婦姓名邑里及孝義貞烈大略以示旌揚有司量給殯殮費厥後他方有奏悉以此令從事從之　丙午以平賊功封谷大用弟大亮永清伯陸闇姪永鎮平伯　三月戊子改太平倉爲鎮國府處宜府官軍　甲午以旱敕羣臣修省　廖麻子等執張敏以叛詔逮高崇熙擢馬昊右僉都御史代之　初湖廣鎮溪千戶所筸子坪長官司與貴州銅仁四川酉陽梅桐諸土司犬牙相錯錯溪麻龍麻陽與銅仁苗龍童保聚衆攻剽土官李椿等實縱之而筸子百夫長龍真與通謀後遂四出劫掠遠近騷然湖廣巡撫都御史劉丙將討之賊入連山深箐爲拒守計夏四月丙帥師破其數寨賊走據天生崖及六龍山貴州巡撫都御史沈林兵繼至連攻破之前後禽童保等二百人斬首八百九十餘級都指揮潘勳又破鎮筸諸寨禽麻陽等百六十人斬首級如前餘賊遠遁十餘年逋寇盡平璽書奬勵丙實之孫也　雲南蒙自土舍祿祥爭襲父職鴆殺其嫡兄祿仁安南長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稱亂守臣討平之革蒙自土官改安南長官司爲新安守禦千戶所　庚申御經筵編修何瑭觸忌諱謫開州同知　廖麻子等圍中江將趨成都彭澤馬昊時源數敗賊乙丑游擊閻勳追禽麻子於劍州斬之餘衆走推其黨喻思俸爲主總兵官陳珣追至宮村賊僞降因北渡江襲殺都指揮姚震轉入巴山故巢　亦不剌擁衆入討來川遣使詣張翼乞邊地駐牧修貢翼啗以金帛令遠徙遂西掠烏斯藏據之自是洮岷松潘無寧歲　小王子以五萬騎攻大同趣朔州掠馬邑五月辛巳仇鉞充總兵官帥京營兵禦敵於大同鉞上五事請遣還京操邊軍停京軍出征以省公私之擾時不能用鉞既至值寇犯萬全河沙擊之斬首三級而軍士亡者二十餘人寇亦引去　王浩八等流劫浙江開化俞諫檄嘉興府同知伍文定參將李隆都指揮江洪僉事儲珊討之軍華埠都指揮白宏湖州知府黃衷別營馬金賊黨劉昌三破執宏官軍大挫浩八突華埠洪文定擊敗之追及於孔埠隆珊亦追至池淮破其巢進攻涇田洪以奇兵深入中賊誘與指揮張琳等皆被執文定等殿後得還賊亦遁歸江西德興以洪宏爲質求撫於按察使王秩秩受之爲傳送姚源　六月戊戌河決黃陵岡治河都御史劉愷束手無策奏言帥衆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工部尚書李鐩和之曹單間被害日甚　曲阜爲賊破闕里林廟在曠野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請移縣就闕里從之　初貴州水東宣慰使宋然貪淫所管陳湖等十二馬頭科害苗民而安貴榮欲幷然地誘其衆作亂於是阿朵等聚衆二萬餘署立名號攻陷寨堡然僅以身免會阿朵黨洩貴榮情官軍進討貴榮懼自帥所部爲助賊平貴榮已死坐追奪然坐斬然奏世受爵土負國厚恩但變起於榮而身陷重辟乞分釋詔許依土俗納粟贖罪都御史請以貴筑平伐七長官司設立府縣流官不果然宋氏遂衰子孫守世官衣租食稅聽徵調而已然欽之四世孫也　先是傳珪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虎出見地裂山奔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戶部尚書孫交亦以守正見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聽　王浩八奔據貴溪裴源山餘衆復集連營十里俞諫與副使胡世寧畫策令世寧及王秩吳廷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乙卯躬與李鋐冒雨前進賊憑高發矢石官軍幾不支鋐下馬持刀督將士殊死鬬大破之追奔數十里俘斬數千人遂禽浩八餘衆潰散　秋七月南京吏部侍郎儲巏卒巏體貌清羸若不勝衣淳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辟遠非類不惡而嚴卲寶嘗曰立身當以柴墟爲法柴墟巏號也　陳茂烈之歸也供母之外

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知府閔其勞進二卒助之三日遣之還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茂烈言臣素貧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育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心力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　八月王浩八餘黨走玉山僉諫李鉞會周南及江西巡撫任漢擊斬七百餘人禽劉昌三餘賊奔姚源諫督吳廷舉等進勦廷舉以胡浩三黨受撫往諭之爲所執居頃之盡得其要領誘使擒貳浩三遂殺其兄浩二內亂鉞督官兵逼之禽浩三

行人傅檝出使襄府半道聞母病請入京省視再往竣事禮部尚書劉春曰無害於使事而可教孝奏許之　免南畿水災稅糧　拜牙卽昏愚淫暴心忮屬部害己滿速兒又甘言誘之拜牙卽欲偕奄克孛剌往奄克孛剌不從奔肅州拜牙卽遂棄城叛入土魯番滿速兒遣火者他只丁據哈密　喻思偉出走大安鎭陳珣不敢前陝西兵與戰潰賊遂越寧羌犯略陽珣軍鼓譟賊夜走度廣元爲官軍所邀還趨通江巴州招餘黨諸將帥稱病不擊賊九月詔逮珣且讓馬昊　俞諫薦陳金之失一意用兵而任漢懦追賊緩東鄉降賊隸胡世寧號新兵者剽掠如故萬年賊尤衆吏胥多其黨官府動息必知副使李情治峻急衆欲叛李鉞駐師餘干將擊餘賊之未下者賊畏之不敢發會鉞疽發背卒於軍冬十月新兵遂叛萬年賊王垂七胡念二等亦作亂殺情及饒州通判陳達秦碧指揮邢世臣等焚廨舍諫遣參將桂勇等討東鄉賊丁未禽之又發兵討禽萬年賊亂乃定

贈將欽光祿寺少卿周璽徐禎等十人俱復官賜祭　陳金之未去江西也提學副使李夢陽與相抗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又不往揖且敎諸生毋謁上官卽謁長揖毋跪御史江萬實亦惡之淮王祐棨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祐棨怒奏其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實右王訐萬實詔總督行勘金以屬布政使鄭岳夢陽僞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構岳子沄通賄事寧王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砦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宸濠遂助夢陽劾岳萬實亦奏夢陽及僞爲奏草事吳廷舉與夢陽有隙上疏論其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十一月詔遣大理寺卿燕忠往鞫召夢陽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爲訟冤不聽劾夢陽陵轢同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閒住去岳職沄謫戍廷舉奪俸一年　寧王宸濠謀復護衛兵部尚書何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執不從諸倖臣嗾詞事者發鑑家僮取將校金錢言官遂交章劾鑑鑑致仕去　言官劾俞諫任漢十二月召漢還命諫兼領巡撫　雲南鎭守中官貪橫巡按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僉事威應期裁抑之爲所誣逮下錦衣獄璞竟拷死必登應期久之乃復職　南京刑部侍郎鄧璋振江西饑　加謚誠意伯劉基太師諡文成宋濂諡文憲朱善宋訥並文恪

明紀卷第二十五

明紀卷第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䘏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三（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九年春正月庚辰乾清宮災楊廷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　給事中潘塤言陛下治昨九年治效未臻災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政非幷爲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臣以爲入而內庭琴瑟鼓鐘人倫之樂不必遊離宮以爲讙狎羣小以爲快也出而外庭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義官爲私人集達人爲勇士也聞陛下好佛臣以爲南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凝庥佛於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爲誅奸翦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師大武也不須邊將邊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奚爲闤闠耕闔內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爲金塊珠礫也況養豹乎金碧熒煌古以爲塗膏釁血也況供佛乎是數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報聞　編修王思言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徧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閒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下保天命思皇之曾孫也　給事中石天柱言今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卒襲其衣裝甚者結爲昆弟無復尊卑數離深宮馳驅郊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爲贅疣待義子以心腹時事不親燕閒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儲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計久長哉　御史張士隆言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劉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匪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臥內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不報　先是廖堂移鎮陝西貪暴如故巡按御史王廷相裁抑之已而堂奉詔辦貢御物於蘭州巡按御史劉天和謂非所部辭不往堂奏天和拒命詔逮之部民哭送者萬人廷相已改督京畿學校亦以堂誣奏幷逮錮錦衣衛獄久不釋楊一清疏救法司奏當贖杖還職中旨謫天和金壇縣丞廷相贛榆縣丞刑部主事孫繼芳抗章救不報一清以陳壽剛果乃起壽撫陝西　二月庚子江彬導帝微行至教坊司自是數至焉　丙午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彭澤時源馬昊督諸軍圍喻思俸西鄉山中癸丑禽之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賊駱松祥及榮昌賊復熾澤等又移師討平之又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揮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寧鎮撫　南京禮部尚書喬宇帥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不省　巡撫蘇松都御史王縝請養宗室子宮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內官召還建言被劾諸臣不報　三月俞諫擊臨川賊斬其魁　寧王宸濠驕橫盡奪諸附王府民廬責民間子錢強奪田宅子女養羣盜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喜時時詗中朝事聞謗言輒

喜或言帝明聖朝廷治卽怒胡世寧上疏曰江西之盜剿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群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廛地採辦擾旁郡蹂藉偏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請於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鎭撫敕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時漢已召還兵部尙書陸完議令諫計賊情撫剿之宜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報可　陸完嘗爲江西按察使寧王宸濠雅重之時召與曲宴以金器爲贈及爲兵部尙書宸濠致書感陳舊好欲復護衛及屯田完答書令以祖制爲詞宸濠遂遣人輦金帛鉅萬寓所善教坊臧賢家偏遺用事貴人屬錢寧爲內主比奏下完遂爲覆請而以屯田屬戶部請付廷議費宏從弟編修寀與宸濠爲姻婭聞其有異謀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年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卻之及中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夏四月丁酉諸嬖人乘宏讀廷試卷取中旨行之命下舉朝譁然六科給事中高淓等十二道御史汪賜等力爭章並下部久不覆　復升昌平縣爲州　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貴言睢陽諸生孫濟幼孤事母孝母歿未葬流賊至守柩不去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里人多賴以全又徐儀女雪梅嚴濟女銳兒皆不受賊汚憤罵被殺又沭陽諸生沈麟以知府劉祥縣丞程儉爲賊所執挺身詣賊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義之祥儉獲釋請皆如制旌表事下禮部用傅珪前議行　錢寧數偵費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寀不當留翰林卽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五月乙丑命並寀致仕寧遣騎伺宏後抵臨淸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宸濠益怒　滿速兒遣火者馬黑木赴甘肅投護書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略楊廷和等共薦彭澤己丑命澤總督軍務經理哈密　南京給事中徐文溥言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旣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乏人夫宴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絶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之人逐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疏入陸完乃請納諫官言帝責文溥妄言不許　六月俞諫遣李隆擊新塗賊賊踞萬山中僭稱王且八年隆等深入悉就擒俘斬千七百餘人劇賊徐九齡者初嘯聚建昌醴源已出沒江湖間積三十年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咸被其害諫討斬之羣盜悉平　工部員外郎韓邦靖言廷臣頃因災變極陳闕失未見聽納前後以言獲罪者未蒙召用乞開延攬採擇之門以收人心帝大怒下邦靖錦衣衞獄給事中李鐸等以爲言乃奪職爲民詔自今言事黜謫者毋復用　乙卯開雲南銀礦　秋七月乙丑小王子犯宣府大同連營數十別遣萬騎掠懷安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張永提督軍務都督白玉充總兵官帥京營兵協蘭守禦京師戒嚴撫寧侯朱麒守紫荊關寧晉伯劉岳守古北口崇信伯費柱守居庸關保定侯梁永福守倒馬關指揮使房寬守黃花鎭指揮同知吳英守龍泉關　自亦不剌阿爾禿廝駐甘肅塞外時入寇掠陷堡塞五十有三張翼及鎭守太監朱彬等冒首功千九百有餘以捷奏者十有一巡按陝西御史成文盡發其奸翼等賄中人傾文會文劾僉事趙應龍應龍亦訐文細事遂逮文斥爲民　湖廣淸軍御史王相言致仕尙書劉大夏年已八十請復廩隸錄其子孫中官用事者嗛大夏

不許。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辛丑小王子犯白羊口。乙巳京師地震。己未小王子入寧武關掠忻州定襄寧化九月壬戌以五萬騎自萬全右衛趨蔚州大掠又三萬騎入平虜南城叢蘭等預置毒飯於田間如農家饁而設伏以待敵至中毒伏猝發多死者。江彬勸帝製鋪花氈幄百六十二間如離宮之制以備行幸詔廖堂督成之堂贏金數萬將遺權倖陳壽檄所司留備振復戒諭堂勿假貢獻名有所科取堂怒堂爪牙數十輩散府縣漁利壽命捕之皆逃歸堂將傾壽壽四疏乞休不許擢南京兵部侍郎陝人呼號擁輿移日不得行。庚午帝狎虎被傷不視朝王思言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卽位以來於玆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怠於聽講援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於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懷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宮日湎於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銳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斂爲質訥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艤舟以濟。冬十月工部主事李中言曩逆瑾竊權勢熖薰灼陛下旣悟誅之無赦聖武可謂卓絶矣今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風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弊瑾既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由陛下惑異端故也夫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雜居今乃建寺西華門內延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

言日遠用舍顛倒舉措乖方政務廢弛職此之故伏望陛下翻然悔悟毀佛寺出番僧妙選儒臣朝夕勸講攬大權以絶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事可次第舉矣踰日中旨謫廣東通衢驛丞。己酉工部侍郎劉丙採木四川湖廣。歸善王當沍之卻賊也以健武聞數與卒吏貿舍人趙巖較射質巖俱家東平武斷爲鄉人所惡吏部主事梁穀亦東平人少不檢倚惡少爲助既貴頗厭苦之又與千戶高乾有怨邑人西鳳竹屈昂詆穀云質巖且爲亂穀心動因並指乾等告變當沍父魯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亦上言當沍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溫祥等往按問無迹魁懼事敗乃諷所厚陳環及術士李秀佐證之復以書及賄抵鎭守太監畢眞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以實對書賄事亦爲眞所發巡按御史李翰臣劾穀報怨邀功魁惑王妄奏宜卽訊近倖方欲邀功責翰臣爲叛人掩飾逮繫錦衣獄謫廣德州判官免穀罪不問御史程啓充等言穀魁鼓煽流言死不蔽罪縱首禍而謫言者非國體不報廷臣議當沍罪卒無所坐坐以藏護衞兵器違祖制。十一月辛酉廢爲庶人戍質等肅州魁誣奏論斬中官送當沍之高牆當沍大慟曰寃乎觸牆死聞者傷之。小王子入花馬池參將尹清戰死。廣西蒼梧賊殺指揮李鎭等。十二月甲寅建乾淸宮加天下賦壹百萬。致仕尙書雍泰卒。小王子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據西海出沒寇西北邊。帝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廠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封大德法王因乞令其徒二人還烏斯藏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齎茶以行劉春等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爲邊患若許其齎茶給之誥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有請乞從之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不可勝言帝乃罷齎茶卒與誥命春又言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

前代舊設立爲斯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
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緣諸番僻遠莫辨眞僞中國逃亡
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創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
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
同方許起送並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
十年春正月癸亥享太廟戊辰大祀天地於南郊皆逮暮成禮給事
中王𦤎佐言郊廟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齋致齋有常期有專
所當祭之日夙駕而往行禮之際無貳爾心期昭假也邇者正月五
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十日郊祀七日當誓戒臣等導駕與百
官具朝服候至夜漏下忽傳聞免朝竟不知旨從何出九日車駕當
臨齋宮百官莫不晨趨以竢乃薄暮方往倉猝至壇行禮甫畢旋即
下營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耶抑遊幸也及次日駕還復至夜
分城門失啓閉之常禁闥嚴馳騁之巢一切非時輿制又凡令節大
朝賀每至昏暮而司晨之官尙報卯時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
祭祀朝賀之期經筵講書之候起居寢興之節務各及時違制舉行
不報　民間訛言宮中選女御史張翰言旬日以來有女之家未字
者不擇壻而配及笄者不備禮而成甚至藏于姻黨之家致帷薄之
譏京師如此傳之天下驚疑益甚上虧聖化下斁彝倫乞敕禮部榜
諭萬民之惑會有無賴子強昇居民女錦衣衛獲之以聞詔悉付獄
仍令都察院禁約之人心始安　二月楊廷和父卒乞奔喪不許三
請乃許使中官護行仍令葬畢供職　寘鐇之敗其孫寘材逃爲僧
承寧山中已爲土僧所獲諸官言狀傳至京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
衣局使驗之咤曰此寘材殿下也帝念其自歸免死安寘鳳陽　時
寵倖日多廩祿多耗戶部主事戴冠言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
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投
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絀水

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
血養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陳足以守禦
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
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爲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
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旣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
送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司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帝
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　英國公張懋卒年七十五贈寧陽王諡恭
靖懋頗豪侈又頗朘削軍士屢爲言者所糾嗣公凡六十六年握兵
柄者四十年尊寵爲勳臣冠　夏四月致仕尙書傅珪卒年五十七
遺命毋請卹典撫按以爲言詔廕其子中書舍人　寧王宸濠聞胡
世寧劾己大怒列其罪徧賂權倖必欲殺之章下都察院都御史石
玠等言世寧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寧爲妖言乃命錦
衣官校逮捕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世寧逃馳
令浙江巡按御史潘鵬執送江西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按察使
李承勛保護之世寧乃亡命抵京師自投錦衣衛獄獄中三上書言
宸濠逆狀卒不省御史徐文華言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誠發
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良可哀也寧王威譽日以張隱患日以甚
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義之氣弱
朝廷之勢啓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亦不納初世寧
子繼在軍中策方略十不失一世寧草疏劾宸濠繼請曰是且得重
禍世寧曰吾已許國遑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　閏月
辛酉吏部尙書楊一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彭澤久在兵間
厭之及聞經略哈密之命以鄕土爲辭且引疾推鄧璋及仇鉞可任
帝優詔慰勉乃行比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沙州諸衛澤言子我
金幣萬卽歸哈密城印澤以番人可利啗與趙鑑謀遣通事馬驥諭
令還侵地及王當子重賞滿速兒僞許之歸所掠赤斤蒙古衛印澤

卽令寫亦虎仙賂以幣帛二千及白金酒器一具肅州兵備副使陳
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棱爲乃隸
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澤不俟寫亦虎仙報輒奏事平乞骸骨戊
寅召還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　致
仕南京右都御史熊繡卒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頌其清節於朝太
僕寺少卿何孟春言繡承繼孫幼且貧無以贍朝夕請如主事張鳳
翔孔琦例賜月廩且乞予謚遂謚莊簡給其孫米月一石　六月帝
微行出西安門經宿始返梁儲等諫不省　朵顏都督花當恃險而
驕數請增貢加賞不許其子把兒孫以千騎毀鮎魚關入馬蘭谷大
掠參將陳乾戰死復以五百騎入板場谷千騎入神山嶺又千餘騎
入水開洞事聞命副總兵桂勇禦之花當退駐紅羅山匿把兒孫使
其子打哈等入朝謝罪詔釋不問　秋七月御史高公韶劾兵部尚
書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卽以坤任
之花當本我屬衛日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怒訐公韶
中旨責公韶陰結外番交通間諜令首實御史蕭鳴鳳言公韶劾瓊
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口中旨責鳴鳳黨庇
讁公韶富民典史　帝以太素殿初制樸儉改作雕峻用銀至二千
萬役工匠三千餘人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
南城豹房火藥庫皆鼎新之梁儲等切諫不報　給事中張原陳汰
冗食愼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中言天下幅員萬
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斂中臣之
貢獻爲之也比年軍需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
又十倍於上供民旣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孝
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受之人君馭下
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廝養莫不封侯腰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
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沾恩喪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
也工匠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衞王室今奈何令
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權倖惡之傳旨讁
新添驛丞　八月丙寅小王子犯固原　冬十月日者曹祖告其子
鼎爲張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帝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
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延齡屬天文生董杲草
奏辭爵不允　初寧王宸濠劫持羣吏惡巡撫王哲不附己毒之得
疾踰年死董傑代哲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爲幸
代傑者任漢俞諫皆歲餘罷歸廷臣推河南布政使孫燧才節著治
聲擢右副都御史代諫巡撫江西燧聞命歎曰是當死生以之矣遣
妻子還鄉獨攜二僮以行時宸濠逆狀已大露南昌人洶洶謂其旦
暮得天子燧左右皆其耳目燧防察密左右不得窺獨時時爲宸濠
陳說大義宸濠不悛　十一月梁儲等請檢內閣並東閣藏書殘闕
者令原管主事李繼先等次第修補　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有活
佛能知三生欣然欲見之考永樂宣德間鄧誠侯顯入番故事命中
官劉允乘傳往迎梁儲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
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鎭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
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因其來而賞賚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
今忽遣近侍往送幡幢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
動撥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
爲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
民鋌而走險盜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歷數歲之
久道途絕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
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不敢擬撰禮部尚書毛紀
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並切諫帝皆不聽御史林有
年又諫下之獄給事中毛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劉允行以珠琲
爲幡幢黃金爲供具攜錦衣官百三十衞卒及私僕隸數千犒賜番

備以鉅萬計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構艫相連二百餘里抵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治入番器物工人雜造夜以繼日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初錢寧欲散鈔徧天下先行之山東為趙璜所格已而以鈔二萬鬻於浙江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言四方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雨雹寧廝養賤流假義子名躋公侯之列賜予無算納賄不貲乃敢擾民財戕邦本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緣為奸椎膚剝髓民不堪命臣何敢愛一死不以聞乞陛下下寧詔獄明正典刑並治其黨以謝百姓寧懼留疏不下遣校尉捕假勢鬻鈔者以自飾於帝而請以鈔直還之民陰召還前所遣使散鈔之謀遂寢寧方得志公卿臺諫無敢出一語良永以外僚訟言誅之聞者震悚良永念母老恐中禍乃三疏乞休去　浙江市舶中官崔瑤藉貢物擾民為寧波知府翟唐所裁抑且杖其黨王臣臣尋病死瑤奏唐阻截貢獻咨殺貢使帝怒逮唐下錦衣衛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給事中范洵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不聽謫唐雲南嵩明州知州

淮王祐棨游戲無度左右倚勢暴橫境內苦之長史莊典以輔導失職自免詔不許饒州府推官汪文盛數持王府事有顧嵩者病狂挾刃入王府詰之謬言出文盛指使典白之守臣下文盛獄訊治初祐棨有名琴曰天風環珮寧王宸濠求之不得又求湖濱地不與鎮守太監黎安嘗以事至饒從騎入端禮門被撻宸濠遂嗾安奏祐棨過失及文盛被誣事詔下撫按訊安宸濠不待報遽繫典及府中官校鞫之典辭倨宸濠銜之斃獄中祐棨奏安挾仇殺典庇嵩帝遣都御史金獻民太監張欽往按治祐棨畏宸濠不能自明欽等復庇安言祐棨信奸徒為暴請嚴戒之軍校坐戍者二十餘人文盛得復官而典冤竟不白　己卯免南畿旱災秋糧　亦不剌寇松潘番人磨讓亦乜等乘機亂為之鄉導西土大震馬昊招土番為間發兵掩擊之千戶張倫等夜帥熟番攻破賊獲磨讓亦乜亦不剌遁去昊以松潘地險阻番人往往邀擊饋運乃督參將張傑等修築牆柵自二舍堡至風洞關凡五十里

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羣臣待漏入賀日晡始成禮及散朝已昏夜衆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朗死於禁門御史程啓充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作之治不省　潘塤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踰今春秋已盛更弦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處仁遷義漢武下輪臺之詔皆為令主況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愆不可蓋何治不可建乎不報　二月楊廷和三疏乞終喪許之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　織造中官史宣過沛縣索輓夫千人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管牐主事王鑾助守約與宣抗宣誣奏於朝逮繫錦衣衛獄以言官論救守約罷官鑾輸贖還職宣刻黃梃二人於驛前號為賜棍每以挾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巡按鳳陽御史張士隆劾奏之　江彬薦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并召侍豹房賜姓為義兒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潘塤及御史熊相曹雷復切諫不報帝令彬兼統四鎮軍自領羣閹善射者為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帝時臨閱名過錦諸營悉衣黃罩甲許泰及琮周等冠遮陽帽帽植天鵝翎貴者三翎次二翎王瓊得賜一翎自喜甚　初延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女弟善歌能騎射解外國語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江彬奪歸進於帝召入豹房大寵傳陞昂右都督弟炅晟並賜蟒衣大璫皆呼為舅賜第太平倉帝幸焉召其妾昂不應帝怒而起昂復結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陞炅都指揮晟儀真守備昂喜過望又進美女四人謝恩徐文華言中人之家不娶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

關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闥陛下降紺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臥起壞祖宗法莫此爲甚馬姬專寵於內昂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不報給事中石天柱帥同官合詞抗論未報又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爲己子歟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爲之耶天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負荷而況么麽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於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疑卒不報　梁儲等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不報　夏四月河南大饑巡撫都御史李充嗣請發帑金移粟振之不足則勸貸富室時流民多聚開封責糜哺之踰月資遣還鄉　徐文溥偕同官言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耆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罔財還邊兵於故伍斥番僧於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昂梟獍之族立竄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愼名器則陛下所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報聞

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與二子昺昇作亂殺國王黎賙而自立詭言前王陳氏後仍稱大虞皇帝改元應天　五月庚寅土魯番以哈密來歸　追贈陳選光祿寺卿謚忠愍　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嘗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甲辰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餘人充海戶　振陝西饑　六月給事中呂經等劾山西布政使倪天民陳達參議孫清登州知府張龍並貪殘爲天下四害龍故劉瑾黨結錢寧爲父得起官者也　秋七月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黎鑑請也石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不省　貴州清平苗阿旁阿階阿革稱王巡撫都御史曹祥調永順保靖土兵討之祥被劾罷以鄒文盛代阿旁等據香爐山與隆偏橋平越新添龍里諸衛咸被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協剿以貴州兵搗歐木砦禽阿革

胡世寧繫歲餘言官程啓充蕭鳴鳳邢寰等交章救楊一清復以危言動錢寧乃謫戍瀋陽　初廖堂鎭河南假進貢名要求百端繼者以爲常李充嗣言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窰變盆黃鷹角鷹錦鷄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斂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及侵扣驛傳快手月錢河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科派動數十萬其左右用事者又私於境內抑買雜物擅權商賈貨利乞嚴行禁絕詔但禁下人科取而已　小王子以七萬騎分道入乙未犯薊州白羊口張忠監督軍務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帥東西官廳軍禦之山西巡撫都御史李鉞度宣大有備敵必窺岢嵐五臺間乃亟晝戰守策敵果分二萬騎掠偏頭關諸處鉞與延綏副將安國游擊杭雄馳敗之岢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餘匹　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獎成後進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　丙午工部侍郎趙璜俞琳飭畿內武備　宣府總兵官潘浩迎敵於賈家灣再戰再敗裨將朱春王唐死之張忠遇敵於老營坡被創走居庸敵遂犯宣府攻破城堡二十殺掠人畜數萬廷議以許泰將兵彭澤總制東

西兩邊軍務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由
是有隙澤又使酒常淩瓊瓊愈欲傾之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
未信瓊乃邀澤飲匿寧所親屏間挑澤醉罵使聞之寧果大怒及是
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游擊兵六千人以行意
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遣成國公朱
輔八月丁巳澤輔帥京營兵防邊庚申賜宛平縣被寇者米人二石
已而寇遁召澤等還奪浩三官諸將降罰有差輔儀之子也　四川
烏蒙芒部二府壤接筠連洪縣圜亘千里山箐深阻諸蠻僰人子羿
子仲家子猫子猓猓等雜居其中有僰人子普法惡者通漢語曉符
籙妄言彌勒出世自稱蠻王煽諸夷作亂流民謝文禮文義應之都
指揮杜琮戰敗文義奪其齎　楊一清故善錢寧有搆之者寧遂譖
怨會災異一清極陳時政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
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帝弗省寧與江彬譖閱之大怒使優人
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有考察罷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
陰事以寧爲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
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甲子致仕　丁巳禮部尚書蔣冕兼文
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南贛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
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
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巡撫都御史文森稱疾求
去王瓊素奇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才薦使代之九月志山合樂昌
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玼戰死　回賊魏景陽作亂華
陰諸縣悉被害陝西巡撫都御史蕭翀檄都指揮僉事姜奭討之獲
景陽　寫亦虎仙素桀黠陰通滿速兒爲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
彭澤不知而遣之滿速兒以城印來歸留拜牙郎如故寫亦虎仙復
昭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使其壻馬黑木隨入貢以覘虛
實且徵賄澤已還趙鑑亦還去巡撫都御史李昆慮他變質其使於
甘州而驅寫亦虎仙出關寫亦虎仙懼弗去滿速兒聞之怒復取哈
密分兵據沙州自帥萬騎寇嘉峪關游擊將軍芮寧與參將蔣存禮
禦之寧以七百人先遇寇沙子壩寇圍之而分兵綴存禮軍寧軍盡
沒遂墮城堡縱殺掠尋復遣斬巴思等以駝馬乞和而陰遺書寫亦
虎仙及其姻黨阿剌思罕兒失拜烟答等俾內應陳九疇知賊計執
阿剌思罕兒及斬巴思付獄又遣使以綵幣遺瓦剌卜六王於把思
闊使乘虛襲土魯番通事毛鑑等故與賊通欲縱寫亦虎仙等去衆
番皆伺隙爲變九疇覺之戮鑑等賊失內應乃拔帳走　冬十月己
酉朔享太廟遣使代行禮徐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時享出
主祔食凡五事末言僖懿二祖既祧太廟祔享諸王宜罷祀皆考證
經義可施行者先是文華數進直言帝及諸近倖皆銜之禮部尚書
李遜學等阿帝意奏文華言非是命下錦衣衛獄黜爲民　韓邦奇
爲浙江僉事寧王宸濠令內豎假飯僧聚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邦奇
立散遣之寧府儀賓託進貢假道衢州邦奇詰之曰入貢當沿江下
奚自假道歸語王韓僉事不可誑也時中官在浙江者四人王堂爲
鎮守晁進督織造崔瑤主市舶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
奇疏請禁止又數裁抑堂又閔中官採富陽茶魚爲民害作歌哀之
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謗帝怒逮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皆
不聽斥爲民邦奇邦靖之兄也　十一月甲申免湖廣被災稅糧
初右都督毛倫以附劉瑾論死削世廕倫嘗有德於錢寧恃爲內援
其子求復襲潘塤等力爭寧從中梗塤等奏忤中旨命塤與呂經各
進一階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王金等交章請留不報遂
添註塤開州同知經穎州同知　巡按直隸御史盧雍追訟馬中錫
冤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潛請益兵疑賊心及賊再受約方
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乃復中錫官賜祭予廕　徐文溥言
中官崔瑤史宣劉瑯于喜先後誣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

史施儒張經等今韓邦奇又以王堂譖下獄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
侍一言旂校絡繹於道途搢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
一瑾亂政於內今數瑾縱橫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瑤等誣罔
罪帝不聽文濬遂引疾去　王守仁至南贛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
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賊動靜無弗知於是
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
十二年春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
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帥銳卒屯上杭陽退師出不意擣之連破四
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愷等禽詹師富　己丑大祀天地於
南郊遂獵於南海子夜中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二月彭澤總制軍
務及張永郤永帥師征滿速兒　張忠劉暉之禦寇也恥無功紀功
御史劉澄甫攘安國等岢嵐州之功歸之大行遷賞忠等悉增祿予
世廕王瓊亦加少保國時以署都督僉事爲寧夏總兵官僅予實授
國意不平乃具疏力辭爲部卒重傷者乞敘錄瓊請再敘國功始進
都督同知杭雄亦進都督僉事統邊兵操於西內　三月戊戌以兩
淮浙江四川河東鹽課充陝西織造　夏四月壬子靳貴致仕　滿
速兒還至瓜州丙辰副總兵鄭廉合奄克孛剌兵擊敗之斬七十九
級賊遁去　馬昊督指揮曹昱進討普法惡敗之賊走保青山砦昊
分據水口絕其汲道賊南方圍待之賊乏水渴五月突南圍官軍遮
擊普法惡中流矢死諸蠻大奔　丙子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
士預機務　寧王宸濠曰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謀
不軌典儀閻順內官陳宣劉良間行詣闕上變錢寧臧賢等庇之不
問順等皆遣戍孝陵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殺儀家及典仗查武等數
百人孫燧列其事中道爲所邀不得達　龔福全稱王巡撫湖廣都
御史秦金先後破砦八十餘斬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
　湖廣鎮守太監杜甫請巡歷所部許之給事中汪天啓等據祖制

力爭不聽　瓦剌卜六王破土魯番三城殺擄以萬計滿速兒畏逼
與之和亦移書甘肅求款彭澤等乃罷行澤尋乞骸骨歸　六月乙
巳朔日有食之　彭澤既去王瓊追論嘉峪之敗請覈詰增幣者主
名錢寧從中下其事梁儲等持之乃已初寫亦虎仙與子米兒馬黑
木堝火者馬黑木及失拜烟答俱以內應繫獄失拜烟答被捶死已
而械寫亦虎仙赴京繫刑部獄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
知瓊欲傾澤突入長安門訟父冤下錦衣衛獄會兵部法司請行甘
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　秋七月司務林華
評事沈光大皆以杖繫校尉爲錢寧所奏逮下錦衣獄黜光大貶華
一級　王守仁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
從事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
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
佐之三營爲陳陳有偏將二陳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用不命於
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乃進兵大庾謝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
季斅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縶陳曰能以歸　廣西府江賊王公
珣等爲亂總督都御史陳金調兩廣官軍士兵分爲六大哨按察使
宗璽布政使吳廷舉副總兵房閏參將牛桓都指揮魯宗貫王英將
之水陸並進斬七千五百六十餘級　江彬既心忌錢寧欲導帝巡
幸遠寧因數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瞬息馳千里何鬱
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巡關御史張欽聞之上疏諫曰臣聞
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比者人言
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非慢遊蓋欲親征北寇
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不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大臣六
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
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外之甘肅有吐番
之患江右有華賊之憂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

郡夏麥少收秋潦爲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之時朝臣亦切諫不納欽復疏言臣愚以爲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下亦不報八月甲辰朔帝急裝微服從數十騎如昌平傳報出關甚急乙巳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欽使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已而帝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己酉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爲帝言御史幾殺臣帝大怒顧左右爲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等自疏請帝歸京師禮部尚書毛澄侍郎王瓚顧清修撰楊慎等皆切諫欽疏亦至帝不得已乃還丙辰至自昌平戊午夜視朝慎廷和之子也　梁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遊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不報　癸亥副都御史吳廷舉振湖廣饑　帝自昌平還意怏怏未已會張欽巡白羊口丙寅帝微服夜出德勝門宿羊房民舍先令谷大用代欽守關辛未帝出關幸宣府問御史安在因命大用毋出京朝官欽聞急趨居庸欲再疏諫不及江彬爲帝建鎮國府於宣府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民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

許逵爲江西副使寧王宸濠黨暴橫以法痛繩之言於孫燧曰寧王敢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驅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燧深然之每事與逵密議　九月辛卯河決城武　壬辰帝如陽和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庚子輸帑銀壹百萬兩於宣府戶部尚書石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

浙江孝豐縣奸民湯麻九反據深山拒捕積二十年莫能制王瓊請密敕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不意禽之無一脫者　冬十月癸卯朔帝駐蹕順聖川小王子以五萬騎自榆林入寇甲辰犯陽和掠應州圍總兵官王勛等丁未帝親部署督諸將往援殊死戰寇稍卻戊申復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帝將親擊寇杭雄叩馬諫曰主人畜犬不使吠盜奚用犬爲願聽臣等効力帝笑而止辛亥寇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先後斬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會大風黑霧晝晦帝乃還駐蹕大同命宣捷於朝杭雄氈帷敝甚帝見之曰老杭窮乃爾耶　王守仁令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季斆及守備郟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謝志仁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刻期出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賊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秦金亦破龔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守仁乃還贛州　梁儲以楊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十一月丁亥廷和至復爲首輔

戊子帝還至宣府使使賜楊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　費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鎮等訟寧王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作亂帥衆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

冢毀其家劫掠還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奏於朝下孫燧按狀遣兵剿捕。十二月癸亥楊廷和偕將寬等馳至居庸關欲赴行在請帝還宮爲谷大用所扼不得出關而還。閏月丁亥迎春於宣府帝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江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歲南京給事中孫懋言彬梟桀憸邪挾至尊出居庸無大臣保護獨處沙漠將半載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彬一日爲宗社一日憂乞立寘重典時中外章奏帝率不省視規主闕者往往得無罪一觸權倖禍立至人皆爲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娛樂亦不之見也。致仕尙書李傑卒。王守仁之平詹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浰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池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陽杖繫珂等陰使珂弟集兵以待遂下令散兵。

明紀卷第二十六

明紀卷第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武宗紀四（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帝在宣府 王守仁以歲首大張燈樂賜池仲容節物誘使入謝仲容信且疑帥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我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癸卯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亙數十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平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如拉朽遠近驚為神 寧王宸濠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舉人冀元亨往宸濠語挑之陽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為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於官 帝以郊祀將回鑾既而復止御史袁宗儒帥同官力諫丙午帝還自宣府至居庸關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歸矣命羣臣具綵帳羊酒郊迎楊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帝又命朝臣迎駕者用曳撒大帽鸞帶給事中朱鳴陽言曳撒大帽行役所用非見君服毛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丁未罷南郊致齋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辛亥還宮 南京禮部尚書吳儼等言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會具疏極論不蒙採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大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京師內外人心動搖徐淮以南荒饉千里去冬雨雪為災民無衣食安保其不為盜所聚之寇尚遠隔陰山而不虞之禍或猝發於肘腋臣所大懼也不報 辛酉帝復如宣府 振兩畿山東水災給京師流民米人三斗瘞死者 賜朱英諡恭簡 近畿盜竊發王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兵要害為外防集遼東延綏士馬於行在以護車駕中外恃以無恐 佛郎機據滿剌加地逐其王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始通也詔給方物之直遣還 二月己卯太皇太后崩 壬午帝至自宣府 初御史薛鳳鳴坐罪削籍詔事諸佞倖尤善錢寧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事者發其私刑部疑有冤并捕鞫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訴枉自剄長安門外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及素所讎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而鳳鳴得釋御史許完張士隆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周在還職寧怒會士隆劾錦衣千戶廖鎧奸利事言鎧父鵬虐河南人召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其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鑾以釋陝人之憤寧見疏益大恨遂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并下錦衣獄謫州判官 江西清軍御史范輅劾鎮守太監畢真貪虐十五事疏留不下 孫燧念寧王宸濠事訟言於朝無益乃託禦他寇預為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縣多盜割其地別置安義縣以漸弭之初燧請復饒撫二州兵備不得乃請敕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以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請設通判駐弋陽兼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盡出之他所宸濠瞯燧圖己使人賂朝中倖臣請去燧而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卻之 江彬遣小校米英執人於平谷恃勢橫甚巡關御史董相收而杖之將以聞彬遂譖相械繫錦衣獄謫判徐州 錦衣千戶王注撻人至死刑部員外郎劉秉鑑持其獄急錢寧匿注於家而屬東廠發刑部他事尚書張子麟亟造謝寧立釋注乃已廠衛校卒至部院白事稱子麟輩曰老尊長 帝欲假磬士為名復出巡

幸兵部主事陸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羣情
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爲陛下前蔽而今
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遠遊臣知陛下之心必有感然不安者且
陛下即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千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
正修德更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爲居縱騎射以爲樂此臣所深懼也
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爲主以家爲客挈天下
大器賞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望勉
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　修撰舒芬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
雖釋服之後固儼然衰疚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
嚴侍衞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
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時罷沿道兵衞故芬
言及之　石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
之者乃刺血草疏略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
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
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數年以來天變地震大水奇荒災
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絰中
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倘或不悟天之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
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
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
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致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
市空倉廩空邊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
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爲陛下惜復昧死爲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
天柱刺血時恐爲家人所阻避居密室雖妻子不知疏既上即易服
待罪聞者皆感愴然帝竟不悟也　黎鑑假進貢苛斂巡按御史王
相檄郡縣毋輒行鑑怒誣奏於朝逮繫詔獄謫高郵州判官御史朱
寰代爲巡按抗疏直相劾鑑八罪不赦　川湖兵至貴州鄒文盛與

總兵官李昂等分漢土爲五抵香爐山下山壁立惟小徑五賊皆樹
柵仰攻不能克乃制戰樓與崖齊乘夜雨附崖登拔柵焚廬舍賊奔
後山據絕頂官軍乘閑梯籐木以上遂擒阿旁餘賊猶堅守不下參
將洛忠等詭言招撫自山後擊之殲焉移師討平龍頭都黎都蘭都
蓬密西大支馬羅諸砦黑苗先後斬降無算　三月給事御史勘甘
肅事還報於彭澤無所坐王瓊怒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啓
釁辱國喪師與李昆陳九疇俱宜罪詔廷臣集議瓊威氣以待衆不
敢發石天柱與同官王爌力明澤無罪乃罷澤爲民昆九疇皆逮訊
瓊遷怒天柱爌取中旨出天柱爲臨安府推官爌惠州府推官瓊又
嗾土魯番人在會同館者暴澤過惡以顯擢誘禮部主事張濼令署
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覆轍也濼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撤員
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　戊辰帝如昌
平夏四月己巳朔謁六陵遂幸密雲黃花鎮江彬等掠良家女數十
車載以隨有死者民間婦女爭避匿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言大喪
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治以法鎮守中官
郭原以聞立逮下錦衣獄繫半歲謫雲南安寧知州典膳李恭疏請
回鑾指斥彬罪未及上彬逮恭下獄死獄中　復改四川高縣爲州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帝駐蹕喜峯口欲招三衞頭目花當把
兒孫等使悉詣關宴勞巡按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汪天啓亦抗章
諫不報帝欲出塞薊州總兵官馬永叩馬諫帝注視久之笑而止先
是帝幸河西務指揮黃勳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勳懼逃行在因嬖
倖譖於帝云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帝怒命裸縛
面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榦痛笞之四十幾死囚檻車馳入京幷執
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詔獄都御史王璟及給事中御史陳霑牛
天麟等交章論救不報謫士元麟山驛丞　戊申帝至自喜峯口
吏部員外郎何景明爲陝西提學副使廖鑾鎮關中橫甚諸參隨遇

三司不下馬景明執而撻之其教諸生專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
學書院親爲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有經學　寧王宸濠令諸
司以朝服見萢輅不可奏言高皇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
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
注制未著一臣以爲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
防章下禮官議宸濠馳疏爭之廷臣請如輅言輅又劾宸濠令人寮
榮僭侈治其罪未幾羣璫撫他事誣輅逮下錦衣獄　六月庚辰太
皇太后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甲申葬孝貞純皇后乙酉至自昌平
壬辰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舒芬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
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
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
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
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宜
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　秦王請關中閒田爲牧地江彬錢寧張
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楊廷和蔣冕引疾帝怒
甚梁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
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
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
軌震及邊地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
可慮事遂寢　秋七月己亥錄應州功陞賞者五萬餘人汪天啓言
是役殺邊民無算六軍多傷今君臣欣喜交賀而軍民繫賊庭南向
號哭臣等何忍受賜　帝從江彬言將偏遊塞上傳旨以邊關多警
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敕閣
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楊廷和蔣冕在告梁儲毛紀泣諫
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　蔣
冕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儻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
下何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
宿衛單弱徑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丙午帝
復如宣府江彬爲威武副將軍　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
寧夏大同宣府諸中官皆乞更敕書兼理民事許之梁儲等極言不
可弗聽　八月析廣東龍川縣地置和平縣以河源縣地益之治下
洌　乙酉帝如大同　追謚韓雍襄毅何喬新文肅　九月庚子次
偏頭關癸丑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肅
清邊境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甲寅封江
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梁儲暨毛紀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
祖宗業爲天下君柰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
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况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
壽福無疆何甘自非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
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　給事中齊之鸞等
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陳戡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
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
下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以駭天下耳目貽百世譏笑已又言楊
廷和蔣冕毛紀三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
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集復
杜門求抉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
以社稷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治理御史李潤等亦爭之皆不
省之鸞又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
熙徐文華李穟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亦不聽　冬十
月戊辰帝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調西官廳及四衛營兵赴
宣大壬子次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巡按陝西御史張文
明馳疏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輔臣匡救無聞亦
宜罰治帝不省既而文明朝行在諸權倖扈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

多不應張忠等譖於帝言諸生毆旗校文明縱勿治帝怒命械赴京師下錦衣衛獄　十二月戊寅帝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大徵女樂納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江彬與近幸皆母事之稱曰劉孃孃毛澄偕廷臣上疏言去歲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今歲律將周郊禋已卜六龍遐騁旋軫無期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則禍生今去上辛纔二旬萬一冰雪阻違道塗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躬親祼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　先是連推日食起復皆弗合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以古法今法兩相交驗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往復參較庶交食可正七政可齊禮部言裕及監官數學未必皆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期考驗既而濂等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經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較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爲曆元其氣閏轉交四應幷周天黃道赤道諸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敕禮臣幷監正董其事禮部言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法別選精通數學者同濂等以新法參驗更爲奏請從之　樊繼之平馬昊還班師不置戍守及改高縣爲州增高珙筠連田租千八百石令指揮魏武度田奪降人業給之軍民珙縣知縣步槩窺昊意誘殺降人阿倘杜琮以亡實故怨謝文義潛使人購其頭文義乘羣憤怨嗾之遂大訌攻高州及慶符縣破其城琮帥兵禦之大敗死傷七百人孫繼暨巡按御史盧雍黎龍先後劾昊謝文禮文義後爲指揮何卿等所誅　江西大水寧王宸濠素所蓄賊淩十一吳十三閔念四等出沒鄱陽湖孫燧與許逵謀捕之賊遁沙井燧令參議黃宏自江外掩捕夜大風雨不克濟賊走匿宸濠祖墓間燧密疏白其狀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爲宸濠遮獲不得達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不許逵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士大夫多以宸濠且反爲憂宏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有死而已　岑濬之亂龍州也詔下鎮巡官勦賊而立趙源庶兄溥子相爲源後相弟楷謀於源妻岑氏以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勘未決璋賂鎮守太監傅倫舍人詭稱有詔令岑氏兄子猛調兵二萬納璋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況村總督都御史楊旦命討璋猛殺璋相乃歸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梧寶亦枝梧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曰榮之曾孫也

十四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在太原甲辰改卜郊壬子還至宣府帝東西遊幸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　二月命江彬提督十二團營　壬申帝至自宣府　丁巳大祀天地於南郊遂獵於南海子是日京師地震　初朝鮮康獻王李旦本名成桂與宰相李仁人異族永樂閒降祭海岳祝文稱成桂爲仁人子載之祖訓其子恭定王芳遠嘗奏辨及修大明會典乃列祖訓於朝鮮國嗣王懌乃上疏備陳世系辨先世無弒逆事乞改正從之

己丑帝自加太師諭禮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鎭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及命下人情惶懼毛澄等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曰大將軍太師國

公臣等莫知所措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
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徧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
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刑
部主事汪金亦疏陳九不可且極言酣酒當戒工部主事何遵抗言
淫祀無福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隨蓋
指宸濠也諸權倖見疏遏勿進庶吉士汪應軫言自下詔以來臣民
旁皇莫有固志臨淸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卽收成命恐
變生不測亦不報　三月析江西上猶縣地置崇義縣以大庾南康
地益之桶岡左溪橫水皆屬焉　齊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等
交章力諫南巡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
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　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
震言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
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
禍變將起謹陳當今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愼
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
慮屛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則聖學維新聖政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
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
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
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
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
使忠言日進聰明日廣則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
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鎭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歎如此則
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
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
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夫而不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戒遊

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
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
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
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
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
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
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
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
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
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
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天下事尚可爲也五
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竊弄威權
貪溺富貴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爲之也彬行伍庸流凶很傲誕
無人臣禮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
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
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
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
稷之託遙遙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
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
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
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震草疏將諫見鞏疏
稱歎因毀己稾與鞏連署以進　舒芬汪應軫吏部員外郞夏良勝
禮部主事萬潮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應軫及編修崔桐庶吉
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
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

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撟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騷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鎭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勳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向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尙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弈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尙敢輕騎漫游哉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夏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太常寺博士陳九川至酹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 夏良勝具疏與萬潮陳九川連署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憂近在輦轂廟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恆曠宮壼之孕祥尙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鎭國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邊將之屬納於禁中詎忘肘腋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矣時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醫士徐鏊以其術諫略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遄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膳飲不調餔歠無擇誠非養生道也況南方卑溼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入帝與諸倖臣皆大怒癸丑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錦衣衛獄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是時天連曀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卽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錦衣獄問囊土何爲曰恐汙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十遂死震獄中日與鞏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江彬欲諸人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爲他囚親屬職納橐饘焉甲寅楊廷和等疏救不聽石珤復論救羣小激帝怒嚴旨責之 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行人孟陽語諸僚此舉係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當效死遂與司副余廷瓚等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數日至是乃上諸諫者既得罪諸奸又以危言恫喝聞者惴惴大理寺評事林公黼夜草疏與寺正周敘等闔署諫何遵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黃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官名疏上帝益怒乙卯下敘十人廷瓚等二十人大輅等三人錦衣獄掠治尤嚴鞏與公黼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近遺賢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 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於闕下人三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死杖下是日風霾晝晦芬創甚幾斃舁至翰林院掌院者懼罪命撰出之芬曰吾官此死此耳校事親孝奔父喪痛哭幾絕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妻年十一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毋媿而父遂絕詔謫芬福建市舶司副提擧孫鳳陸俸張衍瑞姜龍府同知吏部員外郎姚繼巖等百有二人俱奪俸半歲頃之驗封郎中王鑾禮部員外郎馮涇亦以被創死 令黃鞏等三十九人跪闕下五日褫冠帶加梏拲焉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至晚仍繫獄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途觀者無不泣下廷臣以石珤被譴莫敢再言士民憤爭擲瓦礫詬罵之諸大臣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

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　夏四月甲子朔免南畿被災稅糧　戊寅
杖黃鞏等三十九人於闕下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周敘余廷
瓚林大輅徐鏊各五十餘三十人四十鏊遣戍烏撒衛鞏等五人除
名敘等二十三人謫官以創重死者兵部員外郎陸震工部主事何
遵大理寺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
概李惠被創死稍後者行人王瀚謫者大理寺正金罍寺副孟廷柯
張士鎬郝鳳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皋蔡時行人陶滋巴思明
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王懋黃國用李儀潘鋭劉黻張岳方
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
筆從容曰爲我謝大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震創甚作書與諸子吾
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吾筆亂神不亂也方諸曹連章迭諫江彬怒
甚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徹禁掖帝亦爲感動
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江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
閒行得脫既歸潛心著述或米鹽日中未爨晏如也嘗歎曰人生至
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
以此易彼何也惠鉞之子也　戶部尚書石玠致仕　謫范輅龍州
宣撫司經歷未幾謫張文明霍白縣典史　五月己亥詔山東山西
陝西河南湖廣流民歸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　南京禮
部尚書吳儼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寧王宸濠以帝未有子深結
左右錢寧臧賢等於帝前稱其賢又賄寧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
廟寧言於帝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異色龍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
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勒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孫燧
與巡按御史林潮冀藉是少緩其謀乃共奏於朝張忠附江彬欲傾
寧賢乘閒爲帝言寧賢盛稱寧王陛下以爲何如帝曰薦文武百執
事可任使也薦藩王何爲者忠曰賢稱寧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寧
王勤譏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切責燧等宸
濠方日夜與李士實劉養正謀益遣奸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
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御史蕭淮上疏請不早制之將來之
患有不可勝言者寧等猶庇之詆淮離閒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
事遣勳戚大臣宣諭令王自新帝乃令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
壽太監賴義持諭往收其護衛令還所奪官民田　安慶知府張文
錦度宸濠必反與都指揮楊鋭爲禦備計治戰艦日督士肄水戰瑞
州知府宋以方築城繕守且募兵二千日夕訓練宸濠忌之迫鎮守
劾繫南昌獄　先是馬昊調松潘兵攻小東路番寨茂州核桃溝上
下關番懼遂糾白石羅打鼓諸寨生番攻圍城堡參將芮錫等討
之兵敗指揮龐昇等皆死昊又遣副總兵張傑副使吳澧擊松潘南
北二路番不利亡軍士三千餘人六月事聞詔遣官逮昊行至河南
疏稱疾篤留於家　析福建南靖縣地置平和縣以漳浦縣地益之
　寧王宸濠聞崔元等且至遂決計反妃婁氏諫不聽乙亥以生辰
宴諸守土官丙子皆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孝宗爲李廣所誤抱
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衆相
顧愕眙都御史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
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
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
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燧宸濠素忌逵問
許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汝耶逵罵曰
汝能殺我天子能殺汝汝反賊萬段磔汝悔何及宸濠大怒并縛之
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逵謂燧曰我勸
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逵同遇害惠民門外斫逵頸屹不動賊衆
共推抑令跪卒不能燧生有異質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
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燧逵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
蚋無近者宸濠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議黃宏許傚廉布

政使胡廉參政陳杲劉棐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等下獄宏憤怒以手梏向柱擊項死思聰絕粒六日死參政王綸季斅僉事潘鵬師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皆從逆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尚書署閔念四淩十一吳十三爲將軍集兵號十萬承奉塗欽與念四等將之大索兵器於城中不得賊多持白梃招窯賊賊畏守吏不敢發宸濠馳檄指斥朝廷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　興王祐杬薨諡曰獻祐杬嗜詩書容受直言絕珍玩不畜女樂非公宴不設牲醴楚俗尚巫覡而輕醫藥乃選布良方設藥餌以濟病者　進賢知縣劉源清聞變積薪環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僕逸手刃以徇縣中諸惡少與賊通者悉杖殺之宸濠妃弟婁伯歸上饒募兵源清邀戮之賊檄至立斬其使餘干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祐亦起兵討賊賊七艘下者奪運舟於龍津天祐與戰殺數人賊黨募兵至追殺之焚其舟婁氏家衆西下亦爲所遏禽七十餘人賊兵不敢輕湖東以窺兩浙者二人力也　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充嗣謂參贊尚書喬宇曰都城守禦屬於公畿輔則充嗣任之乃自將精兵萬人西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令楊銳等堅守傳檄部內聲言京邊兵十萬旦夕至趣供饟以紿賊宇談笑自若時擒客宴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鎭守中官劉琅與宸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琅用事者琅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　王守仁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知縣顧佖以變告守仁急趨吉安吉安士民方爭亡匿伍文定斬亡者一人衆乃定迎守仁入城設孫燧許逵木主於文天祥祠帥吏民哭之守仁與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帥吏士勤王臨江知府戴德孺斬宸濠使者與家人誓死報國即日戒嚴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先後至里居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鼇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來赴義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帥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泄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遲留十餘日乃分兵焚彭澤湖口望江己丑奄至安慶城下舟五十餘艘楊銳張文錦與指揮崔文同知林有禄通判何景暘懷寧知縣王誥等禦之江滸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文軍城西文錦有禄軍城北景暘誥軍東南城西尤要衝銳晝夜拒戰殺傷賊二百餘斬其閑諜賊稍卻池州知府何紹正亦登陴固守

秋七月壬辰朔宸濠詗知中外兵不至乃留其黨宜春王拱樤內官萬銳等守城自帥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蔽江下舳艫相銜六十餘里出宋以方於獄脅之降不屈械舟中丁酉至安慶張文錦等慮其徑下南都令軍士登城詬之宸濠乃留攻城以潘鵬家安慶令呼銳及文錦語諭之降衆心頗搖吏黃洲者以大義責數鵬鵬慚而退既復持僞檄至銳家僮遙呼鵬銳腰斬僮以徇將射鵬鵬避去衆心乃定賊怒圍益急銳等殊死戰賊雲樓數十瞰城中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縋人焚賊樓賊置天梯廣二丈高於城板蔽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以薄城城上束葦沃膏然其端梯稍近即投之須臾盡焚賊多死時軍衛卒不滿百乘城皆民兵老弱婦女饋饟人運石一二數日積如山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沸湯沃之賊輒傷銳等射書賊營諭令解散有亡去者　致仕侍郎羅玘馳書守臣約討賊事未舉而卒　李昆陳九疇逮至法司言昆設謀遏強寇功不可掩王瓊不肯乃以失拜煙咎繫死爲九疇罪除其名謫昆浙江副使　甲辰宸濠

反書聞，江彬、張忠從臾帝親征。王瓊請敕南和伯方壽祥督操江兵防南都，王守仁、秦金各帥所部趨南昌，李充嗣鎮京口，淮揚巡撫叢蘭扼儀真。奏上，三日不下。楊廷和趣之，竟下親征詔。御史陳察請無行，而亟下罪己詔，忤旨，奪俸一年。諭羣臣更諫必置極典。帝自稱後軍都督府大將軍國公如故，以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侍郎王憲帥戶、兵、工三部郎各一人督理軍儲，給事中祝續、齊之鸞紀功。暴宸濠罪，告宗廟，廢爲庶人。時舉朝震懼，瓊治兵書自如，大言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賊旦夕禽耳。」　丙午，宸濠自攻安慶，楊銳等禦卻之，已募死士夜劫賊營，賊大驚擾，比曉稍定。宸濠慚憤，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南都？」斬宋以方以祭江。　王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戴德孺、徐璉、邢珣及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吉安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兵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伍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墳廠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拱樤、萬銳等皆就禽，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癸丑，遣文定、珣、璉、德孺等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聞南昌破，大恐，解安慶之圍。崔文出城襲擊，破之。乙卯，諸軍遇賊於黃家渡，賊乘風進薄，氣驕甚。文定、恩陽北，賊趨利，前後不相及，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還兵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斬溺萬計。賊退保八字腦，盡發九江、南康兵赴軍前。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瑊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文定身犯矢石，火燎鬚不動，諸軍殊死鬬，賊復大敗，禽斬二千餘級。賊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陳，盡出金寶犒士。翼日，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丁巳，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赴水死，將士焚溺死者三萬餘人。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冕所部兵追執之，並禽其世子、郡王、儀賓及李士實、劉養正、涂欽、楊璋、王綸等，諸逋賊走安義，皆見獲，無脫者。南康、九江亦下。宸濠歎曰：「昔紂用婦言亡，我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守仁自起義至平賊，凡三十五日。　八月，命江彬提督東廠錦衣官校辦事。　楊銳薦鄭岳、胡世寧，詔起岳四川布政使，世寧湖廣按察使，岳丁憂不赴。　楊廷和嘗草大將軍征南敕諭，謝弗肯，帝心惡。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誥敕，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梁儲等請與俱罷，亦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　癸未，車駕發京師，命楊廷和與毛紀居守，梁儲、蔣冕扈從，張永、江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祕不發。儲、冕連疏請駕旋，不聽。九月戊戌，至臨清。　許泰欲攘王守仁之功，與張忠疾馳赴南昌。初，守仁上宸濠反書，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又懼守仁見帝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忠、泰至南昌，按察使伍文定出謁，縛之。文定罵曰：「吾不卹九族，爲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爲逆賊報讎，法當斬。」忠益怒，推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忠、泰窮搜逆黨，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誅求刑戮，甚於宸濠之亂。齊之鸞獨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採納。守仁至錢塘，遇張永，夜往見之，永拒不見，守仁叱

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氣懾守仁因頌永賢極言江西荼毒已甚不堪六師擾永大悟乃曰羣小在側永來欲調護聖躬耳非攘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因指江上檻車曰此宜歸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卽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與永偕還南昌　致仕尙書林瀚卒年八十六謚文安　冬十月壬午帝發臨清十一月甲辰至淮安府乙巳漁於淸江浦壬子冬至受賀於太監張陽第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死　宸濠旣反帝心疑錢寧寧懼白帝收盧孔章及臧賢等下獄歸罪賢謫戍邊使校尉殺之途以滅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江彬閉寧令留臨淸董皇店役乃盡白其通逆狀帝曰黠奴我固疑之命羈之臨淸馳收其妻子家屬　十二月辛酉朔帝至揚州諸嬖倖以其地繁華要求無所不至知府蔣瑤不應諸嬖倖皆怒江彬欲奪富民居爲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閉瑤空舍挫辱之脅以所賜銅瓜瑤不爲懾彬遍刷處女寡婦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會帝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卽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又傳旨徵異物瑤具對非揚產帝曰苧白布亦非揚產耶瑤不得已獻五百匹　帝議於南京行郊禮粱儲蔣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　乙酉渡江　丙戌至南京命百官明年正旦戎服朝見喬宇及禮部侍郎楊廉不可乞用常儀廉又請謁見太廟俱報許　張忠許泰縱京軍犯王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誣守仁與宸濠通詰宸濠言無有詰之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泰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之刑不承械繫京師錦衣獄忠泰又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賄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氣懾不敢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張永復促之忠泰不得已乃班師　淮揚饑人相食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辰卒

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帝在南京癸巳改卜郊　帝以宸濠械將至問梁儲蔣冕處置之宜儲冕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旣得卽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請帝速還不省江彬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阻乃止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喬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復彬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稍稍止彬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時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倖求索倍之應天府尹齊宗道憂懼卒丞寇天敘攝其事日青衣皁帽坐堂上彬使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丞專待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權倖有求則曰俟若奏卽予禁軍擾民物天敘與宇謀選拳勇者與博戲禁軍卒受傷慚且畏不敢橫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及武進知縣咸入覲推官張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己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卽欲具芻秣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卽上書巡按御史東郊言狀郊立行部至常州謂曰韜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泗州知州汪應軫帥壯夫百餘人列

水次中使舟至即輓出境有詔命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
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
遂寢　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等下獄　夏四月己未
振淮揚諸府饑　芒部土舍隴壽與庶弟隴政兄妻支祿爭襲仇殺
所部變蠻阿又磉者唖者鳩等乘機倡亂流劫貴州參政傅習都指
揮許詔督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爵討禽首亂四十二人斬一百十
九級事乃定　五月江西大水　六月丁巳朔帝幸牛首山諸軍夜
驚言江彬欲為逆久之乃定　土魯番歸先所掠將卒及忠順王家
屬求貢廷議許之巡按甘肅御史潘倣言番賊犯順殺戮剽掠慘不
可勝言今雖悔罪果足贖前日萬一乎數年以來雖嘗閉關未能問
罪今彼以困憊求通方且窺我意向探我虛實緩我後圖誘我重利
其番文執難從之詞示敢拒之狀當悔罪求通之日為侮慢不恭之
語其變詐已見若曰來者不拒馭戎之常盡略彼事之非納求和之
使必將叨冒恩禮飽饜賞鐀和市私販滿載而歸所欲既足驕志復
萌少不慊心動即藉口反復之釁即在目前叛則未嘗加罪而反獲
鈔掠之利來則未必見拒而更有賜賚之榮何憚不為臣謂宜降敕
責其犯順仍索歸還未盡之人方許入貢其番文可疑者詳加詰問
使彼知中國尊嚴天威難犯庶幾反側不萌歸服可久時王瓊力主
款議不納其言　致仕尚書楊守隨卒　秋七月小王子犯大同宣
府　八月癸未免江西稅糧　梁儲蔣冕以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
輿疏入九上帝殊無還意張忠許泰與祝續等讒毀王守仁百端獨
齊之鸞力白其誣張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
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
立即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
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遣還鎮會有物若豕首墮
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數

訛傳將為變帝心疑欲歸閏月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
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喬宇亦伏闕請
駕旋帝乃許不日還京癸巳受江西俘令守仁更上捷音丁酉發南
京癸卯次鎮江幸楊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以十數羣小猶
欲導帝為江浙行一清從容諷止又臨故大學士靳貴喪癸丑次揚
州九月庚申至寶應中官邱德用鐵絙繫將瑤從丙寅至清江浦己
巳漁於積水池帝舟覆救而免遂不豫戊寅至臨清釋瑤還揚州揚
州人見瑤無不感泣冬十月庚戌帝至通州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
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先是張
永至南昌搜宸濠籍得陸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帝大怒十一月庚申
治諸交通者罪執完赴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江彬欲勸帝
幸宣府矯旨召勳戚大臣議宸濠獄又上言賴鎮國公朱壽指授方
略禽宸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詔褒賜鎮國公
歲加彬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毛澄據漢庶人故事請帝還京
告郊廟獻俘行戮楊廷和等亦以為請帝不從十二月己酉賜宸濠
死焚其屍時帝體憊甚彬慮帝晏駕己得禍猶力請幸宣府太醫院
使吳傑語諸近侍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儻至宣府有不諱吾輩寧
有死所乎諸近侍懼百方勸帝甲午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
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錢寧陸完等皆裸體反接死者梟其首
於竿皆標以白幟揭其姓名列凱旋前部以入帝戎服乘馬立正陽
門下閱視良久乃入告捷於郊廟社稷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初
獻帝歐血仆地扶歸齋宮不克成禮　御史鄭本公請慎選宗室親
賢正位東宮繫天下望不報　佛郎機之入貢也其人久留不去剽
劫行旅至掠小兒為食已而夤緣鎮守中官許入京帝南巡其使火
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為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
買良民築室立寨為久居計御史邱道隆言滿剌加乃敕封之國而

佛郎機敢併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御史何鼇言佛郎
機最凶狡兵械較諸番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礟聲殷地
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鬭殺
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時貢有定期防有常制近因布政吳廷
舉謂缺上供香物不問何年來卽取貨致番舶不絕禁防益疏佛郎
機遂乘機突至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
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言道隆先宰順德鼇卽順德人故深晰利害宜
俟滿剌加使臣至廷詰佛郎機之罪奏請處置其他悉如御史言報
可亞三侍帝驕甚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彬
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耶
十六年春正月癸亥改卜郊帝臥病豹房惟江彬等侍給事中顧濟
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宮隔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漢
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憂噲憂者
願陛下愼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
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　二月己亥巡
撫雲南副都御史何孟春巡按御史陳察等討平彌勒州十八寨叛
蠻阿勿阿寺等　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與蘆山縣民爭田
構釁知縣處置失宜文林遂與其子繼恩稱兵爲亂巡撫都御史盛
應期討之斬文林禽繼恩擇其宗人承襲天全遂平應期尋以憂歸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庚申江彬矯旨改西官廳爲威武團練
營自提督軍馬令許泰神周李琮等提督教場操練別擇地爲團營
教場汪天啓言拓地則擾居民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將之軍而
彬等概加提督則僭名分不從　辛酉命興世子厚熜襲封　帝臥
疾久繼嗣未立司禮太監魏彬等至內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
購之草澤楊廷和不應徼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乙丑帝大漸
令太監陳敬蘇進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爲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

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丙寅帝
崩於豹房年三十有一谷大用張永走告內閣以皇太后命移殯大
內且議所當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
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猶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
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
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等請廷和遂以遺詔令張永
郭勛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
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扞掫罷威武團練營各邊兵入衛者俱
重賚遣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遣哈密土魯番佛
郎機諸貢使各還其國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
非常例者一切罷遣丁卯儲及張鶴齡崔元毛澄定國公徐光祚太
監谷大用韋彬張錦迎嗣興王厚熜於安陸戊辰頒遺詔於天下釋
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宮金
寶歸諸內庫光祚景昌之四世孫也　江彬疑楊廷和等圖己稱疾
不出陰布腹心衷甲觀變李琮勸彬乘閒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
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以溫語慰之彬意稍安
乃出成服廷和與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謀以皇太后旨捕彬
等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魏彬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
庚午廷和冕題大行皇帝銘旌魏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嚴咸在廷
和爲魏彬祥言彬反狀以危語怵之魏彬心動惟銳力言彬無罪廷
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決祥乃與魏彬等入
白太后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太后命彬及工部尚書李鐩禮服入祭
家人皆不得從事竟將出永留彬鐩飯太后遽下旨收彬彬覺走西
華門門閉轉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
門者門者執之拔其鬚且盡收者至縛之有頃琮及神周並縛至罵
彬曰奴早聽我豈爲人禽廷和冕良久未得報方自危頃之嚴至則

彬已禽矣彬等並下獄。徐光祚等至安陸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毛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不果。夏四月癸未興王發安陸癸卯至京師止於宣武門外禮官具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其箋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王顧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等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箋勸進乃即行殿受箋日中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王遲回久之始報可文書房中官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將覓毛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殆盡大赦天下䘏錄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賦盡免之廷和總朝政凡三十七日。齊之鸞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久遏於權奸欲吐忠鯁憤懣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讎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為新政累矣陛下甦舉邇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納之。丙午遣使奉迎母妃蔣氏。遣行人即家起費宏入輔政加少保。戊申命禮臣集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臣交章劾王瓊繫都察院獄瓊力訐楊廷和帝愈不直之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命戍莊浪瓊復訴年老改戍綏德。許泰下獄論死。給事中夏言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顧濟言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為難聽諫非難樂諫為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請託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為迂闊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難也尋復言內臣張雄張銳等詿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寬假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辛亥祀前都督馬雲葉旺於遼東。五月追贈陸震太常寺少卿何遵劉校尚寶司卿林公輔余廷瓚太常寺丞詹軾劉概孟陽李紹賢李惠御史劉珏刑部主事各賜祭錄一子入國子監王瀚亦贈御史賜祭張英贈官賜祭授其弟雄都指揮僉事舒芬黃鞏等悉召復故官擢徐鏊御醫。乙卯罷大理府銀礦。總河都御史龔宏言黃陵岡先築三埽已決去其二恐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復趨張秋故道臣嘗築隄起長垣抵山東楊家口二百餘里今請距隄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如之以資捍禦從之。給事中張九敘等劾梁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丙辰致仕。戊午毛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獻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范鎮謂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考於義未當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興獻王於孝宗皇帝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

懿王事正相等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義兼盡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壬戌吏部侍郎袁宗臯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言官交章白冀元亨之冤詔釋之出獄五日而卒　丙寅御西角門策試正德十五年會試中式舉人張治等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申磔錢寧於市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　乙亥毛澄復會廷臣上議曰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今已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祀至於稱號以宋程頤之說爲據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楊廷和蔣冕毛紀言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可以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帝益不悅命博考前代典禮務求至當廷和等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陛下以二君爲法澄復會廷臣執奏幷錄上魏明帝詔書帝留之不下　追奪張永谷大用魏彬陸闇馬永成兄弟封爵　咸寧侯仇鉞卒年五十七諡武襄　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決楊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不息帝乃籍沒其貲產　六月楊廷和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優詔報可　先是擢胡世寧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世寧道聞帝即位疏以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薦魏校何瑭邵銳可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輔弼知府劉癕徐鈺先爲諫官有直聲宜擢用時韙其言　治河工部郎中楊最言寶應氾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霪風厲輒衝決阻壞運舟鹽城通泰興化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敕大臣加修內河培舊隄爲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庳薄亦足支數年是爲中策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霪潦蕩爲巨浸是爲無策也部議用其中策　戊子磔江彬於市子勳杰鰲熙與神周李琮皆斬繪虜決圖榜示天下彬幼子然及妻女發功臣家爲奴時京師久旱遂大雨籍其家得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紀　乙未縱內苑禽獸令天下毋得進獻　丁酉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

戊戌振江西災　壬寅革正德間傳陞官一百二十七員　癸卯振遼東饑　贈孫燧禮部尚書諡忠烈許逵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黃宏太常寺少卿馬思聰光祿寺少卿建旌忠祠於南昌祀之　伍文定上張忠許泰等罪狀因言曩忠泰與劉暉至江西忠自稱天子弟暉稱天子兒泰稱威武副將軍與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誣害良民需求萬端漁獵盈百萬致餓殍遍野盜賊縱橫雖寸斬三人不足謝江西百姓今大憝江彬錢寧皆已伏法三人實其黨與乞速正天誅用章國典又請發宸濠貲財還之江西以資經費矜釋忠泰所陷無辜及寧府宗人不預謀者以清冤獄並嘉納之　初追崇議起楊廷和以定陶濮王故事授毛澄曰是足爲據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張璁方舉進士與禮部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瓚撓議改瓚官南京及澄等議三上三卻璁在部觀政測知帝意乃以七月庚戌朔上疏言漢哀帝宋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與今日事體不同帝繼統不繼嗣宜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其詞甚辨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壬子帝下璁疏令廷臣議廷臣皆大怪駭目爲邪說澄等執議如初帝不聽　癸丑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爲令　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吏部尚書石瑤剛方謝請託諸犯淸議者多見

黜時望大孚而楊廷和有所不悅改瑤掌詹事府典誥敕時頗謂廷和太專　起方良永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良永以母老再疏乞終養都御史姚鏌請破格褒寵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詔月給米三石時欽天監算術漸差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樂頀工部主事華湘通算法特擢光祿寺少卿管監事　丁巳小王子犯莊浪指揮劉爵禦卻之　吏部言前禮部員外郎馮洇諫南巡被杖以創卒家貧不能還喪詔賜米二十斛有司厚卹其家　甲子帝御文華殿召楊廷和授以手敕令尊父母為帝后廷和退上疏諫封還手詔帝復留其疏不下　劉允至烏斯藏所謂活佛者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將士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允殺將校數百人盡奪所齎寶貨器械以去允乘善馬疾走僅得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馳奏會帝即位乃召允還治其罪　丙子革錦衣衞所及監局寺廠司庫旗校軍士匠役投充新役者凡十四萬八千餘人　行人鄧繼曾以久雨上疏言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留尚多擬旨間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修己親賢之誠不如始故天降霪雨以示警戒伏願出令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啓於近習割恩以定禮稽古以從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戒矣　寧津盜起轉掠至德平　丁丑知縣龔諒帥吏民禦之力屈被殺　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興獻王尊稱毛澄等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先皇帝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蓋以陛下為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　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言宜稱太皇太妃報聞　辛巳御經筵夏言鄭本公及主事汪文盛覈親軍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中官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諸失職者銜楊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給營卒百人衞出入

喬宇自為選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為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　外戚邵喜乞莊田戶部侍郎秦金述祖制請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制未幾中旨各官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漢盛時以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侵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即從其議　九月乙卯袁宗皋卒　王瓊既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彭澤即家起兵部尚書部事積壞久澤至覈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務奉俞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成書次第修舉又請敕九邊守臣策防禦方略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葺牆濬濠修墩臺飭屯堡為經久計內地盜甫息敕守臣練卒伍立保甲懲匿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京軍老弱帝咸嘉納

遼東邊備久弛開原尤甚士馬纔一二牆堡墩臺圮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為諸部射獵地巡撫都御史李承勛疏請修築會帝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各一軍守要害身負畚鍤先士卒凡為城塹各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要衝邊防甚固　松潘所部熟番將吏久不能制率輸貨以假道番殺官軍憚不敢詰官軍殺番輒抵罪胡世寧陳方略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軍威通道路詔悉行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彭澤因請盡罷諸鎮守帝不從其後鎮守竟罷　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州判官金坡詔逮之逮五百餘人御史馬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輩蠱惑聖聽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為言獄得

少解 庚午葬毅皇帝於康陵廟曰武宗 御史黎貫請復起居注
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 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
儀毛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許乃議由正陽門入大明承
天端門從王門入宮又不許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敕曰聖母至御
太后車服從御道入朝太廟故事后妃無謁廟禮澄等難之母妃至
通州聞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不肯入帝涕泣啓皇
太后願避天子位奉母妃歸藩羣臣惶懼張璁聞益自喜乃著大禮
或問上之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帝益嚮之乃下澄等前疏
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乃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以太
后懿旨行之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
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
未之敢任冬十月庚辰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爲興獻帝憲宗貴
妃邵氏爲皇太后興獻王妃蔣氏爲興獻后宣示中外壬午興獻后
至以太后儀謁奉先奉慈二殿不廟見帝雖勉從廷議意猶嗛之
宥張忠許泰死戍廣東 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襄陽王祐樒
先後疏言大禮如張璁指 兵部侍郎吳廷舉上疏詆陸完王瓊梁
儲及少傅蔣冕冕求罷帝不直廷舉調南京工部 十一月庚戌振
江西災 帝深知王守仁功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楊廷和與王瓊
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於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或
言國喪未畢不宜舉宴行賞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仁不赴請
歸省丁巳論平宸濠功封守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擢
楊銳都督僉事崔文都指揮使俱蔭子加喬宇少保伍文定副都御
史戴德孺雲南右布政使邢珣徐璉各增秩二等守仁抵里四方學
者踵至王畿錢德洪王艮等十餘人最知名於是有致良知之學
追贈羅倫左諭德謚文毅 馬昊逮至京下獄尋削籍歸 甲戌乾
淸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鄭本公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

營構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
妃配廣繼嗣以爲萬世之計愼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
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於鴆毒重興
作惜財力永鑒於先朝帝嘉納之 罷廣西貢香諭各鎭巡守備官
凡額外之征悉罷之 十二月己丑帝傳諭興獻帝后加稱皇楊廷
和等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
元帝鉅鹿南頓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孝廟慈
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請皆
斥罷因封還御批毛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給事中安
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謚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
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廷臣諍者凡百餘人帝皆
不允 孫交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準則經筵日講寒暑勿輟給
事中裴紹宗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
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進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
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
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
功可成帝皆嘉納 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鎭守復令張鶚
劉瑤守涼州居庸彭澤持不可罷弗遣 陳暠之弑黎賙也賙臣都
力士莫登庸附之已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暠暠敗奔諒
山道據長寧太原清都三府自保登庸等立瀕之兄子譓譓封登庸
武川伯總水陸諸軍登庸潛蓄異志黎氏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別
立其族子酉榜發兵攻都城譓出走登庸擊破綏兵捕酉榜殺之並
恃功專恣遂逼妻譓女迎譓歸自爲太傅仁國公帥兵攻暠暠敗走
死

明紀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處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一（起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淸寧宮後三小宮災、毛澄及給事中朱鳴陽等俱言、咎在大禮、程啓充言、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詖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況邇者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痹之患、司禮之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邊帥僨師、不聞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濳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天變、給事中鄧繼曾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月十二日長安榜廊火、及今郊祀日、內庭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春而災者三、廢禮失言之效也、楊廷和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帝乃降詔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獻帝園曰陵、黃屋監衛如制、設祠署安陸、歲時享祀、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　霍韜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大臣面決施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衆議而公駁之、帝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廕、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槩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敘、帝嘉納之、　韜又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安磐偕同官言、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摭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巡撫都御史許銘不協、己巳、嗾部卒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二月己卯、耕耤田、　河南妖人馬隆等爲亂、參議陳鼎督兵誅之、鼎廉介正直、不通私謁、歷官至應天府尹、　安磐言先朝內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霦魏彬王瓚曾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也、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　三月辛亥、弗提衛獻生豹、卻之、　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　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戊午、上皇太后邵氏尊號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論定策功、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歲祿千石、廷和等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加廷和廕四品京職世襲、冕紀廕五品文職、又辭、　夏四月、立報功祠於雲南、祀傅友德金朝興梅思祖、從何孟春之請也、　令公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讀書、尋令已任者亦送監、　壬辰、命各邊軍馬器械、巡按御史三年一閱視、　改召用工部尚書林俊於刑部、俊年已七十、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令、用渾璞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還就、以廢公議、又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輯堯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條以上、比至京、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天下想望其風采、　時承武宗侈汰之後、庫藏殫虛、孫交裁冗食、定經制、宿弊爲清、嘗會廷臣議、發內帑給軍廩官俸、已報可、爲中官梁謙等所沮、交言宮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中官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罷撤過半、其後復漸增、帝已罷二十七人、交欲盡去之、並臨淸徐淮諸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

預守土事而安川奏緣復故交勅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內臣
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即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時已復
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論御馬監內
臣宜如祖制毋監收芻豆並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不從　五
月己酉封崔元京山侯邵喜昌化伯蔣輪玉田伯喜壽安太后之弟
輪興國太后弟也毛澄等言元之奉迎乃臣子之分遽膺封爵無故
事帝曰永樂初文皇帝入繼大統駙馬都尉王寧以翊戴功封永春
侯何得言無故事給事中底蘊御史高越等連章論其不可不聽
詔廕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衛世襲指揮給事中許相卿言于
謙子冕止錦衣千戶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戶賢中官廝養反過
之忠勳大臣裔曾不若近侍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
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悉拒不納毋乃重內侍而輕士大夫哉
命經筵輟講林俊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不聽　御史盧瓊言景皇
帝有撥亂大功而實錄猶稱郕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澤而實錄成於
焦芳手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報聞　六月致仕南京禮部尚書
章懋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懋爲學恪守先儒訓不事著
述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　秋七月己
酉以南畿浙江江西湖廣四川旱詔撫按官講求荒政　御史汪珊
疏陳十漸略言陛下初即位天下欣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
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
意日疎初罷諸不經淫祀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
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章奏今或留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
食今騰驤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
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廕會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
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
營求易置倖門復啓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

旨詆詆拒人帝頗納其說　溫祥齎冊寶往安陸經濟寧劾主事陳
嘉言侮慢逮下獄給事中劉濟疏救不許　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
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鞫訊林俊言內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
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報聞　韃靼犯固原總制
三邊侍郎李鉞初至援兵未集乃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
有備未敢逼乃徼擊之寇引去鉞以其間增築墩堡謹烽堠廣儲蓄
選壯士爲備八月寇復深入平涼邠州鉞令遊擊時陳周尚文等分
伏要害邀其歸斬獲多鉞策寇失利必東犯延綏檄諸將設伏待寇
果至又敗去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珝
等並及鉞詔奪淮職責鉞圖後効鉞自劾乞休不許　壽府校尉橫
擾市民德安知府李重抑之壽王祐榰奏逮重安陸民劉鵬隨重詣
大理對簿重未之識也訝之鵬曰太守仁爲民受過民皆得效死豈
待識乎重卒得白祐榰聞而悔之後以賢聞　九月巡按江西御史
程啓充上宸濠通蕭敬張銳陸完等私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
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論敬銳等罪並言守仁黨逆宜追論給
事中汪應軫言逆濠私書有詔焚燬啓充輕信被劾知縣章立梅搆
撫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主事陸澄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
信劾應軫澄黨比帝曰守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
封爵以酬大功其勿問　己巳監生何淵請立世室祀興獻帝章下
所司　辛未立皇后陳氏初傳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既復改壽安
太后楊廷和等爭之乃止　初蘇松水道盡爲勢家所據李充嗣等
建議修之武宗進充嗣工部尚書兼領水利事及帝嗣位復追工部
郎中林文霈顏如環協理充嗣畫水爲井地示開鑿法戶占一區刻
日計工濬川爬用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蘯汰泥沙置小艇
百餘尾鐵帚以導之開白茅港疏吳淞江濬故道穿新渠凡六閱月
而訖工巨浦支流罔不灌注　冬十月復置雲南永昌軍民府領永

平一縣金齒永昌騰衝三千戶所臨江鎮道楊塘瓦甸四安撫司鳳溪施甸茶山三長官司　辛卯振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免稅糧有差壬辰以災傷敕羣臣修省　南京大理寺丞黃鞏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直節贈少卿予祭葬　時王守仁之學盛行給事中章僑言三代以下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乞行天下痛爲禁革御史梁世驃亦以爲言從之　王守仁疏辭封爵乞錄同事諸臣功報寢　廣西上思州賊黃鏐糾峝兵劫州縣十一月總督兩廣都御史張嵿討禽之　陞修撰舒芬等二十人俸各一級從給事中劉世揚請也編修王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章奏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蠱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　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帝欲祔葬茂陵楊廷和等言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不聽　南京禮部尚書楊廉疏論大禮引程頤朱熹言爲證且言今異議者皆謂祖歐陽修然修於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濮王未忍絕之於仁宗今乃欲絕之於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死紀僅免詔責山東將吏於是諸臣分道逐賊不得屯聚流劫金鄉魚臺間突曹州欲渡河不得復掠考城並河西岸至東明長垣河南及保定守臣咸告急汪應軫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患於鄰省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　給事中劉最請勤聖學於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報聞　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有犯宜聽部院問理毋從中決帝不能從　十二月戊寅振陝西被寇及山東礦賊流劫者　初錦衣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爲訟冤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銳卻其餽遺今銳以是免死而儀功不錄無以示報安磐言百之險邪陽爲儀游說而陰與銳交關爲銳再起地百之情露乃誣磐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　陝西盜楊錦等剽延綏殺指揮臧相李鉞討禽之　山東賊王友賢等轉掠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乃命督漕都御史俞諫都督魯綱並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賊　給事中張漢卿等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敕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頌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蘆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創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霦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霦爲欺妄者戒不納　莫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黎譓譓母以告譓與其臣杜溫潤間行以免居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懬遷居海東長慶府　御史史道還山西僉事劾楊廷和交通宸濠詔附江彬錢寧章下吏部喬宇等言道挾私逞繫錦衣衛獄彭澤復劾道帝諭言官惟大奸及機密事專疏奏餘只具公疏毋挾私中傷善類

二年春正月給事中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宗法帝從吏部言停前諭御史曹嘉復劾廷和宇因言內閣柄太重廷和宇澤及蔣冕毛紀孫交林俊並求去給事中鄭一鵬言文皇帝始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即位大臣宜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論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御史張袞言廷和當武廟時權奸竊柄既不能積誠意以格君心又不能決去就以明臣節是則可議也至陛下登極以來撥亂

反正足稱救時宰相而道一旦指爲元惡不已甚乎且廷和以論劾故違章乞休同官又以廷和故翢迹求去臣恐政柄潛移隱憂可畏帝乃慰留廷和等謫道南陽府通判　夏言樊繼祖悉奪還民產劾中官趙霦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爲親蠶廠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人獻民田王府者俱從之

山東賊流至考城官軍將擊之會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中都留守顏愷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　丁卯小王子萬餘騎入沙河堡總兵官杭雄戰卻之　二月大計天下官給事御史劾監司不職者二十二人邢珣徐璉與焉吏部以軍功未酬請進秩布政使致仕珣璉倡義討賊月餘成大功當事者以王守仁故痛裁抑之二人竟廢其餘同事有功者或賞或否亦不給守仁鐵券不予歲祿頃之守仁再疏辭爵略言宸濠變初起勢焰猖熾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今閱紀功文冊改造者多所刪削舉人冀元亨爲臣勸說宸濠反爲奸人構陷竟死獄中尤傷心慘目負之冥冥之中夫宸濠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切近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齏粉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今臣獨崇封爵而此同事諸人者或賞不行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非獨爲己斥諸權奸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伸其屈抑者臣竊痛之奏入卒寢不行　癸未振遼東饑　俞諫會綱連營進壬辰山東河南賊平

葬孝惠皇太后邵氏於茂陵祀奉慈殿　禮部尚書毛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贈少傅諡文簡帝雅敬憚澄故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　曹嘉素傾險三月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上之安磐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給事中毛玉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　乙巳韃靼俺答寇大同　甲寅武宗神主祔太廟　都御史姚鏌言人臣犯顏進諫自古爲難曩八黨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蒞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顯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爲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參政蒞江西副使　佛郎機將別都盧疏世利等駕五舟擊破巴西國遂寇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衆齊進生禽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餘三舟復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得其礮即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鋐進之朝　御史許宗魯爲曹嘉訟冤請斥毛玉其同官倫以諒亦助宗魯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罷斥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魯等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繫絕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　夏四月壬

午朔以災異敕羣臣修省　癸未以宋朱熹裔孫墅為五經博士主婺源廟祀　給事中張翀等言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壼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較之快船方滅而軏允載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於閹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費財十百死亡枕藉之狀呻吟號歎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壼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封先女寵於冊后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鄰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附和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錯密行請託而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於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羣小慈闇之論或譖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譖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汩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賁雉之義望陛下採納報聞　錦衣百戶張瑾帥校尉支俸通倉橫取狠籍主事羅洪載欲按之瑾紿請受杖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錦衣衛獄安磐與同官張漢卿張逵葛鵾等請付之法司孫交林俊喬宇先後論救皆不聽竟謫洪載為湖州府通判　致仕尚書陳壽卒壽廉歷官四十年無家可歸寓南京所居不蔽風雨比卒尚書李充嗣府尹寇天敘為之斂又數年親舊賻助始得歸葬新淦　癸巳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舉堪任守令者　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寧諸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五花宮兩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閏月楊廷和合諸大臣力言不可

引梁武帝宋徽宗為喻優旨報納　張翀言項閣紫禁之內禱祀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為嘗試冀陛下為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閨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感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欲宮壼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　安磐言曩武宗為左右所蠱命番僧瑣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瑣南囚供億減小人伏奈何甫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為之文鐘鼓廝役夤緣冒遷既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游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　鄭一鵬言禱祀繁興必魏彬張銳之餘黨為之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臣巡視光祿見一齋醮蔬食之費為錢萬有八千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況今天災頻降京師道殣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為僧道糜費至此此臣所未解報聞　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林俊留不遣力爭劉濟帥六科爭之俱不納明日俊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此途一開恐後有重情即夤緣內降以圖免寶長亂階文先朝漏奸罪不容誅茲復以小事撓法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為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　給事中趙漢言

崔文亂政巧逞奸欺不特庇一李陽鳳而已工部尚書趙璜發文家人罪文輒捕其謀者痛杖幾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其無狀至此望急譴逐毋爲新政累不聽　給事中張逵言陛下臨御之初國事大定今舉動漸乖弊端旋復齋醮繁興爵賞無紀政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刑罰不行於貴近者甚多臺諫會奏而斥爲瀆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封侯蔣輪市寵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貴戚未有若是恩倖也廖鵬緩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縱也願陛下一反目前之所爲報聞　五月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以賦入則日減以支費則日加請敕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　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言陛下繼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宜召天和而災眚頻告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逐肅回任耆舊比內閣擬旨輒中改疏請徒答温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聽言如流輒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愼名器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奸黨巨惡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鎭撫此謹國法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師比來於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精神充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此嗇精神不能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今政所以淆溷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即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宮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柄實移於下矣章下禮部　南京禮部右侍郎劉瑞偕同官條上六事且言齋醮無益且妨政織造多費且病民帝多納用之　庚午小王子犯密雲石塘嶺殺指揮使殷隆　御史余翱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蔽罪

以塞上無警召李鉞還給事中劉世揚請留鉞陝西而久任諸邊巡撫帝卒召鉞　許相卿言天下政權出於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竄殛憸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敵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曲降温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阽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寘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帝卒不聽　六月癸丑以災傷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日本貢使宗設及宋素卿瑞佐抵寧波互爭眞僞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爲驗發宗設怒與之鬬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以免宗設還寧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璡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歿巡按御史歐珠以聞禮部言釁起宗設宜宣諭

素卿還國移咨其王究治張翀及御史熊蘭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并治賴恩及海道副使張芹分守參政朱鳴陽分巡副使許完都指揮張浩閉關絕貢振中國之威覈狡寇之計從之　韓輅入甘肅殺指揮孫仁等　秋七月永福長公主下嫁鄔景和安磐言舊儀駙馬都尉見公主行兩拜禮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當革正帝弗能從　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安磐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豺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塡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爲者哉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脈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環立讒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源帝不能從　贈岳正太常寺少卿諡文肅　詔營都督同知陳萬言第估工值六十萬趙璜持之萬言愬於帝下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錦衣衞獄璜言二臣無與乞罪臣帝不聽已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再請貸寬璘寬璘獲釋工價亦大減萬言皇后父也　初都督劉暉下獄林俊當以交結朋黨律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王讞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皆不聽俊以耆德起田間持正不避嫌怨既屢見格遂乞致仕聽之加太子太保　給事劉最極論崔文罪且言文耗帑金狀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盈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爲廣德州判官言官論救不納

八月庚子以定策功進張鶴齡爲昌國公封陳萬言泰和伯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喬宇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追贈今奈何以父贈爲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子授尚寶又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不從帝又授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衞千百戶彭澤爭之給事中張原亦極言請裁帝皆不聽　致仕大學士劉忠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諡文肅　辛酉小王子犯遼東千字堡都指揮王綱戰死

九月楊廷和滿四考超拜太傅廷和四辭不拜　戶部奉詔上各官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其故孫交言舊籍多以奏請投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間籍以聞改稱官地所司徵銀解部然多爲宦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爲常　巡撫大同都御史張文錦銳意振刷操切頗無序以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禦議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堡爲外蔽也今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乃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曰水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參將賈鑑督役嚴士卒咸怨　周憲附祀旌忠祠　徐光祚規占民田灤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皋太監芮景賢主之冬十月緹騎逮訊夏言疏救劉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　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致仕令交子編修元侍行初興獻王愛重交割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中官言孫尚書侵地帝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　初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會緣中人冀脫死劉濟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旰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二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及是欽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　編修湛若水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宜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報聞　華湘言古今善推算者三家漢太初以鐘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欲正算而不登臺測景皆空言臆說也望許臣暫罷朝參督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

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聞更敕禮部延訪精通理數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從之

十一月丁卯朔免南畿被災稅糧　東廠太監芮景賢言劉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錦衣衛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爭不得劉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緝執於宦寺之門鍛鍊於武夫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為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責以黨比奪俸一月　宗設之遁也其黨中林望古多羅為暴風飄至朝鮮朝鮮生禽之以獻夏言請遣赴浙江會所司與宋素卿雜治因遣給事中劉穆御史王道往　初大禮議未定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揣帝向張璁霍韜俱撰議欲尊興獻王為帝稱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會中朝競詆璁為邪說懼不敢上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性剛狠與璁同官日夜私詆朝議會汪應軫以便養乞改南璁萼雅知其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即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萼揣帝雖勉從廷臣意終未慊乃具疏并獻夫書二疏上之曰臣聞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　己丑振河南饑　十二月鄭岳按甘肅亂卒事李隆及諸倡亂者咸伏誅　江南比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敕楊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急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之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為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始成化弘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為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　御史張曰韜言陛下既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害矣既知之而猶不已實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羣小為政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輩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蠱惑聖衷竊弄威福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金數萬方得之既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張翀張原等皆力爭帝不能用　吏部侍郎何孟春以蘇松諸府旱潦相繼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特倣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　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大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唐皐亦以為言從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地震　壬午五星聚於營室兵部尚書金獻民以其占主兵請敕天下鎮巡官預守戰之備且請用賢納諫罷土木屏玩好帝頗采納　帝得桂萼疏心動丙戌手批下部議行二月禮部尚書汪俊集廷臣七十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為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為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尊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言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

後也尊又謂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尊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言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奏章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尊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尊璁及席書於南京

帝漸疎大臣政率內決鄧繼曾言比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賜敕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睹出涕口誦吞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僞者之假託也正德之世蓋極敝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左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故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錦衣衛獄掠治謫金壇縣丞張逵鄭一鵬及同官韓楷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論救不報初帝踐阼言路大開或過於切直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厭薄言者廢黜相繼

侍讀湛若水言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崩川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日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疾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以裨聖學

初宸濠戚屬連逮者數百人毛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賄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請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

初楊廷和以帝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及大禮議起帝數召廷和從容賜茶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指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帝意內移廷和累疏乞休會桂萼疏入廷和力持其議疏語露不平丙午帝許之致仕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賜璽書給輿廩如例申前蔭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交章請留不報

庚戌南京地震

汪俊等議既留中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等不得已乃議請加皇字以全徽稱

昭聖皇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舒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御史朱淛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孝治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恆時猶可在議禮紛爭之時則斷不可且興國太后令節相去不過數旬而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譏天下非細故也時帝亟欲尊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母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上帝恚且怒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歸過於上下錦衣衛獄拷訊何孟春及御史蕭一中論救不聽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諫帝愈怒并下獄帝必欲殺淛明衡變色謂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頓首固諫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復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爲民謫逅合浦縣主簿本揭陽主簿應驄徐聞縣丞淛明衡遂廢

汪俊等議再上復留十餘日三月丙寅朔諭禮部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別諭建室奉先殿側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立廟大內於正統爲嫌臣等不得將順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令陳壯俊引罪嚴旨切責喬宇張翀等復連章力

諫鄭本公等言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御之
日則爲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爲不經
獻帝之靈既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於大內陛下享
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
帝得疏然不安帝怒責諸人朋言亂政並奪俸　壬申振淮陽饑
辛巳振河南饑　葺興獻帝陵寢薦號顯陵　張璁桂萼復上疏言
今日之辨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已復偕南京主事黃宗明
經歷黃綰合疏力爭　帝趣立廟益急汪俊等上議曰立廟大內有
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令集羣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
謹案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
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立
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
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
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
子孫世世獻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
帝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
召席書未至令侍郎吳一鵬署事　喬宇偕九卿言陛下罷汪俊用
席書譎馬明衡朱淛季本陳逅召張璁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駭
愕夫以一二人邪說廢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爲効
忠實累聖德且書不由廷推特出內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俊與
書各仍舊職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不納　改雲南金齒永昌二千
戶所爲保山縣　夏四月吳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
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
非當時致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
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
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
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
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
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
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
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覬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
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
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
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沖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
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　蔣冕
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昭聖皇太后懿旨
與武宗皇帝遺詔則無所受命既受命於武宗自當兄武宗考孝宗
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臣某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
欲爲本生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
謂之承祧踐阼禮爲人後者惟大宗皆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
未有爲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所生立廟葬所光武立四
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
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
情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託乎竊恐獻
帝之靈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爾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璁
桂萼之來人心益駭廷議之日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乃風雷大
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以大臣故
優詔留之　己酉上昭聖皇太后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
戌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癸丑追尊興獻帝曰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詔天下大赦　巡撫應天都御史吳廷舉以
大禮議未定請如洪武中修孝慈錄故事令兩京部寺臺省及天下
督撫各條所見並詢家居老臣采而行之彙爲一書以詔後世時已

定稱本生考廷舉窺帝意不慊故爲此奏張原及給事中劉祺文劾
之不報 吳一鵬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
鳴者三地震者三十八冬雷電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妖
各一民饑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陛下率先羣工拔疾苦罷
營繕信大臣納忠諫用回天意帝優詔報之 魯迷國貢獅子犀牛
其國去中國絕遠鄭一鵬言魯迷非常貢之玩獅子非可育之物請
敕邊臣量行賞賚遣還國以彰不寶異物之德不聽 方獻夫疏既
爲桂萼所進廷臣目爲奸邪不與往還獻夫杜門乞假不得乃進大
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 辛酉編修鄒守益言陛下欲隆本生之恩
屢下羣臣會議羣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道路相傳有孝長子之稱
昔者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簀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
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願
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羣臣援經證古欲
陛下專意正統此皆爲陛下忠謀乃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臣歷
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
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昔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羣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去者復召之
無使姦人動搖國是離間宮闈昔先帝南巡羣臣交章諫阻先帝赫
然震怒豈不謂欺慢可罪哉陛下在藩邸聞之必以爲盡忠於先帝
今入繼大統獨不容羣臣盡忠於陛下乎帝大怒下錦衣衛獄拷掠
謫廣德州判官 蔣冕再請罷建廟之議以天變爲言且乞休帝益
不悅五月乙丑朔聽致仕冕當正德時持正不撓及帝即位守之不
移代楊廷和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陳十三事中言大禮未正諂言日進帝怒下錦
衣衛獄謫解州判官 致仕大學士王鏊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
恪鏊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

深造世未能盡也 帝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丁丑遣吳一
鵬偕崔元賴義迎獻皇帝神主於安陸一鵬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
園迎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
安故宮爲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
本生之情既隆正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遂行 己卯吏部尚
書石珤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獻帝既改稱本生皇考閣臣請
停張璁桂萼召命帝從之時璁萼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
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
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復心動趣召之至又條上七事時
風氣淳厚士大夫皆重名節璁萼以異說進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
故事斃之於廷萼懼不敢出璁閱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
匿郭勛家勛大喜約爲內助張翀與給事中二十餘人連章言璁萼
賦性奸邪立心險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望急
出之爲人臣不忠之戒鄭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言萼首爲亂階璁
再肆欺妄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連黨接踵尚書之命由中而下
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瑾彬之
奸流禍不若是酷也皆不納 安磐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明
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
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 席書進不
由廷推廷臣交章詆之張漢卿劾書振饑湖廣不法多侵漁秦金請
命官往勘書乃屢辭新命錄上大禮考議乞遣官勘振荒狀六月帝
遣司禮中官戶刑二部侍郎錦衣衛指揮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
張璁桂萼再上疏帝乃以璁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學
士豐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褒段猶流也吾輩可與並列耶抗疏請歸
不允喬宇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與其間即
不爲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給

事中御史李學曾吉棠等七十四人言璁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爲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請俱正其罪帝怒切責宇責學曾等對狀下續相錦衣衛獄

張翀取廷臣劾璁萼章疏送刑部尚書趙鑑復請置璁萼於理語人曰得命旨便捶殺之帝留疏不下而責鑑朋邪害政亦令對狀璁萼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

考功員外郎薛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璁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聽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辭可爲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嫡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禮義明而禍亂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烏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己與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倣此書奏帝大怒下錦衣衛獄考訊已貰出之奪俸三月

舒芬楊慎王思等三十六人言臣等與桂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萼等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萼輩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

鴻臚寺少卿胡侍

劾張璁桂萼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辨論凡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謫潞州同知　秋七月吏部尙書喬宇致仕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　乙亥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　禮部侍郎朱希周等言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　何孟春偕九卿秦金等言伊尹謂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彌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招徠罷閑不學無恥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張璁桂萼　時諸曹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本生之稱不可去皆留中不報毛紀石珤再疏爭亦不納戊寅朝罷金獻民及大理寺少卿徐文華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爲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帥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張翀及檢討王元正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尙書秦金趙鑑趙璜兪琳侍郎朱希周劉玉賈詠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學士豐熙少卿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檜寺丞袁宗儒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釴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皐林時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撰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訥御史王時柯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頫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鼇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郎中余寬黨承志劉天民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粟登黨以平何巖馬朝卿余才汪必東張𦍒張懷陶滋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萬潮相世芳張峨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趙儒葉寬張子衷江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翁磐李文中張瀫劉漳楊儀王德明黃欽張儉劉士奇金廷瑞范鏓龐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鵾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尙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邱其仁祖琚張希尹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汪溱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楨陳賞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鼇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一蘭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騮司務洪伊金中夫李可登劉從學檢校丁律寺正毋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曄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及獻民等俱跪伏左順門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毛紀石珤亦偕跪伏以請帝命司禮中官諭衆退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爲人望其人愧而止帝再傳諭猶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執爲首者熙翀翱寬待顯滋世芳德純八人繫獄愼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振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收繫理等一百三十四人而令希周孟春等待罪坊熙之子也

己卯上章聖皇太后冊文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何孟春朱希周王時中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金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

癸未錦衣衛以繫獄并待罪二百二十餘人請命待罪者停俸四月繫獄者杖於廷人三十戍豐熙等八人於邊衛熙鎭海張翀瞿唐陶滋榆林編修王思王相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瀫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敘

司務李可登皆病瘴先後卒思志行邁流俗呂柟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思別號也相豪邁尙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淮屢監京通淮諸倉及內庫釐剔積弊殆盡供饋悉謝絕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以聖賢自期可登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皆如其志　甲申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

諸臣之下獄也毛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宜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尙可一日覥顏朝宁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己丑聽致仕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楊廷和蔣冕正色立朝並爲搢紳所倚賴其代冕爲首輔亦僅三月　或言前此朝罷群臣已散修撰楊愼等七人實糾衆伏哭辛卯再杖愼及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原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王時柯於廷原創重卒戍愼永昌元正茂州濟遼東斥磐漢卿時柯爲民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愼愼知而謹備之至臨淸始散去扶病馳萬里憊甚抵戍所幾不起　免南畿河南被災稅糧　諸臣既得罪帝始下何孟春等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祗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正變亂是非且張璁等所上十三條尙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孟春等言璁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稾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與議禮之末竊以璁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爲萬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奪俸一月　大同五堡成張文錦欲徙鎭卒二千五百家戍之衆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鎭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室閒當發大怒請子身往得分番又不聽嚴趣之賈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邊卒自甘州五衞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郭鑑柳忠等遂乘衆憤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屯焦山墩文錦恐與外寇連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郭鑑等大懼八月癸巳朔復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後欑府第亂卒欲燔王宮後欑懼出文錦郭鑑等又殺之亦裂其屍遂焚鎭守總兵公署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爲帥事聞帝命侍郎李昆往曲赦亂卒尋擢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軍士獻首惡衆心稍定爲文錦請卹不報　張曰韜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宋幾竟不陵洸者素無賴以給事中家居潮陽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杜訐元翰謫戍元翰撫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寃錄洸由是不齒於清議喬宇長吏部出之爲湖廣僉事洸遂上疏言張璁桂萼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羣結朋黨任情擠排稱引其黨前給事中于桂閻閎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即復洸等原官良勝已遷南京太常寺少卿謫茶陵知州璁等遂引洸黨異己故曰韜劾之　後府經歷俞敬言學士豐熙等皆以觸冒宸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楨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

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卹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爲諱通政司經歷李繼先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羣臣一時觸冒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大小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錄卹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寬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調吏部左侍郎何孟春於南京工部故事南京六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爲左蓋贅員也　吳一鵬言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今陳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案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卽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聽南京國子監祭酒崔銑上疏求去且劾張璁桂萼等曰臣究觀議禮者其文則歐陽修之唾餘其情則承望意旨求勝無已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動聽非有元功碩德而遽以官賞之得毋使僥倖之徒踵接至歟臣聞天子得四海歡心以事其親未聞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賞之適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爲忠忠則逆旨希旨爲邪邪則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帝覽之不悅令致仕　陳洸劾費宏金獻民趙鑑吳一鵬朱希周余才劉天民薛蕙鄭一鵬黍邪黨而薦廖紀等十五人宏乞歸慰留之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宏頗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帝於是心善宏　乙卯吏部侍郎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璁等既驟貴干進者爭以言禮希上意九月百戶隨全錄事錢子勳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禮部尚書席書言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蓋愼也金等諂諛小人妄議山陵宜罪趙璜亦言不可乃止　丙寅席書會廷臣大議徐文華及吏部侍郎汪偉兵部侍郎鄭岳猶力爭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張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乃定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岳亦言若以兩考爲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伯考以稍存正統石珤請從之帝切責珤再奪文華及岳俸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玆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愼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疏不悅戒勿復言丙子詔天下　隴壽隴政之爭襲也朝廷以嫡故立壽政與支稼倚爲撒土舍安寧等兵力仇殺如故嬴底參將何卿請於巡撫都御史許廷光發士兵二萬五千人相機進勦政稼佯聽撫乞緩師而令賊黨阿黑等掠周泥站七星關又遣阿核等糾諸苗掠畢節諸處殺官軍燬房屋甚衆卿等擊斬二百餘級降其衆數百政奔烏撒　滿速兒擁二萬騎入寇圍肅州分兵犯甘州丙戌金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軍務署都督僉事抗雄爲平虜大將軍充總兵官張忠提督軍務禦之　張璁桂萼驟進南京吏部尚書楊旦帥九卿極言不可時方召旦代喬宇冬十月陳洸劾旦及汪偉等帝益大喜立罷旦及偉而擢廖紀代旦給事中御史趙漢朱衣等交章劾洸御史戴金藍田特疏論之田幷劾席書且封上宋元翰辨寃錄王時中請罷洸

聽勘洸言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洸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葉應驄及錦衣衞千戸李經往　析廣東潮陽縣地置惠來縣以海豐縣地益之以雲南騰衝司地置騰越州　十一月前吏部侍郎胡世寧言臣向以仁明武三言進然尤以仁爲本仁生成之德明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今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體羸弱者輒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鞭撲行殿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無先存適莫於中世寧意是張璁等嘗疏請早定追崇大禮故帝不以爲忤　陳九疇自甘州晝夜馳入肅州射賊賊多死已又出兵擊敗之斬他只丁其分掠甘州者總兵官姜奭敗之張欽堡滿速兒乃引去　金獻民師過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蔡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督二鎮以制其變己卯命戸部侍郎胡瓚提督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統京軍三千以往瓚等未發進士李枝齎鑼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爲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出牒示之乃解尋復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俊杖府脅草奏乞赦俊杖急攜二郡王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言亂卒方囂大兵壓境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密圖乃命瓚駐兵宣府時左右皆賊耳目幕府動靜悉知之天祐廣招星卜藝士往來軍中因具得其情卒賴以成功　初柳州洛容縣爲猺獞所據及是復之　時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十二月大理寺評事韋商臣言臣所居官以平獄爲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羣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啼中使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爲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樂護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竊以爲皆所當宥況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湧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禳患之一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縣丞　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山海關兵部主事王寬方巡關侍吏欲扶避寬不可曰吾有親在急趨母所執兵以衞賊至母被傷寬奮前救母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　蔡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亂卒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惡郭鑑等胡瓚次陽和勇天祐令千戸苗登禽斬鑑等十一人函首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糾徐氈兒等夜殺勇家人又燬登家瓚言非盡殲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召勇還京以朱振代之敕瓚仍駐宣府　壬子甘涼寇退召金獻民還　帝爲世子時獻帝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楊一清也心識之及卽位廷臣交薦一清戊午起一清爲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明紀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二 起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侍郎孟春及李昆交章言郭疤子潛逃塞外必爲後患馬永亦言逆賊干紀朝廷赦其脅從恩至渥顧猶抗命今不勦春和北寇南牧叛卒句連禍滋大宜亟調鄰鎮兵剋期攻城譬曉利害懸破格之賞令賊自相斬爲功元凶不難殄也乃命永督諸軍會胡瓚往

丙寅西海卜兒孫以八千騎犯涼州姜奭帥游擊周倫等襲擊於苦水墩大敗之斬首百餘級殲其長還所掠人口千二百畜產二千都指揮張錦戰死

初長洲知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官張志聰志聰伺波出倒曳之車後典史蕭景腆操兵教場急帥兵救百姓登屋飛瓦擊志聰志聰奏逮波景腆吳廷舉亦具奏志聰負贜狀帝乃降波五級謫景腆遠方志聰亦召還

致仕兵部尚書何鑑卒

二月胡瓚等還京言逃卒無足患乃罷馬永還鎮瓚列上功狀請徧頒文武大臣臺諫部曹及各邊撫按鎮監賞鄭一鵬言桂萼誅郭鑒等在瓚未至之先徐甝兒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瓚無與瓚欲邀功冒賞懼衆口非議乃請弁敘以媚之夫自大同構難大臣臺諫誰爲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尚多逋逃各邊撫鎮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請治瓚等欺妄罪賞乃不行

陳九疇言番賊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商販使得稔虛實也寫亦虎仙逆謀已露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爲來享之賓邊臣怵利害拱手聽命致內屬番人句連接引以至於今今即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效光武絕西域之計先後入貢未歸者二百人宜安置兩粵其逆謀有迹者加之刑僇則賊內無所恃必不復有侵軼倘更包含隱忍恐河西四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也下楊一清議一清至是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時帥諸將肄習行陳嘗曰無事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靜鎮

乙卯禁繫獄囚

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廕帝大怒謫懋高縣典史

巡按雲南御史郭楠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搒掠殞身或閒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得疏益怒遣緹騎逮之

行人司副柯維熊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張璁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爲罰過重矣璁萼疏求去優詔慰留下維熊獄斥爲民

郭疤子復潛入大同投朱振第翼曰蔡天祐閉城大索獲疤子及其黨二十四人悉斬以徇盡宥脅從人心乃大定

費宏言獻皇帝嘉言懿行舊邸必有成書宜付史館纂修實錄寶訓從之

張文錦父政訟其子守安慶功禮部爲之請卹不許文錦妻李氏復上疏哀請帝怒命執齎疏者治之副都御史陳洪謨言文錦僨事朝廷戮之可也假手士卒傳之四方損國威不小復降旨詰責自是廷臣不敢言

壬午仁壽宮災玉德安喜景福諸殿俱燼

給事中楊言言朝廷設六科所以糾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費宏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璁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威勢以賊善良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廟社無姘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刑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施杻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陸宣輩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弊之

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修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
可以格天心弭災變帝以浮謗責之　襄王祐櫎病廢不事事承奉
邵亨挾權自恣至捶死鎮寧王舅棗陽王祐楒誘致之抉其目帝遣
大理寺少卿袁宗儒偕中官錦衣往訊亨論死祐楒坐奪爵　錦衣
百戶俞賢中官泰養子也以中旨管事給事御史爭之金獻民言祖
宗有舊制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賢無公家庸又非泰子姓
猥以廝養竊名器紊數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言弗聽　劉穆
王道講上宋素卿獄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並論死會琉球使臣鄭
繩歸國命傳諭日本禽獻宗設還貢雖及海濱被掠之人否則閉關
絕貢徐議征討　夏五月甲戌賜廬州知府龍誥官秩詔天下倣誥
備荒振濟法　錦衣衛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汰去奏辨不
已金獻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陳而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躐躋顯
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萬一倖端再啓則前詔皆
虛將來奏擾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
勿惟反今以小人辨奏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私壞祖宗法竊
爲陛下惜之明旨不許夤緣管事而奔競已成風矣不許比例陳乞
而奏擾已踵至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
變言官任洛等亦以爲言不聽　何淵爲平涼主簿屢被上官榜笞
求內改帝擢爲光祿寺署丞乃復申前議請崇祀獻皇帝於太廟章
下廷議吏部尚書廖紀等乞寢其奏帝弗從紀力爭曰淵所言干君
臣之分亂昭穆之倫蔑祖宗之制臣謹昧死請罷勿議楊言抗章曰
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並
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正統獻帝雖有威德非若周
文武創王業也欲襲世室名舛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
宗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宗陛下前既罪醫士劉惠之
言今乃納淵之說臣不知其何謂也時廷臣無一人以爲可者張璁
桂萼亦同衆議席書復密疏勸止帝不說責以畏衆飾奸復令會議
庚辰書等議準漢宣故事於皇城內立一禰廟如文華殿制籩豆樂
舞一用天子禮帝親定其名曰世廟　致仕尚書楊廉卒　六月寧
夏總兵官种勛行賂京師偵事者獲其籍有金獻民名給事中張經
御史高世魁等交劾之獻民引疾帝以議禮故不說獻民令致仕
初慶王台浤賄鎮守太監李昕及种勛求爲奏請復祿昕勛不納台
浤銜之會寧夏衛指揮楊欽等得罪於巡撫都御史張璿謀藉王殺
璿及勛事覺下都司按察司按治欽等誣台浤不軌璿以聞帝使王
時中扶安等覆按言台浤他罪有之無謀不軌事詔廷臣定議坐前
屆事實鐫蒙恩不悛煽構羣小謀害守臣廢爲庶人留邸歲與米三
百石以其叔父肇昌王寘鍘視府事　弋陽王拱樻等言獻王惠王
四服子孫所共祀非宸濠一人所自出如臣等皆得甄別守職業如
故而二王不獲廟享臣竊痛之疏三上帝命拱樻以郡王奉祀攝寧
府事　何卿檄安寧禽隴政寧以阿核屍獻竟不出政兵久不解巡
撫都御史湯沐以聞詔革卿冠帶令勸賊自贖政使人誘殺隴壽奪
其印巡按御史劉黻請從蠻情立支祿王軏代沐巡撫上言政祿怙
終稔惡戕朝廷命吏罪不可赦乃會貴州兵分道進禽政於水西追
獲芒部印前後斬六百七十四級招撫白烏石等四十九砦秋七月
捷聞還卿冠帶如初貴州巡按御史劉廷簠言烏撒衞所獻阿核等
屍及水西所縛隴政眞僞未可信恐首惡尚在不無後慮請覈實
八月戊子朔詔營仁壽宮就拜王軏工部右侍郎督采大木　四川
副使余珊應詔陳十漸其略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
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
紀綱以爲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
乖謬宮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爲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爲在宮省而
不在宮省遂致天子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爲心此紀

綱之頹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沈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輕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成風廉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買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擅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擅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倣之而賊縣官陛下感鄙儒姑息之談牽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二三戍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蹂躙於遼海羌戎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強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鄢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斂下及雞豚織造之需自爲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饟田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昔猶遷謫外任今或徧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箠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奸排擠而遏之俾不通致陛下耳聾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閱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顏不勵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間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憸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尊漢政堅白異同模棱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群陰日甚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疏小臣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釀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息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歟竊見今日之爲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人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者臣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瑤者並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寧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其所斥輔弼第一人謂費宏也帝付之所司　內府諸監局請收工匠至數千人秦金等執奏不聽

九月廖紀條奏二事其末言人才當惜謂正德之季宗社幾危議者但知平定逆藩之功而不知保護京師之力自陛下繼統老成接踵去漸進連茹登以出位喜事爲賢以淩分犯禮爲貴伏望陛下於昔

年致仕大臣念其保護之勳量行召用其他降職除名遣戍者使得
以才自效帝但納其正士風重守令二事而已　致仕刑部尚書林
俊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撲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
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率用
厚棉底衣重氊疊裹然且沈臥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
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下詔獄始
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
盡朝署爲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
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
古人遺表之意敝布犬馬之心下所司　土魯番復犯肅州分兵圍
參將雲冒而以大衆抵南山援兵至賊始遁　冬十月丁亥作玉德
殿景德安喜二宮　有錦衣官校偵事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
疑其僞執之事聞逮祐懋下錦衣獄謫邊方雜職　郭楠逮至下鎮
撫獄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　世廟既建帝欲毀神宮監伐林木以
通輦道韓楷及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繼言
之貶秩調外石珤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　田州岑猛叛十一月提
督侍郎盛應期巡按御史謝汝儀議大征條征調事宜詔報可　張
璁桂萼由郎署入翰林舉朝惡其人費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怨席書
弟春先由他曹改檢討武宗實錄成宏議出爲僉事書爭之得留書
亦憾共排宏御史吉棠請還楊一清內閣章僑及御史侯秩等爭之
帝謫秩官召一清於三邊　張逵言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
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或曰尚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
可言也二者不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時
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既會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之一不得行則相
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爲愧近者不然會疏則刪削忌諱以避禍獨疏
則毛舉纖微以塞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爲幸消讜直之
氣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　葉應驄與李經焚香誓
天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陳洸事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
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洸
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趙鑑張潤鄭本公及給事中解一
貫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令覆覈郎中息縣黃綰力持應驄議席書
桂萼爲居閒不能得要張璁共奏謂洸議禮臣爲法官所中帝入其
言命免罪爲民大理寺卿湯沐及鑑一貫更爭之不聽　十二月辛
丑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進張璁等官幷原陳洸妻子　閏月乙卯
朔日有食之　乙亥振遼東災　南京守備已三人復命太監卜春
添注以往兵部尚書李鉞力爭不納　兵部侍郎胡世寧條上戍邊
時所見險塞利害二十五事又請善保聖躬毋輕餌藥物獻大學泰
誓章洪範惟辟威福繫辭節初爻講義並乞留中給事中余經劾世
寧啓告密之漸世寧乞罷不許

五年春正月御史張袞喻茂堅朱實昌以世廟禮成請宥議禮得罪
諸臣章下吏部廖紀等列上四十七人卒報罷　大計外吏賈詠廖
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西副使唐龍考
功郎中馬理力爭曰三人督學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請先去理
乃止　帝惑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齋醮徵龍虎山道士邵元節
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居顯靈宮專司禱祀會雨雪愆期元節
禱有驗二月甲寅朔命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範志默秉誠
致一真人　初淮浙長蘆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工役振
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妄開正德時權倖奏
開殘鹽改存積常股皆爲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占
中實窩價增數倍課日耗給事中管律請復舊制從之　庚辰免
山西被災稅糧　壬午振京師饑　陳九川爲主客郎中正貢獻名
物節貢使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

錦衣不爲姦覆復怒屬通事胡士紳等三月士紳假番人詞訐九川
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帝怒下二人錦衣衛獄張璁桂萼方欲傾費
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饋宏製帶詞連張翀及錦衣
衛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幷下翀等獄指揮駱安請攝士紳質訊解一
貫等亦以爲言帝不許獄成九川戍鎮海衛邦偁等削籍有差　丁
未定有司久任法　夏四月兵部言芒部隴氏覆起蕭牆騷動兩省
王師大舉始克蕩平今其本屬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爲鎮雄府
設流官知府統之分所屬卻佐夷良毋響落角四寨爲懷德歸化威
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阿濟白壽祖保阿萬四人分統如程
番府例三年一朝貢從之以通判程洸爲試知府　析江西新淦縣
地置峽江縣　五月析廣東南海縣地置三水縣以高要縣地益之
又析饒平縣地置大埔縣　刑部尚書趙鑑致仕帝賜詩寵其行御
史鄭洛書言陛下眷禮大臣此虞廷賡歌之風也願推此心以念舊
如致仕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交等特降宸章咨訪時政則聖德益
宏又推此心以赦過如遷謫豐熙劉濟余寬王元正等特垂仁恩量
與牽復則聖度益廣報聞　庚子楊一清復入閣　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霍韜疏辭新命因請令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
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卽擢卿丞有文學者入翰林舉貢入仕皆
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帝不允辭趣令赴職下其奏於有司
悉格不用　六月帝御平臺特賜費宏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
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張璁桂萼滋害宏寵萼卽言
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憑寵靈淩壓朝士帝置不省　致
仕太常寺少卿潘府卒　初席書巡撫湖廣盜李鑑與父華劫村聚
華誅鑑得脫復行劫知府宋卿捕獲之書劾卿故入鑑帝遣大臣按
問言鑑盜有狀帝命逮鑑至京書言臣以議禮忤朝臣問官故與臣
左乞敕法司會官覆訊杜鸞會御史蘇恩覆訊無異詞疏言書以惡

卿故爲鑑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孝書偶一言當
意勤援此以挾陛下壓羣僚壞亂政體莫此爲甚帝重違書意竟免
鑑死戍遼東　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引罪或
爲人辨愬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何哉蓋小人欲中傷
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
乞自今誡言事者據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
曉示百官　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徐沛諸州縣河徙不
常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
河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其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淤數十里河水沒
豐縣徙治避之督漕都御史高友璣請濬山東賈魯河河南鴛鴦口
分洩水勢毋偏害一方部議恐害山東河南不允　致仕戶部尚書
韓文卒年八十六贈太傅諡忠定　初崞縣人李福達坐妖賊王良
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句再戍山海衛復逃
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
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
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郭勛勛大信幸秋七月其仇
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錄按問得實勛爲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
都御史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
等如錄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女爲奴沒其產責勛
對狀勛懼乞恩因爲福達辨帝置不問　張璁急圖柄用與桂萼連
章攻費宏宏言萼璁挾私怨臣屢矣不爲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
皇帝實錄則怨不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璁疑
內閣專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萼璁日攘
袂搤擘覘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齮齕祈賜骸骨帝知其情留宏
不卽放璁乃以省墓請既辭朝帝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
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幷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邪人帝

怒切責之。帝以觀德殿窄隘，欲別建於奉天殿左，趙璜謂不可，不聽，乃建於奉先殿之東，曰崇先殿。庚寅，免四川被災稅糧。潘府宗室勛注，以事憾胡侍，八月，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為民。丙寅，振湖廣饑。九月，世廟成。御史李儼請卹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請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朋黨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不納。初，中官刁永等多所陳乞，帝皆許之，又錄司禮扶安家八人官錦衣。御馬監閻洪因軍政請自考騰驤四衛牧馬所官，兵部尚書李鉞累疏力爭，帝皆不納，至責以抗旨，令對狀，鉞引罪乃罷。郭勛以會武宴列尚書下，疏爭之，鉞引宴圖為徵，帝竟從勛言。錦衣革職百戶李全奏乞復任，鉞請治其違旨罪，帝不問，於是官旗鄭彪等皆援全例以請，鉞執奏如初，而疏有猿攀狐媚語，帝惡之，復責對狀，奪俸一月。鉞遂再疏乞休，許馳驛，未行卒，贈太子少保，遣官護喪歸葬，久之賜謚恭僖。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太廟、世廟，張璁、桂萼力主之，禮部侍郎劉龍等爭之，楊一清等復以為言，皆不納。石珤上疏曰：「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璁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夫從令故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帝終不聽。己亥，章聖皇太后有事於太廟、世廟。冬十月辛亥朔，帝親享世廟，如太廟禮。壬子，振南畿、浙江災，免稅糧物料。馬永上書為陸完請卹典，且乞宥議禮獲罪諸臣，帝大怒，奪永官，寄祿南京後府。巡按御史邱養浩言：「永仁以卹軍，廉以律己，固邊防，卻強敵，軍民安堵，賚

彼長城。聞永去，遮道乞留，且攜子女欲遂逃移。夫陸完久死炎瘴，非有權勢可託，永徒感國士知，欲效區區之報，不負知己，寧負國家，祈曲賜優容，俾還鎮順天。」巡撫都御史劉澤及給事中、御史交章救之，俱被譴，永竟廢不用。帝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費宏等言：「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內庫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功不已，直臣得罪，未見原宥，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遂傳旨獲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褒答，然不能用也。御史魏有本疏劾郭勛，救馬永，命謫官，給事中沈漢等論救，不聽。廖紀從容為言，且薦永及楊銳，帝納之，有本得無謫。庚午，頒御製敬一箴於學宮。盛應期以他事去，廣詔以都御史姚鏌代為提督，贖金購岑猛，猛奏辨，鏌知猛無反心，欲緩師，謝汝儀誣鏌子涞納猛萬金賄，得涞書獻之，鏌惶恐，乃再疏請征。猛妻歸順知州岑璋女，無寵，璋怨猛。千戶趙臣雅善璋，都指揮沈希儀使臣語璋圖猛，璋受命。鏌與總兵官撫寧侯朱麒發兵八萬，使希儀及張經、李璋、張佑、程鑒將之，分五道進，破定羅、丹梁。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鏌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璋詐遣兵千助之，報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希儀夜遣軍三百緣山上，繞出其背，比明合戰，所遣軍立幟山巔，歸順兵大呼曰：「敗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猛倉皇不知所出，璋使人甘言誘之，猛遂走歸順，璋燒殺之，斬其首以獻。麒，暉之子也。張璁居兵部，費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劾制府部，又因宏子編修懋良下獄，與桂萼共攻宏，又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尤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留宏，然終不以譖璁、萼。御史張錄言：「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臣工修省時，諸人為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不亦難乎？乞並黜三人，以回天譴。」鄭洛書與

同官鄭氣言陳九川事人謂璁萼與謀固已得罪公論而宏取與之際亦未明夫朝廷有紀綱大臣重進退宏璁萼皆不可不去宏不去則有持祿保位之誚璁萼不去亦冒蹊田奪牛之嫌解一貫等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無議但入仕至今未聞有大過至璁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等宜各修乃職蓋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二三臣不體至意或專攻宏或兼攻璁萼不知能去宏不能去璁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卹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璁萼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大有可慮者時科道多論三人事而一貫言尤切璁萼銜不已竟謫開州判官以卒　給事中陳皐謨言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席書輩乃貪爲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爲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讐縱使讐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遊也何故讐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議禮激衆怒爲言不至於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斥書勛而置鑑重典窮按勛請託事使人心曉然知權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逆節潛消倖門永塞帝弗聽

六年春正月癸未命羣臣陳民間利病　教授王价錄事錢子勛以考察罷假議禮希復用解一貫等言如此將壞祖宗百年制事乃寢

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言量與郭楠等官惟議禮者不與　二月辛亥小王子犯宣府參將王經戰死　南京工部侍郎何孟春致仕

錦衣衛百戶王邦奇素憾楊廷和彭澤因上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寫亦虎仙所致誅此兩人庶哈密可復邊境無虞詞連金獻民陳九疇下部議未覆邦奇復言費宏石珤曲庇廷和廷和次子兵部主事惇塤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及彭澤弟沖交關請屬俱逮下錦衣衛獄鞫治桂章方出使自殺於道楊言抗疏曰先帝晏駕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勳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戚指爲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珤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爲國家大體惜也書奏帝震怒幷收繫言親鞫於午門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落其一指陳察大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言命不忍言獨死帝目攝之察不爲動言亦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察具疏爲言申理且請下邦奇於獄直聲震朝野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帝責仕隆等徇情而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程啓充請還言舊任不聽　石珤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爲帝言帝見爲迂闊弗善也議大禮時帝欲援以自助而珤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意張璁桂萼輩亦不悅璁萼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以珤行高不能有所加及王邦奇誣訐宏珤皆乞致仕癸亥帝許宏馳驛而費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輛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珤者自珤及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左右輔弼之臣無復進逆耳之言者矣　姚鏌議改田州府爲流官沈希儀曰思恩以流官故亂至今未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鏌不聽請於朝幷陳善後七事詔俱從之鏌留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參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知府王熊兆署府事　起羅欽順禮部尚書辭未幾改吏部尚書又辭許致仕時張璁桂萼用事屛逐正人欽順恥與同事故屢詔不起　費宏之去舉朝還自代張璁意楊一清必援己一清欲阻璁亦力舉還庚午帝遣行

人竄手敕即家起還命撫按官敦促上道璁等由是怨一清

三月庚辰小王子復犯宣府參將關山戰死

給事中鄭自璧劾總兵官傅鐸副將時陳巡撫都御史周金鎮守中官王玳等罪鐸逮問陳褫冠帶金玳責立功贖罪

致仕大學士劉健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卹甚厚贈太師謚文靖健器局嚴整正己率下朝退寮寀私謁不交一言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健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席書疾篤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如故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謚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異數也

廷推閣臣帝意在張璁弗與命再推乃及禮部侍郎翟鑾中官多譽鑾者遂踰次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帝不許甲午命鑾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汪必東申惠移疾他駐岑猛黨盧蘇王受等詐言猛不死借交阯兵二十萬且至夷民信之蘇等薄城城中陰爲內應呼譟四出張經力戰不支突圍走士卒死者數百人城遂陷受亦攻入思恩府巡按御史石金劾姚鏌失策因上並論前提督盛應期帝以鏌有功許便宜撫勦

考察京官戶部尚書秦金工部尚書趙璜俱自陳致仕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張璁言昔議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次去臣等澤遂得留居三日璁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羣奸側目將誣陷益甚因引疾乞休以要帝帝優詔慰留

莫登庸令其黨范嘉謨僞爲黎懬禪詔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爲皇太子旋酖殺懬謚爲恭皇帝

杜鸞言往者李鑑之獄陛下徇席書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鬻獄爲常請託無忌今勛謀又成矣書曰以議禮招怨勛亦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殺鑑以仇臣勛亦曰欲殺寅以仇臣聳鼓聖聰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爲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福也

自李福達獄起廷臣論劾郭勛不已勛亦累自訴復乞張璁桂萼爲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欲藉端報復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會文武大吏更訊之皆無異詞帝怒將親訊鄭洛書言陛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盡得罪雖有張釋之于定國不獲抗辨於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中楊一清亦力解乃止仍下廷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福達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馬錄江潮及前問官寧夏巡撫都御史李璋甘肅巡撫都御史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

夏四月刑部主事唐樞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卹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不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祕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言如李二李俊李三其族也戚廣之妻其孫也杜文柱其姻也韓良相李景全其友也以至鄜州之人洛川之人山陝道路之人莫不識之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類至所言張寅之即福達即李午實有明據況福達蹤跡譎密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其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撫李福達李午

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蜉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福達前此假之以惑衆而後此去之以避罪乎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一福達既改名張寅衣冠楚楚郭勛從而信之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欲傾勛亦安能加之以罪此不用疑五也鞫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戚廣讐也則高尚節屈孔石文舉非讐也曰魏奏劉永振讐也則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爲民　乙巳免廣西被災稅糧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丁亥詔王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討田州叛蠻　吏部缺尚書廷推前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和以倖深爭張璁言宇旦乃楊廷和黨仁和亦不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

盧蘇王受數求撫姚鏌不許將大討之會廷議用王守仁令鏌與同事鏌引疾乞罷六月許馳驛歸初魏校毀廣東諸寺觀田數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諸家鏌至廣追還之官韜獻夫恨甚與張璁桂萼合排鏌謂大同當征而反撫田州當撫而反征皆費宏謀國不臧釀成南北患時宏已去猶借鏌以排之也鏌既得請方俟代千夫長韋貫徐伍攻復思恩鏌上其狀詔先賞貫等而以撫勦事宜俟守仁處置既而鏌奏辨石金前疏誣金阻撓養寇金亦再疏詆鏌帝先入璁等言落鏌職閒住　岷王彥汰與弟南安王彥泥訐陰事彥泥廢爲庶人彥汰亦坐抗制擅權革爵　總河侍郎章拯言滎陽北孫家渡蘭陽北趙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經壽春王諸園寢爲患臣測惟寧陵北岔河通飲馬池抵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濬而通之水勢易殺而園寢無患命刻期舉工拯懋之從子也

贈前瑞州知府宋以方光祿寺卿立祠瑞州　張璁等用事以王瓊與楊廷和讐霍韜首薦之已而有邊警桂萼亦力請用瓊帝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鄭自璧與御史譚纘等言瓊罪宜逮治萼引奸邪請并論不納御史胡松復劾萼謫廉州推官御史周在請宥松下在錦衣衛獄萼復言瓊前攻廷和故廷臣羣起而排之帝乃命復瓊尚書待用松績溪人也　芒部賊沙保等謀復隴氏擁隴壽子勝糾衆攻陷鎮雄府執程洸奪其印殺傷數百人洸弃畢節　南京言官拾遺及桂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出憲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萼言趣令速舉給事中王俊民等爭之劉隅盧瓊等亦言交相批抵報復非盛世事帝切責俊民隅奪其俸五月瓊等皆三月秋七月春等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復黜給事中余經商大節等數人乃已　致仕尚書林俊疾革上書請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年七十六俊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　吉囊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深入八月總制尚書王憲督總兵官鄭卿杭雄趙瑛等分據要害擊之都指揮卜雲斷其歸路寇至青羊嶺大敗去五日四捷斬首三百餘級獲馬駝器仗無算　馬錄等逮至廷訊乃反前獄誣薛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庚戌命張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獻夫署大理寺事

臺下尙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丞汪淵於獄嚴刑推問給事中沈漢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大臣不可辱妖賊不可赦不聽璁等遂搜錄僞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汪淵私書癸亥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璁萼獻夫言給事中劉琦常泰刑部郎中劉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評事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張逵御史高世魁方幸張寅就死得誣郭勛謀逆帥罪連名同聲篤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通者言官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帝納其言幷下諸人獄鳴鳳等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寺卿汪天啓光祿寺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萼以聞亦逮問萼等遂肆榜掠自頤壽賢以下咸不免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寃獄因列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文華及李璋李珏章綸馬豸謫戍邊衛者七人琦逵泰仕及御史盧瓊程啓充知州胡偉爲民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鳴鳳相鸞及御史任淳革職閑住者十七人頤壽玉啓文莊沐佖淵天啓才楷仲賢潤英壯雄及江潮僉都御史毛伯溫其他下巡按御史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寘抵死衆證皆戍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煙瘴地令錄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意猶未慊語楊一淸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淸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從之以萼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　光祿寺少卿黃綰上書訟王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從之　先時大計京官南京六科無黜者桂萼因言南京吏部尙書朱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許之林居三十年中外論薦三十餘疏竟不復起　庚午振湖廣水災　九月己卯免江西河南山西被災秋糧　張璁復請考察諸御史黜藍田等十二人尋奏行憲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　壬午頒欽明大獄錄於天下刪唐樞疏不載是獄所坐大抵張璁三人所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供權臣排陷而帝不悟南京御史吳彥抗章請寬諸臣帝怒斥於外已而張錄亦以爲言忤旨切讓張璁言錄不諳憲體罷歸自是無敢言者　方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討賊而罷朱麒及鎭守中官鄭潤帝乃召麒潤還

冬十月戊申張璁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釋褐六年至宰輔前此未有也楊一淸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璁二章因幷及一淸鑾桂萼令密封言事　前御史虞守隨上皇陵正議數千言請改葬獻皇帝於天壽山帝斥其有希進心下巡按御史按問未幾光祿寺廚役王福復以爲請下錦衣衛拷訊

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爲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爲力甚易歲可省車費貲二十餘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爲然命侍郎王軏何詔及仲偕相度　乙丑謝遷復入閣　張璁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璁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引所善黃綰等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等官　河決曹單城武楊家梁靖二口吳士舉莊

衛入雞鳴臺奪運河沛北廟道口淤塡數十里糧艘阻不進刑部尙書胡世寧山東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東別開漕渠為經久計下章拯議未決會吳仲劾拯不能辦河事乃召拯還起盛應期右都御史往代 十一月尋甸土舍安銓作亂侵掠嵩明木密楊林等處巡撫雲南都御史傅習檄參政黃昭道等討之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 王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阯深山絕谷悉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尙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 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 楊一淸言延綏總兵官魯經守莊浪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其部下土軍非他人所能及雖其子瞻己為指揮僉事奉命統轄然年尙少今陝西總兵官張鳳乃延綏世將若調鳳延綏而改經陝西自可彈壓莊浪無西顧患帝立從之 帝以京營多弊欲振飭之改刑部尙書李承勛於兵部兼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專督團營尋令兼掌都察院事

七年春正月帝視朝見張璁桂萼班承勛下意嗛之楊一淸因請加散官乃手敕加璁萼太子太保璁辭以青宮未建官不當設乃更加璁少保 癸未命桂萼等考覈天下巡撫官河南巡撫都御史潘瑤回籍候調 盛應期議於昭陽湖東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濬百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永夫六萬五千銀二十萬兩剋期六月從之 桂萼以彭澤等前獄未竟必欲重興大獄請追治陳九疇激變狀初土魯番敗遁都指揮王輔言滿速兒牙木蘭俱死於礮九疇以聞已而二人上表求通貢帝怪之及萼等議上益疑邊臣欺罔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欲置之死戒楊一淸勿黨庇遂遣官逮九疇自金獻民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一淸言事已前決不聽九疇至下錦衣衛獄 給事中張經等論官校提人之害願罷勿遣胡世寧請從其議不納 二月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楊一淸襄時議一淸因力從臾之帝為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之亦竟止 初昌化伯邵喜子蕙嗣伯無子卒弟萱嗣蕤從子第錦衣指揮輔千戶茂言萱非嫡派不當襲蕙母爭之議久不決張璁等言邵氏子孫已絕今其爭者皆旁枝不宜嗣帝必欲為喜立後甲寅以喜兄安之孫杰為昌化伯 靈寶縣黃河淸帝遣使祭河神楊一淸張璁等屢疏請賀御史周相言河未淸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疏上帝大怒下相錦衣衛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謫韶州府經歷 謝遷居數月力求去三月戊寅致仕 桂萼等必欲殺陳九疇幷株連楊廷和等胡世寧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寧乃上疏為九疇訟冤曰番人變詐妄騰謗讟欲害我謀臣耳夫其畜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約內應非九疇先幾奮僇且近遣屬吏劫其營帳遠交瓦剌擾其窟巢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為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徇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卒妄報以滿速兒等為死則其罪有不免耳已法司具獄如世寧言帝乃謫九疇戍極邊削彭澤職而廷和得免 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土舍鳳朝文紿其衆言詔已戮官軍將盡滅其部黨遂率諸蠻為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聚兵與安銓合犯雲南府滇中大擾 癸巳右都御史伍文定為兵部尙書提督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討之以戶部侍郎梁材督饟會芒部沙保子普奴復叛命文定兼勦 韃靼掠山西殺游擊將軍邵定 夏四月甲寅甘露降告於郊廟 盧蘇王受聞王守仁議撫大喜守仁赴南寧蘇受遣使乞降守仁令

詰軍門蘇受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
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五月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
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
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
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乃改田州府爲田寧府別置田州徙治八甲　馬錄等之以劾郭勛下獄也桂萼
掌刑部陳洸上書訐葉應驄等萼因訟洸冤遂逮應驄及宋元翰息
縣黃綰令張祐等還籍候命詞連四百人綰方爲紹興知府以寬大
爲治被徵時士民哭震野爭致贐綰止取二錢比至京並下錦衣衛
獄會九卿廷訊應驄對曰某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諸公命胡
世寧等心知洸罪重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弗竟次
日又大風拔木有詔修省勿用刑乃當應驄按事不實律爲民元翰
綰及藍田等貶斥有差洸授冠帶綰竟瘐死　下致仕兵部尚書金
獻民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專征未至其地掠功妄報失大臣體宜奪
職閑住削其世廕詔可　六月辛丑朔明倫大典成頒示天下　土
魯番求通貢乞歸羈留使臣提督三邊都御史王瓊再疏請詔還番
使通貢如故　癸卯定議禮諸臣罪追削楊廷和蔣冕毛紀喬宇汪
俊林俊何孟春及前吏部郎中夏良勝等籍林俊子達遂以士禮葬
俊　給事中陸粲言我朝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
子自英宗幼沖大臣爲權宜計常朝奏事先日擬旨其餘政事具疏
封進沿襲至今今陛下銳意圖治願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
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訪便宜復妙選博聞有
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如仁宗宏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天下
事畢陳於前矣既又言資格獨重進士致貢舉無上進階州縣教職
過輕王官終身禁錮皆宜變通因陳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諸事而
終之以復制科倣唐宋法數歲一舉以待異才高者儲之禁近其次

分實諸曹先有官者遞進庶人才畢出野無遺賢帝皆不能用　吳
仲言通惠河成因疏五事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
易淤宜時加濬治二管河主事宜專委任三官吏閘夫宜復舊額四
慶豐上閘平津中閘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五剝船造費及遞歲修
艌俱宜酌處又請留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爲經久計詔悉從所
請　以大禮成超拜霍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三疏力辭且稱
給事中陳洸冤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允韜辭復洸職授雲章國
子監博士　伍文定未至雲南巡撫都御史歐陽重黔國公沐紹勛
會兵討鳳朝文等紹勛以便宜告土官子弟當襲者先與冠帶破賊
後爲請襲衆皆奮戰賊大敗奔回武定重遣鳳詔母子還武定蠻衆
同逆者相顧錯愕相率歸詔朝文計窮絕普渡河走追斬之東川湯
郎箐安銓遁還尋甸列砦數十官兵分哨夾攻盡破之銓奔芒部爲
土舍祿慶所執誅之先後斬二千九百餘級俘千餘人丁卯雲南蠻
平文定遂移師征普奴　韃靼入大同參將李蓁禦卻之　秋七月
己卯追尊孝惠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爲恭睿淵仁寬穆
純聖獻皇帝辛巳尊章聖皇太后爲章聖慈仁皇太后戊子詔天下
　昭陽新河工未成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開河非計帝遽令罷役
盛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工不聽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浚支河
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維熊
俱奪職胡世寧言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剋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
九緣程功促急怨讟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古國家
僨大事必責首議臣請得與同罷帝不許新河至朱衡始成之　八
月壬子免河南被災稅糧　容美宣撫司等入貢帥領千人所過擾
害鳳陽巡撫都御史唐龍以聞禮部按舊制進貢不過百人赴京不
過二十人命所司申飭　初大禮議起楊一清方家居寓書門人喬
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

一清老臣藉其議杜衆口恩禮加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及璁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之遂相齟齬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降百戶後附璁等議大禮且交關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屬罷閑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召用詞連黃綰及璁帝下能遷法司璁欲置之死一清不可能遷得遣戍洪爲民璁怒上疏陰詆一清斥爲奸人鄙夫綰亦上疏排一清甚力一清再疏乞骸骨且刺璁隱情帝手敕慰留一清因極言璁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歎息又以浮詞責綰璁見帝忽暴其短頗愧沮未幾一清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璁等益憾

廣西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亙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王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賊弛不爲備守仁令官軍突進連破油榨石壁大皮牛腸六寺等十餘寨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溺死者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潰散遂循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司林富帥盧蘇王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九月甲戌八寨盡平

壬午振杭州嘉興湖州災

李承勛以疾三疏乞休且言山西潞城賊以四道兵討之不統於一人故無功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而俾侍郎潘希曾度可否其尤要者在決壅蔽惠儆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帝不允辭下其議於所司

陝西山西湖廣四川歲饑詔免田賦李承勛言有司例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促陰圖乾沒宜及其未徵遣官馳告以所蠲數山陬僻壤俾悉戶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失舉奏並坐帝褒納之

帝性嚴厲一日與皇后同坐張方二妃進茗帝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帝大怒后驚悸冬十月庚子墮姙崩喪禮悉從殺

兵部敘薊州平盜功濫及通州守備鄭祐言官李鳴鶴劾尚書王時中等時中乞休且詆言者劉世揚等言時中不當逞忿箝言官帝乃切責時中令歸聽勘

初潞州巨盜陳卿據青羊山爲亂山西巡撫都御史江潮常道先後討賊無功乃敕河南巡撫都御史潘塤會勦塤謀於道曰賊守險難以陳合諸路夾攻出不意奪其險乃可禽也遂分五哨三路入募土人爲導首攻奪井腦賊悉衆爭險官軍奮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燬安陽諸巢山東副使牛鸞由路城入破賊李莊泉其夕河南副使翟瓚擒卿巢卿敗走瓚追敗之欒莊山又敗之神河山西僉事陳大綱亦屢敗賊閏月賊平自進兵至搜滅賊巢凡二十九日帝將大賚遣夏言往覈

王守仁奏斷藤峽捷帝以手詔問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張璁嘗強桂萼共薦守仁及萼長吏部璁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責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阯守仁辭不應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方獻夫霍韜言諸猺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

十一月兵部尚書胡世寧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馭士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優旨答之

侍衛軍不給衣屨錦衣帥駱安援紅盔軍例以請工部尚書劉麟執不可詔量給銀自製後五載一給以爲常

丙寅立順妃張氏爲皇后

總督兩廣兼巡撫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

病甚疏乞骸骨舉鄭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注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羅欽順致書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之功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略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覆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後知至矣書未達守仁已沒

宣府滴水崖賊郭春據城叛稱王十二月巡撫都御史劉源清遣卒捕之爲所覺副總兵劉淵令曰止禽元惡以旂遶城而呼其黨皆散春等自剄死

丙子小王子犯大同指揮趙源戰死

劉世揚與同官李仁劾詹事顧鼎臣汙佞且言今日詹事即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進輔臣出何典例世揚仁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獄既乃得釋

先是牙木蘭獲罪其主帥所部二千人來降沙州番族帖木兒哥土巴俱爲土魯番役屬歲徵婦女牛馬不勝侵暴亦帥其族屬五千餘人來歸邊臣悉處之內地滿剌兒怒使其部下虎力納咱兒引瓦剌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鸛堡值撒馬兒罕貢使在堡中賊呼與語游擊將軍彭濬急引兵擊之賊言欲問通和濬不聽進戰破之賊遁走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委罪瓦剌詞多悖謾王瓊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罷兵息民并上濬及副使趙載功狀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乃者許之朝貢使方入關而賊兵已至閉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既言賊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言大舉恐喝天朝而又言賊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何自相牴牾牙木蘭本曲先衛人我之屬番爲彼掠去今束身來歸事屬反正彼安得索之哈密三立三絕其王已爲賊用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賊難保爲不侵不叛之臣故臣以爲立之無益宜謝絕哈密專守河西圖自治之策帝深納其言而張璁等皆主瓊議世寧說不行獨留牙木蘭不遣

帝親製顯陵碑遣禮部侍郎嚴嵩祭告還言臣恭上寶冊及奉安神牀皆應時雨霽又石產棗陽羣鸛集繞碑入漢江河流驟漲請命輔臣撰文刻石以紀天眷帝大悅從之

老撾木邦孟養緬甸孟密隴川諸酋相仇殺各訐奏於朝師宗納樓思陀八寨皆亂久不解沐紹勛歐陽重遣參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徧歷諸蠻諷以武定尋甸事皆慴伏願還侵地木邦孟養皆貢方物謝罪南中悉定重乃卹創殘振貧乏輕徭賦規畫鹽鐵商稅屯田諸務疏罷歲貢金及大理太和蒼山奇石浮費大省

明紀卷第二十九

明紀卷第二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三（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八年春正月己亥振山西災。致仕大學士石珤卒謚文隱。王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論定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畲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給事中周延爭之謫太倉州判。二月癸酉吏部尚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丁丑振襄陽饑。知州金輅謫戍郭勛納其賂遣人纂取之指揮王臣不予縛臣以歸掠取其賄事覺罷勛營務萼保傳官階刑部尚書高友璣在告侍郎許瓚等以獄情請帝憐勛諭毋刑輅等輅等遂不承瓚請如常訊具得勛納賄狀乃再奪其祿友璣尋坐畏縮被劾去瓚進之子也。魯府輔國將軍當潰請以父子應得祿米佐振因勸帝法祖宗重國本裁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詞甚愷切帝嘉其意特敕褒之不聽辭祿。韃靼八千騎乘冰犯寧夏總兵官杭雄副總兵趙鎮禦之前鋒陷伏中雄等皆敗王瓊劾之奪官閒住雄敢戰嘗以數騎行邊敵騎至乃下馬積鞍爲壘跪而射之敵退解衣腹凝血乃知中飛矢少役延綏巡撫行臺既貴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戶部尚書梁材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節帝命武職閒住者仍給半俸餘悉報可經費大省。甲申旱禱於南郊乙酉禱於社稷。給事中王汝梅言比來章奏多逢迎請分別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倣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忤旨切責。劉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上干天和請悉疏釋帝不能用。升山西潞州爲潞安府置長治縣爲府治又分潞城縣置平順縣屬之。三月丙申朔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梓宮出王門百官一日臨王汝梅諫不聽。兵部尚書李承勛言朝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議者率相顧不發一言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於議者俾先稔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詔申飭。國子監祭酒陸深言講官撰進奏章閣臣不宜改竄又乞於訓詁之外凡天下政事得依經比義條悉以聞桂萼等惡之謫延平府同知。工部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劉麟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梁材不可從之。帝從李承勛言召伍文定還命提督京營文定至湖廣乞省祭歸四川巡按御史戴金言叛酋稱亂之初勢尚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粟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文定可罪也又言芒部改流之議諸司咸執不可王軏徇程洸邪說違衆獨行致疆場不靖乃劾文定軏致仕文定忠義自許欲爲國伸威爲議者所旁撓廟堂專務姑息故功不克就。河南大饑潘塤駮諸請振文牒候勘實乃發河南府知府范璁不待報輒開倉發粟全活者數十萬民德而頌之塤怨聲大起流聞禁中帝切責戶部及撫按匿災狀塤惶恐引罪且歸罪於璁遂爲張經等所劾詔罷塤永不敘用。夏言覈上平賊功塤爲首但賚銀幣而已。夏四月考選庶吉

士楊一清列上唐順之等二十人請命官教習得旨以庶吉士之選祖宗舊制誠善邇來大臣徇私選取市恩立黨於國無益遂改順之等爲主事等官并限翰林之額侍讀侍講修撰各三員編修檢討各六員著爲令時張璁霍韜爲考官順之等以大禮之議爲非不肯趨附璁又欲傾一清故以立黨之說進而故事遂廢　代王充燿言懿王當祔廟而自始封至今已盈五廟之數請定祧廟制禮部尚書李時等請始封百世不遷以下四世而祧藏主始祖之室歲暮則出而合祭從之　先是侍郎王軏清勳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梁材言成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也今勳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旨特賜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畿輔屯田自正統間以僉事督理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宏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紛擾請但敕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帝悉從之　同安縣儒生李如玉詣闕上所註周禮會要十五卷得旨獎賜冠帶　六月夏言請循弘治故事命吏兵二部每季開兩京府部堂上文武方面官履歷及舉劾賢否略節奏覽命著爲令　採木侍郎黃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緝事者奏衷潛入京師帝怒奪衷職給事中魏良弼言衷大臣入都豈能隱乞正言者欺罔罪不報

前大學士楊廷和卒年七十一子慎聞訃奔告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四川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　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秋七月甲午朔下應召錦衣衛獄右都御史熊浹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并下粲希簡獄許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福之鄰人俱充軍杖福姊百粲希簡各杖三十釋還職時帝方深疾孝宗

武宗后家杜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必欲殺之人以爲冤　劉麟嘗上節財十四事汰內府諸監局冒破錢糧陵工竣執役者咸覬官麟止擬賚中官及羣小咸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吳勳以爲言遂勒麟致仕麟清修亮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朝廷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　江陰賊侯仲金等作亂夏言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平罷總兵不設　真人張彥頨知帝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採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官歐陽重劾之不問　韃靼犯靈州王瓊督游擊將軍梁振等邀斬七十餘人尋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燿兵而還　桂萼入內閣亦與一清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給事中孫應奎並論一清萼及張璁請鑒別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令萼滌宿愆全君臣終始之義萼大懼疏辨與一清璁皆乞休帝報萼曰卿行事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劾璁私參將陳璠萼舉私人李夢鶴爲御醫璁再疏乞休詞多陰詆一清帝猶溫旨慰諭八月丙子陸粲言璁萼凶險之資乖僻之學罔上逞私專權納賄尚書王瓊正德朝交結權倖濁亂海內萼受其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璁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夤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林等居間行賄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皆其鄉里親戚也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寺少卿夏尚朴爲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敔假曆律而結知御史

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尚書李時
柔和善逢滑狡多智南京侍郎王縉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論德彭澤
貪緣改秩躐玷清華皆陰厚於璁而陽附於萼者也璁等威權既盛
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
社稷患奏入帝大感悟立奪萼官以尚書致仕璁亦罷政列璁萼罪
狀詔諭羣臣略言其自用自恣負君負國而萼爲尤甚法當置刑典特
寬宥之遂下夔鶴等法司以察不早發與準亦皆下獄　時有詔採
珠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
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
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
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
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非聖政所宜有不聽　壬午始
親祭山川著爲令　劉世揚等盡劾張璁桂萼之黨章下吏部方獻
夫奏留黃綰等二十三人黜編修金璐御史儲良才等八人法司訊
李夢鶴等皆首服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楊一
清言陸粲之疏一清實嗾之并言一清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
乞罷劉希簡言璁萼去位由聖斷且使犬謂之嗾韜以言官比之犬
侮朝廷帝下希簡獄謫粲貴州都鎮驛丞王準富民縣典史璁行抵
天津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九月癸巳朔復入閣韜攻一清益急且言
法司承一清風旨搆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
書周倫於南京郎中以下皆奪職以許讚代倫讚乃實韜言言夢鶴
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請削一清籍詔削夢鶴桂林籍抵吳從周罪
復萼散官令一清自陳璁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帝愈
疑一清癸丑命致仕去璁爲首輔　免兩畿河南被災稅糧振江西
湖廣饑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刑部員外郎邵經邦言茲者
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

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
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尋以璁議禮有
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卹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議
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
禮之當也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
用之今陛下以璁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是私
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至公乃
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
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
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
以纘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
孫百世不遷顧不偉歟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
之怒亦非璁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
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經邦之戍所閉戶
讀書與豐熙陳九川時相討論居鎮海二十七年更赦不原及卒福
建人立寓賢祠祀三人　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方獻
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帝以爲然己巳命魏定二公彭城惠安二
伯襲封如故餘止終本身著爲令維垣遂不得襲以錦衣終維垣承
宗之子也　雲南鎮守太監杜唐與沐紹勛相比爲奸利長吏不敢
問羣盜遂起歐陽重言盜率唐紹勛莊戶請究主者又奏紹勛任千
戶何經廣誘奸人奪民產唐役占官軍歲取財萬計因極言鎮守中
官宜革帝頗納其言頻下詔飭紹勛命唐還京待勘二人懼且怒遣
人結張璁謀去重會重奉命清異姓冒軍弊都司久未報給饟後期
唐等遂嗾六衛軍譁於軍門巡按御史劉臯以聞劾重及唐紹勛處
置失當璁從中主之解重職責臯黨庇調外任唐紹勛不問夏言等
言以軍士一譟罪撫按紀綱謂何況重奉詔非生事臯言唐紹勛罪

與重等今處分失宜無以服天下頃年士卒驕悍相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大同福州保定事變屢見失今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爲諱專務姑息孰肯爲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怒奪言等俸重罷歸在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爲桂萼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錄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乞褫職又言得紹勛所遺百戶丁鎮私書知行賄張璁乞其覆護璁奸佞不宜在左右璁疏辨帝以重失職怨望黜爲民重以臬被謫言等奪俸皆由己致之復疏乞重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問　林富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交通雲貴交阯爲備非一不宜改設流官請罷田寧府爲田州而廢鳳化縣移南丹衛於上林之三里仍屬南寧府從之　推官蔡存遠以其父清所著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布　十一月御史劉安言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治平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爲起盜之源食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衡細故而宏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給事中胡堯時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干縣典史　史館儒士蔡圻疏頌桂萼功請召之庚子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未至監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麽敢與聞耶并圻下吏　劉世揚借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珤貞介殁未易名尚書李鉞國之盡臣身後遺金得諡給事中鄭一鵬坐論楊一清再杖削職一清敗一鵬宜復官張璁惡世揚并惡一鵬因言珤前已賜諡給事言皆妄帝怒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停漢等俸鐙亦奪諡　甲辰振浙江災　戊申禱雪己酉雪丁巳親詣郊壇告謝百官表賀　十二月韃靼寇大同朔州廷推以左都御史王憲總督宣大憲不肯行曰我甫入中臺何見驅亟也夏言謂李承勛曰事急公當請行承勛亦不肯言遂與中官趣廷瑞劾憲託疾避難并劾承勛憲竟罷歸　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

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張璁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李時長禮部所建諸典禮率依他人發端而傳會成之或廷議不合即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帝愛其恭順

九年春正月言疏言耕桑之禮不宜偏廢帝乃敕禮部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以勸天下自今歲始朕親祀先農皇后親蠶其考古制具儀以聞璁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霍韜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無浴蠶所西苑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親蠶在苑中請倣行之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時等乃請鳳輦由東華玄武二門帝從其言命自玄武門出丙午作先蠶壇於北郊　諭禮部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配位禮告太廟及社稷藏二配位於寢廟　丁巳振山西饑　莫登庸禪位於方瀛改元大正自稱太上皇移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　二月戊辰耕籍田　帝嘗問張璁書孝經天帝異名朱子謂祭之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殿有屋非祭天之禮且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璁以大祀殿下壇上屋即圜丘明堂爲對帝謂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大祀可擬明

堂不可爲圜丘璁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
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帝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問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又問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
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夏言議舉親蠶禮
與南北郊之說合因諭令陳郊議言乃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
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
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
熹等之定論以及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
業也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諭禮部令羣臣各陳所
見　時詔書斥異議者爲邪徒南京御史馮恩言明詔令直諫又詆
之爲邪徒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說者陰詆
之也今士風日下以緘默爲老成以謇諤爲矯激已難乎其忠直矣
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之爲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况天地合
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
毋爲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
於是益感奮　丁丑禁官民服舍器用踰制　行人楊爵使王府還
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
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　三月張璁錄上郊
祀考議一冊霍韜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僞書不足引據夏言
言周禮一書於祭祀爲詳故宋儒葉時謂郊丘分合之說以周禮爲
定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
聖三議皆主合祭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耳亦未嘗以分祭爲
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
定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知大祀文乃太
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且合
祭之說實自莽始苟周禮爲莽所僞作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

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邪韜素護前自遂帝方貴韜罔上自恣不
敢辨乃遺言書痛詆之復錄其書送法司言怒劾韜無君七罪并以
其書進帝大怒下韜都察院獄而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韜獄中
上書祈哀璁亦再申救皆不納於是禮部集上羣臣議主分祭者都
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
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瓚等
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
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諭折衷衆論分
祀之義合於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請仍於大祀殿專祀上帝
改山川壇爲地壇專祀皇地祇帝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於壇分
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崙懋之孫也　時又議二祖配享帝降敕諭
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歲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張璁
翟鑾等言二祖分配於義未協且錄仁宗所撰敕諭並告廟文以進
帝復命集議於東閣皆執前議帝終以並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璁等
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而冬至
太宗不與孟春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帝報曰天惟一天祖亦惟
一祖大報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豈不可配天但開
天立極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
稷配上帝止以文王未聞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夏言復言
二祖並侑二帝並配之非古帝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祀
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命申議禮臣言南北郊雖曰祖制實今
日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獨配大祀殿太祖所創而不得侑享於
中恐太宗未安宜仍並配從之　帝謂日月照臨其功甚大太歲等
神歲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祭義所未安遂定春秋分之祭如
舊儀　丁巳皇后親蠶於北郊　夏四月桂萼復入閣　芒部之役
既罷四川巡撫都御史唐鳳儀言烏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芒部

爲孱齒自芒部改流諸部內懷不安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詭禽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輿情戴金及貴州巡按御史陳講奏如鳳儀言部議從之革鎮雄流官知府以勝爲通判署府事　張璁等搆朱繼宗獄坐楊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清聞命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汙衊死且不瞑帝令釋贓罪不問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己反薦揚之晚爲璁等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丙戌振延綏饑　帝念霍韜議禮功釋之令輸贖還職　五月羽林衛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桂萼及李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訐兵部郎中盧襄等方獻夫請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　己亥更建四郊圜丘於正陽門外五里許大祀殿之南方澤於安定門外之東朝日壇於朝陽門外夕月壇於阜成門外命夏言監之　總河侍郎潘希曾渠孫家渡隄成未幾河決曹縣希曾言黃河由歸德至徐州入漕故道也自弘治時始塞今河復故道患害已遠支流達於河臺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帝悅召希曾還　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工部尚書章拯言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鑿海者議遂寢　延綏之饑也夏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己地至比之張綵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訐爵且辭新命帝乃止　初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李承勛言番爲海寇所侵日益內徙偪二寇交通何以善後乞聽王瓊便宜制置瓊乃集衆議且勦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遊擊將軍彭棫分布士馬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洮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剌卽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剌卽諸族震慴乞降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定七十餘族六月捷聞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言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恐瓊去相率乞臣奏留因具陳瓊功優詔獎之　癸亥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　秋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面謾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鋐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鋐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禮部尚書李時再表請賀仲斌等不足道鋐讚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帝責其妄言且令獻讜言善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之時春乃上疏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毋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久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倣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數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勵廉恥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略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寬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霈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陳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託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冒寵祿者卽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下錦衣衛獄掠治黜爲民　平和知縣王祿疏請建獻皇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祀不當考獻帝伯孝

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嘗養之宮中備儲貳選疏奏即棄官歸命巡按御史逮治亦斥爲民　張璁頤指百寮無敢與抗者夏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爲下璁乃大害言寵言亦怨璁不右己有隙抗疏言方獻夫壞選法徙璁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西而用璁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輸等躐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御等還故官獻夫及璁疏辨因引退帝重違璁獻夫意復令御等如前擬　孫應奎劾方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寺少卿洗光及彭澤等帝不聽　趙漢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二月未嘗以曠職懇辭張璁久任政權亦未聞引賢共濟乞諭萼鑾亟去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舊以分璁任上摘其誣宇詰之諭璁毋避趣赴閣璁因言漢忠謀宜令備列堪內閣者帝即令漢舉所欲用漢惶恐言臣欲璁引賢無私主帝怒責漢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宥之奪俸一月　致仕尚書伍文定卒　八月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瓚以軍餘劾勳臣下淩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方獻夫等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譸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疏不懌報罷給事中饒秀言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璁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頌大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廁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娭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　壬午免江西被災稅糧　甲申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李時等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可　九月汪鋐請遣佛郎機礮發諸邊鎮從之　壬辰罷雲南鎮守中官　給事中高金言陛下臨御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臣每歎大聖人作爲千古莫及乃眞人邵元節誤蒙殊恩爲聖德累望削其封號奪其師李得晟贈祭庶異端闢正道昌帝大怒立下錦衣獄拷掠終以其言直釋之　僉都御史翟鵬巡撫寧夏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並羸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鵬盡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會總兵官趙瑛失事鵬劾之爲所訐奪職歸　方獻夫兩疏引疾帝報允猶虛位以俟　四郊既建帝命詞臣取洪武時舊樂歌一切更改夏言薦致仕甘肅行太僕寺丞張鶚命趣召之　致仕兵部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若讐而薦達賢士如不及　黎譓死於清華子寧據其地仍僭帝號改元元和　冬十月帝欲輯郊禮爲成書擢夏言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充纂修官　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璁上疏如帝指國子監祭酒許誥亦請撤塑像用木主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疏陳易號毀像之不可璁召階盛氣詰之抗辨不屈璁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生於附階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斥爲延平府推官帝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付史官璁作正孔廟祀典或問奏之并令禮部集議黎貫帥同官上疏曰聖祖初正祀典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孔子如故良有深意自唐尊孔子爲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眞宗嘗欲封孔子爲帝或謂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而周敦頤則以爲萬世無窮王祀孔子邵雍則以爲仲尼以萬世爲王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澄一人而已且莫尊於天地亦莫尊於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爲僭帝疑貫借此以斥追尊

皇考非大怒詆爲奸惡下法司會訊汪鋐言言官論事每挾衆以淩人請究倡議者明正其罪帝遂褫貫職王汝梅等言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明日進一說國家自此多事矣況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爲過帝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

十一月辛丑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請改題神位曰至聖先師孔子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皆去公侯伯之號遵太祖首定國子監規制製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卽令屏撤春秋祭祀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祀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某氏從祀諸賢申黨卽申棖留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康成服虔范甯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詔悉如議行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

己酉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成大赦

時有白鵲之瑞許誥獻論司業陳寰獻頌十二月給事中張裕謝存儒及馮恩並劾誥裕至比之祝欽明帝怒下裕獄謫福建布政司照磨存儒亦謫邊方恩詆誥學術迂邪誥求罷帝曰恩所詆乃指前日去土偶用木主事也爾以是介意耶其爲帝眷寵如此誥進之子讚之兄也

文華殿東室有釋像帝以其不經命撤去奉皇師伏羲神農黃帝帝師堯舜王師禹湯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每春秋開講前一日行釋奠禮

改福建南詔千戶所爲詔安縣

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祠高禖祈聖嗣帝謂高禖雖古禮今實難行已而從之

初龍州知府趙相卒州人立其子燧趙楷弑之州人又立燧族弟𤇆楷賂王守仁之客岑伯高言𤇆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令上思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與伯高比言楷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殺𤇆龍州大亂州目黃安等潛往田州購趙寶寶爲奴楊布家十二年矣安等行百金贖之言之督府林富謂楷勢已張毋持之急乃令楷攝職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乃諭楷令以印還寶寶謝以五千金腴田三十一村楷計寶弱易與遂聽命

十年春正月辛卯始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禮畢帝諭張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但奉太祖配

甲午更定廟祀告於太廟世廟幷祧廟三主遷德祖神主於祧廟奉安太祖神主於寢殿正中遂以序進遷七宗神位

丁酉帝詣太廟行特享禮

桂萼自被摧抑氣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乙巳致仕

陳洸令人奏葉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按御史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許讚等白應驄無罪帝特令戍遼東是獄也終始八載凡攻洸與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百數十人天下惡桂萼輩奸橫益羣言議禮臣矣

先是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更建廟於都城西歲以仲春秋致祭二月丁卯以廟尚未成躬祭於文華殿

帝以禘祫義詢張璁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爲虛位以祀帝深然之中允廖道南言朱氏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爲據禘顓頊詔禮部以言道南二疏會官詳議璁等咸謂稱虛位者芒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爲正郎中張岳是言議言於李時曰不如爲皇初祖位毋實以人時大喜告璁璁不謂然以初議上帝令再議言復疏論禘德祖有四可疑帝幷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

南向奉太祖配西向又請大禘三歲一行帝自爲文告皇祖定舉行以丙辛歲 甲戌免廬鳳淮揚被災秋糧 定祖陵曰基運山皇陵曰翊聖山孝陵曰神烈山顯陵曰純德山及天壽山並方澤從祀張璁以名嫌御諱請更壬午詔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四大字賜之

二月改西苑土穀壇爲帝社帝稷墾苑中隙地爲田建亭曰豳風倉曰恆裕改築先蠶壇於西苑 先是大風晝晦帝憂邊事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備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糴貯以備緩急曩河西患土魯番今亦卜喇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並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卽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興曠日淹時恐成大患交阯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急用人理財俾邊鄙無虞帝深嘉納承勛沈毅有大略帝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與胡世寧大事輒咨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不言承勛廉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與世寧合世寧已卒及是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謚康惠賚予過常典 刑部郎中李瑜言誠意伯劉基宜侑享高廟封世爵如中山王達下廷臣議僉言高皇帝收攬賢豪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猷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往往屬基自劉廌隕世末裔凌替興滅繼絶宜在今日詔可之乃進基配享位六王之次

戊申罷四川分守中官 夏四月丁巳皇后親蠶於西苑 甲子禘於太廟 五月壬子祀皇地祇於方澤 六月癸亥雷震午門角樓及西華門城樓柱 罷山西鎮守中官閏月己丑罷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鎮守中官帝習見正德宦侍之禍卽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初年給事中張翀巡撫都御史劉天和等交章請撤鎮守內臣帝未之從及李承勛長兵部復因諫官李鳳毛言力請先後裁二十七人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內侍之勢惟嘉靖朝爲少殺云 先是詔許六部歷事監生發廷臣奸弊有詹[illegible]者訐吏部侍郎徐縉下都察院訊[illegible]語塞論罪復訐縉及通政陳經等再下都察院汪鋐力斥其妄會彭澤欲傾縉代之僞爲縉書抵張孚敬求解復甚孚敬劾縉賄己縉疏辨詔法司會錦衣衞訊許讚等卒論[illegible]誣罔而縉行賄事莫能白坐除名帝嘉[illegible]能奉詔言事竟宥其罪 乙未彗星見東井積二十四日而沒李時請敕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陳利害興革帝以建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 時無賴子李持朝士陰事索貲財妄搆事端入奏諸司爲惕息軍人童源訐中官張永造塋犯天壽山龍脈復嗾其僕王謙等發永弟容違法事奸人張雄又爲謙等草奏詆許誥許讚汪鋐廖道南史道及黃錦輩數十人受容重賂源亦上疏助之鞫得實源等並戍極邊告訐始少衰 致仕大學士謝遷卒年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秋七月癸丑侍郎葉相振陝西饑 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張孚敬孚敬銜之言爲經筵日講官眉目疎朗美鬚眉音吐宏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未有以發行人司正薛侃具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愼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未上以示彭澤澤與侃及言皆同年生而附孚敬知帝方祈嗣是疏觸帝諱欲興大獄以陷言乃紿侃槀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稱甚善此國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孚敬乃錄侃槀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帝震怒立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侃備受拷掠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預孫應奎與同官曹汴揖孚敬避上疏言狀帝怒並下

言應奎汴錦衣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交章劾孚敬戊午帝諭法司令孚敬致仕侃爲民澤戍大同孚敬乃大慚去澤在朝專爲邪媚及敗天下快之　辛巳鄭王厚烷獻白雀薦之宗廟　夏良勝嘗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藁凡議禮諸疏具在爲讐家所發下獄論杖當贖八月獄上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衞踰五年卒於戍所　王福及錦衣衞千戶陳昇再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李時等力陳不可巡檢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乃議改州爲府辛丑詔升安陸州爲承天府置鍾祥縣治焉又置顯陵縣於純德山　九月乙丑西苑宮殿成設太宗位致祭宴羣臣帝見兵部尚書王時中工部尚書蔣瑤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於殿右以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　南京御史張寅言張孚敬險邪蠹政不可悉數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幷劾左都御史汪鋐陰賊邪媚帝怒謫高唐州判官　丙寅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翟鑾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鑾上兩人皆謙遜無齟齬侍郎夏言代時爲尙書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所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多言所議時鑾取充位而已　壬申帝幸西苑御無逸殿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郭勛及九卿翰林皆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宴　帝諭李時等以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於禮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專廟南向夏言言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事始謀宜慎未報廖道南言文皇帝以下宜各建特廟於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爲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爲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其尊陛下躬行禮於太祖之廟餘遺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帝悅命會議言等言小其規模不合古禮臣下亦不可代主一廟之祭不可擬古諸侯卽先臣邱濬謂宜間日一祭歷十四日而徧其說亦不可通請以木爲黃屋如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設帷幄於其中庶幾展專尊之敬不報

初帝惡楊廷和疑廷臣悉其黨乃用桂萼方獻夫爲吏部尙書獻夫去帝不欲授他人久不補是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鋐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叡趣之叡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乃召王憲代之　吏部侍郎唐龍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振濟發帑金三十萬以行龍奏拯荒十四事報可　冬十月帝議於奉先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言按左傳龍見而雩蓋巳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也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雩禜於南郊之傍先臣邱濬謂此禮不傳遇有旱暵輒假異端之人爲祈禱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劫制誣亦甚矣臣請自祈穀以後至於四月苟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禱祝乃建崇雩壇於圜丘泰元門之東爲制一成奉太祖配　工部郎中陸時雍言良鄉盧溝河涿州琉璃胡良二河新城雄縣白溝河河間沙河青縣滹沱河下流皆淤宜以時濬使達於海詔巡撫都御史周期雍議之　十一月戊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帝以皇嗣未建命邵元節建醮於欽安殿夏言爲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侍郎顧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其請詞臣以靑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　舊制軍功論敘有生禽斬首當先殿後奇功頭功諸等其後濫冒日多兵部尙書王憲定軍功襲替格自永樂至正德酌其輕重大小之差臚析以上詔著之會典爲成式　丁丑遣行人齎敕召張孚敬　御史喻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招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得罪諸臣至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御史石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

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數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諸謀其弗協於中者付之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旨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即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請帝寬恕帝益怒十二月戊子下希禮金錦衣衛獄責言等陳狀言等伏罪宥之希禮金竟謫戍邊衛　帝召李時翟鑾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產當乎時鑾皆北人與中官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沒止二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鑾乃曰陛下即天也春秋生殺何所不可帝卒從重擬　南京御史馬敭等十人劾吏部尚書王瓊詆爲先朝遺奸帝大怒盡逮敭等下錦衣獄給事中魏良弼救之并下獄瓊言臣在正德朝敭等尚未通籍何由熟臣履歷蓋臣嘗陰嗾敭等論沮請罷臣以快諸人憤帝慰喻之未幾敭等亦還職　禮部主事田汝成言陛下以青宮久虛祈天建醮復普放生之仁凡羈蹄鎩翮之禽在上林者咸獲縱釋顧使囹圄之徒久纏徽纆衣冠之侶流竄窮荒父子長離魂魄永喪此獨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廣皇仁悉加寬宥忤旨切責停俸二月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祈穀於圜丘帝有疾不能親始命郭勛攝事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　大計天下庶官謫富民典史王準閑住孫應奎言汪鋐爲張孚敬修郤誣準不謹乞復準官責鋐爲黨比戒章下吏部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　提督南贛都御史陶諧言守令遷太驟宜以六年爲期言官忤旨當優容養病官才力堪任者毋終棄時馬敭等被逮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用故諧以爲言又奏今天下差徭煩重既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徵曠丁課及供億諸費乞皆罷免帝採納之　二月戊戌免湖廣被災稅糧　陽春賊趙林花陷高州府　三月小王子乞通貢未得命怒遂擁十萬騎入寇唐龍請許之帝不聽龍連戰頗有斬獲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衆吉囊與俺答皆小王子從父行據河套雄黠喜兵爲諸部長相率躪諸邊　張孚敬復入閣事取獨裁李時等不敢有所評議而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夏四月太僕寺卿何棟治滹沱河棟請於藁城張村至晉州築堤十八里濬滹沱河故道使由晉州紫城口之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濬真定鴨沙磁三河及唐河故道築河間決口濬渾河下流淤沙以通胡良琉璃二河郎中徐元祉言畿輔諸水利順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於害保定害多於利河間全受其害弘治間嘗築長堤排決口旋即潰敗今惟疏濬可施其策凡六一濬本河俾河身寬邃使諸水皆南合滹沱北合白溝一濬支河令經大清河從紫城口入經文都村從涅槃口入經白洋淀從藺家口入經章哥窪從楊村河入以納細流一濬決河每衝量存一口復濬令合成一渠以殺湍急備淫潦一濬淀河令淀淀相通下有所洩一濬淤河占據曲防者抵罪一濬下河諸河一出青縣一出丁字沽相匯於苑家口施工必由此始並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害　辛卯封常元振爲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元振復之曾孫性璿之孫繼坤炳之子也　韓府襄陵王五世同居門內雍肅賚羊酒文幣　起致仕工部尚書趙璜故官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諡莊靖　驗封郎中李默爲武會試同考官五月宴兵部默據賓席欲坐尚書王憲上憲劾其不遜謫寧國府同知　帝復遣使召方獻夫云將別

用獻夫乃就道丙子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賜銀章如故　六月壬午免畿內被災秋糧　甲申封劉瑜爲誠意伯　廣東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廟欲犯廣州爲指揮李盩所蹙邦瑞投水死折桂還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總督侍郎陶諧居折桂等東莞編爲總甲使約束其黨五百人爲新民兵部以降賊羣聚恐乘隙爲變令解散其黨諧尋檄副總兵張祐討趙林花祐深入多所斬獲忽中危疾卒軍中爲哀慟祐身長八尺智識絕人馭軍有節制與下同甘苦不營私產性好書每載以自隨軍暇即延儒生講論嘗過烏蠻灘謁馬伏波祠太息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而去田州人立祠橫山祀之　河決魚臺　方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屬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秋七月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逮大稔下獄削其籍　吏部尚書王瓊卒命方獻夫掌部事贈瓊太師謚恭襄當正德嘉靖之際瓊與彭澤並有才略相中傷不已而瓊險忮獨不爲公論所予然在兵部時功多其督三邊也人以比楊一清　戊辰免南畿被災夏稅　八月己卯彗星見東井長尺許後東北行歷天津漸至丈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五日始滅　戊子敕羣臣修省

歷代帝王廟成名曰景德崇聖之殿壬辰親祭嗣後歲遣大臣行禮凡子午卯酉祭於陵寢之歲則停秋祭　帝心疑大臣擅政張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奸人在側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帝皆報聞給事中秦鼇言孚敬妬賢病國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鼇言令孚敬自陳狀辛丑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僅得馳傳而已　德王祐榕嘗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又請白雲等湖會戶部議王府所請山場湖陂斷自宣德以後者皆還官詔允行山東巡撫都御史邵錫言德府莊田俱在革中與祐榕相訐奏錫持之益急儀衛司軍額千七百人逃絕者以餘丁補錫謂非制檄濟南知府楊撫籍諸補充者勿與餉軍校大譁毀府門詔逮問長史楊穀楊孟法戍儀衛副薛寧及軍校陶榮諭王守侯度毋徇羣小滋多事議者謂錫故激致其罪不盡祐榕過云　九月戊申帝召見李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罰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　丁巳振陝西饑　魏良弼復偕同官劾吏部尚書汪鋐帝方向鋐奪良弼俸鋐與張孚敬俱恨之　冬十月起聶賢爲工部尚書毛伯溫張潤汪天啓李珏閔楷以次收錄惟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者　戊寅編修楊名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甲申名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贇仁鑑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即荷嘉納而吏部不爲題覆臣所謂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憐出其門下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即執下錦衣衛獄拷訊鋐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爲上簡用鋐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編修

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兵部侍郎黄宗明言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況名榜掠已極當嚴冬或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謫宗明卽其主使並下獄前河陽州判官黄直言名以直言置詔獄非所以體羣臣宗明以論救與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亦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拒特詔戍邊衞直戍雷州衞謫文德信宜縣典史宗明福建右參政　鞏昌王寘鈉裁慶邸宮妃薪米取邸中金帛萬計台浤子鼒枋幼失愛於父逃寘鈉所寘鈉造台浤謀逆誣語使寺人誘鼒枋吟誦圖陷台浤自立懷王妃王氏奏寘鈉裁減衣食至不能自存豐林王台瀚亦欲陷寘鈉發其淫亂人倫諸罪驗實廢爲庶人幽高牆廷議謂台浤父子乖離徙之西安而封鼒枋世子視府事　御史郭子弼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諸府之採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松常鎮五府方有造甎之役民間耗費不貲竄戶逃亡過半而廣東採珠之故激民爲盜致攻劫會城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悉停罷則彗沒而前星耀矣戶部尚書許讚等請聽子弼言帝怒曰採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子弼爲民　馮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而極論張孚敬方獻夫汪鋐三人之奸謂孚敬剛惡兇險媢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獻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讐靡所不至昨歲僞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倨傲偃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尚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遣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大壞國事不止若鋐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務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爲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鍥薄以希稱職爲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究主使恩日受榜掠瀕死者數辭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并逮邦輔下獄　寇掠西海過寧夏巡撫都御史楊志學議發兵邀之總兵官周尚文不從劾解職　免山東被災稅糧振山西饑　十一月甲寅四川巡撫都御史宋滄獻白兔羣臣表賀　南京右都御史萬鏜應詔陳八事中言人邪正相懸而形迹易混其大較有四人主所取於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順曰無私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惡於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黨曰矯激而正臣之守成法卹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治天下貴實不貴文今陛下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矣而於理財用人安民講武之道或有缺焉願輟聲容之繁飾略太平之美觀而專從事於實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幽錮已久乞量加寬錄帝大怒斥爲民令吏部錮勿用　十二月己亥免畿內被災稅糧

十二年春正月甲辰朔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錦衣衞獄魏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并下獄獄卒見良弼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尋復職應鵬閑住　丙午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獻白鹿羣臣表賀自後諸瑞異表賀以爲常　帝復思張孚敬丙辰遣鴻臚齎敕召之　蒲州諸生秦鏜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

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鎧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　免浙江河南被災稅糧　二月乙酉振雲南饑　致仕尚書孫交卒　吉囊居河套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爲渾脫渡入山後邊臣有備乃以五萬騎西襲亦不剌卜兒孩兩部大破之卜兒孩爲莊寧邊患久亦郎骨土魯番諸番皆苦之嘗因屬番帖木哥求貢市朝廷未之許至是唐龍以卜兒孩衰敗遠徙西海獲寧請無更議款事吉囊既破西海旋竊入宣府永寧境大掠而去俺答亦自豐州入河套爲患　帝移馮恩刑部獄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帝大怒曰恩非專指孚敬三臣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黨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極邊雜職而論恩死奪宋邦輔職恩疏詆時中時中顧以寬恩得罪時稱長者邦輔歸躬耕養親妻親操井臼子樵牧歲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其門者屏輿從而後入焉　三月丙辰釋奠於先師孔子　夏四月張孚敬復入閣與汪鋐修前郤以考察後科道官互糾奏上十一人而魏良弼等不與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乃別糾二十六人削良弼籍譚纘葉洪察雝縣丞中外大駭時鄭洛書亦被劾落職饒秀爲御史所劾無所泄憤復訐洛書及御史浦鋐王重賢張祿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考功郎余允緒等浦鋐等皆坐罷　顧鼎臣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　析廣西宣化縣地置隆安縣　五月西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入貢稱王者百餘人夏言論其非張孚敬等言西域諸王疑出本國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稱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即據所稱答之若驟議裁革恐人情觖望言與王憲言諸國稱王者弘正間率一人多不過三人至嘉靖二年八年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數已滋多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實前此所未有弘治時敕書止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歲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蕃帝納其言國止給一敕且加詰讓是時貢使多黠悍習知中國情且憾邊吏之侵剋屢訴之禮官卻不問中官陳浩嘗鎮甘肅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馬玉石一日番使遇洪於途即執詣官以證實其事言等以事關國體須大有處分以服遠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錦衣衛及給事中各遣官一人赴甘肅按治洪迄獲罪　四川黑虎五砦番反圍長安諸堡烏都鵓鴿諸番繼叛松潘副總兵何卿討平之　六月辛巳彗星復見昴畢間張孚敬乞避位不許　趙府輔國將軍祐椋招亡命殺人劫奪積十餘年莫敢發巡按御史王儀偕吳山奏之奪爵禁錮甫三月儀出爲蘇州知府祐椋潛入都奏儀据撫并訐都御史毛伯溫以私憾入己罪且言臣嘗建醮祈皇嗣爲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椋罪而悅其建醮語爲遣使覆按解儀伯溫任下天民獄使者奏儀不誣第祐椋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終憐祐椋愛己復其爵除儀名伯溫閒住山天民謫降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齋醮獲重禍自祐椋訐奏始　秋七月詔簡六部官爲翰林衆首擬禮部主事王慎中張孚敬欲一見辭不赴乃用唐順之等數人吏部侍郎席春欲召還楊維聰陳沂汪鋐不可遂有隙春書之弟也　馮恩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入爲左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帝不聽比朝審汪鋐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鋐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爲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爲厲鬼擊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患難相卹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益厲廷

相曰馮御史無多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十年矣豈今日破祖宗法
又好謂鋐公當惜大體不可以私怒廢公義夏言曰此豈冢宰私家
耶鋐稍止然猶詈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
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母吳氏擊登
聞鼓訟冤不省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未以皇子生詔赦天
下刑部郎中李遂請列大禮大獄諸臣於赦令中尚書聶賢懼不敢
遂乃與同官盧蕙請於王廷相廷相從之已而竟報罷　王廷相請
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九月廷相取張
孚敬汪鋐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　汪鋐有所推
舉不復與席春議春怒詆鋐鋐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詔落
職　趙林花等攻廣州與德慶賊鳳二全相倚爲患庚戌陶諧討破
百二十五砦巢賊平帝曰諧功足錄第前縱患者誰乃僅賚銀幣
巡撫四川都御史楊守禮嘗坐事謫敘州通判爲僉事張文奎所辱
及爲巡撫而文奎爲參議恐守禮修郤以先所撫事奏詔俱解職
帝念黃宗明議禮功召爲禮部右侍郎　冬十月癸酉追復楊一清
官　先是命岷世子譽榮理府事譽榮上疏懇辭謂臣坐享尊榮而
父困苦寂寞臣心何安且前會舉臣弟善化王譽桔廷議以子無制
父理奏寢不行臣亦人子也獨不愧臣弟乎帝覽疏憐之賜彥汰冠
帶理府事　大同總兵官李瑾浚天城左孤店濠四十里趣工急乙
亥卒王福勝等作亂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代王充耀走宣府倣
奏瑾激變王憲言首亂當誅餘宜散遣張孚敬意主用兵憲不敢堅
前議帝乃以樊繼祖代倣而命宣大總制侍郎劉源清總兵官郤永
討之源清榜令解散有五堡變處之過寬語五堡遺孽大懼　初興
國大后以藩妃入昭聖皇太后猶以故事遇之及帝朝昭聖昭聖待
之又倨帝銜之指揮司聰者爲建昌侯張延齡行錢負其五百金索
之急遂與董昇子至謀訐曹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

之令聰子昇焚聰屍而折所負券昇懼不敢言常憤詈至至處事發
乃撫聰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帝遂欲以謀反族張
氏昭聖太后窘迫無所出皇子生請入賀帝謝不見使人請不許張
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帝手敕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
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傷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二廟心耶孚敬
復奏曰陛下嗣位時用臣言稱伯母皇太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
已茲者大小臣工默無一言賊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
謀逆之罪獄成當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此刑部上延
齡獄言謀不軌無驗而嘗買沒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
殺婢及僧丙子論延齡死革其兄昌國公鶴齡爵謫南京錦衣衛指
揮同知謂聶賢輕縱奪其俸　流星起中台近濁尾跡化爲白氣大
小流星縱橫交行不計其數自四更至曉乃息　皇子薨謚哀沖太
子　御史郭宗皐上疏勸帝惇崇寬厚察納忠言勿專以嚴明爲治
帝大怒下錦衣衛獄杖四十釋之　十一月己亥朔振遼東災　劉
源清師次陽和潘倣等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賊首王保等七十
餘人以獻請旋師源清懲胡瓚事不欲已以囚屬御史蘇祐因妄言
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多引無辜源清遣參將趙綱入城大索城
中訛言城且屠亂卒遂鼓譟殺千戶張欽會僉事孫允中自源清所
至諭源清意撫慰之始定振前爲亂卒所擁實不反詣源清自明不
能白發憤自殺郤永兵至城下大掠五堡遺孽遂盡反迎戰殺遊擊
將軍曹安官軍攻據四關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鎮等於獄奉
爲帥死守倣與鎮國將軍俊櫬等登城止毋攻俊櫬出見永請緩兵
皆不聽允中縋城出言將士妄殺狀源清叱曰汝爲賊遊說耶欲因
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府及有司軍民章疏而請益
師至五萬帝命兵部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京軍八千往已悟大
同重鎮不宜破壞罷弗遣專責源清永討賊倣馳疏言將士妄殺激

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詆倣媚賊張孚敬主源清顧鼎臣黃綰言用兵謬帝不能決　處因帝又欲殺張延齡張孚敬言昭聖皇太后春秋高猝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曰古強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帝故爲重語喝止孚敬而延齡終昭聖世得長繫　癸丑翟鑾以生母憂去　兵部侍郎寇天敘卒　乙丑祀天於南郊復命郭勛攝事　十二月己卯吉囊犯鎮遠關寧夏總兵官王效副總兵梁震敗之於柳門又追敗之於蜂窩山蹙諸河斬首百四十有奇溺水死者甚衆　黎寧爲莫登庸所攻竄占城界國人立其弟憲改元光照　大同圍久大困毀王府及諸廨舍供爨兵部復下安撫令劉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郤黃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採路郤永許諾翌日採薪者出永悉執之城中人益懼叛卒復羣聚勾外寇爲助

明紀卷第三十

明紀卷第三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四 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十三年春正月，丞遇之大敗而遁。叛卒遂引寇千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郝顏居。郝顏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明日外寇攻東南二關，叛卒與掎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寇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去。是時寇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已得一意攻城。王憲請從之，帝不許。　癸卯，廢皇后張氏居別宮。　壬子，立德妃方氏爲皇后。舊制立后謁內廟而已，至是下禮臣議廟見禮。禮臣遂擬儀注以上。是日帝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　劉源清百道攻穴城，爲毒煙薰，死者相藉。二月，復請壅水灌之。帝大不懌，以兵部侍郎張瓚往代。督餉郎中詹榮有智略，善應變，叛卒掠城中，無敢犯者。外圍益急，榮密約都指揮紀振、游擊將軍戴廉、鎮撫王寧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逆志，乃陽令寧持官民狀詣源清所，爲叛卒乞原，而陰以榮謀告。請宥昇、麟死，畀三千金俾募死士自効。會源清已罷，樊繼祖許之。昇、麟結心腹擒首惡黃鎮等九人戮之。榮開城門延繼祖入，復捕斬二十六人，亂遂定。己丑，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而還。　辛卯，代王充燿返國。　吉囊俺答犯延綏，梁震敗之黃甫川。　閏月，王廷相言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詔解徐鵬舉兵柄。　武平侯陳熹卒，吏部言熹會祖友征苗功多冒濫，請停襲。帝不從。丙寅，命熹子大策嗣侯。　大同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充燿請遣大臣安輯，疏下禮部。夏言遂極詆前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張孚敬，孚敬怒，力持王疏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令孚敬與言交好。三月壬申，命黃綰往大同，振被兵者，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桂萼、方獻夫、霍韜及綰。帝詰責之，乃復起視事。　代府輔國將軍成鐮言：雲中叛卒之變，幸獲鋤弭，究其釁端，實貪酷官吏激成之。臣慮天下之禍，隱於民心，異日不獨雲中而已。指陳切直，下廷臣飭行。成鐮兄成鈅有孝行，時以爲二難。　乙酉，吉囊犯響水堡，參將任傑擊敗之。　夏四月，時享太廟，先有詔遣郭勛代。給事中張選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民知非得已。茲孟夏之祭，更不親行，則跡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閱疏大怒，下之禮部。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於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繞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鐫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選籍。選居職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海內。　釋高牆庶人長鏨，齊庶人榑曾孫也。　方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忌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居職二歲，三疏引疾。己酉，帝優詔許致仕。獻夫與張孚敬、桂萼共事，持論頗平恕，人不甚惡之。　黃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韃靼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懼害者陳牒，綰陽不問，而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覈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伺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擒。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綰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　六月甲子，南京太廟災。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

請權將太廟香火并於奉先殿重建太廟補造歷聖神主帝召夏言與羣臣集議言等言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於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於此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當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當做古壇壝遺意高築牆垣謹司啓閉以致尊嚴之意從之帝欲改建九廟言因言京師宗廟將復古制而南京太廟遽災殆皇天列祖佑啓默相不可不靈承者帝悅詔春和興工 馮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 秋八月壬子吉囊復以十萬騎入寇花馬池王效梁震拒之不得入轉犯乾溝震分兵擊大破之寇趨固原總兵劉文力戰乃趨青山峴大掠安定會寧效方敗別部於鼠湖追至沙河疾移師往援破之安定再破之靈州先後斬首百五十餘級唐龍以大捷聞而巡按御史奏諸將失事罪給事中戚賢往勘言安定會寧多殺掠文當罪然麾下卒僅八千倍道蒙險攖八九萬方張之寇殊死戰宜以功贖震乾溝效鼠湖沙湖安定靈州之戰以孤軍八百當寇萬餘功俱足錄龍亦善調度詔文奪職效震賚銀幣龍一子入監是役功多執政尼之故賞薄御史周鈇以爲言龍效震各增俸一等乾溝凡三十里當敵衝震濬使深廣築土牆其上寇不復輕犯 九月夏言等議於太廟南左爲三昭廟與文世室而四右爲三穆廟具圖進帝以世室尚當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殿寢視羣廟崇廣報可 費緖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劉源清卻承言源清實罪魁具劾其婪賄不賞狀張季敬王憲庇源清陰抑緖曾忭等言宸濠亂源清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緖累疏論帝亦意嚮之下忭等錦衣獄源清永皆被逮減死斥爲民 冬十月享太廟命顧鼎臣霍韜攝主二人有期功服當辭乃上言古禮諸侯絕期今公卿即古諸侯請得毋避夏言極詆其非乃已時言氣漸驕禮部郎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忭即奏論之 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應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尙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唯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爲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爲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讜更敕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爲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錄用死者則卹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愼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舉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爲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顚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齡憑寵爲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頃剏造神御閣啓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爲南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絀舉贏之會亦宜酌量緩急而爲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廷杖八十斥爲民世龍家居五十年自養親一肉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爲治衣冠葬之 邵元節乞假還山中途上奏言爲大學士李時弟員外郎旼所侮時上章引罪收下獄獲譴比元節還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服及闡教輔國玉印 十二月巡按直隸御史李新芳疑廣平知縣謀己欲挾之知府爲之解並欲執知府發兵二千捕之知府及佐貳皆走一城皆空巡撫保定都御史周金發其罪狀下刑部黜官 黃河南徙歷濟徐皆旁溢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疏汴河自朱仙鎭至飛雲

橋殺其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鳥尼諸山達南旺河瀦其下流役
夫二萬不三月訖工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銀
二兩天和因歲饑請盡蠲旁河受役者課遠河未役者半之詔可
監督倉場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曾懷
理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饕於國計無補請悉
撤回
十四年春正月壬申罷督理倉場中官　從張孚敬議改文世室稱
太宗廟　丙戌莊肅皇后崩禮部上喪儀有素冠素服絰帶舉哀及
羣臣奉慰禮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又迫聖母壽旦朕服青諸
儀再擬夏言等言莊肅皇后喪禮在臣民無容擬議惟陛下既以嫂
叔絕服羣臣成服後不敢以素服見陛下請暫罷朝參帝許之又諭
莊肅皇后事宜與累朝皇后不同無几筵之奉當卽行祔廟令皇后
攝事於內殿及議諡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
用二字或四字李時曰宜用八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言集衆議
因奏曰古人尚質諡法簡稱其行後人增加臣子情也生今世宜行
今制大行皇后宜如列聖元后二四及八於禮無據帝不從命再議
羣臣請如孚敬言帝曰用六合陰數焉於是上諡孝靜莊惠安肅毅
皇后　戚賢之未奉使也以時當大計外吏大計罷者例永不用而
言事諸臣忤柄臣意率假計典錮之因先事言所黜有未當宜聽言
官論救帝稱善從其請已而參議王存章商臣言事忤要人前給事
中葉洪劾汪鋐被謫果在黜中給事中薛宗鎧據賢疏伸救鋐持不
可賢還朝以鋐恣橫實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狀曰輔臣孚敬布腹
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卽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
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爲洪等辨救孚敬乃曲庇
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鯀方命之罪放流
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之帝內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鋐意洪等竟
不復　二月己亥作九廟各爲都宮有殿有寢太祖廟寢後有祧廟
奉祧主藏焉　丁未禁冠服非制　編修唐順之以疾告張孚敬持
其疏不下或言順之欲遠孚敬孚敬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
復敘　帝問夏言清明節既遣官上陵內殿復祭似涉煩複言因言
上陵及奉先殿皆沿前代故事上陵以淸明中元冬至中元俗節事
本不經冬至旣行大報配天之禮則陵事爲輕請罷冬至上陵而移
中元於霜降惟淸明如故仍輟二節內殿之祭從之　吉囊寇榆林
殺參將魏祥　三月戊子葬孝靜皇后於康陵　初遼東諸衛所每
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巡撫都御史呂經損餘丁
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己丑諸
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尙德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訴者卒遂爭
毆尙德經竄花馬寺幽室中亂卒毀府門火均徭冊搜得經裂其冠
裳幽之都司署巡按御史曾銑行部金復聞變急檄副總兵李鑑罷
經苛虐事爲亂軍乞赦下都察院議王廷相等言亂卒抗軍令辱大
臣赦之恐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是銑言乃詔經還
以都御史韓邦奇代爲巡撫　張孚敬有疾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
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已又遣中官賜藥餌手
敕言古有翦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賜卿孚敬幸得溫諭
遂屢疏乞骸骨夏四月甲午致仕命行人御醫護歸　召費宏復入
閣　呂經至廣寧都指揮袁璘將剋諸軍草價爲辨獲丙午悍卒于
蠻兒等復爲亂執經裸而置之獄虐辱之脅鎭守中官王純等奏經
十一罪帝務姑息將逮經黃宗明言前日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
賦苛徭悉已蠲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
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致討取其首惡用振國威帝不從命邦奇與山
西巡撫任洛換任而遣官校逮經亂卒復置官校於獄大理寺丞林
希元言其事帝命驗狀皆諱之希元坐貶經逮至下錦衣獄謫戍茂

州。撫順卒縛指揮劉雄父子。五月工部侍郎林庭㭿劾遼東兵變庭㭿瀚之子也。瀚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言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氏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使陳經爲入奏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壽寶王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戍之邊徼六月宥瀚死遣戍雷州　吉囊犯大同總兵官魯綱禦卻之

遼軍亂卒聞林庭㭿將至懼首惡趙劓兒潛詣廣寧與于蠻兒合謀欲俟鎮城官拜表集衆爲亂爲總兵官劉淮所覺計不行復結死囚欲俟庭㭿至閉城門爲變而會銑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爲惡者姓名密授諸將秋七月甲申劓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爲亂今首惡宜急誅乃召還庭㭿命銑勘實斬諸首惡懸首諸城全遼大定　帝問遼東將於李時時薦馬永且曰其家衆足用也帝曰將須文武兼軍事特勇乎時曰遼士新定須有威力者鎮之八月以永爲遼東總兵官　三邊闕總制帝召費宏李時同對宏薦姚鏌時亦助之遂命以兵部尚書往已而鏌辭帝不悅仍落職閑住薦者至二十疏不復用　乙巳詔九卿會推巡撫官著爲令　先是御史曾翀戴銑劾壽寶及南京尚書劉龍等九人汪鋐覆奏盡留之帝召李時言鋐有私留二人而斥其大薛宗鎧與同官餘姚孫應奎言鋐肆奸植黨擅主威福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爲奸利鋐疏辨乞休帝不許給事御史翁溥曹逵等相繼劾鋐鋐又抗辨且極詆宗鎧等挾私翀復言鋐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辭臣杜口已二年敵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九月己未朔帝果罷鋐而責宗鎧言不早又惡翀辭臣杜口語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等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闕下斥宗鎧翀一桂爲民鐫應奎溥逵等級調外宗鎧翀竟卒翀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不變　冬十月戊申費宏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憲宏承張孚敬桂萼操切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李時遂獨相鎮以安靜每便殿召對議論恆本忠厚帝嘗問太倉所積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　巡撫南贛都御史陳察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鏜大理寺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十一月帝尋部臣傳責察徇私妄舉斥爲民察居官廉既歸敝衣糲食而已　初岑邦彥死有子曰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田以養岑邦相惡之又惡盧蘇專權密與頭目盧玉等謀誅蘇及芝蘇知之邦相又侵林氏瓦氏所食莊田林氏瓦氏遂與蘇合謀以芝奔梧州赴軍門告變蘇又爲芝疏請尋令人刺邦相邦相覺殺行刺者十二月蘇伏兵殺玉等以兵圍邦相宅誘邦相出乘夜與瓦氏縊殺之

十五年春正月唐龍言故尚書彭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羣盜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爲讒言構罷今沒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錄澤往勞復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　二月癸巳振湖廣災　三月戊午客星見天棓旁東行歷天廚西入天漢帝問李時所主事應對曰事應之說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脩德以弭之帝稱善　析福建尤溪縣地置大田縣以永安漳平德化三縣地益之　丙子帝奉章聖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二賜高年粟帛癸未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是日還宮　自汪鋐罷後吏部久不置尚書霍韜以侍郎掌部事夏四月帝始命許讚讚丁憂未至李時嘗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爲順天府丞韜言輔臣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僞因

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
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韜又嘗疏薦陸粲。粲聞曰。天下事大壞檢人
手。尚欲以餘波汚我耶。　吉囊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後。分兵寇涼州。
副總兵王輔禦之。斬五十七級。他部寇莊浪。姜奭與遇分水嶺。再戰
再勝。遂至平嶺。敵騎大集。奭伏兵誘之。復斬其長一人。獲首功七十。
　癸巳。詔建山陵。癸卯。帝謁七陵。祭告。癸丑。還宮。　蜀王讓栩賢明
喜儒雅。不邇聲伎。蜀自獻王以下四世七王。皆檢飭守禮法。好學能
文。孝宗恆稱蜀多賢王。讓栩獻王家範。爲諸宗法。讓栩創義學。脩水利。
振災卹荒。巡撫都御史吳山、巡按御史金粲以聞。賜敕嘉獎。署坊表
曰忠孝賢良。　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衣。
戶部尚書梁材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例取
內庫。非部事。勛怒。劾材誤公。帝詰責材。竟如勛奏。　五月。議修宋史。
南京吏部尚書嚴嵩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李時請留之。命以禮部尚
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　貴州苗王阿向先世爲土官。爲王仲武先
人所奪。阿向與仲武爭印。煽亂據凱口囤。巡撫都御史陳克宅、總兵
官楊仁討平之。斬阿向等。盡逐其黨。以地屬都勻府。改名滅苗鎮。
帝復遣錦衣官齎手敕視張孚敬疾。趣其還朝。孚敬行至金華。疾大
作乃歸。　黎憲等廉知黎寧所在。迎歸清華。　張孚敬等並銜夏言。
已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獨霍韜譖言不置。順天府丞劉淑相與
韜善。治中費完言姻也。秋七月。淑相坐所親贓私被鞫。疑言及完陷
己。訐言請屬事。帝怒。下淑相錦衣衛獄。言亦疑韜主淑相。遂訐韜扈
蹕謁陵還遊銀山寺。大不敬。韜已遷南京禮部尚書。亟自訴。因論言
請諡故少師費宏爲文憲。不敘宏累被劾狀。按律增減緊關情節者
斬。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
尚書劉龍、潘珍轎。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
李充濁、曾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雖擧公會宴次。得與尚

書同列。以證韜傾僾韜。韜疑充濁倚言爲內主。訐充濁爲奸黨。復攻
言他事。言益忿。奏韜大罪十餘事。且言彭時、宋濂皆於正德間諡文
憲。不避廟號。韜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淑相復從獄中訐言。帝益
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　帝之從章聖
太后謁陵也。諮及擇相。太后曰。先皇嘗言提學張邦奇器識。他日可
爲宰相。其人安在。帝悵然曰。尚未用也。時邦奇方居憂服闋。即召爲
吏部侍郎。掌部事。推轂善類。人不可干以私。銓部升除多受教政府。
邦奇獨否。李時銜之。郭勛家人犯法。昇重賄請寬。邦奇不從。帝欲即
授邦奇尚書。爲兩人沮止。　八月。總制三邊侍郎劉天和言。三邊兵
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過險即困。又行遲。不適於用。請倣前總督秦紘
隻輪車。上置礮槍斧戟。廂前樹掇狼牌。左右虎盾。連二車可蔽三四
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
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走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
露宿。又毒弩矢。修邊牆濠塹。皆從之。尋敘甘涼卻敵功。進天和右都
御史。姜奭等進秩有差。　九月。夏言請改悼靈皇后諡。時帝意久釋
矣。乃改諡曰孝潔。　庚午。帝如天壽山。祭諸陵。丁丑。還宮。　吉囊復
大集兵將入犯。劉天和策寇瞰西有備。必東窺。檄延綏副將白爵宵
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創而去。既又入蔡
黎川。爵尾擊之。寇多死。尋入寇家澗、張家塔。爲爵瑛所敗。犯寧夏者。
總兵官王效復破之。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　大同兵連叛。魯綱
代李瑾爲總兵官。威不振。兵益驕。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議以爲憂。
冬十月。移梁震鎮之。震素畜健兒五百人。至則令軍中申約束。鎮兵
素憚震。由是帖服。　帝覺張孚敬言非是。敕曰。孝靜皇后諡不備。不
稱配武宗。乃改諡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張延齡
之下獄也。刑部主事徐申言於聶賢、唐龍。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延
齡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例。請於帝。賢龍皆深然之。

延齡始逮提牢主事沈椿不令入獄置別所繼者益寬假之脫梏拲通家人出入已而大猾劉東山亦繫獄發延齡手書訕上械前主事羅虞臣若己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二十七人付錦衣衛獄中與焉獄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悉杖於廷謫外任斥虞臣爲民東山得免戍　己亥更創世廟號獻皇帝廟改舊世廟曰景神殿　帝以孝肅太皇太后孝穆皇太后孝惠皇太后別祀奉慈殿爲非宜禮臣言妾母不世祭宜遷主陵廟歲時祔享如故遂罷奉慈殿改題神主曰皇后不繫謚以別於嫡戊申帝如天壽山祭慰壬子還宮　王仲武因諸苗失業陰爲招復旋科索之諸苗不勝怨遂推阿向餘孽王聰王佑爲主攻奪凱口囤巡撫都御史楊春芳遣參將李佑等撫之爲所執乞還土田乃釋佑春芳以聞詔進討　十一月吉囊犯大同入掠宣大塞　戊午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時當頒詔外國夏言言安南不貢已二十年兩廣守臣謂黎譓黎寧均非黎晭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暠俱彼國篡逆之臣宜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且前使既以道阻不通今宜暫停使命詔議征討言及兵部尚書張瓚等言逆臣篡主奪國朝貢不脩決宜致討郭勛亦贊之乃命錦衣千戶陶鳳儀鄭璽分往廣西雲南詰罪人主名勅四川貴州湖廣福建江西守臣預備兵食候征調起毛伯溫右都御史治兵待命以雲南按察使汪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擢梧州知府翁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提督兩廣侍郎潘旦方之任過吉水語伯溫曰安南非門庭寇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間少緩師期俟其聞命求款因撫之可百全也伯溫辭詔不許旦珍之族子也　郭勛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輸邊漕卒得攜貨物以梁材議不盡行勛益怒　十二月辛卯九廟成　霍韜之請禁小臣乘轎也王廷相等議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如韜以爲言帝復申飭衆情滋不悅曹邊及同官尹相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人霍欽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期喪不當進表遣使行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停韜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　閏月戶部侍郎唐胄言安南之事若欲其脩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文皇帝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瘴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奉表牋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啓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令按問得實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部亦以爲然命俟勘官還更議　廢后張氏薨喪儀視恭讓皇后　癸亥以定廟制加上兩宮皇太后徽號詔赦天下　乙丑夏言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

務 丙寅享九廟 韃靼犯大同梁震破之牛心山斬級百餘寇憤
駐近鎮伺隙 免山西山東被災稅糧 復岷王彥汰爵廢王台浤
冠帶 寧府宗人鈿高糒得釋者多請封夏言議量復中尉數人爲儀
制郎中葛守禮所駁不行 帝以皇子疊生數加恩邵元節拜禮部
尚書賜一品服其孫啓南徒陳善道等咸進秩 帝營建最繁即位
初名爲汰省至是年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祕殿並
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及宗廟
萬壽宮災帝不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
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 初岑猛長子邦佐出繼武靖及邦
相死鎮安土舍岑眞寶以兵納之田州歸順州岑獻盧蘇壻也及向
武州黃仲金皆與眞寶隙乘間襲破鎮安眞寶聞亂走還蘇會目兵
追圍之武陵寨獻等發眞寶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據諸洞寨眞寶
訴之軍門督諭獻等不退久之乃解眞寶與獻互相訐蘇乃請給岑
芝冠帶以撫田州而自悔罪願裹糧立功及追補累年所逋糧賦巡
按御史諸演以聞
十六年春正月部議以土酋自相讐殺當從末減皆令立功贖而命
芝管田州事邦佐復還武靖田州世岑氏改流者再終不果蘇再叛
弒主得逸於罰論者以爲失刑 二月刑部尚書唐龍以再更大赦
錄上大禮大獄建言封疆獲罪謫戍應赦者百四十二人徐文華陳
九疇張翀余翺陶滋劉琦程啓元葉應驄並釋還所不原惟豐熙楊
愼王元正劉濟馬錄馮恩邵經邦呂經八人而已 壬子安國黎寧
遣國人鄭惟憭等告莫登庸之難言寧即譓子國人立爲世孫屢馳
書邊臣俱爲登庸邀殺乞興師問罪亟除國賊禮部尚書嚴嵩謂其
言未可盡信請羈之待勘官回奏從之 癸酉帝如天壽山梁震伏
將士於諸路寇果入大破之宣寧灣又破之紅崖兒斬獲甚衆詔進
秩廕一子百戶贈父棟前陝工震辭廕子乞父祭葬帝嘉而許之三

月甲申還宮 郭勛請以五世祖英侑享太廟廷臣持不可唐胄爭
尤力帝不聽英竟得侑享 韃靼大入甘州姜奭不能禦貶二秩戴
罪 丙午帝幸大谷山視壽陵丁未道沙河見居民蕭索愴然曰七
陵在此宜加守護李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
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
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
戍焉 夏四月癸丑還宮 禮兵二部會廷臣列莫登庸十大罪請
剋期討之乃命戶部侍郎胡璉高公韶先馳雲南貴州廣東西調度
軍食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爲左右副總兵督軍往討其大將需後命
兵部復奉詔條用兵機宜十二事獨侍郎潘珍持不可上疏諫曰陳
暠莫登庸皆弒逆之賊黎寧與其父譓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
大義皆所當討何獨徇寧請爲左右且其地不足置郡縣叛服無與
中國今北敵日蕃聯帳萬里烽警屢聞顧釋門庭防遠事瘴鄉非計
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聲言進討檄數登庸罪赦其脅從且令
黎寧合勘賊父子不禽則降何必勞師帝責珍撓成命褫其職 潘
旦至廣東適莫登庸使至疏言登庸之篡黎氏猶黎氏之篡陳氏也
朝廷將興師問罪登庸即有求貢之使何嘗不畏天威乞容臣等觀
變待彼國自定若登庸奉表獻琛於中國體足矣豈必窮兵萬里哉
章下禮兵二部嚴嵩張瓚窺帝旨力言登庸不可宥求貢決不可許
旦疏遂寢 五月毛伯溫至京上方略六事以潘旦不可共事請易
之優旨褒答召旦爲南京兵部尚書擢副都御史張經兵部侍郎總
督兩廣軍務及兵部議上帝謂黎寧賊僞未審敕兩廣雲南守臣再
勘從宜撫勦參贊督餉大臣俱暫停命伯溫協理都察院事御史何
維柏請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視事旦未行
引疾乞休語侵伯溫帝怒勒致仕將還吏白例支庫金爲道里費旦
笑曰吾以不妄取爲例 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下詔求言 六月

御史桑喬等陳二事，略言營造兩宮山陵多侵冒，吉囊恣橫，邊備積弛，而末言陛下遇災而懼，下詔脩省，脩省不外人事，人事無過擇官。尚書嚴嵩及林庭㭿、張瓚、張雲皆上負國恩，下乖輿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疏奏，嵩等皆乞罷。詔庭㭿、雲致仕，留嵩、瓚如故。嵩再疏辨，且詆言者。給事中胡汝霖言：大臣被論，引罪求退而已，嵩負氣行私，召物議，逞辭奏辨，陰摘言官，無大臣體。帝下詔戒飭，如汝霖指。時嵩拜尚書半歲，方養交遊，揚聲譽，為進取地，謇諤猶未知其奸。喬首發之，後喬以巡按畿輔，引疾，王廷相劾其規避，嵩遂搆其罪，逮下錦衣獄，廷杖，戍九江，居二十六年，竟卒於戍所，人咸服喬先見。　時工作繁興，林庭㭿議加天下田賦，何維柏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議加賦，民不為盜不止，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　御史徐九皋、給事中謝廷䇖並請罷安南之師，廷議歸重，帝摘疏中訛字，停其俸。　癸酉，吉囊寇宣府，指揮趙鏜戰死。

秋八月，復寇宣府，殺參將張國輔。　汪文盛獲莫登庸間諜，及所操大誥以聞，帝震怒，命守臣仍遵前詔征討。時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勦不如撫，文盛然之。登庸之篡也，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擁兵，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瑠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擒也。九月，文盛上其圖於朝，詔賜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多兵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為用。帝悉從之。

霍韜欲因事傾夏言，上言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為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抑之；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謫官，尋復故，人皆曰賄得。宜諭吏部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為言發也。鶴鳴上疏自白，並撫韜居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韜，帝並置不問。　應天府進試錄，考官評語失書名，諸生答策多譏時政，帝怒，逮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下錦衣衛獄，貶官，府尹孫懋下南京法司，致仕，舉子停會試。御史吳悌為舉子求寬，坐下獄，尋得釋。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言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覈改正，從之。　劉東山陰搆奸人劉琦誣張延齡盜宮禁內帑，所告連數十百人，奸人班期、于雲鶴又告延齡兄弟挾左道祝詛，辭及昭聖皇太后。鶴齡自南京赴逮，并京山侯崔元等皆下錦衣獄。昭聖太后衣敝襦，席藁為鶴齡請，不聽。　冬十月，致仕刑部尚書趙鑑卒。　致仕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　廣東巡按御史余光言黎氏魚肉國君，在陳氏為賊子，抗拒中國，在我朝為亂魁，今失國，或天假手登庸以報之也。自太宗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欲興黎氏，勢必不能。臣已遣官賚其脩貢，道里縣遠，往復陳請，必失事機，乞令臣便宜從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兵部，咎光輕率，奪其俸。　十一月，光進鄉試錄，嚴嵩摘其謬，奏之，被逮，削籍。　故昌國公張鶴齡瘐死。　涇王祐橓薨，子厚烇未封而卒，無子，封除。　梁材屢忤權倖，不得志，乞改南京，為給事中周玩所劾，吏部尚書許瓚請留之。帝不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瓚等坐奪俸，材由此失帝意。　初，思恩改設流官，以其酋韋貴、徐五為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男子名金，自言岑猛子，鎮安土官乃潛召其舊部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若小主也。諸酋羅拜，擁金歸，聚兵五千，將攻城復故地，遠近洶洶。猛之誅也，其酋楊留者無所歸，飾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及是白柳州參將沈希儀，云欲往見小主。希儀故惡金，聞留言大駭，因好謂留曰：是岑猛第九子耶？我向征田州，固聞之，因自語岑氏其復乎？欲以探動留。留果喜，

已召留帝寔言與我重賂卽爲金復官且出復呼入曰章貴餘五今分將思恩兵必會金善防之留益大信金遂從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奔告請無納希儀罵曰金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諧兵備副使隨以計漸散其五千人卒縛金留亦自恨死思寧復寧

十七年春正月劉東山以射父亡命爲御史陳讓所捕獲復誣告張延齡幷捕讓及遂安伯陳鏸等數十人冀以悅帝意而脫己罪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獄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宮禁陛下有帝堯旣睦之德而東山敢爲陛下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秦皇遷母之謀離閒骨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奏帝頗悟指揮使王佐鞫得東山情論以誣罔法反坐枷之闕門外數日死班期于雲鶴等皆謫戍赦讓鏸及崔元等延齡長繫如故鏸壎之從孫也　二月戊辰帝如天壽山壬申還宮　宣府總兵右都督王效卒謚武襄效言行謹飭用兵兼謀勇威名著西陲與馬永梁震周尚文並爲名將　汪文盛檄安南所部以土地歸者仍故職幷諭莫登庸束身歸命籍上輿圖待以不死攻破鎭守營莫方瀛敕之失利登庸部衆多來附文盛列營樹柵於蒙自縣之蓮花灘處之地當交廣水陸衝登庸益懼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及沐朝輔具述黎氏衰亂陳暠叛逆己與方瀛有功爲國人歸附乞貰罪修貢如制會黎寧亦以本國篡弒始末及軍馬之數水陸進兵道里來上三月兵部集廷臣議僉言登庸罪不可赦亟宜進師辛丑咸寧侯仇鸞爲征夷副將軍毛伯溫爲兵部尙書參贊軍務刻期啓行鸞鉞之孫也　戸部尙書梁材致仕　遼東太清堡守將徐顒誘殺泰寧衛九人部長把當孩怒寇邊馬永擊斬之其族屬把孫借朵顏兵報讐復爲永所卻已復入犯中官王永戰敗永坐戴罪　夏四月庚戌帝如天壽山癸丑還至沙河夏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帳帝付言疏六亦被焚言嘗稱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譴責甲寅帝還宮　安南之役帝以用兵事重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而張瓚無所奮視帝意爲可否朝論多主不當興師顧不敢顯諫會張經以用兵方略上言進兵之道有六兵當用三十萬一歲之餉當用百六十萬造舟市馬制器犒軍諸費又須七十餘萬況我調大衆涉炎海與彼勞逸殊勢不可不審慮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請卽日出師廉州知府張岳爲書貽執政曰黎寧所居卽古日南地與占城鄰限大海莫登庸不能踰之南故兩存近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都齋居之於安南諸府中地最大此賊負篡逆名常練兵備我又時揚言求入貢憂以爲彼內亂未嘗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其亂定若必用兵勝負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執政與瓚皆不能決復請廷議戊午議上帝不悅曰朕聞卿士大夫私議咸謂不當興師爾等職司邦政慢無主持遜委之會議旣不協心謀國其已之鸞伯溫別用

郭勛陳時政極詆大小諸臣不足任請復遣內侍出鎭守詔從之御史謝瑜言勛所論諸事影響恍惚而復設鎭守則其本意所注勛交通內侍代之營求利他日重賄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四方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自息果若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爲太平極治耶陛下革鎭守內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詆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陛下爲何如主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爲言勛奏始寢　甲子帝禱雨於郊壇戊辰雨　初徽王厚爝守莊者與佃人訟梁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可厚爝言不便帝又從之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下卽官錦衣獄奪胄俸幷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　六月韃靼犯宣府都指揮周冕戰死　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種授太常寺典簿　致仕通州同知豐坊博學工文而性狂誕父熙旣卒家

居貧乏思效張璁等片言取通顯詣闕上書請建明堂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帝大悅下禮部議嚴嵩等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宜於此行之至配侑之禮自周至宋皆主於親親至錢公輔司馬光等之議則主於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論則當配以文皇帝以親親論則當配以獻皇帝其稱宗之說則臣等不敢妄議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先殿行其配帝務求畫一之說皇考稱宗何爲不可命再議　丙辰戶部左侍郎唐胄言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爲成王而制於周公爲嚴父於成王則爲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今南北兩郊及祈穀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後親親之義備請奉文皇帝配帝大怒下胄錦衣獄拷掠之斥爲民嵩乃再會廷臣議請奉獻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於孟春祈穀帝從獻皇配帝之請卻文皇議不行已復集文武大臣於東閣議獻皇帝宜稱宗爲有德不遷之廟帝以疏不言祔廟留中不下乃設爲臣下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大略言文皇遠祖不應嚴父之義宜以父配稱宗雖無定說尊親崇上義所當行既稱宗則當祔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具之理嵩益惶恐盡改前說緣帝指條畫禮儀甚備　巡撫山東都御史胡纘宗濬膠萊河　秋七月辛卯開河南雲南銀礦　癸巳慈寧宮成　八月甲辰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禦卻之　丙辰顧鼎臣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夏言出時每事推讓之不與抗鼎臣入侍先達且年頗長欲有所可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戊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帝既排正議崇私親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辛巳改上太宗廟號曰成祖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初南京太僕寺卿胡鐸與張孚敬同舉於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帝孚敬因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所生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孚敬不從及是獻帝入廟稱宗則桂萼輩俱已死孚敬病廢不及與其議其後帝又預祧仁宗以爲獻帝地則孚敬亦死不及見矣豐坊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益困改名道生別爲十二經訓詁類多穿鑿語又僞撰子夏詩傳行世人以其畔父咸鄙惡之竟悒悒以死　辛卯改欽安殿爲元極寶殿大享上帝奉獻帝配罷世廟之祭　乙未帝如天壽山丁酉還宮　冬十月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賀又爲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一月辛未朔詣南郊上皇天上帝號還詣太廟上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尊號

給事中顧存仁疏陳五事首言宜廣曠蕩恩赦楊慎馮恩等末云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凝秀道士也帝方崇道家言以存仁爲刺己且惡其欲釋楊慎等責以妄指凝秀爲釋氏廷杖之六十編氓口外往來塞上幾二十年　辛卯祀天於南郊詔赦天下　乙未免江西被災稅糧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蔣氏崩帝諭禮工二部將改葬獻帝於大峪山以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張瓚爲禮儀護行使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郭勛知聖母山陵事壬子帝如大峪山相視山陵甲寅還宮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大峪可朝發夕至顯陵遠在承天恐陛下春秋念之臣請如初議便帝曰成祖豈不思皇祖耶何以南孝陵因止元等毋行令俊往啓視幽宮　乙卯李時卒贈太傅謚文康

戊午振寧夏災　初斷藤峽猺侯勝海爲亂詣按潛翰臣誘殺之
卽其地置堡土目黃貴韋香以二百人往戍貴香奪勝海田廬諸猺
俱恚勝海弟公丁嘯聚二千餘人乘夜陷堡殺戍兵二百人張經至
廣州將討之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龍州趙楷復求
韋璋之子應育之應往來趙寶所與寶妻黃氏通結州目圖寶楷夜
襲寶殺之以他盜聞應遂據龍州思恩土目盧回煽九司爲亂憑祥
知州李珍淫縱部民怨之其季父寰殺珍附安南爲之嚮導翁萬達
言於張經曰莫登庸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弒逆罪安能問我今寰
等同惡共濟一旦約爲內應我且不自保先禽此數人問罪安南易
下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爲萬達謂楷狙詐未可速圖應巽懦寡慮可
旦夕禽斷其中堅然後可次第獲經善之萬達廉得百戶許雄通賊
狀雄懼請自効萬達陽庇公丁捕繫訐訟者數百人公丁遣人自列
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萬達乃以事屬參
議田汝成而自行部至太平禽應及寰誅之立李佛爲憑祥知州又
以計禽回誅之招還九司從亂者二十餘人揚言楷才勇藉爲龍州
當一面諸言楷事者故不爲理楷遂來見萬達伏壯士劫之曰汝罪
大宜自爲計誠死尚可爲爾子留一官楷自分無生理乃手書諭其
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萬達卽杖殺楷而立其子匡
時公丁詣汝成白寇堡事誘諸他猺汝成慰遣之而密令居民被害
者家出毆之一市盡譁游徼幷逮公丁繫獄遂遣雄諭其黨曰寇堡
事公丁委罪諸猺果否諸猺言事由公丁聽論坐不敢黨乃檻致公
丁於軍門磔之而請進兵討賊　天方入貢其使臣請游覽中土禮
部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
十八年春正月庚午朔帝祭服拜天於元極寶殿遂服翼善冠黃袍
御殿百官致詞鳴鐘鼓鳴鞭奏堂上樂　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進
郭勛晉國公夏言少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
也　趙俊還自承天謂顯陵不吉遂議南巡九卿大臣許讚等諫不
聽王廷相又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毋耳已而南京侍郎呂柟給
事中曾烶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等相繼疏諫皆不聽　二月庚子朔
立皇子載壡爲皇太子封載垕爲裕王載圳景王辛丑詔赦天下
時當頒詔朝鮮帝以安南事未決欲因以往覘命擇大臣有學識者
以往乃起黃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　帝
慮南巡後塞上或有警議遣重臣巡視夏言等薦翟鑾壬寅起鑾兵
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充行邊使賚帑金五十萬犒東西諸邊軍士文
武將吏咸受節制又以毛伯溫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　丁未祈
穀於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爲定制　江西巡撫巡按諸臣以先賢曾
子裔孫質粹名聞命回嘉祥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壬子
振遼東饑　癸丑安南莫方瀛遣使上表請降並籍其土地戶口聽
天朝處分帝納之下禮兵二部協議　乙卯帝如承天太子監國宣
城伯衛錞及陳鏸留守顧鼎臣輔太子軍國重務悉聽啓行張讚參
贊機務各賜敕行事皇城及京城諸門分命文武大臣坐守郭勛夏
言等並扈行　辛酉次眞定望於北嶽　丁酉次衛輝有旋風繞駕
帝問此何祥也前遼東庫大使陶仲文以善符水訣從對曰主火夜
四鼓行宮火從官倉卒不知帝所在錦衣指揮使陸炳排闥負帝成
國公朱希忠翼衛以出宮人及內侍多死者炳等由是得幸希忠輔
之孫也　戊辰盡逮河南巡撫等官下獄黜爲民知府以下杖發邊
方　張經命副總兵張經將二萬五千人爲左軍翁萬達監之指揮
王良輔等六將分六道會南寧攻紫荊石門梅嶺木昂藤沖大坑等
巢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爲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
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攻碧灘羅淥上中下洞等巢南北夾擊賊大
窘擁衆奔林峒而東良輔邀擊之賊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大破之
斬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師攻之檄右軍沿江而

東鏡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竅伏機弩毒鏢懸石樹杪急則撼其樹石皆墜官軍並以計破之右軍逐剿田州土酋盧受乃縱賊去俘其衆四百五十招降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茲土也萬達又移兵勦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降賊黨二百餘人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復平尋議割四峒屬南寧降洞豪黃賢相莫登庸始懼　三月己巳朔帝渡河祭大河之神辛未次於鈞州望於中嶽　甲戌免畿內被災稅糧　庚辰至承天辛巳謁顯陵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睿宗配秩於國社國稷徧羣祀嚴嵩再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而滋不悅言戊子帝御龍飛殿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　壬辰發承天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夏四月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於祀典請祀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葬非古郎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復議葬太后大峪山壬子至自承天執嘉猷及前諫南巡者曾焌謝廷蒞給事中李逢周珫等俱下錦衣獄謫極邊典史岳倫等皆獲罪逢遂之弟也　御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顧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連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承學錦衣獄鼎臣不問　甲子帝如大峪山諭嚴嵩曰大峪不如純德始定議命崔元奉梓宮南祔丙寅還宮　先是詔選宮僚夏言顧鼎臣舉陸深崔銑王教羅洪先唐順之黃佐等二十七人皆天下名儒時以爲極盛已而御史洪垣再疏言溫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峻華察胡經史際白悅皇甫涍張寅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他諫官亦言育等多徇私五月帝爲廢黜數人而以選補事屬吏部給事中錢薇呂應祥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特命黜三人爲民許讀等乃舉霍韜毛伯溫顧鼎臣楊郁守益徐階任瀚薛蕙周鈇趙時春等詔龔用卿蕙仍故官餘俱擢用　郭勛嚴嵩俱害夏言寵霍韜亦陰比勛共齮齕言帝幸大峪言進居守敕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累所降手敕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敕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勳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餘幷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少傅入直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尋還所追銀章御書　戶部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梁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歎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　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左吻及東室門楯召夏言及顧鼎臣不時至帝詰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幷責鼎臣

王廷相應詔自陳言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晝之攫大臣汚則小臣悉傚京官貪則外官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黜以儆有位廷相意蓋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霍韜疏辭加秩因言今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固權寵怨氣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爲夏言發也　應天巡撫都御史歐陽鐸檢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戶部持不下蘇松田有官民之分腴瘠相等而賦入懸殊下者畝五升上者至二十倍鐸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丈定爲等則令賦重者減耗米派輕齎最輕者徵本色增耗米重者陰予以輕輕者陰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爲母戶爲子詭

寄無所容。時豪右多梗其議，顧鼎臣獨以爲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能損賦額，長民者私以己意變通，宦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鐸又議徭役及裁郵置費，凡數十百條，民皆稱便。

秋七月，洪垣劾文選郎中黄禎先賄選郎楊育秀，得爲考功，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史，皆非制。今當大計京官，乃以猥瑣之曹世威爲考功郎，誤國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覈，乃下禎詔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爲民。因詰責許讚、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冒進若瑚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威亦改他部，得罪者凡二十餘人。

霍韜、郭守益上東宮聖學圖，自神堯茅茨土階至帝西苑耕稼蠶桑，凡爲圖十三。帝以爲謗訕，欲罪之，已而得解。

遼東自軍變後，首惡雖誅，漏網者衆，悍卒無所憚，結黨叫呼，動懷不逞。閏月，廣寧卒佟伏、張鑑等乘旱饑，倡衆爲亂，諸營軍憚馬永，無應者。伏等登譙樓，鳴鼓大譟，永帥家衆仰攻，千戶張斌被殺，永戰益力，盡殲之。永畜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至是竟得其力。

日本貢使至寧波，守臣以聞。時不通貢者已十七年，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覈實，果誠心效順，如制遣送，否則卻回，且嚴居民交通之禁。

庚申，葬獻皇后於顯陵。時諸內奄迫脅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州縣吏多逃。武定知州唐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則紿至棺所，指而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眙去。蕪湖知縣張永明至江岸佛舍爲殿，供器飾銷金，財用大省。漕舟以避梓宮後期者三千，而江南北多災傷，總督漕運鎮遠侯顧寰請被災地方停漕一年，令改折色，軍民交便。

帝之南幸也，趣黄綰詣行在受命，綰憚安南之行，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宥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綰又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閑住，停使命。初，安南征討之議發自夏言，帝既責綰，因發怒曰：安南事本一人倡，衆皆隨之，乃訕上聽夏言計，共作慢詞，此國應棄應討，宜有定議。兵部即集議以聞。張瓚惶懼，辛酉，偕廷臣請如前詔，仍遣仇鸞、毛伯溫南征，如莫登庸父子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許伯溫、鸞以軍令從事。

嚴嵩歸自承天，日驕，諸宗藩請卹乞封，挾取賄賂，子世蕃又數關說諸曹。南北給事、御史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帝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諷止言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帝如天壽山。

河南大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往振。杲請急發帑金，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以其事委參政王慎中，全活不可勝計。

大同所轄鎮邊、鎮川、宏賜、鎮河、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極邊近賊帳，自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敢議修者。迨翟鑾巡邊，毛伯溫爲總督，始與梁震共議及之。伯溫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冬十月，五堡成，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閑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

十一月，御史黄正色劾梓宮南祔時，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溫仁和所過納饋遺。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於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陟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敬。帝更怒，正色立捕下詔獄，榜掠遣戍遼東。

大同總兵官梁震卒，贈太保，謚武壯。震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時帥健兒出塞劫敵營，或議其啓釁，震曰：凡啓釁者，謂寇不擾邊，我橫挑邀功也。今數深入，乃不思一挫之耶？震沒，健兒無所歸，守臣以聞，編之伍，邊將猶頗得其力。

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十二月，霍韜上疏頌郭勛，言六飛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臣惟勛不受饋。今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乃下詔安羣情。

復詰韜曰朕昨南巡御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以奏翟鑾以職方郎中楊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士俗好惡士卒多寡強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百遮道邀賞鑾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鑾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乃與劉天和議拓嘉峪關而還

明紀卷第三十一

明紀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五 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命以原官入閣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
居至困頓不能自給比行邊諸邊文武大吏橐鞬郊迎恆恐不得當
鑾意饋遺不貲歸裝千輛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 封左
都督方銳為安平伯皇后之父也 辛亥吉囊寇大同殺指揮周岐
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謝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
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為解而謂諸臣中無為陛下任事者
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欲與
朝廷爭勝帝於是切責瑜而慰諭嵩甚至 霍韜之被詔詰問也對
請問之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奢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饋
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迹勛具悉始
末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帝下
所司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過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亦不問
二月左春坊左司直任瀚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報復自
引還給事中周來劾瀚帝令自陳瀚語侵掌詹事霍韜帝怒勒為民
翁萬達遷浙江右參政張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
以參政治廣西經進萬達及張岳於毛伯溫伯溫與岳語數日曰交
事屬君矣萬達亦言摧讎而告成功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中策
也妄夷絕滅終為下策伯溫然之乃會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及經萬
達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
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為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
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進文盛以副使鮑象賢領中哨萬達獲安南
諜者丁甯儀解其縛厚遇遣之怵以天朝兵威莫登庸大懼珣景之
孫也 日本貢使至京乞賜新勘合部議勘合不可遽給務徵舊易
新貢期限十年人不過百舟不過三從之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臺官言當食不食帝喜以為天眷 王廷相言遼東總兵官馬永善
用兵且廉潔宜仍用之薊鎮作京師藩屏未及調卒遼人為罷市襄
過薊州州人亦灑泣兩鎮並立祠永為將厚撫間諜得敵人情偽故
戰輒勝雅知人所拔卒校後多至大帥論者以永與梁震有古良將
風 戊戌詔修西苑仁壽宮 擢洗馬鄒守益太常寺少卿掌南京
翰林院夏言欲遠之也御史毛愷言守益不當投散地請留侍東宮
以阻成命謫寧國府推官 夏五月工部尚書蔣瑤致仕京師營建
率役京軍多為豪家占匿及大工頻仍歲募民充役費二百餘萬瑤
以為言請停不急之工豪家所匿軍畢出在任年餘募直大減 先
是以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藉其不至者責輸銀
雇役廩食視班軍戶部尚書李廷相嘗量給之及梁材代廷相堅執
不與勛劾材帝命補給醮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會勛又
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市棉折鏹銀募工材言今班軍四萬餘已足用
不宜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帝遂責材沽名
誤事六月落職閒住歸未幾卒年七十一當是時大臣多阿上取寵
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帝乃歎曰材在當不
至此 沙賊黃艮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江淮總兵之故乃復設以
都督僉事湯慶為之給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後復裁罷 辛巳
瓦剌部長款塞 秋七月癸卯吉囊入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
於宣平敗之壬子又敗之於桑乾河 戊午振江西災 河決野雞
岡由渦河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流漸微命總河都御史郭持
平治之 合肥人段朝用以燒鍊術干郭勛言所化金銀皆仙物用
為飲食器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勛進之帝帝立召與語大悅陶仲
文又薦之朝用獻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加

勛歲祿百石朝用請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又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喜思習修攝術八月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寺卿楊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哉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錦衣獄丁丑予杖百杖未畢而卒監國議得寢而廷臣益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神仙禱祠日亟矣　韃靼別部入平虜城劉天和伏兵花馬池寇戰不勝走河上遇伏兵多死於水吉囊乘虛寇固原剽掠且屢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鬭志而諸將多畏縮劉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尚文令立功九月陝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尚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子小十王寇敗欲自寧夏去寧夏巡撫都御史楊守禮延綏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鐵柱泉斬獲共四百四十餘級　仇鸞陵柳珣令戎服謁珣不聽鸞劾珣珣亦自訴帝責鸞輕傲己酉召還即以珣代毛伯溫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義罪止莫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購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即如詔書宥罪登庸大懼即遣使詣翁萬達乞降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期十一月束身來歸萬達先築壇鎮南關張御幄置幘以待　冬十月庚申罷各處礦場從給事中曾鈞之奏也　甲子顧鼎臣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康鼎臣官侍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釐定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十一月操江都御史王學夔蘇松副使王儀討賊敗績停俸戴罪未幾殪賊江中進秩一等　莫方瀛已死莫登庸帥從子文明及部目二十四人囚首徒跣匍匐叩頭壇上進降表毛伯溫稱詔赦之復詣軍門匍匐再拜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爲藩臣伯溫宣天子恩威納其圖籍弁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安南遂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汪文盛之功居多　丙辰慈寧宮成　帝有疾既而瘳喜陶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仲文起筦庫不二歲登三孤恩寵出邵元節上乃請建雷壇於所居黃岡祝聖壽以其徒藏宗仁爲左至靈馳驛往督黃州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稽譴顯文典史遣工部郎何城代督促甚急公私騷然　十二月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並除名洪先歸益尋求王守仁學甘淡泊鍊寒暑躍馬輓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陳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人才吏事國計民情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屬洪先精心體察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千石帥友人躬振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畫策戰守寇引去嘗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江瀕壞其室巡撫馬森欲爲營之固辭不可　張經以崖萬二州黎岐叛亂攻陷城邑請設參將一員駐劄瓊州分守　王杲之振河南也還朝薦王慎中可重用

二十年春正月大計吏部注慎中不及夏言在禮部慎中與相忤遂內批以不謹落職慎中古文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天下稱曰王唐　免南畿被災稅糧　韃靼犯寧夏總兵官李義禦之鎮朔堡敗之　二月乙丑顯陵成給復承天三年　丙寅御史楊爵上書極諫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地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恆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

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尙書嵩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崸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卹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倘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偷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立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淸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徒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自周相得罪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爵疏上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搒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仍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爵受譴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爵屢瀕於死處之泰然　段朝用術不驗其徒王子嚴攻發其詐帝執子嚴鞫用付錦衣獄拷訊朝用所獻銀故出郭勛貲事旣敗帝亦寖疏勛　吉囊寇甘肅總兵官楊信敗之尋寇蘭州參將鄭東戰死

夏四月己未毛伯溫送莫文明等至京帝大喜命削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莫登庸都統使世襲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令自署置黜陟廣西歲給大統曆仍三歲一貢以爲常更令嚴黎寧眞僞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奉其祀事否則已之寧後遷漆馬江　辛酉九廟災燬成祖仁宗主奉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詣長陵獻陵告題帝后主亦奉安景神殿　胡汝霖偕同官聶靜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人嚴嵩與焉帝怒所劾不盡下錦衣獄訊治俱鐫級謫外汝霖旣謫官乃請解於嵩反附以進　敕王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謝　戶部主事周天佐言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有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錦衣衛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食不三日卽死年甫三十一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

訊而已比屍出獄曦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大與民有祭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 戚賢劾郭勛擅作威福罔利虐民諸事因及尚書張瓚樊繼祖等而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鑾程文德徐樾萬鏜呂柟魏校程啓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賢嘗陳考選庶吉士請屬徇私之弊爲夏言所惡及是言滋不悅斥鑾僞學激帝怒謫賢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 丙子詔行寬卹之政 郭持平治河久弗效徐呂二洪竭漕舟膠五月降俸戴罪而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兼僉都御史總理河漕以旂至請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濟漕運從之 戊子侍郎潘鑑都御史戴金分往湖廣四川採辦大木 南京禮部侍郎崔銑致仕尋卒贈尚書謚文敏 甲寅振遼東饑 六月振畿內山西饑 掌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鄒守益陳上下交修之道言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享國長久帝大怒落職歸 秋七月辛酉俺答及其屬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鎮遠堡求貢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黯中國繚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令天爵輸誠巡撫大同都御史史道以聞朝議不納以尚書樊繼祖總督宣大兵懸賞格購俺答阿不孩首 免河南陝西山東被災稅糧 左都御史王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而兼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覈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劾廷相徇私慢上廷相適以御史所覈聞惟勛侵最多京師店舍至千餘區帝令勛自奏而責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副都御史胡守中劾勛以族父憲理刑東廠肆虐無辜帝置勿治 晉府輔國將軍表柙謀襲交城王爵秦府永壽王庶子惟熿與庶長孫懷墡爭襲皆重賄嚴嵩嵩許之八月御史葉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且疏辨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而置嵩不問 辛酉昭聖皇太后崩詔問夏言皇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庚辰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已上禦邊十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既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 俺答阿不孩吉囊大舉入犯俺答下石嶺關趨太原吉囊由平虜衛入掠平定壽陽諸處詔起都御史翟鵬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饟總兵官趙卿帥京營兵禦之鵬馳至山西俺答已飽去而吉囊部衆復入副總兵丁璋遊擊將軍周宇戰死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 給事中邢如默等應詔會薦邊才毛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王洙與焉給事中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瓚洙則夏言諭指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而咈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爲徇私植黨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於外置鑾不問 召毛伯溫掌都察院事伯溫力薦翁萬達張岳於朝且言岳可南達可北也二人遂得任用 初夏言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言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告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卽出耳帝頷之初帝用言官言給勛敕與王廷相陳鏸同清軍役敕具勛久不領言官劾其作姦植黨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敕語帝大怒責其強悖無人臣禮言所厚給事中高時遂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且言交通張延齡帝益怒九月乙未下勛錦衣獄尋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復移法司定罪給事中劉大直劾勛亂政十二罪請併治刑部郎中錢德洪擬獄詞當勛絞廷臣欲坐勛不軌言德洪不習刑名帝雅不欲勛死因言官疏下德洪錦衣獄所司上其罪已出獄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勛德洪故違之與勛不

領敕何異再下獄久之亦斥爲民帝意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甚𡸁爲不喻者法司詳議更當勛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勛獄悉其指授也　辛亥俺答犯山西入石州　山西提學副使滁州胡松上邊務十二事謂去秋俺答掠興嵐卽傳箭徵兵剋期深入守臣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賂遺令勿侵己分地冀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致重典以厲諸鎭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寇用今宜招使歸有攜畜產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爲鎭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畜養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至用閒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諜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鎭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遺之得閒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強弱虛實而陰爲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剌遺種予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可起乘其敝坐收全勝矣他所條析咸切邊計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松疏上當事者已惡其僭官及遷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令於三關聽用欲因以陷之　冬十月癸丑振山西被寇者復傜役二年　南京給事中王曄等言外寇陸梁兵部尚書張瓚及總督尚書樊繼祖新遷侍郎費寀不堪重寄章下所司　丁卯復夏言少傅入直辦閣事　先是九廟災許讚以自陳免居半載帝難其代復起讚任之讚請發內帑借百官俸括富民財開鬻爵之令以濟邊需時議內地築墩堡讚謂非計帝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墩堡議亦寢　陝西巡按御史浦鋐馳疏言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楊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察獻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爲悖妄望宏覆載之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鋐在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三邊尚書楊守禮請破格超擢未報而救爵疏上帝大怒趣校尉逮之陝西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鋐赴徵業已病既至下錦衣獄榜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又七日而卒　寇退召翟鵬趙卿還　十一月辛卯葬敬皇后於泰陵禮臣以舊制上帝謂郊社不宜瀆罷祭告又謂躬行諸禮前已論代亦罷謁廟禮及太常寺以朝祖祔廟請各廟擇主官詔主俱不必出廷臣無敢言者　丙申免四川被災稅糧　王曄等復劾張瓚及尚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納嵩所居第宅則勛私人代營之御史伊敏生鄭芸陳策亦言嵩所居宅乃勛私人孫瓊所居瓊籍沒嵩第應在籍中帝怒奪敏生等俸一級嵩不問而守中竟由曄疏獲罪　先是聽選官以雲南荒徼憚不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巡按御史包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爲己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始用此曹庶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概行於雲貴兩廣制可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以變亂舊法由餘鹽數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法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爲準又從御史吳瓊請令各邊中鹽皆輸本色　前刑部尚書王時中卒　二月巡撫寧夏都御史范鏓言邊將各有常祿無給田之制自郭勛奏以軍餘開墾田園給將領委奸軍爲莊頭害殊大宜給還軍民任耕種便從之鏓持重

有方略既治重鎮不上首功一意練步騎廣儲蓄繕治關隘亭障寇爲遠徙　先是俺答大入樊繼祖掩敗三以捷聞御史童漢臣等劾之繼祖坐罷二月除翟鵬兵部侍郎代爲總督鵬上言將吏遇被掠人牧近塞宜多方招徠殺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軍過敵雖無功竟賴以安者當錄若賊衆我寡奮身戰雖有傷折未至殘生民者罪當原於法俘馘論功擯挫論罪乃有摧鋒陷陳不暇斬首而在後掩取者反積級受功有逡巡觀望幸得苟全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罪非戎律之平帝皆從其議　夏言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賚盡復其官階賜宴禮部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　夏四月庚申大高元殿成　析南直隸華亭上海二縣地置青浦縣　故事繕運艘軍三民七顧實以軍民困敝請發兩淮餘鹽銀七十萬戶部尙書李如圭不可王杲請改折兩年漕運十之三以所省轉輸費治運艘勿重困軍民從之　張經平思恩九土司五月又平瓊州黎　閏月戊辰俺答阿不孩復遣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按都御史龍大有誘縛之上之朝詭言用計禽獲帝悅擢大有兵部侍郎邊臣陞賞者數十人磔天爵於市俺答怒將大舉入寇翟鵬以聞清紀郎周鈇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爲計帝以爲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鵬連乞兵餉帝怒令革職閒住因罷總督不設　六月辛卯俺答寇朔州克邨堡皆屠之壬寅抵廣武都指揮周宇戰死乘夜入雁門關丁未犯太原巡按御史童漢臣督諸將擊卻之　王以旂濬山東舊泉百七十八開新泉三十一復奏善後四事郭持平濬孫繼口扈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漕道遂通　初慈慶慈寧兩宮崩郭勛請改其一居太子夏言不可已而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對如勛指帝不悅言官之劾勛也帝疑出言意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敕稾諸臣入直西苑帝皆令乘馬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獨乘腰輿謂巾履非人臣法服不受帝積數憾欲去言嚴

嵩與言同鄉稱先達而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潛進陶仲文第謀斃言代其位言知慍甚諷言官劾嵩帝方憐嵩不聽嵩燕見頓首兩泣愬言見陵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言指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言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既帝下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因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皆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詔考察去留嵩因欲去所不悅者考功郎中鄭曉去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帝又以勛故特旨譴高時遠邊以風廷臣廷臣終無爲勛請者　致仕南京禮部侍郎呂柟卒年六十四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　復設宣大總督起翟鵬故官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聽節制　俺答自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長子皆被殘己未寇潞安還屯祁縣參將張世忠力戰敵圍之數重自巳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俱死敵遂從忻崞代而北出雁門關故道去　毛伯溫請築京師外城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　翟鵬受命寇已出塞卽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二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銳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帝從

之鵬乃浚濠築垣修邊牆九百三十餘里增新墪二百九十二護墪堡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 劉繪言俺荅方彊必爲腹心患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當巡諸臣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淸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竟不能出塞 山西頻中寇民無寧居平陽知府聶豹令富民出錢罪疑者贖得萬餘金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練鄉勇六千守之寇卻廷議以豹爲知兵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 劉繪劾山西巡撫都御史劉臬結納夏言且請斥吏部尚書許讚宣府巡撫都御史楚書八月臬書並罷 給事中馮良知劾胡松建言冒賞無寸功紀功科道官張堯年王珩劾總兵官張達等並論松虛議無補斥爲民 辛巳募兵於直隸山東河南 許讚請開餘鹽以足邊用從之 壬午振山西被兵州縣免田租 癸巳嚴嵩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給事中沈良才御史喻時等交章劾嵩奸貪不聽嵩年六十餘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 言官論兵部尚書劉天和衰老天和遂乞休歸天和初內召陶仲文以刺迎稱戚屬天和返其刺曰誤矣吾中外姻連無是人仲文恚其罷官仲文有力焉 帝用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工部員外郎劉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九月癸丑上疏言頃泰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不經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震怒杖於廷錮之錦衣獄 謝瑜言武廟盤遊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今聖明在上邊防

宜固而反大壞者大臣謀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張瓚爲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瓚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臧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瓚無功而恩賚屢加有罪而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瓚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聖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並此四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鑾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晏衍糜費供億以臧苞苴者爲才獻淫樂者爲敬遂使邊軍益瘠邊備更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淸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疏入留不下嵩復疏辨帝更慰諭瑜復被譴讓嵩以初得政未敢顯擠陷帝亦未深罪言者瑜得居職如故時童漢臣王曄給事中陳瑄御史陳紹等相繼論嵩奸貪曄疏並及嵩子世蕃語尤剴切帝皆不省未幾嵩假他事貶瑜官 冬十月郭勛死於獄帝責法司淹繫褫刑部尚書吳山職侍郎都御史以下鐫降有差免勛籍沒僅奪誥券而已 初曹妃有色帝愛之冊爲端妃丁酉帝宿端妃宮宮婢楊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誤爲死結得不絕同事張金蓮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馳至解組帝蘇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金英等弒逆王寧嬪首謀又曰端妃雖不與亦知謀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帝命收端妃寧嬪金英等悉磔於市幷誅其族屬十餘人太醫院使許紳調峻藥進帝歷四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始能言又數劑而愈帝進后父安平伯鋭爵爲侯加紳禮部尚書未幾卒賜諡恭僖久之帝始知端妃冤 帝移居西苑永壽宮 張瓚貪黷爲兵部尚書八年戎備盡壞及是病卒十一月帝以毛伯温代伯温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 時國儲告匱諸邊請增餉無虛月四方多水旱給事中李文進請議廣儲蓄戶部尚書王杲列九事以獻帝咸納之方鋭乞張家莊馬房地杲言此地二千餘頃正供所出不可許宜以大

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頃予之帝從其議　兗畿內陝西河南福建被災稅糧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二月童漢臣與巡撫都御史李珏嚴上樊繼祖等失事狀章下吏部初漢臣劾嚴嵩并及許讚及是讚言漢臣勸遲延宜並論嵩遂擬旨鐫珏一階留任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皆知爲嵩所中莫能救也　雲南巡撫都御史劉渠索沐朝輔賂朝輔與之因上章言臣家世守茲土上下相承今有司紛更典制闕臣職守率不與聞接見不循故例臣疏遠孤危動作掣肘無以彈壓蠻方乞申飭諸臣悉如其舊詔許之給事中萬虞愷劾朝輔並論渠詔罷渠而令朝輔治事如故　莫福海遣使朝貢方瀛之子也　三月庚戌復遣使採木湖廣　貴州平頭苗賊龍桑科作亂桑科居蜡爾山東屬湖廣鎮溪筸子坪西屬平頭及銅仁北接四川酉陽廣袤數百里桑科流劫湖廣桂陽間官兵不能制甲寅帝以諸苗再叛實激亂者而起萬鏜副都御史相機勦撫　吉囊死諸子狠台吉等散處河西勢分俺答獨盛數擾延綏諸邊　夏五月翟鵬遣千戶火力赤帥兵三百哨至豐州雖不見寇復選精銳百遠至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餘人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還未入塞寇大至官軍飢憊盡棄所獲奔鵬具實陳狀帝以將士敢深入仍行還賞鵬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攻牆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三關間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舊例兵皆團操鎮城聞警出戰自邊患熾每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鵬請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九月終還鎮謂之擺邊遂著爲令

言官建議請嚴覈新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毛伯溫上冗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尚膳諸監素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頗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悅　六月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爲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文選郎中王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許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羣憾大和於外臣等不爲前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爲近日御史謝瑜之罷幸矣疏入鑾言惟一賫望應選嵩抵無致書事請逮可教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釐奸悉由宸斷而讚等妄意臣輩爲之借以修怨然讚柔良第受制所屬耳帝方信嵩又見疏中引嘉賓瑜事遂發怒切責讚除與齡名伯亨等俱調御史徐宗魯等以爲言皆奪俸讚自是懼嵩不敢抗亦頗以賄聞矣與齡既罷錦衣遣使偵其裝橐被外無長物稱歎而去　給事中周怡言人臣以盡心報國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嵩與尚書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尙文與總制侍郎翟鵬督撫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祲未銷歲開輸銀之例而府庫未充粟頒糴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內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營私播弄威福市恩酬怨夫輔臣眞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燄陵轢百司凡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指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渙弱委靡讚雖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雖有檮杌讙兜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降詔責其謗訕令對狀杖之闕下錮錦衣衛獄與楊爵劉魁同繫久不釋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　秋八月俺答二萬騎抵綏德遊擊將軍

張鵬卻之總兵官吳瑛等追至塞外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夾擊敗之巡按御史殷學言寇入內地五百里請治諸將罪部議延綏游兵俱調宣大寇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其功從之學論外

故事鄉試錄文多出學使者手山東巡按御史葉經乞唐順之文提學副使呂高心憾嵩書京師言經紕繆嚴嵩方惡經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廷杖經八十斥爲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及參政張臬副使談愷潘恩並謫邊方典史 冬十月廷議廟制請以孝宗睿宗同居一廟同爲昭帝責諸臣不竭忠任事寢其議已而左庶子江汝璧請還皇考廟於穆廟首以當將來世祖與成祖廟並峙右贊善郭希顏又欲於太祖廟文世室外止立四親廟而祧孝宗武宗帝降旨譴之禮部尚書張璧等力斥其妄乃止 朵顏入寇攻圍墓田谷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赴援擊斬二十餘級哈舟兒陳通事者俱中國人被擄遂爲之用導三衛頻入寇 初鄭曉調文選嚴嵩欲用趙文華爲考功曉言於許讚曰昔黃禎爲文選調李開先考功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曉避位而已讚以謝嵩嵩欲以子世蕃爲尚寶司丞曉曰治中遷知府例也遷尚寶丞無故事嵩益怒十二月吏部擬擢河間通判周鈇爲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調官甫四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讚等令錄左降官遷擢者姓名讚引罪並列陳叔頤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讚等俸貶曉和州同知鈇叔頤等並褫職爲民世蕃尋遷尚寶司少卿 乙酉免南畿被災稅糧 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服用豪侈多通問遺及家居監司府縣吏稍慢易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憐之復尚書大學士 御史趙大佑上前侍郎林鶚節行

二十三年春正月贈故刑部尚書諡恭肅 帝以去歲無寇爲將帥力降敕獎翟鵬賜以襲衣 韃靼入甘州魯迷貢使留甘州者九十餘人總兵官楊信驅以禦寇死者九人巡撫甘肅都御史詹榮言彼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失遠人心且示中國弱詔奪信官檻死者送之歸番人感悅 丙寅俺答犯黃崖口二月戊寅犯大木谷 大同總兵官周尙文請增餉及馬兵部言尙文陳請過當詔切責尙文與巡撫都御史趙錦不協乞休弗允日相搆御史王三聘乞移尙文他鎭廷議大同敵衝尙文假此避不宜墮其奸謀乃令錦與詹榮易任三月癸丑俺答犯龍門所總兵官郤永等卻之斬五十一級進翟鵬兵部尙書帝倚鵬殄寇錫命屢加所請多從而責效甚急鵬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應變御史曹邦輔劾鵬鵬乞罷弗允 萬鏜納土指揮田應朝策誘致蜡爾山會督兵破之夏五月條上善後七事因言龍母叟雖降然其罪大宜置重典詔安置之遼東餘悉如鏜議未幾銅平酋龍子賢復叛御史繆文龍言鏜勦撫皆失詔下撫按官勘覆歸罪於參將李經事乃解 塞上多警召何卿沈希儀等卿以疾辭帝怒奪卿都督命以都指揮使詣部聽調希儀鎭柳慶每戰必先登身被數創陰雨輒痛劇既至京亦辭以病帝疑其規避奪都督如卿

秋七月俺答數萬騎入大同前衛詹榮與周尙文破之黑山陽尙文斬俺答子滿罕歹追至涼城斬獲多 日本復來貢未及期且無表文部臣謂不當納卻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濱不去巡按御史高節請治沿海文武將吏罪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而內地諸奸利其交易多爲之囊橐不能絕 嚴嵩入閣翟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嵩下而嵩終惡之不能容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勳所親焦清同舉會試帝疑鑾子盡一甲廷試時抑第一爲第三以第三置三甲及拆卷而所擬第三者果汝孝也帝大疑之八月嵩遂屬給事中王交王堯日劾主考少詹事江汝璧房考編修彭鳳歐陽燠朋私通賄且追論順天主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麒阿附鑾罪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鑾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下汝璧等錦衣衛獄獄具杖汝璧鳴夏應麒各六十褫其官勒鑾父子及鳳等並爲民

月癸卯免浙江被災稅糧　丁未許讚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璧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嚴嵩以讚柔和易制故引之與璧皆不與聞票擬事政事一歸嵩讚嘗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嵩欲示厚同列塞言者意且顯夏言短請凡有宣召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讚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帝不聽然心益善嵩　壬子振湖廣災　薊州巡撫都御史朱方請撤諸路防秋兵兵部議從之幷撤宣大三關客兵　冬十月戊辰免河南被災稅糧　俺答寇膳房堡爲郤永所拒甲戌於萬全右衛毀牆入掠順聖川戊寅掠蔚州犯淨居峪直抵完縣列營四十里京師戒嚴何御營盧溝橋帝大怒屢下詔責翟鵬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邀敵御史楊本深劾鵬逗遛致賊震畿輔給事中戴夢桂繼之乙酉遣官械鵬及朱方以兵部侍郎張漢代鵬擢大理寺少卿郭宗臯僉都御史代方鵬等至下錦衣衛獄廷杖之方死杖下鵬坐永戍行至河西務爲民家所窘告鈔關主事杖之廠獄以聞復逮至京卒於獄御史舒汀言方止議撤薊兵而幷撤宣大兵則兵部尚書毛伯溫與職方郎韓最也帝遂削伯溫籍杖最八十戍極邊

俺答出大同塞而北周尚文邀之不克十一月庚子京師解嚴

帝自二十年遭宮婢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議己每下詔旨多憤疾之辭廷臣莫知所措士大夫罷閑無恥者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會大同獲諜者王三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唯仲文而已

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奇學以程朱爲宗躬修力踐跬步必謹先是以便養乞改南京帝猶時念之嚴嵩言邦奇性至孝母老不樂北來帝信之遂不復召　十二月丙子振江西災　楚王顯榕生世子英燿性淫惡嘗烝顯榕宮人顯榕知之杖殺其所使陶元兒英燿又使卒劉金納妓宋么兒於別館顯榕欲罪金金遂誘英燿謀弒逆

二十四年春正月壬子張燈置酒饗顯榕別宴武岡王顯槐於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出以銅瓜擊顯榕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奔免英燿徙顯榕屍宮中命長史孫立以中風報王從者朱貴抉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英燿懼具疏奏辨且傴崇陽王顯休爲保奏通山王英炊不從直奏英燿弒逆狀詔遣中官及駙馬都尉鄔景和侍郎喻茂堅往訊　閏月錦衣指揮同知陸炳掌衛事尋進都督同知炳驟貴同列多父行炳陽敬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己者嘗捶殺兵馬指揮詔不問威燄大張　應天巡按御史呂光洵奏蘇松水利五事言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諸澤地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特高高苦旱卑苦潦昔人於下流疏爲塘浦又引江潮流衍於岡隴外瀦洩有法近多堙廢不治宜先度要害於澱山等茭蘆地導太湖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及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鮎魚諸口洩昆承之水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小浦以納大浦則下流治矣乃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濬臧邨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之則上流亦治此三吳水利之經也其四事則曰修圩岸以固橫流復板閘以防淤澱量緩急以處工費重委任以責成功詔悉如議委巡撫都御史歐陽必進行之　二月給事中陳棐請罷元世祖陵廟之祀及從祀木華黎等從之　戊申詔流民復業予牛種開墾閑田者給復十年　張漢既代翟鵬寇已出境乃命陝西巡撫都御史翁萬達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西諸軍漢條上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請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人知退怯必死自爭

赴敵帝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令再議
部臣乃言漢議皆當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姑報可　考察拾
遺言官劾總督侍郎張漢剛愎二月壬午械繫錦衣衛獄謫戍鎮西
衛　夏四月置陝西岷州改軍民指揮使司為衛以州屬鞏昌府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嚴嵩怨王曄屬尚寶司丞諸傑貽書南京
考功郎中薛應旂令黜之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
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府通判嵩又以大
計密諷主者黜謝瑜為民瑜遂廢棄終於家　巡按福建御史何維
柏疏劾嵩奸貪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且言嵩進顧可學盛端明修合
方藥邪媚要寵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氣自如下
錦衣獄廷杖除名　翁萬達劾罷宣府總兵官郤永副總兵姜奭薦
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遂代永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
乘障陰遣卒傾硃於油察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毋敢復離次者
嚴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　先是以
太廟舊基險命翟鑾等相度規制議二上不報久之乃命復同堂異
室之舊六月壬辰太廟成定位次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
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四時歲祫樂章器物悉仍舊制及奉安神主帝
將遣官代祭御史鄢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
言更有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御史周冕獨抗章爭之帝
震怒立下冕錦衣獄搒掠終以其言直釋還職而命皇太子攝祀
楊廷和蔣冕既卒毛紀以恩詔敘復大學士及是卒年八十三賜太
保謚文簡　升河南歸德州為府置商邱縣為府治以睢州及所屬
二縣隸焉　秋七月壬戌有事於太廟赦徒罪以下　帝於禁中築
乩仙臺間用其言決威福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之出楊爵劉魁周
怡於獄未幾吏部尚書熊浹極論乩仙之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
禮故不遽斥因發怒曰朕固知釋爵等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

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校尉曰盍
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行不顧左右觀者
為泣下魁未抵家校尉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復
與爵怡同繫獄卒以帝怒不測桎梏加嚴飲食屢絕爵等處之如前
無幾微尤怨　丙午瘞暴骸　己酉張璧卒　庚戌俺答別部犯遼
東松子嶺殺守備張文瀚俺答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裹門故總
兵官張達力戰卻之又犯鵓鴿谷參將張鳳指揮劉欽諸生王邦直
等戰死翁萬達與周尚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
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　英燿辭服詔逮入京九月告太廟誅之焚
屍揚灰悉誅其黨湖廣總兵官豐城侯李熙言於御史得平反無辜
株連者二百餘人愍王次子英㷿嗣封楚王熙晏從子也　帝微覺
嚴嵩貪恣復思夏言丁丑遣官齎敕召之　和川奉國將軍充灼坐
罪奪祿怨代王充燿不為解與襄垣中尉充㶁謀引敵入大同殺王
應州人羅廷璽等以白蓮教惑衆見充灼為妖言因畫策約奉小王
子入塞藉其兵攻鴈門取平陽立充灼為主事定即計殺小王子充
灼然之冬十月遣人陰持火箭焚大同草場五六所詹榮奏奪其祿
已充灼令通蒙古語者衛奉闌出邊為周尚文邏卒所獲並得其所
獻小王子表輸實以聞翁萬達言大同狹瘠祿饟不支代宗日繁衍
衆聚而貧且近邊易生反側請量移和川昌化諸郡王於山陝隙地
詔改遷山西　徽王厚爝好琴斲琴者與鈞州知州陳吉交惡厚爝
庇之劾吉十一月逮詔獄巡撫都御史駱昂巡按御史王三聘白吉
寃帝怒并逮之昂杖死三聘吉俱戍邊議者不直厚爝厚爝乃厚結
陶仲文仲文具言王忠敬奉道帝喜封厚爝太清輔元宣化真人予
金印　南京戶部尚書徐問致仕問清節自勵居官四十年敝廬蕭
然田不滿百畝好學不倦粹然深造為士類所宗　京師有崔鑑者
年十三忿父妾陵母手刃之刑部主事吳桂芳為著論擬赦尚書聞

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宗元復讎議也鏊遂得宥　許讚年踰七十數乞休帝責其忘君愛身辛巳落職閑住　熊浹坐事奪俸者再知帝意終不釋稱病乞休帝大怒黜爲民浹少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不甚黨庇尤愛護人才其去吏部善類多思之　十二月夏言至京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嚴嵩少師以慰之言既入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嵩子尚寶少卿世蕃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大懼父子長跪泣謝乃已銜次骨　壽王祐榰薨諡曰定無子封除　致仕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太保諡莊襄

明紀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六 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二十五年春正月雲南元江土舍那鑑殺其土知府那憲奪其印幷收因遠驛印記巡撫都御史應大猷以聞命鎮巡官發兵討之 皇太子生十一年猶未出閣講學周冕極言諭教不可緩請早降綸言慎選侍從帝大怒謫冕雲南通海縣典史 土魯番滿速兒死子沙嗣沙弟馬黑麻亦稱速檀分據哈密結婚瓦剌以抗其兄且謀入犯其部下來告馬黑麻乃叩關求貢許之復求內地安置不許 總督兩廣都御史張岳討破封川獞蘇公樂等 翁萬達屢疏請修築邊牆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同舊有二邊不當復於邊內築牆帝不聽二月萬達與督餉周尚文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為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為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 顯陵守備中官廖斌擅威福巡按御史包節欲繩之語先洩斌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旦謁陵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奏斌前事帝大怒三月逮節錦衣獄榜掠永戍莊浪衛節與弟南京御史孝並有至性節官北京日孝解官歸養母母亡哀毀卒節聞之悲慟不已亦卒時並稱其孝

戊辰四川白草番亂何卿充副總兵討之 起前總督兩廣尚書張經於三邊給事中劉起宗言經在兩廣剋饟銀寢前命 玉林衛百戶楊威為俺答所掠自詭能定貢市夏五月戊辰俺答釋威還復與阿不孩遣使款大同左衛塞邊帥家丁董寶等狃石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翁萬達言北敵弘治前歲入貢疆場稍寧自虞臺嶺之戰覆我師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卽不許當善辭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搆兵之謀帝不聽 郭宗皋言密雲最要害宜宿重兵乞敕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密雲有警則總兵官自將赴援居庸白楊地要兵弱遇警必待部奏不能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令建昌三屯軍平時則協助密雲遇警則移駐居庸俱報可 六月甲辰俺答犯宣府千戶汪洪戰死 秋七月癸酉以醴泉出承華殿廷臣表賀停諸司封事二十日嗣後慶賀齋祀悉停封奏 吏部尚書唐龍所至著勞績及是年老多疾每事諮僚佐為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文選郎高簡罔上行私幷論龍衰暮乃下簡錦衣獄龍引疾未報給事中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詔杖簡六十遣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黜為民輿出國門卒龍故與嚴嵩善嵩之罷夏言主之 王杲又上制財用十事舊制歲漕四百萬石杲以粟有餘而用不足遇災傷率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見改折者過半大驚以詰戶部杲等引罪敕自今務遵祖制毋輕變

俺答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陳款翁萬達言今居秋彼可一逞乃屢被殺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在部落獲貢則利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封疆臣貢亦備不貢亦備不緣此懈也兵部尚書陳經等言敵難信請敕邊臣詰實責萬達十日內回奏萬達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不至萬達慮帝督過以使者去無可究為辭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 俺答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帥兵數千駐塞門起前參將李珍於徒中令擣寇巢斬首百餘級寇始遁 八月壬子免山東被災稅糧 九月俺答犯寧夏冬十月丁亥犯清平堡游擊高極戰死副總兵蕭漢敗績 充灼逮至京癸巳賜死焚其屍王府長

史等官皆遣治。諭周尚文功加太保，蔭子錦衣千戶。終明之世，總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　甲午，殺故建昌侯張延齡。　蜡爾山苗龍許保及其黨吳黑苗復亂。　巡撫甘肅都御史楊博大興屯利。請募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渠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　總督侍郎張岳討平廣西馬平諸縣猺賊，誅賊魁韋金田等。尋召岳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以御史徐南金言，留任。　套寇牧近塞，久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采。曾銑方築塞慮爲所擾，乃選鋭卒擊之，寇稍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帥參將李珍擣斂等驅之遠徙。詔增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銑念寇居河套，終爲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竊歎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壞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鋭卒每當春夏交，水陸交進，直擣其巢，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八議以進。銑又與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並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夏言繼妻父蘇綱雅與銑善，亟稱於言。言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帝降旨曰：賊據套爲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議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　丁未，免湖南被災稅糧。　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子宏瀷嗣。初，莫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封西寧侯。敬有女嫁方瀛次子敬典，因與方瀛妻武氏通，得專兵權。宏瀷立方五歲，敬益專恣用事。登庸次子正中與莫文明避之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儀等避居田里。敬舉兵偪都齋。正中、如桂、子儀等禦之，不勝。正中、文明帥家屬奔欽州，子儀收殘卒遁海東。

二十六年春正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守謙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因薦副使張鎬爲提調，牛種取給本土。帝稱爲忠，即報可。守謙尋移鎮延綏，請久任鎬終其事。　故事，京營歲發五軍詣薊鎮防秋。郭宗皋請罷三軍，以其犒軍銀充本鎮募兵費。又請發修邊餘銀增築燕河營、古北口。帝疑有侵冒，令罷歸聽勘。　左都御史宋景卒，贈太子少保，諡莊靖。　吏部尚書周用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以沈希儀爲廣東副總兵，命自今將領至自川廣雲貴者，毋推京營及西北邊，著爲令。　朝鮮國王李峘咨禮部言：福建人從無泛至本國者，因往日本市易，爲風所漂，前後共獲千人以上，皆挾軍器貨物，致中國火器亦爲倭有，恐起兵端。詔巡按御史察參，仍賜王銀幣，以旌其忠。　二月，翁萬達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略曰：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治，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偪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荆、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邇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寧雁爲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延陝兵馬，糜糧賞不

皆恐難持久幷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愼防秋幷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十事上之詔發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減省防秋客兵省費幾百萬又議製山西兵幷力守大同帝悉報許萬達精心計善鉤校牆堞近遠壕塹深廣曲盡其宜與詹榮周尙文規畫戰守備邊民息肩者數年 裁南京糧儲都御史以戶部侍郎兼理 二月楊博請重定朝貢事宜禮部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歲一貢貢使三百人送十之一赴京餘留關內有司供給他若哈烈哈三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諸國或三年或五年一貢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賞賚如哈密例宜敕邊臣恪遵從之 夏四月巡撫山西都御史孫繼魯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拱護京師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屏蔽全晉一也議者不撤紫荆以幷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幷守大同況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鎭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套響之門閫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幷力守左尙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翁萬達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偪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誤邊事兵部是繼魯言

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譏君上夏言亦惡繼魯遂逮下詔獄瘐死繼魯性耿介所至以清節聞好剛使氣嘗忤中官被逮言救免之不謝官山西參政數繩宗藩及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裝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其卒也山西人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卽前奪視其裝者也 致仕吏部尙書羅欽順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何卿再治松潘將士咸喜己巳會巡撫都御史張時徹討平白草叛番禽渠惡數人俘斬九百七十有奇克營砦四十七燬碉房四千八百獲馬牛器械儲積各萬計卿素有威望爲番人所憚自威茂迄松潘龍安夾道築牆數百里行旅往來無剽奪患先後治鎭二十四年軍民戴之若慈母 俺答以通好散處其衆不設備亦不殺哨卒塡之復至詞益恭己酉翁萬達又爲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今宜大興版築正當歸廢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則許之貢不聽則曲在彼帝責其瀆奏不許已萬達上復套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犂王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收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塗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尙艱儻失嚮道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或保聚或陽遁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以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二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

夫馬肥瘦我與敵共之即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援擊我及彼強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讒謗蠭起烏能待三即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擣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擣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即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乃其四時駐牧地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置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游徼瞭望者不與焉二十萬衆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懈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其後俺答與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答以其謀告請與中國夾攻以立信萬達不敢聞使者再至爲言於朝帝不許　六月靖江王邦薴與巡按御史徐南金相訐奏奪祿米罪其官校　秋七月丙辰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溺死者甚衆總河都御史詹瀚請於趙皮寨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勢詔可　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句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益無所忌來者接踵巡按浙江御史楊九澤言寧紹溫台皆瀕海界連福建福興漳泉諸郡有倭寇患雖設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但海寇出沒無常兩地官弁不相統攝制禦爲難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瀕海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廷臣稱善乃改南贛巡撫都御史朱紈於浙江兼提督福建漳泉建寧五府軍務　八月丙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少詹事黃佐與夏言論河套事不合會吏部缺侍郎所司推禮部侍郎崔桐及佐給事中徐霈御史艾朴言桐與左侍郎許成名競進至相詬詈而佐及同官王用賓亦爭覬望言從中主之成名等並賜罷　九月給事中馬錫劾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受賄給事中厲汝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亦劾兩淮副使張祿遣使入都廣通結納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賂受屬有證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殿詞連倉場尚書王暐嚴嵩上章自理且求援於中官激帝怒帝下杲等獄杲朴皆謫戍暐斥爲民責汝進代杲解釋杖八十秉彝等六十並謫雲南廣西典史嵩猶畏夏言疏遣世蕃歸省墓杲掌邦計事無不辦帝深倚之嘗有詔買龍涎香久不進以此不悅　逮貴州巡撫都御史王學益　大計拾遺言官論聶豹在平陽乾沒夏言亦惡豹閏月逮下錦衣獄落職歸　黔國公沐朝輔卒二子融鞏皆幼詔視琮燐故事令融嗣公給半祿而授朝輔弟朝弼都督僉事佩印代鎮　丙午振成都饑　冬十月逮山東巡撫都御史何鼇　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言激勸軍士在重賞今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已薄又文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宜大事棘稍加賞格請倍增其數鎮巡官驗明即給蓋增級襲廕有官者利之窮卒覬賞而已兵部以爲然定斬首一級者與銀五十兩著爲令　朱紈巡海道采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會日本使周良等以舟四人六百待明年貢期守臣沮之以風爲解紈乃以便宜要良自請後不爲例

錄其船延夏入寧波賓館十一月事聞閩人林懋和爲主客司宣言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額宜敕守臣勒回詔從其議夏等不肯去紈亦以中國制馭諸番宜守大信疏爭之強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閩浙人益恨之奸民投書激變紈防範密計不得行　壬午大內火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　乙未皇后崩詔曰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親定謚禮視昔加隆　海禁既嚴佛郎機人無所獲利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　先是河套議起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爲難久不會奏曾銑怒疏請於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銑同銑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獻營陳八圖並優旨下廷議　十二月辛酉曾銑劾甘肅總兵官仇鸞阻撓楊博亦發其貪冒二十事詔逮問　乙亥倭犯寧波台州大肆殺掠二郡將吏並獲罪　嚴嵩貪忮海內士大夫怨之謂夏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爲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不盡當朝士仄目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陸炳言擬旨逮治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事總督三邊侍郎曾銑之議復河套也言贊決之甚力兵部尚書王以旂等見帝意向銑議上一如銑言銑鳩兵繕塞輒破敵而嵩欲借以傾言與元炳媒孽其間

二十七年春正月帝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言大駭請帝自裁斷帝命刋手詔遍給與議諸臣嵩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言益懼謝罪且言嵩未嘗異議今乃盡委於臣帝責言強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復力辯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以旂會廷臣覆奏盡反前說奏未遣官逮銑出以旂代之責科道官不言悉杖於廷停俸四月盡奪言階官以尚書致仕　把都兒寇廣寧參將閻振戰死　兵部侍郎苑鐄上經略潮河川居庸關諸處事宜請於古道門外攢窩嶺增墩臺一墻壕設橋潮河川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薊鎮五里坡划車开連口幕田谷等地設墩臺惡谷紅生谷香爐石等斬岸塹修築居庸關外諸口加潮河川提督爲守備增副將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設橫嶺守備塞懷來路又議紫荆倒馬龍泉等關及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宜請於紫荆之桑谷倒馬之中寨關峪龍泉之陡石嶺創築城垣增設敵樓營舍薊州所轄燕河太平馬蘭密雲四路修築未竟者竣之移參將分駐石門杜家莊俾保定總兵駐紫荆移建昌營游擊於山海關又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平之榆木嶺擦崖子皆所急下所司議行　嚴嵩揣帝無意殺夏言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嵩乃代仇鸞草疏誣曾銑掩敗不奏剋軍餉鉅萬遣子淳屬蘇綱賂言交關爲奸利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逮淳綱下錦衣衛獄遣給事中申玠等往覈給事中齊譽等以帝怒銑甚請早正刑章帝責譽黨奸避事鐫級調外任三月癸巳銑逮至法司比擬邊帥失陷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條坐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行刑遣官校逮言价等因劾李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爲銑爪牙並逮下獄逮及謝蘭張問行盛唐副總兵李琦等皆斥罰勒淳綱贓卹陣亡軍及居民被難者銑嘗檄府衛銀三萬兩製車仗亦責償於淳酷刑拷珍令其實剋餉行賂事珍瀕死不承淳用是免珍竟論死綱世威震並謫戍銑有膽略長於用兵居官廉家無餘貲既被誣後俺荅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欲開邊故行報復耳　詹榮以守邊當積粟近邊宏賜諸堡三十一所延亙五百餘里闢治之皆書

腴田可墾十萬頃乃奏請召軍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秋冬則聚而遏寇帝立從焉 翁萬達言諸部求貢不遂漸且憤聲言大舉犯邊乞令邊臣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 癸卯出仇鸞於獄 朱紈討平覆鼎山賊將進攻雙嶼使柯喬及都指揮黎秀分駐漳泉福寧遏賊奔逸都指揮使盧鏜將福清兵由海門進夏四月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禽棟黨汪直等收餘衆遁鏜築寨雙嶼而還番舶後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門青山下八諸島勢家既失利宣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賊黨又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予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紈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擄何由脅從若以入番導寇爲強盜海洋敵對爲拒捕臣之愚暗實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 夏言抵通州聞曾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諭降不兩日鸞何以知上語又何以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詐爲之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不戴香冠事 五月丙戌葬孝烈皇后 六月贈前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謚文襄 龍許保等勢威貴州巡撫都御史李義壯告警命張岳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討之進右都御史 周良復求貢朱紈以聞禮部言日本貢期及人船數雖違制第表辭恭順若概加拒絕則航海之勞可憫若猥務含容則宗設素卿之事可鑒宜敕紈起送五十人餘留嘉賓館量加犒賞諭令歸國報可秋七月巡按浙江御史周亮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亮亦閩人也 戊寅京師地震 帝頻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鄭王厚烷獨上書請帝修德講學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爲規諫語切直帝怒下其使者於獄詔曰前宗室有謗訕者置不治茲復效尤王今之西伯也欲爲爲之 廣東連山賊李金與廣西賀縣賊倪仲亮等出沒衡永郴桂積三十年不能平張岳大合兵督沈希儀等進討破禽之巨寇悉平 庚子西苑進嘉穀薦於太廟 八月丁巳俺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伏兵其旁誘指揮顧相等出圍之彌陀山周尚文急督副總兵林椿參將呂勇游擊李梅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援圍始解相及指揮周奉千戶呂愷郝經等已陳沒尚文轉戰次野口伏突起尚文等殊死戰斬其長一人相持月餘寇引去尚文設伏殺其殿卒而還寇趨山西諸將禦卻之九月壬午寇犯宣府大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守備魯承恩等戰死 山東提學僉事王暐給由入都道病後期嚴嵩遂奪其官暐在臺嘗劾罷方面官三十九人直聲甚著比歸環堵蕭然數年卒 朱紈討溫盤南麂諸賊連戰三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盜 乙未免陝西被災稅糧 冬十月癸卯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妻蘇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削籍爲民言豪邁有俊才縱橫博辯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爲不黨遇益厚及柄大政裁決庶務頗專恣志驕氣盈卒爲嚴嵩所擠死時年六十七其後嵩禍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 十二月禮部尚書費宷卒

二十八年春正月套寇自西海還肆掠永昌鎮羌總兵官王繼祖禦卻之 朱紈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周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不肯用命既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閩浙人言亦有不悅紈者矣 二月乙□振陝西饑 辛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祭酒呂本爲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治等以疏遠

擢用不敢預可否嚴嵩益專　翁萬達言倭各將復寇宜府總兵官
趙卿怯請以周尚文統其兵帝從之而命趙國忠代卿尚文國忠皆
未至壬子寇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瀚唐臣張淮等戰死寇遂南下
駐隆慶石河營游騎分掠東及永寧川南及岔道夾欄柳溝大小紅
門諸口關南大震游擊將軍王鏜袁正力戰隆慶州橋南寇移而南
乙卯尚文萬騎遇敵曹家莊參將田琦騎千餘與尚文合連戰斬四
首寨其旂寇據險不退萬達督參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馳赴陣風敵
譟揚塵蔽天寇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東去丙辰國忠至岔道命參
將孫勇帥精卒逆擊寇於大紼沱敗之與尚文分道追擊寇遁敗盡
走帝偵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尚文等並
敍功陞賞應熊爽之子也　初徐階爲吏部侍郎折節下士接見庶
官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階意願爲用尚書熊浹
唐龍周用皆重階階數署部事及聞淵代用自以前輩事取獨斷階
意不樂求出避之帝命改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階勤又所撰青
詞獨稱旨遂召直無逸殿與張治李本俱賜飛魚服廷推吏部尚書
帝不聽曰階方侍左右何外擬也　給事中楊允繩奉命會英國公
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閱應襲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
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繩獨不動因奏之詔褫璽職奪溶岳營務
罰傳等俸允繩由是知名溶希之子岳麒之子傳驥之孫也　二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酉皇太子行冠禮丁亥薨諡莊敬與哀沖太
子並建寢園歲時祭祀從諸陵後　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朱紈
督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禽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復以便宜戮之
具狀聞因言長澳諸大俠林恭等句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關通射利
因爲鄉導躪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允夏四月御史陳九德劾紈
擅殺詔落紈職遣給事中杜汝禎往按問紈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
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殺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

之不須人也製擴誌作絕命詞仰藥死紈清強峭直勇於任事欲爲
國家杜亂源乃爲勢家構陷朝野太息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
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
耗紈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爲
黃巖外障副使丁湛盡散遣之撤備弛禁未幾海寇大作荼毒東南
者十餘年　范子儀妄言莫宏瀷死迎正中歸立剽掠欽廉等州嶺
海騷動提督兩廣侍郎歐陽必進檄都指揮僉事俞大猷討之賊攻
廉州甚急大猷馳至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且聲言大兵至賊不
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冠頭嶺賊犯欽州大猷遮奪其舟追戰
數日生禽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窮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瀷殺
子儀函首來獻　帝才范鏓甚會兵部尚書趙廷瑞爲楊允繩劾罷
即命鏓代鏓以老辭且言隨事通變乏將順之宜帝怒責鏓不恭削
其籍而召翁萬達還部侍郎詹榮署部務奏行秋防十事　套寇復
犯鎮番山丹諸處參將蔡勳馬宗援三戰皆捷前後斬首一百四十
餘級　五月太保左都督周尚文卒年七十五尚文沈約愛士得士
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初尚文僉後府事嚴世蕃方
爲都事驕蹇尚文面叱將劾奏之嵩謝得免乃調世蕃治中而銜尚
文刺骨讒傾陷之尚文功高帝方藉以抗強敵讒不得入比卒嵩格
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曹家莊之役奇功也
雖晉秩未酬勳宜贈封爵延子孫他如董暘江瀚力抗強敵繼之以
死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倖
蒙忠勳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
察院議聞淵屠僑等言束無他腸第疏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
束錦衣獄已刑部坐束奏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錮錦衣
獄　秋七月浙江海賊起　初罕東屬番避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
時與居民戕殺監生李時暘以爲言事下守臣八月楊博築金塔台

城七堡召其長令帥屬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肅清　套寇
數萬屯寧夏塞外將大入官軍擊之斬首六十餘級寇宵遁　瓊州
五指山熟黎素畏法供徭賦知州邵濬虐取之其酋那燕遂結崖州
感恩昌化諸黎爲亂詔發兩廣官軍九千進勦給事中鄭廷鵠言瓊
州諸黎盤踞山峒而州縣反環其外其地彼高而我下其土彼膏腴
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故自開郡來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
害今日之患非九千兵可辦必添調狼土官兵召募打手集數萬衆
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後可克也往嘉靖十九年嘗大渡師徒攻毀巢
囤議於德霞建城立邑招新民耕守業已舉行中道而廢旋爲賊資
今宜分奇兵由萬州陵水進先攻連郎温脚二峒岐賊而以大兵徑
擣崖賊使彼此不相顧慰安諸部以解其黨收德霞千家羅活等膏
腴之地設立屯田且耕且守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安定由德霞沿
溪水以達昌化仍建參將府於德霞各州縣許便宜行事新民中有
異志者或遷之海北或編入附近衛所戎籍如漢徙潳山蠻故事詔
悉允行尋以俞大猷爲崖州參將　嚴嵩既搆殺夏言勢益橫部權
無不侵數以小故奪閣淵俸九月淵遂乞骸骨歸淵居官始終一節
晚扼權相功名頗損　俺答二萬騎犯萬全左衛總兵官陳鳳副總
兵林椿與戰鑄兒嶺殺傷相當總督宣大山西侍郎郭宗皋坐奪俸
朵顏三衛犯遼東　冬十月辛丑免畿內被災稅糧　黔國公沐
融卒鞏嗣朝弼心害之朝弼母李氏請護鞏居京師待其長還鎮報
可鞏未至京而卒　翁萬達以父憂歸詹榮復當署部務辭疾乞休
帝怒奪職閒住吏部侍郎丁汝夔代爲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時俺答
屢寇邊羽書疊至帝方齋居西內厭兵事而嚴嵩竊權邊帥率以賄
進疆事大壞　李義壯持萬鏜議欲招撫蜡爾山賊十一月張岳劾
其阻兵罷之王學益與鏜附嚴嵩主撫議數從中撓岳岳持益堅
初獻皇帝入太廟非公議帝恐後世議祧及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

廟又恐壓於孝潔皇后會孝烈大祥禮臣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帝
曰奉先殿東夾室非正也可即祔太廟嚴嵩等請設位於太廟東皇
妣睿皇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帝曰祔禮至
重豈可權就后非帝乃配帝者自有一定之序安有享從此而主藏
彼之禮其祧仁宗祔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亂禮嵩等言祔新序非
臣下所敢議且陰不可當陽位乃命姑藏主睿皇后側
二十九年春正月大計削厲汝進籍　三月龍許保襲執印江知縣
徐文伯石阡推官鄧本忠　郭勛子守乾襲武定侯　歐陽必進會
總兵官平江伯陳圭等討那燕議分兵五道沈希儀適病最後至謂
必進曰萬州陵水黎未有黨惡之實柰何并誅益樹敵莫若止三道
乃偕參將武鸞俞大猷直入五指山下斬那燕及其黨五千四百有
奇俘獲者五之一招降二千七百人大猷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
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乃單騎
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　俺答移駐威寧海子　初帝幸承天
河南巡撫都御史胡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聯尋爲巡按御史
陶欽夔劾罷以毆其父論死久之其父請得出獄復坐殺人求解不
得知帝喜告訐乃摭纘宗迎駕詩穆王八駿語爲謗詛言纘宗命己
刊布不從屬欽夔論黜羅織成大辟候長至日令其子詐爲常朝官
闌入闕門訟冤凡所不悅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植
馮章張洽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搆入之帝大
怒立遣官捕纘宗等下獄命法司嚴訊夏四月刑部尚書劉訒等奏
得其誣罔仍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斬而爲纘宗等乞宥帝坐
聯父子辟而以纘宗等命禮部都察院參議嚴嵩爲之解乃革纘宗
職杖四十訒亦除名法司正貳停半載俸郎官承問者下錦衣獄嵩
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士俸時帝以喜怒爲生殺每遇大獄
刑官率骫法徇上意訒於是獄能持法天下稱之　改楊守謙巡撫

保定兼督紫荆諸關守謙去鎮之日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
六月丁巳俺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給事中唐
禹言全軍悉陷乃數十年未有之大衂閏月逮郭宗臯及巡撫都御
史陳燿各杖一百燿死宗臯戍陝西靖虜衛起翁萬達代宗臯萬達
方病疽廬墓聞乃疏請終制　免陝西河南江北被災夏稅　秋七
月俺答傳箭諸部六寇　杜汝楨及巡按浙江御史陳宗夔還言朱
紈所誅皆滿剌加商人實海濱無賴之徒竊販拒捕無僭號流劫事
紈擅自行誅誠如御史所劾時滿剌加已爲佛郎機所幷汝楨等不
知遂以實紈罪詔逮紈紈已前死柯喬盧鏜等並論重辟　八月甲
子俺答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丁汝夔言寇不得志於宣府必東
趨遼薊請敕諸將嚴爲備潮河川乃陵京門戶宜調遼東一軍赴白
馬關保定一軍赴古北口從之　嚴嵩既傾殺夏言益僞爲恭謹言
嘗加上柱國帝亦欲加嵩嵩言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初雖
設此官左相國達功臣第一亦止爲左柱國乞陛下免臣此官著爲
令典以昭臣節帝大喜從之以世蕃爲太常寺卿嵩無他才略惟一
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
帝怒戕害人諸所不悅者多用他故置之死或假遷除考察斥之未
嘗有迹也　胡纘宗之獄株連甚衆會帝以京師災異頻見咨陶仲
文仲文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帝從之果得雨丙寅以平獄功封仲
文爲恭誠伯　俺答自宣府引而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
大同總兵官仇鸞聞之帥所部馳至居庸南哈舟兒爲寇鄉導詐言
向西北順天巡撫都御史王汝孝以聞丁汝夔信之請令鸞還大同
勿東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寇循潮河川
而下丁丑至古北口薄關城汝孝帥總兵官羅希韓盧鉞禦之寇陽
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從鴿子洞曹榆溝潰牆入汝孝師大潰巡按
御史王忬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

計燒從舟楫之在東岸者戊寅寇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
義大同隊長馮芳馳斬其將寇亦聞保定兵駐城內乃解而南夜半
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壁於河東孤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厲
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寇分兵四掠焚湖渠馬房殺掠不可勝紀京師
戒嚴召鸞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
將傳及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陸炳及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
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夔委用汝夔條
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
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略通州涿州且釋罪廢
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報可楊守謙帥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
令營崇文門外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各以兵至人心稍安寇
游騎四出散掠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汝夔遣偵卒出城不數里
輒奔還妄言誑汝夔既而言不讎弗罪也募他卒偵之復如前寇衆
寡遠近皆不能知京營冊籍多虛數見卒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
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
主庫奄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方應武舉諸
生乘城都御史商大節帥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命便宜募
壯士鸞與副將徐鈺游擊張騰等軍白河西守謙楫移營東直門外
趙國忠僧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姚冕山西游擊羅恭等營玉
河諸處勤王兵先後至者五六萬人詔守謙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
兵相機戰守兵部核援兵數行賞賚議者謂城內虛城外有邊兵足
恃宜移京軍備內實汝夔亦以爲然遂盡掣禁軍入營十王府慶壽
寺前朱希忠掌營務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抽掣爲掩飾計士疲不
得息而莫曉孰爲調者爭詈汝夔鸞兵無紀律掠民間帝方眷鸞令
勿捕汝夔亦戒勿治鸞兵民益怨怒勤王兵聞變卽赴未齎糗糧犒
師制下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始得數餅餌皆飢疲不任戰辛巳寇

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詔守謙與楫等合擊莫敢前壬午寇悉師薄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卻國忠移營護諸陵陳紅門外寇騎至不敢入帝拜鸞大將軍進守謙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趣諸將戰甚急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或可掩失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遂戒諸將勿輕戰鸞自孤山還至東直門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謙孤軍薄俺答營無後繼不敢戰客勸之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諸將皆閉營不出引汝夔及守謙爲辭流聞禁中帝不悅敵縱所擄馬房中官楊增入城護書求貢帝召嵩及呂本徐階對便殿嵩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傅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帝然之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帝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邀我請遣譯者諭令退屯塞外因邊臣以請往返之間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帝稱善者再階請帝還大內召群臣計兵事從之詔百官廷議俺答求貢事司業趙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必入城儻要索無已奈何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錦衣衛經歷沈鍊是貞吉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何怪也廷臣皆莫敢言帝偵知狀諭嵩曰貞吉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耳議罷貞吉威氣懾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復叱之嵩大恨帝召貞吉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便宜勞賞寇燬城外廬舍城西北隅火光燭天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稱將帥爲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曰守謙擁衆自全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檄爲解癸未群臣昧爽入至

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群臣切責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汝夔吏部因請起楊守禮劉源清史道許論於家汝夔不自安請督諸將出城戰而以侍郎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諉命居中如故嵩撰貞吉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越宿即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尚文東遊說下之錦衣獄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言縱養寇要功帝立斥深爲民邦瑞屯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大啓郭門納四郊避寇者寇縱橫內地八日所掠過望[illegible]整輜重從容趨白羊口而去鍊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令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汝夔蘭及戶部尚書李士翺工部尚書胡松侍郎雒容孫禬皆引罪命革士翺職停松俸俱戴罪辦事侍郎俱停俸五月執汝夔及守謙下獄鸞步卒掠民貲守通州都御史王儀捕笞之械市門外鸞訴於帝忬及御史姜廷頤復劾之帝立命逮儀超擢忬僉都御史代之邦瑞攝兵部事召翁萬達爲尚書乙酉逮汝孝希韓鉞寇未盡去宮校不敢前詭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遠不可卒至丙戌京師解嚴杖貞吉於廷謫荔波縣典史帝欲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懼其引己使人語之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怒甚不敢言給事御史劾汝夔禦寇無策帝責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丁亥怒法司奏當緩杖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寺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給事中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斥侃爲民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失誤軍機即日並戮於市梟汝夔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衛汝夔臨刑方悔爲嵩所賣方廷訊時職方郎中王尚學當從坐汝夔曰罪在尚書郎中無預得減死論戍汝夔赴市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尚學子化在側謝曰荷公恩免矣汝夔歎曰汝父勸我速戰我爲政府誤汝父免我死無恨聞者爲泣下守謙坦

易無城府敵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開府蕭然若寒士臨刑時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實繁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邊鄭吏士知守謙死無不流涕者寇將出白羊口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出不意兵潰死傷千餘人戊子寇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　九月辛卯朔振畿內被寇者　王汝孝等逮至帝怒漸解汝孝復以首功聞命俱減死戍邊　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遂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廢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皆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敵騎深入戰守皆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冑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饟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嘗有意振刷將領惡其害己軍士習於驕惰陰謀阻撓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乞大振乾綱遣官精核帝是其言命兵部議興革乙未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曰神樞設戎政府總督京營武臣協理文臣各一人以仇鸞及邦瑞為之其下設副總兵參將等官二十六員又從部議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為正兵備城守參將二員備征討丁酉邦瑞條上興革六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鎗者帝報從之邦瑞又舉前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旞知兵並改兵部分理京營事

戊申免畿輔被災稅糧　分遣御史郎中募兵畿輔山東西河南商大節兼管民兵經略京城內外大節訓練鼓舞軍容甚壯所募民兵四千請以三等授饟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五斗帝亟從之大名知府張瀚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使二十九人供其饟即日得八百人使者稱其才　初鄭康王[illegible]無子見滋子祐檡應及以前罪廢乃立東垣王子祐檡已祐檡求復郡王爵怨鄭王厚烷不為奏乘帝怒摭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詔駙馬中官即訊還報反無驗治宮室名號擬乘輿則有之帝怒曰厚烷訕朕躬在國驕傲無禮大不道壬子廢為庶人錮之鳳陽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　楊允繩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拾遺騰驤四衛及錦衣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為令　冬十月甲戌張治卒　刑部郎中徐學詩言臣聞外攘之備在於內治內治之要在於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歎憤而無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於陛下陛下又安得而盡悉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之時莫不假事託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曄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輩於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動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遂下學詩錦衣獄嵩求去優詔慰留嵩又請遣世蕃回籍帝亦不許斥學詩為民　申旞疾仇鸞專恣言兵戎大事不當決於一人鸞奏旞侵官帝為下旞錦衣獄罷巡視部官不設　仇鸞請選各邊兵六萬四

千人分番入衛令京營將領分轄訓練兵部侍郎聶豹疏陳四慮請宣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怒伺豹過無所得乃已帝竟從鸞計　十一月癸巳分遣御史赴各邊選軍自是邊軍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邊事益壞　翁萬達家積南距京師八千里聞寇警倍道行四十日抵近郊寇氛熾帝日夕俟萬達至遲之以問嚴嵩嵩故不悅萬達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非君召不俟駕之義帝遂用王邦瑞於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責其欺謾念守制姑奪職讓別用初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爲虐萬達爲知府鐫其尤橫者杖之鸞銜宿怨譖言搆於帝萬達益失眷未幾降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紫荊諸關　那鑑帑約武文淵爲亂沐朝弼及巡撫都御史胡奎巡按御史林應箕以聞請以副使李維參政胡堯時督兵勦之制可　帝終欲祔孝烈皇后於太廟命再議徐階言不可給事中楊思忠力贊之餘莫敢言帝覘知狀及議上帝震怒嚴旨譙責命階思忠更定階思忠懼恐乃請於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一室以祔孝烈則仁宗可不祧孝烈可速正南面之位陛下亦無預祧以俟之嫌帝曰臣子之誼當祧當祔力請可也苟禮得其正何避豫爲階益恐不敢守前議因上祧祔儀注會請忌日祭帝猶銜前議報曰孝烈繼后所奉者又入繼之君忌不祭亦可階等請益力帝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居朕室次禮官顧謂今日未宜徒飾說以惑衆聽因諭嚴嵩等禮官從朕言勉強耳卽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處忌日令奠一卮酒不至傷情於是階等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壬寅祧仁宗祔孝烈皇后於太廟　薊州督撫都御史李遂未謝恩請調防守驗用新銜帝怒削其籍　仇鸞搆王邦瑞於帝帝眷漸移十二月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珏旨從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將帥必采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狥鸞請臣恐九邊將帥爭奔走託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悅下旨譙讓鸞又欲節制邊將罷薊鎮邊垣邦瑞皆以爲不可鸞大憾益肆讒構

陳九德疏薦謫戍侍郎張漢等帝怒削其籍　俺答遣子脫脫陳款命嚴備　先是喻茂堅長刑部上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以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其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奉詔革除事例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采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及是尙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　嚴嵩貴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重沈鍊時時扼腕

明紀卷第二十二

明紀卷第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七 起嘉靖三十年辛亥盡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三十年春正月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時北伐
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為天下除
奸邪今大學士嵩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略惟與
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諂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
恩結客引朝廷賞罰歸之於己請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
以啓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饋遺每事陰為之地二也攬吏部之權
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歲例致有司遞相
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
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
虛日致道路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
貽君父憂十也因并論夏邦謨諂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
大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 時增兵設戍餉額過倍戶部尚書洛陽
孫應奎束手無策始建議加派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
地貧富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御史郭
仁吳人也詰應奎請減不從仁遂劾應奎帝以仁不當私鄉郡調之外
二月徐階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請皆不報復請當冠婚復請先裕
王後景王帝不懌 王邦瑞復陳安攘大計嚴旨落職以冠帶辦事
居數日京察自陳斥為民 翁萬達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
瀕行復摘謝疏譌字為不敬斥為民 張岳使總兵官沈希儀及參
將石邦憲等分道討龍許保躬入銅仁督之先後斬賊魁五十二人
破苗寨十有五竄山箐者搜捕殆盡獨許保及吳黑苗跳不獲三月
岳以捷聞言貴苗漸平湖苗聽撫請遣士兵歸農朝議許之未幾酉
陽宣撫冉元嗾許保黑苗突思州劫執知府李允簡邦憲兵奪還允
簡以傷死嚴嵩父子故憾岳欲逮治之徐階持不可乃奪右都
御史以侍郎督師 仇鸞有寵用事帝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
乃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鬭固恩寵帝許之壬辰開馬
市於宣府大同命侍郎史道經理其事趙時春憤曰此秦檜續耳身
為大將而效市儈可乎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陳十不可五謬大略
言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讎也
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
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
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與
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食媮安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
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
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
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
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
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四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
十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
其以羈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
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
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
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必無入掠
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之有疏入帝頗心動
下鸞及朱希忠嚴嵩呂本徐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議
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希忠等遂言遣官已行勢難
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錦衣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
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

出婦裝市田賁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戚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兩廣提督侍郎周延總兵官顧寰決策請於朝令莫宏瀷襲都統使赴關領牒會部目黎伯驪與黎寧臣鄭檢合兵來攻宏瀷奔海陽不克赴　仇鸞盡統中外兵惡商大節獨爲一軍不受其節制欲困之夏四月壬午請畫地分守以京城四郊委大節大節言臣雖經略京城實非有重兵專戰守責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鸞欲專以臣當臣節制者止巡捕軍鸞又時調遣奸宄竊發誰爲捍禦哉帝方寵鸞不欲人撓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錦衣獄法司希旨當大節斬嚴嵩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幸赦其死戍極邊不聽　那鑑縱兵攻掠沐朝弼與巡撫都御史石簡調武定北勝亦佐等土漢兵分五哨進破木龍寨降甘莊賊漸蹙乃遣經歷張維等詣南羡監督王養浩乞降左布政徐樾以督鎭至聞維言信之約翼日令鑑面縛出城左右咸謂夷詐不可許樾不聽如期親帥百人往城下受降鑑縱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樾及左右皆死姚安土官高鵠奮身赴救亦被殺巡按御史趙炳然以聞幷糾朝弼等失事罪詔褫朝弼職俾養浩等剋期捕賊贖罪　龍許保等旣破思州復糾黨欲攻石阡不克六月還過省溪千戶安大朔等邀之斬獲大半盡奪其輜重賊不能軍石邦憲使使購老獞老獞等執許保及思州印獻軍門張岳以吳黑苗未獲不敢報功已而冉元謀露岳發其奸元賄嚴世蕃責岳絕苗黨　初叛人蕭芹呂明鎭以罪亡入韃靼挾白蓮邪教與其黨趙全邱富周原喬源諸人導俺答爲患俺答市畢旋入掠邊臣責之以芹等爲辭芹詭有術能墮城已而不驗秋七月縛芹及明鎭來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　沐朝弼與石簡集五哨兵環元江而壁令南羡哨督兵渡江攻城選路通哨甘莊哨各精卒二千佐之那鑑知二哨精卒悉歸南羡潛遣兵象乘虛衝路通哨官兵不意賊至倉卒燒營走監督郝維嶽奔入甘莊哨甘莊亦大潰督哨李維亦遁惟餘南羡偪城而軍武定女土官瞿氏寧州土舍祿紹先廣南儂兵頭目陸友仁恨那鑑戕主奪嫡誓死不退督哨王養浩因激獎之翼日鼓譟攻城賊大敗閉門不出官軍圍之鑑乞降官兵徼徐樾之敗不應　九月乙未京師地震有聲詔脩省　史道徇俺答請以粟豆易牛羊給事中何光裕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旣開復請封號令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況表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誤國事不小帝方嚮仇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朝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杖卒　嚴嵩柄政擅黜陟權吏部尚書李默每持己意嵩銜之冬十月遼東巡撫缺默推布政使張臯謝存儒以上帝問嵩嵩言其不任奪默職爲民　十一月薊遼總督何棟購捕哈舟兒陳通事至京伏誅　俺答犯大同時馬市尚開寇旋入抄掠大同市則掠宣府宣府市則掠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邊臣亦多畏懾以互市啗之延綏寧夏亦開市市馬五千匹其長狼台吉等約束所部終市無譁者王以旂以聞詔大賚二鎭文武將吏　前兵部侍郎詹榮卒　免兩畿河南江西遼東貴州山東山西被災稅糧　時國用猶不足孫應奎言今歲入二百萬而諸邊費六百餘萬一切取財法行之已盡請令諸曹所隸官吏儒士廚役校卒悉去冗者而臣部出入之數亦總其大綱列籍進御使百司庶府咸知爲國惜財報可

三十一年春正月命應奎條上京邊備用芻糧之數　壬辰俺答犯大同甲午入宏賜堡　元江城中析屋而爨斗米銀三四錢會瘴毒起大兵乃復撤期秋末征之尋敕沐朝弼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鮑象賢調兵討賊　二月癸丑朔振宣大饑　辛酉俺答犯懷仁川指揮僉事王恭禦之於平川墩恭戰死　己巳建內府營操練內侍

饒陽王充𤊹數以事侵代王廷琦恐得罪乃以陳邊事爲名奏鎮巡官之罪三月詔爲黜大同巡撫都御史何思逮總兵官徐仁等充𤊹益驕　戊子仇鸞帥師赴大同　嚴嵩以徐階嘗爲夏言所薦忌之中傷之百方一日獨召對語及階嵩徐曰階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度未可爭乃謹事嵩而益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辛卯命階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夏四月丙寅把都兒辛愛犯遼東新興堡團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劉棟劉啓基於三道溝祿等皆戰沒備禦指揮王相赴援大戰於寺兒山殺傷相當敵舍去千戶葉廷瑞帥百人助相明日相裹創復邀敵於蠟黎山殊死鬬矢竭與麾下將士三百人皆死之廷瑞被創死復蘇敵亦引退　丙子倭寇浙江　孫應奎言自臣入都至今計正稅加賦餘鹽五百餘萬外他所搜括又四百餘萬而所出自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脩邊振濟諸役又八百餘萬帝以耗費多疑有侵冒分遣科道官往諸邊覈實五月給事中徐公遴劾應奎蠹疎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書應奎初以風節自勵晚官戶部一切爲苟且計功名大損　甲申召仇鸞還　戊申倭陷黃巖　六月給事中袁洪愈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吏部尚書夏邦謨貪鄙不檢下詔切責邦謨褫白璧錦衣獄斥紹儒於外紹儒故嵩私人也　秋七月丙申免陝西被災夏稅　浙江倭寇日熾大奸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爲之主謀海中巨盜襲倭服飾旗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廷議復設巡視大臣壬寅命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移俞大猷寧台諸郡參將　初仇鸞與嚴嵩約爲父子已而鸞挾寇得帝重嵩猶兒子畜之寖相惡嵩密疏劾鸞帝不聽而頗納鸞所陳嵩父子過少疏之嵩嘗入直帝不召嵩見徐階呂本入即與俱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與世蕃對泣鸞恃寵淩嵩獨憚陸炳炳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私出金錢結鸞所親愛得其陰私嵩乃結炳共圖鸞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階密疏發鸞罪狀帝命炳跡之炳乃盡發鸞不軌事帝大驚八月乙未收鸞大將軍印鸞方疽發於背憂懼死乙亥剖鸞棺戮其屍傳首九邊遣所乘龍舟過海子召嵩載直西內如故嵩以階與鸞嘗同直欲因以傾階已聞鸞罪發自階乃愕然止而忌階益甚帝既誅鸞益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鸞所益衛卒階言不可減又言京營積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禬帝始格於嵩久而皆用之　己卯俺答犯大同分掠朔應山陰馬邑九月乙酉犯山西三關　壬辰犯寧夏　丁酉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請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高家堰長堤繕新莊等舊閘以遏橫流從之　庚子戎政侍郎蔣應奎左通政唐國卿以冒邊功杖於廷　癸卯罷各邊馬市　冬十月南京御史王宗茂言嚴嵩本邪諂之徒久持國柄作威作福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又任私人萬寀爲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輸貨南返輦載珍寶不可數計廣市良田徧於江西數郡府第之後積石爲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爲子孫百世計畜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募朝士爲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爪牙助其虐燄夫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安得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剋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安得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夫今日之專權孰有過於嵩者哉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嵩得預爲地詔以宗茂誣詆大臣謫

平陽驛丞宗茂拜官甫三月疏上自謂必死及得貶恬然就道嵩怒
未釋奪其父橋官　己未兵部尚書趙錦坐仇鸞黨戍邊起翁萬達
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沒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
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
爲人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常身先士卒尤善
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綮者萬達稱
首　壬戌免江西被災稅糧　商太節故部曲石鏜孫九思等數百
人伏闕訟冤章再上張時徹等言大節爲逆鸞掣肘以底於法乞順
羣情赦之帝怒錮時徹二級大節竟卒於獄　石邦憲復以計擒爲
亂土官田興邦等斬吳黑苗蠟爾山苗患始息　提督光祿寺中官
杜泰乾沒歲鉅萬十二月少卿馬從謙發之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
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齋醮而從謙奏頗及其事泰
因誣從謙誹謗帝怒下從謙及泰錦衣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證帝益
怒改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
邊詔廷杖八十戍煙瘴泰以能發謗臣罪宥之丁巳從謙竟死杖下
給事中李用敬請開膠萊新河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爲
言詔廷鈺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罷　廢青浦縣
孝烈皇后之祔廟也帝獨銜楊思忠每當遷輒報罷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摘疏中語
詰爲不成文曰思忠懷欺不臣久矣杖百斥爲民餘皆奪俸　己卯
侍郎吳鵬振淮徐水災　鮑象賢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集糧運剋
期進勦元江爲必取計那鑑懼仰藥死象賢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
其衆獲戕殺土官及布政使之阿捉光龍光色等並誅之鑑子恕獻
所掠鎮沅府印及所占那旂封鑾等村寨詔壓恕貸其死命那從仁
統其衆　仇鸞死帝乃思楊繼盛言由諸城知縣三遷復爲兵部員
外郎嚴嵩尤惡鸞心善繼盛欲驟貴之而繼盛惡嵩甚於鸞抵任甫

一月草疏劾嵩齋三日乃上疏言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
夙夜祗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
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
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
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
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
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
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
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
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
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
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
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
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
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
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是嵩以臣而竊君
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
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
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冒兄職又冒
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府統後府
巡按黃如桂驟亞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
黨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以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
爲大將鸞冒擒哈舟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
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句賊而嵩世蕃復句鸞
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
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紿之汝

變臨死大呼曰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城中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主出納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疏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嵩之鷹犬也畏廠衛緝訪則令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也畏科道多言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饋贐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嵩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有如學詩輩亦可懼也令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致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典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荅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

膽矣疏入嵩摘召問二王語密構於帝帝大怒下繼盛錦衣獄嵩屬陸炳究主使階戒炳曰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謝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顧結宮邸怨嵩愯懼得緩炳詰繼盛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令刑部定罪繼盛創甚夜半始蘇刑部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尚書何鰲遂不敢違如嵩指成獄 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侍郎張岳卒於沅州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絕已敘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憲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以程朱爲宗自莊敬太子薨帝諱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諱言建儲會有詔二王出邸同日婚禮部尚書歐陽德以裕王儲貳不當出外疏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今事與太祖同請從初制帝不許德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裕王當何從帝不悅曰旣云王禮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冊立耶德卽具冊立儀上帝滋不悅然終諒其誠二月乙卯裕王婚戊午景王載圳婚 歐陽必進奏辨嚴效忠冒功事章下兵部武選郎中周冕言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陳圭奏黎賊平遣效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鎭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會斬首七級幷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嚴覈以聞嚴世蕃乃自創一稾付臣屬臣依違題覆臣覯其稾率誕謾舛戾如云效忠會中武舉則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皆幼無名效忠者如云效忠斬首七級則當時諸將俱無斬獲功何宰相一孫獨勇冠三軍如云效忠對敵歷嘗受創則自臨陳至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卽能馳報如云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則鵠代職之日何

以止告不能受職如云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云效忠功當弁論則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偏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訪蓋初未有效忠其人赴軍門聽用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豪實蹟也必進既嵩鄉曲圭又世蓄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惟咨送又詭託姓名破壞祖宗之制彼將應奎唐國相輩何怪其效尤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疏上嵩父子大懼力爲彌縫帝責冕報復下錦衣獄拷訊斥爲民。甲子倭犯溫州參將湯克寬擊敗之。壬申俺答犯宣府參將史略戰死。三月丁丑朔振陝西饑。陳圭娶仇鸞妹而深嫉鸞鸞數短於帝幾得罪及鸞敗圭以此見重命總京營兵。辛巳吉能犯延綏殺副總兵李梅。壬午兵部侍郎楊博巡邊初俺答遵都城由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

甲申振山東饑。雲南清軍御史陳錦言臣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也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其間嚴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鉅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台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指邊臣失事率賄削罪資納賕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逭誅至宗藩勳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臣擬旨取裁而已諸司奏稟並承命於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誅而嵩得播惡者言剛暴而疏淺惡易見嵩柔佞而機深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賄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政府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僭陛下豈誠以嵩爲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斂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自二十九年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饟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爲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掊克爲務以營競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承德於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於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陛下躬稟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於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寇戎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時楊繼盛以劾嵩得重譴周冕爭冒功事亦下獄帝方蓄怒以待言者錦疏至手批其上謂欺天謗君遣使逮治復慰諭嵩備至錦父廣西參議塤投劾罷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瀕死者數比至下錦衣獄拷訊榜四十斥爲民。甲辰俺答犯宣府副總兵郭都戰死。閏月總督三邊尚書王以旂卒贈少保謚襄敏以旂在鎮六年脩延綏城堡四千五百餘所又築蘭州邊垣比卒軍民爲罷市。韓王融燧奏宗室之橫顧繩以法不遑者怨之襄陵王融焚及諸宗二百餘人訐奏王奸利

事勦無實革融楚等祿　兵部尚書聶豹請築京師外城從之　汪直句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瀕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賊陷寧波昌國衛俞大猷擊卻之蘇州同知任環禦賊寶山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始遁去夏四月陷紹興臨山衛轉掠至松陽知縣羅拱辰力禦賊而大猷邀諸海斬獲多尋又犯太倉環即馳赴遇賊短兵接環身被三創宰夫徐佩捍環出佩遂死環裹創出海擊賊怒濤作操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賊陷上海及南匯吳淞二所寇嘉興五月浙江參政潘恩按部海鹽湯克寬亦至賊圍之數匝恩克寬與僉事姜廷頤力拒賊不能克已陷乍浦城及蓁嶼所掠奉化寧海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火焚之賊半死餘奪圍遁環連戰陰沙寶山南沙皆捷賊留內地三月餘蘇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處六月剽掠厭悉歸大猷逐賊海中焚其舟五十廷議以將士無紀律設大將統制之乃進克寬副總兵駐金山衛提督海防諸軍擢環僉事賊三百人在南沙舟壞不能去克寬列兵守之　總督三邊侍郎賈應春言諸邊間諜不通寇入莫測所向往往無所不備兵分勢孤以致失事夫寇將內犯必聚衆治器腊肉飼馬傳箭祭旂其形先露而我民被掠者間亦踰邊傳報頗有左驗使邊臣厚以官賞令密偵候視漫然散守者功相十百乃定賞格以請帝立從之　楊博還督京城九門因寇警歲以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鎮靜奈何先自擾罷其令　秋七月戊午俺答大舉入寇犯渾源靈邱廣昌乙丑河套諸部入延綏殺掠五千餘人賈應春督諸將邀擊獲首功二百四十己巳俺答急攻插箭浮圖等峪固原游擊陳鳳寧夏游擊朱玉帥兵赴援大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峙己駐鄜延二十日延慶諸城屠掠幾徧

庚午河南賊師尚詔反陷歸德檢校董倫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妻賈氏俱死之賊西陷柘城聞舉人陳聞詩名劫爲帥誘說百端不屈引其家數人斬之曰不從滅而族聞詩紿曰必欲吾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以行聞詩遂不食三日至鹿邑賊陷其城聞詩乘間自縊　八月丙子小王子犯宣府赤城堡　師尚詔之西也歸德舉人沈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爲守具賊還偪見有備去奸人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衆始定　初嚴嵩以萬鏜同年引爲吏部尚書鏜每事委隨又頗通饋遺會撫治鄖陽都御史缺鏜以趙文華名上給事中朱伯辰劾文華貪佞下部改推文華言納言之職例不外推鏜意在出臣又嗾所親伯辰論劾欲去臣且鏜以侍郎起用乃朦朧奏二品九年滿得加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面讓腹誹無大臣禮帝怒遂與伯辰並斥爲民　丙申師尚詔攻太康都指揮尚允紹與戰於鄢陵敗績賊走霍山允紹邀擊之爲所圍諸軍莫敢進副使曹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六百餘人　戊戌振山東災免稅糧　倭劫金山衛及崇明嘉定　俺答以萬騎入大同縱掠神池利民八角諸堡巡撫山西都御史趙時春帥馬步兵往禦之九月丙午至廣武諸將畢會諜報寇騎二千餘去兩舍時春擐甲欲馳總兵官李淶固止之時春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即不及遂策馬前及於大蟲嶺伏兵四起敗績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卒縋之上得免淶及參將馮恩等皆力戰死一軍盡覆時春善騎射好談兵憤將帥避寇不擊爲督撫者安居堅城不躬自搏寇思欲以武功自奮遂至於敗　師尚詔攻掠宿州官軍追至五河縣擊敗之尚詔走莘縣　俺答等先後出塞總督宣大侍郎蘇祐以大捷聞爲巡按御史毛鵬所發聶豹言寇雖有所掠而我師斬獲過當實上元垂祐陛下威靈所致宜擇吉祭告論功行賞帝喜辛酉以敵退告謝郊廟進秩任子者數十人　冬十月甲戌朔振河南山東饑　初常熟知縣王鈇之官海濱多大猾匿亡命作奸鈇悉貫其罪籍之曰何以報我咸請効死乃立耆長部署子弟得數百

人合防卒訓練。縣無城。帥士卒城之。及是倭來薄。寔卻之。　獲師尚
詔於華縣。庚子伏誅。　辛丑京師外城成。　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
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
銀一分。翦楷夾其中。不可辨。乃用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
兼行。分爲三等。上者七文。下者二十一文。各當銀一分。鑄洪武至正
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錠五千文。悉禁私造濫惡錢。
不行。十一月。以民間錢少。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
小錢行久。驟革之。民頗不便。而內庫錢給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
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與民。民益騷然。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以賀疏違制。杖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於
廷。　康妃杜氏薨。裕王生母也。歐陽德奏喪儀請輟朝五日。裕王主
喪事。遵高皇帝孝慈錄。斬衰三年。帝謂當避君父之尊。嚴嵩言。自孝
慈錄後久無是事。及茲當作則垂訓於後。帝命比賢妃鄭氏故事。輟
朝二日。賜謚榮淑。葬金山。　寧國知府羅汝芳入覲。勸徐階聚四方
計吏講學。階遂與歐陽德聶豹侍郎程文德大會四方之士於靈濟
宮。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　官軍圍倭於南沙五閱月不克。會
新倭大至。戊辰官軍敗。舊倭潰圍出。移舟寶山。湯克寬追敗之南家
觜。賊轉掠華亭上海嘉定。　二月庚辰。官軍敗績於松江。巡撫應天
都御史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　饒陽王
充猿與代王廷琦互訐。前後勘官莫能判。山西巡撫都御史侯鉞奏
奪充猿祿。充猿怒。不承詔。遣司禮少監王臻即訊。充猿乃伏。三月下
法司錮高牆。　時連歲大祲。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
謂錢法不通使然。御史何廷鈺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
戶部執不從。廷鈺訐奏尚書方鈍。郎中劉爾牧。帝怒。杖爾牧。削其籍。
采廷鈺議。命從民便。於是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竟不復用。民間競
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古錢並行焉。　沐朝弼嗣封黔國公。　禮部尚

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乙丑倭犯通泰。餘衆入青徐界。
大江南北漕艘幾阻。總督漕運侍郎鄭曉請發帑金數十萬。造戰舸。
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糗。詔從之。俞大猷擊倭之在寧波普陀山者。賊
然火毬擲官兵。武舉火斌輒手接之。還燒賊舟。賊退屯山中。斌直擣
其營。多殺傷。半登。後軍不繼。賊突出。斌被禽。不屈。賊支解之。所屬三
百人皆死。官爲建祠曰忠勇。斌。夏之裔孫也。　夏四月甲戌。振畿內
饑。　倭陷嘉善縣。乙亥。犯嘉興。都指揮周應楨等戰死。乙酉。賊陷崇
明。知縣唐一岑死之。五月壬寅。賊薄蘇州府。城閉。鄉民繞城號。任環
盡納之。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賊尋陷崇德縣。丁巳。南京
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討倭。便宜
行事。撥山東民兵及青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陽聽經調用。　河東
巡鹽御史宋儀望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饟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環
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餘里。入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
石。宣府黑龍灣石壁稍險。然不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
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龍灣。又自懷來泝
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空運。率三十石致
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聶豹請從之。工部尚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
重。遂報罷。　癸亥。彗星見天權旁。犯文昌。行入近濁。積二十七日而
沒。　俺答犯寧夏。六月癸酉。犯大同。總兵官岳懋中伏力戰死。　倭
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往來若入無人之境。王忬方視師閩
中。諸將盧鏜等頻失利。趙炳然劾忬。帝特宥之。忬因請棄嘉善崇德
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城而卹被寇諸府。　己丑。刑部侍郎陳儒
振大同軍士。　秋七月。俞大猷敗倭於吳淞所。　時帝益求長生。日
夜禱祠。簡文武大臣。駙馬都尉鄔景和。尚書李默。都督陸炳。侍郎郭
朴等入直西苑。供奉青詞。四方奸人王金藍道行藍田玉輩。司佩之
屬。咸以燒煉符籙奉帝。陶仲文恩寵日隆。士大夫或緣以進。景和以

不諳玄理帝不悅八月順天巡撫都御史兼提督軍務屠大山以疾免尋坐失事下錦衣獄爲民癸未倭犯嘉定官軍敗之庚寅復戰敗績中國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州人顧表者尤桀黠爲倭導以故營砦皆據要害盡知官兵虛實鄭曉懸重賞捕表戮之募鹽徒驍悍者爲兵增設泰州海防副使築瓜州城廟灣麻洋雲梯諸海口皆增兵設堠九月破倭於通州連敗之如皋海門襲其軍呂四團之狼山前後斬首九百餘賊遁去曉上言武健才諝之徒困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經略數年猶未乂安乃招漁丁島人鹽徒蜑戶數萬人籍爲水軍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沒倏忽千里倭恃華人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非詳爲區畫後患未易弭也帝頗采納之有事清馥殿在直諸臣俱行贊祝禮鄢景和不俟禮成而出已賞賚諸臣景和與焉疏言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俾洗心滌慮以效他日馬革裹尸銜環結草之報帝大怒謂詛呪失人臣禮削其職黜歸崑山丁卯俺答把都兒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帝憂甚數遣騎偵總督薊遼保定侍郎楊博博擐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力禦帝大喜冬十月馳賜緋豸衣犒軍萬金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官軍斷一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遁去初山西人呂鶴與邱富以左道惑眾富叛降俺答爲之謀主鶴遣其黨闌出塞外引寇入犯爲偵卒所獲總督宣大山西侍郎許論遣兵捕鶴並誅其黨初翁萬達築邊牆六百里里建一墩臺於牆內後以兵少牆不能守盡撤而守臺論言兵既守臺則寇攻牆不得用其力及寇入牆卒震駭逃散請改築於牆外每三百步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去牆不得越三十步址方四丈五尺其頂損三之一高亦如之上置女牆營舍守以壯士十人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費不過九萬金數月而足詔立從之倭寇嘉善圍嘉興劫秀水歸安副使陳宗夔及湯克寬與賊戰不利百戶賴榮華中礮死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賊入城大掠十一月改張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倭二萬據柘林川沙窪抄掠四出其黨復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爲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狼土兵至用之初容美土官田世爵與向元楫累世相讎誣陷之發兵盡俘向氏籍其土陰與龍潭宣撫司黃俊等謀叛乃詔湖廣川貴總督并節制容美十四司俊據支羅洞寨與子中及羣盜李仲實等恣行於雲陽奉節間十二月副使熊逵等計擒俊與仲實俊死於獄中自縛出降執餘黨譚景雷等自贖帝命戮俊屍梟其首仲實等論斬中謫戍而賞有功者

三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倭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縣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攻德清殺裨將梁鶚等二月俺答犯薊鎮參將趙傾葵戰死聶豹嘗爲華亭知縣識徐階於童子中而嚴嵩其鄉里故帝倚之甚西北邊數遭寇東南倭又起豹無應變才所條奏皆虛文漸不得帝意會趙文華條禦倭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於江陰常熟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募水軍次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預征官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效事定論功次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偵伺賊情因以爲間致仕侍郎朱隆禧亦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瀕互市禁豹稽格不行帝大怒切責豹豹震懾請罪乃議行文華所條五事而力辨遣重臣增田賦開市禁之非丙戌帝再下詔譙讓降豹俸二級而用嵩言即遣文華祭告海神兼區處防倭頃之豹竟以中旨罷打來孫復犯薊州周益昌擊卻之貴州臺黎砦苗關保倡亂四川容山廣西洪江諸苗應之遠近騷然撫勦莫能定三月總兵

官石邦憲與湖廣兵分道討破之傳檄十八砦許執首惡贖罪諸苗
聽撫設盟受約而還　倭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陰甲寅蘇松兵備
副使任環與王鈇指揮孔燾分統官民兵三千破其巢於南沙斬首
百五十有奇焚舟二十七餘倭皆遁田州土官婦瓦氏以狼兵應調
至蘇州勸倭欲速戰張經不可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瓦氏隸副總兵
俞大猷以歸順思恩東莞兵隸參將湯克寬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
游擊鄒繼芳分鎮金山衛乍浦閔港掎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
集趙文華恃嚴嵩內援恣甚經與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不附也
巡按御史胡宗憲獨附之文華悅因相與力排二人夏四月倭犯金
山大猷戰失利犯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數百人狼兵稍有斬獲功
文華厚犒之使進勦至漕涇戰敗亡頭目十四人文華恚趣經進兵
經曰賊狡且衆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
聽　戊子倭劄犯宣府參將李光啓被執不屈死　保靖宣慰彭藎
臣永順宣慰彭明輔彭翼南先後至蘇松趙文華復趣張經進兵經
慮文華輕淺洩師期不以告文華益怒密疏劾經糜餉殃民畏賊失
機慼湯克寬言欲俟倭飽颺勦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是
日經破倭石塘灣五月甲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
先進大猷督永順兵爲繼由泖湖趨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
之合戰於王江涇大破之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
軍興以來稱戰功第一時新倭復大至賊三十餘艘突青邨所與南
沙小烏口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敗南京都督周于
德兵乙巳賊分爲二北掠滸墅南掠橫塘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
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餘皆從賊者賊戰則驅之爲軍鋒法嚴
人皆致死帝得文華疏以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謂蘇松人怨經
帝怒己酉下詔逮經及克寬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珫代爲總督王江
涇捷奏至李用敬僧同官閻望雲等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

帝大怒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用敬等黨奸杖於廷人五
十斥爲民已而帝疑之以問嵩嵩言徐階呂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
不戰文華宗憲合謀進勦經冒以爲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
經克寬逮至並論死經備陳進兵始末且言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
五千乞賜原宥帝不省　盧鏜督保靖土兵及蜀將陳正元兵擊賊
張莊焚其壘追擊之後港爲賊所敗　俞大猷任環大敗賊陸涇壩
焚舟三十餘又邀擊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沈七舟賊乃退泊三板沙
他倭犯吳江大猷環又邀破之鶯脰湖賊走嘉興　常熟知縣王鈇
及里居江西參政錢泮追倭於上滄港並死之　先是韃靼入威遠
伏驍騎鹽場而以二十騎挑戰陽和衛總旂馬芳知其詐用百騎薄
伏所三分其軍銳以次擊之奮勇跳盪敵騎辟易十里斬首凡九十
級已復禦之新平寇營野馬川剋日戰芳度寇且遁急乘之斬級益
多衆方賀芳遽策馬曰賊至矣趣守險而身斷後頃之寇果麕至芳
戰益力寇乃去亡何戰泥河復大破之六月論功擢芳都指揮僉事
充宣府游擊將軍　三板沙倭掠民舟將遁任環俞大猷追擊於馬
蹟山禽其魁別部屯嘉定者火爇之盡死金涇許浦白茅港賊俱出
海大猷追及於茶山焚五舟賊走保馬蹟山三板沙將士復追及壞
其三舟他倭據江陰蔡涇閘分衆犯塘頭知縣錢錞戰九里山死之
副使王崇古擊之夏港追殲之靖江賊遂走官兵分擊於馬蹟馬圖
寶山颶風作賊舟多覆　趙文華劾周珫李天寵薦胡宗憲壬午勦
珫天寵爲民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珫總督軍務而超擢宗憲僉都
御史代天寵爲巡撫兼督察軍務關防即軍中賜文華文華威出總
督上宜懲張經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如益顛倒功罪易置文武
大吏惟所愛憎納賄賂不貲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士人人解體賊
寇愈熾　四川宜賓苗亂秋七月巡撫都御史張臬討之武生劉顯
陷陳手格殺五十餘人禽首惡三人諸軍繼進賊盡平顯由是知名

倭答數犯宣穢朝廷再下賞格購其首萬金爵伯獲邱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富等在敵中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趙全教敵益習攻戰事倭答愛之甚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 倭六十七人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谿旌德過涇縣乙巳陷南陵流劫蕪湖燒南岸奔太平犯江寧鎮丙辰逕侵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倭紅衣黃蓋帥衆犯大安德門及夾岡越二日趨秣陵關而去入溧水縣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御史葉恩追論李天寵失事胡宗憲亦言天寵縱寇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天寵逮下獄論死 播州宣慰楊烈殺長官王黼黼黨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與石邦憲討平之 柘林倭爲官軍所擊沈二十餘舟餘賊退登陸八月任環遭母喪詔奪情賊汎舟出海環與僉事董邦政及俞大猷分擊獲九舟賊又遭風壞二舟餘二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 倭在溧水者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由太湖出一晝夜奔八十餘里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進至滸墅壬辰應天巡撫都御史曹邦輔督王崇古董邦政及把總婁宇等擊敗之賊走太湖追及之楊林橋盡殲其衆副將何卿勦賊師潰邦輔援之以火器破賊舟前後俘斬六百餘人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先奏文華大恨乃大集浙直兵與胡宗憲親將之約邦輔合擊倭於陶宅九月乙未營於松江之甎橋倭悉銳來衝文華兵先潰遂大敗邦輔進攻亦敗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後師期楊宜亦劾邦輔故違節制給事中夏栻孫濬爭之邦輔得無罪 丙午倭答大舉犯大同宣府參將丁碧戰死戊午犯懷來京師戒嚴辛酉參將馬芳敗寇於保安進左都督偏裨加左都督自芳始 倭出沒台州外海都指揮王沛敗之大陳山賊登山官軍焚其舟盧鏜禽其酋林碧川等餘倭盡滅 免江北山東被災秋糧 張經既逮周珫楊宜節制不行狠土兵肆焚掠東南民益困楊允繩言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沿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庇覆輸賄載道爲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覥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紀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孑遺待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隱憂不止海島間也 冬十月陶宅倭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時柘林失風賊九舟巢於川沙窪糾合至四十餘艘勢猶未已曹邦輔劾俞大猷縱賊帝怒奪其世廕責取死罪招立功自贖 庚寅殺總督都御史張經巡撫副都御史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繼盛繫三載帝無意殺之嵩揣帝必殺經天寵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乞代夫死嵩屏不奏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三人死天下冤之給事中吳國倫刑部郎中王世貞兵部員外郎王遴經紀繼盛喪先後皆爲嵩所陷世貞忬之子也 倭二百人自樂清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被殺擄者無算辛卯掠寧波犯會稽歷五十日至嵊縣始滅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遷大理寺卿給事中楊巍言東南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褒善獨倖免又夤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怒停文選官俸還褒善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 倭犯舟山指揮閔溶等敗死庚申犯興化泉州 周浦圍急賊乘夜東北奔遊擊將軍曹克新邀斬百二十級閏月賊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夜擊之賊焚巢出海俞大猷偕王崇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鸛觜焚巨艦八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 丁丑免畿內水災稅糧 十二月甲午開山東四川銀礦 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渭南華州朝邑三原蒲州尤甚或地裂湧泉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數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溢華山

終南山鳴，河涸數日，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尚書韓邦奇、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國子監祭酒王維楨與焉。事聞，贈邦奇太子少保，諡恭簡。華陰訓導張後覺署縣事，救災扶傷，人胥悅服。　趙文華自歎橋之敗，氣奪，欲委責去，會俞大猷破賊海洋，遂以寇息請還朝，帝悅，許之。　楊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鎗手，益調江浙福建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馭。川兵與山東兵私鬬，幾殺參將，酉陽兵潰於高橋，奪舟徑歸蘇州。　倭屯新場，任環與都司李經等御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永順土官田菑、田豐等皆死之。　楊允繩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寺，劾署丞胡膏僞增物直，下法司按問。膏言玄與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指臣僞別太精，斥言齋醮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謗玄脩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繩及膏錦衣獄。何鼇當允繩倚仗內訴事不實，律絞。帝命仍與巽言杖於廷，巽言奪三官，膏調外任，膏尋以貪墨被劾誅。　言者數奏南京諸營耗亡之弊，詔立振武營，簡諸營銳卒充之，益以淮揚鹽撞者、江北舊有池河營，尋城守護陵寢二營兵各三千，領以勳臣，別設場團練。

明紀卷第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八 起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訖嘉靖四十年辛酉 凡六年

三十五年春正月庚辰彗星見進賢旁長尺許西南指漸至三尺餘掃太微垣次相東北入紫微垣犯天牀歷七十餘日始滅　壬午官軍擊倭於松江敗績　二月甲午振平陽延安災　趙文華還朝為帝言餘倭無幾因感毀總督楊宜而薦胡宗憲會御史邵惟中上新場失事狀己亥奪宜職閑住宜在事僅踰半載故得禍輕文華及嚴嵩欲用宗憲吏部尚書李默推王誥嵩文華皆恨巡按蘇松御史周如斗再以敗狀聞帝頗疑文華妄數詰嵩嵩曲為解默試選人策問言漢武唐憲以英睿興威業晚節用匪人而敗文華思以告訐自解遂奏默誹謗且言殘寇不難滅以督撫匪人敗衂由默恨臣劾其同鄉張經思為報復臣論曹邦輔即嗾夏栻孫濬媒孽臣延今半載疆事日非昨推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誥東南塗炭何時解陛下宵旰何時釋帝大怒下禮部及法司議奏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所引漢唐事非所宜言帝益怒戊午下默錦衣衛獄幷逮邦輔謫戍朔州責禮部尚書王用賓等黨護默各奪俸二月停誥新命進宗憲侍郎代為總督張景賢代邦輔阮鶚代宗憲何鼇坐默子屬父律絞帝曰律不著臣罵君謂必無也今有之其加等斬錮於獄默竟瘐死默博學有才辯以氣自豪凡有銓除與嵩爭可否氣甚壯然性褊淺用愛憎為軒輊頗私鄉舊以恩威自歸士論亦不甚附之默既得罪繼之者吳鵬歐陽必進視嵩父子意承順惟謹吏部權盡失　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劉遠為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郡數月無所為廷臣爭言俞大猷才三月罷遠以大猷代　呂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吏部侍郎葛守禮下考勤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為歎息久之　初汪直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日至既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怨直直乃與養子滶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為老船主胡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令客蔣洲陳可願往諭指直見洲等心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滶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滶令立功滶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金幣縱之歸　帝以鄭曉知兵夏四月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　丙申振陝西饑　徐海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俱焚其舟示其黨無還意甲辰賊劫圖山無為州同知齊恩帥舟師擊之恩子嵩年十八最驍勇敗賊斬百餘級進至安港伏發被圍恩家二十餘人俱力戰死惟嵩等三人獲全賊犯西庵沈莊及清水窪俞大猷董邦政擊敗之賊走陶山揚州同知朱裒敗賊沙河殲其酋未幾賊復大至薄城東門裒督兵奮擊兵潰死胡宗憲壁塘棲與阮鶚相掎角海趨阜林鶚遣游擊將軍宗禮擊之崇德縣三里橋三戰三捷辛亥敗沒禮驍健敢戰練士三千連破倭既死鶚走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　趙文華既陷李默至死帝以為忠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嚴嵩因薦文華文學宜供奉青詞直內閣帝不許東南警遝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五月乙丑嵩令文華自請行因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以為然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南浙江諸軍事　胡宗憲遣指揮夏正等持汪滶書要徐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時海病創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已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二人遂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人解桐鄉圍東留攻

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阮鶚知不能當海乃東渡錢塘襲他賊　丁亥
左通政王槐採礦銀於玉旺峪　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焚殺獨慘
餘杭次之柘林乍浦烏鎮皁林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詔胡
宗憲急圖方略慈谿人杜文明被僉爲部長團結鄉勇其子槐傷父
老以身任之數敗倭副使劉起宗令守餘姚慈谿上海槐遇賊定海
之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斬三十餘人賊一酋身被數鎗墮馬死文明
擊賊鳴鶴場亦斬一酋無何追至奉化楓樹嶺亦戰死　六月丙申
俞大猷破倭於黃浦賊陷仙居趨台州副總兵盧鏜破之彭溪　辛
丑俺答三萬騎犯宣府遊擊將軍張紘迎戰敗死　胡宗憲使人語
徐海曰若已內附而吳淞江方有賊何不擊之以立功且掠其舸爲
緩急計海以爲然逆擊之朱涇斬三十餘級宗憲令俞大猷潛焚其
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獻所戴飛魚冠堅甲名劍及他玩好宗憲因
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遂縛葉以獻宗憲解葉縛令
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於是
海復以計縛東來獻帥其衆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秋七月辛巳
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　帝惑
乩仙言手詔問禮部古用芝入藥今產何所尚書吳山博引本草黃
帝內傳漢舊儀王充論衡瑞命記言歷代皆以芝爲瑞然服食之法
未有傳所產之地亦未敢預擬八月壬寅詔有司採之五嶽及太和
龍虎三茅齊雲鶴鳴諸山宛平民獻芝五本帝悅賚銀幣自是來獻
者接踵　徐海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帥酋長百餘胄而入趙
文華等懼欲勿許胡宗憲強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其頂慰諭之
海自擇沈莊屯其衆莊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
處陳東黨辛亥宗憲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
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妾走間道中矟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盧
鏜亦禽大隅島賊辛五郎至遂俘東五郎徐洪麻葉及海首獻京師

九月鄔景和入賀聖誕因言臣自五世祖寄籍錦衣衛世居北地
今被罪南徙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扶服入賀退而私省公主墳塋邱
封翳然荆棘不翦竊自傷悔託命貴主獨與逝者魂魄相弔於數千
里外臣罪重不敢祈恩惟陛下幸哀故主使得寄籍原衛長與相依
許之　土蠻犯遼東指揮劉洪臣等戰死　初徽恭王薨子載埨嗣
王益以奉道自媚於帝帝命縮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自言能
導引服食載埨進之帝已而有隙載埨嘗壞民屋作臺榭苑囿庫官
王章諫杖殺之又微服之揚州鳳陽爲邏者所獲羈留二月走歸高
輔乘間白之帝會民耿安奏載埨奪其女下巡撫河南都御史潘恩
等按治恩等盡發其諸不法事乙丑詔廢爲庶人錮高牆載埨居宮
中所司防守嚴獄詞不得聞及帝遣內臣同撫按至始大懼登樓望
龍亭後有紅板輿歎曰吾不能自明徒生奚爲遂與妃沈氏次妃林
氏皆自縊死子安陽王翊鐫萬善王翊鈁并革爵及未封子女皆還
開封聽周王約束國除　壬午以平浙江倭祭告郊廟社稷　冬十
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俺答掠大同邊總兵官孫朝禦卻之　任環
乞終制許之環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軍事急
終夜露宿或數日絕餐嘗書姓名於肢體曰死倭職也爲二親記此
髮膚將士皆感激故所向有功　十一月戊午打來孫十餘萬騎深
入廣寧總兵官殷尚質等戰死　以平倭功命嚴嵩兼支尚書俸無
謝自是褒賜皆不謝嵩直廬隘撤小殿材爲營室帝自十八年葬章
聖太后後即不視朝及居永壽宮大臣希得見惟嵩獨承顧問御
札一日數下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帝又慮廷臣附嵩不盡用
其言間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嵩及世蕃獨得帝微要
欲有所救解必順帝意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
陷者必先稱其媺而以微言中之或觸帝所諱以是移帝喜怒往往
不失士大夫輻輳附嵩吳鵬及兵部尚書許論輩皆惴惴事嵩文選

郎中萬寀職方郎中方祥號文武管家世蕃剽悍陰賊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賷賄多寡毫髮不能匿帝於父子素薄裕王既就邸歲時不得燕見常祿外例有給賜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世蕃世蕃以屬戶部得并給三歲賚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問王講官高拱陳以勤曰聞殿下近有感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爲謔語以勤正色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稍自安　有倭船自浙直敗還漂入朝鮮國王李峘遣兵擊殲之以所得中國被俘及助逆者三十餘人來獻　廣東新興新寧恩平間多高山叢箐亡命陳以明等誘諸猺爲亂衆至萬餘人流劫高要陽江諸縣數敗官軍總兵官靖遠伯王瑾與巡撫都御史談愷檄諸路土兵誅以明諸巢悉平瑾驥之元孫也　打來孫復以十萬騎屯青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拒卻之　十二月召趙文華還文華既寵貴志日驕事中官及嚴世蕃漸不如初諸人憾之　徐海既平浙西倭悉靖獨寧波舟山倭負險官兵環守不能克土兵狼兵悉已遣歸四川貴州所調麻寮大剌鎮溪桑植兵六千始至俞大猷乘大雪帥以攻賊賊死戰殺土官一人諸軍四面競進焚其柵賊多死其逸出者盡殲之　丁未倭酋五千騎犯環慶爲都督袁正所破其掠莊涼者守將邀斬百二十人　東南倭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浙江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台州知府譚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即成精銳　以趙文華言特設福建巡撫

三十六年春正月命阮鶚爲之胡宗憲兼浙江巡撫事　二月倭酋以二萬騎分掠大同邊殺守備唐天祿把總汪淵　陸炳劾司禮中官李彬侵盜工所物料營墳塋僭擬山陵與其黨杜泰並論斬籍其貲銀四十餘萬金珠珍寶無算炳任豪惡吏爲爪牙悉知民間銖兩奸富人有小過輒收捕沒其家積貲數百萬嚴嵩嚴世蕃盡攬六曹事炳無所不關說文武大吏爭走其門歲入亦不貲營別宅十餘所莊田徧四方結權要周旋善類竟無所吝勢傾天下然折節士大夫未嘗構陷一人大獄數起多所保全以故朝士多稱之者　三月癸丑把都兒擁衆數萬入流河口犯永平及遷安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別部入潘陽鄉兵金仲良禽其長討賴吉能寇延綏殺副總兵陳鳳　廣東扶黎葵梅諸山峒馮天恩等據險爲寇數十年王瑾復督軍分道進勦破巢二百餘　初帝器王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則以爲不足辦寇夏四月諭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言流河口邊牆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脩邊牆且令忬補選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恃他鎮援兵部條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忬赦其罪責主兵減客兵如議於是練兵之議起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少保諡恭靖希周性恭謹不妄取予父名文希周瀕沒屬諸子曰他日儻蒙易名典勿犯我家諱竟如其志　丙申奉天殿災延燬華蓋謹身二殿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外左右廊盡燬越日乃熄壬寅下詔引咎脩齋五日止諸司封事停刑

倭犯如皐海門攻通州五月癸丑朔掠揚州高郵陷寶應犯徐州入山東界　癸亥採木於四川湖廣　辛未倭犯天長盱眙遂攻泗州南京兵部尚書張鏊檄參將劉顯防浦口丙子賊犯淮安府六月乙酉顯剿賊將通僭兵備副使于德昌追擊至安東方暑顯被單衣帥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射殺追者誘至岡下大敗之賊出所俘女子蠱將士顯悉送有司明日伺賊出潛燬其舟賊敗走舟舟已焚死者無算　俺答突犯宣府馬尾梁參將祈勉戰死　甲午罷廣西礦　秋七月庚午詔廣東採珠

初方士王金以仙酒獻趙文華文華獻之帝帝飲之甘使小璫再索

之不應帝遣使賜文華值其醉拜跪不如禮西苑造新閣不以時告成帝一日登高見西長安街有高甍問誰宅左右曰趙尚書新宅也旁一人曰工部大木半爲文華作宅何暇營新閣三殿災帝欲建正朝門樓責成甚亟文華猝不能辦帝積怒且聞其連歲視師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八月諭嚴嵩曰門樓庀材遲文華似不如昔嵩力爲掩覆且言文華觸熱南征因致疾宜增侍郎一人專督大工帝從之文華因上疏稱疾請賜假靜攝旬月帝手詔曰大工方興司空是職文華既有疾可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相賀時帝怒猶未解而言官無攻者會文華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遂發怒黜文華爲民戍懌思邊衛以禮科失糾劾杖給事中謝江等六人於廷削其籍文華故病蠱及遣譴臥舟中意邑邑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沈鍊之謫保安也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皆語以忠孝大節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詈嵩以快鍊鍊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許論督宣大常殺良民報功鍊貽書誚讓及嵩黨楊順爲總督被寇破四十餘堡順懼益縱吏士遮殺避兵者鍊責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諸人詞多刺順順走私人白嚴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叵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蕃屬與順合圖鍊會官軍捕獲白蓮教妖人閻浩等詞所連及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論長兵部覆如其奏九月癸亥斬鍊宣府市戍其子襄極邊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豈意未愜耶取鍊子袞褒杖殺之復移檄逮襄及其幼弟袠將斃之獄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　戊辰彗星見天市垣列肆旁東北指月餘乃滅　俺答子辛愛入大同右衛境掠應州朔州攻毀七十餘堡殺擄甚衆　冬十月廷議以倭擾江北督漕都御史不暇辦寇請特設巡撫乃命李遂以故官撫鳳陽四府時淮揚三中倭歲復大水且日役民輓大木輸京師遂至請蠲增兵恤民節用次第畫戰守計　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胡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喜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汪直來市至舟山之岑港浙人聞直以倭船至大驚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廷臣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直遣汪滶詰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紿我耶宗憲慰勞甚至指心誓無他善妙等見盧鏜於舟山鏜令禽直以獻語洩直益疑宗憲令直子以書招直直曰兒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宗憲開諭百端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吾當入見宗憲立遣之直又要一貴官爲質宗憲卽命夏正往初宗憲預爲赦直疏引滶入臥內陰窺之滶語直疑稍解十一月直偕葉碧川王清溪入謁宗憲大喜禮接之甚至令謁本固於杭州本固下直等於獄宗憲疏請曲貸直死俾戍海上繫番夷心本固爭之強而外議疑宗憲納賊賂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滶與謝和遂支解正焚舟柵舟山阻岑港而守俞大猷戚繼光等四面圍之賊死鬭將士若仰攻先登者多陷沒　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部目收令哥懼誅來降楊順詡爲奇功致之闕下辛愛來索不得乃縱掠大同諸墩堡丁丑圍右衛城數匝順懼詭言敵願以趙全邱富來易許論以爲便乃遣桃松寨夜逸出塞紿之西走陰告辛愛辛愛執而戮之　十二月致仕工部尚書蔣瑤卒　免山東浙江被災稅糧　琉球世子尚元擊倭海中獲中國被掠者六人因貢使來還

二十七年春正月癸酉罷河南礦　辛愛狎知楊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故將尚表以餽饟入圍城悉力捍禦粟盡食牛馬撤屋爲薪士卒

無變志寇分兵犯宣劇鎮西鄙震動右衛烽火斷絕帝深以爲憂密問嚴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委之兵部許論因請復右衛軍馬歲辦五十萬金故爲難詞冀以動帝帝詔諸司亟發兵措餉時賦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戸部尚書方鈍憂懼不知所出乘間具陳帑藏空虛狀條上便宜七事既又令羣臣各條理財之策議行二十九事益瑣屑非國體三月逮大同巡撫都御史朱笈超擢副使楊選僉都御史代之而以張承勳代總兵官龔業給事中吳時來劾楊順路楷因言論雷同附和日昏酣置邊事不問詔逮順楷黜論爲民起楊博代論命侍郎江東代順嵩微爲論等解卒不能救疾時來甚會將遣使琉球即以命時來帝又改命博視師宣大以刑部尚書鄭曉兼攝兵部表出兵突戰獲俺答孫及壻及其部將各一人辛未曉言今兵事方急而所簡三大營聽征官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帝立從之　吳時來抗章劾嚴嵩曰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朘軍實餽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餽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入直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寀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於官邪官邪由於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刑部主事張翀言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爲侍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犬馬尚知報主而嵩獨不然自輔政以來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遺即被超遷託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廕子濫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交相販鬻戸部歲發邊餉本以贍軍而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邊鎮之人各爲嵩門下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踰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且嵩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駔儈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鳥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成風有如狂易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政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諸淵箝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搤腕憤激懷深長之憂者也翀同官董傳策言嵩稔惡誤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政故尚爲優容令自省改而嵩恬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因歷言其罪一壞邊防二鬻官爵三蠹國用四黨罪人五騷驛傳六壞人才自楊繼盛劾嵩嵩已疑徐階趙錦王宗茂疏繼上階又議薄其罰及是時來等同日上疏而時來翀皆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又嘗官松江推官嵩乃密奏三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使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帝入其言下三人錦衣獄嚴鞫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爲主使讞上詔戍時來橫州翀都勻傳策南寧然帝自是寖厭嵩有所密詢皆舍嵩而之階　新倭復大至夏四月辛巳分犯浙江福建帝嚴旨責胡宗憲宗憲懼得罪會得白鹿於舟山獻之帝大悅行告廟禮已宗憲復以白鹿獻帝益大喜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表賀自是靈芝白龜白雁玉兔西苑嘉禾顯陵甘露無不告廟稱賀者　倭陷福清舉人陳見率衆禦之與訓導鄔中涵俱被執大罵而死賊遂陷南安乘勝犯惠安知縣林咸拒守五晝夜賊引去既而復來咸擊之鴨山窮追逐北陷伏死阮鶚懼賊甚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兩又遺巨艦六俾載以走而斂括民財動千萬計帷帟盤盂率以錦綺金銀爲之賊既得志遂連䑸出海參將尹鳳邀擊沈其七舟追至外洋連戰浙嶼東洛七礁禽斬二百人御史宋儀望等交章劾鶚逮下刑部嚴嵩

爲屬法司僅黜爲民 楊博方居父喪聞兵部之命疏辭已聞視師命乃墨縗馳出關未至江東等各嚴兵進寇引去右衛圍凡六月守將王德戰死將士皆死守博厚褒卹奏行善後十事五月以給事中張學顏言留博鎮撫奏獨被寇祖因僉其丁壯爲義勇分隸諸將以邊人不習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廂車百輛有警則右衛居東左衛居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牆圮繕治爲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窺紫荊路備居庸南山以絕窺陵寢畿甸路脩陽和神地諸牆塹以絕入山西路於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工帝數欲召博還又慮邊患以問嚴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 江西故行淮鹽後南安贛州吉安改行廣鹽私販盛行國計大絀六月巡撫都御史馬森疏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淮鹽額增至四十七萬引 倭犯溫州致仕僉事王德偕族父沛督義兵擊走之俄一舟突來犯沛及族弟崇堯崇脩殲焉亡何賊復至大掠德憤怒勒所部追襲至龍灣軍敗手射殺數人罵賊死 秋七月帝從楊博言命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王忬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護陵京奈何聽調發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防秋輒調他鎮兵乃遣職方郎中唐順之往覈 給事中徐浦請令廷臣及督撫各舉邊才帝從之故侍郎郭宗皋都御史曹邦輔吳嶽祭酒鄒守益脩撰羅洪先御史吳悌方湛主事唐樞參政周大禮曹亨參議劉志和知府黃華在舉中御史羅廷唯駁曰浦疏本言邊才今廷臣乃以清脩苦節實學懿行舉去初議遠矣况又有貪緣進者是假明詔開倖門也帝乃責吏部濫舉命與都察院更議左都御史周延等言所舉皆人望無私帝終不悅切責延等所舉悉報罷時海內賢士大夫被斥者衆是舉上稍冀復用爲廷唯所阻自是皆不復召矣 岑港賊徙巢柯梅胡宗憲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誕帝怒盡奪俞大猷戚繼光等職切讓宗憲令尅期平賊 河決曹縣碭山賈魯河故道始淤 閏月土蠻犯遼東 八月己未吉能犯永昌涼州圍甘州十四日乃退又犯宣府赤城堡 九月唐順之還奏薊鎮額兵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羸老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王忬歐陽安及巡撫都御史馬珮諸將袁正等皆貶秩帝問嚴嵩邊兵入衛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中劉六猖獗始調許泰郤永等討賊俺答入犯仇鸞選邊兵十八支護陵京未用以守薊鎮至何棟始借二支防守忬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歲又徵全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一年調發不已豈惟糜餉更有他憂帝由是惡忬 冬十月癸丑禮部進瑞芝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 土蠻犯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寇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卻之明日寇殘騎二百奔還芳及歐陽安併斬四十級 官軍攻柯梅不能克御史李瑚劾胡宗憲誘汪直啟釁王本固及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請追奪功賞帝命廷議咸言宗憲功多宜勿罷乃令居職如故 柯梅倭造巨艦爲遁計宗憲利其去不之擊十一月賊揚帆南俞大猷橫擊之沈其一舟餘賊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攻福寧州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李瑚再劾宗憲三大罪帝不問 金山軍變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下獄貶官 帝出手諭諭三法司言司牧未盡得人任情作威湖廣幼民吳一魁二命枉刑毋又就捕情迫無控萬里叩閽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幾爾等宜體朕心加意矜卹通行天下咸使喻之 唐順之往南畿浙江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自如 戚繼光練兵及期海道副使譚綸收之以爲用客兵罷不復調 哱寨把伶

及叛人了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楊博先後討禽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帳因議築甯萬達所創邊牆招還內地民爲寇掠者千六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

三十八年春正月嚴嵩年八十聽以肩輿入禁苑　二月庚午把都兒辛愛謀大舉入犯駐會州挾朶顏爲鄉導詭稱東下王忬不能察遽分兵而東號令數易敵乘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偪三屯營二月己卯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劾忬及歐陽安巡撫都御史王輪罪帝大怒斥安貶輪於外切責忬令停俸自効　癸巳倭自象山突台州譚綸連破之馬崗何家礪又與戚繼光共破之葛埠南灣胡宗憲以李瑚與俞大猷皆閩人疑大猷漏言乃劾大猷不力擊賊甲午逮下錦衣衛獄陸炳與大猷善密以己貲投嚴世蕃解其獄令立功塞上　倭泊崇明三沙唐順之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沈其舟十三　夏四月丁未倭數百艘犯通州海門李遂語諸將曰賊趨如皐其衆必合合則倭犯之路有二由泰州偪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偪瓜儀以搖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絕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陞扼如皐而身馳泰州當其衝通政唐順之聞賊犯江北亦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帥副總兵劉顯馳援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焉賊知如皐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丁偃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隨尾之賊乃據廟灣遂慮賊突淮安夜半馳入城　甲寅福建新倭大至破福安寧德遂圍福州經月不解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燬　庚申倭攻淮安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順之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丙寅景韶大破賊於印莊追奔至新河口焚斬甚衆

五月辛巳方輅復劾王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詔逮忬及中軍遊擊張倫下錦衣衛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輕典耶改論斬　廟灣倭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甲午李遂令劉景韶塞壍輿木壓壘陳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蝦子港江北倭悉平　六月薊遼總督尙書楊博以薊偪京師請參伺陵寢爲大分布諸將畫地爲防　尹鳳擊倭梅花洋賊走追至橫山禽斬二百六十大小凡十數戰內地稍寧　辛愛犯大同轉掠宣府東西二城駐內地旬日會久雨乃退　秋七月前脩撰楊愼卒年七十二愼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帝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愼作何狀愼聞益縱酒自放詩文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　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尙鵬出覈浙江軍餉劾戚繼光等無功因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狀帝不問　唐順之督盧鏜劉顯進擊三沙倭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陳賊搆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邀順之還時盛暑順之居海舟兩月得疾還太倉賊轉掠江北將犯揚州劉景韶戰連勝圍之劉家莊顯以銳卒數千至李遂令諸軍盡屬顯八月己未顯帥所部直入諸營繼之自辰迄酉賊巢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　俺答犯土木遊擊董國忠等戰死九月犯宣府

冬十月析廣東四會縣地置廣寧縣　前南京工部侍郎程文德卒　秋防竣廷議欲召楊博還吳鵬不可鄭曉署兵部爭之曰博在薊遼則薊遼安在本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　蘇州以倭警募壯士後兵罷無所歸羣聚剽奪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惡少懼夜劫縣衛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帥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鑰門奔入太湖十一月事聞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　十二月給事中徐師曾頌前蘇松參政任環功

詔贈光祿寺卿再廕一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春秋致祭　擢李遂南京兵部侍郎改唐順之僉都御史代為巡撫遂前後二十餘戰斬獲八百有奇時淮陽大饑順之力疾渡江條上海防善後九事　大同巡撫都御史李文進習俞大猷才與籌軍事乃造獨輪車拒敵馬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銀安堡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　俺答羨青海富饒攜子賓兎丙兎等數萬衆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俺答遂縱掠諸番已引去留賓兎據松山丙兎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

三十九年春正月丙戌俺答犯宣府　二月論平汪直功加胡宗憲太子太保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因趙文華厚結嚴嵩父子威權震東南善待賓客招諸名士徐渭俞寅沈明臣等筦書記預謀議下至技術雜流豢養皆有恩能得其力概編提均徭之法加賦額外民為困敝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亦不貲羅嘉賓等還上諸臣侵帑狀宗憲三萬三千文華十萬四千阮鶚數浮於宗憲宗憲自辨言臣為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帝以為然更慰諭之鶚文華皆追徵還官　初南京諸軍有妻者月糧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督儲侍郎黃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於懋官懋官不可給餉又踰期丁巳振武營卒鼓譟懋官署懋官急招張鏊李遂徐鵬舉及臨淮侯李庭竹守備太監何綬至諸營軍甲而入予之銀爭攫之懋官見勢洶洶越垣投吏舍亂卒隨及戕之裸其屍於市綬鵬舉遣吏持黃紙許犒萬金卒輒碎之至許十萬金乃稍定明日諸大臣集守備廳亂卒亦集遂大言曰黃侍郎自越牆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吾據實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麾衆退許復妻糧及故額人畀之一金補折價衆始散遂託病閉閣給諸軍免死券以安之而密諭營將捕首惡周山等二十五人繫獄詔追褫懋官及克廉職罷綬庭竹鏊誅叛卒三人餘戍邊衛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庭竹性之從弟也　前兩浙鹽運副使郭希顏疏請建儲坐妖言律即所在棄市傳其首　戊午振順天永平饑　倭犯潮州　三月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法舊制大臣理鹽政無總四運司者懋卿盡握天下利柄倚嚴嵩父子大肆威殺監司郡邑吏膝行蒲伏苞苴無虛日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飾溺器按部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以十二女子舁之增課銀括殘鹽搜索私販歲有定數邏卒皆起為盜流毒徧海濱　南京御史林潤論祭酒沈坤擅殺人詔下坤獄瘐死　兀慎聚衆喜峯口外規犯薊鎮癸未大同總兵官劉漢出擣其帳於灰河敗之寇稍遠徙　丁亥打來孫犯廣寧陷中前所殺守備武守爵黃廷勛　鳳陽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以春汛力疾泛海夏四月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句股壬奇禽乙莫不究及原委生平苦節自厲輟扉為牀不飾裀褥晚由趙文華薦聞望頗損　御史耿定向劾吳鵬六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嚴嵩為鵬營護事竟寢　故事在京軍民獄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問勘諸司有應鞫者亦參送法司不得自決遣刑部間捕因畿府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檄州縣法司有追取毋輒發刑部尚書鄭曉侍郎趙大祐傅頤守故事爭斥存仁違制存仁亦據律論曉欺罔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上曉疏辯嚴嵩激帝怒切讓落曉職貶大祐頤二秩曉通經術習國家典故在刑部與都御史周延大理寺卿馬森稱為三平為權貴所阨志不盡行曉既去帝命在外刑獄屬有司在京屬刑部然五城御史往往受民間詞訟不復遵祖制矣　復設南京糧儲都御史以章煥為之

五月胡宗憲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帝即晉宗憲兵部尚書如其請　湖廣敘浦猺沈亞當等為亂總督石勇

檄石邦憲討平之生禽亞當斬獲二百有奇。壬辰盜入廣東博羅縣殺知縣舒顒。秋七月乙丑朔把都兒犯薊西總督許論厚集精銳以待游擊胡鎮擊破之已分掠沙兒嶺燕子窩復爲官軍所卻乃遁去。庚午劉漢復與參將王孟夏麻祿等襲俺答於豐州禽斬一百五十人焚板升略盡。八月以江西弋陽縣之横峯寨爲興安縣。析上饒貴溪二縣地益之。九月己巳俺答犯朔州廣武俞大猷拒卻之。初東川土知府祿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營長阿得革擅權求烝安氏不得縱火焚府治走武定州爲土官所殺其子阿堂奔水西賄結烏撒土官安泰入東川因安氏奪其印數與霑益州安九鼎羅雄州者繼相攻擊詔雲貴四川撫按官會勘阿堂服罪願獻府印還侵地位及弟僕已前歿官府詢祿氏之嘗襲者阿堂以己幼子詭名祿哲以報據府印與九鼎相攻如故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居敬請討之詔再行會勘居敬遽調土漢兵五萬餘進勦賦斂百出諸軍衛及有司土官舍乘之爲姦利阿堂聞大兵至逃深箐諸將窮搜不獲地方民夷大遭屠掠冬十月巡按御史王大任言居敬信九鼎之詭辭違會勘之明旨輕動大衆恐生意外患且言其受各土官賂擾盜帑積皆有迹乃命逮居敬論戍邊。諭禮部具景王之喪儀嚴嵩揣帝激於郭希顏疏欲覘人心諷吳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具儀以奏。趙王厚煜性和厚搆一樓名思訓獨居讀書文藻贍麗輔國將軍祐椋等數犯法厚煜庇之不得被責讓洛川王翊鑙奴與通判田時雨之隸爭瓜而毆時雨捕奴厚煜請解時雨不聽論奴充軍宗室數十人索祿時雨以宗室毆府官白於上官知府傳汝礪盡捕各府人厚煜忿恚自縊死事聞下法司按問時雨斬河南市汝礪戍極邊。王忬既繫獄其子青州副使世貞解官與弟進士世懋日蒲伏嚴嵩門涕泣求貸又因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與搏顙乞救嵩雅不喜忬父子時爲護語以寬之而陰持其獄十一月殺忬及前給事中楊允繩世貞兄弟痛哭欲絕三年蔬食不入內寢既除服猶御冠帶葛巾苴屨不赴宴會。十二月土蠻犯海州東勝堡。閩廣賊犯江西。嚴世蕃嘗謂天下才惟己與陸炳楊博爲三及是炳卒世蕃益自負嵩耄昏且旦夕値西內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免畿內山西山東湖廣陝西被災稅糧。緬甸莽瑞體招誘隴川千崖南甸諸土官欲入寇沐朝弼等上其事兵部言荒服之外治以不治瑞體已畏威遠遁請傳諭諸蠻不許交通結納詔可

四十年春正月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戰死。

二月辛卯朔日當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卽同不食嚴嵩以爲天眷趣禮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以爲言吳山仰首曰日方虧將誰欺耶仍救護如常儀帝大怒山引罪帝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給事中李東華等震懼劾山請與同罪帝責山賣直沽名停東華等俸嵩言罪在部臣帝乃貰東華等命姑識山罪。丁未景王載圳之國德安司禮太監黃錦竊語吳山曰公他日得爲編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載圳多請莊田部議給之荊州沙市不在請中中使責市租知府徐學謨力抗不與又取薪稅於漢陽之劉家塥推官吳宗周持之皆獲譴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荊州人德學謨稱沙市爲徐市。左都御史周延卒贈太子太保謚簡肅延頳面寒峭砥節奉公權臣用事政以賄成延未嘗有染然居臺端七年無諫諍名。三月壬戌振山東饑。給事中梁夢龍等見帝怒吳山甚又惡專劾山得罪清議乃幷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時皆惜山而深快鵬之去帝聞袁煒言籌之命代山爲禮部尚書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有也。振武營兵變後諸將務姑息江東爲參贊亦多所寬假衆益驕無復法紀給事中魏元吉以爲言因舉浙直副總兵劉顯詔進顯署都督僉事節制其軍許以

四川卒五百人自隨一軍帖然。夏四月倭大掠浙江之桃渚圻頭戚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鴈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瓜陵江盡死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丁未振山西饑

五月乙亥呂本以憂去。東川營長者阿易謀於阿堂之心腹毋勒阿濟等掩殺阿堂於戛來矣石之地阿哲就禽哲方八歲府印不知所在貴州宣慰安萬銓取經歷印畀祿位妻寧著以照磨印畀者濟留兵三千爲寧著防衛王大任言東川二印悉爲土官部置請敕總督鎮巡官按究并訪祿氏支派所宜立與所以處阿哲者報可。初江北池河營卒操守南京給一丁資往來費謂之幫丁千戶吳欽革之軍遂變毆欽縛之竿詔罷江東擢兵部侍郎李遂爲南京參贊尚書鎮撫之營卒惑妖僧繡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繡頭申嚴卒伍書其名籍年貌繫牌腰間既又奏調振武軍護陵寢一日散千人留都自是無患。閏月嚴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許之。岷州既設徵發繁重人日困徼番人戀世官流官又不樂居遙寄他所督撫以爲言遂廢州置軍民指揮使司如故。賊犯江西泰和巡檢劉芳力戰死賊怒磔其尸副使汪一中方議投簪起曰賊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早討且無噍類豈飲酒時乎當路遂以討賊屬之一中至泰和帥諸將吏祭芳曰爾職抱關猶死職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何以生爲遂誓師列陳鼓之俘賊五人斬以徇丙辰陳如前賊大至左右軍皆潰賊悉赴中軍中軍亦潰一中躍馬當賊鋒殺三人身被數創與指揮王應鵬千戶唐鼎皆死一中妻程氏投於井家人救之喪歸不食五日死詔贈一中光祿寺卿謚忠愍。播州容山土舍韓甸張問相攻甸屢勝遂糾生苗剿湖廣貴州境垂二十年問亦糾黨自助石邦憲討之斬百餘人問潛出被獲官軍乘勝入甸巢暮大雨迷失道守備葉勛百戶魏國相等陷伏中死焉邦憲督圍出還軍鎮遠。六月許論奏密雲昌平二鎮須鑲銀三十餘萬給事中鄭茂言論奏請過多請察其侵冒弊詔論回籍聽勘給事中鄧棟往覈具得虛冒狀奪論官閒住楊選代爲總督條上封疆極弊十五事多從其請。秋七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袁煒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爍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廣東饒平賊張璉數陷城邑積年不能平詔移鎮筸參將俞大猷於南贛合福建廣東兵討之尋命胡宗憲兼制江西。庚戌俺答犯宣府副總兵馬芳參議楊巍擊斬其部長其入山西者芳一日夜馳五百里及之七戰皆捷寇遁走。八月林潤劾鄢懋卿要索屬吏餽遺鉅萬濫受民訟勒富人賄置酒高會日費千金虐殺不辜怨咨載路苛斂淮商幾至激變五大罪帝置不問。九月庚子俺答六萬餘騎犯居庸岔道口總兵官姜應熊被圍於南溝中五鎗墮馬參將胡鎮殺數人奪應熊歸寇遂卻。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破倭寧波溫州水陸十餘戰斬首千四百有奇胡宗憲以蕩平聞詔加宗憲少保。冬十月巡撫山東都御史朱衡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之便從之。戚繼光擊江西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譚綸以憂去楊博薦之詔起復將浙江兵討張璉黨林朝曦。廷議遣大臣赴薊州督鑲練兵嚴嵩欲用戶部侍郎趙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督鑲者督京運乎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即十侍郎出何益練兵嵩怫然罷會嵩請告吏部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出益怒令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南京改用僉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鑲戶部專職今貞吉與左侍郎劉大實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大實與貞吉皆奪官。應天主考中允吳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與副考胡

兼俱讀外南畿翰林遂不得與廷試 十一月甲午黃煒爲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吳鵬之罷也嚴嵩力援歐陽必進代帝以爲非己意欲逐之湛若水卒其孫請贈官必進屢從之帝斥若水僞學毒必進少保尋以推督漕侍郎不當降俸二級禮部缺尚書必進推內直尚書郭朴帝大怒曰擇文諸臣例不得擅推推朴何也遂罷必進嵩亦自是失眷 庚戌吉能犯寧夏進偪固原 辛亥夜永壽宮災帝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營建以問嚴嵩嵩請暫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懌問徐階階請以三殿所餘材責工部尚書雷禮營建可計月而就從之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 十二月丙寅把都兒犯遼東蓋州 閩賊大掠江西之石城臨川東鄉金谿殺吏民萬計詔劉顯赴勦 山西布政使王宗沐入覲上疏言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真定自忻代出紫荊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六十七萬饟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留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巖阻峻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此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邱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

明紀卷第二十五

明紀卷第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九起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訖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凡五年

四十一年春三月石邦憲再征韓甸賊沿江守邦憲陽與爭而別自上流三十里編竹以渡水陸並進大破之斬甸容山平　辛卯白兔生子禮部請告廟許之羣臣表賀未幾兔又生二子帝以爲延生之祥特建謝典告廟已又生數子皆稱賀　己酉永壽宮成帝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進徐階少師超擢徐璠爲太常寺少卿　初四方所獻芝皆積苑中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以邀賞王金乃厚結中使得芝萬本聚爲一山號萬歲芝山又僞爲五色龜夏四月進之帝大喜遣官告廟授金太醫院御醫　胡宗憲知張璉遠出檄俞大猷急擊大猷謂宜以潛師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衆從一夫浪走哉乃疾引萬五千人登柏嵩嶺俯瞰賊巢五月璉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餘級賊懼不出大猷用間誘璉出戰從陣後執之并執賊魁蕭雪峯廣人攘其功大猷不與較散餘黨二萬不戮一人　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嚴世蕃一目了然答語無不中嵩雖警敏善揣帝指弗若也及世蕃居母喪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世蕃日縱淫樂答不以時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徐階營萬壽宮稱旨帝益親之顧問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嵩懼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觴屬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階謝不敢帝聞世蕃居喪淫縱惡之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有所問密封遣中官詣壇焚之所答不如旨輒咎中官穢褻中官懼商之道行啓視而後焚答始稱旨帝大喜問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惡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問果爾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御史鄒應龍上疏言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羣小競趨要價轉鉅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乎時交通贓賄爲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爲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萼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嵩又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豔姬恆舞酣歌人紀滅絕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爲奇貨所至驛騷要索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爲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內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之戒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清政本臣苟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壬寅帝降旨慰嵩而責其溺愛世蕃負眷倚令致仕驛馳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下世蕃錦衣獄嵩爲請罪且求解帝不聽戍世蕃鵠龍文邊遠錮年於獄特宥鴻爲民使侍嵩擢應龍通政司參議已帝念嵩贊元功竟忽忽不樂諭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復責階等柰何以官與邪物階言應龍之轉乃部臣奉旨行之退而傳嗣臣等不敢奉命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元修乃可嵩已退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并應龍斬之應龍深自危不敢履任久之始視事御史張檟巡鹽河東不知帝指上疏言陛下已顯擢應龍而王宗茂趙錦輩首發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賞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爲民嵩知帝念己賂左右發道行怙寵招權諸不法事繫刑部俾引階道行不承坐斬死獄中帝以嵩在直久而世蕃顧爲奸於外因命階無久直階窺帝意言苟爲

奸在外猶在內固請入直帝以嵩直廬賜階階榜二語其中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竟嵩敗出直階請召與共擬旨因言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弊生帝領之階以張孚敬及嵩專帝猜刻力反之務以寬大開帝意帝惡給事御史抨擊過當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帝問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人爲我撲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即不實小者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帝稱善　以廣東程鄉縣豪居都之林子營置平遠縣析福建之武平上杭江西之安遠廣東之興寧四縣地益之屬江西贛州府　土蠻入撫順爲副總兵黑春所敗尋攻鳳凰城湯站堡春力戰二日夜壬子死之海金殺掠尤甚　張璉既誅俞大猷乘勝征程鄉盜走梁寧禽徐東洲獨林朝曦據巢不下約賀積山大舉官軍攻斬積山朝曦遁尋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朝曦窮蹙棄巢走輝綸及廣東兵追禽之六月綸乞終制去　初海瑞爲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胡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鄢懋卿理鹽政過淳安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素聞瑞名爲斂威去而心憾甚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抗直不諂懋卿益憾會內召乃屬巡鹽御史袁淳論之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與瑕閒住與瑕韜之子也　御史鄭洛劾罷刑部侍郎鄢懋卿大理寺卿萬寀太常寺卿萬虞龍皆嚴嵩之黨也時坐嵩黨被論者前兵部侍郎魏謙吉工部侍郎劉伯躍南京刑部侍郎何遷右副都御史董威僉都御史張雨應天府尹孟淮南京光祿寺卿胡植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啓常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王材南京通政使胡汝霖太僕寺丞張春及嵩壻廣西副使袁應樞等數十人黜謫有差植嘗勸嵩殺楊繼盛啓常汝楫材俱爲世蕃狎客啓常匿喪還光祿嘗以粉墨塗面供世蕃歡笑材汝楫出入嵩臥內關通請屬人尤惡之　倭大舉犯福建自溫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胡宗憲檄戚繼光勦之秋七月繼光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塡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擣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旋師抵福清遇賊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廣東總兵官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遂還浙江　命雷禮修盧溝河岸禮言盧溝東南有大河從麗莊園入直沽勢高當先濬治其長堤固之決口地下水急人力難驟施西岸故堤綿亙八百丈遺址可按宜併築詔從其請　九月壬午朔三殿成改奉天殿曰皇極殿華蓋殿曰中極殿謹身殿曰建極殿羣臣請頒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　左都御史潘恩子允端爲刑部主事吏部尚書郭朴恩門生也調之禮部給事中張益劾允端奔競恩溺愛朴徇私帝置朴不問改允端南京工部令恩致仕　畿輔山東西河南北大祲御史顏鯨請州縣贓罰銀毋輸京師盡易粟備振且發內府新錢爲糴本帝悉報可　前國子監祭酒鄒守益卒　冬十月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五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

王以上猶得厚事將軍以下多不能自存饑寒困辱勢所必至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可不爲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下諸王議　免南畿江西被災稅糧

帝求方術益急陶仲文顧可學等皆前死十一月乙酉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　丁亥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胡宗憲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得旨逮問比至帝曰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爲羣邪所疾且初議獲汪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後誰爲我任事者其釋令閒住初武舉朱先募海濱鹽徒爲一軍宗憲自爲御史至總督皆倚先大小數十戰先登殺倭甚衆積功至都指揮使及宗憲敗先解官讀行竟獄事始歸　罷浙江福建總督官以副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侍郎浙江巡撫浙江久罹兵燹又嘗胡宗憲汰侈後財匱力絀炳然廉以率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民皆尸祝之　辛丑吉能犯寧夏副總兵王勳戰死延綏總兵官趙岢分部銳卒令裨將李希靖等東出神木堡擣敵帳於半坡山徐執中等西出定邊營擊敵騎於莪麥湖皆勝之斬一百十九級　巡鹽御史徐爌言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萬兩鄢懋卿增至一百萬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尤者方今災荒疊告鹽場渰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致逃亡弦急欲絕不棘於此請如舊額便從之　新倭至福建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帀月己酉劉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紿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力戰死城中焚掠一空自倭亂數年破州縣衛所城百數未嘗破府城至是遠近震動　免陝西湖廣被災及福建被寇者稅糧　程鄉賊溫鑑梁輝等合上杭賊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邀擊之檀嶺賊敗奔瑞金副使李佑二戰皆捷賊由間道歸程鄉僉事徐甫宰討擒之餘黨悉平　給事中邱櫄劾浙江總兵官盧鏜八罪

四十二年春正月逮治免歸鏜有將略倭難初興諸將望風敗潰鏜與湯克寬獨敢戰名亞俞戚　御史凌儒請重貪墨之罰革盧冒之兵搜遺逸之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吳嶽吳悌帝惡其市恩杖六十除名　析廣東潮陽縣地置普寧縣又析海陽縣地置澄海縣以揭陽饒平二縣地益之改平遠縣屬潮州府還武平上杭安遠三縣割地　戊申俺答犯宣府滴水崖南掠隆慶劉漢拒卻之　以福建倭患劇再起復譚綸討之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請浙江兵勦賊詔發義烏精兵一萬令戚繼光將以往仍諭趙炳然協勦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由將吏撫馭無術民變爲兵兵變爲盜耳今又驅浙兵以赴閩急竊懼浙之復爲閩也請令一意團練土著使人各爲用家自爲守急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所歸卽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後鄰壤庶無釀禍本報可倭留興化兩月劉顯以兵少逼城未敢戰二月賊徙屯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賊以間破平海衞據之尋罷震得聽勘卽以綸代　三月析湖廣麻城縣地置黃安縣以黃岡黃陂二縣地益之　初武定女土官瞿氏老鳳詔妻索林代索林失事姑禮瞿氏大恚收異姓子繼祖入鳳氏宗令詣闕告索林囚禁己繼祖歸詐稱受朝命襲職驅目兵偪奪府印索林抱印走雲南撫按官諭解之令歸視事而聽繼祖留瞿氏所索林謀誅繼祖事洩繼祖大發兵圍府劫和曲祿勸諸州縣殺傷調至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復走雲南巡撫都御史曹汴收其印逮其左右鄭崧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復貸繼祖責其自新　郭朴遭父喪禮部尚書嚴訥代自嚴嵩當國吏道汙雜嵩敗朴典銓猶未能盡變訥雅意自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以禮部郎中陸光祖賢調之驗封改考功又改文選務抑奔競振淹滯

又以資格太拘人才不能盡依先朝三途並用法州縣吏政績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　夏四月庚申新倭犯福清欲與平海賊合劉顯及總兵官俞大猷合擊於遮浪盡殲之平海倭陷政和壽寧各拒海道欲遁譚綸環柵斷路令把總許朝光邀敗之賊不得去乃盡焚其舟退還舊屯戚繼光亦至丁卯綸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進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大破賊斬二千二百級還被掠者三千人遂復興化府及二縣繼光以先登受上賞　五月古北口守將遣哨卒出塞朵顏衛掠其四人未幾朵顏部長通漢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執之幷縛其黨十餘人通漢子懼擁所掠哨卒至牆下請以易其父楊選以通漢爲辛愛妻義父欲爲牽制辛愛計乃拘繫通漢要其諸子更迭爲質馳疏以聞自詡方略自是三衛咸怨　趙炳然條上海防八事中言蘇松浙江水師皆統於總兵駐定海陸師皆統於副總兵駐金山衛並受總督節制今督府既革則已判爲二鎮彼此牽制不得調發請畫地分轄俱兼理水陸軍務從之

給事中陳瓚劾文選郎中南軒請錄建言廢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　六月福建殘倭流入浙江官軍迎戰於連嶼陸橋石坪斬首百餘級新倭復犯石坪將士乘勝殲之　土蠻數犯遼東秋八月乙亥總兵官楊照襲之於廣寧塞外力戰死　初龔可佩由陶仲文進通曉道家神明故實諸大臣撰青詞者俱愛之帝命入西宮教宮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寺少卿爲中官所惡誣以嗜酒帝使使偵之報可佩醉刑部員外郎邵畯所九月執下錦衣獄幷逮畯俱杖六十可佩遂死棄其屍畯亦奪官畯與可佩故無交無敢白其枉者　嚴嵩之歸也至南昌值萬壽節使藍田玉建醮鐵柱宮田玉善召鶴嵩因取其符籙幷己祈鶴文上之帝優詔褒答世蕃戍雷州留家不赴羅龍文亦自戍所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嵩遂上言臣年八十有四乞移世蕃歸便地就養終臣餘年帝不許　江北倭未平冬十月廷議設總兵官於狼山統制大江南北改劉顯任之　先是闡化諸王請封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爲使序班朱廷對監之至中途大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官請自後封番王即以誥敕付番使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齎賜從之封諸藏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諜者言寇將窺牆子嶺楊博檄楊選等嚴待之三衛爲寇導者聲言欲犯遼東選遽帥師東博手書止之三往選不從博拊几曰敗矣丁卯辛愛把都兒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帝方祠釐博不敢奏謀之徐階急檄宣府總兵馬芳宣大總督江東入援寇直抵通州京師戒嚴芳兵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又請重東權俾統諸道兵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顧寰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選及巡撫都御史徐紳懼得罪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帝歎曰庚戌事又見矣諭階曰朕東見火光此賊去京不遠其令兵部諭諸軍幷力勦逐戊辰選以寇東遁聞爲將士祈賞帝疑以問階對曰寇營尙在平谷選等往通州矣謂追殺者妄也帝銜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圍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胡鎮偕總兵官孫臏游擊趙溱擊之臏溱戰沒鎮力戰得脫諸鎮援兵盡集見敵勢盛不敢發一矢內侍家薊西者譁言通漢父子實召寇帝入其言益怒寇留內地八日不退給事中李瑜劾選紳東及副使盧鎰參將馮詔胡鎮游擊嚴瞻大同總兵姜應熊保定總兵祝福等帝降敕嚴責東應熊福而逮選等下錦衣獄寇掠香河階請亟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乙亥應熊襲寇密雲頗有斬獲寇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參將郭琥伏兵敗其後軍得其所掠人畜輜重十一月丁丑寇北去京師解嚴帝怏怏諭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階言博雖以祠釐齋不敢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若選則非尾寇乃送之出塞耳邸濮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濮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爲民餘謫邊方雜職法司坐選紳詔守備不設律斬鎰等戍帝曾掌錦衣衛都

曹朱希孝坐以縱通漢句賊罪復下選錦衣獄選不承止承賀通漢父子事且言事已上聞希孝錄其詞上刑部如帝指論選死即戮於市梟其首妻子流二千里紳論死繫獄詔及盤等並戍邊　帝急兵事以兵部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萬鏜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鏜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諭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參政李燧代時大理寺少卿萬恭代汝楠恭列上選兵練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　譚綸言福建舊設五水砦扼海口法甚嚴悉宜復舊以烽火門南日浯嶼三䑸為正兵銅山小埕二䑸為游兵寨設把總分汛地明斥堠嚴會哨改三路參將為守備分新募浙江兵為二班各九千人春秋番上各縣民壯皆補用精悍每府領以武職一人兵備使者以時閱視從之

四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土蠻黑石炭寇薊鎮總兵官胡鎮參將白文智禦卻之已復入遼東巡撫都御史劉燾上諸將守禦功言海水暴漲敵騎多沒者帝曰海若效靈下有司祭告燾等皆有賞　伊王典楧怙惡久結掖庭中官嚴嵩父子內外應援所奏請立下爪牙率礦盜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指必構之去既去復折辱之御史行部過北邙山外典楧要遮之搢紳往來率紆途取他境經郭外者府中人輒追輓其車詈其不入朝入朝者復辱以非禮府牆壞請更築乃奪取民舍以廣其宮郎中陳大壯與邸鄰索其居不與使數十人從大壯臥起奪其飲食竟至餓死所為宮棠臺連城擬帝闕有錦衣官校之陝西經洛陽典楧忽召官屬迎詔鼓吹擁錦衣入捧一黃卷入宮衆請開讀曰密詔也遂趣錦衣去其夜大張樂至曙府中皆呼千歲詐謂天子特親我也閉河南府城大選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九十人不中選者令以金贖都御史張永明御史林潤給事中邱岳相繼言其罪狀再遣使往勘革祿三之二令壞所僭造宮城歸民間女執羣小付有司典楧不奉詔部牒促之布政使持牒入見典楧曰牒何為者可用障牖耳時嵩父子已敗顧歛為巡按乃與參政耿隨卿謀奏記徐階說諸大璫絕其援盡捕其偵事飛騎託言防寇檄諸府兵分屯要害地二月會巡撫都御史胡堯臣劾典楧抗旨矯赦僭擬淫虐十大罪帝震怒下禮部會三法司議請廢為庶人錮之高牆沒其貲削除世封詔從其議與其子褒爀俱安置開封護衛及諸士命不敢動兩河人鼓舞相慶　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游戊午譚綸及總兵官戚繼光大破之城下繼光又追破賊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掠漁舟出海去福建倭平　閏月丙申盜據漳平知縣魏文瑞死之　潮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掎角諸峒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間福建則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俞大猷以威名懾羣盜單騎入紹祿營督使歸峒因令驅道輝歸惠州參將謝敕與伍端溫七戰失利以俞家軍至恐之端乃驅諸酋以歸會詔以總河都御史吳桂芳為兵部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大猷為總兵官大猷至七被擒端自縛乞殺倭自效桂芳乃與大猷先討倭使端先驅官軍繼之三月己未圍倭鄒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有奇帝令桂芳與南贛提督吳百朋乘勝滅賊而福建倭為戚繼光所敗流入境桂芳百朋會調漢士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大破之海豐倭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於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　沈束妻張氏言臣夫繫獄十六年矣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為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懷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為請帝不許　夏四月乙亥免畿內被災稅糧　譚綸請復行服許之

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時陶仲文已死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
意邑邑不樂中官思飾詐以娛帝乙卯夜帝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
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降一桃
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
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　海豐倭食盡欲走六月辛卯
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大潰
提督侍郎吳桂芳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夷市舶
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專禦倭寇　魯迷國貢獅子
秋七月俞大猷移師潮州以次降藍松三葉丹樓遂使招降吳平居
之梅嶺　給事中辛自修劾罷戎政都御史李燧請擇素知兵者代
之衆將推萬恭恭引疾乃推趙炳然詔以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恭
起視事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辯部議輔恭詔勿問　八月
前贊善羅洪先卒　冬十月姜儆王大任還朝上所得法祕數千冊
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儆大任擢翰林院侍讀學士秩等賜第京
師　楚雄叛酋阿方等攻易門所流劫嶍峨昆陽新化各州縣僭稱
王約土官王一心王行道爲援一心後悔詣軍門請討賊自效巡撫
都御史呂光洵許之招降數百人官軍分道進禽獲賊黨乘勝攻大
小木址二寨克之斬阿方首餘黨悉平　俺答犯陝西大掠板橋響
閘兒諸處　嚴世蕃益大治園亭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爲
起會林潤巡視江防與諫臣謀悉發其罪十一月馳疏言臣巡視上
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
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之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
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乞
早正刑章以絕禍本帝大怒卽詔潤逮捕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
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行乃械赴京師
十二月給事中張岳陳時政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

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又今吏治方潰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黃
印韓承慶等非盧卽校會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
咎必有所歸時徐階當國爲講學會而楊博在兵部岳意蓋指二人
也博奏辯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　廣東田坑賊梁國相既降
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西福建王化寄妻子會昌身帥鄉
兵往擊賊連敗乃縱反間會昌言化已沒化妻許氏慟哭自刎化怒
追賊益急獲國相於石子嶺還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討被旌官爲
立祠　南韶賊起守備賀鐸指揮蔡允元被執死之　俺答犯山西
游擊梁平守備祁謀戰死　古田獞韋銀豹黃朝猛反自永福入桂
林劫布政司庫殺署事參政黎民衷縋城而去官軍追不及
四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景王載圳薨帝語徐階曰此子素謀奪嫡今
死矣賜謚曰恭無子歸葬西山妃妾皆還居京邸封除階奏以所占
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民大悅　寧夏巡撫都御史王崇古喜談兵具
知諸邊阨塞身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擣巢寇屢殘他鎮寧
夏獨完　諸王之議宗祿也南陵王睦楧首陳七事請立宗學以崇
德教設科選以勵人才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
以息饕貪制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已而武岡王顯槐亦
請設宗學擇立宗正宗表督課王以下子弟十歲入學月餼米一石
三載督學使者考績中程式者全祿之五試不中課則黜之給本祿
三之二庶人及妻女月餼六石庶女勿加恩於是諸藩稍稍陳說利
弊二月禮部尚書李春芳集衆說考故事爲書上之諸吉凶大禮及
歲時給賜皆嚴爲之制帝嘉之賜名宗藩條例頒行之諸王先後奏
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能
自存矣　三月己未袁煒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謚文
榮煒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成帝畜一貓死煒
爲醮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其詭詞媚上多類此旣枋用貴倨甚

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之。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稾，竄改殆盡，不以讓階。諸學士不平。階第曰任之而已。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輒詆誚。館閣士出其門者，斥辱尤不堪。與李春芳、嚴訥、郭朴並號青詞宰相。　嚴世蕃、羅龍文捕至刑部，尚書黃光昇等盡按諸不法事，且及冤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光昇等以讞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死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龍文與汪直姻舊，爲交通賄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庶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龍文招直餘黨五百人，謀爲世蕃外投日本。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誘致外兵，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辛酉，詔誅世蕃及龍文於市，黜嵩及諸孫皆爲民。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爲奸臣。籍其家，得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世蕃臨刑，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慟哭而去。鄒應龍亦始自安。萬寀匿嚴氏銀八萬兩，鄢懋卿給得其二萬。事露，先後戍邊。嵩竟寄食墓舍以死。　土蠻犯遼東，寧前小團山參將線補袞、游擊將軍楊維藩戰死。　徐階獨當國，屢請增閣臣，且乞骸骨。夏四月庚辰，命嚴訥、李春芳並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工部尚書董份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爲人貪狡無行，階慮其代訥，急言於帝，起郭朴故官，改份禮部。朴固請終制，不許。訥兼掌銓政以待之。份尋爲給事中歐陽一敬劾罷。帝手書問階疾，諄懇如家人。階益恭謹。帝或有所委，通夕不假寐。應制之文，未嘗踰頃刻期。帝日益愛階。階采輿論利便者，白而行之。先是南北用兵，邊鎮大臣小不當帝指，輒逮下獄誅竄，閣臣復竊顏色爲威福。

階當國後，緹騎省減，詔獄漸虛，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終，於是論者翕然推階爲名相。　四川龍州宣撫薛兆乾與副使李蕃相仇訐，帥衆殺蕃父子。撫按檄僉事趙教勘其事，兆乾糾白草番衆閉關拒命，絕松潘餉道。僉事王華不從，屠其家，焚掠居民無算。官軍進討，兆乾敗，求救於上下十八族番蠻，皆不應。帥家屬奔至石壩，官軍追禽之。

壬午，俺答犯肅州，總兵官劉承業禦卻之。　倭自浙江犯福寧，戚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賊，擊馘三百有奇。　吳平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濱海諸郡縣。　初，胡大順隸陶仲文，進供事靈濟宮，以奸欺斥回籍，乃僞撰呂祖萬壽全書，因藍田玉、羅萬象及中官趙楹獻之。田玉又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矯旨召大順。大順至，帝語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百攀援宮，今大順能扶乩，可復用乎？階言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攀已久，似非道行所致。帝悟，以田玉進水銀藥，及詐徵大順事語階。階言水銀不可服食，詐傳詔旨罪尤重，倘置不問，羣小互相朋結，致釀大患。五月，命執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等下錦衣獄。獄上，帝欲寬之，階力言不可。楹伺間密奏，爲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禮拷訊，具得其交通狀，遂與大順等並論死。先是，章奏有前後朝之說，前朝所奏者，諸司章疏也；他方士雜流有所陳請，則從後朝入，前朝官不與聞，故無人摘發。至是帝漸悟其妄，階亦力爲執奏，諸奸得正法焉。　六月甲戌，芝生睿宗廟柱，告廟受賀，遂建玉芝宮。　自賈魯河淤，河流忽東忽西，靡有定向，分多勢弱，淺者僅二尺，識者以爲必淤。秋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塞，全河分爲十數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陂，達於徐州，浩渺無際。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工部尚書，往治之。　戚繼光襲吳平，平遁保南澳。八月，入犯福建，把總朱璣等戰沒於海中。　俺答子黃台吉帥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散掠內地，把總姜汝棟以銳卒二百伏暗

莊保猝遇寇搏之黃台吉隨篤爲所部奪去越日始甦　壬午獲仙
欒於御座告廟　陸光祖之爲考功也王嘉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
桂吏議力雪之及爲文選益務汲引人才嚴訥推心任之超擢廉能
吏王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
士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會侍郎衛光祖者有後言九月御史
孫丕揚劾光祖專擅光祖已遷太常寺少卿坐落職閒住　浙江巡
按御史黃廷聘劾總兵官劉顯居官不守法度革任候勘巡撫都御
史劉畿薦其將略命充爲事官鎮守如故　山西濱河州縣患套寇
東掠歲鑿冰以防巡撫都御史萬恭爲渠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
水車法民大利之　胡宗憲以萬壽節獻祕術十四帝大悅將復用
矣會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上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
文以達嚴世蕃者冬十月逮下錦衣獄宗憲自敘平賊功言以獻瑞
得罪言官且訐汝正受賊事帝終憐之並下汝正獄宗憲瘐死　黃
廷聘按浙歸道湘潭慢知縣陳安安發其裝得所攜金銀貨幣廷聘
皇恐謝乃還之十一月都御史張永明劾之削其籍浙江參政劉應
箕先爲廷聘論罷見廷聘敗撫其陰事自辨永明惡其人劾之亦削
籍　嚴訥晨出理部事暮宿西苑直廬供奉青詞遂成疾久不愈癸
卯致仕　戊申奉安獻皇帝后神主於玉芝宮　朱衡馳至決口舊
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
東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
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河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
濬舊渠便議不合衡持益堅使河南副使梁夢龍董其役　十二月
四川大足縣民蔡伯貫作亂陷七城詔改陝西都御史譚綸巡撫其
地　俞大猷將水兵戚繼光將陸兵夾擊吳平於南澳大破之平僅
以身免奔據饒州鳳凰山繼光留南澳擊平餘孽之未下者大猷部
將湯克寬李超等躡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

四十五年春正月福建廣東巡按御史交章論大猷奪其職克寬已
擢狼山副總兵命留討賊　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
所司檄山西捕之　二月癸亥朔戶部主事海瑞言臣聞君者天下
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
已陛下天姿英斷遠過漢文帝然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
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
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
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
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
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
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蓋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
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
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
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
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
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
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
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謂陛下厭薄臣
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
知愧諸臣之罪大矣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
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順受其正未聞有長生之說堯
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
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
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桃必采而復得藥必製而
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夫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於皐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諸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黃錦侍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疾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厲耶遂逮瑞下錦衣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　浙江民苦徭役巡按御史龐尚鵬爲舉行一條鞭法按治鄉官呂希周嚴杰茅坤潘仲驂子弟僮奴請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爲民尚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擊豪強吏民震懾　帝疾甚忽欲幸興都徐階力爭乃止　朱衡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柴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　廣東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猖獗吳桂芳請留俞大猷討之徵兵十萬會南贛巡撫吳百朋江西參政李佑郭應聘分五哨進大猷使閒攜賊黨而親擣其巢生禽亞元俘斬一萬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降賊王西橋復叛掠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禽斬之　浙江江西礦賊陷婺源　總督宣大山西都御史趙炳然言新平平遠保平三堡密邇宣府而屬大同天成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陽桊山寇騎時出沒請添設參將別爲一營報可　二月顏鯨言錦衣帥受諸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爲民害列侯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內官進奉駕龍舟所過恣橫請校尉缺從兵部補冊封改文臣王府進奉遣屬吏詔冊親王及妃遣列侯餘皆如鯨議　給事中胡應嘉劾侍郎黃養蒙李登雲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職皆罷之登雲高拱之姻也　己未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何起鳴還言舊河難復新河開鑿費省且可絕後來潰決之患宜用朱衡議開新河而兼采潘季馴言不全棄舊河廷議從之帝意乃決　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湯克寬敗吳平於陽江烏豬洋平奪奔安南吳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協勦克寬以舟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焚其舟賊死無算禽斬二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溺死福建巡撫都御史汪道昆以聞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乎竟遣竄以免　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核逃役朱希孝以句軍劾之下部議顏鯨言希孝亂法世儒等按籍召行戶非句禁軍此乃禁軍子弟家人倚城社冒禁衛名致吏不敢問富人得抗詔而貧者爲溝中瘠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詆誣勛臣貶安仁典史　丙戌俺荅犯遼東　故事京官考滿皆報名都察院修庭謁禮而翰林官獨否已而吏部諸郎效之張濂獨報名陸光祖廢廷謁張永明榜令遵故事列儀節奏聞詔諸司遵守五月郎中羅良當考滿先詣永明邸約免報名庭謁乃過院永明怒疏言此事行百年非臣所能損益良輕薄無

狀當罷又卿貳大臣考滿詣吏部與堂官相見乾即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揖亦非禮當改正直疏辨奪俸詔禮部會禮科議之奏言丞明議是自今吏部郎當承舊制九卿翰林官揖四司當罷詔可

參政凌雲翼請專設御史督蘇松水利詔巡鹽御史兼之　六月大雨黃水驟發決馬家橋壞新築東西二堤議者紛然謂新河功不可成何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交章請罷朱衡　丙子京師旱帝親禱雨於凝道雷軒越三日大雨羣臣表賀　吳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李佑等敗之廷議設參將戍守南澳吳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即據以叛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柘林便從之　秋七月辛亥以十萬騎入宣府西路馬芳迎之馬蓮堡堡圮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旂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為明日芳驟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李同下獄辭服為李午之孫犬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伏誅　順天巡撫都御史耿隨卿請行海運從之尋以御史劉翾疏沮而罷　初和平賊李文彪據岑岡龍南謝允樟據高沙賴清規據下歷號三巢朝廷以倭患棘不討且十年文彪死子珍及江月照繼之益猖獗八月南贛都御史吳百朋言三巢僭號稱王旋撫旋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蠶食過半不亟討禍不勝言三巢中惟清規跨江廣六縣最逆命用兵必自下歷始帝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守備蔡汝蘭討擒清規於苦竹嶂羣賊震懾　九月新河成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朱衡以聞帝大喜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遂詔留衡與潘季馴議開上源築長堤之便　兩廣舊以勳臣總兵與總督同鎮梧州帝用歐陽一敬議召恭順侯吳繼爵還予廣西總兵官俞大猷平蠻將軍印而以劉顯鎮廣東兩廣並置大帥自此始　韋銀豹等攻陷洛容縣據古田分其地為上下六里銀豹出掠挾下六里人以行吳桂芳因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撫諭之諸獞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勢孤請降　吏部尚書胡松言撫按舉劾每舉數十人虛譽浮詞往往失實所劾犯贓僅擬降調罷軟貪殘僅擬改教賞罰不當人何所激勸且巡撫歲終例有冊第屬吏賢否今皆積閣乞申飭其欺玩者帝嘉納之松潔己好修富經術蔚然有聲望長吏部僅半載以振拔淹滯為己任冬十月病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丁卯倭答犯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癸酉犯偏頭關　致仕南京參贊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遂博學多智長於用兵然亦善逢迎數進符瑞由此益眷遇　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沈束在獄一日鵲噪於前束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戶部司務何以尚上疏請釋海瑞帝大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鎮撫司獄晝夜拷訊而釋束還其家束歸父已前卒束枕塊飲水陽狂自廢　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黃光昇言內官李永以訴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人王相私閹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其妄言命編氓口外　肅王紳堵薨無子輔國將軍縉𤅫以屬近宜嗣禮官言縉𤅫懷王從父不宜襲詔以本職理府事上冊寶罷諸官屬　閏月巡按陝西御史方新言黃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間陸地為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洚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惰卒驕寇至輒巽懦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士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洚水三苗不足為累者以堯舜兢業於上而禹皋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輸納者日獻禎祥而疆場之臣惟冒首功隱喪敗為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外患

可弭也疏入斥爲民 呂光洵遣鄭墩復業鳳繼祖執而殺之糾衆攻新城臨安殺百戶李蘊土舍王德隆執僉事張澤千戶劉裕已而被圍殺澤走四川會理州詔雲南四川會兵進勦賊帥者色斬繼祖諸土舍祿紹先降姚縣土官高繼先禽其餘黨高欽高鈞謀主趙士傑等皆伏誅 甲辰俺答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樊皮嶺及子大朝大賓俱戰死 十一月己未帝不豫 初徐階甚親高拱引入直拱驟貴負氣頗忤階胡應嘉既劾李登雲而懼慮拱害己遂并劾拱言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爲隘移家西安門外晝夜潛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即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不知其何心帝病亟勿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憾之 十二月改四川龍川宣撫司爲龍安府割保寧之江油成都之石泉二縣隸之分福建龍溪縣地置海澄縣以漳浦縣地益之又分龍巖縣地置寧洋縣以大田永安二縣地益之 庚子帝大漸自西苑還乾清宮是日崩年六十徐階草遺詔凡政令不便者悉改之起用大禮大獄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治罪罷一切齋醮工作及例外采買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爲帝始終盛事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 壬子裕王即位大赦天下免明年田賦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賦 大行之初崩也提牢主事以海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疑當赴西市恣飲啖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甲寅詔釋瑞及何以尚復其官 禮部尚書高儀以大行皇帝服制未除請遵弘治十八年例歲暮大祫孟春時享皆遣官攝事樂設而不作帝即喪次致齋陪祀官亦在二十七日之內宜令暫免從之

明紀卷第三十六

明紀卷第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穆宗紀一 起隆慶元年丁卯訖隆慶三年己巳凡三年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宏孝莊皇帝隆慶元年春
正月胡應嘉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召訪諸卿顧問侍從
令科臣隨事議駁帝納焉　復前通政使樊深給事中邱橓楊思忠
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壎吳時來周怡沈束顏存仁趙輗張選袁世
榮御史何維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馮
恩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寺正毋德純等
三十三人官卹直諫諸臣以楊繼盛爲首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沈
鍊楊允繩並光祿寺少卿楊最右副都御史諡忠節王思右諭德薛
宗鎧何光裕曾翀太常寺少卿裴紹宗張原浦鋐葉經周天佐仵瑜
臧應奎殷承敘光祿寺少卿各任一子官贈唐胄右都御史楊愼楊
名光祿寺少卿王元正修撰羅洪先光祿寺少卿諡文莊徐文華右
僉都御史劉濟太常寺少卿馬錄太僕寺少卿劉琦盧瓊程啓充王
宗茂光祿寺少卿熊浹少保諡恭肅楊爵光祿寺卿任一子李瑋豐
熙張翀張侃余翱陳讓桑喬包節方一桂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
世芳王與齡郭希顏章鑰並贈卹如制　高儀遵遺詔會廷臣議郊
社及配享祔廟諸禮言天地分祀不必改旣祭先農不當復祈穀西
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祭當廢孝潔皇后當祔廟
孝烈皇后別祀宏孝殿從之　吏部侍郎陳以勤條上謹始十事曰
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攬權聽言
尤切帝嘉其忠懇　癸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給事中魏時亮
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　戊辰復鄭王厚烷爵增祿四百石厚
烷還邸載堉始入宮　論王金陶世恩死奪陶仲文邵元節顧可學
盛端明朱隆禧等官及贈諡奪姜儆王大任官　丁丑追尊母康妃
杜氏爲孝恪皇太后祀神霄殿　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
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無下考者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
頗有所申救侍郎吳嶽詣內閣抗聲曰科臣敢留考察罷黜官有故
事乎博亦乞休帝以應嘉實佐察責其牴牾下閣臣議罰郭朴奮然
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徐階旁睨高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譁
然謂拱以私怨脅階斥應嘉歐陽一敬爲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
險橫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給事中
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並疏爭階乃調應嘉建寧府推官一敬尋劾拱
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拱欲階擬杖階從容譬解終不遣言者
拱益怒與階忿爭閣中　二月戊子祭大社大稷　庚寅封杜繼宗
爲慶都伯李銘德平伯陳景行固安伯繼宗孝恪皇太后之弟銘帝
元妃父景行妃父也　乙未立妃陳氏爲皇后　陳以勤爲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侍郎張居正改吏部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
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畏憚之異於他
相　初匠役徐杲以營造躐官工部尚書修盧溝橋所侵盜萬計其
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帝卽位削其官內官監
太監李芳復劾之下獄遣戍盡汰其所冒冗員　追諡元妃李氏爲
孝懿皇后　三月給事中王治言獻皇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
面臨天下雖親爲武宗叔實嘗北面事武宗今與祖宗諸帝並列設
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帝祔太廟不免遞遷
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又言人主深居
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敝
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
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又請勤朝講親輔

弼疏入報聞　吏部以吳百朋積苦兵閑稍遷大理卿歐陽一敬等
請留百朋討賊詔進兵部右侍郞巡撫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
作宜且聽撫從之　壬申葬肅皇帝於永陵廟曰世宗　乙酉土蠻
犯遼陽指揮王承德戰歿　先是司禮中官及藩邸近侍廕錦衣指
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御史周宏祖方督屯田馬政馳疏請止賚金幣
或傳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召
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
勿與謀議假以嚬笑則彼無亂政之階而聖德媲太祖孝宗矣臣又
聞先帝初載欲廕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
趙炳然居澤位不能效澤忠無所逃罪報聞　夏四月丙戌朔享太
廟　高儀請召對大臣報可　丙午禁屬國毋獻珍禽異獸　丁未
御經筵　戶部尚書葛守禮言畿輔山東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
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尙不能給
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
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名
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
近乃定爲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問石數吏書得緣爲奸
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於收解乃又變爲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
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
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爲一是爲挪移者地也願敕所司酌復
舊規從之　甲寅贈前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諡文成周尙文太傅諡
武襄　朱衡開廣秦溝自魚臺南陽抵沛縣留城百四十餘里而濬
舊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餘里與黃河會又築馬家橋堤
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飛雲橋者趨秦溝以
入洪五月己未工成自是黃水不東侵沛流遂斷運道大通　太常
寺卿鄒應龍等省牲北郊東廠太監馮保傳呼至道者引入正面爇

香儀若天子應龍大駭劾保僭肆保深銜之　辛酉祀地於北郊
復前大學士楊廷和等官諡廷和文忠蔣冕文定喬宇莊簡汪俊文
莊王廷相肅敏林俊貞肅梁材端肅何孟春文簡翁萬達襄毅吳廷
舉清惠徐問莊裕聶豹貞襄孫繼魯清愍楊守謙恪愍鄒守益文莊
鄭曉端簡彭澤襄毅陶諧莊敏劉玉端毅商大節端愍張經襄愍吳
瑞文肅皆贈官任一子改石珤諡文介　葛守禮奏定國計簿式頒
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
納備錄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司送戶部稽考以清隱漏挪移侵欺
之弊又以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
祖宗時令天下歲以文冊報部乃請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
巖分行天下董其事覃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冒宜乘給賞汰之
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乃以買怨耶議乃止　御史齊康劾徐階二子
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階疏辨乞休諸給事御史以康受高拱指
羣集闕下詈而唾之歐陽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互指爲黨九卿
以下交章劾拱譽階南京科道拾遺亦及拱尙寶司丞海瑞言階事
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
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
於拱康竟黜去拱不自安丁丑乞養病歸郭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
留之拱以舊學蒙眷注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以故不安其位　六
月鮎魚口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
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
勢朱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　京師兩澇壞廬舍兵部郎
中鄧洪震言入夏以來淫雨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作
白日無光大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疊
見傳聞後宮遊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濫賜予政令
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奸宄潛生寇戎軼犯其何

以待之帝納其言 戊戌詔修省素服避殿御皇極門視事都御史王廷督諸御史分行振卹 御史張檟請易皇極諸殿名盡復其舊高儀持不可乃已 南京振武營兵譁徐階欲汰之慮其據孝陵不可攻秋七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駐陵旁而令兵部罷振武營以其卒分隸二教場及神機營 辛巳招撫山東河南被災流民復五年 八月癸未朔釋奠於先師孔子禮部侍郎趙貞吉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逾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 詔翰林官撰中秋宴致語徐階言先帝未徹几筵不可宴樂帝爲罷宴 太常寺少卿周怡陳新政五事語多刺中貴時近習方導上宴遊怡疏上忤旨出爲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岑用賓爲怡訟不納 追贈夏言勝申言等官時先朝直節諸臣卹錄殆徧獨馬從謙爲中官所沮王治龐尚鵬力爭帝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不許 九月命中官分督團營徐階力陳不可乃止 乙卯俺答帥衆數萬分三道入井坪朔州老營偏頭關諸處詔嚴戰守寇長驅攻岢嵐及汾州宣大總督都御史王之誥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天門關過其東歸山西巡撫都御史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維岳不敢前癸亥寇陷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屠其民復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殺男女數萬所過無孑遺歷十有四日乃去事聞維岳世威寶論死繼洛戍邊吳落職之誥以還守南山止貶二秩 帝臨朝拱默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詆諸臣欺蔽帝愠目懾之本猶刺刺語帝不悅而罷魏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 壬申土蠻犯薊鎮掠昌黎盧龍遊騎至灤河詔王之誥還駐懷來巡撫都御史曹亨駐兵通州 龐尚鵬及同官凌儒等攻郭朴不已朴三疏乞歸甲戌致仕朴爲人長者兩典銓衡以廉著以高拱故不容於朝時頗有惜之者 乙亥總兵官李世忠援永平與土蠻戰於撫寧京師戒嚴遼東巡撫都御史魏學曾入駐山海關冬十月王治歐陽一敬等劾兵部尚書郭乾侍郎遲鳳翔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丙戌寇退京師解嚴學曾檄諸將王治道等追寇至義院口大霧寇迷失道諸將莫敢戰游擊將軍張臣帥所部千人擐甲直馳呼聲震山谷寇以數騎嘗舊前斬之追至棒槌崖斬首百十餘級墮崖死傷者無算 巡按畿輔御史郝杰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弁及於主帥而略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又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觀望不戰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又奪遼東將士棒槌崖戰績竝論副使沈應乾游擊李信周冤罪帝皆從之黜應乾下信冤獄敕燾隨卿還籍聽勘 吳時來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徵調從之 給事中陳瓚請誅奸黨之殺沈鍊者鍊子襄亦上書言楊順路楷殺人媚奸狀詔下順楷獄論死 甲辰論羣臣議邊防事宜 總督三邊侍郎王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岢雷龍等河套部著力免行牧河東龍潛出興武塞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十一月癸亥祀天於南郊給事中舒化聞帝咳聲推論陰陽姤復之漸請帝法天養微陽詞甚切直 改隆慶州曰延慶州衛曰延慶衛延慶右衛 王治請追謚何瑭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共鍛成言及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十二月復言大學士謚文愍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訟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部尚書謚襄愍 工部主事楊時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朝講爲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爲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爲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曰

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二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焉　朝覲天下官王廷請嚴禁饋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從之　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　廣東賊大起

二年春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高儀偕僚屬諫徐階等亦以爲言乃親祀如禮　李芳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皁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料物司禮諸中官滕祥孟沖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鼇山燈導帝爲長夜飲芳數切諫帝不悅　先是真人張永緒死無子吏部主事郭諫臣上章請奪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議巡撫都御史任士憑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號改授上清觀提點秩五品以其宗人國祥爲之　己卯給事中石星言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臣竊見陛下入春以來爲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逆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因陳六事一曰養聖躬二曰講聖學三曰勤視朝四曰速俞允五曰廣聽納六曰察讒諂疏入帝怒以爲惡言訕上命廷杖六十斥爲民滕祥監杖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星妻鄭氏誤聞星已斃遽觸柱死聞者哀之　二月南京刑部侍郎吳悌卒　建楊繼盛祠於保定賜名旌忠　丁酉寇犯柴溝堡守備韓尙忠戰死　己亥耕耤田　丁未帝如天壽山謁長陵永陵庚戌還宮免所過田租有差　帝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戶部尙書馬森鉤校搜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節儉帝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紓目前之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　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僉都御史龐尙鵬分理九邊屯鹽　三月詔遣中官李佑督蘇杭織造雷禮等執奏不從郝杰言登極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內臣專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　辛酉立子翊鈞爲皇太子詔赦天下太子方六歲性岐嶷帝嘗馳馬宮中諫曰陛下天下主獨騎而騁寧無銜蹶憂帝喜下馬勞之陳皇后病居別宮太子隨生母李貴妃每晨候起居后聞履聲輒喜爲強起取經書問之無不響答貴妃亦喜由是宮闈甚和　初吳平餘黨曾一本突海豐惠來閒廣東總兵官湯克寬倡議撫之令居潮陽下澮地未幾激民變一本亦反賊大起執澄海知縣敗官軍守備李茂材中礮死　乙丑詔俞大猷暫督廣東兵協討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王治師同官諫徐階楊博郝杰等並阻止皆不聽　丙子幸南海子命京營諸軍盡從比至荒莽沮洳帝甚悔之　戊寅京師地震命百官修省　周宏祖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旗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豆此皆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邊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庭輒見撓阻如閱馬核庫詔出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核之疏留中內臣爵賞謝辭溫旨遠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絕無者疏入不報　總督劉燾保定侍郎譚綸言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衆寡強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

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戚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為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嘗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為三營令總兵參游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兵既練遣還夏五月命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餘如綸所請仍令議分立三營事宜　六月庚辰遣使兩畿錄囚

己酉曾一本寇廣州殺知縣劉師顏詔切責總督張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　移程番府入貴州布政司城與宣慰司同治　譚綸言薊鎮練兵踰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閒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議論不能有為故綸疏及之而巡撫都御史劉應節果異議巡按御史劉翾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帝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論應節等無撓綸相度邊險衝緩道理遠近分薊鎮為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為掎角節制詳明異時調陝西河間真定兵防秋至是悉罷　秋七月己酉賊入廉州中官許義挾刃脅人財為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笞羣小璫伺學道早朝邀擊之左腋門外王廷將糾之徐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廷疏上分別逮治論戍有差　魏時亮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祿萬石者歲減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為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遣大臣龐尚鵬鄒應龍淩儒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河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盡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為職要在勸農桑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多議行　曾一本淳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　徐階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皆側目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賈人金事稍泄陰求階子璠居閒璠謝不見齊恨嗾齊康疏詆論階階請歸丙寅許致仕賜馳驛以李春芳請給夫廩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舉朝皆疏留報聞而已春芳代為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張居正視之蔑如春芳嘗歎曰徐公尚以人言罷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　王廷發張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為言卹邊商革餘鹽數事為大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迹頗露齊懼得罪乃借攻階冀自掩遂下齊錦衣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戍詔釋為民　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總督都御史張瀚請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　九月逮湯克寬訊治　召鄒應龍等還命龐尚鵬兼領九邊屯務尚鵬疏列鹽政二十事鹺利大興　工部尚書雷禮言中官滕祥傳造器物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工部存

留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罪祥令禮致仕
冬十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振淮徐饑　初遼王憲㸅以奉道爲
世宗所寵賜號眞人予金印張居正家荊州與憲㸅有隙帝卽位御
史陳省劾憲㸅諸不法事詔奪眞人號及印已而巡按御史郜光先
復劾其大罪十三命刑部侍郎洪朝選往勘湖廣副使施篤臣憾憲
㸅甚朝選至篤臣詐爲憲㸅書饋朝選因刼持之憲㸅建白纛曰訟
冤之纛篤臣驚曰王反矣使卒五百圍憲㸅宮朝選具得憲㸅淫虐
僭擬諸狀還朝實其罪不言反帝以憲㸅宜誅念宗親免死己亥廢
爲庶人錮高牆遼國除諸宗隸楚藩以廣元王術雅爲宗理　甲辰
免畿內河南被災秋糧　十一月壬子宣府總兵官馬芳帥參將劉
潭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襲俺答帳於長水海子敗之還至塞追者
及又大敗之鞍子山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擣
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蓄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
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興和衞登高四望耀
兵而還　辛酉免江西被災稅糧　滕祥等媒孽李芳帝怒勒閑住
已復杖八十下刑部監禁待決毛愷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
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祥等益橫　己巳命廣東福建督
撫將領會勦曾一本　南贛萬羊山跨湖廣福建廣東境故盜藪四
方商民種藍其閒至是盜出刼巡撫都御史張翀遣守備董龍勦之
龍擊言搜山諸藍戶大恐盜因煽之嘯聚千餘人兵部令翀會江西
巡撫都御史劉光濟協議撫勦之宜久乃定　十二月山西靜樂民
李良雨化爲女御史宋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
挽氣運帝嘉納之　魏時亮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知
府而已宜愼重其選治行卓越卽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
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業竣則召爲祭
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不行　庚寅世宗神主祔太廟　丁

酉限勳戚莊田　貴州總兵官石邦憲卒邦憲生長黔土熟苗情善
用兵大小數十百戰無不摧破所得俸賜悉以饗士家無贏貲爲總
兵官十七年威震蠻中與四川何卿廣西沈希儀並稱名將　帝詔
戶部購寶珠馬森執奏魏時亮及御史賀一桂等繼爭皆不聽御史
詹仰庇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
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
玩好之端漸啓弼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
況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之財耗
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倒置乎不報
　木邦土舍罕拔告捷有司索賂不爲請拔怒集兵梗往來道已而
食鹽乏乞於緬緬以五千籠饋拔德緬往投之潞江宣撫線貴聞之
亦入緬莽瑞體自以起孤微有兵衆謀內侵命貴召隴川土官多士
寧士寧言中國廣大誡勿妄動瑞體稍稍寢
三年春正月壬子大同總兵官趙岢敗俺答於宏賜堡　戚繼光言
薊鎭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
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
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
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
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
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
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
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
諸鎭入衞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
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
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砲手者常

十七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
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寇
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
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
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
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
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
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
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
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贅疣臣安從展
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
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從之而浙兵止弗調　馬芳乞緩己廕子贖
田世威劉寶罪爲御史所劾敕戒諭之　析廣東歸善縣地置長寧
永安二縣以英德翁源二縣地益長寧長樂縣地益永安　帝頗耽
聲色陳皇后微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莫敢言御史詹仰庇
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卽上疏言先帝愼擇賢淑作
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
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
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訟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
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
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疾移居別
宮聊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
亦危之旨下中外驚喜仰庇益感奮　二月庚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譚綸之至薊鎮也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呼吸者
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乃議起居庸至山海築敵臺
三千控守要害與戚繼光圖上方略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
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
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
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強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
敢議上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
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　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郝杰等劾其
違制遂削職　三月改程番府名貴陽府析江西龍南縣地置定南
縣以安遠信豐二縣地益之　復丁汝夔等六人官　戊辰曾一本
復犯廣東陷碣石衞裨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以叛亡入
賊中　沐朝弼素驕事母嫂不如禮奪兄田宅匿罪人蔣旭等用調
兵火符遣人詗京師廷議遣大臣有威望者鎮之乃改鄒應龍兵部
侍郎巡撫雲南罷朝弼令其子昌祚以都督僉事總兵鎭守　夏四
月遼東寇張擺失等屯塞下夾河山城副總兵李成梁迎擊斬百六
十級餘衆遠徙遂空其地　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戶部尚書劉體
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
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鎭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
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又言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
卽存庫之數亦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費
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給事中李己楊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
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乾言李春芳等皆上疏請乃命止
進十萬兩　吉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子城己丑雷龍等出
花馬池長城關與戰大敗之　開湖廣竹筒河以洩漢江　周雲翔
等屯平山大安峒將寇海豐五月庚戌廣東總兵官郭成偕南贛軍
夾擊之斬首千三百餘級獲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生縶雲
翔誅之　甲寅巡視十庫御史詹仰庇疏言內官監歲入租稅至多
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內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
官錢而內官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塡私家過歸朝宁乞備覈宜留

宜葺幷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鼇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因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故事諸司文移教合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中官素恨仰庇因摘其語爲大不敬帝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幷罷給事御史之巡視庫藏者楊博爭之不聽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亦不納仰庇爲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

六月致仕兵部尚書趙炳然卒諡恭襄　海瑞爲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　鳳繼祖之敗也守臣請改設流官而以索林支屬鳳思堯爲經歷奉鳳氏祀思堯父歷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亂知府劉宗寅遣諭之不聽聚衆稱思堯知府夜襲武定城城中嚴備不能克退屯舊墟閏月宗寅夜出兵斫其營賊潰追至馬刺山禽歷伏誅　秋七月壬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至徐州壞田廬無算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進　乙酉詔天下有司實修積穀備荒之政　壬辰遣使振沿河被災州縣　致仕禮部侍郎瞿景淳卒贈尚書諡文懿

會一本橫行閩廣間俞大猷將赴廣西總督兩廣都御史劉燾令會閩師夾擊一本至閩總兵官李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捷賊循馬耳澳復戰會郭成帥參將王詔等以師會次萊蕪澳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八月癸丑燬其舟詔生禽一本及其妻孥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是役錫功最鉅加署都督同知　魏學曾請設戰車營於廣寧從之　壬戌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貞吉入謝奏綱紀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　丁卯振南畿浙江山東水災

九月總河都御史翁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境山入地濱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避秦溝濁河之險工部尚書朱衡同其議帝命卽行之未幾黃落漕通議遂寢時黃河旣決淮水復漲自淸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禮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水從沂州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水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頹何恃以守賊騎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霪雨旣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內地可慮三也江海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　廣東潮州諸屬邑賊巢以百數郭明據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湖剽劫二十載郭成督諸軍擊殺明等俘斬千三百有奇　帝嘗問九邊軍餉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納之數劉體乾言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又繼以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鎮防守有主兵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衆各鎮芻餉有屯田其後加民糧加鹽加京運而橫費滋多因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　丙子俺答犯大同總督陳其學恐擾畿輔令趙岢扼紫荊關寇乃縱掠山陰應州懷仁渾源諸處而去其學以捷聞御史燕如宦發岢等失事狀趙貞吉欲置重罰兵部尚書霍冀議貶岢三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不許　辛卯大閱　冬十月辛丑朔彗星見天市垣東北指至二十日滅　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十一月駱問禮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

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獨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效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竊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敕諸臣奮厲於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數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輯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官復從中構之謫楚雄府知事 庚辰京師地震有聲敕修省 韋銀豹數反覆廷議大征擢江西按察使殷正茂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十二月己亥朔詔以災眚洊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廠衞密察舒化等言廠衞徼巡輦下惟詰奸宄禁盜賊耳駕馭百官乃天子權而糾察非法則責在臺諫豈廠衞所得干今命之刺訪將必開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善類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爲治且廠衞非能自廉察必屬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害帝竝不從諸大臣皆待罪求去亦不允已而事竟寢 龐尚鵬權既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之河東巡鹽御史郜永春劾尚鵬行事乖違楊博議留之中官方惡博激帝怒譴讓罷博落尚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劉體乾等交章請留博不聽 劉體乾言國家歲入不足供所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革者刊勒成書報可

趙貞吉易視張居正呼爲張子語朝事輒曰非少年所知居正與所善司禮太監謀起高拱以扼貞吉庚申召拱以大學士兼掌吏部事郝杰嘗論拱非宰相器爲所嫉及是請急去 乙丑尚寶司丞鄭履淳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荐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飢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聖王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年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閹寺滑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傳常明良疎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宏睿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饗齋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商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於此疏入帝大怒廷杖之百繫刑部獄履淳曉之子也 山西巡撫都御史靳學顏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略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曆治平閒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詘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詘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

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置鎮薊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祿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有此三者餉蓄安得不匱而其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學雜職則丞貳判簿爲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爲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嘗限以輪番守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覊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賦亦變通一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爲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長宣大之力制其後京卒之勁嘗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觀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飢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其貴出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利不讎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爲財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賣士大夫爲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耳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偶有所激則不愛其死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卹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最官庫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二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奉明詔敢卹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倣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之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　免兩畿山東浙江河南湖廣稅糧　是年陝西賊起

明紀卷第三十七

明紀卷第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展衛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穆宗紀二 起隆慶四年庚午訖隆慶六年壬申凡三年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辛未避殿修省禮部尚書殷士儋以正月朔望日月俱食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內外臣工講求民瘼報聞。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劉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覓取之。海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飈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溫詔獎瑞。倭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督劉燾以戰卻聞給事中溫純劾燾欺罔時方召燾督京營遂置不問。改陝西總督王崇古於宣大山西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為間又檄番漢陷寇軍民帥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左都御史王廷致仕二月刑部尚書毛愷致仕時高拱再相廷恐其修郄愷亦徐階所引故先後乞休。趙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營事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事寢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罷總督武臣以文臣為總理帝報可而以京營事重更協理為閱視令付大臣知兵者召南京右都御史曹邦輔為左都御史任之給事中楊鎔劾其貪庸帝已留事寢以鎔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留貞吉擬寘官。給事中戴鳳翔劾海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其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高拱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為令。貴州宣慰安國亨淫虐以事殺其從父信信兄智告國亨反巡撫都御史王諍遽請發兵誅國亨智為總兵官安大朝畫策且約輸兵糧數萬及師至陸廣河智糧不至諍乃令人諭國亨止大朝毋進兵兵已渡河為國亨所敗。乙丑令設三大營文武提督六人以恭順侯吳繼爵與五軍都督袁正典神樞焦澤典神機繼爵恥與正等同列三月上疏固辭帝為罷正澤盡易以勳臣溫純請廣求將才毋拘世爵不納繼爵瑾之曾孫也。廣西忠州土官黃賢相等作亂永康典史李材討禽之。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朱衡議停新造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海瑞將履新任高拱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詔市綿二萬五千斤劉體乾請俟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李己言三月非用綿時不宜重擾商戶體乾亦復爭乃命止進萬斤。夏四月戊戌朔京師地震。陝西賊流入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巡撫都御史嚴清縱寇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鄖有罪當罪守土官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己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為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既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皆

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為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不出
　俺答寇大同宣府轉犯威遠幾破陳其學帥胡鎮等往救馬芳軍
亦至相拒十餘日寇走別部千餘騎攻墻園巡撫都御史方逢時伏
兵卻之芳謂諸將曰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間一牆耳寇不時至非大
創之不可乃將兵出右衛戰威寧海子破之　高拱言錢法朝議夕
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
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為制以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稍通　舒化
偕同官以熱審居期請宥鄭履淳及李芳詔釋履淳為民芳充南京
淨軍　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五十九人
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高拱雅不喜時來五月貶雲南副使復為
給事中韓楫所劾落職閑住時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楫及宋
之韓程文涂夢桂等並拱門生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御史
汪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　劉體乾數有執爭李己輒助之以是
積失帝意會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體乾已執奏不從己復偕
同官陳吾德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
缺乏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
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
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
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諂營私
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疏入帝震怒癸酉杖己百錮刑
部獄斥吾德為民　命南京兵部侍郎李遷總督兩廣給事中光懋
言兩廣舊設提督事權畫一今兩巡撫相牽掣不便乃改遷提督兼
巡撫廣東而特命殷正茂為廣西巡撫後遂為定制　六月陳以勤
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酌久任治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
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惡所言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贓
吏一事　鴻濬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擢翁大立兵部侍
郎　給事中賈三近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泰甚而已今廟堂
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
矣而追逋自如卹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
雖欲損毫釐不可得形格勢禁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
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
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
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
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
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
就選人或褰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良材宜令勉就是途因
行激勸詔皆俞允　秋七月己巳禁章奏浮冗命撫按官嚴禁有司
酷刑　戶部尚書劉體乾清勁有執帝內供日多數下部取太倉銀
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每疏爭積忤帝意奪官閑住給事御
史光懋淩琯等交章請留不聽　高拱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從
中搆之陳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為
解恐終不為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戊子許致仕命其子編修于陛
侍行　海鹽縣海塘成　乙未免四川被災稅糧　八月庚戌宣大
告警飭邊備　時寒暑皆罷講殷士儋請如故事四時毋輟并進講
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嘉納之　舒化偕同官請釋李己刑
部尚書葛守禮等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己及內犯
張恩等十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苟瘐死犴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己
恩等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己及己獨釋衆翕然稱
帝神明　高拱盡反徐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
者一切報罷九月上疏極論曰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
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
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乎帝深

然之法司坐王金子弒父律拱復上疏曰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爲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帝復然拱言拱再出專與階修郤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帝仁柔弗之竟也　言官追論陸炳罪詔削秩籍其產子都督繹弟太常少卿煒並奪官坐贓數十萬繫繹等追償之　癸酉陝西水災蠲振有差　甲戌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進起潘季馴故官再理河道

壬午免北畿湖廣被災稅糧　癸未俺答犯大同副總兵錢棟戰死

戊子辛愛寇錦州總兵官王治道參將郎得功以十餘騎入敵死

葛守禮等議王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衆應坐爲從律編戍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爲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卹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爲從孰爲首將以陶仲文爲首則仲文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何賴哉疏入報聞　京營設六提督後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温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甲午能之仍置總督協理大臣二人　緡熿之以將軍攝肅府事也定王妃吳氏言聖祖刈羣雄定天下報功之典有隆無替臣祖莊王受封邊境操練征戍屏衛天家不幸大宗中絕反拘於昭穆之次不及勳武繼絕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藩衛也章下禮部高儀爲尚書執不可緡熿重賄中官孟沖屬延長王眞淯等再請期必得殿士僖代儀亦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鎭之冬十月許緡熿襲封肅王士僖言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且請別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毋遂私請壞條例帝不聽士僖乃請封爲郡王諸宗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　初邱富死趙全尊俺答爲帝爲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日夜教俺答爲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遊騎薄平陽靈石潞安朝廷購獲全

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卽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那吉恚閒王崇古方納降癸卯率妻子十餘人來歸方逢時告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帥騎五百往受之崇古留之大同慰藉甚至乃合詞上疏曰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卽令把漢那吉統領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辛愛有其衆因加把漢那吉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瑴事爲喻兵部尚書郭乾不能決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丁未授把漢那吉指揮使賜緋衣一襲黜夢熊爲郃陽縣丞以息異議　高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趙貞吉掌都察院與同事上言頃因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覈言官并及歷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謇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其情憾甚壬戌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乃斥温純舒化劉東星岑用賓

及太僕寺少卿張檟魏時亮大理寺丞耿定向提學副使周宏祖等
二十七人皆拱所惡也　俺答方掠西番聞把漢那吉降急歸令辛
愛將二萬騎入宏賜堡兄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帥衆犯平虜城方
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
時以示俺答俺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一克哈屯思
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俺答盛氣待之
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
厚稱兵是趣之死也俺答疑把漢那吉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瞯之
王崇古令把漢那吉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
全等旦至把漢那吉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
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
爲患即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
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幷請互市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
持把漢那吉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
第鐵背台吉故物也我來求把漢那吉今既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
之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
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威名辛
愛大慙復遣使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使至故將田
世威所世威亦譬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爲者俺答乃召辛愛還辛愛
東行宣府總兵官趙岢遏之復由大同北去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
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
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十一月丁丑俺答遣使
定約崇古以聞帝悉報可　己卯祀天於南郊故事郊畢擧慶成宴
自世宗倦勤典禮久廢殷士儋始考定舊儀擧行之　高拱猶憾趙
貞吉嗾韓楫劾貞吉庸橫考察時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
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

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眞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
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乙酉允貞吉
去拱掌吏部如故貞吉學博才高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九列大臣或
名呼之拱及張居正名輩在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好勝不相下遂
齟齬而去　己丑殷士儋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儋與
高拱等同爲裕邸講官拱善吏部侍郎張四維欲引共政且惡士儋
不親己不爲援士儋遂藉中官陳洪力取中旨得之　趙貞吉既去
高拱益張修徐階故怨李春芳從容爲階解拱不悅　俺答夜召趙
全等計事即帳中縛全及李自馨等數人十二月丁酉來獻王崇古
以帝命遣把漢那吉歸厚賜之感泣再拜而去　雄擧人馮行可孝
行　左都御史葛守禮言畿內地勢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爲
壑請倣古井田之制濬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所司　總督劉燾
保定侍郎劉應節請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許之　乙卯受俘磔趙
全等於市時俺答雖款塞而插漢部長土蠻與從父黑石炭弟委正
從弟㷀兔拱兔子卜言台周從子黃台吉勢方強泰寧部長速把亥
炒花朶顏部董狐狸長昂佐之東則王杲王兀堂淸佳砮楊吉砮之
屬時窺塞下遼東總兵官李成梁大修戎備甄備將校收召四方健
兒給以厚餼用爲選鋒軍聲始振　初施州衛金峒安撫土舍覃璧
爭印相殺傷官軍撫按請治失事諸臣罪兵部言本衛孤懸境外事
起倉卒宜從寬貸以責後功帝然之命所司相機勦撫
五年春正月璧平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慤言荆州去施州衛遠不便
巡歷夷門西有國初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衛僅五百餘里請移
巴東之石硅司巡檢於野三關本衛之州門驛於河水鋪三會驛於
古夷鋪俾聯絡而於百里荒及東卜壠創建哨堡分兵戍守從
之　四川都掌蠻爲亂命郭成移鎮討之成尋被劾罷歸　李春芳
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即今春和

乞罷行如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二月甲午命廷臣及朝覲官謁皇
太子於文華左門　遼東巡撫李秋免高拱欲用副使張學顏或疑
之拱曰張生卓犖倜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
曾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曾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
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把漢那吉既歸俺答
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令要土蠻昆都力哈
吉能等皆入貢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念土蠻勢孤勦易可
無患命將士勿燒荒搗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譁郭乾謂馬
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敕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崇
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
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往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
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
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
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
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甎聚灰塞門乘
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
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
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既不得請懷憤而
去縱以把漢那吉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兔
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也先以減
剋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
此皆前代封貢故事諸臣何疑懼而不爲耶因條封貢八事以上詔
下廷議　汪文輝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略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
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
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
前弊交煽並構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爲傾
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弊也不得其人耳今言
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
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
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摘其已往揣
彼未形逐景尋聲爭相詆病若市井喧鬨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
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
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
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
爲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
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謂求勝此四弊者今
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
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
任己專斷即有闕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
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
下所司高拱惡其刺己甫三日出爲寧夏僉事　己未封皇子翊鏐
爲潞王　先是韋銀豹數反覆偕其黨黄朝猛等作亂廷議大征高
拱欲用殷正茂曰是雖貪可以集事吾捐百萬金予之縱乾沒者半
猶可立平也正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與李遷調土漢兵十
四萬集衆議時八寨助逆衆請先之敕書亦有先平八寨徐圖古田
語正茂獨不謂然先給榜諭八寨八寨聽命乃分兵七哨以總兵俞
大猷統之副總兵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黄應甲都司董龍會國賢擣
鑿丁山各領一哨復分土兵爲二隊更番清道必先清數里而後行
大猷先奪牛河三厄險諸軍繼進連克東山鳳凰等數十寨賊保潮
水巢極巔合營攻之十餘日未下大猷陽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世
科乘雨登山設伏黎明礮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賊盡死馬浪諸巢
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廖元誘獲人生致朝猛集於軍銀豹窮

麽撦台己者斬首獻三月捷聞改古田縣爲永寧州設副使參將鎮守并八寨與龍哈咘咳爲十寨立長官司聽守禦調度　廷議俺答封貢事定國公徐文璧侍郎張四維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尚書張守直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悉上衆議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己卯封俺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哈辛愛等授都督同知等官有差封把漢那吉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兵部采王崇古議定市令河套部長吉能亦如約請命下陝西總督王之誥議　夏四月甲午河復決邳州王家口自靈璧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口損漕船運軍千計沒糧四十萬餘石匙頭灣以下八十里正河悉淤　張四維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郜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及王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乞去高拱力護之溫詔慰留他御史復劾四維拱四維疑出殷士儋指益相構　五月壬戌朔敘古田平寇功　李春芳度高拱輩終不容己兩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春芳求去益力戊寅聽致仕春芳歸父母並無恙晨夕置酒食爲樂鄉里豔之　土蠻犯盤山驛指揮蘇成勛擊走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敕修省　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張齊事謂王廷毛愷阿徐階意羅織不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廷愷屈法徇私詔奪愷職廷斥爲民宥齊補通州判官　王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內犯方許封貢王崇古復上疏曰俺答吉能親爲叔姪首尾相應令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俺答必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販不能給而吉能糾俺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然其言甲辰授吉能都督同知　廣西僉事金柱捕得韋銀豹并其子扶枝膠殷正茂送之京師因自劾詔磔銀豹置正茂不問　俺答既得封帥諸部受詔甚恭甲寅使使貢馬帝爲告廟受賀丙辰俺答執趙全餘黨十三人來獻帝嘉其誠賜之金幣又雜采王崇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京　高拱言國初舉人躋八座爲名臣者甚衆後乃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極矣請自授官以後惟考政績不問出身從之　大理寺丞孫丕揚書劾高拱秋七月給事中程文誣劾之落職聽勘汪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黜乾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爲諸君亦不可爲也未幾文先得罪去丕揚始獲免　高拱以邊境稍寧恐將士惰玩請敕邊臣及時閒暇嚴爲整頓仍時遣大臣閱視又言鹽政馬政之官各爲卿爲使而實以閒局視之失人廢事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爲難宜銓注近地以卹其私詔皆從之　八月癸卯許河套部互市　潘季馴役夫五萬盡塞決河十一口濬匙頭灣築縷堤三萬餘丈故道復通會帝以漕運遲遣給事中雒遵往勘季馴坐漕船行新溜中多漂沒與總漕都御史陳炌並罷　薊昌臺工成譚綸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戚繼光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陳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遇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筤筅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九月故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廷　癸未三鎮互市成王崇古廣招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馬各有數崇古仍歲詣宏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三　巡撫山東都御史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里風

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雖風可依視元時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柔此時出海可保無虞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夢龍行之　安國亨之敗官兵也阮文中代王諍爲巡撫臨行高拱語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激變也國亨懼大誅冬十月遣使哀辭乞降朝廷未之許　己亥河南山東大水申飭河防　御史趙應龍劾殷士儋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他御史劾張四維四維引去韓楫復揚言脅士儋士儋疑出高拱指故事給事中朔望當入閣會揖士儋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自可耳毋爲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儋勃然起詬拱曰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爲四維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居正從旁解亦誶而對御史侯居艮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十一月己巳致仕　沐朝弼既廢怏怏益放縱葬母至南京都御史請留之詔許還滇毋得預鎭事朝弼恚欲殺昌祚撫按交章言狀並發其殺人通番諸不法事逮繫詔獄論死援功錮之南京昌祚嗣公爵　十二月土蠻大入遼東李成梁遇之卓山麾副將趙完等夾擊斷其首尾乘勝抵巢賊部長二人斬首五百八十餘級遼鎭邊長二千餘里城砦一百二十所三面臨敵官軍七萬二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冬春給料月折銀一錢八分即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三十七年大饑士馬逃故者三之二前巡撫王之誥魏學曾相繼撫輯未復全盛之半繼以荒旱餓莩枕藉張學顏首請振卹實軍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黜懦將數人創平陽堡以通兩河移游擊於正安堡以衛鎭城戰守具悉就經畫成梁敢力戰深入而學顏則以收保爲完策敵至無所亡失敵退備如初公私力完漸復其舊　時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所納馬又皆不足用議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百四十四萬兵部尚書楊博持不可詔折其半馬政始變　雒遵之劾潘季馴也言廷臣可使無出朱衡右者

六年春正月詔衡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工給事中劉伯燮亦薦萬恭異才乃命以侍郎總理河道辛未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凡三百七十里　二月以廣西定襪洞地設新寧州屬南寧府　俺答之封貢也昆都力哈辛愛陰持兩端助其主土蠻爲患宣府巡撫都御史吳兌有智計操縱馴伏之嘗偵俺答離營獵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愕控弦從騎呵之曰太師來犒軍耳皆拜跪迎導且獻酪兌遍閱廬帳抵暮還市者或潛盜所竇馬兌使人棓擊之曰後復盜即閉關停市諸部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辛愛復擾邊俺答曰宣大我市場也戒勿動然辛愛猶桀驁俺答常以己馬代入貢既得賞賜抵地不肯受宣鎭保塞屬有車夷與史夷雜居辛愛掠之以其長革固去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兌以史車嚳齒車被掠史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辛愛令還革固而勤其比妓遠邊辛愛誘比妓五蘭且恣威兀愼歲盜蔦峪堡器甲牛羊兌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盛寵於俺答辛愛嫉妬數詛詈之三娘子入貢宿兌軍中愬其事兌贈以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朵雲裙三娘子以此爲兌盡力昆都力哈亦求封王會病死其子青把都擁兵至塞多所要挾兌諭以禍福而耀武震之青把都懼貢如初辛愛後改名乞慶哈　閏月丁卯帝御皇極殿門疾作遽還宮　乙亥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廣東僉事李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還婦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擊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擊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材遂之子也　三月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條上海運便宜七事　安慶兵變巡撫應天都御史張佳胤坐勘獄辭不合調南京鴻臚寺卿　尚寶司卿劉奮庸言陛下踐祚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

方引領以睹屬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氣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欲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僚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三愼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鼇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効忠矣五用忠直邇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為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章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献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淺疏入報聞　給事中曹大埜疏劾高拱不忠十罪先是東宮出閣召張四維充侍班官大埜因言四維賄拱得召帝責其妄言命斥之外夏四月給事中涂夢桂言劉奮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動搖國是程文言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潛搆奸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並下吏部拱陽為二臣祈寬帝不許謫大埜乾州判官奮庸興國知州　戊辰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詔輟東宮講讀給事中陸樹德言自四月迄八月為時甚遠請非盛暑仍御經筵不許　五月壬辰免廣東用兵諸郡逋賦　海運米抵天津王宗沐梁夢龍並敍功未幾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入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督海道以備緩急　初高拱為祭酒張居正為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及拱為首輔性直而傲同列多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徐階之去也令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嗾言路追論不已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階賓客皆避匿獨陸光祖為排解拱欲中階危禍楊博造拱力解居正亦從容為階言拱稍心動或搆於拱言居正納階子二萬金拱無子居正多子戲謂居正造物胡不均居正曰多子甚為衣食憂拱曰君有徐氏金何憂也居正色變指天誓辭甚苦拱謝不審給事中宋之韓具疏且論居正居正知之盛氣謁拱曰公不念香火盟忍逐我拱錯愕問得其故晨入部出之韓參政以自白馮保次當掌司禮印拱薦用陳洪洪罷復薦孟冲保與居正深相結謀去拱居正亦欲專柄兩人交甚固帝得疾保密屬居正豫草遺詔為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拱與居正交雖離而惡保欲逐之己酉帝大漸召拱居正高儀受顧命庚戌帝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六拱於閣中大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言於皇后貴妃斥冲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又譖拱謂拱斥太子為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皇后貴妃皆大驚太子亦色變陸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於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甲子太子即位詔赦天下祀建文朝盡節諸臣於鄉有苗裔者卹錄尋建表忠祠於南京祀徐輝祖方孝孺等　保自登極日升立寶座旁不下又兼督東廠勢益張拱以帝幼沖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又諷給事御史程文劉良弼等交章數保奸雒遵言保一中官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耶抑

拜中官耶？蔑陛下幼沖，無禮至此。拱意疏下，即擬旨逐保，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魏學曾遺居正書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居正怒，保訴於后妃，謂拱擅權，不可容。后妃頷之。庚午，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騾車出宣武門。學曾大言曰：上踐阼伊始，奈何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不明示天下。要諸大臣詣居正邸爭之，自是益忤，出爲南京右都御史。給事中宗宏暹、希指爭之，乃命歸聽調。居正與儀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倉皇出國門，歎曰：南充哲人也。諸門生皆避匿，中書舍人秦柱獨追送百里外。居正遂代拱爲首輔。　丁丑，高儀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儀性簡靜寡嗜欲，室無妾媵，舊廬燬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　壬午，禮部尚書呂調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御平臺，召張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　徐邳河堤工竣，召朱衡還。衡疏言：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之法，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然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無水不淺，蓋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水力蓋居七八，非專用人力也。築堤則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湍悍，挾川潦之勢，何堅不破？安可以一堤當之？縷水則兩岸築堤，不使旁潰，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爲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爲永賴焉。清河之淺，應視茶城，遇黃河漲落時，輒挑河濆，導淮水衝刷，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無足慮也。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宜於黃水盛發時，嚴閉各閘，毋使沙淤。若海口，則自隆慶三年海嘯，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瀦難洩，宜時加疏濬，毋使積塞。至築黃河兩岸堤，第當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疏上，報聞而已。　衡又言：徐邳爲糧運正道，既多方築堤，請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鋪，四鋪一老人巡視，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願攜家口者聽。詔如其議。又言：沛縣之窰子頭至秦溝口，應築堤七十里。徐邳之間，堤逼河身，宜於新堤外別築遙堤。詔使萬恭營之。

秋七月丁亥，初通濟漕運於密雲，從劉應節之議也。　庚寅，察京官，斥諸不職及附麗高拱者。己亥，召羣臣於廷，詔曰：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敝，詆老成爲無用，矜便佞爲有才，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報復之資，用是薄示懲戒。餘皆曲貸，諸臣宜祓除前愆，共維新政，若溺於故習，背公徇私，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制下，百僚皆惕息。

帝當尊崇兩宮，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並稱皇太后，而別加徽號以爲別。馮保欲媚貴妃，風張居正並加徽號，居正不敢違。庚子，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居正請慈聖太后視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宮，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教帝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爲盥面，挈之登輦以出。　起譚綸兵部尚書。雒遵劾綸而薦海瑞，吏部尚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疏遂寢。

八月，詔議祧廟。陸樹德言：宣宗於大行皇帝僅五世，請仍奉睿宗於世廟，而宣宗勿祧。疏下禮部，部議：宣宗世次尚近，祧之未安。因言古者以一世爲一廟，今自宣宗至大行凡六世，上合二祖，僅八世，可以無祧，但於寢殿左右各增一室，則尊祖敬宗並行不悖矣。帝命如舊敕行，遂祧宣宗。　戊午，祀大社大稷。

九月甲午，葬莊皇帝於昭陵，廟曰穆宗。　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糾諸部爲寇。總兵趙完責汝翼啓釁，張學顏言汝翼卻杲饋遺，懲其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

主之矣臣謂宜喻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勦殺毋事姑息以蓄禍完懼饋學顏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顏策　時戶部簿牒繁宂自州縣達部有繕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尚書王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自弘治來十三司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饟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敕邊臣核實且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　給事中李己言陛下初基弊端盡去傳奉一事豈可尙踵故常內臣卽有勤勞當優以金帛名器所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　冬十月妖星見慈慶宮後延燒連房御史胡涍乞偏察掖庭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卹優遇其餘無論老少一概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則天爲虐語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爲誰張居正對曰涍言雖狂悖心無他帝未釋嚴旨譙讓涍皇恐請憲罪斥爲民李己首論救修撰張元忭繼言之皆不聽　己未侍郎王遴吳百朋汪道昆分閱邊防　土蠻六百騎營舊遼陽北河去邊二百餘里侯衆集大舉李成梁擊走之　遼東奸民闌出海上踞三十六島汪道昆議緝捕張學顏謂緝捕非便命成梁按兵海上示將加誅別遣使詔諭不半載招還四千四百餘口　初府江猺攻圍荔浦永安劫知州楊惟執指揮胡瀨張居正奏假廣西巡撫都御史郭應聘便宜與之書曰炎荒瘴癘區役數萬衆不宜淹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徵兵六萬令參將錢鳳翔王世科指揮王承恩董龍各將一軍以副使鄭茂金柱都僉事夏道南監之總兵官李錫居中節制未行而懷遠猺殺知縣馬希武反懷遠古牂牁地界湖廣靖黎諸州猺獞狑狪環居之猺尤獷悍侵掠縣治久吏民率寓府治官軍之征古田也諸猺懼而聽命希武之官繕城塹程役過嚴猺殺之及經歷等五人遂反應聘與殷正茂議先征府江破賊巢數十斬馘五千有奇獞酋楊錢甫等悉授首二閱月府江悉定　十一月乙未河工成　建州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王杲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張學顏因而撫之　辛酉振榆林延綏饑　甲戌以大行未期罷明年元夕燈火及宮中宴　禮部尙書陸樹聲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章省奏牘愼賞賚防壅蔽納讜言崇儉德攬魁柄別忠邪詔皆嘉納北部要增錢幣兵部將許之樹聲力爭初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必先舉之惟恐其不至張居正當國以得樹聲爲重用後進禮先往謁樹聲對之漠然居正失望樹聲以公事詣政府席稍偏熟視不坐居正趣爲正席其介介如此　帝沖年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卽以聞慈聖太后太后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保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居正喜建樹能以智數御下人多樂爲之盡其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已定制嚴驛遞省宂官淸庠序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奉行不便者相率爲怨言居正不卹也慈聖太后性嚴明委任居正甚至同列呂調陽莫敢異同萬曆初政綜覈名實幾於富強太后力爲多　高拱之去也馮保憾猶未釋

明紀卷第二十八

明紀卷第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一（起萬曆元年癸酉訖萬曆五年丁丑凡五年）

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萬曆元年春正月有王大臣者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保欲緣此族拱與張居正謀令家人辛儒飲食大臣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事下錦衣衛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爲解居正憤曰二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等會鞫博陰爲畫計使校尉怵大臣吐實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守禮又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大臣茫然莫辨希孝懼不敢鞫而罷居正亦迫衆議微諷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矣　郭應聘檄李錫討懷遠錫進次長安鎮天大雨雪無功而還　二月癸丑御經筵　初四川都掌蠻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僭稱王剽遠近其山脩廣而四隅峭仄東北則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峯三岡峻壁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峯爲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巡撫都御史曾省吾請討之詔移貴州總兵官劉顯鎮其地屬以軍事起故將郭成安大朝爲佐調永寧土司奢效忠等合官土兵凡十四萬人三月畢集敘州誘執阿苟攻拔凌霄進逼都都寨阿大等遣其黨阿墨固守官軍頓匝月鑿灘以通漕擊斬阿墨拔其寨　丙申詔內外官舉將材　朵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謀入犯馳喜峯口索賞不得則肆殺掠獵旁塞以誘官軍戚繼光掩擊之幾獲狐狸　先是高寶諸河夏秋汜溢歲議增堤而水益漲萬恭請復儀真江都高郵寶應山陽平水閘二十三以時蓄洩專令瀦湖不復增堤又請建天妃廟口石閘俾漕船直達清河又請復境山舊閘以制茶城黃家閘之淺朱衡並覆行之遂爲運道永利　初惠潮賊首藍一清等據險結砦連地八百餘里黨數萬人殷正茂議大征諸賊懼會廷鳳曾萬璋並遣子入學馬祖昌葉景清亦陽乞降正茂知其詐徵兵四萬令參將沈畝立沈思學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將之總兵官張元勳居中節制監司陳奎唐九德顧養謙吳一介監其軍數道並進賊敗乃憑險自守官軍徧搜深箐邃谷間元勳偕九德追亡至南嶺一日夜馳至養謙所擊破李坑生得卓子望等進破烏禽嶂廷鳳阻高山夏四月乙丑元勳陽飲酒高會忽進兵擊禽之先後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巢七百餘所禽斬一萬二千有奇潮惠賊平帝爲宣捷告郊廟元勳復討斬餘賊千三百有奇撫定降者巨寇皆靖　庚午旱諭百官修省　五月甲申詔內外官慎刑獄　六月壬申振淮安水災　李錫益徵浙東鳥銃手湖廣永順鉤刀手及狼兵十萬人令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楊照戚繼美故參將亦孔昭魯國賢六道並進監以副使沈子木錫自統水師次羅江獨當其衝郭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杲黃土大梅青淇銅鐘以孤賊勢賊屯板江大洲累石樹柵潛以舟襲錫軍錫伏舟敗之水陸並進鳳翔等亦至賊悉舟西遁錫追擊連破數巢賊據楓木大山前阻隄澗鼓譟出諸軍奮擊而別以奇兵繞其後賊大奔保天鵝嶺錫以水軍截潯江督諸將攻斬渠魁二人乘勝復破數巢直抵清州界賊奔大巢亘數里崖壁峭絕爲重柵拒官軍鏢弩矢石雨下婦人裸體揚箕擲牛羊犬首爲厭勝諸軍大呼直上四面舉火賊盡殲先後破巢一百四十獻馘三千五百有奇俘獲撫降者無算錫之行也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永福永寧柳城並以賊告洛容獞殺主簿行縣事謝獞錫令王瑞討永寧楊照討柳城參將門崇文討永福亦孔昭討洛

容己飭舟師屯理定江節制諸軍甫二旬四道並捷斬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賊首陶溟金等俱伏誅廣西巡按御史唐鍊言錫一年內破賊二百一十四巢獲首功一萬二千餘級宜久其任帝可之 先是海運至即墨颶風大作覆七舟漂米數千石溺軍丁五十人實三近及御史鮑希顏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罷不行 董狐狸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 秋七月河決徐州房村築隄窪子頭至秦溝口 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張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已而誣斬白給事中陳吾德遂劾儒亦出之外時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請吾德獨不往及是益嗛之

九月癸未振荊州承天及濟南災 王國光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贏餘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遵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調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從之

召王崇古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遷詔責其妄言已帝問誰可代崇古者張居正以方逢時對乃起逢時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逢時與崇古共決大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初逢時分巡口北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修塞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誠陵京一蔽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鄰敵勢極孤懸懷來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尙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車道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吳兌經營修築設兵戍守 劉顯被劾罷會省吾奏留之阿大守雞冠嶺顯令人誘以官而分五哨攀壁九絲城下乘無備夜半腰絙上斬關入丙戌諸將畢至阿二方三走保牡豬寨郭成及指揮使劉綎先登生縶阿大諸軍攻牡豬禽方三阿二走追獲於貴州大盤山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爲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鼓山巔羣蠻畢集今已矣初成父爲蠻殺成乃以所斬首級及生禽諸蠻置父墓前剖心致祭顯等討餘孽復俘斬千一百有奇綎顯之子也 癸卯停刑 吏部尚書楊博致仕廷推代者首葛守禮次朱衡次南京工部尚書張瀚張居正惡守禮戇衡驕遂召瀚代博瀚資望淺忽見擢舉朝益趨事居正瀚至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即出己意與論多不協爲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瀚厚不行 海寇突閩峽澳俞大猷坐失利奪職復以署都督僉事僉書後府領車營訓練 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賄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郎希忠祖父贈王張居正主之驗封郎中陳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歿公贈亦言之後竟贈非制且希忠無勛伐豈宜濫寵左侍郎劉光濟署部事受指居正爲刪易其稾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懌有年即日謝疾去遂贈希忠定襄王諡恭靖兩都言官諫不納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冬十一月庚辰張居正言近年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無慮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請申成憲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註銷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庶名必中實事可責成從之 己亥慈寧宮後室災陳吾德復力爭朱希忠贈王事張居正怒出吾德爲饒州知府 十

二月己未，振遼東饑。　中官不樂禮部尚書陸樹聲，屢宣諭，會極門受旨，且頗趣之，比趨至，則曾司常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張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行相平泉矣。平泉，樹聲號也。樹聲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虛拘何益？請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多切中，報聞而已。居正就邸舍與別，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燫。比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脩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不及一紀。　曾省吾言，前參議謝廷蘊隱居二十年，家徒壁立，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即家進太僕少卿。　姚安鐵索箐蠻羅思，有幻術，造僞印，稱亂，殺郡守，巡撫都御史鄒應龍及沐昌祚發土漢兵討之，破向寧鮓摩等十餘寨，犁其巢，盡得思及其黨。　初，遼陽東二百餘里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靉陽，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佃，以時絀不果。及汪道昆閱邊，李成梁獻議，請移孤山堡於張其哈剌佃，險山堡於寬佃，沿江新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於朝，報可。邊人苦遠役，出怨言，會王杲犯邊，殺游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張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　復置南直隸青浦縣，改廣東東莞守禦所為新安縣。

二年春正月甲午，召見朝覲廉能官浙江左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人於皇極門，面加獎厲，賜銀幣酒饌，從張居正之請也。　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與董狐狸共逼長秃，令入寇，戚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秃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二寇乃帥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秃。繼光及總督都御史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峯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秃，許通貢如故。　二月甲寅，振四川被寇諸縣。　譚綸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劾綸衰病。張居正素善綸，而馮保欲緣是為雒遵昇，傳旨詰嵩、必顯欲用何人代綸，令會遵推舉，遵等懼，不敢承，俱貶三秩調外。　改四川戎縣為興文縣。　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漸淤，於是邳州淺，房村決，徐呂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海口之沙，乃日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所之，民之為魚，未有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濬川杷法，命河臣勘奏，從其所言。　潮州賊林道乾之黨諸良寶既撫復叛，襲殺官軍，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陽江，敗走，乃據潮故巢，居高山巔，不出戰。三月，官軍營淤泥中，副將李誠立挑戰，墜馬傷足，死者二百人，賊出掠而敗，走巢固守，張元勳積草土與賊壘平，用火攻之，斬千一百餘級，遣擊魏朝義等四巢，亦降。元勳尋與胡守仁共平良寶黨林鳳，惠、潮遂無賊。　禮部尚書萬士和條上崇儉數事，又以災祲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多犯時忌，俺答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毋徇邊臣額外請，從之。　慈聖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朱衡與科臣俱執奏，不聽。給事中趙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費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　給事中張楚城請令諸司久任府州縣，以歷俸六年為率，間有才不宜於官，官不宜於地者，聽撫按官量行更易，其布按二司參政參議等官陞遷，約以三年。在內科道部曹，約以六年。下吏部議行之。　夏四月丙寅，詔內外官行久任法。張居正獻白燕、白蓮頌。南京給事中余懋學以帝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居正顧獻瑞，非大臣誼，抗疏論之。　五月辛丑，穆宗神主祔太廟。　工部尚書朱衡性強直，遇事不撓，不為張居正所

喜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未幾，大雨壞昭陵稜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太子太保。　南京中官張進醉辱給事中王頤，鄭岳及同官楊節交章論，未報。趙參魯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黨，不幷治，無以厭人心。張居正以信方結馮保，遂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以悅保。已而徐說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其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詗之，其黨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信尋爲余懋學劾罷。　秋八月己巳，振山西災。庚午，振淮揚徐水災。　世宗末年，崇奉眞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歲一審決。從之。冬十月甲寅，決囚。時承平久，羣盜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恆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卽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繫，或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爲衰。止居正用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刑部員外郎艾穆錄囚陝西，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比穆還，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沖年，小臣體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　丁卯，視朝閱銓選。　王杲復大舉入邊，李成梁檄副將楊騰、游擊王惟屛分屯要害，而令參將曹簠挑戰。諸軍四面起，敵大奔，盡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諸將繼之。杲走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千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杲大創，不能軍，張學顏命曹簠勒精騎往，大破之，追奔至紅力營。杲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　有奸僧僞稱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撫治鄖陽都御史王世貞曰：宗藩不得出城，而譸張如此，必僞也。捕訊之，服辜。　閏十二月庚寅，詔罷明年元夕燈火。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尚書，謚文僖。大臨，諧之孫也。爲人寬然長者，而內持貞介，不以勢利易。　倭陷銅鼓石雙魚城，張元勳大破之，儒峒俘斬八百餘級。　俺答之內附也，其子賓兔居松山，丙兔居西海，並桀驁。俺答老佞佛，爲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爲名，請建寺青海，爲久居計，又脅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乞令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俺荅言丙兔止因甘肅不許開市，寧夏及道遠艱難，雖有禁令，不能盡制。方逢時亦言開市便，乃許丙兔市於甘肅，賓兔市於莊浪，歲一次。旣而寺成，賜額仰華。

三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廟。　遼東六堡成，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淸河以南，皆遵約束。　二月戊寅，祀大社大稷。　辛巳，詔南京職務淸簡，官不必備，革六部侍郎以下官。　編修張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眞。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爲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奏行其議。丙申，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　總河都御史傅希摯請開泇河以避黃險，命給事中侯于趙往會希摯及巡漕御史劉光國確議以聞。已而議竟寢。希摯又請濬梁山以下與茶城互用，淤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而挑新，築壩斷流，常通其一，以備不虞。詔從所請。　三月，高家堰決，高郵、寶應、興化、鹽城並爲巨浸。黃水躡淮，逼鳳陽、泗州，命建泗陵護城石堤二百餘丈。　土蠻犯長勇堡，李成梁擊敗之。　夏四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旣。　壬申，書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謹出入、愼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十二事於座右以自警。　改河南鈞州曰禹州，避帝名也。　雲南巡撫都御史鄒應龍致仕。應龍有才氣，以劾嚴嵩得重名，驟致通顯。及是，馮保修郤，因京察自陳，遂罷之。　臨安土官普崇明、崇新兄弟搆爭，崇明引廣南儂兵爲助，崇新則召交兵。已交

兵退儳兵尙留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勦守廉掠村聚殺人儳賊乘之再敗官軍人以咎應龍應龍聞罷官不俟代徑歸代者王㠖欲自以爲功力排應龍給事中裴應章遂劾應龍僨事巡按御史郭如梧雅不善應龍劾如㠖言應龍遂削籍 初錦衣指揮周世臣者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隆慶末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姦弑其主獄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決會尙書王之誥乞假送母侍郎翁大立署部事憤荷花兒弑主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同讞竟無所平反置極刑 五月庚子淮揚大水詔察二府有司貪酷老疾者罷之 六月戊辰浙江海溢 戊寅命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 蘇松常鎭大水 給事中徐貞明上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漑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眞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於猫兒一灣其欲不氾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靑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

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班曰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句軍離其骨肉而軍壯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譚綸言句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尙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議遂寢 左都御史葛守禮致仕 秋七月安南遣使賀卽位且補累年所缺之貢時莫氏漸衰黎氏復興互相攜兵其國益多故 張四維家素封歲時饋問張居正不絕又結武清伯李偉爲援復召掌詹事府是春居正請增閣臣因薦四維馮保亦與善秋八月丙子進四維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恂恂若屬吏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 丁丑河決碭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口時高家堰尙未修築徐邳淮南北漂沒千里桃淸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數年 戊子免淮揚鳳徐被水田租 余懋學疏陳崇惇大親謇諤愼名器戒紛更防佞諛五事張居正方務綜覈以懋學爲刺己斥爲民永不敘錄萬士和言直臣不當斥不聽 王之誥踰時不至被劾九月之誥請終養許之改王崇古爲刑部尙書 禮部尙書萬士和積忤張居正方士倚馮保求官士和又持不可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去吏部侍郎馬自強代禮官所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爲奸利自強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 戊午京師地震冬十月丁卯再震敕羣臣修省 戊辰停刑 十一月乙巳祀天於南郊張居正等輯郊祀新舊圖考進呈舊禮者太祖所定新禮世宗所定也 十二月辛未詔罷明年元夕燈火 御史傅應禎陳重君德蘇

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卹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卹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府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曠然除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為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煥等封書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為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瘐死無所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獄護視亦坐謫　炒花大會黑石炭黃台吉卜言台周以兒鄧煖兔拱兔堵剌兒等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掠副總兵曹簠馳擊之敵轉掠瀋陽見城外列營乃據西北高墩李成梁邀戰發火器敵大潰棄輜重走追至河溝乘勝渡河擊斬以千計　初林鳳屯錢澳求撫殷正茂不許遂自彭湖奔東番魍港為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及是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沈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淛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　改廣西磐利州為流官　張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陵撫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敕其長加考察遼東巡按御史劉臺誤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臺抗章論居正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居正儼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綸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遣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無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堪身後託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贓穢狼藉及驟躐銓衡唯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官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

臣有舉劾也居正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遲延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旣啗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齕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鉗視正士祖宗之法若是乎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鼇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卽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卽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辨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傅應楨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楨同邑厚善實有所主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於臣且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爲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強諾猶不出視事吏部侍郎何維柏倡九卿奏留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錦衣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　九卿之奏留張居正也尙寶司卿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略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己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於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介意乎居正大恚出樵爲南京鴻臚寺卿　二月督漕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洪潦奔衝蓋緣海濱汊港久湮入海止雲梯一徑致海壅沙橫河流氾溢而鹽安高寶不可收拾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止治河而不知治海請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審度地利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哉又言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開挑新口以迎掃灣之溜而於金城至五港岸築堤束水又言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而安東自來流匯圍祇文廟縣署僅存椽瓦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帝不欲棄安東而命開草灣如所請　戶部尙書王國光致仕頻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曆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初京軍支糧通州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又以天下錢穀散隸諸司請歸幷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自是皆爲永制　析江西安遠縣地置長寧縣以會昌縣地益之　夏四月析廣西平樂富川二縣地置昭平縣　五月戊申祀地於北郊　馮保同法司錄囚　六月庚辰復遣內臣督蘇杭織造　秋七月丁酉諭吏戶二部清吏治蠲逋賦有差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　巡撫應天都御史宋儀望言三吳水勢東南自嘉秀沿海而北皆趨松江循黃浦入海西北自常鎭沿江而東皆趨江陰常熟其中太湖

最爲巨浸流注龍山瀆墅瀫山三泖陽城諸湖乃開浦引湖北經常熟七浦白茆諸港入於江東北經崑山太倉穿劉家河東南通吳淞江黃浦入於海諸水聯絡四面環護中如仰盂杭嘉湖常鎭勢繞四隅蘇州居中松江爲諸水所受最居下乞專設水利僉事章下部議　壬寅遣御史督修浙江水利　甲辰修泗州祖陵　辛亥草灣河工成長萬一千一百餘丈塞決口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　八月壬戌釋奠於先師孔子　九月河決崔鎭及韋家樓沛縣縷水堤豐曹二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金鄉魚臺單曹田廬漂溺無算給事中劉鉉疏議漕河語侵吳桂芳桂芳言草灣之開以高寶水患衝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陛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　廣東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林鳳平之　冬十月乙亥振徐州及豐沛等七縣水災蠲租有差

炒蠻入掠古北口立功總兵官湯克寬偕參將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戰死　起龐尚鵬故官巡撫福建尚鵬奏蠲逋饟銀推行一條鞭法屬吏咸奉職　黑石炭大委正營大清堡邊外謀錦義李成梁卹選鋒馳二百里逼其營攻破之殺部長四人　倭犯定海　鳳陽淮安二府土廣人稀加以水災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灌莽巡按御史邵陛條上營田九事以爲勞來安集之計

五年春正月己酉詔鳳陽淮安力舉屯田　二月乙丑振廣西饑馮保家畿內張居正屬巡撫都御史孫丕揚爲建坊拒不應知二人必怒遂引疾歸　周瑺宗正睦㮮舉文行卓異睦㮮幼端穎覃精經學尤邃於易春秋內行修潔事親晨昏不離側喪三年居外舍有弟五人親爲教督盡推遺產與之爲宗正約宗生以三六九日講五經戚寒暑不輟嘗以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繕寫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敘而傳之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邱李氏書萬卷丹鉛歷然論者以方漢之劉向　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與戚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廣東德慶州羅旁猺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殷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提督都御史凌雲翼議先膩勦參將陳璘破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征令張元勳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五月癸巳羅旁猺平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諸處鄰境猺獞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捷聞升瀧水縣爲羅定州又分其地置東安西寧二縣以德慶州及高要新興封川諸縣地益之設監司參將等以守積患頓息　議者爭言貢市利害方逢時方入掌戎政瀕行上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俺答罰治卽俯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敵益狎釁孽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卽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鎭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買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怯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

亦惟羈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數陳國是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比至京復奏上款貢圖　土蠻大集諸部犯錦州要求封王張學顏言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効順同賞既取輕諸部亦見笑俺荅臣等謹以正言卻之會大雨敵亦引退李成梁搗其巢得利而還　秋八月癸亥河復決崔鎮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爲河所迫徙而南傅希摯議塞決口束水歸漕吳桂芳則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路帝令急塞決口俟水勢稍定乃從桂芳言尋以二人意見不合乃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　給事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以避黃會吳桂芳言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虛湧入清口淮揚水勢漸消乃寢聘尹議　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寶邵伯諸湖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由於清口之淤塞清口之淤塞由於黃河日高淮水讓河而南徙蓋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內通濟閘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淮泗之力分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畢運而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爲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又迫僅完堤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數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爲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須及時築塞使淮泗幷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興鹽海口壅塞亦宜大加疏濬下河漕諸臣議　閏月乙酉朔日食陰雲不見　錦衣馮邦寧者保從子也道遇刑部尚書劉應節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悅會雲南參政羅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之譚禪給事中周良寅疏論之應節汝芳並罷　九月司禮太監孫得勝傳旨奉聖母諭大婚期近命閣臣於三覆奏本擬旨免刑張居正言祖宗舊制凡犯死罪鞫問既明依律棄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齋醮始有暫免不決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取決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舊制也臣等詳閱諸囚罪狀皆滅絕天理傷敗彝倫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氣上干天和所傷必多今不行刑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乖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給事中嚴用和等亦以爲言詔許之　己卯張居正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固留居正學士王錫爵侍講張位趙志皐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修撰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弗聽中旨令張瀚諭留居正瀚心非之以問何維柏維柏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會居正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陽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　冬十月戊子彗星見西南蒼白色長數丈氣成白虹由尾箕越斗牛逼女經月而滅詔百官修省居正復令客說瀚瀚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恐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和之御史趙煥獨不署名瀚亦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摭他事劾瀚勒致仕停維柏俸三月南京大臣

議疏留居正都御史趙錦工部尚書費三暘不可而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之疏竟上中行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訏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聖賢之教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縗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用賢言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勳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用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暌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曉曉爲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艾穆與刑部主事沈思孝言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顏就列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昭烈曰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自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不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即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中行之上疏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對曰未進不敢白也及用賢等疏相繼入居正謀於保欲廷杖之志皐位孔教撒學及侍讀于慎行張一桂田一儁李長春俱具疏救呂調陽格之不得入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詣居正求解不納乙巳杖中行用賢各六十斥爲民即日驅出都城杖穆思孝各八十加梏拲置詔獄越三日戍穆涼州思孝神電衞中行氣息已絕錫爵持之大慟秦柱挾醫至投藥一七乃蘇穆亦絕而復蘇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俟四人杖畢上疏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汎濫爲災民有爲鳥鳥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且夫弼成聖學輔翼聖志不可謂在廷無人也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否則世以爲喪心且以爲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丁未廷杖八十戍都勻衞衞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之至鎮遠暴死元標乃免是時五人直聲震天下南京御史朱鴻謨疏救之亦被斥操江都御史張岳請令居正馳驛奔喪龐尙鵬陸光祖移書勸居正勿譴言者皆不聽時彗星猶未滅人情洶洶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江陵代司喪禮部主事曹誥

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帝並許之 初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款其從孫切盡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兵部尙書王崇古每作書止之俺答亦報書謝已番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號活佛俺答欲掠瓦剌乃請與三鎮通事約皆西迎活佛寄帑於總督宣大侍郎吳兌留旗箭爲信擁衆西行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於番族以示恩給事中彭應時劉鉉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徇敵崇古疏辨乞休帝優詔報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崇古崇古力請致仕許之俺答至寧夏欲取道賀蘭山總兵官張臣不可俺答恚語不遜臣夜決漢唐二渠水道不通復陳兵赤木口俺答乃從山後去至瓦剌戰敗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俺答越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番人益遭蹂躪多竄徙 老黃河復塞淮水仍漲溢劉鉉請亟開通海口而簡大臣會同河漕諸臣往治乃裁總河都御史官改李世達他任而命吳桂芳爲工部尙書兼理河漕 十一月癸丑以星變考察百官罷南京禮部尙書何維柏魯府審理秦柱貶操江都御史張岳一秩調外謫南京司業張位徐州同知出趙志皋爲廣東副使 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馬自強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 張國祥重賄馮保求復正乙眞人號馬自強力持不可保遂以中旨許之 初陽武侯薛翰卒無子族人爭襲久之不得請田宅並入官世絕者二十餘年至是乃復封翰族子鍜爲陽武侯鍜祿之曾孫也 四川番屢犯松潘巡撫都御史王廷瞻令副使楊一桂會劉顯勦之殲其魁羣蠻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踞二十八砦帥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顯討建昌傀廈洗馬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 安國亨降命其子民襲 召張學顏爲戎政侍郎未受代而土蠻約泰寧速把亥分犯遼左開原營劈山

明紀卷第二十九

明紀卷第四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二 起萬曆六年戊寅訖萬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六年春正月學顏等禦之李成梁馳至丁字泊敵方分騎繞牆入成梁夜出塞二百里擣破劈山營獲級四百三十馘其長阿丑台等五人學顏遂還部 河漕尚書吳桂芳與淮安知府邵元哲增築山陽長隄自板閘至黃浦亙七十里閉通濟閘不用而建興文閘且修新莊諸閘築清江浦南隄創板閘漕隄南北與新舊隄接隄閘並修淮揚漕道漸固桂芳尋卒 漕河既通張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二月戊戌免兗青登萊所屬逋賦 初慈聖太后以帝將大婚還居慈寧宮先期敕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因賜坐蟒白金綵幣比居正奪情太后疑其不當吉服使人問之對曰后爲天下母國之大事莫過於斯居正受上恩厚赴湯火不辭暫即吉何傷遂充納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涞言其非禮居正怒出涞爲僉事庚子立皇后王氏時帝顧居正益重嘗賜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 三月加上仁聖皇太后尊號曰貞懿慈聖太后曰宣文 張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己有深隙殷士儋有奧援或乘閒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己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即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馬自強及所厚吏部侍郎申時行甲寅自強兼文淵閣大學士時行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自強素忤居正不自意得之人更以是多居正而時行與張四維皆自昵於居正居正乃安甲子辭朝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所過有司飭廚傳治道路期三月葬畢即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賜帝賚忠良銀印俾密封言事如楊士奇張孚敬故事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調陽遂數移疾小事四維代擬旨自強雖持正不能有爲守位而已 夏四月乙未免湖廣四川逋賦 帝漸備六宮用度侈汰丙午詔戶部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兩 總河都御史潘季馴督漕侍郎江一麟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日以繕隄爲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鎮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既旁潰又歧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隄乃可固沿河隄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使黃淮力全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隄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清至

淸口會淮而東入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眙至淸口會河而東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溯淮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爲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河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淸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亟穿支渠詎知草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夫新河闊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旣壅上流自潰此崔鎭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旣復闊者七八里狹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匪惟不必別鑿他所卽草灣亦可置勿濬矣故爲今計惟修復陳瑄故蹟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鎭口諸決則全河可歸故道黃淮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淸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爬撈之說僅可行諸閘河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於是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隄防以杜潰決曰復壩閘以防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節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　遼東游擊陶承嚳擊敵長定堡獻馘四百七十有奇帝告謝郊廟因歸功張居正馳使江陵傳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遂大行賞賚呂調陽益內衛堅臥不出累疏乞休　五月南京御史孟一脈言近上兩宮徽號覃恩內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萬里遠絕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疏入黜爲民　刑部尚書吳百朋卒　張居正言毋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正亟還朝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禮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六月乙未百僚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綵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　九卿之請召還張居正也禮部侍郎王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己短益銜之錫爵遂不出　廣西北三猺譚公柄挾毒弩肆傷行旅每出千百爲羣殺土吏黃勝聚黨出岔鳳山龜鶯塘與河塘韋宋武傍江結寨義寧永寧永福諸獞羣相殺掠道路不通咘咳猺藍公濟執土吏黃如金奪其司凌雲翼與巡撫都御史吳文華檄守巡道吳善陳俊徵永順白山兵及狼兵勦之平河池咘咳北三諸巢諸猺請還侵地及所擄生口願輸賦爲良民遂班師時諸猺未爲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慘　張居正之歸葬其親湖廣諸司畢會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嗛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卽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炌劾應元規避遂除名戶部員外郎王用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炌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炌何不並劾之卽炌當世宗朝亦嘗病十餘年後夤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炌己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炌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

推戈考後劣轉趙志臯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爲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弗咈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采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燄者是臣所謂逢也今之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竝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宜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極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之大理寺卿陸光祖力爲解會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用汲歸屏居郊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　戶部尚書殷正茂疏請節用又諫止采買珠寶會張居正以正茂所饋鵝罽轉奉慈寧太后爲坐褥李幼孜與爭寵嫉言官詹沂等劾之正茂遂屢疏致仕秋七月張學顏代爲尚書學顏精心計居正深倚任之自正嘉虛耗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學顏與有力焉　乙卯呂調陽致仕　丙子詔江北諸府民年十五以上無田者官給牛一頭田五十畝開墾三年後起科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

給事中李天植言陛下纘服初年允收馬安等三千二百五十人部覆永不爲例今六載之中再收數千人倖門日啓覬澤者多乞收回成命報聞　九月庚午詔蘇州諸府開墾荒田六年後起科　辛未停刑　魏朝奉張居正之母入都儀從烜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　或言長定堡所殺乃保塞內屬之部陶承嚳假犒賚掩襲之給事中光懋因請治承嚳殺降罪御史勘如懋言方逢時暨總督巡撫梁夢龍周詠先與承嚳同敘功力爲解卒如御史奏盡奪諸臣恩命　冬十月辛卯馬自強卒贈少保謚文莊　前大學士高拱卒張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焉　十一月辛酉祀天於南郊　廣西總兵官李錫卒　十二月速把亥炒花煖兔拱兔會土蠻黃台吉大小委正卜兒亥慌忽太等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深入至耀州李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躬帥游擊秦得倚等以銳卒出塞二百餘里直擣圜山斬部長九人餘級八百八十四獲馬千二百匹敵聞之皆倉皇走出塞梁夢龍以聞帝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門宣捷　以江西南城縣瀘溪巡檢司爲瀘溪縣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會前常州知府施觀民以科斂民財私創書院奪職

七年春正月戊辰詔毀天下書院自應天府以下凡六十四處盡改以爲公廨　二月己丑遣使分閱邊防　三月甲子免淮揚逋賦　時宮闈用度汰侈多所徵索張學顏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減雲南黃金課一千兩餘多弗能執爭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遂爲定額張居正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夏四月帝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言利不勝費乃止已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之　夏五月癸亥祀地於北郊　封李成梁寧遠伯論東昌堡功也　六月辛卯嚴兩畿山東陝西勳戚莊田清溢額

脫漏詭借諸弊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牧湖陂八十餘萬頃民困賠累者以其賦抵之　秋七月壬子振蘇松水災蠲稅糧　給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　戊午京師地震　土蠻數求貢市關吏不許大恨冬十月以四萬騎自前屯錦川營深入李成梁等預受張居正方略命諸將堅壁成梁督參將楊粟等遏其衝梁夢龍帥勁卒二千出山海關爲成梁聲援遣兩參將邀擊復移戚繼光駐一片石邀之敵引去俄又與速把亥合壁紅土城聲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錦義成梁踰塞二百餘里直抵紅土城擊敗之獲首功四百七十有奇

張居正服將除帝詔吏部問期日賜白金帶大紅坐蟒盤蟒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使中官引見慈慶慈寧兩宮皆有恩賚　鎖南堅錯戒俺答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鎖南堅錯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諸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鎖南堅錯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自大寶法王以下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供奉活佛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八年春正月考察外吏吏部尚書王國光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詿誤者聽從公辨雪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戊子耕耤田　兩河工成凡築高家堰六十餘里歸仁集隄四十餘里柳浦灣隄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隄五萬六千餘丈碭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碭縷隄百四十餘里建崔鎮徐昇季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遷通濟閘於甘羅城南淮揚閒隄壩無不修築費帑金五十六萬有奇詔賚潘季馴江一麟銀幣而遣給事中尹瑾勘實戊戌論功進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廕一子一麟等遷擢有差　三月辛亥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免所過田租甲寅還宮　張居正政尚嚴急又數重譴言事者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摭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愚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卹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効忠於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出世卿爲楚府長史　迤東都督王兀堂以六百騎犯靉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從永佃入李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捷聞並錄紅土城功予成梁世襲　俺答東還其從孫火落赤兄子永邵卜留居青海　初廣西十寨降副使鄭一龍等請以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土官黃九疇羅墨古鉢古憑都北吥咳立一州屬那馬土官黃賜皆以爲土知州已而布政司以爲不便乃立八寨爲長官司以兵八千屬黃賜爲長官黃昌韋富給冠帶爲土舍各引兵二百以守久之十寨復聚黨作亂據民田產白晝入都市剽掠攻城劫庫戕官民夏閏四月庚申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統兵大征斬首一萬六千九百有奇會起郭應聘兵部侍郎代任巡撫應聘與堯誨奏分八寨爲三鎮各建一城使副總兵李應祥營造之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田州黃馮克爲土巡檢留兵戍守統於思恩參將而以其地隸於賓州十寨遂安　兩澇薄淮泗城且至祖陵壖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言黃河未漲淮泗間霖雨偶集而清口已不容洩宜令河臣疏導堵塞潘季馴言黃淮合流東注甚迅駛泗州岡阜盤旋兩潦不及宜洩因此漲溢欲疏鑿則下流已深無可疏欲堵塞則上流不可逆堵乃令季馴相度卒聽之

而已 秋七月後府僉事俞大猷卒贈左都督諡武襄大猷負奇節
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
在有大勛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
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其爲綸所推重如
此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立祠 八月庚申彗星見東南方每夜漸長
縱橫河漢凡七十日有奇 丙兔帥衆掠番及內地人畜詔絕其市
賞俺答聞之馳書切責乃盡還所掠執獻爲惡者六人自罰牛羊七
百帝嘉其父恭順賚之銀幣即以牛羊賜其部人爲惡者付之自治
仍許貢市 九月省福建懷安縣入侯官縣 王亢堂復犯寬佃副
將姚大節擊破之亢堂故通市寬佃以邊將彊抑市價數侵邊及是
遂不振 冬十月辛丑協理京營兵部尚書楊兆以有詔令本部侍
郎帶管疏辭協理張居正因請令吏部核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冗
濫者裁之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從之 張居正議天下
田畝通行丈量十一月丙子下詔行之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
圍乘除畸零截補張學顏奏列清丈條例豪滑不得欺隱而小戶無
虛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
頃居正尚綜覈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
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先後案溢額田增賦延寧二鎮
溢田萬八千頃總督高文薦請三年後征賦給事中蕭彥言西北墾
荒永免科稅祖制也況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集流傭懷去
志乃除前令時度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縣知縣鹿久徵獨以下田報
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 乾清宮管事牌子孫海客用數誘帝夜
遊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之帝在西
城曲宴被酒令內侍歌新聲辭不能劍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髮
馮保白慈聖太后太后召帝長跪數其過帝涕泣請改惶懼甚乃捕
海用杖而逐之又令張居正草帝罪己手詔頒示閣臣詞過挹損帝
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正因上疏勸帝戒游
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
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筆孫德
秀溫太及掌兵仗局周海而令諸內侍俱自陳由是保所不悅者斥
退殆盡帝待保甚隆屢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
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而保益橫肆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
敢行者帝積不能堪以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弗能去也 十二月
刑部侍郎徐學謨爲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
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
與張居正厚徑拜尚書廷臣無敢言者 時災異數見而中外方競
頌功德進士魏允中劉廷蘭各上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行不
能用 土蠻數侵邊不得志忿甚益徵諸部兵分犯錦義及右屯大
凌河以城堡堅不可克李成梁及薊鎮兵亦集乃引去無何復以二
萬餘騎從大鎮堡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周之望王
應榮出戰頗有斬獲矢盡皆戰死敵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成梁
馳援始出境 張居正恨劉臺不已計必殺之臺之劾居正也巡撫
張學顏方以殺降冒功疑臺劾己往臺所乞免臺憤然作色曰豺狼
當道安問狐狸學顏喜既而大恨至是學顏長戶部誣臺私贖鍰居
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
事應昌宗載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
坐罪

九年春正月庚午敕邊臣備警 辛丑裁諸司冗官各部員外主事
以下歸并兼管尋復裁直隸應天鳳陽浙江福建江西陝西延綏鄖
陽南贛貴州諸處司府州縣以下官凡一百六十餘員覈徭賦推行
一條鞭法令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
役官爲僉募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存留供億土貢方物以及修河

修倉站鋪關淺夫之類悉併爲一條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又汰諸司冒濫冗費　土蠻復與黑石炭大小委正卜言台周腦毛大黄台吉以兒鄧煖兎拱兎炒戶兒聚兵塞下謀入廣寧癸酉圍錦州游擊周之望敗沒　己卯張居正請命翰林官日四人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從之　辛巳裁南京冗官中左二府錦衣衛僉書以下八員

李成梁帥輕騎從大寧堡出去塞四百餘里甲申至襖郎兎遇土蠻之衆大戰自辰迄未敵不支敗走官軍將還敵來追成梁逆擊且戰且行先後斬首二百四十及其長八人　大計京朝官王國光徇張居正意列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五人於察籍錮不復敘南京考功郎中李己亦與尚書何寬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於察典職方員外郎孟秋督視山海關時關政久弛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嚴中流言亦坐貶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所親給事中張世則出爲河南僉事亦劾國光鬻官黷貨國光再奏辨帝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真縣丞　二月張居正請令儒臣編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爲四十類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戎狄以經筵之暇進講從之　三月丙寅大閱　黑石炭以兒鄧小歹青卜言兎入遼陽副總兵曹簠禦之追至長安堡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死四百六十匹遂大掠人畜而去簠等下吏置李成梁不問　夏四月丁酉振山西被災州縣　帝御文華殿張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請振復言陛下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乙卯振蘇松淮鳳徐宿災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益充　戶部進萬曆會計錄　兵部尚書方逢時致仕帝書盡忠二字賜之　五月張居正以互市餽馬令盡賣民間種馬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尼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入太僕寺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太僕銀驟增至四百餘萬兩而馬政益壞　時青把都已服其弟滿五大猶桀驁所部八賴掠塞外史車二部宣府總兵官麻錦禽之巡撫都御史張佳胤命錦縛八賴將斬而身馳救之八賴叩頭誓不犯邊滿五大復令銀錠犯邊佳胤與總督侍郎鄭洛奏停貢市遣使責俺答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款　初贊善沈鯉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會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俟之及是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

秋八月丁未揚州大水　冬十月土蠻復連速把亥等十餘萬騎攻圍廣寧不克轉掠團山堡盤山驛及十三驛己亥攻義州李成梁禦卻之　十一月丙戌振真定順德廣平災免稅糧　四川總兵官劉顯卒　致仕宣府總兵官馬芳卒芳起行伍十餘年爲大帥戰膳房堡朔州登鷹巢鴿子堂龍門萬全右衛東嶺孤山土木乾莊岔道張家堡得勝堡大沙灘大小百十接身被數十創以少擊衆未嘗不大捷禽部長數十人斬馘無算威名震邊陲爲一時將帥冠

十年春二月癸巳順義王俺答卒　丁酉張居正言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則見年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作爲舊欠而新欠益增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昨應天巡按御史孫光祐請蠲蘇松兩

府未完帶徵錢糧七十餘萬，戶部以國計所關，未敢擅議。竊謂德惠當出朝廷，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天下逋賦一百餘萬，悉行蠲免。從之。 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減月餉。三月庚申，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構黨大譟，縛毆善言。張居正薦兵部侍郎張佳胤才。丁卯，命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巡撫。佳胤言河南游擊徐景星謀勇，請調浙營。許之。

丙子，速把亥帥弟炒花、子卜言兎入犯義州，李成梁禦之。鎭夷堡設伏待之，速把亥入，參將李平胡射中其脅，墜馬，蒼頭李有名前斬之，寇大奔，追馘百餘級，炒花等痛哭去。速把亥爲遼東患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詔賜成梁甲第京師，世襲錦衣指揮使。 己卯，倭寇溫州。 夏四月戊子朔，諭禮部令民及時農桑，勿事游惰。 甲午，寧夏土軍馬景殺參將許汝繼，屠其家，巡撫都御史晉應槐討誅之。 庚子，以久旱敕修省。 丙辰，彗星見西北，形如匹練，尾指五車，歷二十餘日滅。 張佳胤甫入境，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胤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胤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五月，至杭州，從數卒問民所苦，下令除之。亂者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胤使徐景星諭二營兵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一。乃陽召馬文英、劉廷用，予冠帶。久之，屬景星密捕七人，幷文英、廷用斬之，而赦諸營兵無所問，衆皆大安，二亂悉定。 庚申，免先師孔子及宋儒朱熹、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游酢、眞德秀、劉子翬、故大學士楊榮後裔賦役有差，從福建巡撫勞堪請也。 庚辰，振畿內饑。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振太原、平陽、潞安饑。 張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鎭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貲爲官，勳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資。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獨戶部主事顧憲成、趙南星、姜士昌戒勿往。南都亦會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令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其大事並就居正家中平章。居正憊甚，不能徧閱，然尙不使四維等參與。遼東大捷，進居正太師，加歲祿，恩廕。居正病革，乞歸，帝復優詔慰留，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尙書潘晟、尙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尙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爲黏御屏。乙巳，晟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有丁自吏部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晟，保所從受書，囑居正薦之。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御史魏允貞、雷士禎，給事中王繼光、孫瑋、牛惟炳、張鼎思及巡視畿輔屯田御史王國相繼抗言晟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四維度申時行不肯爲晟下，擬旨允之，帝卽報可。丙午，居正卒。帝爲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諡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爲政。 劉臺至潯州，總督都御史郭應聘爲僦居，供廩餼。未幾，飲於戍主所，歸而暴卒，卽居正卒之日也。應聘賻歛，歸其喪，像祀之。 曾一本之誅也，其黨梁本豪竄海中，習水戰，遠通西洋，且結倭兵爲助，殺千戶，掠通判以去。總督陳瑞與總兵官黃應甲謀，分水軍二，南駐老萬山備倭，東駐虎門備賊，別以兩軍備外海，兩軍扼要害。水軍沈賊舟二十，生獲本豪。諸軍競進，大破之石茅洲。賊復奔潭洲沙灣，聚舟二百及倭舟十相犄角，諸將合追，先後俘斬千六百有奇，沈其舟二百餘，撫降者二千五百。他倭寇瓊崖，應甲復敗之，斬首二百，奪其舟。 秋七月庚午，振平、慶、延、臨、鞏饑。 初，帝過慈寧宮，幸宮人王氏，有身，帝諱之，左右無言者。已，帝侍慈聖太后宴，語及之，帝不應。故事，宮中承寵者必有賞賚，文書房內侍書之內起居注。慈聖命取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毋以子貴賤分差等耶。」乃封王氏爲恭妃。八月，皇長子生，帝御殿受賀。張四維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

謚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徵歛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宏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脈之要術也帝嘉納之九月丙辰詔赦天下甲子加上仁聖皇太后徽號曰康靜慈聖太后曰明肅　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馮保惡其言責以黨護謫江山縣丞　冬十月丙申蘇松大水蠲振有差　初張四維曲事張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惡之又與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居正沒馮保猶用事徐爵居禁中爲閱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結於保潘晟之罷也保方病起詬曰我小恙遽無我耶四維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詔天下上疏論之旨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篆等大懼厚結申時行以爲助兩宮徽號禮成保欲封伯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廕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會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怒時行遂擬旨落國光職閒住並謫謙而以梁夢龍代國光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亦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諷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張誠張鯨者東宮舊閹也保害誠寵斥諸外帝使密詗保及居正已而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踰天府帝心動鯨亦乘閒陳保過惡請令閑住帝猶畏保曰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旣有旨安敢復入御史江東之首暴爵奸弁言夢龍浼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爲子婦御史鄧鍊趙楷復劾夢龍御史李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執保禁中十二月壬辰謫奉御南京安置勒夢龍致仕下爵及保弟都督佑從子都督邦寧於獄而貶其黨張大受周海何忠等八人小火者司香孝陵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是佑邦寧瘐死爵烟瘴永戍王國亦馳疏極論保罪因發篆省吾表裏結納狀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內正人爲居正所沈抑者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時望頗屬焉保之發南京也慈聖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爲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慈聖以爲言帝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人家其價驟貴慈聖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錦衣都督劉守有與僚屬張昭龐清馮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隱沒得罪　廷臣交薦吳中行等壬寅南京御史孫繼光請召中行及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等從之併復郭維賢職召元標爲吏科給事中　張居正當國刑部尚書嚴清獨不附麗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饋遺籍獨無清名帝深重焉會吏部尚書缺魏允貞言銓衡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受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帝納其言特用清清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　初南徼有緬甸去雲南遠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番勢遂彊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爲宣撫多士寧記室士寧妻以妹鳳誘士寧往見瑞體潛與子曩烏酖殺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代士寧爲宣撫瑞體死子應裏嗣鳳結耿馬賊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參芒市土舍放正堂與應裏從父猛別弟阿瓦等各帥象兵數十萬攻雷弄盞達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諸處殺掠無算窺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元江陷順寧破盞達又令曩烏引緬兵突猛淋指揮吳繼勳等戰死鄧川土知州何鈺鳳僚壻也使使招鳳鳳縶獻應裏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艮孟密蠻莫皆以兵助賊賊益熾黔國公沐昌祚聞警移駐洱海巡撫都御史劉世曾亦移楚雄大徵漢土軍數萬令參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

衡陸通暫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汞昌與監軍副使傅龍江忻督參將胡大寳等分道進擊。免畿內山西被災稅糧。

明紀卷第四十

[seal]

明紀卷第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鉚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三 起萬曆十一年癸未訖萬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十一年春正月壬戌敕嚴邊備 薊鎮總兵官戚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自俺答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繼光課恆最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李成梁在徐階高拱張居正當國皆倚任之督撫大臣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亦皆與善動無掣肘及是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 二月分陝西邠州地置長武縣 閏月甲子俺答子乞慶哈襲封順義王初三娘子佐俺答主貢市諸部皆受其約束及乞慶哈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帥衆西走乞慶哈自追之貢市久不至鄭洛計三娘子別屬則乞慶哈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乞慶哈貢市惟謹 劉世曾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衝遊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於永昌各提兵五千赴緬甸進勦從之 乙丑帝如天壽山謁九陵免所過田租庚午如西山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辛未還宮 乙酉振臨洮平延慶五府旱災免田租 致仕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謚文貞階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當時翕然稱爲名相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張居正三月甲申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斥其子錦衣衛指揮簡修爲民所引用者斥削殆盡 魏允貞陳時弊四事言自張居正竊柄吏兵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時陛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自俺答通市以來邊備懈弛三軍月餉既剋其半以充市賞復剋其半以奉要人士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奏報失真遷敘逾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輔臣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大慍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爲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帝並慰留而責允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乃貶允貞許州判官三才東昌府推官給事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 江東之訟劉臺冤劾僉都御史王宗載與御史于應昌共陷劉臺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何言曰爲死御史鳴冤問爲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走詔復臺官罷宗載應昌下所司廉問 夏四月丁巳張四維以憂去 己未吏部侍郎許國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甲戌承天大雨江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 劉世曾等與賊大小十餘戰積級千六百有奇猛別刀落參皆殪莽應裏趣鳳東罕虔渡查理江合兵犯姚關灣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弟宗材助之鄧子龍急戰攀枝樹下陳斬宗真虔生獲宗材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令叔罕老帥猛人欒譬手五百阻要害官軍以暑瘴退師 廣東羅定兵變 初遼東長白山之東布庫哩山有天女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以愛新覺羅爲姓布庫哩雍順爲名乘小艇順流至河步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者方構兵或汲於河見

而異之歸語衆往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我等盍息
爭以爲主遂迎歸至家以女百里妻之奉爲貝勒於是布庫哩雍順
居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曰滿城是爲我
大清開基之始數傳有幾察者國人弗靖遁於野追者將及有神鵲
止其首獲免又數傳至
肇祖原皇帝又傳
興祖直皇帝生
景祖翼皇帝居赫圖阿拉城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生
顯祖宣皇帝妃喜塔喇氏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爲
聰睿貝勒時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地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李成梁攻
古埒城主阿泰章京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遂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埒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外蘭詭
往招撫城中人信之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并害
景祖
顯祖焉
太祖聞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乃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讐五月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圖倫城尼堪外蘭奔甲版
太祖克圖倫城進征甲版城尼堪外蘭奔鄂勒歡地築城以居已
太祖進克鄂勒歡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齋薩帥四十人索尼堪外蘭於邊吏斬之而歸遂歲輸銀幣
通和好　六月乙丑振承天漢陽鄖陽襄陽災　秋七月吏部尚書

嚴清以病免改戶部尚書楊巍代之時部權盡歸內閣巍素厲清操
有時望然年老骫骸多聽申時行指揮　郭惟賢劾左都御史陳炌
希權臣指論罷御史趙燿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炌罷去惟賢又薦王
錫爵賈三近孫鑨何源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皆獲召　八
月丙辰免山西被災稅糧　江西巡撫都御史曹大埜遼東巡撫都
御史李松劾報王宗載等朋比傾陷劉臺皆有狀刑部以故入論奏
宗載等遣戍除名降黜有差贈臺光祿寺少卿蔭一子　張居正之
奪情也寧國諸生吳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告之操
江胡檟以聞於居正會有僞爲海瑞劾居正疏播之邸抄者宗武意
仕期置之獄搒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訟冤南京御史孫維城
言狀檟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廣參議皆落職戍邊大理寺少卿王
用汲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
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之律也仕期
之死懽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今僅謫戍不知所遵
何律也帝欲從用汲言申時行等謂仕期自斃宜減等乃已　御史
孟一脈陳五事言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一
也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旨脫有不當臺諫得糾駁之今
乃不任臣工顓取宸斷明旨一出莫敢犯顏二也士習邪正繫世道
隆汙今廉恥日喪營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實行而後才華三也
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
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瓷南海之珠玩好
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
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覃恩錫類小大畢霑謁陵犒
賜耗費鉅萬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爲麗侈窮耳目之好
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終歲之用今一物而
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或刻沈檀鏤犀象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

褻銑瀆鑑皆搜求於海內竭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貲取
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慾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
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淳四也邊疆之臣日
弛戎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
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讀自取禍敗哉漁夫舍餌以得
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帛綺繡爲蕃戎常服雖曰貢
市實則媚之邊人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我彼此相欺以
誑君父幸其不來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請明詔樞臣洗心
易慮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庶乎釁
指如意國可無虞五也疏入忤旨謫建昌推官　初王杲死其子阿
台走依王台長子虎兒罕以王台獻其父讐欲報之王台死虎兒罕
勢衰阿台遂赴北關合攻虎兒罕又數犯孤山汎河李成梁出塞遇
於曹子谷斬首一千有奇獲馬五百阿台復糾阿海連兵入抵瀋陽
城南渾河大掠去成梁從撫順出塞百餘里火攻古勒寨射死阿台
連破阿海寨擊殺之獻馘二千三百杲部遂滅　改陝西金州爲興
安州　九月甲申帝如天壽山謁陵用徐學謨言卜壽宮於大峪山
巡按畿輔御史李植屢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偕江東之疏爭不果
己丑帝還宮　左副都御史邱橓陳吏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
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污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
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
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
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
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竿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
東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託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
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修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
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

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卽贓穢
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現任此舉劾之積弊
四也懲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
使法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竟其事
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
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豪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
以勸懲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
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於是同
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
成驕縱之風大爽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
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令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
其污衊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
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
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
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
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座主而以門生自居
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淸白之吏不
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旣以官而得富還以富
而市官此饋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原不在於外從而轉
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
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
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　冬十月癸亥停刑　辛未
河南水災蠲振有差　給事中鄒元標陳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
儒行飭撫臣五事　通政司參議梁子琦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始結
張居正繼附申時行詔奪子琦俸鄒元標復劾學謨乃令致仕時行
以元標己門生而劾罷其姻憾之　十一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給

事中余懋學請奪朱希忠王爵從之並削張懋王號 邱橓言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檟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楊博傾宜賜甄錄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會錄中式錢岱監湖廣鄉試先期請張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爲顧命大臣朱璉則結馮保爲父游七爲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紀綱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臺暫掃除積弊今待罪二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貪殘小民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召時亮世選檟復聘汝桂還削應昌堪一鯤一夔璉籍貶岱三秩

初張居正以洪朝選輕遼王罪銜之勞堪巡撫福建希居正意諷同安知縣金枝捃摭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捕置之獄絕其飲食三日死禁勿殮屍腐獄中堪尋召爲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子都察院檢校競訴冤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削競籍廷杖遣歸至是給事中孫瑋白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邱橓亦爲訟朝選妻訴冤競復援胡檟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戍

鄧子龍餌猾人以金盡知賊間道乃命裨將鄧勇等提北勝浪𦨭諸番兵直擣賊巢而預伏兵山後夾擊夜半上生擒招罕招色罕老及其黨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撫流移數千人尖山巢空會劉綎亦至軍軍大振何鈺復開示岳鳳百方與之盟誓綎子龍等各帥勁師環壁四面鳳懼乃令妻子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

北關清嘉砮楊吉砮素嚮南關王台沒屢侵台季子猛骨孛羅且藉土蠻煖兎恍忽太兵侵邊境十二月李松使備禦霍九皐許之貢市清嘉砮楊吉砮帥二千餘騎詣鎮北關謁松九皐見其兵盛譙讓之則以三百騎入松先伏甲於旁約二人不受撫則礟舉甲起頃之二人抵關據鞍不遜松叱之九皐麾使下其徒遽拔刀擊九皐幷殺侍卒十餘人於是軍中礟鳴伏盡起擊斬二人幷清嘉砮子兀孫孛羅楊吉砮子哈兒哈麻盡殲其從騎李成梁聞礟急出塞擊其留騎斬首千五百有奇餘衆刑白馬攢刀誓永受約束乃旋師炒花等以數萬騎入犢河及大寧堡將士防禦六日始出塞 庚午慈寧宮災敕修省 御史丁此呂請撤龍山停織造燒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黨速誅徐爵游七報聞 時貴妃鄭氏有盛寵而帝耽於酒給事中萬象春以爲言報聞 鄒元標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誠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帝以元標刺己怒降旨譙責謫南京刑部照磨 先是奉詔蠲除及織造議留共銀百七十六萬餘兩命於太倉庫補進戶部尚書王遴言陛下歷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補之費矧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今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庫積非源泉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糧積八百萬石足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二年而止詔許一年

十二年春正月御史范儁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麴蘖爲戒時帝遘微疾大臣方問安而儁疏適入帝恚曰鬱未罪鄒元標致儁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鐫秩帝猶怒將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覲門外水三尺餘帝怒少霽時行等亦力救乃斥爲民 二月丁卯京師地震 己巳御史屠叔明請釋建文諸臣外親謫戍者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時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萬象春疏及之會河南巡撫都御史褚鈇請稍減郡王以下歲祿均給貧宗帝遣象春徧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春抵河南方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㮮意斬會王

睦㮮聚衆千餘人毆之，裂其衣冠，上書抗詔。帝怒，廢睦㮮爲庶人，奪諸宗人歲祿，象春復以次詰秦、晉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睦㮮廢，既引疾乞休，詔勉留之。　三月己亥，減江西燒造瓷器。　御史張文熙言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申時行言：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爲然，絀文熙議不用。　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罪，指居正構遼庶人憲㸅獄。庶人妃因上疏辨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　夏四月乙卯，帝命司禮太監張誠、侍郎邱橓、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居正家。左都御史趙錦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擅權，非有異志，其翼戴沖聖，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廕贈謚及諸子官職並從褫革，已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不納。左諭德于慎行與講官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帷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時論韙之。　劉綎以送岳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趨沙木籠山，據其險，而己馳入隴川境。鳳度四面皆兵，丁巳，詣軍門降。綎復率兵進緬，緬將先遁，留少兵隴川。綎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綎乃攜鳳父子往攻蠻莫，乘勝搗蠻賊營。緬人及象馬來獻，綎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璉，生擒其魁。　五月甲午，京師地震。　六月辛亥，以雲南用兵，免稅糧及逋賦。　帝集內豎二千人，授以戈甲，雜廝養訓練，謂之內操，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張學顏執不與馬，又請停操練，皆不聽。刑部主事董基抗疏言：內廷清嚴之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試，竊爲陛下危之。陛下以爲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

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暍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於肘腋，危無逾此。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長此不已，殫竭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謫萬全都司都事。郭惟賢首疏救之，謫南京大理寺評事。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復交章救，奪俸有差。　張誠等未至荊州，守令先期錄張居正家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遯避空室中，比門啓，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尋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專疏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　初，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檄、河南參政戴光啓爲鄉會試考官，私敬修及其弟嗣修、懋修。及是，丁此呂發其事，又言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而侍郎高啓愚主南京試，至以「舜亦以命禹」爲題，顯爲居正勸進。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乃與余有丁、許國合疏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此爲罪。請敕吏部嚴官評以議去留。楊巍議黜雒文，改調應科、檄，留啓愚、光啓，而言此呂不顧經旨，陷啓愚大逆，請出之外。遂謫此呂潞安府推官。李植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江東之言：時行以二子皆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巍雖敵居正，實媚時行。時行、巍並求去。帝欲慰留時行，罷啓愚，召還此呂，以兩解之。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初，居正操羣下如束溼，異己者率逐去。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爲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諸大臣由時行等起，樂其寬，多相與厚善，而言路

為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植東之及羊可立並以追論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時行等尤忌之。國遂上疏力詆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中行用賢皆疏辨求去。用賢極言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國。詞甚峻。國避位不出。季馴及趙錦王遴工部尚書楊兆副都御史石星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寺卿溫純給事中御史齊世臣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巍不宜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廷彥蔡時鼎黃師顏等。又力攻請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遡者襲請留居正遺風。輔臣辭位。羣起奏留。贊德稱功。連章累牘。此諂諛之極。甚可恥也。祖宗二百餘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爲吏部劾罷者。則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留三臣。責言者如季馴等指黨論之興。遂自此始。帝追讐居正甚。以大臣陰相庇。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欲驟貴之以風示廷臣。時行等力沮乃止。秋七月。植劾季馴黨庇居正。誣上欺君。帝削季馴籍爲民。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並添註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復劾啓愍。啓愍遂削籍。八月丙辰。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榜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初居正女歸刑部侍郎劉一儒子。珠琲紈綺盈箱篋。一儒悉扃之別室。居正沒。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載。移疾歸。居正貲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張氏。南京御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赴召。卒於家。　九月丙戌。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己丑。作壽宮。辛卯。還宮。　張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至涼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卽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衞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衞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內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厮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攖。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疏入。宦豎皆切齒爲蜚語中傷。帝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顏得免。然亦不能用也。　岳鳳之降也。本以計誘。而劉世曾疏稱陳禽。遂行獻俘禮。帝爲告謝郊廟。自申時行以下。悉敘功進官廕子。改孟密安撫司爲宣撫。增設安撫二。曰蠻莫。曰耿馬。長官司二。曰孟璉。曰孟養。千戶所二。一居姚關。一居猛淋。皆名曰鎮安。命劉綎以副總兵署臨元參將。移鎮蠻莫。未幾。緬人復大舉寇孟密。孟密兵戰敗。賊遂圍五章。把總高國春帥五百人往援。破賊數萬。連摧六營。爲西南戰功第一。　朵顏長昂。導土蠻以四千騎分掠三山三道溝錦川諸處。李松請急勒長昂等。朝議不從。僅革其月賞。未幾。復以千騎犯劉家口。官軍禦之。殺傷相當。薊鎮千總沈有容夜半帥健卒二十九人迎擊。身中二矢。斬首六級。寇退乃還。　冬十月丁巳。停刑。　丙寅。免湖廣山東被災稅糧。

十一月癸酉朔。大統術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術推不食。已而回回術驗。給事中侯先春言。月食在酉而曰戌。月食將既而曰未九分。差舛甚矣。回回術推算日月交食五星凌犯。最爲精密。何妨纂入大統術中。以備考驗。詔可。　己丑。余有丁卒。　御史詹事講請以王守仁從祀孔子廟廷。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

章主辭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
守仁不可謂禪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並宜從祀帝皆從
之追謚居仁文敬獻章文恭南京戶部郎中唐伯元言守仁不宜祀
且請黜陸九淵而躋有若及周程張朱五子於十哲之列祀羅欽順
章懋呂柟魏校呂懷蔡清羅洪先王艮於鄉疏方下部爲南京給事
中鍾宇淳所駁遂謫伯元爲海州判官終明世得從祀者止薛瑄及
居仁獻章守仁四人 十二月甲辰前禮部侍郎王錫爵爲本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王家屏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家屏
去史官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許國次之錫爵至又
次之家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 房山縣民史錦奏請
開礦下撫按查勘廷臣多力陳其弊癸酉罷之帝怏怏 戚繼光至
廣東踰年即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卒繼光
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多
遵用焉 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濟邊銀九
萬兩爲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王遴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爲慈
寧宮用遴又力持皆不納遴陳理財七事請崇節儉重農務督逋負
懲貪墨廣儲蓄飭貢市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飭所司議行
時釋教大盛遴請汰其壯者歸農聚衆修齋者坐左道罪禮部尚書
沈鯉請如遴言詔許之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止 初南京給事
中馮景隆言遼東巡撫周詠與于應昌共陷劉臺應昌已罷詠尚爲
薊遼總督亦宜罷因劾李成梁飾功張學顏亟稱成梁十大捷非妄
孫繼先復劾成梁幷發學顏陷臺罪御史曾乾亨繼之帝方嚮學顏
謫景隆薊州判官繼先臨清州判官乾亨海州判官已給事中黄道
瞻復論學顏學顏疏辨求去又請留道瞻不聽學顏故爲張居正所
厚與成梁共事久物議終以爲黨乾亨同亨弟也 初張居正不樂
海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

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居正卒久之吏部
擬用瑞左通政帝雅重瑞命畀以前職
十三年春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瑞年已七十二矣 辛卯四
川建武所兵變毆傷總兵沈思學燔其公廨瀘州副使周嘉謨單車
諭之乃定 順天府通判周宏禴上疏指斥朝貴言張學顏被論屢
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所共憤也學顏結張鯨
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
乎忠讜矣實張宏門客樂新爐爲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爲小妻猖
狂干紀則恃宏爲內援也鯨宏既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
論所不容祖制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
請禁部曹建言曩張居正竊權臺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
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
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
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
聞己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燿嘗居
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跡寒蟬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
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
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居正猶不敢明
立此條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出燿邦傑於外
屏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
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代州判官 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
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逞利器出入禁門稽不細申時行語
司禮監曰內操事繫禁廷諸人擐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
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剝膚患也中官悚然乘
間力言帝乃留致祥疏而罷內操 二月丁未南京地震 京師自
去年八月不雨至於是月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 刑部尚書舒

化言陛下仁心出天性知府錢若賡知州方復乾以殘酷死戍請飭
大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廡手加更
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議已經定議者又詔加等處斬是謂
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災異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化等
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
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凡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
苛令特多　泰寧衛速把亥之子把兔兒欲報父怨偕從父炒花姑
婿花大糾西部以兒鄧等以數萬騎入掠瀋陽旣退駐牧遼河聲犯
開原鐵嶺己丑李成梁與李松濟爲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
其帳寇已先覺整衆逆戰成梁爲疊陣親督前陳擊賊而松以後陳
繼之斬首八百有奇　壬辰減杭州織造及尚衣監料銀　徐貞明
之謫外也至潞河終以水田議爲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
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
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
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
栖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
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
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
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
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
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
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
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
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
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
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

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
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
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敎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
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
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玉田皆有效貞明已累遷尚寶司丞
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可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王遴亦
力贊之帝乃進貞明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　張學顏
入疏乞休許致仕去王遴代爲兵部尚書李成梁賂遺徧輦轂獨不
敢至遴門　夏四月丙午大雩戊申以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
犯及年久禁錮罪宗戊午步禱於南郊面諭大學士等曰天旱雖由
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後宜慎選有
司蠲天下被災田租一年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沈鯉言使
臣往來驛騷恐重困民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
禱詔可　御史李植言隆慶間河決崔鎭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
旣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
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廕諡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
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墮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御
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俸　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
有權臣獄有冤囚則旱李植數爲人言至尊呼我爲兒每觀沒入寶
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
今日之旱實由於植又曰植迫欲得吳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
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猶其
小者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尚書謂潘季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
孫愈賢繼之江東之發憤上疏曰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及張岳鄒
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爲之黨樂從之游今指植與
交歡爲黨則植猶未若臣之密願先罷臣官羊可立言奸黨懷瀰張

私臣違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不盡去臣等不止，乞罷職。章下內閣，申時行等請諸可立奸黨離也，帝仍欲兩爲之解，輒閣臣奏而敕都察院，旨令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植等之求去不許，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紛爭乃已。中行求去章四上，乃聽之去。　蘇撫方奉命巡關，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潟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詔下徐貞明議。　五月丙戌，雨。　南京尚寶司卿余懋學言，諸臣之不容李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嘗保留張居正，而忌與中行沈思孝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端發於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人，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蠹三。中外臣僚，率探政府意向，而不卹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謂承望，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蠹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滑李劘之斥，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章，爲之申雪，是謂欺罔，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庇，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謂競勝，其蠹八。佞諛成風，日以浸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言及外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即因邀賂，是謂佞諛，其蠹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而亂民聽，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爲乖戾，其蠹十也。　南京禮部郎中爲應圖上疏，譏切執政，又力詆齊世臣蔡系周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旨，謫大同典史。初國子監博士陳泰來以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應圖與泰來同邑，又同年生王致祥及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連章劾應圖，因言泰來爲黜定奏章，帝以應圖既貶，不問。　給事中張維新請推用譴謫諸臣，詔許量移，惟范儁不敘。給事中孫世楨御史方萬山等言儁不宜獨遺，坐奪俸。　敵犯瀋陽，伏精騎塞下，誘官軍遊擊韓元功追襲之，敗死。　六月辛丑，慈寧宮成，加工部尚書楊兆太子太保，諸督工內侍俱蔭錦衣，已而南京御史王學曾論其太濫，劾兆諛詔中官，兆惶恐引罪，帝不問。　壬寅，建武所亂卒伏誅。　初四川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爲吏民患，王廷瞻撫蜀時，嘗遣副將吳子忠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盡除諸番賞賚，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復猖獗。是月，楊柳番出攻普安堡，犯歸水崖石門坎，遂入金瓶堡，殺守將。巡撫都御史雒遵，屬總兵官李應祥討之，提卒二千人入茂州，克一嚴，番恃險，剽如故。　秋七月，御史龔仲慶劾李植吳中行沈思孝爲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齊世臣及御史顧鈐等連章論救，不聽。　八月己酉，京師地震。　作壽宮於大峪山，禮部侍郎朱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倣永陵制，賡言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

下已竟如其言　徐貞明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等力贊之因采貞明議疏爲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薙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九月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　南京吏部侍郎海瑞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擧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鵾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鵾祚俸

戊子彗星出羽林旁長尺許每夕東行漸小凡四十六日乃滅

雒遵憾趙錦假條奏指錦爲奸臣御史周希旦等不直遵交章論列罷之徐元泰代爲巡撫檄諭叛番使三反不應　初王錫爵以面折張居正爲時所重李植嘗爲庶吉士錫爵爲館師江東之羊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三人念申時行去錫爵必爲首輔而壽宮地有石時行以徐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今鑿石以安壽宮與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朧易徙若弈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言車駕初閱時植東之見臣直廬力言形龍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翻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不宜以葬師術責輔臣奪俸半歲三人以明習葬法薦刑部侍郎張岳太常寺卿何源岳源皆疏辭錫爵言恥爲植三人所引義不可留因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於趙用賢等攖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舍采撫張馮舊事別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大臣如許國楊巍舒化輩曩嘗譽爲正人一言相左目謀刺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貶植戶部員外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寺評事岳以諸臣紛爭具疏評其賢否頗爲植三人地請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終始於時行國錫爵巍化陸光祖齊世臣吳定孫愈賢皆褒中寓刺而力詆潘季馴龔懋賢蔡系周龔仲慶惟用賢吳中行沈思孝無所譏貶帝責岳頌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國是給事中袁國臣復劾岳岳坐免

王遴之爲戶部尚書也頻執爭爲中官所嫉及改兵部申時行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遴補錦衣僉書遴格不許會帝將重閱壽宮中官持御批索馬遴以爲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發部無徑下部者援故事執奏帝不悅時行乃擬旨責遴擅留御批失敬上體御史因交章劾遴遴乞休去　閏月戊戌振鳳陽淮安災　帝以李植言壽宮有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於石上癸卯復躬往天壽山閱視之終謂大峪吉遂謫植綏德州知州江東之霍州知州羊可立大名府推官三人自以言事見知未及三歲而貶錫爵與時行相得甚而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御史柯挺因自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擢督南畿學政給事中盧逵亦乘風請正植三人罪士論哂之　戊申帝還宮　庚申停刑　土蠻諸部長復犯瀋河殺裨將數人大剽掠西部銀燈亦窺遼瀋李成梁令部將李平胡出塞二百五十里擣破銀燈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王學曾言麟生牛腹次日卽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

聖心也今四方水旱老稚流離啼飢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窶饔飧弗給愁困涕淚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己斃之麟聞彼爲左右者豈皆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即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謫興國州判官　戚畹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編修史鈳子記純又盜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詩維寧荷枷解一桂鈳官申時行等爲之解帝益怒奪鈳職下詩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譴卒枷詩維寧一月謫一桂南京御史蔡時鼎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閣臣治罪時行及王錫爵並在告許國王家屏擬俸時鼎俸且請稍減詩維寧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從責時鼎疑君訕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詗知發遣冒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孝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己見聞猜防苛密縱聽斷精審何補於治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是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國家屏既被責具疏謝執爭如初帝意稍解竟謫時鼎馬邑縣典史貶思孝三秩視事思孝御三品服自若被劾謫南京太僕寺卿仍貶三秩　南京御史王藩臣給事中王士美等交章救蔡時鼎王學曾帝怒奪俸一級　初陳瑄隄寶應氾光湖蓄水爲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遂決爲八淺匯爲六潭與鹽諸場皆沒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人民害漕運正德末楊最請開月河部覆不從嘉靖中屢議行未果至是工部郎中許應達復以爲言督漕都御史李世達上其議乃決行之會世達遷南京兵部侍郎王廷瞻代以屬應達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石隄三千三十六丈子隄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閱月竣事詔旨褒嘉賜河名宏濟　冬十二月丁卯汰惜薪司內官冗員　順義王乞慶哈卒

劉綎將家子性貪御下無法納蠻莫安撫思順重賄又縱部將謝世祿等淫虐思順怨叛歸緬事聞革綎任以游擊侯調初羅雄知州者濬殺營長奪其妻生子繼榮稍長即持刀逐父濬訴之鎮巡官命繼榮迎濬歸繼榮陽事之實加禁錮及調兵征緬遂弒濬妖僧王道張道言繼榮有異相奉爲主用符術鍊丁甲煽聚徒黨獨外弟隆有義不從繼榮分黨四剽攻破陸涼鴨子塘陡坡諸寨築石城於赤龍山據龍潭爲險廣六十里名所居曰龍樓鳳閣環以重寨劉世曾檄調漢土軍屬監司程正誼鄭鷺等分禦之會綎解官至霑益世曾喜令與裨將劉紹桂萬鏊分道進討綎馳赴普鮓營直擣繼榮寨拔之獲其妻妾數人繼榮逸去綎連克三砦斬王道張道追亡至阿拜江有義部卒斬繼榮首以獻賊盡平世曾請築城改設流官以何倓爲知州者繼仁爲巡檢是役也撫降萬七千人首功止五十餘級論者稱綎不妄殺　蠻莫之叛也緬部目大曩長散奪帥數千人據其地孟養亦陰附之按察使李材備兵金騰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夷阿坡居頊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衆殺大曩長逐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初孟密數爲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碗及是材資遣還故土　松茂番窺蒲江關斷歸水崖黃土坎道築牆五哨溝絕東南聲援見官軍少相顧笑曰如此磨子兵奈我何磨子者謂屢旋轉而數不增也尋突平夷堡掠夏民裂其腸

十四年春正月遂圍蒲江關礮燬雉堞守將朱文達出斬數十人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徐元泰乃決計大征　南京御史沈汝梁巡視下江用饋遺爲名盡括所部贖鍰都御史辛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懲貪吏乃命逮治汝梁召自修爲左都御史二月癸未嚴外官饋遺　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申時

行帥同列再請建儲沈鯉等亦以爲言皆不聽給事中姜應麟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位亞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諸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册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璫諭曰册封貴妃初非爲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尋謫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謫如法潮陽典史璟行人司正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鯉復申前請且請宥應麟等忤旨詰讓仍詔諭少俟一二年應麟等之謫也慈聖太后聞之弗善一日帝入侍慈聖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慈聖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都人者內廷稱宮人也自後言者據起戚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雖厭苦之終不能奪璟漢之曾孫如法繼之子也　土蠻部長一克灰正糾把兔兒炒花花大等約土蠻諸子共犯遼陽扶賞李成梁偵得之帥副將楊燮參將李寧李興孫守廉以輕騎出鎮邊堡晝伏夜行二百餘里至可可毋林大風雷敵不覺既至風日晴朗敵大驚發矢如雨將士冒死陷陣獲首功九百斬其長二十四人　以貴州貴竹長官司地置新貴縣爲貴陽府治省平伐長官司入焉　二月又改金筑安撫司爲廣順州以舊程番府地置定番州並屬貴陽府　三月戊戌以旱蝗諭廷臣陳時政紓化請信詔令清獄訟速訊讞嚴檢驗禁冤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僉都御史趙煥請恢聖度納忠言謹頻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榷治理次第舉行實政蠲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撫有司務求民瘼帝皆嘉納　畢鏘以九事上中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百餘人內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濫州縣丈田滋弊雲南鼓鑄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再停請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錦綺歲有餘積何煩頻織天燈費鉅萬尤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他所奏並多切要近倖從中撓之不盡行　癸卯刑部員外郎李懋檜及他部郎劉復初劉志選等各上章言皇貴妃及恭妃册封事帝怒欲加重譴申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諸疏遂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蠲振慎刑罰重舉刺限田制七事亦寢不行　徐貞明墾田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就緒奄人勳戚占閑田爲利者恐水利興而己失其利爭言不便爲蜚語聞於帝帝惑之會風霾求言申時行等力陳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滹沱河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專事墾田工部議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墾田且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歸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初議時兵部主事伍袁萃謂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已而竟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　殿試天下舉人顧允成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侍奉册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末第允成憲成弟也　戊午久旱敕修省　夏四月癸酉京師地震　五月戶部尚書畢鏘致仕　帝屢欲召用海

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懦懦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慫恿寰寰遂再上疏醜詆瑞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觀政進士顧允成彭遵古諸壽賢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讀書即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污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給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詔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羅倫鄒智孫磐張璁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允成等遂廢寰復詆瑞及思孝其言絕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寰亦訐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寰寰與鼎思並謫遂不復振

四川諸路征番兵悉集徐元泰命游擊周于德將播州兵爲前鋒游擊邊之垣將西陽兵爲後拒故總兵郭成將敘馬兵扼其吭參將朱文達將平茶兵擊其脅李應祥居中節制參議王鳳監之應祥令軍中各樹赤白幟一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雖多遇急不相救國師喇麻者狡猾與灣仲占柯等刻木連大小諸姓歃血詛盟先犯歸化以嘗官軍于德誘禽喇麻灣仲守備曹希彬復擊斬占柯丟骨人荒沒舌三砦最強于德皆攻克復連破卜洞王諸砦文達成之垣亦各拔數砦與于德軍合遂攻破蜈蚣茹兒諸巢初之垣祖輪以指揮討茹兒賊被殺漆其頭爲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賊屢北酋悉衆犄重餌官軍官軍不顧斬關入賊多死河東平尋渡河而西連破西坡西華歪地乾溝樹底諸巢有小栗谷者酋亂覘大軍西不設備成夜襲之大獲牛尾砦尤險惡六月癸未將士三路夾攻火其柵斬酋合兒結父子河西亦平諸營得所積粿粟留十日盡焚其寨而還其逃竄谷者求偏頭結寨乞降應祥令埋奴設誓皆反接其奴獻軍前擊天而誓即牽至要路掘坎埋之露其首乃許之降凡埋二十三人偏頭結寨者雅番天竺僧僧言歲在難犬番行厄偏頭結寨預匿山谷中避賊以爲神故因之以請是役也焚碉房千六百有奇生禽賊魁三十餘人俘馘以千餘計羣番震驚不敢爲患邊人樹碑紀績焉　振直隸河南陝西及廣西潯柳平樂廣東瓊山等十二縣饑　山西盜起

秋七月癸卯振江西災　戊申敕戶兵二部撫安災民嚴保甲戶部尚書宋纁言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請推行天下以紙贖爲糴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從之　淇縣賊王安聚衆流劫尋勦平之　緬人驅象陳大寨復犯兩土司告急李材遣游擊劉天俸帥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禽緬衣賊將三人劉世會沐昌祚以大捷聞　九月壬辰王家屏以憂去　乙卯停刑　己未發帑遣使振河南山東直隸陝西遼東淮鳳災　冬十月禮部主事盧洪春言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懼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疾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之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

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袵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羣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塗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諭救，帝不從，丙寅，廷杖六十，斥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

士蠻七八萬騎犯鎮夷諸堡，閏五日始去。

建昌越巂諸衞番倮雜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咱，與越巂邛部黑骨夷並起爲亂。徐元泰議討之，徵兵萬八千，仍以朱文達邊之垣分將，李應祥統之，副使周光鎬監其軍。十一月，光鎬先渡瀘，黑骨與大咱已據相嶺焚三峽橋，五咱等亦冦禮州德昌二所。時徵兵未集，光鎬先設疑以嘗相嶺賊，賊果退據桐槽。桐槽者，大咱巢穴也。已而諸道兵盡抵越巂，應祥令文達攻五咱，之垣攻大咱，置黑骨夷弗問。文達夜半走二百里抵禮州，賊半渡擊敗之，遂渡河擣其巢，五咱據磨旗山挑戰，官軍夾擊，賊退保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連大小西番界，文達兵大破之，五咱西遁，與安守合結砦西谿。之垣亦屢破桐槽，大咱亡入山谷中。

御史許守恩劾兵部尚書張肖甫，以營謀得遷，御史徐元復劾之，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奴，賄入錦衣衞，往歲營僉書，尚書王遴持正，爲所中傷去，未幾秀即躐用，物議沸騰。於是黜秀。十二月，肖甫二疏謝病去。

大同巡撫胡來貢請移祀北嶽於渾源州，沈鯉等言：「大明集禮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縣，與史俱合，渾源之稱北嶽，止見州誌碑文，經傳無可考。」仍祀曲陽，是從之。

初永寧宣撫奢效忠卒，妻世統無子，妾世續有子崇周，年幼，世統以嫡欲奪印，相攻者十餘年。及是崇周始代職，久之死。

初日本關白信長獵薩摩洲，人奴平秀吉臥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有口辨，雄健矯捷，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漸用事。關白者，日本貴官，下其王一等。秀吉爲畫策，奪併二十餘州，遂以秀吉爲攝津鎮守大將。已參謀阿奇支得罪信長，信長命秀吉統兵攻滅之，未報，而信長爲其下明智所殺。秀吉與部將行長等還軍誅明智，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衆。

明紀卷第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四 起萬曆十五年丁亥訖萬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十五年春正月壬辰發帑振山西陝西河南山東諸宗室。大計京官申時行欲庇私人而置所不悅者十九人於察典楊巍等依違其間掌河南道御史王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辛自修惠政府多私先期上奏請勿以愛憎爲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允登集諸御史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語允登意不回國怒奮前欲毆之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而十九人賴以免有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眚棄人一舉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亦皆獲免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羣情失望已御史張鳴岡等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工與張鯨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訐自修主使與郊及給事中吳之佳助之鳴岡及御史高維崧趙卿左之宜不平劾起鳴飾非詭辯帝先入張鯨言頗疑自修得維崧等疏益不悅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舉堪此任者維崧等引罪無他舉帝怒悉出之外張養蒙偕同官論救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驗封主事顧憲成再言之謫桂陽判官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侵嬖倖帝下之詔獄酷刑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二月自修及起鳴並罷。初乞慶哈死子撦力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鄭洛恐貢市無主復諭撦力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撦力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洛以聞三月乙卯封撦力克順義王三娘子歷配三王主兵柄爲中國守邊保塞衆畏服之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朝廷嘉其功亦封忠順夫人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宜府不得踰二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竊盜且無輕過其部落馳獵者帝嘉納之。土蠻東西部連營入犯。夏四月京師旱大疫。羅雄營寇必大反殺者繼仁執何俊參將蔡兆吉等討定之乃改州曰羅平尋設千戶所曰定雄。六月戊辰敕禁廷臣奢僭。京師大雨振卹貧民。李應祥偵賊將劫營會所徵鹽井刺馬兵三千至猙獰跳躍類非人形諸番所深畏遂潛移己營令刺馬兵屯其處夜分賊衆襲刺馬起擊之伏屍狼籍諸將遂進攻西黠逐北至磨砦十板番遣兵圍五咱而令裨將田中科營麥達邏安守已諜言守謀襲中科應祥夜飲材官高逢勝三巨觥令率敢死士三百疾趨七十里抵麥達而伏守至被禽守爲羣寇魁既殪西南卭笮苴蘭靡莫諸酋皆震懾商山四堡番乞降於邊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於朱文達各埋奴道左呼號頓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勢窮走昌州爲裨將王言所獲土目安四兒者居建昌城中潛剽掠於外至是知禍及帥黨數百人走據虛郎轉諸軍既滅五咱應祥遣之北示將討黑骨者四兒遂弛備將士忽還軍襲之獲四兒黑夷酋阿弓等七人在大孤山爲裨將王之翰所禽王大咱匿所親普雄酋姑咱所秋七月大軍進討姑咱懼密告之翰搜得大咱建昌越嶲諸番盡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撫降者二千餘人。江北蝗江南大水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河北大饑富平蒲城同官民採石爲食戶部侍郎孫丕揚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養蒼生大命帝感其言蠲振有差。河決開封偃師東明長垣申時行言河所決地在三省守臣晝地分修易推委河道未大壞不必設都御史宜遣風力老成給事中一人行河乃命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往居敬請修築大社集

東至白茅集長堤百里從之　八月庚申以災沴頻仍敕撫按官懲貪吏理冤獄蠲租振卹　給事中邵庶論誠意伯劉世延因刺及建言諸臣李懋檜言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槩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弒父僕弒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爲海內盡無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違章保留頌功誦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群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貶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復偕其黨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交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劉志選言陛下謫懋檜使人鉗口結舌蒙蔽耳目非國家福也帝怒謫福寧州判官　土蠻七八萬騎犯鎮夷堡　九月丁亥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己丑停刑　冬十月庚申申時行請發留中章奏　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贈太子太保諡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自號剛峯天下稱剛峯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知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以利民居官苦節自厲及卒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小民聞瑞卒皆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　把漢大成糾土蠻十萬騎由鎮夷大清二堡入數日始出　撫治鄖陽都御史李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材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宮參將米萬春將赴官鬨之怒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直趨軍門挾賞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材隱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欲殺之跳而免材遂復劾惟寧激變　十一月戊子詔下鈇等吏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御史楊紹程劾萬春首亂宜罪申時行庇之置不問　初卭部屬夷膩乃會撒假與外兄安興木瓜夷白祿雷坡賊楊九乍等數侵掠內地會省吾議討之會有都掌蠻之役不果乃建六堡益戍兵千二百人而諸酋驕張如故建昌越巂興師又藏匿叛人徐元泰令都指揮李獻忠等分勦賊詐降誘執獻忠等三將殺士卒數千人勢益猖獗會李應祥師旋元泰乃益徵播州酉陽諸土兵合五萬人令應祥督朱文達邊之垣周于德及參將郭成等分三道入于德首敗白祿兵追至馬蝗山懸索以登賊潰乘勢攻木瓜夷射殺白祿追至利濟山壘深數尺于德先登復大敗賊燬其巢撒假與九乍帥萬人據山播州兵擊走之　南京吏部尚書袁洪愈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妻子饘粥不繼年七十四卒巡撫周孔教捐金葬之　禮部言唐文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文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譎國初舉業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左傳國語矣又引史記漢書矣史記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佛經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窮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純正典雅宜選其尤者刊布學宮以爲準則從之時方崇尚新奇厭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

為趨不遵上指也
十六年春沈鯉以三年冊立之期已居執前旨固請不從 司業王
祖嫡請復建文帝年號重定景帝實錄勿稱郕戾王沈鯉議從之三
月壬辰申時行等言建文年號相傳以爲革除然考成祖實錄仍稱
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實未嘗革除也乃詔改景皇帝實錄去郕戾王
號時上下偷濟訖敗多不奉行景泰實錄終明世竟未之改 山西
陝西湖南南畿浙江並大饑疫 潘季馴既斥中外論薦者不已會
常居敬及御史喬璧星皆請復專設總理大臣乃以季馴爲右都御
史總理河道初黃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以
深河利於運道後漸徙沛縣飛雲橋及徐州大小溜溝又決邵家口
出秦溝運道數梗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隄岸束水歸漕久之隄日
加河身日高及河決開封督漕都御史楊一魁欲復故道令仍自小
浮橋出且言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宜測河身深淺隨處挑濬而於
黃河分流故道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給事中王士性則請復老黃
河故道力言河隄日高束水益急黃強則灌運河淮縮則侵祖陵淮
安高寶鹽興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丸泥紛紛之議有欲開顏家
灌口永濟二河南甃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總不如復河故道由三
義鎮達葉家衝在清河縣北者河形尚在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
窪下不耕無室廬墳墓之礙復此故道爲一勞永逸之計帝從常居
敬罷老黃河議及季馴抵官又言茶城之淤雖勢所必至然黃水一
落漕卽從之沙隨水去不濬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但當嚴古洪
內華及居敬所建鎮口閘禁帝從之於是故道之議亦罷未幾水患
益甚 夏四月振江北大名開封諸府饑 雲南巡按御史蘇酇言
遮須之役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孟密地尚爲緬據李材等
虛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削劉世曾籍奪沐昌
祚俸一年材嚴之及劉天倬俱逮下詔獄材上章自理不省 朱文
達破撤假於大田壩合周于德兵追逐所向皆捷游擊萬鏊躡擊撤
假於鼠國獲其妻子郭成復至三寶山大戰生禽撤假安興據巢守
文達鏊分道入獲其母妻安興擲金於途以緩追者遂得脫五月李
應祥督諸軍深入獲之他夷猓畏威降者二千餘人悉獻還土田願
修職貢凡斬首一千六百九十餘俘獲七百三十有奇蜀中劇寇盡
平應祥以功屢加都督同知威名甚著 乙巳以軍儲倉火及各省
災傷敕內外官修省 先是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
狎婦女邏者執之爲所毆訴於巡城御史潘士藻牒司禮監治之帝
恚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庭發杖兩閹斃其一張鯨方掌東廠怒會火
災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意不通宜倣祖制及近
時平臺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蠲織造燒
造以昭儉德免金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
對賢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
鯨乃激帝怒謫士藻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救不聽 北關
卜寨那林孛羅強盛數與南關歹商搆兵李成梁以南關勢弱乃帥
師討北關直搗其巢卜寨走與那林孛羅合憑城守城四重攻之不
下用巨礮擊之碎其外郛沈有容陷陳馬再斃再易遂拔二城斬馘
五百餘級卜寨等請降誓不復叛乃班師卜寨清佳砮子那林孛羅
楊吉砮子歹商虎兒罕子也 六月庚申京師地震 甲子以災傷
停減蘇杭織造 御史陳登雲劾鄭貴妃父承憲略言承憲懷禍藏
奸窺覬儲貳日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緇黃之流
曩陛下重懲科場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己發用以恐喝勛貴簪
鼓朝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熖卽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
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爲不立東宮之效干
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
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時廷臣爭言立儲

事帝多不省登雲疏入貴妃及承憲皆怒同列亦爲危已竟留中不
下自是言者益多章奏累數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門戶之禍
大起 御史任養心言李成梁父子兵權太盛姻親廝養分操兵柄
環神京數千里縱橫蟠據不可動搖其次子如楨鎮副總兵如柏貪淫
跋扈尤甚不早爲計恐生他變帝從之解如柏任成梁上書乞罷并
請盡罷子弟官帝慰留不許 秋七月乙卯免山東被災夏稅 庚
午定邊臣考績法 八月乙未詔取太倉銀二十萬充閱陵賞費
九月己未停刑 庚申帝如天壽山閱壽宮甲子次石景山觀渾河
召申時行至幄次諭曰朕每聞黃河衝決爲患不常欲觀渾河以知
水勢今見河流洶湧如此知黃河經理倍難宜飭所司加慎勿以勞
民傷財爲故事至選用務得人吏工二部宜明諭朕意乙丑還宮
庚午甘肅兵變巡撫都御史曹子登罷 俺答之建寺青海也留永
邵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松套賓兔等屢越
甘肅侵擾河湟諸番他部往來者亦取道焉鎮臣以通款弗禁也丙
兔死子真相進據莽剌川火落赤據捏工川益併吞番族及撦力克
嗣王位勢輕不能制龍虎將軍永邵卜者俺答從子也贖俺答西迎
活佛留據青海更名瓦剌他不囊首犯西寧副總兵李奎欽方醉躍
馬獨出虜衆控鞍欲有所訴奎拔刀斫之遂大譟射奎死奎部卒恥
敗亦多死守臣不能討遣使詰責虜還所掠獻首惡事遂已由是益
肆侵盜 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寺少卿李棟等
讞上李材等獄當材及劉天偉徒陳嚴之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
寺正諸臣俸解典詔獄李登雲等官應天府丞許孚遠上書爲材訟
冤貶二秩出爲廣東僉事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說謊例坐材
天偉斬嚴之除名申時行等數爲解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夷
攻夷功不可泯奏報僞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爲功何以罪
之敗不幸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 禮部尚書沈

鯉素飭亮持典禮多所建白潞府有所奏請中官居間一切格之中
官皆大怨數以事間於帝鄭承憲爲父請卹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
駁之秦王誼漶由中尉入繼而乞封弟爲郡王申時行助爲請鯉不
可唐王違制請封妾子執不從帝並以特旨許之由是數被詰責且
奪其俸鯉遂有去志時行以鯉不附己銜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
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陳與郊爲人求
考官不得怨鯉屬給事中陳尚象劾之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
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張誠使人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
卒引疾去 冬十一月辛酉禁章奏浮冗 中使祠五臺山還言紫
荊關外廣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以申時行等言而止
張鯨性剛果帝倚任之掌東廠橫肆無憚其用事司房序班邢尚
智招權受賕御史何出光首疏劾鯨尚智與錦衣都督劉守有相倚
爲奸專擅威福罪當死者八帝命鯨策勵供事削尚智守有職餘黨
法司提問給事御史陳尚象吳文梓楊文煥方萬策崔景榮復相繼
論列報聞法司奏鯨等贓罪尚智論死鯨被切責給事中張應登再
疏論之御史馬象乾并劾申時行阿縱帝皆不聽命下象乾詔獄時
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獲前命而鯨
竟不罪給事中李沂甫拜官十二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
逐宋坤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壞
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狼使守門戶也流
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
以爲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
策勵供事外議籍籍遂謂爲真虧損聖德夫豈淺尠且鯨奸謀既遂
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唐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
沂疏震怒謂沂欲爲馮保張居正報讎立下詔獄嚴鞫時行等乞宥
不從獄上詔廷杖六十斥爲民鯨亦私家閑住御批至閣時行等復

欲留之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誚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李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於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留而已南京兵部尚書吳文華帥九卿請罪餘而宥言者不聽　陝西巡撫王璨言故都御史鄢懋龍沒後遺田不及數畝遺址不過數楹卹典未被朝野所恨帝命復懋龍官予祭葬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免元旦朝賀嗣是遂以爲常給事中楊其休言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勵諸臣不聽　丁巳太湖宿松賊劉汝國等作亂安慶指揮陳越討之敗死二月丙申吳淞指揮陳懋功討平之　改四川泥溪長官司置屏山縣轄膩乃諸夷地　先是庶子黃洪憲典順天鄉試王錫爵子衡爲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與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尚書朱賡給事中苗朝陽欲覆其事郎中高桂遂發憤摘可疑者八人並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並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輒旨盡留之且奪桂俸二月衡實有才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工部主事饒伸言自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訐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憸人今又巧護己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疏入時行錫爵並杜門求去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閣中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錫爵下伸錦衣衛獄削籍都御史詹仰庇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劾伸及桂御史毛在又侵孔兼孔兼謂桂疏其所使孔兼委辨求罷於是申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　三月丙辰免陞受官面謝　雲南永昌騰衝素號樂土自岳鳳倡亂始議募兵立騰衝姚安兩營劉綎鄧子龍分將之所募多亡命不相能兩軍鬨帝以綎子龍皆有功置不問及劉天俸被逮子龍兼統騰兵每工作輒虐使之而右姚兵會用師隴川子龍故爲低昂権牛饗士姚兵倍騰兵騰兵大不堪欲散去副使姜忻令他將轄之乃定而姚兵久驕癸亥以給餉稍緩遂作亂　潞王翊鏐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莊遍畿內及之藩衛輝悉以還官遂以內臣司之皇店皇莊自此益侈翊鏐又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者其後福藩遂緣爲故事　敵犯義州復入太平堡把總朱永壽等一軍盡沒　帝以王家屏服既闋遣行人召之夏四月己亥還朝進禮部尚書復入閣　始興妖僧李圓朗作亂犯南雄有司討誅之　南京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逾月不以白都御史耿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罰藩臣吳時來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二月觀政進士薛敷教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狠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縱庶寀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申時行等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詹仰庇未及閱疏亦劾敷教排陷大臣煽惑人心濁亂國是給事中許宏綱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又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詳豫聞一則貪祿俸免一則推撫被誣故遣來投揭有

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並侵許國時來仰庇帝卒用時行等言勒敫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國連疏力詆敫教鱗趾并及饒伸等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又以敫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己自請罷斥由是公議益不直國時來亦乞休力詆敫教伸帝慰留國時來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定向已除戶部尚書督倉場力辭求退屢疏乃許 六月甲申浙江大風海溢 姚安亂卒鼓行至永昌趙大理抵瀾滄抵會城所過剽掠己丑巡撫都御史蕭彥合土漢兵夾擊之斬八十四級俘四百餘人脅從皆撫散亂乃靖 乙巳南畿浙江大旱太湖水涸發帑金八十萬振之 黃水暴漲決獸醫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鎮內河壞田廬沒人民無算 王家屏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帝乃上疏請因聖節御殿受賀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不報 秋八月壬寅嚴匿名揭之禁 王家屏復偕同官疏請萬壽節臨御從之俄遣中官諭家屏獎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楊巍亦帥同列以請掌通政司侍郎張孟男言羣臣久不見至尊上書又不省萬幾日曠何以塞災異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令曹世卿枉章並留中其人繫兵馬司囊饘不繼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居數日爲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九月朵顏等部臘毛大合白洪大長昂三萬騎復犯平虜堡備禦李有年把總馮文昇皆戰死李成梁逐之大敗還鋒沒者八百人敵大掠瀋陽蒲河榆林八日始去 冬十月癸未停刑 癸卯黃河決口工成張養蒙言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共冀其賞及報成未久慮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二後先異時也人己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倣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 楊巍等復請帝御殿帝不悅責以沽名 帝復召張鯨入宮給事御史陳與郊賈希夷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給事御史徐常吉王以通等力諫皆不報 十二月己丑諭諸臣遇事勿得忿爭求勝 大理寺評事雒于仁言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啓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榜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伸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且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昔孟軻有取於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云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卽鼎鋸何避焉因獻酒色財氣四箴疏入帝震怒留其疏十日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朔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王家屏曰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能防欲於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緘默取容上虧聖明之

譽下陷㢘僚不測之威臣罪大矣尚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懌時行等亦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恐外人借以爲眞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頷之召皇長子皇三子出見時行等拜賀請亟定大計帝俞之又令傳諭責鯨乃退居數日于仁引疾斥爲民鯨寵亦遂衰于仁遷之子也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　王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宥故巡撫李材罪不報　禮部尚書于愼行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帝詰責之　吳時來兩疏劾宋纁纁杜門乞休帝不許文選員外郎趙南星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時來謀代之忌纁聲望連疏排擠吏部侍郎趙煥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詹仰庇力謀代之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先後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每陰譏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任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戶部主事姜士昌言洪憲力擠用賢吏部侍郎徐顯卿擠陷位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諒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愼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贓吏之罰時來仰庇初皆以直節負盛名及晚節不能自堅頗委蛇執政間故南星士昌劾之陳與郊遂屬給事中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出位妄言帝下其疏禁諸司毋越職言事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給事中史孟麟力攻春開幷侵執政刑部主事吳正志亦劾

春開及與郊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御史赫瀛集同官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爲詳御史萬國欽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之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曰以保留大臣傾善類爲事我不能苟同瀛氣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南星孟麟皆自引去春開亦謝病後以考察罷仰庇稍遷刑部侍郎亦屢疏移疾歸　光祿寺少卿王汝訓言陳與郊今日爲巡撫明日爲監司每疏一出受賄狼籍吳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徼楊巍亦嘗語趙煥謂爲小人乞速罷譴且科道以言爲職乃默默者顯擢諤諤者黜直犯乘輿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官不難於批鱗而難於借劍此何爲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正模棱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懲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後遷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毋好諛醜正是時巍以政府故方厚與郊且恚汝訓刺己上言臣未嘗詆與郊汝訓以寺丞攻言路正決裂政體之大者乃調汝訓南京御史王明復劾與郊巍詔奪明俸擢與郊太常寺少卿都人爲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與郊尋以憂去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二月申時行請雖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爲故事講筵遂永罷　卜言台周黃台吉大小委正結西部乂漢塔塔兒五萬餘騎復深入遼瀋海蓋李成梁潛遣兵出塞襲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乃報首功二百八十　夏四月甲申振湖廣饑　置四川寧武縣爲龍安府治後改名平武　五月左都御史吳時來致仕未出都卒贈太子少保諡忠恪尋爲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諡　六月己卯免畿內被災夏稅　河套都督卜失兔遣使邀撦力克撦力克遣鄭洛書以赴仰華爲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撦力克遂行甲申火落赤眞相犯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帥三千人禦之敗沒　乙酉更定宗藩事例始薨無爵者得自便　王錫爵

以旱災自陳乞罷帝優詔留之王家屏疏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今日況套賊跳梁於陝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復鴟張虎視於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淩雜祇飾靡文綱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倖之風啓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閽此臣所以中夜徬徨飲食俱廢不能自已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撦力克已至仰華火落赤真相盆挾爲重再犯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游擊李芳等皆死自把爾戶外無不助逆關中大震乙丑帝召見申時行等於皇極門議邊事咨以方略言邊備廢弛督撫乏調度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饜足時王錫爵主款與時行合許國謂渝盟犯順桀驁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爲政不能奪命羣臣舉將材己巳戎政尚書鄭洛經略陝西四鎮及山西宣大邊務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郞梁雲龍隨軍贊畫八月癸酉傳撦力克市賞 萬國欽言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飾詞欺妄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羌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債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饋金錢邊無成畫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二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續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

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二人皆時行私黨故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事誣汙大臣謫劍州判官已而友松亦罷命鄭洛兼領總督事 禮部侍郞黃鳳翔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親政事以實圖安攘爲今大計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鄒元標直聲勁節銓司特擬召用其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孫如法亦擬量移而疏皆中寢士氣日摧言路日塞平居祇懷祿養交臨難孰肯捐軀爲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縑二百萬易遼人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爲用兵養士之資今戶部歲進二百萬初非舊額積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營私蓄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熒煌梵剎之供奉齋醮之祈禳何一不糜內帑與其邀福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於孑遺之赤子帝不能用元標尋起驗封員外郞 鄭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卽勒拒之卜失兔將助逆其母泣阻不從遂攜妻女行由永昌宋家莊穴牆入總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戰於水泉三道溝臣手格殺數人奪其坐纛卜失兔及其黨炒胡兒並中流矢走臣亦被創將士斬級以百數生獲其愛女及牛馬羊萬八百有奇卜失兔仰天大慟曰傷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不敢歸巢與宰僧匿西海莊禿賴後至聞之亦退去時諸部長桀驁甚洛專主款臣以爲不足恃上書陳八難五要大略云邊疆兵寡餉絀寇驕諸部順逆難明宜復額兵嚴勾卒足糧餉分敵勢明賞罰且以創重乞歸帝不許 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遣官開采申時行等仍執不可 冬十月廷臣交章請冊立御史何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朝野公論鄭氏禍福懸言於貴妃俾妃自請且曰若不及今爲身家計吾儕羣擊之悔無及矣國泰懼亦具疏以請閣臣合疏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

切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為悖逆離間。申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再爭。時行、王錫爵、許國暨杜門乞去，于愼行亦乞去，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并係屬皆奪俸。閣中獨王家屏一人，帝遣鴻臚即家趣時行等入直。時行等陳謝申冊立之請，杜門如故。家屏亦再請，帝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即於冬間議行，否則待皇長子踰十五歲。家屏以口敕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懽然，時行等亦起視事，而帝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 戊寅，振臨洮被兵軍民。 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燿結政府狀，謫徐溝縣丞。御史郭實復劾燿，燿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鉅萬，為衡州同知沈鈇所發，下吏戍邊。 南京國子監司業劉應秋疏論首輔申時行，言陛下召對輔臣，諮以邊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專事蒙蔽。賊大舉入犯，既掠洮岷，直逼臨鞏，覆軍殺將，頻至喪敗，而時行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皆番地乎？輔臣者，天子所與託心腹者也，輔臣先蒙蔽，何責庶寀？故近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不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內外相蒙，恬不為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氣運，說者謂嘉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為貪；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亂，不可得也。爵并侵次輔王錫爵。南京吏部主事蔡時鼎亦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亂，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即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靡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乎雅量，外託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譽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行即為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忮刻，私僞萌生，欲蓋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歷數其十失，勸之省改。南京御史章守誠亦疏論時行，並留中。 十二月甲申，遣廷臣九人閱邊。 土蠻族弟土墨台豬借西部青把都恰不慎及長昂滾兔十萬騎深入海州，縱掠十二日而去，副將孫守廉不敢戰，李成梁亦弗克救。巡按山東御史胡克儉劾守廉，申時行、許國庇之，令贖勘。 升廣西下雷峒為州。 黃河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逾年，衆議遷城改河，潘季馴濬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蘇伯湖至小湖口，積水乃消。 初，播州宣慰楊應龍驍，獻大木七十材，美，賜飛魚服，復授都指揮使銜。應龍性猜很，嗜殺，數從征，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間出剽州縣，嬖妾田雌鳳，用讒殺其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巡撫都御史葉夢熊以聞。巡按御史陳效歷數應龍二十四大罪，而四川巡按御史李化龍則以方防禦松潘，調播州兵協守，請暫免勘問，俾應龍戴罪圖功。川貴互疏辨，給事中張希皋等以事屬重大，乞令從公會勘，無執成心，從之。

十九年春正月，莽應裏寇永昌、騰越。 鄭洛、梁雲龍入西寧，控扼青海，撦力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洛屢諭諸部，約結，先遣使趣撦力克北歸，別遣雲龍、萬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南牧，借途收番，子女牛羊皆有

之生死惟所制洮河之役遂爲嚮導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
已臣鼓舞勢來招回諸番八萬餘人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具陳收番
有六利而固辭總督王錫爵薦魏學曾起兵部尚書總督陝西延寧
甘肅軍務火落赤眞相聞官軍大集卜失兔又敗於水泉乃乘冰堅
渡黃河北走留其黨可卜列宗塔兒等五百餘人牧莽剌川南山南
山即石門大山口走烏斯藏門戶也屬番以告固原總兵官尤繼先
繼先令番以八百人前導而與故總兵劉承嗣游擊原進學吳顯等
疾馳七百里直抵南山二月乙酉奮擊大敗之斬首百五十有奇生
禽十二人可卜列從子拜巴爾的與焉即前殺李聯芳者也師旋寇
尾至撒川見有備乃夜走他寇犯鎮羌西寧石羊亦俱敗火落赤遂
徙帳西海　葉夢熊等會勘播州事夢熊主議所轄五司改土歸流
悉屬重慶與李化龍意復相左化龍引嫌求斥會應龍妻叔張時照
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變告應龍反夢熊請發兵勦之四川士大夫
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什百數皆資其彈壓且兵驍勇數征調有功
靳除未爲長策朝議命再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三月丙辰西北
有星如彗長尺餘歷胃室壁長二尺閏月丙寅朔入婁丁丑以彗星
見敕修省　己卯貴給事中御史風聞詘上各奪俸一年　李成梁
威望甚著然上功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既退始尾襲老弱或
乘虛擣零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爲常會給事中侯先春閱邊
成梁用參將郭夢徵計使副將李寧等出鎮夷堡潛襲板升獲老弱
二百八十餘級以爲功師旋爲別部所遮將士數千人失亡大半遼
東巡撫都御史郝杰具疏直陳其故要總督蹇達同奏達匿其疏自
爲奏論功胡克儉馳疏劾寧誷達成梁亦詆杰　夏四月丙申朔享
太廟自是廟祀皆遣代　莽應裏復帥兵圍蠻莫思化告急會天暑
軍行不前裨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爲疑兵緬人懼而退追敗
其衆　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言陛下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言官

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移故言官嚮背之情亦爲
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
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
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
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
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
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
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
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
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材可惜也輔臣不越例與人富貴不爲見恩是
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
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
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誡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
典史　初楊巍在吏部不能止吏奸遇事輒請命政府及宋纁代爲
尚書絕請寄獎廉抑貪罪黠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選
缺員外郎纁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趣之申時行遂擬旨切責斥
元標南京頃之以序班威名昭註官有誤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遷詹
事府錄事時行又劾文潤由輸粟進不當任淸秩時殿閣中書無不
以貲進者時行獨爭一錄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僉事李琯奉
表入都上疏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略言時行庇巡撫秦燿而纁
議罷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齮齕纁使不得安其
位又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以謝天下帝怒削琯
籍纁亦尋卒詔贈太子太保諡莊敬纁凝重有識事不茍石星初
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久蓄不用
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或言稍權宜改折纁
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歎美帝多

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縉紳欣然曰
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概置
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　以陸光祖爲吏部尚書趙
錦爲刑部尚書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錦時年七
十六矣再辭不許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錦始終厲清操篤
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爲本　五月壬午四川威茂諸處四
嗆番作亂攻破新橋乘勢圍普安等堡巡撫都御史李尙忠檄諸路
兵進勦巡按御史李化龍言松灌爲蜀屏蔽疊茂爲松潘咽喉番戎
作梗松潘力不能支宜移四川總兵於松潘以備防禦給事中張棟
言河西列鎭正爲隔限番衆自倫逆留攘依海爲巢火真渡河蟠踞
二川遂與番並巢而處今楊柳寨諸番無故犯順恐勢與北戎合釁
延未已宜命邊臣愼爲之備時諸軍並有斬獲番衆亦斬部長以贖
罪事遂定　撦力克觀望不卽歸鄭洛與相羈縻魏學曾與洛議不
合葉夢熊移撫陝西亦與洛異議初順義王封貢夢熊以諫沮坐得
罪學曾亦爲高拱言不便至是撦力克助叛學曾夢熊欲遂討之上
書請決戰夢熊又調苗兵三千爲選鋒騰書都下詆洛爲秦檜賈似
道王錫爵意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洛亦疏持不可會撦力克
東歸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火落赤真相焚仰華置戍西
寧歸德而還　王錫爵以母老連乞歸六月壬子許之賜道里費遣
官護行　日本平秀吉以兵征服六十六州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郎
機諸國皆使奉貢改國王所居山城爲大閣廣築城郭建宮殿其樓
閣有至九重者實婦女珍寶其中其用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
子壻必誅以故所向無敵遂改元文祿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召
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
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爲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爲
導慮琉球洩其情使無入貢同安人陳甲者商於琉球懼爲中國害

與琉球長史鄭迵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具以情來告甲又旋福建陳
其事於巡撫趙參魯參魯以聞下兵部部移咨朝鮮王王但深辨嚮
導之誣不知其謀己也　胡克儉言臣初劾孫守廉申時行以書沮
臣及劾李寧時行又與許國論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兵部
尙書王一鶚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寬寧罪不議褒達置郝杰會
奏功罪疏不奏豈杰親臨者不知其罪而達遙制者乃知其功因歷
數李成梁數年以來冒功隱敵狀又論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因
至詆爲賊帝謂成梁前功皆由巡按勘報克儉懸度妄議時行等言
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乃謫克儉新水縣丞而成梁等置
不問　秋七月癸未許國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致
國是紛紜大臣爭欲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
業毋恣胸臆詔此後有肆行誣衊者重治　八月丁酉免河南被災
田賦　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期近上疏請預備儀物帝怒命奪
俸三月更展冊立期一年工部尙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給
事中羅大紘復以爲言詔奪俸如有德申時行適在告許國王家屛
連署其名上疏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
時行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冊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
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帝喜手詔褒答而揭與詔俱發
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時行甚懼亟謀之胡汝寧遣使取揭
時獨大紘守科使者給取之及往索時行不與大紘乃抗疏曰臣奉
職無狀謹席稾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懷二心藏奸蓄禍誤
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
列其名何獨於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
測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况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搖動國本
茍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所大恨也假令國等
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

所牽累，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自交宮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菀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給事中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中書舍人黃正賓官以貲進，思樹奇節，抗疏劾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下獄拷訊，亦斥爲民。御史鄒德泳疏繼上，時行不自安，力求去。國亦五疏求去。九月，壬申，國罷。甲戌，時行亦罷。家屛爲首輔，而册立竟倚家屛。以國疏己亦列名，不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上疏力請踐大信，以塞口語，消宮闈釁，亦不報。家屛性忠讜，好直諫，制行端嚴，推轂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德泳，守益之孫也。　申時行之去也，薦吏部侍郎趙志皋、前禮部侍郎張位自代。丁丑，特旨以志皋爲禮部尚書，位爲吏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陸光祖言：「輔臣當廷推，不當內降。」帝命後不爲例。　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宜大事急請，速召鄭洛究款戰之計。魏學曾言：「撦力克雖款，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落赤、眞相。其說本采諸道路，而朝士爭附之。」帝卒用星議，學曾疏不問。　山東鄉試預傳與試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于愼行致仕。　泗州大水，州治積三尺，居民沈溺十九，浸及祖陵。山陽河決，邵伯湖亦溢，田廬淹沒。漕督同事以聞，命給事中張貞觀往泗州勘視。　初，大同士兵歲餼萬二千石，兵自領之，民不勝擾。閱視少卿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餘汰之，因請裁冗員以裕經費。京衛諸武臣謂減己月俸也，大譁。冬十月，癸巳，伺乾亨兄尚書同亨出朝，圍而譟之於長安門。王家屛遣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於輦地辱大臣，罪且死。」諸人乃散。出石星言：「貴臣被辱，大傷國體。」鍾羽正亦言之，皆不報。家屛密揭力爭，乃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璧祿半載，而治首事者以法。同亨再乞休，不許。文璧，光祚孫也。　侯先春還朝，詆李成梁尤力。帝意頗動，成梁再疏辭疾，言者亦踵至。十一月，帝從御史張鶴鳴言，解成梁任，以寧遠伯奉朝請。成梁鎭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武功之盛，二百年所未有。其始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震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僕隸盡列崇階，都督顯健兒李平胡、李寧、李興、秦得倚、孫守廉輩皆擁專城。暮氣難振，又轉相掊克，士馬蕭耗。成梁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結納朝士，爲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爲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淸野爲詞，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爲功，殺良民冒級。御史朱應轂、給事中任應徵、僉事李琯交章劾之，事頗有跡，卒賴輿援，反詰責言者。比申時行等相繼謝政，遂以去位。　廣西巡按御史錢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專斥申時行，而言繼其後者蕭黨傳襲，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擇相道，終未可言。又言帝宮中有所惑，故不能取人以身，至以褒姒、驪姬爲比。其論國本，則謂帝設爲不許諸司激擾之旨，以塞天下言者，使居期無一人言及，則陽爲不知以寬遲延；有一人言及，則以激擾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改遲一二三年，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時廷臣爭册立事者衆，一本最激直，帝留其疏而心銜之。　朝鮮王李昖言倭酋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來犯，詔兵部申飭海防。　十二月，甲午，詔定勳臣莊田。　癸丑，河套部土昧明安入延綏互市，畢要請增賞，總兵官杜桐與巡撫賈仁元計，先出兵襲之。魏學曾亦以爲然，乃令參將張剛自神木，游擊李紹祖自孤山，桐自榆林，三道並出，遇寇力戰，大破之，斬四百七十餘級，誠明安而還。延綏自吉能納款，塞上息肩二十載，自此兵端復開。明安子擺言太聲言復仇，號召諸部寇鈔，無已時矣。　鄭洛至大同，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曰：「撦力克[illegible]、火落赤、眞相、宰賽之狀已斂，且其部落數千里，部長十餘輩在巢保穩者實鎭，則青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遼，而兀愼擺腰五路之在新平，則服猶故在西行牧

者不他失、未嘗覬莽揑、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失、今以一人之罪、概絶諸部、消往日之風、開將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史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王誘獻以著信、然後盼議市賞在我、固未為失策也、議遂定、尋加洛少保、仍召理戎政、張棟連疏力詆之、乃引病歸、　置雲南新平縣、屬臨安府、　畿內暨南畿浙江大水、蠲振有差、　安南黎維潭漸強、擁兵攻莫茂洽、茂洽敗奔喜林縣、

明紀卷第四十二

明紀卷第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卿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五 起萬曆二十年壬辰訖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二十年春正月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
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
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
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命獻可貶一秩調外
餘奪俸半歲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
之請與同謫給事中舒宏緒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
出宏緒南京羽正獻可並以雜職徙邊方趙志皋論救被旨譙讓給
事中陳尚象復爭之坐斥爲民尚象嘗劾罷尚書沈鯉爲士論所非
至是人始稱焉給事中孟養浩言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
陛下豈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誤本
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
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
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諒陛下之無
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既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
於冊立是重啓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
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
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
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一二言
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
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給事中丁懋
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及鄒德泳亦各有疏帝益怒言冊立
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丙戌命錦衣衛於闕下
杖之百除名永不敘用獻可羽正宏緒亦除名德泳懋遜等六人並
貶一秩出之外帝又謂養浩所逞之詞根託錢一本進言誣君搖亂
大典遂併斥一本爲民嘗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
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
禹謨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謫名儒邊
方德泳懋遜等並斥爲民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李長春等復
疏諫帝再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　王家屏上疏曰漢汲黯有言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臾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
內愧頃年以來九閽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
罔徹宸聽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輔弼曠職鰥官久當退避迺
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
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獻聞
直言概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熙朝有橫施之罰故冒
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淟涊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
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不下趙志皋具揭爲家屏請帝遂責家
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
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僨
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愆
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
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
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遣內侍至邸
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託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
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効忠而已豈意
激皇上之怒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
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群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
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　御史馮從吾言陛下郊

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䘏勿以目前宴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

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爲外吏有物議陸光祖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　刑部尚書孫丕揚言折獄之不速由文移牽制故耳議斷既成部寺各立長單刑部送審掛號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即還本部參差者究處庶事體可一至於打斷相驗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詳鞫笞杖小罪聽堂部處分命如議行　初西部人哱拜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跳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官寧夏副總兵子承恩襲妖物而生狠形梟蹄性狠戾拜老襲職洮河告警御史周宏禴舉承恩及拜義子雲指揮土文秀等將材巡撫都御史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請鄭洛願與承恩從軍馨惡其自薦抑損之拜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拜且按承恩罪笞之二十雲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嗾軍鋒劉東暘許朝作亂二月戊辰殺馨及副使石繼芳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東暘自稱總兵奉拜爲謀主據寧夏城反承恩陷玉泉營中衛廣武取河西四十七堡惟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賊引河套著力兔宰僧攻之並犯花馬池全陝震動　辛未王家屏致仕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　壬申魏學曾檄副總兵李昫帥游擊吳顯趙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復唯寧夏鎮城尚爲賊據著力兔等中外相呼應哱拜土文秀攻趙武於玉泉哱雲著力兔急攻平虜蕭如薰伏兵南關陽敗誘賊入射雲死餘衆敗去又襲著力兔營獲人畜甚多賊乃退昫救武圍亦解　吏部擬量移萬國欽爲建寧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尚書陸光祖而盡罷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趙志皐疏救被旨切責光祖謂事由己引罪乞休爲郎官祈宥亦不許已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會光祖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之光祖清強有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與宋纁相繼爲吏部部權始克振　中朝聞哱拜反欲遣李成梁爲將未敢決御史梅國楨特疏保之給事中王德完持不可國楨乃薦成梁子如松有大將才其弟如梅如樟並年少英傑宜令討賊夏四月甲辰命如松爲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將遼東宣府大同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楨監其軍武臣之有提督自此始甲寅甘肅巡撫葉夢熊上疏自請討賊許之又詔陝西巡撫沈思孝移駐下馬關爲大軍聲援李昫與故總兵牛秉忠抵寧夏城下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二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游擊俞尚德戰死時慶憲王薨鎮原王伸壇理府事賊脅伸壇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官軍亦糧盡乃引退休近堡魏學曾日夜趣芻饟治舟調兵思孝與學曾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之召爲大理寺卿伸壇謀襲賊弗克府中人皆被殺憲王妃方氏匿其子帥鋅地窖中自經死壽陽王倪爋脅降不屈爲賊

所因。擣力克縛史二叩關獻俘復還二年市賞。祖陵之被水也。議者或欲開傅寧河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獨潘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巡撫周寀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先是季馴三疏乞休不允至是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從之季馴將行條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兩行新河不當開支渠不當濬又著書曰河防一覽大旨在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既急則海口自闢而無待於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滾水壩以洩其怒法甚詳言甚辨然是時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積水季馴謂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詘而分黃導淮之議起

平秀吉廣徵諸鎮兵儲三歲糧欲自將以犯中國會子死旁無兄弟前奪豐後島主妻爲妾慮其爲後患而諸鎮怨秀吉暴虐咸懷異志曰此舉非襲大唐乃襲我耳秀吉乃遣其將清正行長義智僧元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陷朝鮮之釜山鎮乘勝長驅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昖又湎酒弛備猝見寇至皆望風奔潰昖棄王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遣使絡繹告急且請內屬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趙志皋張位建議凡大僚缺令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用杜專擅吏部尚書孫鑨言廷推之法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類奏啓倖途非制史孟麟亦言類奏之法以一部之事分而散諸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諸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誘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得爭其是又誰執其咎此收攬威權之漸

必不可從也帝皆不納卒從位等議。哱拜復以套寇五百騎圍平虜堡副總兵麻貴選精卒二百間道馳卻之魏學曾命貴撫著力兔銀定宰僧於橫城啗以重利皆不應貴乃還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薰甘州故總兵張傑軍皆至乃復攻寧夏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子拾達大從子火落赤土昧鐵雷掠響安邊甎井堡以牽我兵哱承恩以閒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會帝以石星言賜學曾尚方劍督戰寧夏巡撫朱正色總兵官董一奎及葉夢熊梅國楨劉承嗣李如松先後至軍帝聞蕭如薰孤城抗賊大喜六月命代董一奎爲寧夏總兵官盡統諸援軍以貴爲副丁未諸軍復進攻城連戰不下初學曾欲招劉東暘許朝令殺拜父子自贖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獄正色至以傑嘗總寧夏兵與拜善復遣之招拜朝乃昇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繫不返寧夏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來奔賊糧盡乃以求撫緩師而奉黃金繡蟒於卜失兔等請急徇靈州先據下馬關阻餉道學曾與夢熊國楨定計決黃河大壩水以灌城如松不欲受總督制事輒專行石星及給事中許宏綱以爲言帝乃下詔申飭卜失兔莊禿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以土昧鐵雷爲前鋒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爲拜聲援貴擊之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學曾令游擊龔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擣土昧鐵雷巢斬首百二十盡取其畜產寇大驚引去過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遂逼賊復乞援於著力兔著力兔復以萬餘騎至張亮堡如松帥勁騎迎戰手斬士卒畏縮者自卯迄巳敵銳甚會貴及李如樟等兵至夾擊之寇乃卻逐北至賀蘭山獲首級百二十餘持示賊賊益悔懼。秋七月孟秋饗廟帝不親行太常寺少卿王汝訓極諫

不聽 癸酉給事中張問達以寧夏用兵請盡蠲陝西逋賦從之 廷議以朝鮮爲國藩籬在所必爭遣行人薛潘諭李昖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且至遼遣遊擊史儒帥師至平壤副總兵祖承訓統三千人渡鴨綠江爲援甲戌與倭戰大敗儒等死承訓僅以身免中朝震動 魏學曾之遣葉得新也留固原十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昫渡河又違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再失利學曾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梅國楨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頗咎學曾給事中許子偉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甲申詔罷學曾以葉夢熊代亦賜尚方劍駐靈州調度未幾國楨言僉事隨府從城上縋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大怒逮學曾下獄斥爲民 刑部員外郎于玉立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遊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閹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竄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奉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餕餘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輩未嘗忤旨而終於棄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閫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入不報 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時寧夏未平朝鮮事復起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之於是

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 己酉詔天下督撫舉將材 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梅國楨挾諸將趨南關牛秉忠先登國楨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不下國楨使間紿劉東暘許朝哱承恩互相殺以降貰其罪二人內猜疑東暘朝遂誘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盡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李如松帥兵圍哱拜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葉夢熊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庶九月壬申寧夏平夢熊國楨朱正色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 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如柏如梅並帥師援勦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爲聲援沈惟敬至平壤執禮甚卑行長紿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不久當還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屬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倭詐未可信乃趣宋應昌等進兵而石星頗惑於惟敬題署遊擊將軍赴軍前且請金行間 振畿內浙江河南被災諸府蠲租有差時東征諸軍悉集天津保定巡撫都御史劉東星請糶米十萬石平糶民乃濟 梅國楨劾葉夢熊貪功殺降夢熊言哱拜所畜家人皆死士緩一二日劉東暘許朝黨復集必再亂帝爲下詔和解之十一月戊辰御門受俘磔哱承恩於市夢熊等論功有差帝召見趙志皋張位皆力爲魏學曾解石星等多白學曾無罪國楨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李如松言學曾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曾帝初不聽既而復其官御史劉芳譽言諸宗死節者俱應卹錄方妃宜建祠旌表詔從之給銀萬五千兩分賜諸宗人 楊應龍詣重慶對簿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訊問會倭入朝鮮徵天下兵應龍因奏辨且請將五千兵征倭自贖詔釋之兵已啓行尋報罷 暹羅入貢其使請潛師直擣日本石星議許之兩

廣總督蕭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既而暹羅兵卒不出 十二月甲午以寧夏賊平告天下

安南鄭松誘土人內應襲殺莫茂洽奪其都統使印親黨多遇害有莫敦讓者奔防城告難兩廣總督陳蕖以聞松復禽敦讓勢益張

李如松新立功氣益驕與宋應昌不相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胄庭謁出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沈惟敬自倭歸述行長請封意如松叱惟敬憸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未師次肅寧館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鬭僅獲三人餘走還行長大駭復遣所親信小西飛來謁如松慰遣之辛酉師進次平壤行長猶以爲封使也竚風月樓以待羣倭花衣夾道迎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是夜襲如柏營擊卻之壬戌如松下令諸軍無割首級攻圍缺東面以倭素易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爲其裝潛伏西南令游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礮矢如雨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朝鮮軍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等自小西門先登如柏等亦從大西門入火器並發烟燄蔽空惟忠中礮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馬斃於礮易馬馳墮塹躍而上麾兵益進將士無不一當百遂克之獲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渡大同江遁還龍山寧及參將查大受帥精卒三千潛伏東江間道復斬級三百六十乘勝逐北如柏進復開城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倭清正據咸鏡亦遁還王京 申時行等相繼去位有詔趣召王錫爵辛未還朝遂爲首輔 徵江西舉人鄧元錫爲翰林待詔劉元卿爲國子博士南徵諸生王敬臣以國子博士致仕有司時加優禮元錫甫就道而卒 先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有德事咸默默及王錫爵至密請帝決大計辛巳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即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皋張位咸不與聞帝竟以並封詔下禮官令卽具儀於是舉朝大譁史孟麟及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光祿寺丞朱維京首抗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爲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夫元子既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曾不少待卽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鑒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府寮庶寀淆而無辨是以天下爲戲也況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奈何嘿無一語效楊素李勣爲千古罪人耶給事中王如堅疏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又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羣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冊立之事也今忽傳並封三王以待嫡嗣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尙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非今日之謂也皇長子十二齡矣皇后素賢明何有含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之數恐宮闈之內左右近習之輩見

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如往歲宗室之中已有並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也帝得二人疏震怒命並戍極邊光祿寺少卿涂杰丞王學曾疏繼上斥爲民時廷臣諫者甚衆侍郎陳于陛趙用賢鄧以讚郎中于孔兼何喬遠員外郎顧憲成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岳元聲賈巖洪文衡給事中林材張貞觀御史吳宏濟中書舍人吳仁度等章日數上錫爵偕志皐位力請追還前詔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元聲允成納陛泰來孔兼與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遂錫爵於朝房面爭之助教薛敷教上書錫爵言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庶吉士李騰芳亦言公欲借封王轉作冊立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公去而事壞罪公始謀何以自解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誤乞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疏救維京如堅命免戍爲民錫爵又上疏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爲頒詔肆赦詔書稱祗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報維京衡之子于陛以勤之子仁度愓之子也　李如松既連勝有輕敵心壬午再進師朝鮮人以賊棄王京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圍數重如松督部下鏖戰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揮李有聲殊死救被殺如柏李寧等奮前夾擊如梅射金甲倭墮馬楊元兵亦至斫重圍入倭乃退官軍喪失甚多會天久雨騎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漢水聯營城中廣樹飛樓箭礮不絕如松乃退駐開城　莫茂洽之死也子敬恭與莫履遜等奔廣西思陵州莫履機奔欽州獨莫敬邦有衆十餘萬起京北道擊走黎黨范拔萃范百祿諸軍莫敦讓得復歸衆乃推敬邦署都統諸流寓思陵欽州者悉還已黎兵攻海陽黄州敬邦被殺莫氏勢益衰敬恭敬用屯諒山高平敬璋屯東海新安懼黎兵追索竄至龍州憑祥界令土官列狀告當事黎維潭亦叩關求進貢議以國王金印二月廣西巡撫陳大科等言蠻邦易姓如弈棋止當以叛我服我爲順逆維潭雖圖恢復而茂洽固天朝外臣也安得不請命而擅然戮之竊謂黎氏擅興之罪不可不問莫氏孑遺之緒亦不可不存儻如先朝故事聽黎氏納款而仍存莫氏比諸漆馬江不翦其祀於計爲便廷議如其言諜報倭以二十萬衆入寇李如松令楊元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餽道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軍臨津留李寧祖承訓軍開城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數十萬密令大受帥死士從間道焚之倭遂乏食甲寅敕勞征東將士　先是大計京朝官孫鑨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允昌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給事中胡汝寧楊文舉苗朝陽少卿徐泰時等貶黜殆盡趙志皐之弟與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由是執政皆不悦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黄鑨議謫黄留淳熙于廷詔黄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中劉道隆言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得旨責部臣專權結黨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既名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誼不忍爲也帝以鑨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鑨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李世達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訟帝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及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張納陛賈巖薛敷教交章訟南星冤而泰來詞尤切其略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衆口署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察文範習孔教輩並掛察典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

郎中孫惟清與給事中秦燿謀盡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今輔臣志皐位撫臣趙世卿亦與其列公論寃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事楊廷相同官馬允登邪議而尙書楊巍素性模棱考功郎徐一檟立調停之奮涇渭失辨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采覈實稱情邪詔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鑨割渭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以來已非一日尙書宋纁稍欲振之而齮齕以死尙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而不久斥逐今復借拾遺激聖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帝怒謫孔兼等州判官泰來典史數教州學正皆先後自引歸世達又抗疏論救帝益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黃爲民鑨乃上疏言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司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愞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鑨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署選事以需鑨起世達求去亦不許南星既斥其後顧憲成繼罷鄒元標亦自引歸海內擬之三君　初官軍捷平壤鋒銳甚不復問封貢事及碧蹄館之敗李如松氣大索而宋應昌急圖成功倭亦芻糧並絕且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於是封貢之議起應昌得倭報沈惟敬畫令辨擊周宏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夏四月癸卯倭果棄王京遁如松與應昌入城遣大兵渡漢江尾倭後將擊其惰歸倭步步爲營分番迭休官軍不敢擊倭乃結營釜山爲久留計而石星力主封貢上言朝鮮故土復定宜令李昖還國居守各鎭兵以次撤歸詔可之御史郭實論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可以沮撓謫懷仁典史戎政都御史郝杰謂平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以異議出爲南京戶部尙書已應昌疏稱釜山雖瀕海南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今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俟倭盡歸量留防戍星等乃議留江浙兵五千分屯要害仍諭昖蒐練軍實毋恃外援　李材繫獄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會孟養使入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功閫典兵者在獄衆皆流涕楚雄士民閻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材寃帝意稍解乃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王錫爵等再疏爲言乃命戍鎭海衞材所至輒聚徒講學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徒益衆　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堌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鎭口閘邳城陷水中高郵寶應諸河隄決口無算　孫丕揚言五歲方卹刑恐冤獄無所訴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帝報從之六月丁酉詔天下每歲夏月錄囚減釋輕繫如兩京例未幾丕揚條上省刑省罰各二十二事帝優詔從之自是刑獄大減　吏部請起前給事中張棟官忤旨奪尙書侍郎俸謫文選郎中孟化鯉員外郎項復宏主事姜仲軾雜職王錫爵等疏救命以原品調外員之給事御史復交章救帝怒奪言者俸斥化鯉等爲民　癸卯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小西飛來請款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寧屯咸陽副總兵劉綎屯陝川扼之倭果分犯諸處諸將並有斬獲給事中張輔之遼東都御史趙燿皆言款貢不可輕受秋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

浦送回王子陪臣時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宋應昌請留綎川兵吳惟忠駱尙志等南兵合劉綎兵共萬六千聽綎分布慶尙之大邱月餉五萬兩費之戶兵二部先是發帑給軍費已累百萬廷臣言盧內實外非長策請以所留川兵命綎訓練兵餉令本國自辦癸丑召諸邊鎭兵還併撤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　吏部尙書孫鑨致仕鑨堅臥三月疏至十上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職業在鑨自守足矣其志節如此　孫鑨既去王錫爵欲用羅萬化爲吏部尙書文選郎中顧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　乙卯彗星見東井有詔修省王錫爵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愼起居之節寬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敝積聚以廣恩皆報聞乙亥彗星逆行入紫微犯華蓋八月丙戌以災異敕戒內外諸臣修舉實政錫爵言彗已入紫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天變自弭帝仍報以待期之說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　九月朝鮮王昖以三都既復疆土再造上表謝恩時石星一意主款兵部主事曾偉芳言倭衆已還行長猶據釜山知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遺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不利正苦冬寒故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於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正速之來耳故款亦來不款亦來宜令朝鮮自爲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帝以爲然因敕諭昖者甚至

初趙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子鎭用賢爭張居正奪情之彥懼及深結居正得巡按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坐鎭於堂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知其受王篆指遂反幣告絕及用賢再起尤爲申時行許國等所忌官南京者累年已而爲禮部侍郎復以爭三王並封語侵王錫爵爲所銜會改吏部侍郎與文選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錫爵不便也之彥方以僉事論罷乃使鎭訐用賢論財逐壻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部平議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嘗欲出用賢門下爲所鄙絕遂上疏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戶部侍郎李禎疏直用賢斥應宿材醜詆亦爲所攻世達遂連章乞休冬十月許致仕禎亦乞休不允御史朱與祖請改材他部避禎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行人高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貽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恆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愧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材應宿醜詆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縣添註典史御史吳宏濟復爭之貶二秩調外錫爵及給事御史疏救斥爲民已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復交章劾錫爵爲攀龍

辨帝怒曰近昇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繼有極邊雜職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疏繼上亦黜爲民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三人帝益怒并除繼美名遣官逮希范一召等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攀龍尋遣歸衷亦不復出給事中逯中立言諸臣率好修士使陸伏田野可惜忤旨停俸一歲材洛之子也　丙申停刑　十一月慈聖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王錫爵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至賢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爲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頷之趙志皋張位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　十二月丙辰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　炒花二千騎入韓家路堡東總兵官尤繼先督諸軍奮擊卻之　左都御史孫丕揚陳憲規二事請專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爲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備郡邑吏治非按撫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優詔從之　中書舍人丁元薦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時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　振江北湖廣河南浙江山東饑　河南礦盜大起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詔以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尤甚盜賊四起有司玩愒朝廷詔令不行自今以安民弭盜爲撫按有司黜陟　鄭世子載堉上疏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職中式者視才品器使從之　朝鮮王昖遣金睟等進方物謝恩何喬遠言睟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鮮東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倭語悖謾無禮沈惟敬與倭交通不云和親輒云乞降臣謹將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人許儀所寄內地書倭夷答劉綎書及歷年入寇處置之宜乞特敕急止封貢時廷臣交章皆以罷封貢議戰守爲言獨石星力主封貢趙志皋亦冀無事相與應和諭德朱國祚面詰星惟敬者我鄉曲無賴因緣爲奸利耳公獨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　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皇長子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俊民等以故事爭帝手詔諭王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已而兵部請護衛工部奏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令止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他禮皆廢張貞觀等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載在舊儀即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而缺然於陛下及中宮毋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靳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旨奪俸一年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陛下宜示之身教乃采辦珠玉珍寶費至二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錫爵等切救乃貶三秩填之給事中御史許宏綱陳惟芝等連章申論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俊民博之子也

二月癸丑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用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　河南大饑人相食給事中楊東明繪饑民圖以進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糞囊示巡按御史陳登雲登雲即進之於朝帝覽之動容甲子免河南田租遣光祿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陳于陛言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史此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撰述可備采擇無慮數百種儻不及時網羅歲月浸邈卷帙漸脫耆舊漸湮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犂然可考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詔從之三月癸卯命詞臣分曹類纂以王錫爵趙志皋張位爲總裁于陛及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爲副總裁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帝眷禮王錫爵逾前後諸輔臣錫爵性剛負氣自阿並封旨及趙南星趙用賢罷斥論救者咸得罪衆指錫爵爲之錫爵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諒也遂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爲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詔廷推閣臣無拘資品吏部尚書陳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等往咨之列王家屏沈鯉孫鑨沈一貫孫丕揚鄧以讚馮琦七人名上帝鑨丕揚非翰林爲不拘資琦四品爲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祖自爲入閣地今推鑨丕揚顯屬徇私前吏部嘗兩推閣臣可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陛趙用賢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五月辛卯命于陛一貫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而譴顧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黃中色羅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疏繼上帝皆不納趙志皋張位亦爲吏部言而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之不可爲法帝喜降旨再譙讓遂免縉等貶謫但停俸一年給事中盧明諏疏救憲成帝怒貶其秩斥憲成爲民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銓臣署文選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即其一臣邑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以吏部尚書居首皆非自今始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以其詞直溫旨慰留有年累疏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錄力請帝起廢帝報聞有年遂杜門不出疏四十上乃許乘傳歸歸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逯中立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斥逐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櫆謝廷寀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慮也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諏爲民貶中立陝西按察使司知事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偕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　庚子王錫爵致仕趙志皋始當國先是把兔兒圍遼陽朵顏小歹青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事聞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總兵官楊紹勳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皋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罪文吏恐武臣益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　六月己酉雷雨西華門災敕修省　陳于陛疏陳親大臣錄遺賢獎外吏核邊餉將才擇

邊吏六事末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贖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　初卜失兎爲河套部都督其部長切盡台吉最用事切盡台吉死卜失兎不能制諸部哱拜反多助逆及拜誅切盡台吉之比吉帥著力兎宰僧莊秃賴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款葉夢熊爲奏請帝以夢熊初主剿學曾責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著力兎等求款益堅夢熊與巡撫田樂奏上四鎮款戰機宜俟朝議中外相仗莫敢決秋七月丙申卜失兎糾諸部深入定邊營張春井延綏總兵官麻貴乘虛擣其帳於套中斬首二百五十有奇還自寧塞復邀其零騎會寇留內地久斬掠至下馬關寧夏游擊史見李經守備杜松以二千餘騎邀擊馬蓮井小勝誤入伏中見戰死經松皆重傷士卒死過半夢熊急檄貴赴援督副將蕭如蘭等連戰鐵馬臺薛家窪斬首二百三十有奇獲畜產萬五千寇乃退　八月孫丕揚爲吏部尚書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干者獨患中貴請謁乃剏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咸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大變矣　楊應龍之罷征倭也巡撫王繼光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繼光遂與總兵劉承嗣等分兵三道進婁山關屯白石口應龍陽約降而統苗兵據關衝擊承嗣兵敗殺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師協勦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主撫應龍上書自白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江縣而譚希忠代繼光與貴州鎮撫皆議勦冬十月己未命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總督川貴軍務討之　顧養謙力主撤兵劉綎等先後盡調還乃議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貢道宜從寧波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朝鮮王昖亦上疏請許貢保國帝乃切責羣臣阻撓以刑部主事郭實先爲御史首倡異議斥爲民幷敕石星盡錄諫封貢者名將大譴責趙志皐等力解乃已丁卯詔小西飛入朝

集多官面議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帝復諭於左闕語加周複封議遂定　把兎兒以炒花花大煖兎伯言兒之衆營舊遼陽將入掠鎮武錦義又約土蠻子卜言台周及一克灰正腦毛大諸部聲犯廣寧右屯把兎兒先至吳家墳遼東總兵官董一元與巡撫李化龍計曰卜言台周雖衆然去邊遠我特患把兎兒及炒花耳今其衆不過萬騎破之則西部將不戰走乃遣副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親將大軍匿鎮武外爲空營待之寇騎馳入營大笑以爲怯乃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呼陷陳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餘里至白沙堝俘斬五百四十有奇獲馬駝二千伯言兒中矢死把兎兒傷餘衆終夜馳天明駐馬環哭伯言兒最慓悍諸部倚以爲強嘗誘殺慶雲守備王鳳翔至是死諸部皆奪氣其部下遂納款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亦引去把兎兒炒花乃與卜言台周瓜兎兒小歹青益相結復臨邊駐牧期以明年正月略遼瀋東西復前恥一元慮歲晏不備爲寇所乘乃先西巡以遏其鋒化龍亦留弱卒廣寧數西發以疑寇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監軍參議楊鎬與之俱度墨山天大雪將士氣益奮三日夜行四百里抵炒花帳斬首百二十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把兎兒以鎮武創重歎曰我竟不獲報父讐乎未幾死其衆散亂諸部悉遠遁　趙志皐年七十餘耄而懦張位與相厚善精悍敢任事多所裁決招權示威志皐爲朝士所輕御史趙文炳況上進給事中張濤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評事龍起雷相繼披詆志皐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皐不可不去帝怒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衆竟斥爲民給事中楊恂復論志皐並及位其略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於是者許茂樾罷閑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清節素孚彼安敢冒昧若此乃緝獲者被賞而行賄

者不臣欲天下益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賄賂與之交通如近日慕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不言所投臣細詢番人始囁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創專擅之說以蠱惑聖聽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儻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日儻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近日深讎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志皋曰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為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衆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皋而防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為疏入謫陝西按察司經歷　林材偕同官言成憲不當為祭酒馮夢禎不當為詹事劉元震不當為吏部侍郎先是西華門災材帥同官極言時政闕失材又嘗言顧養謙不可為總河石星敘平壤功罔上及是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停諸給事俸一年而貶材三官尋以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　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擬用南京通政司經歷何選帝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孫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而斥選為民以閣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南京給事中任彥孽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彥孽於外生虞仍以雜職調邊方旋以言官論救並斥彥孽為民御史許聞造言陛下頃歲以來謂公忠為比周謂論諫為激擾詘銓衡之所賢撓刑官之所執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懸缺不補敲扑遍於宮闈桁楊接於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牘沈閣而莫稽奄寺縱橫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罪其人陛下執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邇年以來諸臣謇諤之風視昔大沮矣不報

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臨淮侯勳衛李宗城為都督僉事充正使指揮楊方亨副之封平秀吉為日本國王給金印行長等七人並授都督僉事宗城性從孫也　宰僧等犯陝西葉夢熊擊卻之　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鈇嘗發巡撫秦燿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定御史祝大舟贓賄為庇者所惡考功郎蔣時馨黜之孫丕揚不能察也會趙文炳劾時馨受賄時馨以浙江參政丁此呂亦在黜中素善戎政都御史沈思孝大理寺少卿江東之疑文炳疏出思孝指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己遂結東之及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帝惡時馨黜之思孝等疏辨求去丕揚言時馨無罪此呂受贓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亦求去訪單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投掌察者事率覈實亦間有藉以中所惡者而故事不廢故丕揚上之帝降詔慰留丕揚逮此呂詰責思孝趙志皋等再疏乞宥此呂且言此呂有氣節未必果貪污丕揚亦言此呂無逮問條帝不聽逮至下詔獄謫戍邊御史俞价強思馮從吾給事中黃運泰祝世祿皆為時馨訟冤語侵思孝東之給事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之擊並論丕揚思孝言大臣相攻宜兩罷而攻丕揚時馨尤力丕揚亦求罷不已文炳則謂己之劾時馨由於元聲東之述思孝意迫之非本意也帝皆不問思孝直節高天下然尙氣好勝動輒多忤以此呂故頗被物議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丕揚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君子惜焉　巡撫浙江都御史王汝訓清介疾惡巡按御史彭應參亦雅

以強直名相與力鋤豪右爲程故尙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吳氏詣闕愬冤帝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孫丕揚及都御史衷貞吉等皆引罪夏四月刑部尙書趙煥議應參獄失帝指引疾去帝意未釋諭救應參者給事中喬允等於外言官訟汝訓應參亦及允帝愈怒每疏入輒重允譴竟斥爲民　邢玠至四川[illegible]楊應龍支黨甚盛乃檄諭應龍許待以不死會水西宣慰安疆[illegible]國亨[illegible]與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許貰罪疆臣奉札[illegible]招應龍而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亡命竄播者又多幸應龍反驛傳文移輒從中阻玠乃檄重慶知府王士琦詰綦江趣應龍安穩聽勘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舍儲糒叩頭郊迎致餼牽如禮言應龍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恐嚜仇民不測禍也士琦曰松坎亦叢委勘地即單騎往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願執罪人獻罰金得自比安國亨士琦爲請於玠許之應龍乃縛獻黃元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論贖輸四萬金助采木仍革職以子朝棟代次子可棟羈府追贓黃元等斬重慶市玠以聞兵部以倭氛未靖請緩應龍事東方朝廷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於松坎設同知而以士琦爲川東兵備副使彈治之士琦宗沐子也　江北大水淮泗溢浸泗州祖陵奪總河尙書舒應龍官遣給事中張企程往勘　五月丁酉京師地震敕修省　山西巡撫魏允貞言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請升爲府許之置汾陽縣爲府治以靈石臨二縣永寧沁二州隸之　先是小歹青悔禍款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朵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卻之李化龍以小歹青之言信遂許其請上疏曰環遼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兔炒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煖兔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孛羅那林孛羅卜寨皆與遼地項背相望並牆圍獵刁斗相聞蓋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勦數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兔伯言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小歹青與長昂耳小歹青素[illegible]狡雄長諸部西助長昂東助炒花大舉動以萬數小竊則飛騎出沒錦義間自周之望柏朝翠戰沒無敢以一矢加遺凌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今乃叩關求市[illegible]徧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木市開有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illegible]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小歹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即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即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既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其後鎭巡官議開不果小歹青遂復爲寇云　秋鄭世子載堉進聖壽萬年曆律曆融通二書疏言高皇帝革命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今萬曆九年辛巳適當二百年斗曆改憲之期曆元在是矣臣嘗取大統與授時二曆較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蓋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酌取中數立爲新率編撰成書望敕大臣名儒參訂采用載堉又進所著律呂精義律學新說樂舞全書考辨詳確識者稱之　長昂遣其黨小郎兒等七人潛入寧峯口射殺偵卒薊鎭總兵官王保逐禽之長昂每資小郎兒辦策懼而謝罪獻還被掠人畜保乃釋小郎兒還長昂補五貢邊吏始補二賞互市如初　安南莫敬用遣

使告難，且乞兵。已黎維潭亦遣使謝罪求款，兩廣總督陳大科、廣西巡撫戴燿以屬左江副使楊寅秋，寅秋計曰：不拒黎，亦不棄莫，吾策定矣。兩遣官往問，以敬恭等願居高平來告，而維潭求款之使亦數至，寅秋乃與之期，具報督撫，會莫敬璋率衆赴永安，爲黎氏兵擊敗，海東新安地盡失，於是款議益決。　永邵卜既殺李奎，歲爲西寧患。九月戊寅，度將士必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三邊總督李汶，檄參將達雲、遊擊白澤、整馬其、撒卜爾嘉諸番禦之，雲設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朵爾硤口外，潛抵其背，而己提精卒二千與戰。方合，伏忽起，守備柴國柱勇冠軍，寇首尾不相顧，番人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帥一人，斬首六百八十三級，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獲駝馬戎器無算，爲西陲戰功第一。所馘把都爾哈，即殺奎者，其地即奎陳亡處也。雲既勝，度寇必復至，乃厚集以待。　乙酉，楊天民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帝年號，從之，未幾，南京太常寺卿沈子木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於誼未忍，請祔食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先是朝鮮王昖言長子臨海君珒陷賊中，驚憂成疾，次子光海君琿收集流散，頗著功績，請立琿爲嗣。禮部尚書范謙言：繼統大義，長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許。及是昖復奏，引永樂王恭定王例上請，謙執奏如初，詔從謙等議。　冬十月，永邵卜寇眞相、火落赤諸部圍番剌卜爾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於寇，寇遂逼西川，達雲督諸軍營康纏溝，寇悉衆圍之，矢石如雨，雲左右衝擊，自辰至申，戰數十合，寇死傷無算，乃以長槍鉤杆專犯西寧軍，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雲遂急招諸番復業者七千餘戶。永邵卜連犯明沙、上谷，雲並擊走之。　十一月辛未，湖廣災，蠲振有差。　帝以皇太后誕辰召見趙志皐於煖閣，志皐請宥彭應參及減織造數，帝皆不從，久之，乃釋應參爲民，而謫張應望戍烟瘴地。　十二月辛丑，趙志皐等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不報。　撦力

克第趕兔犯白馬關及東西臺，薊鎮守備徐光啓、副總兵李芳春[illegible]延春擊卻之。　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日數百里。事發，有司捕繫森論死，用賄得釋，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　帝素惡諸言官，欲因罪之。張誠掌東廠，失帝意，其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嘗遷指揮僉事，兵部已奏請會考選軍政，特旨謫中有副千戶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中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鐫員外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傳、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並謫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強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嘗忤旨，亦鐫三秩，又以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徐喬遷、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樂信伯費甲金家，刑部考訊無實，謫郎中徐維藻於外，遂責兩京科道緘默不言，命掌印者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責可立、綦才、吳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蕭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並鐫三秩，留者並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愼德、姚三讓四人。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戶主名，舉朝震駭，趙志皐等申救至再，孫丕揚方在告，亦偕九卿力諫，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陳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謫降者悉調邊方雜職，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斥諸謫降爲民，御史馬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威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眷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旨

塗其耳目邪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疏上帝大怒亦貶三秩出之外

明紀卷第四十三

明紀卷第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六 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訖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二十四年春正月，給事中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耶？抑以不言罪耶？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為溺職，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為忤旨，臣等不難效喑默之成習。但恐廟堂之上，率諂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為此不為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御史鹿久徵等亦上疏言：陛下以軍政一事，譴斥徧於言官，謂其不言耶？閒多向之敢言者；謂其目睹考察不言耶？閒多奉使在外者。是陛下以不言為罪之名，以言為罪之實。外以不言之罪罪今日，內實以言之罪罪往日也，亦何以服諸臣之心，示天下後世哉！帝得疏益怒，謫熙春鹽茶判官，久徵澤州判官，加貶經綸為典史。二疏列名凡數十人，盡奪俸。已，南京御史林培疏陳時政，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贖回青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織造故褫官，皆不可訓。又力詆沈思孝、江東之，言孫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必得請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不難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為朝端害。疏上，謫福建鹽運司知事，因追怒經綸，斥為民。　先是，卜失兔復入塞，掠八日而還，順義王撦力克約之納款，不從。二月戊申，李汶大集兵萬五千人，以游擊閻逢時等出紅山，為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萬家堡、神木、孤山，為左軍；參將孫朝粱等出定邊、安邊、平山，為右軍；麻貴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踰塞六十里，寇莫知所防，大潰，斬四百九級，獲馬畜器械數千。　三月乙亥，乾清、坤寧兩宮災，敕修省。壬辰，下詔自責，陳于陛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　火落赤、真相、昆都魯、歹成、宅卜囊等掠番窺內地，臨洮總兵官劉綎遣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於莽剌川、腦，斬一百三十六級，獲馬牛雜畜二萬。　謫張誠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姪皆削職治罪。　沈惟敬抵釜山，私奉平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良馬。而李宗城紈袴子，所至索貨賄婦女，有謝隆者，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詐其左右言倭將行刺。宗城恐，夏四月己亥，棄璽書，變服夜遁，比明失路，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事聞，詔逮宗城下獄，敕兵部議戰守。時言者蜂起，並劾趙志皐、石星，章併下部。侍郎李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候關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為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因言志皐、星當去。得旨如議，而責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問。志皐自是不悅禎。　帝以夙望用孫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懷去志，及與沈思孝等相攻，杜門踰半歲，疏十三上，帝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　五月戊辰，河套部青把都兒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首六百餘級。　李宗城之遁也，楊方亨揭言倭情無變，正使自為奸人誤耳。庚午，復議封倭，帝慰石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廷臣多諫止，乃擢方亨都督僉事充正使，加沈惟敬神機營衡副之。畿輔屯田御史曹學程馳疏言：邇者封事大壞，陛下特敕廷臣議戰守策，是已洞見前策之非，而決之衆論矣，乃旋有詔遣風力科臣與副使方亨往封，是又惑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也。星、方亨表裏應和，安足倚信？且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惟敬要求七事，本不為封

雖未顯言大要可覩倭貪冒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親和親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將席捲朝鮮西渡鴨綠而薊遼危矣惟敬使倭之始業已歃盟即不盡許七事亦已輕諾二三顧養謙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今日不然朝鮮日本一葦可杭悠悠年餘何難一抉此其故不難於一封而難於七事不辨可知也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封儀執以爲質肆彼要求雖仗蘇武之節效眞卿之忠無救於損威而辱國也故爲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星很很自用趙志皐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豈得辭其責哉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屬關節遂下錦衣衛嚴訊搒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尙書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給事中侯廷珮等訟其冤志皐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　六月振福建饑

秋七月丁卯孫丕揚請發推補官員章疏不報未幾文選郎中唐伯元言諸疏留中實愈同廢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不懌特允其去而諸疏仍留不下　丁丑彗星見西北如彈丸入翼長尺餘西北行　戊寅仁聖皇太后崩　先是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及朝鮮之役繼起所費益鉅乾淸坤寧兩宮災營建乏資計臣束手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帝即命戶部錦衣官各一人同春開采給事中程紹言嘉靖中采礦費帑銀三萬餘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因罷其役給事中楊應文繼言之皆不納乙酉始遣中官開礦於畿內自是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眞定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昌平則王忠遼東則高淮山東則陳增河南則魯坤山西則張忠陝西則趙欽湖廣則陳奉江西則潘相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廣東則李敬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幷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姦人假開采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卹民者罪以阻撓進至遼東即

劾參將梁心逮繫詔獄　閏八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趙志皐請視朝發章奏罷采礦不報　初南京主事趙學仕者趙志皐族弟也坐事議調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諂倭孫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二疏乞休最後貽張位書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己上疏詆位道亨孔教獻臣及沈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疏辨求退陳于陛沈一貫並爲位解位得旨慰留而丕揚再被責讓許致仕去　河南僉事邢雲路言治曆之要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測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統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直子半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或値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在月正二日矣豈細故耶閏八月朔日食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旣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則閏應及轉應交應各宜增損之矣欽天監見雲路疏甚惡之監正張應侯奏詆謂其僭妄惑世范謙言曆爲國家大事士夫所當講求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耳監官拘泥成法不能修改合天幸有其人不宜妬忌乞以雲路提督欽天監事督率官屬精心測候以成鉅典不報　九月乙未楊方亨沈惟敬至日本平秀吉不受封以朝鮮遣使爲辭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還天朝納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我耶辱天朝耶其留石曼子兵於彼候天朝處分方亨遂徒手歸　乙卯葬孝安莊皇后梓宮發引帝稱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皐抗疏爭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吏部員外郎王就學言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於此不用其情恐難以宣諸詔諭會諸備冊已給事中戴士衡言山陵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

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之望帝皆不省　著力兎阿赤兎火落赤合兵犯平虜横城寧夏總兵官李如柏督諸軍邀擊副總兵馬孔英參將鄧鳳力戰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　趕兎偕部長倒布犯黑谷頂敗而去王保度其再至分營开連口及横河兒寇果馳横河官軍夜半疾抵石塘嶺襲其營寇大驚潰乘勢追出塞已復犯羅文峪保復敗卻之　炒花犯廣寧守將擊卻之　河決黄堌口　冬十月丙子停州　乙酉始命中官榷税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税使高寀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孫隆於蘇杭劉成於浙江李道於湖口李鳳於廣州沈永壽於廣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孫朝於山西馬堂於臨清張曄於盧溝橋而密雲河南東昌荆州則以王忠魯坤陳增陳奉兼領凡店租市舶珠榷木税船税鹽茶魚葦及門攤商税油布雜税無不領於中使又納姦民賄給指揮千戸劄用爲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卽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爲攫奪没其金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税羣小藉勢誅索礦税交横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騷然生靈塗炭廷臣諫者無慮數十百疏皆置不省識者以爲明亡蓋兆於此　時内閣四人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陳于陛憂形於色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十二月乙亥病卒贈少保諡文憲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左副都御史張養蒙言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不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猜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利是鬧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說進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虚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虚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卽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戸部三疏諫開礦臣部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奈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虚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謇諤意絶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戸而妄劾孫鑛王虎以中官而妄劾李盛春夫閹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貲名爲助工實爲覬幸甚者百戸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構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墮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償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内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温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共構狂言詐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阻撓謂欲辦家事必賴家奴於是有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采礦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鎭守内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相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

二十五年春正月戴士衡極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民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搖也武弁疏略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嬉自佚卽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殿召執政大

臣謹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不報　南京刑部侍郎謝杰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旱步禱郊壇今則圜丘大報久闕齋居宸宮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采礦榷稅前此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瓷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關中之絨悉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威任使下無曠鰥今則大僚屢虛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皆不克如初矣不報　趙志皋以皇長子年十六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不果行　張位沈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爲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君臣慮中國遂幷其土疏陳非便乃寢　遼東副總兵李如梅與參政楊鎬謀從鎮西堡出塞潛襲敵營失利損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人如梅以血戰重創免罪　楊方亨報去年於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即同和泉州日本遣使齎表文二道隨至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取表文進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佃副總兵馬棟報淸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丙辰朝鮮使鄭期遠痛哭求援方亨知事敗遂直陳本末委罪沈惟敬幷呈石星前後手書帝大怒二月丙寅復議征倭罷星以李禎署部事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貴爲備倭總兵官統南北諸軍張位力薦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又薦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帝皆從之三月乙巳進鎬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己未玠兵部尙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鎬奏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鄉吏奴丁免役又以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饟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

夏五月刑部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擾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儻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疏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饑渴瘴

瘴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儻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采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采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勳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二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箱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二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遼邃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儻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於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六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儻歲一稽覈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二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祗應故事

今乾淸修造僞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愼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强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采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卽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　邢玠至遼東行長建樓淸正布種島倭窖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嫻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幷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師劉綎督川漢兵聽勦貴密報宣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山則行長禽淸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六月倭數千艘泊釜山覘朝鮮郡守安宏國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帥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玠陽爲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嚮導始絕　戊寅火起歸極門延皇極中極建極三殿文昭武成二閣周遭廊房一時俱燼趙志皐在告張位沈一貫請面慰不許乃請帝引咎頒赦勸朝請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錄廢棄容狂直寬細故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撤稅監釋繫囚志皐亦疏陳定國本罷礦稅等十一事帝皆優詔報聞而不能盡用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稅非謂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　張養蒙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儆風恐虛文相護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皇店銀礦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寀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威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時大臣自陳皆慰留獨孫繼皐致仕去　癸未罷修國史　秋七月癸巳誠諭羣臣丁酉詔赦天下　庶吉士劉綱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略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榷稅采石運甓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爲災野無靑草人情胥怨所在如讎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晝之爲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股肱閼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爲祈天永命者何狀卽外庭有不知上天寧不見耶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爲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爲元宰素餐有

汚政地何以闔爲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尙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譴謫死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册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强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槪不錄敍是曰積才關外有揭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餉罔上恬不爲怪是曰積玩諸所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志皐不能以去就爭天意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兔顧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皐處堂相安小之壞政事而羣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闕白諸曾聞也帝得疏恚甚將罪之以方遘殿災留中不報　魏允貞言三殿之災咎在輔臣歷數趙志皐張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志皐位疏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邊臣不當言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　時有詔起廢吏部尙書蔡國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中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詿誤實非己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並請錄用竟報寢既而魏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屛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不報　楊應龍之自松坎歸也其子可棟旋死應龍痛恨促喪歸不得檄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厚撫諸苗名其健者爲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入其貲以養苗苗咸願爲出死力應龍遂殘餘慶掠大阡都壩焚劫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勻各衞圍黃平戮重安長官家流劫江津及南川臨合江索其仇袁子升磔之會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宋世臣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衞襲破之大

索城中數其父母淫其妻女備極慘酷　倭寇梁山三浪入慶州倭閑山統制元均兵潰倭遂入閑山邢玠急檄旅順水兵三千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天津登萊海道兼防饋運八月丁丑清正圍南原楊元告急於全州守將陳愚衷愚衷不敢救清正乘夜猝攻元棄城遁愚衷聞亦遁麻貴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慶逼王京貴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副使蕭應宮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貴乃遣副將解生守稷山朝鮮亦遣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淸道遮賊鋒玠身赴王京以鎭之人心稍定　甲申京師地震　帝聞南原閑山破大怒九月壬辰逮前兵部尙書石星下獄論死妻子皆戍煙瘴星直節震天下然無算略事初起辭光祿寺丞蔡悉曰苟不濟繼之以死悉曰中樞係天下安危奈何輕言死在所用得人耳星果以誤倚小人敗後二年竟死獄中　邢玠召李應試問計應試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玠然之倭進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解生及參將彭友德亦先後破賊行長乃退屯井邑淸正還慶州麻貴報稷山青山大捷蕭應宮揭言倭以惟敬手書退稷山青山幷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劾應宮恇怯不親解惟敬應宮遂被逮　黎維潭圖恢復名不欲以莫登庸自處無束身入關意又不肯割高平居莫氏遂至關而遁楊寅秋及陳大科再遣官諭之維潭聽命復至譯者詰以六事首擅殺莫茂洽曰復讎急不遑請命次維潭宗派曰世孫也祖暉天朝曾錫命次鄭松曰黎氏世臣也問何以宵遁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遁也何以用王章曰權倣爲之立銷矣惟割高平地猶相持不決復諭之曰均貢臣也黎昔可棲漆馬江莫獨不可棲高平乎乃聽命授以款關儀節維潭帥其下入關謁御幄

一如登庸舊儀退謁寅秋請用賓主禮不從四拜成禮而退冬十月甲戌詔授維潭安南都統使頒曆奉貢如故事初黎利及登庸進代身金人皆囚首面縛維潭以恢復名正獨立而肅容當事嫌其倨乃爲俯伏狀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自是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但保高平一郡

禮部尚書范謙卒　山東巡撫都御史萬象春疏論礦稅之害會福山知縣韋國賢忤陳增被侵辱象春力保持之增遂劾國賢阻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下詔獄奪其職停象春俸象春遂引疾歸　初百戶王守仁言遠祖定遠侯弼楚王楨妃父也遺瓌寶數百萬寄楚帑爲嗣王侵匿詔遣中官清核楚王華奎奏辨且請避宮搜掘皆不報久之繫鞫王府承奉等無所得諸璫方以搜括希上意不欲暴守仁罪帝頗悟罷其事華奎乃奏上二萬金助三殿工　邢玠大會諸將分兵爲三協副將高策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楊鎬麻貴督左右協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又使中軍屯宜城東援天協西扼行長十二月諸軍至慶州清正退屯蔚山貴遣黃應賜賄清正約和而帥大兵奄至其營營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由彥陽亦通焉貴乃於彥陽左右多張疑兵又遣將遏其水路己卯如梅偕參將楊登山騎兵先進設伏海濱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斬首四百有奇倭南奔島山築三柵城外以自固庚辰游擊茅國器以浙兵先進游擊陳寅冒矢石奮呼上連拔兩柵斬馘六百五十倭焚死者無算寅進攻第三柵垂拔楊鎬素與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倭乃閉城堅守以待援島山視蔚山高城新築以石堅甚將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饟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遂四面圍之地泥淖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倭日夜發礮用藥煑彈遇者輒死而倭亦饑覘我兵懈僞約降緩攻襲敗生兵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子行長救兵大至張旗幟江上若將繞出軍後鎬大懼不及下令狼狽先奔諸軍遂潰倭前襲擊死者無算吳惟忠茅國器斷後倭乃退鎬挈貴奔慶州盡撤兵還王京與玠謀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鎬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鎬遭父喪張位請令奪情視事許之御史汪先岸劾鎬他罪位等庇之擬旨褒鎬旨久不下　前吏部尚書陳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介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膴仕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歸江西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居僧舍其刻苦如此　邢玠以前役乏水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議海運爲持久計二月總兵官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副將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綎而水路則璘戰艦數百分布忠清全羅慶尚諸海口賊始懼不敢於海中往來時賊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重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饟往來如駛我師約日並進　三月壬子蔡國珍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冊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　夏四月全椒知縣樊玉衡言男女之欲雖上智不免元子今已十七萬一情欲之感稍介乎容儀萋斐之嫌或成乎貝錦陛下何辭以謝天下且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何以託貴妃於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冊立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爲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趙志皋等力救言自帝即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

丁卯土蠻寇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帥輕騎遠出擣巢中伏力戰死帝痛悼令具衣冠歸葬贈少保寧遠伯立祠諡忠烈其弟如梅代爲

總兵官授長子世忠錦衣衛指揮使仍充寧遠伯勳衛復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皆特恩也邢玠乃以董一元代如梅督中路　壬申京師旱敕修省　初孫丕揚罷張位欲援同己者爲助以蔡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國珍至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惡之戴士衡劾文選郎白所知贓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國珍遂稱疾累疏乞休會帝命甄別吏部諸郎貶黜王就學等二十二人因責吏科朋比貶都給事中劉爲緝一秩與給事中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戴士衡並調外國珍求去益力許之自宋纁至國珍皆力與內閣抗身不見容惟丕揚閱二年餘卒未浹歲陳有年既卒有詔起南京右都御史故事吏部尚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滽掌都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以原銜領有年獨否蓋帝欲用之而閣臣陰抑之也時咸議閣臣忮而惜纁等未竟其用國珍既罷頃之廷推代者七人帝特用前工部尚書李戴時大僚既九卿類奏吏部諸曹郎亦命九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盡用掣籤法部權益輕幸無過而已　改貴州銅仁長官司爲銅仁縣　楊鎬之敗也贊畫主事丁應泰詣鎬咨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與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張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妄鎬拔擢由賄位得之沈一貫亦扶同作奸因封鎬駁改陳亡兵馬簿籍以進帝覽之震怒下廷議欲行法位皇恐奏辨一貫亦引罪趙志皐復爲營救六月丁巳詔罷鎬聽勘貴責以功贖慰留位一貫置如梅不問　戊午奸人李本立請采珠廣東帝命中官李敬偕往給事中包見捷極論其害不聽　給事中徐觀瀾趙完璧交章論張位位窘丙寅奏言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豪媿惟上矜察帝怒曰楊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匿辱國損威何云無媿遂奪職閒住　丙子巡撫天津僉都御史萬世德

經略朝鮮　時小人蠭起言利千戶李仁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鴻臚寺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沒官餘鹽秋七月丙戌命稅使魯保監理包見捷並力爭頃之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保既視事遂議開存積鹽楊俊民言明旨核沒官鹽存積非沒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御史馬從聘亦爭之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　初太監陳矩奉詔收書籍中有呂坤所著閨範圖說帝以賜鄭貴妃妃自爲序鋟諸木戴士衡再劾坤謂潛進圖說結納宮闈坤馳疏力辨己或撰閨範圖跋名曰憂危竑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指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爲立己子地坤與張養蒙魏允貞程紹劉道亨白所知吏部員外郎鄧光祚貴妃從父鄭承恩等共相羽翼匿其名託朱東吉爲問答語極妄誕蓋言妖也承恩大懼以士衡書再糾坤樊玉衡直斥貴妃遂妄指士衡爲之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錦衣獄拷訊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翰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主事萬建崑國子監祭酒劉應秋及楊廷蘭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遂入之翰言下其章於吏部都察院署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爲作等解不聽奪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謫廷蘭建崑遠方斥位爲民遇赦不宥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　劉綎以行長壕砦深固欲誘執之遣使請與期會使者三反綎皆單騎候道中行長覘之信乃期以八月朔定約至期綎部卒洩其謀行長大驚逸去綎進攻失利監軍參政王士琦怒縛其中軍綎懼力戰破賊賊退不敢出　丁丑京師地震　九月壬辰免浙江被災田租　陳增既劾韋國賢守令多屈節如屬吏益都知縣吳宗堯獨具賓主禮增黨程守訓宗

堯邑子也惡其奸不與通驛丞金子登說增開盂坵山礦宗堯叱其妄罔子登懼構於增日徵千人鑿山多捶死又誣富民盜礦三日捕繫五百人宗堯乃盡發增不法事且言願以一身易萬人命帝得疏意動持不下包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帝益心動責增令檢下給事中郝敬言開采不罷則明旨不過愚弄臣民之虛文乞先停采礦然後以宗堯所奏下撫按勘覈正增不法之罪帝不悅下宗堯疏責其狂逞要名頃之山東巡撫尹應元劾增背旨虐民二十大罪帝遂發怒切責應元削宗堯籍敬復抗疏言帝失衆心帝益怒奪俸一年并奪應元俸增遂劾宗堯阻撓礦務且誣訐其贓私詞連青州一府官寮旁引商民吳時奉等請皆籍沒帝可之遣使逮宗堯敬及同官侯慶遠御史劉景辰力爭皆不聽使者至山東民大譁欲殺增宗堯行民哭聲震地遂下錦衣衛獄拷訊　趙志皋數被論輒疏辨求退帝輒慰留先嘗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留志皋益堅石星張位相繼敗志皋自如冬十月志皋病痹不能視事乞休疏復累上帝令在京邸養病固留之　諸軍分道進兵乙卯劉綎攻行長陳璘帥舟師協堵麻貴擊清正於蔚山並有斬獲董一元由中路進先拔晉州下望晉乘勝濟江連毀永春昆陽二寨賊退保泗州老營一元攻下之游擊盧得功陣沒一元進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乃分馬步夾攻游擊彭信古用大梏擊寨碎其數處衆軍遂逼濠毀其柵忽營中礮裂烟燄漲天賊乘勢衝擊固城倭亦來援游擊馬呈文郝三聘先奔一元等遂敗還晉州綎等亦多不利事聞詔斬呈文三聘落信古等職充爲事官一元亦貶秩與綎等皆戴罪立功時平秀吉死倭各有歸志十一月戊戌清正先遁貴遂入島山西浦綎夜半攻奪粟林曳橋行長走順天大城璘遣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邀倭釜山南海子龍年七十餘意氣彌厲直前奮擊倭死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副將陳蠶金軍大至副總兵吳廣與相犄角遂焚賊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爲陸路所殲焚溺死者萬計璘遂以舟師夾攻順天焚其舟百餘石曼子西援行長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殲其徒三百行長遂棄順天乘小艘遁餘賊退保錦山遂渡匿乙山官軍挑之不出崖深道險將士莫敢進十二月璘夜潛入圍其巖洞比明礮發倭大驚奔後山將士殊死攻賊復遁走璘分道追擊賊無脫者朝鮮平　田樂以火落赤等居松山屢爲兩鎮患乃與李汶決策恢復遣副將甘州馬應龍涼州姜河永昌王鐵塊等分道襲擊達雲督之寇遠竄盡拔其巢據地五百里　先是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紹興地湧血署禮部事侍郎余繼登因歲終類奏請罷一切誅求開采之害民者時不能用　時稅使四出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雜物弗子捶至死太常寺少卿傅好禮極論其害因言自朝鮮用兵畿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之國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況奸徒所得千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爲之奏入四日未報好禮復具疏請帝大怒傳旨鐫三級出之外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帝益怒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鐫三級調邊方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爲民已帝思好禮言下其疏命廠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詔獄其害乃除

天津稅使王朝死天津巡撫汪應蛟及包見捷並疏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及魯保劉忠帝不納益遣高宷暨祿李鳳等並專敕行事　漕舟南還乘風揚帆入湖口李道欲榷其貨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遂遣吏至南康捕漕卒知府吳寶秀拒不發道怒

二十七年春正月劾寶秀及星子知縣吳一元青山巡檢程資阻撓稅務詔俱逮治給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沈一貫李戴及國

子監祭酒方從哲文章爲言俱不報戴乃帥九卿上疏曰陳增開礦山東而吳宗堯遠李道抽分湖口而實秀等又遠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爲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　京察謫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官時議頗不直李戴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趙志皋短故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綱及鄒智劉之綸三人而已皆四川人也　二月壬子分遣中官領浙江福建廣東市舶司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兼徵遼東稅包見捷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鎭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急懲以三尺罷開采則遼東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未幾見捷又帥同官極論礦稅之害謫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奪俸一年趙完璧等疏救亦奪俸　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部卒三千勦楊應龍奪三百落賊陽敗以誘官軍至飛練堡殲焉國柱及指揮李廷棟等皆死事聞罷東之以郭子章代之　三月己亥起前兵部侍郎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調東征諸將劉綎吳廣陳璘等南討應龍　松山既復達雲築邊垣分屯置戍寇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部寇鈔不已雲俱擊破之　吳寶秀之被逮也妻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乃括餘貲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爲路費夜自經死寶秀至京下錦衣衞獄趙志皋言頃臣臥病聞中外人情洶洶皆爲礦稅一事南康守吳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繯自盡闔郡號呼幾成變亂事關民心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將去之身隱默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士熊應鳳等走京師伏闕訟寶秀冤乞以身代撫按及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帝皆不省一日司禮田義囊諸疏進御前帝怒擲諸地義從容拾起復進之叩首曰閣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帝怒稍平取閱閣臣疏命移獄刑部　夏四月甲戌御門受倭俘　帝命天津稅監馬堂兼轄臨淸又命陳增兼徵山東店稅增遂與堂相爭帝和解之使堂稅臨淸增稅東昌堂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鋃鐺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爲罷市州民萬餘譟而逐堂縱火焚其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曰首難者我也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卹其母妻臨淸民立祠以祀　閏月丙戌以倭平詔告天下除東征加派田賦又敕諭朝鮮王昖曰倭奴平秀吉肆爲不道蹂躪爾邦朕念王世篤忠貞深用憫惻七年之中日以此賊爲事始行薄伐繼示包容終加嚴討蓋不殺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亂宜取蕩平捷書來聞憂勞始釋惟王雖還舊物實同新造振彫起敝爲力倍艱倭雖遁歸族類尙在茲命邢玠振旅歸京量留萬世德等分布戍守王宜臥薪嘗膽無忘前恥已論諸將功以陳璘爲首劉綎次之麻貴又次之並進官予世廕贈鄧子龍都督僉事亦予世廕立廟朝鮮　己丑久旱敕修省　丙申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戶部告匱命嚴覈天下積儲　戶部尙書楊俊民致仕五月卒贈少保俊民在位礦稅使四出不能力爭時議以此咎之　邢玠陳善後十事請留馬步水陸兵三萬四千有奇馬三千匹每年餉銀九十一萬八千米豆十三萬石及留中都海防道裁餉司重將領添巡捕分汛地議操練責成本國廷議言數年疲耗今始息肩自宜內固根本不當更爲繁費況彼國兵荒之後不獨苦倭兼苦我兵故今日善後事宜仍宜商之彼國先量彼餉之贏絀始可酌我兵之去留至增馬添兵創立巡捕及管餉府佐悉宜停止帝命督撫及國王酌奏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卽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議以費鉅未果已河漕侍郎劉東星復以爲請乃濬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

橋又濬灃渠自徐邳至宿遷六月工竣費僅十萬工部主事胡瓚益治汶泗閘泉數百尋源竟委令一夫濬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征於官著泉河史上之　楊應龍乘大兵未集勒兵犯綦江己亥奄至城下時賊兵八萬而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參將房嘉寵游擊張良賢戰死城遂陷賊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爲之赤僞軍師孫時泰請直取重慶擣成都劫蜀王爲質應龍還延聲言爭地界冀曲赦如曩時李化龍以徵兵未至亦謬爲好語縻之　秋八月甲午陝西狄道城東山崩其下衝成一溝山南耕地湧大小山五高二十餘丈楊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爲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攘敓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誅銀甚且毀廬壞冢籍人貲產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橐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尚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　初帝命陳奉榷荆州江稅奉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稍與辨輒毆擊破面商賈怖匿負擔者不敢出其塗推官華鈺白巡按御史曹楷嚴戢之又以事笞其僕奉欲榷沙市稅沙市人數千譟於塗競擲瓦礫擊之奉走免已欲榷黃州團風鎮稅復爲鎮民所逐奉疑鈺及黃州經歷車重任所使遂上疏極論二人阻撓罪幷劾楷及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煥荆門知州高則巽等數十人帝切責楷貶商耕等三人官鈺重任皆被逮　皇太后聞陳氏之死從容爲帝言九月釋吳寶秀吳一元程資爲民寶秀歸踰年卒南康士民先建祠特祀陳氏乃合寶秀祀之　辛卯太白經天禮部尚書余繼登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省　辛亥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吏部侍郎馮琦草疏偕李戴上之曰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材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哱拜誅關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方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迺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從何得羨此令一下促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大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爲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

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探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
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
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
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
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
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
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不報
禮部郎鮑應鼇等言於沈一貫曰南康守吳寶秀已得安居牖下吳
宗堯何獨不然一貫揭入釋爲民　土蠻犯錦州　冬十月壬午振
京城饑民　帝聞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
之職而賜李化龍劍假便宜討賊丙戌以播州用兵加四川湖廣田
賦戊子安疆臣以戕殺安定事爲有司所按科臣劾其逆節漸萌詔
不問許殺賊自贖疆臣疏言播警方殷臣心未白帝優詔報之楊應
龍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爲助屯官壩聲窺四川遂焚東坡爛
橋湖貴路梗　朝鮮王李昖請留水兵八千以資戍守其撤回官兵
駐劄遼陽備警　十一月己酉免河南被災田租　癸酉振畿輔及
鳳陽等處饑　保定巡撫汪應蛟言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
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卹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
連封萬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
鎭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
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略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
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恆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
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
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
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
石饑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即不幸河漕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
糴於北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然卒不能行也　先
是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鼐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
黃金巨萬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令陳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
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
奸人訐奏語多不讎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奉每託巡歷鞭
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十二月丁丑武昌漢陽民變擊傷奉
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言奉嚇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直入民家
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
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
支可大曲爲蒙蔽天下禍亂將何所底沈一貫言奉入楚始而武昌
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變經十起幾成大亂
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問帝寵愛諸稅監自趙志皋及一
貫而下諫疏悉寢不下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李
道復劾降臨江知府顧起淹九江府經歷樊圃充饒州通判沈榜貶
官貪緣潘相得留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己奏調之僻地程紹極
言榜留非法薰不當調帝怒斥紹爲民給事御史李應策李炳等爭
之併薰斥爲民遼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高淮誣繫諸生數十人
巡按御史楊宏科救之不報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奉旨會勘卒不
問梁永畜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戶樂綱出入邊塞陳增黨內閣
中書程守訓中軍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
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
問其橫如此　高淮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順天巡撫李頤言內監
外僚初無統攝且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爲有司將無遺
類陛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應聲縱
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爲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不報　戊子振京師
就食流民　諸軍征播州者大集李化龍移駐重慶檄水西兵三萬

守貴州，斷招苗路。乃分兵爲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駐沅州。帝以湖廣地遼闊，擢山西按察使江鐸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偏沅巡撫自鐸始也。化龍以綦江爲最要，故令綎當之，而孔英道南川，獨險遠，去賊巢海龍囤六七百里。監紀推官高折枝勇而有謀，請獨當一面，乃與參將周國柱以石柱宣撫馬千乘兵三千人先進。千乘妻秦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拒賊鄧坎。

明紀卷第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欽賜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七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訖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二十八年春正月賊乘官軍宴夜襲營千乘夏玉擊敗之追入賊境連破金筑等七寨綎亦督諸將克丁山銅鼓嚴村賊遣子惟棟及其黨楊珠等五道並出焚龍泉走都指揮楊惟忠李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尚文達治元鎮綎皆革職充爲事官　御史吳達可請因始和布令擧皇長子冊立冠婚禮輔臣補奏陳撤礦稅中使不報時都御史溫純御史馬應鳳及楊天民並以冊立冠婚爲言皆不報已乃命營慈慶宮以居皇長子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　丙戌李化龍大誓文武趣諸道進師高折枝督西陽宣撫冉御龍敗賊於官壩與馬孔英先師期一日入眞州用土官鄭葵路騰爲鄉導別遣邊兵千扼明月關諸軍鼓行前連破四寨攻赤崖抵清水坪封寧關破賊營十數逼桑木關關內民降者日千計折枝設三大砦處之禁殺掠降者日衆劉綎進擣楠木山羊簡臺三峒峒絕險賊衆數萬連營固守綎分兵攻其三面大戰於李漢壩綎左持金右挺劍大呼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齒劍士鬬死者四十人餘益奮賊大敗奔入峒乘勢焚之盡克三峒生擒賊魁吳尚華穆照賊以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爲也朝棟由松坎魚渡分道出綎伏萬人羅古待松坎賊以萬人伏營外待魚渡賊而別以一軍策應賊果至伏盡起綎帥部下轉戰斬首數百追奔五十里賊聚守石虎關綎亦掘塹守桑木關爲賊要害山險箐深賊憑高拒折枝令馬千乘與御龍出關左右周國柱擣其中賊用標槍藥矢銳甚官軍殊死戰奪其關逐北至風坎關賊復大敗連破九杵黑水諸關苦竹羊崖銅鼓諸寨國柱攻金子壩無一人疑有伏焚空砦十九嚴兵以待賊果突出擊敗之孔英乃留王之翰兵守白玉臺衛饟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親提大軍營金子壩陳璘軍次白泥賊衆迎戰璘分兩翼躡其後賊少挫追奔至龍溪山賊合四牌賊共拒四牌在江外與江內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素助賊者也璘廣招撫乃進軍偵知賊有伏令游擊陳策用火器擊之賊據險矢石雨下璘先登斬小校退者以徇把總吳應龍等陷陣賊大潰四牌賊保兒囤璘遣二裨將邀之中伏乃募死士從應龍等奮擊賊潰夜由山後遁追敗之袁家渡四牌賊遂盡李應祥未受事副將陳寅連克數囤拒賊四牌高囤下別遣兵從間道直擣龍水囤他將蔡兆吉自乾坪抵箐囤敗賊首謝朝俸俘其妻子吳廣屯二郎壩大行招徠賊驍將郭通緒迎戰擊走之陶洪安村羅村二砦並降他部來歸者數萬廣擇其壯者從軍通緒扼穿崖囤廣督土漢軍擊破之賊聞桑木關破大懼遣弟世龍及楊珠以銳卒劫之翰營之翰走殺饟卒無算平茶兵來援賊始退孔英遣擊世龍復卻裨將劉勝奮擊賊乃奔官軍進朗山口由朗山進蒙子橋深箐蓊翳賊處處設伏悉勦平之賊遣其黨詐降謀爲內應折枝盡斬之伏以待珠果夜劫營伏發賊驚潰追奔至高坪廣分四哨進攻崖門別遣永寧女土官奢世續等督夷兵二千扼桑木埡諸要害以防饟道諸將連破數囤進營毋豬塘賊令通緒盡發關外兵拒敵廣伏礮手五百於磨槍埡外南囤下而遣裨將趙應科挑戰埡兩山夾中甚隘通緒橫槊衝應科應科陽北通緒追出埡遇伏急旋馬中礮墜方躍上他馬伏兵攢刺之殪餘賊大奔官軍逐北盡降之遂薄崖門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安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絕賊聞諸路兵益進頓足曰不用孫時泰計今死矣議分兵守時泰曰兵分則力薄乘官軍未集先破其弱者餘可退也賊善之聞童元鎮發烏江喜曰此易與耳謀縱之渡江密以計取監軍按察使楊寅秋言烏江去播不遠宜俟諸道深入與俱進元鎮不從永順兵先

奪烏江賊遣千餘人沿江叫罵以誘之諸軍既濟復奪老君關參將謝崇爵督泗城及水西兵進拔河渡關三月望賊以步騎數千衝水西軍軍中驅象出戰賊多傷俄駕象者斃象反走擲火器者又誤擊己營陳亂泗城兵先走崇爵亦走爭浮橋橋斷殺溺死者數千人是日璘亦渡江聞謝朝俸與張佑石勝俸等營七牌野豬山遂夜發抵苦練坪分軍夾擊賊敗走之遂入苦菜關河渡既敗烏江相去六十里猶未知明日參將楊顯以永順兵三百出哨道遇賊數萬咸爲水西裝永順兵不之疑賊掩殺三百人亦襲其裝直趨烏江烏江軍亦不之疑遂爲賊所破爭先渡江賊先斷浮橋士卒多溺死顯及二子與焉三萬人不存十一將校止崇爵等三人江水爲不流貴陽聞警居民盡避入城遠近震動

魏允貞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橫行生殺予奪恣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況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錮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不省

諸軍聞烏江敗斂兵不進者旬日陳璘請退師李化龍不可用尚方劍斬謝崇爵益徵兵檄鎮雄土官隴澄邀賊歸路劉綎先被調南京右府僉書欲謝事化龍固留之力薦於朝綎乃復受事踰夜郎舊城攻克滴淚三坡瓦窰坪石虎諸隘直抵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叢箐中一徑纔數尺賊設木關十三座排柵置深坑百險俱備綎分奇兵爲左右路閒道攀藤趨關後而自督大軍仰攻奪其關追至永安莊兩路軍亦會綎慮賊衝突聯諸營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都指揮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爲前鋒連勝有輕敵心獨營松門埡之衝距大營數里穆照遣使洩其狀四月朔賊襲殺芬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亦死亡士卒二千人綎聞帥騎卒往救賊帥諸苗決死戰綎親勒騎衝其中堅部將周以德周敦吉分兩翼夾攻賊始大奔楊應龍幾被獲追奔至養馬城而還綎乃移營近關堅壁請濟師馬孔英已奪賊養馬城抵海龍第二關下賊守兵益多孔英軍已深入而諸道兵未有至者酉陽延綏兵皆退賊躡殺官兵六十人居數日綎進克後水囤營於冠子山乃合兵連克海崖海門諸關進逼海龍囤賊上囤死守吳廣攻崖門徑小止容一騎賊衆萬餘出關拒戰曹希彬懸賞千金士攀崖競進追至第四關關上男婦盡哭賊黨自殺其魁羅進恩帥萬餘人出降其第一關猶拒不下廣乘夜疾進奪其關關內民爭獻牛酒廣聞綎孔英已入關遂合希彬軍連戰紅碗水土崖分水關進營水牛塘賊知廣孤軍謀欲襲之遣人詐降廣測知其詐堅壁以待賊擁衆三萬直衝大營諸將殊死戰三日他將來援賊乃退廣進逼海龍囤賊令婦人乞降哭囤上又報應龍仰藥死廣信之已知其詐急燒第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路璘進營楠木橋次湄潭賊悉聚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囤地皆絕險而青蛇尤甚璘議同日攻則兵力弱止攻一囤則三囤必相助乃先攻長坎等三囤陳良玭師亦來會令伏囤後別以一軍守板角關防賊逸璘督諸將力攻三日並克之青蛇四面陡絕璘圍其三面購死士從瑪瑙後附葛至山背舉礮賊惶駭諸軍進攻焚其茅屋賊退入囤內木石交下將士冒死上毀大柵二重前後擊之賊大敗斬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賊亦盡乃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關乘勝抵海龍囤下隴澄先遣部將劉岳王嘉猷攻拔苦竹關及半壩壙烏江敗二將移新站賊

伏兵大水田，別以五千人來襲，敗還。嘉猷乃揚聲擣大水田，而潛以一軍拔大夫關，直抵馬坎，斷賊歸路，與安疆臣合。會都指揮徐成將兵至合泗城，土官岑紹勳兵再克河渡關，賊將張守欽、袁五受據長箐萬丈林，永順兵擊破之，生禽守欽。攻清潭洞，復禽五受。會朝議責元鎮敗狀，逮下獄論死，令李應祥并將其軍。陳寅取他道渡河，潛爲浮橋以濟師，賊失險乞降者相繼。應祥悉受之，賊死守黃灘關。俄石勝俸等帥萬餘人降，告曰：「去黃灘二十里有三關，入播門戶也。先襲破之，則黃灘孤，難守。」應祥然其計，令寅帥精卒四千夜抵關下，勝俸以數十騎誘開門，殲其戍卒。黃灘賊懼，寅督諸將渡河攻關前，勝俸由墳林暗渡，襲關後，賊遂大敗。疆臣亦帥所部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八路師大集海龍囤，遂築長圍，更番迭攻。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縗視師。化龍念前囤險不能越，令孔英帥勁兵併力攻其後，水西兵受賊重賄，多與通，且潛以火藥遺賊。賊知之，與監軍者謀，令疆臣退一舍，辨移其處，置鐵牌百餘距囤丈許，賊強弩無所施。又爲弧板於柵前，賊每夜出劫，爲釘傷，不敢復出。諸軍相持四十餘日，天苦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六月乙亥，天始霽，綎進攻土、月二城，部卒襲萬祿先登，克之。賊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丁丑，辨以夜四鼓從囤後銜枚上，賊鼾睡，斬其守關者，樹白幟，鳴礮，賊大驚潰。廣軍亦登。應龍起，提刀巡壘，見四面皆火光，倉皇謂妻子曰：「各自爲計，不復能顧若矣。」與二愛妾闔室自縊，因命人焚其室。廣獲其子朝棟，急覓應龍屍，出之烈焰中。廣中毒矢失聲，絕而復甦。播州平，計出師百十有四日，斬級二萬餘，生禽自朝棟以下百餘人。化龍露布以聞，乃乞終制去。播州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是始絕。

張忠孫朝誅求百方，魏允貞每事裁抑，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部院，李戴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山西軍民數千恐允貞去，相率詣闕愬冤，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　升廣西永康縣爲州，省思同州入焉。

禮部尚書余繼登自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秋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繼登樸直慎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敝布衾，羊裘覆足而已。　辛亥，旱，敕修省。

給事中張問達言礦稅諸閹，一朝銜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撫按重臣，而孫朝至誣詆清介絕俗之魏允貞，所攜程守訓、陳保輩至箠殺命吏，毀室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恫何。不報。　刑部主事謝廷讚言閣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稅當撤，冠婚冊立當速，詔令當信，持疏跪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遣田義詰責。　八月辛未，慈慶宮成，命內閣草敕傳示禮官，上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比敕上，留不下。沈一貫疏趣之，帝曰：「朕因小臣謝廷讚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其命諸司靜俟，遂斥廷讚爲民，奪尚書蕭太亨、侍郎邵杰、董裕俸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燿、主事鍾鳴陛、曹文偉三秩，調極邊。　丙子，罷朝鮮戍兵。　九月甲寅，停刑。　炒花犯遼東，副總兵解生等敗沒，巡按王業宏劾巡撫李植及諸將失律，植以御敵聞，且詆業宏，業宏再疏劾植欺蔽，詔解植官聽勘。　初，湖貴之交，有皮林苗與九股苗相接，洪州司特峒寨吳國佐桀黠，知書，爲諸苗所服，其從父大榮以叛誅，國佐收其妾，黎平府持之急，遂反，自稱天皇上將，其黨石纂太稱太保，合攻上黃堡，誘敗參將黃冲霄，追至永從縣，殺守備張世忠而噉之，掠屯堡七十餘，焚五開南城，陷永從園中潮所。時方征播州，未暇討也。冬十月辛未，命陳璘等移師討之。

丙子，楊榮妄奏阿瓦、孟密諸番願內屬，其地有寶井，可歲益數十萬，願賜敕領其事，帝許之。溫純言緬人方伺隙，寶井一開，兵端必起，

不聽榮又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錦衣獄已又誣劾雲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問　陳增數詈辱長吏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以氣陵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密令死囚引爲黨輒捕殺之增爲奪氣民以礦稅故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挾妖術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已又言臣爲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風馳塵鶩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卽黃金盈箱明珠塡屋誰爲守之皆不報　給事中田大益極陳礦稅六害廷臣交章請罷諸監帝皆不省　李鳳劾逮廣東鄉官通判吳應鴻等梁永趙欽肆虐富平知縣王正志捕其黨李英杖殺之因極論二人罪欽亦以英事訐奏帝命逮正志給事中陳惟春言正志劾欽罪多宜提訊欽所劾正志事宜下撫按覈實免其逮繫御史李時華言近日所逮吳應鴻勞養魁蔡如川甘學書及正志等俱宜敕下撫按勘虛實不得以一人單詞枉害良善皆不報未幾永疏訐正志帝命諸抗違欺隱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益張　鄭貴妃弟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冊立署禮部事侍郎朱國祚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冊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況先冊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辭升降坐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淸議皆此言也楊天民亦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其俸　十二月乙未御午門受播州俘沈一貫請陪侍賜面對不許磔楊朝棟等於市劉應龍屍　初大西洋意大里亞人利瑪竇汎海抵廣東香山澳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人悉奉天主耶穌教言耶穌生於如德亞在亞細亞洲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生在漢元壽二年皆荒渺不可考及是馬堂以其方物進獻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眞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神仙骨諸物皆屬不經及奉旨送部又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不知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已帝嘉其遠來賜之居第廩米頗厚利瑪竇遂留不去中國有天主教自此始　陳奉掊克萬端伐冢毀屋刳孕婦溺嬰兒會有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擁湧入奉廨諸司馳救乃免僉事馮應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陽饋食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奉益慚恨

二十九年春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居民羣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塗支可大噤不敢出聲應京乃抗疏列奉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凌敕使帝命貶應京邊方雜職給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乃除應京名先是奉開穀城礦脅其庫金爲縣民所逐已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可奉乃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帝斥宅之翰爲民而逮棟如俄以給事中楊應文論救幷逮應京宅之翰奉又誣劾武昌同知卞孔時抗拒孔時亦被逮　壬子以播州平詔天下蠲四川貴州湖廣雲南加派田租逋賦除官民詿誤罪　陳良玭攻吳國佐失利江鐸移駐靖州命陳璘帥副將李

遇文等分七道進薄滑師奪隘禽苗酋銀貢等游擊宋大斌攻破特
峒縱火焚之國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復入古州毛洞追獲之石纂太
逃廣西上巖山指揮徐時達誘縛之賊黨楊永祿帥衆萬餘屯白冲
游擊沈宏猷等夾攻生禽永祿皮林苗賊悉平　二月甲戌振宣府
大同饑　張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抗禮劾貶之魏允貞請留應春
不報渭南知縣徐斗牛廉吏也梁永責賂箠斃縣吏卒斗牛憤恨自
縊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反令永會勘永遂劾西安同知宋賢并劾
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宥待問永又請兼鎮守職銜又請帥兵
巡花馬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緣是帥諸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諸縣
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知縣皆逃杖死縣丞鄭思
顏指揮劉應聘諸生李洪遠等縱其黨肆爲淫掠私宮良家子數十
人稅額外增耗數倍藍田等七關七歲得七十萬　皇長子移居迎
禧宮　馮應京素有惠政緹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相率擁檻
車痛哭譟奉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
奉廨誓必殺奉奉竄逃匿楚王府衆遂執奉爪牙耿文登等六人投
之江以支可大護奉助虐焚其轅門可大不敢出奉潛遣參隨三百
人引兵追逐射殺數人傷者不可勝計日已晡衆猶紛拏未散應京
囚服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王府逾月亟請還京沈
一貫極言奉罪請立代還給事中姚文蔚等亦以爲請李戴偕同列
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
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
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而采榷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概勒
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
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
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
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無

寧與讎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耶田大益言陛下
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吸髓重足累息以致天災地
坼山崩川竭釁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護曰
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中朝
使臣不敢入境偵緩急踰兩月矣四方觀釁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
且赫然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天下至
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今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四方萬姓必且羣
起爲變此時即盡戮諸璫以謝天下寧有濟耶帝皆不聽　夏四月乙
酉李道自江西奏奉水沮商舟陸截販買徵三之一病國剝民帝乃
召奉還隸其事於承天守備杜茂頃之東廠言緹騎有死者帝怛甚
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貫力言民心宜靜請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
因薦侍郎趙可懷帝從之褫可大官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行
珍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爲民所掠遣兵護之出境可懷至亦如之
初吳宗堯吳寶秀不久即釋及華鈺王正志等下獄帝益思痛加折
辱以懼來者遂長繫不釋獄有鳥類鶴而小怪鳴則被逮者至一夕
鳥鳴甚哀鈺起坐候之乃應京也武昌漢陽黃州父老相率詣闕訴
應京冤襄陽人亦爲何棟如訟皆不省給事中郭如星陳維春連章
請正奉罪亦不聽貶如星維春邊方雜職正志及王之翰竟瘐死
升貴陽府爲軍民府石阡府之龍泉坪爲縣分播州地改宣慰司爲
遵義軍民府長官司爲遵義縣與府同徙治白田壩以舊夜郎縣埜
草地置桐梓縣改真州長官司爲真安州復舊綏陽縣地爲綏陽縣
以舊懷陽縣地置仁懷縣並屬遵義府隸四川布政司改平越衛爲
軍民府黃平安撫司爲州餘慶長官司爲縣甕水安撫司爲甕安縣
以湄潭地置湄潭縣與清平興隆二衛凱里安撫司楊義長官司並
屬平越府隸貴州布政司　山西巡撫魏允貞以父年九十餘歲乞
歸養疏二十上廷議以礦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允貞請

益力五月縣歸士民立祠祀之　鄭國泰迫羣議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楊天民偕同官王士昌御史周盤等公疏極諫謫天民士昌邊方雜職餘奪俸一年士昌宗沐子也

蘇杭織造兼榷稅太監孫隆激蘇州民變殺參隨數人徧焚諸札委稅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有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論死　六月京師自去年六月至是月乙亥始雨山東山西河南皆大旱振畿內饑　丁亥法司請熱審不報　遼東總兵官馬林好文學能詩工書時譽藉甚嘗陳邊務十策語多觸文吏寢不行高淮橫恣林力與抗八月淮遂劾罷林以侯先春論救並林戍烟瘴謫先春雜職沈一貫言李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成梁再鎮遼東年已七十有六矣時土蠻長昂及把兎兒已死開原廣寧又開馬木二市諸部爭就款遼左少安林芳之子也　初給事中楊廷蘭因黃堌之決請復開泇河楊應文及直隸巡按御史佴祺相繼言之劉東星力任其役時黃河南徙李吉口淤灘日高東星所開趙家圈旁亦淤塞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九月壬寅開封歸德大水河漲商邱決蕭家口全河盡南注河身變為平沙商賈舟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沒河勢盡趨東南而黃堌斷流巡撫曾如春以聞張問達言蕭家口在黃堌上流未有商舟不能行於蕭家口而運艘能行於黃堌以東者帝從其言命東星勘議會東星病卒問達復言全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宜急補河臣早定長策沈一貫及給事中桂有根皆以為言御史高舉請濬黃堌口舊河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又請開蒙牆寺西北直河且濬李吉口至堅城集淤道三十餘里楊一魁是崇禮議帝乃命急挑舊河塞決口而兼挑泇河以備用　趙志皋臥病四年於罷礦稅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志皋病轉篤丁未卒於邸舍贈太傅謚文懿　冊立議久不決廷議復有欲先冠婚者沈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會帝意頗悟壬子漏下二鼓詔下命即日舉行中官掌司設監者言期迫供費不給禮部尚書馮琦曰今日禮為重不可與爭其第戶部主事瑗適董鑄銀四萬出京琦立追還給費既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帝乃止　癸丑振貴州饑

廷推閣臣帝欲用馮琦朱國祚又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會沈一貫密揭言琦國祚年未及五十盍少需之先用老成之士帝意遂決戊午前禮部尚書沈鯉朱賡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中允黃輝為皇長子講官聞內侍云王恭妃病幾殆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竊意后崩鄭皇妃正中宮位其子為太子以告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疏草冬十月上之言道路喧傳謂中宮役使僅數人伊鬱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宮禁嚴秘虛實未審臣即愚昧決知其不然第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中宮不得於陛下以致疾與則子於父母之怒當號泣幾諫果陛下眷遇中宮有加無替與則子於父母之謗當昭雪辨明衡是兩端皆難緘默敢效袁盎卻坐之議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拷訊李戴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沈一貫亦為德完解帝不聽廷杖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耶抑為德完耶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為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輝周旋橐饘不避險阻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　己卯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封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詔赦天下壬辰加上慈聖皇太后尊號曰貞壽端獻　十一月以黎平府屬湖廣布政司　十二月辛未詔復朵顏馬市　時倭國內亂對馬島主平義智悉遣降人還朝鮮遺書乞和且揚言平秀吉故將源家康將輸數十萬石為軍興資以脅朝鮮朝鮮素畏倭欲與通款又懼開罪中國乃以倭衆求款來請命兵部以事難遙度請令總督萬世德酌議詔可　江西浮梁景

德鎮民變焚稅監廠房饒州通判陳奇可諭散之潘相劾奇可逮下獄

三十年春正月己未以四方災異敕修省　二月己卯帝不豫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沈一貫入啓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爲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未竣權宜采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皆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卽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矣言已就臥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尚書求去者三請定去留帝留戶部陳蕖兵部田樂而以工部楊一魁先爲總河不塞黃堌口致祖陵衝決削其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翌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搏顙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李戴等力諫不聽戴乃與溫純議釋罪起廢二事卽如詔奉行頒示天下蕭大亨謂釋罪囚須具疏再請遲迴數日太僕寺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大亨不能將順請罷二人而敕二部亟如前詔行帝大恚幷二事停止落企仲一官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再疏請信明詔帝益怒並奪其俸且命益重前貶謫官鄒元標等罰一貫力爭得止給事中張鳳翔希指劾企仲他事斥爲民戴引罪求罷不許方帝欲追還前諭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義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稅之害遂終帝世　甲申重建乾清坤寧二宮　初河套部永邵卜等相繼犯順罷貢市十餘年比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連爲

杜桐達雲等所敗官軍又數出擣巢諸部長益懼於是吉囊卜莊等乞款於延綏巡撫王見賓著牢亦請於寧夏巡撫楊時寧見賓等以聞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會見賓以妄奏捷爲楊天民論罷時寧亦遷去代者孫維城黃嘉善二人並申約束閏月丙申復河套諸部貢市維城又條善後六事嘉善亦議上七事款事復堅　初李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耿定向在黃安招與講學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贄遂日引士大夫好禪者與之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已北遊通州乙卯張問達上疏劾之逮下獄懼罪不食死　濟口水涸阻漕李三才議自鎮口閘至磨兒莊二百里間建六閘以節宣汶濟需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倉場侍郎趙世卿力爭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避許之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于汴御史袁九皋文章乞留御史史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託詞解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今三才復繼之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帝皆不報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　戊午河州黃河竭馮琦言陳奉以虐民撤還而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乞並徵還不報　戶部尚書陳蕖以疾乞罷詔侍郎張養蒙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避事三月帝罷蕖養蒙進趙世卿尚書召還部而以侍郎謝杰督倉場李三才尚未得代杰請留之帝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亦竟不遣代也　雲南人恨楊榮入骨甲申騰越民變燔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　夏四月辛丑振順天永平饑　五月乙亥法司請熱審不報　初潘相勘礦洞於上饒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飢渴憊而歸相乃誣宗人宗達劫礦

繫之又毆折輔國將軍謀圮肢而劾鳩主使帝奪鳩官切責謀圮等
巡按御史吳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使天潢人人
自危鳩無辜不當黜願亟正相罪復鳩官御史湯兆京極論相罪且
言高淮梁永陳增李鳳楊榮皆元惡爲民害不可一日留趙世卿蕭
近高亦請治相擅捕繫宗室罪帝皆不聽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采
取大木鑿泰和婺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不可閣臣亦爭之乃寢
沈鯉屢辭新命不允沈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欲其弗赴召貽書李三
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三才答書言鯉忠貫無他腸
勸一貫與同心一貫遂幷憾三才秋七月鯉至具陳道中所見礦稅
之害朱賡亦操守成達使權宜三輪與一貫鯉共上之帝皆弗能用
歸德鯉所居邑也　初關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稅使四出商賈不
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益寡而內供日繁歲增
金花銀二十萬宮帑日充羨辛巳趙世卿言國用不支邊餉告匱請
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數不許世卿乃請發內庫銀百萬及太
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餉復忤旨切責命嚴催積逋　奸人張嶷等
言呂宋機易山素產金銀采之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帝即納之
命下舉朝駭異溫純言近中外諸臣爭言礦稅之害天聽彌高今楊
榮肝辱婦女六十六人私運財賄三十大舟三百大扛勢必見戮於
積怒之衆何如及今撤之猶不失威福操縱之柄緬酋以寶井故提
兵十萬將犯內地西南之釁岌岌可憂而閫中奸徒又以機易山事
見告此其妄言真如戲劇不意皇上之聰明而誤聽之異時變興禍
起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聞海澄市舶高寀已歲徵三萬金決不遺
餘力而嚷利即機易越在海外亦決無徧地金銀任人采取之理不
過假借朝命闌出禁物句引諸番以逞不軌之謀而已昔年倭患正
由於此況以朝命行之害當彌大諸奸效汪直曾一本輩故智必爲
國家大患乞急置於理用消禍本給事中御史金忠士湯兆京曾子

汴朱吾弼等亦連章力爭皆不聽　緬阿瓦擁衆犯蠻莫宣撫司言
奉開采使命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蠻莫陷思正奔騰越賊追至有
司殺正以謝賊始解去　冬十月戊戌振江北災　丙辰停刑　十
一月朝鮮王昖言倭使頻來要挾和款兵端漸露乞選將帥兵督同
本國訓練修飭帝曰曾留將士教習成法具在毋容再遣因命其使
臣齎勅誡勵　張嶷等至福建守臣遣海澄縣丞王時和百戶千一
成偕嶷等往勘呂宋人聞之大駭華人流寓者謂之曰天朝無他意
特奸徒橫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驗俾奸徒自窮便於還報耳其酋意
稍解命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陳兵衛迓之時和等入酋爲
置宴問曰天朝欲遣人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樹生金豆是何樹
也時和不能對數視嶷嶷曰此地皆金何必問豆所自酋大笑留嶷
欲殺之諸華人共爲解乃釋歸時和還卽病悸死守臣以聞請治嶷
等妄言罪而呂宋人疑中國將襲取其地諸流寓者爲內應潛謀殺
之
三十一年春雲南巡按御史宋興祖言稅使內監楊榮欲責麗江土
知府木增獻地聽開采竊以麗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限石門以絕
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雲南藉爲屏藩今使退地聽采必失遠蠻之
心卽令聽諭已使國家歲歲有吐蕃之防倘或不聽豈獨有傷國體
疏上事得寢　三月戊午吏部奏天下郡守闕員不報時兩京缺尚
書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
五田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　禮部尚書馮琦卒遺疏請厲明作發
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語極懇摯帝悼惜之贈太子少保
　播州遺賊吳洪盧文秀等惡有司法嚴而連義知縣蕭鳴世失衆
心洪等遂稱楊應龍有子聚衆爲亂四川總兵官李應祥偕副使傅
光宅捕之盡獲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署禮部事侍郎郭正域
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日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臺官上

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爲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沈一貫怒而嘗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督史耶一貫聞之怒。先是秦王誼漶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爲世子屢詔趣議馮琦長禮部持不上已誼漶復請封其他子爲郡王沈一貫使大璫以帝命脅郭正域正域榜於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爲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爲世子一貫無以難。黎平府還屬貴州

五月丙辰朔閣臣請熱審不報。方澤陪祀者多託疾郭正域言祀事不虔繇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戊寅京師地震鳳陽大雨雹毀皇陵殿脊。河決單縣蘇家莊及曹縣縷堤又決沛縣四鋪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魚臺豐縣閒皆被浸督河侍郎李化龍甫至與李三才議再開泇河屬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險給事中侯慶遠言泇河成則他工可徐圖第毋縱河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陵自安矣又言估費太少責期太速請專任責成從之。郭正域請嚴諡典議奪者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等四人應得而改者陳瓚一人應補者伍文定吳悌會稽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等七人沈一貫朱賡以本同鄉寢其議未幾御史張邦俊請以呂柟從祀孔子廟廷而補雍泰魏學曾等十四人謚部議久之共彙題先後七十四人留中不發。初楚恭王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爲華奎妃族人如綷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鎮國將軍華越者素強狠忤王其妻如言女也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立沈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華奎劾華越欺罔四罪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埴等皆言僞跡昭著行賄有據子木懼召華越令更易日月以上旨并下部郭正域請敕撫按公勘從之初沈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華奎又遣人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無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趙可懷及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無左驗而華越妻持之甚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真僞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華奎饋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越上疏給事中錢夢皐遂希指論正域以沈鯉右正域并及之應文又言正域父楙嘗笞辱於楚恭王故因事陷之正域再疏辨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趙世卿嘗爲楚府長史力言王非僞與一貫合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主其說廷機請再問帝以楚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證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六月黜華越爲庶人錮鳳陽諸宗人皆切責罰祿削爵有差

中官王朝言近京采煤歲可獲銀五千遂帥京營兵劫掠西山諸處煤戶洶洶朝以沮撓聞有旨逮治皆入都城訴失業狀沈一貫等急請罷朝且擬敕諭撫按田大益言國家大柄莫重於兵朝擅役禁軍請急誅之爲無將之戒楊應文及給事中白瑜御史沈正隆亦疏諫俱不納俄用中官陳永壽奏乃召朝還。高淮帥家丁三百餘張飛虎旗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謁帝住廣渠門外田大益姚文蔚及同官孫善繼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命降人意欲何爲李戴蕭大亨皆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御史袁九皐劉世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巡撫趙楫言淮無故箠死指揮張汝立皆不報淮因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斥其妄帝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淮自是益募死士時

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旂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關內外咸被其毒　郭正域四疏乞休秋八月許之去楚王華奎疏劾正域如楊應文指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可無苛求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　初御史顧龍禎巡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泮即棄官去溫純劾罷龍禎御史于永清按陝西貪懼純舉奏倡同列救龍禎顯與純異以脅制純又與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構狀並及文蔚語侵沈一貫一貫等各疏辨帝下永清文蔚等二疏而純疏留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求去帝爲謫永清一貫滋憾純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遂希指劾純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留之純不得已強起視事　九月甲子江北盜起睢州賊楊思敬等作亂李三才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徧地珠玉未際天耳小民饔飧不飽重以徵求箠楚無時析楊滿路官惟巧罷民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耶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爲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不報

冬十月甲申停刑　丙申官軍討楊思敬禽之　時朝政大非上下否隔甚沈一貫小有救正大率依違其間物望漸減一貫又與沈鯉不相能郭正域以文章氣節爲鯉所重一貫嘗爲正域教習師正域薄之不執弟子禮又數以職事與執爭一貫愈恨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竑議託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於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實寓更易之義賡與戎政尙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共結連宮掖謀易太子詞尤誕妄人皆謂之妖書東廠太監陳矩獲之以聞賡於己邸門得書大懼立疏乞避位帝大怒敕東廠錦衣衛五城巡視御史等大索而慰諭賡初順天諸生皦生光嘗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句以脅繼志及鄭國泰金生光亦抵罪及是人多疑之百戶蔣臣捕之至巡城御史康丕揚又先後捕僧達觀醫者沈令譽等廠衛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尙文之楨等則訐錦衣指揮周嘉慶同知胡化又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時大獄猝發株連甚衆數日間鋃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而一貫欲因是陷正域鯉與丕揚及錢夢皐等張皇其事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爲正域所榜逐尙文則正域僕也一貫爲帝言此臣下有相傾者爲之以微動帝意夢皐遂言妖書播刊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郭正域乃沈鯉門徒沈令譽又正域食客胡化則正域同鄉同年羣結奸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又羅織鯉奸贓數事請勒令閒住丕揚則爲生光訟冤言妖書楚獄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諸人遂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鯉邸正域方登舟未行亦發卒圍之楊村皆鈐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使人風之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辱野外耶帝知鯉誣不問令正域仍還籍聽勘以丕揚爲庇反賊斥爲民而詔急嚴訊諸所捕者一貫力爲丕揚解得免之楨使人屬矩欲坐嘉慶一貫則請引鯉正域矩偵正色拒之嘉慶者李戴甥也比會鞫戴不忍其搒掠爲引避帝聞而惡之搜令譽篋得刑部郎中于玉立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下吏部按問十二月丙戌帝召見皇太子於啓祥宮賜手敕慰諭玉立士騏皆奏辨帝怒褫玉立官責戴不能鉗其屬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譙讓令致仕嘉慶以治

無驗革任回籍達觀拷死令譽幾死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尙文盡捕正域之婢媪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尙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爲徵矩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顧盈屋耶詰尙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尙文曰十一月十六日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耶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皆身無完膚又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攀皋不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溫純等力爲正域辨事漸解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卹民窮開言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稅使十事而上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香拜禱或指爲詛呪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呪耶讒者曰彼詛呪語固不宜諸口帝知鯉深不聽

致仕大學士王家屏卒贈少保謚文端

三十二年春二月壬寅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報

三月甲子乾淸宮成

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趙世卿言鄉者既免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今成欲免稅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尙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報

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張問達言比年日食皆在純陽之月其變尤大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

妖書獄久不具皇太子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沈一貫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實有意殺之一貫蹋蹐酹地若爲誓者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何辭以謝天下一貫斂容謝之望齡見朱賡不爲救正色責以大義願棄官與正域同死賡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陳矩念皦生光即冤然前罪已當死且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李廷機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與御史沈裕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獄絕株連蕭大亨具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稾於地大亨乃止丁未磔生光於市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

李化龍大開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餘里是月工成盡避黃河之險遂爲漕渠永利

五月癸酉雷火焚長陵明樓時礦稅使久不撤沈鯉語沈一貫朱賡各爲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賡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賡從之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啟視果心動然不爲罷

六月丙戌以陵災命補闕官卹刑獄釋華鈺車重任爲民

丁酉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梁妖蟲蝕樹帝下詔咨實政趙世卿上疏言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毁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烏休毁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讙譟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且陛下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

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讙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蹷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卹其難。返之於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在卹民心。欲卹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帝優容之而不行。

秋七月庚戌。京師大雨壞城垣。辛酉。振被水居民。

福建人李錦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其酋麻韋郎欲通貢市。錦爲書策奪彭湖嶼而守之。因賄高寀。使上請於天子。酋善之。錦乃爲大泥國王書移寀及守將。俾秀震齎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白當事繫秀於獄。震不敢入。而酋已駕三大艘直抵彭湖。伐木築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當事亦繫之獄。已乃令二人諭其酋還國。將校詹獻忠持檄與俱。獻忠多攜幣帛食物。覬酋厚酬。錦等又依違其詞。酋不肯去。寀已遣人索賄三萬金。許爲代奏。會都司沈有容自請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盛氣與辨。無所懾。酋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時巡撫徐學聚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接濟路窮。酋無所得食。卽索取所予寀金。揚帆去。錦等皆伏罪。

八月。田大益極陳君德缺失。曾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羣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業之祖。而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天欲驟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撤。而羣小猶恣橫閭閻。猶朘削。則百工之展布實難。而罪罟之羅織必衆。缺官雖補。繫囚雖釋。曾何益哉。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自夏桀以來。覆轍相尋。昭然可鑒。倘一日變生。陛下何以自託於天下哉。不省。

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終不聽。溫純憂懼。不知所出。辛丑。偕諸廷臣伏文華門泣請。帝震怒。降旨詰責。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已而卒不行。

初工部尚書姚繼可請於六座樓苑家樓二路開河分黃。以殺水勢。與泇河工一時並舉。丙午。李化龍言。分水河成。糧艘由泇者三之二。化龍以憂去。總河侍郎曹時聘終其事。條上善後六事。自是每年三月開泇河壩。由直河口進。九月開召公壩。入黃河。糧船及官民船悉以爲準。

九月戊申。振畿南六府饑。

乙丑。有星如彈丸。色赤黃。見尾分。有詔修省。廷臣復請釋繫囚。乃釋馮應京。郎宅何棟如等。惟卞孔時繫如故。應京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空言。爲淮西士人之冠。出獄三年卒。武昌三郡人爭祀之。

閏月庚辰。鞏昌及醴泉地。一日十餘震。城郭民居並摧。白陽吳泉界地裂三丈。溢出黑水。搏激丈餘。南京給事中金士衡言。往者湖廣冰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四川星變。遼東天鼓震。山東山西牛妖人妖。今甘肅又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亂徵。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宜急出內帑。濟邊饑。罷撤稅使。毋事掊克。以鹿臺西園爲戒。不省。

楚王華奎輸賄入都。武昌宗人遮奪之。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蘊鉁等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辛丑。大閧毆可懷死。巡按吳楷以楚叛告。沈一貫擬發兵會勦。命未下。諸宗人悉就縛。

河決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

冬十月甲寅。始敘平播州功。

先是呂宋酋聲言發兵侵旁國。厚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鬻之。酋乃下令錄華人姓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卽殲之。事稍露。華人羣走菜園。酋發兵來攻。衆無兵仗。死無算。奔大崙山。酋復來攻。衆殊死鬪。酋兵少挫。酋乃遣使議和。斂衆入城。華人飢甚。悉下山攻城。伏兵發。華人敗。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酋令諸所掠華人貲悉封識貯庫。移書閩中守臣。言華人將謀亂。不得已先之。請

令死者家屬往取其孥與帑徐學聚告變於朝帝驚悼下法司議奸徒罪十二月議上帝曰張嶷等欺誑朝廷生釁海外致二萬商民盡膏鋒刃損威辱國死有餘辜即梟首傳示海上呂宋酋擅殺商民撫按官議罪以聞學聚乃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也。程守訓所至恣橫獨畏李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陳增懼爲己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龍文服器并其黨械入京鞫治伏法遠近快之。桂林平樂猺獞據險肆亂殺知縣張士毅焚劫無虛月總兵官鎮遠侯顧寰僉事茅坤等進勦斬四百八十四俘獲男女三百四十牛馬器械甚衆。復置廣西上映州屬思恩府以山西沁州直隸布政司。

明紀卷第四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八 起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訖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三十三年春正月重修京師外城 庚辰銀定歹成連兵寇鎮番達雲遣副將柴國柱馳救斬首二百有奇獲馬駝甲仗無算 大計京朝官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皋鍾兆斗等憚吏部侍郎楊時喬方正欲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沈鯉持不可一貫又屬檢討劉一燝俾請諸其兄考功郎一焜一燝亦謝不應時喬乃與溫純力為澄汰夢皋及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兆斗於外一貫大愠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初南京御史朱吾弼極陳時政闕失因言郭正域疾惡嚴居己峻不可以楚事棄御史林秉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且言王既非假何憚於勘夢皋遂訐秉漢為正域鷹犬語侵鯉及時喬純謂藉京察為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特留夢皋貶秉漢貴州按察使檢校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察疏仍留不下時喬等皆疏辨求去是時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與考功郎中徐必達亦持正不撓必達與給事中儲純臣同領察事純臣受贓吏賕當大計日必達進狀請黜純臣面揖之退一座大驚察疏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 夏四月辛亥斬楚宗人蘊鈐等二人勒華俊等四人自盡錮英燋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鈁等二十三人於遠地自是無敢言楚事者 五月丙申鳳陽大風雨毀陵殿神座 庚子雷擊圜丘望燈高竿 六月乙巳以雷警敕修省李廷機飭同列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稅宜罷撤不報

錢夢皋鍾兆斗既得留連章訐溫純謂楚事曲庇叛人且誣以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皋等夢皋等亦再疏劾純求勝并侵楊時喬時喬純皆求去前南京職方郎中劉元珍言沈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憸人叢聚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皋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皋又詆元珍為純鷹犬皆不報未幾敕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疏救侯慶遠及同官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朱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皋因力詆一貫員外郎賀燦然亦疏論京察事主事龐時雍劾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頃南郊雷震正當奏請頒行敕論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奪吾弼俸一貫數被糾謝病不出曾同亨給由入都引疾乞致仕許之帝諭朱賡欲并留南京被察諸臣賡言北察之留旨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罷之臣死不敢奉詔帝又遣中使傳諭欲去純賡言大臣去國必采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會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夢皋兆斗陰有所恃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秋七月帝竟批夢皋等前疏予純致仕南北察疏亦下夢皋兆斗皆引去時喬以與純共事復疏請貶黜不報慶遠及御史李梧等再疏救元珍時雍燦然帝益怒降旨譙讓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猜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夢皋策勵供職而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除其名時喬歎曰主察者逐爭察者亦竄矣尚可覥顏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喬亦清嚴自持與沈鯉郭正域皆為一貫所嫉由是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始 八月己巳停刑 大理寺評事婁志禮以囚多瘐死疏言犴狴之閒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內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為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含

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蒸黎。不報。　九月甲午，昭和殿災。　丙申，京師地震者再，自東北向西南行。官軍於盔甲廠支火藥，藥年久，凝如石，用斧劈之，火突發，聲若震霆，刀槍火箭迸射百步外，軍民死者無數。　河之決曹單也，給事中宋一韓詆李化龍開泇之失，化龍言曹之失由巡守不嚴，單之失由下埽不早，而皆由蘇家莊之決，南直山東相推諉，至年來緩隄防而急挑濬，隄壞水溢，不咎守隄之不力，惟委濬河之不深。夫河北岸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而荆隆口銅瓦廂則不可不防也。南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而孫家渡野雞岡蒙牆寺不可不防也。泇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綫隄防。請西自開封，東至徐邳，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無不守之人。帝爲敕曹時聘申飭。已，時聘言蘇莊一決，全河北注者三年。初汎豐沛，繼沼單魚，今且上灌金鄉，旁侵運道。臣親詣曹單，上視王家口新築之壩，下視朱旺口北潰之流，知河之大可憂者三，而機之不可失者二。請濬王家口以達朱旺新導之河，疏其下流，以出小浮橋，度長三萬丈有奇，估銀八十萬兩。公儲虛耗，乞多方處給。疏上，留中。時聘乃大挑朱旺口，冬十一月興工，用夫五十萬。　辛巳，免淮陽被災田租。

冬至，沈一貫在告，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窺瞰，且執筆以俟，鯉極言礦稅害民狀，矩戚然。鯉曰：小民猶可，奈虧聖躬何。矩曰：何也。鯉曰：自礦使出，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聖躬安得無虧。矩歎息，還具奏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爲首肯。沈一貫偵知狀，急草疏上之，帝不懌，復止。十二月壬寅，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於內府，半戶工二部，猶以鯉言故也。　丙午，免河南被災田租。　乙卯，以皇長孫生，詔赦天下，開宗室科舉，入仕例，罷采廣東珠池、雲南寶井。　詔既下，中官請徵茶蠟原遣，沈鯉以戾詔旨，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沒，請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真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己有祝釐功，乞三代誥命，且世襲僉事府主簿，鯉力斥其謬，乃賚以金幣。　工部請營三殿，時方濬河繕城，朱賡力請俟諸異日，從之。　時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潘相擅移景德鎮，請專理窯務，帝即可之。蕭近高力爭不得，相遂勒有司輸稅，悉由己。李道亦請稱有司固卻稅務，請如舊便，南贛巡撫李汝華極論相道謬，帝竟從相道請，且推行之四方。　改貴州水德江長官司爲安化縣。　致仕禮部尚書陸樹聲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初，楊相以內難走水西，客死，安萬銓挾之，索水烟天旺地，聽還葬，及置遵義府，四川總督王象乾命安疆臣歸所侵地，郭子章言侵地始於萬銓，而非疆臣，安氏取於楊相喪亂之時，而不取於應龍殄平之日，且臣曾許其裂土，今反奪其故地，臣無面目以謝疆臣。乞罷去。象乾言疆臣征播，殲楊惟棟不實，首功可知，至陽敗，棄陳送藥，往來欺君助逆，跡已昭然，令還侵地，不咎既往，已屬國家寬大，若因其挾而予之，彼不爲恩，我且示弱。疆臣既無功，不予之地，正所以全撫臣之信也。於是清疆之議累年不決。南北言官交章詆象乾貪功啓釁，象乾執疆臣所遣入京行賄之人與金，以聞於朝，而四川巡按御史李時華復言疆臣征播有功，不宜以土地之故傷字小之仁。兵部尚書蕭大亨主其議，以其地歸疆臣，水西尾大之患，於是乎不可制矣。　初，鄭恭王厚烷世子載堉言鄭宗之序，盟津爲長，前王見濍既復爵，錫謚矣，爵宜歸盟津。後累疏懇辭。禮臣言世子雖深執讓節，然嗣鄭王已三世，無中更理，請以其子翊錫嗣，載堉執奏如初。

三十四年春，命祐橏之孫載璽嗣封鄭王，載堉翊錫以世子世孫祿終其身，子孫仍東垣王。　帝感中官言，將察核畿輔牧地，諭沈鯉撰

敗鏜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況此牧地豈真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乃止 二月庚戌加上皇太后徽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進封恭妃王氏為皇貴妃 辛亥沈鯉朱賡請補六部大僚不報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詿誤被譴者充滿林下楊時喬備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錄用又以皇孫生恩詔列上遷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儁等一百十人皆不報 巡按湖廣御史史學遷劾上楚王所訐郭正域事無狀給事中顧士琦請召還正域不報 梁永用奸人胡奉言索咸陽縣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斤麝香二十斤知縣宋時際弗與咸寧人道行遇盜跡之稅使役也知縣滿朝薦捕得之永誣時際朝薦劫稅銀帝命逮時際錮朝薦一秩陝西巡撫顧其志盡發永奸且言秦民萬衆共圖殺永沈鯉朱賡請械永歸以安衆心帝皆不報而釋時際勿逮復朝薦官 楊榮恣指揮使樊高明後期榜掠絕筋枷以示衆又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於是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帥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三月己卯事聞帝甚怒為不食者累日欲逮問守土官沈鯉揭爭具陳榮罪狀陳矩亦為帝言乃止誅世勛等而貸其餘已雲南巡撫陳用賓請命四川邛乘雲兼領雲南稅務給事中汪若霖言用賓養成榮惡今不直請罷稅而倡議領於四川貧國甚乞亟斥用賓追寢前命不報 真定順德廣平大名災丁酉蠲振有差 初誠意伯劉世延屢犯重辟廢為庶人錮原籍不奉詔久居南京益不法妄言星變將勒兵赴闕南京御史孫居相疏發其奸并及勳臣子弟暴橫狀得旨下世延吏安遠東寧忻城諸侯伯子弟悉按問時諸司多缺官居相兼攝七差署諸道印事皆辦治 李三才以恩詔不盡行疑沈一貫尼之上疏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己既忌其有所執爭形己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行賄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俸五月 貴州東西路仲家苗盤踞貴龍平新閒為諸苗巨魁與水硍山苗等剽掠無虛日郭子章請於朝夏四月令陳璘軍萬人攻水硍游擊劉岳督安疆臣兵萬人攻西路並克之璘乃移新添攻克東路生獲酋吳老喬阿倫阿皆等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招降萬三千餘人部內遂靖 癸亥曹時聘濬河工成自朱旺口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 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汪若霖言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今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宮講習宜開此下累言之而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稅務歸有司權璫猶侵奪起廢有明詔啟事猶沈閣是也有上屢言之而久不決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大僚之推補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鬱成災天人恆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 五月癸酉河套部犯安邊懷遠延綏總兵官杜松大破之

木邦罕榼約暹羅攻緬甸緬甸恨之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於內地不至六月癸卯城陷罕榼被擒緬甸偽立孟密思禮領其衆木邦遂亡 畿內大蝗 沈一貫稱疾杜門章奏多即家擬旨沈鯉力言非故事一貫愈恨且慮己去後鯉在或為後患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鯁不欲令為首輔秋七月陳嘉訓孫居相連章劾一貫奸貪一貫憤益求去鯉亦乞休癸卯帝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鯉致仕朱賡疏乞留鯉不報一貫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拄清議好同惡異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鯉既去賡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十不能一下應天巡按御史宋燾首諷切賡汪若霖繼之賡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

南京戶工二部缺尚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汪若霖言二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私請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衆皆畫諾宜籍舉主姓名復祖宗連坐之法詔申飭如若霖言所推悉報寢　會學程繫獄十年數遇赦不原子正儀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歐血仆地久之乃甦刺血書奏乞代父死廷臣亦多言學程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帝皆不省會陳矩奉詔慮囚署刑部事侍郎沈廷文合院寺之長以書抵矩請出學程矩謝不敢比會審奏上矩密啓於帝慈聖太后亦憐學程母老以為言九月謫戍湖廣寧遠衛　甲午詔陝西嚴敕邊備　給事中王元翰極陳時事敗壞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政五載猶未一覲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彊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連茹彙征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慮有事怨憤死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讟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為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疏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不省　冬十月丙申停刑　十一月己巳朵顏長昂糾韃靼班不什白言台吉等以萬騎入犯道石門關山海關京東民盡逃入通州總兵姜顯謨禦寇卻之長昂復以三千騎窺義院界嶺鎮總兵官尤繼先出關寇已縱掠寧前去總督蹇達怒繼先不追擊而繼先方收召降丁八百人欲倚為用達乃疏言番情難馭恐遺後憂請調繼先別鎮俾降丁隨往部議以杜松與繼先換鎮巡撫劉四科爭之達亦再疏劾繼先給事中宋一韓等力主達議且劾繼先他事繼先遂罷　十二月壬子南京妖賊劉天緒謀反事覺伏誅　初李成梁移建寬奠等六堡自是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及是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蹇達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皆以招復逃人功受賞　奢崇周之死也效忠弟子崇明當立奢世統送之永寧世續遣以鬮馬許出印給之事已定而部目閻宗傳等自以昔從世續逐世統殺沙卜懼崇明立復前恨欲立安疆臣妻弟阿利鎮雄隴澄者疆臣弟堯臣也隴氏垂絕堯臣入贅冒隴姓與平播州恃功有據鎮雄制永寧心陰助世續崇明襲幾一載世續竟匿印不與巡撫遣都司僉書張神武執世續索印神武與永寧參將周敦吉盡掠其積聚子女宗傳乃以求主母為名大掠永寧赤水普市摩尼數百里成邱墟　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　青海寇大掠鎮羌黑古城諸堡守備楊國珍不能禦柴國柱急帥游擊王允中等擊走之生禽其長沙賴　故事正郎不奉使巡按必俟代至是官方多滯郎中傅深多借差以出江西巡撫許宏綱以父憂不俟代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

三十五年春正月辛未給事中翁憲祥極言其非制宏綱貶官芳亦被責憲祥又論掣籤之法使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代苟為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於大廷為掩飾之術請亟停罷時不能從

大計外吏楊時喬與署都察院事副都御史詹沂主之居數日帝

忽命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發疏帝誤發之也朱賡謂
非體力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即日收還時喬堅辭不肯任給事中陳
治則劾其怨懟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　二月戊戌安
南賊武德成犯雲南總兵官沐叡擊卻之　會試天下舉人張瑞圖
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於仲尼得中式殿
試以第三人及第其悖妄如此　夏四月戊戌銀定歹成犯涼州達
雲督副總兵官柴國柱等逆戰於紅崖大破之斬首百三十有
奇賊遁去雲尋以秋防卒於軍贈太子太保雲爲將先登陷陳所至
未嘗挫衂名震西陲爲一時邊將之冠　壬子順義王扯力克卒
朝鮮王昖復言源家康求和薦大亨等議聽朝鮮自計由是私款不
絕　李廷機遇事有執尤廉潔帝雅重之然性刻深又不諳大體其
教習館則沈一貫也一貫去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輒數陰詆之朱
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備閣臣廷臣慮帝出中旨如往年
趙志皐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廷推衆多推廷機曾于朴宋一韓御
史陳宗契持不可楊時喬卒從衆議列廷機及前禮部尚書于慎行
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等七人以上五月戊子帝命慎行廷機向高
並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已又特加王錫爵少保遣官召
之廷機三辭始視事元翰及給事中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
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辨帝爲切責元翰忻奪其俸　六月湖廣徽州
寧國太平嚴州大水　三邊總督徐三畏言河套之部與河東之部
不同東部事統於一約誓定歷三十年不變套部分四十二枝各相
雄長卜失兔徒建空名於上西則火落赤最狡要挾無厭中則擺言
太以父明安之死無歲不犯邊東則沙計爭爲監市與炒花朋逞西
陲搶擄非一日矣然衆雖號十萬分爲十二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
宜分其勢納其款俾先順者獲賞後至者懾勸閏月辛巳復河套諸
部貢市　南京刑部主事謝廷諒言李廷機才弱而闇王錫爵氣高

而機均不宜用又曰儲君之立爲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
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
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入不
報廷諒廷讚之兄也　梁永輦私物於驛輒役人馬甚衆巡按御史
余懋衡奏之永大恨使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
所予賄及餘毒懋衡屬滿朝薦治其獄而訟於朝言官攻永者數十
疏帝皆不省永帥衆擐甲入縣庭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城中數
夜驚言永反御史王基洪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或謂永宜自
明永乃下教自白不反狀諸亡命稍稍散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
齎重寶輜軿盈路詐爲上供物持劍戟弓弩結陳以行而永所遣解
馬者乘傳先發九功等後至無驗行且急朝薦疑爲盜邏兵與格鬬
追至渭南殺數人盡奪其裝懋衡以捕盜殺傷聞永大窘秋七月用
綱謀使人繫疏髮中馳奏九功等各貢名馬金珠睛綠諸寶物朝薦
承余御史指伏兵驛劫殺君章等帝怒曰御史猷無恙而朝薦代爲
報復且劫貢物立遣使逮朝薦繫錦衣獄榜掠而召永還關中始靖
　庚子京師久雨刑部請發熱審疏不報　八月辛酉朔彗星見東
井指西南漸往西北越二十二日自房歷心滅　丙寅振畿內饑
四川巡撫喬璧星銳欲討隴澄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李廷機力主
撤兵乃諭周敦吉張神武死釋奢世續赦閻宗傳等罪訪求隴氏子
孫爲鎮雄後並令安疆臣約束澄歸本宗復名堯臣職遂授職銜不
許冒襲隴職堯臣遂請避去宗傳亦降堯臣後襲水西宣慰使　九
月甲午停刑　江西參政姜士昌齎表入都上疏言陛下聽沈一貫
沈鯉並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
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己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
諸臣陛下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
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

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異同必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己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置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滯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歸財貨如山鯉家徒壁立囊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陛下聖明幾至大誤臣以爲輔臣若一貫儉邪異常直合古來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陛下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讎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斥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促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奸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陛下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而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陛下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等十餘人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等二十餘人旋皆擢用頃年改謫銓曹鄒觀光等六人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戍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旨而謫陛下忽復怒之而謫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復厚誣陛下也哉說者又謂俗流失世敗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未數語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楊時喬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鐫三秩爲廣西僉事宋燾上疏論救復詆一貫刺廷機帝益怒欲廷杖士昌陳矩諫得已謫燾平定判官士昌與安典史廷機再疏力辨求罷又自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羣情益憤　冬十月癸酉山東旱饑蠲振有差　先是暨祿死李三才請盡撤天下稅使帝不從命魯保兼之已而保亦死三才令都指揮張可大錄其貲保家饋重財可大卻不受葉向高方赴召過儀真見而異之曰此不特良將且良吏也

山東大饑淮徐兵備參議袁應泰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濬濠修先聖廟饑者盡得食更搜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振戶部劾應泰擅移官廩應泰已遷副使遂移疾歸　于慎行被命已得疾再辭不允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臥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十一月壬子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慎行學有源委貫穿百家與馮琦並爲詞館之冠　十二月安南賊犯欽州時莫氏宗黨多竄處海隅僭稱公侯伯名號都統使黎維新不能制守臣檄問數發兵夾勦雖應時破滅而邊方頗受其害　初王元翰嘗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并禁章奏未下者於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金士衡力陳其非便不聽　鳳繼祖之誅也姪阿克從金沙江外及是賊黨鄭舉等誘之作亂遂陰結江外會川諸蠻直陷武定會流官知府攜印之雲南賊以無印難號召執推官進圍雲南索冠帶印信因分兵四出劫掠連陷元謀羅次嵩明諸州縣嵩明吏目韋宗孝出禦而敗合家死之學正龍旌罵賊死賊轉寇祿豐知縣蘇夢暘帥民兵力戰賊退去

三十六年春正月朔夢暘方朝服祝釐賊出不意襲陷其城夢暘不屈死陳用賓沐叡以調兵未集懼使使以府印與賊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爲知府　河南江北饑　二月戊辰京師地震　朝鮮國王李昖卒光海君琿自稱署國事遣陪臣來訃且請謚帝惡其擅不允令其國人公議以聞時我

大清兵征服哈達輝發烏喇諸部漸近朝鮮兵部議令蹇大修武備整飭邊防幷請敕遼左督撫鎭臣遣官宣達毋相侵犯之意從之未幾李三才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爲與天下更始且力言遼左阽危必難永保狀不省　夏四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朱賡十二大罪幷及李廷機且言賡與沈一貫王錫爵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帝怒貶振先三秩調邊方用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　高淮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衞軍甲而譁誓食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懼奔入關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邦才獲陽皆逮問邊民益譁蹇達再疏暴淮罪乃召還以通灣稅監張曄兼領其事獲陽竟死獄中　乙卯南畿大水署禮部事侍郎楊道賓疏陳時政略言宮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怠曠請夙興夜寐以圖治功時御便殿與大臣面決大政章奏及時批答毋輒留中及從內降帝優旨報聞而不能用　李成梁之徙六堡民也宋一韓極言棄地非策下巡按御史覆勘及是御史熊廷弼具得棄地驅民狀劾成梁趙楫罪及先任巡按何爾健康丕揚黨庇一韓復連章極論帝眷成梁厚留諸疏不下而召之還以杜松代　秋七月丁酉京師地震　先是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黃一騰與焉汪若霖以元功汝亨爲給事中陳治則所推轂上疏劾二人囂競吏部因改擬部曹治則怒劾一騰交攜帝以言官紛爭留部疏踰年不下朱賡及廷臣屢疏趣之命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並元功汝亨一騰各貶一級出之外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若霖先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衆謂賡修郤治則又與同官姚文蔚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並擢京卿皆平日阿附政府者於是攻訐四起先後論賡者至五十餘人給事中喻安性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言者交章劾安性復侵賡李廷機被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御史馬孟禎駁之曰廷機在禮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建言忤時則抑之至死秉政未幾婁士昌宋燾鄭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僞數十人交章力攻王錫爵方累疏辭召命因進密揭力詆言者中有上於章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獸之音之語言者聞之大憤南京給事中段然首劾之孟禎及金士衡給事中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遂不出　郴州礦賊起　雲南兵旣集分五路進勦武定元謀羅次祿豐嵩明諸州縣並復阿克奔四川八月癸亥治失事諸臣罪陳用賓沐叡下獄論死　庚辰振南畿及嘉興湖州饑　皇太子輟講已四年楊道賓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爲戒不聽　帝委楊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時喬獨理部事銓敘平允絕請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門而是時堂陛扞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時喬官位未崇又自溫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鎭壓百僚上下凌替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先推李廷機入內閣尋又推黃汝良全天敘爲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王元翰遂極論會推之弊與胡忻交章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帝不許時喬乃力請簡用尚書而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次當推元翰復疏論大亨鑛幷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鑛謀主亦當斥帝不報而念孫丕揚廉直九月召起故官丕揚屢辭不允　甲午喬璧星奏擒阿克於東川與其黨俱送京師磔於市武定平遂悉置流官王元翰言阿克小醜亂易平也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榷稅二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榷如故貢金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賊首雖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可保也不報　冬天鼓鳴楊道賓言天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顚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爲之鳴宜急罷礦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不聽　封李暉爲朝鮮國王　朱賡寢疾乞休疏二十餘

上言者屢其復起攻不已王元翰因災異乞亟罷賡及蕭大亨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卹人言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輓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輓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錮禁於沈一貫及賡

十一月壬子賡卒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贈太保諡文懿御史彭瑞吾復疏詆賡胡忻請停其贈諡帝不聽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而暱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蒙詬病

十二月戊午再振南畿免稅糧

朱賡既卒李廷機堅臥不起葉向高遂獨相初向高入閣即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又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比獨相又請增閣臣帝皆不聽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蓋帝心重之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

起顧憲成南京光祿寺卿憲成力辭不就時恩詔已閱三年止用憲成等四人給事中何士晉請大起廢籍不聽

析貴州新貴縣及定番州地置貴定縣爲貴陽府治

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右侍郎皆缺及蕭大亨致仕帝命戎政尚書李化龍掌部事會長昂之子賴暈歹與從父蟒金潛入劉鎮河流口大掠去

三十七年春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晝閉葉向高言兵部惟尚書一人何以應猝變不報遼戰士二萬餘皆老弱化龍請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亦不報

二月吏部侍郎楊時喬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襚以殮詔贈本部尚書諡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

禮部侍郎楊道賓卒贈尚書諡文恪道賓及楊時喬相繼卒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疴不出戶刑工三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註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翁憲祥言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佚數事報聞

賴暈歹結黃台吉謀犯喜峯口薊遼總督王象乾令杜松潛擒黃台吉帳松從寧遠中左所夜馳至哈流兔掩殺拱兔部落百四十餘級以大捷聞遂重賞副使馬拯謂拱兔內屬不當勦彼且復讎與松相訐松忿遂賞愈急詔予之拱兔果以無罪見勦怒小歹青又數邀之三月辛卯拱兔以五千騎攻昭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淩河肆焚掠游擊于守志遇於山口大敗死千餘人守志亦重創松駐大淩河不敢救遼人多咎松朝議謂松前僅抵錦州邊十里未嘗出塞所殺乃保塞部落悉縛殺之非陳斬熊廷弼亦言防邊以守爲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松愈忿言撫按附會拯害其奇功自帥兵出塞將擣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大淩河松益慚憤數欲自經盡焚其鎧冑器仗置疆事弗問乃勒松歸里以王威代

王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拄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鷙舉朝咸畏其口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治則門人也劾元翰盜庫金剋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連攻元翰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等連章論救己酉葉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部院評曲直罪其議論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元翰乃盡出其筐篋舁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謫刑部檢校繼芳以所劾贓無有謂寄之記事家釁爭久不息亮中行之子也

夏四月倭寇溫州

五月歷城高苑牛產犢皆兩首兩鼻

署禮部事侍郎吳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稅召還內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斂怨乞下詔罪己與天下更新皆不報初礦稅興以助大工爲名後悉輸內庫不以供營繕而四方采木之需多至千萬費益不貲署工部事侍郎王汝訓請發帑佐工不報

詹沂請告已久帝命倉場侍郎孫瑋

兼署都察院事進戶部尚書督倉如故。秋九月癸卯，沂封印於闕，拜疏出城候旨。丁未，停刑。福建、浙江、江西大水，湖廣、四川、河南、陝西、山西旱，畿內、山東、徐州蝗。冬，沙計及猛克什力犯波羅、神木，延綏總兵官張承廕擊卻之，追斬八十餘人。沙計欲修貢，守臣惡其反覆，拒之。沙計益徙近邊，以數千騎犯雙山堡，承廕擊走之，俘斬百二十有奇。承廕，臣之子也。十二月己巳，留畿內、山東諸省稅銀三分之一振饑民。徐州賊殺如皋知縣張藩。日本以勁兵三千人入琉球，執其國王尚寧，遷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總兵官楊宗業以聞，乞嚴飭海上兵備，從之。

明紀卷第四十六

明紀卷第四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九起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訖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三十八年春大計外吏吏部尚書孫丕揚主之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會試天下舉人庶子湯賓尹越房取中五人其門人韓敬與焉他考官效之競相搜取又得十三人吳道南知貢舉不可賓尹與戚氣相詬誶遂強總裁侍郎蕭雲舉王圖錄敬爲第一榜發士論大譁道南欲奏之以雲舉圖資深嫌擠排前輩隱不發及廷對賓尹爲敬賄緣得第一人

夏四月丁丑正陽門樓災。 辛卯以旱災異常諭羣臣各修職業勿彼此攻訐吳道南言天下人情鬱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練習政務久置深闈聰明隔塞鬱一也法司懸缺半載讞鞫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鬱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振救坐視其死亡轉徙鬱三也羣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因權璫構陷一繫數年鬱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一斥不復山林終老鬱五也陛下誠渙發德音除此數鬱不崇朝而雨露徧天下矣不省。 顧憲成之講學東林也好臧否人物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李三才撫淮久結交徧天下與憲成相得尤深三才揮霍有大略以折稅監得民心淮徐歲祲又請振卹蠲馬價淮人愈德之三才屢加至戶部尚書內閣缺人建議者謂當參用外僚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衆謗議紛然工部郎中邵輔忠首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其貪僞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及彭端吾金士衡相繼爲三才辨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爲漕政計帝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御史劉國縉喬應甲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吳亮以兩書附刻邸抄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攻三才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王元翰之去也論者猶未息及是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而湯賓尹爲祭酒與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御史劉光復房壯麗及兆魁應甲紹徽紹吉鄭繼芳等與之聲勢相倚力排異己遂指三才元翰及從龍忻等併憲成謂之東林黨向高欲調劑羣情輯和異同而齊楚浙三黨且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之爲黨魁諸人以帝一無所問益植黨求勝朝端閧然。 辛丑振畿內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福建四川饑。 五月工部侍郎王汝訓卒贈尚書諡恭介汝訓在部歲餘力清夙弊中官請乞輒執奏不予節宂費數萬

河南賊陳自管等作亂有司討禽之。 趙世卿素勵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嘗言楚王非僞與沈一貫合又力推李廷機廷臣疑其黨比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杜門乞去章十餘上不報秋世卿拜疏出城候命。 冬十月辛丑停刑。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欽天監推日食分秒及虧圓之候職方郎中范守己疏駁其誤署禮部事侍郎翁正春等請博求知曆學者令與監官晝夜推測庶曆法靡差於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我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曆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曆法例取知曆儒臣同監官譯上以資采擇正春等屢從之並召邢雲路及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使參預曆事。 丁卯以軍餉乏諭廷臣陳足國長策不得請發內帑

鄭繼芳巡按浙江有僞其書與王紹徽劉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

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云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富平謂孫丕揚耀州兄弟謂王國王圖國巡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孫丕揚皆秦人故曰秦脈其書達丕揚所丕揚不爲意圖先與郭正域劉曰寧並爲時論所歸正域逐曰寧卒向高獨相久圖旦夕且入閣忌之者甚衆會將京察惡東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爲鉤黨計圖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益恨紹徽故湯賓尹門生而與圖同郡吳道南之欲糾韓敬事也紹徽極譽賓尹於圖言道南之黨欲傾賓尹并及圖宜善爲計圖正色卻之賓尹先歷翰林京察應圖注考與紹徽謀先發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亦慮見斥賓尹乃令明時劾圖子寶坻知縣淑抃贓私鉅萬且謂國棻疾三才圖爲求解國棻怒晉之圖遂欲以拾遺去國又詆史記事徐縉芳謂爲圖心腹國圖縉芳皆抗疏力辨明時再劾圖因及縉芳爲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目爲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縉芳列其語疏中起元憤上章自明帝一無所問忌者復僞爲淑抃劾國疏播之邸抄圖上疏言狀帝爲下詔購捕乃已　四川巡按御史鄧渼言蜀之東川偪處武定尋甸諸郡只隔一嶺諸苗出沒無時朝發夕至其酋長祿壽祿哲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其部落以劫殺爲生不事耕作蜀轄遼遠法紀易疏滇以非我屬內號令不行以是驕蹇成習目無漢法宜敕滇撫兼制便因條三利以進詔從之以東川土司並聽雲南節制　李三才力請罷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三十九年春二月自引去帝亦不罪也　庚子河套部犯甘州之紅崖青湖官軍禦卻之　三月大計京官孫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宏綱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吏科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及湯賓尹顧天埈劉國縉咸在察中黜降有差亦坐王元翰浮躁再貶其官又奏黜錢夢皐等十人以年例出王紹徽喬應甲於外羣情翕服初計典將舉兆京謂金明時必出疏要挾丕揚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以劾王圖疏實之爲圖報復刑部主事秦聚奎上疏力攻丕揚爲賓尹大化國縉紹徽應甲嘉言辨時部院察疏尚未下丕揚奏趣之因發聚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褫聚奎職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與應甲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論洶洶　夏四月京師旱　戊子怡神殿災馬孟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徹御覽與果出聖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此士習可慮也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盜合羣將爲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不省　丙申遼東巡按御史翟鳳翀請設常平倉括贖鍰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命推行於諸邊　南京刑部尚書李禎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葉向高言禎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帝竟奪禎職閒住

秦聚奎既黜其黨羣起力攻湯兆京亦十餘疏應之其詞直曹于汴亦持之堅喬允升三疏別白其故且劾蕭雲舉佐察行私而許宏綱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撼丕揚人情杌隉慮事中變禮部主事丁元薦甫抵官抗章責宏綱持議不宜前卻因盡發崑宣黨構謀狀於是朱一桂鄭繼芳周永春徐兆魁等

爭舉元薦爲金明時等訟冤兼向高以大體持之五月察疏下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陳易猶攻訐不已不揚宏鋼王圖皆求去不揚之再起也年七十有八矣帝以其老成清德眷遇甚隆而不揚自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沈鯉呂坤郭正域邱度蔡悉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涞歐陽東鳳輩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又薦鯉坤正域爲天下三大賢都御史缺又屢疏推坤且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帝皆不納不揚遂懷去志及是堅臥不起向高特疏請留翁憲祥言一時賢者直道難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爲寒心皆不報向高亦引疾屢諭乃出視事已又言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遠先朝寵有餘幸矣不省　黨人既指東林爲黨爭欲以顧憲成爲口實壬寅徐兆魁劾憲成黨李三才陰持計典且謂滸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憲成輒以書招之即不赴必致厚饋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又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寺丞吳炯上疏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行人劉宗周言東林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宮牆不可太常寺少卿洪文衡言今兩都九列強半無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遷擢而使者祗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尚在田間已罹羅網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基之帝皆不報黨人益大譁宗周遂請告歸　廣西廣東大水　六月自徐州北至京師大水河決狼矢溝葉向高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不省　傅櫆審

秋萬壽節翁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謹財用卹民命重邊防不省　王圖連章求去出郊待命九閱月遂予致仕國亦乞休去　初守陵中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逮繫無虛日湯兆京巡按宣府奏之浚亦誣訐兆京帝遣使按驗事已白而諸被繫者久未釋會兆京復出按順天諸府悉縱遣之　冬十月丁卯趙世卿拜疏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不罪　甲申停刑閣臣請釋輕犯不報翁憲祥請推緩刑德意省囊臣矜楚獄馬孟禎亦訟李獲陽之冤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等且言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錮高牆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不報　十二月兵部兼戎政尚書李化龍卒年七十贈少師諡襄毅化龍有文武才既卒帝命孫瑋兼署兵部戎政事瑋言陛下以纍纍二印悉畀之臣豈真國無人耶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標孟一脈趙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臺諫則有王德完馮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不可得矣弗聽　泰寧炒花令將士出不意擊之拔營遁徙額力素居焉其地忽天鳴地震炒花驚懼再徙渡老河去邊幾四百里其第二子色特哂之南移可可毋林伺隙入犯賞伏兵敗之追北至白雲山斬馘三百四十有奇色特懼復糾卜言顧伯要兒哈喇漢乃蠻合犯清河皆潰去以兒鄧等懼乃代炒花求款邊境遂寧

四十年春正月葉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不報 孫丕揚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二月癸未拜疏徑歸葉向高聞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敕所司存問 三月丙午振京師流民 夏四月丙寅南京各道御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墮帝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之憂不報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戶部主事李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錮疏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爲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辨謗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不聽 初元裔打來孫駐牧宣府塞外傳答方強懼爲所併乃東徙插漢兒地號插漢兒王子收福餘雜部數入掠薊西四傳至虎墩兔益盛及是以三萬騎掠穆家堡麻貴遣參將郎名忠等禦之斬首四十餘級乃遁去貴尋以病乞罷詔乘傳歸貴果毅驍捷善用兵東西並著功伐子弟多將才人以方李成梁曰東李西麻 麻貴之去也遼東巡撫楊鎬力薦李如梅爲大帥至以死爭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力持不可乃用張承廕承廕未至鎮遠堡失事已革前守將祖天壽出獵蟒金諸部圍之曹莊將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餘人天壽以數騎免鎬皆不以實聞僖再疏劾之鎬引去天壽論死承廕以初至不罪 葉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輒優旨勉留向高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先是向高疾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方向高之杜門也閣中虛無人六卿止刑部尚書趙煥一人又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自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都察院自溫純去八年無正官煥累乞除補帝皆不報秋八月始改煥爲吏部尚書除諸部侍郎四人向高至萬壽節始起視事 河決徐州三山衝縷堤二百八十丈遙堤百七十餘丈黎林鋪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爲平陸邳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士忠開韓家壩小渠引水壩以東始通舟楫 李廷機乞休疏百二十餘上九月庚戌陛辭出都待命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輓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廷機繫閩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 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考選命二年不下葉向高懇請至數十疏冬十月始得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稍盛 甲申停刑 皇貴妃王氏病革皇太子請旨得往省宮門閉扶鑰而入妃目眚手太子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葉向高言皇太子母妃薨禮宜從厚不報復請乃得允諡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 御史李邦華陳法祖用人十事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曰詞臣不當專守館局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曰六科都給事中不當內外間陞曰御史陞遷不當概論考滿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郎曰關倉諸差不當專用舉貢任子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京秩曰進士改教不當概從內轉曰邊方州縣不當盡用鄉貢不報 趙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已兵部主事卜履吉爲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二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煥疏辨再乞罷葉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

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　進士鄒之麟分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為御史馬孟禎給事中陳伯友等所發御史孫居相并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詔禮部會吏部都察院議之麟學賢罪不及賓尹敬孫振基抗疏請並議未得命翁正春等議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敬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御史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論賓尹南京給事中張篤敬證尤力而趙興邦及給事中亓詩教亦劾正春不識鄉試主考官為徇私正春求去不許　言官既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留中葉向高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一趙煥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孫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　駙馬都尉冉興讓壽寧公主壻也為掌家宮人梁盈女中官彭進朝毆辱公主三奏不達興讓掛冠長安門去御史楊鶴疏請東宮講學因并及其事陳伯友亦請置奄豎於法不報　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藎臣從祖也疏詆顧憲成御史周起元憤力斥其謬藎臣遂劾起元并詆憲成起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翀余懋衡徐良彥魏雲中李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且下令捕世學世學遂遁去　琉球中山王尚寧遣使報歸國復修貢禮官言其國殘破已甚請十年一貢從之然寧事中國謹比年修貢如故　敖克等犯中後所張承廕遣兵拒之斬其長二人虎墩兔再舉入塞守將梁汝貴擊破其營乃聾諸部連犯中後所遵山驛副總兵李繼功等力戰殲其魁餘引去自是虎墩兔所屬貴英哈等三十餘部悉奉約束　四川建昌猓亂起劉綎為總兵官討之　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葉向高擬旨上帝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

四十一年春正月廷臣交章請復諭改明春湯兆京倡給事御史伏閣固請卒不得命　庚申諭朝鮮練兵防倭　翁正春會九卿趙煥等給事中御史翁憲祥余懋衡等六十二人議湯賓尹換卷事坐韓敬不謹落職閑住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庭訓敬同鄉也謂敬關節果真罪非止不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為敬地正春等不從特劾議上敬黨大恨廷元遂疏劾正春等公議益憤孫振基孫居相張篤敬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周祚亦敬同鄉議并罪吳道南馬孟禎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敬帝竟如廷元等言敕部更勘亓詩教再疏劾正春首鼠兩端正春疏辨益求去帝慰留之頃之改吏部掌詹事府以侍養歸　南畿提學御史熊廷弼嚴明有聲顧雅與湯賓尹善初賓尹家居奪生員施天德妻徐氏為妾徐不從投繯死生員馮應祥芮永縉等訟於官為徐建祠賓尹恥之及是永縉又發生員梅振祚宣祚朋淫狀廷弼乃判牒言此施湯故智陰為賓尹解又以所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杖殺永縉巡按御史荊養喬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引歸廷弼亦疏辨事下都察院孫瑋議鐫養喬秩令廷弼解職候勘而南北給事御史互有所左右孫振基馬孟禎魏雲中劉策麻僖陳伯友李邦華李若星翟鳳翀潘之祥徐良彥及給事中李成名御史崔爾進等持勘議甚力而給事中官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御史黃彥士南京御史周遠及張篤敬亓詩教趙興邦等較之疏凡數十上振基等再疏極論并斥應震等黨庇帝竟納瑋言解廷弼職調浙江巡按御史呂圖南代之應震亮嗣等皆大恨連章劾瑋瑋累疏乞休帝皆慰留　呂圖南之調南畿督學也周永春上疏劾之圖南棄官歸湯兆京王時熙及御史汪有功為圖南申雪語侵永春及趙煥永春煥連章辨未幾煥用亓詩教言以年例出時熙及孫振基魏雲中於外故事科道年例外遷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煥不移咨都察院兆京遂力爭且詆煥孫瑋亦以失職求去益力疏十餘上煥屢疏訐辨杜門不出詔慰起煥奪兆京俸兆京以不

得其職。投劾徑歸。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及戶部郎中賀烺交章劾煥擅權。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奪邦華等俸。貶烺官。以慰煥。　陳伯友陳時政四事。言擬旨必由內閣。昨科臣曾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試。悉由內降。而福王之國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褻天言。抑且貽隱禍。法者天下所共。黔國公沐昌祚。請令其孫啟元代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請勘。而以內批免之。疑中有隱情。御史呂圖南改提學。此爭爲賢。彼爭爲不肖。壺息兩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久應之國。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不報。時帝命向高典會試。閣中無人。章奏俱送閣中云。　御史張至發疏陳內降之弊。因言陛下惡結黨。而乘揆者先不能超然門戶外。頃讀科臣疏云。日來慰諭輔臣溫旨。輔臣與司禮自相參定。方聽御批。果若人言。天下事尚可問耶。時黨人勢盛。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亓詩教、周永春及御史韓浚。楚則官應震、吳亮嗣。浙則姚宗文、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排擊善類。至發。齊黨也。葉向高頗右東林。故首疏刺之。帝亦不報。　夏五月己巳。諭吏部都察院。年來議論混淆。朝廷優容不問。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傷國體。自今仍有結黨亂政者。罪不宥。　先是有旨言福王常洵之國。非莊田足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李邦華首疏諫。葉向高言。田四萬頃必不能足。王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帝報常洵無一日兩見事。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與孔學、趙宗舜、趙思聖等相訐告。將抵罪。六月。上變告學等與鄭妃內侍姜嚴山用妖人王三詔爲厭勝術。詛呪皇太后、皇太子。擁立福王。帝震怒。繞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中官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得情。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悉用其言。貴妃終不欲常洵之國。言明年冬皇太后七十壽。宜留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今冬預行慶壽禮。王如期之國。帝遣中官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賀壽名留福王。約千人伏闕請。今果有此諭。人情益疑駭。將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必不樂。是非壽聖母。乃爲聖母累也。且潞王聖母愛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爲。因封還手諭。署禮部事侍郎孫慎行合廷臣力請。太后亦以爲言。議乃定。　初。撦力克死。其孫卜失兔嘗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所部素囊台吉、五路台吉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卜失兔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爲請封。忠順夫人旋卒。乙未。詔封卜失兔爲順義王。而以把漢比吉。素效恭順。封忠義夫人。時卜失兔少衰。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五路、素囊及兀慎台吉等。兵力皆相埒。宜大總督涂宗濬言於朝。各予陞賞如例。　秋七月甲子。孫瑋稽首文華門。出城候命。　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繫獄久。中外論救者百十疏。會萬壽節將屆。葉向高復以爲請。乃釋歸爲民。　劉策上疏力爭熊廷弼行勘湯賓尹科場事。諸黨人必欲十七人並罪以寬韓敬。孫慎行復集廷臣議。仍坐敬關節。而爲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　初。代王鼐鈞嫡妃無子。從姬裴生子鼎渭。已請名矣。裴

死次妃張生子鼎洂有寵奏以爲嗣李廷機署禮部覆從之廷臣謂鼎洂毋雖封不得稱嫡爭者百餘疏翁正春孫愼行相繼請更正帝皆不報及是鼎洂卒彝鈞請以其弟嗣愼行復力持帝乃錫彝鈞祿鼎潤始得嗣　葉向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九月壬申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前禮部左侍郎吳道南並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道南在籍事多決於向高向高引退優詔不允　庚辰趙煥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冬十月帝乃許煥及孫瑋致仕　十一月皇太子妃郭氏薨　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子廟廷　兩畿山東江西河南廣西湖廣遼東大水　戶部郎中李朴言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游市肆狎比倡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覺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亓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贓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獵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而宗文及其黨力詆奸優居相一甲且羅織朴贓私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朴再疏發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贓私及宗文廷元庇敬興邦媚煥狀且言詩教爲羣凶盟主實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詩教方從哲門生而趙煥鄉人也勢尤張故朴云然帝下詔切責言官略如朴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虛日署戶部事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議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　南京太僕寺少卿參預曆事李之藻奏上西洋曆法略言臺監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之謬而力薦龐迪峩熊三拔龍華民陽瑪諾等所論天文曆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乞敕禮部開局取其法譯爲成書給事中姚永濟亦以爲言時庶務因循未暇行其言也　劉綎偕四川參政王之機督諸將分八道進攻叛蠻而己居中節制

四十二年春正月乙丑克桐槽沈渣阿都廈卜越北諸砦大小五十六戰斬馘三千三百有奇諸渠巢穴一空　二月辛卯慈聖皇太后李氏崩命禮臣從優具儀略如大喪禮潞王翊鏐聞哀悲慟廢寢食未幾亦薨　己酉振畿內饑　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歷年稅使礦使所進奉明珠異寶文毳錦綺及搜括贏羨億萬計悉以賚之臨行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一入朝下詔賜莊田四萬頃李汝華偕廷臣力爭呂坤在籍上書言其不便常洵亦奏辭得減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又奏乞張居正所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並四川鹽井榷茶銀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爲名乘傳出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內使閻時詣汝州督租杖二人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官應震姚宗文等亦屢疏諫帝皆不聽常洵又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中使至淮揚支鹽乾沒要求輒數倍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故禁非王肆

所出不得竄河東引遏不行邊鎭由此愈絀廷臣請改給王河東鹽且無與民市帝又不聽又令福藩使通籍中左門一日數請朝上夕報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風旨走利如鶩如是者終帝世而瑞王常浩年二十有五惠王常潤桂王常瀛年二十皆未選婚羣臣交章請率不報且索部帑爲冠婚費以實宮中凡數十萬珠寶稱是戶部不能給　工部尚書劉元霖卒　夏四月丙戌以皇太后遺誥赦天下減稅額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稅蠲各運司浮課楚宗人英燫蘊鈁等禁錮既久中外多言其冤孫愼行白其非叛乃亦以遺誥釋之　高寀居閩十餘年廣肆毒害嘗薦布政使陳性學帝立擢爲巡撫及是萬衆洶洶欲殺寀寀帥甲士二百餘人入巡撫袁一驥署露刃劫之令諭衆退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釋一驥而拘同知陳豸於署事聞帝召寀還命出豸一驥亦由此罷　吏部奉詔起廢李朴名與焉黨人大譁再起攻朴并及文選郎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而詆姚宗文毛一鷺甚力頃之再疏劾宗文一鷺及其黨董定策帝皆置不問　六月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　甲午葬孝定皇太后於昭陵別祀崇先殿帝將建靈應宮崇奉太后何士晉以非禮力爭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宮出講諸王早婚與遺賢之登進乃諸臣屢請不應而不時內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卽鬼神之香火何也不省福王常洵遣中官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登萊參政姜志禮言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萬頃延連數十郡者乎況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供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志禮三秩調廣西僉事　湯賓尹韓敬有輿援外廷又多助之議久不決張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諸黨人諸黨人益恨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鋕

於左而以孫愼行爲右命未下過庭訓言鋕未履任何以推愼行并詩教和之愼行四疏乞歸秋八月甲午出城候命帝乃許之　葉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癸卯允其去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裏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嘗上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亡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卽在廟堂之上也帝知其忠愛不能行　方從哲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從哲遂獨相御史錢春言今天下人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王無事不曲從臣嘗歎陛下有爲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僅得王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媚嫉之人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內相之意是甘爲萬安焦芳曾趙志皋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疏辨乞去帝慰留之責春妄言瀆奏出爲福建參議春一本之子也　初御史徐縉芳巡鹽兩淮頗通賓客賂遺劉文炳疏劾之因言劉策入葉向高幕干票擬策同官陳一元向高姻親顓權利時策按宣大一元按江西策疏言文炳爲湯賓尹死友代韓敬反噬昔年發奸如孫振基王時熙輩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無私交爲辨覺文炳策屢疏相詆南京御史吳良輔言文炳一疏而彈御史縉芳一元策及李若星再疏而彈詞臣蔡毅中焦竑及監司李維楨他波及尙多人材摧殘甚易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詆斥天下寧有完人策復詆文炳倚方從哲爲冰山苟一時富貴不顧清議一元亦自江西上疏極詆帝皆不省策憤謝病去　吏部尚書鄭繼之素有清望然年八十餘耄而憒倚信文選郎中王大智且一聽黨人意指以年例出湯之祥張篤敬及給事中張鍵御史宋槃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

弼者，不令都察院吏科與聞。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趙國琦以爲言，大智怒，構於繼之，逐國琦去。孫居相周起元及同官張五典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爲光房等五人稱枉。吏科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過庭訓李徵儀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吳亮嗣及御史劉光復汪有功王萬祚等，羣起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連疏搘拄，尋引疾去。馬孟禎言光房等不宜抑，且云廷弼聽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兩言官矣，獨介介於之祥敬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斷斷於鶚敬，毋乃已甚乎。由是黨人益忌孟禎。

李三才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劉光復劾三才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爲推轂。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劉文炳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寺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嘗舉吏也。三才憤甚，自請籍其家。署工部事刑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復再疏言，三才侵奪官廠爲園囿。劉廷元帥同列繼之。潘汝禎特疏論劾。既而巡按御史顏思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鞫，乃詔徵儀偕吳亮嗣往。

猛克什力寇懷遠及保寧，延綏總兵官官秉忠等，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先後斬首二百二十級有奇。

王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呪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森復爲有司所擒，越五年，死於獄。

明紀卷第四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神宗紀十 起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訖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凡六年

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徐州決河工成時劉士忠已卒總河闕二年
不補 二月吏部出給事中張國儒及馬孟禎徐良彥於外復不咨
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彥則素忤黨人
故文選郎胡來朝抑之鄭繼之不能禁也李瑾復疏爭詆繼之來朝
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諸御史羣起攻瑾瑾爭之
強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議之旨實
秉國者調停兩祖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
使自引去 三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涖
任帝不視朝久皆先涖任吳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方從哲爲言
帝令先視事夏五月道南上疏言臣就列經旬僅下瑞王婚禮一疏
他若儲君出講諸王豫教備大僚舉遺逸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
舌敝以請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
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入慈慶宮擊傷守門中官李鑑至前殿
簷下爲中官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庚戌
皇太子奏聞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稱喫齋
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跡若涉瘋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
署刑部事侍郎張問達以屬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員外郎趙會禎勞
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內
訴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紿令執梃作冤狀由東華門入至慈
慶宮前比凡向宮殿射箭放彈投甎石等律當斬加等立決稾定未
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弟國泰以謀危太子
方從哲等又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士相永嘉

皆浙人瘋癲具獄多心疑其非丙辰主事王之寀值提牢散飯獄中
末至差窮詰其實差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
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
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我輩能救汝與我棗木棍導我由
後宰門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內侍通稱也
丁巳之寀備揭其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於
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梃擊之議遂起員外郎
陸夢龍將典試廣東杜門注籍主事傅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
儲皇吾雖卹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共事乎夢龍曰張公過我厚
當力爭之乃偕見問達士相等亦集曰當具疏請夢龍恐疏入留中
止勿請士相等曰提馬三舅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法司不
能捕一編氓須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爲然戊午會士
相永嘉會禎夢龍梅之寀及鄒紹先凡七人將審衆咸囁嚅夢龍呼
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瘋癲狀夢
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曰我薊州人非有導
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且曰豢我三年矣
與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爲曰打小爺小爺者宦官宮妾以稱皇
太子也於是士相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立罷訊時之寀疏未下王
士昌姚永濟及署禮部事侍郎何宗彥連上疏趣之行人司正陸大
受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白晝持梃直犯宮禁此乾坤何等時耶業
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
互相表裏與薊州武舉高順寧今皆匿於何地奈何不嚴竟而速斷
戶部主事張庭言奸人突入大內狙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
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
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東宮出講鄭妃卜葬諸事弗勝遷回彼
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俱不報廷元

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劉光復疏詆之寀等謂不當諂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如士相等指丙寅刑部會十三司司官士相夢龍紹先會稹承嘉之寀會曰唯吳養源李俸會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灃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着有又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德灃偕夢龍力爭獄乃具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提龐保劉成對鞫吳道南以諮中允孫承宗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何士晉及從哲等亦俱以爲言帝乃諭究主使諭法司擬罪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己巳嚴皇城門禁初奸人王曰乾告孔學爲巫蠱詞已連成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中外益籍籍語侵國泰士晉再疏言陛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偪蕭牆不少動念者候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起閫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構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錮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人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姓謂何此不軌之疑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已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護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爲孤注矣國泰欲釋人疑

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借劍尙方請自臣始或別有主謀無與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疏虞罪卽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熒惑主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跡外廷語不易解乃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於太子自明無他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以事連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癸酉帝親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立左階下召從哲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閒父子諭令磔張差龐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旣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毋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申言之諸臣皆跪聽獨光復大聲頌揚帝以爲有所執爭下之獄諸臣遂叩首出帝還宮意中變甲戌命先磔張差於市梅慮其潛易躬請監刑其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鞫保成於文華門保成輾轉不承會太子傳諭曰張差情實瘋癲誤入宮門擊傷內侍罪不赦若保成乃中官欲謀害本宮何益當以讎誣從輕擬廷臣乃散去問達以鞫審未盡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審何由得情然差供詞故在其同謀馬三道等尙可質訊況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語通國共聞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轡乞付外廷會官嚴鞫務令輸情與天下共棄帝

以二囚涉鄭氏付外廷議益滋乃潛斃之於內言皆以劊重身死又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孔道從之帝不見廷臣二十有五年矣以綱常責妃太子特一出以釋羣疑且不遽罪言者而吏部先擬出士晉爲浙江僉事候命三年未下帝乃急簡部疏命如前擬鄭繼之言關官已補請改帝不許命綱前補者繼之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當參議帝怒切責奪郎中以下俸其後之寀等皆以他故被罪獨夢龍以閣達力獲免 六月戊寅久旱敕修省 秋七月己酉振畿內饑 甲戌停刑 梅之煥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吏科都察院復不與閱給事中韓光裕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能爭也之煥廉狷自勝嘗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其不欲傅會人如此 劉光復既下獄翟鳳翀上疏救之忤旨切責太僕寺少卿史孟麟駙馬都尉王昺復以爲言帝概罰冠帶謫孟麟兩浙鹽運判官李三才乃疏請釋光復而力爲東林辨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擅俘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辜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爲仇王士昌及光復尤爲戎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報怨騰說百端攻訐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宏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鼇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己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讎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從之游者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吳亮嗣等既往勘久之無所得寫如光復言還報遂褫三才職爲民 閏八月庚戌詔重建三殿於本年定期啓工俟明歲皇太后升祔陵廟從容構造 丁巳山東大旱詔留稅銀振之 丁卯河套吉能合諸部大舉入寇延綏東道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甎井寧塞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中伏被圍游擊萬化孚等不救士卒死傷過半洪謨遂降官秉忠遣游擊張榜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總兵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援兵至並破敵而秉忠所部亦有斬獲寇始退 冬十月辛酉京師地震 十一月戊寅振京師饑民 時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攖其鋒是歲鄉試至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丁元薦家居馳疏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黨人益惡之 浙江織造中官劉成死巡撫都御史劉一燝請勿遣代命歸其事於有司別遣中官呂貴錄成遺貲貴嗾奸民留己督造中旨許之命內閣草敕方從哲吳道南具揭爭且詢疏所由進請永杜內降一燝及巡按御史李邦華再疏力爭邦華幷刺中官進奉之失劾左右大奄之黨貴者皆不聽貴遂條行十事多所侵擾一燝復疏駁且禁治其爪牙貴爲稍戢

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我

大清諸貝勒大臣等尊

太祖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元年 初中官冉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帝爲下兵馬司指揮歐相之於吏中官邢洪辱御史凌漢翀於朝給事中郭尙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及是漢翀朝會罷至端門爲廢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翟鳳翀抗疏極論應登洪及呂貴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閽無路宦寺濅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尙賓亦言比來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

臺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尙可爲哉乞嚴斷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帝得疏大怒謫鳳翀山西按察司經歷尙賓江西布政司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皆不納帝於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畿內河南淮徐大饑山東人相食從李汝華議獨振有差命過庭訓賫十六萬金振山東　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爲寇巡撫都御史張鶴鳴言仲賊乃粵西猺獞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砦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即爲民合即爲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鎭遠淸平間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餉九議許之　夏四月戊午河南盜起諭有司撫勦　六月壬寅河套諸部沙計吉能明愛合駐高家柏林邊要封王補賞延綏總兵官杜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西路火落赤卜言太諸部皆降攢刀立誓獻罰九九九九者部落中罰駝馬牛羊數也　丁卯河決祥符朱家口浸陳杞睢柘諸州縣　秋七月乙未吉能再犯高家堡沙計伏兵沙溝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糾猛克什力犯雙山波羅堡杜文煥擊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沙計吉能明愛相繼納款　陝西旱江西廣東水河南淮揚常鎭蝗山東盜賊大起　給事中熊明遇言去春以來天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淸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兩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忽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恆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逆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鑛臣乏鑛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汎溢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璫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澀撤絲綸是朝廷無綱紀滇黔之守令皆墊賣揚導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　先是吳道南典會試吳江沈同和第一同里趙鳴陽第六同和素不能文賄禮部吏與鳴陽同號舍文多出鳴陽手榜發都下大譁道南亟檢舉詔令覆試同和竟日構一文下吏戍煙瘴鳴陽亦謫戍道南素以發韓敬科場事爲黨人所疾李嵩與同官周師旦遂連章論道南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頗侵文炳文炳遂極詆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謫文炳外任奪嵩等俸韓浚及同官朱堦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　帝遣中官至林如楚寓令修咸安宮方從哲言旨從中出猶謂不可況突命內官傳宣於部臣之私寓臣等竟不與聞乎不省　冬十月丁未停刑　十一月己巳隆德殿災　致仕大學士沈鯉卒贈太師謚文端　給事中余懋孳言自利瑪竇東來中國有天主之教南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衆朔望朝拜夜聚曉散動以千計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宜嚴禁止南京禮部侍郎沈㴶等亦以爲言十二月令豐肅及龐迪莪等俱遣赴廣東

四十五年春二月戊午以去冬無雪入春不雨敕修省　鎭撫司缺理刑官獄囚久繫多死家屬聚號長安門辛未方從哲等以請不報

大計京官鄭繼之與署都察院事李誌領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及徐紹吉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陸大受李倖丁元薦李朴王之寀麻僖及尙寶司丞蔡毅中南京刑部郎中李廷諫等貶黜殆盡大僚王圖孫愼行等則中以拾

遣又以年例出李邦華孫居相等於外雖林居皆不免善類爲空愼行以帝察其無罪孫承宗及檢討繆昌期以掌翰林院詹事劉一燝力保持於是得免廷諫邦華父也　夏五月丙子久旱再諭修省六月丙申畿南大饑有司請振不報自是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　法司閣臣請熱審不報時暑雨獄中多疫言官以熱審愆期朝審不行詔獄理刑無人交章上請錦衣衞使駱思恭言熱審二年不行鎭撫司監犯且二百多拋瓢聲冤鎭撫陸逵亦言獄囚怨恨有持刀斷指者皆不報以宋儒周敦頤裔周汝忠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秋七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吳道南杜門踰年疏二十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丁卯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方從哲復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增置從哲輔政七年獨相幾五年其始於朝政缺失必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及是帝怠荒益甚而從哲狎昵羣小三黨用事朝無正人中外缺官日積日多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晝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職業盡弛上下解體　張鶴鳴合諸土兵勦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猱平賊首老蜡雞據峯巔仰天窩僭王號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鶴鳴進勦奪其關老蜡雞授首撫降餘衆而還尋發兵擊平定廣威平安龍諸賊威名甚著　戴士衡卒於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請脫其戍籍釋樊玉衡生還帝不許　鄭繼之以篤老累疏乞休帝輒慰留不允

四十六年春二月繼之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乘傳歸　乙巳振廣東饑　兵部尚書崔景榮封印出城　御史王象恆言十二道御史在班行者止八人六科給事中止五人而冊封典試諸差及巡方報滿告病求代者踵至當亟議變通之法方從哲亦言考選諸臣守候六載艱苦備嘗乞特允部推令受命供職皆不報　遼東三面受敵無歲不用兵自高淮爲稅使朘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後巡撫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帝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邊事大壞夏四月甲辰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克撫順千總王命印死之巡撫李維翰趣總兵官張承廕赴援承廕急帥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汝貴等諸營並發庚戌次撫順承廕據山險分軍爲三立營浚壕布列火器甫交鋒

大淸兵蹴之大潰承廕世芳皆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主將亦陷陳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二撫安三岔兒白家衝三堡繼失事聞詔遣維翰贈承廕少保左都督立祠曰精忠子應昌嘗嗣祖職增三秩爲都司僉書廷相以下贈廕有差時中外戒嚴插部乘隙擁衆挾賞西部阿暈妻滿旦以萬騎自石塘路入掠薊鎭白馬關及高家溝家諸堡游擊朱萬良禦之被圍羽書日數十至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　閏月庚申楊鎬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太常寺少卿周永春爲右僉都御史代李維翰李如柏以故官代張承廕劉綎柴國柱官秉忠並僉書都督府事杜松馳援遼陽馬林以故官從征　六月壬午京師地震　有司請熱審不報　鄭繼之之去也亓詩教以趙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帝終以煥淸操委信之　秋七月

大淸兵由鴉鶻關進圍淸河堡副將鄒儲賢固守丙午城破儲賢帥親丁鏖戰城南與參將張旆俱死部將二十人兵民萬餘殲焉詔賜楊鎬尙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淸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徵兵四方圖大舉　八月壬申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饟遼東自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坳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

兎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剌運至娘娘宮陸行至廣寧遼陽從之　庚
辰乃豐等七部款塞　辛巳停刑　遼東兵事興歷增餉三百萬李
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汝華乃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
宿逋裁工食開事例會周永春請益兵加賦壬辰汝華再請發各省
稅銀不報汝華乃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毫可得餉
二百萬有奇從之九月辛亥加天下田賦　乙卯京師地震畿輔山
西州縣一十有七及紫荆關馬水沿河二口偏頭神池同日皆震夜
蚩尤旗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歷十九日乃滅方從哲言妖象怪徵
層見疊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
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　冬十月乙丑彗星出於氐長丈餘指
東南漸指西北埽犯太陽守星入亢度西北埽北斗璿璣文昌五車
逼紫微垣右歷四十日乃滅　十一月甲午以災異敕修省御史熊
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方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
臥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再三從哲乃起視事　十二月丁
巳河套部長猛克什力來降　遼東援兵大集方從哲趣興邦及兵
部尚書黃嘉善等以師久餉匱發紅旗日趣楊鎬進兵江西巡按御
史張銓馳疏言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
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之得也
昔臚朐河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塞爲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
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諜以攜
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識者之憂不在遼東
因請發帑金補大僚宥直言開儲講先爲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
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鎬約束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
爲明鑒又言張承廕輕進取敗不宜卹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
廷弼帝皆不省銓五典之子也
四十七年春正月鎬大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
定議以總兵官馬林由開原出三岔口僉事潘宗顏監其軍游擊竇
永澄監北關軍並進攻北總兵官杜松以六萬兵出撫順故總兵趙
夢麟保定總兵王宣爲佐攻西總兵官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趨清河
攻南東南則劉綎以四萬兵出寬佃副使康應乾監之游擊喬一琦
別監朝鮮軍由涼馬佃擣後號大兵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
關並進宗顏上書於鎬曰林庸懦不堪當一面乞易他將以林爲後
繼不從時彗星見東南長數百丈光芒下射末曲而銳未幾見於東
西又未幾見於西識者以爲敗徵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僉都
御史駐天津督遼餉以李長庚爲之長庚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
車酌海道截幫運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已又請留金
花籽粒銀借稅課幷應輸絲綿布帛蠟茶顏料及陝西羊絨江浙織
造改折一年濟軍國急帝許借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稅銀餘並
不許官應震上疏力爭亦不聽乙丑鎬誓師於遼陽綎鎮蜀久好用
蜀兵久待未至乙亥遂行會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杜松剛愎欲立
首功癸未夜出撫順關馳百餘里抵渾河半渡河流急不能盡渡松
醉趣之將士多溺河中松遂以前軍進連克二小砦松喜三月甲申
朔乘勢趨撒爾湖谷口
大清方築城界凡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精
騎盡伏谷口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築城夫合
據山旁吉林崖乙酉松引大軍圍崖別遣將營撒爾湖山上
大清益千人助吉林崖軍又遣二旗兵趨界凡爲援而遣六旗兵攻
撒爾湖山軍丙戌六旗兵大戰破撒爾湖山軍死者相枕藉吉林崖
兵亦直下擊松軍二旗兵前後夾擊松兵大敗松夢麟宣皆沒於陳
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還方松之攻吉林崖也林軍至尚
間崖結營浚壕嚴斥堠自衛宗顏西營飛芬山及聞松敗兵遂譁林
列火器壕外布騎兵火器外他騎士皆下馬結方陳

大清兵乘銳薄之縱精騎直前衝擊林軍大敗林以數騎遁宗顏殿
後奮呼力戰膽氣彌厲自辰至午力不支宗顏承澄副將麻巖守備
江萬春林子燃熠皆戰死北關兵遂不敢進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
軍如柏甫至虎欄路大驚奔還軍相蹴死甚衆綎所分道獨險遠重
岡疊嶺馬不成列綎深入三百餘里至深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
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逆戰綎縱兵圍數重
大清兵衆寡不敵失二裨將傷五十人綎整衆復進
大清兵乃張松旗幟披其衣甲紿綎入其營庚寅綎引軍登阿布達
里岡將布陣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自高馳下奮擊別遣一軍趨綎軍西夾攻綎
殊死戰營內亂遂敗
大清軍乘勢追擊綎退入後營後營亦大潰綎戰死養子招孫突圍
護綎手格殺數人亦死軍士脫者無幾應乾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移師邀之大風起應乾發火器皆反擊己軍軍大亂死者相枕
藉應乾以數百騎免朝鮮帥姜宏立全景瑞遂帥衆降一琦投崖死
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
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帝遣中使祭陳亡將士厚䘏綎家
贈宗顏大理寺卿諡節愍立祠奉祀承澄等俱賜䘏如制給事中李
奇珍等連疏劾如柏帝詔如柏還聽勘用其弟如楨代鎮如柏既入
都言者不已懼自殺而鎬不問　夏四月癸酉盔甲廠災　楊鶴疏
劾楊鎬而薦熊廷弼張鶴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言遼事之失不
料彼己喪師辱國誤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
聞東手無策誤在樞部至尊優柔不斷又至尊自誤又言李如楨不
可鎮遼皆不報　禮部主事夏嘉遇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
策揆厥所由則以縱貪李維翰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
令回籍聽勘誰司票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科臣趙興邦
也參貂白鏹賂遺絡繹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
從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亓詩教於是詩教興邦吳亮嗣張延
登房壯麗交章力攻嘉遇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狂逞嘉遇
言詩教於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爲奸凡枚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阻
專務壅蔽遏絕主聰遂至紀綱不張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
壞縱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於事故臣爲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
不避尙區區計升沈得喪哉方嘉遇再疏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
於朝房帝優旨勉留及是復故而擢興邦爲太常寺少卿嘉遇憤疏
言四路奏功興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
罰已矣反從而超擢之是臣彈章適爲薦剡國家有如是法紀哉疏
入諸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言古人有言見無禮於君者逐之詩
教興邦謂臣不得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
如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於君者一興邦先奉旨俟
遼東底寧從優敘錄而蔑棄之此無禮於君者二魏光國疏論詩教
爲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來奸臣不敢爲而詩教爲之此無
禮於君者三二奸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
聽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鄉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從亦偪
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天下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於君
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俱生哉先是三黨之魁交甚密後齊與浙
漸相貳及嘉遇五疏力攻詩教輩頗窘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排
擊興邦竟自引去　起熊廷弼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
馬林既喪師譎充爲事官俾守開原宰賽煖兔許助林兵林與結
約恃此不設備六月丁卯
大清兵臨城林列衆城外分少兵登陴
大清兵設楯梯進攻別以精騎擊破東門外軍軍士爭門入
大清兵乘勢奪門攻城兵亦踰城入城外軍遂大潰邀擊悉殲之林

及副將于化龍參將高貞游擊于守志守備何懋官等皆死林雖更歷邊鎮無大將才當事以虛名用之故敗　癸酉熊廷弼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甲戌廷臣伏文華門請發章奏及增兵發餉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　熊廷弼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尙方劍以重其權　李如楨之至遼也楊鎬使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墳墓宗族部曲所在及是高貲者皆西遷城中空虛鎬乃召如楨還屯瀋陽令參將丁碧等防守秋七月丙午

大清兵臨城如楨擁兵不救游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俱陳沒城遂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熊廷弼方出山海關聞變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如楨十不堪罷之以李懷信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　遼左餉中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戶部主事鹿善繼言於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一月降善繼一級調外汝華懼卒補銀進　八月乙卯山東蝗　開原鐵嶺繼失廷臣交章劾楊鎬癸亥逮下錦衣獄論死　九月庚辰朔停刑　百僚將早朝司禮中官盧受傳免衆趨出受從後姍侮國子監博士徐大相憤歸草二疏一論遼左事一論受奸邪時接疏者卽受也見遼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閱第二疏顧受曰此卽論汝罪者受錯愕叩頭流血請罪曰奴當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國子監學錄喬拱璧亦疏劾受不報　河決陽武

戊子趙煥帥廷臣伏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方從哲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抵暮帝遣中官諭之退從哲復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煥疏云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卻之乎帝終不報　冬十月丁巳振京師饑　十一月吏部尙書趙煥卒　調永順保靖石砫酉陽各土司兵赴遼陽　何宗彥淸修有執攝尙書事六年遇事侃侃數奏時望甚隆十二月方從哲再請補閣臣情甚哀帝始命廷推廷臣多首宗彥獨張延登不署名乃推史繼偕沈漼以上帝遂用之或曰由從哲薦也疏仍留中不下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交章繼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問尋以從哲言釋劉光復爲民　熊廷弼令嚴法行守備大固乃上方略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淸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鎭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爲應援更挑精悍者爲游徼乘閒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勦從之乃再加天下田賦畝三釐五毫初廷弼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官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由是人心復固　初姚宗文服闋欲補官而吏部題請疏不下又假招徠西部屬當事薦己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訐窮致書熊廷弼使代請廷弼不應宗文遂大恨贊畫主事劉國縉募鎭江寬佃靉陽萬七千餘人爲兵逃亡過半辛未廷弼奏之國縉亦怨廷弼故與國縉宗文同在言路排擊東林意氣相得及是不能如前會帝從方從哲言遣宗文閱視遼東兵馬遂與國縉比而傾廷弼　先是

大清兵滅宰賽及北關金台什布羊古等金台什孫女虎墩兔婦也於是薊遼總督文球與周永春等以利啗之俾聯絡炒花諸部以捍
大清兵給白金四千

四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朝鮮國王李暉言北關宰賽皆滅敵設兵牛毛寨萬遮嶺欲略寬佃鎮江等處朝鮮孤危異常乞速調大兵共爲犄角以固邊防　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三月庚寅復畝增二釐爲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爲歲額頃之張銓復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畝增銀三釐未幾至七釐又未幾至九釐譬之一身遼東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脈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哉且陛下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則叫閽不應加派則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不省　夏四月癸丑皇后王氏崩時帝亦有疾方從哲哭臨畢請至御榻前起居戊午召見宏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及是考選除授者俟命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亦竟無所匡救也時內廷宣索不貲工部尚書周嘉謨言爽禮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　五月
大清兵略地花嶺六月略王大人屯失亡將士四五百人諸將賀世賢等亦有斬獲　秋七月丙子朔帝不豫不食者半月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御史楊漣左光斗等走謁方從哲趣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左右不肯言潞公欲下中書行法公獨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壬辰從哲乃偕九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皇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太子深納之甲午帝大漸召英國公張維賢從哲吏部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署刑部事都御史張問達署工部事刑部尚書黃克纘署禮部事侍郎孫如游入見宏德殿勉諸臣勤職丙申帝崩年五十有八遺詔曰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天下四十八載於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親朝講稀御封章多滯寮寀半空加以礦稅煩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惟不勝追悔方圖改轍與天下更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尚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宏圖皇長孫由校及時冊立進學瑞王常浩惠王常潤桂王常瀛各擇善地早就藩服大小臣工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爲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咨考選幷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稅幷新增織造燒造悉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起送法司查審應釋者釋放東師缺餉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加卹錄喪禮一遵舊制　丁酉皇太子遵遺詔發帑金百萬犒邊盡罷天下礦稅起建言得罪諸臣下前後考選之命己亥再發帑金百萬充邊賞時皇太子宮中有二李選侍稱東西李而西李最有寵嘗撫視皇長孫皇五孫鄭貴妃懼禍乃深結西李爲請封后西李喜亦爲貴妃請封太后楊漣語孫如游曰鄭妃及皇長孫生母王才人皆早薨選侍后諭矣如皇長孫何公亟白執政用遺詔舉冊立皇太子登極三日即援詔以請如游然之　永順保靖援遼土兵潰於通州監軍道沿途招撫　皇太子既嗣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及崩皇長孫又改明年爲天啓元年於是有議削泰昌弗紀者或又議去萬曆四十八年

即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啓，左光斗皆力排其說，請從今年七月以前爲萬曆，自八月朔始至十二月爲泰昌元年，議遂定。

明紀卷第四十八

明紀卷第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光宗紀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訖十二月凡五月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蠲直省被災租賦　戊申孫如游請建東宮報可　己酉吏部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㴶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遼東大旱　丁巳諭閣臣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孫如游言累朝典禮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祖宗以來豈無抱衾之愛終引去席之嫌此禮所不載也先帝念貴妃勞不在無名之位號陛下體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義所不可則遵命非孝遵禮爲孝臣不敢曲徇貽不忠之罪時貴妃猶居乾清宮都人喧言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外戚王天瑞郭維城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狀楊漣左光斗倡言於朝周嘉謨以大義責都督鄭養性示以利害貴妃即移居慈寧宮封后事亦寢養性國泰子也　庚申蘭州黃河清凡三日　辛酉帝不視朝方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語羣情益疑駭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從哲請保護聖體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　甲子禮部侍郎何宗彥劉一燝韓爌爲本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乙丑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如之召葉向高時史繼偕沈㴶宗彥國祚皆在籍遣使卹刑

大清兵略蒲河　丙寅帝不豫戊辰召對張惟賢方從哲等十有三人於乾清宮楊漣亦與召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屬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命皇長子出見劉一燝韓爌面恩入直辛未再召惟賢從哲等帝御東煖閣憑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哲等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周嘉謨因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諭外廷傳聞不可信是日命封選侍李氏爲皇貴妃甲戌帝大漸復召諸臣趣封選侍孫如游曰先奉諭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謚及封郭元妃王才人爲皇后禮皆未竣貴妃之封宜在後既聖諭諄切且有保護聖儲功即如先所定期亦無不可從哲等因請速建儲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爲堯舜之君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選侍要皇長子入復趣之出白帝欲封后如游曰陛下欲封選侍爲皇貴妃當即具儀進帝讓應曰即具儀進因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俟宮門外頃之中使傳帝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年三十有九廷臣趨入共以選侍爲慮漣曰天子豈可託婦人請亟見皇長子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乃共趨乾清宮閹人持梃不容入漣大罵曰帝崩若曹不聽廷臣入欲何爲閹人卻乃入哭臨如禮一燝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即位今不見何也羣奄東西走不應王安前白爲選侍所匿耳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趨入白選侍擁皇長子出一燝趨前呼萬歲捧左手惟賢捧右手掖升輦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中使追躡者三輦漣格而呵之曰殿下四海九州之主莫非臣子何長一燝傍輦疾行與升文華殿即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選侍復遣中官趣還一燝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暫居慈慶皇太子然之比至嘉謨曰殿下之身

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大小殮朝暮臨須臣等至乃發皇長子領之一燝語安曰主上冲年無母后外廷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羣臣遂議登極期語紛紛未定或欲以三日或又欲於卽日午時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殮未畢衮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乃定出過文華殿光斗及太僕寺少卿徐養量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聳然乃與光斗從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丙子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御史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藥之誤紅丸移宮二議自是起中官李進忠爲選侍畫策必欲皇長子同居令牋奏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光斗牋有武氏語選侍得之大怒遣使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非天子召不往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要皇長子議重譴光斗皇長子不肯往使使取光斗牋戊寅漣遇內豎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叱之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殿下已十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己卯諸臣畢集慈慶宮外傳聞欲緩移宮期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請選侍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宮我雖死不去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嘉謨亦正色力持漣聲徹御座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一燝斷要從哲立宮門俟命選侍不得已移噦鸞宮漣乃謂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讎庚辰皇長子由校卽位詔赦天下自大行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燝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朝野並稱楊左而漣鬚髮盡白帝數稱其忠

丙戌禮部尚書孫如游請開講筵報可

廷臣復力攻李如楨辛卯逮下獄論死

甲午封乳保客氏爲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太監魏進忠兄釗俱錦衣千戶進忠初冒姓李及是復故姓與客氏深相結並有寵於帝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

李選侍之移宮也其內侍李進忠劉遜等盜乾清宮珠寶事旋覺獨進忠以詭計脫餘俱下刑部黃克纘擬誅王永福姚進忠二人以下末減帝不從命并劉朝田詔等皆論死以下遣戍羣奄急乃構蜚語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或又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輔士克纘首入其說上言姜昇鄭隱山劉尙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況選侍篋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帝不悅責克纘偏聽命如前旨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首導以違忤先皇逼逐庶母昔孝宗不問昭德先皇優遇鄭妃何不輔上取法左光斗言先帝晏駕陛下從乾清宮出居慈慶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封后卽日欲垂簾聽政諸罪狀又言今奉養選侍於噦鸞宮尊敬不敢忘方從哲封還之帝復降諭數百言略如前旨末言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妄生誹議輕重失倫理法焉在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敬遵皇考之志爾諸臣可以仰

體朕心矣克纘皇恐言禮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跡或出於彰父之過必委曲周全渾然無迹斯爲大孝御史焦源溥力駮其謬且云羣豎持貲百萬借安選侍爲名妄希脫罪克纘復疏辨乞罷略言源溥謂在神宗時爲元子者爲忠爲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神宗旣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爲神考而全其貴妃寵貴其愛子尤忠之大也源溥謂在先帝時爲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忠臣亦廣之曰聖母旣正名定位則光照刑于之令德勿傳宮幃之忿爭尤忠之大也又有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斷斯獄語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纘皇恐引罪劉一燝等亦代爲言乃已　冬十月丙午葬顯皇帝於定陵廟曰神宗葬孝端皇后追謚王貴妃爲孝靖皇太后還祔定陵別祀奉慈殿　熊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即持守議爲經略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物情不甚附諸將李懷信等多自引去姚宗文歸疏陳遼土日蹙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御史顧慥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濬尙方之劍逞志作威會帝初立朝端方多事未及封疆議宗文乃鼓其同類力攻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御史張修德劾廷弼破壞遼陽廷弼大憤連疏極辨云遼已轉危爲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還尙方劍力求罷斥而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戊申罷廷弼遼東巡撫都御史袁應泰以兵部侍郎代爲經略而以薛國用爲巡撫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擒王誠臣之罪然求此於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三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卽請二人往勘帝從之楊漣及御史吳應奇等力言不可乃改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臣蒙恩回籍聽勘行矣但臺省責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陳之於上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鬨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鬨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廷弼遂歸應泰旣受事卽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帝優詔褒答應泰歷官精明強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疏廷弼用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會蒙古諸部大饑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巡按御史張銓副使何廷魁總兵官童仲揆等力爭不聽銓歎曰禍始此矣

辛酉御經筵　壬戌孫如游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丁卯噦鸞宮火帝諭內閣言李選侍暨皇八妹無恙　十一月丙子追謚皇妣孝元貞皇后生母孝和皇太后　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給事中周朝瑞力駮之繼春復上書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再與辨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乃上疏述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起臣安敢無言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繼春等益忌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出城候命帝乃褒其忠直而許之歸　初方從哲擬賚李可灼銀幣及王安舜疏上改擬罰俸一年鄭宗周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司禮議處於是御史郭如楚等太常寺卿曹洮光祿寺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惠世揚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

縱子殺人廢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榷稅蠹國殃民罪十鄭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受劉遜李進忠美珠欲封李選侍爲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李可灼用洩藥劫藥傷損先帝而擬寬其罪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已而張潑及御史袁化中南京御史王允成給事中程註復劾之從哲六疏求去辛酉聽致仕

詹事公鼐言近聞南北臣僚論先帝升遐一事跡涉怪異語多隱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稗說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心祇因大典遲回於是繳還冊立之後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竑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迨龐劉之邪謀張差之挺擊而逆亂極矣臣嘗備員宮僚目睹狂謀孔熾以歸向東宮者爲小人不向東宮者爲君子盡除朝士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至今追想猶爲寒心夫臣子愛君存其眞不存其僞今實錄纂修在卽請將先帝事蹟別爲一錄凡一月間明綸善政固大書特書其有見聞異詞及宮闈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筆指陳勒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任之疏入不許

朱童蒙勘遼事還備言遼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能廷弼一人所留而論廷弼受知最深不當遽爾乞歸存遼雖有微勞負君無逃大義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令起用

明紀卷第四十九

明紀卷第五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熹宗紀一 起天啓元年辛酉訖天啓三年癸亥凡三年

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天啓元年春正月庚辰享太廟 禮部奏凡點水加各字者皆改爲雒木旁加交者俱改爲較各王府及文武職官有犯廟諱御名者悉改從之 壬辰追諡伍文定忠襄李中莊介郭正域文毅周天佐沈鍊忠愍周怡恭節楊允繩忠恪楊繼宗貞肅楊源忠懷莊昶文節鄒智忠介姜洪王之誥劉一儒莊介張元禎文裕雍泰端惠黃鞏忠裕楊愼文憲毛伯溫襄毅汪宗伊恭惠張文錦忠愍魏良弼張翀忠簡黃鳳翔文簡馮琦文敏沈節甫端清王遴恭肅溫純恭毅魏時亮劉東星莊靖李棠恭懿王宗沐襄裕孫丕揚恭介龎尙鵬惠敏郭惟賢恭定劉臺毅思趙用賢文毅魏允貞介肅余懋學恭穆張養蒙毅敏馮應京恭節威訥文定馬理忠憲張元忭文恭孟秋清憲陶望齡文簡凡八十四人 魏進忠客氏寵日隆帝命給客氏土田二十頃爲護墳香火贊進忠待陵工告竣並行敘錄御史王心一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將士聞而解體況梓宮未殯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寺之勳勞於理爲不順於情爲失宜不報 二月甲辰言官請復當朝口奏及召對之典從之 己未御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劉一燝韓爌請也左庶子孫承宗充日講官帝聽其講輒曰心開承宗由是受眷 袁化中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章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離 閏月乙酉以風霾諭羣臣修省 言官詆孫如游不由廷推文章論列如游言祖宗任用閣臣多由特簡即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然特陛下冲齡臣才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因十四疏乞去丁亥許致仕 丙申除齊泰黃子澄戚屬戍籍 戊戌昭和殿災 袁應泰之納降也歸者日衆與民雜居潛行淫掠瀋陽總兵官賀世賢所納尤多議者皆言降人陰爲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禍且叵測廣寧總兵官李光榮以狀聞薛國用亦奏三可慮兵部尙書崔景榮請拒勿納而置已納者於他所然世賢所納卒不可散時四方宿將鱗集率縮朒不敢戰世賢數角鬭有功同列忌之謗其納降多有異志應泰方自詡得計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死者二十餘人應泰因以釋羣議帝賜應泰尙方劍應泰戮貪將何光先汰光榮等十餘人遂謀城清河撫順奏陳方略用兵十八萬總兵官尤世功陳策童仲揆等十人將之分爲三路未發三月甲寅我

大清以重兵薄瀋陽世賢世功環城樹柵設守備甚具

大清先以數十騎來偵世功兵躡之殺四人世賢勇而輕嗜酒乙卯飮盡醉帥親丁千出城逆擊期盡敵而返

大清兵陽敗世賢乘銳進倏精騎四合世賢戰且卻抵西門身被十四矢降人遂斷城外吊橋城中大亂或勸世賢走遼陽世賢曰吾爲大將城破不能保何面目見袁公揮鐵鞭馳突圍中擊殺數人中矢墮馬死世功引兵援世賢亦戰死自在知州段展自殺仲揆策自遼陽馳救次渾河游擊周敦吉曰事急矣速驅之尙可及也已聞瀋陽陷衆皆憤曰我輩不能救瀋陽在此三年何爲敦吉固請與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營橋北仲揆策及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結陳未就

大清兵來攻卻復前者三諸軍遂敗敦吉邦屏參將吳文傑守備雷安民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重副將朱萬良姜弼不救及圍急始前一戰卽敗走

大清兵盡銳攻浙營營中用火器多殺傷火藥盡短兵接遂大潰策先戰死仲揆將奔金止之乃還兵鬭力盡矢竭揮刀殺十七人

大清兵萬矢齊發仲揆金名世及總兵官楊宗業都司袁見龍鄧起龍宗業之子某酉陽土司冉見龍等並死自遼左用兵未有如此之以少敵衆力盡乃覆者萬頁奔遼陽應泰將斬之乞勦罪自効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列火器環四面張銓馳疏請令國用帥河西兵駐海州薊遼總督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以杜聲援庚申

大清兵臨城應泰督弼萬頁及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出城五里迎戰軍敗多死是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辛酉

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逃渡何廷魁請乘半濟急擊應泰不從

大清兵大呼而進鏖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將俱敗望城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銓等分陣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邢慎言及督餉郎中傅國並踰城遁人心離沮壬戌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

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啓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公無守城責宜急去保河西以圖再舉銓不從應泰佩劍印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僕唐世明從死銓被執不屈引領以待刃乃送歸署銓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乃自縊廷魁懷印帥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死者六人都司徐國全僉事崔儒秀自經死永平同知陳輔堯以督餉至或勸之去曰歎非封疆臣望闕拜拔刀自剄仲善萬頁俱戰死立功都司張神武帥親丁二百四十餘將赴遼至廣寧國用固留之不可曰奉命守遼陽非守廣寧也曰遼陽已矣若何之曰將以殲敵曰二百人能殲敵乎曰不能則死之至遼河遇逃卒十餘萬神武以忠義激其帥欲與還戰帥不從乃獨帥所部渡河抵首山去遼陽十七里而軍將士不食已一日遇

大清兵疾呼奮擊孤軍無援盡沒於陣邦屏石砫宣撫司秦良玉之兄也　丙寅諭兵部國家文武並用須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今邊疆多故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其令有司於山林草澤間慎選將材　丁卯京師戒嚴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甲戌禁抄發軍機　初瀋陽破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劉一燝言廷弼守遼一載殘疆晏然不知何故剷除及下廷議又皆不敢異同嗣後軍國大事陛下當毅然主持勅諸臣洗心滌慮盡破雷同附和共憂國奉公帝優旨褒答給事中郭鞏力詆廷弼喪師誤國請并罪一燝御史江秉謙爭之且言廷弼勘覈已明議者獨以一人私情沒天下公論寧壞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議會遼陽復失河南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煙火斷絕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方震孺一日十三疏請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曰五鼓撾公卿門籌畫痛哭請加廣寧參議王化貞秩便宜從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李三才有詔廷臣集議通政司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御史劉廷宣言國家既惜其才則用之耳然廣寧已有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之令再議公薦及刑部侍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並言宜用已德完迫衆議變其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事遂寢丙子進國用兵部侍郎經略遼東化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尋又設天津巡撫專飭海防以畢自嚴為之而起廷弼於家貶鞏及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三秩除姚宗文名廷宜救之亦被斥左光斗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不聽時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廣寧止羸卒千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中朝謂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會國用病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議沿三岔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人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國用尋卒　戊寅募兵於通州天津

宣府大同甲午募兵於陝西河南山西浙江 戊戌冊皇后張氏御史劉蘭畢佐周請遣客氏出外劉一燝亦言之帝命俟皇考大葬後 鄒元標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廷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饗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卹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皆優詔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避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 先是賈繼春出按江西抵家見帝諸諭馳疏自明上書之故中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涓旁落語嚴旨責令陳狀御史高宏圖張愼言連章爲求寬帝益怒下廷臣雜議周嘉謨等言繼春誤聽風聞愼言等又連疏瀆奏然意本無他乞宥其罪未報御史王大年張捷周宗建劉廷宣給事中王志道倪思煇等交章論救給事御史復合詞爲請劉一燝韓爌又於講筵救之帝疑諸臣爲黨一燝以天子新卽位輒疑臣下朋黨異時奸人乘閒士大夫必受其禍復具疏開帝意爲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帝仍停愼言宏圖大年俸宥志道等既而繼春回奏詞甚哀且隱摭經入井二語帝復降旨詰令再陳嘉謨等復力救不許繼春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風聞乃除名永錮 萬曆之末以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以祁伯裕王在晉任之而召張鶴鳴爲左侍郎鶴鳴等並臥家園不赴及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剋期令兵部馬上督催鶴鳴等始履任 廢湖廣施秉縣 兵部尚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從之尋有言其弊者乃收大錢分局改鑄 五月丁未貴州紅苗平

甲寅禁訛言 辛酉陝西都指揮陳愚直以固原兵入援潰於臨洺未幾寧夏援遼兵潰於三河 王化貞言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衞兵可止已又言金復諸衞軍民及山東礦徒多結砦自固以待官軍其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請鼓舞諸人優以爵賞俾自奮於功名詔諭朝鮮褒以忠義勉之同仇從之 遼瀋既沒劉國縉入南四衞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者欲推爲東路巡撫光祿寺少卿劉允珍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封疆國縉爲營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贊畫卽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冒官帑二十萬金募士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閒諜闌入其閒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始寢 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煙絕文武將吏無一騎東者方震孺乃自請犒師帝壯之發帑金二十萬六月震孺出關延見將士弔死扶傷軍民大悅 熊廷弼入朝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衞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乃設登萊巡撫以陶朗先爲之進廷弼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節制三方一事權廷弼因請尚方劍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芻糧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白高出胡嘉棟傅國無罪請復官任事議用遼人劉國縉爲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爲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爲職方主事軍前贊畫用收拾遼人心並報允廷弼又以王化貞防河之議爲非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

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鋒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也方震孺亦言河廣不七十步一葦可航不足恃一斬木爲排如履平地不足恃二從代子河渡守卒不滿二萬不能半渡而遏之不足恃三沿河百六十里築城不能列柵無用不足恃四黃泥窪張又站沖淺之處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五轉眼冰合遂成平地間次置防猶須五十萬人不足恃六又言以退爲守則守不足以進爲守則守有餘專倚三岔作家萬一時事偶非榆關一綫遂足鎖薊門哉疏入帝命震孺巡按遼東監紀軍事而寢化貞議不用　辛巳王象乾總督薊遼軍務　公鼐以紀元甫及半載言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幷規諷輔臣忤旨譙責　先是帝命王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等忌安持正急請帝許之而用王體乾客氏淫而狠魏進忠猜忍陰毒帝深信任此兩人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等爲之羽翼劉朝田詔等遂進重賂於進忠而令其下李文威等上疏鳴冤進忠即傳旨貸死劉一燝言詔等議誅久無可雪疏直下部前無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於閣一燝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極門倒不當擬旨謹封還原疏刑科給事中毛士龍亦抄參者三旨幾中寢黃克贊乃陳詔等冤狀請付之熱審進忠不從傳旨立釋士龍憤劾克贊阿旨骫法不可爲大臣且數朝詔等罪甚悉由是進忠及諸奄銜士龍及一燝刺骨客氏勸進忠殺安進忠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進忠遂決嗾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充南海子淨軍而以朝提督南海子使撲殺安　秋七月熊廷弼赴山海關帝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又以京營選鋒五千護其行王化貞以防河議不用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乃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時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爲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爲平東或征東以慰其心由是化貞與廷弼有隙　廢雲南石舊縣入祿勸州濱藥州入北勝府　八月熊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亟發敕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又發詔書憫卹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軍合勢而我使臣即權駐義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於事有濟更宜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劄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備一二萬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充使帝立從之賜之垣一品服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報可　都司毛文龍襲取

大清鎭江城殺守將王化貞奏捷舉朝大喜丙子擢文龍副總兵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應之化貞督廣寧兵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熊廷弼居中節制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貽書中朝力詆化貞登萊總兵官沈有容亦歎曰帥一旅之師當方張之敵吾知其不克濟也無何鎭江果失各鎭兵竟不果進　戊子杭州大火詔停織造　癸巳停刑　九月壬寅葬貞皇帝於慶陵廟曰光宗　奢崇明外恭內陰鷙久蓄異志子寅尤驍桀好亂會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奉詔徵川兵援遼崇明請以馬步兵二萬往遂遣其壻樊龍部黨張彤等領兵至重慶久駐不發四川巡撫徐可求方駐重慶趣之行又汰其老弱龍等遂以增行糧爲名乙卯反殺可求及參政孫好古副使路日升李繼周總兵官黃守魁等知府章文炳

巴縣知縣段高選抗節死高選父汝元毋劉氏妾徐氏及一子一女皆自殺僕冒死求主屍亦被害時寨遂負傷遁賊遂據重慶播州遺孽及諸土命奸人播起應之賊黨符國禎襲陷遵義賊分兵陷合江納溪瀘州丁卯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一家十二人死之已又陷長寧主簿徐大禮一家四人死之崇明僭號大梁王設丞相五府等官統所部及徼外雜蠻數萬分道趨成都

先是詔延綏總兵官杜文煥援遼文煥憚行遣兵出河套擣巢以致寇諸部大恨深入固原慶陽圍延安揚言必縳文煥掠十餘日始去命解職俟勘文煥桐之子也

光宗山陵畢客氏遣出宮帝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冬十月戊辰朔御史周宗建言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明舉動有乖內外防閑臺廢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釁孽日萌後患難杜王聖宋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為殷鑒給事中侯震暘亦力諍俱被詰責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繼言之貶三秩調外劉一燝周嘉謨諭救不納王心一言之尤切貶官如思輝等御史馬鳴起復諫且言客氏有六不可留帝議加重譴一燝等力救乃奪俸一年儀制主事劉宗周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為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疏入亦停俸半年

先是毛士龍劾順天府丞邵輔忠奸貪南京御史李希孔王允成亦劾之輔忠大懼劉朝等因誘以超擢令攻士龍輔忠遂訐士龍官杭州時盜庫納妓魏進忠從中下其疏周嘉謨等言兩人所訐風聞應俱寬貸進忠不得已乃落輔忠職閒住而士龍竟削籍

四川左布政使朱燮元將入覲聞奢崇明反蜀王至澍要之治軍時成都兵止二千饟又絀燮元檄徵石砫羅綱龍安松茂諸道兵入援斂二百里內粟入城崇明陷新都內江盡據木椑龍泉諸隘口指揮周邦太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燮元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守賊障革裹竹牌鉤梯附城壘土山上架蓬蔓伏弩射城中燮元用火器擊敗之又遣人決都江堰水注濠賊治橋得少息援城中通賊者二百人斬之以絕內應賊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燮元命死士突出擊斬三賊帥燔其樓朝廷聞重慶變擢燮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為總兵官

秦邦屏之死也秦良玉自統精卒三千赴遼所過秋毫無犯詔加二品服即予封誥子馬祥麟授指揮使良玉陳邦屏死狀請優卹因言臣自征播以來所建之功不滿讒妬口帝優詔報之兵部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砫酉陽二土司功邦屏再見龍既沒良玉即遣使入都製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而躬督兵抵榆關冉躍龍亦捐金二千運軍器至關振困招魂上急公家難下復私門仇忠義可嘉乃贈邦屏都督僉事與陳策等合祀愍忠祠進其弟守備民屏為都司僉書再徵其兵二千良玉與民屏馳還抵家甫一日而樊龍反重慶齎金帛結援良玉斬其使忠州判官胡平表亦詰良玉乞師號泣不食飲者五晝夜良玉即發兵帥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泝流西上度渝城奄至重慶南坪關扼賊歸路伏兵襲兩河焚其舟分兵守忠州馳檄夔州令急防瞿塘上下賊出戰即敗歸良玉上其狀擢民屏參將翼明拱明守備

壬辰葉向高還朝復為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必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閒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優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為東西用兵之需

王化貞駭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將吏進諫悉不入與熊廷弼牴牾妄意降敵者李永芳為內應信西部言虎墩兔助兵四十萬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罔中朝兵部尚書張鶴鳴篤信之所請無不允以致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山海無一卒延綏

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煥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佟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梁之垣鶴鳴故稽其餉江秉謙以爲言鶴鳴怒詆爲朋黨廷弼嘗言臣既任經略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之數經今兩月置不答臣有經略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已又言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爲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拒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撑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不戰勝也臣初議三方布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後刻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雖樞臣主謀於中撫臣決策於外卜一舉成功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也帝於經筵忽問卜年係叛族何擢僉事劉國縉數經論列何起用胡嘉棟立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辨語頗憤激會河冰合廣寧人譌

大清兵必西渡紛然思竄化貞乃與方震孺計分兵守鎭武西平閭陽鎭寧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以廣寧可慮請敕廷弼出關廷弼言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鎭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撫臣駐何地鶴鳴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略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爲今日計惟樞臣俯同於臣臣始得爲陛下任東方事也疏上鶴鳴益恨廷弼遂出關至右屯使總兵官劉渠以二萬人守鎭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副總兵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西平令曰敵來越鎭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鎭武閭陽不夾攻掠右屯饟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甫定化貞以諜者言遽發兵襲海州旋引退廷弼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十月二十五日則拜疏輒行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掎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十一月二日撫臣赴鎭武臣卽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圈守之爲明年進兵門戶馬圈無一敵兵而牛莊我不能守縱使得之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怏怏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愼重舉止毋爲敵人所笑化貞見疏益不悅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征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卽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爲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時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誤疆事震孺再疏言山海無外衛宜亟駐兵中前以爲眼目不省　十二月丁丑巡撫河南都御史張我續爲兵部侍郎提督川貴軍務陝西巡撫移駐漢中鄖陽巡撫移駐夷陵湖廣官軍由巫峽趨忠涪討賊　庚辰援遼浙兵譁於玉田　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駴愕所司不以聞給事中周朝瑞請帝修省而嚴敕內外臣工毋闘爭誤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從之　方從哲之去也帝數稱劉一燝爲首輔一燝不敢當虛位俟葉向高及向高至入議言謂一燝尼己頗不悅一燝先爲郞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給事中韋蕃霍維華所劾帝不問會吏部以年例出維華於外魏進忠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周嘉謨受一燝屬爲王安報讎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爲嘉謨罪侯震暘及御史陳九疇復劾一燝一燝嘉謨俱求去進忠矯旨許之繆昌期急詣向高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質直無他賜刑部員外郞顧大章亦言之向高意解力稱一燝有翼衛功不可去帝乃慰留一燝而嘉謨竟去嘉謨當「神光之際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爲重其秉銓任文選郞范景文王給盡起林下諸賢天啓之初衆正盈朝嘉謨力也　張鶴鳴

既主王化貞排熊廷弼職方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等多附會之會葉向高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寺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不宜輕舉御史夏之令言款實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李永芳必不可信與廷弼合餘俱右化貞請令毋受廷弼節制或又請授化貞尚方劍得便宜操縱廷弼憤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遭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鬬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辛卯帝以兩臣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宣諭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不便乃命集議江秉謙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場事不從中制乃數月以來廷弼不得措手足呼號日聞辨駁踵至執爲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銳意戰即戰勝亦須事守況萬一戰不勝乎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籤不棄豈真不明於戰守之說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陛下既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一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進欲退則使廷弼從之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故今日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請專責廷弼實圖戰守若兩可含糊勢必兩可掣肘安能責成功哉其末數語蓋以譏向高也四川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合安綿副使劉芬謙及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愈增日發冢攤枯骸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物如舟高丈許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朱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用巨木爲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敗去

二年春正月丁未杜文煥楊愈懋討永寧賊從張我續請也　刑部員外郎徐大化希張鶴鳴指劾熊廷弼大言罔世嫉能妬功不去必壞遼事諸疏并下兵部鶴鳴乃集廷臣大議周朝瑞惠世揚議以鶴鳴代廷弼其他多言經撫宜並任鶴鳴獨言王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用命遼人爲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貞尚方劍專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責吏兵二部再奏會大清兵逼西平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乙卯西平參將黑雲鶴出擊大清兵羅一貫止之不從丙辰雲鶴戰敗奔還城爲追兵所殲一貫憑城固拒用礮擊傷者無算大清樹旗招降且遣使來說一貫不從丁巳大清騎益衆環城力攻一貫目中流矢不能戰火藥矢石盡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舉刀自剄都司陳尚仁王崇信亦死之化貞聞西平圍急盡發廣寧兵以中軍游擊孫得功祖大壽爲前鋒令會祁秉忠赴援廷弼亦遣使督劉渠進戰遇大清兵於平陽橋得功懷異志分兵爲左右翼推渠秉忠前渠等力戰頗有殺傷得功及副將鮑承先先奔兵遂大潰渠戰死秉忠被二刀三矢家衆扶上馬奪圍出創重卒於途副將劉徵擊殺十餘人乃死大壽走覺華島得功遂降廷弼次閭陽參議邢愼言勸急救廣寧爲僉事韓初命所沮遂還右屯大清兵頓沙嶺不進得功素爲化貞所信任欲生縛之以爲功乃還廣寧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上馬二僕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走邦佐已

請歸養母衆勸之走邦佐叱曰吾一日未去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訣母走右屯謁廷弼曰城中雖亂敵尚未知亟提兵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廷弼不聽邦佐乃走松山西向拜闕復拜母自經官舍僕高永從死廷弼遇化貞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焚積聚與初命高出胡嘉棟化貞先後入關得功迎

大清兵入廣寧化貞逃已兩日矣

大清兵追逐二百里而還事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詈廷弼自解給事中劉宏化劾之坐奪俸壬戌振山東流徙遼民癸亥鶴鳴自請行邊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鶴鳴憚行遷延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惟日下令捕閒諜厚啖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乙丑京師戒嚴　先是邵武知縣袁崇煥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薦其知兵請破格用之擢職方主事會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軍關外發帑金二十萬俾召募　時方震孺猶在前屯召水西帥張國卿謀曰敵四出搜糧而祖大壽在覺華有米豆二十餘萬兵民稱是戰艦器仗馬牛無數不宜以資敵乃航海見大壽與俱還　河套諸部復大掠延安黃花峪深入六百里殺掠居民數萬　成都有諸生陷賊中遣人言賊將羅乾象欲反正朱燮元令與乾象俱至呼飲戍樓中不脫其佩刀與同臥酣寢乾象誓死報復縋而出自是賊中舉動燮元無不知燮元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會諸道援軍至燮元策賊且走投木牌數百錦江流而下令有司沈舟斷橋嚴兵待乾象自賊營縱火崇明父子遁走瀘州乾象遂以衆來歸成都圍百二日而解　安堯臣妻奢社輝奢崇明妹也堯臣死子位幼社輝攝事與奢寅爭地相仇恨而宣慰同知安邦彥素懷異志專兵柄陰與崇明合遼事急徵兵西南邦彥詭貴州巡撫李橒請行橒諭止之邦彥歸益爲反謀橒累疏請增兵益餉中朝方憂遼事置不問橒亦被劾求罷朝命王三善代爲巡撫會崇明反重慶貴陽兵不及三千倉庫空虛橒與巡按御史史永安貸雲南湖廣銀四萬有奇募兵四千儲粟四萬石治戰守具遣總兵官張彥方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朱芹提學僉事劉錫元等援四川屢捷復遵義綏陽湄潭眞安桐梓諸縣烏撒衞指揮管良相慷慨負奇節橒召與籌兵事良相策邦彥必反尋以祖母疾乞歸泣語橒曰烏撒孤城密邇水西且與安效良相鄰水西有變禍必首及良相願以死報國乞建長策保此一方二月癸酉或傳成都已陷邦彥遂挾位反自稱羅甸王四十八支及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蠭起相應邦彥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守擊斬數百人效良助邦彥陷其城明廷敗沒賊遂分兵陷安順平壩效良亦西陷霑益邦彥統水西軍及羅鬼苗仲數萬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下甕安襲偏橋以斷援兵宣慰土舍宋萬化糾苗仲九股陷龍里橒永安聞變亟議城守時藩臬守令皆入覲彥方鎭銅仁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爲五錫元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將劉岳分禦四門橒自當北門之衝永安居譙樓圜街市兵防內變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賊盡銳攻北城橒迎戰敗之轉攻東門爲錫元所卻乃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爲三丈樓臨城用婦人雞犬厭勝術橒永安烹彘雞斗米飯投飼雞犬張虎豹皮於城樓以祓之乃得施礮石夜縋死士燒其樓賊作竹籠萬餘土壘之高踰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去官軍出燒之數出城邀賊糧賊怒盡發城外冢徧燒村砦又先後攻陷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衞貴陽西數千里盡爲賊有　逮王化貞罷熊廷弼聽勘時廷臣

多庇化貞欲甚廷弼罪周宗建不平爲剖兩人罪案頗右廷弼周朝
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戴罪守山海疏四上並抑不行江秉謙兩疏
劾張鶴鳴請如世宗戮丁汝夔故事實諸法御史何薦可亦劾鶴鳴
並謫官　時有詔停經筵日講周朝瑞等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
義爭如輔臣阿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朝
講不輟諸臣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常朝已漸停免儻併講
筵廢之九閽既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不入呂大防之貶不及
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爲言乃命日講如故　戊寅免天下
帶徵錢糧二年及北畿加派　初遼陽失廷臣以詹事孫承宗知兵
推爲兵部添註侍郎帝不欲承宗離講筵疏再上不許以爲禮部侍
郎協理詹事府及張鶴鳴出行邊帝亦急東事乃拜承宗兵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己丑命兼理兵部事承宗言邇年兵多不練
饟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
略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
今當重將權擇一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
使文吏用小見陵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
而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卹邊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
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已又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並讞以正
朝士黨護逮明時舉李達以徼四川之招兵致寇者詰責方震孺梁
之垣及薊州兵備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骫骳者帝皆從之　劉一燝
十二疏乞去三月丁酉朔許致仕葉向高言客氏出復入一燝顧命
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魏進
忠見向高刺己恨甚　甲辰陽武侯薛濂管理募兵兵部侍郎王在
晉爲尚書兼右都御史經略遼薊天津登萊軍務　丁巳敕湖廣雲
南廣西官軍援貴州　吏部尚書張問達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大計
外吏去留悉協公論已元標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己請收錄

章家楨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
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註
三品榮秩昭陛下褒尊耆舊至意帝納其言命兩京太常太僕光祿
三卿各增二員時萬曆中建言詿誤獲譴諸臣棄林下久死者已過
半問達定議以廷杖繫獄遣戍者爲一等贈官蔭子貶竄削籍者爲
一等贈官於是吳宗堯吳寶秀華鈺王正志雒于仁何選遴中立于
孔兼陳泰來錢一本等獲卹者七十五人　魏進忠勸帝選武閹練
火器爲內操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沈㴶嘗教習內書堂
進忠及劉朝皆執弟子禮㴶既入閣密結二人乃奏言遼左用兵亟
臣謹於東陽義烏揚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備用進忠以
合於內操之說大喜詔所募士錦衣衛訓練材官授游擊以下官已
王侖奉詔募兵願得帷幄重臣主其事於是惠世揚周朝瑞合給事
中御史魏大中左光斗等劾㴶陽託募兵陰藉通內朝等內操㴶使
門客誘之再疏疑出㴶教閹人戚畹姦輔內外弄兵此肘腋之禍也
㴶疏辨求罷世揚等再疏盡發其賄交進忠朝及盧受客氏并偵其
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時宵小屏黜殆盡大化
等首附進忠欲因以傾東林而葉向高韓爌輔政鄒元標趙南星王
紀高攀龍等皆居大僚光斗大中及黃尊素在言路皆力持清議進
忠未克逞　夏四月甲申京師旱　壬辰大雨雹　禮部尚書孫愼
行追論李可灼進紅丸劾方從哲爲弑逆詔下廷臣議久稽魏大
中疏趣之廷臣多主愼行罪從哲鄒元標持之尤力惟戎政尚書黃
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公鼐持兩端從哲
疏辨并及移宮事因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愼行再疏爭韓
爌乃特疏述進藥始末且曰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主恐先
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
成大疑編摹者勿以信史爲謗史於是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

等言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不能止在廷諸臣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而從哲先擬罰俸繼令養病則失之太輕移宮一事九卿先公疏請言官繼之最後從哲始具揭亦失之太遲今宜重罪可灼與崔文昇之妄投涼藥並提付法司正其刑辟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庶以慰先帝服中外疏入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文昇已安置南京不問時王之寀亦疏論挺擊事帝亦不問　周宗建以久旱雨雹爲陰盛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沈漼一請寬建言廢斥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刺張鶴鳴郭鞏一直攻魏進忠言今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奥窔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釁必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見宗建疏銜次骨　廷臣多追述張居正鄒元標亦稱之五月戊戌詔復故官予祭葬　己亥錄方孝孺遺嗣尋予祭葬及謚　王森死其子好賢及徐鴻儒于宏志等踵其教徒黨益衆時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好賢遂與鴻儒等約以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戊申陷鄆城縣　成都圍既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重慶爲樊龍等所據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陸秦良玉還軍攻二郎關秦民屏先登進攻佛圖關副使徐如珂帥兵繞出關後癸亥與良玉杜文煥合攻拔之奢崇明奢寅退據永寧同知王昌允死之崇明發卒數萬援重慶如珂迎戰檄同知越其杰躡賊後殺萬餘人監軍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樊龍亦戰死遂復重慶他將復建武長寧僞總兵張令結朱武等乘間禽僞丞相何若海帥衆以降崇明怒殺令一家夷其先墓官軍尋復瀘州　河東之失民多逃皮島島亦曰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

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毛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犄角計中朝是之六月戊辰加文龍總兵官島事由此起

貴陽被圍久李橒史永安連疏告急詔以張彥芳爲平蠻總兵官從王三善討賊三善始駐沅州調集兵食已次鎮遠再次平越去貴陽百八十里方遣知府朱家民乞師四川未至不敢進疏請便宜從事給空名部牒得隨才委任帝悉報可　徐鴻儒衆至數萬連陷嶧縣鄒縣博士孟承光被執詬罵不屈及其母孔氏子宏略皆死之賊進攻滕縣知縣姬士昌視事甫三日徒步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城遂陷士昌罵賊不屈自經死小吏魏顥照家僮李守務從死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都御史趙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檄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備征剿薦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可用己巳命肇基爲山東總兵官偕游擊陳九德帥兵討賊神機營都督薛如薰鎮徐州賊攻沛縣知縣林汝翥堅守不下襲兖州爲滋陽知縣楊炳所卻棟等擊敗賊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兖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游擊張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鄒城旋敗去官軍復嶧縣　熊廷弼既下吏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寬廷弼者顧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王化貞宜誅廷弼宜論戍僉都御史鍾羽正上疏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刑部尚書王紀乃並置廷弼化貞及李維翰大辟而與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上爰書微露廷弼有可矜狀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蹤跡率論死絕無左驗者倘二百餘人莫敢爲辨釋未死者僅四之一大章一日盡讞釋之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況

一官乎千總杜茂者齎登萊巡撫千金募兵金盡而兵未募留薊州僧舍不敢歸邏者執之誣言嘗客監軍僉事佟卜年所與之謀叛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張鶴鳴以聞欲藉卜年重廷弼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及鎮撫成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大章曰茂既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間諜然實佟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邏者又獲奸細劉一獻魏進忠疑爲劉一燝昆弟大章力辨其非進忠欲立誅一獻與卜年因以株連一燝紀執不可會紀劾罷徐大化中言大化賊爲朝廷擊奸則大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彈文而乃日與正人尋水火沈㴶見之大恨大化亦疑紀疏出大章手令所親御史楊維垣訐大章妄倡八議黷大獄因詆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實紀言㴶與京生不同時而事事與之相類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迷國罔上如出一轍進忠乃與客氏爲㴶泣愬帝前紀疏遂得嚴旨㴶劾紀議廷弼緩卜年等獄爲二大罪帝再責紀陳狀秋七月斥爲民紀偕其妻騎二驢以歸葉向高言紀㴶交攻均失大臣體今以議獄斥紀如公論何何宗彥史繼偕亦皆論救朱國祚至以去就爭㴶不自安求去皆不聽紀既斥侍郎楊東明署部事欲置卜年大辟大章力爭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卜年辟瘐死獄中　奢崇明既敗遁歸永寧杜文煥頓不進前松潘副使李忠臣家居永寧募死士密約總兵官楊愈懋令以大兵薄城己爲內應甲辰事洩闔門遇害賊即用其家僮給愈懋襲殺之幷殺順慶推官郭象儀等進攻大壩游擊龔萬祿力戰三日手刃數十人與子崇學並死賊遂再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　癸丑沈㴶致仕　乙卯神宗神主祔太廟　張彥方黃運清救貴陽敗賊於新添賊誘入龍里二將皆敗賊縱之入城曰使耗汝糧張我續王三善擁兵不進詔旨督責之會彥方等出戰頻得利賊退保宅溪乃遣禆將商士傑等帥九千人分控威清新添二衛且乞援兵賊謂城必拔沿山列營柵隔內外閒旬日一來攻輒敗去庚申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赴援遇賊甕城河仲仁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潰諸將馬一龍白自強等殲焉援遂絕　癸亥于宏志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應徐鴻儒天津僉事來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宏志突圍走爲諸生葉廷珍所獲伏誅趙彥視師兗州甫出城遇賊數萬彥趣入城楊肇基急迎戰楊國棟廖棟夾擊大敗之橫河賊精銳聚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於黃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殲之嶧山遂攻鄒築長圍以困之　張鶴鳴屢被劾抵言熊廷弼僨事由劉一燝周嘉謨黨庇不命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爲一燝黨犬羣奸朋謀會鶴鳴與前尙書黃嘉善崔景榮俱以邊功晉宮保御史蔣允儀言鶴鳴既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即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前後經撫俱論辟鶴鳴等罪即稍殺亦何得論功御史周宗文復列鶴鳴八罪帝皆不問及是鶴鳴竟謝病去　王在晉既爲經略與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部種類情性西部亦愛戴之然實無他才惟啖以財物相羈縻冀得以老解任而已在晉謀用西部襲廣寧象乾惎之曰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在晉乃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孫承宗請身往決之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址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道有

三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棄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爲恢復計而重關而守畿東其有寧宇乎在晉無以難承宗乃議守關外崇煥主寧遠衛閻鳴泰主覺華島時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守邊前哨遊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鋪承宗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可守計已決欲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在晉持不可承宗乃還朝言重關不宜築請築寧遠要害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已於經筵面奏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乃改在晉南京兵部尚書八月庚辰給承宗關防敕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軍務便宜行事以鳴泰爲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行遣賜尚方劍坐蟒閣臣送之崇文門外既至關令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棨杜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崙主市馬僉事萬有孚主采木令祖大壽佐金冠於覺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於前屯遊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爲軍大閱關上兵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以新募軍出戍前屯寧遠杏朝鮮使助擊援帥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沈有容進據廣鹿島大壽嘗有罪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救解大壽以故德崇煥有孚世德子也　九月甲午朔光宗神主祔太廟初議升祔太常寺卿洪文衡請祧睿宗曰此世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禮當時臣子過於將順因仍至今宜及時更定少卿李宗延亦以爲言禮部侍郎鄭以偉不可乃祧憲宗　壬寅御史馮英請設州縣兵按畝供餉從之

乙卯封皇弟由檢爲信王　停刑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言比者風霾晝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四月雹六月冰山東地震畿內淫潦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東則徐鴻儒亂民人之變極矣而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命之元老以中璫去孫愼行守禮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㴶即去而猶加異數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鉗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西部索百萬之賞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錙銖之餉度支尚謂其過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日矜疑之輩反以妬媟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淫條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降人盡占居民婦女故遼民發憤招敵攻城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西部取鑲金以啖插而不給卒伍以故人心離散及敵兵過河又不聞西部策應遂至手足無措拖頭鼠竄皆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深求奸細不過爲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殺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有是顛倒乎若夫閣臣之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妬才壞政者非惟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壓奸報國者非惟不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遜加黜罰矣尤可恨者沈㴶賄盧受得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振璫債裂之禍皆㴶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閹寺之讒譏其三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晲僭逼毋儀此皆顛倒之甚者也顧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什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沈祈陛下終覽臣疏與閣部大臣更弦易轍悉軌祖宗舊章臣即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猶生之年疏入魏進忠激帝怒降旨切責褫職爲民葉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納　左都御史鄒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嘗小以其東

林也猶已之朱童蒙及同官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己潛謀驅逐會元標與副都御史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而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魏進忠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為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傯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卹毀譽而為此也興治允厚復交章力攻元標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從吾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為詬厲與元標皆連疏求去冬十月並罷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則部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明而百執事各有警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鴛行豸繡橫金腰玉者為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且陛下既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輓偷安之習慘如黔國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晉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末宋季可為前鑒疏入魏進忠屏不卽奏乘帝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頷之一日講筵畢進忠傳旨廷杖震孟八十葉向高在告韓爌及諸講官力爭會庶吉士鄭鄤疏論章奏留中之弊內批俱貶秩調外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不納震孟不赴調而歸

安邦彥反雲南諸土目並起李賢昭平夷祿千鍾犯嵩明張世臣攻武定邦彥女弟設科掠曲靖尋寇陸涼巡撫沈儆炌起故參將袁善令帥守備金為貴土官沙源等馳救嵩明辛未大破賊賊轉寇尋甸復大敗去儆炌乃請復善故官與諸將分討賊數有功

徐鴻儒抗守三月食盡賊黨盡出降辛巳官軍復鄒縣鴻儒單騎走被禽撫其衆四萬七千餘人趙彥縛鴻儒於朝磔之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黨不下二百萬更遲數日孰敢攖其鋒者好賢亦捕得伏誅山東賊平

重慶旣復擢杜文煥總理盡統川貴湖廣軍文煥度不能制賊謝病去壬午總兵官魯欽代為總理援貴州

十一月癸丑錄朱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荊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十一府代張我續共辦奢安二賊兩督府分閫治軍川貴不相應賊益得自恣

蔣允儀請杜傳宣慎爵賞免立枷除苛政斥言官宮妾璫豎之奸且云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羅織陰邪盛而陽氣傷致有今日之禍今計期已迫顧當事者早伐邪謀亟培善類疏入魏進忠劉朝等皆不悅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責令置對允儀言丁巳主察者鄭繼之李誌也考功科道則趙士諤徐紹吉韓浚也當日八法之處分臺省之側轉大僚之拾遺黑白顛倒私意橫行凡抗論建藩催請之國保護先帝有功國本者靡不痛加摧抑必欲敗其名錮其身盡其倫類而後快於是方從哲獨居政府亓詩教趙興邦等分布要津凡疆圉重臣皆賄賂請託而得如李維翰楊鎬熊廷弼李如柏如楨何一不出其保舉迨封疆破壞

图圄充塞而此輩晏然無恙臣所以痛心邊事追恨前此當軸之人也奏上中旨將重譴以業向高言停俸半年　貴州官廩竭米升直二十金食糠覈草木敗革皆盡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啖張彥方黄運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李橒盡焚書籍冠服戒家人急則自盡皆授以刀繯王三善屢被嚴旨將進兵賊聞益日夜攻擊長梯蟻附已登陴天將曙忽自退翼日復梯而登守城卒皆委頓荷戈強起賊纔殺一人俟驚退墮梯死者無算十二月癸亥朔三善知貴陽益困集衆計曰失城死法進援死敵等死耳盍死敵乎乃分兵爲三副使阿天麟等從清水江進爲右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爲左部自將二萬人與參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參將楊明楷劉志敏孫元謨王建中等由中路當賊鋒乙丑舟次新安抵龍頭營超前鋒遇賊衆欲退斬二人乃定賊酋阿成驍勇超帥部卒張良俊直前斬其頭賊衆披靡三善等大軍亦至遂奪龍里城諸將議駐師觀變三善不可策馬先安邦彥疑三善有衆數十萬乃潛遁餘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進兵畢節鋪元謨明楷連敗賊賊渠安邦俊中礮死生擒邦彥弟阿倫己巳明楷以烏羅兵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橒及史永安請三善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我不可即安營於南門外明日破賊宅溪賊走渡陸廣河居數日左右二部兵及湖廣廣西四川援兵先後至橒乃辭兵事解官去張我續無寸功乾沒軍資六十萬言官交劾解職候勘城中戶十萬圍困三百日僅存者千餘人孤城卒定　先是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劾鄭養性詔令養性還籍養性逗遛不去其家奴訐其通塞外王天瑞劾養性不軌署刑部事侍郎白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寺卿廉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　廷推閣臣以前禮部尚書孫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宏次之時魏進忠益用事謀結外廷禮部尚書顧秉謙南京禮部侍郎魏廣微率先諂附進忠乃抑慎行以宏皆不用

三年春正月己酉禮部侍郎朱國禎朱延禧及秉謙廣微並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命下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慎行以宏不聽廣微允貞子也初趙南星與允貞友善及是歎曰見泉無子廣微聞恨刺骨　乙卯紅夷據澎湖　江應詔被劾孫承宗請用總兵官馬世龍代之且爲請尙方劍帝皆報可承宗乃築壇拜大將行授鉞禮軍馬錢穀悉屬世龍而關總兵官尤世祿王世欽爲南北帥俾世龍居中駐衛城世欽南海世祿北山並受世龍節制又令副將趙率教孫諫領前後部兵各萬五千人率教駐前屯招流亡至五六萬擇其壯者爲兵餘給牛種大興屯田　王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欲因糧於敵舉劉超爲總兵官令渡陸廣趨大方擣安位巢以楊世賞監之張彥方渡鴨池擣安邦彥巢以阿天麟監之漢土兵各三萬別將都司綫補衮出黄沙渡剋期並進超等至陸廣連戰皆捷彥方部將秦民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彥先合奢崇明安效良兵誘官軍深入超渡陸廣賊薄之獨山土官蒙詔先遁官軍大敗爭渡河超走免楊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三十六人殲焉賊遂攻破鴨池軍部將覃宏化先逃諸營盡潰彥方退保威清惟補衮軍獨全諸苗見王師失利復蠭起土酋何中尉進據龍里而邦彥使李阿二圍青巖斷定番饟道令宋萬化吳楚漢爲左右翼自將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急遣游擊祁繼祖等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救青巖繼祖燔上中下三牌及賊百五十砦建中亦燔四十八莊龍里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建中繼祖擣楚漢八姑蕩燔莊砦二百餘薄而攻之賊蹋死無算萬化不知楚漢敗詐降三善陽許而令諸將捲甲趨之萬化倉皇出戰被禽邦彥爲奪氣羣苗復效順三善給黄幟令樹營中邦彥望見不敢出增兵守鴨池陸廣諸要害　先是郭鞏

復爲給事中。深結魏進忠。知進忠最惡周宗建。乃疏詆廷弼及朝臣之爲廷弼者。南京御史徐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挾其結納進忠事。鞏亦上疏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爲廷弼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亓詩教、趙興邦及爲維翰、鎬、化貞者。皆誤封疆之人也。鞏胡不一擊之。而獨詆爲廷弼者爲逆黨哉。時進忠勢益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二月。抗疏直攻進忠。略言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乘鞏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鞏乃創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欲以快報復之私。釋進忠之恨。幸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弼以爲穽。陷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以言路淸明。臣儕隔絶。故非久即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鄤逐矣。近且扼孫愼行、盛以宏。而絶其援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尙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朝輩典兵示威。而又有鞏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尙忍言哉。疏入。進忠飾朝等環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會給事中劉宏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進忠、鞏。鞏復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爲兩解之。乃嚴旨切責鞏、宗建。俸二月。　乙酉。贈卹鄒縣死難博士孟承光及其母孔氏。子宏略等。　停南京進鮮。　二月癸卯。朝鮮國人廢其王琿。立琿姪綾陽君倧。以昭敬王妃之命。權國事。議政府移文督撫。轉奏。毛文龍爲之揭報。登萊巡撫袁可立言琿

果不道。宜聽太妃具奏以待中國更立。不報。　趙彥請振山東被兵州縣。蠲鄒、滕賦二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　大計京官。趙南星以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　帝好察邊時令東廠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魏進忠遂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十五人。齎內庫神砲、甲仗、弓矢之屬數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以白金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賚將士。而賜孫承宗蟒服、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出關巡寧遠、中路。聞之。立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溫旨報之。而不能用。已朝復謀行邊。周宗建極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其事乃寢。　刑部左侍郎白瑜卒。　夏四月庚申朔。京師地震。　己巳。朱國祚致仕。　朱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調諸軍。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諸砦。與秦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至老君營、涼繖鋪。盡焚其營。寅被二創。遁。樊虎亦中槍死。復追敗之於橫山。入青岡坪。抵城下。五月辛丑。拔之。禽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奢崇明及寅並逃入紅崖大囤。官軍蹙而拔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囤。撫定紅潦四十八砦。賊奔入舊藺州城。　閻鳴泰之爲巡撫也。孫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多不與議。鳴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復論劾之。帝乃罷鳴泰。擢遵化參政張鳳翼代。承宗方銳意修復關外八城。而版築未興。鳳翼疑其欲還朝。以遼事委己。懼甚。疏請專守關門。葉向高、韓爌抑之。弗果上。　御史宋師襄言。自劉朝嘗脫死。與沈㴶謀以內操爲固寵計。宮府內外。知有朝不知有天子。天牖聖聰。一旦發露。屏之南京。然朝雖去。而三千虎旅安歸。世未有蓄怨藏怒之人。潛布左右。而不

爲患者。今惟有散之而已。又陳足財之策，請減上供，汰冗官，罷營造，省賚賞，皆格不行。　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六月，羣奄千餘人請預給，擁擁入工部署，碎公座，毆掾史，肆罵而去。尚書鍾羽正疏聞，因求罷。詔司禮太監杖謫羣奄，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夜荷戈擐甲，弗獲一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火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奉職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　秋七月辛卯，南京大內災。　徐如珂率檄擒蘭州土城，安邦彥遣兵十萬來援，前軍少卻。捍子軍單懋勳輓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參將羅乾象進克蘭州。　壬辰，奢崇明、奢寅帥餘衆走水西龍場客仲壩。邦彥復遣二万人窺遵義，永寧官軍敗走之。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壩，崇明、寅探箐。維新偕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擣龍場，生禽崇明妻安氏、弟崇輝，寅及符國禎被創走。時四川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不任戰，而土兵驕淫，利養寇，寇窘迫輒縱之，遠竄。朱燮元以四川已無賊，遂不窮追。永寧既拔，拓地千里，劃青腴歸永寧衛，以其餘地爲四十八屯，給諸降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隸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移敘州兵備道於衛城，與貴州參將同駐，蜀中遂靖。　丁酉，安南寇廣西，巡撫都御史何士晉禦卻之。　己亥，史繼偕致仕。　詔客氏子侯國興及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十二人有營勞，所蔭錦衣官皆予世襲。兵部尚書董漢儒據祖制力爭，給事中、御史程註、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胡良機、宋師襄各特疏繼之，皆不納。進忠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恣爲威虐，矯旨賜光宗選侍趙氏死。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上，西向禮佛，痛哭自經。裕妃張氏以有娠封，性直烈，進忠及客氏惡其不附己，幽於別宮，絕飲食。天雨，妃匍匐飲簷溜而死。慧妃范氏失寵，成妃李氏爲乞憐，客氏、進忠知之，怒，亦幽成妃於別宮。妃預藏食物簷瓦間，閉半月不死，斥爲宮人。皇后有娠，客氏、進忠盡逐宮人異己者，以私人承奉，墮其胎，帝由此乏嗣。他所害宮嬪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鑑等甚衆，禁掖事祕，莫詳也。進忠尋改名忠賢。　魯欽等勦會何中尉，張彥方追賊鴨池，賊乘間陷普安。楊述中駐沅州，畏賊不進，朝命屢趣，始移鎮遠。議與王三善左，三善連疏求退，不許。　八月，朝鮮故王妃金氏疏請封倧，禮部尚書林堯俞言：「朝鮮廢立之事，內外諸臣抒忠發憤，有謂宜聲罪致討者，有謂勿受方貢、嚴顛末者，或謂當責以大義、察輿情之向背，或謂當令倧討敵自洗，衆論咸有可采。其謂琿實悖德，倧討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惟毛文龍一人。皇上奉天討逆，扶植綱常，此正法也。毋亦念彼素稱恭順，姑異諸裔，則更遣貞臣信士，會同文龍，公集臣民，再四詢訪，勘辨既明，再請聖斷。」報可。　廷推南京吏部尚書，以余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侍郎，以曹于汴、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弗聽。懋衡、于汴自以資後三才、從吾，力辭新命，引疾歸。　浙江巡按御史張素養薦部內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等，趙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是，巡按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宏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　張鳳翼出關閱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孫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畚牐，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固守，當以山海爲根基，寧遠爲門戶，廣寧爲哨探。」承宗以其異議，不悅，乃復出關巡視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馬世龍請守中後所。袁崇煥、鹿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令祖大壽興工。　九月，承宗集諸將議守者，世龍薦孫諫、李承先，承宗皆不許。崇煥、元儀曰：「滿桂可，但爲公中軍，不敢請耳。」承宗曰：「既可，安問中軍？」呼桂語之，慨然請行。世龍猶疑其不可，承宗不聽，即日置酒餞之，令偕

崇煥往大壽之築城也度中朝不能遠守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賢謙分督之桂事事與崇煥協心寧遠遂屹然成重鎭　癸巳給事中陳良訓疏陳防微四事譏切奄宦魏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下錦衣衛獄窮治主使葉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　御史李應昇請復早午晚三朝時御便殿咨訪時政報聞已又言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饟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本樞貳添註矣孰懷慨以行邊司空添註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註矣秖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註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擐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旗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冒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饟宜力爲創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　河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　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丁丑停刑　趙南星爲吏部尚書時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即加以惡聲或逐之去南星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魏廣微既入閣三及南星門閽人辭不見廣微怫然曰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益恨南星　閏月壬寅以皇子生詔赦天下復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馬鳴起等故官葉向高請并召江秉謙侯震暘賈繼春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毛士龍等不納　王三善議會師進討安邦彥等楊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三善排羣議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連敗賊斬單宏化以徇賊乃柵漆山日遣游騎掠樵采者軍中乏食諸將請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級詣賊降諸將乃不敢言三善募壯士逼漆山緋衣戰冠肩輿張蓋自督陳語將士曰戰不捷此即吾致身處也旁一山頗峻麾左軍據其顚賊倉皇拔柵登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邦彥狼狽走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繼師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輝走火灼堡邦彥竄織金楊明楷始得還位遣使詣述中請降述中令縛奢崇明父子自贖三善責并獻邦彥往返之間賊得用計爲備三善以賊方平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於邦彥三善先約李維新滅賊維新以饟乏辭賊遣其心腹陳其愚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由是軍中虛實賊無不知御史徐卿伯上疏曰邦彥招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蠢苗不足平不知宅溪以西渡陸廣河皆爲道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饟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如其言　十一月丁巳朔祀天於南郊　十二月戊戌京師地震　庚戌魏忠賢總督東廠　初貴陽圍解李橒等當敘功將允儀言安位襲職時橒索其金盆致啓釁章下貴州巡按侯恂覈未報御史張應辰上疏頌橒恂覈上亦白其誣而史永安與橒及劉錫元有隙上章詆之橒錫元亦疏辨趙南星及掌都察院尚書孫瑋等力爲三人解言永安功第一當不次大用橒已進官當召還錫元已進參政當更優敘詔可

明紀卷第五十

明紀卷第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熹宗紀二 起天啓四年甲子訖天啓七年丁卯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長興民吳野樵殺知縣石有恆、主簿徐可行，尋伏誅。 王三善屯大方久，食盡，楊述中弗爲援，不得已議退師。乙丑，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民屏戰沒，官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比遇賊，陳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羣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職方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馳蠟書於外，被殺。三善倜儻負氣，多權略，好交四方奇士，俠客輒得其用。救貴陽時，得邸報不視，曰：吾方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閱之徒亂人意。其堅決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故及於敗。 庚午，何宗彥卒，贈太傅，諡文毅。 癸未，日赤無光，有黑子一二，盪於旁，漸至百許，凡四日。初，虎部糯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王象乾欲斬率教謝虎部，孫承宗不可。王檝戍中右，護其兵出采木，爲西部朗素所殺，承宗怒，遣馬世龍勒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爲殺檝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會象乾以憂去，承宗乃言總師、總督可勿兼用，請罷己，不可則弗推總督，幷請以遼撫移駐寧遠，帝命止總督推，而張鳳翼謂承宗置己死地，大恨，與潘雲翼、萬有孚等力毀世龍以撼承宗。時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洶洶，思翼、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以是月東行。而有孚爲薊撫岳和聲所劾，益疑世龍與袁崇煥構陷，共爲浮言，撓出關計，給事中解學龍遂極論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既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盡廣寧，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饟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復爲世龍辨，而發有孚等交構狀，有孚被斥，鳳翼亦以憂去，廷臣言總督不可裁，乃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而以喻安性代鳳翼，承宗惡兵部尚書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廷議不可，乃止。 李應昇疏陳外番、內盜、小人三患，譏切近習，已復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爲戒飭所司。

二月丁酉，薊州、永平、山海關地震，壞城郭廬舍。 辛丑，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數日乃止。 甲寅，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自是屢震，帝不豫。御史黃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時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讎，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三月丁巳，帝瘳。 庚申，杭州兵變。 魏忠賢數以事恨葉向高，朝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趙南星之長吏部也，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即注貲郎王府，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卹也。忠賢嘗於帝前稱南星能任事，一日遣其甥傅應星介一中書賫見南星，南星麾之去；嘗並坐宏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魏廣微積憾南星，乃與忠賢比而齮之。南星以職方郎中鄒維璉賢，調之稽勳，又調之考功，言路方橫，恣用吏部郎必咨其同鄉科道，給事中傅櫆、陳良訓、章允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

共詆辟維璉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窘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即日出城南星奏留之僉都御史缺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之而南星請用左光斗吏科都給事中亦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阮大鋮次魏大中大鋮邀中官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乃傾心附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造百官圖因文煥達諸忠賢南星惡其人欲例轉之大鋮懼急引疾而大中得掌吏科大鋮疑光斗發其私恨甚語所親曰我善歸也未知左氏何如耳櫆等以維璉之留也遂欲去南星中書舍人汪文言者初爲縣吏智巧任術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納結王安爲清流効力安死挽監生下獄益游公卿間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南星光斗大中等頗與往來大鋮遂與允儒定計夏四月櫆上疏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維璉交通文言招權納賄肆爲奸利疏入忠賢大喜立下文言錦衣獄光斗等上疏力辨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光斗等辨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搢紳之禍因力求速罷黃尊素亦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詞無所連忠賢亦憚向高耆臣止罪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皆獲免大中許履吏科新任已大中報名面恩忠賢復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履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櫆乃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復視事然忠賢益恚大逞羣小亦益伺隙清流之禍自此起矣　王三善之敗也朝廷以撫治鄖陽都御史蔡復一爲兵部侍郎貴州巡撫尋起前御史傅宗龍巡按其地兼監軍兵燹之餘斗米值一金復一勞徠拊循人心始定薦江西副使陸夢龍爲右參政監軍祁門教諭邱禾嘉爲翰林院待詔參軍事雲南巡撫閔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及土官普名聲沙如玉等以兵千人送宗龍宗龍直渡盤江戰且行寇悉破乃謝遣存仁善以名聲等土兵七百人入貴陽禽斬陳其愚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復一倚信之請敕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聽賞罰報可宗龍乃條上方略請大發鑲金又以監軍道臣節制諸將文武不和進退牽制令監軍止給芻糧覈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　封李倧爲朝鮮國王

五月甲寅朔福寧兵變有司撫定之　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　魏忠賢益橫李應昇以內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濫廕諫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皆矯旨詰責六月癸未朔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略言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市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而忠賢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逐去顧命大臣劉一燝周嘉謨大臣孫慎行鄒元標王紀鍾羽正羣臣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於枚卜則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於廷推則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所陷害則上自裕妃下及內臣王安等擅殺擅逐不知凡幾甚至中宮有慶已經成男而忽焉告殞又創用立枷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其餘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煤窯王思敬等以牧地並致之死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日行傾陷片語稍違駕帖立下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則削其籍而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其司房之邸又與奸相沈潅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匿其中其濫恩僭擬則中書錦衣襲廕日衆褻賞祠額要挾無窮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所營塋地亦僭擬陵寢其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及歸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

其既旋詔旨始下甚至走馬御前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為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保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會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疏上忠賢懼甚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帝令王體乾誦漣疏體乾置疏中切要語皆不讀客氏又從旁為剖析帝懵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甲申下漣疏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於是給事中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陳奇瑜等御史袁化中黃尊素李應昇等郎中鄒維璉等太常寺卿胡世賞陳伯友太僕寺卿朱欽相等祭酒蔡毅中等撫寧侯朱國弼等兵部尚書趙彥戶部侍郎鄭三俊等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皆不納初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故忠賢得為計漣既被責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漣之上疏也繆昌期適過葉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中上乘梯手攀之其人輓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若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為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及廷臣相繼抗章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至有詬詈向高者向高惱甚朱國禎請容之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閹臣從中輓回猶冀無大禍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甚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禮部尚書翁正春亦以為請忠賢不悅矯帝旨敘己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之所能必有代為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宜早歸蒲州謂爌也忠賢欲盡殺異己者而畏外廷勢盛其黨或導以興大獄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忠賢意遂決　丙申大雨雹　工部郎中萬燝言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賚廝養則千金萬金毒痡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為所竊又其甚者於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嘗屢請廢銅靳不肯予而自營墳墓規制擬於陵寢費金錢幾百萬其罪可勝誅哉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斥為民內閣及科道論救皆不聽忠賢欲借燝立威乃命羣奄至燝邸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黃尊素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日郎中燝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主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為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為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於是乎為所欲為莫有顧忌耳燝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其故官破格優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燝死且不朽李應昇亦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忠賢益怒羅織燝罪誣以贓賄三百燝廉吏破產乃竣燝恭之孫也　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角口服毒死內豎曹進傅國興帥衆掠奴主家巡視御史林汝翥捕得進進懼請受杖國興詈於道汝翥收繫亦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言官詣內閣爭其事小璫數百擁入閣中攘臂肆罵黃尊素厲聲曰內閣經綸地即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安得無禮或言汝翥葉向高甥也羣奄遂圍向高邸大譟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等交章論救不聽卒杖汝翥削籍歸

向高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秋七月辛酉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尋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八人韓爌爲首輔　癸亥河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歷租溝東南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淹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山置河事不講

振山東饑　臨漳民耕地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以獻巡撫都御史程紹紹聞於朝略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疆既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故先奏聞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陛下尊賢愛士所寶在德倘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宏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及詞林臺諫一錮不起者願汲致明廷亟圖登進八月詔紹進璽於朝魏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黃尊素言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也乃止　吏部尚書掌左都御史孫瑋疾篤上疏言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法紀淩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登用善類舊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宏鍾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並老成蹇諤踠伏草野良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臣遘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諫遂卒贈太子太保　毛文龍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　先是寧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孫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畀臣鑲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鑲足渠卽妄爲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爲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方震孺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讁也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宥復稱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朝端譁然給事中顧其仁及許譽卿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置弗省會承宗敘五防效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九月進袁崇煥滿桂趙率教等秩遣中官劉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襴金幣魏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恨崇煥偕馬世龍王世欽帥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爲時未可乃由水道汎三岔河而還　封光宗選侍李氏爲康妃

初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揚卑污狡獪不修士行見東林勢盛將出都力薦李三才求入其黨在淮揚贓私狼籍霍邱知縣鄭延祚貪將劾之以千金賄免延祚知其易與再行千金卽薦之其行事多類此比還朝左都御史高攀龍盡發其貪污狀趙南星議戍之詔革職候勘呈秀大窘求解於李應昇昏夜款門長跪乞哀不得乃走魏忠賢所叩頭涕泣乞爲養子因言南星攀龍及楊漣等皆東林挾私排陷不去之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方思藉外廷爲助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　山東江西浙江湖廣福建考官皆以策問譏刺魏忠賢降諭切責福建檢討顧錫疇給事中董承業山東給事中熊奮渭主事李繼貞江西檢討丁乾學給事中郝土膏浙江編修陳子壯湖廣編修方逢年並貶三秩調外已並削其籍子壯父給事中熙昌亦被斥復使人詐爲校尉往逮乾學挫辱之乾學憤鬱而卒

冬十月太廟時享魏廣微偃蹇後至魏大中抗疏糾之廣微恚辨疏詆言者李應昇言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

為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二竄與言官為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魏忠賢將鐫應昇秩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　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欲得之其門生潘雲翼等為之請魏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趙南星亦以太常寺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得旨擢用魏忠賢方與顧秉謙魏廣微崔呈秀等日夜聚謀伺外廷隙御史陳九疇受廣微指上疏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故謀於文選員外郎夏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語侵九疇九疇因再疏力詆命並下部院議南星及高攀龍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鐫大中嘉遇三級出之外并謫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許譽卿偕同官繼言之鐫秩歸韓爌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　廷推吏部尚書楊漣注籍不與魏廣微以魏忠賢意喻吏部欲用其私人侍郎陳于廷執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又以所推仍南星遺黨切責于廷等于廷漣及左光斗並斥為民文選郎中張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並坐貶　故事閣中止首輔一人秉筆魏廣微欲分韓爌權屬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十一月己巳爌抗疏乞休略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戒宜先營衛而觀無禁掖無能抒宵旰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為封還之牘皆臣罪之大者陛下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過無由矣乞亟褫臣官為佐理溺職之戒得旨卿親承顧命當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爌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宁語忠賢及其黨益恨　都勻凱里土司者運道咽喉也安邦彥結諸蠻困其城長官楊世蔚等不能守會朝命蔡復一代楊述中總督雲南貴州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尚方劍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申嚴紀律遣潦欽及總兵官劉超救凱里拔賊巖頭寨遂移師克平茶斬賊衆五百餘已邦彥盡驅猓鬼結四十營於班鳩灣後寨亙二十餘里分犯普定等處復一遣前參政尹伸副使楊世賞救普定欽與總兵官黃鉞分道禦賊欽帥部將張雲鵬劉志敏鄧玘等大敗賊汪家沖鉞偕陸夢龍以三千人曉行大霧中直前搏賊大敗之於將義寨合追至河斬首千五百餘級搜山復斬六百餘級伸亦解普定閧擣賊巢斬千二百級再會大軍通盤江路斬逆酋沙國珍及從賊五百邦彥勢窘渡河西奔欽鉞督諸將窮追夢龍等分駐三岔河岸為後勁雲鵬玘等深入織金織金者邦彥巢也緣道皆重關疊險木石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或攀藤穿竇而入賊敗遁深箐先後斬千餘級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無算窮搜不得邦彥乃班師復一上欽等功因言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抵水西雲南出兵霑益抵烏撒犄角平賊帝悉可之命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鄰貴州者聽復一節制　楊漣等之逐也孫承宗方西巡薊昌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魏廣微聞之奔告魏忠賢曰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為內主公立齏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心動令顧秉謙調旨責之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夜啓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又矯旨諭九門守奄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御史李蕃至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承宗乃杜門求罷邦華引疾去未幾或言巡撫甘肅都御史李若星

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惡若星遂得罪。十二月辛巳御史梁夢環復劾汪文言逮下鎮撫獄。時朱國禎代韓爌爲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李蕃復上疏劾之國禎三疏引疾魏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丙申加國禎少傅廕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歸月廩輿夫皆如制顧秉謙遂爲首輔楊漣之劾忠賢也疏有門生宰相語秉謙見之恨甚及魏大中劾廣微助祭後期二人決意傾善類點揞紳便覽一冊以葉向高趙南星等百餘人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奄人王朝用進之俾忠賢據是爲黜陟忠賢先後矯旨召用朱童蒙郭允厚爲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爲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給事中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御史免崔呈秀戍亦復御史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鋮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蕃楊春懋徐大化邵輔忠姚宗文郭鞏陸卿榮等一時並起呈秀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相與屏人密語呈秀造天鑒同志諸錄紹徽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趙南星劉一燝等爲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清流之禍於斯烈矣廣微以札通忠賢簽其函曰內閣家報時稱曰外魏公。癸卯南京地震如雷。致仕左都御史鄒元標卒。黎維祺發兵擊莫敬寬克之殺其長子掠其妻妾及少子以歸敬寬與次子逃入山中已而復回高平。初福建東大海中有地曰臺灣爲紅毛夷所據築室耕田久留不去紅毛夷者海外雜種紺服赤鬚髮即所謂和蘭國也已復出據彭湖築城求市巡撫商周祚拒之不能靖會南居益代周祚爲巡撫賊方犯漳泉招日本大泥咬嵧吧及海寇李旦等爲助居益使人招旦說擄大泥咬嵧吧賊懼遣使求款斬之乃遣將先奪鎮海港築城其地且戰且築賊退保風櫃城居益增兵往攻數月寇不退復大發兵諸軍齊進賊窮蹙始汎舟去諸將禽賊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獻於朝居益乃築城彭湖設游擊統兵三千築礮臺以守而紅毛之據臺灣者猶自若也

五年春正月癸亥

大清兵取旅順守將朱國昌戰死。戊寅以慶陵工成予魏忠賢等廕賜。卹貴州殉難諸臣安順推官徐朝綱等。魯欽等自織金旋師渡陸廣河賊從後襲擊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

二月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自遼陽移都瀋陽是爲

盛京。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魏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又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吏部尚書崔景榮力持不可乃止景榮由是浸忤忠賢指。魯欽等既敗傅宗龍上言不合滇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尊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黔撫駐廣陸沅撫駐偏橋四面並進發餉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解官甲戌命燮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討安邦彥而以尹同皐撫四川王瑊撫貴州閔夢得亦移鎮一如宗龍議。河套松山諸部犯鎮番參將官惟賢丁孟科大敗之斬首二百四十餘級。汪文言下獄千戶吳孟明頗爲之左右掌司都指揮僉事許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訊削籍歸孟明兌之孫也初魏忠賢日謀殺楊漣至於朝臣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本無與也胥小欲藉忠賢力誅鋤正人乃相率乞爲義兒且曰東林欲害翁以故忠賢欲甘心焉徐大化又獻策曰彼但坐移宮罪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悅從之顯純略曉文墨性殘酷嚴鞫文言使引漣等受賄狀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備受五毒至死不承大洪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坐漣及左光斗贓二萬魏大中三千周朝瑞萬袁化中六千顧大章四萬

詞連趙南星李若星毛士龍繆昌期鄒維璉鄧渼盧化鼇錢士晉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彥熊明遇黃龍光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等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卽日斃文言丁丑爰書上忠賢卽矯旨逮漣等六人削南星等籍下撫按提問南星之去也忠賢及其黨惡之甚每矯敕諭必目爲元凶於是御史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幷劾維璉及程國祥夏嘉遇王允成爲南星黨得旨幷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李邦華孫鼎相等十四人並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時先後削籍者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高攀龍御史張慎言編修姚希孟侍郎郭尙賓錢龍錫孫居相光祿寺卿錢春大理寺少卿易應昌太常寺少卿程註布政使張光縉員外郎孫必顯等三百餘人諸宵小爭務搏擊追奪之命無虛日註子良彝方舉進士除命亦不錄敘未出仕而除名前此未有也春一本子光縉光前兄必顯振基子也　夏四月己亥魏忠賢矯旨責前大學士劉一燝誤用熊廷弼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忠賢不識字王體乾李永貞等爲之謀主遇票紅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帝性機巧好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墨忠賢輩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忠賢以是恣威福惟己意　御史田景新誣劾兩廣總督侍郎何士晉納安邦彥十萬金阻援兵遂除士晉名徵贓助餉士晉憤鬱而卒　孫承宗杜門久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論冒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崔景榮力言承宗不可去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淸餉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遣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王世欽尤世祿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　五月癸亥給事中楊所修請以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編次成書從之　乙丑祀地於北郊　庚午行宗室限祿法　六月丙戌朱延禧致仕　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蔡復一方侯代與傅宗龍謀討破烏粟螺螄長田及十五砦叛苗斬七百餘級安效良約安邦彥犯曲靖尋甸復一遣許成名往援賊乃遁長田苗天保阿秧受安邦彥僞都督爲諸苗魁監軍按察使來斯行誘斬阿秧阿秧弟阿買與天保乞邦彥兵復讎復一以兵事屬貴陽同知周鴻圖及魯欽等三道進大戰米墩山生禽天保及阿買先後斬賊魁五十四人[illegible]首功二千三百五十破焚百七十四寨盛夏興師將士冒暑雨衝嵐瘴劇寇盡除　楊漣等之被逮也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漣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魏大中子諸生學洢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爲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過蘇州員外郎周順昌方家居聞大中至出餞與同臥起者三日許以女字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漣等先後至許顯純酷刑拷訊責以受賄皆不承顯純已與羣小成謀第自爲諸人誣服狀上之而已魏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崔景榮懼諸人立死杖下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廣微不得已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爲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爲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眞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豈可逐日嚴刑令鎭撫追比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贓官守安在勿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宗之制將朝政日亂與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而忠賢怒已不可解乃具疏乞休不許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劾景榮陰護東林媚奸邪而邀後福秋七月削景榮籍爲民左光斗嘗督畿輔學校鹿善繼之父正與舉人孫奇逢倡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學洢亦變姓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與光斗弟光明皆主正家　壬戌毀首善書院　壬申給事中李魯生

劾前大學士韓爌削其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斃其家人於獄爌鬻田宅貸親故以償乃棲止先墓上御史周維持劾前尙書周嘉謨曲庇王安前尙書張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並削籍御史牟志夔復誣問達贓私命捐貲十萬助軍興頃之問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涇陽知縣路振飛復遲其追比然問達家遂破　甲戌御史石三畏追論萬曆辛亥丁巳癸亥三京察力詆李三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汴楊兆京王宗賢顧憲成胡忻王元翰王淑抃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而薦喬應甲徐兆魁等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奪誥命　八月壬午張訥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愼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從之元標等並削奪　楊漣等斃獄月餘五日爲一限輸金不中程者受全刑五毒備具呼謈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許顯純叱咤自若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先後爲獄卒所斃大中屍至潰敗不可識學洢一慟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家人以飯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飯者竟死漣時年五十四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徽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光斗贓未竟撫按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顧大章贓亦未竟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之刑部獄由是漣等慘死狀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尙書李養正等一如鎭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魏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鎭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弟諸生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卒　戊子禮部尙書周如磐兼東閣大學士侍郎丁紹軾黃立極爲禮部尙書少詹事馮銓爲禮部右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魏忠賢矯詔責切廷臣中言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魏廣微見之益懼丐顧秉謙爲解忠賢意少釋廣微復三疏乞休己亥許之去加少傅太子太師廕子中書舍人典禮優渥猶用前好故也

邏者獲武弁蔣應暘謂與熊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叵測御史門克新卓邁石三畏郭興治連疏趣誅廷弼馮銓素憾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於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怒壬寅殺之傳首九邊應暘極言廷弼冤亦誅死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庫貲十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家貲百萬宜籍以佐軍魏忠賢即矯旨嚴追罄貲不足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兆珪等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兆珪自剄死其母稱冤爾玉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　降人劉伯漋言耀州可取狀馬世龍以爲然遣前鋒副總兵魯之甲參將李承先帥師襲之九月壬子之甲等敗沒於柳河死者四百餘人初孫承宗求去不得忌者多擊世龍以撼之承宗請以百口保世龍帝遂不問及是言者復蠭起劾世龍並及承宗章疏數十上嚴旨令世龍戴罪圖功承宗求去益力冬十月己卯兵部尙書高第經略遼薊登萊天津軍務　丙戌停刑　庚寅孫承宗致仕加特進光祿大夫廕子中書舍人喻安性亦罷遂廢遼東巡撫不設承宗在關四年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開屯五千頃　編修吳孔嘉與其族人中書舍人吳懷賢有隙楊漣之劾魏忠賢也懷賢書其疏後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又與工部主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及是孔嘉誘懷賢奴告其主隱占黃山并及前語忠賢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丙申矯旨逮下鎭撫獄拷掠死遣主事呂下問訐事許志吉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累者數百家徽州知府石萬程不能堪棄官去李魯生反劾萬程罷之徽州幾亂時東廠番役橫

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有四人夜飲密室一人酒酣謾罵忠賢其三人噤不敢出聲罵未訖番役攝四人至忠賢所即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後軍府經歷張汝被酒訴忠賢亦下獄拷掠死　庚子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前總督雲貴湖廣軍務兼貴州巡撫侍郎蔡復一卒於平越軍中贈兵部尚書諡清憲任一子官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耿介有大節既沒囊無餘資　十一月壬子周如磐致仕　高第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啓倧上書袁崇煥曰錦右大淩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已得之封疆再歸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幷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淩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先以父憂奪情及是遂乞終制帝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　乙酉御史盧承欽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悉以姓名罪狀榜示天下魏忠賢大喜從之　趙南星之下撫按問也適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皋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淸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得親故捐助始獲竣戊子戍南星代州淸衡莊浪鍾龐永昌南星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時先後坐贓遣戍者熊明遇鄒維璉貴州黃正賓大同何棟如滁陽張愼言肅州李若星廉州毛士龍平陽凡數十人夏嘉遇亦逮訊論徒憤恨發疾卒　毛文龍言朝鮮逆黨李适韓明璉等起兵昌城直趨王京被臣禽獲餘黨韓潤鄭梅等竄入建州有左議政府尹義立約爲內應期今冬大舉犯朝鮮臣已咨國王防守暫移鐵山之衆就雲從島柴薪　御史夏之令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及巡皇城劾治內使馮忠等魏忠賢深銜之御史倪文煥希指論劾逮下鎭撫獄坐贓拷死　御史吳裕中熊廷弼姻也廷弼之死丁紹軾有力焉馮銓使人嗾裕中劾紹軾而先報魏忠賢曰裕中必爲廷弼報讎疏上命於午門杖之百舁至家死

六年春正月戊午修三朝要典始用楊所修之言也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侍郎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崔呈秀疏陳要典之源追論並封妖書之釁二事凡擁衛光宗者悉加醜詆魏忠賢悅宣付史館　我

大淸知經略易與舉大軍西渡遼河袁崇煥閉門偕總兵官滿桂副總兵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淸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楧詰奸金啓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

丁卯

大淸兵圍寧遠進攻之鑿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戊辰再攻復被卻圍遂解啓倧亦以然礮死啓倧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孫承宗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民心死贈光祿寺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

大淸既解圍分兵數萬人略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　二月蒙古以寧遠被圍乘間入犯平川三山堡趙率教禦之斬首百餘級奪馬二百匹追至高臺堡乃還　高第之鎭關門也大反孫承宗之政務折辱諸將遇楊麒若偏裨麒至

見侮其卒會寧遠被圍第擁兵不救疏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
以爲承宗罪承宗告戶部曰第初涖關常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
給五萬人餉足矣第乃以妄言引罪時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兵部尚
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已袁崇煥以圍解聞舉朝大喜
乙亥立擢崇煥僉都御史專理軍務仍駐寧遠璽書獎勵滿桂等進
秩有差褫第官以王之臣代爲經略而以李教代麒　魏忠賢恨繆
昌期不置矯旨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會吳中訛
言黃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爲張永授以
私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沈演方家居寓書忠
賢曰事有蹟矣忠賢即遣使譙訶實取其空印疏令李永貞李朝欽
爲詞誣故蘇松巡撫周起元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昌期尊素及高
攀龍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往來講學因行居閒戊戌分遣緹騎逮
之初考功郎中蘇繼歐以楊漣黨削籍及是緹騎四出忠賢黨遣人
怵之曰逮者至矣繼歐竟縊死　己亥祭日於西郊　三月丁未設
各邊鎮監軍內臣太監劉應坤紀用鎮守山海關丁紹軾王永光及
袁崇煥等屢諫不聽　論寧遠解圍功封魏忠賢從子良卿肅寧伯
　初朝議命朱燮元移鎮遵義合四川貴州雲南廣西軍討安邦彥
燮元赴重慶邦彥偵知之謀乘官軍未發分犯雲南遵義而令奢寅
犯永寧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錢乘寅醉殺之邦彥乃大舉
寇貴州督欽禦之河上連戰數日殺傷相當會大軍無糧乘夜皆潰
庚戌賊夜半直逼欽壘將士逃竄欽遂自剄欽勇敢善戰爲西南大
將之冠既沒賊勢復張燒劫諸堡苗兵復助逆貴陽二十里外樵蘇
不行全黔震動已傳宗龍繫破邦彥赴官中斬老蟲添邦彥復屢敗
諸苗皆引歸邦彥乃遣人詣燮元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遣參將楊
明輝往　壬子復設遼東山海巡撫以袁崇煥爲之　班記刺麻台
吉復糾松山銀定歹成及矮木素二兒台吉以三千騎犯鎮番官惟

賢再敗之獲首功二百有奇三兒台吉被創死　夏四月丁丑命南
京守備內臣搜括應天各府貯庫銀充殿工兵餉從操江巡撫范濟
世之請也南京內庫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
戊戌丁紹軾卒　周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
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緹騎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比開
讀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
王節劉羽翰等前謁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
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琅璫於
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蜂擁大呼勢如山
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
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會旂尉往
浙江逮黃尊素過蘇州橫肆甚城外人復羣擊之旂尉失駕帖不敢
復往順昌尊素皆自詣吏高攀龍聞逮者至晨謁宋儒楊時祠以文
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
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遺之出閉
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
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
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
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旂尉乃欲逮攀龍子葉茂才力救得免常
州知府曾櫻乃助繆昌期李應昇資而經紀攀龍身後事昌期應昇
尊素順昌及周宗建皆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
反謀斷水道劫漕舟魏忠賢大懼已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
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
矣昌期等先後下鎮撫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
毒備至辛丑晦斃於獄　五月戊申王恭廠災地中霹靂聲不絕火
藥自焚煙塵障空白晝晦冥凡四五里死者甚衆　己酉以旱災敕

羣臣修省 癸亥朝天宮災 毛文龍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
越數日又遣兵襲撒爾河攻城南為
大清守將所卻 六月丙子京師地震靈邱地震經月壓死人民無
算 壬午河決廣武 辛卯三朝要典成刊布中外顧秉謙擬御製
序冠其首極意詆諸黨人惡梃擊事以王之寀為罪首紅丸之案以
孫慎行為罪首移宮以楊漣左光斗為罪首議開棺僇屍有解之者
乃免 周順昌每被拷治必大罵魏忠賢許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
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噀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顯
純又呵周宗建曰復能罵魏上公一丁不識乎黃尊素李應昇先後
為獄卒所害尊素年四十三應昇年甫三十四宗建死徵贓急所親
福建副使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蘇州諸生朱祖文為順昌納饘粥
湯藥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及順昌櫬歸哀慟發病死顏佩韋
等論斬皆延頸就刃語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及忠賢
敗吳人感佩韋等義即毛一鷺所建忠賢生祠址合葬之題曰五人
之墓祖文先之孫也 閏月辛丑巡撫浙江僉都御史潘汝楨請建
魏忠賢生祠許之 馮銓釋褐十三年登宰輔為魏忠賢所暱崔呈
秀妬之孫杰霍維華亦以呈秀最得忠賢懽欲令入閣兵部郎中吳
淳夫疏攻銓壬寅銓罷去杰等又慮王紹徽為吏部不肯推呈秀御
史袁鯨張文熙乃疏詆紹徽朋比鯨再疏列其鬻官贓狀紹徽亦落
職由是羣小分途日相軋 壬子朱燮元以憂去偏沅巡撫閔夢得
代之 京師大水江北山東旱蝗 袁崇煥既解圍志漸驕與滿桂
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僉書中軍府事令趙率教盡統關內外兵
移鎮寧遠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而召命已下乃請用之關門崇煥
又以為不可與之臣亦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
屬崇煥畫關守崇煥恐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
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

清野以為體乘間擊瑕以為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
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
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
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未幾崇煥亦自悔請仍
用之臣言帝可之命桂挂印移鎮關門兼統關外四路及燕河建昌
諸軍賜尚方劍以重事權 秋七月辛未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初
揚州知府劉鐸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事非句偵者得之聞於魏忠
賢倪文煥復構之遂逮治鐸雅善魏良卿事得解許還故官良卿從
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良卿令錦衣還之錦衣怒日
夜伺鐸隙會鐸繫獄時與囚方震孺同謀居間辛巳再下鐸鎮撫獄
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尚書薛貞坐
以大辟竟殺之 丙戌禮部侍郎施鳳來張瑞圖詹事李國槽俱禮
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八月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晏駕袁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我
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 先是王瑊
建議請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閔夢得陳用兵機宜請自
永寧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屯兵進白
巖層臺畢節大方僅二百餘里我既宿重兵諸番交通之路絕然後
貴陽進義軍剋期進賊必不能支疏未報夢得召還代以尚書張鶴
鳴議遂寢 陝西流賊起由保寧犯廣元 周起元逮至京許顯純
酷刑榜掠竟如李實疏懸坐贓十萬親故多為之破家九月斃之獄
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 庚寅顧秉謙致仕 壬辰皇極殿
成 停刑 己亥魏良卿晉封肅寧侯 楊明輝奉制書至水西僅
云招撫安位不赦安邦彥邦彥怒殺明輝撫議遂絕邦彥自號四裔
大長老諸稱元帥者不可勝計 江北大水河南蝗 冬十月戊申

進魏忠賢爵上公魏良卿寧國公予誥券加賜莊田一千頃己酉以皇極殿成詔天下官匠雜流陞授者九百六十五人工部尚書崔呈秀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毋死不奔喪奪情視事　癸丑改修光宗實錄事關三案者皆以要典爲據　皇后張氏性嚴正數於帝前言客氏魏忠賢過失帝嘗過后宮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又嘗召客氏至欲繩以法以故客魏交恨會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幷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出后父太康伯國紀及被逐諸人手邵輔忠孫杰謀因此興大獄盡殺東林諸人而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應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謂己必先忠賢死竟上之極論國紀謀占宮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諸罪而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疏上事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后爲故司禮劉克敬所選忠賢遷怒克敬謫發鳳陽縊殺之　十一月庚寅予魏良卿鐵券編修陳仁錫當視草持不可羣小以威劫之毅然曰世自有視草者何必我不數日太倉生員孫文豸武進士顧同寅以作詩悼熊廷弼爲兵馬司緝獲門克新指爲妖言鍛鍊成獄詞連仁錫及文震孟罪將不測有密救者乃削仁錫震孟及庶吉士鄭鄤籍文豸同寅並棄市　袁崇煥偕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魏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廕錦衣崇煥亦進所廕爲指揮僉事崇煥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　十二月戊申南京地震　安邦彥帥衆二十萬寇雲南至馬龍後山去會城十五里總兵官遣景東土舍陶明卿帥兵伏路左賊分道幷至官軍禦之賊拒戰勢甚銳明卿以象陳從左翼衝出橫擊賊乃潰追奔十餘里巡撫上功推明卿第一　毛士龍既遣戍劉

徽復撫邵輔忠前奏劾其納訪犯萬金魏忠賢即矯旨逮治士龍知忠賢必殺己夜中踰牆遁其妾謂有司殺之被髮號泣於道有司無如之何士龍乃潛至家載妻子浮太湖會赦復保護之竟免　銀定歹成等以三兒台吉之死挾憤圖報益糾河套土巴台吉等分道入掠副總兵官惟賢及鎮將徐永壽等分道拒之獲首功百有六十　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僇號五彪吏部尚書周應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爲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太監陶文奏築喜峯隘口成督師王之臣奏築山海城刑部奏大盜王之錦獄南京修孝陵工竣甘肅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忠賢又自奏三年緝捕功詔書褒美半歲中所廕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都督僉事呈秀弟凝秀爲薊鎮副總兵其同類盡鎮薊遼山西宣大諸阨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棟等歲時賂名馬珍玩弗絕

七年春正月辛未振鳳陽饑　太監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李明道提督漕運河道聚京師通州諸倉初戚臣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魏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死文輔遂奪公主第爲公廨署曰戶工總部騶從常數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參勢燄出羣閹上文昇亦以忠賢故復用幷免李可灼戍徐大化請起方從哲從哲不出　辛卯免權璫關咸陽商稅　二月壬戌修隆德殿　癸酉豐城侯李承祚請開采珠池銅礦不許　先是遼左用兵逃軍憚不敢歸伍相聚剽掠至是關中饑喬應甲爲陝西巡撫朱童蒙爲延綏巡撫皆貪黷不詰盜戊子白水王二糾衆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張斗耀是爲流寇之始　梁夢環劾疏極論張國紀罪且摘劉志選丹山藍田二語爲詰難冀以傾皇后李國𣝟言

於魏忠賢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勸父構毋者王體乾亦以危言沮之事乃止國紀放歸故郡　先是

大清將征朝鮮幷規勒毛文龍乃再遣使答袁崇煥而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廷議以崇煥與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及劉應坤紀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

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

大清兵已入安州都司王三桂等赴援敗亡朝鮮節度使南以興自焚死文龍及朝鮮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救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三月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還皮島兵死者千人朝鮮兵死者六萬焚糧百餘萬

大清進破郭山凌漢山城直抵中和游騎出入黃州之間平壤黃州不戰自潰朝鮮國王李倧及士民遷於江華以避難

大清遣使諭之倧納款

大清遂班師率教等皆無功而還　銀定寶兎矮木素班記剌麻合土賓火力赤等由暴水河入官惟賢及西路副將陳洪範大破之斬首百八十餘級　山東牛產犢如麒麟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黃立極票旨曰廠臣修德故仁獸至時中外上疏咸稱魏忠賢爲廠臣立極等票旨亦然無敢名忠賢者　先是劉志選疏頌要典力詆王之寀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而極譽劉廷元岳駿聲黃克纘徐景濂范濟世賈繼春及傅櫆陳九疇且云慷慨發時力障狂瀾於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竊成巨典於不日者廠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之寀宜正典刑慎行宜加遣戍魏忠賢大悅夏四月丁酉下之寀鎮撫司獄坐贓八千瘐死獄中　緬甸侵孟艮孟艮訛車里求救車里宣慰刀韞猛遣兵象萬餘赴之緬遂興兵攻車里韞猛不能支遁至恩毛地緬追執之以去車里遂亡　袁崇煥之議和也中朝不及知及奏報優旨許之會朝鮮被兵言官謂和議所致崇煥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狹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俱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　自潘汝楨始建魏忠賢生祠諸方效尤幾徧天下其尤甚者閻鳴泰總督薊遼保定建至七所劉詔爲巡撫倪文煥爲巡按建至四所宗室則楚王華奎外戚則武靖侯李誠銘博平侯郭振明功臣則總督史永安巡撫袁崇煥等皆爲題請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河南巡撫郭增光等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延綏巡撫朱童蒙用琉璃瓦詔建祠薊州金像用冕旒督餉尚書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稱九千歲請以游擊一人守祠凡疏詞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帝德至聖至神或曰民心依歸卽天心向順而閣臣輒以駢語褒答中外若響應五月己巳監生陸萬齡言孔子作春秋誅少正卯而廠臣亦作要典誅東林黨人請建祠太學旁歲祀如孔子其無忌憚至此初汝楨上疏御史劉之待會稾遲一日湖廣建祠或言上梁文出洗馬賀逢聖手忠賢大喜詰逢聖逢聖曰誤借衛陋習耳或建於內城東街工部郞中葉憲祖竊歎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萬齡旣上疏具簿醵金請司業林釬爲倡釬援筆塗抹卽夕挂冠欞星門徑歸並削籍而薊州參議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副使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　趙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代之又以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丙子

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輔及朱梅紀用嬰城固守而遣

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滿桂聞警遣兵救被圍城羅山桂與世祿赴之大戰相當遂入寧遠城與袁崇煥爲守禦計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以世祿及祖大壽將之將繞出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桂移前屯三屯總兵官孫祖壽移山海關宣府總兵官黑雲龍移一片石閻鳴泰移鎮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　癸巳大清兵分攻寧遠崇煥與劉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壕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城中發大礮士卒多損傷六月庚子圍解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桂率教功爲多魏忠賢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遂乞休　秋七月乙丑朔帝不豫　丙寅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　己卯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爲安平伯敘寧錦功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袁崇煥止增一秩初霍維華由忠賢至尚書所親爲近侍宮禁事皆與知因進仙方靈露飲帝甚甘之及得疾體腫忠賢以咎維華維華懼且慮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寧錦恩蔭乞以讓崇煥忠賢覺其意降旨頗厲　壬戌戍孫愼行於寧夏會撫緩其行　丁亥海賊寇廣東　浙江大水　八月丙申加魏良卿太師魏鵬翼少師　戊戌中極建極二殿成　乙巳召見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再論二殿功封忠賢從子良棟爲東安侯　甲寅帝大漸乙卯崩於乾清宮年二十三遺詔以皇第五弟信王由檢嗣皇帝位廷臣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尙書甚急呈秀入見魏忠賢密謀久之語祕不得聞或言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信王入居宮中素稔忠賢惡操自儆備丁巳卽皇帝位大赦天下　致仕大學士葉向高卒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忠　江西巡撫楊邦憲請建魏忠賢生祠毀周程三賢祠幷議先賢澹臺滅明祠與其像碎之比疏至帝且閱且笑忠賢覺帝意具疏僞辭帝卽報允揚州生祠方上梁而哀詔至旣哭臨巡鹽御史許其孝等釋縗易吉相率往拜見者咋舌　九月甲申追謚生母賢妃劉氏曰孝純皇太后遷葬慶陵尋封太后弟效祖新樂伯母徐氏瀛國太夫人　丁亥停刑　庚寅冊妃周氏爲皇后　蒙古炒花諸部離散王之臣等多收置之麾下帝詔之臣毋蹈袁應泰王化貞故轍並責滿桂阿之之臣意桂遂請病乞休不許　冬十月甲午朔享太廟　癸丑南京地震　先是羣小知魏忠賢必敗內相攜副都御史楊所修首請允崔呈秀守制御史楊維垣繼之賈繼春方督學南畿馳疏劾呈秀及尙書田吉順天巡撫單明翔副都御史李夔龍呈秀乞罷帝猶慰留章三上溫諭令乘傳歸山陰監生胡煥猷劾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普等身居揆席漫無主持甚至顧命之重臣斃於詔獄五等之爵上公之尊加於閹寺而生祠碑頌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復何辭帝除煥猷名下之吏立極等內不自安各上疏求罷帝猶優詔報之帝一日問左右立枷何爲王體乾對曰以罪巨奸大憝耳帝愀然曰雖如此終可憫忠賢爲縮頸　主事陸澄原錢元慤交章論忠賢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朘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大懼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甲子安置忠賢於鳳陽　戊辰撤各邊鎮守內臣崔文昇等並召回　魏忠賢旣行尋命逮治己巳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崔呈秀自知不免列姬妾羅諸奇異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巵卽擲壞之飲已自縊　癸酉免天啓時逮死諸臣贓贖其家屬　詔曰廠衛深文附會鍛鍊朕深痛焉其敕耿如杞子復原官胡

士容等改擬於是如杞上疏言臣自入鎮撫司五毒並施綁赴市曹者日有聞矣幸陛下赦臣以不死驚魂甫定乞放臣還家養疾帝不許立擢如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癸巳黃立極致仕　上林苑典簿樊維城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朧奏請封爵者所司及受封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丁乳臭兒並叨封爵當按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內帑籍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餉因請褒卹楊漣萬燝等一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三十二人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已又言崔呈秀雖死宜剖棺戮屍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服人心昭國典末斥給事中陳爾翼請緝東林遺孽之非乞釋御史方震孺罪帝並采納之維城玉衡之子也　帝以施鳳來張瑞圖李國𣚴皆魏忠賢所用不足倚十二月詔廷臣推舉列十人以上帝倣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前南京吏部侍郎錢龍錫次禮部侍郎李標尚書來宗道吏部侍郎楊景辰鳳來等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前禮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劉鴻訓並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惟宗道景辰在朝龍錫家居遣行人召之鴻訓三辭不允　魏良卿及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笞殺客氏於浣衣局籍客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爲人尤疾之　前尚書趙南星遇赦當還魏忠賢黨牟志夔爲巡撫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李若星張慎言並得還　士爲毛士龍稱冤詔盡赦其罪士龍詣闕謝且陳被陷之故帝憐之命復官致仕　時魏忠賢既敗霍維華楊維垣賈繼春等彌縫百方力扼正人維垣首上疏並指東林崔魏爲邪黨會阮大鋮自家函兩疏馳示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爲言謂天啓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傳語維垣若時局大變上劾崔魏疏脫未定則上合算疏維垣得大鋮疏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

明紀卷第五十一

明紀卷第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莊烈紀一　起崇禎元年戊辰盡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春正月編修倪元璐言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亦所不免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為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建祠效尤不已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充此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鐵案臣以為過矣因極言韓爌文震孟宜召用書院當修復疏入責以論奏不當維垣復疏駁之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為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為同曰天下為公而維垣倡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使伸也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忠賢之楊漣首劾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又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為國為民而何為責三才五虎五彪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而何為責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為失平況廷弼行賄之說特忠賢造作以誣清流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與先聖為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且如忠賢呈秀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又以無可奈何為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或逆璫以兵劫諸人使從叛逆亦將靡然從之以為無可奈何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疏上以互相詆訾兩解之時忠賢雖斃柄國者悉其遺黨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兩疏出清議漸明善類亦稍登進矣　給事中顏繼祖疏論工部冗員及三殿敘功之濫汰去加秩寄俸二百餘人　辛巳詔內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壬午尊皇后張氏為懿安皇后　丙戌戮魏忠賢及崔呈秀尸縣忠賢首於河間　二月乙未禁章奏冗蔓　癸丑御經筵　丁巳戒廷臣交結近侍　三月己巳葬悊皇帝於德陵廟曰熹宗　戊辰施鳳來張瑞圖致仕　乙酉贈卹冤陷諸臣楊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光斗右都御史周起元兵部右侍郎繆昌期詹事兼侍讀學士周朝瑞大理寺卿魏大中周順昌並太常寺卿袁化中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顧大章並太僕寺卿萬燝光祿寺卿皆官其一子已從給事中瞿式耜言謚漣曰忠烈大中忠節順昌忠介又贈趙南星太子太保謚忠毅鄒元標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高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馮從吾太子太保謚恭定攀龍亦授一子官王之寀復官賜

卿又贈張問達太保予一子官夏嘉遇太常寺少卿丁乾學侍讀學士吳裕中吳懷賢劉鐸蘇繼歐張汶等並獲贈卹御史吳煥劾崔文昇疏甫上文昇卽結同黨伏宮門號哭聲徹御座帝大怒並其黨皆杖一百充孝陵淨軍夏四月甲午袁崇煥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王之臣罷庚戌指揮卓銘請開礦不許五月己巳李國榗致仕先是大興知縣饒可久疏請更三朝要典爲奄黨所忌謫光祿寺典簿已侍讀倪元璐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鬨於淸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彈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黨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黨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帝命禮部會詞臣詳議庚午議上詔焚其板侍講孫之獬詣閣大哭力爭天下笑之甲戌裁各部添注官辛巳禱雨乙酉復外吏久任及保舉連坐之法禁有司私派王之臣之罷也袁崇煥未至霍維華謀行邊自固帝已可之顧繼祖言維華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者亦維華以一給事中三年躐至尙書無敘不及有賚必加卽維華亦難以自解乃寢前命時魏忠賢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羣起抨擊且請召用韓爌而爲楊維垣等所扼李國榗來宗道楊景辰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會李標劉鴻訓相繼還朝鴻訓毅然主持斥維華維垣及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鋮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等帝乃遣行人召爌六月削馮銓魏廣微籍壬寅許顯純田爾耕伏誅壬子宗道景辰罷時錢龍錫亦至標爲首輔龍錫鴻訓協心輔理朝政稍淸御史袁宏勛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自三人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錦衣衛僉事張道濬亦訐攻鴻訓鴻訓奏辨繼祖言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舟敗僅以身免乞諭鴻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宏勛之借題傾人道濬之出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帝是之給事中鄧英盡發宏勛贓私且言宏勛以千金賄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宏勛職候勘已御史高捷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繼春大鋮而不納之獬流涕忠言謬主焚燬要典以便私黨孫愼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御史史𡌴復佐捷攻鴻訓言路多不直捷𡌴捷𡌴遂罷去張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瞿式耜及給事中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魏忠賢進連章劾之鶴鳴求去御史毛羽健言安邦彥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戶由黔進兵必擾陸廣奇險七晝夜始抵賊巢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善挫後一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程而畢節止百餘里地平衍從此進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略幷薦前總督朱燮元閔夢得等帝乃罷鶴鳴起燮元總督貴湖雲川廣諸軍務兼巡撫貴州仍賜尙方劍錄前功進少保世廕錦衣指揮使尙寶司少卿黃正賓言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請勒歸田里從之秋七月袁崇煥入都先陳奏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問崇煥五年之略崇煥曰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爾譽卿曰帝英明安可漫對

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卽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旣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劉鴻訓等請收還王之臣滿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構不得竟其志復上疏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旣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帝優旨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壬午浙江風雨海溢漂沒數萬人 海上多劇盜袁進李忠先降楊六楊七及鄭芝龍繼起李魁奇鍾斌旣降復叛福建總兵官俞咨臯招六七降獨芝龍猖獗如故芝龍嘗敗都司洪先春釋不追獲一游擊不殺咨臯戰敗縱之走當事知其可撫遣使諭之癸未芝龍降會朝命布政使熊文燦爲巡撫文燦善遇芝龍使爲己用先後擊禽魁奇蹙斌於大洋投海死海警遂息 大同久恃款弛備插漢虎墩兔西侵順義王遂入境大掠巡撫侍郎張翼明總兵官渠家楨並坐死插部遂挾賞不去帝御平臺召總督王象乾詢以方略對曰禦插之道宜令其自相攻今卜失兔西走套內白言台吉挺身免哈喇嗔所部多被擄不足用獨永邵卜最彊約三十萬人合卜失兔所部并聯絡朵顏三十六家及哈喇嗔餘衆可以禦插漢然與其構之不如撫而用之帝曰插漢意不受撫奈何對曰當從容籠絡帝曰不款如何象乾復密奏帝善之命往與袁崇煥共計象乾至邊與崇煥議合皆言西靖而東自寧虎不款而東西並急因定歲予插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縻 甲申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譁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躬自翼之括撫賞及朋樁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八月袁崇煥抵關聞變馳至與廣密謀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奬勵一方乃靖 袁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令祖大壽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朱梅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已又請罷寧遠及登萊兩巡撫不設帝皆從之崇煥遂留鎮寧遠 乙未詔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 戶部尙書畢自嚴以度支大絀請嚴逋賦督屯田嚴考成汰冗卒停薊密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報可 帝好察邊事頻遣旂尉偵探宣府巡撫李養沖疏言旂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且廣費無所出帝以示李標等曰邊情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以爲僞且祖宗朝設立廠衛奚爲者標對曰事固宜愼養沖以爲不賂恐毀言日至賂之則物力難勝耳錢龍錫曰舊制止行於都城內外若遠遣恐難委信帝默然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 工部主事徐爾一疏訟熊廷弼冤請賜昭雪不聽 給事中韓一良言陛下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以官言之則縣官爲行賄之首給事爲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律

薪幾何上官督取過客有書儀考滿朝覲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卻書帕五百金臣寡交猶然餘可知矣伏乞陛下大爲懲創遠治其尤者帝得疏大喜召見廷臣卽令一良宣讀讀已以疏徧視閣臣曰一良忠鯁可僉都御史吏部尚書王永光請令指實一良唯唯無所指帝令密奏越五日一良以周應秋閻鳴泰書事爲言語侵永光帝乃再召見一良永光手前疏循環頌音琅然至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掩卷而歎問一良五百金誰之饋也一良卒無所指固問對如前帝大不懌謂劉鴻訓曰都御史可輕授耶叱一良前後矛盾褫其官　左僉都御史楊鶴言陛下圖治甚殷用人若渴平臺召對言路大開誠千古一時也然其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氣傷自遼左黔蜀喪師失律暴骨成邱封疆之元氣傷自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道在培養而陛下事事勵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竊以爲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爲之程寬爲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時以爲名言

給事中張國維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銳綜核太嚴拙者跼蹐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誰能展布四體爲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實薄此英察宜斂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旨者有疏揭屢上而爭一事者今一奉詰責則俛首不違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儻處置失宜亦必不敢執奏此將順宜戒也召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罪者臣同官熊奮渭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黜不可稍加薄罰示優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洽也其二請平刑罰減常賦帝不能盡用　冬十月錦州兵譁袁崇煥請給餉帝御文華殿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禮部侍郎周延儒揣帝意獨進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且效尤帝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頷之降旨責羣臣居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銀耳何故譁譁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耶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大悅由此屬意延儒　帝數召見廷臣劉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失職請帝久任責成帝初甚向之及關門兵譁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有兼轄巡捕營語非故事也捕營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覈中書賄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敕具兵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乾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戊戌帝御便殿問閣臣皆謝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舉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言慶臻行賄有迹不知誰主使御史吳玉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帝叱之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佳璧亦供受鴻訓指侍郎張鳳翔遂力詆鴻訓及慶臻李標錢龍錫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訪爲促令擬旨標等逡巡未上禮部尚書何如寵爲鴻訓力辨帝意卒不可回乃革鴻訓慶臻兵部尚書王在晉職候勘　十一月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慮並推則己絀謀沮之廷議亦以延儒望輕置弗推推成基命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而列謙益第二疏上帝以延儒不與大疑初謙益主試浙江有奸人僞作關節授舉子錢千秋千秋故有文獲薦覺奸人詐與之鬨事傳京師爲給事中顧其仁所發謙益亦自檢舉法司戍千秋及奸人奪謙益俸事已七年矣協理詹事府尚書溫體仁者夙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亦以望輕弗及推體仁以延儒不與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

不當與閣臣選翌日帝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己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必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當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見陛下孤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執政皆言謙益無罪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觖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閉曹今者糾之正爲朝廷愼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眞黨也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帝歎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鎭撫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李標亦力爲謙益允儒解帝不從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卽言徒取禍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帝乃卽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允儒及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

癸未祀天地於南郊故事屆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增至十萬有奇總督勳臣缺協理侍郎李邦華兼攝其事所設雲輦龍旌寶纛金鼓旂幟甲冑劍戟煥然一新帝悅

十二月丙申韓爌還朝復爲首輔帝御文華後殿閱章奏召爌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於至當爌等頓首謝退言上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參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不能報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於朝房一切禁私邸交際帝卽諭百寮遵行

革廣寧及薊鎭塞外諸部賞諸部饑告糴不許

陝西大饑民苦加派府谷賊王嘉允漢南賊王大梁階州賊周大旺安塞賊高迎祥宜州賊王左挂飛山虎大紅狠等一時並起與白水賊王二等相應分掠鄜州延安諸處延綏缺餉固原兵劫州庫與賊合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時承平久卒被兵人無固志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

時大治魏忠賢黨又值京察御史吳甡言此輩罪惡非考功法所能盡宜先定其罪毋混察典給事中張愼言亦請先治媚璫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帝納之命韓爌李標錢龍錫定逆案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上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爲目因慨然歎曰忠賢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又諭以內侍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事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按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王永光問之永光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喬允升曹于汴同事

二年春正月丙子釋奠於先師孔子

掌國子監少詹事孔貞運進講書經帝以聖裔故從優賜一品服

丁丑定逆案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冽陸萬齡豐城侯李永祚都督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爲民者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續曹爾楨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曄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尚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精白及李蕃李恒茂賈繼春石三畏盧承欽門克新劉徽智鋌阮大鋮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結近侍減等革職閒住者黃立極施鳳來楊景辰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王體乾等五十餘人帝爲詔書頒示天下

劉鴻訓之罷也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納田仰二千金屬王永光用爲四川巡撫給事中閻可

陛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賂璫劃擢用璫劃數被重劾璫力辨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姓張廣聚千金致臣無辜受禍帝不聽下廷臣議罪永光等言璫劃廣聚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寬貸王在晉及職方郎中苗思順臟證未確難懸坐韓爌亦疏救帝不許謫璫劃戍代州在晉思順並削籍廣聚俘偉二年仰亦罷李覺斯等各以章言增一秩璫劃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冲主帝聞探衡之故及　周道登罷　二月戊子祀社稷　庚寅皇長子慈烺生赦天下韓爌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　言者爭擊王永光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將罪永吉韓爌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乃止奪祿一年工部尚書張鳳翔奏廠庫積弊帝怒召對廷臣詰責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都賚明力辨韓爌等救解不聽永光以毛羽健劾己請帝究主使者爌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請究言官帝亦不納而羽健獲免　先是御史毛九華劾温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木爲所訐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帝下浙江巡撫核實已御史任贊化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帝怒其語褻貶一秩調外體仁乞罷因言比爲錢謙益故排擊臣者百出而無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見帝再召内閣九卿質之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辨良久言二人皆謙益死黨帝心以爲然獨召韓爌等於内殿諭曰諸臣不憂國而植黨挾私相攻自名東林於朝事何補當繩以重法體仁復力求去以要帝帝優詔慰答爌上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横分於宮府非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帝不納御史黄宗昌言體仁熱中枚卜欲以結黨二字破從前公論之不予且藉後來言路之多口毛羽健言彼附逆諸奸既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擯斥之人如以今連袂登進者爲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奪者爲相黨而去乎今日語太平則不足語剔鋤則有餘諸臣亦何負國家而一夫高張輒疑舉朝皆黨則株連蔓引不且一網盡哉給事中祖重曄南京給事中錢允鯨南京御史沈希韶相繼極論帝皆不聽法司上錢千秋獄言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詔令再勘體仁復疏劾法司六欺言獄詞皆出謙益手於是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僕寺卿蔣允儀府丞魏光緒給事中陶崇道御史樊尚燝吳甡劉廷佐各疏言臣等雜治千秋觀聽者數千人非一手一口所能掩體仁乃不復論千秋事惟詆于汴爲謙益座主黨護而已帝卒坐謙益杖贖而謂體仁孤立益憐之　三月召對周延儒於文華殿漏下數十刻乃出語祕不得聞黄宗昌劾延儒生平穢行御史李長春論獨對之非毛羽健言召見不以盈廷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沈閣門猶啓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責南京御史劉之鳳等言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二百里其立身居鄉不堪置齒頰今乃特蒙眷注必將曰舉朝盡黨獨延儒一人捐軀爲國使陛下真若廷臣無可信而延儒乃得翦所忌樹所私爲禍詎霍維華等翻局此一召也於國事無補益而於聖德有邱山之損亦被詰責　三邊總督武之望卒久之廷臣莫肯往乃推副都御史楊鶴帝召見鶴問方略對曰清慎自持撫卹將卒而已遂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鶴未至參政劉應遇擊斬王二王大梁參議洪承疇亦擊破王左掛賊稍稍懼而繼起者益衆曹于汴等大計京官貶黜二百餘人坐不謹者百人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都御史陳于廷亦力汰魏忠賢遺黨仕路爲清　薊州兵久缺餉戊寅譟而圍巡撫王應豸於遵化布政使飭薊州兵備徐從治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分營四門按甲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三月糧趣歸守汛地否將擊汝衆應聲而散應豸置毒飯中欲誘而盡殺之諸軍復大亂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應豸剋餉狀論死　畢

自嚴言諸邊年例自遼鎮外爲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尙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三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卽盡充邊餉尙無羸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鎮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況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乞敕下廷臣各陳所見於是廷臣爭效計畫自嚴擇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稅寺產核牙行停修倉廒止葺公署南馬協濟崇文舖稅京運撥兌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關稅捐公費鬻生祠酌市稅汰冗役核虛冒加抵贖班軍折銀吏胥納班河濱灘蕩京東水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

兵部尙書王洽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百萬頃元虞集有京東水田之議本朝萬曆初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行之薊鎮爲豪右所阻其後巡撫汪應蛟復行之河間今已墾者荒未墾者置不用遺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講生財之術爲養軍資不大失策乎乞敕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裨軍食無缺帝稱善卽命行之

套寇大入甘肅患豌豆創環大黃山而病諸將請擊之巡撫都御史梅之煥不可曰幸災不仁乘危不武不如舍之因以爲德遂不戰踰月羣寇望邊城搏顙涕泣而去

先是毛羽健陳驛遞之害言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挽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帝卽飭所司嚴加釐革已朝議汰各鎮兵給事中劉懋復請裁驛卒帝以問韓爌爌言汰兵止當清占冒及增設冗兵兩衛地額兵不可汰也驛傳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甦民困其所節省仍還之民帝然之夏四月甲午裁驛站

王象乾之撫插漢也大同巡撫張宗衡初與同議已而變其說上疏言插來宣大駐新城去大同僅二百里三閱月未敢近前饑餓窮乏插與我等耳插特撫金爲命兩年不得賞用已竭食盡馬乏羣骨成莽插之望款不啻望歲而我遺之金繒牛羊茶果米穀無算是我適中其欲也插係絲悸慴耳目不忍睹聞方急款尙如是使插士馬豐饒其憑陵狂逞可勝道哉象乾言款局垂成而復梦之旣示插以不信亦非所以爲國謀宗衡再疏言宜戰不宜款帝欲振威塞上頗善其言召諸大臣平臺詰問良久王洽及諸執政並主象乾策款議乃定

閏月癸亥流賊犯三水游擊高從龍戰沒

癸未祀地於北郊

五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禮部侍郎徐光啓依西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旣大寧以北不食大統回回所推食分時刻與光啓互異已而光啓法驗餘皆疏帝切責欽天監官五官正戈豐年等言大統卽郭守敬授時曆元大德三年八月已當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時守敬方知院事尙不能無差況斤斤守法者哉庚子禮部請開局修改曆法從之以光啓督修光啓言近世言曆諸家大都宗守敬法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眞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曆有之而舍此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宜取其法參互考訂使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尋又上曆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眞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眞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

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淩犯其七推變黃道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報可。

熊廷弼子疏請歸葬韓爌等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殺楊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冤之甚者詔許其子持首歸葬

毛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動輒敗衂而歲糜餉無算無事則鬻參販布貿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賈崇煥始受事即欲除之嘗疏請遣部臣理餉爲文龍所駁及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計益決遂以閱兵爲名泛舟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六月戊午崇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彊崇煥曰爾有斬罪十二知之乎一專制一方軍馬錢穀不受核二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三奏疏稱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四侵盜軍糧五擅開馬市私通外番六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七剽掠商船八彊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九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十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一鐵山之役喪軍無算十二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耳官極品滿門封廕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取尚方劍斬之帳前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莫敢動者崇煥命棺殮文龍而祭之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而還事聞帝意殊駭以文龍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言文龍之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勝兵者不能二萬妄稱十萬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即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又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有叛去者

癸亥以久旱齋居文華殿敕羣臣修省

黃河大決淹泗州沒睢寧城秋七月總河侍郎李若星請修祖陵移睢寧縣治他所而開邳州壩洩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匙頭灣偪水北注以減睢寧之患從之

貴陽寇亂久里井蕭條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將士多殺降報功苗不附朱燮元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用閔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帥大軍駐陸廣偪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復赤水衛安邦彥聞之分守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與奢崇明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燮元授計成名陽退至永寧賊追至銳甚燮元度賊已深入即分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副將王國楨從陸廣劉養鯤從遵義各進兵攻賊巢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其背急擊之賊黨驚潰邦彥恃勇欲先

破承宣軍還。拒諸將爭索戰。八月甲子。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遇賊十五萬於五峯山桃紅壩。戰敗賊。成名亦來援。賊奔據山巔。越數日。良柱乘賊不備。與副將鄧玘等從旱壩迫之。賊大潰。成名聞山上呼譟聲亦出。賊奔紅土川。鷄項嶺徑長而陿。人馬不能容。良柱死軍至。賊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崇明邦彥及僞都督莫德並授首。俘其黨杓作等。水西賊平。時稱西南奇捷。四川巡撫張論上其功。不及黔將成名等。怒言邦彥僞。乃己部將趙國璽所斬。且崇明猶未死。燮元信之。奏於朝。兵部不能決。已御史孫徵蘭言。訊俘囚阿癡杓作等。咸云邦彥即時授首。灼然非黔兵力。帝即命獻俘告廟。傳首九邊。川中撫按及毛羽健。皆訟良柱可訓功。詆燮元。燮元疏辨。且求去。賞遂格不行。良柱怨燮元不爲用。至與相訐奏。解職候勘。　甲戌。熹宗神主祔太廟。　王承光力薦高捷史䇲。錢龍錫抑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曹于汴惡捷䇲儉邪。久弗咨。承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于汴猶以故事持之。捷䇲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韓爌請聽于汴言。帝方眷承光。不從。捷䇲竟以部疏起官。　丁未。楊鶴棄市。　九月癸卯。開曆局。　順天府尹劉宗周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諝。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以來。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以爲迂闊。而歎其忠。　冬十月。太常寺少卿呂維祺奏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則疑慮起。當防一。初虛懷商榷。今擬旨一不當。改擬徑行。豈無當執奏者。當防二。初事無疑厭。疑厭皆諸臣自取。今偏黨說起。共驩並進。當防三。初日御經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寡嗜欲。愼宴游。今或偶涉。當防五。初愼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長嚚訟風。當防六。初重廷推。今間用陪。非常典。當防七。初樂讜言。今

或譴呵時及當防八帝優旨報之　初烏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適霑益土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將聽之錢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之以收烏撒存亡繼絕於理爲順安邊淫亂不可長也乃不許朱燮元既平安邦彥以兵威脅走邊令其爵署烏撒知府其祿署霑益知州烏撒陷賊八年至是始復燮元以境內賊略盡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歸附位豎子不能決其下謀合潰兵來拒燮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煙瘴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令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食將自斃於是攻之百餘日斬首萬餘級復得鄉導輒發窖粟就食賊益饑劉養鯤遣人入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

南京禮部尚書周嘉謨卒年八十四贈少保　戊寅

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

大清兵臨遵化巡撫王元雅推官何天球遵化知縣徐澤先任知縣武起潛憑城拒守保定推官李獻明以察核官庫駐城中或勸之去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請守東門甲申城破元雅等並死之山海關總兵趙率教聞警馳援三晝夜抵三屯營總兵官朱國彥不令入遂策馬而西乙酉戰於遵化中流矢陣亡一軍盡沒三屯亦被兵國彥偕妻張氏投繯死　丁亥總兵官滿桂帥五千騎入衛次順義與宣府總兵官侯世祿俱戰敗遂趨都城　廷臣爭請召孫承宗吏部侍郎成基命亦以爲言並請省一切浮議倣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帝並可之己丑基命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承宗以原官兼兵部尚書視師通州仍入朝陛見　辛卯袁崇煥督祖大壽何可綱等入援次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

戊戌宣大保定兵相繼入援徵天下鎮巡官勤王承宗至召對平臺問方略對言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曰守三河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苦饑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官楊國棟登陴固守　辛丑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薄德勝門世祿兵潰桂獨前搏戰城上發大礮助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令入休甕城承宗遣游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崇煥自薊州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門外甲辰帝召見崇煥於平臺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又令桂解衣視其創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疏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彊敵宵遁帝領之下王洽獄又以軍械不具下張鳳翔獄四司郎中瘐死者二罷李邦華閒住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

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甫聞警即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崇煥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

大清設閒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辛亥朔再召崇煥於平臺下錦衣衛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　擢遵化巡撫都御史

梁廷棟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軍桂總理關
寧將卒營安定門外前總兵官孫祖壽散家財招回部曲以從桂
甲寅大壽與可綱等帥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
都司賈登科賚手書慰諭大壽而令游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
登科言麾下卒連戰大捷冀得厚賞而城上群詈爲賊投石擊死數
人所遣邏卒指爲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擣朵顏然
後束身歸命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既
戮又將以大礮擊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
宗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謠言激衆東奔非部下
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請用便
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　乙卯
命承宗移鎮關門關門爲敗兵所劫掠閉門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
諸將亦多自拔來歸者　帝用基命言取崇煥獄中手書招大壽大
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斂兵待命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
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詔報之　庚申帝不視
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
馬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還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彊弱
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
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時米價騰躍宗周
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
稍安　庶吉士金聲上書得召見薦同官劉之綸僧申甫知兵帝立
召之綸甫之綸言兵了了口辨甫亦奏對稱旨帝大悅授甫京營副
總兵賚之金十七萬召募新軍便宜從事改聲御史監其軍授之綸
兵部右侍郎副尚書閔夢得協理京營戎政甫倉卒募數千人皆市
井游手所需軍裝戎器又不時給帝命基命閱其所部兵基命極言
不可用帝不聽甫乃出營柳林桂所部降丁閻擾民甫軍捕之桂輒
索去發矢驚甫營有死者聲以聞帝命聲調護
大清兵克良鄉知縣黨還醇力屈被執與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
驛丞楊其禮並死之教諭安上達闔門死難　帝拜桂武經略盡統
入衛諸軍賜尚方劍趣出師桂曰敵勁援寡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
桂不得已督孫祖壽及總兵官黑雲龍麻登雲等移營永定門外二
里許列柵以待
大清兵自良鄉回丁卯昧爽以精騎四面蹙之諸將不能支大敗桂
及祖壽戰死雲龍登雲被執甫連敗於柳林大井乃結車營盧溝橋
大清兵繞出其後御車者恇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陳亡之綸乃
請行乞京營及關外兵皆不許命之召募聲恥無功請帥參將董大
勝兵七百人甫遺將古壁兵百人及豪傑義從數百人隸成一旅爲
之綸奇兵不許桂率教稱一時良將相繼戰沒乃以世龍代爲總理
賜尚方劍盡統諸鎮援師　崇煥之赴召也嘗與錢龍錫語微及欲
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嘗移書止之龍錫故與輔臣定
逆案爲群小所忌讒又崇煥座主及崇煥下獄王永光等欲藉是興
大獄高捷首疏攻龍錫言崇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縱指示大壽師
潰而東亦龍錫挑激所致帝以龍錫忠慎戒無苛求龍錫疏辨乞罷
帝慰諭之龍錫即起視事捷再疏攻帝意頗動壬申龍錫再辨引疾
遂放歸　大名府知府盧象昇募萬人入衛河南巡撫都御史范景
文帥所部八千人至饟皆自賚抵涿州移駐都門再移昌平紀律嚴
明遠近恃以無恐耿如杞帥總兵官張鴻功以勁卒五千人赴援軍
令兵至之明日汛地定而後給饟如杞兵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調
昌平又明日調良鄉汛地累更兵三日不得饟癸酉譟而大掠帝聞
大怒逮如杞鴻功下獄刑部獄囚劉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踰
城被獲帝震怒下喬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繼榮獄欲
置之死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

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曩陛下以情面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為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士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又劾世龍及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朝議壯之，獨何如寵力言其叵測，不善用必啓內釁，乃止。禮部侍郎錢象坤、工部員外郎華允誠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偵知之。丁丑，命延儒、如寵、象坤俱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賜允誠白金，加俸一年。山海關城故十六里，衛城止二里。

大清兵在內，關城無可守，衛城連關可步履而上也。承宗別築轄橫亙於關城，穴之使礮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甃百井，簡汰牙門將、備寫者千人，窮而思亂，皆廩之於官，使巡行街衢，守臺護倉，均有所事，內間不得發，外來者輒為邏騎所得，由是關門守完。乃遣世龍督步騎兵萬五千人入援，令游擊祖可法等帥騎軍四營西戍撫寧。

三年春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卽日列其所統步騎二萬於教場，行誓師禮，羣疑頓釋。

大清兵自京師東行，先使人伏永平府文廟承塵上，主者不覺也。甲申黎明，登城，有守將左右之，副使鄭國昌覺其異，撻之至死。須臾北樓火發，城遂破，國昌自縊城上，中軍守備程應琦從之，應琦妻奔告國昌妻，與之偕死。知府張鳳奇、推官應成功、盧龍縣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東勝衛指揮張國輸、里居中書舍人崔汝欽、武舉唐之俊、諸生韓洞原、周祚新、馮維京、胡起鳴、胡光奎、田種玉等十數人皆死，國昌、鳳奇一門盡死。陝西諸路總兵官吳自勉等帥師入衛，延綏、甘肅兵潰西去，與流賊合。之綸募兵得萬人，遂行抵通州，守者不納，天大雨雪，宿古廟中，奏軍機七上，不報。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之綸乞削官賜骸骨，不許。之綸乃進次薊州。京師解嚴，帝召對諸大臣於文華殿，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對曰：治道去太甚，譬理亂絲，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猛，何謂紛更。丙戌，瘞城外戰士骸。戊子，

大清兵拔遷安，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

大清兵遂向山海關，庚寅至鳳凰店，離關三十里，列三營，副總兵官惟賢、參將陳維翰等設兩營以待，合戰，互有殺傷。

大清兵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俱不下。逮總督薊遼都御史劉策、總兵官張士顯下獄論死。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皆東護關門，西繞永平，為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乙未，禁抄傳邊報。中書舍人加尚寶司卿原抱奇劾爌主款誤國，招寇欺君，郡邑殘破，宗社阽危，不能設一策，拔一人，坐視成敗，以人國僥倖，宜與龍錫並斥。帝重去爌，貶抱奇秩，而左庶子丁進、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繼上，爌卽三疏引疾，詔賜白金綵幣，馳驛遣行人護歸。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進、逢申則皆其會試所舉士也。勤王軍數萬在薊，之綸與世龍、自勉約由薊趨永平，牽之無動，自帥兵八路進攻遵化，營娘娘山。世龍、自勉不赴約，世龍令維賢帥維翰及游擊張奇化等襲遵化，城中兵出，擊前鋒，殊死戰，

大清兵收入城，後隊乘勢進攻，城上矢石如雨，尋復遣兵出戰，惟賢陷陳中箭死，士卒殺傷者二百餘人，奇化亦戰沒。壬寅，

大清兵自永平趨三屯營，驍騎二萬望見之綸山上軍，縱擊之，之綸發礮，礮炸，軍營自亂，左右請結陳徐退，以為後圖。之綸叱曰：毋多言。

吾受國恩吾死耳嚴鼓再戰自辰至酉短兵接流矢四集之綸戰死
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事聞賜之綸祭葬任一子久之贈尚書
之綸部將吳應龍等結營毛山規取羅文谷關師敗遊擊金日觀遣
二將馳援亦敗沒
大清兵乘勝據府君玉皇二山進攻馬蘭城甚急日觀堅守不下
王左桂王子順苗美等攻宜州爲知縣成材所御轉攻韓城楊鶴命
洪承疇禦之俘斬三百餘人圍解賊走清澗時五鎮總兵並以勤王
行軍中無帥鶴令故總兵杜文煥任之　梁廷棟入爲兵部尚書銜
馬世龍違節制將更置之以擬孫承宗成基命力解免時薊遼總督
張鳳翼未至順天巡撫方大任老病不能軍監軍主事邱禾嘉議通
關門擊援帥軍入開平二月
大清兵攻之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已分略古冶鄉雙望何可綱及副
將張洪謨金國奇游擊劉光祚等迎戰頗有斬獲
大清兵復攻牛門水門又攻鐵廠欲據以絕豐潤糧道守三屯總兵
官楊肇基遣都司劉澤清援鐵廠世龍以尚方劍畀參將曹文詔令
帥參將王承允張叔嘉都司左良玉等援玉田豐潤文詔等伏枯樹
洪橋擊戰有功自大塹山轉戰偪遵化而返　庚申立皇長子慈烺
爲皇太子大赦　鄭三俊言皇上憂勞少遏人情鬱結未宣百職庶
司救過不贍上下睽孤足爲隱慮願保聖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
封疆帝褒納之　原抱奇再劾韓爌曾于汴及尚書孫居相侍郎程
啓南府丞魏光緒目爲西黨請皆放黜以五人籍山西也帝絀抱奇
言不聽工部主事陸澄源復劾于汴帝譙澄源于汴亦謝事去　延
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蹙賊延川降其魁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
王嘉允掠延安慶陽楊鶴撫之不聽匿不以奏而給降賊王虎小紅
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免死牒安置延綏河曲間賊淫掠如故
三月壬午李標致仕　刑部尚書韓繼思侍郎張慎言議耿如杞
獄不稱旨皆削職下獄如杞尋棄市　喬允升等之下獄也中書沈
自植乘間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問掌都察院副都御史易應昌以
允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怒下應昌獄鐫僉都御史高宏圖大理寺
卿金世俊級尋少卿周邦基以下俾令再議宏圖等及坐允升絞而
徵言其老病可矜乃命與敎繼榮俱戍邊胡世賞贖杖爲民已刑部
尚書胡應台等上應昌罪帝以爲輕杖郎中徐元嘏于廷鐫應台秩
視事應昌論死允升赴戍所未幾死允升端方廉直敭歷中外具有
聲績以詿誤獲重譴天下惜之　戊申王嘉允從神木渡河犯山西
時秦地所徵曰新餉曰均輸曰間架其目日增民大困又裁驛站山
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俱從賊　兵部郎中李繼貞請發帑金
糴米輸軍前且令四方贖鍰及捐納事例者輸粟於邊以撫饑民又
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銀四錢已
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賚三十萬石以往安輯
饑民使不爲賊以孤賊勢帝不聽　安位遣使請降朱燮元與約四
事一貶秩二削水外六目地歸之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首四開畢
節等九驛位請如約遂帥四十八目出降貴州乃靖燮元遂上言水
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苗蠻遠聯
滇蜀皆立郵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爲寇鴨池安莊傍河
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頃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
請劃新疆以授之使知激勸報可　夏四月乙卯以久旱齋居文華
殿諭百官修省　劉宗周進祈天永命之說請除詔獄除新餉末言
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
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
居成功導人主以貪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
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
足食之策宗周條奏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　丁丑流賊陷蒲縣

王給事死毒諭葬復坐大辟給事修伉直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
遵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又以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
於給不少貸云　五月諭德文震孟言羣小合謀欲借遵才翻逆案
天下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
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援思辨雪王永光爲六卿長假竊威福倒
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樸以年例大典而變
亂祖制以考選威權而擯斥淸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
國之福帝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周順昌年例則抑
吏科給事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也永光奏甚
密詰內臣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甥也帝心疑之永
光辨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
逮繫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卽出喬允升胡世
賞於獄帝嘗加足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
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眞講官　遵化永平遷安灤州
失守數月昌平尤世威薊鎮楊肇基保定曹鳴雷山海宋偉山西王
國樑固原楊麒延綏吳自勉臨洮王承恩寧夏尤世祿甘肅楊嘉謨
所將皆諸邊銳卒內地則山東河南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四川
諸軍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莫利先進詔旨屢督趣
給事中張第元言馬世龍非若衛霍之儔功名足以服人諸帥宿將
非世龍偏裨不能驅策節制帝以世龍方規進取不聽秦良玉與秦
翼明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餉帝優詔褒美召見平臺賜良玉綵幣羊
酒賦四詩旌其功世龍請先復遵化孫承宗曰不然遵化在北易取
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
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
之而騎兵決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取遵易易矣議既定乃
令何可綱督諸將營豐潤諸山以綴永平之師令祖大壽諸軍直趨

灤州東西諸營並進承宗親詣撫寧以督之己丑大壽及邱禾嘉永
平參議張春先抵灤城下世龍世祿自勉麒承恩繼至辛卯克之壬
辰副將王維城游擊靳國臣等入遷安我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而北還癸巳承宗及可綱入永平乙未副將
謝尙政曹文詔等入遵化四城俱復捷聞帝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
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加世龍太子太保廕
本衛世千戶餘論功進秩有差承宗力辭太傅不受屢疏稱疾乞休
優詔不允世龍尋謝病歸永平當兵燹之餘閭閻困敝春盡心撫卹
人皆懷之初大壽之潰還也寧前兵備參議孫元化調劑令復入關
時永平失守關內外隔絕者半年軍食久虛將士單弱列城得無虞
元化力也　梅之煥入衛及抵京師已後時矣有詔入朝翌日又詔
落職候勘初溫體仁訐錢謙益之煥移書中朝右謙益至是體仁修
隙之煥遂得罪之煥雖文士負材武善射旣廢無所見所居縣阻山
多盜無事輒帥健兒助吏捕無脫者　楊鶴移駐耀州賊攻破金鎖
關殺都司王廉　六月王嘉允襲破黃甫川淸水木瓜三堡殺副將
李劍游擊李顯宗癸丑陷府谷杜文煥擊走之張獻忠者隸延安鎮
爲軍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狀貌爲請總兵王威釋之獻忠乃
逃去至是聚衆據米脂十八寨稱八大王以應嘉允又有神一元不
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諸賊所
在蜂起　己未授宋儒程頤邵雍後裔程接道邵繼祖五經博士世
襲　辛酉禮部尙書溫體仁吳宗達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梁
廷棟以試敵而炸劾工部郎中王守履失職守履憤詆兵部郎中王
建侯趣己廷議不如守履言守履遂下獄工部尙書南居益疏救帝
以爲徇私削其籍廷杖守履六十斥爲民　皮島副將劉興治兇狡
好亂與陳繼盛不相能其兄參將興祚陣亡繼盛誤聞諜報謂未死
興治憤擇日爲興祚治喪諸將咸弔繼盛至興治伏兵執之又執理

鎮經歷楊應鶴等十一人並殺之又僞爲島中商民奏請優䘏興祚而令興治鎮東江衆朝大駭以海外未違詰也興治遂與諸弟兄放舟長山島大肆殺掠時登萊總兵官張可大方援永平帝令副將周文郁撫定興治會復設登萊巡撫以孫元化爲之黃龍爲皮島總兵官興治尋爲島衆所殺　尋遼自畢自肅遇害遂廢巡撫官以經略兼之至是議復設兵部尚書梁廷棟力推邱禾嘉才乃擢禾嘉僉都御史任之

大清兵以二萬騎圍錦州禾嘉督何可綱及游擊楊振等赴救戰於鄭馬山有功城獲全　袁崇煥獄未竟史堃言錢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爲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其罪莫逭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姻家巧爲營幹致國法不伸袁弘勳亦力攻龍錫帝怒敕刑部五日具獄於是錦衣衛使劉僑上崇煥獄詞法司坐崇煥謀叛帝召諸臣於平臺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令廷臣議罪是日羣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啓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毛文龍乃崇煥過舉至講款倡自崇煥龍錫始答以酌量繼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款然軍國大事私自商度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秋八月癸亥磔崇煥於市帝欲族崇煥以何如寵救免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九月乙卯遣使逮龍錫　先是李逢申劾成基命欲脫袁崇煥罪故以慎重基命求罷帝爲貶逢申一秩方崇煥之議罪也基命病不入直張道濬以委卸劾之陸澄源劾疏繼上基命奏辨曰澄源謂臣嘗兩疏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煥當廷推時崇煥方倚任安知後日之敗預謀救之其說祖逢申道濬不逐臣不止乞放歸帝慰留之卒三疏致仕去基命性寬厚每事持大體爲首輔者數月周延儒温體仁比而傾之帝亦欲委政延儒遂爲其黨所逐　冬十月癸亥停刑　丙寅巡撫延綏都御史洪承疇總兵官杜文煥敗賊張獻忠於清澗十一月壬寅破賊於懷寧　甲午山西總兵官王國樑擊王嘉允於河曲大敗賊入據其城會部議設山陝提督令文煥爲之乃借延綏副總兵曹文詔馳至河曲絶餽道以困賊　梁廷棟言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中陰爲加派者不知其數而曰民窮於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不在加派疏入帝下戶部協議畢自嚴阿廷棟意言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畝加九釐之外再增三釐禮部侍郎羅喻義疏言其害不聽十二月乙巳朔增田賦充餉於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復增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益咨怨矣　戊午神一元陷新安寧塞柳樹澗等堡寧塞杜文煥所居宗人多死文煥遂還救　錢龍錫逮至下獄悉封上袁崇煥原書及所答書且疏辨帝不省時羣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爲逆首龍錫及諸異己者爲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温體仁與周延儒王永光主謀既定欲自兵部發其事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體仁既藉延儒力入閣務爲柔佞帝意漸向之而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永光謀起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咎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乃止

明紀卷第五十二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侯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二 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己卯，神一元襲寧塞，陷保安。丁酉，御史吳甡振延綏饑民以十萬金往，李繼貞少之，帝不聽。己亥，召對內閣九卿科道及入覲兩司官於文華殿，命都察院嚴核巡按御史。中允黃道周三疏言錢龍錫不宜坐死辟，忤旨貶秩，調外。倪元璐請以己代道周謫，帝不允。檢討徐汧疏頌道周、元璐賢，因自請罷黜。帝詰責汧，汧言推賢讓能，蓋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風。閒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權，輒還閹寺，默窺聖意，疑貳漸萌，萬一士風日賤，廢禍日發，明威之時，爲憂方大。不聽。寧夏總兵官賀虎臣、副將李卑救保安，賊引河套數千騎，挫虎臣軍，會副將張應昌、游擊左光先擊斬神一元。一元弟一魁代領其衆，襲城去。二月壬子，圍慶陽，分兵陷合水。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擊敗神一魁，慶陽圍解。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侍郎楊鶴移駐寧州，一魁求撫，送還合水知縣蔣應昌，別賊拓先齡、金翅鵬、過天星、田近菴、獨頭虎等亦先後降。癸未，鶴設御座於城樓，賊跪拜呼萬歲，鶴宣聖諭，令散者或歸伍，或歸農，賊陽應之，立赦其罪。鶴又以一魁最強，致其將帳中同臥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則稽首謝。鶴宣詔赦之，畀以官，處其衆四千餘人於寧塞，使守備吳宏器護焉，已而羣賊相繼復叛。御史姜思睿陳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曰需甚愈甚，頹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思睿，應麟從子也。吏部尚書王永光罷。温體仁用都御史閔洪學代之，凡異己者，率以部議論罷，而體仁陰護其事。又用史𡎴、高捷及侍郎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爲腹心。夏四月庚戌，禱雨。辛丑，詔廷臣條時政，多請緩刑，乃免張鳳翔、易應昌、李如楨等死，遣戍邊衛。洪承疇受降卒，命守備賀人龍勞以酒，伏兵擊斬三百二十人。巡撫陝西都御史練國事帥參將張全昌、趙大允等，連破點燈子於中部、郃陽、韓城，又破別賊於宜君、雒川，降其魁李應蟲、王承恩。張應昌擊走不沾泥於米脂，時杜文煥等分勦賊，橙城、宜川、耀州、白水，斬首千九百有奇。是月，曹文詔克河曲，王嘉允脫走。五月甲戌，大旱，步禱於南郊。胡廖白等乞宥錢龍錫，給事中劉斯琜繼言之。庚辰，戍龍錫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言帝甚怒，解救殊難。温體仁陽曰：帝固不甚怒也。梁廷棟居中樞，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之，然頗挾數行私，不爲朝論所重。給事中葛應斗劾袁宏勛納參將胡宗明金，請屬兵部，廷棟亦劾宏勛及張道濬通賄狀，宗明、道濬俱下獄。兩人者，王永光私人也，廷棟謀并去永光，以己代之，得釋兵事，永光遂由此去。御史水佳允，宏勛郡人也，兩疏力攻廷棟，廷棟疏辨，求去，帝猶慰留。初，廷棟薦通判安國棟爲職方主事，主播漢撫賞事。國棟頗爲奸利，廷棟庇之，會佳允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屬將領數事，事俱有跡，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住去。錢象坤素負物望，與温體仁同相，無附和跡。梁廷棟之被劾也，不待旨即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水佳允疑象坤泄之，語侵象坤，周延儒以廷棟嘗發其私人贓罪，惡之，并惡象坤，象坤遂五疏引疾。六月丁未，致仕。王嘉允轉掠至陽城南山，曹文詔追及之，其下斬以降。其黨乃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爲魁。自用結羣賊老𤞑𤞑、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闖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上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王及高迎祥、張獻忠等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聚山西。米脂人李自成者，迎祥甥也，與獻忠同歲生，充銀川驛卒，善騎射，鬬狠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捕之，將置之死，脫去爲屠，至是往從迎祥，號闖將。秋七月甲戌，王承恩敗賊於鄜州，降賊首上天龍。李老柴、獨行狼攻陷中部，田近菴以六百人守馬欄山應之。點燈子入山西，初沁水張銓父五典

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實莊爲堡堅甚及是賊至五典已歿銓子道濬
等官京師獨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
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於家乃帥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
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賊者多賴以免　八月癸
卯賀虎臣擊斬賊劉六於慶陽　初登萊巡撫孫元化議撤島上兵
於關外規復廣寧及金海蓋三衛遼東巡撫邱禾嘉議用島兵復廣
寧義州右屯梁廷棟慮其難以咨孫承宗承宗奏言廣寧去海百八
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難義州地偏去廣寧遠必先據右屯乃可
漸逼廣寧又言右屯城已墮修築而後可守築之敵必至必復大小
凌河以接松杏錦州錦州繞海而居敵雖陸運而右屯之後即海據
此則糧可給兵可聚始得以漸而進奏入廷棟力主之遂築大凌城
命祖大壽何可綱督工部檄促城甚急大壽以兵四千據其地發班
軍萬四千人築之護以石硅土兵萬人禾嘉往視之條九議以上會
廷棟罷去廷議大凌荒遠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撫鎮矯舉令回奏
禾嘉懼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及是工竣我
大清以十萬衆至丁未圍數周掘壕築牆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
外堠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承宗聞之馳赴錦州禾嘉亦至承宗
遣總兵官吳襄宋偉與禾嘉合兵往救離松山三十餘里與
大清兵遇大戰長山小凌河間互有損傷詔尤世威赴援世威護陵
不得行言左良玉可代帥兵往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遂薦良玉爲副
將良玉戰香山杏山下錄功第一　丙辰何如寵致仕　給事中傅
朝佑劾周延儒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結袁宏勛張道
濬爲腹心攫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
測也擅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陛下因旱求言則恐其揚
己過故削言官以立威陛下慎密兵機則用以箝人口故挫直臣以
怵衆往時糾其罪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徧列要津大臣之道
固如是乎御史路振飛劾周延儒卑汚奸險黨邪醜正祈立斥以清
揆路給事中吳執御亦劾其姻親陳于泰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爲奸
利皆被旨切責　御史謝三賓言楊鶴謂慶陽撫局既畢賊散遣俱
盡中部之賊寧自天降疏下巡按御史吳甡覈奏甡言鶴主撫誤國
帝怒甲午逮鶴下獄以洪承疇代之練國事戴罪自贖　臨洮總兵
官曹文詔帥參將艾萬年連敗點燈子於桑落鎮花地窊霧露山都
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戰死文詔追及於稷山諭降七百人點燈子
遁　帝初即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
廷臣競門戶兵敗餉絀不能贊一策帝方銳意綜核疑其朋黨營私
乃思復用中官九月庚辰遣王應朝監軍關寧張國元監軍東協王
之心監軍中協鄧希詔監軍西協　神一魁之黨茹成名者尤桀驁
楊鶴令一魁誘殺之於耀州其黨張孟金黃友才猜懼挾一魁以叛
參政張福臻帥張應昌及都司馬科擊之斬首千七百餘級友才走
一魁守不下　丁酉司禮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又命唐文征
提督京營戎政王坤監鎮宣府劉文忠監鎮大同劉允中監鎮山西
以彝憲有心計故令鉤校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爲建專署名曰戶工
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飈熊開元御
史李世祺工部主事馮元颺及姜思睿等十餘人相繼論諫南京戶
部侍郎呂維祺疏責輔臣不能匡救禮部侍郎李孫宸以召對力諫
俱不聽彝憲遂按行兩部議設座於部堂工部尚書曹珖不可彝憲
命郎中以下謁見工部主事金鉉再疏爭并約兩部諸僚私謁者衆
唾其面彝憲慍甚元颺元飈弟也　羅喻義嘗與成基命錢謙益同
推閣臣有物望會進講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不得其人語溫體仁欲
去之喻義執不可體仁因自劾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
則正多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駁改不從由臣不能表
率帝下吏部議喻義奏辨閔洪學等希體仁指議革職閒住喻義遂

罷歸　路振飛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政體喪廉恥而壞官
方民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
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詔
旨而無奉行疏入詔付有司
大清兵薄錦州分五隊直抵城下吳襄宋偉出戰不勝已監軍太僕
寺少卿張春會襄偉兵過小凌河東五里築壘列車營爲大凌聲援
大清兵扼長山不得進邱禾嘉遣副將張洪謨祖大樂靳國臣孟道
等出戰五里莊亦不勝春等夜渡小凌河戊戌至長山距大凌城十
五里
大清兵以二萬騎逆戰兩軍交鋒火器競發聲震天地春營被衝諸
軍遂敗襄先走春復收潰衆立營時風起黑雲見春命縱火風順火
甚熾天忽雨反風士卒焚死甚衆少頃雨霽兩軍復鏖戰偉力不支
亦走遂大敗春洪謨及參將楊華徵游擊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
執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等戰沒士卒死者無算是役也禾嘉屢
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故大敗祖大壽守大凌城不敢出外援自
此絕事聞舉朝震駭先是調禾嘉南京太僕卿以孫穀代未至而罷
改命謝璉璉懼久不至兵事急召璉駐關外禾嘉留治事及是移駐
松山圖再舉言官以推委詆之帝以禾嘉獨守松山非卸責戒飭而
已春等諸人見我
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禮春獨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賜以珍饌春曰忠
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復以酒饌賜
之春仍不食守者懇勸始一食令薙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迄不
失臣節而死春之被執也帝以其守志不屈遷右副都御史卹其
家春妻翟氏聞之慟哭六日不食自縊死當春未死時我
大清有議和意令春上書於朝春曰此事必不可言我係被執又非
所宜言

大清遂不復遣會朝中有詆春降敵者誠意伯劉孔昭遂劾之乞削
其所遷職朝議不從而有司繫其二子死於獄　點燈子屯石樓之
康家山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伏兵含峪渡河襲殺之　冬
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武會試榜發命中九方逢年倪元璐再試
逢年元璐以時方需才請殿試傳臚悉如文榜例賜王來聘等及第
出身有差武舉殿試自此始　練國事王承恩圍中部久慶陽賊郝
臨菴劉道江援之會曹文詔西旋與張福臻合勦誠李老柴及其黨
一條龍餘黨奔摩雲谷副將張宏業游擊李明輔戰死　大凌糧盡
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祖大壽大壽及諸將皆欲降獨何可綱不從戊辰大
壽令二人掖可綱出城外殺之可綱顏色不變不發一言含笑而死
大壽遂與副將張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
在錦州請設計誘降錦州守將而留諸子於
大清邱禾嘉聞大凌城礮聲謂大壽得脫與吳襄及中官李明誠高
起潛發兵往迎適大壽僞逃還己巳俱入錦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
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爲
大清所有城亦被毀十一月乙亥
大清兵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礮擊乃退大壽入錦州未
得聞禾嘉知其納款狀以聞於朝因初奏大壽突圍出前後不讎引
罪請死於是言官交劾帝嚴旨飭禾嘉而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
會廷議山海別設巡撫詔禾嘉仍以僉都御史任之令方藻巡撫
寧遠廷臣追咎築城招釁交章論禾嘉及孫承宗承宗連疏引疾詔
賜銀幣乘傳歸　丙戌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呂直監視登島
兵餉朝臣具公疏爭癸巳召對於文華殿帝曰苟羣臣殫心爲國朕
亦何需乎此輩衆莫敢對南京御史李曰輔疏言邇者一日遣內臣
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島陝西又有兩

闇之遺假專擅之心啟中外之釁啓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實爲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爲先陛下不棄黃金臺招頗牧乃汲汲內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謫曰輔廣東布政司照磨張彝憲撫火器不中程劾金鼓落職時中璫勢復大振王坤至宣府以冊籍委頓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奪良機官即令坤按核給事中魏呈潤言我國家設御史巡九邊秩卑而任鉅良機在先朝以糾逆黨削籍今果有罪則有回道考核之法在而乃以付坤且邊事日壞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增一官擾中貴之威又復十倍御史偶獲戾且莫自必其命誰復以國事抗者異日九邊聲息監視善惡悉從而聞之乞召還良機毋使仰鼻息於中貴帝以呈潤黨比貶二秩出之外　置開州復置施秉縣　閏月乙丑陝西降賊復叛陷甘泉殺知縣郭永固參政張允登力禦不敵死時延安慶陽大雷民饑賊益熾　流賊譚雄陷安塞據其城王承恩李卑擊降雄戮之斬首五百二十餘級　游擊孔有德耿仲明偏裨李九成皆毛文龍帳下卒也文龍死走入登州孫元化官遼久素言遼人可用乃授有德等官大淩城被圍部檄元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鹽場示牽制有德詭言風逆改從陸路赴寧遠與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丁卯抵吳橋縣人罷市衆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抶之衆大譁九成先齎元化銀市馬塞上用盡無所償適至吳橋聞衆怨遂與應元謀劫有德相與爲亂連陷陵縣臨邑商河齊東巡撫都御史余大成聞之託疾不出已遣中軍沈廷瑜參將陶廷鑨往十二月丙子禦賊於阮城店敗績大成恐遂議撫賊會元化軍亦至元化故善西洋大礮者也至是亦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賊圍德平陷青城屠新城鑾聚而東無敢一矢加者而陽許元化降元化師次黃山館而返賊遂抵登州張可大已僉書南京左府登人泣留之未行而友德反可大急往勦元化檄止之不聽次萊州過元化復爲所阻乃還鎮元化遣將張燾帥遼兵駐城外可大帥南兵拒賊元化猶招降賊不應　流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僉事郭景嵩死之　總督三邊侍郎洪承疇巡撫延綏都御史張福臻督曹文詔楊嘉謨及游擊左光先崔宗元李國奇等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賊戰於懷寧川思泉峪綿湖峪封家灣皆大捷擒地王授首時張獻忠羅汝才已就撫復叛入山西帥羣賊焚掠寧鄉石樓稷山聞喜河津間汝才賊號曹操者也　曹文詔張應昌偕參政戴君恩討神一魁於寧塞數敗賊賊棄城走又擊敗之斬馬潮一魁誅死黃友才尋爲應昌所禽　言者追論孫承宗丁丑奪官閒住鉼奪寧遠世廕貶邱禾嘉二秩巡撫如故承宗復列上邊計十六事極言禾嘉軍謀牴牾之失帝報聞而已禾嘉持論每與承宗異不爲所喜時有詆諆既遭喪敗廷論益不容堅以疾請未幾卒承宗家居七年中外屢請召用不報　庶吉士太倉張溥與同里臨川知縣張采共學齊名溥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既成進士以葬親乞假歸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游日廣聲氣通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以嗣東林自矜執政大僚由此惡之　孫元化之撫登萊也以關外八千人爲牙兵強半皆遼人張可大廉有變屢言於元化不聽及孔有德薄城可大請擊之元化持撫議不許可大陳利害甚切元化期明歲元日發兵合擊

五年春正月庚子朔元化兵不發辛丑合兵戰城東可大兵屢勝遼兵與賊多親黨無鬬志張燾先走可大兵亦敗中軍管維城游擊陳良謨守備盛洛姚士良戰死燾兵多降賊有德遣歸爲內應元化開門納之可大諫不聽日夕城中火起耿仲明等導賊入自東門城遂陷可大時守水城撫膺大慟解所佩印付旗鼓間道走濟南上之令

第可度。子應徵。奉毋航海趨天津。而以佩劍付部將盡斬諸婢妾遂
投繯死。里居州判張瑤揮石擊賊。被執大罵死之。元化自刎不殊。與
參議宋光蘭僉事王徵及府縣官悉被執。先是仲明之黨李梅者通
洋事覺。總兵官黃龍繫之獄。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龍軍謀作亂。帥部
卒假索。餉名圍龍署。擁至演武場折股去耳鼻。將殺之。諸將爲救免。
龍捕斬仲裕。疏請正仲明罪。會元化劾龍剋餉致兵譁。帝命龍充爲
事官。而嚴仲明主使狀。仲明遂偕有德反。事聞。贈可大太子少傅。諡
莊節。初登州被圍。餉元化及余大成三級。令辦賊。及登失守。革元化
職。有德既據登州。推李九成爲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印檄
州縣兵餉。趣元化移書大成。曰。畀以登州一郡則解。大成聞於朝。巡
按御史王道純憤疏爭之。帝怒。革大成職。逮下獄。以參政徐從治代
之。謝璉爲登萊巡撫。道純監軍。詔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從治曰。吾
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保全齊。命乃與璉同受事於萊。賊尋縱
元化等還。詔逮之。辛亥。有德陷黃縣。知縣吳世揚罵賊死。縣丞張國
輔參將張奇功等皆力戰死。　孔有德招島中諸將。旅順副將陳有
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祿皆往從之。黃龍急遣將尚可喜金聲桓等撫
定諸島。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誅叛黨。縱火焚其舟。賊黨高成友者據
旅順斷關寧天津援師。龍令游擊李惟鸞偕可喜等擊走之。卽移駐
其地。援始通。賊拘龍母妻及子以脅之。龍不顧。承祿文龍族家子也。
混天猴陷宜君。　黃道周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上疏言。臣自幼
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
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
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寧者
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
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
意不調而運株四起。陛下欲振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
法令。摧抑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
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
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
柄神通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
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
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
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巵。而謂功
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
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
周孔。損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
周言。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
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
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
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
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
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
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紳
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
非鮨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人。
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
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
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
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
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
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斥道周爲民。

楊鶴戍袁州。　署山東總兵官楊御蕃與保定總兵劉國柱天津總兵王洪帥師討孔有德丙寅遇賊新城鎮敗績洪先走御蕃突圍出遂入萊州二月己巳朔孔有德圍之巡撫都御史徐從治謝璉知府朱萬年偕御蕃等固守辛巳賊分兵陷平度知州陳所聞自縊賊益攻萊肇孫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日穴城城多頹從治等投火灌水穴者死無算使死士時出掩擊之毀其礮臺斬獲多御蕃肇基子也

工部侍郎高宏圖屢任張彝憲欲共設公座曹珖與宏圖約比彝憲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彝憲怏怏宏圖七疏乞休帝怒削其籍

吳執御陳內外陰陽之說言今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黃克纘劉宗周鄭鄤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真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茂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構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邦華宗周等下獄而執御彥方復繼之舉朝震駭言官爲申救不聽卒坐二人贖徒三年。　混天猴陷鄜州兵備副使郭應響戰死。　吳甡劾杜文煥殺延川難民冒功給事中張承詔復劾之下獄奪職。　徐從治等爲賊困惟王道純在外調度賊遣人僞乞撫道純焚書斬使馳疏言萊州被圍我軍屢挫安能復戰乞速發六軍拯此危土周延儒及兵部尚書熊明遇惑余大成撫議遣道純反被責讓明遇遣職方主事張國臣贊畫軍事曰安輯遼人之在山東者以國臣亦遼人也國臣至萊先遣廢將金一鯨入賊營已而國臣亦入招諭賊陽許之國臣遣一鯨還報曰毋出兵壞撫局從治等知賊詐叱退一鯨從治遣間使三上疏力言賊不可撫毋爲國臣所誤時外圍日急劉國柱王洪及山東援軍俱頓昌邑不敢進於是廷議更設總督一人三月壬寅以兵部侍郎劉宇烈任之調薊門四川兵統以總兵官鄧玘調密雲兵統以副將牟文綬右布政使楊作楫監之援萊州。　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者神一魁餘黨也屯鎮原將犯平涼練國事自涇趨固原檄楊嘉謨及副將王性善扼之嘉謨殺賊塘馬斷其偵探賊乃走慶陽曹文詔從鄜州間道與嘉謨性善合大戰西濠斬千級生禽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掠武安監陷華亭攻莊浪屯張麻村官軍掩擊之賊走高山游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等譟而上賊潰走變蛟文詔從子也。　督理山東軍務侍郎劉宇烈監軍楊作楫王道純及劉國柱王洪鄧玘副將劉澤清參將劉永昌朱廷祿監紀推官汪惟效監視中官呂直等並集昌邑玘國柱洪澤清等至萊州馬步軍二萬五千氣甚盛而宇烈無籌略抵沙河日遣人入賊中議撫縱還所獲賊陳文才賊盡得官軍虛實益以撫紿之而潛兵繞其後盡焚輜重宇烈懼夏四月甲戌走青州撤國柱洪玘三將兵就食玘等夜半拔營散賊乘之大敗國柱洪走青州玘走昌邑澤清接戰於萊城傷二指亦敗走平度惟作楫能軍事聞舉朝譁然熊明遇見官軍不可用撫議益堅先是張可大死以副將吳安邦代之安邦尤怯鈍耿仲明揚言以城降遽信之離登二十五里而軍中軍徐樹聲薄城被禽安邦走寧海癸未徐從治中礮死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王性善偕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共擊賊敗之咸寧關又敗之關上嶺追至隴安與楊嘉謨曹變蛟夾擊復敗之賊餘衆數千欲走漢南爲游擊趙光遠所遏乃由長寧驛走張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將蔣一陽遇之敗都司李宮用被執曹文詔乃縱反間給其黨殺紅軍友遂屢敗之水落城賊奔據唐毛山變蛟先登殲其衆。　張福臻帥參政樊一蘅及艾萬年馬科賀人龍等討不沾泥守備孫守法禽之。　金鉉爲元颺之劾張彝憲也彝憲疑出曹珖日摭撫其隙鉛劉宇烈爲山東巡撫請料價萬五千兩鉛五萬斤工部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濫惡彝憲取

鼐鉛進曰庫鉛盡然欲以罪珖嚴旨盡銖庫鉛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內外官多獲罪彝憲乃糾巡事科道許國榮等十一人珖疏救忤旨詰責彝憲又指閣工冒破韓藎之珖屢疏乞歸五月得請去 丙午參政朱大典爲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詔駐青州 辛亥禮部尚書鄭以偉徐光啓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以偉修潔自好書過目不忘文章奧博而票擬非其所長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駭改始悟自是詞臣爲帝輕閣臣不專用翰林矣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年已老不能有所建白 李世祺言諸臣言未當輒蒙詰責詰責不已貶黜隨之言者前瞻後顧恐干嚴譴依阿得策樸直摧心折檻牽裾寧可復見且君職要臣職詳天子一日萬幾神太運則疲精太用則竭一言之謬一事之訛必待聖明摘發無乃主獨勞臣獨逸乎聖人爲治責其人不侵其事課其效不案其權需之歲月寧謐之理自致奚必效後世察察之治哉帝不能用 山東士官南京者合疏攻劉宇烈請益兵於是調昌平兵三千以總兵官陳洪範統之洪範亦遼人也天津督將孫應龍者大言於衆曰我與耿仲明兄弟善能令其縛孔有德李九成來巡撫鄭宗周予之兵二千從海道往仲明聞之僞函他死人頭紿之曰此有德也應龍帥舟師抵水城賊延之入猝縛斬之無一人脫者賊得巨艦勢益張黃龍攻之不克而還賊遂破招遠圍萊陽知縣梁衡固守賊敗去 六月京師大水 壬申河決孟津 華允誠以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當事借陛下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陛下綜核而逞其訟逋握算之能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鬭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走於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勳撫等於棄舍用舍有若舉棊以興邦啓聖之歲時爲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賞飾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爲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進惟恐後時陛下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冀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自劉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爲劉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且言體仁生平紾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意其倖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徧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摘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帝亦悟二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復爲路振飛所劾尋亦罷去 秋七月辛丑太監曹化淳提督軍營戎政 劉宇烈復至昌邑陳洪範牟文綬等亦至萊州推官屈宜陽請入賊營講撫賊陽禮之宜陽使言賊已受命宇烈奏之得請乃手書諭賊令解圍賊邀宇烈宇烈懼不往營將嚴正中舁龍亭及河賊擁之去而令宜陽還萊請文武官出城開讀圍卽解楊御蕃力言不

可謝璉曰圍且六月旣已無可奈何宜且從之壬寅偕朱萬年及監視中官徐得時翟昇出孔有德叩頭扶伏涕泣交頤璉慰諭久之而還癸卯賊復令宜陽入請璉御蕃同出御蕃曰我將家子知殺賊何知撫事璉等遂出有德執之萬年曰爾等執我無益盍以精騎從我呼守者出降賊乃以五百騎擁萬年至城下萬年大呼曰我被禽督必死賊精銳盡在此急發礮擊之毋以我爲念御蕃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賊怒殺之城上人見之遂發礮賊死過半賊送璉得時昇至登州囚之正中宜陽皆死帝聞震怒逮宇烈下獄召王道純還用李繼貞言餉關外兵入勤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朱大典宇烈旣下吏引道純分過道純疏駁其所奏十餘事帝命所司幷按道純又劾熊明遇張國臣交通誤國十罪語侵周延儒疏未下延儒浼之國臣國臣亦劾道純十罪帝皆不問

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棨與監視中官王坤等遣使議和饋金帛牢醴師乃旋事聞帝惡棨專擅召對熊明遇等於平臺明遇曲爲棨解帝不悅逮棨下吏給事中孫三杰力詆明遇棨交關誤國同官陳贊化呂黃鐘御史趙繼鼎連劾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疏庸僨事命解任候勘尋以故官致仕　給事中趙東曦言宣塞失事陛下赫然震怒逮巡撫沈棨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王坤方會飲城樓商權和議邊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辭扶同罪反侈邊烽已熄爲己功且請代夫內臣之遣陛下間一用之非不易之典今卽盡撤之猶謂不早坤顧請代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正坤罪撤各使還京帝言宣鎭擅和實坤奏發何謂欺隱謫東曦福建布政司都事　劉宇烈視師無功言路指周延儒庇宇烈孫三杰馮元飆及御史余應桂衛景瑗尹明翼王象雲等屢劾延儒應桂並謂延儒納巨盜神一魁賄給事中李春旺亦論延儒當去延儒數上疏辨帝慰留之　己未孫元化棄市　王化貞棄市　混天猴攻合水李卑馬科追至甘泉山破之延水關其地東限黃河賊溺死者無算科部卒斬混天猴　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爲王承恩所敗退保鐵角城獨行狼李都司走與合可天飛劉道江再圍合水曹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沒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走銅川橋文詔帥曹變蛟馮舉楊嘉謨帥參將方茂功等追及之大戰陷陳賊復大敗尋與賀虎臣楊麒破賊甘泉之虎兕凹麒復追賊安口河崇信窰白茅山皆大獲八月甲戌洪承疇斬可天飛李都司於平涼降其將白廣恩　巡撫山東都御史朱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合勦孔有德以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福及故總兵吳襄襄子三桂等關外兵四千八百餘人令總兵官金國奇帥之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賊復犯平度副將何維忠牟文綬等救之殺賊魁陳有時維忠亦被殺巡按監軍御史謝三賓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詔逮治之已三賓又請絕口勿言撫事國臣大弼寬韜至昌邑大典獲賊書約國臣等爲內應大典以示國臣等皆誓滅賊以自明乃分兵三路用國臣寬等爲前鋒鄧玘步兵繼之從中路灰埠進陳洪範及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參將王之富王文偉等從北路海廟進游擊徐元亨等帥萊陽師來會以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持三日糧盡抵新河東岸亂流以濟甲申至沙河有德迎戰寬先進衆寡不敵稍卻會國臣至拔刀大呼直前寬大弼韜殊死戰大敗賊兵諸軍乘勝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乙酉萊州圍解南路兵始至國臣等進兵黃縣癸巳賊傾巢出戰復大敗之斬首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墮海死者數萬有德竄歸登州李九成殺謝璉及徐得時翟昇官軍進築長圍守之　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李世祺言輔理精神爲固寵之用國家緩急無可恃之人願撤回各邊監視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采公論以進退大臣酌情事以衡量小臣釋疑忌之根開

功名之路。虜大變可回。時艱可濟。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建義諸口渠塞未成。河水大發。黃淮奔注。興化鹽城爲壑。海潮復壞范公隄。死者無算。 賊見陝西兵威。多流入山西。巡撫宋統殷下令殺賊者抵死。王自用混世王姬關鎖張獻忠羅汝才闖塌天與加哈利七大部。多者萬人。少亦半之。分道四出。陷大寧。已連陷隰州澤州壽陽王肇生以便宜署歙人吳開先爲將。使擊賊。戰澤州城西。賊敗去。從沁水轉掠陽城。開先恃勇渡沁。戰北留墩下。擊斬數百人。敵盡無援。一軍盡沒。賊乃再犯澤州。里居參政張光奎與兄守備光璽千總劉自安等帥衆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城陷。並死之。澤大州也。全晉震動。朝廷聞警。罷統殷。以許鼎臣代之。與宣大總督張宗衡分督諸將。宗衡督虎大威賀人龍左良玉等兵八千人。駐平陽。責以平陽澤潞四十一州縣。鼎臣督張應昌頗希牧艾萬年等兵七千人。駐汾州。責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自用欲因故錦衣僉事張道濬求撫。約未定。官兵襲之。賊怒。敗約去。 九月丁酉。海盜劉香寇福建。巡撫都御史鄒維璉遣游擊鄭芝龍擊破之。 浙江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擅棰指揮事。聞。帝方念疆埸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聚左都御史陳于廷等。言軍官起世冑。率不循法度。檢列彈章。將不勝擾。故小故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而杖指揮無故事。乃引巡撫敕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卻。遂削于廷籍。于廷端亮有守。周延儒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故獲重譴。 賊之破澤州也。分其衆入河南。掠濟源清化。圍懷慶。廷議令副將左良玉將昌平兵往勦。 詹事姚希孟爲東林所推。以才望爲講官。韓爌等定逆案。參其議。羣小遂惡希孟。溫體仁亦惡其逼。及華允誠劾體仁。體仁疑出希孟手。會希孟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爲給事中王猷所論。體仁遂擬旨覆試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體仁意未慊。令再擬。乃貶希孟爲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馮元飈言。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不聽。體仁荷帝殊寵。益恣橫。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己承其後。欲排陷。故爲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跡。 十一月戊戌。劉香寇浙江。 官軍圍登州。分番戍。賊不能出。發大礮。官軍多死傷。會李九成出搏戰。降者洩其謀。官軍合擊之。馘九成於陳。賊乃曉夜哭。孔有德欲棄登州入海。黃龍遣副將龔正祥帥舟師邀之廟島。颶風破舟。正祥陷賊中。後居登州。謀爲內應。事露被殺。是月金國奇卒。以吳襄代之。 曹文詔及副總兵張全昌參將馬科擊賊。隴川平鳳閣三戰三敗之。遂蹙賊。關中稍靖。練國事免。戴罪。時關中五鎮大帥各督邊軍協勦。承疇尤善調度。賊魁多殲。巡按御史范復粹彙奏首功。凡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文詔功第一。楊嘉謨次之。王承恩楊麒又次之。文詔在陝諸戰功。承疇不爲敘。吳甡推獎甚至。及粹復疏上。兵部抑其功。卒不敘。 初唐王碩熿惑於嬖人。囚世子器墭及其子聿鍵於承奉司。聿鍵年二十八。未請名。器墭中毒死。乃立聿鍵爲世孫。碩熿薨。聿鍵嗣封唐王。 御史祁彪佳上合籌天下全局疏。以策關寧制登海爲二大要。分析中州秦晉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山賊。浙閩東粵之海賊。滇黔楚蜀之土賊爲四大勢。極陳控制駕馭之宜。而歸其要於戢行伍以節饟。實衛所以銷兵。復陳民間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虛糧。曰行伍。曰搜贓。曰欽提。曰隔提。曰訐訟。曰窩訪。曰私稅。曰私鑄。曰解運。曰馬戶。曰鹽丁。曰難民。帝善其言。下之所司。 阿迷州土官普名聲素驕恣。巡按御史趙洪範按部。名聲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大怒。謀之巡撫王伉。請討。得旨。名聲遂作亂。謀三路出兵。至昆明會戰。令頭目何天衢。自維摩羅平入。以礮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

夫報國秋也吾豈爲逆賊用哉坑殺𣪠手數十人帥衆歸附侃上其
事授爲守備名聲已陷彌勒州聞之大懼急撤兩路兵歸官軍進圍
州城名聲使人約降而陰以重賄求援於元謀土官吾必奎時必奎
隨官軍征勦與名聲戰兵始合陽敗走官軍望見遂大潰布政使周
士昌戰死名聲遂陷曲江所攻臨安及寧州監紀同知楊于陛副將
秦拱明皆敗死遠近震動朱燮元遣兵臨之侃以啓釁逮治名聲乃
就撫　賊寇修武清化者竄入平陽左良玉入山西禦之河南巡撫
樊尚燝請以良玉駐澤州扼豫晉咽喉可四面爲援兵詔從之並令
良玉受尚燝節制與曹文詔同心討賊有急則秦兵東豫兵西良玉
從中橫擊　賊入磨盤山分衆爲三闖正虎據交城文水窺太原邢
紅狼上天龍據吳城窺汾州王自用張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知
州李呈章里居主事張友程行人楊于楷等並死之
六年春正月尤世祿李卑賀人龍等至王自用棄城去諸軍入城多
殺良民冒功卑獨嚴戢其下無所擾　御史張宸極言賊自秦中來
秦將曹文詔威名素著士民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
搖且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且盡宜敕令入晉協勦癸卯命文詔節
制山陝諸將討賊文詔抵霍州敗賊汾河盂縣追及於壽陽巡撫都
御史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游擊猛如虎敗之黑
山覆姬關鎖軍　庚申遣使分督直省逋賦　修撰陳于泰疏陳時
弊王坤狂躁敢言承温體仁指上疏力詆于泰謂其盜竊科名幷劾
周延儒庇于泰吏部尚書李長庚帥同列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
內臣參論輔臣者否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豈盛朝所宜有臣等
溺職祈賜譴斥終不忍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爲萬世口
舌給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當劾首揆輕朝廷疑有邪人交構御史
李日宣亦帥同官言之帝皆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內臣
舉動幾於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一問至於身被彈擊猶忍辱不

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責備延儒欲以動帝帝怒二月壬申削志道
籍延儒不能救時帝方一意用內臣故言者多得罪　癸酉流賊犯
畿南據臨城之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閒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擊卻
之　孔有德耿仲明等屢爲官軍所敗又糧絕有德先遣載子女財
帛入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將王秉忠己亦以單舸遁官軍遂入大城
攻水城未下游擊劉良佐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
之城崩將士踴入甎爲賊擊退副將王來聘復先登中傷而死戊子
陳洪範等克水城賊退保蓬萊閣朱大典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
秉忠及僞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者不可勝計辛卯山東平有
德等走旅順黃龍周文郁邀擊之有德幾獲而逸斬李應元生禽毛
承祿蘇有功陳光福及其黨高志祥等十六人獲首級一千有奇奪
還婦女無算獻俘於朝磔之傳首九邊復龍官戍劉宇烈余大成斥
王道純爲民　賊自邢臺摩天嶺西下抵武安大敗左良玉兵守備
曹鳴鶚戰死遂犯輝縣知縣張克儉乘城固守賊不能下三日乃去
　曹文詔追賊西堰斬混世王於碧霞村猛如虎與頗希牧逐賊餘
黨壽陽東賊過文詔兵方山復敗五臺盂定襄壽陽賊盡平許鼎臣
命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如虎又與陳國
軍馬杰破來遠寨從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杜太原賊幾盡帝以
文詔功多敕所過地多積糗糧以犒　山西總兵官張應昌在關中
威名甚著及是選懦逗撓張宗衡五檄之不赴奏諸朝三月癸巳敕
限應昌與曹文詔三月平賊應昌避賊不擊殺良民冒功爲巡按御
史李蕃給事中祝世美所劾　縣令將行取者詔戶部先核其錢穀
徵賦不及額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謫之
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給事中熊開元御史鄭友元等並貶二秩
調外畢自嚴爲友元辨帝益怒下自嚴獄御史李若讜疏救不納尋
給事中吳甘來復論救乃釋之　賊從河內上太行曹文詔大敗之

澤州賊走潞安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自沁水潛師還擊之芹池劉村寨斬首千餘張道濬設伏三纏凹禽其渠滿天星等 賊再入河內左良玉自輝縣逐之賊奔修武殺游擊越效忠追參將陶希謙希謙墜馬死良玉擊之萬善驛至柳樹口大敗之禽賊首數人賊遂西奔 夏四月己巳免延安慶陽平涼新舊遼餉 河南額兵僅七千數被賊折亡殆盡左良玉將昌平兵二千餘勢孤甚壬申命鄧玘將四川兵往以石砫土司馬鳳儀兵益之又命昌平副總兵湯九州協勦 賊屯潤城其他部陷平順知縣徐明揚不屈死曹文詔至賊乃走文詔夜半襲潤城斬賊千五百王自用老回回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之 五月乙巳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 盧象昇與總兵官梁甫參議寇從化連敗賊賊走還西山圍游擊董維坤冷水村象昇設伏石城南大破之青龍岡又破之武安連斬賊魁十一人殲其黨收還男女二萬象昇雖文士嫻將略能治軍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鬬刀矢皆弗顧失馬即步戰嘗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象昇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提刀戰益疾賊駴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即死不可犯大名廣平順德三郡之民安堵者數歲 壬子孔有德耿仲明等帥士卒二萬航海降於我

大清 插漢虎墩兔令套寇五萬騎自清水橫城分道入犯守備姚之夔等不能禦沙井驛副將史開先臨河保參軍張問政岳家樓守備趙訪皆潰逃寇遂進逼靈州寧夏總兵官賀虎臣急領千騎入守旋盡勒城中兵出擊次大沙井癸丑寇從漢伯堡突至虎臣軍未及陳且衆寡不敵遂戰沒詔起馬世龍代之寇踰月始去賊犯沁水曹文詔大敗之禽其魁大虎又敗之遼城毛嶺時陳國威擊賊介休之紅山嶺虎大威及猛如虎等殲其魁九條龍李卑敗賊陽城之郎家山又與艾萬年連敗之南獨泉土河村復敗之菝堰村賀人龍連敗賊水頭鎮花池塞湯湖村劉光祚連敗賊石樓臨縣永寧撲天飛等詐降光祚設伏斬之官兵屢戰皆大捷賊避文詔鋒多去山西遁據輝林武涉山中許鼎臣令文詔自黎城入大威如虎自阜落山入勦東犯之賊 鄧玘至濟源射殺王自用於善陽山賊走隰州玘拒之彭城鎮又與左良玉擊賊濟池柳莊賊走林縣玘部將楊遇春邀賊中伏死賊用其旗斧誘殺他將自是輕玘會帝命曹文詔移師河北文詔率五營軍夜襲破之 六月辛酉朔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錦兵餉 乙丑鄭以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恪 溫體仁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搖罔利言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爲延儒功索獄囚賄謝而延儒至目陛下爲羲皇上人此成何語帝怒下元功錦衣衛獄且窮詰贊化語所自得贊化言得之上林典簿姚孫渠給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張鳳翼亦具述延儒語帝益怒錦衣衛帥王世盛拷掠元功無所承獄上鐫世盛五級令窮治其事延儒覬體仁爲援體仁卒不應且陰黜與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引疾乞歸 庚辰許致仕 甲申延綏副將李卑援勦河南時賊勢已熾懷慶彰德衛輝三府焚劫殆徧潞王常淓上疏告急兼請衛鳳泗陵寢詔遣總兵官倪寵王樸帥京營兵六千人往以太監楊應朝盧九德監其軍李繼貞言左良玉李卑身經百戰位反在寵樸下恐鬭而解體乃命良玉卑爲援勦總兵官與寵等合勦賊聞之欲從河內走太行曹文詔邀擊之不敢進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老回回等俱奔河北合營 庚寅張彝憲言天下逋賦至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官督徵帝大怒責撫按回奏給事中范淑泰言民貧盜起逋賦難以督追不聽 紅夷襲陷廈門城大掠鄭維璉急發兵水陸進參政曾櫻請用鄭芝龍爲軍鋒芝龍焚其三舟官軍傷亦衆寇乃泛舟大洋轉掠青港荆嶼石潯巡按御史路振飛懸千金勵將士諸將禦之銅山連戰數日始敗去 黃龍之邀擊孔有德等也賊大憤欲報之會

賊舟泊鴨綠江龍盡發水師赴勦秋七月有德等偵知旅順空虛引大清兵來襲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甲辰語部將譚應華曰敵衆我寡今夕城必破若速持吾印送登州應華出龍帥李維鸞等力戰圍急知不能脫自刎死維鸞及諸將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尚可義俱死之

大清兵遂取旅順　曹文詔在洪洞時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巡按河南會馬鳳儀軍敗沒於侯家莊文詔馳退賊甫解甲與令譽相見語復相失文詔拂衣起面叱之令譽怒遂以鳳儀之敗爲文詔罪部議文詔恃勝而驕癸丑改文詔大同總兵官許鼎臣請留文詔勦賊不許鼎臣又言晉賊王自用雖死老回回過天星大天王蝎子塊闖塌天諸渠未滅曹變蛟驍勇絕人才乃文詔亞乞留之晉中許之　左良玉鄧玘破賊於官村沁河清化萬善良玉又扼之武安八德斬獲尤多七月己巳曹文詔大敗賊懷慶柴陵村馘其魁滾地龍又追斬老回回於濟源　九月庚戌南京禮部侍郎錢士升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周延儒既罷廷臣惡溫體仁當國勸帝復召何如寵如寵屢辭給事中黃紹傑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瞻顧不前則體仁宜思自處帝爲謫紹傑於外如寵卒辭不入體仁遂爲首輔南京御史郭維經言執政不患無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籌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日猖邊警日急止與二三小臣爭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才耶帝切責之　大學士徐光啓以病辭曆務以山東參政李天經代之　左良玉湯九州與京營兵共擊賊良玉敗之濟源河內又敗之永寧青山嶺銀洞溝又自葉縣追至小武當山皆斬賊魁甚衆時倪寵王樸梁甫鄧玘良玉九州諸軍足殄賊諸將勢相軋彼此觀望託山深道岐以自解莫利先入又各有內侍爲監軍事易推飾所報功多不以實諸監軍多侵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爲之下繇是皆無功　冬十月戊辰徐光啓卒贈少保諡文定　帝素服御建極殿論囚召閣臣商榷再三詰問溫體仁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抵任七日以城陷坐死帝心憫之體仁不爲救　給事中莊鼇獻上太平十二策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　鄧玘移師畿南敗賊白草關賊犯平山玘敗之紅子店馬種川賊遁青石嶺敗之紅瀾村醉漢口犯臨城敗之魚桂嶺張應昌會勦畿南監視中官劉允中劾其僞報首功巡按御史馮明玠眞定巡撫周堪賡又劾之帝令應昌圖功自贖　十一月癸巳禮部侍郎王應熊何吾騶俱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應熊黠刻彊很人多畏之以酗酒貪汙屢爲馮元飈所劾廷推望輕不與溫體仁力援之特旨與吾騶並入命下朝野胥駭給事中章正宸言應熊彊愎自張縱橫爲習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己報復恩讎混淆毀譽況狼藉封靡倫於市行願收還成命別選忠良且訖言謂左右先容由他途以進使天下藁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爲聖德累不小帝大怒下正宸錦衣獄拷訊削籍歸　賊之合營河北也左良玉湯九州等扼其前京營兵躡其後連戰於青店石岡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屢敗之賊欲逸阻於河大困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降於分巡布政使常道立楊應朝爲之入奏諸將俟朝命不出戰先是給事中李夢辰慮賊南犯請敕河南諸道監司急防渡口移巡撫駐衞輝與山西保定二巡撫掎角急擊帝下兵部議辛亥詔保定河南山西會兵勦賊會天寒河冰合壬子賊突從毛家寨策馬徑渡諸軍無扼河者乙卯陷澠池十二月連陷伊陽盧氏盧氏知縣棄城遁里居主事李正中力戰死舉人靳謙吉被執不屈死中州承平久不設備驟聞賊至吏民惶駭巡撫都御史元默帥良玉九州李卑鄧玘兵待之境上嵩洛以南名城數十賊避不敢攻乃竄盧氏山中由間道犯內鄉知縣艾毓初壁大破名滾地龍者於城外城中

燃鎌發之賊死無算遂解去分略南陽汝寧入襄陽當陽陷鄖西上津而是時畿輔賊亦南遁　元默帥湯九州乘雪夜大敗過天星於吳城鎮追敗闖天王等五華集斬首千餘　先是巡撫延綏都御史陳奇瑜遣參政張伯鯨戴君恩巡檢羅聖楚副將盧文善游擊常懷德羅世勛都司賀思賢守備閻士衡郭金城郭太把總白士祥及他將禽斬賊魁百七十七人及其黨千有奇羣賊多解獨鑽天哨開山斧據永寧關數年不下奇瑜謂是不可以力取乃陰簡銳士陽言總制檄發兵令都司賀人龍將之而西身爲後勁直抵延川餓虎馬東向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驚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有奇二賊俱馘分兵擊斬一座城延水羣盜盡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析和平長寧河源及翁源縣地置連平縣復升爲州以和平河源二縣改屬之析平遠縣地置鎮平縣以程鄉縣地益之　初山西既中賊其土寇亦乘間起三關王剛孝義通天柱臨縣王之臣皆殘破城邑後見賊衰相繼歸順然陰結黨不散巡撫都御史戴君恩新視事謀誅之

七年春正月召剛宴殺之并殺通天柱於他所艾萬年亦捕殺之臣與其黨領兵王生禽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獻俘京師劉光祚復敗剛餘黨山西巨盜略靖有議君恩殺降者張第元力言諸賊蹂躪之慘請錄萬年功　己丑廣鹿島副將尚可喜降於我

大清島中勢益孤　初廷議設河南山陝川湖五省總督專辦流賊兵部侍郎彭汝楠汪慶百當行憚不敢往温體仁庇二人罷其議及是再議多推薦洪承疇以承疇方督三邊不可易乃擢陳奇瑜兵部侍郎爲之　庚寅張應昌渡河敗賊於靈寶　壬辰賊自鄖陽渡漢癸巳犯襄陽賊之陷當陽也副總兵楊正芳以鎮筸兵敗賊班鳩灘復其城湖廣巡撫唐暉以獻陵惠藩爲重斂兵守境而令正芳與總兵官許成名專護荊州承天賊遂破淯陽逼興安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由荊州入四川他賊陷房縣又陷竹溪訓導王紹正死之再陷保康知縣方國儒大罵被殺撫治鄖陽都御史蔣允儀兵少不能禦賊上疏乞援且請罪會賊入川鄖得少緩陳大金與左良玉來援副使徐景麟見其多擄婦女疑爲賊用礮擊之士馬多死大金怒訴諸朝命逮景麟責允儀陳狀已并逮允儀下獄論戍　大學士錢士升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贓吏之誅止遣官督催新舊餉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　李世祺論温體仁絕世之奸大貪之尤大學士吳宗達仰他人鼻息危不持顛不扶并劾兵部尚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謫世祺福建按察司檢校　致仕左都御史曹于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于汴篤志正學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　插漢部長及套寇入犯寧夏總兵官馬世龍遣參將卜應第大破之斬首二百有奇巡撫延綏都御史張伯鯨督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於雙山魚河二堡斬首三百時二部勢弱故易以見功　二月賊犯歸巴夷陵諸處興山知縣劉定國城陷死之犯夔州城中倉猝無備通判推官知縣悉遁攝府事同知何承光帥吏民固守戊寅城陷承光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己卯陷巫山通江巡檢郭續化陳沒指揮王永年力戰死其他部自漢中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被執大罵賊碎其體焚之遂攻廣元圍太平自賊起陝西陷州縣以數十計未有破大郡者至是天下爲震動　建義決口工成　振登萊饑蠲逋賦　甲申耕耤田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總督五省侍郎陳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既陷夔州阻險復走還湖廣分爲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淅川一犯金漆坪渡河犯商南奇瑜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陝西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　乙巳張應昌擊賊均州五嶺山敗績身中一矢退還河南庚戌副總兵楊世恩追敗賊

於石湖口。　山西自去年不雨至於是月民大饑吳甘來請發粟振之而言張應昌等半殺難民以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而不顧臣竊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乃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以封疆罪異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爲陛下剪凶逆者　夏四月賊自湖廣走盧氏靈寶時賊自四川入陝西者由陽平關奔鞏昌洪承疇禦之秦州賊遂越兩當襲破鳳縣分爲二一向漢中取閣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於是賊在平利洵陽閒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羣賊悉會漢興窺商雒　先是海寇鍾凌秀既降復叛爲鄭芝龍所禽其黨潰入長汀轉掠江西屬邑芝龍屢敗賊會福建有紅夷之患劉香乘之逆犯閩廣沿海邑總督兩廣侍郎熊文燦不能討議招撫漳州知府施邦曜縶香母以誘賊賊陽許之乃令參政洪雲蒸副使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入賊舟宣諭雲蒸等俱被執文燦懼罪奏諸臣信賊自陷給事中朱國棟劾之帝令戴罪自效　癸酉發帑振陝西山西饑　五月丙申副將賀人龍等敗賊於藍田　黃紹杰言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引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政治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輔臣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干天和無歲不旱暵無日不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窺瞯益工中外趨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未遽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閒恐不樂也覆一疏建一議則曰慮體仁意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毋嬰其凶鋒也凡此皆召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而甘霖不降殺臣以正欺君之罪帝貶紹杰一秩體仁力辨且訐其別有指授紹杰言廷臣言事指及乘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而爲人指授耶因列其罪狀六且言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鉗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憤誤之愆體仁猶辨且以朋黨爲言紹杰遂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體仁長子受沈棨及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計體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輸體仁私邸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怒謫紹杰上林苑署丞　故大學士劉鴻訓卒於戍所　六月臨洮總兵官李卑卒於軍卑善持紀律所至軍民安堵爲人有器度當倉猝鎮靜如常　辛未陳奇瑜與撫治鄖陽都御史盧象昇會師於上津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督將士從竹山竹谿白河分道夾擊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皆大獲越七日大破之乜家溝又連戰石泉壩唐家坪蚋谿獅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諸處皆捷鄧玘楊世恩功爲多別將楊化麟周任鳳楊正芳等分道擊賊禽其魁闖王翻山虎等斬馘五千六百有奇奇瑜上言於朝帝嘉獎之又督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賊追至五狼河禽其魁十二人遣參將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　甲戌河決沛縣　秋七月插漢犯棗園堡馬世龍大敗之俘斬一千有奇其後套寇歲入寧夏甘涼境官兵輒擊敗之而套部干兒屬亦爲尤世祿所斬

大清大會韃靼諸部於兀蘇河南岡西征插漢旋師入大同境攻拔得勝堡參將李全自經參將曹變蛟北援遇

大清兵廣武有戰功總督宣大侍郎張宗衡總兵官曹文詔移駐懷仁固守壬辰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總兵官張全昌嬰城固守乙未詔總兵官陳洪範守居庸巡撫保定都御史丁魁楚等守紫荊雁門辛丑京師戒嚴

大清兵攻圍龍門新城赤城庚戌克保安知州閻生斗被執死之判

官李師聖吏目王本立訓導張文魁亦同死已而
大清兵西行攻圍懷仁及井坪堡應州全昌進兵應州　陳奇瑜以
湖廣賊盡引兵而西謂賊不足平有驕色遣游擊唐通防漢中以護
瀋封參將夏鎬賀人龍劉遷扼略陽沔縣防賊西遁副將余世任楊
正芳扼褒城防賊北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截賊奔
逸始賊自澠池渡河高迎祥最彊李自成屬焉及入河南自成與兄
子過結李牟俞彬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自爲一軍及奇瑜兵至賊
見官軍肆集大懼張獻忠等奔商雒自成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諸
渠魁咸在峽四山巉立中亙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
民下石擊之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賊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
兩月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時官軍壓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
絀用顧君恩計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僞請降奇瑜遽許之
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
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毋邀阻撓撫事諸賊甫出棧道即大譟不
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敗人龍及副將周天禮軍張應昌自
清水追賊亦大敗自成陷隴州而去大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汧陽
乾州涇陽醴泉而略陽賊數萬亦來會賊勢愈張關中大震自成之
名始著奇瑜乃悔失計賊初叛猝至鳳翔誘開城守城者知其詐紿
以縋城上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餘譟而去其犯寶雞亦爲知縣李
嘉彥所挫奇瑜遂劾嘉彥及鳳翔鄉官孫鵬等撓撫局撫按官亦異
心帝怒責撫按逮嘉彥及士民五十餘人　帝以張全昌孤軍八月
命寧遠總兵官吳襄山海總兵官尤世威及張應昌等赴援戊辰命
張宗衡節制各鎮援兵襄世威擁兵不進全昌至渾源以捷聞還軍
葛峪羊房口襄等復不援應昌援之亦無功懷仁圍解曹文詔返大
同
大清兵再入其境文詔挑戰敗還時沿邊諸城堡多不守靈邱知縣
蔣秉采合門死之典史張標教諭路登甫守備于世奇把總陳彥武
馬如豸並戰死　李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仁不甚合因推郎中王
茂學爲真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爲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並追咎
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長庚回奏奏上削其籍時左都御史亦缺體
仁陰使吏部侍郎張捷舉逆案呂純如以嘗帝朱國棟范淑泰等極
論其謬帝亦甚惡之捷氣沮體仁不敢言乃薦南京吏部尚書謝陞
右都御史唐世濟爲之　閏月甲戌賊陷隆德殺知縣費彥芳遂圍
靜寧州固原參議陸夢龍率游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禦之老虎溝
所將止三百人被圍數重不得出奇勳崇德挽夢龍泣夢龍揮之曰
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馘數人與奇勳崇德俱戰死時涇州知
州婁琇崇信知縣龐瑜山陽知縣董三謨麟游知縣呂名世甘泉知
縣蒲來舉鳳縣主簿吉永祚教諭李之蔚鄉官魏炳皆城陷死之
大清兵再入宣府境丁亥克萬全左衛庚寅旋師出塞　九月庚申
盔甲廠災　帝怒山西大同宣府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
戴君恩胡沾恩焦原清革職贖杖張宗衡閑住帝以爲輕責張鳳翼
對狀常自裕亦言文臣重論而武臣輕貸非法於是宗衡君恩沾恩
源清曹文詔張全昌及總兵睦自彊俱遣戍張應昌解職候勘監視
中官劉允中劉文中王坤充淨軍　陳奇瑜遣賀人龍救隴州李自
成復至圍之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官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
之庚辰圍解　甲戌以賊聚陝西詔河南兵入潼華湖廣兵入商雒
四川兵由興漢山西兵出蒲州韓城合勦初賊既渡河去春夏間中
州幸無事既而賊軼車箱峽元默檄左良玉湯九州等各陳兵要害
守備尚固諸將斬獲多及是高迎祥李自成竄入終南山已乃分軍
三一向慶陽一趨鄖陽一出關趨河南趨河南者又分爲三郡邑所
在告急而三晉畿輔獨不受賊禍者十年　陳奇瑜請敕陝西鄖陽
湖廣河南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有失則治諸臣罪冀以分己過又

委罪隸國事以自解國事言漢南賊盡入棧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撫實數及見奇瑜疏八大王部萬三千餘人嶮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夫一月內撫強寇四萬餘盡從棧道入內地食飲何自出安得無剽掠且大帥將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萬餘衆安能受紀律即籍口回籍延安州縣驟增四萬餘人安集何所合諸征勦兵不滿二萬而降賊踰四萬豈內地兵力所能支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咎臣不堵勦則先有止兵檄矣若云賊已受撫因誤殺使人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爲破麟游永壽今事已至此惟急調大軍致討若仍以顧回原籍禁兵勿勦三秦之禍安所終極哉疏入帝不省逮國事下獄久之遣戍廣西　賊謀再入山西左良玉迎擊於商南湯九州遣部將趙柱周爾敬逆之雒南賊至商州返已復侵閿鄉九州病遣部將淩元機胡良翰等搜山悉敗沒冬十月庚戌楊正芳及部將張上選援雒南皆戰死一軍盡沒　工部尙書周士樸耿與張彝憲共事數相齟齬以不赴彝憲期被詰問士樸疏對詞直帝無以難會駙馬都尉齊贊元以遂平長公主墮價士樸不引瑞安大長公主例而壽寧大長公主薨則引瑞安例上疏醜詆之帝遂削士樸籍　給事中顧國寶劾陳奇瑜誤封疆十一月庚辰詔解任候勘乙酉洪承疇兼攝河南山西湖廣軍務言官以承疇勢難兼顧請別遣一人爲總督張鳳翼不能決　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間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元璐疏辨帝俱不問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言陛下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譴下禁獄者相繼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見廷臣薦舉不當疑爲黨徇懸

廷臣執奏不移疑爲藐抗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而不開以立功之路以詳慎責諸臣於是引罪者衆而不諒其致誤之由墨吏宜逮然望稍寬出入無絀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警諸臣怵參罰惟急催科民窮則易爲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計決者尤望推諸臣以心待諸臣以禮諭中外法司以平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帝怒摘其疏中枏楊慘酷偏施勞臣語責令指實開遠復言時事孔棘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究之議過不過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釁罪不足復罪而過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爲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爲宜略宜仍之事朝所爲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又野所爲推重愾歎不可少之人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又歷言鄜州僉事左應選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宜大巡按胡良機監兌主事吳澧皆以小過得罪末復爲陳于廷易應昌申辨帝切責之開遠顧祖子也　李自成陷陳州靈寶　賊在河南者欲乘冰北渡參將虎大威猛如虎扼之河濱左良玉扼新安澠池他將陳治邦駐汝州陳永福扼南陽皆坐甲自保不能創賊也賊每營數萬兵番進皆因糧宿飽我兵寡備多饋餉不繼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我步兵多騎少行數十里輒疲乏以故多畏賊而良玉在懷慶時與督撫議不合因是生心緩追養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撫檄調不時應命　十二月左良玉遇賊於磁山大戰數十追奔百餘里　巡撫山西都御史吳甡薦曹文詔知兵善戰請用之晉中并以張全昌爲請帝命文詔全昌爲援勦總兵官時帝已允兵部議敕文詔馳勦河南賊甡疏爭之請令先平晉賊後入豫帝不許文詔以甡有恩竟取道太原爲甡所留甡之出爲巡撫也溫體仁謂之曰流賊癬疥疾勿憂也

明紀卷第五十三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二 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八年春正月京察南京吏部尙書鄭三俊及考功郎中徐石麒斥罷八十八人時服其公。乙卯賊陷上蔡連陷汜水滎陽固始聞左良玉將至移壁梅山溱水閒拔上蔡燒汝寧郛。己未總督五省侍郎洪承疇出關討賊與巡撫山東侍郎朱大典并力合擊賊偵知之老𤞑𤞑羅汝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高迎祥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大會於滎陽議拒敵未決老𤞑𤞑欲北渡獻忠嗤之老𤞑𤞑怒李自成解之曰一夫猶奮況十萬衆乎官兵無能爲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當陝兵羅汝才過天星扼河上迎祥獻忠及自成等略東方老𤞑𤞑九條龍往來策應陝兵銳益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財帛維均衆如自成言老𤞑𤞑者馬守應之號也獻忠始與迎祥並起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與獻忠並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掠陷霍邱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死之他賊燔壽州辛酉獻忠陷潁州屠其民知州尹夢鼇通判趙士寬皆力戰投水死衛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戰死里居尙書張鶴鳴等死難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婦人死節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壽州賊犯鳳陽鳳陽故無城軍民素疾守陵太監楊澤貪虐引賊來攻丙寅留守朱國相帥指揮袁瑞徵呂承蔭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千戶陳宏祖陳其忠金龍化等以兵三千逆戰上窯山多斬獲俄賊數萬至矢集如蝟遂大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陳沒賊焚皇陵樓殿燒龍興寺燔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殺指揮使程永寧千戶陳永齡百戶盛可學等四十一人諸生六十六人殺軍民數萬人知府顏容暄匿於獄賊釋囚獲之大罵被殺霍山教諭龔元祥訓導姚允恭並死之賊大書幟曰古元眞龍皇帝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監小奄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與羅汝才過天星合獻忠獨東圍廬州百方力攻知府吳大樸堅守不下陷巢縣知縣嚴寬一門皆死犯舒城教諭孫士美亦堅守犯廬江士民具財帛求免賊僞許之俄襲陷其城里居參政盧謙等不屈被殺無爲亦繼陷壬申徐州副總兵馬爌援兵至鳳陽會賊去以恢復告爌芳之孫也先是賊將南犯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等議令淮撫操江移鎭鳳陽溫體仁格其議及賊驟至總督漕運淮揚巡撫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大驚素服避殿哭親告太廟并召對廷臣禮部侍郎陳子壯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納之一鵬王應熊座主巡按御史吳振纓體仁姻也體仁應熊恐帝震怒留一鵬振纓疏未上俟恢復報同奏之擬旨令一鵬振纓戴罪給事中何楷主事鄭爾說胡江交章詆應熊體仁朋比誤國初潁川陷給事中許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譽卿憤直發張鳳翼固位失事及體仁應熊玩寇速禍罪馮元飆及御史張纘曾吳履中張肯堂行人司副黃紹杰等復交章劾體仁等三人帝皆不聽以苛求責譽卿而鐫楷纘曾一秩視事謫爾說江官再謫紹杰應天府檢校鳳翼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子壯會諸臣列上蠲租淸獄使過宥罪等十二事吏部以在獄臣百餘人名上體仁靳之言於帝僅釋十餘人而令刑部尙書馮英以逆案入詔內文選郎中吳羽文執止之而議起錢龍錫李邦華等偵事者誣羽文納龍錫邦華賕下之獄時賊分陷鹿邑柘城寧陵通許者左良玉在許州不能救別賊圍桐城官軍屢沒命鄧玘自黃州援之玘竟不至游擊潘可大知縣陳爾銘等守桐不下賊乃攻潛山知縣趙士彥重傷卒攻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被殺又攻宿松會巡撫應天都

御史張國維帥副將許自強赴援桐圍乃解二月國維遣守備朱士允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允戰死自強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桀石以投賊賊多死獻忠乃越英山霍山而遁甲午逮一鵬振纓澤下獄澤先自殺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盧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督卿又言皇上臨御有年法無假貸獨於誤國輔臣不一問今者一鵬振纓且相繼就逮矣輔臣獨可超然事外乎范淑泰言一鵬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一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填月日欺誑之罪難辭且劾其他受賄事帝不聽慰諭應熊應熊亦屢疏辨謂座主門生誼不容薄敢辭比之名票擬實臣起草敢辭誤之罪楷益憤 帝援祖訓詔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陳子壯慮爲民患立陳五不可會唐王聿鍵歷引前代故事疏詆子壯子壯嘗面責温體仁遂除名下獄鄭三俊疏救之贖徒歸 御史傅永淳劾陳奇瑜解隴州圍報首功不實詔除奇瑜名遣錦衣官逮訊 賊陷新蔡丁酉鄧玘追敗之羅山犯真陽知縣王信被執不屈斷頭剖腹而死先是羅田知縣梁志仁日夕備賊羅汝才謂左右曰羅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長者吾當俟其去取之會邑豪江猶龍下獄潛導汝才別校來攻城陷志仁巷戰殺六賊賊碎其支體焚之妻唐氏被偪大駡奪賊刀被殺典史單思仁教諭吳鳳來訓導羅大受並不屈死汝才聞之馳至斬其別校以錦繡斂志仁夫婦屍 副總兵艾萬年疏言滅賊之法不外勦撫今勦撫俱未合機宜臣不得不極言夫勦賊不患賊多患賊走蓄疊嶂重巒皆其淵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所以難滅其故則兵寡也當事非不知兵寡因糗糧不足爲苟且計曰引月長以至於今雖多措餉多設兵而已不可救矣宜合計賊衆多寡用兵若干餉若干度其足用然後審察地利用正用奇用伏用間或擊首尾或衝左右有不即殄滅者臣不信也次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於死地然後可以言撫蓋羣賊攜妻孥子無城柵無輜重暮楚朝秦傳食中土以剽掠爲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儲精兵火器以待之賊衣食易盡生理一絕鳥驚鼠竄然後選精銳據要害以擊之或體陛下好生之心誅厥渠魁誘其脅從不傷仁不損威乃勦撫良策帝深嘉之下所司議行卒不能用 三月洪承疇次汝寧召曹文詔爲中軍令張應昌以私家士馬從征次信陽文詔應昌皆至承疇大喜令文詔擊賊隨州追斬首三百八十有奇 山西大盜賀宗漢劉浩然高加計皆前戴君恩所撫擁衆自恣吳甡陽爲撫慰密令虎大威猛如虎等圖之大威如虎大破加計追至忻代山中加計馬上舞三十觔長梃突陳大威射殺之追斬其衆五百人宗漢號活地草見加計及浩然破滅僞乞降劉光祚伏兵斬之餘黨悉平甡行軍樹二白旂脅從及老弱婦女跪其下即免死全活甚衆 夏四月丁亥副總兵鄭芝龍合廣東兵擊劉香於田尾遠洋香脅洪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被殺香勢蹙自焚溺死康成祖等脫還賊黨千餘人詣浙江降海寇盡平 辛卯洪承疇會師於汝州時賊見河南兵盛張獻忠老回回羅汝才蝎子塊過天星等先後悉走陝西承疇議遏顧根本諸將分地遮賊以尤世威部下皆勁旅令與參將徐來朝分守雒南扼蘭草川朱陽關之險令陳永福控盧氏永寧鄧玘張應昌許成名副將尤翟文防漢江南北以吳村瓦屋乃內鄉淅川要地令左良玉湯九州以五千人扼之令總兵官侯良柱扼賊入川路已而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乙巳玘部將王允成以剋餉鼓譟於樊城殺玘二僕玘懼登樓越牆墮地死玘久戍觖望恣其下淫掠殺良冒功爲御史錢守廉所劾大學士王應熊以鄉里庇之益無所憚其死也人以爲逸罰云承疇師副總兵賀人龍西還以賊必由鳳縣棧道直入略陽改命應昌翟文自鄖陽轉赴興安漢中以會左光先趙光遠諸軍而檄曹文詔入關丙午駐師靈寶文詔謁承疇承疇

以賊在商雒聞官兵至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其後乃令文詔由關鄉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擣賊巢復從山陽鎮安洵陽馳入漢中遏其奔軼五月甲寅文詔抵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山文詔夜半率從子參將變蛟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林中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陷陳諸軍並進賊敗走變蛟勇冠三軍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慴會商雒賊馬光玉等薄西安距大軍五十里承疇命人龍至子午谷邀賊之南副將劉成功王永祚邀賊之北張全昌從咸陽繞興平東賊以此不敢南進盡走武功扶風又渡渭走郿縣承疇追至王渠鎮賊方掠南山人龍成功等與戰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賊棄馬登山復由藍田走盧氏扼於世威仍入商雒山中時獻忠及高迎祥諸賊犯鳳翔趨汧陽隴州全昌與人龍敗老狪狪於秦王嶺解鳳翔圍文詔自漢中馳赴賊盡向靜寧秦安清水秦州閉衆且二十萬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全昌及副將張外嘉軍止六千人告急於朝　乙亥吳宗達致仕　洪承疇迫六月滅賊之期急進戰諸將見賊衆兵寡咸自揣不敵而勢不可止六月己丑副總兵艾萬年劉成功柳國鎮游擊王錫命等合兵三千遇賊亂馬川敗績前鋒中軍劉宏烈被執壬辰萬年等遇李自成於寧州之襄樂大戰斬首數百伏兵驟起圍之數重萬年國鎮力戰不支皆陳沒成功錫命負重傷歸士卒死者千餘人曹文詔聞之瞋目大罵亟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爲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丙午遇賊眞寧之湫頭鎮曹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帥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羣賊曰此曹總兵也於是賊圍益急文詔左右跳盪手擊殺數十人轉鬬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游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承疇聞撫膺大哭帝亦痛

悼贈文詔太子太保左都督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文詔忠勇冠時稱明季良將第一其死也賊皆相慶而官軍益衰　張全昌賀人龍破賊清水張家川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戰死　楊一鵬棄市吳振纓戍邊　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少詹事文震孟春秋名家爲溫體仁所忌隱不舉錢士升指及之體仁陽驚曰幾失此人遂以震孟名上及進講果稱帝旨帝將增置閣臣廷推屢不如旨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愼行劉宗周林釬名上詔所司敦趣而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擬旨震孟引疾不入秋七月甲戌帝特擢震孟與刑部侍郎張至發俱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震孟兩疏固辭不許自世宗朝許讚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體仁不能沮震孟故薦至發以間之閣臣被命即投刺司禮太監兼致義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屬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人輾轉道意卒不往　致仕大學士成基命卒贈少保諡文穆　羣賊乘勝趨西安洪承疇急檄張應昌左光先還救張全昌曹變蛟先赴渭華格其前躬禦之涇陽三原間抉死戰賊不得過南入商雒承疇又命全昌及趙光遠以兵三千截潼關大峪口張獻忠老狪狪等乃由他道轉突朱陽關徐來朝逃一軍盡沒尤世威及游擊劉肇基羅岱與賊戰俱負重傷軍大潰賊遂越盧氏奔永寧元默被逮未去檄左良玉自內鄉與陳邦治馬良文等援盧氏並令全昌援之全昌不聽光遠擅歸關中於是羣賊皆出關分十三營復走河南而高迎祥李自成獨留陝西　我
大清平察哈爾國旋師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將屢敗總督宣大侍郎楊嗣昌遣將自代州往偵亦敗走嗣昌及大同巡撫葉廷桂鐫二級吳甡鐫五級俱戴罪視事先是定襄縣地震者再甡曰此必有東師也飭有司繕守具已而果入定襄以有備獨不被兵嗣昌鶴之子也
八月李自成陷永壽殺知縣薄匡宇尋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越

二日，張應昌左光先兵至，擊斬四百四十餘級，獲軍師一人。時關中州縣多殘破，隴州知州胡爾純、扶風知縣王國訓、主簿夏建忠、典史陳紹南、教諭張宏綱、訓導陳繡、延長知縣萬代芳、驛丞羅文魁、教諭譚恩、階州學正孫仲嗣、華陰鄉官楊呈秀皆先後死事。　壬辰，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內侍。今兵制釐立，軍餉稍清，其盡撤諸鎮監視、總理，惟京營及關寧如故。姜思睿請並撤之，不聽。　辛丑，巡撫湖廣都御史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仍兼巡撫。張鳳翼言：剿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為期。督臣洪承疇以三萬人分布豫楚數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既益以祖寬、李重鎮、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請以賊在關內者屬承疇，在關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關，則承疇合勦於豫；盡入關，則象昇合勦於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二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饑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乞嚴飭督理二臣，選將統軍，軍各一二萬人，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為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猶易為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優詔不允。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孫晉以鄉里為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之。時賊蹂躪數千里，渠帥衆無專主，遇官軍，人自為鬬，勝則爭進，敗則竄山谷，不相顧。官軍遇賊追殺，亦不知所逐何賊也。賊或分或合，東西奔突，勢日強盛。　高迎祥略武功、扶風以西，李自成略富平、同州以東。洪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初，自成以賀人龍同里，遣其將高傑貽書約人龍反，人龍不報，使者歸。先見傑，後見自成。及圍隴州不拔，自成心疑傑，令歸守營。自成妻邢氏，驍武多智，掌軍資。傑每日支糧仗，邢氏偉其貌，與之通，恐自成覺，謀來歸。至是傑竊邢氏以降承疇。令人龍及游擊孫守法挾傑趨富平，乘夜擊敗賊，取立效為信。九月辛亥，承疇督副將曹變蛟等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破之關山鎮，逐北三十里，自成大敗東走。　壬戌，張全昌追蝎子塊於沈邱瓦店，戰敗被執。賊挾之攻蘄黃，全昌因代賊求撫，盧象昇不許，責全昌喪師辱國，曰：賊果欲降，可滅其黨示信。賊不聽命，全昌部卒潰歸關中，久之全昌脫歸。　何楷屢疏糾王應熊，言應熊體仁奏辨明旨，引門生姻婭，乞諭輔臣毋分別恩仇，以國事為戲。應熊復奏辨。楷言：故事，奏章非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許抄傳。臣疏六月初十日上，十四日始奉明旨，應熊乃先一日奏辨，必有漏禁中語者。且旨下必由六科發抄，臣疏十四日下，而百戶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官，則疏可不由科抄矣。帝意動，令應熊自陳。應熊始懼，具疏引罪。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書七人於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屢疏乞休。壬申，許致仕。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　初，駱馬湖運道潰淤，霍維華創輓河之議，言於總河尚書劉榮嗣，請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二百餘里，引黃河水通漕，冀以敘功復職。榮嗣然其計，費金錢五十餘萬，而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尺許，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適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入者輒告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榮嗣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贓，榮嗣父子皆瘐死，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維華意乃沮。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時河患日急，帝又重法懲下。

李若星以修隆不力罷官朱光祚以建議蘇嘴抉口遠繫六年之中
河臣三易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 冬十月庚辰
下詔罪己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將士同甘苦 丙戌戶部尙
書侯恂請嚴徵新舊逋賦從之 遼東總兵官祖寬督關外兵援勦
河南巡撫陳必謙監紀湯開遠令與左良玉合兵抵靈寶控張獻忠
於澗口焦村焦村朱陽關地也 曹變蛟尤翟文孫守法追高迎祥
與戰鳳翔之官亭斬首七百餘級又與左光先敗迎祥乾州迎祥中
箭遁斬首二百五十餘級已而迎祥自華陰南原絕大嶺偕李自成
夜出朱陽關光先戰不利賴變蛟陷陣軍獲全 湯開遠言比年寇
賊縱橫凡有失事陛下於撫臣則懲創之於鎭臣則優遇之試觀近
日諸撫臣有不褫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褫職不崇陞
廕不遂者乎即觀望敗衂罪狀顯著者有不寬假優容者乎夫懲創
撫臣欲其惕而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
賊日蔓延者分別之法少也撫臣中淸操如沈棨幹練如練國事捍
禦兩河身自爲將如元默拮据兵事沮賊長驅如吳甡或屢妥書或
登白簡其他未可悉數而武臣桀驁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體統一
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即嚴旨屢頒褎如充耳如王樸尤世勛王世恩
輩其罪可勝誅哉秦撫甘學闊請正縱賊諸弁以法明旨頗切責之
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不問矣文臣未必無才能乃有寧甘斥黜必
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任之罪猶輕而任之罪更
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寬文法原情實分別去留毋以一眚
棄賢才至鞅鞅之夫不使怯且欺者倖乎其閒則賞罰以平文武用
命矣帝以撫臣不任者無所指實責令再陳開遠復言朝廷賞罰無
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且其罪反
重勸懲無當欲戡定大亂未之前聞從來無詘督臣以伸庸帥者至
今而楊嗣昌不得關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
坤不得保其秩王樸恇怯暴著襲敵飽去猶得與吳甡並論播之天
下不大爲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胡廷晏山
西之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元默
承大壞極敝之後竭力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爲撫
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褫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撫
臣並議而幷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幷褫南樞臣若監司守
令之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即降
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即
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
無罪可乎是陛下於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
終非一體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週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
乃竟從遠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拮据兵食寢
餌俱廢至疽發於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垬
謨作令宜陽戰守素備賊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有全城之
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賊薄永寧舊蜀撫張論
與子給事鼎延傾資募士夙夜登陴及論物故鼎延請䘏幷其子官
奪之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鄉官矣吏部惟雜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
力釐剔致刀筆賈豎閧然而起羽文略不爲撓乃以起廢一事長繫
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臣讀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
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即
議降議革有肯執奏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即擬配擬戍有肯
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
之罪罪中之功乞貸於朝廷者乎是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一
意重創言之必不聽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閒失事無日不議處
議罪而於蕩寇安民豪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大公之賞罰哉
帝得奏大怒命削開遠籍撫按解京訊治河南人聞之若失慈母左

良玉僧將士七十餘人合奏乞留巡按御史金光辰亦備列其功狀以告帝爲動容乃命釋還戴罪辦賊　文震孟既入直温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震孟喜謂人曰温公虛懷何云奸也何吾騶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竊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許譽卿以資深當擢京卿體仁以譽卿數論己憾之吏部尚書謝陞希體仁意出譽卿南京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愠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之普家陞等列之舉首爲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恃體仁惡尤甚嘗先去之而張續曾獨先劾陞陞疑出譽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構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譽卿曾言之陞陞遂疏攻譽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爲把持朝政地并及屬紹芳事體仁擬旨貶謫而故重其詞帝果命譽卿削籍紹芳逮問震孟力爭之吾騶助爲言不得震孟咈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十一月庚戌吾騶罷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入閣也即有旨撤鎮守中官及王應熊之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方剛貞介有古大臣風而未竟其用既去體仁憾未釋滋陽知縣成德震孟門人以彊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震孟在閣亦爲之稱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去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於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午門外戍邊坐贓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護出入　庚申祀天於南郊　張獻忠久據靈寶以待高迎祥李自成迎祥自成至與獻忠合兵復東攻閿鄉左良玉祖寬赴救賊解而趨靈寶斷良玉寬軍不相應良玉不能支賊遂攻陝州知州史記言以少室僧所訓士禦之斬賊數十級生禽二十餘人老回回憤帥數萬人乘雪夜來襲城陷記言被殺指揮李君賜戰死訓導王皦心里居教諭張敏行姚良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撫陳三元並不屈死賊進攻洛陽陳必謙督良玉寬援救賊乃去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獻忠走嵩汝良玉出洛追迎祥自成寬分擊獻忠救汝州賊部衆三十餘萬連營百里勢甚盛寬夜督副將祖克勇等趨葛家莊黎明遇賊大破之賊奔嵩縣九皐山寬伏二軍於山溝誘之賊趨下伏發斬馘九百有奇尋與劉肇基羅岱遇賊汝州圪料鎮復大敗之伏屍二十餘里斬馘千六百有奇獻忠憤再合迎祥自成兵與寬戰龍門白沙截官軍爲二寬自斷後士卒殊死鬬自晨迄夜分復大捷斬馘一千有奇良玉亦令裨將破賊於宜陽黃澗口會盧象昇自湖廣倍道馳入汝州督副將李重鎮雷時聲等擊迎祥於城西用強弩射殺賊千餘人迎祥自成乃走十二月略魯山葉縣陷光州象昇督寬及副將李輔明躡其後乙酉賊走攻確山寬等馳救大破之斬馘五百八十有奇自成等遂東走而老回回羅汝才諸賊各盤踞鄖陽商洛山中不能救張獻忠亦遁山中戊子良玉敗賊於閿鄉自曾文詔艾萬年陳亡尤世威敗衂諸將率畏賊不敢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饟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乃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陝西軍務解巡撫任進洪承疇兵部尚書並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城鳳陽　癸巳賊犯江北圍滁州　乙巳老回回諸賊自河南犯陝西洪承疇敗之於臨潼　前禮部尚書孫慎行至都卒贈太子太保謚文介

九年春正月總理七省軍務侍郎盧象昇大會諸將於鳳陽上疏言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饟兵集而後請饟是爲危形況請饟未敷兵將從賊而爲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饟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饟請調咸

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有一賊警即求援求餉不應則吳越也分應則何以支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言皆切中事宜於是高迎祥李自成攻圍廬州七晝夜不克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遣兵援之賊分道陷含山犯和州知州黎宏業與在籍御史馬如蛟募死士出擊賊兩戰皆捷賊將奔會風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潰宏業中刃死判官錢大用吏目景一高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並死之如蛟力戰死兄運判如蚪諸生如虹及家屬十四人亦皆死自成進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知州劉大鞏南京太僕寺卿李覺斯堅守不下象昇遣祖寬羅岱援救甲寅大戰於城東五里橋寬等奮擊大呼諸軍無不一當百自晨至晡斬賊首搖天動奪其駿馬賊連營俱潰逐北五十里至關山之朱龍橋橫屍枕藉水爲不流象昇親督楊世恩馳至復大破之總督漕運侍郎朱大典會象昇追賊賊北趨鳳陽急還兵過之賊始退北攻壽州故御史方震孺倡士民堅守賊突穎霍蕭碭靈璧虹窺曹單總兵官劉澤清拒之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官祖大樂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　盧象昇請加官戶田賦十之一糧十兩以上同之侯恂請於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兩加一錢王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戶非富民不可以朘削既而概徵每兩一錢名曰助餉　劉宗周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

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溫體仁迂其言　丁卯前禮部侍郎林釬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授宗周工部左侍郎　二月賊走密登封左良玉敗之於郜城鎮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前副將湯九州期良玉夾擊良玉中道遁歸九州以孤軍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屢敗賊窮追四十餘里誤入深崖遇賊數萬據險攻圍九州勢不敵夜移營爲賊所乘遂戰沒良玉反以捷聞賊分趨裕州南陽陳必謙援南陽帥知縣何騰蛟破賊安皋山斬首四百餘級盧象昇援裕州合祖寬祖大樂羅岱兵大破賊七頂山殲李自成精騎殆盡已象昇移軍南陽　山西大饑人相食　乙酉寧夏饑兵變殺巡撫都御史王楫副使丁啓睿斬首惡六人撫定之　武舉陳啓新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而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爲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恣其所爲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黜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節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正陽門三日辛卯中官取以進帝大善立擢吏科給事中　劉宗周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

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斃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斂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幷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憝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鑒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淸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既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淸直焉　三月振南陽饑蠲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餉　盧象昇之次南陽也令祖寬備鄧州祖大樂備汝寧而躬帥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宋舜祖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夢尹舜祖竟不能禦賊遂自光化潛渡漢江入鄖襄分部再入陝西高迎祥趨興安漢中李自成由南山踰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左光先曹變蛟等破之澄城追至靖虜衛轉戰安定會寧抵靜寧固寧屢挫之自成走環縣賊自滁州歸德兩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內鄉淅川大山中關中賊亦由閿鄉靈寶與之合張鳳翼請敕河南鄖陽陝西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勦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深然之剋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及賊渡漢入鄖餘衆三萬仍匿內鄉淅川山中象昇命寬大樂與總兵官秦翼明等由南漳穀城入山搜討寬大樂部下皆邊軍性強憨異他卒不可繩以法往時官軍多關中人與賊鄉里臨陳相勞苦拋生口棄輜重即縱之去謂之打活仗邊軍不通言語逢賊即殺故多勝然所過焚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騎軍利野戰不利阻險且見賊遠竄非旬朔可定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寬卒方過河譟而逸象昇激勸再三始聽命至黨子口仍按甲不行總兵官李重鎭素恇怯冀卸責衆益思歸夏四月副將王進忠軍譁羅岱劉肇基兵多逃追之則彎弓內嚮象昇乃調四川及筸子土兵搜捕均州賊而力陳入山搜勦之難

帝操切温體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嚻然錢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探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無何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言自陳啓新言事擢置省闥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璡者也其曰搢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計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淸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

不止或疑此輩乃流賊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豈直借端倖進已哉疏入而薨已下法司提問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前疏謂四箴疏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即許之戊子致仕士升初入閣體仁頗援之體仁爲謝陞唐世濟士升皆爲助文震孟被擠士升弗能救論者咎之先是士升弟雲南巡撫士晉爲經歷吳鯤化所訐體仁即擬嚴旨且屬同官林釬弗洩欲因士晉以逐士升命下而士晉已卒事乃已至是士升以讜言去位御史詹爾選言輔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遂以非法導主上輔臣執奏謂當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亦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陛下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尚方不靈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則或疑緩於數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議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啟閽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讒籌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曰與陛下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輸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爾選對曰皇上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尚疑朕乎即尚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聖諭但臣見督理有參疏未蒙皇上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侵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爲苟且對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賊未平賊平何難停汝尚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亦是帝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對曰即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帝聲色俱厲左右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及帖黃簡略斥爲欺罔命錦衣官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爲即不聽亦可留爲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於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議上停俸帝以語涉誇詡并罪視草御史張三謨令吏部同議部院請鐫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爾選竟削籍歸　先是吏部議舉孝廉言祖宗朝皆偶一行之未有定制今宜通行直省加意物色其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之士由司道以達巡按覆核疏聞驗試錄用詔從之時薦舉徧天下皆授以殘破郡縣卒無大效　五月壬子詔赦脅從諸賊願歸者護還鄉有司安置願隨軍自効者有功一體敘錄　官軍敗於羅家山盡亡士馬器仗丙辰延綏總兵官俞冲霄擊李自成於安定敗績死之自成勢復振進圍綏德欲東渡河山西兵遏之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將襲榆林河水驟長賊淹死甚衆賀人龍復擊敗之乃改道從韓城而西　時楚豫賊及高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萬山中盧象昇自南陽趨襄陽進兵賊多兵少會河南大饑饟乏邊兵益洶洶象昇議關中平曠利騎兵請令祖寬李重鎮隸洪承疇討賊會承疇亦請之寬等遂移軍入陝左良玉軍最強又率中州人故獨久留象昇以良玉驕亢難用用孔道興代其偏將趙柱駐靈寶防雒西良玉與羅岱駐宜水防雒東而襄陽均宜穀上津南漳環山皆賊　癸酉免畿內五年以前

逋賊。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温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劉宗周以輸貲免覲為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諝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六月乙亥，林釬卒，諡文穆。甲申，禮部尚書賀逢聖、黃士俊以原官吏部侍郎孔貞運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温體仁欲重治復社，值其在告，貞運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貞運，句容人也，自是不敢有所建白。乙亥，總兵官解進忠撫賊於淅川，被殺。

陳奇瑜戍邊。故大學士文震孟卒。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帥衆往禦，不敵，退保昌平。甲辰，遣太監李國輔、許進忠等分守紫荊、倒馬諸關，孫惟武、劉元斌防馬水河。庚戌，命朱純臣巡視邊關。癸丑，詔諸鎮星馳入援。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圍昌平，肇坤與總兵官巢丕昌督鎮主事王一桂、趙悅攝知州事、通判王禹佐守陵。太監王希忠分門守，有降丁二千為內應。己未，城破，肇坤被四矢兩刃而死。一桂、悅、禹佐、希忠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皆死之。一桂一門死者二十七人。盧象昇渡淅河而南，追賊至鄖西。

陝西賊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強，拓養坤黨最衆，養坤所謂蠍子塊者是也。壬戌，巡撫都御史孫傳庭帥賀人龍親擊迎祥於盩厔之黑水峪，禽之，及其偽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推李自成為闖王。國子監祭酒倪元璐負時望，帝意嚮之，楪為温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禮亂法，并言庶子許士柔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將以連士柔。士柔亦體仁所惡也。詔下吏部核奏，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侍郎王業浩、工部侍郎劉宗周與元璐同里，御史倪元珙，元璐從兄也，皆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妻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體仁即擬旨云：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元璐遂落職閑住。士柔即以注略進，乃得解。孔昭京營不可得，體仁以南京操江償之。京師戒嚴。癸亥，諭廷臣助餉。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張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甲子，賜鳳翼尚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命中官盧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以天壽山後地乃宣大總督梁廷棟所轄，命戴罪入援。又高起潛為總監，給金三萬、賞功牌千，以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副之。帝以諸臣類委靡不任，故仍分遣中官出監，而意頗諱言之。御史金光辰疏請罷遣，帝怒。八月，召對平臺，風雨驟至，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雷久之。帝召光辰責之。光辰對曰：皇上以文武諸臣無實心任事，委任內臣。臣愚以任內臣，諸臣益弛卸不任。帝大怒，聲色俱厲，將重譴。光辰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臣往在河南，見皇上撤內臣而喜，語未終，帝沈吟，即云：汝言毋復爾。意亦稍解。兵部右侍郎張元佐出守昌平，同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即日往。帝顧閣臣曰：內臣即日往，侍臣三日未出，朕之用內臣過耶？翼日，鐫光辰三級調外。癸酉，括勳戚文武諸臣馬。盧象昇奉詔入衛，再賜尚方劍。乙未，次真定。丙申，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勒還國。劉澤清、王樸、祖寬、虎大威皆統兵入援。令澤清駐新城，為南北控扼。賚樸蟒衣綵幣。時勇衛營參將孫應元、游擊周遇吉、黃得功戰畿輔，數有功。張鳳翼、梁廷棟、盧維寧三人相掎角，退怯不敢戰。高起潛惟劓死人首冒功。於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順義知縣上官藎、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訓導陳所蘊、寶坻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定興教諭熊嘉志、里居太常寺少卿鹿善繼、知州薛一鶚、安肅知縣鄭延任、教諭耿三麟皆死之。言官交章劾鳳翼、廷棟，疏五六上。二人憂甚，知必罹重譴，日服大黃藥求死。八月十九日

大清兵出塞都城解嚴九月朔鳳翼卒踰旬日廷棟亦卒時中樞皆
不久獲罪鳳翼善遇體仁獨居位五年法司議罪奪其官坐廷棟大
辟以既死不究廢聿鍵爲庶人幽之鳳陽以其弟聿鐭嗣封唐王
辛酉改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以兵部侍郎王家禎兼右僉都
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陳必
謙罷命家禎兼河南巡撫　李自成出汧隴洪承疇敗之於隴州賊
走慶陽鳳翔渡渭河　劉宗周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
疾冬十月上疏言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
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
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
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
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
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
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
廷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
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
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
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
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
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厲精而臣下
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
正似忠似信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
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
官下而陛下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臨津通德有遣又重其
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巡按何地是以
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

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
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
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
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
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
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之獄或以誣告
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驅
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
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乙亥削宗周籍
　河南賊馬進忠闖塌天蝎子塊等十七部入淅南孫傳庭追之出
關會總理侍郎王家禎合勦於南陽先後斬首千餘級　自盧象昇
去撫治鄖陽苗胙土不習兵賊遂大逞張獻忠自均州老𤞑𤞑自新
野蝎子塊自唐縣甲申並犯襄陽衆二十餘萬秦翼明兵寡不能禦
湖廣震動王家禎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　丙申命開銀鐵銅鉛
諸礦　十一月丁未蠲山東五年以前逋賦　唐世濟薦霍維華邊
才福建巡按御史應喜臣亦薦周維京冀翻逆案李夢辰疏駁之世
濟喜臣並下獄謫戍維華憂憤死維華之薦溫體仁主之體仁自是
不敢言用逆黨而愈側目諸不附己者　秦翼明屯兵廟灘以扼漢
江之淺羅汝才闖塌天自深水以渡大掠蘄黄間應城知縣張紹登
訓導張國勛在籍知府饒可久援勦副將鄧祖禹廣濟典史魏時光
皆力戰死帝以鄖襄屬邑盡殘破罷苗土祚翼明尋亦被劾解官
十二月
大清兵征朝鮮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丙午老𤞑𤞑糾張獻忠羅汝才諸
賊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等合烽火達維揚南京大震范景

文僧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官楊御蕃分汛固守監軍副使史可法親帥兵馳至太湖扼其衝賊分犯江浦六合獻忠從間道犯安慶石牌連營百里張國維告警詔總兵官劉良佐左良玉馬爌合兵救之國維遣部將張載賡等援安慶而以新募兵二千令副將程龍守備陳于王將若來分戍江浦六合已而賊不至移犯桐城副將潘可大擊走之復爲廬鳳軍所阨回桐城掠四境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闖塌天率衆會老囘囘等於江北官軍數道邀擊賊不敢東還走黃陂入木蘭山　李自成犯涇陽三原拓養坤過天星俱來會孫傳庭督曹變蛟等連戰七日皆克養坤及其黨張文耀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養坤尋叛去傳庭諭其下追斬之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責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潰朝鮮告急命登萊總兵官陳洪範調各鎭舟師赴援旅順總兵官沈世魁萊州副總兵金日觀俱移師皮島爲聲援　張溥之倡復社也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爲監生求入社不許張采又嘗以事抶之文聲乃詣闕言風俗之弊皆由於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庇文聲事下所司遷延久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璉言復社無可罪元珙等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蘇州推官周之夔坐事罷去疑溥爲之恨甚聞文聲訐溥遂伏闕言溥等把持計典己罷職實其所爲因及復社恣橫狀章下巡撫張國維等言之夔去官無預溥事亦被旨譙讓　二月甲戌遣使督直省逋賦　左良玉抵六安與賊遇羅岱孔道興連戰大破之丁酉賊犯潛山史可法與良玉敗之楓香驛賊走霍入潛山之天堂古寨巡檢吳暢春殺賊被執死賊竄潛山太湖山中會劉良佐馬爌屢敗賊於桐城廬州六安賊在滁和者亦西遁江北警少息　楊世恩與秦翼明破闖塌天於細石嶺獲其魁新來虎賊奄至隨州知州王焘擊斬二百餘人賊攻益力守者多散焘自經死賊數萬攻麻城崔見故巡撫梅之煥部署颿引去

大清兵破江華島朝鮮世子李倧出降遂與明絕　二月辛亥振陝西災　楊嗣昌爲兵部尙書帝與語大信愛之張鳳翼故柔靡兵事無所區畫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爲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嗣昌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爲四正四巡撫分勦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張國維以程龍將若來陳于王兵赴安慶三檄左良玉入山搜勦良玉不應放兵掠婦女屯舒城月餘河南監軍太監力促之始北去賊乃復出太湖連斬黃諸賊潘可大將安慶兵九百龍等將吳中兵三千六百禦之宿松鄷家店賊先犯可大營龍等至夾擊之賊多死夜復至中伏亦敗去史可法欲退扼要害諸將不從掘塹守癸亥羅汝才等七營數萬衆齊至圍數重諸將突擊頗有殺傷可法偕副將許自強馳救扼於賊鳴大礮遙爲聲援諸將亦呼譟突圍會天雨甲重不得出甲子日中賊四面入將士短兵接戰可大戰死龍引火自焚死于王執大刀左右殺賊傷重力竭北面叩頭自刎死若來服圉人衣以免武舉詹兆鵬陸王猷莫是驊唐世龍及千戶王定遠百戶王宏猷等四十餘人皆力戰死士卒脫者僅千餘人賊分其黨擂天動別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冲　我

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等攻鐵山夏四月分兵襲皮島水陸夾攻副將白登庸先遁沈世魁戰敗帥舟師走石城島陳洪範亦走避石城登庸帥所部降金日觀偕諸將楚繼功等相持七晝夜力不支戊寅俱陳沒皮島城隨破洪範來援不戰而走世魁亦陳亡士卒死傷者萬餘人世魁從子副將志科集潰卒至長城島欲得世魁印敕監軍副使黃孫茂不予志科怒殺之並殺理餉通判邵啓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置大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　小紅狼

國漢中瑞王常浩告急洪承疇帥賀人龍兵由兩當趨救賊攻淅川左良玉擁兵不救城陷山西總兵官王忠援河南稱疾不進兵譟而歸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逮戮失事諸帥以肅軍令遂逮忠及張全昌良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尋復之 癸巳旱清刑獄 高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行軍禮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國疏爭皆被黜 閏月壬寅敕羣臣潔己愛民以回天意 給事中李汝璨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又言八九年來干和召災始於貂璫積於四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將未已何怪其然帝怒削汝璨籍中允黃道周言陛下寬仁宏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報修睚眦之隙乎時溫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 牟文綬劉良佐援桐城擊敗賊掛車河江北賊皆遁分犯河南張獻忠入湖廣 楊嗣昌以帝急平賊冀得一人自助詹事姚明恭熊文燦姻也又與嗣昌善因薦文燦於嗣昌且曰此有內援也王家禎故庸材不足任其家丁嘗鼓譟燒開封城門言者謂家禎本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亦以家丁之變心輕之嗣昌乃以文燦薦先是文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嶺南帝嘗疑劉香未死且不識文燦爲人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贈遺甚盛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卽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言於帝及是遂拜文燦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駐鄖陽討賊而令家禎專撫河南嗣昌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爲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爲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戶部尚書程國祥不敢違嗣昌遂以議上帝乃傳諭流寇延蔓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爲民去害之意尋遣戶部侍郎傅淑訓督之孫傳庭移書嗣昌爭之曰無益且非獨此也部卒屢經潰決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賊不必盡而害中於國家嗣昌大忤 賊陷南江通江侯良柱盡召諸地兵九千有奇分守各隘而扼險止餘二千人賊知其勢弱五月戊寅李自成寇川北巡撫都御史王維章告急於朝會賊轉掠他所良柱撤還守隘兵專守廣元維章以爲非計上章言之詔左良玉援安慶王家禎不遣 傅朝佑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略言體仁快恩仇張威福得罪於天地祖宗致災異疊見歲比不登強敵內偪大盜四起又言體仁殘害忠良中外解體其子見屏於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已乞速去體仁毋以天變人言爲不足畏帝怒除朝佑名下吏按治御史衛景瑗疏救朝佑及李如燦帝不懌謫景瑗行人司正 溫體仁輔政八年未嘗建一策其所引者皆庸材藉形己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窾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以爲樸忠愈親信之恩禮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帝憂兵餉急體仁惟倡衆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帝率報

可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怨歸己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凡閣揭
皆不發幷不存錄閣中冀以滅跡以故所中傷人廷臣不能盡知當
國既久劾者章不勝計劉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實唐王聿
鍵撫寧侯朱國弼布衣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櫬待
命帝皆不省愈以爲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先是常
熟奸民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體仁主之擬旨下法
司逮治坐巡按路振飛失糾令陳狀振飛及張國維交章白謙益等
無罪不聽體仁以振飛語刺己激帝怒譴之外謙益等危甚求解於
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幷坐化淳罪帝以示化
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
體仁有黨會國弼再劾體仁帝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陽引疾意
帝必慰留六月戊申旨下令致仕體仁方食失七箸體仁既去張至
發爲首輔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先後柄政大旨相紹述謂之傳衣
鉢至發亦效法體仁而才智機變遜之　熊文燦既拜命請左良玉
所將六千人爲己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
護弓刀甲冑甚整楊嗣昌檄良玉軍隸之　是夏兩畿山西大旱
秋七月山東河南蝗民大饑　割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別設巡
撫以史可法爲之而以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
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隸焉從張國維請也安慶不隸江南
巡撫自此始　賊東陷和州含山定遠襲六合犯天長分掠瓜州儀
眞破盱眙知縣務佳徵都司王寅守備陳正亨力戰死左良玉堅不
肯救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己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奪也　八月己
酉吏部侍郎劉宇亮禮部侍郎傅冠俱禮部尚書僉都御史薛國觀
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宇亮性不嗜書居翰林常與
家僮角逐爲樂座主錢士升爲之援又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己聲譽
國觀爲人陰鷙谿刻不學少文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帝故兩

人皆獲大用　庚申閱城　黃道周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
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
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
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
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谿舉人張燮至圜土纍係
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
益鄭鄤初溫體仁劾鄤假乩仙判詞偪父振先杖母言得之鄤從母
舅吳宗達帝震怒下鄤錦衣衞獄掌衞事都指揮吳孟明言鄤罪不
至死帝怒革孟明任及得道周疏駭甚責以顛倒是非道周回奏辭
復營護鄤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
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語爲口實其後帝不俟左證
鄤竟磔死　闖塌天犯開封參將李春桂戰沒詔發諸將兵救援王
家禎落職閑住時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請行帝壯之發卒萬人監
以中官劉元斌盧九德戒毋擾民諸將奉命軍行肅然　九月丙子
左良玉敗賊於虹縣　辛卯洪承疇敗賊於漢中　曹變蛟爲臨洮
總兵官時孫傳庭戰於東洪承疇戰於西東賊幾盡賊在西者復由
階成出西和禮縣左光先孫顯祖皆無功獨變蛟降小紅狼餘賊竄
走徽州兩當成鳳間不敢大逞　賊瞯蜀中虛以數十萬衆入寇癸
巳陷寧羌州李自成過天星混天星等分兵三道冬十月丙申自成
自七盤關入侯良柱急拒戰於綿州衆寡不敵陣亡壬寅賊陷昭化
知縣王時化死之陷劍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並死之賊破梓
潼又分兵趨潼川江油縣州連陷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鹽亭黎
雅青神吏民皆先遁尋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陷金堂典史潘夢
科死之庚戌賊薄成都王維章方守保寧反在外成都城中惟屯田
軍及蜀府護衞軍人情恇懼副使邵捷春啓門納鄉民避賊者中尉
奉鏳勾賊抵城下捷春與巡按御史陳廷謨禽縶奉鏳而募市人起

慶將固守七日賊不克乃去是月也連失州縣三十六事聞帝大怒猶未知良柱死命與維章並逮下獄尋戍維章追奪良柱官總理尙書熊文燦至安慶帝所遣勇衞營軍及左良玉軍亦至良玉輕文燦不爲用會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詬文燦不得已遣還粵兵楊嗣昌言於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之嗣昌旣建四正六隅之策欲專委重文燦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文燦顧主撫議初至安慶卽遣人招張獻忠劉國能國能賊號闖塌天者也與獻忠皆聽命文燦益刊招降檄布通衢又請盡遷民與粟閉城中賊無所掠當自退帝怒其與前策牴牾譙讓文燦嗣昌亦心非之而曲爲之解因其請畀以畿輔山西兵各三千其後朝士尤洪承疇縱賊入川嗣昌因言於帝曰文燦在事三月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急而承疇縱寇寬爲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臣俱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　南京戶部尙書錢春疏請皇太子出閣從之命姜逢元姚明恭及少詹事王鐸屈可伸侍班禮部侍郎方逢年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曾至講讀編修胡守恆檢討楊士聰校書大學士張至發擯諭德黃道周不與煜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鄭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馮元颺言道周至淸無徒忠足以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至發恚疏詆道周元颺而極頌溫體仁孤執不欺偉業復劾至發帝皆置不問道周移疾乞休不許　監軍安廬僉事湯開遠言陛下言敎不如身敎請謹幽獨卹民窮優大臣容直諫寬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得習見習聞爲他日出治臨民之本帝納之　先是高攀龍贈官許士柔草詔詞送內閣未給攀龍家故事贈官誥屬誥敕中書職掌崇禎初褒卹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爲之而中書以爲侵官其後槩誥文駢偶語至是攀龍家請給士柔已出爲南京祭酒去撰文時數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中書舍人黃應恩告張至發誥語違禁至發故謀逐士柔遂劾之降士柔二級調用司業周鳳翔爲疏辨不報　十一月庚辰以星變修省求直言　楊嗣昌言綱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陝撫斷商雒鄖撫斷鄖襄安撫斷英六鳳撫斷亳潁而應撫之軍出豐陝保撫之軍渡延津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幷力合勦若關中大賊逸出關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關協擊期三月盡諸劇寇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一監司代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監司副將以下悉以尙方劍從事則人人効力何賊不平乃剋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爲滅賊之期帝從之嗣昌旣議陝撫當一正面募土著萬人給餉銀二十三萬孫傳庭知其不可用也核帑藏捐贖鍰得銀四萬八千市馬募兵官辦滅賊具不用部議會諸撫報募兵及額傳庭疏獨不至嗣昌言軍法不行於秦自請白衣領職以激帝怒傳庭言使臣如他撫藉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則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況更有募練馬步軍數且逾萬何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賊入商雒而臣不能禦則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踰期不能滅賊誤勦事者必非臣嗣昌無以難銜之彌甚傳庭兩奉詔進秩嗣昌抑弗奏　十二月癸卯黃士俊致仕　帝以朝臣詞苑起家儒緩不習吏治命改舊制擇知縣推官治行卓絕者入翰林於是行取者爭奔競給事中陳啓新論之帝怒命吏部上訪冊罪廷臣徇濫者姜逢元王業浩及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閒住給事中孫晉御史李右讜等三人降調給事中劉含輝御史劉興秀等十一人貶二秩視事吏部尙書田維嘉等乃先推部曹二十二人　貴陽宣慰使安位死無子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朱燮元力爭遂傳檄土目諭以威德諸苗爭納土獻印燮元乃裂疆域衆建諸蠻上言水西有

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宣還朝廷各目私土宣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㯶等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爲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虐政苛斂一切蠲除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帝咸報可貴陽遂定無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諸將方國安等軍敗燮元坐貶一秩已竟破滅之

孫應元等大破賊鄖州再破之谿縣先後斬首千七百洪承疇帥曹變蛟賀人龍等援四川由兩縣歷寧羌過七盤朝天二關山高道狹士馬饑疲癸亥抵廣元李自成已先由潘松還陝西劉國能與張獻忠有隙慮爲所幷又與左良玉戰敗

明紀卷第五十四

明紀卷五十五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侯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四 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辰凡三年

十一年春正月戊辰就撫於隨州頓首熊文燦前曰愚民犯不義且
十載賴公湔洗更生願悉衆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
撫之署爲守備令隸良玉軍　丁丑洪承疇及曹變蛟等回軍擊賊
於梓潼斬首五百餘級四川總兵官羅尚文及安縣副使吳麟瑞亦
大破過天星等賊走還陝西　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
忠假官軍旗號襲南陽屯於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忠倉皇
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追及揮刀擊之面流血獻忠幾被禽其
部下救以免遂逃至穀城　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大破賊舞陽光
山固始間四日三捷斬首二千九百有奇　丁亥裁南京冗官　二
月太子慈烺出閣　初侯恂坐豆屯事下獄帝欲重譴之刑部尚書
鄭三俊厚讞上不稱旨讞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錢
局有盜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怒褫其官下吏應
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責　帝御經筵問保舉考
選得失楊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體仁王應
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不問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收
保舉效得乎庶子黃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
素著乃不得與清華選又言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久繫
獄帝追論舊講官姚希孟請漕儲全折爲非黃道周聽未審謂帝將
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
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
道周再奏再被詰至三奏乃已景昉復疏救三俊帝不納切責三俊
嚴問以無贓私令出獄候訊　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上疏極詆諸
將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帝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諸臣

以文吏無改武職者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帝不從甲辰命授
任學署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並
以客兵備援勦至是大將特設而麾下無一官兵部乃以署鎮許定
國兵授之使參將羅岱爲中軍岱健將任學倚以自彊　賊之再入
陝西也其渠魁號六隊者與大天王混天王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
慶陽寶雞孫傳庭方出拒商雒還軍戰於合水破走之獲大天王二
子追擊之延安會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偪澄城傳庭分
兵五道擊之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
不殺遂降　張獻忠創甚不能戰其下饑困多散去獻忠窮蹙偵知
陳洪範隸熊文燦麾下大喜因遣閒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
恩得不死公豈忘之耶願帥所部軍降以自效洪範亦喜爲告文燦
文燦許之湖廣巡按御史林鳴球僉事王瑞栴謀於左良玉將俟其
至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瑞栴言賊以計愚我我不可爲所愚今良
玉及諸將賈一選周仕鳳之兵俱在近境賊合而擊之何患不捷文
燦怒責以撓撫局瑞栴曰賊未創而遽撫彼將無所懼惟示以必勦
之勢乃心折不敢貳非相撓實相成也文燦不從獻忠遂踞穀城處
其衆於四郊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驍勍次則羅汝才
國能獻忠既降餘賊大譟而去改稱十三家汝才及李萬慶馬光玉
馬進忠惠登相賀一龍賀錦藺養成順天順義王九家最著一龍稱
革裏眼錦稱左金王養成稱亂世王者也是時賊勢頗衰文燦擁兵
德安不敢擊　三月戊寅賀逢聖致仕　楊嗣昌以滅賊踰期疏引
罪薦人自代帝不許而命察行閒功罪嗣昌言洪承疇專辦秦賊賊
往來秦蜀自如勦撫俱無功不免於罪熊文燦兼辦江北河南湖廣
賊撫劉國能張獻忠戰舞陽光山勦撫俱有功應免罪諸巡撫則河
南常道立湖廣余應桂有功陝西孫傳庭山西宋賢山東顏繼祖保
定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西解學龍浙江喻思恂有勞鄖陽戴東旻

無功過鳳陽朱大典安慶史可法宜策勵圖功總兵則河南左良玉有功陝西曹變蛟左光先無功山東倪寵江北牟文綬保定錢中選有勞無功河南張任學寧夏祖大弼無功過承疇宜遣代因軍民愛戴請削宮保尚書以侍郎行事變蛟光先貶五秩與大弼期五月平賊踰期幷承疇逮治大典貶三秩可法戴罪自贖議上帝悉從之嗣昌終右文燦文燦實不知兵既降國能獻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主之所請無不曲徇自是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　總督貴湖雲川廣兼巡撫貴州少保尚書朱燮元卒燮元鎭西南久軍資贖鍰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閒使人各當其才犯法卽親愛必誅有功廝養不遺賞也寀嘗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　河南人據塢壁自保者數十賊悉摧破之賊息縣光州襍人投汝水水爲赤張任學不能大創也馬進忠西走盧關李萬慶馬光玉賀一龍順義王九條龍衆十餘萬萃麻城黃安巡撫湖廣都御史余應桂諭降光玉一龍未至而遣將擊順天王等於黃福店賊遂走黃安會熊文燦至麻城應桂請協擊不從賊復東走江北爲左良玉所扼折而走廣濟蘄水　李自成自洮州趨出番地洪承疇令曹變蛟賀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餘賊入塞祖大弼駐洮州扼戰不力賊走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　賊犯延安孫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皆荒山邃谷賊入當自鄜乃帥標兵自中部遇其東檄曹變蛟自慶陽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閒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至職田莊遇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並降捷聞帝大喜先敘澄城之捷命加傳庭部銜楊嗣昌格不奏　夏四月辛丑熊文燦受張獻忠降於穀城王瑞枏列上從征歸農解散三策文燦不用瑞枏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不聽　穀城知縣阮之鈿上疏言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鑛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脈絡今皆爲所據奸民甘心效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官可守無民可牧庫藏殫虛民產被奪無賦可徵名雖縣令實贅員爾乃廟堂之上專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時不能用　黃應恩悍戾溫體仁張至發輩倚任之恃勢恣橫及爲正字不當復爲東宮侍書恐帝與太子閒講同日也張至發不諳故事令兼之應恩不能兼講官撰講義送應恩繕錄拒不納楊士聰諭之至發揭請其疏士聰復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發終庇應恩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鶴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救同官孔貞運傅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咈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帝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大理寺副曹荃發應恩賕請事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勸帝雖優旨褒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具疏自謂當去者三而未嘗引疾戊申得旨回籍調理至發頗清彊起自外吏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虛公延攬帝亦惡其洩漏機密聽之去　熒惑守尾百餘日己酉退行尾八度掩於月越十九日退尾入心　宣大總督盧象昇疏救鄭三俊會孔貞運爲首輔復揭救三俊及錢謙益乃許三俊配贖謙益削籍瞿式耜贖徒　五月癸亥朔策試考選官於中左門親定之下輔臣再閱孔貞運薛國觀有所更迨命下閣擬悉不從先是田維嘉等擬授王章任濬涂必泓李嗣京主事章等欲疏辨憚爲首獲罪李士淳者耆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而帝知維嘉有私詔許五人與考又以爲首者必良士也故擢士淳編修章等皆御史　帝以火星逆行諭廷臣修省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

罪東廠緝事尤冤濫而詔有哀懇上帝語中書舍人陳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略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皋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帝諭提督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大理寺副高倬以刑獄繁滋法官務停閣請敕諸司剋期奏報刑部尚書劉之鳳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贓重人犯結案在數年前者大抵本犯無髓可敲戚屬亦無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從之然之鳳雖爲此奏其後每上獄詞帝必嚴駁之鳳懼甚諸司呈稿輒遲疑不敢遽發

流賊既大熾朝廷又有東顧憂楊嗣昌陰主款議適大陰擁獎感嗣昌歷引前史以進蓋爲互市地也何楷疏駁之言嗣昌引漢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賞之說引唐元和田興事欲借以申招撫之說引宋太平興國速年兵敗事欲借以申不用兵之說徒巧附會耳至永平二年馬皇后事更不知指斥安在給事中錢增南京御史林蘭友亦先後言其非皆不聞

六月癸巳安民廠災壞城垣傷萬餘人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帝之考選也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昌等謁孔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試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即上疏劾之帝奪景昌俸貞運遂引疾壬寅致仕

程國祥以度支益匱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建議借都城賃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帝遂行之勛戚奄豎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帝由是眷國祥

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破賊新野又大破之於平解其圍斬獲三千有奇時十三家賊聚南陽熊文燦在裕州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賚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帝詗得狀曰文燦大言無實給事中李清論其失策清春芳元孫也

熊文燦檄諸道兵合擊賊於茶山賊逸於余應桂所分地文燦劾應桂後期誤軍楊嗣昌以應桂曾劾其父奏逮之應桂乃陳撫剿始末自己無罪言初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臣以爲兵勢方盛宜乘此追剿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良致張獻忠攻陷穀城以要撫李萬慶五部得收餘燼勢復振追賊西消後又避飾上聞妄報斬級文燦辨賊之策曰先撫後剿乃茶山不效麻安又不效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運椒鹽魚肉與通市而賊反因之焚掠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於所歷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孑遺盡絕文燦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文燦在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環哭竟不敢治一兵麻城文燦壻家也蘄水文燦家園也而猶如是餘可知矣是以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洛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剿法乎獻忠在穀城招納亡命買馬鑄器人人知其叵測文燦顧欲借之爲前茅遣官諭之非惟不聽復留解纜之官求總兵湖廣今已造浮橋跨漢水矣文燦前既誇張而敘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欺君乎帝不省應桂逮至下獄初應桂貽書文燦言獻忠必反可先發圖之其書爲獻忠邏者所得獻忠賂襄陽撫治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東旻以告文燦文燦再糾應桂應桂再疏辨帝卒遣應桂戍

左光先自固原進兵賊已奔隴州清水光先追至秦州六隊及爭管王復走成縣階州爲曹變蛟所扼其別部號三隊及仁義王混天王降於光先而李自成六隊及其黨祁總管遁秦兵復謀犯蜀參政樊一蘅偕副將馬科賀人龍扼之將還走階文及西鄉懼變蛟乃走漢中又爲光先所扼六隊祁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

自毛文龍據東江海疆賴之後陳繼盛黃龍沈世魁代其部下往往爲亂中朝素以糜餉爲憂及是島中無帥職方郎中趙光抃條

惡楊嗣昌撤之盡徙其民寧錦諸島一空二十年積患頓除而於邊計亦左焉

帝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現五旬四月山西大雪朝廷腹心耳目之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剋期平賊無功而勦兵難撤外敵生心邊餉日絀民貧既甚正供猶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對會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顧帝意已定特假是為名耳乙卯楊嗣昌程國祥禮部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俱禮部尚書大理寺少卿范復粹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仍掌兵部時劉宇亮為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五人國觀嗣昌最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國用望輕廷推不與特旨擢用五人中惟逢年翰林餘皆外僚帝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人刑部無人乃以復粹代之而宇亮則初由吏部也初

大清兵拔遷安逆案削籍侍郎郭鞏遁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御聘書尚書梁廷棟論之鞏下獄坐死嗣昌巡撫山永鞏鄉人為鞏訟冤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嗣昌由是與東林郄既以奪情入閣會盧象昇丁外艱又奪情薦陳新甲代之少詹事黃道周乃草三疏同日上之一劾嗣昌言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奈何冒喪斁倫獨謂無禁一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托捷足一論遼東巡撫方一藻力詆和議之非道周亦與廷推帝疑其以不用怨望而搢紳勃谿語欲為鄭鄤脫罪遂下吏部行譴嗣昌因言鄤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繆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修撰劉同升言嗣昌縗絰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乃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為解樞部之漸和議自專票擬由己與方一藻高起潛輩扶同罔功掩敗為勝若附和黨比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罪名教矣編修趙士春言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敢背家學負明主視綱常掃地哉二疏入帝大怒而何楷林蘭友亦抗疏詆斥嗣昌秋七月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為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前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為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為人宗師乃不如鄭鄤臣始歎息絕望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為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為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鄤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鄤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輭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即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

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黨。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偽而辨。行僻而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為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止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將予同升士春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亟購人劾道周者。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上疏醜詆道周。帝即傳諭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乙丑。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同升福建按察司知事。士春廣東布政司照磨。楷南京國子監丞。蘭太浙江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同升。應秋子。士春。用賢孫也。已而南京御史成勇言。嗣昌清議不畏。名教不畏。萬世公議不畏。臣竊為青史慮。帝得疏大怒。逮勇訊治。詰主使。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益怒。戍勇寧波衛。范景文倡錢春等疏救道周等。帝詰主謀。景文自引罪。且以眾論僉同為言。亦削籍。先是嗣昌疏請撫流寇。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語。禮部侍郎顧錫疇言其稱引不倫。與嗣昌大忤。及嗣昌秉政。為諸詞臣所攻。頗疑錫疇。會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錫疇擬輕典。嗣昌構之。遂削其籍。

河南總兵官張任學。督羅岱等赴羅山。合左良玉軍。擊羅汝才。李萬慶及紫薇星。順義王。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一千四百有奇。獲黑虎。狼滿天。星賊奔遂平。八月戊戌。以災異屢見。齋居永壽宮。諭廷臣修省。癸丑。傅冠致仕。戊午。停刑。河南賊十二部驅宛洛之眾。箕張而西。窺潼關。聯營數十里。孫傳庭計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我出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張獻忠即狙伏無能為也。遂引兵東。大敗賊閿鄉靈寶山間。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窘甚。以熊文燦招降手諭上言。旦夕且降。傳庭曰。爾曹日就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偽也。降即解甲來。有說即非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燦檄於途中。曰。毋妬我撫功。又進。得楊嗣昌手書。亦云。傳庭怏怏撤兵還。然賊迄不就撫。移瞰商雒。文燦悔。期傳庭夾擊。屬吏王文清等三戰三敗之。賊乃走自陝州犯襄陽。傳庭既屢建大功。其將校數奉旨優敘。嗣昌務抑之。不為奏。傳庭懇請。上其籍於部。嗣昌曰。需之。九月。陝西山西旱饑。熊文燦次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盧九德曰。兵分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擊之。眾曰。善。乃以僉事張大經監左良玉。陳洪範軍。以通判孔貞會監副將龍在田軍。戰於雙溝營。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羅汝才。惠登相。帥九營走均州。李萬慶帥三營走光固。時馬進忠。寇開封。至瓦子坡。羅岱奮擊之。賊盡棄輜重。遁入大隗山。獲其妻子。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盧象昇。十上疏。乞奔喪。令席喪候代。陳新甲在遠。未即至。辛巳。我

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山口。總督薊遼侍郎吳阿衡方醉。不能軍。敗死。副總兵魯宗文力戰死。

大清兵毀正關。至營城石匣。駐於牛蘭。癸未。京師戒嚴。召象昇及宣府總兵官楊國柱。大同總兵官王樸。山西總兵官虎大威。又召洪承疇。孫傳庭。及曹變蛟。左光先。賀人龍等。俱帥師入衛。象昇麻衣草履誓師。及郊。馳疏言。臣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誼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慘傷潰亂。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豈惟觀瞻

不聳尤虞金鼓不靈已聞高起潛亦衰絰臨戎象昇謂所親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予變禮以分督耶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他日必面責之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歎曰予受國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冬十月癸巳帝召對於武英殿問方略象昇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象昇出議不合甲午括馬是日帝發萬金犒象昇軍三賜尙方劍與起潛分督天下援兵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戰象昇行次昌平帝復遣中官齎帑金三萬犒軍明日又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知帝意銳甚決策議戰疏請分兵嗣昌議宜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先是有瞽而賣卜者周元忠善遼人時遣之爲媾象昇次順義嗣昌至軍象昇字責之曰文弱子不聞城下盟春秋恥之而日爲媾長安口舌如鋒袁崇煥之禍其能免乎嗣昌頳赤曰公直以尙方劍加我矣象昇言既不奔喪又不能戰齒劍者我也安能加人又言元忠講款往來非一日事始於薊門督監受成於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日象昇會起潛安定門兩人各持一議新甲至昌平象昇分兵與之自將馬步軍列營都城外衝鋒陷陳軍律甚整　范淑泰言搜括借助不可行陛下方以清節風天下而乃條敘百官金錢於多寡之間是教之貪也又言彊兵莫如行法今之兵索餉則彊赴敵則弱殺良冒功則彊除暴安民則弱請明示法令諸將能用命殺賊者立擢爲大將否則死無赦無以降級戴罪徒爲不切身之痛癢帝是其言　李自成奔白水食盡洪承疇令曹變蛟窮追孫傳庭及副使黃絅調番兵設三覆於潼關之南原變蛟驅賊入伏大呼斫賊賊屍相枕藉村民用大棒擊逃者自成妻女盡失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遁竄商洛山中餘賊皆降　十一月癸亥日中有黑子及黑青白氣日入時日光摩盪如兩日　羅汝才等既戰敗洪承疇孫傳庭入衛以爲討己也懼率九營之衆叩太和山監軍太監李繼政乞降熊文燦許之處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於鄖縣惠登相及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於均州上言臣於李萬慶賀一龍馬光玉及順天王主勦他皆主撫請赦汝才罪授之官帝可之汝才猶豫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入其營偕汝才及其黨白貴黑雲祥歃血盟汝才乃詣軍門降分諸營於竹谿保康上津而自與貫雲祥居房縣之野汝才雖降不肯釋甲與張獻忠皆據邑自固獨劉國能受約束無異志數從軍有功獻忠部賊時出行劫阮之鈿執之以告其營將始猶稍置之法及再告皆不應曰官司不給餉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徙亡殆盡賊遂掠及闤闠稍拒輒挺刃相向文燦令張大經鎮撫之亦不能禁張任學以入衛道謁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爲國患我以勤王爲名出其不意可立縛也文燦不聽　楊嗣昌議增設總督於保定巡撫於密雲詔廷臣舉堪任總督者御史葉紹容舉陳龍正不用嗣昌薦御史楊繩武召見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帝偉之遂超擢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又超擢趙光抃僉都御史巡撫密雲時廷臣言兵者卽以爲知兵大者推督撫小者兵備一當事任罪累立至於是上下諱言兵章奏無敢及者給事中沈迅極言其弊乞敕巡臣五日內陳方略從之

大清兵薄都城按營不動衆莫測兵部主事孫嘉績曰此待後至者卽舉衆南下耳嘉績如游孫也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

大清兵卽日南下分三路一由淶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興攻安肅薄保定總兵官劉光祚堅守不攻而去丁卯攻高陽致仕大學士孫承宗率家人拒守

大清兵將引去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曰此城笑也於法當破圍復合戊辰城陷承宗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六子

舉人鉁尙寶丞鑰官生鉁生員銘鎬從子鍊鏘及孫之抗之滂之湶之洁之潚從孫之澈之渶之琢之澤之渙之澣皆戰死高起潛以聞帝嗟悼命所司優卹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象昇由涿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於慶都編修楊廷麟疏劾嗣昌言陛下有撻伐之心大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爲戲嗣昌及總督吳阿衡內外扶同朋謀誤國與高起潛方一㨾倡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於此今可憂在外者三在內者五督臣盧象昇以禍國責樞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將士畏法無有二心召見大小諸臣咨以方略諭象昇集諸路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今日急務也嗣昌冀以和議紓外患而廷麟痛詆之嗣昌大恚詭薦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昇軍巡撫山東都御史顏繼祖標下卒僅三千嗣昌檄令移駐德州濟南由此空虛止鄉兵五百萊州援兵七百勢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學朱左布政使張秉文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帝憂

大清兵深入大學士劉宇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戊子罷象昇戴罪立功命宇亮往代宇亮請督察帝忽改爲總督大懼與國觀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奪象昇尙書以侍郎視事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鎭勤王兵皆屬焉光抃雖文士有膽決其至密雲卽發監視中官鄧希詔奸謀帝召希詔還而令分監中官孫茂霖覈實茂霖爲希詔解光抃反得罪遣戍廣西　刑科奏摘參未完疏方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亡產絕親戚坐累幾同瓜蔓遂輕擬以上而帝意欲罪劉之鳳責逢年疎忽逢年引罪十二月庚子罷歸　劉之鳳屢疏謝病不許南京給事中荆可棟以貪墨被劾下部訊之鳳子輕比帝疑其受賄下之獄

河南巡撫常道立調左良玉兵於陝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內鄉淅川　盧象昇既至保定巡撫張其平閉闉絕餉餓又以大同有警趣象昇出關王樸方戰欒城東鹿閒徑引兵歸象昇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象昇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可得十萬毋徒以隻身就死象昇流涕謂之曰自予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父老爲也衆號泣雷動各攜斗粟餽軍或貽棗一升曰公資爲糧象昇進師至鉅鹿賈莊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楊廷麟往眞定轉餉又令乞援於起潛起潛不應師至蒿水橋遇

大清兵象昇將中軍虎大威帥左楊國柱帥右遂戰夜半觱篥聲四起辛丑旦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礮盡矢窮象昇奮身鬭後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游擊楊陸凱懼其屍被殘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裨將張巖僕顧顯者亦殉一軍盡覆大威國柱潰圍得脫起潛聞敗倉皇遁匿象昇死狀不言嗣昌疑之有詔驗視廷麟得其屍戰場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順德知府于穎上狀嗣昌故靳之五十七日而後殮象昇少有大志爲學不事章句居官勤勞倍下吏夜刻燭雞鳴盥櫛得一機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卽角射五十步外發必中愛才惜下如不及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死時年三十九久之贈太子少師兵部尙書賜祭葬世廕錦衣千戶方象昇之戰歿也嗣昌遣邏卒俞振龍等察其死狀振龍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振龍且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嗣昌意廷麟亦死及聞其奉使在外不懌者久之初張若麒沈迅謀改兵部御史涂必泓疏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若麒迅疑疏出廷麟指因與嗣昌比而構廷麟會廷麟報軍中曲折嗣昌擬旨責以欺罔劉宇亮甫抵保定聞象昇戰歿過安平偵者報

大清兵將至宇亮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宏緒閉門不納宇亮大怒傳令箭亟納師宏緒卒不應宇亮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

冤宏緒得鐫級調用戊申孫傳庭爲兵部侍郎代象昇督諸鎮援軍賜尚方劍陳新甲與傳庭相倚仗終不敢戰傳庭抵近郊與嗣昌不協又與起潛忤被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洪承疇至郊勞且命陛見傳庭不能無觖望大威國柱當坐罪宇亮傳庭皆言其身入重圍非臨敵退卻者比乞令立功自贖帝不從卒解其任尋令從軍辦賊嗣昌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怯悉藉口持重觀望於是畿輔諸郡悉被兵長吏多望風遁失城四十有八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知州則深州孫士美知縣則任邱白慧元慶都黃承宗靈壽馮登鰲文安王鑰蠡縣王采新河崔賢鹽山陳誌固城王九鼎青縣張文煥與濟錢珍慶雲陳纁教諭則鉅鹿唐一中訓導則蠡縣馮大緯吳橋劉廷訓臨城張純儒鄉官靈壽則侍郎馬從聘員外郎耿蔭樓任邱則按察使李禎宁臨城則知府喬若雯青縣則員外郎李崇德高陽則知縣魏克家皆死之士美一家死者十三人慧元一門俱死從聘三子蔭樓子參皆從死禎宁家從死者亦數人事聞贈從聘兵部尚書謚介敏餘贈卹有差吳橋知縣李泰隆等十人棄城皆坐死嗣昌貶三秩戴罪視事山東告急嗣昌無以應起潛擁兵臨清不救顏繼祖屢請敕祖寬倪寵劉澤清等赴援皆逗遛不進

大清兵徇下州縣十有六遂臨濟南張秉文等分門守死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朔以時事多艱卻廷臣賀庚申

大清兵入濟南城德王由樞被執秉文戰死宋學朱周之訓鄧謙唐世熊及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孕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並死之兵部主事劉大年奉使道歷城亦抗節死秉文妻方妾陳並投大明湖死之訓闔門皆死謙族黨僕從死者四十餘人烈獻二子俱死承宣孀從孫也妻妾皆從死舉人劉化光及子舉人漢儀皆力戰死戊辰宇亮傳庭會師十八萬於晉州不敢進游騎北抵兗州知縣臨邑宋希堯博平張列宿茌平黃建極武城李承芳邱縣高重光及恩縣故御史李應薦皆城破死之言官交章劾繼祖繼祖言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功不敢不分失濟之罪請以爵祿歸朝廷以骸骨還父母帝不從逮下獄丁丑改承疇總督薊遼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南宇亮至天津憤諸將退避疏論之因及劉光祚逗遛狀薛國觀方與嗣昌謀傾宇亮遽擬旨軍前斬光祚比旨下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乃繫光祚武清獄爲具疏乞宥繼上武清捷音國觀乃擬嚴旨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僉謂宇亮玩弄國憲大不敬宇亮疏辨部議落職閒住陳起新沈迅復重劾之改擬削籍二月乙未帝罷宇亮令戴罪圖功事平再議光祚論死國觀遂爲首輔左良玉帥降將劉國能入援詔還討河南賊命兵部授國能官錄其部下將士曰張獻忠能立功視此良玉兵過壩頭河橋大掠盧九德以聞詔令戴罪

大清兵北歸至渾河值水漲輜重難渡王樸曹變蛟等相顧不敢擊已變蛟及賀人龍戰太平砦北小有斬獲三月丙寅

大清兵出青山口畿輔解嚴巡按御史劉呈瑞劾陳新甲前後逗撓新甲歷陳功狀且言呈瑞挾讎帝不問給事中李希沆言聖明御極以來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語侵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四大罪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帝怒貶希沆秩奪志舉官謫楊廷麟於外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輒斥嗣昌既有罪帝又數逐言官中外益不平嗣昌亦不自安屢疏引罪乃落職冠帶視事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罪及是亡七十餘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傳庭曰秦軍不可留也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以殺賊爲利久留於邊非譁

則逃不復爲吾用必爲賊用是驅民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也嗣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不勝鬱鬱耳遂聾 丙子加上孝純
皇太后尊謚詔天下 初帝憂國用不足薛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羣
僚臣等任之在內戚畹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爲言國瑞
者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
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願輸以佐軍貲帝初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
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
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皇后父也與國瑞有連代爲
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至是因皇五
子慈煥病交通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爲九蓮菩薩空中責帝
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殀降神於皇五子俄慈煥竟殤帝大恐急封國
瑞七歲兒存善爲侯盡還所納金銀而恨國觀甚 傅朝佑之下獄
也中官杜勳雅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官朝
佑不應後國事益棘獲罪者益衆獄幾滿朝佑上書請寬卹語過激
帝責以顚倒賢奸恣意訕侮廷杖六十創重而卒
大清以重兵攻松山環城發礮臺堞俱摧城中人負扉以行副總兵
金國鳳間出兵突擊輒敗還乃以木石甃補城壞處
大清兵屢登屢卻遂分攻塔山連山而令銳卒分道穴城國鳳多方
拒守終不下閱四旬圍解帝大喜立擢國鳳寧遠團練總兵官當松
山被圍方一藻議遣兵救援諸將莫敢應獨副將楊振請行至呂洪
山遇伏一軍盡覆振被執令往松山說降未至里許踞地南向坐語
從官李祿曰爲我告城中人堅守援軍卽日至矣祿詣城下致振語
城中守益堅振祿皆被殺 夏四月召對鄭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
其緘默大負委任戊申國祥致仕國祥歷任卿相布衣蔬食不改儒
素歿後其子上至貧不能舉火 詔復文震孟故官 左良玉破馬
進忠於鎭平關會馬光玉等皆大敗進忠懼而降時順天王已死賀
一龍闖蕃成伏深山餘賊遠掠秦蜀李萬慶勢益孤熊文燦檄良玉
擊之唐縣姚梁分二營肄賊逐入三山裨將王修政趨利戰死文燦
收二營卒令良玉與張任學陳洪範塞之內鄉萬慶等在赤眉城四
平岡依山結壘請降良玉慮其詐謀之文燦益調諸將陳永福羅岱
金聲桓之兵會於賈宋大勦萬慶光玉及許可變副將劉國能亦至
由張家林七里河分擊賊大奔良玉遣國能以二十騎往偵且諭降
萬慶萬慶馳見國能遂執許州叛黨於汝虎以降處內鄉城下者四
千人進忠卽混十萬萬慶賊號射塌天者也馬士秀許應金見進忠
萬慶降懼而復來歸有劉喜才者夜取順義王首以降於僉事宋一
鶴餘黨推可變爲主自是羣盜大衰文燦上言臣兵威震慴降者接
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尙稽天誅可歲月平也帝優
詔報之 五月甲子禮部侍郎姚明恭張四知兵部侍郎魏照乘俱
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明恭出趙興邦門公論素不予四
知貌寢甚常患惡瘍給事中張淳劾其爲祭酒時貪汚狀四知憤帝
前力辨言己孤立爲廷臣所嫉帝意頗動薛國觀因力援之遂柄用
照乘亦庸劣充位而已 楊嗣昌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
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帥曰縱敵出塞於是順
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薊鎭總兵吳國
俊陳國威山東總兵倪寵援勦總兵祖寬李重鎭薊鎭總監鄧希詔
分監孫茂霖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三人俱論死劉宇
亮免議而嗣昌貶削不及物議益叢嗣昌乃薦四川巡撫傅宗龍自
代 初張獻忠之降擁兵萬人索十萬人饟熊文燦及中外要人白
與之復爲請官請地請關防獻忠列軍狀曰請備遣既而三檄其兵
不應朝野知獻忠必叛也會十三家渠帥多降李自成竄崤函山中
諜者或報其死文燦益寬之朝廷皆謂賊撲滅殆盡獻忠在穀城訓
卒治甲仗言者頗疑其欲反帝方信楊嗣昌言謂文燦能辦賊不復

憂也阮之鈿以獻忠反形漸露往說之曰將軍始所爲甚悖今幸得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見劉將軍國能乎天子手詔進官厚賚金帛此赤誠效也將軍若疑中朝有異論者之鈿請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復懷他志獻忠素銜之鈿遂惡言極口罵之之鈿憂憤成疾題數語於壁自誓必死乙丑獻忠反劫庫縱囚毀其城之鈿仰藥未絶獻忠遣使索印堅不予賊遂殺之旋縱火焚署之鈿骸骨爲燼王瑞栴先以憂去張大經爲賊所得獻忠遂約羅汝才同反鄖陽諸屬邑城郭爲墟獨房縣賴郝景春拊循纔可守景春子諸生鳴鸞力敵萬夫謂景春曰吾城當賊衝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擐甲詣汝才曰若不念香火盟乎愼毋從亂汝才陽諾鳴鸞覺其僞歸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而獻忠所遣前鋒已至擊斬其將上天龍遣使縋城乞援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已而賊大至獻忠兵張白幟汝才兵張赤幟俄二幟相雜環城力攻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以城讓我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大經檄諭降景春大罵碎之鳴鸞且守且戰閲五日賊多死乃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爇油灌之又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用閒入賊壘陰識獻忠所臥帳將襲禽之指揮張三錫啓北門揖汝才入道選巷戰死大經使汝才說景春降又問庫藏儲蓄安在景春叱之賊怒殺一典史一守備以恐景春景春及鳴鸞俱被殺主簿朱邦聞不屈死三錫後爲官軍所獲磔死獻忠之去穀城也留書於壁言己之叛總理使然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賄日月而題其末曰不納我金者惟王兵備一人耳由是瑞栴名大著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彊虜爲所併相與歃血斂衆據要害以拒之無何叛去於是九營俱反惟王光恩始不從久之亦去李萬慶馬進忠以徒衆既散無二心帝聞變大驚削文燦官戴罪視事廷臣交章薦余應桂　孫傳庭之受命督軍也疏言年來疆事決裂由計畫差謬事竣當面請決大計既解嚴疏請陛見楊嗣昌大驚謂傳庭將傾之斥賚疏者還之傳庭傳庭慍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託疾非真聾帝遂發怒乙亥削傳庭籍下順天巡撫楊一儁覈真僞一儁言傳庭真聾非託疾帝逮傳庭幷一儁下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爲言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先是廷臣請練邊兵楊嗣昌定議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遼東薊鎭保定凡練七千三萬有奇各總督巡撫及總兵官鎭監以下分練之而總督以所練東西策應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增畿輔監司四人薊遼監軍三人議上帝悉從之帝又采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受轄於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工部侍郎張愼言言其不便者八事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之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於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勦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幷耳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乃定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槪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爲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抽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擾民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事鉅莫能難也己酉抽練各鎭精兵復加徵練餉萬曆末及崇禎初所增賦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勦餉練餉額溢之御史衛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勦練之餉多至如此民怨何極御史郝晉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勦餉三百三十萬復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不聽　熊文燦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荊門當陽鄖撫王鼇永防江陵遠安陜撫丁啓睿蜀撫邵捷春各嚴兵於其境而陜督鄭崇儉主提兵合擊孔炤乃

請專斷德黃守承天護獻陵而江漢以南曹黨承時固原臨洮寧夏
三總兵左光先曹變蛟馬科皆入衛總兵柴時華中道還甘肅柴儉
徵之不應乞令變蛟兵西還帝不許乃檄賀人龍及副將李國奇等
軍發西安李自成聞張獻忠反大喜出收衆衆復大集柴儉發兵圍
之令曰圍師必缺自成乃由缺脫走突武關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
自成覺遁去 秋七月張獻忠合羅汝才去房縣西走左良玉追擊
之令羅岱爲先鋒己隨其後踰房縣八十里至羅猴山軍乏食壬申
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賊伏兵四起岱馬足絓於藤抽刀斷之
蹶而復進棄馬步鬬久之矢盡被執以死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
盡失棄軍資十萬餘士卒死者萬人 八月癸巳顏繼祖等二十三
人俱棄市陳祖苞先飲鴆卒帝怒祖苞漏刑錮其子編修之遴永不
敘祖寬敢戰有功稱驍將性剛使氣文吏不之喜莫爲論救竟致大
辟 己亥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之半 傅宗龍入爲兵部
尚書楊嗣昌還內閣帝憤中樞失職嗣昌以權詭得主知宗龍樸忠
不能從諛承意初入見即言民窮財盡饋不可加兵亦不必益帝頗
然之宗龍顧言不已帝怫然曰卿當整理兵事耳既退語輔臣云宗
龍善策黔而所言皆卑卑他人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 京
營總兵官孫應元黃得功副將周遇吉南征劉元斌盧九德仍監其
軍應元等至南陽會馬光玉屯淅川之吳村僞乞撫規渡漢江應張
獻忠淅川知縣郭守邦說降其黨許可變胡可受可變即賊改世王
可受則安世王也可變夜至盧之東關可受爲光玉所持約未定應
元得功趨內鄉掩其背令遇吉等分道別擊之熊文燦所遣陳洪範
軍亦至參將馬文豸等力戰小黄河口可受敗呼曰始與許王約降
者我也今歸命遇吉駐馬受之應元得功進兵王家寨賊分屯南北
兩山用木石塞道應元帥文豸戰其南得功帥副將林報國戰其北
河南兵又扼華陽關賊遂大敗光玉遁免元斌至軍檄除可變可受

罪授以官報先後首功二千人 張獻忠羅汝才等謀入陝西總督
侍郎鄭崇儉帥賀人龍李國奇張令扼之興安賊乃還犯興山及太
平窺大寧巡撫四川都御史邵捷春遣副將王之倫方國安分道扼
之國安連破賊 羅猴山敗書聞帝大怒詔逮熊文燦貶左良玉三
秩戴罪任事職兵部尚書傅宗龍言向者賊流突東西楊嗣昌故建
分勦之策今則流突者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
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專所轄鎮撫期十二月成功
因薦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用嗣昌自請督師帝大悅壬子命嗣昌
督師討賊賜尚方劍以便宜誅賞總督以下並聽節制 九月乙卯朔
召見平臺嗣昌言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當啓行軍資甲仗望
敕所司速發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翊日賜白金百大紅紵四表
裏斗牛衣一賞功銀四萬銀牌千五百幣帛千嗣昌條七事以獻爲
左良玉有大將才兵亦可用帝悉報可戊午復召見賜宴手觴三爵
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且泣越二日陛辭賜膳癸未抵襄陽
入文燦軍文燦言勦餉不至者六十餘萬初所加餉本以勦賊文燦
悉以資撫帝既不復詰廷臣亦無言及之者 冬十月甲申朔嗣昌大
誓三軍方孔炤左良玉陳洪範劉元斌等畢會嗣昌令孔炤仍駐當
陽移張伯鯨襄陽以李萬慶爲副總兵與劉國能並守鄖陽 丙戌
彗星見己丑傳刑丙申鳳陽地震 甲午左良玉爲平賊將軍文燦
就逮嗣昌猶爲疏辨 賀一龍等掠葉圍沈邱焚項城之郛犯光山
副將張琮刁明忠帥京軍踰山行九十里及其巢先驅射賊殪絳袍
而馳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七百五十嗣昌稱詔頒賜 丙申
欽定保民四事全書成頒布天下
大清兵攻寧遠總兵官金國鳳憤將士恇怯帥親丁數十人出據北
固壘戰移時矢盡力竭與二子俱死帝聞痛悼總督劉遷尚書洪承
疇言國鳳素懷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乃能力抗彊敵卒保孤

城非其才力優也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隳命非其才力短也由營伍紛紜號令難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統兵出戰惟總兵官令是聽帝即允行　十一月辛巳祀天於南郊　熊文燦逮至下獄興世王王國寧以賊衆千人歸降楊嗣昌受之處其妻子樊城　十二月總兵官賀人龍擊張獻忠於興安大破之獻忠將走竹山竹溪楊嗣昌令周遇吉至化石街草店扼其要害嗣昌以楚地廣衍賊難制驅使入蜀蜀險阻賊不得逞諸軍合而蹙之可盡殄又慮蜀重兵扼險賊將還毒楚調蜀精銳萬餘爲己用蜀中兵自是益疲弱不支邵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夷陵告急楊嗣昌檄方孔炤遣楊世恩及荆門守將羅安邦會川沅兵赴救至洋坪猴兒洞道險甚嗣昌再檄召還而安邦由柞峪世恩由重陽坪已兩道深入期至馬良坪合兵羅汝才惠登相圍之香油坪嗣昌連發數道兵往援皆以道遠不能進世恩等被圍久突圍走黃連坪絕地無水士饑渴甚賊至兩軍盡覆世恩安邦並死　楊嗣昌請兵食不悉應劾傅宗龍不任宗龍亦劾嗣昌徒耗儆國家不能報效以氣凌廷臣會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寧遠團練總兵官高起潛又揭肇基恇怯宗龍不即覆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丙午宗龍奏上復以戲視封疆下之獄法司擬戍邊帝不許欲寘之死

十三年春正月召總督宣大侍郎陳新甲爲兵部尚書自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尚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爲之新甲陳保邦十策中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鎭帝並采用之　先是惠王常潤言方孔炤遏張獻忠有來家河神通堡之捷陵寢得無虞請增秩久任章下部未奏而楊世恩等敗殁他將戰黃麻又敗孔炤嘗議熊文燦撫賊之誤楊嗣昌忮其言中遂劾逮孔炤下獄時賊分爲三西則獻忠踞楚蜀交東則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豕突隨應麻黃南則羅汝才惠登相等十營竄漳房興遠間嗣昌視東略稍緩乃以襄陽爲軍府貯五省餉金及弓刀火藥仞深溝方塹而環之造飛梁設橫柵陳利兵而譏訶非符要合者不得渡江漢間列城數十倚襄陽爲天險一鶴以雲南軍移駐當陽劉元斌以京軍移鎭荆門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等爲軍前監紀以諸將積驕玩無鬬志鞭刁明忠斬監軍僉事殷太白以徇而令左良玉專勦獻忠獻忠屢敗求撫不許其黨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鵬劉希原等來降獻忠走四川　閏月乙酉振眞定饑　戊子振京師饑　癸卯振山東饑　左良玉合諸軍擊賊於枸坪關張獻忠遁良玉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楊嗣昌謀以鄭崇儉帥賀人龍李國奇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似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耳將軍從漢陽西鄉入川萬一賊從舊路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何以禦不則走寧昌入歸巫與曹操合我以大將尾追促賊返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回鄖則無地可掠其不復竄楚境明矣夫兵合則彊分則弱今已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即駐興平兵力已薄賊來能遏之耶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創自然瓦解縱折回房竹間人跡斷絕彼從何得食況鄖兵扼之於前秦撫在紫興扼之於右勢必不得逞若寧昌歸巫險且遠曹操獻忠不相下僅窮而歸曹必內相吞其亡立見嗣昌度力不能制而良玉計是遂從之時獻忠營太平大竹河良玉駐蜀界之漁溪渡二月丙辰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見瑪瑙山峻險將據之良玉始抵山下賊已踞山顚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已當其二秦軍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戊午兩軍夾擊賊陳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斬馘三千六百

二十壁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禽人龍等降賊將二十五人張大經偕賊出降獻忠走歸州參將張應元汪之鳳追敗之水右壩獲其軍師副總兵張令方國安又邀擊於岔溪千江河大破之是月也帝念嗣昌發銀萬兩犒師賜斗牛衣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而捷音至大悅再發銀五萬幣帛千犒師加嗣昌良玉太子少保增崇儉一秩　戊寅以久旱求直言　二月甲申禱雨　丙戌大風霾詔清刑獄帝布袍齋居禱之不止給事中左懋第言去秋星變朝停刑而夕即滅今者不然豈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實乎夫練餉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餉天下共知之而餉猶未省何也請自今因兵徵餉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而刑獄則以審慮之疑信定諸囚之死生諸疑於心與疑信半者悉從輕典庶可以回天變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藉盜賊未見衰止何也由獨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賦有司追考成催徵未敢緩是以莫救於凶荒請於極荒州縣下詔速停有司息訟專以救荒爲務帝然之於是上災七十五州縣新舊練三餉並停中災六十八州縣止徵練餉下災二十八州縣秋成督徵　戊子罷各鎭內臣

進士既殿試帝思得異才丙申復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問今日內外交訌何以報讎雪恥魏藻德以知恥對又自敘十一年守通州功帝善之擢置第一　戊戌振畿內饑　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賦　張獻忠竄柯家坪其地亂峯錯峙箐深道險張令帥衆追及之分其下爲五鼓勇爭利方國安爲後距他道遙去令獨深入被圍居絕阨中屢射賊營應弦斃者甚衆水遠士渴賴天雨以濟圍終不解監軍僉事張克儉言於鄭崇儉曰張令健將柰何棄之急令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李國奇從滿月嶆進已應元等先至令方與賊鬭呼聲動山谷應元等應之內外夾擊賊乃敗去令與賊萬餘相持十三日所殺傷過當其卒僅五千耳獻忠帥千餘騎遁入興山歸州之山中人龍國奇及高傑追敗之寒溪寺鹽井五日三捷先後斬首千五百級其黨順天王一條龍一隻虎皆降　夏四月左良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將憚山險圍而不攻獻忠因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散　巡撫江西都御史解學龍爲南京兵部侍郎將解任遵例薦所部官推獎按察司照磨黃道周甚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學龍道周籍戊午逮之既至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事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之獄　己卯謝陞爲禮部尚書禮部侍郎陳演以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以所條對覘能否演膺才寡學工結納中官探得帝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有是命　帝以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悉用爲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三人號爲庚辰特用

劉之鳳之下獄也法司希指擬絞李清言於律未合給事中葛樞復疏救之鳳帝怒鐫樞級調外及是之鳳上書自白無贓賄情可矜原帝亦不省之鳳竟瘐死　羅汝才惠登相復求撫張獻忠持之汝才登相斂兵南漳遠安閒殺安撫官姚宗中走大寧大昌犯巫山石砫女官秦良玉扼之五月汝才犯夔州良玉師至賊乃去已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追敗之留馬埡斬其魁東山虎　甲申祀地於北郊

庚戌姚明恭致仕　錦州告急洪承疇出關駐寧遠總兵官吳三桂困松杏閒遼東總兵官劉肇基救出之喪士卒千人　六月辛亥朔羅汝才惠登相越巴霧河犯開縣秦良玉合總兵官鄭嘉棟大敗之譚家坪又破之仙寺嶺良玉奪汝才大纛禽其渠副塌天賀人龍擊之馬溺溪共斬首千二百汝才偕混天王小秦王東走大寧登相越開縣而西自是二賊始分人龍及李國奇又西追之不能及張獻

忠自興房走白羊山由汝才入寧昌故道掩旗息鼓而西初汝才等從寧昌窺巫山欲渡江爲諸將劉貴秦翼明楊茂選及夏玉等所拒獻忠至汝才與之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盛立馬江岸有不前赴者輒剹之賊爭死鬬貴等戰皆卻賊遂渡江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營紅茨崖青平砦歸巫聞大震楊嗣昌乃由襄陽上夷陵檄邵捷春扼夔門四川之大寧大昌界連湖廣竹溪房縣有三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專守夔州棄寧昌嗷賊官軍環攻之捷春曰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戶也乃遣茂選及覃思岱等出關分守二將不相得思岱譖殺茂選捷春卽令兼統其衆其衆相率去賊入隘守者潰賊夜斬夔關將士大驚潰時諸部士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十二三京兵之在荊門雲南兵之在蘭坪湖廣兵之在馬蝗坡者久屯思歸夜亡多關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陝西實開遠河南李際遇爲之魁饑民從之旬日間衆數萬所在告警嗣昌以聞帝發帑金五萬營嗇欒責諸將進兵罷鄖陽撫治王鼇永詔故總兵猛如虎軍前立功鄭崇儉以年老乞歸不許令帥嘉棟還關中留人龍國奇討賊會長武新寧大竹羅田相繼報陷嗣昌乃下令招撫爲論帖萬紙散之賊中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鼇永嘗諫之不納及罷官復疏言嗣昌用兵一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緣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況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踰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戰也其間能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輔號令左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矣臣以爲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衡諸將之功罪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畀其機宜之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決奇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饟爲哉　湯開遠與黃得功等大破革裏眼諸賊於商城之板石畈五營乞降已而復叛朝議將用開遠爲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官軍民咸爲泣下　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議復海運監生沈廷揚上疏極言其便命造舟試之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由淮安出海抵天津僅半月帝大喜以廷揚爲戶部主事令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初寧遠軍餉率自登州轉粟至天津又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直輸寧遠帝用其議省費多　庚午蔡國用卒贈太保謚文恪

　薛國觀既得志一踵溫體仁所爲導帝以深刻而才智彌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頗信嚮之始帝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廠衞得人安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流沾背於是專察國觀陰事國觀任中書王陛彥而惡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以漏詔旨招權利劾之並下詔獄兩人老矣斃廷杖下初史𡌅巡按淮陽括庫中贓罰銀十餘萬入己橐擢巡鹽又推取前官張錫命貯庫銀二十餘萬及以少卿家居楊士聰劾田維嘉納周汝弼金八千推爲延綏巡撫𡌅居閒幷發𡌅盜鹽課事𡌅得旨自陳遂訐士聰而鹽課則請敕淮陽監督中官楊顯名核奏俄而錫命子沆訐𡌅給事中張焜芳復劾𡌅侵盜有據事發則遣家人齎重貲謀於黠吏圖改舊籍帝乃怒褫𡌅職𡌅急攜數萬金入都主國觀邸謀既定出疏攻焜芳及其第中書炳芳煒芳閣臣多徇𡌅擬嚴旨帝不聽止奪炳芳官候訊及顯名核疏上力爲𡌅解而不能諱者六萬金𡌅下獄瘐死國興餘洪既死其家人密緝國觀通賄事報東廠又發𡌅蒼頭首國觀匿𡌅所寄銀由是諸事悉上聞國觀力辨𡌅贓爲黨人構陷帝不聽國觀素惡行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慮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僞與交驩擬第一當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賣己與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謀發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事帝聞之益疑及是楊嗣昌有所陳奏帝令擬諭國觀擬旨以進帝遂發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掌都督府定國公徐允禎吏部尚書傅永

淳等不測帝意譏頎輕請令國觀致仕或閑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獨給事中袁愷會擬不署名且疏論永淳徇私狀而微詆國觀貌肆妬嫉帝不懌抵疏於地曰成何糾疏辛未奪國觀職放之歸怒猶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陞彥至執之得其招搖通賄狀詞連永淳奕琛及通政司李夢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陞彥錦衣獄窮治頃之愷再疏盡發國觀納賄諸事永淳奕琛與爲國觀連疏力辨詆愷受昌時指使帝不納　秋七月庚辰朔畿內捕蝗己丑發帑振被蝗州縣　河南大旱蝗人相食福王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民間籍籍謂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故尚書呂維祺聞之懼以利害告勸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心常洵不爲意維祺乃盡出私廩振濟　范復粹爲首輔給事中黃雲師言宰相須才識度三者復粹恚自陳三者無一請罷溫旨慰留御史魏景琦劾復粹及張四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遺譏海內帝以景琦妄詆下之獄　羅汝才等遁還興山辛卯左良玉孫應元周遇吉及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監軍僉事孔貞會等大破之於豐邑坪斬首二千三百生禽五百有奇混世王小秦王皆降時稱荊楚第一功良玉乘勝擊過天星降之過天星者卽惠登相也既降始終爲良玉部將擁十萬王光恩亦相繼復降惟汝才遁去走巫山於是羣賊盡萃於蜀中監軍大理寺評事萬元吉令川將守巴巫諸隘賀人龍李國奇及楚將張應元汪之鳳張奏凱專主追擊東協總兵官曹變蛟援勦總兵官左光先山海總兵官馬科與吳三桂劉肇基遇

大清兵於黃土臺及松山杏山互有殺傷

大清兵退屯義州洪承疇議遣變蛟光先科等兵入關養銳留三桂肇基於松杏間陽示進兵狀　八月甲戌振江北饑　楊嗣昌處小秦王混世王等於房竹山中命張克儉安輯諸賊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時河南北流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降卒多闌入其中克儉深憂之上書嗣昌極言可慮嗣昌不以爲意嗣昌見楚地無賊以留務委克儉而躬帥師入川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張令秦良玉二軍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營壘見良玉軍整心異之良玉爲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義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愚智皆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張應元汪之鳳同守夔州之土地嶺部卒多新募賀人龍逗遛不至張獻忠悉銳來攻之鳳應元力戰賊分兵從後山下突入其營應元突圍出之鳳走他道免山行道渴飲斗水臥血凝臆而死諸軍遂大敗獻忠勢復張羅汝才復與之合於是捷春移營大昌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捷春以大昌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與持久乃扼水寨觀音巖爲第一隘以部將邵仲光守之而夜叉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湧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分兵力弱爲憂捷春不聽九月獻忠等聞嗣昌西急趨大昌犯觀音巖三黃嶺仲光不能禦獻忠從上馬渡過軍元吉急檄諸將分邀之復令張奏凱屯淨壁捷春選部將羅洪政沈應龍爲助良玉偕令扼賊竹箘坪癸巳令力戰中矢死軍遂敗令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軍中號神弩將既死咸爲奪氣　楊嗣昌之在夷陵也檄令李自成降自成出謾語陝西官軍圍自成於巴西魚腹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經養子雙喜勸而止賊將多出降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步入叢祠顧而嘆曰人言我當爲天子盍卜之不吉斷我頭以降宗敏諾三卜三

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若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走鄖均　曹變蛟劉肇基等與大清兵復戰杏山劉肇基軍稍卻　乙巳兩日並出辰刻乃合爲一入時又分爲二　冬十月癸丑熊文燦棄市　張獻忠突淨壁陷大昌屯開縣秦良玉趨救不克轉鬬復敗所部三萬人畧盡良玉單騎見邵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見楊嗣昌與己左而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賊行則哨探止則息馬抄糧關隘偵候不明防軍或遠離戍所賊乘隙而過無人之境嗣昌遂收斬邵仲光疏劾捷春失事因言鄭崇儉撤兵太早致賊猖獗捷春收兵扼梁山獻忠以梁山河深不能渡與羅汝才自開縣渡河走達州捷春退保綿州扼涪江嗣昌至梁山檄諸將分擊賊賊疾走陷劍州趨廣元將由閒道入漢中賀人龍趙光遠拒之陽平百丈二關賊走巴西張應元諸軍邀之梓潼戰小利既而敗蜀將曹志耀等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張載福陷陳死涪江師遂潰賊屠綿州捷春歸成都賊偪成都巡按御史陳良謨遣將據要害爲犄角一再戰皆勝已而捷春被逮捷春治蜀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既至京下獄論死仰藥死獄中崇儉亦削籍　十一月丁亥祀天於南郊　戊子南京地震　楊嗣昌進軍重慶萬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用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副之帥軍趨綿州分遣諸將屯要害而元吉自閒道走射洪扼蓬溪以待賊賊方屯安岳界偵官軍且至宵遁趨內江如虎簡驍騎追之元吉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扼其歸路時賊攻羅江不克走綿竹嗣昌至順慶諸將不會師賊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之去賊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閒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遂由水道下簡州資陽陷仁壽知縣劉三策不屈死嗣昌徵諸將合擊皆退縮　十二月丁未朔嚴軍機抄傳之禁　王陛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即命陛彥棄市遣使逮薛國觀　黃道周之下獄也戶部主事葉廷秀疏救之帝怒杖廷秀百下錦衣獄監生涂仲吉白夢龍相繼救道周亦皆下獄刑部尚書李覺斯讞道周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煙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道周掠治者四乃還刑部獄先是仲吉上書通政司施邦曜不爲封進而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封上帝見所署語奪其官　楊嗣昌在重慶時下令赦羅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禽斬者賚萬金爵侯翊日自堂皇至庖湢徧題有斬督師獻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復戒期三檄賀人龍不奉令自賊再入川嗣昌雖屢檄諸將無一邀擊者初左良玉受平賊將軍印寖驕不肯受嗣昌約束而人龍屢破賊有功嗣昌私許人龍代良玉既以良玉瑪瑙山功語人龍姑待之人龍大恨具以前語告良玉良玉亦內恨當張獻忠之敗走也追且及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則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萬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勸嗣昌曰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宜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而身從閒道出梓潼扼歸路以俟濟師嗣昌不用辛亥獻忠陷瀘州其地三面阻江惟立石站可北走元吉以賊居絕地將遣大兵南擣其老巢而伏兵旁塞玉蟾寺邀賊北走永川逆擊而盡殄之猛如虎至永川知縣已遁城中止丞簿一二人如虎覓嚮道不可得夜宿西關空舍及抵立石賊已先渡南溪返走人龍及趙光遠屯小市廂隔一水不擊賊賊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渡綿河入巴州嗣昌令諸軍躡賊疾追毋任他逸諸將乃盡從瀘州躡賊後　李自成由湖廣走河南饑民從之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啓泰攻永寧知縣武大烈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己百戶孫世英並不屈死萬安王采𨥙亦被害攻偃師知縣徐日泰大罵而死自成爲人高顴深

顴鴟目曷鼻聲如豺性猜忍日殺人斮足剖心爲戲所過民皆保塢壁不下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精白子也嘗出粟振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彊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爲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爲主謀潛歸事洩坐斬已得末減信金星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巖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三尺餘上讖記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巖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爲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爲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饟者不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衆

洪承疇甄別諸將請解劉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左光先還陝西代以白廣恩部議咸從之而請調旁近邊軍合關內外見卒十五萬人備戰守用承疇言師行糧從必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然之敕所司速措給徵楊國柱王樸及密雲總兵官唐通各揀精兵赴援

是年兩畿山東陝西甘肅旱蝗人相食

明紀卷第五十五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五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祈穀於南郊　楊嗣昌知賊必出川親統舟師下雲陽諸將陸行追賊賊折而東返歸路悉空不可復遏總兵官猛如虎所將止六百騎餘皆左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所過肆焚掠惟參將劉士杰勇敢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偃閉不戰改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且爲之謠時賀人龍兵已大譟西歸所恃止如虎萬元吉深憂之賊自巴州走達州己丑官軍追及於開縣之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疲乏請詰朝戰士杰奮曰四旬逐賊今始及之舍弗擊我不能也執戈先如虎激諸軍繼之士杰所當輒摧陷張獻忠登高而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兵前部無鬬志獨士杰孤軍乃密選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子先捷並戰死如虎帥親兵力戰部將挾上馬潰圍出旗纛軍符盡失將士死亡過半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獻忠席卷出川所至燒驛舍殺塘卒楚蜀消息中斷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興房兵趨漢中若相避然　李自成犯河南參政王蔭昌前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等分門守總兵官王紹禹副將劉見義羅泰各引兵至福王常洵召紹禹等入賜宴越數日丙申賊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縋而出用矛入賊營賊稍卻夜半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諾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賊有識維祺者曰爾非振濟呂尚書乎我能活爾維祺弗應賊擁之去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賊跡而執之遇維祺於道維祺反接望見常洵呼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於賊常洵瞠不語遂遇害賊汋其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維祺見賊渠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就刃而死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瀜里居知縣劉芳奕韓金聲推官常克念待詔郭顯星行人王明舉人來秉衡楊季衛良翰等並死之兩承奉伏常洵尸哭乞收王骨賊義而許之殯畢兩承奉即自縊死常洵妃鄒氏及世子由崧脫走懷慶自成發王邸金振饑民火王宮三日不絕時寶豐知縣朱由椷密縣知縣朱敏汀里居太僕寺卿魏持衡等汝州知州錢徵祚皆以城陷死　始周延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姚希孟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後罷歸失勢心內慙而溫體仁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媢嫉稱一時正人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思用舊臣二月特敕召延儒至發賀逢聖至發四疏辭　己酉詔以時事多艱災異疊見痛自刻責停今歲行刑諸犯俱減等論　撫治鄖陽都御史袁繼咸聞賊至當陽急謀發兵張獻忠令羅汝才與相持而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其軍符庚戌抵襄陽近郊用二十八騎持軍符先馳呼城門督師調兵守者合符而信入之夜半城中火作賊從中起監軍副使張克儉被執大罵與推官鄺曰廣攝縣事李大覺游擊黎安民死焉知府王承曾遁免初獻忠妻敖氏高氏及其軍師潘獨鼇之被獲也皆繫襄陽獄承曾年少輕佻每夕託問賊中情形與獻忠二妻笑語獄吏又多納賊金禁防盡弛獨鼇等脫桎梏從獄中起獻忠縛襄王翊銘置堂下屬之酒曰王無罪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焚其屍并殺貴陽王常法妃妾聾死者四十三人事聞命所司備喪禮諡翊銘曰忠　戊午李自成攻開封巡撫都御史李仙風時在河北巡按御史高名衡集衆守周王恭枵出庫金五十萬餽守陴者縣賞格殪一賊予五十金賊穴城守者投以火賊被爇死

不可勝計仙風馳還開封副將陳永福背城而戰斬首二千游擊高謙夾擊斬首七百河內知縣王漢亦燃火金龍口柳林爲疑兵遣死士入賊中聲言諸鎮兵來援各數十萬至矣賊聞則驚凡七晝夜乃去屠密縣　張獻忠陷樊城當陽郟縣乙丑合羅汝才入光州殘商城羅山息縣信陽固始分犯英山應城商城知縣盛以恆力戰死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正里居故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洪允衡檢討馬剛中教授段增輝信陽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里居知縣張映宿光山典史魏光遠固始巡檢郝瑞日興山典史張達都司徐日曜並死之　帝聞洛陽陷震悼輟朝三日己巳召閣臣九卿科道於乾清宮左室語及福王被害帝泣下范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氣數亦賴人事頃回命駙馬都尉冉興讓給事中葉高標太監王裕民齎帑金振卹河南被難宗室改殯常洵　楊嗣昌在夷陵聞襄陽破驚悸上疏請死下至荆州之沙市朝惠王謁者謝之曰先生惠顧寡人願先之襄陽會聞洛陽陷嗣昌益憂懼遂不食三月丙子朔自裁　李自成之圍開封也總督保定侍郎楊文岳以衆二萬赴救遣總兵官虎大威副將張德昌先帥五千人渡河會已解圍大威等會李仙風於偃師以兵少未敢擊賊待文岳軍至與賊戰鳴皋鎮大破之仙風與高名衡互訐奏帝以陷福藩罪詔逮仙風擢名衡代之以陳永福充河南總兵官　丙申洪承疇會楊國柱王樸唐通曹變蛟馬科吳三桂遼東總兵官王廷臣山海總兵官白廣恩於寧遠凡兵十三萬馬四萬　丁酉逮鄭崇儉下獄尋棄市

大清兵圍錦州夏四月壬子填濠毀塹以攻之祖大壽拒守　廷臣聞襄陽之變刑部主事雷縯祚劾楊嗣昌六大罪可斬張肯堂請釋嗣昌之權疏入而嗣昌已死帝甚傷悼之己巳傳諭廷臣輔臣二載辛勤一朝畢命然功不掩過其議罪以聞鑄兵部尚書陳新甲三秩視事削左良玉職戴罪平賊自贖逮袁繼咸戍之己未總督三邊侍郎丁啓睿爲兵部尚書督師討賊仍兼三邊軍務賜劍敕印如嗣昌

張獻忠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力戰死未幾城復陷判官余墻死之

五月庚辰范復粹致仕　戊子祀地於北郊　九卿議楊嗣昌罪禮部侍郎蔣德璟言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餉練餉致天下民窮財盡胥爲盜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故事追正其罪帝不從徐允禎等請以失陷城寨律議斬帝傳制曰故輔嗣昌奉命督勦無城守專責乃詐城夜襲之檄嚴飭再三地方若罔聞知及違制陷城專罪督輔非通論且臨戎二載屢著捷功盡瘁隕身勤勞難泯乃昭雪嗣昌罪賜祭葬歸其喪　丁啓睿受命出潼關將由承天赴楊嗣昌軍於荆州湖廣巡按御史汪承詔言大寇在河南荆襄幸息警無煩大軍盡匿漢津船啓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鄧州州人閉門詬過內鄉長吏閉之糶軍行荒山間割馬羸燎以野草士啗不得飽時李自成有衆五十萬啓睿憚之聞張獻忠在光山固始間稍弱乃謀於諸將曰上命我勦豫賊此亦豫賊也開封日告急啓睿以有事獻忠不赴援會陳新甲薦傅宗龍才帝釋宗龍於獄命爲兵部侍郎代啓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啓睿聞三邊已置總督乞帝更己敕書帝乃敕宗龍專辦自成　張獻忠猝至南陽知府顏日愉殺賊中矢死城獲全獻忠假所獲左良玉旗幟以入泌陽知縣王士昌罵賊死已良玉至南陽賊遁去良玉不戢士泌人脫於賊者遇官軍無噍類　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洪承疇等援錦州未發帝召陳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戎政侍郎吳甡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中張若麒面商於承疇

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　山東寇李青山等起　李自成走內鄉淅川土賊袁時中衆二十萬總督江北軍務侍郎朱大典帥劉良佐等擊破之時中與羅汝才皆歸自成自成勢益盛楊文岳趨鄧州秋七月己卯自成還攻之文岳帥虎大威三戰皆捷斬其魁

一條龍一隻龍獲首功千餘級賊遁去　張獻忠再攻應山不克去攻鄖陽撫治都御史王永祚以襄陽急移師鎮之副使高斗樞知府徐啓元遣游擊王光恩及其弟光興分扼之戰頻捷光恩者均州降渠也善用其下下亦樂爲之用斗樞察其誠招入城共守斗樞啓元善謀光恩善戰自是賊屢犯之鄖城危而復全　丁啓睿檄左良玉破張獻忠於麻城斬首七百　京師大疫　山西巡按御史陳純德言兵抽練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壟之戀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藉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餉糜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弊也帝不能用　洪承疇之援錦州也陳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爲然而新甲堅執前議張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移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壬寅承疇偕巡撫遼東都御史邱民仰帥八鎮兵次松山去錦州五六里而營楊國柱先至陷伏中八月乙巳

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兒子昔年殉難處也吾獨爲降將軍乎突圍中矢墮馬卒承疇以故總兵李輔明代之而命曹變蛟營松山之北乳峯山之西兩山間列七營環以長壕俄我

太宗文皇帝親臨督陳諸將出戰連敗餉道遂絕國柱振從父也

薛國觀還延久之始逮至帝令待命外邸不以屬吏國觀自謂必不死辛亥賜國觀死日夕監刑者至門國觀猶鼾睡及聞詔使皆緋衣蹶然曰吾死矣倉皇取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昌時殺我乃就縊越兩日始許收殮法司坐其贓九千沒入田六百畝故宅一區國觀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憤殺之贓又懸坐人頗有寃之者　辛酉重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子　張獻忠拔鄖西掠地至信陽屢勝而驕左良玉從南陽追擊大破之降其衆數萬獻忠傷股乘夜東奔良玉急追會大雨江溢道絕官軍不能進獻忠走免　甲子王樸自松山夜遁唐通馬科吳三桂白廣恩李輔明相繼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爲

大清兵邀擊蹂躪殺溺無算曹變蛟王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洪承疇固守三桂樸奔據杏山越數日欲走還寧遠至高橋遇伏大敗僅以身免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張若麒自海道遁還自是錦州圍益急而松山亦被圍應援俱絕九月承疇變蛟等盡出城中馬步兵欲突圍出敗還帝聞深以爲憂陳新甲不能救言官請罪若麒新甲力庇之復令出關監軍　甲申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始延儒被召張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及是悉反溫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罪以下皆得還家復詿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　辛卯封皇子慈炯爲定王　總督三邊侍郎傅宗龍之至陝也議括關中兵餉以出屬郡無以應乃檄李國奇賀人龍兵在河南者隸部下未幾宗龍以川陝兵二萬出關次新蔡與楊文岳兵會人龍國奇將陝兵虎大威將保兵共結浮橋東渡汝合兵趨項城李自成羅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寧覘宗龍文岳兵至盡伏精銳於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後騎覘賊還報曰賊結浮橋西渡向汝矣宗龍文岳夜會諸將於龍口兩軍並進急走二十里至於孟家莊人龍大威以馬力乏俟詰朝戰止兵爲營諸軍弛馬甲植戈鐵散行墟落求芻牧賊覘之壘起於林中伏甲並出搏我兵人龍有馬千騎不戰國奇以麾下兵迎擊之不勝陝兵保兵俱潰人龍大威奔沈邱國奇從之三帥潰宗龍文岳合兵屯火燒店賊以步兵攻其營諸軍鳴大礮震死賊百餘日暮賊引

去宗龍軍西北文岳軍東南晝塹而守保兵宵潰有副將挾文岳騎而馳夜奔項城宗龍復分陝兵立營於東南諸將分壁當賊壘文岳奔陳州宗龍檄人龍國奇還兵救不應宗龍曰彼豈死宜不來吾豈避死哉語其麾下曰宗龍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決一死戰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召裨校李本實郎文岳壁穿塹築壘以拒賊賊亦穿壕二重以圍之食盡宗龍殺馬騾以享軍馬騾亦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會營中火藥鉛子矢並盡士卒餘六千宗龍夜半潛勒諸軍突賊營殺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帥諸軍且戰且走壬辰日卓午未至項城八里賊追及之執宗龍呼於門曰秦督親隨官丁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爲賊賺城以緩死哉賊抽刀擊宗龍中其腦而仆斵其耳目死地下人龍國奇兵潰歸陝賊遂屠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圍葉縣四面力攻副總兵劉國能不能支戊戌城陷始國能與自成汝才輩結爲兄弟及歸正自成輩深恨之至是被執賊猶好謂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國能瞋目罵曰我初與若同爲賊今則王臣也何故降賊遂殺之事聞復宗龍兵部尙書謚忠壯贈國能左都督革文岳職充爲事官戴罪自贖文岳乃收集散亡與高名衡防杞　張獻忠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副將王允成破之望雲寨獻忠兵道散且盡從騎止數十以羅汝才與李自成合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諫曰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乃陰與獻忠五百騎使遁去獻忠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罐子等衆復盛然猶陽推自成　冬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詔發水師援遼巡撫天津侍郎李繼貞坐戰艦不具除名　李自成復攻南陽總兵官劉光祚適經其地唐王聿鏌邀之共守光祚與猛如虎用計殺賊精卒數千十一月丙子城破如虎持短兵巷戰大呼衝擊血盈袍袖過唐府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爲賊擒死光祚及參議艾毓初南陽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並死之聿鏌亦遇害自成乘勝縱兵連陷十四城舞陽知縣潘宏鄧州知州劉振世吏目李國璽千戶余承蔭李錫鎮平知縣鍾其碩內鄉知縣龔新新野知縣韓醇泌陽知縣姚昌祚典史雷晉暹皆死之督師尙書丁啓睿在許州與賊隔十二月赴開封離許二十里而城破知州王應翼都司張守正俱死自許以南無堅城兵備僉事李乘雲鄢陵知縣劉振之典史杜邦舉遁許知縣費曾謀太康知縣魏令望洧川知縣柴薦種尉氏知縣楊一鵬新鄭知縣劉孔暉商水知縣王化行洪文衡及長葛典史杜復春臨穎千總賈蔭序皆死事禹州之延津等五郡王亦皆被害曾謀宏之裔也　巡撫陝西都御史汪喬年爲兵部侍郎總督三邊軍務部檄踵至趣出關時關中精銳盡沒於項城喬年曰兵疲饟乏我出如以肉餧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調邊卒得馬步三萬人喬年之爲巡撫也奉詔發李自成先冢邊大綬詗得自成族人爲縣吏者掠之言去縣二百里曰李氏村亂山中十六冢環而葬中其始祖也相傳穴仙人所定壙中有鐵鐙檠曰鐵鐙不滅李氏興大綬如其言發之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斵棺骨青黑被體黃毛腦後穴大如錢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咋咋吞日光者六七反而伏喬年函其顱骨并臘蛇以聞焚其餘雜以穢棄之自成聞嚙齒大恨曰吾必致死於喬年　先是革左二賀陷含巢潛山諸縣欲西合張獻忠以湖廣官兵阻不得達及開封急丁啓睿左良玉皆往援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山中與革左二賀相見皆大喜獻忠攻桐城挾營將廖應登至城下誘降黃得功周遇吉與劉良佐合兵擊之於鮑家嶺賊敗遁追至潛山禽斬賊將闖世王馬武三鷂子王國興二鷂子獻忠養子最號驍勇者也　薊遼總督侍郎楊繩武督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松山錦州加銜督師以巡撫山西都御史范志完代繩武繩武尋卒

刑部尙書劉澤深等言解學龍黃道周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止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爲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仍以原擬請甲子戍學龍道周及葉廷秀道周廣西廷秀福建 張肯堂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洛陽失守禍中親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爲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爲事乎今爲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爲掎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一切置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潰潰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帝下所司詳議 張溥已卒而復社事猶未竟蔡奕琛繫獄未知溥卒也訐溥遙握朝柄己罪由溥因言溥結黨亂政詔責溥及張采回奏采奏上先以溫體仁張至發薛國觀皆不喜東林故所司不敢覆奏至是周延儒當國事始得解 致仕大學士何如寵卒如寵性孝友操行恬雅與物無競難進易退世尤高之 開封佳麗甲中州士大夫殷富蓄積充牣羣賊心豔之李自成再合羅汝才來攻周王恭枵巡撫都御史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拒守

十五年春正月癸未釋孫傳庭於獄命爲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帝御文華殿問勦賊安民之策傳庭侃侃言帝嗟嘆久之燕勞賞賜甚渥乙酉楊文岳援開封總督三邊侍郎汪喬年帥總兵官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出潼關永福射中自成左目礮殪上天龍等自成大怒急攻之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瓴甋得一甎卽歸營臥後者必斬取甎已卽穿穴穴城初僅容一人漸至百十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繫以巨絙穿畢萬人曳絙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於城上鑿橫道聽其下有聲用穢毒灌之賊多死賊乃於城壞處用放迸法攻之鐵騎數千馳譟伺城頹擁入放迸者實藥甕中火燃藥發當者輒糜爛開封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築也厚數丈土堅緻火發反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駭而去會文岳援兵亦至圍乃解

李靑山衆數萬據梁山濼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閘劫漕艘陷張秋東平太監王裕民劉元斌率禁兵會總督河道侍郎張國維討平之 帝疑羣下東廠太監王德化以慘刻輔之鎭撫梁淸宏喬可用朋比爲惡凡搢紳之門必有數人往來蹤跡故常晏起早闔毋敢偶語旗校過門如被大盜官爲囊橐均分其利京城中奸細潛入傭夫販子陰爲流賊所遣無一舉發而高門富豪跼蹐無寧居其徒黠者恣行請託稍拂其意飛誣立構摘竿牘片字株連至數十人御史楊仁愿力言其害又言緹騎不當遣帝爲諭東廠言所緝止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緝弁戒錦衣校尉之橫索者然帝倚廠衛益甚 二月耕耤田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請召還陳子壯顧錫疇倪元璐及故祭酒文安之且乞免黃道周永戍 戊申振山東就撫亂民 先是臨潁爲賊守左良玉破而屠之盡獲賊所掳李自成聞之怒舍開封而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賊圍之急汪喬年偕諸將議曰郾城危在旦夕吾趨郾城賊方銳難與爭鋒吾聞襄城距郾四舍賊老營咸在吾舍郾而以精銳攻其必應賊必還兵救則郾城解矣郾城解我擊其前良玉乘其背賊可大破也諸將皆曰然乃留步兵火器於洛陽簡精騎萬人兼程進次郟縣襄城諸生李永祺等迎喬年癸丑喬年入襄城令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分駐城東四十里偪郾城而軍而自勒兵駐城外丁啓睿楊文岳督虎大威及馮大棟張鵬翼等救郾城合擊賊賊大敗相持十一晝夜俘斬數千賊果解郾城而救襄城賊至人龍等奔入關良玉救亦不至軍大潰喬年歎曰此我死所也帥步卒七千餘入城守賊穴地實火藥攻城喬年

亦穿阱視所鑿以長矛刺之賊礮擊喬年坐纛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之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丁巳城陷喬年巷戰殺三賊自刎不殊為所執大罵賊割其舌磔殺之副將張國欽張一貫黨威李萬慶及監紀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知縣曹思正典史趙鳳豸訓導張信皆死之自成矐永祺不得屠其族劓刖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事聞命孫傳庭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總督薊遼侍郎范志完督師出關救松錦松山被圍半年洪承疇等力守外援不至芻糧竭副將夏成德為內應戊午城破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及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副總兵江翥饒勳朱文德參將以下百餘人皆被執死之獨承疇與故總兵祖大樂降張若麒跳從海上還寧遠關門勁旅盡喪事聞帝驚悼甚設壇都城承疇十六民仰六賜祭盡哀官為營葬錄其一子尋命建祠帝將親祭聞承疇降乃止三月己卯祖大壽以錦州降於我

大清杏山塔山連失京師大震　魏照乘連為御史徐殿臣劉之勃楊仁愿所劾引疾致仕　壬辰封皇子慈炤為永王　李自成再敗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又數萬威震河雒遂縱兵四出陷西華知縣劉伯驂投井死陷陳州副使關永傑知州侯君擢守備張鷹揚鄉官崔泌之舉人王受爵並戰死睢州太康寧陵考城俱陷故通政使李夢辰知府杜時髦巡撫張維世並不屈死賊犯歸德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琇經歷徐一源商邱知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堅守七日侯恂家商邱其子方夏斬關出丙申城陷則孔等並拒賊死以樟創死復甦獲免全家殲焉同死者里居尚書周仕樸郎中沈試主事朱國慶中書侯忻知府沈仔知縣張儒及舉人徐作霖吳伯允等六人諸生吳伯裔張渭劉伯愚等一百十餘人試鯉之孫也其時鄭州知州魯世任知縣鹿邑紀懋勛上蔡許永禧西平高斗魁遂平劉英郟縣李貞佐寶豐張人龍魯山楊呈芳伊陽孔貞璞虞城署縣事主簿孔亮汝州吏目顧王家皆抗賊死而鄉官舉貢諸生及士民婦女先後盡節者甚衆　孫應元擊賊羅山力戰無援陳沒　夏四月己亥朔改稱左邱明及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朱熹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　癸亥李自成復圍開封　張獻忠合革左諸部攻舒城里居編修胡守恆與游擊孔廷訓共守廷訓縱所部淫掠士民多降賊守恆家富而吝鄉里怨之為悍卒所殺俄城陷獻忠據之改舒為得勝州遣其黨分犯旁邑掠民益軍　南京御史米壽圖極論張若麒罪言督臣洪承疇孤軍遠出若麒任意指揮視封疆如兒戲虛報大捷冒功罔上恃鄉人謝陞為內援陞奸險小人非與若麒駢斬何以慰九廟之靈會廷臣多糾若麒遂下獄論死　初陳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儻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給事中倪仁禎方士亮朱徽等劾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上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仁禎與同官廖國遴等交章論之宗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乙丑削陞籍　初賀人龍遇賊襄城不戰走帝大怒欲誅之慮其為變姑奪職戴罪視事及孫傳庭總督陝西帝授以意人龍駐咸陽虞禍曉夜為備傳庭以人龍家米脂其宗族多在賊中未可輕發在道陽上疏曰人龍臣舊將願貰其罪俾從臣自效帝亦陽許之人龍稍自安傳庭至陝西密與巡撫張爾忠謀五月己巳朔召人龍計事數其罪斬之其部將周國卿將精卒二百人與同黨魏大亨賀國賢高進庫等將逃還涇陽取其帑與賊為亂爾忠遣參將孫守法先入涇陽質其妻子國卿窮蹙斬大亨等以降爾忠密聞之大亨大亨遂斬國卿函送

其首。他部將高傑高汝利賀勇董學禮等十四人俱仍故官。一軍乃定。　賊騎日抵廬州城下。知府鄭履祥通判趙興基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貴指揮同知趙之樸里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蘅貪戾民不附。賊諜滿城中不能知。甲戌。提學御史徐之垣以試士至。張獻忠遣其徒偽為諸生襲儒冠以入。夜半舉礮城中大擾。之垣如蘅履祥登貴並縋城走。興基元綬之樸力戰死。楷不屈死。廬州城池高深。獻忠屢犯不得志。至是以計得之。連陷和州含山巢縣無為六安。南京戒嚴。時亳州知州何燮[illegible]知縣崔長銳霍邱知縣左相申盱眙主簿胡淵皆抗賊死。　法司會鞫王樸罪。郝晉言六鎮罪同皆宜死。吳三桂實遜左主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陳新甲請獨斬樸。勒馬科軍令狀再失機即斬。三桂失地應斬。念守寧遠功。與李輔明白廣恩唐通皆貶秩充為事官。丁亥。樸棄市。　范志完築五城寧遠城南護轉餉集土著實之。又議修覺華島城為犄角勢。帝甚倚之。六月。志完易銜欽命督師總督薊遼昌通等處軍務節制登津撫鎮。遼事急則移駐中後。關內急則星馳入援。三協有警則會同薊昌二督并力策應。時謂內外並建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望尤尊。又於昌平保定設二督。以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棊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　戊申。賀逢聖致仕。逢聖為人廉靜。束修砥行。帝頗事操切。逢聖終無所匡言。及宴餞便殿。賜金幣坐墩。逢聖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泫然動容焉。　帝自即位。務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彊章愈多位愈固。張四知秉政四載。為給事中馬嘉植御史鄭崑貞曹溶等所劾。帝皆不納。癸丑。始致仕去。　甲寅。詔天下停刑三年。　會推閣臣。吏部尚書李日宣等以蔣德璟黃景昉姜曰廣王錫袞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鄭三俊劉宗周吳甡王道直及刑部左侍郎惠世揚名上。大學士

周延儒客盛順者。嘗為浙江巡撫熊奮渭營內召。已果擢南京戶部侍郎。工部侍郎宋玫信之。順為玫營推甚力。會帝令再推數人。玫及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副都御史房可壯大理寺卿張三謨與焉。大僚不獲推者為流言入內。帝深惑之。陳演又惡可壯及御史張煊不受屬。因譏於帝。帝召日宣及與推諸臣入對。石麒獨不赴。德璟言邊臣須久任。薊督半載更五人。事將益廢弛。帝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更於後。孰若慎於初。帝問大變何由。對曰莫若核首級。近加斬獲千餘級。輒敘千百萬。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督二撫六總兵。又設副將六十人。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頷之。玫陳九邊形勢甚辨。冀得帝意。帝厭其干進。叱退之。己未。命德璟景昉甡俱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而以徇情濫舉責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壬戌。復御中左門。皇太子及定王永王侍。帝召日宣聲甚厲。次召給事中章正宸及煊玫可壯三謨。詰其妄舉。日宣奏辨。帝曰汝嘗言秉公執法。今何事不私。正宸言日宣多遊移。臣等掌科之。然推舉事實無所徇。日宣復為玫等三人解。帝命錦衣官提下日宣等六人並褫冠帶就執。時帝怒甚。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景昉甡叩頭辨新命。臣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御等亦乞優容。帝皆不許。遂下日宣等刑部獄。廷臣交章申救。不納。帝疑其未就獄。刻刑部官二日定讞。世揚石麒擬予輕比。帝大怒。並世揚鐫石麒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漢言。此一案日宣等無私。陛下懷疑甚其罪。刑官莫知所執。不覺獄上。日宣等戍。煊戍邊。玫可壯三謨削籍。　周延儒再相。玫給力為多。延儒許復其冠帶。經畧以捐貲振饑屢撫按題敘。延儒擬優旨下部。公議大沸。延儒患之。兵部侍郎馮元颺為吳甡謀。說延儒引甡共為銓。延儒默援之。甡遂得柄用。及延儒語銓事。甡唯唯退。召戶部尚書傅淑訓告以逆案不可翻。寢其疏不覆。延儒始悟為甡紿。延儒欲起張捷為南京右都

御史趙力死之延儒姓各樹黨獨蔣德璟無所比。帝既誅賀人龍，
專倚左良玉辦賊釋侯恂於獄命爲兵部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南
軍務代楊文岳救開封以恂嘗薦良玉也發帑五十五萬犒良玉營
及士部御史蘇京監延寧甘固軍趣孫傳庭出關王漢監良玉及援
剿諸軍同恂等急擊御史王燮監陽懷東晉軍刻期渡河所司察文
督非升。　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王錫袞薦故宣府巡撫
馬士英才而周延儒之赴召也阮大鋮饋金錢求湔濯延儒曰吾此
行謬爲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鋮沈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
草士英別字也延儒許之至是遂起士英兵部侍郎總督廬鳳等處
軍務。　甲子祀地於北郊。　築壇親祭死事文武大臣。　張獻忠陷
廬江習水師於巢河。　山西總兵官許定國援開封潰於沁水寧武
兵潰於覃懷河上之兵亦潰詔逮定國開封圍益急帝數切責丁啓
睿啓睿不得已乃偕楊文岳大集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四
鎭兵十餘萬秋七月朔會於朱仙鎭賊營西官軍營北啓睿欲戰良
玉曰賊鋒銳未可擊也啓睿曰圍已急必擊之諸將皆懼良玉不從
己巳夜良玉軍大譟突諸營諸營驚潰良玉軍乘亂掠諸營馬贏以
去於是諸營悉奔獨文岳中軍副將姜名武堅壁不動侵晨督麾下
血戰殺數百人被執大罵爲賊磔死監軍僉事任棟主事余爵俱陳
沒啓睿文岳等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贏七千將士
數萬啓睿敕書印劍俱失良玉之走李自成戒士卒待其兵過從後
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
繞百里自成親率衆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
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棄馬贏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
事聞帝大怒立誅德政褫啓睿文岳職侯勘詔山東總兵官劉澤清
援開封已命侯恂拒河圖賊令良玉以兵會之良玉畏自成還延不
至大威之奔汝寧也出攻賊寨中敵死故免於罪。　張獻忠復陷六
安虛九德以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戰於夾山敗績江南大震。　言官
劾張若麒者并及陳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
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官爲援與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
之不能入時河南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
亦十餘上帝輒慰留新甲之與
大清議和也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爲使帝與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
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紹愉以密語
報新甲既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爲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
然方士亮首論之帝慍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
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會馬嘉植復劾之遂下新甲獄。　八
月庚戌安慶兵變殺都指揮徐良憲官軍討定之。　賊之復至開封
也圍而不攻欲坐困之至是城中食盡高名衡陳永福偕監司梁炳
蘇壯吳士講推官黃澍等守益堅劉澤清諸軍並集河北朱家寨不
敢進澤清曰朱家寨去開封八里我以兵五千南渡河而營引水環
之以次結八營直達大堤築甬道輸河北之粟以餽城中賊兵已老
可一戰走也諸軍皆曰善澤清乃以三千人先渡立營賊攻之戰三
晝夜諸軍無繼者甬道不就澤清拔營歸士爭舟多死者。　乙丑釋
黃道周於戍所復其官道周在途疏謝因請釋解學龍葉廷秀左懋
第與御史李悅心復相繼論薦廷秀執政亦稱其賢帝令所司核議
道周至京請假去。　陳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
行金內外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等爲營救於徐石麒拒不聽周延
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
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耶新甲遂棄市新甲爲楊嗣昌
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初甚倚之曉特惡其
洩機事且彰主過故殺之不疑。　陳啓新之爲給事中也劉宗周詹
爾選楊光先等先後論之帝悉不究然啓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

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譴聚奎罰輕。奪其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啟新請託受賕。還鄉驕橫。始詔行勘。未上而啟新遭母憂。給事中婁埰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遂削啟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逃去。不知所之。　開封垂陷。謫德劉理順。建議河北設重臣。練敢死士為後圖。疏格不行。大學士蔣德璟請馳督諸將戰。優詔不允。帝屢趣孫傳庭出關。傳庭言兵新募不堪用。陝西巡按御史金毓峒亦言將驕卒悍。未可輕戰。不聽。傳庭不得已乃出師。賊圍開封者三。士馬損傷多。積憤誓必拔之。圍半年。師老糧匱。欲決黃河灌之。以城中子女寶貨猶豫不決。聞秦師已東。恐諸鎮兵夾擊。欲變計。會有獻計於巡按御史嚴雲京者。請決河以灌賊。雲京以語高名衡黃澍。名衡澍以為然。城旁羊馬牆周王恭枵募民所築。堅厚如高岸。而賊營直傳大堤。謂河決則賊可盡。而城中無虞。於是遂鑿朱家寨口。賊偵知之。移營高阜。多具舟筏以待。而驅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九月壬午夜半。二口並決。天大雨。連旬。黃流驟漲。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隨堤漂沒十數萬。賊亦沉萬餘人。河入自北門。貫東南門以出。注渦水。初。城中百萬戶。後饑疫死者十二三。至是盡沒於水。得脫者不及二萬人。名衡及陳永福乘小舟至城頭。恭枵率宮妃及寧鄉安鄉永壽仁和諸郡王。從後山登城樓。露棲雨中。絕食者七日。巡按御史王漢聞之。趣諸將自柳園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總兵官卜從善等夾攻。斬賊九十餘級。而後入王燮亦自河北以舟來迎。恭枵與諸王始獲免。名衡等皆出。同知蘇茂均通判彭士奇。久餓不能起。並溺死。大使徐陞閭生白亦死。李自成浮艦入城。遺民俱盡。無所得。乃拔營去。漢大張旗鼓為疑兵。追賊至朱仙鎮。連戰皆捷。帝聞開封亡。痛悼。賜書慰勞恭枵。並賜金幣。命敘諸臣拒守功。加名衡兵部侍郎。名衡辭疾歸。即以漢代之。逮丁啟睿下獄。罷侯恂官。不能罪左良玉也。　辛卯。鳳陽總兵官黃得功劉良佐大破張獻忠於潛山。賊腹心婦豎皆盡。獻忠走蘄水。革左五營北附李自成。　冬十月。孫傳庭趨南陽。李自成西行逆之。傳庭設三覆以待賊。牛成虎將前軍。左勷將左。鄭嘉棟將右。游擊高傑將中軍。為先鋒。成虎陽北以誘賊。賊奔入伏中。成虎還兵戰。傑與董學禮突起翼之。勷嘉棟左右橫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追奔六十里。辛酉。及之郟縣之冢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官軍趨利而囂。羅汝才見自成敗來救。繞出官軍後。勷與蕭慎鼎望見賊怖而先奔。衆軍皆奔。自成反兵乘之。遂大潰。副將孫枝秀躍馬追賊。擊殺數十騎。賊兵圍之。馳突不得出。與參將黑尚仁俱被執。不屈而死。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沒者。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所喪馬。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采青柹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柹園之役也。傳庭走鞏。由孟入關。執斬慎鼎。罰勷馬二千。以其父光先故貸之。自成再陷南陽。知府邱懋素闔門死。陷登封。知縣劉禋不屈死。陷新安。知縣陳顯元見賊大殺人。叱曰。百姓何辜。寧殺我。賊怒。支解之。　援汴總兵官劉超。跋扈狡悍。李自成彊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憾殺其鄉官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十一月丁卯。據永城反。王漢上疏請討。語洩。超得為備。

庚午。發帑振開封被難宗室兵民。　張獻忠襲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履並死之。　壬申。

大清兵自牆子嶺分道入塞。京師戒嚴。命太僕寺卿王家彥協理戎政。勳臣分守九門。太監王承恩督察城守。詔舉堪督師大將者。戊寅。徵諸鎮入援。初。方士亮劾薊遼總督張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師關內則薊督可裁。福臻可罷。於是召還福臻。令遼東督師侍郎范志完兼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辭。不許。求去。不許。乃疏言不能兼薊。請仍設薊督。會趙光抃用薦復官。即命任之。庚辰。

大清兵克薊州。分兵四出。兵部劾志完疏防。廷臣亦言志完貪懦。帝以敵兵未退。責令戴罪立功。丁亥。命光抃兼督諸路援軍。給事中周

而淳等六人分督畿輔諸郡城守事己丑志完入援左都御史劉宗周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敗衄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閏月辛丑下詔罪己求直言壬寅

大清兵南下援軍雲集率觀望畿南郡邑多失守志完無謀略恇怯甚不敢一戰惟尾而呵譟兵所到剽擄光抃亦不敢戰尾而南已聞塞上警又驅而北廷臣交章劾其退回高陽坐視列城淪覆時霸州副使趙輝知州丁師羲里居參政李時茪河間參議趙珽知府顏廣明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鄉官知縣賈太初順德知府吉孔嘉鄉官知府傅梅中書孟魯鉢張鳳鳴定州知州唐鉉趙州知州王端冕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永清知縣高維岱典史李時正教諭邸養性鄉官劉惟蕙清豐教諭曹一貞訓導董調元鄉官郎中李其紀推官佀鶴舉知縣杜斗愚南樂監生鄭獻書永年鄉官副使申爲憲及而淳皆城破死之山東僉事邢國璽督兵入衞至龍岡猝遇

大清兵戰死　京師方急朝廷不暇討賊李自成悉衆薄汝寧老𤞑𤞑革裏眼左金王等畢會連營五百里前總督保定侍郎楊文岳遣都司康世德以輕騎偵賊世德走還汝以其步騎五百夜縱火譟而奔己酉羣賊並至壓汝寧五里而軍監軍僉事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文岳以保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殺傷數百賊奪其馬羸悉衆攻保兵保兵漸不支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爲通判朱國寶維將士入城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亦挾文岳貞會登城庚戌賊四面環攻戴扉以陣矢石雲梯堵墻而立城頭矢礮擂石雨集賊死傷山積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世琮國寶悌名聖於城頭殺汝陽知縣文師頤於城上汝爲聞變赴水死副將甄奇傑游擊朱榮祖千戶劉肇勳楊紹祖袁永基百戶葉榮蔭張承德李衍壽閻忠國皆力戰死賊擁文岳等見自成皆大罵賊怒縛之城南三里鋪以大礮轟之洞胸糜骨而死賊屠戮士民數萬焚公私廨舍殆盡執貞會去不知所終世琮嘗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爲動時號王鐵耳者也自成以文岳死忠備禮斂之遂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擄崇王由櫍崇世子諸王妃及河南懷安諸王以行時河南被賊尤酷故死事者尤多巡按御史蘇京奉詔錄上凡二百四十九人　丁巳起廢將　周延儒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帝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姜埰疑帝入其說言陛下視言官重故責之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儻如二十四氣蜚語此必大奸巨憝恐言者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藉言官之口耳先是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參政錢天錫因夤緣楊枝起廖國遴以屬延儒及廷推遂令天錫代之適帝有爲人出缺諭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非爲天錫發也埰探之未審謂帝實指其事帝得疏大怒曰埰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錦衣獄拷訊鎮撫司以獄詞上帝以埰情罪特甚令速按實左降官率驟遷行人司副熊開元頗淹久光祿缺丞開元詣延儒述己困頓狀延儒輒命爲出開元大愠會帝以兵事求言官民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即日召見開元欲論延儒遂請見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延儒等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延儒等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謀畫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

不可復救矣帝與語問久之疑開元有所爲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有且奏且頻目延儒延儒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等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纍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爲解開元復請徧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狃情面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遣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爲賢數月後即以爲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諸臣唯唯而已既推後言官轉相采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爲賢繼以爲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開元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謀沮之馮元飇及大理寺卿孫晉責開元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且盡逐大理寺丞吳履中主亦以開元言爲驟又禮部郎中吳昌時者開元知吳江時所拔士也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

大清兵又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曰開元讒譖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刑瀆職甚令再嚴訊十二月朔養性嚴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聞帝怒采開元甚密旨下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語國選其鄉人也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即疏劾養性請並誅養性開元養性大懼帝留良直疏不下會鎮撫再上采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方采開元之下詔獄也劉宗周因召見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捨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偪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時傅淑訓申救采開元帝不納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言姜采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黃道周尚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

法司今逮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每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幷命議處翌日光辰鐫三級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舉人祝淵抗疏救之帝停淵會試旋逮下獄進士共疏出淵天錫旣得巡撫御史孫鳳毛發其事劾枝起國璘爲天錫貪緣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之欲令少詹事邱瑜秉政陳演爲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以開元已下吏不問而責令鳳毛陳奏鳳毛死其子訴寃謂國璘枝起酖殺之國璘枝起天錫並削職下獄士亮又言恐代繼謨者未必勝繼謨繼謨復得留任

大清兵趨曹濮逵下山東州縣將吏或遁或降范志完至德州僉事雷縯祚劾其縱兵淫掠折除軍餉搆結大黨帝以淫掠事責兵部而令縯祚再陳臨清被圍總兵官劉源清榷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陳翔龍鄉官侍郎張宗衡太僕寺卿張振秀員外郎邢泰吉知縣尹任等力守數日援不至城破源清等並死之天津參將賀秉鉞巷戰終日矢盡而死給事中張焜芳道臨清被執死兗州被圍知府鄧藩錫告魯王以派曰列城失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寠人餓夫守陴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因力勸以派散積儲以鼓士氣以派不從藩錫與參議王維新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芳聲副將丁文明長史俞起蛟鄉官給事中范淑泰等分門死守已力不支城破維新猶力戰被二十一創乃死文明亦戰死藩錫受縛不降被殺以派亦被殺昌期芳聲起蛟淑泰及僉事樊吉人並死之時知縣則萊蕪爲守禮陽信張子卿鄒平宗室朱迥滮武城任萬民臨淄文昌時壽光李耿滕縣吳良能東阿吳汝宗高苑周啓元教諭訓導則齊東張日新臨淄申周輔鄉官則沂州兵部侍郎高名衡壽張御史王大年曹縣主事楚烟滕縣車駕郎劉宏緒皆城破死之　勤王兵集都下剽掠公行割婦人首報功通州監軍副使馮師孔大怒以其卒抵死給事中熊汝霖言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霸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官軍繼至始無孑遺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之外

李自成謀拔襄陽爲根本時左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諸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然親軍愛將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約束良玉亦漸衰多病不復能與賊角自成乘勝攻良玉良玉退兵南岸結水寨相持以萬人扼淺州賊兵十萬爭渡不能遏己巳自成陷襄陽據之王承祚及知府以下俱遁鄉官知州蔡思繩通判宋大勛死之良玉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奔承天至武昌從楚王華奎乞二十萬人餉曰我爲王保境華奎不應良玉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竄山谷多爲土寇所害自成分兵徇襄陽屬邑及德安諸州縣而自攻荆門宜城知縣陳美抗罵被磔死訓導田世福亦死之棗陽知縣郭裕罵賊多闔門被殺光化知縣萬敬宗鄉官鹽運使韓應龍穀城知縣周建中均州知州胡承熙鄖陽同知劉璇保康知縣萬維壇安陸知縣濮有容夷陵鄉官知州李雲歸州千戶呂調元攝荆門州事同知盧學古學正張郊芳訓導鄭之奇並不屈死自成旣破荆門遂向荆州湖南巡撫陳睿謨急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潤南奔監司以下皆走士民遂開門迎賊湘陰王儼鉀遇害訓導撤君錫不屈死賊大索搢紳尚寶丞張允修員外郎李友蘭並死之允修居正子也常潤之渡湘也遇風於陵陽磯宮人多漂沒僅以身免就吉王慈煃於長沙巡撫湖廣都御史宋一鶴自蘄州趨承天護獻陵陵軍柵木爲城賊積薪燒之煙窨純德山癸巳城穿一鼓而登犯獻陵毀祾殿巡按御史李振聲降賊賊遂攻承

天。

明紀卷第五十六

[library seal]

明紀卷第五十七

卹贈太府衛給雲騎尉世職內閣侯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六（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十六年春正月丁酉，有以城下賊者，城陷。一鶚自經。留守沈壽崇、鍾
祥知縣蕭漢俱死之。副使張鳳翥創重卒。先是，良玉軍擾襄樊，一鶚
糾之。良玉走承天，乞餉於一鶚，不許。良玉銜之。一鶚謀留良玉兵，
良玉去武昌，故及於難。賊將發獻陵，有聲震山谷，懼而止。分兵旁掠
諸州縣，潛江、京山、雲夢、黃陂、孝感皆陷。攻鄖陽，十日不克，乃退。黃陂
知縣夏統春力戰被執，指賊魁大罵，賊支解之。雲夢知縣薛吉臣、應
城訓導張國勳、两陽同知馬驄皆不屈死。驄，芳之孫也。鄉民多結寨
自保，賊將白旺連破數十寨。應山舉人劉申錫、雲夢諸生袁啓觀、安
陸諸生鄒應元、竟陵彭大翮，以戰守被執死。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
先為降賊御史石首喻上猷所薦，以被徵自盡。孝感鄉官知縣程道
壽以殺賊所置掌旅，見殺。賊先驅偪漢陽，良玉始去。居人登蛇山以
望，叫呼更生，曰：左兵過矣。自成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號羅汝才代
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
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鬃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
緋，前黑，後黃，纛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徼嚴密，逃者
謂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為兵。精兵一人，主芻
掌械執爨者十人。自成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處室，妻子外
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緜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
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藉其蹏，剖人腹為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鋸牙
思噬若虎豹。軍止，即出校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
岡峻坂，騰馬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踐足，馬背或抱
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蹏所壅，闕水為不流。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
前者反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陽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
刺如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
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
人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免。張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諸營較
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次之，幣帛又次之，珠玉為下。自成不
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女
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汝才衆數十萬，用山西舉人吉珪
為謀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　張獻忠陷廣濟。
庚申，陷蘄州。鄉官僉事李新、指揮岳璧不屈死。獻忠掠荊王宮伎樂
去。羅田守將郭金城戰死。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漢入永城，聲言招
撫，為賊所殺。參將陳邦治、遊擊連光耀父子皆戰死。漢為人負氣，愛
士，人有一長，嗟歎之不容口。僚屬紳士陳民疾苦，或言己過，則矍然
下拜。用兵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為之死。　刑部尚書徐石麒擬原詞，
擬姜埰謫戍，熊開元贖徒，不復鞫訊。帝責以徇情骫法，令對狀。石麒
援故事對，帝大怒，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等三人官，逮埰、開元至午
門，並杖一百。埰已死，埰弟垓以口溺灌之，乃復甦，仍繫刑部獄。吏
部尚書鄭三俊帥同官合疏乞留石麒，不聽。後戍埰宣州衛，開元杭
州。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大清兵攻下海州、贛榆、沭陽、豐縣。沭陽知縣劉士璟、豐縣知縣劉光
先並死之。己巳，范志完、趙光抃會師於平原。言官論志完、光抃者益
衆，帝猶責志完後效。先是，萊陽被圍，知縣陳顯際與里居主事宋應
亨謀城守，應亨及族子故侍郎玫、邑人趙士驥出貲治守具，城上火
礮矢石並發，圍乃解。及是
大清兵復至，城破，顯際、應亨、玫、士驥並死之。　李自成之下宛葉，克
梁宋也，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羅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
宴，縛之。三月庚子晨，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悉兼其衆。自成在中
州，所略城輒焚毀之。及據荊襄，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牛

金星教以創官爵名號大行署置自成無子兄子過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親信用事田見秀劉宗敏爲權將軍李巖賀錦劉希堯等爲制將軍希堯號爭世王者也封崇王由樻邵陵王在城保寧王紹玘肅寧王術桵皆爲伯以降賊參政張國紳爲上相金星爲左輔來儀爲右弼其餘受僞職者甚衆使一功馮雄守襄陽任繼光守荆州藺養成牛萬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荆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於是河南湖廣江北諸賊莫不聽命自成令由樻諭降州縣之未下者不從幷其弟河陽王由材世子慈煇等殺之　壬寅召對廷臣帝隕涕謂大學士吳甡曰卿向歷嚴疆可往督湖廣師甡具疏請得精兵三萬自南京趨武昌扼賊南下帝方念湖北覽疏不悅留中甡請面對帝御文昭閣諭以所需兵多猝難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甡奏左良玉跋扈甚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兵皆其兵甡言臣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束手待賊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尚書張國維請以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甡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敵退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甡屢請帝曰徐之敵退兵自集卿獨往何益　張獻忠陷蘄水訓導童天申死之丁未陷武岡岷王企鑀遇害黃州城南門哭五日夜衆知禍必至傾城走婦女多不及行丁巳獻忠破黃岡知縣孫自一縣丞吳文燮里居副使樊維城指揮郭以重諸生易道暹並死之維城玉衡子也賊驅婦女剷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塡塹焉初蘄州破副使許文岐被執獻忠聞其名不殺繫之後營時擧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起事以柳圈爲信謀洩獻忠索之果得柳圈繩文岐斬之將死語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死　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艨艟蔽江而下時降將叛卒率假良玉軍號恣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首破建德劫池陽去蕪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舶盡奪以載兵聲言諸將寄帑南京請以親信三千人與俱留都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陳師江上爲守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會南京都御史李邦華被召抵九江歎曰中原安靖土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用便宜令安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而身入其軍開誠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軍乃定邦華入見帝論良玉潰兵之罪請歸罪於允成帝令良玉誅之良玉卒留允成軍中不誅也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范志完趙光抃終不敢戰帝憂甚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周延儒不得已夏四月丁卯自請督師帝大喜降手敕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既出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帝輒賜璽書褒勵

大清兵北旋張國維檄光抃集唐通白廣恩等八鎭兵邀於螺山辛巳大戰通等皆敗走總兵官張登科和應薦陳沒帝解國維職尋下之獄　設九江總督以袁繼咸爲之從檢討汪偉之請也　河南凡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躪後賊未再犯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縣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邱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設官間有設者不敢至其地遙寄治他所其遺黎僅存者率結山寨自保多者數千人小者數百最大者洛陽則李際遇汝寧則沈萬登南陽則蕭應訓劉洪起兄弟各擁衆數萬而諸小寨悉歸之或附賊或受朝命陰陽觀望其後諸人自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爲極帝特下詔蠲五郡賦三年諭諸人赦其罪斬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賚金

復城獻俘者不次擢用然事已不可爲矣　總督盧鳳侍郎馬士英
及陳丞禔廬九德討劉超丞城連戰屢挫賊築長圍困之超故與士
英相識練舊好乞降士英陽許之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
既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縛之獻俘於朝磔死
張獻忠犯漢陽參將崔文榮自武昌渡江擊斬六百級五月癸巳朔
漢陽陷　周延儒偵
大淸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壬寅延儒還朝敕諭
帝令藏貯以識勳勞論功加太師廕子中書舍人賜銀幣蟒服延儒
辭太師許之　丙午修撰魏藻德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修撰超拜大學士前此未有也陳演見帝過之厚曲相比附藻德居
位一無建白但議令百官捐助而已　趙光抃請帝召白廣恩爲武
經略廣恩以帝頻戮大將已又多過懼不敢至假索餉名頓眞定吳
甡密請帝嚴旨遂治而己力救帥之勦冦廣恩感甚無何帝遣中官
齎二萬金犒其軍且諭以温旨廣恩遂驕不爲甡用大掠臨洺飄徑
歸陝西部所擄唐通兵陳演又請留云關門不可無備甡不得已遂
辭朝先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
逗遛命輟行入直甡惶恐兩疏引罪戊申許致仕周延儒之督師也
朝受命夕啓行辭傳兼請兵部侍郎倪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言
相慰者試之耳觀首輔疾趨可見甡卒遲回不肯行旣去官演及駱
養性交構之帝益怒　初周延儒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於是鄭三
俊劉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皆起自廢籍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金光
辰等布滿九列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帝尊禮
延儒特重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
臣然延儒實庸儒無材略且性貪當邊境喪師流賊勢張天下大亂
延儒一無所謀畫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延儒無憂色而門下
客董廷獻等因緣爲奸利又信用文選郎中吳昌時及給事中曾應
遴曹良直廖國遴楊枝起輩熊開元姜埰廷杖下詔獄宗周光辰石
麒等罷延儒皆弗救朝議皆以咎延儒初延儒奏罷廠衛緝事都人
大悅朝士不肖者因通路遺而廠衛以失權胥怨延儒又傲陳演演
銜次骨延儒爲駱養性掌錦衣衛養性狡狠背延儒與中官結刺延
儒陰事至是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延儒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
諸臣責延儒蒙蔽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演等公揭救之延
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丁巳帝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及廷臣議上
帝復諭延儒功多罪少令免議　鄭三俊端嚴淸亮正色立朝其長
吏部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廉廩大僚缺官三俊數引用
賢士之廢斥者舉天下賢能監司張有譽侯峒曾爲師孔方岳貢等
五人天下廉能知縣夏允彝等七人人皆以爲當先是文選郞中缺
吳昌時方官禮部欲得之周延儒力薦於帝旦以屬三俊他輔臣及
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用昌時以他部調選郞前此未有也會
昌時以年例出給事御史十人於外言路大譁劾昌時素制弄權連
章力攻并詆三俊三俊乞休詔許乘傳歸　孫傳庭兼督河南四川
軍務　高斗樞召游擊劉調元入城旬日間殺賊三千餘李自成自
將來攻卒不克而去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陽猶在自王永祚
被逮連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絕不能至中朝謂鄖已陷不復設
撫治及是斗樞上疏請兵始知鄖存衆議卽任斗樞而陳演與之有
隙乃超擢徐啓元僉都御史任之　漢陽既陷武昌震懼湖廣新任
巡撫王聚奎未至武昌素不宿重兵城空虛或擬撤江上兵以守崔
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團風煤炭鴨蛋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
而坐守孤城非算也當事不從賊果從團風渡江陷武昌縣縣無人
賊出營樊口文榮軍洪山寺掩之已斂兵入城以他將代守賊全軍
由鴨蛋洲畢渡抵洪山守將亦退入城文榮以武勝門當賊衝偕致
仕大學士賀逢聖協守賊攻之不能下參政王揚基時已擢僉都御

史巡撫承天德安二郡未聞命尚駐武昌見勢急與推官傅上瑞詭
言有事漢陽開門遁去人情益洶洶先是楚王華奎募兵自衛以張
其在爲帥應募者率斬黃潰卒及賊既至其在爲內應壬戌
開門納賊文榮方闢還聞城門不及躍馬大呼殺三人賊攢槊刺之
洞胸死逢聖被執叱曰吾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之去遂投河
死攝江夏縣長史徐學顏格鬭不屈爲賊支解逢聖學顏家死者俱
二十餘人通判李毓英武昌知縣鄒逢吉皆死經歷汪文熙巡檢戴
良瓊俱不屈腰斬都司朱士鼎賊欲大用之大罵不屈賊斷其兩手
黃陂縣丞薛聞禮罵賊見殺諸生馮雲路熊爾明耆尹如翁亦死焉
六月癸亥朔詔免直省殘破州縣三餉及一切常賦二年 進孫
傳庭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尚
方劍進高傑副總兵與白廣恩爲軍鋒廣恩驚鷙素不奉約束而傑
尤凶暴帝以傑爲李自成所切齒故命並隸傳庭辦賊 帝之令雷
縯祚再奏范志完也縯祚以志完周延儒門生意有所忌久不奏及
延儒下廷議縯祚乃言志完與工部尚書范景文諭德方拱乾給事
中朱徽沈允培袁彭年等爲黨兩載僉事驟涉督師延儒罔利曲庇
稱功頌德徧於班聯至中樞主計他乾沒無論請纓有饋天下共知
疏入命議張國維及故戶部尚書李待問傅淑訓戶兵二科給事中
荊永祚沈迅張嘉言罪而召縯祚陛見縯祚至京入對詆志完而稱
趙光抃己卯逮志完并逮光抃駙馬都尉鞏永固疏救光抃不聽
丙戌雷震奉先殿獸吻敕修省 張獻忠執楚王華奎籠而沉諸江
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爲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
至道士洑浮胔蔽江踰月人脂厚累寸魚鱉不可食獻忠遂僭號改
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僞設尚書都
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以興國州柯陳二姓土官悍勇招降之發楚
邸金振饑民蘄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

曾栻俱死事左良玉留安慶坐視不救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侍
郎袁繼咸遏良玉於蕪湖激以忠義良玉乃溯九江而上時長沙
大震承天巡撫王揚基帥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長沙推官蔡道憲請
還駐岳州曰岳與長沙脣齒也并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
揚基曰岳非我屬也道憲曰棄北守南猶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棄
所屬地安在揚基語塞乃赴岳州湖廣巡撫王聚奎遠駐袁州憚賊
不敢進道憲亦請移岳聚奎不得已至岳數日即徙長沙道憲曰賊
去岳遠可繕城以守彼犯岳猶憚長沙援若棄岳長沙安能獨全聚
奎不從 秋七月由㮤襲封福王 丁酉帝親鞫范志完於中左門
召雷縯祚方拱乾廷質問志完逗遛淫掠狀志完辨拱乾亦爲辨問
御史吳履中對如縯祚言問縯祚稱功頌德者誰對曰延儒招權納
賄如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爲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
撫者必先賄幕客董廷獻帝怒下志完獄而逮廷獻 周延儒既去
給事中郝絅疏請除奸以指延儒帝不聽已而御史蔣拱宸劾吳昌
時贓私巨萬亦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漏洩機
密重賄入手輒預揣溫旨告人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乙
卯親鞫昌時於中左門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訐其通內帝
察之有跡乃下昌時獄論死魏藻德薛國觀門人也恨昌時甚因與
陳演共排延儒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之
方帝鞫昌時作色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
法命吳甡督師百方延緩竊委卸地延儒被糾甡何獨無既而曰朕
雖言終必無糾者令錦衣衛宣甡入都候旨已敕法司議罪 己未
戒廷臣私謁閣臣 京師自二月至於是月大疫詔釋輕犯發帑療
治瘞五城暴骸 李自成據河南湖北十餘郡既殺羅汝才賀一龍
又襲殺藺養成奪馬守應兵擊殺袁時中於杞縣遣使賀張獻忠於
武昌且脅之曰老獮獮已降曹操輩誅死行及汝矣獻忠大懼會左

良玉兵西上，僞官吏多被禽殺，獻忠乃悉衆趨岳州。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獻忠存，而自成獨勁，遂自稱曰新順王。集牛金星等議兵所向，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請下金陵，斷燕都糧道。從事顧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雖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無失。自成從之，決策西向。孫傳庭之敗於柿園而歸陝也，大治兵，制火車二萬輛，益募壯士，使白廣恩、高傑將，欲俟賊饑而擊之；而關中頻歲饑，駐大軍餉乏，士大夫厭苦傳庭所爲，用法嚴，不樂其在秦，相與譁於朝曰：秦督玩寇。又危語恫脅之曰：秦督不出關，收者至矣。兵部尚書馮元飈請不可輕戰，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飈謂將士習懦，未經行陳，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輕鬬，白、高兩將不可任。禮部侍郎邱瑜亦言傳庭出關，安危所系，愼勿促之輕出，俾鎭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勦。帝不從，趣戰益急。傳庭頓足嘆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不得已，遂議出師。聞自成恃潼關天險，將自淅川、龍車寨間道入陝西，乃令巡撫馮師孔率四川、甘肅兵駐商雒爲掎角，牛成虎、盧光祖爲前鋒，由靈寶入洛，高傑爲中軍，檄白廣恩統火車營從新安來會，左良玉赴汝寧夾擊，陳永福守新灘。已，前鋒敗賊澠池。

八月壬戌朔，左良玉及方國安、毛憲文、馬進忠、王允成等復武昌，而監軍道王瓚、沔陽知州章曠、武昌生員程天一、白雲寨長易道三皆起兵討賊，蘄黃漢陽三府亦皆反正，良玉乃入武昌，立軍府，招徠，楚下流始定。時張獻忠已陷咸寧、蒲圻，巡撫湖南都御史李乾德、總兵官孔希貴等據陳陵磯拒戰，三戰三克，殲其前部。獻忠怒，百道並進，乾德等不支，皆走長沙。丙寅，獻忠陷岳州，獻忠欲渡洞庭湖，卜於神不吉，投珓而詬，將渡，風大作，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騎而偪長沙。巡按御史劉熙祚令蔡道憲覩將所練壯丁五千，總兵官尹先民、副將何一德督萬人扼守羅塘河，王聚奎聞賊偪，大懼，撤兵還城。道憲曰：去長沙六十里有險可柵，以守，毋使賊踰此。聚奎不從。時知府堵胤錫入覲未返，通判周二南攝攸縣事，城中文武無幾。甲申，賊薄城，士民盡竄，聚奎詭出戰，遽率潰將孔全彬、黃朝宣、張先璧等走湘潭。熙祚奉吉王、慈煃、惠王常潤奔衡州，乾德亦走。道憲獨拒守，賊繞城呼曰：軍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道憲命守卒射之，斃。丙戌，先民出戰，敗還，賊奪門入，先民降。道憲被執，賊啗以官，嚙齒大罵。釋其縛，延之上坐，罵如故。賊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知終不可奪，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道憲不去，賊令說道憲降。國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輩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四卒奮然曰：願瘞主屍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南郊，遂自刎。道憲時年二十九，後贈太常寺少卿，謚忠烈。衡州，桂王常瀛封地也。聚奎兵至，大焚劫，常瀛、慈煃、常潤皆登舟避亂。熙祚單騎走永州，爲城守計。聚奎復走祁陽，乾德及監司以下皆遁，士民奔竄。衡陽知縣張鵬翼獨守空城。庚寅，賊至，即陷之，脅使降，鵬翼戟手詬詈，賊縛而投諸江。常瀛等俱走永州。時攝巴陵縣教諭歐陽顯宇、臨湘知縣林不息、湘陰知縣楊開、攝醴陵縣縣丞賴萬耀、攝寧鄉縣縣丞廖萬可，及衡山知縣董我前、教諭彭允中、攝武陵縣教授將乾事，及長沙舉人馮一第、耒陽諸生謝如珂皆死事。賊破澧州，參政周鳳岐罵賊死，參議陳璸往救，被執不屈死。其他文武將吏非逃則降。

督師兵部尚書孫傳庭出潼關，次閿鄉，李自成盡發荊襄兵，會於汜水、滎澤，伐竹結筏，人佩三葫蘆，謀渡河。傳庭分兵防禦，師次陝州，檄河南諸軍渡河進勦。

改西法爲大統曆，通行

天下。九月丙申，張獻忠陷寶慶。南京操江故設文武二員，帝欲裁去文臣，專任劉孔昭。惠世揚拜副都御史，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黃景昉具揭乞，帝不悅，己亥，景昉致仕歸。初，周延儒患言者攻己，獨念王應熊剛狠可藉以制之，力言於帝，遣行人召應熊。已而給事中龔鼎孳密疏言延儒起應熊，以政本重地私相引援，是延儒雖去猶未去，天下事何堪再誤。帝留疏未下。及延儒被逮，知帝怒甚，宿留道中，冀應熊先入為請。一日帝顧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對曰：需王應熊先入耳。應熊至，宿朝房，請入對，不許，請歸田，許之。應熊慚沮而返。孫傳庭師次汝州，偽都尉四天王李養純降，養純言諸賊老營在唐縣，偽將吏屯寶豐，李自成精銳盡聚於襄城。辛丑，破賊寶豐，斬偽州牧陳可新等，遂擣唐縣，殺賊家口殆盡，賊滿營哭。傳庭進次郟縣，自成率萬騎還戰，禽其偽果毅將軍謝君友，斫賊坐纛，尾自成幾獲。賊大敗，奔襄城，官軍進偪襄城，賊懼，謀降，自成曰：無畏，我殺王焚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官軍時皆露宿，與賊持，會天大雨，道濘，糧車不進，士饑，攻郟縣，破之，獲馬騾，噉之立盡。雨七日夜不止，後軍譁於汝州，降將李際遇通賊，自成率精騎大至，而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以乏食引退，分軍三，命白廣恩從大道還，高傑隨己從間道迎糧，留陳永福守營為後拒。前軍既移，後軍亂，永福斬之不能止。壬子，賊追及之南陽，傳庭問計於諸將，傑請戰，廣恩不可。傳庭以廣恩為怯，廣恩不懌，引所部遁去。官軍還戰，陷伏中，賊陳五重，饑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官軍破其三重，賊驍騎殊死鬭，我師陳稍動，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師敗矣。脫輓輅而奔。傑登壠上望之曰：不可支矣。麾衆走，騎兵亦大奔。火車傾覆塞道，馬絓於衡，不得前，賊鐵騎淩而騰之，步賊手白棓遮擊，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追，一日夜，官軍奔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人，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坐纛為賊獲，廣恩走汝州，不救。初，自成陷宜城，邱瑜父民忠罵賊死，瑜子之陶年少有幹略，被獲，自成用為兵政府從事，尋以本府侍郎守襄陽。襄陽尹牛佺、賊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以蠟丸書貽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搖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為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內應，連營前進，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驗得其詐，召而示以傳庭書，責其負己。之陶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賊怒，支解之。傳庭既大敗，傑隨之走垣曲，由閿鄉渡河，轉入潼關，廣恩已先至。　張獻忠拆桂府材，載至長沙造偽殿，而自追二王於永州，永州士民空城逃。二王至，王聚奎至。越日，孔全彬等亦至，劫庫金去。劉熙祚遣部將奉二王走廣西，而已返永州拒守。是月城陷，賊騎追執熙祚，赴衡獻忠。踞桂王宮，叱令跪，熙祚不屈，賊羣毆之，自殿墮曳至端禮門，膚盡裂，使尹先民說之，終不變，遂殺之。事聞，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毅。賊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沒，其女雲英年十七，再戰，奪父屍還，城獲全。

是月，鳳陽地屢震。　冬十月辛酉朔，享太廟。　命有司以贖鍰充餉。　孫傳庭之敗也，詔加白廣恩蕩寇將軍，隸道收潰卒以保潼關。李自成乘勝攻之，廣恩力戰，高傑以郟縣之敗，廣恩不救，亦擁衆不救廣恩，廣恩戰敗。丙寅，自成破潼關，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沒於陳。僉事楊王休降，教授許嗣復罵賊死。廣恩西奔固原，傑北走延安。傳庭時年五十一，屍竟不可得。初，傳庭之出師也，自分必死，顧語繼妻張曰：爾若何？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後西安破，張帥二女三妾沈於井。或言傳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贈廕。賊連破華陰、渭南、華州、臨潼。戊辰，屠商州，進攻西安，巡撫都御史馮師孔整衆守。壬申，守將王根子開門納賊，城陷，師孔及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長史韋尚絅自經，布政使陸之祺、里居郎中宋企郊、僉事鞏焴俱降賊，賊大掠三日，乃下令禁止。

秦王存樞被執，其妃劉氏死之。自成處存樞宮，署置百官，以存樞爲權將軍，永壽王誼㳻爲制將軍。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先是，戶部尚書倪元璐言，天下諸藩，孰與秦晉？秦晉山險用武國也，請諭二王以勦賊保秦責秦王，以遏賊不入責晉王。王能殺賊，假王以大將軍權；不能殺賊，悉輸王所有餉軍。與其資盜，賊平，益封王各一子如親王以報之。疏入不報。至是果悉爲賊有焉。時屬邑望風降。咸陽知縣趙躋昌、渭南知縣楊暄、訓導蔡其城、商州參議黃世清、韓城知縣朱一統、縣丞姚啓崇、白水知縣宗室朱迥漶、教諭魏歲、史訓導劉進、城固知縣司五教、中部知縣宗室朱新鐷，皆死事。鄉官，三原則巡撫焦源清、焦源溥，涇陽則僉事王徵，耀州則太常寺卿宋師襄，富平則參政田時震、侍郎朱國梓父崇德，咸寧則副使祝萬齡、通判寶光儀、知縣徐芳聲，長安則知縣徐方敬，華人宗室朱誼㳻及席增光，蒲城則御史王道純，城固則參政張鳳翮，皆城破死節。自成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百姓望見黃龍纛，輒伏地呼萬歲。諸將自廣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後皆降。陳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巔不肯下，自成折箭爲誓招之，亦降。惟高傑爲李過所追，走宜川，渡入蒲津以守。　張獻忠陷常德，發故大學士楊嗣昌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婦柩，斬其屍見血。時獻忠已遣別賊東陷袁州，左良玉命副將吳學禮援之。江西巡撫郭都賢惡學禮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人爲戍守。丁丑，賊陷吉安，連陷永新、安福。廣東分巡南韶副使王孫蘭以連州守將據城叛，賊所設僞官傳檄將至，自縊死。　高斗樞令王光恩復均州，劉嗣元下光化，躬帥將士復穀城，將襲襄陽，聞孫傳庭敗，旋師，均州復爲賊有。

大清兵薄寧遠，李輔明馳援，軍敗，猶力戰，沒於陳。　潼關陷，帝召問大臣。陳演言賊入關中，必戀子女玉帛，猶虎在阱。兵部侍郎余應桂叱之曰：壯士健馬，咸出關西，賊得之，必長驅橫行，大臣安得面謾。演股栗失色。十一月，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三邊，收邊兵勦賊。應桂以無兵無餉，入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護行，給御用銀萬兩、銀花四百、銀牌三百、蟒幣二百、雜幣倍之，爲軍前賞功之用而已。

馮元飈以病去，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都給事中張縉彥代之。　李自成遣李過以精卒數萬徇三邊。甲午，陷延安，尋陷綏德。　自成詣米脂祭墓，向爲官軍所發，焚棄遺骸，築土封之，求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鳳翔不下，典史董尚質開門迎賊，知府唐時明被執，賊說降，不從，乘間自縊。賊屠其城，攻隴州，同知薛應玢、實難知縣唐夔琨，城陷死之。始自成入陝西，自謂故鄉，毋有侵暴。未一月，抄掠如故，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諸搢紳，榜掠徵其金，死者瘞一穴。責渭南南氏餉百六十萬。尚書南仲企年八十三矣，遇害。子主事居業、族子尚書居益，賊脅之降，不從，加炮烙，終不屈，絕食而死。有小吏邱從周者，長不及三尺，乘醉罵自成曰：若一小民，無賴妄躋王府，將僭僞號，而所爲暴虐若此，何能久。賊怒斫殺之。　壬寅，祀天於南郊。　辛亥，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貢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故事，閣臣無帶御史銜者，自岳貢始。岳貢本吏材，及爲相，務句檢簿書，嚴取敎前督賦，意主搜括，聲名甚損。　癸丑，范志完、趙光抃棄市。時失事甚於前，誅止志完、光抃，及永平、順天巡撫馬成名、潘永圖、總兵官薛敏忠、副將柏永鎮，其他悉置不問，而保定巡撫楊進得善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獲遷擢焉。　戍吳甡於金齒。　李過所至，鳳翔傳檄榆林招降。總兵官王定懼，帥所部精兵棄城走。時巡撫張鳳翼未至，城中士馬單弱，人心洶洶。布政使都任急集軍民，慷慨流涕，諭以大義，與督餉員外郎王家錄、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及在籍總兵官尤世威、尤世祿、王世欽、王世國、侯世祿、世祿子拱極、王學書、鎮番李昌齡等數十人議城守，衆推世威爲主帥。無何，賊遣使說降，任斬以徇。廷傑大呼曰：長安雖破，三邊如故，賊皆中州子弟，殺其父兄，

而驕之戰必非所願榆林天下勁兵一戰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並進賊可平也衆然其言乃歃血誓師簡卒乘繕甲仗各出私財佐軍守具未備賊大衆奄至月望城被圍廷傑募死士乞師套部師將至賊分兵卻之攻城甚力官軍亦力戰殺賊無算男子皆乘城家祿令婦人運水灌城冰厚數寸賊不能克益衆來攻起飛樓偪城中矢石交至世威等戰益厲守七晝夜賊乃穴城置大礮轟之丁巳城陷世威等猶督衆巷戰婦人豎子亦發屋瓦擊賊賊屍相枕藉既而力不支任家鎭死之尤世祿侯世祿拱極學書俱不屈死學書保子也賊怒廷傑句套部磔之廷傑弟廷魁收兄屍而死游擊傳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文侯國都司郭遇吉中軍楊正韡柳永年馬應舉旗鼓文經國守備尤勉惠澌賀大雷楊以煒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皆死事里居副總兵尤翟文楊明張發王永祚參將李應孝指揮黃廷政與弟千戶廷用百戶廷弼皆戰死里居主事張雲鵝知州彭卿柳芳監紀趙彬中軍劉中祐皆不屈死參將尤岱高鳴節千戶賀世魁指揮崔重觀材官李耀李光裕張天敘皆死之而副將常懷李登龍游擊孫貴尤養鯤守備白愼衡李宗敘亦以守鄕土遭難諸生則陳義昌沈濬沈演白拱極白含章張連元張連捷李可桂胡一奎李應祥亦皆死一城之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屍滿賊遂屠其城世威世欽世國昌齡並被執縛至西安自成欲降之四人不屈膝自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衆罵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笑前解其縛世欽唾曰驛卒毋近前汚將軍衣自成怒皆殺之顯亦被執大罵繫至神木服毒死榆林爲天下雄鎭地瘠饟乏然無一屈身賊庭者事聞帝嗟悼未及褒䘏而國亡賊乘勝陷寧夏慶王倬㴶被執屠平涼韓王亶𪷒被執諸郡王宗室及監司以下悉遁知府閻仁瑞自經死破慶陽參議段復興推官靳聖居里居給事中麻僖並死之華亭訓導何相劉安化知縣袁繼登寧州知州董琬攝秦州通判宗室朱廷彰皆死事賊別將賀錦犯蘭州蘭州人開城迎賊肅王識鋐被執宗人皆死賊遂渡河降涼州莊浪二衞

周延儒逮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十二月乙丑賜延儒死籍其家吳昌時棄市

張獻忠陷建昌越六日丁卯陷撫州連陷萬載南豐廣東大震南韶屬城官民盡逃賊有獻計取吳越者獻忠憚左良玉在不聽決策入川中

賀錦進偪甘州巡撫都御史林日瑞聞賊急結西羌嚴兵以待而自帥副將郭天吉等扼諸河干賊踏冰過直抵甘州城下日瑞入城與總兵官馬爌等戰且守大雪深丈許樹盡介角幹折手足皸瘃守者咸怨賊夜坎雪而登甲申城陷賊執日瑞誘以官不從磔於市爌天吉及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藍臺里居總兵官羅俊傑趙宦並死之俊傑一貴子也賊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於是肅州山丹永昌鎭番皆降獨西寧不下賊將辛思忠攻破之進掠青海諸酋多降附三邊旣陷賊無後顧長驅而東太子少保左都督山西總兵官周遇吉以蒲州北抵保德依黃河爲險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屬之巡撫都御史蔡懋德懋德以疲卒三千次平陽遣副將陳尚智扼守河津而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遇吉亦請濟師於朝中朝言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僅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時太原洶洶巡按御史汪宗友請晉王趣懋德還懋德乃去平陽賊抵河津自船窩東渡尚智走平陽已賊攻平陽拔之殺宗室三百餘人高傑奔澤州尚智奔入泥源山中戊子懋德至太原

初帝命兵部侍郎呂大器代侯恂爲總督逮恂下獄左良玉知其爲己故心鞅鞅後以保定息警罷總督官大器復代袁繼咸爲九江總督而繼咸督屯政良玉疑大器圖己與之齟齬賊連陷建昌諸府大器無兵不能救良玉亦不援馬進忠與賊戰嘉魚再失利良玉軍遂不振廷議仍以繼咸代大器

改大器南京兵部侍郎會張獻忠從荊河入蜀夏玉遣兵追之距荊州七十里偵知荊襄諸賊因李自成入關盡撤夏玉乃遣副將盧光祖上襄陵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犄賊後收其空虛地以自爲功

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大風霾黃霧四塞鳳陽地震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宏文館文諭院從政統會尚契司知政使書寫房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定軍制有一馬儳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籍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爲都肆出橫門至灞橋金鼓動地令宏文館學士李化麟等草檄馳諭遠近指斥乘輿庚子帝聞平陽陷召廷臣議歎曰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語畢痛哭陳演蔣德璟等請代俱不許大學士李建泰頓首曰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帝大喜慰勞再三建泰退即請復故御史衛楨固官授進士凌駉職方主事並監軍參將郭中杰爲副總兵領中軍事薦進士石蔆聯絡延寧甘固義士討賊立功帝俱從之加建泰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從事乙卯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日將午帝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立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甚設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建泰前致詞帝獎勞有加賜之宴酒七行帝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即以賜之乃出手敕曰代朕親征宴畢內臣爲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尚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行數里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爲不祥　南京地震　賊既渡河河津稷山榮河皆陷他府縣多望風送款汪宗友劾蔡懋德輕棄平陽詔奪懋德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時周遇吉令熊通防河而陳尚智已遣使迎賊熊通還鎮說遇吉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國厚恩寧從爾叛逆且爾不能殺賊反作說客耶立斬之傳首京師尚智叛降於賊於是懋德督師於太原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藺剛中僉事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官吏軍民咸在懋德哭衆皆哭會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即至吾亦與俱死調陽和兵三千協守東門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之外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入參謀議督師侍郎余應桂將至山西僞官充斥逡巡不得前帝責以逗遛奪職命新任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帥總兵官高傑兵馳救山西化熙亦不能進也　張獻忠大破川中郡邑　召新樂侯劉文炳及鞏永固等問國事文炳永固請早建藩封遣定王永王之國帝是之以內帑乏不果行文炳謹厚不妄交獨與永固及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善嘗奉使鳳陽歸言史可法張國維忠正有方略宜久任永固好讀書負才氣嘗請復建文皇帝廟號事雖未行時論韙焉　丙辰范景文邱瑜並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東陽諸生許都者副使達道孫也家富任俠好施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思得一當紹興推官陳子龍嘗薦諸上官不用東陽知縣以私憾都適義烏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或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遽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間聚衆數萬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遂偪郡城既而引去巡撫董象恆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爲監軍討之稍有俘獲而游擊蔣若來破其犯郡之兵都乃帥餘卒三千保南砦雄欲撫賊語子龍曰賊聚糧據險官軍不能仰攻非曠日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糧奈何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數其罪諭令歸降待以不死遂挾都見雄復挾都走山中散遣其衆而以二百人降光先與東陽知縣善竟斬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滸子龍爭不能得初

朱大典以不能持廉廉爲方士亮及御史鄭崑貞等所劾詔削籍候勘事未竟而都作亂大典子萬化募健兒禦之及賊平而所募者不散大典聞急馳歸金華知縣徐調元閒都兵籍有萬化名遂言大典縱子交賊光先聞於朝詔大典逮治籍其家充餉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趣之光先光斗弟也

鈔法自弘正間廢天啓時惠世揚復請造行不果後戶部司務蔣臣又以爲請侍郎王鼇永贊之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一應者蔣德璟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帝不聽又因局官言責取桑穰二百萬斤於畿輔山東河南浙江德璟力爭帝留其揭不下及是獲免

陳演忌戶部尙書倪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

辛酉李自成陷汾州徇河曲靜樂甲子賊至太原蔡懋德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勇等皆死乙丑自成具鹵簿督衆攻城陽和兵叛降賊丙寅晝晦懋德草遺表須臾大風起拔木揚沙令部將張雄守大南門雄已縋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火器火藥皆在我下卽焚樓夜中火起風轉烈守者皆散賊登城懋德北面再拜出遺表付友人賈士璋卽自刎從者持之應時盛請下城巷戰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賊數十人時盛呼曰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諸君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諸君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殺妻子還顧不見懋德復斫門入語懋德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其肩乃絕時盛取弓絃自經自成執晉王求桂據其宮趙建極危坐公堂賊擁之見自成不屈將斬之下階呼萬歲者再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己也曳還建極瞋目曰我呼大明皇帝寧呼賊耶賊射殺之擲靈邱郡王府事朱慎鐏闔家焚死自懋德而下毛文炳閻剛中畢拱辰孫康周范志泰等死事者凡四十六人賊皆尸之城上自成恨懋德不降驗其尸以刃斷脛而去移檄遠近所至郡縣望風結寨以拒官兵忻州知州楊家龍安邑知縣房之屏汾陽知縣劉必達義勇范奇芳參將侯君昭鄉官參政陽城王徵俊副使靈石宋之儁中書眞城史可觀皆城陷死難

李自成別將劉方亮自蒲坂陷懷慶廬江王載𡑝被執不屈遇害賊執其長子翊𣚴北行不食死河內知縣丁運泰不屈死壬申下詔罪己癸酉潞安陷乙亥譏京師城守自成攻代州周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憑城固守而潛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絕退守寧武關參將閻夢變死之丁丑賊別將陷固關犯畿南汪偉語閣臣事急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內閣武自公侯伯以下各帥子弟畫地守庶民統以紳士家自爲守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藻德哂其早計己卯遣中官高起潛杜勳等十人監視諸邊及近畿要害眞定知府邱茂華移妻孥出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兼巡撫保定侍郎徐標執茂華下之獄壬午中軍游擊謝嘉福伺標登城晝守襲策鼓衆殺之出茂華於獄遣使迎賊賊至以城降並檄所屬降賊賊陷大名副使朱廷煥不屈死甲申劉方亮陷彰德趙王常湨降參將王榮鄉官郎中倘大倫皆死之丁亥詔天下勤王命廷臣上戰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帝南遷及仿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蔣德璟從旁力贊帝不答已加藻德兵部尙書兼工部方岳貢戶兵二部尙書總督漕運屯田練兵諸務分駐天津濟寧時欲出太子南京俾先清道路有言百官不可令出出卽潛遁者乃止

自周延儒罷後帝最倚信陳演時國勢累卵中外舉知其不支演無所籌畫方賊之偪山西也薊遼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吳三桂兵入守山海關選士卒西行遏寇卽京師警旦夕可援帝下其議太常寺卿吳麟徵深然之演持不可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引漢棄涼州爲證麟徵復爲議數百

言六科不署名獨疏上之弗省及是帝始下丞吉行之演不自安引疾求罷戊子許致仕丞吉乃馳出關而上疏力詆演罪請置之典刑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亦極論之演入辭謂佐理無狀罪當死帝怒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資多不能行 賊至寧武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周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轉急或請甘言給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即不支縛我予賊於是設伏城内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閘殺數千人賊用礮攻城圮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李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盪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臠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闘死亡略盡遇吉妻劉氏素勇健帥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偪縱火焚之闔家盡死副使王孕懋自殺妻楊死之自成集衆議曰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後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官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官王承允表亦至自成益喜遂決策長驅先遣游兵入固關掠大名真定而北身帥賊衆並邊東犯 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軍務擢高斗樞右副都御史任之朝命不達 張獻忠陷夔州秦良玉馳救衆寡不敵潰賊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 初宣大總督王繼謨檄姜瓖扼李自成河上瓖潛師納款而還巡撫都御史衛景瑗不知也及山西陷景瑗邀瓖歃血守瓖出告人曰衛巡撫秦人也將應賊矣代王傳𪉥疑之不見景瑗永慶王射殺景瑗僕會景瑗有足疾不時出兵事瓖主之瓖兄故總兵瑄勸瓖降賊瓖慮其下不從人犒之銀言勵守城將士傳𪉥信之諸郡王分門守瓖每門遣卒二百人助之三月庚寅朔賊抵大同瓖射殺永慶王開門迎賊入給景瑗計事景瑗乘馬出始知其變自墜馬下賊執之見自成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賊義之不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血淋漓賊引之出顧見瓖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叛神其赦汝耶賊使景瑗母勸之降景瑗曰母年八十餘矣當自爲計兒國大臣不可以不死母出景瑗謂人曰我不罵賊者以全母也越六日自縊於僧舍賊歎曰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犯殺傳𪉥及其宗室殆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死者十有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及諸生李若葵亦死之 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將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帝不悅曰聚斂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楊嗣昌以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斂然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部臣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練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練一萬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及陝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餉七百餘萬爲民累耳帝曰今已併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併爲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爲申救倪元璐以鈔餉乃戶部職自引咎帝意稍解明日德璟具疏引罪辛卯致仕 李建泰疏請南遷壬辰帝召廷臣於平臺示建泰疏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李邦華等以前疏未得命復請太子撫軍南京又請分封定王永王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行其言會帝召對羣臣中允李明睿言南遷便光時亨以倡言洸衆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策不議癸巳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昇良玉子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

武昌甲午徵諸鎮兵入援乙未總兵官唐通入衛命偕太監杜之秩
守居庸關戊戌太監王承恩提督城守已命襄城伯李國楨督京營
又命太監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張國維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
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餉諸務　兵部主事金鉉言宣大京師北門大
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視杜勳專任巡撫朱
之馮勳二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時李自成已偪宣府之
馮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守懸賞格勵將士而勳與王
承允爭先納款見之馮叩頭請以城下賊之馮大罵曰勳爾帝所倚
信特遣爾以封疆屬爾爾至即通賊何面目見帝勳不答笑而去己
亥勳蟒袍鳴騶迎賊三十里外將士皆散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礮語
左右爲我發之默無應者自起爇火則礮孔丁塞或從後掣其肘之
馮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賊至城下承允開門入之訛
言賊不殺人且免徭賦舉城譁然皆喜結綵焚香以迎左右欲擁之
馮出走之馮叱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勵士節自縊而
死通判朱敏泰副將甯龍諸生姚時中及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
劉九卿里居知縣申以孝皆死之其他婦女死義者又十餘人　李
自成犯陽和由柳溝偪居庸癸卯唐通杜之秩迎降賊入關京軍出
禦聞礮聲潰而歸甲辰賊陷昌平總兵官李守鑅死之始賊欲知京
師虛實往往陰遣人輦重貨買販都市又令充部院諸掾吏探刺機
密朝廷有謀議數千里立馳報及抵昌平兵部發騎探賊賊輒句之
降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京師猶不知也太僕寺丞申佳胤聞
馬近畿聞居庸破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偏謁
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乙巳賊薄近郊李國楨發三大營卒五萬
營城外文武勳戚諸臣分門守李邦華亟詣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
曰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出副都御史施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彥檄
天下勤王兵縉彥慢弗省丙午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俄頃賊環

攻九門三營卒見賊輒降反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固志京營副
將賀讚獨帥部卒迎擊中矢死讚虎臣子也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
德勝三門吳麟徵守西直門賊詐爲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納之麟徵
不可以土石堅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之多所斬獲丁未賊攻益
急士卒陰雨饑凍劉理順詣朝房語諸執政急請內帑衆唯唯理順
與汪偉及吏部員外郎許直皆出貲市餅餌饗士僚友問理順進止
理順正色曰存亡視國尙須商酌耶麟徵趨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
門藻德引其手曰國家如天之福必無他虞旦夕兵餉集公何匆遽
爲引之出京城內外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久乏餉守者寥寥三堞
一卒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沮諸臣毋得登城邦華帥諸御史共
登羣奄拒之不得上初杜勳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忽傳
旨云杜勳罵賊殉難予廕祠蓋爲內臣蒙蔽也至是勳從賊至自成
設黃幄坐廣甯門外秦晉二王左右席地坐勳侍其下呼城上請入
見羣奄縋之上勳見帝盛稱賊勢勸自爲計且求禪位帝怒叱之左
右請留勳勳曰不返則二王危乃縋之出勳語羣奄吾曹富貴固在
也密約而去帝敕縉彥登城察視戎政侍郎王家彥從中官猶固拒
示之手敕問勳安在曰去矣秦晉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降賊即
賊也賊安得上王承恩見賊坎牆急發礮連斃數人御史王章與光
時亨守阜城門章手發二礮賊稍卻帝詔承恩急整內官備親征密
召劉文炳鞏永固護太子南行曰二卿所糾家丁能巷戰否文炳以
衆寡不敵對帝愕然永固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
上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文炳永固皆涕泣誓
效死乃出日晡太監曹化淳啓彰義門賊盡入外城陷羣奄皆降永
固射賊文炳及楊光陛助之殺數十人光陛被甲馳突左右射與永
固相失矢盡投井死光陛駙馬都尉春元子也帝出宮登煤山望烽
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歸乾清宮泣語皇后曰大事去

矣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撫太子及定永二王慟哭帝令送太子二王於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宏遇第而趣后自裁后入室闔戶宮人出奏皇后領旨是夕后崩帝命袁貴妃自縊繫絕久之蘇帝拔劍斫其背又斫所御妃嬪數人袁妃卒不殊帝入壽寧宮長平公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劍揮斫之斷左臂又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夜分內城陷戊申天將曙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於壽皇亭遂崩承恩縊於側大學士范景文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自成之破宣府也復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尙書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陞張嶙然等騎而從登皇極殿據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茶棚下刑部侍郎孟兆祥分守正陽門與子進士章明同縊於門下家彥投城下不死縊於民舍時亨攜章走章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別入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乃與並馬行俄賊突至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誰敢犯賊刺之章罵遂被殺麟徵欲還邸已爲賊據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與祝淵酌酒爲別乃自縊倪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南向自縊邦華縊於文信國祠邦曜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解帶自縊僕救之蘇邦曜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市藥雜酒即途中

服之血迸裂而死佳胤冠帶辭母策馬赴王恭廠入井死金鉉投金水河死諭德周鳳翔作書辭父母題詩壁間縊死吳甘來屬兄員外郎泰來歸事母檢几上疏草焚之乃縊死御史陳良謨聞帝崩煤山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巾褻安所得明巾邑子李天葆以巾進良謨著巾即入戶自縊大理寺卿淩義渠聞帝崩負牆哀號首觸柱面被血門生勸無死義渠怒曰以爾當相勗何姑息爲揮使去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而縊兵部主事成德持雞酒奠梓宮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視其妹死而後縊德將死遺書庶子馬世奇質以慷慨從容二義世奇曰吾人見危授命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世奇理順偉直皆自縊死文炳及叔繼祖弟左都督文耀投井死永固縛子女五人公主柩旁闔室焚之自刎死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俱闔門死戶部員外郎甯成烈光祿寺署丞于騰雲兵馬司副指揮姚成里居知州馬象乾諸生曹肅蘭衛卿周讓李汝翼布衣湯文瓊范箴聽楊鉉李夢禧張世禧等亦死之御史陳純德衆擒之見賊還邸痛哭自經死郎中周之茂中書宋天顯被獲不屈死理順妻萬妾李偉妻耿兆祥妻呂章明妻王鉉母章妾王德母張妻霍良謨妾時世奇二妾朱李文炳母杜妻王皆死文炳一門死者四十二人匿其祖母徐於申湛然家湛然終不言爲賊拷死宮女魏氏投御河死從者二百餘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淚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定王永王亦不能匿先後擁至皆不屈自成羈之宮中長平公主絕而復甦舁至自成命劉宗敏療治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中賊句出爭奪之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中官審之非是自成以賞部校羅某者費氏懷利刃復紿羅醉斷其喉立死乃自刎庚戌昧爽魏藻德帥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羣賊爭戲侮爲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百官懾伏不敢動王德化叱諸臣曰國亡君喪若曹不思殯先帝乃在此耶因哭內侍數十人

皆哭藻德等亦哭顧君恩以告自成乃改殯帝后用衮冕褘翟加葦廠焉陳演勸進自成不許封太子爲宋王放刑部錦衣衛繫囚盡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宏文館太僕寺曰驗馬寺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知府州縣曰尹曰牧曰令召見百官自成南嚮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雜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職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紹陽楊觀光等無不汚僞命以大僚多誤國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其餘勳戚文武諸臣奎純臣演藻德等及庶官不用者共八百餘人送宗敏等營中概囚繫之下令徵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御史吏部翰林五萬至一萬有差部曹數千勳戚無定數諸人悉受拷掠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藻德輸萬金賊以爲少酷刑五日夜腦裂而死復逮其子追徵其子訴言家已罄盡賊揮刃斬之賊又編排甲令五家養一賊大縱淫掠民不勝毒縊死相望懿安皇后以李嚴保護得自盡嚴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又獨於士大夫無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時賊黨已陷保定先是攝府事保定同知邵宗元集衞指揮劉忠嗣鄉官光祿寺卿張羅彥副總兵呂應蛟等誓死守新任知府何復聞之兼程馳至宗元授以印復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與僇力可也都城陷之次日賊使投書誘降宗元手裂之明日賊大至言京師已破汝爲誰守環攻累日會督師大學士李建泰師殘卒數百入屯城中賊攻益厲建泰倡言曰勢不支矣姑與議降書牒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厲聲曰我爲朝廷守土義不降欲降者任爲之大哭引刀將自刎左右急止之羅彥前曰邪說勿聽速擊賊復自起爇西洋巨礟火發被燎幾死俄賊火箭中城樓復焚死守將王登洲縋城出降建泰中軍郭中杰等爲內應城遂陷應蛟戰死宗元忠嗣羅彥及監軍御史金毓峒監視中官方正化里居知州韓東明通判張維綱毓峒從子武舉振孫羅彥兄進士羅俊弟諸生羅善武進士羅輔諸生賀誠並不屈死羅彥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誠讚之弟也文武死事及舉人諸生布衣殉難者八十餘人婦女盡節者百十五人建泰帥推官知縣出降給事中尹洗等既死賊揭其首於竿書曰據城抗師惡官逆子於是畿內府縣悉附山東河南徧設官吏所至無違者及淮巡撫淮揚都御史路振飛發兵拒之乃去自成自謂眞得天命金星帥賊衆三表勸進從之令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見白衣人長數丈手劍怒視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吳三桂兵起乃謀歸陝西王永吉之出關也與三桂徙遼民五十萬入關往返者再而賊已陷宣大及抵豐潤而京師已先一日陷矣三桂猶豫不進自成劫其父襄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爲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襄於軍東禦三桂時陳演等已得釋自成復慮諸大臣爲後患盡殺之大學士邱瑜方岳貢預焉瑜岳貢生平皆自好不能死故及天下惜之自成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趨關外三桂懼乞降於我

大清自成兵二十萬陳於關內自北山亙海我兵對賊置陳三桂居右翼末悉銳卒搏戰殺賊數千人賊亦力鬭圍開復合戰良久我兵從三桂陳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躍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挾太子登高岡觀戰知爲我兵急策馬下岡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賊衆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屍徧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襄奔還時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公宜儲出由是降人始懼多竄伏者自成至京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遂僭帝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被衮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其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定永二王西走使僞

將軍左光先谷可成殿賊將遁下令盡逐內侍無貴賤老弱皆號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門自成既遁我

大清兵入京師爲帝后發喪令臣民持服三日謚帝曰莊烈愍皇帝后曰莊烈愍皇后同葬昌平天壽山田貴妃寢園名曰思陵合葬懿安皇后熹宗陵命所司給袁妃居宅養贍終其身其後又命莊烈帝所選周顯尚長平公主太子定永二王不知所終

明紀卷第五十七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福王始末

大清順治元年夏四月戊午朔明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抵浦口時福王由崧潞王常淓俱避賊在淮安總兵官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汛地南下己巳北都變聞南京諸大臣倉卒議立君而潞王已渡江至吳中倫序當屬福王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故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游說大器等曰福王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故光祿寺卿阮大鋮計議遣其私人諭福王淮安又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良佐及澤清傑等結致書可法言倫序親賢無如福王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還南京士英已與得功良佐澤清傑等發兵送福王至儀眞甲申魏國公徐宏基戶部尚書高宏圖等集議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諸大臣乃不敢言守備太監韓贊周令各署名籍曰廣曰毋匆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乙酉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可法曰廣呵之於是羣小咸目攝曰廣是日迎王於江浦丁亥百官迎見於龍江關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己丑再朝出議監國事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庚寅王監國大赦其新加練餉及崇禎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十四年以前逋賦在民者悉免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曰廣宏圖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壬辰改可法宏圖禮部尚書並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士英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鳳陽軍務再推閣臣乃以曰廣及陳子壯黃道周前禮部尚書王鐸等名上甲午曰廣爲禮部尚書與鐸並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慎言爲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張國維回部協理戎政餘遷擢有差宏圖疏陳新政八事一宣義問請聲逆賊之罪鼓發忠義一勤聖學請不俟釋服日御講筵一設記注請召詞林入侍日記言動一睦親藩請如先朝踐極故事遣官齎璽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祔列聖神主於奉先殿仍於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章奏請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脫罪僥倖一收人心請蠲江北河南山東田租毋使賊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諭朝鮮示牽制之勢慎言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僞命曰褒卹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榷稅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又議分江北爲四鎮以得功良佐澤清傑領之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鎮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軍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令傑澤清等疏趣可法督師淮陽而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出鎮壬寅王即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癸卯改可法兵部尚書士英入閣辦事仍掌兵部甲辰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俱廕子世襲時九江總督袁繼咸

入朝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跋扈者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繼咸曰馬士英引傑渡江宜令往輯王曰彼不願往輔臣史可法願往繼咸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澤結人心尤宜以紀綱肅衆志乞振精神伸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駑願率六龍爲澶淵之舉王有難色繼咸因赴閣責可法不當封傑士英嘿之乙巳可法陛辭旣啓行卽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　應天府丞郭維經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僞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殺剽掠之慘漸偪江南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乞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以辦賊復讐爲事報聞　給事中陳子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　命潞王常淓暫居杭州　王鐸未至高宏圖屢曰慶協心輔政大起廢籍張慎言薦吳甡鄭三俊命甡陛見三俊不許宏圖所擬也劉孔昭與保國公朱國弼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等一日朝罷羣詬於廷指慎言及甡爲奸邪叱咤徹殿陛孔昭拔刀逐慎言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爲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詆慎言舉用文官不及武臣喧爭不已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甡陛見命且譏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鎭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鎭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臣不聞委勳臣以糾劾也使勳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恥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誼呼滅絶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宏圖等亦以不能和戢文武各疏乞休不允孔昭卒扼甡不用　初劉宗周聞京師陷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誡以鎭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讎顧藉口鎭靜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歎曰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王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讎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請據形勝以規進取愼爵賞以肅軍情核舊官以立臣紀末言今日閣臣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

李自成至定州

大清兵追之與戰斬谷可成左光先傷足賊負而逃自成走真定益發衆來攻我兵復擊之自成中流矢創甚西略故關入山西會我兵東返自成乃煽合潰散走平陽自成之棄京師西走也青州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及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李巖請帥兵往牛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巖欲反自成令金星殺之賊衆俱解體自成尋歸西安　巡撫四川都御史陳士奇得代將行京師告變遂留駐重慶遣參將曾英擊賊於忠州焚其舟遣將趙榮貴禦賊於梁山張獻忠由葫蘆壩左步右騎翼舟而上英榮貴敗奔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奉命祭告鳳泗二陵畢上疏言陛下踐阼初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愼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思先帝之

集木啟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思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別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黃得功劉澤清高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圍欲入城揚民畏傑不納傑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洶懼登陴堅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劉良佐軍亦被攻職方郎中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又請發萬金犒傑元吉渡江詣諸將營與得功書令共獎王室得功報書如元吉指元吉錄其稟示澤清傑嫌漸解可法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州傑又大喜傑去揚民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監視江北軍務

戊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曰思宗大行皇后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追尊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太皇太后皇考福恭王曰恭皇帝生母姚氏曰皇太后遙尊皇嫡母鄒氏曰皇太后追封先妃黃氏繼妃李氏曰皇后議恭皇帝廟祀禮部尚書顧錫疇請別立專廟從之

吏部尚書張慎言致仕

初史可法姜曰廣張慎言高宏圖等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馬士英必欲起阮大鋮有詔廣搜人材獨言逆案不可輕議士英令劉孔昭等攻慎言去之而薦大鋮知兵時朝廷大議多出宏圖手士英薦大鋮宏圖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初大鋮在南京與韓贊周暱京師陷中官悉南奔大鋮因贊周徧結之爲覃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俾備言於王以潛傾可法等覃奄更極口稱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爲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迹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幷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爲大逆於是姜曰廣及吏部侍郎呂大器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御史左光先大理寺丞詹兆恒懷遠侯常延齡等並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召延齡元振曾孫也王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且爲大鋮奏辨力攻曰廣大器曰廣力爭不得復疏言之乞歸鄉里得旨慰留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言士英擁兵入朝覬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大鋮中樞其子以銅臭爲都督女弟之夫未登行陳授總戎姻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夫吳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爲宗社無窮之禍疏入以和衷體國答之士英大鋮等滋憾朱國弼劉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衊忠臣李國楨爲言交章攻曰廣劉澤清故附東林擁立議起亦主潞王至是入朝則力詆東林以自解免且曰中興所恃在政府今用輔臣宜令大帥僉議曰廣愕然越數日澤清疏劾大器及雷演祚懷異圖而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等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

召蔣德璟入閣自陳三罪固辭

召黃道周爲吏部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

李自成之敗於關門也左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王進良玉寧南侯以上流之事專委之而責繼咸及湖廣巡撫何騰蛟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强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略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先

是亘玉接監國詔書，諸將洶洶，以江南自立君，不欲開讀，請引兵東下。亘玉不許。副將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亘玉遂聽正紀盧鼎言，開讀如禮，而屬承天守備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亘玉勢，劾奏馬士英十大罪，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僞兵部尚書周文江重賄，爲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奮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王搖首不言者久之。贊周即執志孔，候命。王因澍言，意頗動，夜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陽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王默然，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亘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　張獻忠破涪州，敗參政劉麟長、副將曾英，兵進陷佛圖關，陳士奇徵石砫援兵不至，或勸公已謝事，宜去。士奇不可。賊抵重慶，擊以滾礮，死無數。丁丑，夜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城陷。士奇及副使陳壎、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執。士奇、錫大罵賊，縛於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冥，咫尺不見。獻忠仰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礮向天叢擊。俄晴霽，遂肆戮，士奇等俱死。瑞王常浩亦遇害。時天無雲而雷者三，賊集軍民三萬七千餘人，斫其臂。　命魯王以海暫駐台州。以海，魯王以派弟，太祖十世孫也。　秋七月戊子，追復懿文太子廟諡曰興宗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皇后，追崇惠皇帝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純篤孝讓皇帝，廟曰惠宗，后馬氏曰孝愍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曰代宗，后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　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及尚書何應瑞又以爲言，皆不納。　顧錫疇與馬士英不合，乞祭南海去。　己酉，中旨以戶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高宏圖封還，具奏力諫，不聽。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倖門，爲阮大鋮地也。　巡按淮揚御史王燮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　初，路振飛謁鳳陽皇陵，望氣者言高牆有天子氣，故唐王聿鍵方爲守陵中官所虐，振飛周卹甚厚，疏請概寬罪宗。辛亥，釋聿鍵等二百餘人，禮臣請復聿鍵王爵，不許。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巡撫應天都御史左懋第母歿於燕，欲因是返櫬葬，請行。乃以懋第爲兵部侍郎，職方郎中馬紹愉爲太僕寺少卿，與左都督陳洪範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紹愉前爲陳新甲通款事至義州而還，新甲既誅，以督戰致衂，爲懋第劾罷。及是起官，副懋第，懋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迹，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罷紹愉，勿遣。閣部議止紹愉，改命原任薊督王永吉。王令仍遵前諭。高宏圖議上北使事宜：一、山陵於天壽山特立陵寢，改葬先帝；一、分地許割榆關以外，不得侵及關內；一、歲幣量增十之三；一、國書如古稱可汗故事；一、使禮遵會典，不可屈膝。從之。紹愉當陛見，語及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當卹。廷臣無應者，獨少詹事陳盟曰：可。因命予卹，且追罪嘗劾新甲者。廷臣徵劉孔昭上殿相爭，事不敢言。陳子龍與同官李清力諫，事獲已。懋第瀕行言：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讎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韙其言。王令齎白金

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時
大清睿親王多爾袞遣官齎書致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知燕山物
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於清班曾託
其手勤平安權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
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
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
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
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
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
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
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
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讎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
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
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
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也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
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
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
徒以薄海同讎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
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
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
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
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
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
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
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者宋人議論未定兵已
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
浮沈取舍從違早應審定兵行在卽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
願諸君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時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
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
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可法表上其書勸朝廷爲
自彊計而旋遣人答書曰南中向接好音可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
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
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
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
貴國憂可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
父之怨敬爲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
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可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
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可法於市朝
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
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讎而二三老臣謂
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
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
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
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
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
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
可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埽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

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常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絶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幀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讎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炤燿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自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可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可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願殿下實昭鑒之

開封推官陳潛夫與西平寨副將劉洪起督師討賊俘杞縣僞官僞巡撫梁啓隆聞風遁去潛夫等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傳露布至朝中大喜擢潛夫監軍御史巡按河南

左都御史劉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馬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蔭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棊洶洶爲連雞之勢至分剖江北四鎭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鎭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宗周時在丹陽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卽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宗室朱統鑦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劉澤清高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

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鬬士英以統鎭言爲信也亦震恐宗周不得已入朝於是澤清疏劾宗周劉良佐黨之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與姜曰廣吳甡合謀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詰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臣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鎭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奏牘紛如始朝廷許諸鎭與聞國是故傑屢條奏而澤清所言獨多狂悖朝廷皆曲意從之　監軍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言先帝天資英武銳意明作而禍亂益滋寬嚴之用偶偏任議之徒太畸也先帝初禦逆璫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異同略綢繆之桑土敵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閒中以用嚴於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廟堂號振作而敵彊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從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擾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國步艱難於今已極乃議者求勝於理卽不審勢之輕重好伸其言多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闈外之從違遙制一人任事衆口議之如孫傳庭守關中議者俱謂不宜輕出而已有以迂撓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語史可法姜曰廣急撤關寧吳三桂兵隨樞輔迎擊先帝召對時羣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燎原廷臣或勸南幸或勸皇儲監國南都皆權宜善計而已有以邪妄議之者矣

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儻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大抵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非樸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旁持者競意氣筆鋒必欲彊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徒太畸者此也乞究前事之失爲後事之師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簡易推眞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請於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無令行間再踵藏垢遴才久借然灰收之以嚴然後可任之以寬也詔褒納之　先是四川舉人楊鏘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巡按御史劉之勃不可躍入池中議乃寢八月賊偪成都之勃與巡撫都御史龍文光僉事劉士斗等分陴拒守總兵官劉鎭藩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爲將去也甲子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至澍率妃妾投於井合宗被害鎭藩突圍投水死總兵官劉佳允亦死之勃等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輔立蜀世子不聽遂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士斗闔門被殺文光及副使張繼孟陳其赤僉事陳孔教長史鄭安民同知方堯相華陽知縣沈雲祚皆不屈死時崇慶知州王勵精仁壽先後知縣劉三策顧繩貽郫縣主簿趙嘉煒緜竹典史卜大經榮縣知縣秦民湯蒲江知縣朱蘊羅興文知縣艾吾鼎南部知縣鄭夢眉攝劍州事教諭單之賓鄉官成都則按察使莊祖誥資縣則主事蔡如蕙綿竹則郎中刁化神御史宗室朱奉鉀皆死難而安岳進士王起峩渠縣員外郎李含乙皆舉義兵討賊不克死文光既死蜀人共推川東兵備僉事馬乾攝巡撫事內江員外郎范文光偕劉道貞及灌山舉人程翔鳳雅州諸生傅元修洪其仁等舉義兵奉鎭國將軍朱平檙爲蜀王推黎州參將曹勳爲副總兵統諸將而范文光以副使爲監軍道貞等授官有差　設廠衛緝事官巡撫蘇松都御史

邴彪佳上疏極言其弊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
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緝事官不
設　先是洛陽之陷王太后與王相失戊辰奉迎至南京命於三日
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
刻期告成　庚辰命選淑女隱匿者鄰里連坐陳子龍言中使四出
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
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
分詣蘇杭采訪民間婚娶一空　辛巳賜北都殉難文武臣贈廕祭
葬謚范景文馬世奇文忠倪元璐劉理順文正李邦華忠文王家彥
忠端孟兆祥忠貞孟章明申佳胤節愍施邦曜忠介凌義渠忠清吳
麟徵周鳳翔吳甘來許直金鉉陳純德忠節汪偉文烈王章忠烈陳
良謨恭愍成德忠毅建旌忠祠於都城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衛景
瑗朱之馮湯文瓊諸生許玉仲四人曰正祀文臣以孟章明徐有聲
徐標朱廷煥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七人附祀劉文炳張慶
臻李國楨鞏永固劉文耀周遇吉等七人曰正祀武臣以衛時春朱
純臣等十五人附祀王承恩一人曰正祀內臣以太監六人附祀成
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
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九人曰正祀婦人然鋐琯
志虞輩特爲賊拷死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國楨純臣皆降賊其他
爲賊拷死而獲贈官贈謚者復數人南北阻絕未能核實也　改前
大學士王應熊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
辦川寇起故巡撫樊一蘅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命吏部簡堪任
監司守令者從巡撫御史米壽圖西行　史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
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
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
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讎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
餉無人才有摭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　馬士英
既逐呂大器以周鑣雷縯祚曾主立潞王議復令朱統𨪐劾姜曰廣
五大罪因言鑣縯祚等皆曰廣私黨請亟置於理初舉朝以逆案攻
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
逆案我作順案與之對以自成僞國號曰順也士英遂疏糾從逆庶
吉士周鍾光時亨等幷及鑣以鍾時亨名附東林而鍾又鑣從弟也
於是鑣縯祚鍾時亨皆逮治　馬士英之爲阮大鋮奏辯也以高宏
圖爲御史時嘗詆東林必嘗右己乃言宏圖素知臣者宏圖則力言
逆案不可翻士英與爭宏圖乞罷士英意稍折遷迴月餘用安遠侯
柳祚昌薦中旨起大鋮兵部添註右侍郎熊汝霖言大鋮以知兵用
當置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一日閣中語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
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者亦東林耶士英
曰我非畔東林者東林拒我耳宏圖因從臾之士英意解而劉宗周
疏劾自外至首殺魏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
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大鋮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有旨
切責大鋮宣言宗周劾己曰廣實使之於是士英怒不可止而薦張
捷謝陞之疏出朝端益水火矣未幾大鋮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初史可法慮高傑跋扈難制故置黃得功儀真陰相牽制適京口
總兵官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九月
丙戌朔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副將胡茂楨馳報傑
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
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
直前得功大呼反鬭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靡復殺數十人跳入頹
垣中嘷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大軍得免方鬭時傑潛師擣
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朝願與傑決一死
戰可法命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來弔諦之曰土

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私忿而歸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士多為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為賻，得功不得已聽之。　姜曰廣連遭讒構，屢疏乞休，癸巳致仕。入辭，諸大臣在列，曰廣曰：微臣觸忤權奸，自分斥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以國事為重。馬士英熟視曰廣詈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既出，復於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骨鯁，扼於憸邪，不竟其用，遂歸。　劉宗周告歸，將行，疏陳五事：修聖政，振王猷，明國是，端治術，固邦本。優詔報聞。　追謚開國名臣李善長等十四人，謚正德諫臣蔣欽忠烈，周璽忠愍，張英忠壯，劉校、李惠並忠毅，陸震忠定，何遵忠節，林公黼忠恪，余廷瓚忠愍，李紹賢忠毅，孟陽忠介，詹軾忠潔，劉概忠簡，謚天啟慘死諸臣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李應昇並忠毅，袁化中忠愍，顧大章裕愍，周起元忠惠，繆昌期文貞，黃尊素忠端，萬燝忠貞，從李清請也。謚建文朝忠臣齊泰、黃子澄並節愍，方孝孺文正，練子寧、卓敬、徐輝祖並忠貞，暴昭、連楹並剛烈，陳迪、景清、胡閏並忠烈，陳性善忠節，黃觀文貞，鐵鉉忠襄，茅大芳、高翔、余逢辰並忠愍，王叔英文忠，廖昇、王艮並文節，黃越忠憲，王度襄愍，王炳忠莊，戴德彝、魏冕、巨敬並毅直，程本立忠介，葛誠果愍，杜奇貞直，盧原質、張昺並節愍，胡子昭介愍，郭任清毅，盧迥貞達，徐子權忠愍，宋徵直愍，侯泰勤貞，劉璟剛節，周璿肅愍，陳繼之莊景，韓永莊介，龔泰端果，葉福節愍，謝昇貞勤，甘霖、丁志方並貞定，林英毅節，顏伯瑋、姚善忠惠，伯瑋子有為孝節，陳彥回、林嘉猷並穆愍，王良、曾鳳韶、高巍並忠毅，周是修貞毅，王省貞烈，陳思賢、石撰貞愍，周繼瑜、張彥芳並莊愍，知縣向朴惠莊，鄭恕惠節，吏目鄭華貞莊，主簿唐子清義節，典史黃謙果義，宋剛、宋忠並壯愍，彭二壯武，余瑱襄愍，謝貴、莊得、孫泰並勇愍，俞通淵、瞿能並襄烈，皂旗張英烈，張倫貞勇，且各贈官有差。而孝孺弟孝友及黃魁、葉惠仲、廖鏞、廖銘、黃彥清、黃希范、程通、行軍斷事錢芹、鎮撫楊本、周拱元、曾濬、黃衍，指揮盧振、都指揮彭聚、卜萬、楚智、小馬王等並贈官，孝孺妻鄭、黃觀妻翁、曾鳳韶妻李、王艮妻胡、閏女郡奴等並旌，謚從顧錫疇請也。又先後謚劉一燝、何如寵並文端，文震孟文肅，姚希孟文毅，羅喻義文介，陳仁錫文莊，盧象昇忠烈，蔡懋德忠襄，贈孫承宗太師，賀逢聖少傅，並謚文忠，呂維祺太傅，謚忠節，衛景瑗兵部尚書，謚忠毅，朱之馮兵部尚書，謚忠壯，周遇吉太保，謚忠武，以懋德不守河為失策，故不予贈蔭。　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史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總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閑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污，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　呂大器既去，馬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寺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沾超擢左都御史，又逮左光先，光先閒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　吏部尚書徐石麒以年例出御史黃耳鼎、給事中陸朗於外，朗賄奄人得留用，石麒發其罪，朗恚詆石麒，石麒稱病乞休，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馬士英擬嚴旨，王不許，命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扼於權奸，悒悒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官田成等納賄請屬，石麒悉拒不納，由是中外皆怨，擠之去。士英欲用張國維代，時張捷已起吏部侍郎，阮大鋮以中旨用捷，國維乃乞省覲歸。　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誠分命藩鎮，以一軍出潁

壽一軍出淮徐則衆心競奮爭爲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既復畫河爲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衞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衆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時諸帥中獨劉洪起欲效忠潛夫請予掛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婣婭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　冬十月乙卯朔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次張家灣

大清傳令止許百人從行授四夷館懋第不肯入仍改鴻臚寺懋第衰經入都門

大清責以朝見懋第欲以客禮見反覆折辨國書無由達請祭告諸陵不得陳太牢於旅所哭而奠之　高宏圖與馬士英齟齬四疏乞休庚申致仕　少詹事徐汧陳時政七事以化恩讎去偏黨爲言柳昌祚疏攻汧謂朝服謁潞王於京口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楊廷樞顧杲諸奸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何語乞置汧於理除廷樞杲名其餘徒黨容臣次第糾彈時國事方棘所奏竟寢汧移疾歸　始高傑居揚州桀驁甚史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感可法忠奉約束可法乃與謀恢復議調黄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歸開且瞰宛洛荆襄以爲根本傑遂具疏上之語激切且云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横難任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赴邳徐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師移鎮徐州左中允衞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官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揚州王之綱開封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爲前鋒而令總兵官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閻標前鋒則用張天祿駐瓜州　馬士英阮大鋮慮東林倚左良玉爲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築板磯城爲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故錦衣衞都督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官及良玉復蘄黄僑削髮逃去黄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訐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楚府中尉朱盛濃言遣緹騎逮澍良玉令部將羣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袁繼咸爲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澍逮澍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先是繼咸陳致治守邦大計引宋高宗用黄潛善汪伯彥事語侵士英至是士英亦與繼咸隙所奏悉停寢　壬午

大清遣左懋第等還既出都陳洪範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十一月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和議不成　命故唐王聿鍵徙居廣西平樂府　史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諸鎮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時山西山東郡縣

大清已次第撫定分兵下江南戊子可法舟次鶴鎮諜報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命劉肇基李棲鳳往援壬辰渡河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還攻邳州軍城北肇基復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時李自成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二月以來大讎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

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讎，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尚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禦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析薪之時，臣願陛下為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遘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諭亦難為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即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讎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

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馬士英大笑，謂坐客楊士聰曰，君以為誠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為敘功稽算地耳，　桂王常瀛薨於梧州，世子已先卒，次子安仁王由榛襲封，　御史沈宸荃言，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先帝拔為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擢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覬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讎，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尚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謙祖德等命逮治，永吉縉彥不罪，　張獻忠僭號大西國王，改元大順，即偽位，以蜀王府為宮，名成都曰西京，設左右丞相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分徇諸府州縣，悉陷之，保寧順慶，先已降李自成，置官吏，獻忠悉逐去，自成發兵攻，不克，遂據有全蜀，惟遵義一郡，及黎州土司馬金石砫，秦良玉堅不下，獻忠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詐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冢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又遣四將軍分屠各府縣，名草殺，偽官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偽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剝皮死，并屠其家，脅川中士大夫使受偽職，敘州布政使尹伸廣元給事中吳宇英並不屈死，諸受職者尋亦皆見殺，其慘虐無人理，不可勝紀，又用法移錦江，涸而闕之，深數丈，埋金寶億萬計，然後決堤放流，名水藏，曰無為後人有也，時督師大學士王應熊總督侍郎樊一蘅共入遵義，守之，應熊縞素誓師，開幕府，與一蘅檄諸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擊走賊將劉廷舉，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運行，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得三萬人，而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曹勛等，義兵並起，故獻忠誅殺益毒，

　治從賊之獄，仿唐制六等定罪，十二月，刑部尚書解學龍議定上之，其一等應磔者，宋企郊牛金星李振聲喻上猷陸之祺楊王休知府張嶙然，提學參議黎志陞，太僕寺少卿曹欽程，給事中高翔漢檢

討劉世芳十一人二等應斬秋決者光時亨黃燝周鍾主事方允昌四人三等應絞擬贖者楊枝起廖國遴王承曾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孕光少詹事項煜修撰陳名夏七人四等應戍擬贖者侯恂主事王孫蕙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爵郎中劉大鞏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修撰楊廷鑑舉人吳達金汝礪黃繼祖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者方拱乾參議宋學顯主事繆沅給事中吳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六等擬杖應贖者員外郎潘同春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棡八人其留北俟後定奪者楊觀光龔鼎孳孫承澤張若麒少詹事何瑞徵副使方大猷侍郎黨崇雅熊文舉太僕寺卿葉初春給事中戴明說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㮚吳爾壎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頲劉廷琮郎中侯佐吳之琦員外郎左懋泰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博士龔懋熙及王之牧王皐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衛允文給事中時敏諭德韓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郎中張正聲中書顧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汚僞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惟方拱乾結納馬士英阮大鋮特旨免其罪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　通政使楊維垣爲霍維華等訟冤章下吏部尚書張捷重述三朝舊事力稱維華等忠凡逆案已死者悉予贈卹　河南巡撫越其杰老憊不知兵總督北直山東河南北尚書張縉彥不能馭諸將先是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陳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旌旂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故爲尊嚴厲辭詰責詆爲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鐃吹送迎其杰間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杰恚譖潛夫於馬士英士英怒召潛夫還以兵部主事凌駉代之　高傑既至徐州沿河築墻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於鎮守開封總兵官許定國爲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已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官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撫鎮飛章告急命傑進屯歸德爲備　王性闇弱湛於酒色聲伎委任馬士英及阮大鋮士英獨握大柄內倚田成輩外結劉孔昭朱國弼柳昌祚劉澤清劉良佐等而一聽大鋮計盡起逆案中楊維垣徐景濂虞廷陛郭如闇周昌晉虞大復徐復陽陳以瑞吳孔嘉輩而與張捷唐世濟等比張孫振袁宏勳劉光斗皆得罪先朝復置之言路爲爪牙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四方警報狎至士英一無籌畫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爲務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其官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爲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刑賞倒亂如此大鋮嘗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王一日居興寧宮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大清順治二年春正月袁繼咸言元朔者人臣拜手稱觴之日陛下嘗膽臥薪之時念大恥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爲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觝之戲爲可戒省土木之功節浮淫之費戒諭臣工後私鬭而急公讎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若要典一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毀之即已進宜毀之又請下寬大之詔解圜扉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旨俞其言　興平伯高傑進兵歸德許定國方駐睢州有言其送子渡河

者傑招定國來會不應復邀越其杰陳潛夫同往睢州定國始郊迎其杰諷傑勿入城傑心輕定國不聽遂入城乙未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爲定國刻行期且徵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定國怒夜伏兵僞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帳中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數十人而已定國僞恭順多選伎侍傑而以二伎偶一卒覊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爲二伎所掣不得脫皆死丙申傑部下至攻城老弱無孑遺定國走降

大清軍傑爲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意甚銳史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官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禎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卹於朝軍乃定傑軍既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衞允文承馬士英指疏詆可法士英卽擢允文兵部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　癸卯中旨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解學龍奉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僞無據仍執前律時馬士英阮大鋮必欲殺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大學士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卽擬俞旨褒以詳愼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張捷楊維垣羣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朱國弼及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歸　二月進阮大鋮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丙子改上思宗廟號曰毅宗　己卯改鑄南京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　先是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爲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捕阮大鋮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等姓名納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禮部尚書錢謙益先已疏頌馬士英且爲大鋮訟冤修好矣大鋮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祕朝士皆自危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羣小皆不喜袁繼咸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疏爭不得又以江上兵寡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截買材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咸以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黃耳鼎亦劾繼咸言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云良玉嘗不拜監國詔聞之益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羣小由是交口言繼咸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矣

大清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迎戰敗死潼關破李自成遂棄西安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　三月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黃道周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不用　有自北來自稱莊烈帝太子者朝臣驗之以爲駙馬都督王昺孫王之明者僞爲之繫之獄又有童氏者自言王繼妃劉良佐具禮送之陳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騶從傳呼皇后來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爲假冒亦下獄責潛夫私謁妖婦逮治之都下士民譁然不平總督湖雲川貴廣西侍郎何騰蛟寧南侯左良玉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皆上疏爭幷及童妃事王急出獄詞偏示中外衆論益籍籍謂馬士英等朋奸導王滅絕倫理黃澍在良玉軍中日夜言太子冤狀請引兵除君側惡借此激衆以報己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反意乃決又以士英裁其餉大憾傳檄討士英復上疏歷言其罪請誅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疏上遂引兵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二百餘里良玉之請全太子不得也袁繼咸疏言太子眞僞非臣所能懸揣眞則望行良玉言僞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疏未達良玉已反良玉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騰蛟坐大門縱之入良玉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卽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爲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

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騰蛟乘間躍入江
水四人懼誅亦赴水騰蛟漂十餘里漁船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
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
蛟忠誠得神佑益歸心焉
大清兵既定關陝分二路同趨歸德克鄢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
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淩駧死之　王應熊奏上討賊方略請敕
川陝湖廣兩總督鄖陽湖廣貴州雲南四巡撫出師合討幷劾馬乾
縱兵淫掠奪職提訊會蜀地大亂詔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乃傳檄遠
近協力討賊劉廷舉之敗走也張獻忠遣劉文秀等攻重慶水陸並
進乾固守曾英與劉麟長自遵義援之與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
相等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大振諸別將皆屬兵二十餘萬奉樊
一蘅節制　夏四月馬士英遣阮大鋮黃得功劉孔昭等禦左良玉
命總督上江軍務尚書朱大典監得功軍而檄江北劉良佐等兵從
之西時
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寺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請無撤江
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
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
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初阮大鋮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
諸人劫持當道且招納游俠爲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
縣楊廷樞貴池吳應箕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縣
萬泰等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會京師有警作留都防亂公揭討之
列名者百四十人皆復社諸生也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
深相結及大鋮得志遂誣逮杲下獄而杲等公揭主之者周鑣也大
鋮以故恨鑣謀殺之鑣獄急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鋮聞急遣騎捕之
應箕夜亡去鑣屬御史陳丹衷求解於士英爲緝事者所獲丹衷出
爲知府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鋮指上疏痛詆鑣而鑣同里光
祿寺卿祁逢吉見人輒詈鑣遂得爲戶部侍郎亡何左良玉檄言士
英引用大鋮構陷鑣及雷縯祚士英大鋮益怒大鋮謂鑣實召良玉
兵王乃賜鑣縯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
鋮輩急殺之而周鍾光時亨亦棄市大鋮輩既殺鍾時亨卽傳旨從
逆諸臣二等罪斬者讁充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
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敘用大鋮又銜諸生沈壽民前劾楊嗣昌疏
有刺己語姜垓爲行人見署中題名碑疏請去己名故必欲殺垓壽
民垓壽民各變姓名逃避之國亡乃解杲憲成之孫也　初袁繼咸
聞李自成兵敗南下命部將郝效忠陳麟鄧林奇守九江自統副將
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州防賊由岳州長沙入江西境既已登舟聞
左良玉反復還九江良玉舟抵北岸貽書繼咸願握手一別爲皇太
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咸往紓一方難繼咸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語
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
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
密諭從何來良玉色變良久乃曰吾約不破城改檄爲疏駐軍候旨
繼咸歸集諸將於城樓而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惡之可
同亂乎遂約與俱拒守而效忠及部將張世勳等則已出與良玉合
兵入城殺掠繼咸聞之欲自盡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
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咸隱忍至前途王文成
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遂出責良玉良玉已疾篤夜望見城中火
起大哭曰予負臨侯臨侯繼咸別號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
不發喪諸將推爲留後後七日諸軍自彭澤東下連陷建德東流殘
安慶城巡撫都御史張亮被執夢庚挾亮與俱行抵池州不破城貽
副將惠登相書曰留此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我反不如前爲
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檄其軍返夢庚見黑旂船西上索輕舸追
及之登相與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事引兵絕江而去諸將乃議旋

師初夢庚自立陽語繼咸至池州候旨繼咸密以疏聞道梗不得達中朝皆疑繼咸良玉同反亮乘間赴水死 黄得功等破左夢庚於銅陵解其圍夢庚兵至采石得功等與相持阮大鋮劉孔昭虛張捷音以邀爵賞 李自成走武昌

大清兵兩道追躡連破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者八 史可法移軍駐泗州防祖陵將行以左良玉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黄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劉肇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旣入城請乘

大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朝命劉澤清等往援而澤清已潛謀輸款壬申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官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肇基分守北門發礮傷圍者已而

大兵礮擊城西北隅丁丑城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被殺肇基帥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後騎來益衆力不支一軍皆沒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祿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監軍僉事王纘爵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江都前後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歸昭等十九人及遵義知府何剛庶吉士吳爾壎家居侍郎張伯鯨並死之而諸生婦女死節者甚衆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殽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遙語其故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

大清兵臨江監軍副使楊文驄與總兵官鄭鴻逵鄭彩駐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壬午朔擢文驄僉都御史巡撫常鎮二府兼督沿海諸軍封鴻逵爲伯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爲克敵也日奏捷己丑夜

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陳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文驄走蘇州鴻逵彩帥衆還福建緣道劫掠辛卯夜王走太平趨靖國公黄得功軍劉孔昭斬關遁壬辰馬士英奉王太后以黔兵四百人爲衛奔杭州亂兵擁王之明立之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癸巳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柰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朱大典與阮大鋮見王舟中亦誓力戰丙申

大清兵至南京王之明及文武百官盡出迎降徐宏基走吳江刑部尚書高倬自縊死儀制主事黄端伯以不出降捕繫之卒不降就戮戶部郎中劉成治戶部主事吳嘉胤中書舍人龔廷祥欽天監博士

陳于階。國子生吳可箕。武舉黃金璽。布衣陳士達。並死焉。

大清命鴻臚寺丞黃家鼒往蘇州安撫。楊文驄襲殺之。遂走處州。

大清知王出奔。分兵襲太平。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幾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敵。而劉良佐已先歸命。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官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遂挾王降。丙午。執至南京。得功麤猛不識文義。然忠義出天性。聞以國事相規誡者。輒屈己改不旋踵。其行軍紀律嚴。下無敢犯。所至人感其德。時諸鎮皆納款。袁繼咸勸左夢庚旋師不聽。遣人語鄧林奇汪碩畫李士元。毋為不忠事。林奇等避皖湖中。遣人陰逆繼咸。繼咸已為郝效忠紿赴其軍。將及湖口。而夢庚效忠降於我

大清。遂執繼咸北去。　何騰蛟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參政堵胤錫僉事傅上瑞副使嚴起恆章曠周大啓推官吳錫晉等。痛哭盟誓。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令胤錫攝湖北巡撫。上瑞攝湖南巡撫。曠為總督監軍。大啓提督學政。起恆督衡永二郡軍食。晉錫攝郴桂道事。即遣曠調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兵。朝宣自燕子窩。先璧自漵浦。承允自武岡。先後至。兵勢稍振。

明紀卷第五十八

明紀卷第五十九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侯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唐王始末

唐王聿鍵行至杭州，遇鄭鴻逵及戶部侍郎何楷、戶部郎中蘇觀生，遂奉王入福建。六月，黃道周見王於衢州，奉表勸進。　馬士英之竄也，經廣德州，知州趙景和疑其詐，閉門拒守，士英攻破之，殺景和，大掠而去。至杭州，熊汝霖責其棄主，士英無以應，守臣以總兵府爲福王太后行宮，俄阮大鋮、朱大典及總兵官方國安俱會皇至，士英請潞王常淓監國，不數日，大清兵至，王帥衆降，尋同太后北去。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彩被執死之。大典還金華，據城固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聞杭州失守，方食，推案痛哭，自是遂不食，移居山陰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亡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而卒。宗周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其門人舉人祝淵、諸生王毓蓍並死焉。時少詹事徐汧作書誡二子，投水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會稽，逃野寺中，絕粒而卒。吏部尚書張慎言疽發於背，戒勿藥，卒。蘇松巡撫都御史祁彪佳端坐池中而死。吏部尚書徐石麒朝服自縊死。行人陸培及邵武同知王道焜，皆投繯死。驗封員外郎華允誠以不肯薙髮被殺。故大學士吳甡、工部侍郎易應昌、僉都御史金光辰、御史詹爾選、漢中巡撫都御史高斗樞、懷遠侯常延齡等，俱卒於家。光祿寺卿許譽卿、御史成勇爲僧以終。給事中姜埰流寓蘇州以卒。魯王贈宏圖太保，諡文忠；唐王贈彪佳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敏。

大清兵下江西，巡撫曠昭棄南昌遁，走瑞州，列城望風潰，撫州、袁州府事同知李時興自縊死。　閏月丁亥，黃道周與巡撫福建都御史張肯堂、鎮守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等，奉唐王稱監國。鴻逵請急正位以繫人心，羣臣多言監國名正，建號宜遲，不報。丁未，王即位於福州，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布政司署爲行宮。改七月以後爲隆武元年，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遙上福王尊號曰聖安皇帝。進芝龍、鴻逵爲侯，封鄭芝豹、鄭彩爲伯，道周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肯堂爲兵部尚書，何楷爲戶部尚書，蘇觀生爲翰林學士，餘拜官有差。召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黃士俊入閣，又先後召呂大器、朱繼祚、陳子壯、王錫袞、陳奇瑜、曾櫻、熊開元等爲東閣大學士。士俊、子壯、錫袞不至，奇瑜道遠未聞命，景昉未幾告歸，卒於家。鴻逵、芝豹皆芝龍弟，彩，芝龍族子也。　王以黃道周學行高，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　寧波故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建議起兵，諸生董志寧、華夏、王家勤、張夢錫、陸宇燝、毛聚奎，遮拜肅樂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治府事，肅樂索取倉庫籍繕完具守，時定海總兵官王之仁已納款，故太僕寺卿謝三賓方從江上迎降歸，害肅樂所爲，貽之仁書，屬斬肅樂等七人。肅樂亦遣客倪懋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翊日之仁至，出三賓書袖中，對衆朗誦，欲殺之以祭纛，三賓請輸餉萬金，乃釋之。於是肅樂與之仁締盟共守，聞魯王以海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會故九江兵備僉事孫嘉績與熊汝霖起兵餘姚，諸生鄭遵謙起兵紹興，

在籍兵部尚書張國維等乃朝魯王於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駐
紹興國維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督師江上就加朱大典東閣大
學士擢汝霖嘉續肅樂右僉都御史並督師方國安亦自金華至
與之仁並加封爵凡營兵衛軍俱隸之嘉續等惟統召募兵國安
軍七條沙之仁軍西陵遵謙軍小亹汝霖嘉續肅樂及僉都御史
沈宸荃大理寺丞章正宸等軍瓜瀝列營二百餘里太僕少卿陳
潛夫監軍畫錢塘江而守王三召故大學士方逢年逢年至用其
議定稱魯監國以明年爲元年馬士英請入朝諸臣力拒之國維
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阮大鋮投大典於金華亦爲士民所逐大
典乃送之嚴州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中大鋮掀髯
指掌日談兵國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己居惡
名頗以爲恨 南京既破州縣多起兵自保左僉都御史金聲糾
集士民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徽州推官温璜與聲掎角且轉
餽給其軍故巡撫邱祖德與寧國舉人錢龍文諸生麻三衡沈壽
蕘等及貴池諸生吳應箕各舉兵應之時寧國郡城已失祖德駐
華陽三衡駐稽亭三衡兵既起旁近吳太平阮恆阮善劉鼎甲胡
天球馮百家與俱起號七家軍皆諸生也同時舉兵者有職方郎
中尹民興與涇縣諸生趙初浣青陽知縣龐昌允溧陽諸生謝球
鹽城諸生司石磐宜興中書舍人盧象觀及從弟諸生象同部將
陳安皆事敗而死惟民興走免而太倉已下諸生王湛與兄淳復
集里人數百圍城城中兵出擊皆死蘇州既降諸生陸世鑰聚衆
焚城樓福山副將魯之璵帥千人入城與
大清兵戰死象觀象昇弟也 吳淞總兵官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
寨於泖湖會總兵官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與之合故兩廣總督
侍郎沈猶龍偕同里給事中陳子龍中書舍人李待問知縣章簡
等募壯士數千人守城與志葵蜚相掎角吏部主事夏允彝入志
葵軍中
大清兵既下江西建昌副使王養正與布政使夏萬亨知府王楲推
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越三日有客兵內應城即
破養正等並被執死 左懋第聞南京失守慟哭其從弟懋泰已
降
大清爲員外郎來謁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會命薙頭中
軍艾大選有二志懋第杖殺之乃收懋第入獄參謀兵部司務陳
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王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從入訊諭之降
皆不屈乃引出既至市又遣騎諭降者三終莫應懋第等遂受刑
而馬紹瑜獲免 嘉定之起兵也士民推通政使侯峒曾爲倡偕
同里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龔用圓秀水教諭馬元調諸生唐
全昌夏雲蛟等誓師固守
大清兵攻之峒曾乞師於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來赴
一戰失利東甲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秋七月壬子大雨城
隅崩架巨木支之癸丑雨益甚城大崩
大兵入峒曾拜家廟投於池騎兵引出斬之二子元演元潔與錫眉
等皆死之淳耀及弟諸生淵耀自縊於城西僧舍 崑山之起兵
也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縣人共執殺茂才推邑中故副將王
佐才爲帥貢生朱集璜及儀封知縣周室瑜諸生陶炎陳大任等
共拒守參將陳宏勳前知縣楊永言帥壯士百人爲助閱兩月
大清兵至宏勳帥舟師迎戰敗還游擊孫志尹戰沒乙卯城陷永言
遁去佐才縱民出走而已冠帶坐帥府被殺集璜等皆死之 設
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蘇觀生領
之觀生矢清操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王以故人恩眷出廷臣右
命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 王受鄭芝龍子森材賜國姓改名成
功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體統行事封忠孝伯 江西諸郡惟

贛州存孤懸上游兵力單弱修撰劉同升將入福建止雩都與左
庶子楊廷麟謀興復會益府永寧王慈炎招降汀贛間遼子峒蠻
張安兵數萬復建昌入撫州文選主事曾亨應考功主事揭重熙
先後舉兵與相犄角南贛巡撫李永茂乃命副將徐必達扼太和
拒
大清兵亨應被執不降死　王性儉素少遭患難既即位慨然以復
讎雪恥為務勤於聽政重風節喜文學收召名士不次用人然國
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一出關募兵大學士黃道周
請自往江西圖恢復辛未啓行僅齎一月糧　魯王督師張國維
連復富陽於潛樹木城緣江要害聯合方國安王之仁鄭遵謙熊
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為持久計乃議分地分餉之仁國安兵
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肅樂等兵資富室助餉不能繼恆
缺食　左良玉既死其將馬進忠王允成無所歸突至岳州傅上
瑞大懼章曠曰此無主之兵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白水
為誓進忠等皆從之時
大清偪湖南諸將皆畏怯曠有智略行軍不避鋒鏑獨悉力捍禦
八月鄭芝龍議備戰守兵二十餘萬計餉不支其半請預借兩稅
一年令羣下捐俸勸紳士輸助徵府縣銀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閭
里騷然又廣開事例猶苦不足仙霞關守關兵僅數百人皆不堪
用王屢促芝龍出兵輒以餉絀辭　鄭芝龍鄭鴻逵兄弟橫甚郊
天時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言芝龍鴻逵無人臣禮王擬楷風
節令掌都察院事鴻逵扇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不為所
容連請告去途遇盜截其一耳乃芝龍所使部將楊耿也　黃道
周以虛聲鼓動忠義士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道周至
廣信與兵部侍郎詹兆恆監軍御史周定仍兵部員外郎萬文英
給事中胡夢泰及湖東副使胡奇偉廣信同知胡甲桂共議城守

王即以定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王手書至贛加楊廷麟
吏部侍郎劉同升國子監祭酒同升乃入贛州與廷麟謀大舉僧
李永茂集紳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　叛將白之裔入萬安曠昭
被執知縣梁于涘死之　吳江之失也職方主事吳易走太湖與
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炯自炳武進貢生吳福之等謀舉兵
旬日得千餘人屯於長白蕩出沒旁近諸縣道路為梗王聞之授
易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提督軍務侍郎楊文
驄奏易斬獲多進為兵部尚書魯王亦授易兵部侍郎封長興伯
大清兵至易敗走父及妻女皆死自炯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
而死一軍盡殲福之鍾嶸子也
大清兵至松江吳志葵黃蜚敗於春申浦被執志葵參軍舉人傅凝
之赴水死城遂被圍未幾破沈猶龍出走中矢死李待問章簡俱
被殺華亭教諭眭明永諸生戴泓皆死之
大兵遂攻金山參將侯承祖與子世祿固守城破巷戰踰時世祿中
四十矢被獲死之承祖亦被獲說之降不從被殺夏允彝徬徨山
澤間欲有所為聞友人侯峒曾黃淳耀徐汧等皆死乃自投深淵
以死　江陰之守城也以諸生許用德倡言遠近應者數萬人典
史陳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為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
角戰失利
大清兵偪城下徽人程璧盡散家貲充餉而身乞師於吳志葵志葵
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明遇乃請前典史閻
應元入城屬以兵事
大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降將劉良佐用牛皮帳攻城東北城中用
礮石力擊良佐乃移營十方菴令僧陳利害良佐旋策馬至應元
誓以大義屹不動及松江破
大兵來益衆四面發大礮城中死傷無算猶固守乃令志葵黃蜚至

城下說城中人降志葵說之蜚不語城迄不下庚子
大兵從祥符寺後城入衆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用德皆舉
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死之訓導馮敦厚冠帶縊於明倫堂里
居中書舍人戚勳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時貢生黃
毓耆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城陷兩人逸去後趨偵
江陰無備帥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死毓耆以敕印事發死
壬辰冊妃曾氏爲皇后　命總兵官黃斌卿出鎭舟山　方國安
王之仁渡江襲杭州敗還
大清兵追敗馬士英於餘姚國安於富陽無何士英國安帥衆窺杭
州復敗　九月甲寅
大清以福王歸京師　王召路振飛爲左都御史募能致振飛者賜
五百金官六品振飛乃赴召道拜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
則大喜王每責廷臣怠玩振飛因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
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
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能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
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史書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皆
臣所甚憂也其言曲中王短云
大兵屯泰和徐必達戰敗至萬安遇李永茂永茂遂奔贛州永寧王
慈炎以糧盡退保建昌吏部侍郎楊廷麟國子監祭酒劉同升乘
虛復吉安臨江加廷麟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劍便宜從事
加同升詹事兼兵部侍郎同升已羸疾日與士大夫講忠孝大節
聞者感奮　先是金聲遣使通表王授聲右都御史兵部侍郎總
理諸道軍聲拔旌德寧國諸縣會徽故御史黃澍降於
大清
大兵間道襲破聲聲被執至江寧與門人監紀諸生江天一皆死監
紀推官吳應箕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王贈聲禮部尚書謚文

毅　靖江王亨嘉自稱監國於廣西謀僭號召巡撫都御史瞿式
耜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
亨嘉至梧州劫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印敕初式耜與在籍尙
書陳子壯等議立桂端王常瀛子由榔及唐王監國式耜以爲倫
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被幽乃遣使賀王因乞援王喜而亨
嘉爲總督丁魁楚所攻勢窘乃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參將焦璉召
邦傳等襲執亨嘉以捷聞王廢亨嘉爲庶人殺之封魁楚平粵伯
留鎭兩廣擢式耜兵部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來代式耜不入
朝退居廣東　初李自成屯武昌賊衆尙五十餘萬尋爲
大清兵所迫部下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宮
山留李過守寨自帥二十騎略食山中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
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淤淖中自成腦
中鉏死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爲自成也
大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僞趙侯僞襄南伯
及僞汝侯劉宗敏僞軍師宋獻策等於是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
軍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過改名錦賊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
衆無主議歸何騰蛟帥四五萬人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
人不知其來歸也懼甚黃朝宣即引兵還燕子窩傳上瑞請騰蛟
出避騰蛟不可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
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益懼士女悉竄騰蛟與提督軍
務都御史章曠謀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撫賊見止二騎迎入
演武場飮之酒二人不交一言與痛飮飮畢賊問來意答言督師
以湘陰褊小不足容大軍請即移長沙因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
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旗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
宴飮盡歡犒從官牛酒命張先璧以卒二萬馳射旌旃蔽天搖旗
等遂招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十餘

萬聲威大振王居南陽時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 楊展馬應試
等之復敘州也賊將馮雙禮來寇每戰輒敗孫可望以大衆援之
陽江持一月糧盡樊一蘅退屯古藺州展退屯江津賊乃截副將
朱化龍及僉事蔡明胤於羊子嶺化龍帥番騎數百衝賊兵賊驚
潰死者滿山谷化龍以軍孤還守舊地他將復連敗賊於摩泥滴
水一蘅乃命展應試取嘉定邛眉故總兵官賈連登及其中軍楊
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涪其他
據城邑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勳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監軍
僉事詹天顔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蘅移駐納溪居中調度與王應
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 冬十月張國維帥諸軍連戰十日
於江上皆有功督師都御史熊汝霖以守江非計謀間道入內地
攻取杭州乃入海寧募兵萬人已部將徐明發與平吳將軍陳萬
良敗
大清兵於五杭轉輾至吳江以軍無繼而返是役也浙西爲之震動
遣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朱大典錢肅樂議應之張國維熊
汝霖議弗受侍講學士兼行人張煌言謂當如國維言國維馳疏
上王言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成
功之後入關者王今日原未假易也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
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
變脣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臣也惟社稷是圖豈若朝秦暮楚之
徒舉足左右爲功名計哉疏入王召中藻還於是閩浙相水火矣
王加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總督御史彭遇颽僉都御史路振
飛曾櫻封還內降謂遇颽依附馬士英期昇在太湖奉朱盛澂稱
通城王派鑲苛虐不可用乃止
大清兵攻吉安徐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退屯峽江 邱
祖德約十餘部共攻郡城不克沈壽堯陳汾祖德退還山中

大清兵攻拔其寨被獲磔死越四日麻三衡敗死三衡軍既敗吳太
平等亦死溫璜猶嚴兵自守黃澍以城獻璜乃刃其妻女而自剄
諸潰軍保華陽有徐淮者部署之宣城諸生吳漢超與合連取句
容溧水高淳溧陽涇太平諸縣漢超後襲寧國敗死 李自成死
衆推其兄子錦爲主奉自成妻高氏及弟高一功驟至澧州偪常
德擁衆三十萬言乞降遠近大震巡撫湖廣都御史堵胤錫議撫
之何騰蛟亦馳檄至胤錫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頒賜高氏
命服錦一功蟒玉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拜謝乃卽軍中宴之道
以忠孝大義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
負又曰汝願爲無賴賊抑願爲大將耶錦曰何謂也曰爲賊無論
既以身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願也錦曰諾騰
蛟慮錦跋扈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悅戒其子
毋忘何公錦自是無異志其別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來歸騰蛟
上疏言元凶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王大喜立拜騰蛟東
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加胤錫兵部侍郎總制
錦軍手書獎勞授錦御營前部左軍一功右軍並掛龍虎將軍印
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賞賚有差號其營曰忠貞
封高氏忠義夫人賜珠冠彩幣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胤錫
遂與赤心等深相結倚以自彊然赤心書疏猶稱自成先帝稱高
氏太后云 楊廷麟劉同升等請王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廣原
任知州金堡言騰蛟可恃芝龍不足恃宜棄閩就楚王大喜授堡
給事中蘇觀生數贊王出師見鄭氏不足有爲事權悉爲所握亦
請王赴贛州經略江西湖廣王乃遣觀生先行募兵十一月王親
行命唐鄧二王監國何吾騶隨行曾櫻鄭芝龍留守司轉餉鄭鴻
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
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王誓師授鉞大風起壇前燭盡

誠
大清兵復圍撫州侍講張家玉監鄭彩軍出杉關解其圍　十二月
甲申王發福州駐建寧鄭鴻逵鄭彩各擁兵數千號數萬既出關
託候餉仍駐不行　黄道周由廣信出衢州婺源知縣僞致降書
道周信之進至婺源猝遇
大清兵戰敗部將程嗣聖陳亡諸軍潰走道周被執至江寧幽別室
中　巡撫南贛侍郎劉同升卒贈東閣大學士謚文忠　王疑李
自成死未實何騰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因固辭
封爵不允令規取江西及南都降卒既衆騰蛟欲以舊軍參之請
授黄朝宣張先璧爲總兵官與劉承胤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
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分鎮湖南北
時所謂十三鎮者也承忠即播析英騰蛟中軍志建則故巡按劉
熙祚中軍餘皆左良玉舊將也騰蛟銳意東下拜表出師　張獻
忠聞諸路兵並進大懼盡屠境內民大焚宮室火連月不滅將棄
成都走川北　先是元謀土知州吾必奎反連陷祿豐廣通諸縣
及楚雄府黔國公沐天波勦之調阿迷土官沙定洲從征定洲不
欲行出怨言會奸徒饒希之余錫朋者逼天波金無以償錫朋常
出入土司家誇黔府富盛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諸人爲內
應既定洲入城辭行天波以家諱日不視事定洲譟而入焚刼其
府天波聞變由小寶遁寧州土司祿永命方在城巷戰拒賊其從
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爲定洲誘己殺之定洲據黔府
盤踞會城刼巡撫吳兆元使奏請代天波鎮雲南傳檄州縣雲南
震動永命與石屏州土目龍在田偵引所部去天波走楚雄時必
奎已被禽伏誅金滄副使楊畏知督兵復楚雄駐城中謂天波曰
公何不走永昌使楚雄得爲備而公在彼犄角首尾牽制之上策
也天波從之

大清順治三年春正月王在建寧不受朝賀布衣蔬食以二大罪自
責令百官皆戴罪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擢
來賀戶部侍郎　楊廷麟赴贛州招張安等四營爲兵號龍武新
軍　何騰蛟與監軍御史李膺品赴湘陰期諸軍盡會岳州張光
璧逗遛諸營亦觀望獨李赤心自湖北至爲
大清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鎮皆驕且貪
殘黄朝宣尤甚刼人而剝其皮郝永忠效之殺民無虛日　二月
馬壢撫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江楚迎王疏相繼至王決
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爲聲援鄭芝龍不欲王行令軍民數萬人
遮道呼號擁王不得行遂駐延平而蘇觀生赴贛州大徵甲兵餉
不繼亦不能出師　魯王遣其臣柯夏卿來聘王手書與魯王謂
當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已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犒浙東
至江上方國安縱兵奪餉留清源軍中時武將橫甚競營高爵請
乞無厭兵部尚書余煌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
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
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
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　馬士英擁殘兵欲入福建
七疏自理王以其罪大不許鄭芝龍力爲之請詔令士英恢復杭
州始申雪　沙定洲至楚雄楊畏知紿之曰若所急者黔國爾今
已西待爾定永昌還輒命當已下予出城以禮見今順逆未分不
能爲不義屈也定洲恐失沐天波與盟而去遣其黨王翔李石芳
等分陷大理蒙化　三月黄道周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
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舍人賴雍蔡紹
謹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璨玉等皆死王聞慟哭輟朝贈道周
文明伯謚忠烈道周學冠古今所至學者雲集精天文曆數皇極
諸書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云　袁繼咸之北去也

大清館之內院終不屈見殺 楊廷麟聞王將由汀赴贛將往迎王
而以總督江西湖廣兼巡撫南贛侍郎萬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禎
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調雲南兵及抵江西兩京已相繼失因退
還吉安廷麟留與共守用客禮待之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功
而元吉約束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新軍
張安者驍勇善戰元吉以新軍足恃也蔑視雲南廣東軍二軍皆
解體然安卒故淫掠所過殘破至是
大清兵偪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在湖西城中軍不戰敗城遂破
元吉退屯皁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兵棄城罪其衆遂西去元吉
乞援於蘇觀生觀生遣二百人往元吉令協守綿津灘已而潰走
鄭彩兵駐新城彩聞
大兵至即奔入關獨張家玉與知縣李翔御史徐伯昌共守及
大兵來攻翔帥民兵千餘出城拒戰
大兵從閒道入城民兵皆散翔與伯昌死之家玉出戰中矢墮馬折
臂走入關
大兵遂取撫州永寧王慈炎及攝事同知高飛聲死焉事聞王削彩
職戴罪圖功同敞居正曾孫也 桂王由榔嗣
封桂王 楊展盡取上川南地屯嘉定與曹勳等相聲援而王應
熊及總兵官王祥在遵義馬乾曾英在重慶皆宿重兵賊勢日蹙
惟保寧順慶爲賊將劉進忠所守進忠又數敗張獻忠怒遣孫可
望劉文秀等攻川南郡縣應熊檄一衡急令展與侯天錫屠龍馬
應試及顧存志莫宗文張登貴連營犍爲敘州以禦之諸將中英
屢破賊最有功祥才武不及英而應熊委任過之 夏四月
大清兵入皁口萬元吉不能禦入贛城
大兵乘勝抵城下蘇觀生走南康贛人數告急不敢援給事中楊文
薦元吉門生也奉命湖南過贛入城共守城中賴之元吉素有才

治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隔
河大營偏山麓指爲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勢盛輒叱爲間
諜斬之江西巡撫劉遠生令張琮者將兵趨湖東及贛圍急遠生
自出城召琮於雩都贛人曰撫軍遁矣怒焚其舟拘遠生妻子俄
遠生帥琮兵至贛人乃大悔琮軍渡河抵梅林中伏大敗還至河
爭舟多死於水遠生憤甚
大清兵圍廣信數月諸軍敗於鉛山萬文英赴水死廣信遂破巡撫
都御史周定仍及胡奇偉胡甲桂胡夢泰俱死之詹兆恆奔懷玉
山聚衆數千人自保尋進攻開化兵敗沒於陣 大學士傅冠督
師江西給事中揭重熙從冠辦湖東兵事瀘溪告警冠不能救重
熙劾冠或又劾其嗜酒乃致仕兵事遂皆委重熙後
大清兵至冠走匿泰寧門人汪亨龍執而獻之有司殺之汀州 魯
王督師侍郎熊汝霖議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且引太
湖諸軍爲掎角困浙西平吳伯陳萬良請兵餉汝霖無以應督師
大學士孫嘉績乃遣餘姚知縣王正中獨進至乍浦不克而還萬
良三疏請行汝霖爲之力措得餉又無舟乃以兵陸進抵德清民
兵內應者先潰汝霖部將徐龍達敗死萬良遂退 楊畏知乘閒
清野繕堞檄城外居民盡入城調土漢兵守之姚安景東俱響應
沙定洲聞不敢至永昌恐畏知截其歸路急還兵攻楚雄畏知坐
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焰籠城樓衆謂畏知已死而畏知端坐自
如賊相驚爲神畏知伺賊閒輒出奇兵殺賊甚衆賊乃引去王聞
畏知抗賊授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吳兆元爲總督 五月朔
劉遠生渡河再戰身先士卒遇
大清兵被獲復逃歸而浙軍先往湖西者聞吉安復失仍還雩都楊
廷麟躬往邀之望日與
大兵戰梅林再敗乃散遣其軍自遠生敗援軍皆不敢前王聞贛圍

久踐學之賜名忠誠府加萬元吉兵部尙書楊文驄右僉都御史
命吏部侍郎郭維經爲吏兵二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
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援　王數議出關爲鄭氏所阻
何騰蛟屢請幸贛協力取江西王遣使徵兵騰蛟發郝永忠精騎
五千往迎永忠不肯前久之始抵郴州　魯王使都督陳謙至福
建御史錢邦芑劾謙持兩端下獄殺之　命復惠皇帝年號立方
孝孺等祠　福王死於北京潞王等亦見殺　琉球入貢　初分
鎭未幾方國安王之仁兼取義饟督師侍郎錢肅樂乞饟疏數十
上饟終不至肅樂乃請散兵願從軍自效王之頒詔浙東也幷賜
倡義諸臣敕命加以官爵肅樂嘗奉表稱謝至是諸將爲蜚語謂
肅樂將逃往福建肅樂遂棄軍入山拜表即行魯王大駭乃令往
舟山與黃斌卿謀復三吳　夏旱錢塘江水涸
大淸兵驅馬試之不及腹遂渡方國安拔營走紹興江上諸軍悉潰
六月丙子朔
大兵破紹興國安將以魯王降王走台州航海孫家績熊汝霖沈宸
荃吏部侍郎陳函輝等皆從已而函輝相失哭入雲峯山以死大
學士張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支赴水死兵部尙書余煌大理寺
少卿陳潛夫御史沈履祥兵部主事高岱葉汝蒞皆死之兵部侍
郎葉廷秀吏部侍郎章正宸棄家爲僧前尙書顧錫疇間關赴福
建王命爲大學士不拜請聯絡浙江自効出駐溫州爲總兵賀君
堯所殺大學士方逢年追魯王不及降於我
大淸已而以蠟丸書通閩事洩被誅王之仁自至南京就戮國安遂
引
大兵攻金華督師大學士朱大典殺招撫使戰守三月士卒無叛心
城既陷大典子萬化巷戰被殺大典先令家人投井焚所餘火藥
而後死車駕主事王之栻死於武義魯王之出海也富平將軍張
名振棄石浦扈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張
氏及世子至叛將張國柱劫之北去妃自刎死嘉績入舟山病卒
之栻章子也　閩中聞魯王航海大震鄭鴻逵駐關外傳
大淸兵至徒跣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紛紛言兵譁事鬨削鴻
逵爵鄭芝龍部將奪民舟巡撫上游四府御史鄭爲虹叱責之芝
龍訴於王王爲論解然是時芝龍已懷異志密通款於
大淸假言海寇至撤兵回安平鎭航海去守關將士皆隨之仙霞嶺
二百里間空無一人　先是吏部尙書張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
道抵江南倡義旅而王由仙霞關趨浙東與相聲援乃給敕印便
宜從事肯堂以平海將軍周鶴芝爲先鋒鄭芝龍陰沮之已令肯
堂待命島上至是復命督師　楊廷麟入贛州與萬元吉同守副
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
大淸兵退屯水西圍漸解未幾復合城中守如初會郭維經與御史
姚奇允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將汪起龍帥師數千趙印選
胡一青帥師三千蘇觀生遣兵如之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又
收集散亡得數千先後至贛營於城外　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陳
時政闕失凡數千言王刊賜文武諸臣且召士和入對嘉獎備至
擢兵部主事　福京鄉試命廣額七十名流寓者皆入試　秋七
月己巳王御門詔諭羣臣焚其迎降書二百餘封擇日出贛州郝
永忠迎王將至韶州而
大淸兵已入衢州楊文驄援之不能禦退至浦城爲追騎所獲與監
紀主事孫臨俱不降被戮衢州巡按御史王景亮知府伍經正推
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及魯王所遣鎭將張鵬翼皆死之　張
獻忠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聞之帥一軍逃會賊連戰不利會
英王祥乘間趨成都獻忠立召孫可望等還閩
大淸兵入蜀境大懼棄成都夷其城帥衆走順慶　督軍尙書長興

伯奧易旣敗走其鄉人周瑞復聚衆長白蕩迎易入其軍八月

大清兵至被獲死之 贑州諸將欲戰萬元吉待水師至並擊而中書舍人來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師四千皆屯南安兵部主事王其宖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是

大清兵閩水師將至卽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盡失於是兩廣雲南軍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城中僅郭維經及汪起龍部卒四千餘人城外僅水師後營二千餘人參將謝志良擁衆萬餘駐雩都不進楊廷麟調廣西狼兵踰嶺亦不卽赴

大清兵抵仙霞關長驅直入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糾民出走自守空城與給事中黃大鵬並被執死之爲虹年二十有五乙未王倉猝出奔宮眷皆騎猶載書十餘簏以從隨行者何吾騶朱繼祚等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延平知府王士和居守俄警報疊至士和投繯死庚子王至汀州辛丑

大兵奄至從官奔散與后曾氏俱被執后至九瀧投水死王死於福州禮部尚書曹學佺給事中熊緯總兵官胡上琛定遠侯鄧文昌皆死之大學士曾櫻路振飛走居中左所呂大器奔廣東朱繼祚奔還其鄉熊開元爲僧以終蔣德璟病卒太僕寺少卿王瑞栴避山中有欲薦令出者自經死振飛後赴桂王召卒於途先是阮大鋮偕魯王大學士謝三賓宋之晉刑部尚書蘇壯及方國安等赴江干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嶺大鋮僵仆石上死馬士英旣降

大兵至順昌搜龍扛得士英等請王出關爲內應疏遂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 福建旣平鄭芝龍自安平奉表降其子成功慟哭而諫芝龍不聽成功乃與鄭鴻逵鄭彩等各率所部入海 何騰蛟聞王死大慟厲兵保境如平時

明紀卷第五十九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桂王始末

兩廣總督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與前大學士呂大器等共推桂王由榔監國母妃王氏曰吾兒不勝此願更擇可者魁楚等意益堅合謀迎王於梧州 贛州被圍半年守陴者皆懈蘇觀生助守之三千人亦引去會閩汀州破人情益震懼

冬十月丙子

大清兵用嚮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遂破督師大學士楊廷麟總理尙書郭維經總督尙書萬元吉巡按御史姚奇胤太常寺卿兵備僉事彭期生並死之巡撫都御史楊文薦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絕粒而卒先是元吉禁婦女出城其家人潛載其妾縋城去元吉遣飛騎追還撻其家人故城中無敢出者及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歎曰爲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一時同殉者職方主事周瑚磔死編修兼給事中萬發祥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及龔芬王其宖黎遂球中書舍人袁從鶚劉孟鍧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通判王明汲監紀通判郭寧登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參將陳烈皆被戮鄉官盧觀象舉人劉曰佺並闔門死蘇觀生自南安退入廣州監紀主事陳邦彥勸觀生疾趨惠潮扼漳泉兩粵可自保觀生不從 丙戌王監國肇慶以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爲東閣大學士魁楚兼理戎政大器兼掌兵部事式耜兼掌吏部事餘授官有差 贛州敗報至司禮太監王坤迫王赴梧州瞿式耜力爭不得 丁魁楚等之立王也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觀生拒不與議呂大器亦叱辱之適唐王聿鐭與何吾騶自閩浮海至南海監司關捷先番禺舉人梁朝鍾倡兄終弟及議陳子壯沮之不聽十一月癸卯朔觀生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唯道等擁唐王監國於廣州丁未王自立改元紹武就都司署爲行宮卽日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騶等秩擢捷先吏部尙書旋與元鏡應華唯道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時倉猝舉事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云始桂王監國觀生遣陳邦彥入賀邦彥甫入謁而觀生別立唐王聿鐭邦彥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餘輩召入舟中王太后垂簾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語以廣州事邦彥請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勍卒取韶制粵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於唐王代我受敵從而乘其敝王大悅立擢邦彥給事中齎敕還諭觀生又遣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齎敕往諭唐王瞿式耜乃與魁楚等定議迎王還肇慶庚申王卽位以明年爲永曆元年追尊桂端王曰端皇帝尊嫡母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生母馬氏爲皇太妃冊妃王氏爲皇后上唐王尊號曰思文皇帝耀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及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詆觀生諸人觀生怒執殺之嘉謨亦不屈死遂治兵相攻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王遣總督侍郎林佳鼎等禦之戰於三水唐王兵敗復招海盜數萬人遣總兵官林察將十二月甲戌戰海口斬佳鼎邦彥抵廣州聞耀等被殺乃遣從人授觀生敕而自以書曉利害觀生猶豫累日欲議和會聞佳鼎兵大敗不果邦彥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觀生意得務粉飾爲太平事而委任捷先及朝鍾捷先小有才便筆札朝鍾善談論浹旬三遷至祭酒潮州人楊明競者好爲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閒可十萬卽特授惠潮巡撫朝鍾語人內有捷先外有明競彊敵不足平矣觀生亦器此三人事必咨之又有梁鋆者妄人也觀生才之用爲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日薦用數十人觀生本乏猷略兼總內外任益昏瞀招海盜資捍

禦其衆白日殺人懸肺腸於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內外大擾時
大清已下惠潮長吏皆迎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
望日唐王視學百僚咸集或報
大兵已偪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尙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衆斬之
如是者三
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搏戰兵精者皆西出倉猝不能集觀
生走鑒所問計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鑒入西房各拒戶自
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之鑒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
之寂然觀生信爲死遂自經明日鑒獻其屍出降朝鍾聞變赴池
爲鄰人救出自經死太僕寺卿霍子衡赴井死一家從死者十人
唐王方事閱射急易服踰垣匿應華家俄縋城走爲追騎所獲饋
之食不受曰我若飮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繯而絕周益
璉等二十四王俱被殺吾騶應華等皆降其時死事有和平知縣
李信番禺舉人梁萬爵龍門鄕官廖翰標信春芳會孫也肇慶大
震王坤復奉王西走式耜方視師峽口趨赴王王已越梧而西
初益王由本起兵建昌提督江西義軍都御史陳泰來欲從之同
邑按察使揭嘉祉舉人戴國士持不可已而新昌破國士出降泰
來惡之會上高舉人曾志明等兵起泰來與相結至是攻取上高
新昌寧州殺國士妻子遂取萬載已
大清兵偪新昌守將出降泰來走界埠志明等從上高移軍會之進
攻撫州兵敗皆死
大清兵至漢中劉進忠降乞爲嚮導至鹽亭界大霧張獻忠曉行猝
遇我兵於鳳皇坡中矢墮馬蒲伏積薪下於是我兵擒獻忠出斬
之川中自遭獻忠亂列城內雜樹成拱狗食人肉若猛獸虎豹齧
人死輒棄去不盡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偏體皆生毛獻
忠既誅賊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其部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

艾能奇等帥殘卒南奔至重慶會英出不意戰敗死於江賊遂陷
綦江王應熊避入永寧山中旋卒於畢節衛　沙定洲還攻石屏
不下移攻寧州祿永命戰死尋陷嶍峨龍在田走大理賊計逆東
稍稍定乃復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環城掘濠爲久困計　魯
王颿泊舟山外洋會鄭彩至奉王入閩次中左所鄭芝龍令彩執
王以降彩不可匿王而芝龍亦北去時忠孝伯鄭成功起海上以
中左所爲營然以唐王頒詔之隙不肯奉王奉淮王監國明年仍
稱隆武三年於是彩奉魯王改次長垣
大清順治四年春正月
大兵破肇慶偪梧州巡撫曹曄迎降王欲走依何騰蛟於湖廣大學
士丁魁楚呂大器兵部尙書王化澄皆棄王去止大學士瞿式耜
兵部侍郞吳炳郞中吳貞毓等從由平樂潯州抵桂林　孫可望
等陷遵義
大清兵追至重慶巡撫都御史馬乾戰敗死樊一蘅遂入遵義以饑
乏旋師　魯王在長垣稱牙出師命熊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封鄭
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周鶴芝平夷伯阮進蕩
湖伯贈孫嘉績太保諡忠襄初鶴芝與日本國王善嘗乞其師已
有成約黃斌卿沮之已而自遣其弟孝卿副安昌以行日本不見
鶴芝師卒不出　二月丁魁楚走岑溪輜重多舳艫相屬爲降
大清將李成棟追獲魁楚遂降成棟與有隙錄其家數百人殺之魁
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莫保尙求活人耶并殺之　以瞿式
耜薦召文安之王錫袞爲東閣大學士皆不至時沙定洲執錫袞
勒草錫袞疏上王言定洲忠勇請代黔國公鎭雲南疏既行以橐
示之錫袞大恨嚮上帝祈死居數日竟卒　吳炳以原官中允方
以智爲少詹事並兼東閣大學士炳仍掌部事以智孔炤子也尋
罷去

大清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大恐會武岡總兵官劉承胤以兵至
全州王坤請赴之瞿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留不許自請留守許
之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賜劍便宜從事初張獻忠
陷衡州王爲所執焦璉帥衆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
王而行王以此德璉至是擢爲總兵官同守桂林封陳邦傳爲思
恩侯守昭平王遂趨承胤軍中平樂潯州相繼破桂林危甚總督
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㶉副
使楊垂雲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
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　孫可望等奔貴州布政
使張耀請米壽圖急發兵民守禦壽圖以衆寡不敵難之餓賊衆
奄至耀帥家衆乘城拒擊城陷被執賊帥說之降耀怒詈不屈遂
幷其家屬十三人殺之壽圖出奔沅州鄉官知縣吳子騏主事劉
琯同知楊元瀛平壩衛鄉官郎中譚先哲參議石聲和定番州鄉
官顧人龍安平僉事曾益並死之可望旣陷貴州將長驅入雲南
永寧州知州曾異撰集衆堅守城陷自焚死　二月
大清兵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瞰瞿式耜公署式耜
急令焦璉拒戰　長沙總兵官王進才揚言乏餉與狠兵將單遇
春鬨大掠幷及湘陰適
大清兵至長沙進才走湖北何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章曠走寶
慶長沙湘陰並失　前巡撫廣信都御史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璜
結鄉兵攻東莞知縣鄭霖降乃籍前尙書李覺斯等貲以犒士舉
表於王進兵部尙書無何
大清兵來擊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祖母陳母黎妹寶石俱赴水死
妻彭被執不屈死鄉人殲焉時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亦皆起兵
孫可望等入雲南稱黔國公焦夫人弟來復讎民久困沙兵喜
其來迎之沙定洲解楚雄圍迎戰於草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
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巡按御史羅國瓛曲靖知府焦闓生署師
宗州事徐道興皆不屈死可望遂由陸涼宜良入雲南城募兵都
御史宗室朱壽琳聞可望至知不免張麾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
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脅之降不從繫他所使人誘以官終
不從尋被殺可望馳檄諭沐天波降時攝永昌道事推官王運開
攝永昌府事通判劉廷標方發兵守瀾滄而天波將遣子納款諭
運開廷標以印往兩人堅不予永昌士民聞賊所至屠戮號泣請
運開納款紓禍運開不可慰遣之又詣廷標廷標亦不可衆大哭
廷標取毒酒將飲乃散去兩人相謂曰衆情如此吾輩惟一死自
靖爾是夕皆自經　王祥等復取保寧二郡樊一蘅再駐江上爲
收復全蜀計列上善後事宜及諸將功狀　夏四月劉承胤挾王
歸武岡改曰奉天府政事皆決焉　王令李赤心等攻荊州月餘
大清兵援荊州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衞
聲言就食湖南劉承胤懼爲赤心所幷計非堵胤錫不能禦乃加
胤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便宜從事胤錫疏請得給空敕
鑄印頒賜楚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專　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張家
玉取新安襲東莞戰赤岡未幾
大清兵至數日家玉敗走鐵岡文豹等皆死李覺斯怨家玉甚發其
先壟毀其家廟盡滅家玉族村市爲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
桂林戰守三月總兵官焦璉功最多總督侍郎丁元曄巡按御史
魯可藻亦盡力瞿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
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劉承胤所遣援兵索餉
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助之已承胤兵與璉兵主客不
和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城幾破者屢矣初萬元吉遣族人萬年
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失龍等無所歸聚甘竹
灘爲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總督朱治憪招降之旣而譟歸

會給事中陳邦彥起兵說龍乘間圖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
入珠江與龍會且遺張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韋制毋西潯平
間可完韋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為然邦彥等遂
攻廣州
大清兵引而東桂林獲全龍卒故無紀律方
大兵之還救廣州也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卻邦彥亦卻
歸既乃遺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無何
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龍再戰黃連江亦敗沒邦彥乃棄
高明收餘衆徇下江門據之　總兵官盧鼎守衡州張先璧兵突
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何騰蛟走祁陽章曠來會騰
蛟以兵事屬曠又間道走辰州已騰蛟脫還走永州甫至鼎部將
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督餉侍郎嚴起恒走白牙市
大清兵遂下衡永初偏沅巡撫傅上瑞勸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
至是皆自為盜賊
大兵入衡州黃朝宣降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
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副將周金湯嘯城虛夜鼓譟而登知府出走
金湯遂入永州曠亦移駐焉　孫可望遣李定國徇迤東諸府而
自帥兵與劉文秀西略巡撫都御史楊畏知戰敗投水不死賂而
罵可望以畏知同鄉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為討賊來公能共
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紿我爾可望曰不
信當折矢誓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偽西平年號
二不得殺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略
定大理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沐天波歸而定國之徇臨安沙定
洲部目李阿楚拒戰甚力定國穴地置礮礮發城陷遂入驅城中
官民於城外白場殺之凡七萬八千餘人斬獲不與焉定國既破
臨安不復至阿迷取定洲僅掠臨安子女而回所過無不屠滅迤

西八府則以畏知在軍得保全其時姚州知府何思及大姚舉人
席上珍金世鼎晉寧知州冷陽春呈貢知縣夏祖訓監軍太僕寺
卿耿廷籙並死之富民鄉官陳昌裔不受偽職被賊杖死王詔令
不至雲南前御史任僎議尊可望為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
寶錢畏知憤甚有所忤輒抵掌詬罵可望數欲殺之以定國文秀
保護得免　松江提督吳兆勝陰遣人至舟山約黃斌卿來攻定
西侯張名振請行與總督侍郎沈廷揚僉都御史張煌言帥舟師
北上抵崇明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舟膠於沙名振煌言雜降卒
中逸去廷揚謂
大清兵曰我沈都御史也可送我至南京既至諭之降不從遂與部
曲十二人同就戮其卒六百人斬於婁門無一降者　初魯王授故
給事中陳子龍兵部尚書兆勝事敗辭連子龍子龍被獲乘間投
水死中書舍人夏完淳以通表魯王被獲見殺年僅十七兆勝之
反也諸生戴之儁實教之之儁舉人楊廷樞門人也當事者執廷
樞重其名命之薙髮廷樞不可乃殺之完淳允彝子也　六月何
騰蛟在白牙王密遣中使告以劉承胤罪令入武岡除之騰蛟乃
走謁王王及太后皆召見承胤由小校以騰蛟薦至大將已漸倨
騰蛟為請於王得封定蠻伯且與為姻承胤益驕至是進爵為安
國公賜尚方劍益坐大忌騰蛟出己上欲專其權請用為戶部尚
書專領餉務王不許王召騰蛟圖承胤騰蛟無兵命以趙印選胡
一青兵隸之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餞承胤伏千騎襲騰蛟印
選卒力戰殲之騰蛟還駐白牙堵胤錫劾承胤罪　魯王連克建
寧紹武興化三府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錢
肅樂之至舟山也唐王召之甫入境王已歿遂隱海壇山採山薯
為食又祝髮以免物色會魯王至琅琦島召為兵部尚書肅樂薦
用劉沂春吳鍾巒等　督軍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兵多蛋

戸番鬼善戰初廣州之圍
大清兵知謀出陳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招邦
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顧妻子秋七月
與子壯密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等爲內應子壯先至
事洩可觀等死子壯將退會邦彥軍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
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其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
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旂幟疑皆敵舟也陳動
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走還九江村子上廣戰歿邦彥奔三水
張家玉道得衆數千取龍門博羅連平長寧遂攻惠州克歸善
大清兵來攻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人家玉好擊劍任俠多與草澤
豪士游故所至歸附乃分其衆爲龍虎犀象四營　八月嚴起恆
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仍領錢法　焦璉復陽朔及平樂陳
邦傳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王聞捷封瞿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丁
元曄等進秩有差
大清兵偪武岡劉承胤議迎降兵部尙書傅作霖與承胤書勸然責
之承胤遣使納款
大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承胤力勸之降不從被殺錦衣指揮使
馬吉翔等挾王走靖州王令大學士吳炳扈王太子爾珠走城步
吏部主事侯偉時從之既至城已爲
大兵所據遂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時偉亦死之王又奔柳州道
出古泥總兵官侯性太監龐天壽率舟師來迎會天雨饑餓性供
帳甚備時常德寶慶已失永亦再失提督軍務侍郎章曠見諸大
將擁兵聞警輒走抑鬱而卒總制大學士堵胤錫走永順土司尋
赴貴陽抵遵義乞師於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請忠貞營軍　九月
土舍覃鳴珂作亂大掠城中矢及王舟　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
迎陳邦彥邦彥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
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軍最强嘗分兵救諸營
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
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被執饋
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被戮　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陳子壯以
南海故主事朱實蓮攝縣事未幾
大清兵克高明實蓮戰死子壯而炫俱執至廣州不降被戮　提督
嶺東軍務尙書張家玉攻據增城冬十月
大清兵步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兵掎角相救倚深谿高崖自固
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礮
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殘欲戰無人爲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人
手哉因徧拜諸將自投水死年三十三　瞿式耜初請王返全州
不聽已請還桂林王已許之會王走柳州式耜復請還桂林而城
中止焦璉軍既而何騰蛟帥趙印選胡一靑入爲助而郝永忠忽
擁衆萬餘自湖南至與璉兵欲鬨會盧鼎兵亦至騰蛟爲調劑桂
林以安騰蛟與式耜議分地給諸將使各自爲守乃遣璉永忠鼎
印選一靑分扼興安靈州永寧義寧諸州縣廣西全省略定　加
樊一蘅戶兵二部尙書王祥楊展侯天錫等進爵有差時王應熊
已卒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並以總制至楊喬然江
爾文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諸將袁韜據重慶于大海據
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弘據天字城天
錫據永寧馬應試據盧衛朱化龍曹勳仍據故地搖黃諸家據夔
州夾江兩岸而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縣一蘅令不行保敘
州一郡而已　唐王既歿其將涂登華爲守福寧魯王遣大學士
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國公
錢肅樂致書言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並在舟中乎登華遂
降中藻欲迎魯王鄭彩與之忤反掠其地中藻移駐福安　魯王

文選員外郎林塗與兵部侍郎林汝翥以鄉兵共攻福清城戰敗
塗歿於陣汝翥被執諭降不從吞金死　十一月
大清兵破沅州巡撫貴州都御史米壽圖死之傅上瑞出降
大清兵偪全州瞿式耜偕何騰蛟督五將拒卻已梧州復破王方在
象州走南寧大臣力爭乃止十二月王返桂林命嚴起恆與式耜
並入直騰蛟仍督師　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諸
將譟舉城降監軍御史周震力爭不可衆怒殺之全州遂失
大清順治五年春正月永忠惡城外團練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
無算與瞿式耜構難式耜力調劑永忠乃駐興安　江西提督金
聲桓者左良玉部將也已降我
大清復據南昌反附於王迎故大學士姜曰廣以資號召故巡撫揭
重熙檢討傅鼎銓皆舉兵應聲桓　朱容藩自稱監國天下兵馬
副元帥據夔州建行臺稱制封拜巡按御史錢邦芑傳檄討之堵
胤錫見容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稍散其黨　魯王次閩安鎮鄭
彩憾大學士熊汝霖遣兵潛害之幷其幼子投海中彩又害義興
侯鄭遵謙魯王命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彩專柄肅樂憂憤甚
沙定洲歸屯兵洱革龍且借安南援自固會孫可望與李定國不
協譖其罪杖之百責以取定洲自贖定國既至定洲土目楊嘉方
迎定洲就其營宴定國偵得之帥兵圍營相拒數日乃出降遂械
定洲及妻萬氏數百人回雲南剝其皮市中可望遂據雲南
大清兵前驅至靈川郝永忠兵大潰奔入桂林偪王即夕西走瞿式
耜力爭不聽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爭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
爾式耜爲泣下沾衣王甫行永忠即縱兵大掠擅殺太常寺卿黃
太元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
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
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帥所部至騰蛟軍亦自永福至二月
大兵知桂林有變來襲直抵北門騰蛟督諸將分三門拒戰璉左右
衝擊所向莫當部將白貴戰死城獲全時王駐南寧式耜遣使慰
三宮起居王始知式耜無恙爲泣下命進臨桂侯　禮部尚書朱
天麟爲東閣大學士天麟請親帥士兵略江右不聽　始唐王大
學士朱繼祚舉兵應魯王攻取興化城至是
大清兵至城復破繼祚及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嵋知府劉永祚莆田
知縣都廷諫並死之永祚熙祚弟也　巡撫廣西都御史魯可藻
遣兵復梧州時兵將未有所屬洶洶思亂百姓空城走可藻疾入
城招徠發倉賑饑民情大安　提督李成棟反
大清以廣東附於王夏四月封成棟惠國公金聲桓李成棟之反也
大清兵在湖南者姑退五月何騰蛟乘間取全州馬進忠王進才曹
志建李赤心高必正等取常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荊門宜
城諸州縣進忠赤心必正皆封公時南昌被圍聲桓方攻贛州撤
兵急回至南昌中伏大敗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壁不出　六
月王至潯州封總兵官陳邦傅慶國公邦傅請世居廣西如黔國
公故事大學士朱天麟執不允邦傅怒以慶國公印尚方劍擲天
麟舟中要必得天麟仍執不允會瞿式耜疏劾邦傅中外亦多爭
者邦傳乃止　戊戌魯王大學士錢肅樂卒於琅琦島舟中贈太
保吏部尚書謚忠介　秋大學士呂大器盡督西南諸軍代王應
熊賜劍便宜從事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他將楊展于大
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弘譚詣譚文以下皆受大器約束時楊
喬然已進總督而范文光詹天顏巡撫川南北與大器皆惡朱容
藩謀誅之大器檄占春大海雲鳳會討容藩敗走死雲陽　魯王
所得郡縣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餘復失海澄知縣洪文有永
福給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經長樂御史王恩及建寧守將王祈
皆死焉　瞿式耜請王還桂林王從李成棟請將赴廣州式耜慮

成棟挾王自專如劉承胤事力爭之八月王至肇慶拜成棟大將軍成棟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耜式耜顧留桂林終不入然政有闕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王爲褒納朱天麟復勸王亟頒親征詔規取中原優詔答之時朝臣各樹黨從成棟至者曹曄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詡反正功氣陵朝士從廣西扈行至者天麟及嚴起恆王化澄晏清吳其靁洪士彭雷德復尹三聘許兆進等自恃舊臣詆曄獻忠等嘗事異姓 贈陳子壯番禺侯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子壯邦彥蔭子錦衣指揮家玉父兆龍猶在以其爵封之 都昌督師侍郎余應桂被獲死之 李成棟駐南雄盡帥部衆及峒蠻土寇號稱百萬冬十月度嶺攻贛州以救南昌

大清兵大敗之成棟退屯南康 何騰蛟遣曹志建盧鼎焦璉趙印選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十一月朔克之未幾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取寶慶諸將亦取衡州騰蛟議進兵長沙瞿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 朝臣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朱天麟堵胤錫大學士王化澄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萬翱程源禮部侍郎郭之奇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楫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都御史袁彭年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少詹事劉湘客皆外結瞿式耜內結錦衣指揮使李元胤元胤者成棟子也知敬式耜故彭年等爭相倚附彭年嘗論事王前語不遜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儻向者惠國公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王變色大惡之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傳權可獨擅也而堡居言路有鋒氣乃疏陳八事劾邦傳十可斬化澄吉翔司禮中官龐天壽及嚴起恆與焉起恆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堡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恆吉翔天壽無已太后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擬諭嚴責堡等天麟爲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恣不止王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 是年鄭成功遣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 堵胤錫與馬進忠有隙招李赤心高必正等自夔州至令進忠讓常德與之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赤心等棄空城引而東所至守將皆燒營棄城走湖南已復州縣爲一空督師大學士定興侯何騰蛟時至衡州大駭

大清順治六年春正月騰蛟令胤錫向江西檄進忠等由益陽向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卒六千人憚忠貞營獷驁不護行騰蛟止攜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赤心以湘潭空城不守而去騰蛟入居之

大清兵偵知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帥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絶食七日乃殺之王聞之哀悼賜祭者九贈湘中王謚忠烈騰蛟既被執諸軍皆散赤心等走廣西緣道掠衡永郴桂胤錫與胡一青守衡州 陳邦傳訐金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爲己監軍朱天麟因擬諭譏堡堡大憤丁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詣閣詆天麟至登殿陛大譁棄官擲印而去王方坐後殿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乞去王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初時魁等謂所擬出嚴起恆意欲入署毆之是日起恆不入而天麟獨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王化澄貪鄙無物望亦爲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王乃召何吾騶黃士俊入閣時魁等不欲吾騶爲首輔召瞿式耜入直以文淵印畀之式耜終不入也

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敗死姜曰廣投偰家池死諸軍盡散獨張自

威兵數萬走福建總督江西尚書揭重熙入其軍傳鼎銓往來自
威及總兵官曹大鎬軍　李成棟再攻贛州不克屯信豐二月
大清兵由南昌趨信豐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大雨一夕成
棟坐城樓召諸將議事去者已大半成棟命酒痛飲既大醉左右
挽之上馬渡河馬蹶沈水死以江寧伯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
州羅成耀守南韶　三月
大清兵入衡州堵胤錫戰敗走南陽
大清兵攻福安劉中藻善守殺傷多夏四月城破冠帶坐堂上爲文
自祭吞金屑死檢討錢肅範被執不屈死時魯王已盡失閩地鄭
彩見事勢窮蹙遂棄王去張名振阮進奉王居石浦之南田大學
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侍郎
孫延齡左副都御史黃宗羲等並從肅範肅樂弟延齡嘉績子也
初李赤心等入廣西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惡其淫掠幷惡堵胤
錫胤錫不知也或說志建胤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發兵
圍胤錫殺從卒千餘胤錫及子逃入富川猺峒志建索之急猺潛
送胤錫於監軍僉事何圖復間關達梧州會王遣嚴起恒劉湘客
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橫二州乃載胤錫謁王於肇
慶志建遷怒圖復誘殺之闔門俱盡六月胤錫至肇慶時馬吉翔
李元胤各專柄胤錫乃結歡於吉翔激赤心等東來與元胤爲難
移書瞿式耜欲間元胤詭言王有密敕令己與式耜圖元胤王頗
不悅丁時魁金堡又論其喪師失地乃令總統兵馬移駐梧州
張名振復健跳所秋七月魯王至健跳
大清兵圍之會阮進救至乃解去　先是孫可望以劉文秀李定國
不爲下聞李赤心李成棟等並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
制乃議遣使奉表楊畏知素以尊主爲言遂遣畏知及故兵部郎
中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嚴起恒金堡等持不可議久不
決畏知乃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上公而卑劉李侯爵
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寺
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尚書龔彝兵部侍郎同行昱以堵胤錫嘗
賜空敕得便宜行事乃就與謀胤錫以赤心等不足恃亦欲遙結
可望爲彊援矯命改封可望平遼王易敕書以往　袁韜及武大
定久駐重慶食盡總督李乾德說華陽伯楊展與大定結爲兄弟
資之食已而乾德惡展且利其富說韜大定殺展據嘉定分其貲
巡撫川南都御史范文光惡之遂入山不視事樊一蘅謂乾德諸
鎮亦皆懷有離心　張肯堂以私財募兵海上魯王貽肯堂書云
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九月王遣張名振阮進及平西伯王朝
先合軍討斬黃斌卿入居舟山以明年爲元年命肯堂爲東閣大
學士尋名振殺朝先肯堂力解不得國事盡歸名振　何吾騶爲
趙昱金堡等所攻引疾辭去獨黃士俊嚴起恒在復召朱天麟天
麟不至時朝政決於李元胤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
五人附之擅權植黨人目爲五虎起恒居其間不能有所匡正然
起恒廉謹遇事持平與馬吉翔龐天壽共處雖久無所忤而彭年
等憾起恒競詆爲邪黨既連逐三相益橫每闌入閣中授閣臣以
意指王不得已建文華殿於正殿旁令閣臣侍坐擬旨以避之堡
又連劾萬翱程源郭之奇吳貞毓貞毓等欲排去之畏元胤爲援
不敢發　十一月總制大學士堵胤錫卒於潯州贈潯國公謚文
忠　總兵官王承祚等久圍永州
大清兵赴救胡一青帥衆迎敵戰敗總督諸路軍務侍郎張同敞馳
至全州檄楊國棟兵策應乃解去同敞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
陳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
軍中以是服之　是年遣使封鄭成功爲延平王成功奉朔淮王
去監國號　王親試士取劉茝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楨姚子莊

徐宏猷楊致和八人俱授庶吉士。

大清兵除夕襲南雄守將棄城去。

大清順治七年春正月韶州復破王𢈔走梧州李元胤留守肇慶黄士俊耄不視事數爲臺省論列辭歸而卒。 先是晉可藻遣人渡江偵南北情勢堵胤錫聞之因請令可藻總督浙直會兵出楚至是可藻帥師下梧州曹志建憾可藻嘗嚴禁剽掠縱兵劫之殺其中軍趙王。 二月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以失李元胤援並辭職王報許適陳邦傳遣兵入衛吳貞毓郭之奇萬翺程源乃合諸給事御史張孝起等疏劾五虎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王謂袁彭年反正有功免議下湘客等獄欲置之死堡又以語觸忌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瞿式耜七疏論救不納。 王再召朱天麟天麟疏言年來百爾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擐甲冑臣亦抽峒丁撑土豪募水手經略贛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 督師大學士呂大器至思南得疾文都勻而卒謚文肅。

大清兵圍廣州王命陳邦傳與高必正東援時李赤心已死養子來亨代領其衆推必正爲主邦傳故與李元胤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部將連結土司會來亨等調兵土司遂相讎殺夏五月必正怒而歸邦傳駐潯遣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廣州城守久元胤弟建捷拒戰甚力。 六月文安之謁王安之敦雅操素淡宦情遭國變絕意用世至是見國勢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職時嚴起恒爲首輔讓安之而自處其下。 金堡等之下獄也嚴起恒跪王舟力救吳貞毓等幷惡之乃請召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王不悅奪德復官起恒力求罷王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會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其力以傾起恒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爲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反力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奸必正見王乃力言起恒虛公可任請手敕邀與俱還張孝起清真介直不與流俗伍爲劉湘客黨所疾必正湘客鄉人也尤疾之怒罵於朝王爲解乃已。 武康伯胡執恭者陳邦傳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欲自結孫可望堵胤錫之擅封可望也執恭詗知之言於邦傳先矯詔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傳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齎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楊畏知等至可望疑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僞也執恭亦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知及執恭獄而遣使至梧州問故求真封廷臣始知矯詔事瞿式耜疏請斬執恭不納馬吉翔請封可望澂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文安之嚴起恒又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助之且請卻所獻白金玉帶高必正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倒我破京師偪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罪固減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辭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得封益怒。 秋九月孫可望親帥兵襲貴州匡國公皮熊走清浪追執之奪其兵遣白文選攻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刎死降其衆二十餘萬盡得遵義重慶張先璧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又使劉文秀大敗武大定兵長驅至嘉定大定袁韜皆降李乾德驅家人及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能後亦死節。

大清兵破全州趙印選居桂林胡一青守榕江與王永祚皆懼不出兵。

大兵遂入嚴關冬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

大兵益深入。十一月甲寅，留守大學士臨桂侯瞿式耜檄印選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諸將楊國棟、蒲纓、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總兵官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俄總督侍郎張同敞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為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為君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乃相對飲酒。一老兵侍，式耜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王。是夕與同敞秉燭危坐。乙卯黎明，

大清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王聞報，大慟，從靖州再徙南寧。式耜同敞既被執，踞坐於地，諭之降，不從，令為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日，將就刑，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遂整衣冠並死。同敞屍植立，首墮，躍而前，人皆辟易。贈式耜粵國公，謚文忠；同敞江陵伯，謚文烈。時廣州已破。

大兵日偪雲南，又為孫可望所據，不可往。文安之念川中諸鎮兵尚彊，欲結之共奬王室，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王從之，加安之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弘、譚詣、譚文、黨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齎敕印行。

大清兵由灌陽至平樂，征西將軍朱旻如固守城，破，旻如殺其妻子自刎死。焦璉方往撫鎮峽關，聞之，遂走梧州。　初，嚴起恆等持孫可望封，朱天麟及王化澄獨謂宜許。及王走南寧，見事急，乃遣編修劉茞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楊畏知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真。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

大清順治八年春，可望知王播遷，先遣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帥勁卒五千迎王，至南寧，直上嚴起恆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恆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自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於江。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追殺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皆以阻封議故。吳貞毓以奉使獲免，乃真封可望秦王。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王遂留畏知，命與貞毓並為東閣大學士。朱天麟力請王赴雲南，諸臣以起恆被殺故，皆不可。

大清兵連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巡撫廣西侍郎魯可藻為僧去。李元胤、李建捷自肇慶走南寧，尋請出靈山，收高雷兵，復援廣東郡縣。　中左所被兵，故大學士曾櫻自縊死。　劉文秀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

大清兵克嘉定，文選、鎮國挾曹勳走，范文光仰藥死。巡撫川北都御史詹天顏、松潘副將朱化龍相繼死之。李占春、于大海皆降。樊一蘅時已謝事，避山中。　文安之之督師也，孫可望聞而惡之。又素銜前阻封議，遣兵伺於都勻，邀止安之，奪王光興等敕印。　孫可望自雲南遷貴陽，議移王自近，挾以作威。先是可望欲設六部、翰林等官，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鑛、馬兆羲、任僎、萬年策為吏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寵，與方于宣屢勸進。于宣，嘗官中書者也。可望令待王入黔議之，其將軍塘報者曹延生恭大學士吳貞毓言不可。移黔時

大清兵南征，勢日迫，王召諸臣議，有請走海濱就李元胤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可望，堅主赴黔。貞毓因前阻封議，且入廷生言，不敢決。元胤疏請出海，王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廷議，終不決。　兵部侍郎傅鼎銓至廣信張村，為守將所執，繫南昌獄，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招揭重熙，亦不從。秋八月朔，乃就刑。　先是浙東多結山寨，會王兵部侍郎王翊等為之主，遙應海外，累年不下。會

大清兵謀取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於是諸寨皆破至是翊被
執死之
大清兵下舟山張名振以蛟門天險足相拒乃留蕩湖伯阮進守橫
水洋自與兵部侍郎張煌言奉魯王擣吳淞以牽制
大兵而屬大學士張肯堂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城守已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進急用火攻反風失勢敗死城中兵六千居
民萬餘堅守十餘日世勳開門詐降擊殺千人
大兵攻愈急會別將爲內應九月丙子城破肯堂令四妾一子婦一
女孫先死乃賦詩自經禮部尚書吳鍾巒聞舟山被兵急自補陀
山至入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世勳名揚及吏部
侍郎朱永佑通政使鄭遵儉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
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蘇兆人兵部主事朱萬年顧
珍李開國工部主事顧中堯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
楫諸生林世英並死之先是
大兵抵城下世勳議分兵送宮眷出元妃陳氏不可乃止至是貴嬪
張氏義陽王妃杜氏投井而死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用
巨石覆之自刎其旁兵部尚書李向中方居喪大帥召之不赴發
兵捕之以衰絰見大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卽至何也向中曰前
則辭官今就戮爾遂死名振抵上海聞變遽還未至城已陷名揚
名振弟也　川陝總督尙書樊一蘅卒文武將吏並亡　宣國公
焦璉兵潰過潯州陳邦傳素與有隙誘殺之斬其首令其子持以
降
大清潯州遂失　楊畏知既留輔政孫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
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贈少保諡文烈
朱天麟奉命經略左右兩江土司以爲勤王之助兵未集冬
大清兵偪南寧王倉皇出走天麟扶病從之亡何趙印選胡一青殿

後軍戰敗奔還請王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印選一青報
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司追騎相距
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龍英抵廣南歲已暮
大清順治九年春二月孫可望遣兵迎王入安隆所改爲安龍府奉
王居之宮室卑陋服御粗惡守護將悖逆無人臣禮王不堪其憂
馬吉翔掌戎政龐天壽督勇衛營詔事可望謀禪代惡吳貞毓不
附己令其黨冷孟銋吳象元方祚亨交章彈擊吉翔遂遣門生郭
璘說主事胡士瑞擁戴秦王士瑞怒叱退之他日吉翔遣璘求郎
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譖於可望
杖殺其品而可望以朝事盡委吉翔天壽於是士瑞與給事中徐
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縯主事張鐫連章發其奸謀王大怒吉翔天
壽求救於太后乃免　孫可望留文安之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
遠客他鄉無所歸復赴貴州將謁王於安龍可望坐以罪戍之畢
節衛　魯王至中左所尋居金門鄭成功禮待頗恭時士大夫避
地者多依成功成功素重僉都御史徐孚遠凡大事必諮之　魯
王大學士沈宸荃覆舟南石山遭風沒於海　孫可望使李定國
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鎭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
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出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於嘉
定以圖成都可望言於王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　夏四月
朱天麟抵廣南病劇不能入覲尋卒於西坂村贈少保諡文靖
五月李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下之　揭重熙約廣信曹大鎬並
進張自威掠邵武戰敗被執重熙走依大鎬百丈磜適大鎬軍還
鉛山惟空營在
大清兵偵得之帥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重熙日呼高
皇帝祈死久之被殺顏色不改江右兵遂盡　六月
大清兵自雷州進抵廉州遣將攻欽州靈山南陽伯李元胤爲土兵

所執送軍前說之降終不屈與弟安肅伯建捷俱被殺瓊州遂失
巡撫高雷廉瓊都御史張孝起走避龍門島爲島破被執不食死
李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
大清兵過於全州不利秋七月定國薄桂林驅象攻城遂克之分兵
攻廣西郡縣梧州柳州相繼復　孫可望獲叛將陳邦傳父子去
其皮傳屍至安龍御史李如月劾可望不請旨擅殺勳鎮罪同莽
操而請加邦傳惡謚以懲不忠王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
諭以謚本褒忠無惡謚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
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向闕
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極口大罵其人遂剝其皮斷手足及首實
草皮內紉之縣於通衢　冬十月孫可望遣劉文秀等入四川進
據成都
大清兵退守保寧　十一月辛未李定國過
大清兵於衡州大戰竟日定國敗走會主帥過伏殞定國乃得收兵
退屯武岡　任僎方千宜勸孫可望設內閣九卿科道官改印文
爲八疊篆易其舊立太廟定朝儀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夕謀篡位
王聞憂懼知李定國與可望有隙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爲國曰聞
李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下一密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
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縯胡士瑞曾疏劾馬吉翔龐天
壽宜可與謀王即令告之極等許諾引以告吳貞毓貞毓曰主上
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陽
乞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乾昌撰予定國敕主事朱東旦書之福
祿等持入用寶青陽於歲盡間道馳至定國所定國接敕感泣許
以迎王
大清順治十年春張名振會張煌言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
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而去　李定國既連復楚粵諸郡舊將

胡一青趙應選曹志建馬寶等皆相率歸之兵力益彊不復奉孫
可望約束可望忿甚會定國敗於衡州可望將以爲罪而殺之召
赴沅州議事定國辭不行二月帥馬進忠等至永州度龍虎關入
廣西據柳州三月可望自帥兵追定國由靖州進次寶慶
大清兵偵知之自永州迎擊可望大敗遁還貴州盡殺明宗室之在
黔者　魯王自去監國號遣使間道奉表於王　夏李定國與馬
寶由懷集至廣東攻圍肇慶
大清兵自廣州來救敗之泗會河口定國移兵攻平樂克之又攻克
高州雷州廉州諸府　鄭成功縱橫海上所至索百姓餉浙閩兩
廣沿海郡縣無不被其害
大清方用師粵中五月封成功海澄公遣使招撫之屢
賜敕諭成功亦上表終不肯薙髮　夏林青陽久未還王將擇使往
促吳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對都督鄭允元曰馬吉翔晨夕在側
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濟王乃令吉翔奉使祭先王及王太后陵於
梧州南寧而遣周官詣定國吉翔微知青陽密敕事遣人至定國
營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遇吉翔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敕
狀吉翔驚駭啓報可望可望大怒並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赴
南寧逮之會張鐫胡士瑞及李元開以王親試徐極蔡縯朱東旦
及御史林鍾以久次皆予美官龐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忌甚
與郭璘方謀陷之而鍾縯極鐫士瑞亦知事洩倉皇劾吉翔天壽
表裏爲奸王見事急即下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馳貴陽告可
望初青陽還至南寧爲守將常榮所留密遣親信劉吉告之王王
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青
陽至廉州官與青陽偕至高州以賜定國定國拜受命
大清順治十一年春三月鄭國械吉翔至安龍與諸臣面質密敕事
貞毓謝不知國忿因挾貞毓直入王所居文華殿迫脅王索主謀

者王懼不敢正言謂必外人假敕實爲之國遂怒目出與天壽至朝房械貞毓並鄭允元林鍾蔡縯蔣乾昌李元開徐極張鐫胡士瑞朱東旦及太僕寺少卿趙賡禹御史周允吉朱議㵾員外郎任斗墟主事易士佳繫私室又入宮拿張福祿全爲國而出其黨冷孟銋蒲纓宋德亮朱企鋘等迫王速具主名王悲憤而退翊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臣免衆不勝楚大呼二祖列宗且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縯厲聲曰今日縯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知否縯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罪報可望請王親裁王不勝憤下廷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纓德亮孟銋企鋘蔣御曦等覆國曰此輩蠹當處死僅留一人將爲後患於是御曦執筆佐辰擬旨以鐫福祿爲國爲首罪凌遲餘爲從罪斬王以貞毓大臣言於可望罪絞吉翔以福祿等內侍請王后知情將廢之令主事蕭尹歷陳古廢后事后泣訴於王乃已諸人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安龍北關之馬場已而貴陽逮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可望嘅定國益甚然以其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夏四月張名振會張煌言師入長江掠瓜州儀真名振還屯南田煌言駐舟山　冬十月李定國克高明進圖新會　是年定西侯張名振卒遺言以所部付張煌言悉以後事屬之

大清順治十二年春王在安龍從葦館以處日食蔬菓守將文吏承孫可望意更相陵侮　二月李定國自新會敗走

大清兵追擊之定國復敗自賓州走南寧廣東高雷廉等三府二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等二州四縣復失　夏四月孫可望遣劉文秀等攻常德

大清兵設伏邀擊之文秀大敗遁還貴州　鄭成功發水陸師應李定國於廣東　冬十二月李定國在南寧孫可望聞其勢不振遣將關有才等襲之定國用客金維新計

大清順治十三年春二月趙田州出有才軍後猝乘之有才跳身逃軍士悉降定國疾走安龍可望偵知之遣白文選促王移貴陽就己太后聞之哭從官皆哭文選心動因以情告王曰姑遲行俟西府至西府定國也遂以與徒不集報可望陰留俟定國數日定國至共奉王由安南衛走雲南可望復遣兵邀之定國已抵曲靖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秀素怨可望遂私迓定國三月迎王入雲南居可望署中封定國晉王文秀蜀王文選尚禮等授爵有差以維新爲吏部侍郎沐天波任職如故使文選還貴州慰可望可望奪文選兵然以妻子在雲南未敢公爲逆也

定國捕馬吉翔及其家人令部將靳統武收繫將殺之吉翔日媚統武定國客諂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於定國而微爲辨冤定國召吉翔吉翔入謁即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日諂定國客令說定國薦己入內閣遂與定國客蟠結盡握中外權龐天壽亦復用事定國與文秀時詣吉翔天壽家光祿寺少卿高勣御史鄔昌期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佞之門恐滋奸蠹復蹈秦王故轍疏上定國文秀遂不入朝吉翔激王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維新走告定國曰勣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即偕文秀入救乃復官　贈吳貞毓少師太子太師謚文忠蔭子錦衣世千戶張鐫等贈卹有差已建廟於馬場勒碑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以旌其忠

大清順治十四年夏使張虎送孫可望妻子還貴州虎可望私人也至即勸可望內犯方于宣等復贊之秋七月可望發兵反詔削其王爵時廷臣大半仕於可望者而王尚禮龔彝等許爲內應定國

兵不過數千劉文秀所留鎮兵亦少然人心不直可望諸將馬進
忠馬惟興馬寶以同姓相密又與白文選交皆密謀助定國而可
望不知也八月留馮雙禮守貴州令文選爲大將軍統諸將前行
自率大軍隨其後定國文秀亦自將拒之九月至三岔文選輕騎
奔定國軍具言人心內向可一戰定也定國大喜請封文選爲鞏
昌王可望聞變欲還寶止之乃令寶與張勝間道襲雲南而身與
定國決戰寶陰告定國使得爲備既交兵惟興開陳以迎文選合
軍反攻可望在高阜見之大驚曰諸將皆叛乎遂走定國率諸營
乘其後可望大敗奔還定國令文秀追之張勝至雲南尙禮已爲
沐天波所拘不得發勝聞可望敗馳還至渾水塘遇定國兵爲寶
所禽誅冬十月可望至貴州雙禮紿之言追兵將至可望遂挈妻
子赴長沙
大軍前降雙禮盡掩其子女輜重王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陽王惟
興寶等封國公其黨附可望者皆降級誅張虎尙禮自縊定國性
伉直與人無私曲事王盡禮然於計慮亦疏
大淸順治十五年春二月
大兵分蜀楚粵三路入貴州李定國使總兵官劉正國楊武等守三
坡紅關諸險要以防四川使馬進忠守貴州會馬吉翔用事舊人
失職多怨望王自奇關有才等相率叛而劉文秀時已病死定國
自將擊之
大兵自鎭遠入貴陽定國不及援初定國所收孫可望諸軍謂之新
軍而已所部謂之舊軍賞賚獨渥以故新軍不附及
大兵至盡退守進忠遁去夏五月貴州破六月
大兵至三坡正國拒戰大敗自水西奔回雲南　初李定國既敗孫
可望兵自以爲無他患武備盡弛高勣與兵部郎中金簡進諫曰
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伺我者頓刃待兩虎之斃而我酣歌漏舟

之中熟寢積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於兵事胡泄泄如此定
國怒之王前頗激王擬杖勣以解之輔士多爭不可移時未能決
而三路敗書至定國始逡巡引謝勣簡獲免　秋七月丙申朔命
李定國爲招討大元帥賜黃鉞　鄭成功以歲用兵無功與魯王
兵部侍郎張煌言謀大舉取南京推煌言爲監軍舟次羊山暴風
作沒八千人義陽王溺焉遂還軍舟山治船　冬十月
大淸三路兵俱集會於平越之楊老堡戒期入雲南李定國與馮雙
禮等守盤江扼雞公背圖復貴州遣白文選將四萬人守七星關
抵生界立營以牽蜀師十一月蜀師出遵義由水西趨天生橋十
二月入烏撒文選懼棄關走霑益粵兵至盤江定國據險沈船粵
兵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繼祿請從下流潛師宵濟以入安龍定
國使懷仁侯吳子聖拒之大敗定國由盤江回師拒戰爲
大兵所擊破其象陣又連敗於羅炎涼水井撤岩諸將皆走定國撤
營遁歸王將出奔行人任國璽獨請死守章下廷議定國等言國
璽議是但前途尙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王遂
走永昌過阮江土知府那嵩與子燾迎謁供奉甚謹殺宴皆金銀
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屈乏耳
大淸順治十六年春正月癸巳朔王次永平乙未
大兵入雲南公侯伯文武吏多迎降丙申王至永昌下詔罪己李定
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王乃走騰越　初白文選自霑益
追及李定國定國留之斷後二月
大兵出雲南丙子至大理之玉龍關文選戰敗
大兵抵永昌辛巳過潞江先是定國伏兵磨盤山
大兵窮追二千里不見一兵以爲定國去已遠及過潞江前驅遇伏
不利有洩定國謀者乃分精甲先蹂伏卒定國出兵大戰不能勝
泰安伯竇名望總兵官王璽俱戰死定國走至銅壁關結營王聞

報又走南甸時隨行兵尙四千人夜疾馳迷道互相驚擾羣臣妻
子不相顧叛卒乘機剽掠貴人宮嬪亦多失去戊子抵大盈河是
爲緬境使沐天波宣諭緬人聞黔國公來猶下馬羅拜勸從官盡
棄兵杖始啓關天波不可馬吉翔卽傳令棄之晦日至蠻莫土官
思絲迎入城二月緬人以四舟來迎從官自覔舟隨行者六百四
十餘人陸行者故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於緬甸時緬絶貢
職已八十年傳語述萬曆時事幷出神宗璽書索今冢合之以爲
僞天波出己印與先所頒文檄相比無差始信至井亘緬人禁勿
進夏四月天波等謀奉王走戶臘二河吉翔阻之而止五月甲子
緬復以舟來迎乙丑發井亘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
也又五日至赭硜陸行者緬人悉掠爲奴多自殺惟岷王子八十
餘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硜置草屋居王遣兵防之緬人忌外兵
之迎王者吉翔遂與守關官敕言王已航海入閩由是內外隔絶
王之走緬甸也昆明諸生薛大觀太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
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與其子之翰合家赴水死
　磨盤山之戰李定國期白文選前後夾擊文選自玉龍關敗後
由沙木河出右甸鎭康道遠不及與戰至是聞文選在木邦定國
移兵南島與之會見文選而相尤文選不悅及譏所向定國曰緬
小邦也猝見大軍必驚懼懼而思逞必拒戰戰則是與彼爲讎也
何以託我主不如擇近境險要地修軍實招潰散兩軍相爲犄角
緬外懼吾軍不敢無禮於主上矣且雲南瘴暑敵騎不能久駐及
其弊也吾結連諸土司以爲後圖文選曰主上望援久矣若俱在
外則在內者何所恃不如我入護主王任外事遂行由錫箔磨盤
入甸定國知文選之不和也亦移屯孟艮　初督師大學士文安
之走川東依劉體仁以居高必正李來亨等久竄廣西賓横南寧
間必正死其衆食且盡且畏

大清兵偪帥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光興譚
宏等附之衆猶數十萬及王奔永昌安之帥體仁來亨袁宗第等
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宏譚詣殺譚文諸將不服安之欲討
宏詣宏詣懼帥所部降於
大兵諸鎭遂散時王已入緬甸地盡失安之不久鬱鬱而卒其後總
督侍郞洪育鼇被執不屈死大學士郭之奇棲泊海濱崎嶇漢夷
雜居之地歷十餘年交阯人執之以獻乃被殺　延平王鄭成功
會張煌言師入長江時
大清兵於金焦間以鐵鎖横江成功遣善泅水者斷之煌言遂破瓜
州江上屯守者皆敗進圍江寧成功亦下鎭江煌言請以步卒赴
之已成功以水師至而
大兵城守已具會煌言得蕪湖降書成功以其地江楚要害令煌言
往撫煌言憂成功年少欲與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往蕪
湖分軍四出所至禁止抄掠父老多持牛酒犒師連下徽州寧國
太平池州四府廣德無爲當塗蕪湖等二十七州縣初煌言貽成
功書謂宜乘乘分取句容丹陽諸縣遏蘇常援兵成功旣累捷謂
城可旦夕下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不聽煌言言而
大兵援江寧者迭至破其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
大兵傾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中軍總兵官甘煇被禽死軍遂大潰
成功幷撤鎭江之師而去煌言聞敗趨銅陵與
大兵遇軍亦潰變服夜行以賂解散諸蹤跡者從建德祁門山中出
天台以入海樹纛鳴角故部漸集乃遣使告敗於王且引咎王賜
敕慰問加煌言兵部尙書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煌
言募民築塘捍之遂爲永利　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羣蠻令沐天
波偕諸酋椎髻跣足以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泣告衆曰我所
以屈辱者懼驚憂主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益大任國璽與禮

部侍郎楊在抗疏劾之時龐天壽已死馬吉翔復與司禮太監李國泰表裏爲奸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奸事爲一書進之王吉翔深恨之王覽止一日國泰卽竊去　冬十月戊子朔頒曆於緬　李定國以孟艮不附滅之據其城號召諸土司兵那嵩起兵應之十一月

大清兵破沅江嵩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

大清順治十七年春三月李定國部將賀九儀欲出降定國杖殺之

白文選抵擺會江使人先諭緬使者被殺文選怒因渡江擊之大敗緬衆緬人僞約和而陰召兵兵既集以巨礮擊文選營文選不能支乃還見定國定國曰惜也前不用吾言今讎怨已結在彼者危矣秋九月定國與文選俱發自孟艮分道入緬定國由左文選由右期以冬會於洞武道乏糧士馬死亡大半　時諸臣困乏有三日不舉火者馬吉翔擁厚貲不顧爲請於王王無以應乃擲國寶於地吉翔取而碎之以給諸臣都督同知鄧凱獨泣不受

冬李定國至洞武見沿江多船議遣別將分兵渡江赴赭硜迎王而自攻阿瓦以制緬使不得出兵爭斬統武曰我兵少分之力愈弱不如全軍攻緬緬破必送主上至軍以求和乃進師敗緬兵於瑞羊堡定國抵南噶喇江爲浮橋以濟使人諭曰苟送上出我則罷兵緬酋不聽

大清順治十八年春二月定國進屯洞垍離緬城八十里白文選屯象喙離緬城百十里緬城三面阻江一面通陸白文選兵至後緬人幷擊之引水爲湖留隄三匝置木城其上守之及兩軍未偪乃更外立木城出兵以守明日兵復前更立木城如是數四漸偪定國營先是王從官貲用盡竭沐天波與錦衣指揮趙明鑑謀竊太子以出爲馬吉翔等所阻定國以三十餘疏迎王俱不達至是文選復密遣人告王言不敢速進者恐有他害必得緬人送出爲上策王卽以書答之文選乃陰造浮橋將濟師迎王爲緬人所覺事不果　夏五月御史任國璽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然眉嘗思出險馬吉翔不悅卽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曰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耶　緬酋大出兵與李定國戰驅象爲前隊定國戰不利白文選赴之兩軍合擊大敗緬兵緬仍入城以守定國優禮所俘緬目令還諭送王出緬酋計曰彼兵疲食盡無奈我何不如留以爲市終不肯出王定國謀渡江向赭硜前洞武船皆已藏匿使部卒入山伐木造船其下飢疲自相攻殺定國計益窮

緬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秋七月欲盡殺王文武諸臣遣人來言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呪水黔國公沐天波疑有變欲不行王彊之馬吉翔李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緬人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凡殺四十二人天波楊在高勣鄔昌期任國璽金簡吏部侍郎鄧士廉華亭侯王維恭將軍魏豹及吉翔國泰蒲纓馬雄飛等皆與焉惟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王居其左右被殺及自縊者不可勝紀惟王與宮眷二十五人存晉王李定國聞之八月以十六舟渡江擊緬爲所敗覆其五舟乃與白文選俱引還洞武至黑門坎文選軍在後其下勸之降定國覺之使其子嗣興隨文選以覘去向文選部下勒兵將戰定國遽召嗣興還曰吾昔同事者數十人今皆盡矣存者我與文選耳何忍更相殘且彼既背主他出欲自爲計念已絕矣吾所以使爾隨之者冀其生悔心或爲幷力今大誼已乖任彼所之吾自盡吾事耳遂率所部東向九龍江而進　鄭成功以中左所單弱謀取臺灣張煌言遣客輓成功謂入臺則中左金門兩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聽遂取臺灣入居之魯王及諸遺臣亦至明年五月成功卒十一月魯王薨又二年煌言散軍居南田之懸嶴初有司係累煌言家我

大清令煌言父以書諭煌言而安撫使及江浙文武吏亦數以書招之煌言卒不從其年九月被執戮於杭州故參軍羅子木侍者楊冠玉從之死妻子亦被戮冬十一月

大清兵臨緬白文選自木邦降李定國東走景線

大兵趨緬城平西大將軍吳三桂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王出十二月丙午朔

大兵至戊申緬酋以王獻軍前明年夏四月王及太子死於雲南馬太后與王后自滇入燕道中同時扼吭死五月定國至孟臘三桂遣兵追之時定國已病乃表於上帝自述生平所為且祈速死會王崩問至定國慟哭發喪六月卒於軍未幾靳統武亦死李嗣興等降

明紀卷第六十

元和陳稽亭先生鶴以嘉慶丙辰進士用爲工部主事十數年不補官操行脩潔志趣恬退當時有工部二君子之目先生其一也中年假歸杜門著書平生熟於史尤留意前明治亂得失因以編年體爲明紀一書纂輯至崇禎初而先生歿其孫艮叔孝廉克家續成之書中莊烈下每卷有補纂者是也艮叔舟車所歷輒挾以自隨後參張忠武軍事殉難丹陽其書不可復問賴寡妻弱子力爲護持旋歸吳興吳平齋封君所謀刻之而未果時豐順丁公撫吳 奏開江蘇書局遂以是書付局繕刻年餘工竣予念先生之歿已六十餘年遺書不泯卒賴數公之力用顯於世豈非先生心得之處有不可磨滅者在歟夫事不近則言不切古人云同言而信信其所親故周人論治必引殷商漢人告君多援秦政先生之惓惓於明事也猶是意也且以編年與紀傳相輔而二百七十餘年之事約之止數十卷尤使學者易爲力則雖私家著述亦乙部不可無之書矣予與艮叔爲鄉舉同歲生讀自序中尚有攷異若干卷謀續刊之底稿淩雜繕副不易姑俟諸異日同治辛未秋九月永康應寶時謹跋